

# 姜 维 传

序章 天水麒麟儿 .....	4
第一回 沔阳之战 .....	4
第二回 天水之战 .....	13
第三回 雪原迎击战 .....	30
第四回 街亭救援战 .....	53
第五回 汉中撤退战 .....	78
第六回 陈仓游击战 .....	95
第七回 武都之战 .....	129
第八回 汉中防卫战 .....	143
第九回 祁山伏击战 .....	180
第十回 南中平定战 .....	213
第十一回 五丈原之战 .....	234
第十二回 魏延讨伐战 .....	272
第一章 平步青云 .....	294
第十三回 永安冲突战 .....	294
第十四回 阴平之战 .....	335
第十五回 汉嘉之战 .....	378
第十六回 兴势之战 .....	417
第十七回 汶山平定战 .....	467

第十八回 陇西之战.....	505
第十九回 魏陽之战.....	547
第二十回 西平之战.....	603
<b>第二章 九伐中原 .....</b>	<b>641</b>
第二十一回 铁笼山之战.....	641
第二十二回 襄武之战 .....	695
第二十三回 乐嘉之战 .....	736
第二十四回 洮西之战 .....	785
第二十五回 段谷之战 .....	822
第二十六回 寿春之战 .....	879
第二十七回 秦川之战 .....	973
第二十八回 侯和之战 .....	1011
<b>第三章 孤臣回天 .....</b>	<b>1104</b>
第二十九回 沓中之战 .....	1104
第三十回 阳安关之战 .....	1152
第三十一回 桥头之战 .....	1167
第三十二回 剑门关之战.....	1179
<b>历史线.....</b>	<b>1202</b>
第三十三回 绵竹关之战.....	1202
第三十四回 成都之战 .....	1233
终 回 宛如梦幻 .....	1294
<b>幻想线.....</b>	<b>1334</b>

第三十三回	江油之战 .....	1334
第三十四回	汉中追击战.....	1362
第三十五回	子午谷奇袭战 .....	1383
第三十六回	永安防卫战.....	1443
第三十七回	凉州争夺战.....	1472
第三十八回	祁山之战 .....	1510
第三十九回	武功之战 .....	1576
第四十回	长安之战.....	1630
第四十一回	潼关之战 .....	1657
第四十二回	安邑之战 .....	1695
第四十三回	河内之战 .....	1722
第四十四回	洛阳城外之战 .....	1747
第四十五回	洛阳决死战.....	1799
<b>第四章</b>	<b>天下泰平 .....</b>	<b>1854</b>
第四十六回	襄樊救援战.....	1854
第四十七回	交州之战 .....	1900
第四十八回	西陵之战 .....	1947
第四十九回	寿春攻防战.....	1976
第五十回	江陵之战.....	2013
第五十一回	武昌之战 .....	2035
第五十二回	濡须口之战.....	2057
第五十三回	建业之战 .....	2088

第五十四回 譙郡之战 .....	2134
第五十五回 中原大战 .....	2182
第五十六回 雒阳大决战.....	2225
<b>终焉 真正的终局</b> .....	<b>2264</b>
<b>兰</b> .....	<b>2303</b>
<b>果</b> .....	<b>2307</b>
<b>绫</b> .....	<b>2311</b>
<b>永远的羁绊</b> .....	<b>2315</b>

## 序章 天水麒麟儿

### 第一回 沔阳之战

#### 汉中沔阳

姜维：步约八千...马一千...不管怎么看这数量都实在太少了...

姜维：嗯...原来如此...

姜维：我还想你到哪去了，怎么这么晚才来？

尹赏：呼...呼呼...光...跟上...你脚步就快要我半条...命，你...就饶了我这个文官吧！

姜维：我也是文官出身，怎么就没像你这样狼狈？平常叫尹兄你多锻炼点，偏偏就是不听，这下吃到苦头了吧。

尹赏：先...不说这个。你一声不响拉著我跑到这个地方，到底打算做什么？这里已经是蜀人势力范围，再往前会很危险的。

姜维：尹兄，你看山下这边。

尹赏：这个是？！

姜维：尹兄现在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尹赏：不明白。

姜维：真是的...看这动员的样子就应该很清楚，蜀人准备兴兵入侵我大魏。

尹赏：咦？！

姜维：需要意外吗？这个情报我早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尹赏：情报？！我听都没听过。

姜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武帝（曹操）就是奉行孙武的教导，才能战无不胜。平常我就四处向往来的商旅打听蜀人动向，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

尹赏：好好好，我知道收集情报很重要，不过就算蜀人真的出兵又如何？底下军队似乎是往箕谷前进，至少对我们天水郡构成不了什么威胁吧。

姜维：尹兄啊...你可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批军队的数量，怎么看都不可能超过一万，这样说你明白了？

尹赏：蜀人兵力匮乏，只派得出这样的军队？

姜维：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你看见底下那个“赵”字大旗没有？

尹赏：“赵”？莫非是那个在荆州当阳，在武皇帝大军中杀进杀出的赵云？

姜维：没错，这个赵云确实是蜀人中几个最有名的大将之一，他的名声甚至连远在天水的你我都知道。

尹赏：啊，我懂了！这个只是蜀人的分队而已。

姜维：完全正确。诸葛亮用赵云来吸引我大魏的主力，实际上他却打算往不同的方向进军

尹赏：只是这样的话，主力部队又会往哪里去？

姜维：你想想，大魏哪个地方在这十年内发生过无数叛乱，许多郡又还没有设太守治理？

尹赏：难道说...

姜维：没错。如果我是诸葛亮的话，行军方向就只有一个...出祁山，直击陇西。

## 天水麒麟儿

距今一千八百年前，拥有四百年历史的汉王朝出现倾颓的迹象，宦官乱政、外戚当道，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大贤良师张角的黄巾起兵虽然没能推翻汉王朝，但已经让朝廷威信低落。接著的董卓之乱更造成群雄并起的局面。经过长时间混战，中国北方由曹操击败群雄，擒吕布、灭袁术、破袁绍、征乌桓，最后

一举统一北方，之后更发兵南下。然而曹操的攻势却遭到刘备、孙权联军抵抗，在赤壁一战被周瑜火烧连环船大败而归，最后只能被迫退回北方。退回北方的曹操还是能稳住脚步，消灭马超等关中势力并且屡次击退孙权入侵。最后建立起稳固的北方政权。刘备则趁势发展，除了占领荆州南部外，更西进蜀地，并在北边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孙权也继续在江东发展，虽然北伐不成，却也能成功阻挡曹操势力的南侵，依靠长江防线而自成一势力。

然而荆州却成为孙刘两势力的冲突关键，最后孙权偷袭造成关羽败死，荆州为孙、曹两家分别占领。之后曹操亡故，其子曹丕见时机成熟，立刻篡夺汉朝政权，建国号“魏”。刘备知道后立即称帝，建国号“汉”和曹魏分庭抗礼。刘备为关羽报仇而出兵伐吴，然而却被陆逊火烧连营而大败，失意的刘备染上重病，自知时日无多的他将诸葛亮招到永安，向他托付一切后含恨而终。

公元二二八年，魏文帝曹丕死后，其子曹叡继位。汉丞相诸葛亮看准魏国新主年幼，政权不稳，上表出兵北伐。魏国重臣们都认为自刘备死后，蜀人必闭关自守而不会北侵，对于诸葛亮的入侵可以说毫无防备。

这时在魏边境之地，出现了一位日后影响著大汉命运的人...

姜维，字伯约，天水郡冀城人。幼年父亲姜冏在与羌人作战中身亡，成为孤儿的姜维和母亲相依为命。自幼饱读群书，喜好学者郑玄的学说，结交豪杰，胸怀大志，立志建功立业。本来，

以他所处的环境，可能成为地方官，就这样平平凡凡过完一生，然而影响他命运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 姜维奇谋

尹赏：照伯约之见，我们天水情况不是应该很危急？

姜维：嗯...敌人的目标绝对是我们陇西三郡。

尹赏：那你怎么还有这个闲情逸致在这慢慢偷看？

姜维：诸葛亮的军队至少要等到赵云分队正式进了箕谷才会有所行动，不然若是我军主力没被赵云吸引到岂不是白费心机？

尹赏：伯约啊...每次我看见你用这种口气说话时我就感到害怕，你是不是又有什么疯狂的想法？如果只是单纯想要知道蜀军虚实，伯约你也不需要大老远跑来这边。

姜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尹兄也！我只是在想，如果不亲身体会怎么会知道蜀人的本事？蜀人是否真的有传闻中那么善战？

尹赏：伯约！你疯了吗！我们只有两个人而已，挑战那上万的军队根本就是去送死！

姜维：别担心，我早就想好应该怎么做了。我已经想到个方法可以来场轻松的“狩猎”，人少正好可以行动自如。

尹赏：伯约！

姜维：尹兄！快点过来吧！我还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尹赏：唉...伯约...在外人看来，你是勇于冒险，积极进取的



明日之星。但我却不这么认为...你根本就是在玩命。距离小妹的死已经三年了，你是不是还没走出来？

## 常山赵云 蜀军军营

邓芝：军队已经部署完毕，现在只要等后方物资到达就行了。

赵云：伯苗（邓芝），辛苦你了。

邓芝：平常喜怒不形于色的赵将军也会展露这么明显的笑容，邓芝今天可是大开眼界。

赵云：自从上次入川之后，就一直梦想著能再次独立统率一个军团作战，若不是蒙丞相错爱，赵云恐怕只能抱憾终身了。不过，这样子可不能给永安的叔至（陈到）看到，要不然那家伙可会在背后笑我。

邓芝：征西将军（陈到）他会嘲笑人？真是不可思议呀，在下连他的笑容都没看过。

赵云：别看叔至那样，他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如果不是相交二十几年，是不会知道他那一面的。

邓芝：先别说征西将军了，这次您被任命为一军之将固然是种肯定，但相对来说也是种很大的挑战。特别是要以这么少的兵力去面对曹真，实在是相当艰困的任务。

赵云：不用担心，当日在汉中面对曹操本军我都没怕过了，更何况只是区区曹真？

士兵：报！后方粮仓那里似乎发现奸细的踪影，现在正四处

追捕当中。

赵云：通知停止搜索，不要因为奸细的传闻就自乱阵脚。立刻吩咐诸军不许轻举妄动。

士兵：是！

赵云：伯苗怎么看？

邓芝：敌人细作出现在这边并不意外，其实就算我们被发现也是计画之内的事，实在不需特别去理会。

赵云：不，如果是细作的话，至少也该放把火烧粮仓。什么都不做反而很不寻常。

邓芝：您莫非是想...

赵云：就由我亲自去一探究竟。为了避免惊动大军，还请伯苗镇守在此。

邓芝：等一下！将军身为一军之帅，应该保重自己，不应该再做这种战将的工作！

赵云：伯苗，这是一种预感，那个人有让我亲自前往的价值。

邓芝：将军？！真是的，难怪伯恭（张翼）跟我说当赵将军的副将一点也不轻松。平常死板得要命，紧要关头时却又常做出一些破天荒的举动。不过呢，这样的人才值得我另眼相看。

## 沔阳之战

赵云：这里就是奸细出没的地方？

轻骑兵：是的，刚才就是在这里发现可疑人物。

赵云：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毫无动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众位随我前去检查粮仓的状况！

姜维：蜀人并没有因为这场火而全军大乱，那个赵云看来还挺会带兵的。

尹赏：喂...可以走了吗？再待下去我怕有危险。

姜维：我不是说过这次要用这个陷阱来捕些猎物吗？现在才是狩猎开始的时候。

尹赏：伯约！你看这个旗号。

姜维：赵？莫非是赵云？想不到这次居然有这么大的猎物送上门。

尹赏：伯约...你该不会要...

姜维：如果可以的话，常山赵云的首级我要了！

姜维：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常山赵云吧，你的首级我要了！

赵云：要取敌将首级以前，是不是该先报上名号？

姜维：失礼了，在下天水姜维。

赵云：天水？！你居然从这么远的地方过来？

姜维：能和您这位名将交手，实在是在下莫大的荣幸。

赵云：就算这样说，我也不会手下留情。（这个年轻人枪法纯熟，毫无破绽，一点也不下于我。）那么...这样呢？赵家密技，爆龙！

姜维：这招看似朴实却暗藏刁钻枪法，差点被刺到要害...焰琉爆麒麟！

赵云：真是厉害，曹贼有这样的人才莫非气数未尽？姜维，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姜维：真是千钧一发...

姜维：真的是怪物...（别说取他首级，现在这把年纪都还这么厉害，若再年轻十岁岂不变成他枪下亡魂？）

赵云：我不是怪物，是赵云！（我从刚才就在想，这个不要命的年轻人到底像谁，原来就像叔至你呀。）

赵云：这个姜维...不简单呀...

尹赏：伯约，目的已经达到了，趁现在我们快点逃走吧。

姜维：的确，再待下去的话，万一其他援军赶到，就不容易脱身了。（蜀人果然厉害，虽败却不乱，难怪当年能在这里打败武皇帝。）

尹赏：真难得，你居然愿意听我话呢。

姜维：你还真当我不怕死呀。

邓芝：将军，恕邓芝救援来迟。

赵云：不，伯苗来得正是时候。

邓芝：要追击吗？

赵云：若去追击反而正中敌人下怀，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不能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

邓芝：（看来我是多虑了，赵将军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还是很冷静。）

赵云：倒是...有件事我们必须先通知丞相。

邓芝：刚才细作的事？

赵云：刚才那个如果是细作的话，那可是我看过最可怕的细作。

## 第二回 天水之战

### 规矩 冀城城外

尹赏：你要往哪去？天水明明就在这方向...

姜维：我要去通知刺史（郭淮）蜀人入侵的消息，怎么能就这样回天水？

尹赏：...这样就不对了。要知道你的官职是天水郡中郎，直属上司是马太守而不是郭刺史。

姜维：那又如何？

尹赏：这是严重破坏规矩，会遭到许多不必要的怨恨。

姜维：现在情况紧急，还需要墨守成规？

尹赏：再怎么样，也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嘛。得罪了本郡官吏，你以后怎么做事？不如就这样好了！我们还是先告诉太守（马遵），看他反应再决定是不是要通知刺史。如此不就两全其美？

姜维：嗯...就先听尹兄你的。（这种官僚习气真的能够应付诸葛亮的大军？雍凉这些年来战乱不断，没想到不但没让朝廷更重视这个地方，反而表现出放弃的态度。伯济，你可以回答我吗？当年为抵抗马超入侵，付出这么大的牺牲真的值得吗？）

## 天水马太守 冀城议事厅

马遵：终于知道回来了，这几天你们丢下手边的工作跑到哪里去了？

姜维：在下去汉中当地探查一下，发现了惊人的事情要禀告太守。

尹赏：蜀人整顿军队已经往我大魏进击。

梁绪：别笑死人了，这个消息我们老早就知道。

梁虔：朝廷早就已经派大将军（曹真）率领重兵进驻长安。为这种没有用的情报旷职，这理由也太差了。

姜维：你们可知道大将军面对的不过是蜀人的疑兵？真正由诸葛亮率领的大军是朝我们这边过来。

尹赏：伯约所言不假，请太守多加注意。

马遵：既然伯约这样说，自然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我会将你的话转告刺史的。

梁绪：我早就说过伯约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嘛。

梁虔：是呀是呀，伯约到时候因为这个大功成为都督或朝中大官可别忘了我们。

尹赏：（这前后的态度也差太多了）

姜维：这件事情请尽快禀报刺史，不然等诸葛亮军队来到，凭我们天水现在兵力是难以抵挡。

马遵：我明白了。你先下去休息吧。

姜维：这.....

尹赏：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你现在回去探望母亲也不错。

姜维：遵命...（马太守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说话，尹兄你所说的规矩就带来这样的结果。）

马遵：好了，碍事的家伙终于走了。其实这几天少了他，耳根子还挺清静的。

尹赏：伯约所言千真万确，太守千万不要当作儿戏。

梁绪：蜀地山猴只知龟在益州不敢出来，说什么蜀人来袭真是危言耸听。

梁虔：这个姜维成天希望我们这边出事，我看他的心根本就不在我们天水上。

马遵：这也难怪了，姜家在天水也算是郡望，姜维虽然是属

于地位低微的支裔，但也还是有大族的派头。

尹赏：也不能这样说呀，伯约的才能就算是刺史也欣赏，他的表现绝对并不只是大族的骄傲而已。

马遵：住口！说到那个郭淮我就有气。还不是因为会拍马屁才混到刺史，官位只比我大一点就老是摆个臭架子。

尹赏：（糟糕，提到郭刺史反而适得其反。）

马遵：总之这件事就这样压著。反正就算蜀人过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光天水守军就足以应付，到时候功劳就由我们独享。

尹赏：可这样怎么对得起伯约的付出？

梁绪：嘿嘿...尹主簿，去年你假借职务挪用公款的事情现在坊间传得很严重，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喔...

尹赏：可恶！（伯约，终究我是个没有勇气的懦夫。）

## **姜维的悲叹 冀城姜维宅**

姜母：维儿最近似乎工作很繁忙，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不知道现在过得好不好？

姜维：娘，我回来了。

姜母：喔！维儿呀，娘可想死你了，最近过得还好吗？

姜维：好得很！之前我忙著对抗蜀军入侵，所以没什么空回来看您。

姜母：唉...工作固然重要，身子也要顾好啊。

姜维：我知道，但现在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我希望能



获得姜姓本家承认，这样才能有机会一举飞黄腾达，也才好奉养您老人家。

姜母：娘从来就没有希望你飞黄腾达，现在你能在这边做到中郎，娘已经非常满足了。

姜维：可是，这样还不够，我想要让娘过更好的日子。父亲死后，全靠娘一个辛苦把我养大，我又岂能不报此恩呢？

姜母：傻孩子，哪有娘将孩子养大希望回报的。对了，既然难得回来一次，你也趁这个机会去看看媳妇吧。

姜维：嗯...

## **支撑的力量 冀城尹氏墓**

姜维：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三年过去了。明明当时还那么难过，没想到现在悲伤的情绪却越来越淡薄。

姜维：我不是这么坚强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信守对你的承诺，可能早就放弃一切，选择在天水这里一辈子没没无闻。

姜维：只是...我现在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吗？我们当初合力守护的天水，曾几何时却变成那些官僚的安乐窝。以前虽然你对我说，只要专注于眼前的挑战就能忘记身边不愉快的事。然而没有你之后，我的忍耐力越来越弱，已经快要压抑不住对身边人的反感。

姜维：过去伯济曾经对我说过，天水这个地方迟早对我来说会变得太小，到时我会找到另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姜维：这一天真的可能来临？

## 回想 河边

郭淮：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像你这样的人才，我早就说关西是卧虎藏龙的地方。

姜维：在下也没想到像自己这般微贱之人可以见到刺史您。

郭淮：别一直叫刺史，若顾虑礼节的话至少叫我伯济就可以了。只是伯约啊...你内心真的认为你自己是个微贱之人？我可完全不这么认为。

郭淮：我认为你有股傲气，有傲气方能不满足于现状，会去积极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你有武艺，懂韬略，现在就只差个机会而已。

姜维：机会...是吗？

郭淮：听过定军山吗？

姜维：当然有听过，当年夏侯渊将军就在那里为国捐躯。

郭淮：没错，但那样的悲剧就变成我的机会。夏侯将军阵亡，军心一片涣散，身边的人逃得逃，走得走。当时我也怕得不得了...但是我抓住了机会，克服自己的恐惧，带头稳住混乱的军心，避免汉中战线崩溃。武皇帝（曹操）对我的作为赞赏有加，我现在的地位都是根基于当时的功绩。

郭淮：所以我要你把握机会，像你这样的人才不应该就这样被埋没。

姜维：是，在下明白。

郭淮：其实本来想把你留在身边，不过我身边已经有世英（鲁芝），暂时还没有位子给你。现在我能做的只有让你先回去天水参知军事，那里有你熟悉的环境和不稳定的局势，或许更适合你发展。到时只要建立了什么功劳，我一定马上将你带回来，你可是我最看重的人才。

姜维：多谢您的提拔之恩。

郭淮：这段期间可能会很难捱，但是请你一定要忍耐。我不希望像你这样优秀的雍州大族子弟被别人登用走。

姜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郭淮：希望如此。我们大魏漠视关西大族已经太久了...如果不从现在开始改变的话，只怕这里会对大魏越来越离心。

郭淮：对了，当时定军山还有一个人也趁机抓住了机会，而且爬得比我还高。那个人在危急之时，成功顶替夏侯将军，阻止情况继续恶化。

姜维：莫非那个人就是.....左将军？

郭淮：不错，我想以后有机会也找隽义（张郃）和你认识一下，或许可以给你些启发。

## **支撑的力量 冀城尹氏墓**

尹赏：伯约，你果然是在这里。这三年来，你只要回到冀城就一定会待在这地方。其实你已经不需要再为小妹做什么了，她

临终前的幸福表情不就说明一切？

姜维：别误会了，我现在做的并不是向过去追悔，而是实现既定的承诺。既然向她承诺过要建功立业，那么身为丈夫的我就一定得做到。

尹赏：(小妹，伯约他其实本来就志立功名，只是你担心自己的死会害他意志消沉。所以你用这种约定来绑住他，让他能继续往前进。唉...伯约能有你这样的贤妻还真是幸福，偏偏上天就是这么残酷...)

姜维：尹兄，你跑来找我，应该还有别的事吧。

尹赏：嗯...太守他要巡视地方，身为中郎的你如果不去的话，恐怕...

姜维：这样离开郡治好吗？算算诸葛亮他也该到了。

尹赏：没办法，太守完全听不进去你的话。

姜维：那就走吧...

尹赏：等一下...你...不怨恨太守他？

姜维：怨恨归怨恨，但也解决不了问题。跟在太守身边，在诸葛亮来时还有办法调动军队。我已经想好应付诸葛亮的对策，此战我们不一定会输。

蜀军主力利用赵云分队吸引曹真注意的空档，开始进军雍州，南安、安定两郡归降，蜀汉军驻军祁山（天水郡边境），准备进军天水。

## 定计收姜维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本来现在正要开始进行收取陇西的作战，不过子龙的来信却带来一个很有趣的讯息。一位名叫姜维的敌将潜入汉中给子龙的军队带来不小的麻烦。更了不起的是，他居然能从子龙手上全身而退。

诸葛亮：子龙称此人有胆有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吴班：关于姜维这个人，末将稍微做了调查。

诸葛亮：哦？元雄（吴班）请说。

吴班：姜维字伯约，是天水冀城人。父亲姜冏在与羌人作战中战死，之后与母亲相依为命。此人智勇双全，有胆有谋，在雍凉一带小有名气。

马岱：（姜维...这个名字好熟...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诸葛亮：如此人才若能得我所用，实在是我大汉之福。

马谡：（为何丞相会对一个外人这么重视？难道我多年的贡献还不及一个外人？）

马谡：丞相，天水不过一偏远小城，实在不需要花太多心力在此。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应当是在贼军注意到以前尽快占领陇西各郡才是。

诸葛亮：嗯...幼常（马谡）虽言之有理，但若考虑到姜维，天水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

马谡：.....

魏延：(可叹丞相如此重视一个外人，却把我这将才冷落。难道真是家花不比野花香?)

杨仪：(魏延这个匹夫铁定又在发牢骚，若是我当权，铁定砍下你的脑袋。)

诸葛亮：好，现在就开始定计！魏延和孟琰听令！

袁綝：等一下，丞相难道打算这次又让我留守？

诸葛亮：显通（袁綝），亮很清楚你的能力，不过你毕竟还年轻，作战经验也不足...

魏延：(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若不是因为姓袁，他能够这么年轻就爬到这位子?)

杨仪：(四世三公袁家的死剩种居然染上武人气息，我看袁绍他在阴间会气到吐血。)

袁綝：丞相，我对于自己什么都没做就被封侯，还坐享高位的事情耿耿于怀。我是永安陈叔至的义子，颖川袁綝，和那汝南袁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诸葛亮：嗯...那么显通愿意承担这次最吃重的任务？

袁綝：袁綝愿为大汉效命！万死不辞！

## **诸葛亮来袭 冀城附近**

马遵：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诸葛亮率领大军来袭，目前正朝冀城前进。据报数量超过十万，光我们守军根本不足以抵挡。

姜维：事情早说过会这样，赵云出箕谷的军队只是疑兵，真

正的主力是朝这边过来。

尹赏：（伯约说话太直了，这样会遭到太守的怨恨。）现在我们应该集中心力退敌，而非相互指责才是。

梁绪：对对对，大家来想办法吧。

马遵：伯约，你有什么办法？

姜维：现在就定计如此吧。首先请主记前往上邽求援，刺史他现正在那附近巡视，应该可以顺利联络到他。太守请率领多数手边的部队和诸葛亮对峙。虽然我军人数居劣势，但敌人对本地不熟悉，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在下则趁机率军五百前往冀城驻守。只要巩固冀城，太守即可率军跟著进入此城，之后只要静候援军到达就好。

梁绪：只是为什么要回去驻守冀城？该不会是因为令堂在那里的关系吧。

姜维：冀城为天水郡中心，又掌握交通要冲，进可攻退可守，若是陷落会非常麻烦。

马遵：我也相信伯约没有私心，就这样定计吧。（哼...这个时候我谁也信不过，姜维万一失败我也会遭殃，得另作打算才行。）

姜维：（蜀军缺乏像我军那样有大量骑兵构成的部队，只要活用骑兵机动性，必可使其应付不暇。声东击西正是只有利用我军骑兵的机动力才可以办到，照理说应该毫无问题。只是蜀军的实力还是未知数，究竟是强还是弱呢？就算有实力，应该也在夷陵之战败光了。现在的蜀人应该和当年击退武皇帝时的蜀人不能

比。)

## 天水之战

孟琰：丞相，看样子天水果然有作战准备，和之前南安和安定的情形完全不同的啦。抱歉，虽然已经跟随大汉军队将近三年，但南中口音也不是这么容易改的。

诸葛亮：不用担心，做自己就好了。亮可一直把你当作是大汉臣僚看待。

孟琰：袁将军的部队现在正在前方和姜维对峙，光凭他那一点兵力没问题吗？

诸葛亮：不用担心，姜维的目标在治所冀城，若是进了冀城，那么我军就得付出相当代价去攻城。我们对此地环境不熟悉，若是拖延下去，一旦我军粮尽，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孟琰：那么要通知袁将军阻截姜维？

诸葛亮：不，就是要让他进入冀城。

孟琰：？

诸葛亮：计谋再妙也需要人配合。姜维知兵不知人，可惜可惜...

袁琳：颖川袁琳在此！敌将速来送死！

轻骑兵：敌人来势汹汹该如何是好？

姜维：虚张声势必有图谋。你看敌人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相



应的兵马人数，这不过是诱饵罢了。诸葛亮的真正目的在于拖延我们的脚步，好使他们能早一步赶到冀城。这场战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比谁先到达冀城，其他都只是旁支末节而已。

轻骑兵：是！

传令兵：禀太守，该做的准备都准备好了。

马遵：很好，等候我命令就开始行动。（这些人都不可靠，我一个外地人随时都可能被他们出卖。）

尹赏：（总觉得有说不出的怪，太守似乎没有打算要配合伯约行动的样子。）太守，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和伯约说好要率领部队出城？

马遵：我自有打算，你个小主簿给我闭嘴！

轻骑兵：太守并没有照约定出兵，这是怎么回事？

姜维：（不对劲呀，依照本来约定，太守那边也得出兵，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

姜维：不用担心，这是太守打算引诱诸葛亮上钩的计谋。（现在也只能相信马太守了。）

轻骑兵：原来如此，太守果然是艺高人胆大。

袁琳：你就是姜维？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姜维：敌将究竟何人？

袁琳：大汉左将军袁綝！

袁琳：龙之炎壹式“碎羽”！

姜维：烈枪苍龙击！

袁琳：龙之炎贰式“崩”！

姜维：焰琉爆麒麟！

袁琳：（在这种地方居然会有这么厉害的武将，曹贼真是人才济济。）

姜维：（除了赵云之外，这个人也不简单呀。嗯，真要说他有什么弱点的话，他的招式似乎不太能配合马战。）

袁琳：初次实战，果然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魏延：这是怎么回事？

句扶：要抓这狡猾的敌人，光凭魏将军手上这些人是不够的。

柳隐：所以我们第十三营常败军特别前来相助。

魏延：有丞相的命令吗？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

句扶：作战不是最重视临机应变？

魏延：你这不叫临机应变，叫做无法无天！什么时候大汉允许有这样毫无军纪的部队？！

句扶：你说什么？！

魏延：看看同样是出身巴西，人家王平有像你这样胡搞？军中把你和子均并列，真是侮辱了子均。

句扶：少拿那个板楯蛮和我相提并论！我和他那条张鲁养的

狗完全不同！

魏延：在我看来你比张鲁养的狗还不如，只是无能刘璋留下来的残渣而已。

句扶：你说什么？！

魏延：快滚，不然我会禀报丞相治你擅动之罪。

柳隐：算了吧，我们益州人被他们荆州人歧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说什么同为大汉效力，还不是以征服者的眼光在歧视我们。就算小句你当年因为护驾有功而成为偏将军，终究还是无法被那些荆州人接受。

句扶：哼！

魏延：这些益州人，不...应该说板楯蛮人真是乱七八糟。若不是因为夷陵之战造成我荆州子弟死伤殆尽，哪会需要动用到这些人？算了，希望姜维你可别让我失望呀。

姜维：（这个旗号是魏延？！居然早我一步到冀城。幸好兵士数量不多，应该不足以挡住我。）

魏延：让我见识一下你那让丞相赞赏的实力吧。

姜维：到时你可不要后悔。

魏延：正想曹贼没一个能打的，不知道你行不行。

姜维：试试看就知道了。（我的枪法居然对他毫不管用？！）

魏延：能挡住我魏文长一刀，你倒也不错。

姜维：（就爆发力来说，这个魏延更胜赵云。）

魏延：（赵云会不敌的原因我大概知道了。）

姜维：有本事再来二十回合！

魏延：哼，改日再战吧，反正以后还有机会。

姜维：你说什么？为什么打到一半就撤退？这个魏延在玩什么花样？

魏延：任务达成就该撤退。（好久没见到如此有骨气的人了，要是让他加入我军，或许会很有趣。）

诸葛亮：知道前方有大军还硬闯，实在无谋。姜维你让我有些失望了。

诸葛亮：全军出击！

诸葛亮：是时候可以稍微逼一下姜维了。孟琰你也出击吧。

孟琰：是！孟琰老子是朱提孟琰，敢与我一战？

姜维：来就来！（朱提？看来蜀人军中有大量南蛮人的传闻是真的。）

孟琰：敌将再来和老子杀个几十回合！（阿娘哩勒，这家伙还真不是普通难缠。）

姜维：怕你不成！（臂力强劲，震得我虎口发麻。蜀人到底还有多少精兵悍将？）

诸葛亮：你就是姜维？

姜维：不错。敌将报上名来！（这身轻装打扮，莫非他就是...）

诸葛亮：大汉武乡侯益州牧丞相诸葛亮。

姜维：你这样报上名字就不怕我杀你？

诸葛亮：若亮死在这里就是天命，但亮自认自己的天命不会在这里终结。因为准备下手的人心中有疑惑。

姜维：什么疑惑？

诸葛亮：你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知道自己为什么奋战？效忠的人值得自己卖命？

姜维：……

诸葛亮：你可以不回答亮，但是请你回答自己的内心。这东西你先拿去，就当作是亮的见面礼！

姜维：好不容易进入冀城，但是计谋成不成功都得看太守的了。（我总有股不祥的预感。）

诸葛亮：好，姜维既然进入冀城，众将依计行事，开始包围冀城。

尹赏：伯约都已经进入冀城了，为什么您还是按兵不动？光伯约手上那一点兵马，根本不足以守住冀城。

马遵：我要去东边投靠郭淮了，他所在的上邽城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梁绪：您这样一走了之，那我们呢？

马遵：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信的，我怎么可能会带你们一起逃？

梁虔：你这家伙！

梁绪：别轻举妄动，你看太守身后的兵士，他们随时会动手。

马遵：看来你还挺识时务的。总之，天水这个烂地方可不值得让我抛弃性命。

尹赏：（伯约，我们真的失算了，马遵这家伙远比我们想的还要可恶。）

姜维：果然如此...最终他还是选择放弃我们。（光靠这五百人，就算要守城也守不了，只是白白制造伤亡而已。现在冀城形同一座孤城，我能够做的选择也只剩下一个。）

## 第三回 雪原迎击战

### 姜维的决断 冀城城外

姜维：今日前来只为一事，若承蒙允诺，则姜维任凭处置。

诸葛亮：大汉义军吊民伐罪，又岂会加害无辜？亮保证对冀城百姓秋毫无犯，若有违者，定斩不赦。

姜维：如此我便无话可说。现在既然冀城得保，要杀要剐随便你。

诸葛亮：亮何时说过要将你处死？

姜维：别白费心机要我投降！我是大魏臣子，不会投降你们

这些贼人！

孟琰：你说什么？！

诸葛亮：无妨，孟将军先别激动。

孟琰：哼！若不是丞相说情，老子早就宰了你这小贼！

诸葛亮：亮从未要向你劝降，只是想请你到我们那来谈谈，顺便帮你解决疑惑。

姜维：我何来疑惑之有？

诸葛亮：呵呵何，你的疑惑全写在你的脸上，如果不清楚的话，就由亮来为你解说，如何？

姜维：……

##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有很多话本来不方便说的现在都可以说了。

姜维：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诸葛亮：你有个不解的疑惑长久萦绕在你的心中。你想要建功立业，却因身处在边疆而被埋没。你想要一展身手却苦无舞台，你不知该如何是好。你在等机会，却不知道什么是机会。现在亮就来解决你的疑惑吧。

诸葛亮：亮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这就是你的机会。你并未受魏主策名，即非魏臣。而有从属关系的太守马遵也背弃了你，现在加入大汉阵营并非背叛

失节。

姜维：……（难道这就是伯济说的机会？只是我这样投降蜀军的话，娘和香的墓又由谁来照顾？）

诸葛亮：看来亮稍稍解决你的疑惑了。

姜维：那么请回答我，你明知国家地小民贫，所能依仗不过天险而已，为何还舍己所长而进犯大魏？纵然你攻得下凉州诸郡，对于大魏也不过是无举足轻重的伤害而已，根本无法动摇大魏。为什么要做这种明知不可能成功的事？

诸葛亮：真是令人惊叹，想不到这种地方会出现像你这样的人才。确实以理来说，你的意见再正确不过，或许我们并没有本钱和曹贼周旋。亮在出茅芦之前，或许想法和你是一样的，认为天下必归曹操所有，只想过著随波逐流的日子。然而在遇到先帝之后，亮的想法完全被改变了。

姜维：先帝？！是说刘备？

诸葛亮：不错，先帝有种魅力，让人觉得跟著他不管什么事情都做得得到。当时先帝颠沛流离，不过是寄人篱下的客将，任谁都不会相信先帝有什么本事。

诸葛亮：明明先帝对亮说的尽是一些异想天开的话，却又感觉那么真实。亮现在所为，不过就是守护先帝的梦想罢了。

姜维：为了梦想是吗……

诸葛亮：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吗？但是我们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当阳长阪、荆州攻防、入西川、取汉中，大家都因为这个



梦想而有了将之化为真实的动力。

姜维：这样的回答虽然我不能满意，但是可以接受。或许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不合理的事。

诸葛亮：这么说……

姜维：姜维不才，愿为诸葛先生门生。

姜维：（香、伯济，我就把一切都赌在这个人身上吧。）

诸葛亮：太好了！今得伯约，亮长年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 **姜维立首功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诸将，姜伯约深受复兴汉室的大义感召，弃暗投明转向我军，从今以后诸将皆为同僚。

袁綝：哼……不知道他是否是真心投降。

孟琰：老子也不相信这个人！

姜维：（果然降将命运就是这样，周围全都是敌意。）

王平：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在座有多少人值得信任？就像孟将军当年不也是在南中和丞相的军队交战过？

孟琰：你有种再说一遍！

王平：用人不疑，丞相有这样的胸襟，难道不该敬佩？

姜维：（说来王将军也是转换过阵营，难怪他会出来帮我说话。目前看来，就他对我最没有敌意。）

魏延：冀城之前的交手实在精采，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那么刺激的仗了。

姜维：在下才是荣幸能和名满天下的魏将军交手。

杨仪：（哼，又是藉著捧姜维来贬低丞相，你这匹夫的想法我会不知道？）

马岱：（这两个人都是人才，却相互仇视斗来斗去，实在是太可惜了。）

诸葛亮：介绍完后，接下来就来讨论怎么攻取天水吧。

马谡：丞相，马谡愿领三千精兵攻取剩余各县，太守马遵已逃亡，现在不需要再用什么小手段了。

诸葛亮：幼常居然自愿上前线，实在难得。

姜维：不知道丞相信不信得过姜维？

诸葛亮：哦？请伯约说下去吧。

姜维：尹赏与姜维至厚，他和梁绪等人都是天水的豪族，只要他们也愿意归降，说服其他各城是轻而易举的事。

诸葛亮：好，就依伯约之计。

马谡：……

姜维单枪匹马到冀城外去见被留下来的尹赏等人，他们见到姜维立刻投降。在尹赏的带领下，天水各县纷纷放弃抵抗，全数投降蜀汉军。诸葛亮任命梁绪为天水太守，尹赏为冀城令，梁虔为上邽令。此时陇西三郡全都正式归降蜀汉，情势震动整个曹魏。

## 重逢 冀城县衙外

尹赏：没想到我会和伯约一起投靠蜀人，命运想来也挺讽刺的。

姜维：尹兄，后悔了吗？

尹赏：不，能够这样成为冀城令，我也没什么好不满的。只是伯约，你比我有才能，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地方。

姜维：我知道。

尹赏：令堂我会帮忙照顾，小妹的坟墓我也会看管好。你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就好了，这是我唯一能够帮你的事。

姜维：长久以来一直麻烦你了。

尹赏：不，我才要感谢你给我这种既胆小又没有才能的人勇气。若不是你，我又怎么会跨出这一步？

姜维：尹兄，今后大家都是大汉的臣子，一起为大汉效命吧。

尹赏：嗯...

姜维：（一旦我跨出这一步，就再也沒辦法回头了。你等著我吧，我一定会实现对你的承诺，衣锦还乡归来。）

## **郭淮奋起 上邽城议事厅**

鲁芝：报告，南安、安定和天水三郡听闻诸葛亮军队进攻的消息竟然全部投降。

郭淮：这诸葛亮还真厉害，居然攻击我大魏最脆弱的地方。雍凉地方从前代就是军阀割据，难以统治。之前武皇帝和马超的战争更是让当地人对大魏怨恨不止。

鲁芝：其实也不只如此，从大魏建立以来，麴演、黄华、麴

英等人就不断造反，雍凉之地从来没有安定过。倒是还有一件事，帮助诸葛亮收降天水的，就是那位中郎姜维。

郭淮：伯约...原来如此...这事都怪马遵，只可惜就算他遭到罢免，也无法改变这已经发生的事。

鲁芝：您不生气吗？一手提拔的人居然就这样背叛大魏。

郭淮：世英，你生气吗？

鲁芝：其实我非常愤怒，就是因为益州人背叛才会导致当年长安被破，先父也因此被郭汜杀害...

郭淮：原来如此，你确实有愤怒的理由。不过如果伯约还留在天水那个地方那才是可惜。

鲁芝：刺史您说这话是真心的吗？

郭淮：叫我伯济就好。我确实是真心这么认为。

鲁芝：真让人太失望了，没想到您会是这样是非不分的人。

郭淮：世英呀，大魏长期忽视关西人，这点你也应该感同身受。以你的学识和才能，早就应该在洛阳发展才对。

鲁芝：这...

郭淮：这是我们必须要吞的苦果，如此想的话，或许可以释怀吧。

鲁芝：您打算什么都不做，就这样眼睁睁看著诸葛亮入寇？

郭淮：不，待会世英你就将此信连夜送往彻里吉那里。

鲁芝：羌人...原来如此...

## 羌王营帐

彻里吉：大魏那边送信于本王，要求我们出兵夹击诸葛亮，诸位怎么看？

雅丹：我们与大魏有长久友好关系，现在郭刺史求救又岂有坐视不管之理。

越吉：我们有铁甲车战车，用铁叶裹钉，刀枪不入，光靠这个就足以破敌。

杨兰：雅丹丞相应该是收了对方不少好处吧，看他一副油光满面的样子。

彻里吉：哦，看来我们等待已久的最强佣兵来了。

雅丹：你说什么？一个小小佣兵说话还敢那么呛？

杨兰：本来你们死活是和我无关，不过基于佣兵的职业道德，还是提醒你们一下。当人家马前卒是很惨的，等到你实力衰弱后，对方随时会倒过来扫掉你。

彻里吉：你虽言之有理，但是这几年我们和治无戴或姚柯回的战争，如果不靠大魏的力量，实在很难取胜。如果现在拒绝出兵，以后万一大魏拒绝援助，我们也一样没好日子过。

杨兰：既然你还是不愿意面对现实，我也懒得说下去了。

越吉：我看这女人是因为自己体内的汉人血才不想和汉人交锋吧。听说你是和汉人混血的杂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杨兰：老娘连那老头的脸都没见过，从出生就在这喝狼血，在马背上讨生活。我曾经发过誓，只要有人敢嘲笑老娘的血统，

就会要对方付出代价，你想试试？

越吉：不了不了。（这女人心狠手辣，据说为了利益连自己人都不放过，就算是我也惹不起她。只是这样的狠角色，为什么却总是挂著这条刻有“阜”字的项链？）

彻里吉：别再吵了，每天吵来吵去，难怪我们只能听汉人的摆布。要是可以，本王又何尝不想学轲比能？就是打不过才只好听话呀。这就决定，以越吉为统帅，雅丹为参谋，佣兵杨兰为先锋。率军给诸葛亮好看。

越吉：（妈的，用不可靠的佣兵当先锋，当我们部族没人了？）

杨兰：（看来再继续待在这边恐怕连命都没了，这场仗打完就赶紧闪人吧。）

## 常败军 蜀汉军营帐

马谡：丞相，据报有羌人部队出现在后方，如果放著不管的话，只怕会对我军补给造成威胁。

魏延：这点蛮人，魏延三两下就可以吞掉他们，请下令让我出击。

诸葛亮：不，文长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这种事不需要用到你这样的大将。

吴懿：想必丞相已经想到退敌之道，还请您示下。

诸葛亮：呵呵，子远真是太看得起亮了。

诸葛亮：马岱和袁綝，你们两人就各率兵一千人去击退羌人。

马岱：是！

袁綝：谨遵丞相指示！

诸葛亮：此外，亮还派一个人协助你们。伯约，你有没有信心退敌？

吴班：什么？！

高翔：我听错了吗？

姜维：丞相，一切都请交给姜维。

诸葛亮：好，亮一直等你这句话。

王平：丞相，两位将军的兵力过少，就算羌人再无战斗力，只怕也会有危险。

诸葛亮：这就是亮指派伯约去支援的原因，他将会率领一支部队参加作战。

杨仪：万万不可呀，这姜维既没官位也没军职，加上他加入我军时间尚短，怎么能让他带兵呢？更何况这次北伐的各路军统帅都已经确定，根本没有多余的部队让他统率。

诸葛亮：说没有嘛，亮倒是知道有一支目前还没有指挥官的部队不是吗？

杨仪：咦？！莫非您说的是...

诸葛亮：亮这些日子接到不少投诉，说那支部队毫无军纪不说，还完全不听指挥。现在亮就来解决这问题。威公，这样你就没意见了？

杨仪：一切按照丞相安排。（丞相还真黑心呀，那部队根本

就是垃圾堆，居然还叫个新人去带。)

诸葛亮：伯约，你等下就去第十三营报到，那里的人全都归你指挥。

姜维：多谢丞相厚爱，姜维定当全力回应您的期待。(奇怪了，为什么明明是严重的破格提拔，周围的人却都没有表现出敌意？难道说，这是个不得了的考验？)

##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伯约，你是不是很好奇，亮为什么今日要这样安排？

姜维：因为丞相想要让在下有所表现，将来任用之时才能服众。

诸葛亮：不错。亮虽然相信你的才干，但旁边的人并不一定心服。万一亮一意孤行提拔你，只怕会让你变成众人攻击的目标。

姜维：丞相，有件事情在下不很明白。让一个新加入的人领军应该是个不得了的的大事，为什么方才大家都不说话？

诸葛亮：你只要去了十三营就明白了。亮不好再多透露什么。

姜维：是！姜维即刻出发。

## 军营

柳隐：之前受魏延的鸟气就算了，现在我无法再忍下去。小句你明明都是偏将军了，这个常败军居然还是不肯交给你统率。

句扶：我又能说什么呢？挂个将军号这些年，却连个职务都



没有。现在丞相更把常败军交给一个叫做姜维的降将也都不肯交给我们自己人。

柳隐：更气人的是，小句你在夷陵救驾立的功劳完全被忽视，而那姜维什么都没做就爬到我们头上。

句扶：夷陵的事情应该另当别论...

柳隐：算了！像我们这种败残兵组成，又败仗连连的部队，哪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上司？

句扶：哼...也不想想是谁把我们部队弄成这样的，好打的仗让荆州人或是东州人打，我们益州人就只能啃难啃的骨头。现在又塞一个年轻的降将给我们，这样下去我们能活吗？

柳隐：话说回来，你那大哥明明也是益州人，却老跟著那些外州人混在一起，我看他是见不得有你这样了不起的老弟。

句扶：别说我大哥，若不是他我今天...

柳隐：去...你那没出息的大哥对你哪里好了？居然还这样维护他。

姜维：请问两位，这里是第十三营？

句扶：没看过你，新来报到的兵？

柳隐：听他口音就知道是凉州人，你是不是跑错营了？马将军的营帐在另一边，我们这是外号常败军的营区。

姜维：那就没错了，我是来这边报到的。

句扶：我们现在正在等新长官，可没有空带你参观。

柳隐：别在意，小句今天心情不好才会这样，他对我们的新

长官很不高兴。

姜维：不高兴？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是降将？

句扶：降将？像这种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可以当到我们上司的降将还第一次看到。

柳隐：我们这个部队是号称常败军，正是部队如其名的垃圾军团，作战败仗连连，成员也都是败残兵。像小句过去就是跟随程畿将军前往夷陵，结果兵败如山倒。然而小句却一个人挡住东吴数千追兵，让陛下能够顺利脱困，一时间成为我们益州人的骄傲。

句扶：休然！那种虚幻的荣誉就别提了，我根本是被塑造出来的英雄...

柳隐：唉...好吧，说说我的第一场战役好了。我在金雁桥被魏延将军追到连滚带爬，连自己的武器和盔甲都搞丢，最后还被俘。不过我们这个部队就算没打败仗，大概也是坐冷板凳的份。这原因大概说给你这外人听也很难懂吧。简单来说，光我们益州人的身份就是原罪。

姜维：（原来如此，士气低落，而且还有很多顽劣份子，难怪会没人阻止我来接手这部队。）

姜维：我就是今天前来报到的统帅姜维，字伯约，请多指教。

句扶：哼...不一开始报上名号有何目的？想要探听谁对你不满？

姜维：并非如此，只是听到两位的故事，感觉有股异常的亲

切感。

柳隐：你是强调自己和我们一样？别开玩笑了，明明你就是被丞相捧在手掌心上的爱将。

句扶：不，仔细想想，要是他真的这么受爱护，就不应该被派到我们这边来。或许他也和我们一样不被信任。

柳隐：也对喔，统领我们垃圾军团的人不也是垃圾？

姜维：这点我早就习惯了，过去人在打压关西人的大魏，情况比现在恶劣不知道多少倍。

柳隐：嗯...确实我从西凉部队那边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凉州人的悲惨处境。不管在哪里，这些入侵者的混蛋程度都是一样的。

姜维：所以现在咱们聚在一起，不就是个机会？用实际的战绩给那些蔑视我们的人好看，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柳隐：哈哈，这个我喜欢。

句扶：不过能不能做到才是问题。

柳隐：小句别这样。总之我和小句暂时愿意听你指挥，只是希望你能拿出相对的表现。

## **初试锋芒 姜维军营帐**

马谡：袁将军和马将军居然被西羌人打败，丞相感到非常震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姜维：羌人数量远超过我们预估，而且他们还有特殊的兵器，相当难对付。

马谲：哦？这不是失败的推托之词？

句扶：（这个死荆州人摆什么臭架子！）

柳隐：（狗官就是这样，只会对上面说好听话，然后要下面人去死。）

姜维：这一切都是事实，如果不信，也可以请您去直接问两位将军。

马谲：不必了。现在丞相没有多余兵力支援你，你就用你手上的兵力去击退羌人。我想凭你这常败军的三千人，要获胜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姜维：那么就请转告丞相，请他专心对付前方的敌人，姜维三日之内必将捷报献上。

马谲：哦？如果办不到呢？

姜维：就依军法处置，军令状等下就送到参军您的营中。

马谲：有意思，真不愧是被丞相看重的人。

句扶：你是在拿我们命开玩笑吗？明知道那个荆州臭书生不安好心。

柳隐：老大，你该不会第一天就想让我们常败军以后没机会败了吧？

姜维：如果是简单轻松的任务，会轮得到我们？而且就算成功也不会改变对我们的评价。只有透过这样的挑战，我们才有可能熬出头，这就是机会！

柳隐：那么老大你应该有什么致胜策略吧。

姜维：待会各位照著我的指示去做就行了，我有必胜的破敌之策。

马谡：有件事情忘了和你们说，丞相之前其实一直在考虑从常败军内部提拔人来统领这部队。直到姜伯约来才改变主意...如果有重新考虑的机会，或许丞相会采取原来的决定也说不定。

柳隐&句扶：.....

马谡：好好思考自己该怎么做吧，哈哈哈哈哈...

姜维：（这家伙，只一句话就把我好不容易建立的信赖给破坏掉。）

柳隐：那浑蛋当我们是什么人，难道真以为我们会摆烂甚至背刺吗？

句扶：请不要被这种无聊的话挑拨，要知道，我们可是把性命交到你手上的。

姜维：我明白，请两位放心好了，姜维绝对不会理会刚才那些话。（看来动摇得很厉害呀，这也无可奈何，毕竟我们完全缺乏互信。）这是常败军存亡的关键一战，一定要拿下胜利。

柳隐：对了，我过去和杜琼学过占卜，之前顺便帮老大你卜了一卦。

姜维：卦上怎么说？

柳隐：将军有女难。

姜维：别开玩笑...

柳隐：我是说真的。

姜维：（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都没办法和你相比。）

姜维：我听军中传闻，大汉有王、句，王就是王子均将军，那么句莫非就是...

句扶：那不过是无聊的虚名，更何况我讨厌和王平并称，他是个没水准的米贼。

姜维：（米贼？原来如此，王平也是张鲁五斗米道的信徒。）

句扶：事实上，这虚名只是大汉在打了那样悲惨的败仗后，需要塑造出英雄来缓和悲伤的气氛。而荆州人在这场战役中死伤大半，所以才会想出提拔些益州人的念头。不管是我、马德信（马忠）都是这样。可是我太蠢了，我还真以为荆州人会是真心拉拢我们益州人...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管柳隐或是句扶都有满腔的怨愤？）

## 雪原迎击战

越吉：昨天杀得那些汉人屁滚尿流，真是有够爽快，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强。

雅丹：我们铁甲车天下无敌，照这样看来，搞不好我们可以用这个反过来吃掉中原。

杨兰：要是真这么厉害，你们就不会老被姚柯回打得落花流水了。昨天汉人虽败，但不过是不熟悉我们作战方式的结果。若是他们发现铁甲车的秘密，我们的优势将不再。

雅丹：你这么胆小怎么靠打仗吃饭？那些软弱的汉人没什么好怕的。

杨兰：你还真小看汉人的狡猾。现在天降大雪，前方地况完全不明，就算有布置陷阱也看不清楚。现在贸然让铁甲车行进简直和自杀无异。

越吉：怕什么，那些汉人看到我们就吓得尿裤子，哪还可能有什么陷阱。

杨兰：（算了，懒得理你们一群蠢猪。）

姜维：西羌军铁甲车虽然防御力极高却没有机动力，只要把他们引到陷阱就可以顺利击破，到时伏兵会一起出现。

句扶：但是如果引诱不成被追上，以我们现有的兵力来看会非常危险。

柳隐：好啃的骨头是轮不到我们，我们消失了也没差，丞相的意思就是这样。

姜维：引诱交给我一个人就好，你们两个等到计策成功后再前来冲杀即可。

句扶：这么危险的任务怎能只交给你一个人？

姜维：让伙伴去进行危险任务而自己躲在安全地方，这可不是我的作风。我把背后交给你们了。

柳隐：这样真的好吗？这或许是个好机会。

句扶：那家伙不是一般人，故意把背后留给我们，就表示对我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背弃他，只怕也会被所有

人唾弃。

柳隐：好久没看过这么有意思的人。小句，今天你可完全输给他了。

句扶：啰嗦！（那家伙的眼神告诉我的还不只这样，我认为他根本就不要命了。）

姜维：大汉常败军统领姜维在此前来讨战。

越吉：他说什么？

雅丹：汉人讲话都文诌诌的，听起来让人不爽。

姜维：那我换个说法好了...你们这帮脑残的蛮夷废物，活著也只是浪费粮食的活动垃圾，快滚过来省得老子麻烦！

越吉：这样清楚多了。

雅丹：但是也让人感觉更不爽，弟兄们，给我打爆那个混蛋！

姜维：好，计策成功，接下来就是将敌人引诱到定点就好。

杨兰：这很明显是诱敌之计。

雅丹：闭嘴，老子最痛恨人家污辱我的头脑。

杨兰：那么要死你们去死好了，老娘我可不想和你们一起陪葬。

越吉：唉哟！谁在这边挖这么大个洞。这下全乱了。

杨兰：蠢人，中计死了也是活该。

姜维：敌人中计了！伏兵们也可以出来了！

袁綝：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纳命来吧！

越吉：手下败将！凭你也想打败我？



马岱：平北将军马岱在此，不要命就过来吧。

雅丹：本来以为最安全的地方现在居然也有敌人，我命休矣！  
(奇怪，我怎么讲话也文诌诌的。)

马岱：(这个姜维果然不简单，不过不知道为何他总是以带有敌意眼神看我?)

姜维：(就算早就有心理准备，但实际见到马家人总还是会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

句扶：开始攻击！

柳隐：士兵们不要怀疑！现在是我们占优势！追求常败军的第一胜！

雅丹：你也进攻！给那些汉人致命一击。

杨兰：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雅丹：拿了好处就该做事！要你们去死就得去死。

杨兰：好吧，不过胆小的雇主也会被嘲笑的喔。

雅丹：闭嘴！大不了和你一起上！

袁綝：这次我可大不相同！

越吉：臭小子，大话谁都会说。有本事你就过来吧，本越吉元帅可是西羌第一武将。小伙子你怕了吧！

袁綝：龙之炎壹式“碎羽”！

越吉：怎么可能？汉人什么时候这么不讲江湖道义的？

袁綝：对付卑鄙小人不用理会什么江湖道义！

越吉：我不甘心呀，若不是我没有准备好...

袁綝：吵死了！就乖乖下地狱会怎么样？

雅丹：这个旗号，莫非是马超？

马岱：不是。

雅丹：那就好。

马岱：不过他是我从兄，你这么想要见他？

雅丹：那还是不好，西凉马家人一个也惹不起。

马岱：敌前逃亡，真是可耻！

雅丹：拜托不要杀我！

马岱：我才懒得杀你这种废物，把你交给丞相发落好了。

雅丹：去见丞相？好歹我也是个丞相，可以要求高级战俘的待遇？

马岱：当俘虏脸皮还可以这么厚？

姜维：天水姜维向敌人先锋讨战。

杨兰：真是的，跟著那群废物就是一堆麻烦。

姜维：咦？羌人先锋居然是个女人？

杨兰：本来懒得杀你，但既然敢看不起我，那就算你倒楣了。

姜维：好强，这种臂力一点也不输给男人。

杨兰：记住这点，靠打仗维生的人，不分男女都会是狠脚色。

姜维：那么就接招吧！

杨兰：这家伙... 我的马居然...算了，这也毕竟是战败。你杀了我吧。

姜维：像这样的胜利我才不要，下次换好马再好好对决吧。

杨兰：天真，战场上哪有正大光明这回事。你现在背对我不怕我偷袭？

姜维：那就当作我姜维看走眼的代价。

杨兰：耍什么帅嘛，真是的。

杨兰：（话说回来，与其跟著彻里吉那废物，倒不如跟著汉人混饭吃。这个人光比胆识就胜过那群垃圾了。）

柳隐：这场战斗居然赢了，我是在作梦吗？

姜维：你们过去到底是输到什麼地步？

柳隐：至少背对敌人的次数比面对敌人的次数多。

姜维：.....

柳隐：既然他都有这样的表现了，我们是不是该试著相信那家伙？

句扶：嗯...

柳隐：小句，我知道夷陵之战对你造成很大的创伤。但还是请你要振作起来。

句扶：休然，你不也是吗？你们成都柳家...

柳隐：别开玩笑，那种事情我早忘了...

句扶：用最简单的方法获得最大的胜利，你真不简单。

姜维：其实昨天的败仗也并非没有贡献，就是因为胜利才麻痹了羌人的戒心，也才能让计策施行得这么顺利。

句扶：（从夷陵之战以来，我一直扮演著虚伪的英雄，久而久之都已经变得麻木了。过去我放弃了一切希望，只想在这个常败军中得过且过，然而这个人却从来没有放弃希望。或许我也该试试看，建立一番属于自己的功业。）

杨兰：看这名大将装扮，莫非是鼎鼎有名的“锦马超”？

马岱：我是他族弟马岱。

杨兰：原来马家人还是有幸存者，真是失敬。

马岱：已经很久没看过羌人有这么雄姿英发的女性，如果云騮还在的话，一定会是你的好对手。

马岱：（等一下...我看过这么多羌人，为什么会对这一个有这么深的印象，总觉得过去我在哪里看过她的样子？）

杨兰：（话说回来，与其跟著彻里吉那废物，倒不如跟著汉人混饭吃。我孑然一身，要是情况不对就拍拍屁股跑掉就好。嗯，就这么决定了。）

## 第四回 街亭救援战

### 释放雅丹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雅丹丞相，大汉一向与西羌互不相犯，为何今日要刀兵相向？

雅丹：救命啊！不要杀我！

魏延：真是丢人，这种弱者也敢来挑战大汉？

马岱：亏你还自称是丞相，差太多了吧！

马谡：（为什么姜维带这种残兵败将也能打赢？我不服气！）

马谡：丞相，西羌人叛服无定，不如一杀永绝后患。

诸葛亮：（幼常是怎么了？过去不是你教亮攻心为上的道理？）

姜维：丞相，西羌人不过是受到曹贼的蒙骗。若是杀害他们丞相，只会制造永无止尽的仇恨。不如放了他们，做个人情给彻里吉王，也好让我们后方无后顾之忧。

诸葛亮：嗯...伯约言之有理。雅丹丞相，可否代为转告彻里吉王，就说大汉丞相诸葛亮无意与其为敌，更愿世代交好。

雅丹：当...当然愿意！能留我一命什么都好。（只是我一口气损失这么多人，这下回国也没什么好日子了。）

诸葛亮：伯约，这场仗你打得漂亮，亮感到非常欣慰。你能够带领这支曾经被放弃的部队打胜仗，足以证明你带兵的能力。

袁綝：虽然不甘心，但真的不得不承认他的本事。

诸葛亮：既然伯约已经加入我军一段时间，也建立相当的功劳，亮是该任命他正式职务。伯约，亮就辟你成为丞相府仓曹掾，其余官职等到陛下批准之后，再一并任命。此外，常败军就暂时交由你统领，希望你能带领他们再创佳绩。

马谡：（我大汉上上下下官吏超过四万，能在丞相府服务的不超过一百，你这家伙凭什么这么好命！）

魏延：（不简单呀，这家伙可真是丞相眼中的大红人。）

吴懿：（虽说句扶难以管理，但武勇足以让他和王平并称。之前我怎么要他都要不到，没想到一下子就到姜维底下。）

杨仪：（我该怎么看这人呢？如果拉拢到他的话，说不定三两下就能打垮魏延那匹夫。不过如果他倒向魏延的话，我也得防患未然才行。）

诸葛亮对于姜维的才能高度评价，辟他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和当阳亭侯，纵然有建立功劳，但这样破格待遇让蜀汉许多文官武将都为之震惊。

## 西羌奇女子 树林

姜维：这场仗打完了，我们还得继续为下场仗作准备，接下来可能就得面对大魏...不，曹贼的主力部队。

柳隐：上面可真是会整人，发现我们好用就想拚命用？

句扶：不过能够获得肯定也是好事，看看杨仪那家伙目瞪口呆的样子，实在痛快。

杨兰：姜维，你还记得我吧！

姜维：这位姑娘，我认识你吗？

杨兰：真是不敢相信，之前你明明对我做过那种事，现在却不敢承认。

句扶：（这女人这么没教养，怎么看都不像是汉家女子。）

柳隐：（果然我的占卜没错，是女难。）

杨兰：你忘记之前在雪原上我们的相遇？真不敢相信，你是这种薄情的人。

姜维：等一下...你是羌人那位女先锋？

杨兰：像这样的美少女你居然会忘记，这样还算男人吗？

姜维：那你还不回去，现在雅丹的军队已经回去很久了。

杨兰：我为什么要回去？那个白痴害我打败仗，让我名声受损。

姜维：这样好吗？居然这么轻易就抛弃自己的故乡。

杨兰：那里不是我的故乡，只不过是雇用我打仗的地方而已。  
现在我已经解除和他们的契约，与那群人没有瓜葛了。

姜维：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杨兰：不是说过要你负责吗？

姜维：负什么责？

柳隐：（惨了，这个女人摆明是要吃定老大。）

句扶：（难怪大哥会说，天下最不可以碰的东西就是女人。）

杨兰：录用我吧，录用我吧~ 酬劳可以商量，长期雇用还可以打折。

姜维：大家怎么看呢？

句扶：以战力来说，她高明的骑术确实可以成为战力，但我不信任这种佣兵...

柳隐：我不反对，在这种都是男人汗臭的部队，有个可爱女孩子是天降的恩赐。

杨兰：抱歉，大叔你的赏味期已经过了。

柳隐：大叔？！喂...我虽然年纪有那么一点，至少看起来还



算年轻吧，人家都叫我童颜柳隐。

姜维（我该让她加入吗？）

让她加入

姜维：那么就暂时欢迎你加入，等稟明丞相之后，再正式给你付你酬劳。

杨兰：（这个人居然对我丝毫不起疑心，是他太蠢还是太有自信？）

句扶：（真的没有问题？羌人反复无常是有名的，要是她临阵背叛呢？）

婉言拒绝

姜维：这件事我得稟报丞相...

柳隐：老大呀，稟报丞相是必要没错，但难道说这中间就叫人家餐风露宿？

杨兰：呜呜呜...这位将军说得是，人家一个弱女子在此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说起来还真有点害怕。

句扶：（说哭就哭，女人有时候比男人可怕多了。）

柳隐：（弱女子？我军比她强的男人恐怕都没几个了。）

姜维：那么就暂时欢迎你加入，等秉明丞相之后，再正式给你付你酬劳。（虽说可以增强我军战力，但总觉得接下来的日子会多灾多难。）

**曹操之孙 洛阳宫殿**

曹叡：贼首诸葛亮入寇雍凉一带，陇西三郡全数沦陷。当初朕本来想要先发制人，却因为一念之差而没有出兵，想来真是有些后悔。

孙资：（皇上难道是在怪我当时劝他不要发兵？这时候还是少说两句为妙。）

曹叡：雍州刺史郭淮现在正式向朝廷求救兵，众臣有何意见？

华歆：没想到诸葛亮居然会出兵陇西，实在是有点意外。

曹叡：那么群臣有可以推荐的人选来对抗诸葛亮吗？

陈群：……（泰儿现在出场太早了。）

钟繇：……（会儿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哭？要送什么给他当作是三岁的生日礼物呢？）

王朗：（论辩论，诸葛亮才不是老夫的对手，不...他连元姬都比不过。）

刘晔：（皇上没说话我先别说，不然没办法揣摩皇上的想法。）

辛毗：（这帮人脑袋都在转，不愧是三朝老臣，一个比一个奸，回去问女儿该怎么办。）

蒋济：（反正我说什么，皇上都会说我屁话连篇，还是回去喝个烂醉好了。）

秦朗：（呜...别问我，拜托别问我。）

曹叡：嗯...既然众卿家不语，那么朕只好御驾亲征了。

王朗：皇上万万不可啊！

华歆：皇上万金之躯，怎可以身犯险？

陈群：区区诸葛贼酋，不需理会，时日一久自会退兵。

曹绫：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想不到张辽将军去世后，这样的壮士就已不复在了。

曹绫：诸位皆为从武皇帝以来侍奉三代的老臣，怎么岁月侵蚀了各位的智慧？

曹叡：皇妹，不可放肆。不过诸位卿家确实也没有拿出什么好主意。

蒋济：不知东乡公主有什么好提议吗？（这位公主和皇上关系密切，实在是不能小看的人物。）

陈群：（简直像极了那恐怖的女人，记得当年和仲达在她面前时，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曹绫：皇兄，大魏的栋梁已经回来了。

刘晔：栋梁？公主请恕在下愚昧。

曹叡：哈哈，真难得侍中（刘晔）也会有不知道的事。皇妹，朕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这就退朝吧！

## **必胜的谋略 大将军府**

曹叡：大将军，朕来晚了！

曹真：臣曹真有失远迎，请皇上恕罪！

曹叡：大将军和朕这么多礼做什么？朕就知道在这个时候大将军（曹真）一定会来为朕分忧。只是大将军现在不是正在长安

率军迎击赵云吗？

曹绫：赵云那个不过是疑兵罢了，本来就不需要大将军在那边。大将军是为了要引出诸葛亮大军才会假装被骗而亲赴长安。

曹真：公主过奖了，其实曹真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认为那是诸葛亮的本军。

曹叡：诸葛亮据山固守，如今舍弃他的优势前来贪图我大魏三郡，又不知见好就收，现在正是破敌之时。

曹真：皇上圣明。臣正是为了这件事才借用替身瞒过蜀人耳目秘密回到洛阳，其实是有大事相求。

曹叡：请说。

曹真：虽说当初是故意要引出诸葛亮大军，但却太低估诸葛亮实力，以致让陇西三郡失陷。诸葛亮实力非同小可，必须要倾我大魏全国之力方可退之。

曹叡：这件事情朕也知道，纵然之前顺利平定东三郡，但是孟达和诸葛亮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朕有这个决心，就算面对诸葛贼酋也不肯退一步，所以打算亲赴长安坐镇指挥。只是领军打仗非朕所在行，还是需要有人在前线临阵指挥，而此人非大将军莫属。

曹真：曹真失职，实在不敢再担此重任。

曹绫：现在我们曹家的亲族已经不多，能倚仗的，除了东方的大司马（曹休）外，就是大将军您，难道这样还要推辞？更何况您忘记李夫人的托付？

曹真：说得也是，我们四人曾经像亲姊妹一样同甘共苦，发誓要肩负起曹氏的未来。李曼成故去，而她也离开。现在重担全都落到我和文烈身上。

曹真：请放心，曹真纵然驽钝，但一定会竭尽心力和诸葛贼酋周旋。

曹叡：这就好，朕之前快被姑母（清河公主）和夏侯楙那对夫妻搞得烦死了，天天给朕在那边演乡土剧。若不是大将军你，朕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西边防务。

曹真：陛下，臣还有个要求，有个关键将领一定要让他参加这场战役。

曹绫：哦...我知道是谁了。大将军自愿成为王龔以全武安君之精神，曹绫深感钦佩。

曹叡：皇妹说说那武安君是谁吧，好让皇兄得以调动。

曹绫：祖父曾将他比为韩信之名将。

曹真：没错，就是左将军张郃！

## 长安 魏军营帐

曹真：伯济，这连串战斗真是辛苦你了。

郭淮：说来惭愧，郭淮竭尽全力仍无力阻止贼人攻势，如今劳动圣驾实在是罪过。倒是，公主怎么会来这个地方？

曹绫：郭刺史莫非以为曹家人都是娇生惯养？曹绫虽为女子，也想效法武帝纵横沙场。

曹真：这是圣上特别吩咐的，而且公主比诸位想像得要强悍很多，请各位放心。

鲁芝：赵云的部队仍然继续前进，我军当如何应对？

曹真：那不过诸葛亮的疑兵罢了，主力不在那里。诸葛亮本队现在还停留在祁山。

鲁芝：那么我军应该全军开往那边？

曹真：是的，只要和他维持对峙状态，靠我大魏的人力物力就足以拖垮他。

张郃：张郃想问大将军，是想要获胜还是大获全胜？

费曜：张郃你放肆，这是对大将军说话的口气？

曹真：不要紧，曹真倒是想听听张将军为何这样说。

张郃：大将军的战略固然正确，但是只能保住长安不失，陇西失地仍然难以收复，有如我大魏断了一臂，有失完整之美。若不想让张德容（张既）对雍凉的经营化为乌有，若不想对徐景山（徐邈）见死不救，就请大将军重新思考战略。

曹真：说得也是...我是少虑了。若继续和诸葛亮对峙，只是白白放任他在雍凉肆虐，到时恐怕祁山以西都将脱离大魏。

曹绫：如果这是张将军的挑战的话，我愿意代大将军接受。大将军早就看出这场战争的关键所在。关山道西面隘口名为街亭，此为汉中陇西交通咽喉所在，后方列柳城同样是重地。若拿下街亭，则我军就可断绝蜀军与汉中连系，掐住敌人咽喉。贼人若知街亭有失，粮道恐有断绝之虞，必连夜奔回汉中。

张郃：很好，就在等这句话。如此则张郃愿效犬马之劳。公主表现颇似武帝的决断之美，张郃深感佩服。

曹绫：不敢。

张郃：张郃建议大将军以优势兵力前往箕谷迎击赵云，以免让诸葛亮发现诡计被识破。末将则愿亲率精锐攻破街亭，待街亭一破，蜀人将陷入两面包围，可就此将敌全歼于国境之内。

曹真：太好了，隗义实在高见，攻取街亭任务就交给你了。邓贤和申仪，你们两个人也随同张将军前往。

邓贤：是！（这个曹真就这么希望我们死？对他来说我是个卑鄙的降将，但是在这个时代，难道我们有权利选择归属？）

申仪：（我们申家势力自从被迁出东三郡后，也只能任人鱼肉。大哥早死还算走运，之前司马懿当众追究我擅刻印信的事情，虽然没被处罚，但也已经表明大魏对我的态度了。）

## 马谡守街亭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若要拿下长安，我军迟早要和曹真一决胜负。在这之前，我军得先进军陇西，将贼军残存的抵抗势力排除，拿下还在抵抗的陇西郡和广魏郡。只要彻底占领陇西，就已经足以达到拓展领土的作战目的，就算日后和曹真作战不能取胜也无妨。唯一令亮牵挂的是我军粮草重镇街亭，在决战前必须要趁早巩固。如果街亭一失，我军将失去和曹真对抗的本钱。谁愿守街亭？

马谡：（若此时再被姜维抢到先机，我的地位就不保了。你当日敢冒险，我现在岂能比你胆怯。）

马谡：马谡愿往！

诸葛亮：街亭虽小，关系甚重。倘街亭有失，我们将全军覆没。你虽深通谋略，此地奈何没有城郭亦无险可恃，非常难以防守。

马谡：我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岂不能守住一小小街亭？

诸葛亮：曹真非等闲之辈，恐怕你无法抵御。

马谡：别说曹真，就算是曹操复活我也能挡。马谡愿以全家性命担保。

诸葛亮：好吧...（先帝说幼常不可大用，亮是在和先帝赌一把吗？）

诸葛亮：避免有失，亮再派两名上将同往。子均！亮知道你平常行事谨慎又颇得军心，所以请你一同前往协助幼常。你可和幼常下寨必当要道之处，这样就足以挡住敌兵。

王平：丞相，光凭我所直属的部队数量，恐怕连协助参军（马谡）防务都很困难。

诸葛亮：早就知道子均会有如此担忧，眼下我军战力也很吃紧，让你带领五部飞军如何？

王平：丞相，这些南中出来的部队虽然很有战力，但他们真的愿意服从我们指挥？比起来，孟将军似乎更适合这支部队。

诸葛亮：孟琰光是带领自己手下的虎步军就已经很吃力了。



更何况，五部飞军还有很多不服他的南中人。亮相信以子均的才能，一定可以让这支部队变成劲旅的。

王平：是！（这是机会，等了这么久，终于有机会让我大展身手了。）

吴懿：丞相，街亭守备既然事关重大，怎么能交由毫无实战经验的参军防守？

吴班：确实如此，大家都认为如此重任，还是应该交给文长或族兄担当才好。

诸葛亮：进攻长安时还须子远和文长之力，此时不宜再行调动。更何况文长比较擅长前线冲锋，守阵实在不合其性格。

魏延：丞相，魏延从未有如此想法，防守要地和进攻是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更何况丞相眼睛只盯著曹真，却忽略还有另一个大将张郃的存在。以张郃之强，纵然先帝也忌惮，用欠缺经验的参军对上百战炼磨的老将张郃，有如羊入虎口。

杨仪：哦...原来魏将军拐了弯想要夸赞自己表现胜于先帝。参军既有此雄心壮志，魏延你又何苦夺人表现机会？莫非你想独占军权？

魏延：杨仪你...

诸葛亮：够了，现在街亭防务已定，诸位切勿再言。巨达（向朗）！你也同行。在幼常安营完毕时，立画四到八张地形图过来。若能成功守住街亭，三位便为取长安第一功。

向朗：遵命！

诸葛亮：高翔，你负责协助防守街亭后方的列柳城，随时准备接应幼常。

高翔：遵命！

诸葛亮：其余人随同从关山道大路行军，长安城就近在眼前。

魏延：魏延有一言，丞相可否听听？

诸葛亮：请说。

魏延：丞相用兵待大军集结后方采取行动可谓谨慎，但也有延误战机之失。所谓兵贵神速，丞相本次北伐应是趁敌不备，尽量攻城掠地好平衡两国差距。然而现在仅夺取凉州三郡就已经引来曹贼大军，这次北伐到此已经是注定失败了。

杨仪：住口！你这匹夫胡言乱语什么？

魏延：此时尚有可挽救之方，让文长统率三千精兵，趁曹真专注于眼前战事时四处游击，使其首尾不得兼顾。若可趁虚拿下潼关，则可将曹贼兵马完全分断，使他们无法东向。此即为古之韩信分道进兵之法。

杨仪：别笑死人了，你敢跟韩信比，你这个蠢材不要害死我军就不错了。

魏延：从刚才开始你就不断地冷嘲热讽，杨仪你当我不敢动你？

诸葛亮：够了，文长之言虽非无理但却失之冒险，我军军力已在劣势又岂能再分兵。

魏延：这...唉...此次必定落得劳师动众无寸功。

姜维：（和我的构想有点类似，要对付曹真这种擅长打阵地战的将领，就只能出奇兵。只是万一被猜中，则奇兵将全军覆没，两种意见并无高下之分。话说回来，魏将军的担忧还是不无道理，张郃人到底在哪里呢？）

## 王平的担忧 树林

姜维：参军，可否听在下一言？街亭对我军甚为重要，可偏偏从参军方才的表现，完全看不出参军明白其重要性的样子。

马谡：你在忌妒我即将建立的功劳是吗？我跟你之间没什么话好说的

姜维：王将军，这次的任务会很艰险，请你要多保重。

王平：我知道，多谢伯约关心。

姜维：另外要多谢你当日为我仗义直言，否则今日我的处境会更艰苦。

王平：别这样说，我自己尝过的痛苦可不希望你也跟著尝。我认为只要是人才就不需要管出身，当年张飞将军也曾如此为我直言。

姜维：在下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愿意听吗？

王平：请说。

姜维：常败军为三千人左右的独立部队，而且目前没有任务在身，可随时调动。我们会移动驻防在街亭附近以防万一，虽说不能改变战局，但至少在最坏时候可以多救几个人。

王平：我明白了，等到情况不对时，会赶快通知伯约帮忙。若真受伯约之助，王平毕生感激不尽。（话虽如此，句扶那家伙会听命来援救我？我们五斗米道和他们刘璋派的人在巴郡可是死对头。等一下，记得汉昌句家好像也有一个人参加防守工作，他叫什么呢...）

## 树林

句扶：大哥...这次街亭守护工作非常重要，您能被选上这份工作，为弟的实在替您高兴。

句安：我总是想要早点追上你，你可是夷陵之战的英雄，汉昌人甚至是益州人的希望。

句扶：大哥...我说过那是吹捧出来的名声，根本不是我应得的。侦查队的弟兄们...

句安：别说了，那不是你的错。你只要记住，我们汉昌句家过去的苦难，夹在刘璋、庞羲和张鲁之间的日子有多痛苦。因为你在夷陵建立功劳，让我们在这里有可以安身的地方。

句扶：大哥，以您的能力，绝对可以成为在我之上的英雄，到时候兄弟一起庆祝吧。

句安：好呀，同样是出身巴西，我可不能输给那个板楯米贼王平。

句扶：大哥...明明你能力比我强，为什么就没有受到上天青睐？

## 马谡布阵 街亭营帐

王平：参军，你为何要变更丞相所交代的布阵？

马谡：这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胜利才做的安排，莫非王将军连临机应变都不懂？在此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茂密，实在是天然之险。

王平：参军此言差矣。如果屯兵要道，筑起城垣，则就算贼军十万也不可破。今天舍要路而就山上，如果被包围如何是好？

马谡：兵法有云：“凭高视下，势如劈竹。”贼军到来正好被我军杀个片甲不留。

王平：我看这个山是兵法所谓的绝地，如果被贼军断水源，军士不战自乱，哪有可能战斗？

马谡：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贼军断我水道，我军岂不会奋勇向前，以一挡百。

王平：哼！王平大字不识几个，辩不过你这书虫。我自率五部飞军去山下下寨。

马谡：那可正好，反正你底下那群野人军团也只会让大家反感。到时报功我可不会分你。

王平：（马谡狂妄骄纵，今日街亭必然有失。得赶快通知伯约才行。）

向朗：……

马谡：为何巨达也要离去？

向朗：幼常，今日之论争，何人理亏一目了然。我只是念及交情不忍开口。

马谡：难道巨达也认为我错了？

向朗：我只是要将此地的布阵通知丞相。谁对谁错丞相自有论断。

马谡：街亭之功即将到手，莫非巨达想害我失去这立功的大好机会？

向朗：你违抗丞相军令在先，还有什么好说的。

马谡：请念在我们过去十几年的交情上，不要对丞相说出实情。到时候我大破贼军时，丞相自然能理解我现在的用心。

向朗：（唉...若是你不能胜，我罪过就大了。季常，我这样做对吗？）

马谡驻军镇守街亭（广魏郡），任意改变诸葛亮交代的防守策略，他自信靠著自己的策略不只可以守住街亭，更可以一举歼灭敌人。此时曹睿已经进驻长安（京兆），曹真在箕谷口（扶风）和赵云对峙。然而却没有人注意到，张郃已经带著数万精兵悄悄接近街亭。

### **街亭危机 姜维军营帐**

姜维：王将军来信了，看来情况非常不妙。

柳隐：莫非那个马谡已经丢了街亭？

姜维：不，参军不听丞相之言，将军队驻守在山上还自诩是居高临下之势。王将军苦劝仍不得其法。

杨兰：那个人还真笨，若没有掌握好水源供给，驻军在山上根本是自寻死路。

柳隐：那么烂好人老大，我们得去救那个骄傲的书生？

姜维：是的。

柳隐：我还真受不了你的个性，要是这家伙死了，你往上爬的阻碍不就少一个？

姜维：别开玩笑，要是我这样做的话，和当初舍弃我的马遵有什么两样？

杨兰：你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

姜维：这句话可一点也不像夸赞。

柳隐：（真妙呀，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夫妇相声。）

姜维：咳，待整军完毕后向街亭出发。纵然街亭很危急，但也不能毫无准备。

柳隐：我们这个部队要从常败军改名为烂好人军团？

姜维：休然，你真的这么认为？

柳隐：开玩笑的，别在意。（其实看那些骄傲的荆州人出糗还挺开心的，这道理老大绝对不可能懂。）

杨兰：我是西凉骑兵，机动力强又没有地形限制，请多指教了。

姜维：如果你的个性能稍微正常点就好了。

杨兰：很抱歉，我可不喜欢当什么汉家弱女子。

柳隐：（弱女子版的杨兰？怎么想怎么怪。）

句扶：...

姜维：孝兴，从刚才你就不说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句扶：抱歉，没什么。（大哥，你可千万不能出意外。）

## 街亭救援战

马谡：怎么会这样？兵法不是说凭高视下，势如破竹吗？

张郃：这个书呆子还不知道自己怎么输的，光切断水源和粮食就让你完蛋，哪需要我动一刀一枪？

马谡：兵法有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弟兄们，冲下去！

步兵甲：饿到没力了。

步兵乙：我口好渴！

张郃：以为可以背水一战？陷入绝境发挥潜力至少也要吃饱喝足才行，这点你比赵括还不如。

句安：（可恶呀！我平步青云的机会怎么就这样断送了。我不甘心！）

句安：参军！交给我！句安虽无子龙将军之能，却也有同样雄心。愿为参军杀出血路。

马谡：如此甚好，就拜托你了。

句安：大汉牙门将句安在此，不怕死的就过来！

张郃：单枪匹马冲下山莫非想学赵云？可惜空有威势却没有



实力，一箭就让你丑态毕露。

句安：哎呀！这是哪来的箭？！（从那么远的地方可以这么准确射到我的帽缨，要是对方认真的话，我早就没命了。还是先回山上保命要紧。）

句安：对不起，敌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马谡：这不是你的错，待军队整顿好再一起下山突围吧。（这句安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等一下...这不是先帝对我的批评吗？原来如此，哈哈哈哈...不可大用啊...）

王平：现在不知道参军的情况怎么样，整个部队被分断得乱七八糟，只能指望伯约的援军了。

邓贤：本来以为会是场恶战，没想到根本就是来赚功劳的。

申仪：我们这回发了！虽然拿不到主将的脑袋，副将的也不错。

王平：小人，不会让你们得逞的。五部飞军！所当无前！

无当军：无当飞军！所当无前的啦！

邓贤：这帮子野人让人感觉真不舒服。

申仪：常闻蜀人野蛮，但也没想到会野蛮到这种地步。

王平：（暂时先唬住贼军，其实到目前为止，我的军令还是很难完全贯彻，能让这群人学会这句汉语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张郃：鲜血沾染在大地上，伴随著狂风让那腥味四处飘逸，

那就是战场之美。蜀人反击无力，现在轮我们上去把他们赶下来，这就是啄木鸟之美。

马谡：完了...这下街亭真的完了...

柳隐：老大，你看前面我军正被敌人包围。

姜维：怎么战况变得这么糟糕？那不是王将军的军队吗？赶快去帮他解围。

杨兰：冷静点，现在敌人专注于和眼前我军交战，后方防备很脆弱，只要一突必乱。

姜维：好，那么冲破敌人阵势的工作就交给句扶和杨兰了。

句扶：若不是因为要救大哥，谁要去救那米贼。

杨兰：你信得过我？说不定我会看情况不对就逃跑喔。

姜维：如果这种程度的战斗就跑，那么你恐怕也不值得这个价码吧。

杨兰：哈哈，我喜欢这个回答。

杨兰：前方武将，虽然和你无冤无仇，但还是请你纳命来吧。

申仪：什么？！居然有美女送上门，难道我申仪倒霉这么多年终于要转运了？

杨兰：（这是送给姜维的见面礼）准备受死吧！

申仪：好，好强的臂力.....这怎么可能？

杨兰：能接下我一招，看来你还有两下子！

申仪：哼，别以为我只会靠叛变混饭吃！有破绽！

杨兰：中计了！

申仪：哇啊！

杨兰：笨蛋，不知道什么叫“卖个破绽”吗？

申仪：想不到我申仪，居然连个小姑娘都打不过……（算了，这样也好…总比活著被羞辱…东三郡申家势力就此瓦解，这个大魏统治者的脑袋绝不简单啊…）

杨兰：真好笑，这种武艺还敢自夸。好，这下敌兵混乱了。

邓贤：来者何人？敢妨碍老子抢功？

句扶：汉昌句扶！

邓贤：哼！孟达尚且败在我箭下，何况你！

句扶：笑话，孟达那个东州狗能有多厉害？

邓贤：（我打倒孟达其实是用这招。）

句扶：来吧！

邓贤：喝！

句扶：唔……不好，是沙子！看招！

邓贤：什么，防住了！？

句扶：想拿沙子来蒙我的眼睛？可笑！

邓贤：可恶！

句扶：就这么两下子？

邓贤：哇啊!!!

句扶：只会出这种下三滥招式，真是丢人。

邓贤：怎么会这样.....

邓贤：可恶啊！我和刘备一家对抗了十几年，到最后居然是死在这种地方？

句扶：敌将邓贤已死于我手。

姜维：前方看来就是敌人大将，敢与我对决？

张郃：好，这就是刚胆之美，我愿意接受挑战。

姜维：敌将何人？天水姜维特来挑战！

张郃：天水姜维？莫非你就是伯济说的那个年轻人？

姜维：你认识伯济？

张郃：对！我叫张郃，和伯济是从定军山之战以来就认识的好友。

姜维：那么既然这样，对彼此客气就是侮辱。

张郃：正有此意，尽全力拚搏方显对决之美。

姜维：呼呼，真的有够强！（但是却很高兴，居然能和大魏的顶尖将领对决，这是过去难以想像的事。）看我的！

张郃：来得好！

姜维：无法击倒.....和赵云几乎不相上下。

张郃：呼呼，打得太热衷忘记自己年龄了.....

张郃：反正大局已定，打到这里就好。当退方退，此乃退却之美。

姜维：进退有方，不愧是一代名将。

句扶：大哥我过来救你了。

句安：老弟...

句扶：什么都先别说，先让我们冲出重围吧。

句扶：米贼！

王平：走狗！

句扶：板楯蛮！

王平：你也是板楯蛮！

句扶：.....

王平：.....

句扶：算了，还是先离开战场再说吧。

姜维：王将军，姜维来晚了！

王平：伯约真是守信之人，面对敌人重重包围还是赶来援救，王平感激不尽。

姜维：王将军先走吧，这里就交给我们。

王平：不，这次参军之败我也有责任，就让我也留下来帮忙吧！

姜维：参军没事吧？

马谡：你是来笑我的吗？

姜维：参军你在说什么？我们就是来救你的，你是我们大汉不可或缺的人才。

马谡：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对你，你还愿意来救我？

姜维：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只因你是自己人。

马谡：.....

马谡：唉...我还有什么脸见丞相。四哥，我对不起您。

## 第五回 汉中撤退战

### 姜维的抉择 街亭附近

姜维：参军，没事吧？

马谡：完了...这下全完了，街亭一丢我们全都死定了。

杨兰：这个废物让他死一死算了，省得浪费我们粮食。

柳隐：你之前的意气风发到哪去了？现在这样真是丢脸。

姜维：够了！参军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活下去，至少你

要亲自到丞相面前报告，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柳隐：老大说得没错，你要是自杀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懦夫了。

王平：（没想到街亭这一败，让本来意气风发的参军变成这样。）

姜维：既然你的命是我救的，那么就在回到汉中之前把命交给我吧。

马谡：姜维...

句安：.....

句扶：（这场战败断了大哥的升迁路，他受到的打击一定也很大吧。）

柳隐：话说回来，若是我们得撤回汉中的话，那么老大你的母亲怎么办？我听说她人还在冀城。

姜维：这个时候我既然身负统率军队之责，就不能擅自离开。这件事我已经交给尹太守处理了。

王平：伯约，我相信你的母亲一定会没事被送到汉中的。

姜维：嗯...

杨兰：.....

姜维：那么现在就赶快出发吧，张郃的追兵随时都会从后面追上来。

王平：伯约言之有理，此地确实不宜久留。

杨兰：站住！

姜维：怎么了？

杨兰：你这样还能够指挥部队？你或许可以骗过那两个呆子，却骗不过我。你既然担心自己的母亲，就该表现出来，死撑著实在很难看。

姜维：数千个部下都在后面看著我，在这种全军溃败的场合，他们能够依赖的就只有眼前这位不成才的指挥官。要是连我都动摇，试问这些人还能撑住吗？

杨兰：为别人而活...这就是你们汉人可悲的价值观呀。

姜维：（其实不是这样，如果现在不集中心力在指挥上，只怕我会比任何人都先倒下。马上我就得离开天水，永远和香分别，这是何等残酷的事。而在混乱之中，我也不敢保证娘可以顺利跟著入蜀...想到这一切都随时会让人方寸大乱呀。）

杨兰：本来我是想开溜，跟著被打得落花流水的败兵实在不是本姑娘的风格。蜀钱三千，帮你们撤回蜀地。

姜维：我不会给的。

杨兰：什么？这可是跳楼大拍卖耶...

姜维：现在我军丢掉街亭，接下来一定会面对大魏的猛烈追击。你不是我军正式成员，没有必要一起冒险，赶快趁现在回去羌中吧。

杨兰：真是的...到这种关头，你应该多自私一点才对。不过，你也是第一个顾虑我的安全，甚至可以说是把我当人看的雇主。至少让我跟到蜀地边境吧。

姜维：你怎么改变心意了？



杨兰：你刚才那句话就值蜀钱三千。（真的搞不懂这个人的想法呀...）

姜维：为什么忽然又背对我？

杨兰：没什么，要攻略我早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今天是大意了。

姜维：你到底在说什么？

杨兰：没什么。倒是，想要流眼泪的话可以趁现在，我背对著你可什么都看不到喔。

姜维：不了，我的眼泪从三年前就没有流过，我也对她发错过不再流泪了。

杨兰：她？

杨兰：（我什么时候这么多管闲事了？）

姜维：对不起，是我多嘴了，请当作没听过吧。

## **长安 魏军营帐**

曹真：张将军，你实在是我大魏的栋梁，曹真由衷敬佩。另外，公主看出街亭的战略意义也是居功甚伟。

曹绫：大将军太客气了，本来张将军早就已经对街亭攻略有所盘算，曹绫不过附和而已。

费曜：只可惜本战损失了两个部将，这两人毕竟在新城平乱有功。

曹真：这只是大胜利中的小插曲，这两人原本就居心叵测，

藉著蜀人之手除掉这样的大患也并非坏事。

曹绫：只是在这样一面倒的作战中，两名将领会这样战死，想必敌人有意想不到的战力。

费曜：不错，根据使者说法，有个名叫姜维的人，率领部队神出鬼没。

曹绫：姜维？

郭淮：就是日前投靠蜀人的叛臣。

鲁芝：又是姜维！那个人难道完全没有愧疚之心？

郭淮：（还不是因为朝廷多年来对关西大族的漠视，当年张德容辟命的关西大族，除了杨阜外，有哪个人真正被提拔了？伯约是关西望族寒门，我辟命他当从事就是为了要拉拢关西大族，哪知道最后还是功亏一篑，被蜀人捷足先登。这样下去，雍凉会对我大魏越来越离心，慢慢往蜀人那里倒过去呀。）

曹真：先不管姜维那个人。既然已经攻下街亭，诸葛亮就不可能不撤退，为了避免蜀人下次入寇，我们要进行追击。郭淮和鲁芝配合张郃将军从街亭出发的追兵一同追击诸葛亮本军。追击赵云的工作则交给费曜。

郭淮：领命！（伯约，看来有机会遇上你了。）

鲁芝：是！

费曜：诺！

曹绫：就让曹绫参加这次的追击任务，否则大将军也无法专心去收复失地。现在收复陇西三郡是当务之急，大将军应该配合

凉州刺史徐邈的军队来驱逐蜀军。

曹真：不行，那太过危险了。虽说蜀军败退，但是不知道蜀军会使出什么诡计。

曹绫：曹绫正是要避免蜀军的诡计才要求随行。

曹真：好吧，追击工作就交给公主指挥，但是费曜！绝对不能让公主跑到最前线去。

费曜：是...（大将军什么都好，就是对亲人太心软。）

曹遵：族兄，我和朱将军追随您多年都没有立下显赫功劳，是时候让我们发挥了。

朱赞：是呀，曹邵伯父希望我们跟著您就是要建功立业好衣锦还乡。

曹真：这...好吧！希望你们能立下功劳，为我宗族增添光彩。

曹绫：我建议让这两位将军担任追击赵云军的先锋。

曹真：这是为何？

曹遵：我们要砍的是诸葛亮，砍赵云有什么用？

朱赞：就是呀，那个老头就由他去吧。

曹绫：诸葛亮有数万军队，还有马岱和魏延两名大将，你们真的有信心拿得下他？相对之下，赵云虽勇，但是部队数不足五千，得手机会反而比较大。

曹遵：好像有道理。

朱赞：就这样做吧。

曹真：好，那么就两位将军和公主同行。

## 汉中撤退 蜀汉军营帐

高翔：高翔驻守的列柳城实在挡不住贼军攻势，城池已经沦陷，请丞相责罚。

诸葛亮：那么街亭呢？

高翔：街亭被张郃攻破失守，参军和王将军都下落不明。赵将军也被曹真大军打败，现在开始从箕谷撤军。

诸葛亮：巨达！这是怎么回事？幼常如果照亮的指示应该不至于落得这种下场，你是不是隐瞒幼常违抗命令的事？

向朗：……（一时心软种下大错，实在悔恨莫及。）

诸葛亮：回汉中再决定你的处置。幼常不听亮言，违反节度终致大败。可叹先帝曾谓幼常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亮不遵此言以致落得如此下场。

魏延：丞相，事已至此只有趁敌人还没有集结部队，快速撤退为宜，殿后事宜可交由魏延负责。

杨仪：（哼哼！你就是笨，在丞相最灰心丧志的时候你还要出头，摆明给丞相难堪。）

诸葛亮：文长，拜托你了。马将军你也协助文长。

马岱：领命！

诸葛亮：其余人协助将陇西居民徙入汉中以充实我国国力，北伐虽失败至少也要让两国国力差距能缩小一点。对了，伯约的部队呢？

高翔：并没有听到关于姜将军的消息，似乎在街亭失守后也跟着下落不明。

诸葛亮：（唉，伯约可不能出事，你可是亮看重的栋梁之才。）

## 汉中撤退战

郭淮：现在开始追击贼军，务必要在大魏国土内给他们最沉重的打击！

鲁芝：把他们彻底赶回阳平关，让他们再也不敢入侵我大魏。

费曜：请千万要保护自己，不要再往前进了。您不顾及自己的安危，也要考虑到自己指挥官的身份。

曹绛：我知道，费将军请不要担心。当下追击切勿追得过急，若是逼太紧恐怕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反击。

费曜：公主是担心诸葛亮有什么诡计吗？

曹绛：不，眼前需要担心的反倒是将士们为了抢功过于深入而被孤立，特别是那两个想要抢功的曹氏宗亲。

曹遵：哈哈，等了这么多年终于轮到我們出头，这次一定要斩两个蜀将建功。

朱赞：没错，长久以来跟在大将军身边都没什么表现机会，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

曹遵：不过那个公主还真是碍事，三令五申不准我们单独行动，这样下去功劳都被郭淮他们先抢光了。

朱赞：哼，只要我们立功，管那公主啰唆干嘛。

曹遵：对了，为了避免那些蜀人逃跑，朱兄你不妨这样做。

朱赞：嘿...此计甚妙，这样就可以来个前后包抄，让他们像袋里的老鼠。

邓芝：退兵速度尽量加快，后方的追兵是不会等人的！

赵云：伯苗，辛苦你了。

邓芝：将军您是我邓芝少数欣赏的对象，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赵云：平素听闻伯苗性格耿直，今日方知所言不假。不过你是肩负大汉未来的人，可不要在这里丢了性命。

诸葛亮：敌人集结的速度快得惊人，看来贼人不会这么轻易放我们回去。

杨仪：丞相也别气馁，现在我们应该赶紧保存实力，先撤回汉中以图再举。

诸葛亮：亮担心箕谷的子龙和断后的文长，此二人是我大汉的栋梁，不能让他们出差错。

杨仪：请丞相不用担心，子龙将军智勇双全又谨慎小心，必能安全撤退。至于魏延虽然态度倨傲，但是他也非无能之辈。

诸葛亮：威公，看来你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平常要和文长针锋相对？

杨仪：丞相知道董卓这个人？

诸葛亮：此人拥兵自重，祸乱朝纲，亮岂不知。

杨仪：此二人行事风格近似，总是放任自己，肆意妄为，威公不想让魏延成为董卓第二，毁掉我大汉。

诸葛亮：（威公见解不一定不正确，只是威公你自己不也走上王允肆意排除异己的路吗？）

魏延：哈哈...豪气面对千万军马，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越是碰到危险的事就越兴奋。

马岱：文长，上次和你并肩作战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

魏延：马岱将军，你的西凉骑兵队是我军的主力，千万不要在这次殿后中损失太大，见机行事，情况不对就要撤退。虽说是断后，但是只要敌人太过深入还是可以回头迎击，敌人有伤亡就会减缓攻势，到时我们就可以见机撤退。

马岱：（文长若是平常能像在战场上那样柔软处理问题就好了，这样就不至于和威公老是闹成这样。）

朱赞：赵云哪里逃，大魏前锋朱赞在此！

赵云：看来敌人的目标是我。

邓芝：将军切勿惊慌，相信一定可以撑过去的。

赵云：有什么好惊慌的？能够多吸引一个敌兵，我军就多一

分机会。来吧！不知道你们哪个人有这本事能取得我赵云的首级！

姜维：丞相，姜维来晚了！

诸葛亮：不，现在来得正是时候。

姜维：就让姜维和常败军负责断后！丞相趁现在快点逃回汉中吧。

诸葛亮：亮这边不要紧，倒是子龙那边非常危急，希望伯约能先去救援。

姜维：没问题，交给在下吧。（敌人追兵数量真是惊人，看来要让敌人退兵只有一种手段，那就是抓住敌人的指挥中枢行曹沫之计...然而机会只有一瞬，而且就算成功恐怕自己也会牺牲...也罢，早一点去那里陪你也不坏。）

张郃：赵云，总觉得这次和你会是最后的相见。自从界桥之战第一次交手后，我们之间就彷彿有著化不开的缘分。

邓芝：汉中就近在眼前，看来我们终于脱险了。

赵云：那边尘土飞扬是哪里的军队？

邓芝：似乎是敌人来自街亭的援军。

赵云：果然是那个人...没想到我第一战和最后一战的对手都是同一个人。不，这一定是那个满脑子美感的人故意安排的。

邓芝：将军别说丧气话，明明您还宝刀未老。

赵云：有时候感觉这种东西你不信也不行，当你感觉累了倦



了的时候就该卸下一切，是到这个时候了。

邓芝：赵将军...

赵云：放心吧，我希望这最后一战是轰轰烈烈的收尾。至少到最后都要保住美好的名声。

张郃：赵云？！果然是你。这种速度和威力，彷彿当年长阪英雄重现，实在是宝刀未老。

赵云：久等了，张郃。我们之间的恩怨算算也长达三十年。今天就一口气清算掉吧。

张郃：是呀，打从当日界桥你率领两千白马义从包围袁绍，差点让局势反转时，我就认定你是我终身的对手。

赵云：你在万军之中斩杀严纲，也让当时在公孙将军旗下的我感到震惊。

张郃：哈哈，什么时候我们两人变成怀古的老头了...这就是落日之美？

曹遵：这里居然有埋伏！？

曹遵：你你你.....

魏延：纳命来吧！哪里跑！

曹遵：糟糕，迎面来了个不好惹的家伙.....

魏延：看招！

曹遵：(居然没打中？好机会!) 不，不好.....

魏延：哼，笨蛋。

曹遵：居，居然不趁机出招？

魏延：对付你，根本不用拿出真本事。

曹遵：可恶哇，这么藐视我……哇啊啊啊！！

魏延：叛天通鬻刀斩

曹遵：哇啊！！哇……

魏延：废物！曹贼那边有一个能打的吗？

曹遵：呜哇！！

魏延：这样就可以稍稍减缓敌人的攻势。

柳隐：就拿这个倒楣的笨蛋开刀吧！

朱赞：不，不好了……

柳隐：有什么本事就使出来！

朱赞：别小看我！敌将看我自幼习得的刀法，我长久苦练就是为了今天。

朱赞：哇啊!!! 怎，怎么会这样……

柳隐：哪有人会等你说完话才攻击啊…

朱赞：……

柳隐：哈哈！柳隐斩杀敌将！

朱赞：我，我不甘心！我的刀法还没使出来呀!!!

柳隐：曹贼的将领都这么蠢？看来那边还挺好混饭吃的样子。

赵云：张郃…

张郃：赵云...

赵云：时间过得这么快，当年界桥时我们都还是小伙子。

张郃：现在我们都老了，但雄心可是不变。

赵云：杀呀呀!!!

张郃：果然有两下子，不愧是常山赵云。长阪时就差点中你这招。

赵云：唔，不愧是张郃！看我的！！

张郃：可恶！哇呀呀呀！

赵云：(趁现在!) 看招！崩山龙爪旋锋！

张郃：哇啊！可恶，大意了！

赵云：杀！

张郃：(受伤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赵云：永别了，张郃。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手吧。

张郃：赵云，永别了，这是离别之美。

赵云：连你都学会放弃了吗？莫非我们的时代将要过去？

马岱：等一下，总感觉你看起来好面熟。

杨兰：之前和你们蜀军在雪地交过战，现在已经受雇于你们，过去种种就当没发生过吧。

马岱：(不，并不是这样，这张脸总让我想到某个人，某个和我们马家有血海深仇的人。)

马岱：.....

姜维：……

马岱：（为什么姜维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敌意？）

姜维：（当年马家人在我们冀城烧杀掳掠的样子，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魏延：杨仪！你这个狗贼不要妨碍我！

杨仪：哼，开口闭口就是狗贼，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当年在荆州的时候就听过你的恶名，目无法纪，胆大妄为，如今更是变本加厉。

魏延：哼，我可没有像你一样被先帝罢免过，到底是谁目无法纪？

杨仪：哼！

鲁芝：是西羌人？

杨兰：不行吗？为了承诺而加入汉军很奇怪？

鲁芝：想不到西羌之地也有这么重情义之人。

杨兰：那你就错了，我们羌人本来就是顺著感情做事，才没有汉人那么多顾忌。

鲁芝：真是了不起，虽然是敌将，鲁芝还是钦佩不已。

杨兰：大叔，你搭讪的技巧真的很差喔。

鲁芝：我没有在搭讪！还有，谁是大叔啊？！我还没到四十岁呢！

鲁芝：你就是姜维对吧...我鲁芝找你好久了。

姜维：正是在下！

鲁芝：你这家伙，本来以为你是我们关西人未来的骄傲，哪知道你居然堕落到投降蜀人。

姜维：投降之事虽说当初是迫于无奈，但我完全不后悔那样的决定。

鲁芝：是吗？你自己摸著良心，就算马遵丢下你们逃跑，难道你们就该顺理成章去投降敌人？看看游楚，他独守陇右郡，抵抗到现在都不投降，相比之下，你可惭愧？

姜维：姜维已经尽力，绝不感到惭愧。

鲁芝：哼，最好不要让我看见你再叛逃回大魏。

诸葛亮：伯约，你没事就好。

姜维：丞相不要担心，伯约定当保护丞相平安回到阳平关。

诸葛亮：关于你母亲，亮已经派人去援救了。

姜维：丞相不需要太挂心这件事，伯约已经决定将全副心力放在这里了。

诸葛亮：伯约，亮实在是愧于你。

郭淮：伯约...

姜维：伯济...

郭淮：看来你已经做出你的抉择。

姜维：抱歉，伯济，终究我还是背叛大魏了。

郭淮：伯约，虽然很遗憾，但看到你能够被重用我也很高兴。  
剩下的就是全力为自己效力的阵营卖命而已，不要想这么多。

姜维：说得也是，那么伯济，承让了。

曹绫：趁著诸葛贼酋逃进汉中，敌人集中力涣散的一瞬间追击，必可给蜀人重大打击。

姜维：可恶，情况真的不妙，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行了。

姜维：敌人的主将居然是个女的？

曹绫：我虽非主将，不过也算是这场战斗的指挥者。

曹绫：居然有蜀将可以杀到我面前...

姜维：我不想伤害你，请你不要抵抗。

曹绫：看来你是小看我了！

姜维：（这种飘忽不定的剑术，单以招式精妙度而言还在杨兰之上。）

曹绫：好厉害！

姜维：你也是我看过最厉害的女人之一。

曹绫：我虽然很讨厌自己的父亲，但这个剑术可是他的。

姜维：你究竟是谁？

曹绫：大魏武帝之孙，文帝之女，东乡公主曹绫。敌将也报上名号吧！

姜维：大汉奉义将军，姜维！

曹绫：你就是姜维？

姜维：正是在下。

曹绫：今日到我面前想必是欲行曹沫之事。用我性命来要胁全军退兵吧。可惜你并不是这样的人，做这种事情和你个性完全不合。是什么原因让你宁可折节也要做这件事？

姜维：丞相的知遇之恩。

曹绫：真是愚不可及，报他人的恩惠比得过自己的性命？

姜维：是的。

曹绫：算了，我跟你走吧。至少有我在你就不会死。

曹绫：姜维，我记住你了。（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偏将却能给人这么大的冲击。）

柳隐：老大？！

杨兰：姜维？！（这家伙真的不要命了，为什么会有人蠢成这样？）

费曜：公主怎么也失踪了？

## 第六回 陈仓游击战

### 两个人的邂逅 边界

曹绫：你怎么不说话？莫非挟持我让你这么有罪恶感？刚才大军中冒死冲到我面前的勇气又到哪去了？

姜维：对不起...若不是为了保护丞相和部下，我是不会出此下策。

曹绫：这么说来，你还挺有君子风度的。只可惜这样做一点意义也没有。祖父曾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他一生中也曾遭遇过无数的背叛。把别人看这么重，万一遭到背叛时，你该怎么办？

姜维：在下曾经被天水马太守背叛过，但不会因为这样就不再相信别人。否则后来就不会遇见丞相了。

曹绫：天真...只因为期望就选择相信？娘就是相信了那个薄情的父亲，结果落得含恨自尽的下场。我和皇兄在恐惧下长大，每天过著不知道是否有明天的日子。我们含著泪水，卑躬屈膝向仇人献媚，只为了能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如果我们当时也和娘一样愚蠢，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姜维：你应该很想念你娘吧。

曹绫：为什么会这样想？

姜维：因为你提到娘亲的时候，本来那种带刺的眼神就会消失，其实你很寂寞吧...

曹绫：你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对别人的事情比自己的事情还要清楚。

姜维：过去也有人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曹绫：哦...你妻子说的？

姜维：你怎么会知道？

曹绫：女性的直觉。

曹绫：回来大魏如何？我保证以你的才能，有机会爬到四镇



将军以上的地位。

姜维：姜维既受丞相知遇之恩，又怎么可能再背叛回去。

曹绫：这样...那我也不勉强你。其实我很羡慕像你这样单纯的人，都不用考虑其他的事。祖父过去对很多要离开他的人下杀手，唯独对关羽却敬重有加。他告诉我说他很羡慕关羽，当时我并不了解是什么意思。现在和你一谈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和祖父不同，我认为鸟就是要让它在外飞才显得美。

姜维：（那种笑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像那个人？那个人当时在马超占领冀城的时候，孤身潜入并且拟定一切作战计画。最后还要当时年纪只有十余岁的我去送信...我只记得，那个人脸上永远只有微笑，就像现在眼前的女子一样...）

费曜：大胆蜀人！竟敢冒犯公主万金之躯！

曹绫：放他走。

费曜：可是这个家伙他是蜀将...

曹绫：这种身分低微之杂将，抓了他对大魏也无所增益。所以...放他走，可以吗？

费曜：是...（那种笑容真是笑得我心底发寒，据说武帝生前要杀人时也常露出这种笑容。）

姜维：欠你一份人情，早晚会还给你的。

曹绫：等你办得到时再说吧。

曹绫：（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到时候再见面时是朋友或是敌人？）

## 姜维归来 汉中附近

杨兰：两个笨蛋还要继续在这边多久？你们真相信这样等就可以等到姜维？

句扶：闭嘴！像你这种市侩薄情的胡人，哪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为了救我们，大将连命都不要了，在这等一下算什么。

柳隐：小句，话也不是这样说。杨姑娘可也陪了我们站在这里好久。如果她真是这么薄情之人，早就在汉中撤退时就丢下我们逃跑。

句扶：我还是不相信你，胡人不讲信用的实在太多了。

柳隐：（小句呀，你自己不也是广义的板楯夷人？）

杨兰：其实我在意的，反而是姜维逞英雄的行为。那种不把自己命当一回事的表现，简直像是准备自杀一样。

柳隐：我是不讨厌老大的作风，不过要是因此丢了命的话，确实也不是大家所乐见。

句扶：大将确实太莽撞了，身为统帅的人实在不能这样喜欢冒险。

柳隐&杨兰：……

句扶：你们看我干嘛？

柳隐：小句，在场所有人中就你最没资格说别人。

杨兰：同感。

杨兰：等一下，姜维回来了！

柳隐：你怎么知道？

杨兰：我们住在草原上的人，如果眼睛不好的话，连生活都会有问题。

姜维：你们...

柳隐：老大你也太见外了，要冒险也不找我们一起。要是多我们几个人，搞不好早就把曹贼杀翻了。

句扶：我可不是在等你，只是刚好常败军负责掩护友军撤退，所以还没办法马上进入汉中。

杨兰：.....真是的...

杨兰：逞英雄的游戏玩够了吗？你以为你的命就光属于自己一个人？

姜维：对不起...

杨兰：对不起就算了？要是你真的挂了，剩下来的人该怎么办？

柳隐：你也太激动了吧...

杨兰：这样叫激动？你们还没看过老娘真正发火的样子。

姜维：说真的，我也不敢保证以后不会有类似的行为。比起自己的性命，我认为该守护的事物才有更高的价值。

姜维：该守护的事物...

柳隐：老大...

句扶：.....

杨兰：(该守护的事物?)

姜维：杨姑娘，这次真的很感谢你。这次我们全军能够脱险，都靠你的帮忙。等回到汉中付给你报酬后，我想你就可以回复自由了。

杨兰：自由？我有说过契约解除或终止吗？

姜维：咦？

杨兰：有没有考虑延长合约，时间就到...四十年后如何？

## 汉中附近

句扶：大哥，我最多只能送到这里了。

句安：送我这种被贬谪之人到这里就够了。

句扶：大哥，您还是有机会的，街亭之败并不是您的错。

句安：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你有大好前途，要好好珍惜啊。

句扶：我哪有这种资格享受，想到夷陵因为我的过失大量死亡的弟兄...

句安：那些和你没有关系的...夷陵之战时，你率领的探查队是因为错误情报才被敌将朱然包围歼灭。其实你被当成英雄而晋升，有大半原因是为了保护那个犯下错误的人。而放出错误情报的...

句扶：是谁？

句安：何苦呢？那个人你根本惹不起。

句扶：告诉我！

句安：后将军吴班。

句扶：居然又是东州人！吴班...你这家伙，我一定要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 挥泪斩马谲 汉中议事厅

诸葛亮：巨达！你怎么那么糊涂，会做出这种以私废公之事？

向朗：向朗辜负丞相所托，愿接受一切惩罚。

诸葛亮：长史向朗对参军马谲违抗军令行为知情不报，现免除向朗一切职务并送返成都闭门自省。

向朗：丞相...

诸葛亮：有功者也该赏。王平尽忠劝谏，掩护撤退有功，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从今以后，五部飞军就归子均你来指挥。

王平：王平有愧，在此大败之时却仍获得丞相提拔。

诸葛亮：有赏有罚，亮今后还有甚多需要倚赖子均的地方，希望子均能接受。

王平：是！

诸葛亮：亮本人亦将上表圣上自贬三等。

蒋琬：此次街亭之败尽皆马谲之失，与丞相有什么关系？

诸葛亮：这次都是亮授任无方，本来就应照春秋责帅之例，请求自贬三等。好了，现在带马谲上来。

诸葛亮：相关情形亮已经从子均那听说了，马谲你不听指挥，擅作主张，致使街亭失守，损兵折将，该当何罪？

马谡：马谡违反丞相军令，又不听王将军之言，今日之败，我无话可说。

诸葛亮：这么说来，你是愿意认罪了？

马谡：马谡甘愿领罚。

诸葛亮：之前你有下军令状，如今就只有照军令状处置了。

杨仪：（这是不得不为之恶，虽然对马谡很抱歉，但是我们荆州人这次必须要靠马谡的头度过危机。永安的李严，底下的吴懿、吴班、邓芝等刘璋旧部都在看，只要让他们不满意，过去我们拉拢他们的努力都将白费。）

赵云：丞相，幼常之才您是知道的，如今天下未定却杀智谋之士，岂不称了敌人之心...咳咳咳咳咳.....

诸葛亮：子龙，怎么了？从撤退回来后身体就不太好，你是国家元勋，要多保重啊。

赵云：多谢丞相关心。还请丞相对参军网开一面。

诸葛亮：亮也爱马谡之才，但是思及国家法度，不能因此就破坏规矩。

魏延：丞相，魏延也同意赵将军的说法。此时正当用人之时，不妨使其戴罪立功。

蒋琬：昔楚杀能臣而晋文公喜。现在天下未定却杀智谋之臣，岂不可惜吗？

杨仪：为何要反对成全丞相明正典刑之美，难道诸位要使马谡成为罪人？

魏延：杨仪你.....对自己同乡也要赶尽杀绝？

邓芝：（杨仪终于出手了，为保整个群体，不惜让马谡自我了断。）

诸葛亮：诸位无须再言，亮心意已决。孙武之所以能制胜天下实在因用法明快。亮为维护法度只有斩马谡以谢天下。

马谡：丞相您对待谡有如亲生儿子，而谡尊敬丞相也有如亲生父亲。愿效法诛杀鲧而成就禹之事，谡虽死在九泉之下亦无憾。

诸葛亮：好，推下去死牢，明日问斩。

邓芝：（丞相之举有些怪异，为何不当场斩杀马谡？或许丞相另有别的用意。我是有想到保全马谡的方法，只是对方愿意配合吗？这样做对那个人一点好处也没有。）

### **姜维的行动 汉中议事厅 当夜**

诸葛亮：伯苗，这么晚了还独自前来，是有什么事吗？

邓芝：今日我见丞相之所为，经过相当时间思考后，大致上明白丞相的用意了。

诸葛亮：伯苗想为幼常求情？

邓芝：能为幼常求情的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丞相现在就在等那个人的到来，并且想用这件事来作为一场试验。

诸葛亮：伯苗这说法很有趣，亮将马谡收押只是单纯为了明日在公众前正法，并无他想。

邓芝：丞相，现在大汉势力乃三国中最衰弱，如文臣武将不

能上下一心，则政权崩坏指日可待。在邓芝心中，从无荆襄西川之分，今日幼常之失也非我所乐见。此事子远（吴懿）或正方（李严）应当也如此想。

诸葛亮：伯苗说得对，这些都是亮的过错。

士兵：报！奉义将军想要见丞相。

邓芝：丞相，看来您要等的人终于来了。我这就回避。

诸葛亮：不，这件事伯苗也一起来听，顺便可以好好见识这个人。快快有请！

士兵：是！

诸葛亮：伯约，亮等你好久了。倒是身旁这位姑娘是何人？

姜维：之前因为忙于军事，一直未来得及向丞相禀报。此女为之前羌人的佣兵，只是上次未随雅丹归国而暂且跟随我军行动。

杨兰：小女子杨兰拜见丞相，因深受丞相复兴汉室之大义感动，杨兰愿追随大汉之师与逆贼作战。

姜维：（这么会说，当时和我要报酬时可不是这个嘴脸。）

诸葛亮：好个女中豪杰，谈吐也不似一般羌人。亮之内人都或有不及。伯约能得此女相助可谓福气。

杨兰：这么说？

诸葛亮：就请杨姑娘跟随伯约行动吧。

杨兰：耶！太好了，我就说丞相很明理吧。

姜维：才伪装两下马上破功，真是不意外。

诸葛亮：呵呵呵，亮也非死板之人，若知姑娘性格，亮也不



需如此说话。

诸葛亮：差点忘记给伯约介绍，这位是扬武将军邓芝邓伯苗，之前和孙吴复交都是他的功劳。

姜维：原来是邓先生，姜维早就听过您的大名。

邓芝：有礼了，姜将军的事迹我也从赵将军那听来不少，只可惜当日沔阳不能亲睹你的风采。

诸葛亮：呵呵呵，伯约应该要高兴，伯苗这个人性格很直，遇到不喜欢的人绝对不假辞色，今天能和气对待表明是真心欣赏。

姜维：其实，姜维还有另一事请求丞相。

诸葛亮：请说。

姜维：关于参军之事，姜维在军事会议上人微言轻，故无法列席。姜维虽明丞相欲正法之决心，但还是请求丞相网开一面。

诸葛亮：只是伯约曾亲赴街亭，应该见到幼常之过有多严重。

姜维：姜维斗胆猜测丞相想法，丞相仍有心要放过参军，只是这个方法无法浮上台面。

诸葛亮：此次幼常之失不如说是亮之过才对。亮本欲效法孙权任用陆逊之事，让幼常像陆伯言那样一战成名。然而亮的私心却蒙蔽了一件严重事实，陆伯言早在拜将前就有平山越的实战经验，而幼常却无。亮太过急切终致犯下大错。如果情况允许，亮绝对愿意负起责任，只是现在亮身负托孤之责，不能如此为之。亮知道责任不全在幼常，所以想放幼常一条生路，只是却不能光明正大为之，必须借助伯约的力量。

姜维：姜维明白，那么丞相可以接受在下的任何做法？

诸葛亮：一切皆依伯约的想法。

邓芝：（这个人果然是个人物，难怪丞相会这么器重他。）

诸葛亮：（姜维不但在军事上很有见解，而且为人勇敢大胆，深明义理，精通兵法。更可贵的是此人心存汉室。亮打算让他一边操练中虎步兵五六千人，一边将我平生所学的军事知识传授给他，然后就带他进宫去觐见天子。）

## 宁随诞生 姜维军营帐

马谡：我不是应该要被正法了吗？为什么我会被带到这里？

姜维：这些都是丞相的意思。丞相虽然痛悔参军你的街亭之败，但还是怜惜参军的才干，所以让我将参军秘密带到这地方。参军无须担心，对外已经说参军病死在牢房内。现在参军已经是个不存在之人，参军的罪行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马谡：只是这样活下去反而更沉重，就算这样抹去我的罪名，我犯下的罪行还是无法消除。

杨兰：本来活著就不一定比较轻松，就是这样才是真正的负责。你既然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过，难道就想一死了之？我们羌人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会想办法活下去，因为我们只管眼前，哪还顾得明天的名声？

姜维：在下有一事相求。姜维愚鲁，对于人心和战略并不在行，因为这个缺陷经常导致自己和伙伴陷入危机。希望参军能够

从旁辅佐，帮助姜维也是帮助丞相完成先帝未竟的志业。

马谡：这样的败军之将好吗？

姜维：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无数的挫败，只有从挫败中站起来才是勇者。在下认为马参军也是这样的勇者，所以请您加入我们的行列。在这里您可以从头开始，没有过去的任何包袱。

马谡：你的气度真是让人激赏。不过，马谡还是必须要死以正法谢天下。

姜维：参军...

宁随：但是宁随将为伯约效犬马之劳，日后请多指教。

姜维：得到马先生...不，宁先生的帮助，我们常败军可说是如虎添翼。（常败军开始壮大，真希望尹兄赶快把娘接过来看看我现在的成就。）

## **母子分离 汉中议事厅外**

姜维：你是说娘在混乱中脱离了队伍，没有跟上入蜀的道路？

尹赏：伯约.....我实在是没脸见你。

姜维：这也是没有办法，虽然我早就预料到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

尹赏：我已经派人去打听令堂的下落，想必马上会有好消息。

姜维：尹兄千万不要自责，毕竟你已经尽力了。只是这件事情请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希望常败军的伙伴为这件事担心。

尹赏：伯约，每当你悲伤之时，就会选择用关心别人来压抑自己的感情。我很佩服你，一般人根本没办法做到这样。但是...身为好友的我还是想劝你，悲伤之时就该悲伤，这是人之常情。或者至少...找个可以陪你悲伤的伴侣。

姜维：那样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尹赏：伯约，真的已经够了，小妹要是还活著，绝对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

姜维：不，这是我的决定，和香无关。

尹赏：(伯约...停止吧...)

## **重责大任 汉中姜维宅**

姜维：嗯？杨兰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杨兰：没事就不可以来吗？让你多看看美少女有这么委屈？

姜维：也不是这样...

杨兰：这么严重的事情你都不跟我们说，原来我们在你心中的地位也不过如此。

姜维：原来你们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杨兰：尹赏说出了一切...这次念在你是为大家好的份上就原谅你。

姜维：尹兄果然守不住任何秘密...

杨兰：(其实尹赏还说了别的事情，只是我想现在的姜维还不会愿意和别人说吧。真好笑，什么时候我变得这么多事了?)

杨兰：丞相邀请你去他家一趟，要是继续带著这种表情出去，只怕连丞相都会知道。

姜维：真是的，我果然还是不成熟呀。居然要一个小我这么多的少女操心...

## **回想 重责大任 汉中附近**

尹赏：在下天水尹赏，冒昧提出要相见实在是很抱歉。

杨兰：正好我也有事想问你...

尹赏：关于伯约的事对吗？

杨兰：我直觉他隐瞒了我们什么事情，所以想跟你问个清楚。

尹赏：是我的失职，让伯约和他母亲分离，至今连是否安全存活都不知道。然而伯约他没有怪我，只是要我瞒著你们而已...

杨兰：原来是这样...换作是老娘早就揍死你了，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尹赏：这就是伯约，碰到不管多悲伤或痛苦的事，他都会选择投入其他的事情来转移自己的哀痛。

杨兰：这真是病态...

尹赏：没错，过度的无私，把自己抛在脑后确实大有问题。或许你是可以托付的人，有件事情就先透漏给你知道。伯约有个已故的妻子，他是我的小妹。他们两人从小就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异常，当伯约前来提亲时，我高兴都来不及。

杨兰：姜维有妻子？说得也是...他那年纪没结婚才奇怪。

尹赏：然而三年前的悲剧带走了小妹，从此伯约就像变一个人。

杨兰：那也不意外，毕竟是深爱的妻子，他应该还是很难过吧。

尹赏：不，他表现得太过镇定，不但没有消沉下去，反而更积极进取。他变得无懈可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坚强面对，不管什么困境都不会屈服。

杨兰：这不是很好吗？

尹赏：一点也不好，伯约不该是那样的人，他应该也有软弱的时候，只是现在他刻意在武装自己，不想让别人看见。然而似乎他在和你相处的时候，还会稍微露出松懈的表情，所以我认为...

杨兰：要我当你小妹的替代品？

尹赏：对不起，我真的很自私。

杨兰：哼...

尹赏：刚才的话，请当我没说过，我实在不该去要求别人把自己的未来奉献下去。

杨兰：知道就好，没有人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替代品。

尹赏：不过至少...万一伯约愿意对你敞开心怀时，不要拒绝他，行吗？

杨兰：.....

## 少女的悲伤 汉中郊外

姜维：等一下...丞相只有邀请我来而已，怎么你也跟著来？

杨兰：丞相并不反对我跟来，而且丞相夫人也特别交代要带我去。（真是的，尹赏那家伙说那些话，搞得我心烦意乱的。）

姜维：丞相夫人...话说回来，丞相实在很少提到关于他家人的事...

女童：呜呜呜呜呜...

姜维：前面好像有女孩在哭，过去看看吧。

杨兰：好。

杨兰：好可爱的小妹妹。

女童：.....

姜维：嗯...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

女童：你知道为什么爹会这么冷漠？为什么哥哥死了他都不掉一滴眼泪？

姜维：我想或许是你爹不得已必须要撑住，如果他也跟著掉眼泪的话，那么旁边的人会更难过。

女童：所以爹不是不爱我们？

姜维：你爹应该非常爱你们，所以他才会选择用最痛苦的方式来面对。懂了吗？

女童：嗯...

姜维：我想你爹应该是个很伟大的人，但伟大的人总是会忘记自己身边的人。

女童：那么你的爹呢？他很伟大？

姜维：他在我很小就死了，我并不知道。但是有个人就像我父亲一样伟大，有他的提拔照顾，我才能有今天。

女童：这就叫“知遇之恩”？

姜维：对，小小年纪就知道这个词还真聪明。

女童：原来如此...知遇之恩...

姜维：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杨兰：.....

姜维：干嘛用这种鄙视的眼神看我？

杨兰：萝莉控、恋童癖、幼童杀手...

姜维：我做了什么吗？

## 丞相夫人 汉中丞相府内

诸葛亮：这次没别的事，只请伯约来叙叙，顺便见见内人。

黄月英：还真是难得，孔明很少带属下来家裡的。看你长得一表人才，说不定配果儿刚好。

姜维：果儿？

诸葛亮：那是小女。

黄月英：我和孔明一直因为事务繁忙，聚少离多，果儿是七年前生的，之后直到去年又生个瞻儿。

诸葛亮：唉...其实亮还挺担心果儿的，她的性格就连我这个做父亲的都捉摸不定，经常一个人窝在书房里不出来。有时候又



常喜欢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甚至连文伟（费祎）和休昭（董允）都常被她弄得团团转，真让人困扰。前一阵子又发生伯松过世的事情，果儿情绪似乎更低落，更少走出书房了。

黄月英：孔明！那是你太不懂自己女儿的心了。你以为果儿这么喜欢待在书房里？男人怎么总是这么粗心！

诸葛亮：是这样吗？亮一直以为是果儿个性有点与众不同。

杨兰：（不愧是丞相夫人，居然让丞相在她面前服服贴贴。）

黄月英：真可惜，如果不是将军你有意中人的话，或许小女...

姜维：.....

黄月英：啊...对不起，这些都是玩笑话，请忘了吧...

诸葛亮：如果伯约愿意的话，其实...

黄月英：孔明...闭嘴...

诸葛亮：对不起...

黄月英：（看来我是大意了，姜维应该有些过去，一不小心就触动他创痛。）

杨兰：（尹赏呀，你也给我太沉重的工作了吧，眼前这个人眼中根本没有其他人呀。）

## **武昌议事厅 断发赚曹休**

孙权：诸葛亮居然被曹真打败，曹氏宗族有能之人还真多。不过比起曹真，那个曹休更是让人火冒三丈。翟丹也就算了，韩当的儿子韩综居然也被他说动叛变，让孤颜面尽失。

陆逊：既然这样，我们就来个反击吧。

孙权：反击？

陆逊：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能够独立打败魏国，在和诸葛亮的谈判上也能更站得住脚。

孙权：伯言想到什么好办法吗？

陆逊：……埋伏之毒。

孙权：埋毒？

陆逊：一条狗在连续轻松享受了几顿丰盛的佳肴后就不会怀疑接下来的食物是否有问题。哪怕是曹休这条精明的猎犬。

孙权：孤明白了。当曹休顺利吸收到我军这么多人时，他就会急于查证谁是诈降。

陆逊：我们用诈降之人把曹休骗过来，让江东的湖川成为他的葬身之地。

孙权：话虽如此，但是谁可担此重任？孤怕份量太轻的人请不动曹休，太重要的人又怕曹休不信。

陆逊：正因如此，有个人您一定要见

孙权：这不是鄱阳太守周子鱼吗？

周鲂：周鲂拜见至尊。

孙权：伯言你所说的人选就是子鱼？

陆逊：其实是子鱼毛遂自荐的。凭藉子鱼过往的功绩和表现，如此有勇有谋的人确实可以胜任这个任务。

孙权：只是...以子鱼现今身分地位，孤怕那曹休不肯轻信。

周鲂：您还记得赤壁之战的事情吧，当时周郎和黄老将军是用什么方法骗过曹操的？

孙权：苦肉计...这么说...

周鲂：昔有黄公覆受杖瞒曹操，今看我周子鱼断发赚曹休。

## 长安郊外

曹真：因为我的一时心软，让曹遵和朱赞两位同乡亲族战死沙场。

曹绫：大将军千万别自责，曹遵朱赞两人我是亲眼见他们求功心切，不听号令，以致落得横死的下场，这只能说咎由自取。

曹真：话虽如此，让两位将军留下数名年幼孤儿也是事实。就用我的食邑来养他们吧。

曹绫：这样也好...毕竟孩子还是最可怜的受害者。

曹真：(果然如此, 是不是因为孤儿就让她想起童年的创伤?)

司马懿：大将军！

曹真：是仲达！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从荆州到这里来可不是容易的事。

司马懿：大司马接到吴逆鄱阳太守周鲂的降书后，率领十万大军亲自前去迎接周鲂。

曹真：文烈（曹休）太轻率了，这实在是不像他的作风。过去武皇帝夸赞他是“曹家千里驹”，这匹千里驹怎么会失蹄成这样？

司马懿：不过这个周鲂投降倒也有根据，不但降书陈述七事字字至情至理，甚至在大司马面前断发明志。

曹绫：过去黄盖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周鲂仿效也不足为奇。

司马懿：那么在下去通知大司马要他扣住周鲂以防万一。

曹真：不只如此，还要贾逵和朱灵前去支援。此事要快，若慢了只怕连文烈都有生命危险。

曹真的担忧果然成真，曹休被周鲂的诈降骗到孤军深入，遭到陆逊、全琮和朱桓三面夹攻，在石亭被打得大败。幸得贾逵相助才得以幸免，然而受到这样的打击，曹休回到洛阳后一病不起。

## 大司马府 曹休的遗言

曹真：文烈，我和公主来看你了。

曹休：很抱歉，我现在没有脸见你们了。

曹真：文烈，振作点！你是我们曹家的千里驹。

曹绫：只是一场败仗而已，之后再向孙权讨回来就好了。

曹休：我痛心的不是石亭之败，而是自己那卑微的忌妒心。当初我见子丹（曹真）大败诸葛亮，心中充满忌妒，生怕子丹地位凌驾于我。所以急著想打一场大胜仗好和陇西大捷比。没想到就这样误中孙权奸计，如今丧师辱国，实在是无颜见武皇帝和文皇帝。

曹绫：(文烈叔叔心已死，恐命不久矣。)

曹休：子丹，公主。大魏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

曹真：你说这什么话！曼成和李明都离开了，难道连你都要丢下我们？

曹休：对不起，我真的已经到尽头了。眼前内忧外患即将到来，接下来可是对圣上和你们的重大考验。对于外患，我想子丹你应该是了然于胸。

曹真：东有孙权，西有诸葛亮，这两面夹击之势不容易应付。所以不如化被动为主动，用个饵来再引诸葛亮。有鉴于上次的失败，诸葛亮行军路线应该只有出散关，往陈仓进兵一途。我在陈仓那边派了郝昭率领千人士兵去防守。诸葛亮纵然知道陈仓有所防备，但必定欺郝昭人少而执意进攻，却不知郝伯道擅长防守，诸葛亮必不能克。到时趁敌人气衰再予追击，必可歼敌。

曹真：孙权军队不擅陆战，加上江东士族欠缺进取之心，东面交由当地守军即可应付。贾逵虽死，但朝廷已由满宠接掌豫州，万一局势恶化也可让他都督扬州。满宠经历兖州叛乱的动荡仍追随武皇帝，忠诚心无庸置疑，当年跟随叔父（曹仁）对抗关羽，绝对有能力挡住孙权。

曹休：看来应付诸葛亮和孙权你是没问题了。那么内忧呢？

曹真：这点恕曹真愚昧了。

曹绫：听闻祖父对父皇说过，司马懿有狼顾之相，胸怀大志，日后恐非人臣。

曹休：说得好，公主果然厉害，比起圣上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司马懿能忍人所不能忍，自诩为士族却不时做出向皇室献媚的举动。如此之人虽然是我大魏不可或缺的人才，但为了权位而甘心舍弃一切原则的行事风格实在让人畏惧。

曹真：你多虑了吧。在我看来，仲达是忠心奉公之人，有这样的表现应该是本性使然。

曹休：子丹，小心司马懿！

## 再度北伐 汉中议事厅

诸葛亮：诸位应该知道，东吴陆逊之前在石亭大破曹休，而曹休也在不久后殒命。现在曹贼正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东方，关中想必空虚，这是再度北伐的良机。

杨仪：丞相这次打算由哪里出兵？

诸葛亮：亮已自贬为右将军，请威公不要再叫亮丞相了。这次我们出散关，直向陈仓。赵云将军负责假装修复通往箕谷的栈道，让敌人以为主力部队会从箕谷出发。

杨仪：此乃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丞相...不，将军果然用兵如神。

魏延：将军万万不可。陈仓之地，若是有人驻防，只要数千兵马就可让我军动弹不得。

诸葛亮：文长莫非不知亮的用意？亮并非不知曹真已派人驻防陈仓。

魏延：那么将军为何执意要出兵陈仓？

杨仪：魏延匹夫！难道非要丞相用你的子午谷劣策你才满意？

魏延：子午谷之计已是过去之事，现在人事已非就不用再提。只是这次在曹真有防备的情况下出兵陈仓的用意为何？

诸葛亮：一来陈仓守军只有千余人，以我军优势兵力足以攻克。二则从陈仓出兵就算被攻击，退兵之路也可以确保。三则可使曹贼军队调度疲于奔命，若出兵陈仓则东方空虚，东吴必可趁虚而入。

蒋琬：话虽如此，但有件事情在下有点在意，这次北伐部队的数量为什么...

赵云：.....

诸葛亮：子龙？！

赵云在出征前病倒，诸葛亮命其留在汉中静养，不随军出征。虽说失去赵云并不影响出兵，但已经让这次出征蒙上一层阴影。之后诸葛亮军队在陈仓（扶风）被守将郝昭所阻，连续攻城二十余日皆不见效果，终于魏国的援军赶到。

## 陈仓之战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这郝昭真是厉害角色，亮架云梯和冲车攻城，郝昭用点火的箭矢烧毁云梯，以石磨压毁冲车。亮用百尺井阑射箭入

城，加上填平护城河打算直接攻城，这郝昭却又在内加建城墙抵挡。亮之后又挖地道要入城，郝昭却能有效阻截地道。如此拖过二十几天，亮实在是无计可施。

姜维：(之前和平定麴英叛乱时，和郝昭约略有过一面之缘，只是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厉害。)

吴懿：现在由费曜率领的援军前锋已经开到，如果再耗下去恐怕对我们不利。

诸葛亮：子远说得有道理，我们在这边已经消耗太多兵力。就算能打败费曜，面对曹真的本队也没有胜算。(这次北伐看来是到此为止了，虽说亮早料到曹真会看破出兵陈仓，但是被郝昭一个人挡下却是始料未及。不过曹真呀，如果真的以为这样就结束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

诸葛亮：嗯...这次断后任务交给文长，可以吗？

魏延：魏延必尽全力阻挡贼军追击。

诸葛亮：贼军追兵来势汹汹，文长要小心应付。

魏延：是！

杨仪：(你就去死吧，希望那个敌将王双能用流星槌砸烂你的脑袋。)

姜维：这次断后也让姜维协助如何？

诸葛亮：哦...有伯约相助更好，亮可是求之不得。

诸葛亮：这里有个锦囊，你在撤退作战结束后就打开它，里面会有进一步的指示。



姜维：是！（那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叫锦囊？）

杨仪：（这个姜维在玩什么花样，为什么会自请去担任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莫非他是支持魏延的？如果是的话，你就准备倒楣了。）

## 蜀汉的栋梁 姜维军营帐

姜维：让魏将军特地来到这个破旧营帐实在是感到抱歉。

魏延：别在意这种事，魏延反而很感激伯约能出兵相助。只是兵凶战危，而且我手下部队早就已经习惯独力殿后，所以在开战时还请你见机撤退。

宁随：魏将军此言差矣。伯约为何要出兵相助？就是要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撤退而已，还要进一步扩大战果才是。

魏延：这一位是...

宁随：在下宁随，现在担任常败军的参谋。

魏延：（怎么看都像是幼常，莫非幼常没死？算了，再追究下去也没有意义。）

姜维：不过姜维的意思确实如宁先生说的那样。光是撤退并不足以称道。如果可以趁这机会给敌人一点打击，这次北伐才不至于毫无收获。

魏延：哈哈哈哈哈...我喜欢这提案，要是砍下王双的脑袋，杨仪那家伙应该会被吓得目瞪口呆吧。

句扶：魏将军上次在天水对我们常败军的礼遇，我们可是铭

记在心。

柳隐：上次赶我们回去，现在居然又要和我们合作，魏将军真是善变。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

魏延：这是过去和句将军和柳将军两位的一点小过节，没什么。

姜维：大敌当前，有什么恩怨也请战后再说，现在应该全力破敌才是。

杨兰：我倒认为可以一试，上次魏将军也是抓住敌人躁进的心理斩杀敌将。

宁随：如果我们常败军还满足现在地位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冒险。但是，如果想要进入我军的中枢，那么就得犯险去建功。只有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才能显出我们的价值。

柳隐：嗯...确实我们受气很久了...

句扶：如果再不建立什么功劳，只怕我们益州人都被看扁了。

姜维：决定了，一切听从魏将军指挥。是否要用上次撤退的方法？

魏延：基本上是类似，不过我认为伯约应该有更好的腹案。

姜维：在下是有个想法，之前周鲂的计谋让我想到一个策略。

宁随：将军的妙计我大概知道了，而这个计策成功的基础却是和周鲂相反，我们就是要利用敌人的不相信。

姜维：参谋高见，已经把姜维心中的想法全部透露了。

杨兰：接下来我们的契约还长呢，如果你们获得赏赐，这样本姑娘的报酬也可以好一点。

姜维：你真的是为了报酬才加入我们？

杨兰：不然呢？难道为了你？哈哈哈哈哈...

姜维：对不起...

杨兰：干嘛这么认真，这样反而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柳隐：想想，如果能欣赏那些蠢笨荆州人目瞪口呆的表情，或许这仗也挺值得的。

句扶：本来我是不愿和魏延合作的，但关系到常败军的地位的话，情况就不同了。

宁随：不管用什么方法，这次贼军都实在是大意了。没有等到张郃或曹真的军队前来就擅自出击，实在是犯了兵家大忌。

魏延：就像是过去某两位将军那样...

句扶：你这话什么意思！

魏延：(姜维这人真的这么有本事？我倒真想亲眼见识见识。)

## 陈仓游击战

鲁芝：擅自出动军队这样好吗？在大将军的命令下来以前，我们不是不该轻举妄动？

费曜：世英你是新来的，所以不懂大将军的行事风格。你要学会变通，这叫临机应变。现在蜀人就在眼前，我们不痛宰他就说不过去了吧。

鲁芝：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妥。

费曜：这次我可是带足兵马，甚至连王子全这位无双猛将都带上了，就是让那姜维连一点机会也没有。

鲁芝：（费曜副将当太久似乎闷坏了，头次独立带兵就显得志得意满。）

王双：将军放心。有我王双在，哪怕是姜维，就算是赵云或魏延我都吞给你看。

魏平：（这王双也真蠢，这种工作吃力不讨好，有功还不都是给费曜。我在一旁看戏就好了。）

鲁芝：我们还是应该等大将军或是张郃将军的中军到来再行动会比较稳当吧。不然直接放蜀人回去就好，张郃将军说过蜀人的粮草屈指一算撑不到十天。

费曜：我们作属下的就是要积极，怎可以什么事情都要大将军处理呢？更何况我可不希望再让张郃那讨人厌的家伙得意了。

费曜：一切就照计画由我假受降，然后世英和子全率兵埋伏袭击其后，必可将叛将姜维一举成擒。

鲁芝：我总觉得还是有些不妥。这么多人马都派出去埋伏，那么本寨这边的防备怎么办？

费曜：这里有魏平防守，万无一失的。

鲁芝：（看魏平这副懒散样，他行吗？）

费曜：来了！众将随我去迎接姜维。

费曜：大魏后将军费曜来迎接姜伯约来归。

姜维：.....

费曜：不答话是不是因为被我发现诈降？哈哈，出来吧弟兄们！

王双：哈哈，你被我们包围了吧！

鲁芝：姜维快快受死吧！（总觉得有点不安。）

魏平：前方看起来打得挺激烈的，不过不关我的事。继续睡一觉吧... Z Z Z

姜维：...

费曜：咦？！怎么消失了？莫非这个姜维是假的？

魏平：好吵，这样怎么睡？喂！外面的畜牲别吵！咦？怎么打到我这来了？救命啊！

费曜：糟糕，营寨被劫了！大家快回去救。

费曜：呜呜...这下糟了，前面寨门被火挡住根本进不去。

鲁芝：旁边寨门没有火还可以进去。（等一下...这样我军必须绕远路就会因为部队机动力不同而被分断，可是也没选择了。）

王双：真麻烦！弟兄们，从侧边寨门回去救援。

魏延：只怕你没机会了。王双，你的死期到了。

王双：笑话，我王子全靠著流星槌，这十几年还没碰到过对手。

魏延：那不过是你没有碰过真正的大将，要是子龙或叔至在的话，你可能连说大话的机会都没有。

王双：哼，那就试试看我不是在说大话。

宁随：伯约果然高招，不过目前敌人数量还是在我军之上。必须得在费曜回来以前先占据营寨才行。

姜维：的确。我们部队毕竟还是少数，不能强求去歼灭敌军，要是情况不对的话，抓住费曜攻击就好。

柳隐：只是为什么魏延将军要去负责那么危险的工作？明明他的地位已经高到不需要做这种事。

杨兰：我们羌人的大将都是要在前面身先士卒，不然底下的将士是不会听命于他。因为他必须要用实力来说服底下的人。或许想魏延将军就像是这种大将。

宁随：（文长和子龙不同，文长的作风并非天性使然，反而类似吴起的作风，只是一般将士并不懂其中道理。和魏延并肩作战本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若是因此牵扯到和威公的斗争，那就得不偿失了。）

魏延：我要借你的脑袋一用。

王双：说大话的家伙，尝尝我流星槌的厉害吧！

魏延：来吧！

王双：你……你……怎么不还手？

魏延：如果只有这种实力的话，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王双：敢瞧不起我！杀！这下子知道我厉害了吧。

魏延：不过如此而已。

王双：(这下得用密招，回马流星槌了。)

魏延：想跑？！叛天通鬻刀斩！

王双：哇啊!!! 怎么会这样。

魏延：愚蠢，只会一招的人是没办法在战场上生存的。

王双：魏延.....你.....

魏延：斩了王双，这场战役的目标就达成一半。倒是，他使用的武器还挺有趣的。

费曜：惨了惨了，居然害子全阵亡，这下该怎么向大将军交代。

魏延：目的达成，剩下的功劳就让给伯约吧。

鲁芝：你不就是上次那个西羌少女？

杨兰：原来是你啊，大叔。

鲁芝：姑娘快离开吧，战场是很危险的。

杨兰：尽管来吧，凭你恐怕还奈何不了我。

鲁芝：唉...何必呢。

杨兰：咦？！

鲁芝：我是远程部队，不能让你再靠近了！

杨兰：(他的箭势很不错了，现在必须等待。)

鲁芝：哇呀呀呀!!!

杨兰：(从力道上看，他箭势已老.....)

鲁芝：唉哟！我居然会输得这么凄惨...

鲁芝：以后我还会来找你的，你等著！（不行，我快压抑不住了，明明我很爱老婆的。）

杨兰：奇怪，才打输一次需要这么恨我吗？

虎豹骑：奉车骑将军的命令，先行来驰援后将军。

费曜：车骑将军？

虎豹骑：就是刚升任的张将军。

费曜：干！他居然已经爬到我头上了。

虎豹骑：请后将军嘴巴放乾淨一点，会教坏小孩。

姜维：那是...中军部队？！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部队，虽是杂兵，却也有武将实力。

费曜：可恶...姜维你这家伙竟敢用奸计！

姜维：呵呵，会中这种计谋的人都是爱用奸计的家伙，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宁随：身为副将就该做好副将的工作，看来曹真还真是没有看人的眼光。

费曜：不要副将副将讲个不停，我现在可不是副将。

宁随：看你带兵带成这样，连当副将都不够格。

费曜：唔...

魏平：这位大将，大家都只是混口饭吃的，何必这么认真呢？

柳隐：这么说也有道理。



魏平：对吧，看来蜀中也有像我一样的聪明人。

魏平：不是说混饭吃吗？干嘛射我？

柳隐：真抱歉，我们大汉地小民贫，只有工作才有钱拿，不像你们可以养这么多米虫。

魏平：……

费曜：退兵！退兵！（这下我苦了，别说脱离万年副将的封号，现在搞不好官职都保不住。）

姜维：好，打败费曜，现在趁机把部队掉头，返回汉中。

## 第七回 武都之战

### 宁随的忠告 姜维军营帐

姜维：这次大获全胜，多亏魏将军鼎力相助。

魏延：伯约果然是个将才，和其他废物真是截然不同。

姜维：……

魏延：本来腐败堕落的常败军，在你的带领之下焕然一新。

姜维：...魏将军过奖了。

魏延：丞相身边的那些人都有缺陷。甚至连他自己都保守有余，进取不足。我们大汉和曹贼的国力相差悬殊，如果不能积极进取去战斗，不出十年一定会亡国。丞相也知道这点，但是他就是不敢放手去搏，只敢打些不败之战。长久下去，只会让两国国力越差越大。

姜维：请不要说丞相的坏话，魏将军不也受到丞相提拔才有今天的地位？

魏延：伯约心底应该很明白这点。丞相并非不擅用兵，只是他扮演的角色让他无法放手一搏，偏偏我们需要的就是放手一搏。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丞相之后当政的是你我...

宁随：魏将军似乎也累了，今日恶战了半日后又持续行军一日，也该去休息了。

魏延：说得也是，那么就不再打扰了。（这个人来得时机这么刚好，看来是故意阻挠我和伯约接触。算了...反正以后还有机会。）

宁随：有件事情一定要提醒伯约...千万不要卷入任何斗争。

姜维：我知道。魏司马和杨参军两个人的关系非常恶劣，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出乱子。

宁随：随著你的地位越高，你就越会成为众人拉拢的对象，所以你得更谨慎。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政争弄得粉身碎骨。文

长虽然有才，但他的想法太过偏激和极端，日后很可能会因为和杨仪冲突而误入歧途。到时候要怎么做你得多思考一下。

姜维：嗯...果然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不管在哪里都一样。

宁随：这些事情你不用去管，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了。你的后面有我在。（我愿意成为你的影子，去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哪怕让你怨恨我也好。）

姜维：对了，丞相有给我们一个锦囊，现在就打开来看看吧。

宁随：丞相他说什么？

姜维：魏延他太小看丞相了，这么缜密又细致的用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 手段的选择 陈仓城议事厅

曹真：伯道有勇有谋，挡住诸葛贼酋攻势实在功不可没。回去我会奏明皇上给予封赏。

郝昭：多谢大将军。这次能为国效力即足感欣慰，对于封赏郝昭并无所求。

曹真：很好，有功而不自满，有此人才实在是我大魏之幸。倒是底下几位，让一场胜利充满遗憾，甚至还让王双战死。你们说说我该怎么处置？

费曜：这次误中蜀人伪退之计，虽说都是辩解之词，但是叛将姜维实在是狡猾。

曹绫：又是姜维？

鲁芝：姜维故意装作要撤退，我们以为可以将敌军一网打尽，没想到...

曹真：所以我才交代说就算蜀人退兵也不要轻举妄动，偏偏你们就是听不进去。算了，毕竟整体来说我军是胜利的，只是下次再这样定不饶恕。

鲁芝：(大将军果然仁厚，若是先帝恐怕早就将我们斩首了。)

魏平：(没事就是赚到了，继续当我的米虫。)

鲁芝：大将军，因为这次失职，属下特别得到个情报想稍微弥补过失。

曹真：说吧。

鲁芝：属下曾听说姜维此人事母至孝，然而在上次撤退中没能成功将母亲带回蜀地。根据属下探查，姜母现在又回到天水。属下是想请姜母写一封信要姜维归来，若成则我国得一大将，若不成也可使其方寸大乱。

曹绫：这种手段大将军以为如何？

曹真：确实不怎么光明正大。

曹绫：确实如此，姜维本无投降之意，只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投降蜀人。如果因此就这样对他家属不利，是否会犯下前汉武帝对李陵做过的憾事？

曹真：我大魏不需要为一人而自贬国格，世英的用心我虽可以体会，但日后千万不可再提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主意。

鲁芝：是...

曹真：（怎么搞的，明明赢了诸葛亮，心中却总是不踏实。之前要伯济同时出兵阻截他，为什么到现在都没连络？我到底算漏了什么？等一下，诸葛亮这次到底带多少人？）

## 冀城 姜维宅

姜母：这位姑娘是？我好像不认识你...

曹绫：我是伯约的旧识，偶然得知您老人家在此，特来拜会一下。

姜母：莫非是要用我来威胁吾儿？我就算拚著一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曹绫：.....（这就是母爱？）

## 母亲的回忆 邺城旧宫

甄宓：果然如我想的一样，曹丕派来送我上路的人是你。

李明：.....

甄宓：我们是一辈子好姊妹，所以不用担心我会恨白姊姊你。

李明：不管是杀董承、杀伏完或是杀魏讽，我从来没有一丝犹豫。然而现在我的手在抖...这是当年在郾坞第一次杀人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甄宓：因为白姊姊你从来就不是冷血好杀之人，要不然当年就不会在邺城保护我了。

甄宓：浦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果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众品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贤豪故，捐弃素所爱。莫以鱼肉贱，捐弃葱与薤。莫以麻枲贱，捐弃菅与蒹。出亦复愁苦，入亦更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蓊蓊。从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李明：你很怨恨陛下吧...

甄宓：或许吧...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爱过一个人，也从来没有如此恨过一个人。不过...白姊姊请你不要跟著恨曹丕，他是个可怜的男人。面对兄弟争位，每天晚上他都从恶梦中惊醒，深怕自己命保不住。只有郭嬛能够帮他，让他内心获得平静。他会选择别人我并不意外。然而纵知如此，我还是会嫉妒，还是会感到悲伤，我就是这样平凡的女人。

李明：.....

甄宓：白姊姊你也是，你拒绝过李典将军，说自己双手沾满血，一生都不可能幸福，但你内心深处一定不这样想。所以请你不要想著报复，好好追求自己的幸福就行。

李明：在那之前，应该还有该做的事情...你的两个儿女请托付给我...一定会让他们长大成人并且继承曹家家业。

甄宓：白姊姊...这样我就放心了。

甄宓：绫儿，拜托你坚强活下去。只要好好活著，为娘的就很欣慰了。

## 冀城 姜维宅

曹绫：(娘...)

姜母：姑娘怎么在发呆？

曹绫：啊...真抱歉。我来是向您保证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不会有任何人来威胁您的。

姜母：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可以做这种保证？

曹绫：伯母只要知道我是站在伯约这边的就行了，我绝对不会加害伯约的。

姜母：这样...那实在是很感谢你的帮忙。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请你帮忙转达，要伯约不要再为我操心。

曹绫：放心，我一定做到。(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看来你真的很幸福，有这么伟大的母亲。)

## 丞相密令 姜维军营帐

句扶：大将，为什么忽然召集我们？刚才魏延都已经进入阳平关了。

姜维：我们现在不准备到汉中，而是往武都方向前进。

句扶：什么？！可以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柳隐：累都快累死了，老大你真要操死我们吗？

宁随：丞相的作战计画，早在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往陈仓前进而已。

杨兰：我懂了，丞相其实是把陈仓进攻当作是诱饵，实际是要攻击武都？

宁随：不，你们想想，为什么陈仓会只有郝昭这一千多人？郭淮的人都到哪去了？

柳隐：这么说来...

宁随：因为分队攻击武都，所以人在上邽的郭淮必须派兵迎击而无法赶往陈仓。是以陈仓和武都都是目标，也互相掩护。陈仓虽然因为郝昭守得太好而被迫放弃，但武都却已经在我们掌握之中了。现在曹真还以为已经获胜，早就准备把军队带回长安了。

姜维：一切都如参谋所说，丞相的作战行动是缜密而有计画的。现在正在攻击武都的是陈式将军，我们则是奉命支援他的行动。不久之后，丞相的军队也会来增援。只要本队抵达，胜利就是我们的。不过幼常，究竟陈式将军是怎么样的人？

宁随：说怎么样，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是个从先帝时代就在我军阵营的宿将，参加过汉中及夷陵之战，但都没有很突出的表现。据说他有别人不知道的才能，或许丞相用他也是这个原因吧。

姜维：嗯，总之我们尽快去支援陈将军，帮助他早点完成任务。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在丞相本队赶到前攻下武都，这样常败军才能显出与其他部队的不同。

公元二二九年春天，诸葛亮的预备作战行动正式揭晓。陈式



分队在陈仓作战行动时同时进攻武都、阴平，郭淮急忙回头领兵来救，诸葛亮率主力军向建威（武都北部），牵制郭淮。

## 邓艾的远虑 武都山区

老人：想不到居然会有人对这个小径有兴趣。

邓艾：请...请...老伯您...您一定要告诉我。

老人：这条路真的很少人在使用，除了我们山民以外，几乎没有人走过。我们利用这个小道，穿梭于阴平和江油之间做点小买卖，也可以藉此避开两国交战的战场。只是这个路实在是难走，就算是我们山民也得抱著必死的决心才能穿越。中间数百里杳无人烟，若没有带够食物，铁定饿死在中途。

邓艾：原...原来...这么难走呀...

老人：看你虽然身体还算健壮，但是像你这样的外地人最好还是打消穿越这条小路的念头，那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邓艾：多...多...谢您的指教...

老人：好了，老夫也要去采药了，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不要再碰到这些无聊的战争。

邓艾：我...我也如此希望著...

邓艾：(如果从阴平可以直接穿越到江油，这实在是个很好的突破口。看来此行收获还颇丰硕。)

士兵：报告！蜀人大举入侵，陈将军和万将军请您一起商量退敌之策。

邓艾：太...太守呢？

士兵：全跑光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两位参将守城。

邓艾：我...我只是个...典典典农官...这样也可以？

士兵：他们说现在这种情况，能多找到一个人是个人了。

邓艾：（马的，当年徐晃也这样，一时间找不到人就抓我去当兵，大魏怎么尽是一些废物当家。）

邓艾：我...知知知...道了。但...但请告诉他们...一切都要...听听...我指挥...（可恶啊，只要和人说话口吃的毛病就会犯。若不是这个口吃毛病，我早就可以平步青云，不用到现在还只能当个典农属官。问题是，现在这场无关紧要的仗我该多认真呢？我可不希望浪费我太多力气，我要做的可不是单纯的战将。）

## 沉默的大将 陈式军营帐

姜维：这次作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陈式：.....（指向武都城连接阴平的小路。）

姜维：是说敌人会从小路抄到我后方？

陈式：.....（歪著头。）

姜维：难道还有其他可能性？

宁随：（这个陈式我以前也没有看过他说话，或许他真的是个不世出的名将。只是和他说话的人会很痛苦。）

柳隐：（在这个时代，口才不好的人要发达实在是太难了。）

杨兰：这位大叔难道真的不会说话？

陈式：...（摇头。）

杨兰：难道你会说话？

柳隐：其实呢，我有时候还挺希望有个安静的长官。

姜维：我太吵了实在是很抱歉。

柳隐：我不是这个意思.....

句扶：（记得陈式也和吴班一起参加夷陵之战。可是从他身上很难问到什么吧。）

宁随：（有时候光有口才好像也没有用，就像我...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陈式：.....

姜维：（为什么陈将军一直盯著地图看，难道他还是认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 **武都之战**

邓艾：（这两个家伙想让我当代罪羔羊，可没那么容易。）

陈造：嘿嘿嘿...反正这个城大概也守不住，就让那个笨结巴去扛这个责任。

万政：陈造脑袋还真不赖，这样我们就算丢了这座城，也不会被怪罪。

姜维：敌人城外布置两支部队，如果在正面攻城时遭到两面包夹会很麻烦。

陈式：...（指向中间）

姜维：确实如果兵力往两边分散，则敌人又会从中突破。

句扶：使用诱敌之计如何？我负责引诱来自上面的敌人。

柳隐：那么下面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杨兰：好像闻到类似燃油的味道...莫非敌人想用火攻？

宁随：只要我们加快进城脚步，打倒敌人主将应该可以阻止火攻。只是...

姜维：只是什么？

宁随：总觉得这些计谋太过单纯，既没有联系感，也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仿佛被我们识破也无所谓。守这个城的家伙如果不是个白痴，就是个可怕的谋将。

句扶：废物快快过来受死！

陈造：我是废物？！

陈造：我像吗？

轻骑兵：（点头。）

陈造：太可恶了！我最恨人家说我废物！弟兄们给我冲！

句扶：没想到随便说说居然效果这么好。

句扶：现在我就来验证一下你是不是废物！

陈造：废物？你试试看就知道！

句扶：看招！

陈造：（好强的臂力，手中的武器都快握不住了。）

句扶：想逃跑？现在逃跑就表示你是废物中的废物！

陈造：哼！当废物就当废物。

句扶：你认为我会给你时间跑？杀

陈造：哇！

句扶：这个人还真不是普通的废物。

柳隐：这位老兄一直站在那里不闷吗？不如来追我吧。

万政：笑话，老子外号“不动之万政”，说不动就是不动。

柳隐：这样...

万政：居然敢射我最得意的头盔...啊...我的...“阿马泥”！那可是从大秦国进口的宝贝！可恶啊！给我宰了他！

万政：我要为我的阿马泥头盔报仇！

柳隐：为了个小小头盔需要生气成这样？

万政：我要为我的阿马泥头盔报仇！

柳隐：你这家伙还真是烦人。

万政：杀！

柳隐：好机会，看箭！

万政：哇！（快跑！）

柳隐：哪里跑！？

万政：哇！！早知道就不要这么冲动了...

万政：这个头盔要好好保护，那是好东西呀！

柳隐：话说回来，这个头盔虽然外观有点坏掉，但还是可以用嘛，带回去好了。只是...这个叫阿马泥的真这么了不起？

姜维：敌将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邓艾：义义义...阳邓...邓...艾邓士...士载。

姜维：邓艾是吗？第一次看到这种连话都说不好的敌将。

邓艾：哼！我.....我我虽结巴...，但但不...影响打打...打仗。

邓艾：看招！白云烟之枪！（结巴稍微缓和点了。）

姜维：好强！（因为结巴看轻他是我不对！）

邓艾：你也不错嘛！（咦？！怎么和他交手结巴就好了。）

姜维：再来！一招定胜负吧！

邓艾：很好，正合我意！

姜维：（这个邓艾还真不简单.....）

邓艾：（没有分出胜负！）

邓艾：敌将也请报上名来吧。

姜维：天水姜维姜伯约。

邓艾：很好，我记住你了。赶快爬上去吧，十年、二十年后，你如果还想和我交战，最好是做到大将军。

姜维：邓艾...这家伙真是狂妄。

姜维：（但是，我有预感这个人日后一定会成为我的劲敌。）

邓艾：伏...伏兵的艺术，就是...是是...纵然你知道有伏兵，也非...被被...伏击不可。

邓艾：你你你...就就是敌方...大大大将？

陈式：...（点头）

邓艾：不不...不说话？

陈式：...

邓艾：（跟这种人说话，我还宁可和结巴说话。）

陈式：.....！

杨兰：敌人城内有摆易燃物，如果不赶快打倒负责指挥的主将，我军很可能会受到极大损害。

姜维：全军集中目标在敌人主将，一定要阻止敌人的火计。

陈式：.....（点头）

姜维：陈将军的意思是说，占领了武都，我军胜利了。（虽然这场战斗获胜，但总觉得好像忘了什么一样。还有那个邓艾，现在虽然位阶不高，但日后获得重用的话，必是我军大敌。）

## 第八回 汉中防卫战

### 突来的任务 姜维军营帐

士兵：将军，这是丞相交给您的密信，请您过目。

姜维：好的，辛苦你了。

柳隐：丞相疯了吗？就算我们常败军超好用，也不要这样用呀，操都操死了。

姜维：这个是...？！

柳隐：老大，怎么回事？

姜维：没想到丞相会想到要和轲比能联络，准备合力攻打贼营。

杨兰：轲比能？不就是号称“强爆了”的那个鲜卑人？

姜维：我没有亲眼见过他，不过据说他的部族踪迹遍布辽东到并州，一直是曹氏北方的心腹大患。

宁随：伯约，莫非是丞相要你穿过敌境去联络轲比能？

姜维：没错。

宁随：嗯...那么上面有没有丞相的署印？

姜维：只有丞相府的署印。

句扶：有什么问题吗？

宁随：问题可大了，如果真是丞相所书，不管是否为密件，丞相都会盖上自己署印。

句扶：是谁这么大胆敢冒用丞相名义假传命令！

宁随：我不知道。（丞相府长史确实有这权限和管道可以发出假命令，而目前最新任的长史就是...杨威公...看来上次跟魏延走太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他的眼中钉。）

姜维：就算是假命令，联络轲比能不也是符合我们既定的战略目标？既然如此，没必要去追究那命令为何人所发，直接去执



行就好了。休然和孝兴把部队带回汉中，我则从此地直接北上。

柳隐：老大你傻了吗？穿过敌境的危险先不说，万一轲比能决定砍了你呢？

姜维：不用担心，不久前我还是曹营之人，口音不容易被认出。而轲比能也是有名声的英雄人物，不会随便没有理由杀人。

杨兰：你这么想疯，我就陪你一起疯吧。

姜维：你在想什么？这次由我一个人去...

杨兰：是想像上次那样瞒著大家逞英雄？还是这次行动其实很危险？

宁随：伯约，让杨姑娘跟着一起去吧。

宁随：至少看在同是外族的份上，轲比能应该会客气一点。

姜维：嗯...

## **鲜卑之王 并州 鲜卑王营帐**

姜维：大汉奉义将军姜维，特来拜见大王。

轲比能：哦？诸葛亮派来的人？那还真有意思。说吧，为什么诸葛亮要大老远派人来拜访本王？

姜维：只因您是曹贼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轲比能：哈哈，真是老实，想要利用我们和曹家纠缠。不过，本王和曹家纠缠这么多年，叛叛降降许多次，你怎知本王从来没有考虑过投降？

杨兰：你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对那些汉人低头，所谓的

投降只是积蓄力量而已。只有汉人才会以投降为耻，我们只在乎行动之后带来的结果而已。

轲比能：你是羌人？

杨兰：不错，我是大汉的佣兵。

轲比能：原来如此，羌人也愿意协助你们...你说得没错，本王一直认为，鲜卑一族拥有强大的潜力。所以这些年本王不断凝聚战力，只希望有一天能击败汉人，建立自己的势力。

姜维：所以说只有双方携手合作才有击倒曹贼的机会。

轲比能：那么打倒魏国以后呢？你们会承认我们，放纵我们的势力扩张？

姜维：我们会成为你们最强大的对手，就如同现在的魏国一样。我认为您除了为部族以外，更是为了满足自己想要对抗强敌的心而奋战。永远在反抗强者的鲜卑王才是您真正的实态。

轲比能：不错嘛...本王和那么多汉人交过手，也只有你是真正懂本王的心。本王亲眼见过曹操，他以寡兵击破乌桓人的英姿，至今让人感佩。之后又和曹操的儿子曹彰交战，却被他打得体无完肤。然而本王不但没感到挫折，反觉得这就是该挑战的对象。你们能够保证自己未来可以强过曹彰甚至是曹操？

姜维：我有这个信心。

轲比能：好，那么本王就和你们结盟，只要你们一出兵，我们随时会呼应。

轲比能：嘎兽、拜嫩，准备出征了！

拜嫩：是！

嘎兽：大王，您是不是出兵次数太多了？

轲比能：嘎兽，自尽吧。

嘎兽：……

姜维：（呼…还好完成任务了。）

杨兰：（果然能说服这种傻子的，也只有同样的傻子才行。）

## 雁门附近

杨兰：真是不可思议！跟一个美少女单独出门这么久，居然都没有任何动作。

姜维：你以为我会做这种禽兽的行为？

杨兰：你不做是连禽兽都不如！

姜维：现在的我，没有办法去思考其他的事情…

杨兰：尹赏的小妹吗？

姜维：果然尹兄还是说了呀…她是个完美的女性，是个我远远配不上的人…

## 回想 冀城 姜维宅

姜维：香…这次奉命去支援金城太守苏则平定乱事，若是可以建立功劳，回去马上就向你兄长提亲。

尹香：不用急，一切慢慢来就好。

姜维：可是…如果我没有建立战功…

尹香：难道没有立下战功就不是我喜欢的姜维？

姜维：这...

尹香：开玩笑的，丈夫有志建功立业，身为一个贤妻就不该阻止他。毕竟我得负起当初让你振作起来的责任。

姜维：香...

## 思念的故人 雁门附近

杨兰：真是厉害狐狸精...

姜维：你说什么？！

步兵甲：你们是什么人？完全是两张生面孔。

步兵乙：我看一定是鲜卑奸细，先抓去给太守问话再说。

杨兰：都是你，干嘛吼这么大声，把这堆人都引来了。

姜维：香不是你可以说的人...

杨兰：是是是...愚蠢的爱妻家...

## 刎颈之友 雁门议事厅

牵弘：爹，为什么给这两个奸细松绑？

牵招：你闭嘴！现在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请老实回答。你们是不是从蜀地过来的？

姜维：是的，大汉奉义将军姜维。

杨兰：你找死吗？干嘛这么老实回答。

姜维：我认为再怎么说谎也骗不过眼前这个人，如此而已。

杨兰：算了，被你害死老娘也认了，就当作是自己多管闲事的代价。

姜维：（多管闲事？）

牵招：原来如此，刘备的人...果然就是有这种风格呀。

牵弘：爹，人家明明就是有名的叛将...

牵招：闭嘴！你懂什么！这种感觉是不会错的。我是牵招，字子经，现任大魏雁门太守。虽然知道的人不多，但不瞒你们说，我是刘备的挚友。

牵弘：爹，别提了...

牵招：闭嘴！

姜维：先帝的挚友？

牵招：可惜国让（田豫）因为一些事情被调去当汝南太守，要不然就找他一起见你了。

姜维：可是...先帝的朋友怎么会在这里任官？

牵招：我和刘备是在幽州时认识的，当时刘备以他的个人魅力为号召，让许多仰慕他的人愿意聚在他底下。之后虽然分开，但是我们的情谊却从来没有断过。牵招本来我很担心，刘备过世以后，他建立的国家是否还能延续他的理想。

牵弘：爹，那不是国家，是盗匪集团。

牵招：你给我闭嘴！

牵弘：.....

牵招：但是看见你以后让我深信，刘备他的理想还是延续了

下来，否则就不会养出像你这样坦率又坚毅的好汉。所以...你们走吧...

牵弘：爹，您这是私纵人犯！

牵招：闭嘴！我牵招当年都敢帮袁熙收葬，现在放走两个人怕什么？！

牵弘：我受够了！都是因为爹您老是不肯和刘备划清界线，到现在您的官位才停在这里。

牵招：那是我的选择，不用你管。

牵弘：您真是自私...

牵招：见笑了，总之你们两个就回去吧。

姜维：感谢您，不知道有什么我可以帮您做的？

牵招：把我的话带到玄德的陵寝行吗？

牵招：吾与玄德，少长河朔，英雄同契，为刎颈之交。俄而委质太祖，君遂鼎足于蜀地，所交非常，为时所忌，每自酌损，在乎季孟之间。

## 曹真的决意 长安议事厅

曹真：哈哈...真是被他狠狠摆一道，地小兵寡的蜀人居然还用两头蛇战术。世人传说诸葛亮谨慎小心，他该大胆的时候还是挺大胆的。

张郃：两波作战紧紧相扣，互相掩护支援，这就是连结之美。

郭淮：郭淮没能成功阻止诸葛亮入侵，请大将军责罚。

曹真：敌我数量相差悬殊，伯济选择退却是正确的决定，无须自责。

郭淮：是。

曹真：不久之后，我准备对蜀发动大规模攻击，我们不能再停留在挨打状态。

张虎：到时请大将军一定要让张虎为先锋。

曹真：张将军乃虎将张文远之子，担任先锋确实合适。

乐綝：大将军，请别忘了乐綝。

张虎：乐綝你给我闭嘴，你父亲那么差劲怎么能担任先锋？

乐綝：什么？！我爹随武皇帝东征西讨，建立无数汗马功劳。在合肥若不是我父亲，你爹早就被孙权手下砍死了。

张虎：你胡说什么，明明是你爹被我爹救，怎么可以这样歪曲事实。我爹威震逍遥津有何人不知？

乐綝：我爹作战勇猛，因胆烈跟随武帝，多次有先登之功。

张虎：我爹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曾所有。

乐綝：放屁！你家老头根本就是个只会碎碎念，又满口理由的笨蛋！

张虎：你家老头才是个矮脚猫，心眼又多又坏，还是个狂暴虐待狂！

戴陵：（还好我没有一个有名的老爸，不然像这两个二世祖还真丢脸。）

曹真：（以前听闻张文远和乐文谦关系恶劣，现在看两个儿

子的相处还真不假。)

曹真：两位将军别争了，之后我报请主上允许出征之际，再决定何人为先锋。

张虎&乐綝：是！

司马懿：（现在伐蜀未免有些过早，大将军为什么会这么著急呢？莫非...）

张郃：（比起大将军本来的消耗战术，我是更喜欢这样的进攻之美，但是这样胜负就难料了。）

曹真：（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之前一定要了结诸葛亮。）

## **见龙卸甲 赵云宅邸**

赵云：明知道伯约你才刚从外地回来，但赵云还是想见你一面。

姜维：赵将军请多保重身体，您是我们大汉的栋梁。

赵云：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赵云：云有两子，虽无大过却也没有表现。身后，希望能让他们跟随伯约。

姜维：可那是常败军...

赵云：伯约别谦虚了，自从陈仓一战以后，常败军早已不是败战的代名词。能让那两个不肖子进入常败军是他们的福气。

姜维：既然赵将军如此抬举在下的常败军，那就请两位公子明日到我那报到。



赵云：赵云不胜感激。日后你的地位将日渐重要，丞相对你的依赖也会与日俱增，你就替赵云为丞相效命吧。

姜维：赵将军……

赵云：对了，这把剑给你。

姜维：这把剑寒光闪闪，雪白呈亮，真的要送给在下？

赵云：这把剑是当年在当阳长阪，从曹操部将那里抢来的。它之后陪著我征战二十年，现在就把这剑送给你。相信你知道如何处置这把剑。

姜维：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姜维不知如何才能回报。

赵云：你只要竭力帮助丞相完成复兴汉室的大业就足够了。

姜维：赵将军，有个问题一直想要问您。关于复兴汉室这件事，莫非您真的相信有朝一日会成功？

赵云：这答案就在你的心中。

赵云：我以兄丧为名离开公孙瓒以后，无处可去，失去了人生目标，在河北过著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没想到先帝居然记得过去在离别时的约定，将赵云带走并给我新的人生目标。对赵云来说，汉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帝的志愿。只要先帝有心要复兴汉室，赵云就会帮他完成。先帝对我来说就如同丞相对伯约一般，而你我都是重情之人。既然知道丞相的心愿，你势必也会去完成它。

姜维：多谢赵将军的提醒，姜维心中的疑惑解开了不少。

赵云：时候也晚了，你回去休息吧。

姜维：也请您多保重。

赵云：云长、益德和先帝.....您们来接我了吗？

赵云：叔至，我就先走一步，你可别像我一样这么快就去那边报到...

公元二二九年，以忠顺闻名，两度救主的镇军将军赵云病逝。三十年后，后主刘禅念及曾受赵云保护，下命姜维等议：“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侯。”

### **虎将兄弟 姜维军营帐**

赵统：我们是来向将军报到的，今后加入常败军行列，立志要如父亲般忠勇为国。

赵广：...

赵统：赵广？！

赵广：抱歉，我是赵广，今后将为常败军效力。

姜维：有两位猛将之后协助，常败军可谓如虎添翼。敢问赵将军现在情况如何？（这两兄弟神情怪怪的，该不会...？）

赵统：先父已于前夜过世了，我们在来以前已向丞相报丧，丞相目前情绪很低落。

句扶：赵将军他...

柳隐：居然过世了...

杨兰：真不敢相信...

宁随：（赵将军从第一次北伐之后就一病不起，若不是街亭之失，说不定他不会这样。）

姜维：那么请两位节哀，之后我会去赵将军灵前致意的。

赵统：赵统现在无暇悲伤，只想早日像父亲那样上战场和曹贼作战。

赵广：我...我和大哥都是一样想法。

姜维：（赵统信心十足，相对看来赵广就显得退缩多了，两兄弟个性差异还真大。）

杨兰：（又来了，每次都对别人的事情那么敏锐，却对自己毫不在乎，这也是尹赏的妹妹教的？）

赵统：倒是...

赵广：这气质还真像...

杨兰：干嘛一直看我，你们说我像谁？

赵统：你真的很像娘。

杨兰：喂！谁有你们这么大的儿子，这对少女来说是很失礼耶！

柳隐：你误会了。赵将军那过世的妻子是马超将军的妹妹，因为你们都是西凉一带出身，所以感觉特别像吧。

宁随：可是我倒觉得与其说你是西羌人，你应该还是有汉人血统吧。

杨兰：你怎么知道的？

宁随：你脖子上那个项链是中土之物，再从年份来推敲，大

概和你年纪差不多。

杨兰：那是我娘遗留下来给我，说是可以找到我爹的线索。不过我看不出来所以然，上面只刻著一个“阜”字。

姜维：原来你父亲是汉人，希望你早日找到你父亲。（等一下...她的父亲该不会是那个人吧，他可是我们天水冀城之光...小时候我还和他并肩作战过。）

杨兰：别开玩笑，要是给老娘找到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痛扁他。

宁随：（我知道名字有阜字的只有一个人，该不会就是他吧。这要给马岱将军知道，恐怕杨姑娘的性命会有危险。）

## 孙权称帝 汉中议事厅

诸葛恪：在下诸葛恪，奉皇上之命前来恭贺诸葛丞相因收取武都阴平二郡，官复原职。

诸葛亮：代亮向贵国表达感谢之意。

姜维：（此人似乎就是丞相的侄儿，气宇轩昂，谈吐不凡，看来东吴也是人才济济。）

诸葛恪：另外，有件事情或许丞相已经知道。

诸葛亮：当然，刚才您不就已经说出“皇上”二字。

诸葛恪：正是。武昌之地出现黄龙祥瑞，我主见此天命难违，所以顺应众臣之愿正尊号而即帝位。现在皇上提议和贵国主上并尊二帝，望诸葛丞相禀明主上同意。

诸葛恪：（哈...这么流畅的演说，连我自己都满意。看来叔父也是很赞赏的样子。）

诸葛亮：那么可以请您稍事休息，待亮和众位商讨过之后再给答案吗？

诸葛恪：那当然，如此重要的大事怎么能不经过仔细讨论再做决定。那么就期待丞相您的回应了。

杨仪：孙权称帝，名体都不顺，有碍我大汉之正统。应该显明正义，与他们断绝友好。

诸葛亮：（威公心存大汉，办事又敏捷干练，但这次假传命令还是伤透了亮的心。）

姜维：请恕姜维僭越，虽然在下对政事并不在行，但还是想提出点意见。

诸葛亮：伯约有意见就请说，亮洗耳恭听。

姜维：虽然孙权帝位于理不容，实在是重大的僭越行为。但是现今我们的敌人是曹贼而非孙吴。曹贼直接篡逆大汉，其罪恶比起孙权岂止千百倍。我们不应坚持小义却忘记更大的正义。因此，在下认为应该遣使向东吴恭贺，让孙权和我们的关系保持如既往般友好。

诸葛亮：很好，那么事情就照伯约所说来办。孙权有僭逆之心不足为奇，我们与孙权联合是为求犄角之援，如果现在和孙权决裂，到时就必须与孙权角力。就算东吴不发兵，光是减轻我国国境以东之防备负担就已经是足够。因此亮决定遣使祝贺。

杨仪：（上次让你去轲比能那送死居然还给你逃过了，看我下次怎么搞你。）

诸葛亮：（这话子龙也曾对先帝说过，伯约重申此言，在亮听来更是感慨。伯约在短时间见识增长快速，应该是幼常之功吧。只是这个恪儿虽然才思敏捷过人，但性格略显轻浮粗疏，必须赶快提醒兄长，要他多多注意，不然会酿成大祸。）

## 洛阳宫殿 魏国大反击

曹真：诸葛亮多次兴兵入寇，严重困扰我国边境，请陛下准许曹真率兵反击。

曹叡：大司马这次壮举，朕实在是敬佩不已。那么大司马的进兵方案为何？

曹真：司马懿从荆州溯汉水而上，由西城从东面进攻汉中。张郃由斜谷进汉中。而我率领大军从子午谷直捣汉中。

曹叡：嗯...多面进军，任诸葛贼酋再有本事也难以招架。

陈群：大司马虽然言之有理，但是计画上却感觉不怎么周延。子午谷险峻难行，只要行动延滞无法会合，其他路军队必被孤立。

华歆：臣也以为，以我大魏现今国力，只须勤修内政，拉开国力差距。待蜀人征伐过度而疲累之时，不须兴兵即可破蜀。

曹绲：大司马，我也认为可能需要再多准备一段时日再行动。我军人数众多，加上路途遥远，粮草的需求恐怕会是空前。

曹真：公主言之有理，但是若再拖下去，让诸葛亮有所防备

就延误战机了。这一仗关键在汉中，取汉中则蜀地可得。

杨阜：杨阜本来也有话要说，但是既然大司马心意已定，我就不愿再说什么。只是请大司马带我一起出征。

曹真：少府为什么要跟我出征呢？

杨阜：大司马应该很清楚我这个人，不喜欢当报喜的喜鹊，而喜欢当报忧的乌鸦。大司马身边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人。

曹真：只是此战凶险，我怕不能保护少府。

杨阜：大司马忘记我的关内侯怎么来的？当年我和贼首马超血战，身负十余处创伤收复天水，因而受到武皇帝赞赏才受封的。大司马实在无须为杨阜担心。

曹真：那么到时还得多多仰仗少府之力。

陈群：此战我军极度凶险，大将军虽然对粮草运送有所准备，但必然会因为派出部队防守粮草而使大军战斗力减弱。到时劳师动众而无所得，如此不就和诸葛贼酋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吗？

曹叡：既然大将军有此雄心，司空就不须再多言，这次出征也是朕的主意，如果能够平定蜀地，也是建立万世的功劳。

司马懿：（唉...这次又给曹真抢到先机，虽然我也升为大将军，但是和曹真的大司马比总还是矮了这么一点。我的将军号总是接在曹真之后，这次我会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在他之下!）

陈群：（为什么圣上对这种事会这么坚持？）

刘晔：（陈群呀，你到现在还是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曹绫：（皇兄，你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仓卒出兵实在是不容易成功。子丹叔叔，这些事情你都考虑进去了？还是有什么原因让你不得不这样做？）

公元二二零年六月，曹真率军由子午谷（京兆）进发，司马懿率军从汉水而上，与曹真会师；郭淮从褒斜道、陇右进兵，直指汉中。

## 汉中的危机 汉中议事厅

诸葛亮：根据前方探子回报，曹贼大军开始从子午谷等地出发准备三路夹击汉中，现在汉中局势非常危急。亮目前已经调动全部可以用的军队在汉中各地布防，但仍然感到有些不足。所以日前已经派伯苗前往江州求援军。

杨仪：江州的前将军虽有才干，然而却心术不正。之前屡屡想要挑战丞相的权威，让这样的人来汉中支援好吗？

诸葛亮：正方和亮皆为受先主重托之大臣，正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国，威公你过虑了。

杨仪：是...（李严这家伙之前还想劝丞相加九锡，此人权力欲重，表面上是尊崇丞相，其实只是要帮自己牟取更高权位。）

魏延：丞相，过去我防守汉中之时，特别注重将敌人挡在外面，这就是符合周易所谓“重门”之义。

王平：丞相，我也认为文长之言非常有道理，我们以新修筑



汉、乐两城为据点，向前在城固构筑防线，绝不能让敌人进汉中。

诸葛亮：嗯...文长、子均之言，亮非常赞同。至于斜谷防线方面，亮有个不错的人选。

诸葛亮：伯约，你和元雄对抗来自斜谷道的部队。

姜维：是！（愿意一个战线的防卫交给我们，看来常败军的实力已经获得丞相的肯定。）

吴班：是！（这姜维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有战力却可以被当成弃子牺牲的部队。丞相原来是这么冷血的人。我也没有资格说丞相，当年夷陵之战，我不也做过那种事...）

## **托孤之臣 江州议事厅**

邓芝：现在汉中受到贼军攻击，情况危在旦夕，请李将军尽快派出援军。

李严：我了解...不过，对于东吴那边的防御还是不应该松懈才是。

邓芝：我方已经承认孙权的帝位，现在孙权也将国都迁往建业，东线这边压力应该已经小很多。在下是对东吴的专家，请将军不要用这种藉口推托。

李严：只是丞相这样一纸命令就叫我出兵...

邓芝：丞相有封信要给您过目。

李严：哦...我看看，任命我为骠骑将军，丰儿为江州提督？好好好，这时候他终于认清我们不是主从地位而是平等的。这就

率领两万援军前往汉中，永安督叔至也随同前往。

陈到：是。

李严：哈哈，诸葛亮你到头来还不是要求我。

邓芝：李严果然还是通不过考验，本来以为他只是利欲薰心，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叔至知道该怎么做？

陈到：李严这个祸端迟早该铲除。我就如同利刃，既可对外人也可对自己人。

邓芝：（陈叔至果然勇烈过人，不愧是能和赵将军并称的人物。）

## 赵广的心声 褒斜谷入口

姜维：关于打这场仗，我有计策必须要靠两位的帮忙。

赵统：将军尽管吩咐，我们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赵广：我和兄长的想法一样。不过...

姜维：不过什么？

赵广：没事...

赵统：唉...弟弟，有话就说嘛，干嘛这样畏畏缩缩的。

赵广：大哥，真的没什么。

姜维：那么就请两位依计行事吧。

姜维：等一下，赵广将军。从接触到你的一瞬间，我就感觉你充满著困惑。带著困惑上战场是很危险的。

赵广：这也不是很重要的事...

姜维：那可不行，是不是感觉自己完全比不过自己的兄长？

赵广：……

姜维：你和你大哥不同，你并不需要像子龙将军那样在沙场拚搏。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或许更适合往参谋方面发展。刚才你不就是想要对我的计谋提出建议？

赵广：我在武艺方面才能完全比不过大哥，眼看大哥越来越接近父亲，相对之下我真是一无是处。

姜维：哪有这种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像子龙将军那样。

赵广：那么...愿意听听我的作战计画？

姜维：不错的计画，就这样做吧。（虽然还是看起来没什么信心，但只要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够了。）

## **风雨子午谷 姜维军营帐**

吴班：这次为了打败曹贼，吴班尽管供伯约驱使。

姜维：有吴将军这样勇猛的大将相助，我军的胜算可以说大为提高。

宁随：客套话就到此为止吧，这场战争光靠我们是无法获胜的。

吴班：幼常？！

宁随：吴将军您看错了，在下宁随，是常败军帐下参谋。

吴班：我了解了，认错人还真是抱歉。

宁随：丞相要我们这么少数的部队去对抗郭淮那路，只是要拖慢他们行军的速度。幸好，汉中附近地势崎岖，我们可以倚靠地利作战。

姜维：我也是这样想。如果和敌人硬碰硬可能会造成庞大伤亡，就算赢了也充满遗憾。所以我已经让两位赵将军去进行该有的准备工作，只希望计策能顺利。

句扶：哼，本来我还有信心的。看到这个东州人我就没什么信心了。

吴班：你是句扶？记得在夷陵之战，你奋勇护驾，获得先帝赞赏不是吗？

句扶：赞赏？那恐怕只是为了掩盖你的过失才会这样做的吧。托你的福，整个小队只有我一个生还。

吴班：...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

柳隐：小句虽然在夷陵之战立下大功，但是他所属的部队也在夷陵之战被全灭。

句扶：害我部队全灭的是一个错误的情报，而情报来源就是来自吴班的部队。你害死了我的伙伴，甚至连程祭酒都害死了。然而你却什么事情都没有还做了大官，这有天理吗？难道就因为你是皇亲国戚？

宁随：（吴班将军是吴懿将军族弟，吴懿的妹妹则是先帝皇后。先帝拉拢这些刘璋旧部的态度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明显。）

吴班： ...

句扶：说话呀！我要看你这个凶手怎么帮自己辩护。

杨兰：喂！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内讧，有时候我还真搞不懂你们汉人在想什么。

吴班：真是对不起，给你们造成困扰了。

姜维：（杨兰说得好，要是以我的立场，很难对吴班将军说什么。）我认为要问什么，等这次战斗完后再说吧。

句扶：哼，吴班你最好不要走在我前面！

柳隐：老大，我想你大概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是东州人吧。

宁随：这种事情并不重要，曹贼可不会因为你是益州人或是东州人就有区别。

柳隐：荆州人说得轻松，随便就可以置身事外。

宁随：（看来东州人和益州人的裂痕可不是三两下就可以平抚的。）

句扶：（我一定要为死去的弟兄报仇，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宁随：伯约给两位赵将军什么任务？真令人期待。

杨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感觉胸口有种骚动。

姜维：你是不是不舒服？

杨兰：不是这样的，该怎么说呢，像是可能和久违的熟人见面那种感觉。

吴班：（当年造的孽，现在还是得还呀。）

## 汉中防卫战

杨阜：子午谷阴雨绵绵，我军已经走了快一个月才勉强看到谷口，士兵的士气非常低落。

曹真：连续三十天的阴雨，真是完全料想不到的意外。仲达和隗义的军队也没到？

杨阜：完全和这两位将军失去联系，看来是无法及时赶上会合。大司马，这场战争到这里也该知道有问题了。如果不停手，只怕我军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反击。

曹真：好不容易行军到这里，就这样放弃也实在是愧对圣上对我的期待。传令前锋的鲁芝和魏平，要他们进攻。

鲁芝：出兵的命令已经下来，不过这子午谷都是泥泞，栈道也断裂，该怎么走嘛。

魏平：我们就来个慢慢走就好了。反正打混也不会被抓到。

鲁芝：这次你的意见倒不差。只是大司马会用你这家伙当前锋还真是意外。

魏平：大司马真是有眼光，虽说我很懒，但是一旦认真起来可是很恐怖的。

鲁芝：是是是...真是恐怖...吓死我了...（话说回来，这次有机会见到那个羌族女子？别误会了，再重申一次，我很爱我老婆。）

郭淮：我们斜谷分队好不容易赶到，但光凭这样的部队想要攻下汉中实在是不太可能。

费曜：就算不行也得进攻，不然蜀贼可是会看我们笑话的。

郭淮：我也知道，但就是怕先锋队跑太快...万一被孤立歼灭就糟了。

费曜：那两个人都是名将之后，应该没问题吧。

郭淮：名将之后又如何？没有作战经验就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实在是令人担心。

戴陵：多亏那两个笨蛋二世祖，居然让我的工作跟著变成先锋。想当年我多崇拜张辽将军和乐进将军，现在看到他们的笨儿子真让人幻灭。

张虎：让你幻灭还真不好意思，不过我好歹也有父亲八成的实力。

乐綝：我看他是忌妒我有个杰出的父亲。

戴陵：(这两个家伙真是中二到极点。)

费曜：伯济...那两个人真的很令人担心。

郭淮：只能当作是磨练新人了。不过比起颖川陈家和钟家的第二代，这两个人真可谓丢人现眼。

赵统：我乃赵云之子赵统！

戴陵：真蠢，大司马早就料到你们会埋伏兵，同样的招数一玩再玩不腻吗？

赵统：什么？

赵广：大哥，现在把他们的伏兵都引出来，姜将军的军队可以一口气冲出来了。

赵统：赵广做得好，你的表现真是越来越接近父亲。

赵广：这...真的吗？

赵统：那当然。（赵广终于肯踏出这一步，实在是要感谢姜将军。）

张虎：乐綝你个蠢猪，我不是要你不要再玩这种白痴计谋吗？

乐綝：怪我？明明是你疏忽的，居然没注意到有人跑到后面去。

戴陵：（我快受不了了，夹在这两个二世祖中间简直是折磨人。）两位将军现在一个应付后面，一个去前面迎敌不就好了？

乐綝：好吧，后面那个我来对付。

张虎：前面这个留给我。

费曜：伯济...那两个人真的很令人担心。

郭淮：那两个自作聪明的笨蛋，这下前锋部队也有危险了，快随我去救人。

姜维：看来两位赵将军的行动已经成功，我军全军出击作为两位将军的策应。我军负责歼灭来自斜谷道的分队，子午谷和西城那边则交给丞相主力部队。

吴班：这就是姜将军你的计策？实在是太过冒险，要是有一个不小心，两位赵将军将会命丧当场。

句扶：吴班，只有你这种懦夫才不敢冒险，别拿我们大将和你相提并论。



宁随：不，吴将军说得也不无道理，今天是刚好敌人中了我军的圈套，但若是敌人反过来再利用我军圈套呢？想要胜利也要评估胜利所得，为这种战役去让两名战将犯险，伯约也该仔细想想。

姜维：我以后会切记的。

宁随：（冒险是伯约的长处也是伯约的缺点，或许我可以稍微压抑他，但是要让他继续冒险又避免有失，还是需要另有高人。）

柳隐：我们还是趁著敌人混乱赶快发动攻击吧，不然就晚了。

杨兰：.....

姜维：你怎么那么安静。

杨兰：有种会碰到亲人的感觉，我的心一直在跳动。

姜维：莫非你有亲人在贼营？

杨兰：不知道...

诸葛亮：城固这个地方是敌人兵马的会合之地，趁著敌人立足未稳给予迎头痛击。不久之后，来自江州的援军会到达，请大家撑住。

袁綝：让曹贼知道我大汉的雄威！

孟琰：曹贼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

王平：汉中是我们大汉的命脉，一定要守住。

吴懿：我打过大大小小数十场战役，从来没有像现在感觉这么紧张。

诸葛亮：记住，汉中防线绝对不能被攻破。

魏延：我总感觉你今天特别严肃，是因为曹贼终于派出大军  
侵攻？

马岱：不是这样的，听说杨阜那贼人也跟著到来，我想要斩  
杀他来告慰从兄和云騮。

魏延：原来如此。既然这样，就让我魏延奉陪到底。

马岱：感激不尽。只是文长，为什么不肯用这样的气度去对  
威公？威公也是忠心为国。

魏延：我当然知道杨仪对国家忠心耿耿，但是我就是不满这  
个刀笔小吏对我颐指气使的模样，他总不把前线将士的血汗放在  
眼里。

马岱：文长...

魏延：不用多说，我知道你的难处，但也请允许我魏延放纵  
自己的心，时至今日，我不想再忍气吞声了。

马岱：（这两人的关系竟然恶劣至此，到时候我又该何去何  
从？）

张虎：赵云的儿子很了不起？

赵统：张辽的儿子又如何？杀！

张虎：赵家枪法果然名不虚传！

赵统：我也以为你只是普通的二世祖。

张虎：来吧！一招分胜负吧！

赵统：下次见面再分胜负吧！

张虎：赵云之子赵统？我记住你了。

乐琳：有本事就和我单挑！

赵广：虽然并不想单挑，但也只好接受了。

乐琳：（看他一副没斗志的样子，我赢定了。）尝尝我的厉害吧！这怎么可能！居然被挡住了？

赵广：换我了！赵家密技！崩山龙爪旋锋！

乐琳：哎呀！可恶……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倒我吗!!!

赵广：（这家伙武艺不怎么样，但是防御力超强。）

乐琳：本来以为挑到软柿子，哪想到这个也不好惹。

张郃：终于到达了，虽然迟到但还算来得及。城固那边看来已经被守死，只有往另一个方向去，这就是迂回之美。全军向斜谷口进军，和郭淮将军的部队会合。

赵统：张郃到了？那个人是父亲生前最大的劲敌，我想要会会他。

赵广：大哥，张郃武艺无双，千万要小心。

张郃：前方这个武将报上名来吧，看你的装扮就让我想到赵云。

赵统：赵云之子赵统。

张郃：赵云之后？这样可有趣了。自从赵云过世以后，我可

是难过得茶饭不思。虽然现在还不成气候，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赵云的样子，此乃成长之美。

赵统：什么？！（真可怕，我都已经用尽全力，没想到他还有慢慢评论我的余裕？）

赵广：张郃！赵云之子牙门将赵广。

张郃：赵云的儿子，这下可有趣了。嗯...实在看不出来是赵云的儿子。完全不像赵云，力道不足却有著不同的巧劲。

赵广：是这样吗？

张郃：呵呵，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向，才有与众不同之美。

句扶：张郃也到了？！看他护卫部队人数不多，正好让我来解决这个大汉的心腹大患。

柳隐：不要，你一个人不是他对手！

张郃：单枪匹马就来挑战我，真有勇气，赞许你的胆大之美。但是...

句扶：太大意了。

张郃：成全你的死亡之美，送你上路吧。

句扶：怎么会是你？

吴班：不要这么不爱惜生命，你是从夷陵生还下来的人，你有义务要继续活着。

句扶：可恶呀！我最不想欠的就是你的人情。

吴班：接下来的战斗就先交给你们了，连我的份一起奋斗吧。

句扶：可恶...可恶...真是可恶到家了。

司马懿：终于...终于可以和诸葛亮交手了。只是我现在到底能有几成把握？

牛金：将军无需畏惧，俺老牛以前打过关羽和周瑜，几个蜀人小娃哪是俺对手。

司马懿：那还真可靠呀...（这种没脑的莽夫，终究用途有限。不过念在他听话，姑且还可一用。）

诸葛亮：这个旗号是“司马”？莫非就是新城斩孟达的司马懿？

司马懿：子丹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也能办到，我要战胜你这唯一没有战胜过的对手。

李严：江州援军赶到！曹贼你们等著吧！

陈到：先帝帐下白毳，勇往直前，誓死不退。

诸葛亮：终于等到援军了。

姜维：伯济，这场战争是你输了。

郭淮：我这路是输掉，但不代表我们全军都输掉。

杨兰：我没空理你，快点闪开！

鲁芝：今天这个羌族少女是怎么回事？（不过骂人的神情也好迷人。）

马岱：哪里来的莽汉？

牛金：居然没听过俺老牛？俺当年可是力战关羽的一代战神。

马岱：来吧！

牛金：怕你不成！你很不错，不过很可惜碰到俺老牛。

马岱：我马家何时沦落到居然得被这种货色称赞？

牛金：没用的，俺老牛铜皮铁骨，就算被砍也不痛。

马岱：我就不相信你有多神！

牛金：如何呀？

马岱：看招！

牛金：怎么可能，俺老牛居然流血了。

马岱：当年族兄的神枪连许褚的厚甲可破，你这点本事算什么。

牛金：给俺老牛记住！

牛金：你是继关羽和甘宁后，第三个能伤到俺老牛的，你叫什么？

马岱：扶风马岱。

牛金：俺记住你了。（怪了，玄石图不是说俺会压过所有姓马的吗？）

姜维：你就是曹真？

曹真：不错，大魏大司马曹真。嗯...你应该就是姜维吧。

姜维：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曹真：公主和伯济提过你，没想到过去一时疏忽没注意到，却给我大魏今日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还是请你好好奋斗，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前途的权利。这个你就拿去，算是我曹真对你未来的祝福。

姜维：（虽然是敌将，但是这种气度实在是让人敬佩。）

马岱：杨阜，你这小人纳命来！

杨阜：斩杀马超一家人不过各为其主。当初马超杀死韦刺史又怎么说？我的七个从兄弟的命又找谁要？

马岱：你这强词夺理的家伙！

诸葛亮：能在这里见到你这个对手，亮实在是倍感荣幸。

曹真：大魏的大患诸葛亮，幸会幸会。

诸葛亮：如果是亮个人想法，还真希望早些认识你。但是以国家利益，则是希望你早点消失。

曹真：我也有同感，呵呵呵呵呵...

诸葛亮：呵呵呵呵呵...

诸葛亮：叔至，真的好久不见了。

陈到：丞相也是健壮如往昔，令人欣慰。

诸葛亮：在子龙走了以后，陪伴先帝一路走来老臣就只剩下叔至你了，也请你一定要保重。

陈到：同样也请丞相多保重，先帝一向很担心您。

诸葛亮：先帝就是这样贴心，才会让底下的臣子这么愿意为

他效劳。

陈到：我从没有看过你，新加入的？

姜维：在下天水姜维，字伯约。

陈到：原来你就是丞相经常提到的年轻人...

姜维：请问您是？

陈到：汝南陈到，字叔至。

姜维：您就是从先帝时代一直跟随先帝南征北讨，名声仅次于赵将军的陈叔至？

陈到：别那么抬举我。我只是个单纯的追随者，既不伟大，也不卑微。

陈到：（姜维...是吗？）

袁綝：义父，见到您真的很高兴...

陈到：你一直是姓袁，可以不用拘泥于义父的称呼。

袁綝：是您在汝南的大屠杀中将我救出，并且给了我新生。在我心中，真正的父亲是您，而不是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袁绍。

陈到：你的人生就自己决定吧...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路，都不要去后悔。

袁綝：是！颖川袁綝就是颖川袁綝，既不伟大，也不卑微。

张郃：错不了...绝对错不了...

袁綝：你到底在说什么？

张郃：虽然还很年轻，但你的脸真的很像故主袁本初，这就是相似之美。



袁隸：闭嘴！我袁隸和袁绍没有任何关系。

张郃：哈哈哈哈哈，没有关系？！明明你就姓袁，为什么要甩开汝南袁家？有著四世三公名门的环境庇佑有什么不好？

袁隸：你这家伙到底是谁？

张郃：河间张郃，大概是这世上仅存少数还效命过袁公之人。乖乖接受自己的命运吧，要是你能够让袁家复活，或许这世间会更美。

袁隸：（为什么袁绍的幽灵总是缠著我不放？我根本没看过你，凭什么要我去背负那无谓的重担？）

曹真：我好像看过你...印象中是在汉中的时候...

陈到：汝南陈到，字叔至。

曹真：原来你就是陈到...请问她还好吗？圣上和公主到现在都还惦记著她。

陈到：能够卸下多年来的重担，对她来说是好事，毕竟她一生都奉献给大魏了。

曹真：我知道，不只是圣上和公主，就连我也很钦佩她呀。她是继郭嘉之后，唯一一个可以了解武皇帝内心的人。

陈到：既然如此，也请你转达她的话，大魏皇帝和公主是她的骄傲，两人一定可以壮大大魏。

曹真：我会的。

杨兰：（就是这个人给我那种感觉。）敌方大将报上名来！

杨阜：我叫杨阜，现任大魏少府。

杨兰：杨...阜...（我的项炼上刻的不就是那个阜字？不行，到时候我得确认一下。）

杨阜：咦？！（这种说话方式...应该错不了...就是那个女人...）

姜维：您就是杨义山吧...

杨阜：不错，请问你是？

姜维：天水冀城姜维。

杨阜：姜维？你就是当时帮忙送信给的小男孩？纵然现在你是敌人，但我还是要好好感谢你。

姜维：是的。当日为了对抗马超的横暴，冀城上下一心，就连年幼的在下也参加了这场战争。

杨阜：比起送信，你当日救了我最爱的人才是更重要。如果不是你帮忙，只怕她早就和我几个族兄弟一样了。

姜维：那个她现在在哪里？

杨阜：据说后来回到羌族部落，还生下一女，只是那女子是谁还不清楚。

姜维：（羌族女子、杨姓...这么说来...）

司马懿：在下司马懿，能够亲眼见到传说中的诸葛丞相，懿实在兴奋不已。

诸葛亮：你就是司马懿？在新城火速进兵斩杀孟达一事让亮非常震惊。

司马懿：不敢当，只可惜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和你交手。

诸葛亮：你迟早会的。（曹真之后，应该就是这个司马懿了。）

司马懿：敢问诸葛丞相，为什么要屡次进犯我大魏？明明应该知道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其实你应该是要移转蜀地内部矛盾，兼有巩固自己权位的意思吧。

诸葛亮：亮受先帝之重托，矢志匡复中原，复兴大汉，从未考虑过其他的事情。

司马懿：只因为刘备的托付就值得这样拚命？我不懂，我实在是不懂...

诸葛亮：先帝三顾茅庐请亮出山，并且一路提拔亮至今日的地位，此等恩情就算是赌上亮的十世都无法偿还。

司马懿：这种恩情是虚幻的，是刘备想要用来拢络你，让你为他拚命的手段，这实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难道你看不破？

诸葛亮：亮大概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可惜呀...空有惊世才能却心术不正。

司马懿：（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奇才，却沦为蠢材的奴仆？这简直就是才能的浪费，是天下人的损失呀。）

曹真：无可奈何，还是暂且收兵吧。

魏延：看来汉中是守住了。丞相，我建议马上追击，只有趁现在追击，才有机会擒下曹真。

诸葛亮：不，曹真只是暂时撤退而已，兵势仍然强盛。不过

郭淮那路倒是可以攻击，就让你和子远一起去追击郭淮部队吧。

魏延：是...（虽说只能追郭淮这种小角色，不过还是得打场漂亮的胜仗才行。我要让丞相知道，究竟杨仪和我，谁才是大汉不可或缺的人。）

姜维：很好，总算歼灭了敌人！我军胜利了！

## 第九回 祁山伏击战

### 退兵之策 蜀汉军营帐

王平：丞相，怎么不见文长和子远呢？

诸葛亮：亮命他们去追击郭淮和费曜，刚才已接到文长的捷

报，说成功大破贼军于阳溪。

王平：文长居然可以追敌军追到这么远还获胜，实在是可贵的将才。

杨仪：(若不是丞相因为捷报心情正好，我还真想泼个冷水。这个魏延把我大汉军队带到那么远的地方作战，简直就是儿戏，若是战败，他负得了这个责任?)

诸葛亮：这次多亏永安的正方和叔至前来，否则汉中可就危险了。

陈到：丞相过誉了，身为大汉臣子，援救乃分内之事。

李严：今后不论丞相有任何事，李严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哼...到头来你还不是要看我脸色。)

王平：日前曹真虽然被我们击退，不过军队仍然在城固附近驻扎。打长久战对我们有利，但是如果不使贼军退兵，恐怕朝中人心难安。

诸葛亮：子均所言甚是。亮倒是有个方法可使曹真退兵，只需要一封书信即可。唯一就是由谁来送这封信？

杨兰：丞相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如何？

姜维：杨兰？！

诸葛亮：好好好，杨姑娘单身赴敌阵的表现，实在是女中豪杰。不过请放心，曹真是个讲究礼节的大将，他不会为难你的。

杨兰：我在羌中当佣兵的时候，比这更危险的场面都见过，请丞相不要担心。

杨兰：(杨阜...)

姜维：(她应该是去见杨阜...这样也好，能回到亲生父亲的怀抱应该是无比幸福。)

## 壮志未酬 魏军营帐

杨阜：这场战争打到这里已经是到底了。昔日武王伐纣，见到祥瑞尚且恐惧，今日面对连续大雨奇象，我军怎能不战栗。左传有云：“知难则退。”现今我大军困在这里不上不下，实在不像王者之师。

曹真：嗯...之前散骑长侍（王肃）和太尉（华歆）也有类似上书。你们说的我都知道，这次的攻击确实只能到此为止了。只是我还在等皇上的诏书，现在贸然退兵对我军威信有伤。

士兵：报！蜀人使者说送来一封书信要给大司马过目。

曹真：快快有请，我想看看诸葛亮会玩什么花样。

杨兰：小女子杨兰，见过大将曹子丹和诸位将军们。

曹真：想不到诸葛亮派来一位姑娘送信，这倒让曹真开了眼界。

杨兰：曹将军这话就不对了，战场之上无男女之分，像旁边那位大将不就曾经被我从马上挑下来吗？

张虎：噗...

乐綝：哈...

鲁芝：姑娘武艺无双，鲁芝可是败得心服口服。（这靠爸二

人组要是碰到这西羌女子，保证你们也输到哭。)

曹真：曹真在此向姑娘道歉，姑娘原来也是一名勇猛的大将。

杨兰：我是奉丞相之命将这封信交给将军您，将军应该不至于会为难小女子我吧。

司马懿：(刚才威吓对手就不用自己女人的身分，等到这时候再搬出自己女人的身分，就算大家想动她也碍于面子不敢出手。)

张郃：(单枪匹马赴敌营，这种表现真是勇气之美。)

杨阜：(这个口气，这种动作，错不了，一定是她...)

杨兰：信既然送到，我就告辞了。

曹真：等一下，有封信想要交给姜维，你可以代为转送吗？

杨兰：如果是劝降的话就不必了，单纯浪费我的时间而已。

曹真：请放心，只是家书而已。因为姜维本无意投降，所以我们没有为难他家人，这封信是让他安心的。

杨兰：那么我就代为转送。

费曜：大司马，不能让这女子这么靠近您，会有危险的。

曹真：这名女子都敢单枪匹马来到我们阵营。比起来，我现在的危险还不如她万一。

杨兰：曹将军，您果然是个人物。

曹真：过奖了。

杨兰：那么我这就告辞。(家书？这封信还有微弱的年轻女子气味，他娘有那么年轻吗？)

杨阜：在下还有些话想要问那名女子，请大司马允许我送她出营门。

曹真：少府请吧。

曹真：我看看这封信...万事俱备，只欠圣旨，子丹设伏，汉相不追。哈哈，知我者，诸葛孔明呀。传令下去，全军退兵。

(蜀人战力强大，这次我用尽手头资源仍不能克服山险，壮志未酬实在可叹。)

## **血脉相连 魏军营帐外**

杨兰：我就知道你会追出来，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你认得这个项链？

杨阜：这...这个项链...莫非是？这是谁给你的？

杨兰：这是娘留给我的遗物，她说靠著这个项链可以找到我爹。

杨阜：原来她已经死了...她是个好女人...

杨兰：这么说来，你认得我娘，而且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我那可恶的爹。

杨阜：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杨兰：杨兰，这是娘坚持给我取的名字。这个名字让我在羌人族群中备受歧视，象徵我那不纯正的血统。

杨阜：果然如此，她的性格就是那么刚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这么绝。事情就如同你想的，我是你爹，名叫做杨阜。



杨兰：本来想要揍你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连这点欲望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空虚...

杨阜：如果你揍我可以让你消气的话就揍吧，毕竟我真的对不起你们母女俩。当年马超兴兵来犯，而妻子又在那时候过世，我就是在那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认识你娘。她是个好女人，她安慰了我忐忑不安的心，也教了我该如何应对马超的方法。当时我们约好打败马超后就相聚。我就用她教的方法联络到姜叙等人，众人一起起兵，终于打败马超。但是在那之后我就被武帝封侯，我不想放弃这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就离开了你的母亲。

杨兰：哼！你果然如我想像的，是个大浑蛋。

杨阜：我在安顿好一切之后就回到天水想要找你母亲，但是她却不见踪影。我辗转听说她回到部落，还生下一个女儿，然而我不管怎么找就是找不到她，你娘无法原谅我所以才避著我。

杨兰：娘虽然恨你，但是也爱你，她让我带著这个项链就是要我找你。

杨阜：回来和爹一起住好吗？爹想要弥补多年对你们母女的亏欠。更何况马家人也在蜀地，你的身分如果被知道会很危险。

杨兰：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和他们订下了长期契约，身为佣兵就是要守信用。

杨阜：他们？你是说姜维的麾下？

杨兰：是的。

杨阜：那还真是有缘呀...

杨兰：有缘？

杨阜：为了对抗马超，我和姜叙、王异几个人联合起来共商大计，而在中间负责传递消息的，就是当日年幼的姜维。而姜维做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在马超开始对我进行报复攻击时，把当时有身孕的你母亲带领出城。如果不是他，恐怕你也不在这世上。

杨兰：真有他的风格，认真起来就什么事都不管，甚至连自己命都不要了。

杨阜：你很在意他？

杨兰：我不知道...

杨阜：这样的表现...还真的很像当年你母亲的样子。尽管放心去追求姜维，你可是堂堂天水杨阜之女，绝对配得上他。

杨兰：多事...

杨阜：(虽然没亲口听到她喊爹，但至少肯相见，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

杨兰：再见了，爹...

杨阜：等一下，你愿意叫我爹了？

杨兰：..... (这样就够了...)

## 杨仪的人情 蜀军军营外

马岱：威公有什么事情找我？还特意把我一个人拉出来谈。

杨仪：我想问你有没有兴趣知道一件事情，关于那位杀掉你

马家全家的凶手。

马岱：你是说杨阜？他人就在对面贼军军营，只可惜我力量微薄，没有机会手刃他。

杨仪：如果我告诉你，我军有人和杨阜那贼人有关系，你会怎么做？

马岱：不管是谁，一律格杀。

杨仪：很好，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常败军有个名叫杨兰的女子，不知道你见过吗？

马岱：有两三面之缘。

杨仪：经过我多方调查和推敲，我可以确定告诉你，这人是杨阜的女儿。

马岱：什么？！

杨仪：好了，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剩下该怎么做就交给你决定。（卖给你一个人情，日后杀魏延的时候还需要你的力量呢。）

马岱：杨兰...

## **夷陵的记忆 汉中后将军府**

句扶：你明知我对你的仇恨还让我进来你屋内。

吴班：如果说是为了要道谢就请回吧，我救你，只是因为你也是大汉的臣子。

句扶：我才不是来向你这东州人道谢的，只是不想欠你人情

罢了。

吴班：那么你已经什么都不欠我了，请回吧。

句扶：关于夷陵之战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吴班：像你这样目无尊长，敢这样和后将军说话的人还真不多。夷陵之战是场悲剧，就算是现在想起来，还是会感觉悲痛万分。在那场战役我损失了太多的朋友，张南、傅彤、冯习等，不要以为痛苦的只有你而已。

句扶：因为你的错误情报，让我们侦查队遭遇到朱然的前锋军而被全灭，这难道不是事实？

吴班：这是事实，我错估吴军的战力，对敌人掉以轻心，等到朱然部队出现在我军后方时已经来不及了。

句扶：既然你知道这是你的责任，为什么要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来，让我们蒙受不白之冤。

吴班：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承担就可以承担的，当大汉连黄权都失去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再失去任何人了。

句扶：这真是诡辩。

吴班：没错，我也这么认为，但是现实就是如此。

句扶：哼...你现在就给我好好养伤，等到伤好了，我自然会找你算帐。

吴班：（其实事情还有个关键的疑点，究竟是谁把我军的配置告诉敌人，而且还让朱然完全掌握到我军动向。在事情查清楚以前我什么都不能说，就算是背黑锅也在所不惜。）

## 血海深仇 汉中姜维宅

姜维：杨...杨兰？你怎么回来了？

杨兰：契约还在，你以为我是不履行契约的人？

姜维：可是你不是好不容易找到你父亲吗？

杨兰：你好像很担心我会一去不回，是不是因为对本姑娘的好感度破表了？

姜维：别开玩笑，这只是单纯的关心而已。

杨兰：真是不老实...像本姑娘这种美少女离去，你应该会很心痛，很不舍，甚至夜不成寐才是。

姜维：谁会这样呀...

杨兰：拿去，这是曹真托我交给你的信。他说因为你本无意投降，所以魏国并没有为难你家人。

姜维：这样...我来看看...

杨兰：在我面前看这信好吗？

姜维：没关系，毕竟是你把信送到的。

姜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

杨兰：嗯？有点听不懂...

姜维：总之是要我安心，不要再为母亲的事情操烦了。

杨兰：原来如此。

姜维：（最后署名的那个“绫”，看来还是你帮的忙呀。）

杨兰：你想要杀我来报你的仇对吧，真没想到马家人会是这

样的懦夫。

马岱：杨阜老贼用卑鄙手段杀害我从兄的妻小，这血海深仇我是非报不可。

杨兰：有本事你就来，论打架老娘还不至于会打输你这大叔。

姜维：杨兰是受雇于我常败军的佣兵，不管什么理由我都不许你动她。

马岱：你难道要为一个女子和我结仇？

姜维：如果将军执意如此的话，我也只有接受这样的结果。

马岱：哼...是什么理由你要护著一个外人？

姜维：她不是外人，她是我常败军的成员。如果我连身边的人都无法守护，如果为了避免结怨就扭曲自己的价值观，我就没资格站在这里，成为丞相的助力。

马岱：庇护敌人的女儿就是帮助丞相？别笑死人了！

姜维：就是因为是敌人之女，所以你就可以毫无理由就杀害？这就是你扶风马家的作风？

马岱：你说什么？

姜维：马超他做了什么？背信弃义杀害韦康，挟持名士贾弘，并且处死姜叙之母。马超兴兵给天水带来多大的灾祸？如果不是他倒行逆施，杨阜又岂会率兵抗暴？

马岱：你这家伙...

姜维：马超横暴好杀，只要是冀城人，每个人对他都只有反感而已。你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根本就看不清现在自己在做

什么。

马岱：给我记住！早晚我会报复的！

姜维：你现在在这里非常危险，还是想办法回去西羌或是魏国吧。

杨兰：怎么？现在又想赶我走？我可不想让马岱嘲笑我。我并不怕马岱那个家伙，他的血海深仇不过是自己无能的象征而已。

姜维：你说得对，现在的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沉浸在过去的失败者而已。

杨兰：想不到你自己也和马岱有仇...

姜维：可以的话，谁想翻那种老帐。只是马家人当日给冀城的危害，就算是现在都让人难忘...

## 四度北伐 汉中议事厅

诸葛亮：上次防守汉中，文长和子远居功甚伟，亮已上奏圣上，请求封文长为镇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子远为左将军，进封高阳乡侯。

魏延：谢丞相。

吴懿：谢丞相。

诸葛亮：另外显通和伯约的表现也不容忽视。正方（李严）迁骠骑将军后留下的前将军遗缺由显通递补，加都亭侯。

袁綝：丞相，一下子就拔擢我到前将军的位子好吗？

诸葛亮：不用担心，这些日子以来，你不也已经证明自己的

能力？

李严：（哼，还不是仗著自己姓袁。明明都是衰败的名门，东吴养著袁术的儿子已经够蠢了，我们还让袁绍之子居高位。）

诸葛亮：伯约，亮上奏陛下封你为征西将军。

姜维：丞相，那不是永安陈叔至的位子？

诸葛亮：叔至已经迁任子龙遗留的镇东将军缺，所以他的位子亮希望由你递补。

袁綝：不用担心，义父相当欣赏你，他会很高兴由你接替他的官位。

姜维：既然如此，姜维就谢过丞相。

李严：（我呢？若不是有我援军，你还能安稳坐在这里？诸葛亮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

诸葛亮：另外，为了巩固我军西方的防线，特别任命元俭（廖化）你去出任阴平太守。

廖化：丞相，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这没有什么名声的小将好吗？

诸葛亮：元俭过谦了。当时你运用智谋逃过东吴追兵的追捕，并且顺利回到先帝阵营的事迹，亮可是记忆犹新。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可以守住阴平。

廖化：既然如此，廖化欣然接受这重大任务。

诸葛亮：好，之前我们顺利击退曹真率领的曹军，而现在曹真又病倒，正是我们进行反攻的时候。这次从祁山进兵，进而图



取陇西各郡，同时亮联络好轲比能来响应我军。

杨仪：（本来还有点担心假传命令的事情被丞相知道，现在看来是多虑了。）

诸葛亮：正方，这次督办粮草工作就交给你了。你是先帝托孤重臣，相信你可以完成这重要任务。

李严：是……对了，我现在改名李平，日后请丞相多多指教。（我都已经改名李平，为何还要接受不平等的待遇？诸葛亮在前线发光发热，我却在这边帮他弄后勤？我可不是他手下的小吏，是跟他对等的托孤大臣！）

## 大司马府 曹真之死

曹真：咳咳…爽儿，这次诸葛亮大军入寇，你有什么对策？

曹爽：爹，为了一劳永逸，应该出动大魏最精锐的中军。现在爹生重病无法行动，就让孩子为您分担重任。

曹真：很好，你先下去吧。公主你也看到，爽儿无法对付诸葛亮是可以确定了。

曹绫：子丹叔叔别老是看到昭伯的缺点，他的能力其实连皇兄都很放心。

曹真：如果说连公主你都这样说的话，我这个做父亲的就放心了。毕竟公主与皇上从小就和爽儿一起玩到大，对他的了解应该比我这个很少尽到父亲责任的人要多很多。若不是我上次冒进，进行那样没有把握的作战计画，又怎么会造成这次蜀人的入侵？

曹绫：皇兄之前不就已经说过，那次的出兵没有交到战就撤退，只是因为天气不好才会失利。

曹真：你和圣上为了维护我的声望，居然会撒下这样的漫天大谎，我真的很感激。不过就算维护住我的声望，我的身体也无法支撑我去面对诸葛亮了。

曹绫：不过如果昭伯不可以掌兵，又有谁可以掌兵？

曹真：论资历和声望也只剩大将军司马仲达，我知道你会反对他掌兵。文烈所说的或许是真的，但是他却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司马懿是个人才，只有他才能对付诸葛亮，我想至少诸葛亮在世时他无法造次。而且，只要有陈群这个代表颖川陈家的人在，凭司马家不上不下的家世，怎么样也无法成为群臣的领袖。

曹绫：万一诸葛亮和陈群不在世呢？到时候司马懿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真的很难说，轻则毁灭亲族，重则威胁皇室。

曹真：你说得很有道理...这样好了，如果待会司马懿前来接兵符时，有一丝愉悦的表情，就当场格杀他，如何？

曹绫：子丹叔叔，你是认真的？

曹真：反正我也时日无多，杀掉一个有篡逆可能的奸臣，就算被问罪也是心甘情愿。

司马懿：听闻大司马一回洛阳就病倒，在下可是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从荆州冲来探病。

曹真：不需要了，眼下对付诸葛亮要紧。不知仲达有什么看法？

司马懿：蜀人士兵勇猛善战，若是贸然与他们交锋，我军只有战败一途。我认为应该要暂避其锋，高筑城墙巩固防线，等到敌人粮尽锐气尽失方可与蜀人交战。至于鲜卑轲比能部分，光靠并州当地的守军就足以应付，陛下应该早就想到这一点。

曹真：仲达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对付诸葛亮就是用这个方法，看来这次只能仰赖仲达你了。

司马懿：大司马，仲达何德何能？

曹真：我准备向圣上保举你去迎击诸葛亮，你就率兵去援救祁山吧。这是兵符，我准备要将它托付给你。

司马懿：大司马，这个兵符实在是好沉重，仲达几乎快拿不稳了。

曹真：在这之前...我希望你在我和公主面前发誓，要全心全力辅佐皇家，不得有贰心。

司马懿：大司马，这又是为何呢？懿从武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一心只想为大魏尽忠。

曹真：少说这么多，你发誓就对了，不然我曹真虽然病得再重，要杀你还是绰绰有余。

司马懿：是！司马懿现在对天发誓，定当全心全力辅佐大魏宗室，否则愿受天谴，子孙将互相砍杀，永无宁日。

曹真：很好，你这就进宫面圣去讨论迎击诸葛亮的事宜吧。

司马懿：是！

曹真：仲达确实忠心为国，这一点你也看到了。

曹绫：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这个人过去也曾经对祖父装病拒绝出仕过。

曹真：公主，在我去世后，曹家能够仰赖的就只有你，有很多事情你还是要从大局去想。比起司马懿这个未来的祸患，诸葛亮对我们来说才是燃眉之急。

曹绫：这么说来，为了保住这个国家，我们必须要去吞司马懿这个毒药？我们曹家就算没有这么做，国家还是可以存活，但是如果被司马家夺权的话，曹家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曹真：或许你说得也对，不管哪种情况，我们曹家都很危险。所以才希望你能代替我撑住这个家族。皇上虽然圣明，但如果往后立嗣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恐怕会碰上难以预料的危机。特别是之前已经有两个皇子早逝，陛下目前还是膝下无子，叫人怎么不担心。

曹绫：关于立嗣，皇兄还年轻，而且目前还有皇子即将出生，这点请子丹叔叔放心。

曹真：我真恨你是女儿身，若是你是男儿身的话，我就不需要担心这么多，不管是让你继位或是担任辅政大臣都行。

曹绫：别说笑了，我没有这种本事。

曹真：我没有说笑。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过去武帝杀戮太重，文帝强逼汉帝退位，这些恶行诅咒了我们曹家。武帝死后，几个叔父也相继过世，甚至连年轻的伯仁（夏侯尚）都早逝。

曹真：文烈一时糊涂大败后病死，而我现在也命不久矣。现

在曹家剩下的优秀人才已经不多，像你这样有能力的偏偏又是女子，教我怎么相信这不是诅咒？

曹绫：别说了，赶快养病要紧。

曹真：不，最后请听我一口气说完。如果到时候真的发生司马家夺权的事，请你一定要忍，为曹家保留最后的实力。

曹绫：我会谨记在心的。

曹真：壮侯许褚的儿子许仪可以依靠，在我死后，他可以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曹绫：子丹叔叔...

曹真：呵呵，一口气做完这些安排，我想我也应该可以安心上路了。我们姊弟四人，相互扶持，约定要让曹氏一统天下。如今虽然未一统，但大魏建立，天下十有其八，我们的努力也有成果了。曼成和文烈已逝，我也命不久矣，现在只有命运最坎坷的你仍在世上。我们三人愿在那端继续守护著你，希望你的余生能够幸福。

公元二三一年三月，英勇善战又体恤士卒、颇得军心的大司马曹真过世。面对诸葛亮的入侵，大将军司马懿奉命出兵迎击。诸葛亮与司马懿两人的对决，从这个时候揭开了序幕。

## **卧龙对火凤 祁山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曹真虽然去世，但是继任统兵的司马懿也是个将才，

完全不能小看。不过亮也不打算什么都不做，现在正好来试试看司马懿的策略。

诸葛亮：子均，命你率领无当飞军继续围攻祁山，其他人随亮前往上邽。张郃很可能会攻打祁山，你要多加注意。

王平：我必将挡住张郃攻势，报街亭一箭之仇。

诸葛亮：如果亮算得没错的话，司马懿的军队会急忙赶到那边被我们收拾，而我们更可以趁乱收割上邽的小麦。陇西地方无存粮且粮运不便，如果能顺利割下上邽的小麦，贼军的粮食将陷入困难，必定不能持久。这一次，亮相信一定可以挫败敌军，成就北伐大业！

## **不屈之志 祁山 魏军营帐**

司马懿：这场仗一开始就被抢到先机，诸葛亮的行军速度惊人，先是在上邽把我军打败，还割光我们的麦子。接著又识破我军的奇袭分队，抓住我军真正的主力部队予以痛击，我军一口气损失超过三千人，实在是我的过错。

郭淮：我们辜负大将军的期待，被诸葛亮打败，实在是很抱歉。

司马懿：伯济不要介意，这不过是小小败战，不会伤到我军筋骨。

郭淮：大将军，在下有个提议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听？

司马懿：请说。

郭淮：蜀军割走麦子，为的就是要使我军粮食陷入困难。陇西无存粮，在麦子被割走的情况下，我军根本无法持久。

司马懿：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当大家都以为蜀军远到而来，粮食供给会成问题时，其实我军状况反而更糟。这雍凉地区终究不是我大魏能自由活动的地方呀。

郭淮：不过，诸葛亮的盘算还是有个突破点。=那就是我军可以从关中运输粮食。

司马懿：关中？可是关中到这粮食运输并不方便呀。

郭淮：平素我以威恩抚循羌、胡，可以请求他们协助运输，如此则军食用足。

司马懿：漂亮，只要我军粮食供应无虞，接下来依险而守，就足以让蜀人粮尽退兵。

费曜：哼...大将军这样的战术真厉害，让我们一群大将坐在这边枯等不动，龟功堪称一绝。

魏平：（看不下去了，居然有人比我还懒。）司马大将军畏敌如虎，还真是让人佩服。

张虎：真是太难看了，要是我爹在世，早就先带八百壮士直冲诸葛亮本阵。

乐綝：要是我爹，只需要六百人就可以大破诸葛贼酋。

牛金：两个臭小子给俺闭嘴！俺老牛当年带著五百人就和那周瑜拚命了，你们两个的老爹有这么带种？

张虎：放屁！你这蠢猪哪配和我爹比？

乐綝：笑死人了，之后被包围向曹大司马（曹仁）求救的不知道是哪位？

司马懿：（费将军和魏将军是曹真过去的贴身心腹，现在对我不服也是意料中事。唯一就是看张郃的态度如何。曹真呀曹真，这么多年来，我的官位总是比你低一阶，军中威望也不如你。只有利用这次机会打败诸葛亮，才能让我真正地超越你。）

张郃：几位能不能安静一点，本来的思索之美全被你们的废话给破坏了。

张虎&乐綝&牛金：.....

张郃：张郃以为大将军的坚守以待敌人退兵战略固然正确，但是却也动摇我国国威和军心，少了一种震撼之美。之前大将军虽用了我的分兵奇袭之计，却因主力部队移动缓慢导致败战，大将军的部队行进控制完全没有新城时的迅速。本来应该在诸葛亮后退重整态势时步步进逼，没想到大将军居然又准备跑到对方面前躲起来不出战。如此坚实的龟甲战法，张郃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司马懿：隼义...言之有理...（若不是我修养好，听到刚才的话大概会气到吐血吧。以我现在的本事确实打不过诸葛亮，不过三年之后就难说了，我是不会这么轻易认输的。）

## **李平不平 汉中议事厅**

李严：（最近连日多雨，粮草供应恐怕有所迟延，若是被诸葛亮怪罪下来我可就惨了。等一下，诸葛亮算什么东西，居然敢



指挥我，他忘记我应该和他平起平坐？想当初先帝看中我的才能，指定我为托孤重臣，没想到诸葛亮利用权势排除异己，让我沦落到现在的地步。不行，我要反击！不然我一辈子都没有翻身的机会。)

李严：德信！你去通知丞相，说军粮供应不及，皇上下旨要他班师回朝。

马忠：属下斗胆请问，命令丞相班师的圣旨在哪里？

李严：这是皇上给我的密旨，莫非你怀疑我？（真糟糕，派去取圣旨的使者居然还没回来，这下只好先扯谎了。）

马忠：不敢，属下这就去通知丞相班师。（李严必定是假传圣旨，只是我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没用，若是卷入这次政争，恐怕经营南方的大志将毁于一旦。）

陈到：……

## **撤退之计 祁山 蜀汉军营帐**

马忠：在下奉骠骑将军指示说圣上有令说军粮供应有困难，请丞相即刻班师回朝。

诸葛亮：在战争进行得极为顺利的时候居然下令班师？

魏延：这一定是李严这家伙的主意，丞相不用理会这个命令，应该继续攻打曹贼。

杨仪：丞相再怎么样也是汉臣，要丞相拒绝圣旨岂不是要丞相谋逆？

诸葛亮：这就传令全军退兵，但是亮有个作战计画要执行，不知道谁愿意担任这个工作？

姜维：就让我们常败军来担当这个工作吧。

马忠：（这个人就是姜维？看他颇有胆色，将来发展应该不可限量。）

袁綝：请让我参加，刚升到前将军，却在本次北伐没建什么战功，至少要参与这个任务才行。

孟琰：孟琰也愿意和前将军一起参战。

诸葛亮：好，期待我军三位后起之秀的表现，三位到时就如此行。若计谋成功，至少应该可以钓到曹贼一名大将。

魏延：……

## 天命 祁山 魏军营帐

司马懿：蜀军似乎开始准备撤退，这下是追击的好时机，全军准备追击！

张虎：太好了，所有将士都闷了好久。

乐綝：这下可以痛快杀敌了。

费曜：想不到乌龟将军也有会动的时候。

张郃：兵法云：“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现在蜀军撤退必有防备，请大将军三思。

司马懿：我记得雋义之前不是力主要出战，怎么现在又变？

张郃：当时是战场上的正面交锋，两边状态相当，此时我军

数量占优势自然可以得胜。然而现在诸葛亮撤军，急于立功的我军和面对死地求生的蜀军，胜负就难以预料。更何况蜀人擅长对追击防范，早先的曹遵、朱赞和之前的王双坟上之草都还没长，大将军这次又要派谁去送死？

司马懿：只是隗义之前不是说过，若我军坚守不战，恐会打击军心士气？

张郃：现在敌人明显有陷阱摆在这边，我们如果还去追击那就是愚不可及，到时败战将打击我军心士气更为严重。

司马懿：如果我命令张将军率领军队追赶蜀军，我想张将军应该不会让人失望吧...

张郃：既然是大将军的命令也只有听从一途，这就是服从之美。

张郃：哈哈哈哈哈.....

鲁芝：张将军你为什么大笑？

张郃：我刚才发现了我的天命，原来我的鲜血是要用来灌溉我大魏新的大将，不这样做，这大将永远无法成才。

司马懿：张将军...（我知道我的作战经验远不如隗义你，但是如果我不作出积极的指挥，恐怕日后将没有将士肯服从我。）

张郃：仲达，张郃现在就将大魏的未来托付给你，只可惜我看不到你凤凰展翅的那一天。

**最后的五将军 姜维军营帐**

宁随：根据前方探子回报，这次前来追击的人是张郃。

姜维：没想到丞相钓来的猎物居然是这么珍贵的张郃。

宁随：千万要小心！就算是我军布置好最完美的陷阱，能否打倒张郃也还是未知数。

姜维：张郃带的追兵有多少？

宁随：大约三千人不到。

姜维：哦，这样来看，和我军几乎不相上下。

袁綝：这次是我袁綝一生面对过最大的战役，一定要斩杀张郃。

孟琰：真的很抱歉，当初居然会怀疑伯约你。现在见到伯约建立这么多汗马功劳，实在是很惭愧。

姜维：实在太感谢了。我一直希望能和两位将军并肩作战，如今可说是得偿所愿。

杨兰：张郃好像就是那个在街亭满口美学的人，总感觉他怪怪的。

姜维：确实如此，为什么像他那样有武艺有智慧的将领会有如此怪异的言行呢？

柳隐：我和张郃同样是弓骑兵队，不过实力怎么会差这么多，是我没有锻炼？

句扶：上次被张郃羞辱，这次一定要让他好看。

宁随：传闻这次张郃会把他的压箱宝全部带出来，要特别小心。

姜维：压箱宝？

宁随：似乎和他在袁绍军时期统领的部队有关。

袁綝：张郃...（如果我杀了张郃，是不是可以彻底甩脱袁绍的纠缠？有人可以给我答案吗？）

孟琰：老子我其实才不鸟什么张郃，反正见到他开扁就对。

赵统：这次一定要让张郃见识到我这赵云之子的厉害。

袁綝：（嗯...赵统可以这么轻易以自己父亲为荣，这是何等幸福的事。）

赵广：（力敌不行，智取也不容易，这个张郃之强，难怪就连父亲都感到棘手。）

## 祁山伏击战

魏平：蜀军就在前面，现在应该马上追击吗？

张郃：若是平常的话，我一定会叫你们追击，但是现在情况不同。我是将去之人，就算战死沙场对大魏也没有损失。但是你们就不同，你们还有青春之美，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张虎：可是我想要和将军您一起杀敌，您是我爹这一辈中唯一存活的大将。

乐綝：是呀，父亲也很仰慕您，特别嘱咐过要我有机会就随将军上战场。

张郃：好吧，只是千万不要恋战，见到情况有异就即刻返回。这场战争的主角还是我，可不要抢了我的风采。

张虎&乐綝：是！

戴陵：(这两个二世祖会这么听话，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张郃：怎么了，魏将军？

魏平：这次我想要追随将军您战死沙场。

张郃：怎么了？这不像平常的你。

魏平：看见将军今日的表现，让魏平想起过去和大司马一起奋战的记忆，我想要重拾过去的感觉。

张郃：那么就请你负责掩护那三位将军回来，这个任务很重要但却会让你丧命的。

魏平：领命！

宁随：敌人前锋是张虎、戴陵和乐綝等人，陷阱拿来对付那些人太浪费，所以让袁、孟两位将军来应付就可以了。

姜维：原来如此。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张郃而不是这些小鱼。真不愧是张郃，连在后方都有这么大的压迫感。(只是以张郃的智慧，怎么可能会看不出这个陷阱呢？张郃到底在想什么？)

袁綝：张虎就由我来对付，他老爹张辽也算有点名声，我想知道张辽儿子的实力。(其实我真正想见的人是张郃，他还知道多少关于袁绍的事？)

孟琰：不管是乐綝或是戴陵就交给老子吧，老子想看看这些贼将有多少实力。

姜维：那就麻烦两位了，到时候对付张郃更需要借重两位的

力量。(张郃算是上个世代最后残存的大将，我真的有这个能力超越他吗？我无法控制身体的颤抖，这究竟是兴奋，还是恐惧？)

张虎：这里有埋伏？！

乐綝：张辽的儿子果然是白痴。

张虎：吵什么，你还不是中伏了。

戴陵：两位想办法冲出重围再吵吧。

魏平：这里交给我，三位将军赶快趁隙突围！蜀贼！让你看看我大魏魏平的神威。

柳隐：这个贼将怎么今天这么亢奋，吃错药了？

魏平：(这是我魏平最光荣的一天，这就是凋零之美吧...怎么说话都变得像张将军？)

张虎：我是张辽之子张虎，敌将敢与我一战？

袁綝：说这么多，还不就是靠爸？你又有什么实力？

张虎：说我靠爸，我看你是没爸可靠吧！

袁綝：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了。看我密技!!! 再看我密技!!!

张虎：哇啊!!! 没说话你也砍？

袁綝：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只有嘴巴厉害。

张虎：给我记住！

袁綝：儿子只有这样的实力，张辽应该会哭吧。

戴陵：你怎么不去找那两个败家子？

孟琰：老子看你闲在这边有点不爽。

戴陵：不要小看我，我实力比那两个败家子强多了。

孟琰：那就让老子见识见识。

戴陵：杀呀!!!

孟琰：原来还是这几招。

戴陵：可，可恶.....我是绝对不会输的!!

戴陵：哇啊！ 可恶哇！

戴陵：什么！？ 又不见了！

孟琰：看招！

戴陵：啊!! 呼...状况实在不妙。

孟琰：看来你的实力全用在逃跑上。

张郃：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不...这不是巧合，而是你刻意想见我，可谓执著之美。想通了吗？拥有袁家之血并非坏事，你能侥幸存活反而象征袁家不该灭亡。

袁隸：那又如何？就算和袁绍有关系又怎样？到现在还要去报三十年前的仇？这一点意义也没有。

张郃：你嘴上这样说，但刻意逃避自己汝南袁家血统的表现，不正是害怕要背负复仇的责任？

袁隸：住口！

张郃：或许我活不过这场战争，无法再和你继续说下去。不过有件事情要提醒你。就算是憎恨自己的姓氏和血统也好，如果



不去了解汝南袁家，这样的憎恨就是空洞且无知的。

袁綝：.....

袁綝：这家伙虽然武艺不强，但是气势却惊人。

魏平：就算死也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走。

孟琰：袁将军，不要追了！

袁綝：哎呀！

魏平：哈哈...蜀人骑术不精，这下可摔死你了。

袁綝：没这么容易！

魏平：呵呵呵，至少带走一个蜀将我就满足了。

张郃：魏平...壮烈的结束，充满终末之美。

孟琰：袁将军！

姜维：袁将军，快点下去疗伤吧。

袁綝：嗯...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宁随：害怕吗？

赵统：赵...赵云的儿子才不会怕...

宁随：我怕得不得了，这个人曾经在街亭把我打得体无完肤。

每次只要想到这件事，我的手就抖个不停。

赵统：咦？

赵广：张郃...父亲毕生的宿敌...我真的能面对他吗？

宁随：你知道张郃胜过你的地方在哪里？

赵广：武艺？韬略？

宁随：不，信心而已。他在战场上相信自己，所以可以发挥出完全的实力。赵将军，你相信自己吗？

赵广：这...

张郃：地狱无门你们偏要闯进来，大戟士和先登死士队出动！高览、麴义...我借用你们的象征，到那里时再向你们道歉吧。

杨兰：张郃出动了！还是要照计画吗？

姜维：嗯，照原定计画把张郃引到预定的地方。（话是这样说，但是真的面对这位传说中的名将，我能打倒他吗？）

魏延：太不像话了，大敌当前居然还敢迷惘。

姜维：文长？！你不是已经撤回汉中了？

魏延：听好，张郃或许真的是传说的名将，但他终究是要过去的人。过去的名声对现在一点帮助也没有，把他当作是你成名的踏阶，你是注定要在这里超越他的。

句扶：大将，你的气势不要被他压过，现在还是我们占上风。

杨兰：姜维，你既然能打败我，就能打倒张郃这家伙。

柳隐：老大，常败军最光荣的战役就在此时。

宁随：我活到现在，就是要看你发光发热，张郃就是你的垫脚石。

赵统：打倒父亲的宿敌！

赵广：只有将军您才能超越张郃！

孟琰：趁这个机会根除我大汉的大患吧！

姜维：来吧，张郃！就算你是传说中的名将；就算气势甚至武艺不如你...但我有许多愿意和我患难与共的伙伴相扶持，今天一定可以在这里超越你！

魏延：（身边围绕著一群不离不弃的好伙伴...还真是羡慕你呀...以前我也有这样的好伙伴，曾几何时竟变得如此孤独？）

柳隐：张郃进入射程范围，所有弩兵开始就位。

张郃：用弩兵伏击？还真看得起我张郃。膝盖被射中了！不过这样就结束的话，实在称不上是终末之美。

张郃：来吧！既然要打败我就要彻底，这样才能贯彻完璧之美。不要倚靠小道具，不要倚靠小计策，只要用你们手上的武器刺进我身体就够了

姜维：这是何等气魄...我真的打得倒这个传说中的名将？

张郃：哈哈，魏延你也来了，想要一起上？

魏延：不需要，光是姜维就足够打倒你了。

姜维：张将军，得罪了！

张郃：来吧！姜维！看招！

姜维：唔.....（不能继续挨打了.....）看招！吃我一记！

张郃：这就是决斗之美！

姜维：防住了？

张郃：没这么容易！失、空、斩！

姜维：好机会！烈枪苍龙击！

张郃：佩服佩服！故意让我攻击到，然后抓住这个机会给我

致命一击。

姜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险中求生。

张郃：哈哈哈哈哈，这就是败北之美吗？

张郃：好好好，这样的壮烈死法才符合我的美学。过去的人都出现在我面前，赵云、高览、麴义...那么未来呢？司马懿？哈哈，果然如我所料，火凤就是需要靠我的鲜血才能茁壮展翅翱翔。谁可以阻止这个火凤？诸葛亮？不，他也是即将过去的人。眼前这个年轻人呢？或许吧，哈哈哈哈哈。

张郃：看著！这就是武将的散华之美。

姜维：可怕的强敌，总感觉是胜者亡，败者生。

句扶：真不敢相信，张郃就算到死还是气势过人，真不愧是威震天下的名将。

柳隐：这个人真的死了吗？

姜维：我不知道，他虽死犹生。或许他就是想把这样的讯息传达给什么人。总感觉像是被他赢了就跑。

杨兰：那又如何？现在你还活著就是胜利，张郃再怎么得意都是死了。

姜维：你说得对...人死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杨兰：(你真的明白我的话？)

宁随：(张郃...明明是你毁了我一生，为什么你死的时候，我却没有任何一丝愉悦的心情...)

## 第十回 南中平定战

### 武将的情义 汉中附近

魏延：恭喜伯约你讨伐张郃，这下你的名声应该是传遍天下了。

姜维：不，如果不是文长和伙伴们的一番话，或许我无法战胜张郃。

魏延：不用客气了，若是一般凡将，哪怕是我说一百次，只怕也摸不到张郃的边。果然我看得没错，你有勇有谋，绝对是可扛起重任的人。只可惜...你总是在武将和文人的立场摆荡，不能放手一搏，成为真正的武将。

姜维：在下倒是以周公瑾或是丞相为榜样，希望能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大将。

魏延：那些都是屁话，什么叫能文能武？没有在基层和士兵同甘共苦过，没有在尸体堆中找寻过自己同伴，这样的人能够带兵？

姜维：请不要说丞相的坏话。

魏延：伯约，睁大你眼睛看看，丞相这样真的行吗？他和司马懿的对决真的算精采？你心中一样有怀疑，只是你那被腐儒们教化出的理智要你继续相信丞相。

姜维：刚才的话我可以当作没听过，但是请文长不要再说了。

魏延：伯约，你有拯救大汉的能力，然而你却选择盲从那些不懂军事的文人们。这样下去...大汉还可以撑多久？

姜维：文长...我生长在雍凉地区，对于董卓这个人的生平，比一般人更清楚。

姜维：他拥有远胜于你的忧国之心，更有匡复汉室的经国大志。他把自己投身于政治，希望站到国家的顶端来领导一切，实

现自己的理想。结果他不但失败，造成天下分崩离析，甚至还赔上自己家族的性命。文长，你认为你想做的事情和董卓有什么不同？过度相信自己的力量，到最后只会毁了自己。

魏延：伯约...实在是太可惜了。

姜维：文长...你才真的是可惜了。

### **名将殒落 魏军营帐**

司马懿：你是说...张将军和魏将军都战死了？

戴陵：是的，属下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杀出重围，同行的张将军和乐将军也是一样。

张虎：没想到大魏的栋梁，张将军就这样殒落。

乐綝：张将军面对敌人重重包围，就算身中数箭还是奋勇杀敌，直到最后才力尽战死。

司马懿：隗义...（我到底做了什么？因为我轻率的判断和一时的赌气，害死了你这样的良将。不行，我要振作，否则就辜负了隗义的期待。）

郭淮：过去夏侯将军战死时，我曾经对张将军说过，“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现在我用同样的话对大将军说，请大将军早日振作。

司马懿：我知道。郭淮，你率领机动队盯紧蜀军动向。

郭淮：是！

司马懿：其他人随我准备回师长安。我将亲自写奏摺报告一

切经过，不会回避任何责任的。

鲁芝：只可惜张将军的遗体...

张虎：张将军和魏将军的遗体都已经被一并送回来了。

郭淮：这确实是伯约的作风，纵然是对手，仍然会给予高度的尊重。

司马懿：这就厚葬两位英勇牺牲的将军。

司马懿：（姜维？）

## 洛阳宫殿 大魏动摇

曹叡：刚才来自祁山的战报，蜀人虽然退兵，但是车骑将军张郃却战死了。唉...蜀地还没有平定而张郃却先死了，朕该怎么办呢？

陈群：张郃实在是良将，是我们国家所仰仗的人才啊...

辛毗：司空（陈群）这样说就不对了。当建安之末，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武帝，黄初之世，也说不可无文帝。然而现在陛下龙兴，武帝、文帝都死了，我们少的是比张郃更重要的人们都挺过来了，更何况只是一位张郃？

陈群：嗯...你佐治（辛毗）说得也很有道理。

曹叡：哈哈，司空还真是善变啊。

曹绲：（虽说辛毗有些引喻失当，但总算是让皇兄再度振作起来，不然失去张郃对他的打击还真的不小。）



## 不治之伤 汉中 蜀汉军军营

步兵：将军您伤好了吗？

袁綝：已经不碍事。落马这种小伤，不用两天就可以走动了。

步兵：将军您真是身强体健，小人要像您一半健壮，现在也不用在这里看马。

袁綝：这匹马现在可以用了？我想赶快去和丞相会合。

步兵：这点请放心，小人最擅长就是保养马匹，保证所有的马都能随时处于备战状态。

袁綝：那我就用了。

袁綝：（咦？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没办法靠近马匹一步？为什么我身体在颤抖？）

步兵：将军怎么了么？

袁綝：这里没你的事，先下去吧。

步兵：遵命！

袁綝：怎么会这样？我骑了十几年的马，为什么现在却连跨都跨不上去？一个不能骑马的武将，根本就不能上战场。莫非...我的武将生涯完了？！

## 废绌李平 汉中议事厅

诸葛亮：正方，你说圣上说粮食供应不及要传大军班师，怎么不见圣旨？

李严：这就奇怪了，丞相忽然回来是怎么回事？明明粮草供

应齐全呀。

魏延：李严，你这家伙敢玩小手段？

李严：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看应该是督粮官岑述的过失，就让我拿下他慢慢审问。

陈到：李严，再搞下去就不好看了。想把一切罪过推到岑述身上，你还有资格成为先帝的托孤重臣？

李严：陈到，你竟敢这样对自己的长官说话！

陈到：所有的联络书信都在我手上，里面说法前后矛盾不一，全部都可以证明你说谎。还有圣旨的事也是你的杰作，想要用谎话骗取圣旨的书信也在我手里，所以你手上自然不会有圣旨。

李严：陈到，你也不念我多年照顾你的情分。

陈到：我从头到尾效忠的对象就只有先帝，你李严哪有资格命令我？先帝虽然安排你为辅政大臣，却担心你的功名心会误事，特别要我在身边观察你，没想到你通不过考验。

李严：叔至...

陈到：你的命运握在丞相手中，不要看我。（比起李严，綝儿的状况才令人担心。我没空在这里和李严周旋，一切就交给丞相吧。）

诸葛亮：正方，你真的让亮痛心不已。亮一直期待你能明白我的心意，你却还是辜负这样的期待。亮将禀明圣上，将你废为庶人，流徙梓潼，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过你的儿子没有过错，亮会将他调回成都担任中郎将。

李严：丞相仍然肯用小犬...李严实在是没有脸来面对您了。

诸葛：亮如果你能深自反省，日后仍然有回归的机会，这点请你一定要记住。

李严：多谢丞相开恩。

杨仪：（李严倒台，刘璋旧部势力也就差不多了，往后他们将只能依附我们，永远翻不了身。论资历和辈分，没有人胜得过我，我成为丞相接班人应该是势在必得。只是要对付魏延，我还是得多累积些力量才行...）

诸葛亮：伯约，之前负伤的显通状况如何？

姜维：前将军性命是没有大碍...不过伤势也不轻，目前正在疗养，暂时无法随军出征。

诸葛亮：这次虽然击斩张郃，但也让显通负伤，这个代价还真不轻。

蒋琬：丞相，不久前...留守成都的侍中关兴病逝了。

诸葛亮：什么？！亮一直认为安国（关兴）是可以支撑大汉的良臣...

姜维：丞相？！

## 洛阳宫殿 曹叡的决断

曹叡：日前爱女曹淑过世，朕决定追封她为“平原懿公主”，并且在洛阳建立祭庙，埋葬在南陵。另外为了兴建许昌新宫的准备工作，朕准备前往许昌亲自东巡。

陈群：圣上，八岁以下婴儿死亡，没有丧葬礼仪，更何况未满月。现在不但为她立庙，还要文武百官为她服丧，实在前所未闻。又陛下打算驾临许昌，皇太后宫和皇后宫上下一齐东行，政府大小官员都觉得怪诞异常。有人揣测陛下是要躲避宫中霉运，但臣认为吉凶全是天命，祸福可以掌控，用搬家的方式来祈求平安，不可能有什么益处。如果真要用搬家祈求平安，不妨整修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足可暂时居住。不需要让整个皇宫的人暴露在旷野下，使公私开支过于庞大。

杨阜：过去文帝和武宣皇后过世，陛下都不送葬，为的是国家大事。今日为何要为一位在怀中的婴儿送葬？

曹绫：诸位觉得目前的洛阳宫殿体面到足够作为国家的门面？自从董卓烧毁洛阳以来，洛阳残破就已经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之后的修复也还是有限。回想起黄初二年的元旦大典，洛阳没修复完成，结果只能在许昌办。结果许昌太小，想见皇帝队伍不但塞爆皇宫，甚至排队到许昌城外，当时在座的也有相同记忆吧。作为取代四百年汉朝的新王朝，首次元旦大典弄成这样，难道诸位觉得可以接受？皇兄今日所为，即是要将许昌行宫先修建完成，再来重新修建洛阳，如此完成国家门面，我大魏代汉的象征才得以表彰。

曹叡：皇妹，说到这里就够了...大臣们也可以有他们的想法。只是朕也希望你们能多体会朕的想法。

陈群：陛下...

杨阜：（陛下真的是如公主说的那样想？难道真的不是因为爱女的关系？就连我都不敢保证自己能控制爱女的心了。）

刘晔：圣上对于公主的哀恸之情，我们臣子也可以体会...

曹叡：刘晔...你当朕不知道你总是在迎合朕的心意说话？

曹叡：从明天起，你就转任大鸿胪，侍中的工作移交给别人。

刘晔：这...（我在武帝时代可是知无不言，当时武帝对我可是言听计从。到了曹丕就把我说话当耳边风，好好的灭吴大计完全不接受，根本就蠢笨如猪。你曹叡也好不到哪去，成天装模作样，扮演虚心纳谏的圣君，实际上还不是刚愎自用，对于不中听的话根本不理。想我刘晔一生就这样浪费在这对蠢笨父子身上，真是不值得呀。）

曹绫：（皇兄心中的想法，底下的臣子们怎么可能了解？就算是底下担任过皇兄旧属的高堂隆都不一定能了解。只有我和皇兄拥有同样的过去，才能完全理解皇兄的寂寞和怨恨，我们都想向那可恶的父亲复仇。只是皇兄...你难道真的打算背负著臣子的批评也要继续做下去？）

公元二三二年，曹叡开始修建许昌皇宫，兴建景福殿和承光殿。同年五月，唯一仅存的皇子曹殷也过世。

## **关兴的嘱托 成都 关兴墓**

张皇后：关索果然还是逃避他的责任了...虽然我当时对安国

你这样说，但他每次都这样一走了之，把所有事情丢给我，还是让人很不爽。

## 回想 关兴的嘱托 成都 关家

关兴：关索、星彩，你们应该知道我今天叫你们来的目的吧...  
咳咳咳...

张皇后：别再叫我的小名了，我现在已经进宫，随时准备接替姊姊的空缺。

关索：二哥请专心养病吧，你肩负著维持关家的重任。

关兴：关索，难道你认为这些都不关你的事？当年大哥在的时候放任你自由。后来我也扛起关家所有的责任，让你可以自由。然而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我的身体不知道能撑得了多久，只希望你能在我之后扛起关家，不然统儿和彝儿实在太可怜了。

关索：二哥别说这种丧气话，我认为二哥是可以长命百岁的。我还有我的梦想要追逐，我的后宫都还没组建完成，怎么可以停在原地呢？

张皇后：你还敢说！前几天闹过王家，又惹上鲍家的姑娘，甚至还传说你和孟获的女儿都有关系。如果是以前我早就揍你了，你这女人公敌！

关兴：你是想把我气死才甘心？过去父亲最担心的就是你，成天正事不做，怎么到现在都没有长进？

关索：二哥，总之这个重担还是不要找上我这不负责的烂

人，不然关家可能会完蛋。

张皇后：给他点时间吧，其实关索并不像外表那样不在乎。我记得关伯伯战死的那天，关索整个人像失去灵魂一样。之后他都一直在逃避，把所有伸向他的手给挥开，甚至包括我的手。

关兴：难道你进宫就是因为...？

张皇后：没错，我想要气他，哪知道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后来皇上对我不错，我也就决定要跟随皇上了。

关兴：唉...如果我早一点发现，你也就不用和关索这样分离了。

张皇后：不，这样就好。我认为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还是保持这样最好，太靠近对彼此都是伤害。

关兴：嗯...那么就慢慢等关索回心转意吧，反正他还是逃不了关姓的桎梏。

## **妥协 随军长史营帐**

杨仪：我早就猜到会是你...

宁随：看来长史早就知道在下的身份，那么话就好说了。

杨仪：当年是相府明日之星的你，居然肯隐姓埋名帮姜维工作。我是该嘲笑你呢，还是该鄙视你？

宁随：这些事情应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下带来的信息。

杨仪：那么说来听听...

宁随：我们常败军和魏延毫无瓜葛，所以请长史弄清楚敌人

是谁，不要把本来是友方的人给逼反。

杨仪：你是说...你们并不支持魏延。

宁随：正是如此。魏延素行粗暴无礼，又目无军纪，早晚会惹出大祸。相对之下，长史一直负责我军最重要的后勤工作，就如同当年丞相一样。如果丞相有个万一，那么继承丞相地位之人其实也就不言而喻了。

杨仪：哈哈，我错怪姜维了，没想到那家伙还挺识时务的。告诉他，今后他的常败军就由我杨仪保护。等到将来我干掉魏延之时，魏延的位子就给他。

宁随：如此，在下也可以抬头挺胸回去覆命了。

## **宁随的建言 汉中姜维宅**

宁随：伯约，刚才我去见过杨仪，往后可以不用担心他对你们出手。

姜维：果然还是为了他和魏将军的过节？

宁随：没错。这两个人一个也不能得罪。如同我之前所说的，不要靠近魏延，也不要轻易靠近杨仪。如果我猜得没错，丞相属意的接班人根本就不会是这两人之一，所以没必要去投靠这两个失败者。

姜维：我也不认为丞相会把大汉托付给他们，毕竟不管谁当政都会除掉对方。

宁随：伯约来到大汉日子尚浅，还不是很清楚大汉内部的势



力分布。我们大汉的臣子成分很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首先是先帝的北方旧臣和荆襄人。丞相和我是属于这势力，杨仪和魏延也同样都是荆州出身。由于丞相的关系，这一派目前势力最庞大。

宁随：再来是那些是刘璋甚至是刘焉时代从外地移居进入西川的外地人。严格上来说，这些人有分为刘焉从外地带来的旧臣、或是三辅移民以及荆州移民，不过大致上还是可以归成一派。先帝和丞相认为这些人既有地缘关系，出身地却又和他们类似，所以采取拉拢的政策，很多人都位居要职。

宁随：像吴懿、吴班、邓芝、董允、费祎和之前被罢免的李严都算是这势力的代表。

姜维：原来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休然和孝兴他们会那么讨厌这些人？

宁随：他们两人都是本地出身的益州人，过去这些人在刘焉父子时代就一直作威作福，欺压益州人。两边水火不容还发生过好几次流血冲突，甚至先帝进入益州都和这些冲突有关系。就算到了现在，这些刘璋旧臣的非益州人因为先帝和丞相的政策，在益州位居要职，所以益州人还是很难有出头的机会。

姜维：这样说来，你要说的第三派就是本土的益州人？

宁随：完全正确，甚至你自己也该注意到，这个常败军其实在你加入以前根本就是益州人的集团军。打败仗并不是常败军被冷落的理由，这个益州人组成的军队光是存在就会遭到排挤。

姜维：这些事情我也是这几年才慢慢能体会，大汉的内部似

乎也挺复杂的。

宁随：你也不要担心，至少像你这样从外面来的人虽然无法被归类为任何势力，但却也保留了和任何势力周旋的可能性。本来我是要你至少与马岱交好，却忽略了过去马家和天水郡的过节，这是在下的失职。

姜维：不...是我无法忘记过去...

宁随：不，反而因为这样，让我重新思考策略，不如直接和益州人交好，利用他们雄厚的地缘关系。

姜维：可是我除了休然和孝兴以外，也没有认识其他的益州将领。

宁随：别忘记王平，他虽然是降将，但却是和句扶相同是出身于三巴地区的益州人。其次就是镇守南中的那几位益州将领，名单我已经列给你了。

姜维：张翼、张嶷、马忠？马忠不就是那个李严派来要丞相退兵的使者？

宁随：完全正确，马忠的优秀可是连先帝都称许说“虽失黄权，复得狐笏”，这人你一定要认识。

就在此时，公元二三三年，南夷豪帅刘胄造反，骚扰多郡，朝廷此时派遣刚平定完汶山羌人叛乱的马忠前往平乱。

孟获：难道我亲自过来说服你都不能让你回心转意？

刘胄：你难道还没有尝够汉人的暴虐？要我们缴物资我们就得缴物资，要我们出人我们就得出人的啦。这些本来还可以忍受的啦，只是没想到这个新总督张翼居然用刑残酷。对于没办法缴纳重税的人就滥用刑罚的啦，不抗暴还活得下去？

孟获：但是丞相对我们还是出自一片真诚的啦，过去对我七擒七纵并不是假的啦，丞相也确实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的啦。

刘胄：改善？所谓改善就是把我们的壮丁迁到成都去当兵的啦，大量的南中人被送到北方战场去死又是假的？你因为汉人的血统受到重用，支持诸葛亮我并不意外的啦。但是请不要试著说服我。就算我会失败，之后还有更多南中人会觉醒反抗这样的暴政的啦。

孟获：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好运的啦。（这几年因为北伐，大汉对南中地区的压榨越来越严重的啦，就算丞相用温情攻势，恐怕也无法压抑南中人的恨意的啦。虽然我号称南中之王的啦，其实我的威望顶多也只能及于汉人部落，对于真正的南中部落还是很难控制的啦。只要南中人质疑起我所混杂的汉人血统，我说什么都使不上力的啦。）

## **复得狐笏 南中 蜀汉军主营**

马忠：伯恭，丞相不是命令你返回成都吗？

张翼：今日之事，全因我无能引起。纵被解职，也应转运粮食，储存穀米，作为消灭盗贼的资本，岂可这样就废弃公务。

马忠：伯恭还真是尽忠职守，关于这次的事情，我会禀明丞相请求从轻发落。

张嶷：这次反叛的贼首刘胄，在南中也是相当得人心的豪酋，现在挺而反抗，声望和孟获可说不相上下。

马忠：嗯...我知道，当年丞相虽然收服孟获，但是南中反抗的消息还是时有频传。前汉时代就开始的暴敛横徵，这个仇恨不可能这么容易化解。当年马谡说过攻心为上，但是南人的心可没这么好攻。

张嶷：现阶段我们还是得打败刘胄，幸好伯恭留下来的资源丰富，用来平乱不成问题。

马忠：伯恭，你只是想要让南中人接受我们的法度，其实错不在你。只是这次为了要平乱，必须要委屈你。你就先返回成都吧。

张翼：是，祝德信你平乱顺利。

马忠：关将军，终于等到你了。

关索：两位将军要我准备的事情都完成了，只是想到要和那个泼辣女见面我就怕。

张嶷：呵呵，关将军也该定下来了，找个好女人结婚才是人生的正途。

关索：我才不要呢，我可是立志要组成庞大后宫，我要对每个人都给予相同的爱。

马忠：佩服佩服，我自己那一个老婆都搞不定了，关将军居

然敢挑战。不过感谢关将军的多情，我们才能得到完美的生力军。

关索：刘胄的兵马到底有多强盛，需要我冒著生命危险去求援？

马忠：敌人强大无比，就算是过去雍闾或是孟获叛乱都没有这次规模大。

张嶷：（德信最厉害的就是说谎都脸不红气不喘。）

马忠：呵呵，到时见了人家可要好好哄她，我军的胜利都看你的魅力了。

关索：唉...拥有后宫的男人真辛苦。

张嶷：刘胄并不是杰出的统帅，不过他平常就有人望，所以这次才会有这么多人响应，甚至连我手下的无当飞军都有些动摇。

马忠：我想伯岐应该感觉心情很复杂吧。

张嶷：我以前就是和盗匪打交道的，这些盗匪大多都是被逼到铤而走险，正是官逼民反。

马忠：所以我有治理南中的大梦，希望能把南中治理成两族融合的环境。

张嶷：德信，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的，我们夹在中央和南中人中间，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做个抉择。就像这次我们明明知道是因为这几年的暴敛横徵才导致刘胄抗暴，但为了大汉的利益，我们还是得镇压。想想也真讽刺，我们益州人是被压榨的一群，现在居然要帮朝廷压榨南中人。而孟获那些人被培养成压榨南中人的打手，过去他们也是被压榨的对象。我真的希望能够解开这样

怨恨的死结，或许等到北伐成功之后，对于南中人的压榨就可以减轻一些吧。

## 南中平定战

马忠：刘胄！我是大汉负责平乱的马忠。前任失职的庾降都督张翼已经被调回去惩处，你没有必要再起兵了。

刘胄：笑话，你汉人欺压我南人多时的啦，这张翼不过是凶手之一，我最终目的还是要打倒汉人，夺回我们南人之地的啦。

南蛮兵甲：打倒汉人的啦！

南蛮兵乙：还我土地的啦！

张嶷：果然这股积怨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了结的。现在只有用实力去摆平他们。

马忠：单靠我们的兵力还是不够，本来我有邀请孟获出兵，但是他不愿意，所以我只好请关将军用了点特殊手段。

关索：唉...到时候，你们可千万要保护我喔。

刘胄：兄弟们，给这些可恶的汉人一个教训的啦，让他们知道我们南人厉害的啦！

马忠：为了保持充分战力来镇守南中，我军在这场战役不能有任何一个人撤退。

花鬘：关索！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你胆子还真大，居然敢回来南中的啦。

关索：这是小小的误会，你不要再生气了。

花鬘：误会？你一声不响从南中跑掉是误会？给我看到和鲍家三小姐幽会是误会？甚至听说你还回去找那个星彩的啦。

关索：那都是...

马忠：我只知道关将军对我说过，他对花鬘姑娘一往情深，其他女子不过逢场作戏罢了。

关索：等一下，我没...

张嶷：咳，关将军，大局为重。

花鬘：哼，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暂时相信你吧。

孟获：刘胄你快停手，我女儿在战场里面的啦，难道你连我女儿也要杀？

刘胄：为了我们南人的尊严的啦，这点牺牲算什么？

孟获：去你的，老子受不了了。本来想说当个御史中丞说话要文雅点的啦，你这混蛋把老子给惹火了。

刘胄：哼，我不服你也很久了，你这个出卖南人的奸贼，我要宰了你成为新的南中之王的啦。

关索：谢谢你来帮我。

花鬘：哼，人家可不是为你而来的啦。

关索：（这是傲娇？）

孟获：臭小子，若不是看在老婆和女儿的份上，老子早就把你大卸八块的啦。

关索：大王饶命呀。

孟获：要是再让老子知道你还有什么拈花惹草的事，老子一定砍死你的啦。

马忠：刘胄，你做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意义，就算打败我，你也打不过丞相的大军。

刘胄：我不会像孟获那个废物那样败七次，我一次就可以打败诸葛亮的啦。

马忠：别说大话了，你连我你都打不过，还妄想和丞相交手。

花鬘：我看你真正的目的不过就是想当南中王，说什么抗暴都是骗人的啦。

刘胄：你懂什么，像你们这种汉南混血的人，怎么样都不可能了解我们南中人的需求的啦，只有我才能让南中脱离汉人魔爪的啦。

刘胄：可恶的汉人，我要你们全都不得好死的啦。

张嶷：你的心情我可以了解，但是为了大汉，现在我就要借你的首级一用。刘胄，纳命来吧！

刘胄：小看我你会倒楣的啦。唔啊！

张嶷：怎么啦？难道你就这点本事？

刘胄：可、可恶！

张嶷：你自豪的南中的作战方式还没有我熟练，我管辖的无当飞军可是比南人还要南人。

张嶷：你的勇气我佩服，但是实力却不够。

刘胄：南中人的自由...为什么，我明明站在正义的一方...



张嶷：就请你继续怨恨我吧，当我选择成为朝廷鹰犬这天，这已经注定了被怨恨的命运。

马忠：刘胄战死，这下敌兵全乱了。

马忠：很好，终于平定刘胄的乱事。

孟获：真是的，每次碰到这种事，都让老子里外不是人的啦。

张嶷：我们这几年为了北伐，加紧对南中人的压榨，大家会不满是正常的。这次虽然利用贬谪伯恭（张翼）来暂时压抑南中人的不满，但是如果不能改变政策的话，南中人还是会再度反抗的。

马忠：这就是我的梦想所在，虽然有些遥远，但我会尽力去完成。希望南中以后可以变成一块没有歧视和纷争的乐土。

张嶷：虽然有点理想化，但是如果是德信的话，或许可以做到吧。（只是在这之前，我会帮德信你去挡住任何需要沾满鲜血的事情，镇压反抗的恶鬼就让我去当就好了。）

马忠：对了，关将军以后有什么打算？

关索：我想暂时留在这里吧。（二哥对不起，这个重担我扛不了。）

张嶷：我想花鬘姑娘一定会很开心的。

花鬘：哼，谁会为这点小事开心。（脸红）

孟获：（女儿的心事真是一目了然的啦。）

## 第十一回 五丈原之战

神秘女子 汉中姜维宅邸外

神秘女子：请问是姜维姜伯约将军吗？

姜维：是的。我看见一封信放在房间桌上，信中指定要在门口见面，这封信应该是姑娘写的吧。

神秘女子：终于让我找到了...

姜维：找到了？

神秘女子：您就是我要侍奉的主公。

姜维：咦？你...你在说什么？我印象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你。

神秘女子：您的记忆还没有回复，这没有关系。只要知道您是我要效忠的主公就好了。

姜维：我完全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神秘：女子简单来说，我的前前世是姜尚，而您是周文王。在前世中我是商鞅，而您是秦孝公。

姜维：看起来很有条理，但是年代差距也太大了吧。

神秘女子：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君臣组合是不容易转世的。

姜维：.....

神秘女子：看来主公的记忆是逐渐在回复中，可喜可贺。

姜维：姑娘，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我现在正忙于公务，可以的话请允许我先告辞了。

神秘女子：没有关系，记忆可以慢慢回复。不过有件事情先让我告诉主公您吧。面对未来的变故请不要慌张，重要的时候我都会在您身边。

姜维：这位姑娘在想什么，我还真是搞不懂。

杨兰：刚才那个女人是谁？

姜维：说是谁...我也不知道，她一见面就对我说些奇怪的话。

杨兰：.....

姜维：干嘛又用这种鄙视的眼神看我？

杨兰：你真的很差劲，一下子表现出爱妻家的样子，一下子又在拈花惹草。

姜维：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有做！

杨兰：真是的，好不容易人家才对你有点好印象...

姜维：你怎么也跟刚才的女人一样，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

## 后继之才 汉中丞相府

诸葛亮：公琰，知道亮单独找你来的目的？

蒋琬：请恕蒋琬愚昧。

诸葛亮：亮现在就问你，对于威公和文长有什么看法？

蒋琬：两个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丞相应该要更加重用他们才是。

诸葛亮：完全正确，但这是在亮还在世的情况下...亮不在世的时候，不管谁当政，另一个人都会因为不满而造成灾祸，轻则形成党争，重则演变成政变。

蒋琬：可是纵然如此，威公的统筹和文长的领兵之才还是很难得...

诸葛亮：请公琰放心，亮不会对这两人做任何处置，毕竟亮还是爱惜他们的才能。只是，这两个人因为欠缺包容人的气度，

终究是无法担当大任。亮曾经也思考过要让威公和文长合作，但是威公却假传命令，让被他认为是文长一党的伯约陷入危机。如果威公眼中只有私怨而无大汉，这样的人断不能接替亮。

诸葛亮：公琰，亮属意你在之后接替亮的位子。当然，亮没有这个权力指定接班人，最多只能向陛下推荐你。至于陛下要不要用你，就不是亮可以决定的。

蒋琬：丞相，蒋琬没有这样的才能...

诸葛亮：你有的才能连你自己都没有发现到，光是能够包容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就远胜过其他人。其实亮不希望像你这样忠厚的人去面对这些压力和丑陋的政争。然而亮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找其他人选了。

蒋琬：只是丞相为什么忽然找蒋琬说这些，丞相明明看起来还神清气爽...

诸葛亮：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这次亮打算用最后的力量来和曹贼一搏，只希望能侥幸取胜。

蒋琬：丞相，您这样简直在和自己的命开玩笑！

诸葛亮：亮就是相信你，所以才愿意这样豪赌，请公琰你能谅解。

蒋琬：丞相.....

诸葛亮：如果之后有什么事情想要找人商量，就去找常败军的参谋，他一定可以给你意见。

蒋琬：那不是姜伯约的部队？

诸葛亮：那个部队是亮和伯约培育多年的心血结晶，请相信亮的话吧。

## 五度北伐 汉中议事厅

诸葛亮：我军经过三年的修整，这次累积了充足的力量可以再度进行北伐，咳咳咳咳...

姜维：丞相，您的身体似乎有些不适，是不是应该暂缓出征？

诸葛亮：一点小毛病不碍事，这次已经和孙权谈好同时出兵的事宜，岂可因为小小的病痛就失信于东吴？更何况短短数年间，安国（关兴）过世，显通（袁綝）也因为上次的伤，至今无法回到战场。要再拖下去，只怕大汉将没有人才可以进行北伐大业了。

杨仪：（丞相这三年来操劳过度，身体已经是大不如前。看来摊牌的时刻要到了。）

魏延：丞相请保重身体，不然这次北伐就让魏延代劳吧。

杨仪：（这个魏延越来越嚣张了，日前仗著丞相的宠爱，居然逼丞相把和他交恶的刘琰给送回成都。刘琰是和陈到同样资深的老将，连他都遭到这样对待，我还能沉默下去？）

杨仪：魏延你想要夺权吗？丞相还好端端的在这边，你的用心还真是险恶。

魏延：杨仪！你再敢污蔑我，绝对让你血溅八步。

杨仪：救命啊！呜呜呜呜...

王平：（这个平常嚣张跋扈的杨仪居然会被吓哭？）

费祎：文长！在丞相面前不可以放肆。

魏延：丞相，失礼了。

诸葛亮：文长的心意亮很感激，不过北伐是亮的责任，就让亮来完成吧。这次出兵，从斜谷出发，沿著渭水兵往郿县。以文长为先锋，一定要剿灭曹贼，恢复汉室。

姜维：（丞相的身子真的没问题吗？究竟是什么理由要做到这种地步？）

## 许昌宫殿 司马懿抗敌

曹叡：本来以为诸葛亮已经得到教训，三年之内都没有兴兵，没想到还是派兵入寇了。而且这次孙权也派兵来攻，就算是我大魏，面对两面夹击也不好受。

司马懿：圣上，这次对抗诸葛亮请交给臣，臣已有退敌之计。

秦朗：呵呵，被诸葛亮打得抱头鼠窜，还让张郃将军阵亡的人说有对策？

蒋济：话可不能这样说，在场的众位还有谁有和诸葛亮交手的经验？

司马懿：（子通果然对我很友善，加上担任护军将军，掌控禁军，和他友好对我只有好处。）臣经过上次失败后，苦心研究并且勘查渭水一带地形，已经有十足的把握。

曹叡：好，那么这次退敌就交给卿家了。对了，你身后的四位不就是夏侯渊将军的四个儿子吗？

司马懿：是的，他们这次是自愿跟随从军的。

夏侯霸：这次末将和三位弟弟一定要斩杀蜀将为父亲报仇。

曹叡：好好好，将门虎子，实在是让朕感动不已。骁骑将军，看见这些将士的奋勇表现，你也该有所启发吧？

秦朗：该不会...

曹叡：没错，你也率领两万兵马随后支援，同时把你辖下的虎豹骑也带上。

秦朗：是...（苦啊，污钱我一把罩，打仗我可就完全不行。对了，我何不让夏侯兄弟代替我率领骁骑营去前面打仗？打赢算我的，打输责任他们扛。）

曹叡：大将军，请你切记要坚壁拒守来挫败敌人的锋锐，让他们进退不得，等到粮尽而退之后再追，必定可以获胜。

司马懿：是！

曹叡：只是孙权那边该怎么应付？如果合肥新城被攻下来，恐怕对我们的伤害会比诸葛亮入侵更严重。

曹绫：我认为征东将军满宠的部队足以应付敌人。不过如果要确实退敌，我们也该从中央派少数援军去援救。

曹叡：那么朕御驾亲征如何？

曹绫：皇兄倒不必冒险，这次就让曹绫来代替皇兄骗骗孙权吧。

曹叡：呵呵呵，皇妹是不是想要和司马懿对抗？不过这样也好，以孙权的态度，我想只要看到朕的旗号就会退兵，皇妹应可



取胜。

司马懿：（我听说公主颇得武帝真传，之前张郃将军也如此说过，这次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本事吧。）

曹绫：（司马懿这个人越挫越勇，上次祁山战败居然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真不简单。）

公元二三四年二月，蜀军出斜谷口，和司马懿对峙于五丈原（扶风）。同时派使臣到东吴，联络孙权出兵，孙权答应出兵合肥（淮南）。

### **郭淮奇兵 五丈原 魏军营帐**

司马懿：之前我就对众将说过，如果诸葛亮攻击武功，顺著山势向东前进，那么对我们会造成压力。不过如果向西进入五丈原，我们则平安无事。现在诸葛亮进入五丈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诸葛亮你用兵如神，唯一就是下决定的时候太保守了。人家武帝可都是敢赌那最微小的胜算，看来这就是你弱点。）

郭淮：诸葛亮一定会率军夺取渭河北原，我们应该要派兵驻守。

胡遵：这实在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在这时候还要分兵会降低我军的防御能力。

司马懿：（胡遵出身自安定胡家，可是当地的大族。要防止蜀人入侵雍凉就得让这些人对大魏产生向心力才行。否则延续之

前的政策，只会制造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姜维。)

牛金：俺老牛也不懂，为什么要白白分散兵力？

郭淮：如果诸葛亮横跨渭水，控制整个五丈原全区，再进击北山即可切断通往陇右的道路，恐怕会引起羌人极大动乱。

司马懿：征蜀护军怎么看？（我知道你肚子没货，单纯靠著武帝和你母亲的超友谊关系才混到今天的地位。你和那个何晏快可以凑成靠妈二人组了。）

秦朗：很好，都很好。（这个司马懿一定嫉妒我嫉妒得要死，要知道我娘可是武帝和关羽哈得要死的对象，你们会有这么正的娘？）

张虎：（很少看过有比戴陵更白痴的人。）

乐綝：（忍住不要笑，我升迁还要靠他。）

鲁芝：（现在似乎要变成靠爸二人组再加上一个靠妈天王了。）

司马懿：那么就请郭刺史赶忙率军去进驻北原，抵抗蜀军。嗯...郭刺史似乎也比之前进步很多，我十分佩服。

郭淮：大将军，我们不都同时接受过诸葛亮和张郃将军的教育吗？

司马懿：说得也是，哈哈哈哈哈。

郭淮进屯北原，修筑壁垒。蜀军果然如预料般行进至此，郭淮迎击，击退蜀军，保住渭河北岸。

## 合肥新城之战 合肥 魏军营帐

满宠：本来以为是圣上亲自驾临，没想到来的会是公主。

曹绫：征东将军对我没有信心也是应该的，毕竟我之前也只有和武帝和曹真将军出征过。

满宠：没有这回事，满宠不会对公主没有信心。只是公主率领这么少人过来，足够对付孙权大军吗？

曹绫：援军贵在迅速而不在多，现在去徵召大量军队反而是缓不济急。我已经制造大军来到的谣言，而且也在城下虚张声势过。孙权看见这些援军必定会惊疑，而我的骑兵队也已经著手切断他们退路和粮道，敌人必会不战自破。

田豫：公主此时不宜马上率军去援救，我认为这次孙权的计画就是引诱我军打野战。此时不妨放手让敌军攻城，挫折他们锐气，吴贼不善攻城必定疲惫不堪，到时再予以反攻，必可获胜。而如果吴贼思虑周道，不敢攻城，则久了他们也会知难而退。

曹绫：这个见解真是高明，不愧是长久面对乌桓的田将军。

田豫：哪里，过去追随公孙瓒和刘备的时候，面对过更多比这更大的场面。

曹绫：田将军追随过刘备？

田豫：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刘备在我还没无闻的时候提拔我，让我有今天的成就。如今虽在大魏，但还是很感念他的大恩。

曹绫：田将军不忘旧恩，实在是人臣的典范。（田豫如此，

姜维大概也是如此，蜀地刘家的人魅力居然这么大。)

满宠：我建议另外组成敢死队，对巢湖口的吴贼发动攻势先挫敌人锐气，如此合肥也比较好守。

曹绫：这是当年张辽将军用来守合肥的对策，只是这个任务要交给谁呢？

张球：愿为大魏效死！

满宠：这个人名叫张球，虽然自幼因病而少了一只眼睛，但是勇猛过人，一直是担任先锋角色。

曹绫：好个猛将，这气势真不下于张文远将军。那么敢死队任务就交给你。

张球：公主夸赞我比张辽将军，张球实在愧不敢当。不过当年张球确实参加过张辽将军的敢死队，只差一步就抓到孙权。这次一定要重现当日逍遥津的光景！让吴贼再也不敢来犯！

## **退兵之方 襄阳 吴军营帐**

丁奉：上大将军，圣上刚才据报已经开始退兵，而我们连络军情的信件又被擒获，现在该如何是好？

陆逊：敌人知道圣驾已回，不再担忧东方，一定会全力对付我们。现在军心已经不稳，最重要就是要安定军心。下令全军种植作物，骑马玩乐，作息一如平常，重点是要让敌人看到。留将军歌声好，也对敌人高歌一曲吧。

留赞：唱歌我最在行，让那些魏贼听我的歌声还没收钱，真

是便宜他们了。

陆逊：接下来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发兵进攻襄阳。

鲁淑：可是我军数量不足以进攻襄阳...等一下，我明白了，是假意进攻，等敌人把兵力集中到襄阳的时候再趁机撤退。

陆逊：不愧是子敬（鲁肃）的儿子，观察事情总是这么敏锐。不过事情就单纯成这样又太无趣了，我们还是可以攻，只是目标是江夏。

陆逊：丁封将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丁封：好耶，这次出征如果没有打仗就闷死了。

陆逊：只要这样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像诸葛亮那样拚命...

鲁淑：上大将军...

陆逊：与其北伐争夺一些我们难以守住的领土，倒不如向内加紧平定山越，厚植国力还来得踏实些。只是...我很在意的是，为什么曹叡会御驾亲征？这是我唯一算错的地方。

丁奉：我倒认为上大将军把问题看复杂了，如果说曹叡根本没动，而是他的替身动呢？

陆逊：这样说也有道理，只是你没想过，这个替身能够这样轻易击退圣上，就表示能力也不在曹叡或是司马懿之下。

鲁淑：上大将军，那这样不是对我们很不利？

陆逊：不用担心，两国相争比的是长久的人才供给。关于人才培育，我可是对我们各家的家教有信心，那些新生代的表现绝对是可以期待。（除了自己的儿子之外，或许我也该培育一下其

他家的人，毕竟不是每家的家教都这么好。像是韩当、潘璋的家教就很差，那个甘宁也是...嗯...等一下，说到甘宁...)

### **食少事繁 五丈原 魏军营帐**

使者：这是我们丞相赠送给您的礼物。

司马懿：女...女装？

秦朗：恶...（想到司马懿穿女装的样子，我大概有好几天要做恶梦了。）

牛金：（俺老牛看这大将军该不会有女装癖吧？）

夏侯霸：这实在是太过分了，蜀人简直是目中无人，我建议斩了使者！

费曜：我们乌龟将军这次又是龟功一流，难怪诸葛亮要送女装来称赞你像个娘们。

司马懿：这衣服我就收下了，向丞相道个谢。（带回去给爱妾穿吧，只是怕老东西又跟我闹脾气绝食，害了两个儿子可是罪过。）

秦朗：恶...（还真的要穿。）

司马懿：对了，我想问一下诸葛丞相的饮食起居如何？

使者：丞相一大早便起床，很晚才就寝。二十板以上的军法处分都要亲自裁决，饭量也不过数升。

司马懿：我了解了，多谢告知。

使者：既然东西送到，那么在下就告辞了。

司马懿：嗯，请回吧。

司马懿：食少事繁，怎能长久，我已经可以预见你要倒下的这一天了。

夏侯霸：大将军，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屈辱？

夏侯威：我们本以为可以帮父亲报仇，哪知道跟到一个懦夫，连续一百多天都耗在这里。

司马懿：我可是很震怒的，收到女装可是我，不是在座的各位。

张虎：（大将军的嗜好...）

乐綝：（真恶心。）

司马懿：我要禀明皇上请求出兵攻击诸葛亮，这样的耻辱不洗雪不行。

夏侯和：（好烂的演技。）

夏侯惠：（实在看不出哪里像生气。）

### **持节使者 五丈原 魏军营帐**

司马懿：终于等到圣上的命令，真是辛苦佐治你了。

辛毗：圣上倒是说得很明白，仲达你早就没有出战的想，只是想用这个命令来堵众将的嘴。

司马懿：（也不全是这样，我和圣上的关系比不过曹真，哪可能真的不顾命令出兵。）倒是听说佐治你对于孙资和刘放两人有些不满，现在这两人真的已经独揽朝政？

辛毗：这些话你听谁说的？

司马懿：令公子不是之前劝你要和他们二人结交。

辛毗：（这该死的敞儿，居然多嘴成这样，比起宪英，这笨蛋真让我烦恼。）我对中书的事情不熟，这些事情也不是你可以过问的。现在你应该专注于打倒诸葛亮，而不是分心于其他不必要的杂务上。

司马懿：（这个辛毗果然敏锐，一下子就猜到我在想什么。孙资和刘放这两人究竟得到圣上多大的宠幸，我还真想知道。）

辛毗：（司马懿这个家伙，朝中的事情可轮不到他这个大将军插手，真是居心不良。我和长文（陈群）在的时候或许还可以压压他，但是我们死了呢？希望陛下早点注意到这个问题。）

## 孔明的叹息 渭水

姜维：丞相，曹叡派出辛毗当使者传令禁止出战，看来司马懿是不会应战了。

诸葛亮：司马懿从头到尾就没有要应战，只是藉著曹叡的权威堵住那些将士的嘴而已。如果他真要出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必需要禀明主君？这次他的手段比上次祁山的时候要高明太多了，或许他已经成长到亮难以想像的地步也说不定，咳咳咳咳...

姜维：丞相不要气馁，一定有可以让他出兵的办法。在下这就去准备军务之事，望丞相保重身体。等一下...



诸葛亮：伯约怎么了？

姜维：没事。（奇怪，怎么在军营的附近一直看到丞相的身影？）

诸葛亮：先帝将未完成的遗愿托付给亮，亮无时无刻不想著完成复兴汉室的梦想。北伐五次皆无功，亮穷尽心力仍无法扭转这样的困局。一百多天了，亮却还是困在这五丈原动弹不得。难道是天命不可违？还是亮的能力不足？亮现在需要的是奇迹，是能扭转这一切的奇迹。如果先帝，甚至云长、益德你们在天有灵，请给亮奇迹来打败司马懿，进军中原，早成大业。

##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现在来商讨军情，咳咳咳咳咳...

姜维：丞相千万要保重呀。

诸葛亮：不碍事，咳咳咳，司马懿现在堵住我军的出路，北原又被郭...淮，咳咳咳，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咳咳咳...

魏延：（什么机会？我看一点机会也没有，丞相这个样子恐怕命不久矣。）

杨仪：（丞相一死，我和魏延你摊牌的时间就到了。）

费祎：丞相，大事不好了。孙权配合我军进攻的军队，在敌将满宠的指挥下被击退，另一路陆逊的军队听到消息也跟著退兵。

诸葛亮：什么？！上天连最后一点奇迹的可能性都不留给亮？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费祎：丞相？

## 身后之事 蜀汉军营帐

姜维：丞相...

费祎：丞相...

诸葛亮：你们知道我军这么多将领，为什么独独叫你们两个人到亮身前？魏延虽然能征善战，但是秉性矜高。杨仪虽然精明干练，但心胸狷狭。此二人都不能肩负我大汉的未来。

费祎：过去我出使东吴时，吴主也曾经说过，“此二人不过牧豎小人，然而一旦任用却也会产生祸患，现在不处理难道要留给后人处理？”

姜维：（孙权还真是没有礼貌，岂有在使臣面前当面批评他国国政的。）

诸葛亮：孙权确实是明主，他似乎比亮更清楚这两人带来的影响。接下来这两人一定会拉拢你们，亮希望你们能明辨是非，作出最适当的选择。你们两人和留在成都的公琰才是大汉的未来。

姜维：丞相保重身体，现在这个时候还在写什么？

诸葛亮：伯约，在这个时候亮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是这封给圣上的信，在之后一定要转呈给圣上。

诸葛亮：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钧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

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孙衣禄，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

## 蜀汉军营帐

诸葛亮：咳咳咳咳咳...

费祎：丞相够了，不要再写了。

姜维：请丞相为三军将士保重身体。

诸葛亮：亮知道这次已经过不了这关，所以想要把所学和想说的话都写下来。奈何双手却越来越不听使唤...

李福：李福特奉圣上之命前来探望丞相。

诸葛亮：来得好，亮等你已经很久了。亮辜负先帝重托，大业未成就要和陛下分离。希望朝廷诸公能尽心辅佐，承志向前。在亮死后，不必迁回成都，就近埋葬在汉中定军山即可。

李福：是，我都一一记下了。

诸葛亮：有件事情忘了，差点误了大事。

李福：是，圣上正是要问这件事。

诸葛亮：亮之后，公琰（蒋琬）可以担当大任。

李福：公琰之后呢？

诸葛亮：文伟（费祎）或许可以。

李福：文伟之后呢？

诸葛亮：……

李福：（当年吕后向高祖询问后事，高祖指定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后回答吕后‘再以后的事你也用不著烦恼了’。当时是因为高祖无法预料吕后死后的新人才。而丞相现在沉默，是因为不知道费祎之后的新人才，还是认为费祎之后我国再也没有这样的人才了？）

李福：我知道了，这就回去成都覆命。

杨仪：丞相？！您怎么会变成这样！

诸葛亮：威公呀...来得好。

姜维：（丞相为什么只叫杨仪来？为什么不叫文长？）

费祎：（这是两害取其轻，与其冒著文长抗命，坚持北伐的危险。倒不如让威公带兵还来得安全一点。）

诸葛亮：威公，这次撤军的事宜就交给你全权负责。断后则交给文长和伯约的常败军。如果文长不愿意断后，大军就扔下文长离去，不要因为一人就害大军陷入险境。

杨仪：是！（哈哈，丞相心目中的接班人果然是我，魏延你这次是死定了。）

诸葛亮：伯约，趁亮现在身体还能动，快带我出去。

姜维：丞相？

诸葛亮：这是亮的请求。

姜维：我知道了。

## 星落五丈原 渭水

诸葛亮：亮平生所学，已著兵书二十四篇...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只有伯约你才能将这兵法发扬光大。这就把这兵书传给你，如果对伯约有帮助的话，是再好不过。

姜维：是...

诸葛亮：在亮身后，请你代为照顾夫人和孩子们，亮亏欠他们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果儿，亮从来就没有和她好好谈过一次话，甚至连她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姜维：姜维一定会遵照丞相的意思去做。

诸葛亮：呵呵呵，似乎人死前有回光返照这一说，还真是不假。当初亮说要解答你的疑惑，现在疑惑解开了吗？

姜维：解开了，我在这里找到了归处，也找到了要奋斗的目标。

诸葛亮：很好，就如同亮以前说过的，亮也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就算到现在亮都不后悔。复兴汉室或许是不切实际的梦，但是因为先帝，所以值得去追逐。其实早在荆州失陷时，亮的原始战略就被破坏得一乾二净，要北伐成功的可能就已经不高了。但是亮就是要赌这最微小的可能性，尽自己所能去做，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除此以外，其实没有别的想法。亮并非神机妙算，也并非无所不知，其实亮只是一个知不能为而为的愚人而已。

姜维：丞相，您在姜维心中绝对不是这样。就算是不可能实现，但是丞相您也试过了，至少是问心无愧的。

诸葛亮：或许是吧，只是到最后亮还是没有办法完成光复中原的梦想。

姜维：丞相请不要自责，您做得一点错也没有。如果没有北伐，强大的曹贼就会攻击我们弱小的汉室。就是因为丞相的进攻，让敌人无法放手一搏，上次汉中才得以击退曹真，这是以进攻为防守的完美战略。

诸葛亮：亮真的没有考虑过这点，这些都只是附带的效果而已。甚至有人以为亮的北伐是用来安定内部，却不知道如果内部不安就贸然出兵只是自取灭亡而已。袁绍的例子就在眼前，亮岂是这样的愚人？为了北伐，亮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气才安定内部。亮问你，你是不是也想要指挥全军北伐？

姜维：是的，在下愿率军北伐，以求复兴汉室，报答丞相知遇之恩。

诸葛亮：亮很欣慰伯约有这样的雄心，不过你也该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

姜维：在下知道。

诸葛亮：亮光靠著先帝的遗命，就足以让底下反对的声浪降低大半，子龙和叔至等人也毫无条件地愿意协助亮。然而亮却无法为伯约做这些，因为亮还是想要谨守人臣的分际，否则就和董曹二人无异了。所以，万一将来伯约真的统兵，在后方想要把伯

约扯下来的人一定成千上万，甚至连陛下都不一定会信任你。

姜维：就算面对万重险阻，在下还是愿意为大汉贡献自己一生。哪怕是误解也好，被怨恨也好，姜维都已经有所觉悟。

诸葛亮：这个傻劲...二十多年前先帝传给了亮，没想到现在又传给了伯约...哈哈...（咦？这是什么感觉？）

姜维：丞相怎么了？

诸葛亮：为什么？！这里应该是雍州，为什么会有荆州的风？

诸葛亮：为什么？！为什么亮现在会在南阳草庐？

刘备：孔明呀，刚才的一席话实在太精采了。

诸葛亮：先帝？！为什么会在这？

刘备：哈哈，孔明你玩笑开大了，虽说备小时候是喜欢玩天子游戏，但可没说真的要当皇帝呀。

葛亮：真抱歉...亮可能一时失神了。

刘备：据荆、益，联孙抗曹，等待时机北伐而成就高祖之业，这是何等远大的目标。

诸葛亮：陛下...不，将军您真的愿意接受这样的意见？其实亮应该知道将军您的处境，不该说这些空泛的理论。

刘备：为什么不？备喜欢这个梦。哪里规定寄人篱下的客将不可以作梦？天下之所以纷扰，就是没有人愿意作梦，只看著眼前的事物而迷失了自己。备要成为一个爱作梦的人，而且要拉著大家一起作梦。你当然也不例外。

诸葛亮：这是说...

刘备：要不要到我这边和云长、益德、子龙等一群兄弟们一起作梦？

诸葛亮：(对呀...就是这个契机，让亮跟著一梦二十多年...虽然过程有苦，但总归是幸福的。不知道亮还有荣幸继续梦下去？)

### **星落五丈原 渭水**

姜维：丞相？！

姜维：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神秘女子：主公要我在的地方，我就会出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已经是想哭到眼泪都流不出来，但这时候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著去做。为了发誓要效忠的对象，就像您一样。您说是吧，父亲.....

姜维：父亲？！莫非你就是.....

### **退兵决议 蜀汉军营帐**

费祎：方才从文长军营回来，文长那边是已经不能指望了。

杨仪：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那个混蛋本来就不可能听命去担任殿后工作。就照原计画，让姜维去殿后，其他部队开始撤退。

高翔：光靠姜维那支部队撑得住吗？还有被派在前方担任戍卫的孟将军部队也没回来，难道就这样把他们丢在那？

杨仪：数万人性命和那几千人可以一起衡量？殿后军早该有



这样的觉悟了。如果还在原地停留，坐等敌人包围，那才是辜负了殿后部队的牺牲。

高翔：这...

王平&陈式&吴班：.....

吴懿：对了，之前不久还看见过平北将军，为什么现在不见了呢？

杨仪：马岱他还有很特别的任务，已经先行带兵出发了。

吴懿：特别任务？

杨仪：(为了达成复仇的目的，马岱现在已经变成最好的爪牙。)

### **诸葛果之计 姜维军营帐**

宁随：这不是丞相的千金吗？你怎么会在这边？

诸葛果：久违了，幼常叔叔。因为要解救陷入困难的主公，所以才过来这边。

柳隐：主公？

赵统：到底是什么意思？

姜维：我召集各位来是要宣布一件沉痛的消息，刚才丞相已经病逝了。

杨兰：什么？丞相他...不，不可能...

柳隐：巨星坠落了，我们大汉和常败军以后会怎么样呢？

句扶：我句扶除了大将外，唯一尊敬的高官就是丞相。

赵统：丞相对待我们兄弟就像亲生儿子一样，真不敢相信是真的。

赵广：过去我以为父亲不会死，结果他先去世。后来又以为丞相可以长命百岁，没想到丞相也跟著...

宁随：丞相.....丞相...为什么会这样？！

句扶：我从来没有看过宁随先生哭得这么惨过。

杨兰：丞相对他是比父母更重要的存在，这点我可以理解。

柳隐：（只是现在大家都乱了，万一在撤退的时候碰到曹贼追击就完了。）

姜维：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在原地悲伤，而是要协助自己和大家撤退。

诸葛果：主公说得是，我正是来解救主公和大家的。

杨兰：（这女人真让人感到不愉快，为什么亲人过世却毫无悲痛的表情？）

诸葛果：杨仪等人要撤退并不困难，至少司马懿还没有这么快发现我军的行动。但是我军是殿后军团，必定会遭遇司马懿的追击而且一步也不可以退。

句扶：魏延将军也跟随我们旁边共同作战，应该是没有问题才是。

诸葛果：魏延不服杨仪的指挥，必定会自行率军离开，他的部队不能指望。

赵广：这么说我们常败军现在陷入非常危险的情况？

诸葛果：是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司马懿退兵。

柳隐：这怎么可能？到手的猎物怎么可能放弃？

诸葛果：如果对方认为这是陷阱呢？

诸葛果：请主公定夺是否要用此计。

姜维：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诸葛果：请主公尽全力挡住前锋的敌军，等到准备完成就是退敌之时。

杨兰：到底是什么样的计策？

诸葛果：秘密。

宁随：（传闻丞相的千金拥有比丞相更强的能力，只是个性怪异才一直躲在家里。真好奇伯约是用什么方法打动她？）

柳隐：（老大到底是在哪找来的奴隶？）

姜维：此战非同小可，大家要坚持到最后。

姜维：关于契约的事...

杨兰：我不接受中途解约。

姜维：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答案了，总之你要小心。

杨兰：感谢你的多事。

柳隐：（这是夫妇相声，绝对没错...）

柳隐：丞相这么优秀的人才居然先去了，而像我这种蠢货居然留下来，上天还真是不公。

诸葛果：主公，不要紧张，我会尽全力保护您的。

姜维：可以不要再这样叫我了么？

诸葛果：如果是命令的话我会照办。

姜维：.....

句扶：我真的不敢相信魏延将军会这么不识大体，单纯为了和杨仪的私怨就抛下任务。

柳隐：我可记得小句当时不也为了个人恩怨和吴班将军起冲突？

句扶：这...

赵广：诸葛姑娘的妙计到底会是什么？我们真的能够对抗司马懿庞大的追兵？

宁随：（我的心都快碎了，现在丞相故去彷彿感觉让我失去的自己的一半。丞相，您怎么忍心先马谡而去？）

赵统：化悲愤为力量，当初父亲过世时，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 渭水

司马懿：终于...终于...终于...让我等到了。哈哈，这场战争我们赢了！

牛金：大将军？到底等到了什么？

司马懿：你没有发现蜀军这几天有使者来回穿梭？更重要的是，之前一直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诸葛亮却忽然不见。这就让我得到一个结论，诸葛亮应该状况不妙了。

牛金：可是...万一是诸葛亮的诱敌之计怎么办？

司马懿：诸葛亮这样的人会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就我对他的了解是不会。牛金，你通知全军出击！

牛金：好呀！有仗打了！

司马懿：（诸葛亮啊，战场上我总是输给你，但是最后的赢家却还是我。）

## 五丈原之战

司马懿：蜀军果然开始撤退，居然连靠近渭水的营寨都放弃，看来诸葛亮真的已经死了。将士们，抓住这一生一世的机会，斩杀敌人立功，将所有蜀贼一个不留地歼灭于我大魏国境内！

胡遵：这次的追击是难得的立功机会，护军你不想追击？

秦朗：别开玩笑，就算建功升官又怎么样？万一有生命危险就糟了。

胡遵：怕什么？虎豹骑不都挡在前面？再不，还有我来保护征蜀护军你。

秦朗：（这个胡遵真不是东西，根本就知道我怕得要死，还在那边偷酸我。哼，你这西凉人没水准，我才不和你计较呢！）

张虎：本来想要打前锋的，没想到被夏侯渊的四个儿子抢先了。

乐綝：也没什么好可惜的，秦朗把虎豹骑交给他们可没安什么好心眼。

张虎：话虽如此，但是中军虎豹骑的战力之强，身为武将总

是希望能够带领看看。

乐綝：说得也是，这样的部队让秦朗那种人带实在太可惜了。

戴陵：哈，两位虽然是名将之子，但是毕竟外姓比不过亲戚。

张虎：闭嘴，你这没有伟大父亲的平凡人。

乐綝：就是，平凡人就给我安静点。

戴陵：（真倒楣，老是要照顾这两个蠢蛋。）

郭淮：费将军，真是委屈您要在我这里，实在是郭淮需要您的协助。

费曜：没有这回事，我反而很高兴能和伯济合作。我对司马懿一点好感也没有，胆小懦弱，对士卒又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到现在我都很怀念子丹将军，他才是名将的典范。以前我很怨叹自己的副将地位，现在才知道当他的副将有多幸福。

鲁芝：我也是有同样想法，虽说司马懿用的是最稳当的方法，但是他却总是忽略对于军心的伤害。

郭淮：不过我已经接到大将军的追击命令，两位愿意帮我一把，追击蜀军吗？

费曜：义不容辞！不管怎么样不满，我都是大魏的臣子。

鲁芝：我也是。

夏侯霸：三位弟弟，你们还记得父亲阵亡的那一天是什么情况吗？

夏侯威：父亲的尸首居然落在敌人手上。

夏侯和：我们想要帮他送葬都不可得。

夏侯惠：当时甚至连刚强的武帝都哭了出来。

夏侯霸：那一天我永远忘不掉，那种痛苦和不甘。朝廷中每个人看我们的眼神既是同情却又带有嘲讽。过去父亲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时候，大家对我们毕恭毕敬。等到父亲败亡时却又是那样的态度，我满腔的愤恨不只是对蜀人，也是对朝廷这些残酷的家伙。我希望建功立业，爬到这些人不敢仰望的位置，让这些人永远不敢瞧不起夏侯家。

夏侯威：二哥，不管您要做什么我都支持您，若是没有您撑著夏侯家，我们早就已经沉沦下去了。

夏侯和：只是二哥你也不要过于心急，当时五哥就是一时冲动才会跟著父亲一起丧命的。

夏侯惠：有现在的位置就已经很足够了，圣上对我们也算照顾有加，不要再贪心了。

夏侯霸：不行，我一定要利用这场战事立功，接著让我自己爬到权力的最高峰。我绝对不会像司马懿那样丢脸，看他那样胆小懦弱的模样，绝对成不了大器。

夏侯和：（二哥完全看走眼了，我倒认为司马懿是个能忍人所不能忍的怪物。）

孟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贼人像潮水一般涌上来？

牛金：哈哈，死到临头都不知道！就让俺老牛来告诉你。你们家的丞相已经挂了，现在蜀人四处逃窜，只有可怜的你还不知道。

孟琰：丞相他...过世了...怎么可能...

牛金：一个被自己人抛弃的可怜虫，不如投降俺老牛吧。如此你也有机会去对付那些背叛你的人。

孟琰：住口！就算是战死，也不可能投降你们魏贼！当初丞相从南中地方把老子拔擢起来，完全把老子当自己人。老子朱提孟家能有现在的地位，全都是拜丞相所赐。这种恩情，就算死一百次也还不清。

牛金：哼！那么就去死吧。

孟琰：这怎么回事？

牛金：别小看俺老牛，老牛要用起计来，比那诸葛亮还要厉害。

孟琰：这家伙...

姜维：诸位一定要坚守下去，不能被击溃，不然后面的大军将会全军覆没。可以的话，也请一并保护在前方的孟琰将军，他是大汉未来极重要的战力。撑下去就有转机，一定要相信诸葛姑娘的计策。

夏侯霸：蜀贼都给我纳命来吧！

姜维：来者究竟是何人？



夏侯霸：夏侯渊之子，夏侯霸！

夏侯霸：来吧，让我看看蜀贼的实力！

姜维：（夏侯渊的儿子到底有多厉害？好强！果然是名将之子，比起张虎二人组要强太多了。）

夏侯霸：杀呀!!!

姜维：你强归强，但是比起张郃还是差了些。

夏侯霸：哇！可恶啊！啊！可恶蜀贼！

夏侯霸：哎呀！可恶，我不相信！哇啊！

夏侯霸：可恶！为什么没办法帮父亲报仇？

夏侯霸：（虽说报仇心切，但若是这样丢了性命也划不来。）

杨兰：老娘今天心情非常不好，就找你开刀。（想到诸葛果那冷漠的态度就很火，那女人不知道亲人的可贵？真是的，心情烦躁得要命，胸口也感觉好难受，这种心情从来没有过。）

夏侯威：我？

杨兰：就是你，看你这副呆样就一肚子火。

杨兰：算你倒楣，碰到老娘心情不好的时候！

夏侯威：笑死人了，我好歹也是夏侯渊之子，你以为你真的打得过我？（什么！？一个女子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臂力!）

杨兰：真弱！完全不堪一击！

夏侯威：（这女人像是疯了一样，我碰到这疯女人还真是倒楣。）

杨兰：我还没打够，怎么就跑了？

夏侯威：碰到这疯婆子，几条命都不够。

杨兰：稍微发泄了一下。

司马懿：后备队继续进攻，务必要歼灭贼军。

张虎：好，终于换我们出动了。

乐綝：总不能功劳都让夏侯兄弟抢走。

戴陵：两位将军别急，不然中了贼军的陷阱就糟了。

乐綝：你还真是胆小如鼠，诸葛亮都死了还有陷阱？

张虎：以我张虎的实力，以一挡百，足以威震五丈原，让蜀人小孩半夜都不敢啼哭。

戴陵：（张辽将军和乐进将军，求求你们看看那不成才的儿子们吧。）

王平：伯约有难，我王平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姜维：子均为什么还要身赴险地？明明可以顺利撤退的。

王平：当时街亭常败军率军来救，我若不回报就比畜生还不如了。

吴班：就让我也来参加这场战斗。

句扶：吴班你...

吴班：在夷陵之战我也是断后高手，不让我参加这场会战实在是太可惜了。还有...你不要死了。

句扶：哼，在你死之前我是不会死的。

陈式：...（点头）

柳隐：陈将军还是这样惜字如金。

陈式：要活下去...

柳隐：咦？！

姜维：（援军仍看不到魏延将军的身影，莫非真的如诸葛果说的，已经脱离我军了？）

司马懿：现在全军出击，投入所有的兵力把贼军粉碎！

秦朗：我现在不想出击也不行吗？

胡遵：拜托你拿出点骨气来好不好？

郭淮：大将军号令已下，我们也跟著进攻吧。

费曜：乌龟王司马懿居然肯出击，看来他是很有把握了。

鲁芝：但总觉得怪怪的。

胡遵：之前虽然打败过匈奴人，但是面对蜀人还是第一次。

句扶：好像是个厉害角色！

句扶：敌将报上名来！

胡遵：安定胡遵！看招～！

胡遵：哦～？躲过我一枪.....！再看这招！

句扶：你别猖狂！这回看我的了！

胡遵：好强，快招架不住了！

胡遵：太大意了吧，这就是胡家同归枪！只差一点就要你命

了。

句扶：（和姜维那时候的舍身攻击很像，不过这人却都是用这招来战斗，真是疯子。）

胡遵：哇啊～！

句扶：舍身攻击你以为就只有你会？

胡遵：蜀人战斗力之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句扶：这人还真厉害，曹贼阵营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胡遵：果然厉害，看来胡家同归枪还是有它的弱点...我得加紧改良这招，期望将来烈儿和奋儿能发挥得比我更好。

孟琰：魏贼！还没完！只要老子在一天，你们就别想跨过渭水南岸。

姜维：孟将军...够了，撤退吧...

孟琰：丞相真的过世了吗？

姜维：是的，是我亲眼所见。

孟琰：这样...丞相他...

姜维：请孟将军保重自己，现在就算杀再多敌人，也无法改变丞相过世的事实。

孟琰：丞相不在，老子活著又有什么意义？

姜维：听我说！丞相故去，但丞相的梦想仍在。我们该做的，应该是想办法保全自己，在日后才有机会实现丞相的梦想。

孟琰：你说得是，这就撤退吧。老子期待看你实现丞相的梦

想。

姜维：孟将军...

郭淮：想不到负责蜀军断后工作的会是伯约。看来你越来越受重用，距离我们约定的大军对决之日不远了。

姜维：伯济，真的很遗憾...我们无法共事。

郭淮：不，已经发生的事情就算了，或许在蜀地你才能真正发挥才能吧。

姜维：我真的很感谢伯济你。如果不是你的提拔，恐怕我还是没没无闻的小吏。

郭淮：客气了，请让我向你这伟大的对手致意。

姜维：也请让我向你这位伟大的对手致意。

鲁芝：姑娘，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杨兰：问你个问题，如果自己的亲人过世，照理说应该会非常悲伤吧。如果说一个人完全没有悲伤的表现，那么这个人是否是没有感情的禽兽？

鲁芝：其实这不一定...人有许多时候，就算是悲伤到极点，也会因为某种理由而压抑自己悲伤的心情。在我五岁的时候，郭汜当著我面杀掉了父亲。如果我当时哭出声的话，只怕根本活不到现在。

杨兰：嗯...原来如此，或许你说的有道理吧，这样我可以释怀了。

鲁芝：请恕在下多嘴一句，我不认为姑娘你心情不好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得正视自己的心情，要是再继续搞不清楚的话，只怕会被别人捷足先登。

杨兰：咦？原来如此，到最后我在意的是诸葛果本人吗...谢谢你了。

鲁芝：呵呵，不客气...咦？我在干嘛？！

姜维：这位大将莫非就是司马懿？

司马懿：不错，我就是大魏大将军司马懿。

姜维：我还以为你只会龟在那边不出来。

司马懿：赢得难看总比输了好，忍到最后的人就会胜利，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司马懿：你就是姜维对吧...真想不到蜀军居然敢让一个降将来担任殿后工作。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居然如此大胆。蜀地可以提供给你的东西，比起大魏可说是微乎其微。到底诸葛亮施了什么魔法，可以让你对他如此死心塌地？

姜维：这是知遇之恩！因为丞相的提拔我才有今天，才能在这里和你们对抗。

司马懿：我无法理解，我完全无法理解...当年我和诸葛亮对话，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对刘备如此死心塌地。现在我也不懂你为什么要对诸葛亮如此忠心。

姜维：这就是你和丞相不同的地方，丞相的人品比你高洁太多了！

司马懿：又一个蠢才！又一个浪费自己才能的呆子！

柳隐：前面的大将，和我单挑如何？

秦朗：笑...笑话...我堂堂大魏征蜀护军为什么要和你单挑。

胡遵！

柳隐：那个叫胡遵的已经被杀退了。

秦朗：我...我...我手痛。对，手痛，若不是因为手痛你就死定了。

秦朗：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射我？

柳隐：不甘心就过来呀。

秦朗：哼...昔日韩信能忍胯下之辱，这点又算什么。（痛死了，快跑啊。）

柳隐：这样的人是征蜀护军？难道我们大汉就这么被看轻？

诸葛亮：呵呵呵，亮就知道这招可以引你上勾。

司马懿：不会吧？！诸葛亮居然没有死？没想到你居然会拿自己的生死做为诱饵。

诸葛亮：不这样怎么诱得出你这奸诈的老狐狸？

司马懿：快退！快退！我们中计了！糟了，部队开始不听使唤了。

姜维：（这就是诸葛姑娘的奇计吗？只是司马懿为什么远远看见假丞相就落荒而逃？我懂了，之前我看到的另一个丞相身影就是诸葛姑娘。她刻意用丞相的打扮给对方看见，所以司马懿印

象中的丞相其实是诸葛姑娘。)

司马懿：没想到孔明的陷阱居然如此可怕，若不赶快收兵，只怕把五丈原防线都给搞丢。蜀人居然还有这样的反击能力，莫非诸葛亮其实没有死？后退！不能着了诸葛亮的道。

司马懿：(诸葛亮...姜维...你们的家世和名声远不如我们大魏许多重臣，但是给我的印象却比那些人要强烈多了...我就想看看，究竟哪个人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是谁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姜维：司马懿暂时后退了，趁现在全军撤退。

## 第十二回 魏延讨伐战

不久前 魏延之怒 五丈原 魏延部队营帐

魏延：这...这么说...丞相...已经过世？



费祎：是的，丞相已经安排威公负责撤退事宜，而文长则负责殿后的工作。

魏延：哼！丞相不在，魏延仍在，只需要丞相府的官吏就可以护送灵柩回国，我自当率军继续北伐。怎么能因为一个人死亡就废弃天下大事？再说杨仪是什么东西？我怎么能做他的部下，听从他的指挥？

费祎：（果然如丞相所料，魏延不听从指挥。）

魏延：文伟，我想问你站在哪边？我或是威公？

费祎：文长，现在这种时候还需要选边站？大家应该齐心协力来面对这个难关才是。

魏延：我是念在平常你老是负责调解我和杨仪的恩怨才会问你一声，不然我根本不会给你选择的机会。

费祎：唉...文长不如这样，你我先来拟定个应变计画，决定何人应该护送灵柩南下，何人继续留在北方应敌。

魏延：好，就由你和威公护送丞相灵柩南下，我则和伯约等人继续在北方应敌。

费祎：如此甚好，那么...

魏延：文伟既然参加这个计画也该签名在上面不是吗？

费祎：（文长，你真的是执意要走上绝路？）我现在应该马上回去向威公解释，威公再怎么样也是文官，不懂军事，一定不会反对你的建议。

魏延：好，文伟你就快去吧。

魏延：等一下...文伟如果支持我的话，没有理由一定要去找杨仪...糟了，是脱身之计。

魏延：可恶，现在要拦他也来不及了，只有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比杨仪更早一步出发。

### **死诸葛走生仲达 五丈原 魏军营帐**

郭淮：报告大将军，根据当地居民说法，诸葛亮确实已经过世了。我们看到的是个假诸葛亮。当地居民还说...还说...

司马懿：还说什么？伯济直言无妨。

郭淮：死孔明吓走活仲达。

司马懿：哈哈，说得也是。我能料他活著的事，却不能料他死后的事。

鲁芝：那么我们要追击吗？

司马懿：不用了，这次对峙让诸葛亮倒下就已经是大功告成，若是因为追击反而被打败，岂不破坏了完整之美？

费曜：（这乌龟大将军说话越来越像张郃了。）

夏侯霸：（刚才明明还是落荒而逃的模样，现在又在说大话，这人还真是没本事。）

司马懿之后去视察诸葛亮留下的残营废垒，赞叹说：“真是天下奇才。”对诸葛亮更是敬佩万分。

### **刘禅的决断 成都 皇宫**

蒋琬：陛下！现在丞相已经过世，但是有个更严重的事情发生。魏延和杨仪两人互相指控对方叛变，上书都已经到达成都这边，请圣上决断。

刘禅：喔...那就两个都杀了吧。

蒋琬：陛下！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请不要儿戏面对。

陈祗：（圣上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只是他无心去管这些事情，反正事情过去由丞相管，现在都由你们管就好了。）

董允：臣敢保证杨仪的清白，杨仪才干敏达，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

蒋琬：威公为人虽禀性过急，不能容物，但过去筹度粮草，参赞军机，长久追随丞相办事多时。现在丞相临终委以大事，绝对不像是会背叛之人。

刘禅：那么魏延呢？

董允：这...

刘禅：好，朕明白了。著绥军将军杨仪讨伐逆贼魏延。

蒋琬：（在常败军的果然是幼常...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我还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性。杨仪目前手握整个北伐军，危险性比起魏延大多了，如果不能安抚他，只怕会酿成大祸。昔日丞相斩常房来安抚朱褒，今日用杀魏延来安抚杨仪。唉...坐在这个位子才知道这样的决定有多痛苦。）

尹赏：（伯约，似乎你被卷进不得了的麻烦。）

## 苦涩的决定 蜀汉军营帐

费祎：魏延已经烧断褒斜谷栈道，先我们一步出发，这下该如何是好？

杨仪：这点雕虫小技还难不倒我。叫士兵开凿通道，昼夜兼程应该可以追上魏延。

费祎：威公，文长顶多只是一时气愤才做出这样的错事，千万不要赶尽杀绝。

杨仪：魏延叛逆之行已经是昭然若揭，不斩杀他，如何遏止往后逆臣的叛乱之心？

费祎：威公，你何必做这么绝？

杨仪：这是为了我大汉的风纪，文伟切勿再言。

费祎：（我苦心希望这两人能齐心为大汉效力，不断居中协调，难道最后还是没办法？）

杨仪：魏延骁勇善战，要和他对决必须要有强大的决心，众将谁愿意出来平乱？

王平：我有信心击败魏延。

杨仪：好！那么我另外派伯约作为副将一同对抗魏延这个叛徒如何？

姜维：什么？！

杨仪：难道伯约想要站在逆贼那边？

王平：绝无此事，伯约只是一时有些迷惘而已，试想昨天还一起作战的同志，现在变成敌人有谁会没有迟疑。

姜维：姜维愿领军随王将军平乱。（希望在正式对阵之前能说服文长，不要一错再错了。）

杨仪：（你如果不能成为我的人，我就把你和魏延一起埋葬掉。这次可是测验你忠心的考验，好好表现吧。马岱也会是个好用的棋子，这下所有演员都到齐了。）

## 悲伤的诀别 褒斜谷口

魏延：从上次打赢张郃一别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好好谈过了。今天就趁这机会好好痛饮一番。

姜维：文长，停手吧！没有必要为一个杨仪弄到身败名裂。

魏延：杨仪那家伙我是不会投降他的，不论付出多少代价我都要杀了他。

姜维：我知道你没有叛变，但是现在的情况如果再恶化下去，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魏延：就算没有任何人相信也好，我魏延也不需要人相信。

姜维：这是何苦？你是我大汉的栋梁，如果只是因为这样的私斗就损失文长，将会是大汉永远的痛。

魏延：伯约，其实有件事情我很清楚，我人缘不好，就算当上大将军也没人会服我。然而纵然知道如此，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杨仪这家伙爬到头上来。

姜维：文长，丞相从来就没有意思要让威公接班，那天我听得清清楚楚，丞相说他之后会是公琰。

魏延：什么？！居然会是蒋琬？真没想到...

姜维：既然这样，你应该已经没有战斗的理由，不如现在罢兵回成都，就算被问罪，也不至会到死罪。

魏延：不需要了，我本来就没有反叛之意，只是想要杀掉杨仪那个匹夫而已。我魏延就是要活著壮烈，死也壮烈。与其偷生被刀笔小吏为难，倒不如轰轰烈烈地结束。

姜维：结果到最后，文长你还是要选择把所有跟著你的人拖下水？这是何等自私的做法！

魏延：结果上来说，或许是这样吧...

姜维：你知道后果吗？等到陛下的诏令一到，你会正式变成叛将，而我就必须立刻讨伐你。

魏延：这是你应为之事，没有必要觉得遗憾或是抱歉什么的。听我说，在我之后能够掌管大汉军事的只有你。子均虽然有勇有谋但无法用人，最多只能作为镇边之将。马岱身怀著凉州复兴和家族仇恨的重担，根本无力做其他事。只有你没有这些负担，可以带领大汉对抗曹贼。

姜维：文长，不再考虑一下？

魏延：不需要了，在战场上狠狠超越我、打败我，这才是你该做的事。

姜维：一时的意气之争，演变到现在自己人刀剑相向的局面...这就是你要的结局？

宁随：伯约，魏延已经完了，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在他身上。

姜维：你在说什么？浪费时间？

宁随：不管是魏延或是杨仪都是挡在你面前的阻碍，要把他们狠狠一脚踢开。你不用心存什么罪恶感，那两个人早就已经毁掉自己了。杨仪现在已经陷入疯狂状态，当他知道公琰会取代他后一定会有失态的表现。而魏延当他烧掉栈道、布兵在谷口时，叛逆的行为就已经宣告了自己的死刑。魏延挡住了你的路就得铲除，现在他已经被朝廷当作是叛贼，你没有选择了。与其让他被别人杀，不如死在你手上，不是吗？

姜维：宁随...不，幼常，我第一次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宁随：从我以宁随这个身份重生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决定要当你的影子，任何肮脏的事情我都会做，你可以恨我，但不能阻止我。

姜维：莫非你还做出更多的安排？

宁随：不，反正杨仪也会赶尽杀绝，你只要在战场上打败魏延就好。（只是这将不会是战争，而是屠杀...）

## **父子情深 魏延部队营帐**

魏延：容儿、昌儿，你们两个听着，待会就要和杨仪拚个高下，这场战争我很清楚不可能赢，你们两个赶快逃走。

魏容：在父亲最困顿的时候逃走实在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魏昌：不管父亲要做什么，我们都一定支持。

魏延：笨孩子，你们知道为父现在可是叛逆者，成都的人们

不可能支持我，皇上马上就会下旨讨伐我。

魏容：这又如何？皇上昏庸我们可不能像他那样。

魏昌：就算要死，也要跟随父亲一起战死沙场才划算。

魏延：（看来天意是要我魏家断了香火，想我魏延过去杀人无数，今天有这样下场也不算意外。这场战争不管怎么盘算都没有胜算，光是伯约就已经够棘手，再加上子均，身边将士可靠的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魏延：看来你们还是很在意没办法像赵家兄弟那样上战场杀敌。好吧。你们两个各统领五百人作为后备队，这一千人是听信我的亲兵，绝对不会逃走。我要你们埋伏起来，等到前方大军溃散，敌人开始朝这边冲过来时再突击。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取胜的方法，明白了？

魏容：明白了。

魏延：（来吧，这是我魏延这辈子最后一场战役，至少也要轰轰烈烈才有脸见先帝。）

## 马岱受命 南谷口

步兵：将军，弟兄们跟着您那么久，但这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都不告诉我们到底要和谁作战？明明已经撤退回大汉地界，为什么还要我们继续保持行军状态呢？

马岱：讨伐叛贼魏延...

步兵：魏将军造反？！



马岱总之，能够透露的就这么多，如果有人不愿意参加讨伐队的，马岱也不勉强。

步兵：不，将军说魏延是叛贼就一定是叛贼，我们相信将军的判断。

马岱：（我的判断吗？）

### **回想 马岱受命 蜀军军营外**

杨仪：现在有个密令给你，不知道将军是否愿意接受？

马岱：你凭什么命令我？莫非你真的认为你是丞相的接班人？

杨仪：丞相让我负责撤退事宜还不明显吗？这就是要让我当接班人的意思。我保证我当权之后会重用你，至少让你可以坐上卫将军的宝座。

马岱：我对这样的职位没有兴趣，光统领整个西凉兵团就很满足了。

杨仪：是吗？那么姜维担任那个职位也没关系？恐怕你会一辈子都报不了仇。

马岱：……

杨仪：好好考虑吧，魏延败走后一定会往汉中方向逃逸，你可以快马赶去抓他。记住他是不可饶恕的逆贼，一定要屠灭三族，才能维护我大汉的法度。

马岱：……

杨仪：（呵呵呵，魏延...出来混就是要讲信用，说要杀你全家就是要杀你全家。）

## 知遇之恩 褒斜谷北口

姜维：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我还可以找你，但现在我可以找谁？明明已经在你灵前发誓过要坚强，就算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结果到最后还是掩饰不了自己内心的软弱。

姜维：是你？

诸葛果：是的。

姜维：你为什么一直要跟在我身边？好不容易背著大家偷偷来这边，你却还是找得到我。

诸葛果：主公终于肯对我说话，从刚才您站在这边，算算也快一个时辰了。

姜维：你是偷窥狂吗？既然一直躲在旁边，为什么不出来？

诸葛果：身为臣下，总不能没有主公命令就随意打扰主公...

姜维：呼...我真的很不想骂你，但是你应该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丞相的遗体都还没入土为安。

诸葛果：死人的事情再重要也不如活人的事情，事情都有轻重缓急之分。

姜维：你...

诸葛果：果很高兴主公能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只需要命令就行，不要有顾忌。回想当初主公三顾茅庐...

姜维：停停停，我什么时候三顾茅庐了？

诸葛果：梦中。

姜维：为什么丞相那样伟大的人会有你这样怪异的女儿？难道你所要的只是要待在我身边？

诸葛果：果别无所求！

姜维：你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

诸葛果：多谢主公的夸奖。

姜维：没人在夸奖你。

诸葛果：主公应该在烦恼关于魏延的事对吧？

姜维：.....你怎么看？

诸葛果：主公的任何决定我都听从。

姜维：说得也是，你的回答果然是这样。

诸葛果：主公，请体察魏延心中真正的想法。了解为什么他会一心求死的真正原因。

姜维：原来如此...如果真的如你说的那样，那么文长他真是  
个愚笨到极点的人。

诸葛果：主公英明。

姜维：（到最后，我是不是又在受人照顾？香，是不是这些年来，我还是没什么长进？）

## **平叛的决心 姜维军营帐**

姜维：我已经下定决心，随同王平将军讨伐叛贼魏延。

杨兰：可是魏将军不是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过？怎么可能反叛？

柳隐：这很难说，就像当年也很难想像追随先帝多年的糜芳会叛变。

句扶：虽然我很讨厌魏延，不过要我听杨仪那家伙的说法就要我们和魏延拔刀相向，我也不能接受。

赵统：魏延将军过去也和先父共事过，总觉得他不像是叛逆之人。

赵广：如果是肇因于杨仪的话，可能性就有了。现在杨仪几乎都以丞相的身份自居。

姜维：这场战斗的本质就是政争，不过我们不会站在任何一边。今天讨伐魏延是因为他焚烧栈道，布兵阻挡大军的叛逆行为，并非支持杨长史。

赵广：倒是宁随先生怎么不见了？

柳隐：他说他有另外的任务要做，这次出兵恐怕没有办法参加了。

姜维：（他会去的地方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成都...）

诸葛果：王平将军的部队就在附近，是不是要考虑和他合流呢？

姜维：这就和子均的部队合流，靠著人数优势，魏延此战绝无获胜的可能。（诸葛果会提出这个提议，应该是希望藉由王平的手来解决魏延，这样我会比较好过。）

柳隐：命运总是那么讽刺，当年我还是被魏延将军俘虏的，本来还想说没机会报仇的，现在居然又有机会了。

句扶：说真的，我还是很不喜欢魏延。虽说他有才能，现在又遭到别人陷害，但是他那看不起人的态度让人还是很火大。

杨兰：记得当初汉中撤退，魏延将军那一夫当关的气势，让人感觉很有安全感，想不到如此可靠的猛将会变成敌人。

赵统：（关于魏容和魏昌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说比较好，免得增加将军的烦恼。）

赵广：（可以的话，真的不希望碰到魏家两兄弟，那样实在太残酷了。）

诸葛果：主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果在前面。

柳隐：（就某方面来说，这小丞相似乎比杨姑娘还难缠得多了。）

## 魏延讨伐战

王平：魏延手下的军队不少，不过只是些乌合之众罢了。

姜维：莫非子均已经有办法可以破敌？

王平：破敌不敢说，不过要让魏延的部队瓦解倒是不难。

王平：丞相刚刚去世，尸首还有余温，你们怎敢如此放肆？

轻骑兵：对呀...我们就算再怎么敬爱魏将军，也没有必要造反。

重骑兵：不管怎么看都是魏将军理亏，我们实在不该再错下

去了。

姜维：子均果然厉害，只一句话就瓦解文长的部队。

王平：请等一下，这只是初步的作战成功而已。

姜维：果然子均也想到了？

王平：嗯，任何一名武将身边都有亲信部队，而以文长的人望，更不可能部队就这样完全舍弃他。文长的本钱不多，能够进行的作战就只有一个...诱敌深入，擒王策。

姜维：子均既然知道，应该也有克敌之道。

王平：魏延手下缺乏能够独立作战的指挥官，等待时间一久控制能力就会下降，等他们忍不住出现再攻击就好了。

魏延：计策能否成功都看天命了，就算失败也不能有什么怨言。不过姜维，你能不能在杨仪派来杀我的人到达之前先攻到我这边呢？

魏延：唉...计谋果然失败，这下我也只能认命。只是...伯约，你能够通过这个考验就表示你有能力超越我了。

句扶：果然敌人忍不住跑出来了。

诸葛果：魏延再厉害，手下没有可靠的中阶军官支撑就会变这样。

魏容：怎么士兵完全不听控制？

魏昌：我们没有爹的统驭能力，这些士兵当然很难完全听我们的。

赵统：魏家兄弟尝尝我赵家兄弟的厉害。

赵广：大哥！魏容魏昌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难道你真的要对他们下毒手？

赵统：碰到这种情况只能下定决心斩断一切感情，我想父亲也会这样做的。当年父亲曾经因为任务而拒绝赵范的结亲，你知道爹被迫和樊氏分开有多痛苦？

赵广：这...

赵统：你只看到爹风光慈爱的一面，却忽略爹辛苦和冷酷的一面，不管那个都是爹，都是我要学习的典范。

魏容：赵统你来吧！过去所有的友情今天就抛在身后。

魏昌：赵广！今天就让我们分个高下！

赵广：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赵统：魏容，今日之战不想留下任何遗憾！

魏容：就算不幸战死也不能怨恨对方。

魏容：能够在最后与你交手，实在是莫大的荣幸！

赵统：魏容，接招吧！杀~！呀喝~！

魏容：嗯、不愧是赵统。我羡慕你的武艺一直在我之上，我羡慕你能够参加北伐，我甚至羡慕你不用背负背叛者的罪名。

魏容：...

赵统：我赵统...斩杀...叛将...魏.....魏容。

魏延：容儿你安息吧，希望来生你不要再做我的儿子。

魏昌：赵广，来和我决战吧！

赵广：唉...实在是没办法了吗？

赵广，拿出全力和我战斗！

赵广：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呢？我没有一定要和你战斗的理由。

魏昌：覆巢之下无完卵，我们不可能逃过此劫。与其上法场而死，不如在战场战死。

赵广：唉.....

魏昌：这种武艺打不过我的...

魏昌：好厉害.....能死在你手上，我真的很高兴。

赵广：为什么事情要变成这样？

魏延：昌儿，做父亲的从来不知道你这么有气魄，早知道这样之前就带你上战场了。

魏延：在我和子远之后，或许只有子均你能够镇守汉中。子均听我一言，一定要守住外围的关城，不然让敌人进入汉中，防线会一口气崩溃。

王平：我明白了，文长你...

魏延：不用多说了，虽然你和句扶并称，但你的脑袋应该比他好多了。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你才会出头天。

魏延：为什么我在天水要喝斥你，你还不明白？句扶，你



必须要了解你自己的处境。你不只是一员将领，而是益州人在军队中的代表人物。然而你却没有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地位，反而自暴自弃，横冲直撞。

句扶：那些并不是我得来的功劳，所谓夷陵的英雄根本就是骗局。

魏延：是骗局又如何？这是你们益州人难得可以突破限制的机会，不要这样糟蹋。你不为自己，也要为其他益州人著想。

句扶：这话从你口中说出还真是讽刺。

魏延：是呀，总是旁观者清。然而自己却永远不能发现自己做出多荒唐的事情。

魏延：你就是丞相的女儿？

诸葛果：是的。

魏延：你的本事说不定比丞相还厉害，丞相可不会这样在战场上即时指挥。

诸葛果：就算夸奖我，也不会改变对你的观感，你是主公的敌人。

魏延：哈哈，你的想法还真有趣，只是不知道你是真的这样想还是假的。姜维虽然智勇过人，但不成熟的地方还是很多。如果他还是只想著靠自己，那么最后他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失败。

诸葛果：那么你自己呢？难道就和主公不同？

魏延：伯约和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身边早就已经围绕著无

数的伙伴了...

魏延：能这么快走到我面前还真不简单，我实在想好好称赞你。

姜维：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还不打算停手？周围那些人都是因为你而死的，你让这些人不死于曹贼之手而死于自己人之手，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

魏延：这是我魏延一生最大的罪恶，如果要这样责难我，我也没什么可以反驳的。不过武将在战场上求的是胜负而不是是非，看来你很难理解武将之心。

姜维：文长...你想要藉著这次战斗，彻底埋葬杨仪和你自己吧。

魏延：此话怎讲？

姜维：杨仪为了杀你，必定会做出斩草除根之事。而大汉建国以来，就算是叛臣也从没有诛连亲族之事。如果他做了，必定会因此会失去人望。而至于你自己，你带著所有只听命于你的亲兵一起死，目的也是要让这些人无法进行复仇，避免大汉动荡。

魏延：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你说得对。如果不把我和杨仪的势力彻底根除，公琰将永远无法接班。

姜维：真傻，就为了这样宁愿背负无数罪名，成为人人喊打的叛贼。

魏延：你还在迟疑什么？忘记当日讨伐张郃时我对你说过的

话？你不需要害怕一个即将过去的人。

姜维：.....在下讨伐逆贼魏延！

魏延：很好，这才是我大汉的栋梁。姜维你终于成长为能够取代我的大将了。我和杨仪的时代都将要过去，当我们两人开始意气相争的时候就注定迟早都要被淘汰的命运。当我认清这点时却已经太晚，现在只能成为时代推演的祭品。

马岱：魏延！你纳命来吧！

魏延：马岱...果然是你来取我的命。你要杀我，我并不怨恨你，但是请你想清楚是为了谁杀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报那个私怨而听命于杨仪吗？马超将军的事情距离现在也有十五年了，不管是孟起或是赵夫人都不在人世了，报那样的仇有意义？

马岱：住口！我是马家最后的一丝血脉，兄长和云騮的遗恨我都要一肩承担！

魏延：想当年你竭尽心力排解我和杨仪的仇恨，如今你却变成仇恨的怪物，还真是可悲。

马岱：我对你真的没有怨恨，但是为了我的复仇，还是要借用你的人头。

魏延：拿得到你就试试看吧。

魏延：你还是这样执迷不悟？

马岱：我和你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

魏延：想当初在葭萌关我们两第一次对决，没想到事隔十五

年又再度对决了。

马岱：什么时候魏文长变得这么多愁善感？

魏延：呀呀呀!!!

马岱：(不愧是文长，每一招都是这么有力。)

魏延：还没完呢!

马岱：(实在是强得可怕，就算是从兄说不定都只能和他打平。)

魏延：看招!

马岱：(不过不能这样挨打了.....只好利用马家的独特骑术拚一拚。)

魏延：什么?!

马岱：神威一刀!

魏延：呜哇.....

马岱：呼呼.....真险啊.....

魏延：你的刀还是那么清澈，可见你的心并没有跟著腐朽掉。

马岱：莫非文长你刚才让我？

魏延：别开玩笑，我魏延什么时候会做这种事？你已经超越我了。只是...请你不要再执著于无聊的复仇上，看四周尸横遍野的自己人，你还想犯下和我相同的错误？

马岱：我...我...我...

魏延：你明白就好。最后告诉你一件事，趁早远离杨仪，他并非丞相指定的接班人，在知道落选后，他一定会做出危险的事。

我死后，杨仪应该不久后也会跟著来了...哈哈哈哈哈，我终于知道我们两个都该是被时代淘汰掉的人，新的时代就要开始。

马岱：我到底在做什么？

魏延：杨仪，我先在地狱等你！

姜维：...这样就好了，叛贼魏延将永远被埋葬于此。

# 第一章 平步青云

## 第十三回 永安冲突战

### 鲜血的终末 褒斜谷口

魏延：逃到这里就已经是极限了...哈哈...

魏延：孤独一人还被指为叛臣，这样的死法还挺符合我魏延的风格。与其被一群不能理解我的愚人包围，倒不如孤独死去还好一点。

刘备：文长，你真的这样想？

魏延：先帝？！

刘备：我印象中的文长，是个努力求得大家肯定的热血青年...

魏延：那是过去的事了，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自己自始至终就应该是孤独的。没有人愿意去理解才能胜过他们的人，大家都只是把才能卓越的人当作是危险人物看待，好安抚自己不安的内心。所以我想通了，我不需要他们的理解，只要自己用才能压过他们就好。

刘备：或许是这样吧，但是文长你自己真的不想要和大家在一起吗？当年在荆州时，你和汉升（黄忠）、叔至他们在一起的笑容难道是假的？

魏延：这...

刘备：文长，抛开不必要的自尊，只要再次问自己的内心要

什么就好了。

魏延：想要回到那时候...想要和大家一起...

马岱：.....

马岱：杀！

### **杨仪的疯狂 褒斜谷口**

杨仪：蠢货！你终于不能再做坏事了吧！死得好！死得好！等了这么多年，就是要看你惨死的这一刻。

马岱：魏延的家属全都被处斩了...完全...没有一个活口。

杨仪：做得好！我杨仪一向是很讲信用，说要杀你魏延全家就是要杀你全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姜维：在下可以收兵回去了？

杨仪：伯约干得好！似乎你是值得信赖的。回去成都后，我会禀明圣上让你升官。

姜维：.....

杨仪：哼...还是在生气？以后掌权的是我，不想像魏延那样就老实点吧。哈哈哈哈哈哈.....

姜维：这就是你想要见到的结局？沉浸在仇恨中，不分青红皂白就滥杀一通，你们马家人不管过多少年都没变。

马岱：.....

姜维：仔细想想，诸葛果要暗示的似乎不是我想的那样。

姜维：与其说文长你是宁愿成为叛臣，和杨仪同归于尽来帮蒋琬扫除障碍...倒不如说你只是因为长期以来感到孤独，在得不到任何人肯定和支持下，满腔怨气终于爆发。

姜维：如果在下早一点查知你的心情，早一点抓住你求援的手，情况会不会不同？

## 哭诸葛 汉中定军山

刘禅：呜呜呜呜...相父啊！您这一去朕该怎么办呀！大汉的未来该怎么办呀！

蒋琬：丞相...当初因为贪杯误事，要被先帝重罚，如果不是丞相求情，恐怕现在蒋琬早就不在这里了。

董允：丞相与先父（董和）有深刻的交情，之后又承蒙丞相提拔，董允才能有现在。董允一定会竭尽心力，绝对不让任何奸佞小人接近皇上。

谯周：丞相啊...虽然我不赞成您的北伐之举，但是您对在下的提拔之恩，谯周还是感念在心。

向朗：自从被您罢免之后，在下一直想要建功为街亭之过赎罪，没想到.....唉.....

向宠：（叔父...您的遗憾就由我来完成吧！我一定要建功来弥补叔父的罪过。）

李严：呜呜呜呜呜...丞相一死，我李平恐怕此生都没有机会再获得任用了。



孟获：哇啊啊啊啊啊！丞相啊！您对孟获和所有南中人都像是再造之父的啦，您这样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黄月英：孔明...这样的离去方式真的很像你，从当初在隆中认识你的时候就预想到这天了。你这傻瓜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埋头做到底，有痛苦也不说，把所有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别人都说你睿智聪明，只有我知道你其实比任何人都笨...

男童：哇哇哇...爹啊.....呜哇哇哇哇！

黄月英：（瞻儿哭成这样并不意外，只是现在果儿人在哪里呢？）

## 诸葛果的真心 汉中郊外

杨兰：你知道我把你拉到这里来的用意？

诸葛果：不明白。

杨兰：你这个人古怪我不管，用些奇怪方法接近姜维也无所谓，至少知道你足智多谋，你的存在是有益无害。但是为什么丞相过世你却连一滴眼泪都没掉？莫非你对丞相没有感情？

诸葛果：滴眼泪并不是表现哀伤的唯一方式。

杨兰：你真会狡辩。

诸葛果：这是事实。

杨兰：呼...和你说话真的很辛苦，一个不小心就会动气。

诸葛果：这里是果和主公相逢的命运之地...

杨兰：你怎么又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去了？等一下...你就是

五年前那个蹲在这里哭的小女孩？

诸葛果：知遇之恩...不可不报。

杨兰：（听丞相夫人说过，诸葛果曾经因为兄长诸葛乔去世而哭个不停。当时那个女孩不也问过姜维那样的问题？我现在完全懂了。）

杨兰：对不起...

诸葛果：你做错什么事了吗？没有必要道歉。

杨兰：我错怪你了，你现在应该比谁都悲伤，只是你不能把这个情绪显露出来而已。就像当时丞相明明很哀伤儿子的去世，却不能任意放声大哭。

诸葛果：主公有您陪伴在身边，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杨兰：你在说什么？我可从来没说要一直陪在姜维身边。

诸葛果：那么就请这样做吧。

杨兰：诸葛果，你到底明白姜维多少事？你知道关于他前妻的事？

诸葛果：果只是想要辅佐主公而已，别无他想...

杨兰：是吗？我看你比任何人都不老实。

## **司马懿之怒 洛阳司马家**

司马懿：司马师！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你居然敢毒死自己的妻子？！

司马昭：我也认为大哥您太过分了，纵然大嫂有再多不是，

也不应该下这样的毒手。

司马师：爹...我真的只是一时冲动...因为媛容（夏侯徽）一直说爹和我迟早会背叛大魏，万一那话传到外面去的话...

司马懿：真是个蠢材！现在这个时候正是要收揽人心的时候，偏偏师儿你做出这种败坏名声又得罪人的事。你们知道媛容是谁的女儿？是谁的妹妹？

司马师：夏侯尚的女儿...夏侯玄的妹妹。

司马懿：知道就好！夏侯尚智勇双全，生前威名在外，而夏侯玄也是拥有极高的名声。之前爹苦心安排这婚事是为什么？让你和夏侯玄结交又是为什么？你做出这种事，不但之前和夏侯玄的交谊将化为乌有，更会白白树立一个大敌，你是白痴吗？

司马师：爹，可是碰到那种情况，不下手死的就会是我们呀...

司马懿：笨！做事要狠，但是面子也要顾，名声比什么都重要。过去刘备没兵没粮没地盘，但靠著名声就足以对抗武帝，甚至还让诸葛亮那个奇才为他卖命。

司马师：爹...我...

司马懿：算了...事情既然发生就无法挽回。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泄漏出去，哪怕是老太婆也一样。

司马昭：爹...这样瞒得下去吗？

司马懿：能瞒多久是多久，这种事情被夏侯玄知道还好，要是被皇上知道，我们司马家可是会遭殃的。你们兄弟要记住，日后你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先三思，把所有可能的影响和代价都考虑

清楚再行动。

司马懿：（春华呀...你教会师儿心狠，却没有教会他收买人心，比起来昭儿思虑周密，还比较像我一些。）

## 平步青云 崩坏の序曲 成都 皇宫

刘禅：哦...原来你就是姜维，朕很久以前就听过你的名字了。

姜维：参见陛下，陛下能听过微臣的名号，微臣受宠若惊。

（这就是传闻中闇愚的刘备之子？）

刘禅：果然如丞相说的般相貌堂堂，哈哈哈。

董允：陛下，这是正式接见臣子的场合，请陛下用庄重的态度面对。

刘禅：啊...抱歉抱歉，朕常常被骂得意忘形，这下老毛病又犯了。不过姜维这次平乱有功，朕就封你为平襄侯，辅汉将军兼领右监军。朕对你的期望很高喔，你知道辅汉将军这职位代表什么意义？

姜维：请恕姜维愚昧。

刘禅：这虽然是杂号将军，但在我大汉，辅汉、安汉的将军号具有特殊意义。当年先皇入川，糜竺以安汉将军享受到比相父更高的礼遇，朕由衷期望你成为大汉的助力。

姜维：谢陛下！（这职位居然有这么重要的意义，皇上对我是这么信任？）

尹赏：（伯约你终于出头了，真为你高兴。）

陈祗：（拿安汉将军来类比丞相过去的职位？呵呵呵，陛下的想法真是容易理解。）

刘禅：偏将军这次也是平乱有功，朕任命你为后军师，关于军事政务，朕有很多要请教你的。

费祎：是！费祎定会竭尽心力辅佐皇上。

杨仪：（妈的！真是昏君。这次平乱的大功臣在这边，居然对我不闻不问。）

刘禅：对对对，差点忘记这件事。丞相去世后，关于丞相的职务希望能由新的尚书令代替，而新的尚书令是……

杨仪：（哈哈！昏君，终于想到我了？）

刘禅：蒋琬！

杨仪：（什么？！）

蒋琬：蒋琬惶恐…

刘禅：丞相生前的遗命就是要让公琰你替代他的位子，朕想这点你也该知道。这是丞相的遗命，不是朕的，难道这样你还不肯接受？

蒋琬：不，蒋琬愿为陛下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陈祗：（陛下其实心中还是有点生气吧，就算不想管事也不代表喜欢人家不把他当回事，大家还是在怀念著丞相。我这就来试探皇上一下。）

陈祗：皇上！最近蜀中百姓有要求给诸葛丞相建庙宇祭祀的声浪，不知道陛下是否准许？

刘禅：何必呢？朕想丞相也不希望百姓为了他破费不是吗？朕不想开这个恶例。

陈祗：（呵呵，果然。陛下心底可是痛恨诸葛亮，只是碍于四周都是诸葛亮的人马才不敢下手。）

刘禅：对了，绥军将军这次平乱功劳最大，朕决定封你为中军师。

杨仪：（怎么会这样？这个工作空有头衔却没有任何职权，我现在居然比蒋琬这个酒鬼还不如？）

刘禅：怎么？绥军将军有什么不满之处？

杨仪：没...没...没有。（可恨我杨仪空有一身才干居然碰到这样的昏君。）

## **尚书令蒋琬 成都蒋琬府**

宁随：如预期一般，威公的影响力已经完全从大汉消失了。

蒋琬：这样好吗？威公他虽然气量狭小，但是他的才能连丞相都肯定...

宁随：不，那个人一辈子也不会屈服于公琰你，他自认自己才能永远高人一等。你放著这样的人继续掌握实权，只会让新的体制无法运作下去。

蒋琬：是吗？

宁随：请别误会，最后做出裁决的还是陛下，相信陛下也是对杨仪私下制裁文长一事感到很不高兴。

蒋琬：幼常，其实你不需要帮我做这么多...蒋琬也不是这么宽宏大量，可以对威公的横行完全视而不见。或许哪一天，就算没有幼常你，我也一样会拔掉威公...

宁随：那样做的话，你就会失去了成为领袖的资格。身为领袖者，要保持超然，忍人所不能忍，如此才可服众。

蒋琬：所以幼常你才要帮我做这些肮脏事？

宁随：肮脏？比起在下在街亭干过的蠢事，这点叫做肮脏？  
哈哈哈哈哈...

宁随：听好，接下来是给威公最后的机会，如果他安分守己，那么就让他领个虚衔度过余生。如果他还有怨言，那么公琰你也该知道怎么做了？

蒋琬：我明白，既然幼常你牺牲到这种地步，蒋琬再不配合你，就实在是愧对丞相。

宁随：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公琰处理得当的话，对你的地位也有很大帮助。

蒋琬：来自东边的问题对吗？

宁随：没错，我们的好盟友似乎又开始不安份...

## **魏延的后事 成都郊外**

赵统：.....

赵广：大哥...

赵统：我第一次感觉要成为父亲是多沉重的事。父亲的冷酷

是我完全没办法做到的。当魏容的血洒在我脸上时，我真的很想就那样从战场上逃走。

赵广：大哥不要这样，我...我...

赵统：你也不要勉强了，你自己不也斩杀魏昌而内心充满罪恶感。

赵广：当初我对战场是跃跃欲试，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当初的期待感了。

赵统：我也是...真正的战场像是地狱一样.....不过我们不能回头了，既然踏上战场，就只能继续完成我们的使命。

赵广：毕竟我们还背负著魏家两兄弟的命...

马岱：果然造这个坟墓的是你们...

赵广：马将军，这是我自己独断独行做的，和我大哥无关。

赵统：不，那是我一个人做的，赵广在说谎。

马岱：你们并没有错...错的是我...

赵统：马将军...

赵广：有一件事，不知道将军愿意听吗？

马岱：你们既然是云騮的孩子，就和我的孩子一样，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赵广：娘在去世前曾经说过，该放下这一切了。

赵广：她说您背负这一切太沉重也太苦了。

马岱：云騮她...真的那么说...？

赵统：是的。娘还说，马家既然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为什么



还要沉浸在过去的时光？

马岱：唉...云騮她是个明白人，比我和族兄都要明白事情太多了。

赵广：所以...我...想，请将军您不要再仇恨杨姑娘和姜将军，这样下去只会再重蹈魏延和杨仪的覆辙。

赵统：不管是用赵云之子或是马云騮之子的身份，我们都这样向将军您拜托。

马岱：唉.....给我一点时间...一点就好...

赵统：对不起！

赵广：是我们太僭越了。

马岱：不，你们说得很好，错的全是我...

## **南中军团 南中 蜀汉军主营**

马忠：真是稀客，传闻中汉中有个阴魂不散的幽灵，没想到是真的。

宁随：德信说话还是这样，总喜欢挖苦别人。

马忠：请问幽灵兄，你千里迢迢跑到这个偏远地方要做什么呢？

宁随：我想德信也该知道丞相过世的消息吧。

马忠：嗯...之前孟获已经前去汉中吊唁，这消息可是让南中上下陷入一片哀伤。

张嶷：我大概已经知道你前来的用意了...

张嶷：之前发生的杨仪魏延火拼事件，虽然表面上平息，但损失了两个顶尖人才也绝不是小事。也因此，你希望我们益州人能出来顶住这人才的真空期，避免魏杨恶斗的损伤继续扩大。

马忠：嗯...又是政治斗争...我就是很讨厌政治斗争，所以才选择在南中驻防。

宁随：德信，我想你也见过伯约，难道你认为伯约不是个值得托付大汉未来的人？

马忠：姜维吗？原来如此，你是要拉拢我们来巩固他的地位？

宁随：不，这对德信你也有好处。我们常败军多的是益州人，互相扶持，对益州人地位的提升绝对有帮助。

张嶷：不过...要调动我们南中军团可不是姜维一个人说了算...

宁随：关于这点，公琰早就已经同意了，只要你们点头，调动命令马上就到。

马忠：什么？！连尚书令他都...真可怕呀，你是想当影子丞相？

宁随：并非如此，在下只是想守护著丞相的志向罢了。

马忠：算了，我和那些益州士大夫还是不同，只有透过战功才能往上爬。所以我没有理由去反对外征。

张嶷：张嶷也是如此，自己很清楚自己并非出身名门，如果不靠著自己双手打拚，根本没有现在的地位。

马忠：倒是关将军，你怎么一直沉默不语？

关索：哈哈，太复杂的事情我听不懂，只要哪里有漂亮美眉我就去。

宁随：（传说关索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但我可不这么认为...）

马忠：那么我们即刻就去汉中和姜维会合？

宁随：不，现在前往永安会比较合适。

马忠：永安？你是说孙权会攻击我们？

张嶷：确实如果东吴知道丞相去世的消息，很可能会发动类似试探性的攻击来确认大汉的虚实。

关索：孙权...

张嶷：那是关将军的伤心事...

马忠：那么就请幼常先朝永安出发，我们南中军随后跟著进军。

宁随：但是关将军...

张嶷：不用担心，我和德信会想办法的，我们相信这位跟我们一起奋战多年的好兄弟。

## **武昌议事厅 同盟的价值**

陆逊：诸葛亮日前在五丈原病逝，我们的这个盟友可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所以现在到了该试探这个盟友是否还有价值的时候了。

鲁淑：上大将军这样做大大不妥！现在我们和蜀国可是唇齿相依，互相为对方的屏障，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攻击对方呢？

陆逊：呵呵...鲁淑将军果然和子敬一样都是坚守同盟的支持者。但我不这么认为。任何盟约都有他的价值在，如果盟约失去了价值，那么也没有遵守的必要。现在蜀国如果还保有诸葛亮在世时的战力，那么盟约就有价值。反之，则盟约没有价值，我军就应该趁曹贼还没攻下蜀地前先下手为强。

留赞：好呀！又可以在战场上高歌一曲了。

丁奉：嗯...好久没和蜀人交战，不知道蜀人的战力如何？

朱然：上大将军！我想这次我军的攻势不能太强烈，不然可能失去日后和谈的空间。

陆逊：我很明白这点，所以才请义封（朱然）带我国最强的朱家部曲前来这边，只有朱家部曲才能做到这样收放自如。

朱然：哈哈哈哈哈，上大将军过奖了，朱然必定会和蜀人来场够真的假战。

全琮：（陆逊这小子，居然完全不把我全家部曲放在眼里。哼...我的老婆可是鲁班公主，连圣上都对她言听计从。哪天我真要她说你坏话，保证你这上大将军连脑袋都保不住!）

陆逊：（这个全琮自从娶了公主后骄傲自矜，和之前温厚谦冲的样子判若两人。总有一天全琮和他一族会成为我大吴的祸患，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为祸。）

诸葛恪：这次出战，上大将军也请别忘了在下。

全怵：可是你和诸葛亮的关系可是非比寻常...

诸葛恪：过去在夷陵之战前，父亲为了大吴，不惜冒著被误解的危险，写信给刘备劝和。当时陛下可从来没有怀疑父亲的忠心与至诚。如今诸葛恪也要效法父亲，用大公无私的心来迎接这场战争。纵然会发生手刃表亲的事，也会强忍悲伤为之。

施绩：（元逊又开始了...每次演说都要装悲愤，我看他是自恋过头了。）

诸葛恪：（讲得真棒，唉...我为什么会这么有才华呢？）

陆逊：我...我知道了，也请元逊随军出征吧。（再听他啰唆，连我都受不了。）

## **永安陈叔至 永安附近**

陈到：错不了，那是东吴的旗帜，而且连主力的吴郡陆家和丹阳朱家人都到了。

李明：如何？交给我的话，保证可以让那些人一个也回不去。

孙葳：你在想什么？想要让两国又再度打起来？

李明：不好吗？那些吴贼害死了关将军，又让先帝含恨而终...

孙葳：少说这些鬼话，当初围剿关将军你也有份，现在还装无辜？当初跟著司马懿他们劝曹操和我们联手的是谁？

李明：不过，直接下手的人是谁呢？是谁无力阻止自己的弟弟做出这些事，到最后还在夷陵战场和叔至刀剑相向？

孙葳：.....

陈到：说真的，我还是很恨孙权，他的背盟让我失去许多伙伴。但是我也不希望和孙权再发生一次战争，那时候的痛苦记忆到现在都难以忘却。

孙葳：可以的话，让我去说服陆逊吧，如果可以顺利退兵，对双方都有好处。

陈到：不，能否退兵也不是陆逊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更何况...

李明：更何况心爱的孙大小姐要是一去不回的话，陈到他会很伤心的。

孙葳：.....说得也是，都发誓过不要再管两国的事...

李明：就迎击吧，其实我也不认为孙权这次是来真的。

陈到：嗯...如果对方欠缺作战意识，其实只要用五百人挡住峡口，他们应该就进不来了。不过...

李明：问题是，万一双方就僵在那边，只怕北方会趁虚而入。

陈到：所以，成都那边得赶快行动，让对方有个退兵的理由才行。

## **永安之危 永安城议事厅**

邓芝：叔至，在这时候还把你找来真的很抱歉，不过事态真的有点紧急。

陈到：我虽然刚卸下永安督的职位，不过并没有卸下防备东吴的工作。

邓芝：不愧是先帝最信任的大将，越在危急时刻就越可靠。东吴这次趁丞相去世来攻，趁火打劫一向是他们的作风。在下想亲自去成都求援，这里交给叔至和显通没问题吧。

陈到：我能够挡住东吴的军队，不过光这样似乎还是不够。

邓芝：叔至想的果然和我一样，这正是要去成都求援的原因。这场仗应该是宣示作用远大于实质作用。

陈到：目前应该先封锁这个消息会比较好。现在丞相刚去世，整个大汉仍然人心惶惶，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动乱。

邓芝：叔至说得好，所以这次我只会请求调动我国拥有最强战斗力的机动部队即可，不需要大军来到。

陈到：这么说...

邓芝：呵呵呵...当然是伯约的常败军。

陈到：那么就拜托伯苗了。

袁綝：要是还可以骑马的话...现在早就可以...

陈到：等一下到外面来...

袁綝：外面？

陈到：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 **沉默的父爱 永安 蜀汉军军营**

袁綝：究竟为什么要叫孩儿到这里？

陈到：你认为自己真的已经完全无法上战场了？

袁綝：一个无法骑马的武将，几乎和废了没有什么两样。过

去孩儿还嘲笑过东吴严峻连马都不会骑，想不到现在居然落得和他一样。

陈到：是吗？

李明：真是没用，带著这样的人北伐，难怪诸葛亮他总是一事无成。

袁綝：你说什么？！你这来路不明的女人，别仗著义父的宠爱就在那大放厥词！

孙葳：她说的也不完全错，你消沉太久了，久到连叔至他都看不下去。

袁綝：连义母您都...

孙葳：当年你义父就算没有骑马，却也是有名的骑兵杀手，许多董卓的骑马大将都被他斩落马下。

袁綝：什么？！这些事情都没听义父提过...

孙葳：他传授你的战技其实也是步战技巧，在马上使用根本就效用大减。

袁綝：可是身为一个大将，不能骑马...

陈到：那又如何？不像个大将像个士兵又如何？难道士兵在战场上就没有价值？

袁綝：这...

李明：听说你是袁绍的儿子，所以才跟你义父商量，组编一支你可以带领的部队。

袁綝：我可以带领的部队？



李明：我参加过官渡之战，曾经亲眼见识过袁绍的大戟士部队有多厉害。之后，也向袁绍旧部的张郃请教过训练那支部队的方法，只是没想到会在今天派上用场。

袁綝：大戟士？！

孙葳：你义父他很笨拙，不会表达对你的关心，只是默默委托我们帮忙组编这支部队。

孙葳：一直训练了足足三年，才完成这支部队。

陈到：如果你真的想要在战场上建立功，不想要依赖袁绍的名声，那么这就是再一次的机会。你不需要会骑马，带著步兵队照样可以发挥胜过骑兵队的战力。当然，人生是你的，要不要重新回到战场，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袁綝：义父您为孩子做到如此地步，孩子岂可能辜负您的好意？这次对抗东吴部队，就让孩子随您一起出征吧。

陈到：嗯...

孙葳：这次还真对你这刮目相看了，没想到黑心的你也会做这样的好事。

李明：不客气，孙家的母大虫。

孙葳：你这是什么意思？若不是赤壁时我放你一马，你还能活到今天？

李明：是吗？我只记得逍遥津的时候有人差点被张辽砍死，又是谁救了她？

孙葳：你这小心眼的女人，干脆一口气算帐算到阳人之战好

了。

李明：那也行，你爹可是祖父生前最大的劲敌。

袁隩：义父，您在永安的生活一直是这样的吗？辛苦您了。

陈到：习惯就好。（或许这场战后，时候就到了...）

## 东吴专家 姜维军营帐

邓芝：感谢伯约这次来救援永安。

姜维：这是分内之事。只是永安情势如何？

邓芝：有叔至还不至于有失，况且东吴也没有认真攻打，军队仍停留在巴丘。

姜维：嗯...东吴趁丞相病故想要趁乱攻击可以理解，但是停留在这里不动就令人费解，难道是要等我军到达？

杨兰：我倒认为很简单，就是对方想要和我军交手，知道我军虚实而已。

姜维：或许是这样吧...

诸葛果：主公！事情就是这样。

赵统：但为什么敌人会刻意要和我军交手？

诸葛果：东吴那边应该也想要知道我方的价值在哪里，才好决定应对的方针。

邓芝：（除了幼常外，现在连丞相的女儿都在这里，姜维常败军可越来越茁壮。）邓芝不错，诸葛姑娘说得完全正确。以我多年和孙权交手的经验，东吴那边对于盟约的考量会比我方要善

变。我大汉和曹贼有不能两立的仇恨关系，但东吴并没有，他们可以随时像夷陵之战前夕那样和曹贼联合。

邓芝：现在东吴就是要判断我大汉在丞相去世后是否还有同盟的价值。如果有则关系维持，如果没有则立刻发动攻势。所以这场战斗绝对不能输，输了就会让东吴改变本来对我们大汉的态度。

赵广：只是...这次的对手似乎是那个陆逊...

宁随：听说朱然也到了，他可是现今东吴的第一战将。

句扶：(朱然? !)

邓芝：呵呵呵，诸位不用担心。东吴虽然名将如云，兵力也很惊人，但是他们存有些致命的弱点。他们的战斗主力都是各家的部曲，简而言之就像是各家族的私兵一样。这些将领在指挥作战的时候都会考量到自己部曲的伤亡，不会尽力作战。

邓芝：孙家为了让这些部曲效忠自己，所以和所有将领通婚，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一门来维持向心力。然而，这却造成了各个将领都恃宠而骄，指挥命令很难贯彻。

姜维：也就是说，东吴的军队只要没有被逼到绝境，其实能发挥的战斗力很有限。

邓芝：完全正确。东吴内部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只有增加人力、物力的战争他们才想打。不管心在中原的淮泗人或赞同在地化的江东人，每次打山越他们都支持。因为山越人数虽多却彼此缺乏整合，把他们各个击破风险小、利益快。像现在这种没有好

处的战争他们哪可能会有兴趣！（其实我还是保留了一些事，朱然和陆逊的部曲向心力很强，不过在这场仗应该还不至于精锐尽出。）

宁随：为了避免意外，这次我请来特别的援军，不知道伯约愿不愿意等待？

姜维：那么我们就稍待片刻，等到援军即将到达时再行进兵。

柳隐：听说东吴的全琮娶的那个老婆以前是周瑜之子的妻子。难道他不介意和人家当表兄弟？

邓芝：孙家只是用婚姻来绑住将领而已，而将领也只是要那样的亲戚关系来帮助自己往上爬。其实婚姻本身并不重要。

杨兰：感觉东吴的女子好可怜……

邓芝：这点你就完全错了，孙家轻狡的家风，很难培育出端庄有气质的女子。当年先帝的孙夫人在荆州纵横不法，孙大虎也是气焰高张。说真的，或许她们的丈夫还比较可怜。

杨兰：是这样吗？怎么听起来很有亲切感。

柳隐：（因为你和孙家女子也没什么分别。）

句扶：朱然…好令人怀念的对手。

姜维：孝兴，你认识朱然？

句扶：过去在夷陵之战，我曾经和他交过手，打到八十回合都不分胜负。只是现在不知道他实力变得如何了。

姜维：孝兴，还请千万要小心，我不希望看见上次汉中的意外再发生。

宁随：想到过去夷陵之战的事情，我军应该还是心有余悸。这次一定要打赢，否则我们永远无法面对东吴。

姜维：为什么你会如此在意东吴军呢？

宁随：没什么原因。（四哥，就算你的战死不过是战场上的常态，我可不会这么容易释怀的。）

杨兰：听说陆逊是个美男子，说不定我会爱上他喔。

姜维：喂...人家陆逊的妻子可是公主。

邓芝：我想如果是诸葛姑娘，陆逊可能还有点兴趣，至于杨姑娘就...

杨兰：为什么？

邓芝：其实也没什么。（总不好说陆逊被你这类型的女子搞得快发疯了吧。）

赵统：父亲说他当年没能和朱然交到手，感觉有些遗憾。

姜维：连赵将军都这么看重这个人，似乎真的不能忽视他。

赵广：（不知道马岱将军有没有释怀呢？）

邓芝：除了陆逊和朱然外，丁奉和留赞也是相当勇猛的大将，请多注意。

诸葛果：.....

姜维：你在想什么？

诸葛果：果在想...如果可以创造一个迷宫阵法让陆逊一辈子走不出去就好了。

姜维：这真是异想天开的主意。

诸葛果：也对，要是真有的话，永安那边就不需要驻军了。

## 永安冲突战

鲁淑：前锋的全家部曲已经在和敌人激战了，只是目前战况对我军不利。

陆逊：嗯...全琮部曲虽然人比较多，但是面对猛将陈到，只怕他们还不够份量。对了，袁夫人那边怎么说？是不是袁绍的大戟士？

鲁淑：正是如此，她还说没想到除了曹贼以外，现在蜀人也有袁家的遗产。

陆逊：不意外呀，现在天下三分，哪个势力当年不是发源于袁家呢？

诸葛恪：不用担心，那怕是袁绍或袁术再生，今天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在下精通各种阵法，排这样的阵法就是要让我军的战力可以层层发挥。

鲁淑：只是这样的阵法...总觉得有些问题...

陆逊：（我也知道，如果蜀人维持现在的作战方式的话或许还可以。但蜀人如果来真的，我们军队会被弄到崩盘。我必须要用这样的战役来培育出下一代可以接替我的武将才行，哪怕是必须付出点牺牲。）

诸葛恪：（多完美的阵型，就像是纸一点点把水吸收，敌人战力再强也会被消磨掉。哼哼...诸葛果，乔弟以前在信中老是夸

赞你的才能，我就不相信你一个女流之辈会比我强。)

施绩：爹，我们要不要支援前方？

朱然：不用了，反正全琮也没有尽力。

施绩：唉...面对前面那么一点敌人还这样慢慢打，等时机错过，援军一到我们就赢不了。

朱然：这件事情，上大将军知道，你我知道，甚至卫将军（全琮）也知道，但是为什么就是不动？这场战争我们没有要打赢，甚至可以说是想输。

施绩：爹，哪有战争想输的道理？

朱然：如果蜀人差劲到被我们这种程度的攻击就打败，那么我们就势必得尽快出兵攻打蜀地，把长江一线整个攻下来。但是你认为我们有这个实力把蜀国整个吃下来？

施绩：嗯...光是山越问题.....

朱然：到最后一定是曹魏那边先吃下蜀国，所以蜀国衰弱对我们很不利。上大将军嘴巴说试探，实际上还是希望蜀国能有强大战力来分散我们面对曹魏的压力，所以才说这场仗是希望战败的。

施绩：原来如此...爹，我真的远远不如您。

朱然：呵呵呵，不要急，过去爹也是看著养父的背影长大，以后你也会和我一样的。（话是这样说，我的内心还是有不成熟的地方呀。不然，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著那个叫做句扶的人？）

留赞：世界中唯一仅有的花，每个人都拥有著不同品种。单

纯地为了让那朵花盛开，而努力著就好～

丁奉：真是好歌喉！正明你还是这么会唱歌。

留赞：呵呵，我大吴歌神岂是浪得虚名。

丁奉：只是这场战争现在真是闷死人了，前面的全琮不尽力打，后面上大将军也没有下任何命令。

留赞：我们大吴打仗哪次不是这样？军队里一堆皇亲国戚，谁也不服谁，每个人打仗都留三分力怕把部曲打光。

丁奉：这样下去，我怕我们只能打防守战争，对外根本就不可能打赢。

全琮：这个陆逊把我们丢到前锋，就是要让我们去卖命，这家伙真是可恶！

全怵：爹，没想到您这么讨厌陆逊呀，还以为你们关系很好。

全琮：你眼睛长到哪去了？没有冲突不代表不讨厌他。陆逊那个马屁精，完全不顾自己父祖的仇恨，马上就爬到圣上前面摇尾示好。完全没有士族风骨。你看看他，为了升迁，连长沙桓王（孙策）的女儿都娶，简直不要脸到极点。

全怵：爹，您说这些话，好像有一半是因为马屁拍输他...

全琮：闭嘴！你到底姓全还是姓陆？

全怵：眼前这个陈到就像铜墙铁壁一样，怎么样都无法撼动。面对那诡异的戟兵防守阵型，不管派多少人都像是去送死一样。

全琮：没关系，反正到时候看我们不行，后面的部队也会跟著往前冲，多死点朱家人对我们也有好处。



陈到：怎么样？还可以吗？

袁綝：这种程度的攻击还应付得来。

陈到：很好，看来你越来越有大将的架势了。

袁綝：哪里，比起您来，还不及万一呢。

陈到：记住，一个武将的根本在于心，只要心没死，任何时候都还有复活的机会。以后你还会碰到更多的险阻，只要保持自己的心怀意念，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

袁綝：等一下，为什么要和孩儿说这个？

陈到：没什么，只觉得是时候要放下一切了。（那两个人似乎一开战就跑得不见踪影，该不会又跑到战场上来了？）

邓芝：看来前锋是全琮……

姜维：怎么了吗？很难对付？

邓芝：他并非凡将，但是为人太过机巧，做事总是考虑自己利害得失。我认为前锋是他对我们只有好处。

姜维：那么我们就把目标对准他攻击？

邓芝：对，稍微进逼一点，全琮就会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部队也会跟著乱。至于对其他东吴部队，不需要急著靠近，只要不走到他们的地盘就不会攻击。东吴部曲的特性让他们变得很自私。

姜维：完全了解了，伯苗真不愧是东吴专家。

邓芝：呵呵，过奖了。

柳隐：小句！待会我会帮你制造和朱然碰面的机会，要好好把握！

句扶：休然...

柳隐：要让吴狗们再看看夷陵英雄的英姿不是吗？我可不认为你那时候的战绩是完全被吹捧出来的。

句扶：好，朱然你等著吧！

诸葛果：嗯...

杨兰：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诸葛果：对东吴的事情，果不如邓芝将军，帮不了主公忙。

杨兰：我还以为你真的无所不知呢。

诸葛果：不过，关于诸葛家的事情倒还略知一二。

杨兰：诸葛家？你自己不就是诸葛家的人。

诸葛果：不，是那边的驴子诸葛家。

杨兰：？

诸葛果：主公，眼前是敌人摆出的吸水阵型，请不要急著突破。

姜维：吸水阵型？

诸葛果：敌人是用一层层的防御阵型来等待我军突破，这突破过程会慢慢消耗我军。等到我军势老，正有如强弩之末，敌人再反过头来包围，我军只有战败的份。

姜维：（很少看见诸葛果这么积极，大概是因为东吴那边的

族兄也来到这里吧。)

诸葛果：所以果和宁随先生想了个办法。

宁随：伯约，待会击破全琮后请稍安勿躁，等到我军另外的援军到来再会合来击破。

杨兰：我军有另外的援军？

宁随：呵呵，这可是诸葛姑娘和我精心策划的强力援军，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惊喜。东吴想打场家家酒战争，哪这么容易？

马忠：看来是来得恰到好处，连位置都是挑最好的。

张嶷：听闻当年雍闾和孟获的叛乱都是因为东吴的煽动，现在可要好好给对方一个教训。

关索：.....

马忠：关将军，莫非.....

张嶷：德信，不要再说下去...

马忠：不，关将军你应该很明白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东吴军。既然你选择来，就该做应该做的事。

关索：嗯...听说东吴漂亮妹妹很多，不知道这次会不会看到女将？

张嶷：(我们是不是多虑了?)

留赞：糟了，居然底下还有敌兵！

丁奉：上大将军小看蜀军了，那些蜀军根本就是要来真的。

施绩：不好，前方留将军和丁将军被包围了。

朱然：嗯...赶快去救援他们，不然弄得我军有将领阵亡，这仇恨就结大了。(伯言呀...你的作战计画太草率了，究竟是你订的，还是...)

鲁淑：元逊！你看前面乱成一团！

诸葛恪：不...不可能啊，这个完美的吸水战术...

陆逊：..... (成长所需的代价。)

柳隐：嘿嘿，你就是东吴的那个朱然吧。

朱然：正是！

柳隐：我就来会会你这东吴第一战将！

朱然：我比起甘兴霸差远了，哪里是第一？

柳隐：先下手为强！居然都没中？！

朱然：你的箭很不错，但是缺少了必中的气势。换我出招了！

孙家直传秘技，狼牙崩突！

柳隐：(力道虽然不强，但角度刁钻，随时会取人性命。)

朱然：没想到你还挡得住我这招？！再来几回合？

柳隐：(别开玩笑，同样的招我可不想再接。)

柳隐：这家伙不是普通的厉害，大概只有张郃可以和他比吧...

朱然：你很不错，但是你缺少了一个战将应有的杀气。

柳隐：呵呵呵，说得不错，不过真正要和你战的不是我。

朱然：什么？！

句扶：狗贼！看招！

朱然：句扶？！

句扶：朱然！你还记得我？！

朱然：当然记得，让我完美胜利有所缺憾的蜀将。

句扶：看招！虎牙烈突！咦？居然没中...

朱然：杀！牙旋豪斧！

句扶：(好大的力气，震得我虎口发麻。)

朱然：(真是亢奋，明明我都已经处在这种地位了，却还是表现得像个战将一样。)

句扶：没这么简单！

句扶：(攻击了这么久居然还是看不到破绽，真不愧是朱然。)

朱然：(太厉害了，当年在夷陵和他战成平手绝对不是偶然。)

朱然：哈哈，你真是英勇无比，我朱然可是大开眼界。我真的很高兴，你让我想起过去和义父出征的美好时光。

句扶：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当年夷陵之战，你的部队能够这么顺利穿越到我军后方，是不是因为有内奸相助？

朱然：在你面前我不想说谎，你说的完全正确。

句扶：果然如此...

朱然：不过，是不是要抓那个内奸你得仔细考虑清楚，事情的真相搞不好会动摇国本。

句扶：.....

关索：前面是哪位东吴大将？

留赞：东吴歌神留赞！

关索：那正巧，我也是南中歌神关索。

留赞：敢自称歌神，真是大言不惭！

关索：我可是南中超级偶像优胜者！（虽说只有我一个人参加。）

留赞：臭小子，唱两句我听听！

关索：督噜督噜赌噜督噜督噜赌噜督噜督噜督大大大~~

留赞：停停停！你在唱什么鬼？

关索：这可是天竺国的流行歌耶...

留赞：先不说听不懂的歌词，你唱得走音成那样是怎么回事？别侮辱唱歌这门艺术。

关索：你真以为你是什么评审呀！是你不懂欣赏！

留赞：我受不了这种污辱唱歌的败类了！吃我一刀，呀呀呀呀！！

关索：嘿！原来你还挺能打的。看我的！！

留赞：（这小子好厉害，他说他叫关索，该不会是关羽的后代吧？）

关索：再来！

留赞：杀呀呀！！

关索：喝！！

留赞：哇!!

关索：(好机会!)

留赞：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呼呼.....这家伙体力充沛，我年纪不小，不是他的对手.....)

关索：(想想...我唱歌是不是真的很难听?)

诸葛恪：果然是你！你不在家织布煮饭，居然还敢跑到战场上来。

诸葛果：驴子诸葛家的长男，诸葛恪是吗？

诸葛恪：谁是驴子诸葛？！

诸葛果：破绽百出又华而不实的阵型，天下会做这种蠢事的也只有你。

诸葛恪：哼...那是一时大意，加上你们的卑鄙偷袭才会这样的。这场会战本身意义不大，所以我才没有很认真。要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曹贼呀！

诸葛果：.....

诸葛果：就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大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如仇人相争，如果帮助敌人增强力量，只会让自己受难。现今曹贼拥有广大土地和众多军士，如果我们两国不能齐心对抗，只会大祸临头。

诸葛恪：之前蜀国的北伐表现，五次出征寸土未得，看似时运不济，实则无相符的实力。相对而言，我大吴自武烈帝和长沙

桓王建立基业以来，战无不胜！赤壁一战更是让曹贼八十三万大军灰飞湮灭，天下震动！三次濡须口之战让曹贼心胆寒，不敢跨越长江一步！可见只有我大吴才有这个能力和希望消灭曹贼！此时蜀人应当知道自己实力不足，而加入我大吴的旗下，共抗曹贼。

诸葛果：东吴显赫战绩，果略听一二。合肥之战被张文远以八百骑大败，孙权流泪狼狈逃回。濡须口战后狼狈称臣，接受册封，自贬身份。合肥新城久攻不下，听到敌人援军遇到来就抛戈弃甲。我大汉北伐，收下阴平武都岂可谓寸土未得？退曹真，败司马懿，射张郃，显赫战绩人人皆知！如此而言，吴地之人如果愿意接受我大汉的庇护反而是天下百姓之福。

诸葛恪：哼！天下大势岂是你妇人可知？我早有北伐大计在胸！曹操时代的名臣将士多以阵亡，新生代将领又还没培育。只要再过几年等司马懿老贼死亡，曹贼后继无人，我就可以率军直入寿春，逐鹿中原！

诸葛果：如此愚行，劝族兄不要妄为。曹贼能将非仅只司马懿一人，新生代将领的能力也绝非可以忽视。而出兵寿春更是愚不可及，淮南地势平坦，适合骑兵冲锋，以水步军为主的东吴如何能对抗？舍己之长而就敌之长，如此用兵，果还真是前所未见。

诸葛恪：你没有尝试又怎么知道不行？

诸葛果：拿将士性命开玩笑的尝试，就算村人愚妇也知道不可为之。我大汉的北伐是经过精密设计和评估，建筑在坚固磐石上。而你的北伐大计全存在于你个人的想像中，完全是建筑在沙



地的空中楼阁。

诸葛恪：啊...气死我啦！

诸葛果：族兄听我一言，要北伐请先巩固好自己的后方，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诸葛恪：.....

诸葛恪：（其实想想还挺有道理的，就算是圣上都无法整合国内的意见。每次北伐除了那些江东士族在那扯后腿外，就连我们北方人内部都有相当多反对的声浪。）

诸葛果：伯父曾经来信说，“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

诸葛恪：什么？父亲他这么...这么...看扁我？

诸葛果：.....

诸葛恪：他曾经当我和许多人的面夸赞你的聪明，却在背后把我评价成这样？哈哈哈哈哈...哈哈...

陆逊：哦...你就是姜维？

姜维：莫非你就是...

陆逊：大吴上大将军陆逊。

陆逊：没有想到诸葛亮会如此重用一個降将...

姜维：那是丞相的气度！

陆逊：嗯...诸葛亮的气度我可是远远不如。好好做吧，不要因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我自己也是服事于过去的仇敌。

姜维：咦？

陆逊：呵呵，以后有机会，你就请教伯苗有关陆康的事情吧。

赵统：朱然？不，看起来太年轻了。

施绩：赵云？不，赵云应该已经过世了。

赵统：我是赵云之子赵统！

施绩：我是朱然之子朱绩！

赵统：（好个英武的大将。）

施绩：（威风凛凛，宛如赵云再世。）

全琮：蜀国也有女将？我还以为这是专属于我们的传统。

杨兰：东吴有女将？

全琮：呵呵，我国女性以强悍出名。过去徐氏杀仇人报夫仇，孙夫人率领带甲数百侍女新婚之夜吓退刘备，这些都只是小意思。陛下的姊姊更是直接奔驰在沙场，我大吴唯一能和张辽打得不相上下的人就只有她而已。

杨兰：原来如此...（话说回来，东吴的女人这么强悍，那男人呢？）

姜维：久违了，自从上次汉中一别后，已经超过有三年未见，陈将军还是健壮如往昔。

陈到：能够一瞬间判断出永安的情势，并且在最短时间内发出援军，确实值得期待。或许不久的将来，你可以肩负起整个大

汉的兴亡重任。

姜维：将军您太过奖了...

陈到：（看来是时候没错，大汉世代交替的时间到了。）

陆逊：陈叔至...对吧。

陈到：这世间能记得我的人还真不多。

陆逊：我当然记得你，当年我们也一起并肩作战，后来因为两国交恶而无法继续合作，实在是很可惜。你们的女儿和潘泌相处得很好，请放心。倒是请问公主她还好吗？

陈到：当我们两国恢复盟约以来，她的心情就已经平复很多。不过她也一直告诉我盟约不可信，结果终究还是给她说中了。

陆逊：毕竟陛下也有他的立场...

陈到：她也知道，所以我们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面对曹魏这样的大敌，两国再这样相争是不会有好处的，这点也请你转达给他知道。

陆逊：我一定会的。

杨兰：咦？这地方怎么会有人？

孙葳：从来没有看过的生面孔，看来应该不是我熟悉的蜀军。

杨兰：这里是血肉横飞的战场，你不想死的话就早早离开这里吧。

孙葳：不用你担心，我经历过的战场多得是比现在更激烈的。

杨兰：（她说的不假，那种武将的气息绝对不是随便可以装

出来的。)

杨兰：我名叫杨兰，是隶属于姜维部队的佣兵。你呢？

孙葳：原来如此，难怪我对你没有印象。

孙葳：我叫孙葳，现任大吴皇帝孙权之姊，也是陈到的妻子。

杨兰：等一下，为什么孙权的姊姊会成为陈到的妻子？

孙葳：这说来话长，而且也不是什么感人的故事。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相识，并且许下婚约，然而却因为某些事情而被迫分开。曾经我以为自己不再需要爱情，把重心放在重振孙家的事业上，尽心尽力辅佐兄长和弟弟。然而在赤壁之战前夕，我们再度相会时，我才确定自己还是深爱著他。

杨兰：这中间的过程，应该很辛苦吧...我记得东吴和大汉也有过战争。

孙葳：没错，当弟弟和刘备起了冲突，我夹在中间完全不知所措。到最后居然还在夷陵的战场上和陈到刀剑相向...

杨兰：不过你最后还是选择舍弃一切，到陈到身边来对吗？

孙葳：是的。不过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和你说这么多？

杨兰：不知道。

孙葳：因为你很像过去的我，对于自己的感情完全不清楚。不要像我一样，绕了一大圈才发现自己想要追求什么。

杨兰：谢谢你的一番话。不过你放心，我们羌族女子很清楚自己感情，不会压抑自己的。

孙葳：希望如此，这个就送给你做纪念。

诸葛果：这里是...

李明：真走运，没想到在这偏僻地方还能见到这么可爱的美少女。别害怕，现在的我不会对你出手的，毕竟我已经另有心上人了。

诸葛果：可以请教一下吗？为什么你一个中原人会跑到这里？

李明：被发现了么？不瞒你说，本来我就不是这两国的人，我是来自北边...

诸葛果：果然是曹贼，看来非得禀报主公...

李明：别这样嘛，我虽然来自北边，但已经和大魏脱离关系，就和姜维一样。

诸葛果：你认识主公？

李明：主公？原来如此...这应该是心上人的意思吧。

诸葛果：主公就是主公，用其他名词代换是没有意义的。

李明：好吧，我明白了。没想到当年冀城那个小毛头，现在居然也会有女人这么死心塌地追随他。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在执行瓦解马超叛乱过程中，得到一位智勇双全的少年帮助。靠著他四处传递信息，我和杨阜等人的破马大计才得以实施。

诸葛果：主公不愧是主公，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长才。

李明：想想还真的很有意思，诸葛亮的女儿会对姜维这么著迷。

诸葛果：你果然是什么都知道，看来不是一般人。

李明：不要追究得太仔细，聪明人应该知道要适可而止。

诸葛果：那么至少可以告知名号？

李明：对外我都会说自己是钜野李典的亲戚，名叫李明。不过对自己欣赏的人，我通常都会说自己姓董名白。

诸葛果：难道你是.....

李明：嘘...就算到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讨厌听到祖父的名字。这东西就送给你，当作是封口费吧。

袁綝：今天就让你成为新生袁綝的第一号战果！

全怵：凭你？今天就要为死去的部曲们报仇！

全怵：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

袁綝：再来呀！

全怵：(我苦了，根本只有招架的份...)

袁綝：你以为你真的挡得住？龙之炎壹式“碎羽”！

全怵：(妈呀，差点没命了。)

全怵：给我记住！我娘是大吴鲁班公主，得罪了我，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袁綝：想不到这世上除了有靠爹的废物外，还有靠娘的废物...不过，无法骑马的我还能发挥如此的战斗力的，实在是得感谢义父...

姜维：好，击退东吴军，现在就驻军维持对峙状态。

## 第十四回 阴平之战

### 出使东吴 永安城议事厅

邓芝：感谢伯约的救援，若非伯约行军如此迅速，永安恐怕危险了。

姜维：这是姜维分内之事。

邓芝：倒是...没想到人在南中的德信也会前来。

马忠：经过几年经营，南中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靠著南方诸豪酋的影响力，南中一带是暂时不用担心了。今后我们将追随姜将军的行动，希望将军能接纳我们南中军团。

姜维：(过去宁随也劝我要拉拢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土益州人，加上南中军团还有关将军的后代，对我们常败军来说是如虎添翼。)

姜维：能得到德信的帮助，姜维高兴都来不及。

邓芝：不过虽然击退了东吴军，目前还是欠缺一个重要步骤。

陈到：需要有人再度出使东吴，巩固盟约。

邓芝：不错，这个任务就应该由我...

宗预：呵呵呵...

邓芝：怎么会是你？是谁让你来的！

姜维：(从来没看过伯苗说话这么大声过，难道这两个人关系很差？)

陈到：(看姜维一脸惊讶的样子，他不知道这才是伯苗的正常态度。)

宗预：我是尚书令派来和东吴谈判的使者，你该知道为什么公琰派我而不派你吧。

邓芝：你说什么？

宗预：因为你...过...气...了！

邓芝：胡说八道！我出使东吴将近十年时间，对于东吴有谁能比我更清楚？

宗预：你太看重你自己了，你以为我懂的会比你少？现今东吴纵然有心想要和我军交战，实际上孙权也没有这样的气力了。他年事已高，加上合肥新城之败，现在的他就只想退守他的东吴王国而已。目前威胁他最大的根本不是我们大汉，而是北方虎视眈眈的曹贼，孙权本人也很清楚这点，只要重申一下盟约即可成。

邓芝：嗯...看来你还有念点书的样子。

宗预：呵呵，心服口服了？

邓芝：好吧，不过有件事情要提醒你，这次出使千万不要和任何东吴臣子有接触。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内部的不协调。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十年以内必有大乱。

## **蜀吴同盟 建业 皇宫**

诸葛瑾：陛下，这是蜀国的新任使者，邓伯苗的后继人宗德艳。

孙权：哦...朕一直以为来的会是伯苗...

宗预：伯苗代表的是丞相还在时的大汉，而臣则代表丞相去



世后的大汉。

孙权：这么说来，万一朕对你不满意的话，就代表朕也会对诸葛丞相不在的蜀国不满意？

诸葛瑾：陛下...

孙权：开玩笑的，大将军你不要这么紧张。

宗预：无妨，臣让圣上满意就好了，如果这点考验都通不过的话，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丞相不在后，面对更严苛的考验。

孙权：你的来意朕很明白。只是朕有个问题要问你，我们蜀吴本一家，现在你们增兵永安是怎么回事呢？

宗预：臣以为你们增加巴丘的守军和我们增加白帝之守军，都是因时制宜之计，不需要问这么清楚吧。

孙峻：敢对圣上这样说话，真是大胆！

孙权：不，他说得很好！朕欣赏你可不下于邓伯苗和费文伟，蜀中人才辈出，令人赞叹。朕听闻诸葛丞相归天，感到十分伤感，所以命大臣尽皆挂孝。现在朕将继续维持同盟，并且以此金箭为誓，若负同盟，子孙绝灭！

宗预：拜谢陛下。

孙权：朕想好好款待你，顺便介绍我东吴几个大臣和宿将，特别是想把你介绍给朕的爱子孙和。

宗预：请恕宗预无法从命，实在是成都方面要求回覆至急。

孙权：这样啊...那就不勉强你了...

宗预：（明知道太子仍在，孙权居然就表明自己疼爱其他儿

子的想法，难道他不知道这会造造成夺嫡战争？袁绍和曹操的殷鉴不远，这下东吴的政治前景堪虑。)

## 永别陈到 永安陈到宅

袁綝：您还是不改变主意？

陈到：已经决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从明天开始，这世间就没有陈到这个人。

袁綝：明明您身体还好，又是仅存的唯一一位在荆州以前就跟随先帝老臣。在丞相去世的现在，应该会更被重用才是。

陈到：过去的日子太辛苦了，我们三个人身处不同阵营，为了自己的理念和效忠的对象也互相战了三十多年。到了现在，大家都倦了，只想抛开一切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袁綝：我明白了，既然这是您的决定，孩儿就不阻止您。

陈到：多谢你体谅我这任性的决定。之后你不妨和姜维一起合作吧，虽然现在他的地位还不够高，但未来他一定是肩负大汉的大将。

袁綝：姜维是吗？孩儿过去有过几次和他并肩作战的经验，对他印象还不差。

陈到：既然这样，你就跟随他一起行动吧。有件事情我有点在意，日后有机会的话，你稍微提醒一下姜维。过去在驻屯新野时，我认识一个放牛的小孩，那孩子绝顶聪明，总觉得他将来成就无可限量。只是后来在当阳之败时，没来得及将他从曹军手上

救出，据说他就这样被带到北方去了。若是他日后受到重用，恐怕会是大汉和姜维最大的对手。

袁綝：请问义父记得那个人叫什么？

陈到：好像姓邓...

## **永安陈到墓**

姜维：昨天还见到陈将军活跃，没想到今天就得急病过世了。

袁綝：义父他见到伯约你精彩的表现，感受到大汉后继有人，他走得毫无牵挂。

姜维：陈将军太抬举在下了。

袁綝：义父看人绝对不会错，他认为伯约你是大汉未来的栋梁。所以如果不嫌弃的话，请让我加入你的部队。虽说无法骑马统率骑兵队，但是带领大戟士部队还是绰绰有余。

姜维：可是您贵为前将军，跑到在下的部队来实在不合体例...

袁綝：这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向朝廷表示自己三年来毫无表现，自请贬官。预计应该是邓伯苗会接替我的前将军之位。

姜维：如此，还请袁将军日后多多指教了。

## **杨仪倒台 成都杨仪宅**

杨仪：喔...是...文伟啊...

费祎：威公你大白天喝得醉醺醺的，像什么样！

杨仪：有什么关系，反正某人...呃...是酒...鬼也能当...尚书...  
令...呃...

费祎：人家公琰已经戒酒了，拜托你振作点！

杨仪：呃...像...我这种...废人...呃，在...不在有...呃...差吗？

费祎：你...

杨仪：呃...我...好后悔...呃...若是...呃...当初我率军.....呃...  
投靠曹贼...的话...呃...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费祎：威公，这是何等大逆不道的话你也敢说？

杨仪：哈哈...呃...我...什么...都不在乎...

费祎：（威公，你完全通不过考验，别怪我无情了，这都是  
为了国家好。）

费祎回去之后，立刻将杨仪的话禀报。刘禅将杨仪废为庶人，  
流放汉嘉郡。杨仪被流放的消息刺激到了和他有关系大臣武将，  
其中马岱感到最惶恐不安。

## 救援 姜维军营帐

姜维：马岱将军会如此莽撞...面对牛金的挑衅，居然会直接  
率军冲出去。结果没料到是诱敌之计，不但被牛金打得大败，连  
自己都被团团包围。

宁随：与其说莽撞，倒不如说急于立功。杨仪倒台后，马岱  
感觉自己地位岌岌可危，如果不赶快立功，只怕哪天又会被追究

杀害魏延一族的责任。

姜维：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不过我们不能见死不救，纵然我过去厌恶马家在天水的恶行，但眼睁睁看著友军被包围而不救并非我的作风。

柳隐：真的要救那家伙？他自愿成为杨仪的走狗，连我们益州人都看不起。

赵统：请一定要援救马将军，他也算是我们赵家的亲戚。

赵广：马家剩下的人已经不多，如果再失去马将军，只怕扶风马家会绝后。

杨兰：姜维...

姜维：杨兰你怎么想？

杨兰：我不是个烂好人，一个想要砍死老娘的混蛋，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原谅他。不过，借敌人的手去干掉他，也不是我想看到的，至少也要老娘亲手干掉他。

姜维：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即刻率军出发。宁先生即刻第一时间通知大将军（蒋琬），请求允许出击。显通和德信两位请各自统率麾下分队去骚扰牛金侧翼。

马忠：明白！

袁綝：一切看我的吧！

姜维：其余人随同在下中央突破贼军，一定要救出马将军。

**仇恨的尽头 战场**

牛金：哈哈，没想到你这蠢才，连俺老牛的计也会中。姓马的就是赢不了姓牛的，这玄石图说的还真准。

马岱：要杀就杀，不需要这么多废话。反正栽在你手上还算是光荣战死，比起被自己人搞掉要好得多。你们蜀人在诸葛亮死后就忙著互相斗争，居然连俺唯一看得上眼的魏延都杀了。比起来俺大魏一致团结对外，明皇帝任内还没有杀过一个大臣。想不想投降？大魏里还有庞德的儿子，你不会寂寞的。

马岱：住口！马家和曹操一族不共戴天，就算是死也不会投降你们这些奸贼！

牛金：蠢呀，天天想著复仇，到最后又得到了什么？

姜维：牛金，你的包围网已经被破，劝你早点撤退，不然你跑不了了。

马岱：姜维你...

牛金：俺老牛是被吓大的吗？你以为你带的那点兵马能做什么。

步兵：报！

牛金：干嘛！没看见俺老牛忙著杀敌？

步兵：我军侧翼遭到突袭，部队已经开始出现奔逃状况，请将军回去指挥。

牛金：你他妈是白痴吗？干嘛把我军总崩讲得这么大声。

牛金：哼！你们好狗运，今天俺老牛就饶了你们一次。弟兄们，现在转进到长安去。

马岱：.....纵然你救了我，我也不会感谢你。

姜维：我也没有要你的感谢，只是单纯执行大将军交代的援救工作而已。

杨兰：你这家伙是什么态度！一场仗输成这样，还有什么脸在那说大话！

马岱：.....

步兵：将军果然还是心太软。

马岱：你说什么？

步兵：当初跟随一起入蜀的马家军，在这场战斗之后就已经所剩无几。您还不明白吗？想要复仇，杀掉杨阜的贱种，这是唯一的机会。

马岱：等一下！不要冲动！

步兵：感谢将军多年来的照顾。西凉马家军魂不灭！

姜维：(糟了，没想到马岱会来这手！现在根本来不及拔剑。)

姜维：没这么容易！

姜维：呜...

杨兰：姜维？！

宁随：伯约？！

马岱：怎么会这样...

步兵：小人一击失手，已经没有脸见马将军了。

马岱：不要...

姜维：马将军...这样你满足了吗？为了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被仇恨包围著，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尊严卖给杨仪，这值得吗？

马岱：不，我希望的不是这样...

姜维：我们之间还有很多仇怨，或许此生都无法化解，但至少请你明白，不要再把刀对向自己人了。文长他的死...是...我们大汉...永远的痛...如果你...还想...报仇...我还是会...一次次挡在你前面...直到断气为止...

杨兰：姜维，不要再说话了！

宁随：出血非常严重，得赶快送回去医治。

杨兰：那就快点，绝对不能让姜维就这样死掉。要不然...我欠他的恐怕这辈子都还不完。

宁随：（杨仪...这一切都因你而起，看来你光是活在世上就是个灾难。）

## 回想 冀城尹家

姜维：香...你到底要我每天来你这做什么？

尹香：不要急，坐下来就对了...

姜维：该不会是尹兄叫你安慰我的吧...我在征战中放走羌人，现在已经变成冀城的笑柄。

尹香：...被发现了？

姜维：真是多事，我不需要什么安慰，也没什么好辩解的。

尹香：那我就不安慰你，你只要静静坐在这里就好，等到你想说时再跟我说。



两个时辰后...

姜维：曾经我以为自己的目标就是斩杀为祸的羌人，立志为父报仇。哪知道...打败羌人之后，居然得做那种事...将残存的羌人不分老幼杀光...

尹香：报了复仇，却制造了更多的姜维...这就是我们凉州人的宿命。

姜维：你可以接受吗？这太奇怪了，明明他们也是人，为什么可以毫不在乎地屠杀他们？就算羌人杀害我们亲人，有必要连老弱妇孺都杀个精光？要我杀一个只有几岁的羌族小女孩，我根本下不了手！

姜维：难道我努力的最后，就只是为了让自己拥有屠杀别人的能力而已？

尹香：那是因为你不是一个沉浸于仇恨的人，所以就算有复仇机会，你的理智还是会告诉自己什么事该做或不该做。

姜维：你是说，我该像其他人一样，就不会这么痛苦？

尹香：不，这是你所拥有最珍贵的特质，如果失去这特质，你就不再是姜维了。就算世人认为你胆小懦弱，至少还有人知道你的本心。在你找到新的目标以前，就请把这里当作是休息的地方吧。

姜维：香...这样依赖你好吗？

尹香：一个人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请千万不要害怕去依赖别人。或许哪一天我不在了，到时也请你去试著依赖别人。

## 历劫归来 汉中医疗所

诸葛果：主公...您醒了？

杨兰：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姜维：我到底躺了多久？

杨兰：大概半个月左右。

姜维：没想到居然会这么久...

杨兰：你还敢说！当时你血流如注，送到军营的时候连脉象都没有了，当时大家都以为你死定了。为什么要做这么莽撞的事？你以为我没办法应付那种货色的袭击？

姜维：说真的，我没考虑那么多，只是不想看到伙伴再度受到伤害。

杨兰：蠢毙了...从来没听过一个将军会去在乎佣兵的死活...  
(我杨兰活到现在，早就习惯别人漠视、轻蔑或是充满敌意的态度，这么被人重视还是第一次。啊...真烦呀，脑袋乱成一团，什么事情都没办法想。)

诸葛果：主公，您要保护别人，果没有反对的道理。但是这次您不在乎性命的表现，请恕果也不赞同了。

姜维：(好惊人的气魄，原来丞相的千金生起气来是这么可怕...)

诸葛果：还有杨姑娘也是...

杨兰：干嘛？想找架吵？

诸葛果：您明知道马岱和他的手下多血气方刚之士，却还是出言挑衅？主公今天受伤，您至少得负一半的责任。

杨兰：怪我了？马岱那家伙被救，不但没有表示感激，还口出恶言，谁能看得下去？

诸葛果：害主公受伤就是不对，再多的理由都是狡辩，请道歉！

姜维：两位...

杨兰：姜维，你说是不是这女人无理取闹？

诸葛果：主公，为了避免以后有类似的危险，今天必须要好好检讨事情发生的原因。

姜维：(该怎么说呢?)

杨兰有理

姜维：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我的责任，和杨姑娘无关，是我自己太莽撞了。

诸葛果：既然主公都这么说...果也就只好接受。

杨兰：.....这种欠人情的感觉真是讨厌...

诸葛果有理

姜维：杨兰，这件事情确实你我都有责任。

诸葛果：主公明理。

杨兰：.....对啦...我知道了啦...

杨兰：姜维，我知道自己不该去挑衅马岱，结果害你无故受

伤，都是我的不对。（其实我也知道自己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让诸葛果称心如意。）

诸葛果：主公，既然连杨姑娘都这么坦率，也请您现场发个誓好吗？

姜维：什么誓？

诸葛果：珍惜自己的生命，今后绝对不再做这种不顾自己性命的事。

姜维：……我明白了。（说实话，我也没有拒绝的权利。）

## **杨仪的末日 杨仪汉嘉贬所**

杨仪：马谡，你这家伙果然活著就是个罪恶。在蒋琬背后，用尽肮脏手段搞掉我的就是你吧。

宁随：就和你一样，我俩都是肮脏到应该马上从世间消失的秽物。

杨仪：说吧，你又想搞什么？

宁随：现在朝廷马上就要派人来逮捕你了。

杨仪：哼...因为我诽谤的罪行？蒋琬也真是小家子气。

宁随：你纵然被罢官，但影响力还在。之前马岱的暴走和你也脱不了关系，因为那件事，现在他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马家部队，一个人被留在汉中闭门思过。

杨仪：那关我什么事？马岱自己愚蠢，想要急于和我划清界线才会这样。

宁随：不用狡辩了。我和公琰都已经认定，若放任你继续非议朝政，只怕新体制永远无法上轨道。

杨仪：呵呵，欲加之罪可是何患无词。

宁随：要说什么就现在说吧，接下来永远不会有人听你的辩解。

杨仪：你凭什么，现在的你什么官职都没有，哪有这么大的权力？

宁随：我是没有，不过你认为你还有容身之地？过去你得罪刘巴还有丞相提拔你，现在你认为还会有人愿意相信你？魏延用他的鲜血制造了你残忍无情的形象，打从一开始他就是要把你陪葬的。你现在死至少你的妻小可以得保，也会被允许回到成都去。比起魏延被诛灭三族，你还算得利了。别指望我救你，我可是比谁都希望你早点从这世上消失，你是我大汉的祸患。

杨仪：哈哈...魏延啊魏延，到头来我们还是走上同样的道路。只是幼常...你认为你就不会走上我们两个人的道路？丞相让你活著根本是要折磨你，让你过著暗无天日，只能为别人作嫁的生活。今后你将永远没有荣耀，只有恶名伴随著你。

宁随：我早就有所觉悟了。

杨仪：是吗？一年两年可以忍，那么十年二十年呢？你以为魏延为什么会发飙？你真以为他是那种控制不住自己的莽汉？

宁随：.....

## 天水太守鲁芝 冀城姜维宅

姜母：你们是谁？

步兵：好大胆，见到新任太守还不跪？

鲁芝：稍安勿躁。我有些话想要问这位夫人。在下扶风鲁芝，字世英，是新上任的天水太守。不久前，还和姜伯约交战过数次。

姜母：维儿他还好吗？

鲁芝：哦？看来您还挺关心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在下要问您的事情。为什么作为一个关怀孩子母亲，却眼睁睁看著自己的孩子叛国而不晓以大义？在下认为如果伯约如果是个真正的孝子，就该抛下一切立刻回归大魏。

姜母：别开玩笑，你以为我真的会这样去妨碍维儿的前途？他在那边获得重用，能够一扫过去在冀城受到的打压，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有什么理由去要他回来？如果太守继续出言相逼，老妇就在此血溅八步！

鲁芝：您让在下想起自己的母亲，她和您一样，也是相当伟大的女人。在下五岁的时候，父亲遭到郭汜杀害。如果不是母亲竭尽一切力量将在下抚养长大，在下现在绝对不可能站在这里。

步兵：太守，难道什么都不做就离开？

鲁芝：天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之前受到蜀人侵袭，户口减削，寇盗充斥。如果不复兴天水，大魏在西边的统治永远就是名存实亡（临上任前，公主并没有阻止我去见姜维母亲，看来她早就料想到我的反应。有如此睿智之血亲伴随身边，陛下的大魏江

山看来应该是无可撼动。)

## 许昌宫殿 复仇

曹叡：你知道朕为什么会叫你来吗？郭女王！

郭女王：这是你对自己娘亲说话的态度吗？

曹叡：娘亲？哈哈哈哈哈...哼...朕的娘早在十几年前就被害死了，死后还被人以发披面，以糠塞口。不知道郭女王清楚这件事情吗？

郭女王：这事情...为什么到现在才...

曹叡：李夫人在临行前交代我们兄妹要忍耐，要等太皇太后过世，等你放下戒心后再来复仇。

郭女王：李明那个恶毒的女人，心机居然会重成这样！

曹绫：为了等这一天，皇兄和我已经不知道等多久了。李夫人交代我们兄妹要屈膝侍奉你，装作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娘亲被害死。或许我们该感谢你，如果没有你让我们利用，可能我们早就被父皇害死了。

曹叡：皇妹，朕可忘不了当时向这位仇人献媚的样子，那恶心的模样连朕自己都严重厌恶自己。

曹绫：皇兄，我永远忘不了当初我们抱在一起哭，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的情形。

曹叡：所以朕发誓一定要对每一个给我们这种待遇的人最惨烈的复仇。

曹绫：皇兄...

郭女王：先帝命你母亲自杀，你何必责问我？而且你身为皇子，难道要追究父亲之过，为前一个母亲而枉杀继母？

曹叡：闭嘴！曹丕那家伙如果他还活著，朕一样要他死。你就把这样的话带给朕那没有人性的父亲...对了，记得是以发披面，以糠塞口。

曹绫：(解决掉郭女王，下一步也该请皇兄多注意司马家了，之前夏侯徽不明不白死去的事情，怎么想怎么奇怪...好端端花样年华的她，居然一夕之间暴毙，而司马家上下对这件事情都三缄其口，我认为和司马师脱不了关系。现在没有诸葛亮的外在威胁，已经是没有必要再用司马懿，趁现在拔除这个未来的祸患是必要的。)

## 浮华梦碎 洛阳夏侯家

何晏：因为思虑深远，所以能了解天下大势，夏侯太初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洞察人生，所以能完成天下大业，司马子元就是这样的人。因为出神入化，所以不费力气，就可以疾如闪电；不用走路，就可以悠然抵达，我听过这种形容，但还没遇见过这种人。

诸葛诞：我看你说了半天，最后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之人根本就是说你自己嘛。

何晏：呵呵，我可没有这样的意思。



夏侯玄：今天是我们这些名士例行的聚会，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多人缺席。

诸葛诞：听说圣上又开始提及董昭的奏章，强调禁绝浮华言行，所以大家才会开始害怕。

何晏：圣上也实在是大惊小怪，我们只是聚在一起抬抬杠，嗑嗑瓜子，顺便道人长短，对朝廷也不至于有什么大伤害吧。

司马师：这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的评论太过出名，甚至可能影响到选举，和皇上想要把选举制度收归公有的政策冲突。

夏侯玄：嗯，子元的想法颇有见地，只是圣上想用强制手段来压抑我们活动是不可能的，舆论自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倒是大将军被降级成为太尉的事情我感到很遗憾，太尉现在还好吗？

司马师：（看来太初还是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要是知道的话，你还会对我如此友善？）父亲在出发前往长安之前似乎还有点惊惧的样子。

夏侯玄：这样...圣上何苦这样对待击退诸葛亮的大功臣呢？

何晏：我倒是可以理解，毕竟太尉年事已高，现在应该是由年轻的世代来当家。所以子元，你可是被期待接替你父亲的明日之星呀。

李胜：大事不好！圣上已经开始展开行动了，似乎是要把我们全部罢官禁锢。

夏侯玄：什么？！

公元二三六年，曹叡痛恨朝廷人士结为朋党，相互吹捧，干预选举。于是将所有有浮华交友情事之人全部都罢官禁锢。除了当时极具名望的夏侯玄、诸葛诞和何晏等人外，还包括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

## 洛阳宫殿 真正的复仇

高堂隆：陛下，帝王无论迁移国都，或兴建城池都要恭恭敬敬，先选定祭祀天神地神及祖先的地方。如今各种神位还没有安置，皇家祭庙也没有完成规划，陛下却大肆兴筑宫殿，使人民无法正常生产，人民充满怨恨愤怒。上天的赏罚完全根据人民心意，故意使宫殿简陋是尧舜所建立永垂千秋的风范，而宫殿过分兴建，正是桀纣的暴行。而今宫殿过分兴建，使彗星在天空明显闪耀，这是仁慈天赋的训诫，陛下当竭尽孝子恭敬接受的本分，不该忽视他。

曹叡：瞧你说得口沫横飞的，有这么严重吗？居然要把朕和桀纣相比。其实朕有时候会很气你，但是卢毓跟朕说过，古代圣明君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朕听到之后也能体会你的忠心。

高堂隆：陛下，现在一些肤浅小人物，总是夸张秦汉那样奢靡生活，迷惑陛下圣心，去寻求搬运则使人丧志亡国的东西。人民劳苦，金钱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倡导礼仪，制作圣乐，使国家祥和，神明保佑的方法。

曹绲：我倒认为治乱兴衰在于政治，礼乐与钟具等物品并不

影响，皇兄并没有因为兴建宫室而荒废政治。

高堂隆：话不能这样说，每一个圣明君主都兢兢业业，认为随时会亡国，到最后才没有亡国。今天全国一片萧条，家家户户没有一石的存粮，国库也没有维持一年以上的积蓄。外有强大敌人，使大军暴露在贫苦蛮荒之地，不能休息；内又大兴土木，各州各郡骚动。同时，官员将士的俸禄逐渐减少，比从前不过五分之一，对退休官员也不再发给生活费用，如此断绝生路，怨恨自然产生。

曹叡：说得好，高堂隆你的谏言真让朕恐惧。只是，你既然担任过朕的老师，难道你不能多体会一下朕的想法？

高堂隆：陛下过去的苦难我又岂会不知，但这不构成现在加苦役于天下的理由...咳咳...

曹叡：看你身体状况似乎也不怎么好，还这样辛苦前来进谏，快回去养病吧。

高堂隆：唉...

曹叡：皇妹，朕是不是做错了？

曹绫：我只知道皇兄您做到了那可恶的父亲做不到的事情。平灭东三郡孟达，击退诸葛亮和孙权，瓦解鲜卑，现在我大魏的疆域已经是扩张到空前状态。

曹叡：朕虽然除掉郭女王，但还是无法向曹丕公然复仇，唯一可以报复的方式，就是成为比他更杰出的帝王，让他在历史上消失。现在朕修筑好洛阳的昭阳殿、太极殿还有九龙殿，让洛阳

足以成为统治天下的中心，后世将不再需要加增。只要看到洛阳宫殿，就会记起朕而不再有人提及曹丕，这才是朕的真正想法，然而底下的臣子包括高堂隆终究不明白。朕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先给自己一个“烈祖”的諡号，这样更可以鞭策朕要建立千秋万世的基业。

曹绫：（话虽如此，总觉得皇兄现在就给自己设立祭庙，又命千秋万世永不拆毁，是否太急了点？）倒是...皇兄对于公孙渊打算怎么处理？

曹叅：嗯...公孙家割据东北已久，控有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表面虽然接受册封，但实际上还背地和孙权互通声息。虽然之前公孙渊斩杀孙权使者表明忠心，但是现在又开始显露叛逆之心。

曹绫：让毌丘俭去当幽州刺史讨伐公孙渊如何？

曹叅：毌丘俭过去曾经是东宫旧属，确实很值得信赖。不过，他能否打赢这场仗呢？

曹绫：如果这场仗能打赢的话，毌丘俭就能成为取代司马懿的大将，往后我们就更不需要他。就算失利，藉著这样的征伐来磨练他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至少也可以把他派去担任外军都督。

曹叅：这招不错，自从子丹和文烈两位亲族过世后，我们大魏变得太过倚赖司马懿，加上之前夏侯徽的事情让朕感到很不舒服。所以朕要压压他的气焰，降他为太尉，又刚好因为浮华案把他儿子免官，现在司马懿应该是惊恐万分吧。

公元二二七年，曹叡派遣幽州刺史毌丘俭进军辽东，不料大雨连绵，辽河大涨，攻势受到挫折，只好撤退。

## 高堂隆之忧 洛阳 光禄勋府

高堂隆：咳咳咳...恕我冒昧请求公主深夜来访，实在是因为我的时日无多，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曹绫：别这样说，你是我和皇兄过去的东宫旧属，光是这层关系就是其他大臣无法相提并论的。

高堂隆：咳咳...那我就直接说，以下的话请您原原本本转述给皇上，反正曾子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高堂隆：陛下把权力都集中到中央，透过中书令和中书监能够把自己意志贯彻到全国各地。这样的系统固然改善了前汉末的外重内轻的弊病，然而却忽略万一有猛鹰飞扬的将领祸起萧墙，这样系统反而会助长他。

曹绫：我可以理解，单就现在中军的实力，就不是地方军力可以抗衡的...

高堂隆：我的建议是命所有亲王在采邑封国内设置军队，保护皇家。只有这样才能压制野心权臣夺取国家大权的野心。

曹绫：原来这一切你都看在眼里，只是这些事情怎么都没有和皇兄说？

高堂隆：圣上太过于在乎自己的定位，甚至在所有皇子夭折，

被迫要挑选养子时，表现出前所未见的<sub>不安</sub>。

曹绫：皇兄舍弃了年长的亲王，挑选了年幼的曹芳作为养子，目的就是认为曹芳不会回头去崇敬自己生父。然而...

高堂隆：以下我说的请您藏在心底就好，就算是圣上也不能说。我观察陛下的神色，似乎已经有重病在身，恐怕撑不过这几年。陛下要是有个万一，幼弱的太子只会沦为被权臣把玩的工具。

曹绫：刚才你所说猛鹰飞扬的将领，是指孙资、刘放或是司马懿这些外姓大臣吧。

高堂隆：不一定是他们，只要任何人有机会掌控中央成为权臣，谁就会成为那危险要素。现在告诉您，就是希望您能趁早做好准备，万一陛下驾崩时，绝对不能让权力从手上溜走。只是万一真的天算不如人算时，也请您记得，上天并不只爱一人一家，只看谁有德行。人民歌颂德政，政府寿命自然延长；人民怨恨，上天自然收回对旧王朝的信任，鼓励新王朝代兴。

高堂隆：天下，是全体人民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人或是曹家的天下。

公元二三七年，光禄勋高堂隆逝世，他学识渊博，头脑清晰。利用天变灾异，提出劝谏，堪称是忠臣典范。

## **别离 成都郊外**

张皇后：现在你肯回来，似乎就表示你下了决心。

关索：二哥去得太突然了，就留下关家那两个小的，实在让人不胜唏嘘。我是很想逃避，但是想到自己姓关，就知道再怎么逃也没用。

张皇后：说这种话还真不像你。这是你二哥托我交给你的东西。

关索：父亲的青龙偃月刀？可是...我不打算...

张皇后：拿著就对了，反正你不想用，自然有别人可以使用。你回来有什么打算？跟著姜维的常败军？

关索：是呀，那个部队自由，我可以放心拓展后宫。

张皇后：你这家伙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我在成都都听过你在南中招惹到人家的女儿！

关索：星彩...你说话也变自然多了，这就是当初我认识的你。

张皇后：啊...我本来发过誓，进宫就不要说粗话的，都是因为你害我破戒。

关索：不，这样的你才是最有魅力的，我想皇上也是看上你这一点。

张皇后：关索...我的姊姊已经病重，恐怕也撑不了多久。皇上说，在姊姊之后就要封我为皇后，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吧。

关索：...恭...恭喜，皇后...娘...娘...

张皇后：(终究我还是等不到挽留的话吗?)

公元二三八年，刘禅首任皇后病逝后，其妹星彩由贵人被立为第二任皇后。之后就一直跟随刘禅。

## 司马懿的恐惧 长安太尉府

司马懿：其实之前我也在想，皇上对我到底有多信任，现在看来似乎得到答案了。诸葛亮已死，北疆的轲比能也被暗杀，确实也没什么再需要用我的地方了。

郭淮：莫非太尉认为是鸟尽弓藏？

司马懿：如果是这样还好，只怕圣上的目标根本就是我们司马家。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郭淮：（太尉立下不少功劳却说自己要待罪归老，明明他就不是澹泊名利、无欲无求的人。这或许反映出他自己被降级、儿子被禁锢，所以以向往隐居为由抱怨父子被压抑吧。）

司马昭：爹！大好消息！

司马懿：什么好消息？

司马昭：因为之前毌丘俭讨伐公孙渊失利，现在皇上已经下旨要您前往洛阳商讨进军辽东事宜。

司马懿：这可真是不得了的消息，快准备动身前往洛阳。

郭淮：恭喜太尉。

司马懿：（为什么圣上忽然改变对我的态度？难道真的单纯是因为毌丘俭的失败？）



## 洛阳宫殿 出兵辽东

曹叡：辽东公孙渊竟敢就地自称燕王！当初朕看他诱杀吴贼使者有功还封他大司马，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如此狼心狗肺。前一阵子派毌丘俭去讨伐他，本来以为可以顺利攻破襄平，哪知道没有打赢，还让公孙渊气焰更加张狂。朕本来可是烦恼得无以附加，幸好之前中护军（蒋济）推荐了太尉。

蒋济：臣相信以太尉的能力，平定公孙渊也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

曹叡：中护军你终于提出些有用的建议，平常你的建言就算十件也很难挑出一件可以用。司马懿！你是我大魏的王牌，对于这次攻打辽东你可有信心？

司马懿：请陛下给予四万人的部队，司马懿方有信心取胜。

杨阜：陛下！出征一个辽东居然要动用将近四万人的军队，军费实在是难以筹措。

曹叡：不，四千里远征虽然要出奇制胜，但是基本的实力也是该有，不应该计较费用。那么太尉，你认为公孙渊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司马懿：公孙渊如果放弃根据地襄平，先行逃走是上策。如果在辽东边界抵抗大军，是中策。如果坐在襄平坚守，那是下下之策。

曹叡：那么公孙渊会用哪一策？

司马懿：有智慧的人会知道有舍才有得，但我知道公孙渊的聪明智慧没有那个水准。现在他判断我军孤军远征，不能持久，所以一定先会在辽河进击，然后退守襄平。

曹叡：往返需要多少天？

司马懿：前进一百天，攻击一百天，回程一百天，途中休息六十天，总共不会超过一年。

曹叡：好好好，你真是我大魏的栋梁。

何曾：陛下，臣听说先王制法，必定追求周全谨慎，所以建官受任，必定设置副手，陈师命将，则一定设立监军。现在太尉奉旨诛罪，步骑数万，而北军诸将和太尉所督都是僚属，彼此名位相当，无法确定统御。臣以为宜选大臣名将前往，进则同谋略，退则为副佐。万一有不测，军队统帅仍有后备，如此则不用担心。

曹叡：散骑常侍说得好，那么该派谁去呢？

司马懿：（这个何曾有够不识相的，在这时候提议要什么副将！还嫌皇上对我不够猜忌？）

曹绛：皇兄，建议可以让目前驻守在幽州的毌丘俭一同随太尉平乱。

曹叡：嗯，毌丘俭有过征伐辽东的经验，随同太尉出征实在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好，就这么办。太尉你就先前往幽州和毌丘俭会合，两人共同讨伐公孙渊。

司马懿：（用毌丘俭来防堵我？这公主不管怎么样都对我不放心呀。）

曹绫：（光是田丘俭或许无法抑止司马懿，不过他似乎还没有看出来我真正的想法。就如同高堂隆说的，皇兄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辽东距离洛阳三千里...光这个距离就足够要你命。）

## **进击陇西 汉中 蜀汉军主营**

姜维：听说司马懿准备离开任所去出征辽东。大将军（蒋琬）已经表示不会放过这机会，要发动一波久违的攻击行动。不知部队的状况如何？距离上次实战已经快要五年，我还是有点担心军队的战力。

句扶：这点还请放心，常败军还是保持著高度的战斗力，士气也都维持在高档。加上新扩编进来的部队，我军的战斗力可说是大幅度的提升。

袁綝：我的看法倒是有点不同。

姜维：哦？显通你怎么看？

袁綝：常败军只有数千人，伯约也得花好几年的时间才慢慢让部队有团队作战能力。现在一口气员额增加了数倍有余，随著人数增加，部队的号令一定会出问题。现在已经很明显看得出，新编入的部队根本无法适应常败军的号令，到时上战场，一定会出问题。

姜维：嗯，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有这么庞大的部队，在号令短时间无法贯彻的情况下，只有靠临场指挥。要是像德信（马忠）的南中部队，或是显通你的大戟队，至少都还有指挥官

能够进行临场指挥。但是新编入的部队就麻烦了...

句扶：就让我 and 休然去指挥他们？

姜维：不行，这样不但会增加你们的负担，也会让指挥成果不彰。必须得另外找寻适合的指挥官才行。

姜维：我虽然在大汉有段时间，但对于大汉的许多人还是不完全了解。你们知道还有哪些优秀的将领目前还未被提拔到高位的人？

句扶：嗯...王平算是一个，不过他现在已经接替已故的吴懿担任汉中太守，大概不久后就会平步青云吧。

袁綝：我倒是想到一个曾经很有名，但这些年都没什么表现的人。

姜维：哦，是谁呢？

袁綝：记得阴平太守廖化？

姜维：当时在丞相的帐中似乎有看过他，但对他印象不是很深。

袁綝：他诈降东吴后投奔先帝的事情应该大家都知道。其实论年纪和资历，他还在王、句两位将军之上。只是他在夷陵之战失去了所有的部下。之后虽然成为丞相参军，却也没什么精彩的表现。我是想，先帝和丞相都愿意任用来指挥部队的人，应该能力不会太差。更何况这些年他一直防守著成为前线的阴平。

句扶：这么说来，我也想到一个人。他叫张翼，字伯恭。早年也曾经跟随赵云将军出征汉中。他也治理过南方，也当过前军

督，参加过丞相的北伐，算是有名声的一名将领。不过他在军队中没什么声望，据说是因为个性不好相处，加上职位换来换去，经常在文官和武将身份徘徊。就像不久前他还在成都当尚书，现在又跑去当建威督，这样怎么可能累积声望。

姜维：张翼和廖化吗？这两个人或许值得一试。姜维我这就向大将军推荐他们二人参加这次攻击行动。

公元二三八年，太尉司马懿领命率领四万兵马从洛阳出发，直向公孙渊根据地襄平（辽东），准备进行讨伐工作。同年九月，蜀汉大将军蒋琬趁曹魏西线总帅司马懿离开，命姜维率军出征陇西，雍州刺史郭淮立刻派兵进行救援。

## 阴平 蜀汉军主营

廖化：既然被分配在一起就是有缘，不必一直板著一张脸吧。

张翼：我没兴趣和穷兵黩武的荆州人说太多废话。

廖化：可惜了，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张翼：一致？别开玩笑好吗？别把我和你这个好战的荆州人相提并论。

廖化：益州人的立场我明白，但是你参加的战斗一点也没少。毕竟参加战斗才是获得升迁最好的办法。

张翼：你这人还挺伶牙俐齿的。不错，与其在底下抱怨个不停，不如爬上高位，抢到发语权。

廖化：我也有同感，所以才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往上爬。看看你之前为了升迁，不断在各个地方转来转去，结果不但没升上去，也累积不了什么名声。而我失去了同乡部下，身边没有可以合作的对象，以至于无法建功。现在我们年纪都不小，如果再不想办法爬上去，只怕此生就只能默默无闻了。现在我们合作的话，说不定可以用这次的战功来一飞冲天。

张翼：你的话很有吸引力，我也完全同意。不过请你老实跟我说，为什么要爬上去？我是为了家族的兴盛与益州的未来，你呢？

廖化：为了一个我愿意为他效死的人赎罪...

## **郭淮迎击 长安城议事厅**

郭淮：我军靠近阴平的大寨被袭击，现在有将近两千名兵士被围困。我希望两位太守能够率军前去援救。

王赞：刺史既然开口，我们怎么可能不乐意。况且，现在太尉不在长安，更是我们表现的机会。

游奕：我倒有个提案！我建议我军可以沿著山用东西包围的阵势，让蜀人的军队被前后夹攻，首尾不能兼顾，必可大获全胜。

郭淮：嗯...好吧，就照你们的意思去做。

徐质：只派那两个人去好吗？他们欠缺实战经验，碰到稍微有经验的将领恐怕就有危险。

郭淮：只是听起来这样的作战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纵然不

赢也不至于大败。

士兵：报！皇上有封信要交给刺史过目。

郭淮：好，我看看...军队应该避免分散，我军应该集中兵力守住要地即可...哎呀！糟了！

郭淮：徐将军，救援游太守的事情就先交给你，待我整顿好军队再来和你会合。

徐质：是！

郭淮：（我想伯约的援军应该会赶到，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只怕被迎头痛击。）

## 决战阴平 姜维军营帐

袁綝：这一次我们是奉大将军之命前去攻打陇西。只是廖化他们没有等待援军到来就发动攻势，我们是否应该加紧速度去追赶上他的队伍？

张嶷：我倒认为袁将军多虑了，先不说廖化，至少同行的张翼是个谨慎的将领。不才我稍微推敲一下他的行动，应该是要趁敌人军队还没有集结完成的时候进行各个击破。

姜维：伯岐和我想的一样，这两位将军应该还是能够掌控局势才对。

马忠：这次大将军的作战行动虽说不错，但是执行的元俭和伯恭实在是太消极了。根据情报，曹贼镇守西方的太尉司马懿已经前往辽东平乱，现在本来应该是趁机击破敌军的大好机会。然

而元俭却只是攻击阴平周围的曹贼营寨，那里根本就是无足轻重。

姜维：嗯...或许廖太守是注意到司马懿虽不在，但是郭淮还是在，此人能力不在司马懿之下，要击破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

马忠：嗯...虽说如此，但是从他的行动我看不出任何进取之志，攻击个不重要的地方打草惊蛇，这次的攻击行动全坏在他手上。

诸葛果：主公，或许廖化想要的战果只有那样，但我们还是可以扩大战果。雍州刺史郭淮这次一定会到。

姜维：你说的没错，详细的作战我已经拟好了。

诸葛果：主公果然睿智，果真是多言了。

柳隐：诸葛姑娘每次话都说一半，我可是完全不懂你到底要说什么...

关索：不过长得还挺可爱的，有没有兴趣...

杨兰：关索！上个月你和汉中女子的纠纷解决了吗？人家可是吵著要你娶她耶！

关索：啊...

张嶷：关将军...劝你还是娶了吧，男人结婚是正途。

马忠：嗯...男人就是要有家庭才会幸福，我和伯岐就是幸福指数满点的好男人。

关索：啊哈哈哈哈...（傻笑）

赵广：（真糟糕的人，这样的人真的会是关将军的儿子？）

赵统：（比起来，我们赵家还真是家教良好。）



柳隐：到底郭淮会怎么中计呢？

句扶：这次一定要让我打前锋！

姜维：哦...孝兴你变得积极多了。

句扶：（大概是我已经愿意放下夷陵的事情了，朱然让我感觉到什么是大将的风范。）

姜维：呃...诸葛姑娘...

诸葛果：嗯？

姜维：没事...（看来我变得越来越依赖她了。过去先帝是不是也是这样依赖丞相的呢？）

姜维：不知不觉间，杨兰你似乎也跟了我们十年了。

杨兰：要是真的按照公定价收费，你早就破产了。不过既然十年前自己说过要大减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姜维：关于酬劳部分其实可以...

杨兰：不用了，你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留下？

姜维：.....

杨兰：算了，现在在军事会议谈这种事情，会搞得我没心情再说下去。

赵统：现在我大汉的几个重要武将家族，似乎只有我们赵家和关家还有第二代活跃在战场上。

关索：不不不，你搞错了一点，如果张家的女儿肯上战场的话，实力可不下于我们几位。

赵统：不可能吧...皇后娘娘她？

关索：呵呵呵，我以前可常被她打得鼻青脸肿，可以保证她的实力。

赵统：……

赵广：这次作战似乎是碰到久违的曹贼，不过郭淮也算是老对手了。

宁随：（伯约推荐这两人，看来是要为我军寻找更多的指挥官。不过，他们可不是伯约你能轻易驾驭之辈呀。）

袁綝：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踏到北方的土地，我袁綝的武将生涯现在才开始。（义父请您放心，袁綝一定会代替您好好守护大汉的。）

马忠：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曹贼的军队，北方人的作战方式我还得多学著点。

张嶷：王平将军已经卸下无当飞军的指挥官，现在是由我来担任，请多指教。

姜维：不过那些南中人应该不好管吧，当初子均也带得很辛苦。

张嶷：其实不会，南中人有比汉人更强的向心力和荣誉感，只是要怎么样利用这样的特质却不招致反叛，这就是学问了。

姜维：原来如此，姜维受教了。

关索：至少在这里就可以稍微躲避一下南方那些女人的追杀。

杨兰：你这种男人这么差劲，居然还有这么多女人爱，真想不通。

马忠：呵呵，其实我们关将军可温柔了，对每个女孩子都细心呵护，像对王家两个小姐都一往情深。

张疑：是呀，当时关索为了救鲍家三小姐，不管敌人人数众多，单枪匹马就冲进去。

杨兰：哦...这种蠢劲，总觉得和某人很像...

姜维：为什么看我？

## 阴平之战

王赞：嗯...这里就是阴平大营？怎么连个鬼影都没看见。

步兵：我们和本队分得太开了，而且游太守的兵也还没到...

王赞：真是该死...游奕那个家伙完全不可靠，本来约好要前后夹击，打场漂亮的包围战，现在弄到我们还得等他。哈哈哈哈哈...

步兵：您笑什么？

王赞：我笑蜀人太愚蠢，要是我来带兵，一定在这里设伏，把我军还没有集结的部队个别击破。

步兵：哦！真是高明！

廖化：我在这里已经等你们好久了。

张翼：你们真以为我们会死守这个大寨等你们包围？

步兵：糟...糟...糟了...

王赞：怎...怎么会这样？快...快...快跑！

步兵：不行了，脚不听使唤...

廖化：呵呵，现在赶快歼灭这批敌军，接下来还有另一批等著我们歼灭。

张翼：元俭还真是厉害，不作为我军先锋在前面打仗太可惜了。

廖化：唉...要是我做先锋恐怕会被贼军嘲笑吧，笑我大汉没人，派个老家伙上阵。

张翼：笑话！人家廉颇老将军八十几岁都上阵打前锋，元俭你现在也不过五十多...

廖化：哈哈...那就让我们两个老家伙来发威一下给后面的年轻人看吧。

廖化：刚才好笑吗？现在应该笑不出来了吧！

王赞：啰...啰嗦！

廖化：先斩了你来立威！

王赞：哼！我王赞也不是吃素的！

廖化：看招！

王赞：果然有点本事，不过就这样还不足以打赢我。

廖化：接招吧！

王赞：老家伙居然这么难对付！

廖化：看招！游戏到此为止了！

王赞：唔唔、怎、怎么会.....哇啊~！

廖化：斩杀敌将王赞！

王赞：哇...早知道就不要乱笑了...

廖化：清掉了第一批敌人，现在就埋伏起来等第二批吧！

张翼：呵呵，这场战争还真是比想像中要容易。

廖化：不过...我们动作还是得快点，不然郭淮的援军先到就不妙了。

张翼：元俭，你也算到郭淮的军队会被引出来？

廖化：那是自然的，郭淮部队不可能对部下见死不救。只是，这样就稍稍对不起在我们后面的姜维了，哈哈...

游奕：咦？王赞那家伙死到哪去了？该不会失约了吧。

弓兵：前面好像完全没有人的样子。

游奕：随我去看看！这里就是阴平大营？怎么什么人也没有？

弓兵：该不会有什么陷阱吧，王太守的部队居然一个人也看不见。

游奕：王赞那个家伙完全不可靠，我看他是先开溜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弓兵：您笑什么？（总觉得之前有个蠢蛋也做过这种事。）

游奕：我笑蜀人太愚蠢，要是我来带兵，一定在这里设伏，把孤军深入的我军一网打尽。

弓兵：大人不要这样笑啊，我曾经听说武帝过去在赤壁战败后的逃亡途中，也是这样乱笑，结果遇上一大堆伏兵。

廖化：果然这世上笨蛋就不只一个。

张翼：现在就送你们去见王赞。

弓兵：糟...糟...糟了...

游奕：怎...怎么会这样？快...快...快跑！

弓兵：不行了，脚不听使唤...

廖化：好！现在开始第二波歼灭敌军的行动。

张翼：这个游奕就交给我来对付！

游奕：我好歹也是一郡太守，和我决一胜负吧！

张翼：好！好气魄！我是大汉尚书张翼！

游奕：尚书？！哈哈哈哈哈，文官就不要学人家上战场，战场很危险的喔！

张翼：.....

游奕：我乃南安太守游奕！文官快滚回去！

张翼：你再说一次试试看，我会让你后悔的。

游奕：接招！

张翼：来吧！

游奕：糟了！这人哪里像文官？

张翼：去死吧！十二王方牌大车轮！

游奕：悔恨莫及...

张翼：斩杀曹贼南安太守游奕！

游奕：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尚书？

张翼：没常识...武官挂文官职还不是到处都有。吕布当年在丁原手下也是个文官。

徐质：抛弃了所有辎重，兼程赶路才赶到这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现在稍微休息一下，不然我军的疲劳没有办法回复。

轻骑兵：前面还有残存的我军部队！

徐质：快点！用全速去援救这些残存军队。

轻骑兵：前方似乎又来了一大批蜀军。

徐质：看我斩了他们报仇！

姜维：郭淮...没看见他的人影...看来伯济还真够小心。

句扶：不过也有不少贼军被引出来...那个廖太守还真不简单。

姜维：这样的战术确实很漂亮...不过，这样的攻击方式无法给敌人野战军致命打击，反而会让敌人日后更警觉。同样的方法日后无法再用，这样岂不可惜？

宁随：所以伯约你对廖化的评价？

姜维：这个嘛...如果是指挥小部队的指挥官，他会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但如果要独当一面指挥大部队，他的格局和柔软度略有不足。（问题是，伯济现在人到底在哪里？）

廖化：呵呵...果然来了。

张翼：行动迅速，真是个大将之才。

廖化：我们的任务就到这里，伯恭我们走吧！

张翼：好！

廖化：（我让个功劳给你，就看你姜维是什么样的人了。）

郭淮：伯约，不错的诱敌之计，不过还是被陛下给识破了。

姜维：伯济，果然这样的诱敌之计是不足以让你上钩呀。

郭淮：伯约！这场战斗应该不是你主导的吧。

姜维：你怎么知道？

郭淮：如果你真要伏击我，绝对会挑更好的位置，现在这个战术太保守了。怎么诸葛丞相过世后，蜀地就只剩下这些争功诿过之辈？

姜维：你说得并非毫无根据，但你损失了两个太守的事实也明摆在眼前。

郭淮：不会再有下次了。

姜维：嗯？！

郭淮：下次如果你还敢用廖化他们，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失败的滋味。

徐质：你居然也懂用大斧？

句扶：略懂...

徐质：哼！你可知道我是大魏徐公明的族弟...的奶妈的族兄的姊姊的邻居...

句扶：.....我就看看你有多会用大斧！

徐质：我可是生下来就和大斧睡在一起！看招！

句扶：果然厉害...看来你不是只会说大话...



句扶：拿出真本事来了！牙旋豪斧！

徐质：岩碎袭击！

句扶：月闪空破！

徐质：这家伙真够厉害的...

句扶：有本事再来？

徐质：哼，斧头弯了，下次换把斧头再交手。

句扶：能让我使出这么多招，你也不简单啊...

徐质：出师不利，先退了...

郭淮：居然吃了这样的败仗...这下怎么和太尉交代？全军撤退！

姜维：好！打败郭淮，现在收兵回汉中！

## 第十五回 汉嘉之战

### 后有张廖 姜维军营帐

姜维：这一次仰仗两位将军的奇谋，让我军大获全胜。此战一次阵斩贼营两位太守级将领，想必会使二位声名大噪。

廖化：不敢，这只是廖化偶然想出来的下下之策，没想到可以侥幸成功。

柳隐：我倒是有件事情想要请问廖太守。这次作战在各个击破上面做得很完美，时间差掌握得恰到好处。但是本来大好的攻击机会，却因为你选择贪功，把目标放在眼前两个小角色上，结果让我军无法给敌人有效打击。

张翼：莫非你认为我们是有亏职守？

柳隐：我只是在想，两位将军是不是只想用这场战斗建立自己功勋？然后看见难对付的郭淮就选择丢给我们对付？

张翼：你的指控我难以接受，什么叫做把郭淮丢给你们对付？以我们手上的兵力，有本钱和郭淮周旋？本来这就是你们本队的工作。

张嶷：我虽也同意这点，但是至少可以给予敌人更有效的攻击。如果能让郭淮再深入一点，或许我们能一战擒下他也不一定。

句扶：要是此战能够拿下郭淮，贼营西部战线就会全垮，收获绝对不会只有现在这样。

廖化：想得太简单了。就算此战能够擒下郭淮，贼人的力量也还是很强大，不会这么轻易就退出陇西。作战就是要稳扎稳打，

多少的兵力完成多大的目标。

杨兰：问题是，你们两个老伯打仗哪里像求稳？根本就只是敷衍了事而已。

姜维：杨兰！不要这样！

杨兰：哼！

廖化：关于这次的作战，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如果辅汉将军不高兴的话，就请责罚我一人。

姜维：请别在意刚才的话。能够以一战斩杀敌人两员太守，已经是不得了的功劳。我会向大将军秉报战况，并请求给予适当的封赏。

廖化：不愧是现在大汉最耀眼的明星，气度就是这么恢宏。我和张翼将军希望能够随将军的常败军一起行动，不知道能否获得允许？

姜维：关于此事，我会先向大将军请示。如果获得许可，姜维欢迎二位的加入。

廖化：（没错，就是这个人，只要跟著他就一定能够往上爬。）

张翼：（元俭想要依附大将军眼中的红人向上爬，而我也想要提振益州人的地位。跟著这部队虽然不愉快，但总是个门道。）

姜维：（嗯，这两人是很优秀的指挥官应该是毋庸置疑了。但他们的表现也确实让我有不放心的地方。这场战斗虽然打得漂亮，但那是敌人动向被我军完全洞悉下办到的。如果面对未知的敌人，他们能有相同的判断和行动力？过去丞相有魏延和吴懿两

位优秀的指挥官，不知道张廖二人能够和他们相比吗？)

## **杨兰的心意 阴平 附近**

姜维：为什么要刻意把我叫到这么隐密的地方，还特地交代不准和任何人说呢？

杨兰：来了吗？

姜维：有什么话就说吧，我认识的杨兰应该不是个会把话憋在心里的人。

杨兰：接下来说的话请仔细听好...不要打马虎眼...也不要想办法回避。

杨兰：我想我应该喜欢上你了。

姜维：啊？！

杨兰：同样的话不要叫我说第二遍！

姜维：这太突然了，请让我仔细思考一下。

杨兰：感情的事情有什么好思考的，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就是喜欢上了。

姜维：等等，有件事情我想确认一下，你该不会是因为之前帮你挡那一刀想要还人情，所以才...

杨兰：别把我的感情看得那么随便，我像是会轻易扭曲自己感情来报恩的人？

姜维：确实也不像...

杨兰：我承认过去说什么打折扣和常败军一起行动是藉口，

其实是想要和大家继续在一起。当时我也不清楚自己的心情，只觉得和你一起行动很有趣，常败军的环境感觉让人愉快。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想要留在这里的真正原因...因为这里有关心我的人。

姜维：关心自己身边的人是应该的，你也别想这么多...

杨兰：就算是你看做这么微小的事，对我来说意义有多重大，你知道吗？在一次汉人的报复行动中，我丧失了自己的母亲。

姜维：汉人的报复行动？多少年前的事？

杨兰：距离现在大概已经二十年了吧...

姜维：（不会吧...难道当时我拒绝下手，刻意放掉的羌族女孩就是她？）

杨兰：怎么了吗？

姜维：没事，你继续说吧。

杨兰：当时孤苦无靠的我，只能用羌人唯一能够仰赖的技能来维生，也就是用手上的武器和骑术混饭吃。许多战技比我强，骑术比我好的同族都战死，而我却幸运地活了下来。因为我挺过许多如同地狱般的战场，所以佣兵的名号也传了开来，许多部族要打仗都会想办法雇用我。不过你也该知道佣兵的宿命，活得过今天不一定活得过明天。雇主永远不会信任一个为利益打仗的人，我只是个被请来的杀人武器，等到用钝了随时可以丢弃。随著时间日久，连自己都慢慢接受了这样的对待。直到你的部队出现在我面前...

杨兰：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家伙，会担心我的安危，甚

至还会为我挨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所谓的幸福。或许对你来说，这样的幸福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这是生命难得一见的曙光。我不想放掉这个曙光，所以想对你表达我的心意，如此而已。

姜维：很抱歉，现在的我没办法回应你的心意。

杨兰：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答案，毕竟你的心中还是只容得下自己的亡妻。

姜维：刚才你说我是给你幸福的人，其实我没有这么伟大。是因为香她将我从黑暗的深渊中拖出来，给了我希望和幸福，我才有这个能力去关心身边的人。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姜维。希望你能够理解这点。

杨兰：傻瓜，我只说要传达自己的心意，有说要你回应？

姜维：咦？

杨兰：我只是要让你知道，除了尹香外，还有人愿意在身边继续支撑你而已。就算不如她，但也不至于会让你感到孤独，变得像过去的我一样。

姜维：真的很感谢你的心意...真的...

杨兰：不过要是哪天你改变了心意，就请把关于尹香的一切告诉我吧。

姜维：你刚才不是说不要求回应？

杨兰：但我可没说我放弃呀，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因为已锁定你。

## 辽东大战 襄平 魏军营帐

胡遵：之前太尉果然神机妙算，算准襄平防守空虚，长驱直入攻打。结果让贼人卑衍仓卒回师，我军大获全胜。

司马懿：这不过是小意思，公孙渊的部队数量虽然多，但只不过是些乌合之众罢了。

夏侯和：只是之前辽河水位暴涨，太尉为什么要坚持不准移动营帐呢？

司马懿：呵呵呵，那是因为营帐如果随意移动，我军就会把原本包围的阵型破坏掉，如此反而称了敌人的心。

毋丘俭：（因为辽河水涨，结果军队阵势被破坏的不就是我吗？他对诸将这样说，究竟是想怎么样？）

张虎：倒是我们在这边已经龟了好久，该不会又要学五丈原对诸葛亮时那样龟？

牛金：俺老牛记得从前打孟达的时候，八路同时出发，日夜不息，十五天攻陷城池。怎么现在跋涉路途更远却让我们龟成这样？

司马懿：孟达守城部队少，粮食却足够撑一年，我们军队比他多四倍，粮食不够一个月，一个月对上一年，怎么能不速战速决？现在刚好相反，敌人数量多，我们数量少，但我们粮多，他们粮少，何况大水氾滥，就算想攻城也攻不了。现在我们不担心敌人攻击，只担心敌人逃跑。战争是诡诈的行为！我们只有装作

束手无策，才能让敌人安心躲在城内把粮食吃光。现在算算敌人粮草已尽，捉住公孙渊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士兵：报！公孙渊求和的使者求见！

司马懿：呵呵呵，来了吧！

### **燕王困窘 襄平 宫城**

公孙渊：孤派遣去谈和的相国呢？

杨祚：被砍了...司马懿说，派个老得可耻的老糊涂来见像他那样的天子上公，这是什么态度？

公孙渊：那浑蛋！他自己也没多年轻呀！

杨祚：总之他拒绝我们投降...还说...军事对决有五种结局，能战就战，不能战就守，不能守就逃，其他两条路是投降和死亡。

燕王您不肯自己过去捆绑投降，当然就只有死亡...

卑衍：燕王！此时还指望司马懿怜悯就太蠢了！不如趁著兵荒马乱的时候逃走吧，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公孙渊：孤还能逃到哪里去呀？

卑衍：纵然过去我们和高句丽有过节，但考量到魏国的威胁，我想高位官应该还是会收留您。

公孙渊：唉...也只好这样了。

### **钟会登场 洛阳 钟府**

钟毓：没想到陛下亲自驾临，实在是失远迎。



曹叡：朕听说成侯（钟繇）有两个杰出的儿子，所以特地来亲眼见识一下。

曹绫：皇兄对于杰出人才最有兴趣，还远远胜过建造宫殿和美女呢！

曹叡：呵呵呵...皇妹你又趁机酸我了。倒是...钟毓你怎么汗流浹背啊？

钟毓：启秉皇上，战战惶惶，汗出如浆。

曹叡：那么钟会你怎么一滴汗都没有，难道你不紧张？

钟会：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曹叡：哈哈，好好好，兄弟都很杰出。

曹绫：（这个钟会的眼神飘移，怎么看都不像是社稷之臣，看来除了司马家以外，还要注意这个人才行。）

## 洛阳宫殿 杨阜辞官

曹叡：少府！你为什么要离开朕？

杨阜：杨阜无能，多次规劝圣上都没有获得回应，现在已经心灰意冷，已经是个对圣上没有帮助的废人了。

曹叡：少府...为什么你也和高堂隆或是崔林那样，不肯走到朕这边来了解朕？朕以前在来自父皇的死亡威胁下，只有皇妹可以依靠。后来即位之后，朕曾经以为大臣们可靠，对那些大臣寄予最高的信任。结果呢？碰到诸葛亮来袭时，每个都像是老鼠般躲起来，除了司马懿以外，各个都只会为了自己利益考量。想想

那些人从父皇时代就是那样，如果有人肯为朕仗义直言，需要朕演出射母鹿的戏码？少府...你的每个奏摺朕都收藏起来，朕知道你是为朕好...但朕真的希望你能够多了解朕一点，朕不是真的只会玩乐，浪费国力...朕只是想要重新做自己而已。

杨阜：杨阜并非不知道皇上那苦闷的心情。杨阜现在也有亲人和自己分离，臣也想要抛弃一切职责，去找寻那个失去的亲人。但是臣却做不到，因为臣乃大魏的臣子。臣也希望皇上能够明白，既然身为大魏的皇上，有很多事情就不能任性妄为。

曹叡：呵呵呵呵呵，比起陈群他小心翼翼的规劝，甚至还不把奏摺给别人看。你比他讨人厌多了。

曹叡：昭昭素明月，辉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微风冲闺闼，罗帟自飘扬。揽衣曳长带，纵履下高堂。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

杨阜：皇上...

曹绫：皇兄...

曹绫：皇兄？！

## 京观 襄平 宫城

司马懿：杨祚和卑衍，我接受你们两个人的投降，以后要为我大魏尽力。

牛金：公孙渊父子已经在梁水边被胡遵追上斩杀了，人头马

上就送到。

司马懿：很好。

牛金：（好个屁呀，这个爽差照理说应该是俺老牛的，怎么会让那个胡遵去做？妈的，该不会是觉得和俺老牛是老夫老妻，现在开始要外遇了？）

司马懿：据说伦直和贾范这两人曾经因为规劝公孙渊不要反叛而被杀。现在要特别表扬他们两人，并且任命他们子孙当官。

毋丘俭：那么...关于襄平人该怎么处置？

司马懿：仲恭...你在装傻吗？除了做成京观以外又能怎么处置呢？

毋丘俭：可是...他们才刚刚投降？

司马懿：对付叛逆者就是要狠，这样才能断绝他们叛变的念头。传令下去，燕逆三公以下官员，士兵和百姓全部诛杀，将尸体堆在一起筑成京观，让天下人看看叛逆的下场！

毋丘俭：（司马懿，你是看准这边不是你打算经营的地方，所以不用拉拢人心也没关系。高句丽现在和我大魏正式接壤，迟早会对我们发动攻势。你把襄平弄成这样，根本就无法作为对抗高句丽的基地。不行，一定要想出应对之策，不然我将永远得待在这边，无法一展长才。）

士兵：大事不好了！

司马懿：什么事情这么慌张？蜀贼或是吴逆来袭？

士兵：不，皇上日前病倒了，而且病势沉重，似乎没有好转

的迹象。

司马懿：什么？！（糟了！皇上病倒而我人却在三千里之外，皇上若是有什么万一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身边。要是不在陛下身边，只怕到时我会变得一无所有，运气好点当个边疆外督渡过一生。运气不好，恐怕就只能退休了。曹绫啊...我可是第一次感觉你是这么可怕的女人...只是...你还是百密一疏...)

### 洛阳寝宫 中书独断

曹叡：皇妹...朕似乎已经不行了...

曹绫：皇兄...

曹叡：朕...的身体朕自己最清楚，本来以为可以活得比曹丕久，哪知道居然比他还短命。

曹绫：皇兄，到了这个时候，有些不中听的话我还是想跟您说。您选择年幼的曹芳当作养子是个错误的决定，现在的曹芳根本没有亲政的能力，完全需要别人辅佐。只要辅佐的人有一点贰心，整个权柄就会直接从曹家手上溜走。

曹叡：因为...朕害怕...朕怕年长的养子翻脸...转而尊崇他的生父...朕...想要留名...朕想成为超越曹丕的圣君...朕...不想让一切的努力都白费。

曹绫：皇兄您为了这样的私心，埋下了足以毁灭大魏的祸端，但换做是我，我也不敢保证自己不会这样做。

曹叡：皇妹...那你...认为...谁可以辅佐芳儿？

曹绫：如果皇兄当时肯接受陈王（曹植）建议的话，现在就不至于有这样的麻烦了。

曹叡：你...果然...又在...埋怨朕。朕...也知道...亲族的...重要，但...过去...陈王...和父皇相争的戏码...持续不断...

曹绫：本来优秀的亲族全都被排除了，现在能够倚靠的只有一些平庸的亲族。然而只有用这些亲族辅政，才能保证太子的将来无虑。

曹叡：这些亲族...朕都很难放心...特别是阿稣（秦朗）...

曹绫：秦朗虽然才能平庸，但是性格谨慎，不至于会出太大乱子。更重要是，他虽贪财但野心小，这样曹芳的皇位才不至于被威胁。

曹叡：说...说得也是...

曹绫：皇兄您还忘记了一个人...武卫将军曹爽也很值得信赖。

曹叡：呵呵...那家伙...记得他小时候老是色咪咪地看著你...然后朕就会把他狂扁...一顿。不过单论能力，或许还是不错...

曹绫：这样的话，皇兄您就下诏吧。

曹叡：那...就...传诏...曹宇、夏侯献、曹爽、曹肇、秦朗担任辅政大臣。

曹绫：皇兄，有件事情请您一定要包容，曹宇刚被任命为大将军一定有所迟疑，毕竟远在辽东的司马懿还是大权在握。

曹绫：就算曹宇想辞，也要尽力挽留他。

曹叡：朕明白了。

孙资：皇上啊！

曹叡：哦...是中书令和中书监？

刘放：（皇上平日最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机要，如果那帮皇亲国戚上台，绝对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特别是曹肇和夏侯献这两个人，居然还指桑骂槐，说我这公鸡占著树头太久。）皇上，一旦您有什么不适，天下要托付给谁啊？

曹叡：你没听说...是燕王曹宇吗？

刘放：陛下，您忘记了先帝的规定？藩王不能够作为辅政大臣。

曹叡：这种无聊的约定...朕没兴趣...

孙资：但是燕王曹宇本身没有意愿要做大将军，之前不也再三推辞？

曹叡：那是...曹宇他还有...疑虑...

孙资：皇上，他是在要胁您呢，要是您在世都还这样，之后对太子又会如何呢？

刘放：曹宇之前又派兵在宫门南面，不让我们随便出入，这是竖刁和赵高的作为啊！

孙资：况且陛下，您现在还在生病中，曹肇和秦朗那些人就已经和宫中伺候您的宫女们嬉戏了。

曹叡：这些人...竟敢...如此大胆？！告诉朕...还有谁可以辅政？

曹爽：圣上，您怎么变成这样？

曹叡：昭伯...朕等到你了...

刘放：（这个曹爽还来得真是时候，就让他来辅政，总好过那几个皇亲国戚吧。）臣认为，武卫将军曹爽可以。

曹爽：.....

刘放：（快点，跟皇上说用生命保护皇族！）

曹爽：臣将用生命保护皇族。

孙资：臣还建议让太尉司马懿一起来辅政。

曹叡：昭伯...那些亲族实在是太让朕...失望了...太子就托付给你和太尉了

曹爽：臣一定全力以赴。

曹叡：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曹叡：等一下，再让朕考虑考虑...（皇妹再三交代要多包容那些亲族...）

孙资：圣上，那些人有如此的劣行，莫非圣上愿意将社稷托付给那样不可靠的人？圣上不为太子想，也要为天下苍生想。

曹叡：唉...也对，你下去吧...

刘放：建议圣上留个手诏，这样比较保险。

曹叡：需要吗？朕的手...已经无法提笔...

曹叡：你做什么？！

刘放：我来帮皇上代劳。

刘放和孙资拿著曹叡的“亲笔”手诏，走到殿外宣布不得让曹肇进宫，同时免除燕王曹宇的职务，被免职的众人哭着走出宫门。

## 洛阳寝宫 托孤

曹绫：（没想到我的苦心安排居然毁在孙资和刘放这两个人手上...若不是皇族人才匮乏，又怎么会让司马懿有机会辅政。不过司马懿也不要太得意，曹爽的能力绝对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司马懿：（公主呀...有时候你真的很难不相信命运有多奇妙，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天上就这样掉下来个大礼。当然，我早就把最后的一丝希望赌在刘放他们，如果不是中书令和中书监掌有如此大权力，今天也不可能翻盘。）

曹叡：以...以后就交给你了...由太尉...你和昭伯共同辅佐芳儿...朕强忍不死...为的...就是...等你，现在...相见...没有余恨...

司马懿：陛下...呜呜呜...

曹叡：太尉，就是...这个孩子...请你和...昭伯共同辅佐他...

曹芳：是！

曹叡：芳儿！去抱抱太尉！

曹叡：很好！朕愿望已足！

曹绫：皇兄？！

曹叡：娘...孩儿来保护您了...有孩儿在...父皇...他...不敢动您...



曹叡：……

司马懿：（诸葛亮当年也是面对同样的情景吗？为什么我内心就是没有像你那样的悸动？为什么我看到的只有那虚悬的王座？几天前，我只求能回到洛阳，保住自己地位和家族就好。但现在可不同了，这无上的权柄伸手可触呀！孔明呀…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出现在你眼前的可是多大的诱惑呀…为什么你可以忍住？）

曹爽：（陛下…我一定会守护公主和皇子，就算是赐我七苦八难也在所不惜。）

杨阜：（皇上一驾崩，看来我的任务也该结束了。）

李丰：（曹爽和司马懿，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这两人迟早会翻脸，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公元二三九年，曹魏第二任皇帝曹叡病逝于洛阳，諡号魏明帝。曹叡仪容秀美，一表人才，性格刚强，对于事务有极强的判断能力，也能察纳雅言，包容进谏的臣子，不失为一代明君。有批评认为他骄奢浮华，滥行制作宫殿，导致国力大衰。不过中国的宫殿形式，特别是南北走向设计，也是曹叡确立的。他是否如期许般，建立了万世不朽的基业，则交由后人来评断了。

## **忍耐 洛阳司马家**

司马昭：爹！您才当政没多久就被曹爽那家伙给架空了！

司马师：是呀！实在是太过分了！名为升您为太傅，实际上却是把所有的兵权都夺过来。

司马昭：朝廷中最重要的中领军和武卫将军都变成曹爽的囊中物。

司马师：现在甚至曹爽要任命何人都不知会您，这样您还忍得下去？人家都骑到我们头上了！

司马懿：师儿！昭儿！忍就对了...忍...不管多大的屈辱都要忍...

司马昭：爹！

司马懿：现在看起来对方是守得滴水不漏，但时间久了，终究会露出破绽。接下来只要忍就对了...呵呵呵...

## **桓范之谏 洛阳大将军府**

桓范：我有些事情不明了，想要请教大将军。

曹爽：元则请说。

桓范：司马懿虽然名义上被拔掉军权，为什么又让他带兵巡视荆州？

何晏：呵呵呵...这是我建议的。与其放他赋闲在家，不如让他当我们的看门狗，让他和吴贼打得你死我活更好。（其实这也是子元的请托，我总不能不给这位好友面子呀。再说让太傅去对抗吴虏，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嘛。）

桓范：（这个何晏之前被卷进浮华案，现在居然又被重用，

到底大将军在想什么？虽说他有名声又才华洋溢，但是他喜好浮夸的个性也很容易遭到他人的怨恨。）

桓范：大将军！今天您既然架空司马懿，就要小心他会反扑，就算不杀他，也要让他远离军队和大臣。现在让他巡视荆州，一口气可以接触到荆州上下所有名士，岂不是纵虎归山？

曹爽：元则，司马懿在荆州的实力可是根深蒂固，就算是我也没有办法一口气将他拔除。只有利用司马懿暂时来安抚那些在地将领，让那里局势转为稳定之后再夺取才有价值。否则弄得纷纷攘攘，岂不是拱手把那些地方送给孙权？

桓范：难道您不担心司马懿会把他的势力伸进邻近的淮南？

曹爽：淮南有王凌在，只要有他，淮南就不会是司马懿的囊中物。扬州刺史我也安排好孙礼去接任，虽然他和司马懿有些交情，但以他正直的个性，绝对不至于会投靠司马懿的。元则，眼光要放远一点，压抑司马懿终究只能治标。我的目标是未来，现在在我府内的幕僚都是大魏的未来之星。纵然司马懿再怎么拉拢其他老臣们，等到时间一久，老臣们的影响力终究比不过年轻人。

桓范：您的眼光虽然正确，但是那些老臣像是蒋济这种服侍曹家超过三代，又统领过中军的人，绝对不能忽视他们。（你重用那些年轻人，摆明就是连我这种老人都想排挤，这样叫我怎么不心寒。）

曹爽：请别担心，现在中领军是曹羲，我的好弟弟会紧紧抓住禁军，不给司马懿任何机会的。

## 大司马蒋琬 汉中大司马府

姜维：听说您已经升任大司马，并且获得开府的权力，姜维先来向您表达恭喜之意。

蒋琬：不用客气。其实我找你过来是有一事相求。现在我刚开府，急需人才来执行业务。长史之类的文职人员还算好找，不过司马就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不知伯约是否愿意担任我的司马？

姜维：像在下这样才疏学浅的人真的好吗？

蒋琬：你的战绩摆在那边，我看得非常清楚。更何况你还是幼常效力的对象。

姜维：这...

蒋琬：不需要有所顾忌，成为司马我就能顺理成章成为你的后盾。透过司马一职，你就等于间接拥有驱使大汉所有军队的权力。如何？愿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

姜维：姜维愿为大司马效力！

蒋琬：哈哈，不用这么严肃嘛。我们虽有从属之名，但我比较希望以同僚身份相处。更何况幼常是我的多年好友，既然你是幼常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所以，请坐吧。

女子：大司马，敌营那边发生大事。

姜维：这个女子是...

蒋琬：大汉谍报部队成员，代号名“灯”。不要紧，这位是

我的司马，他有听取所有机密的权限。

女子：是，我明白了。曹叅已死，由年仅七岁的曹芳继位。

姜维：曹叅他死了？他明明那么年轻...

蒋琬：曹丕也不过四十而终，曹叅这样也不算意外。那么目前是谁辅政？七岁的小孩不可能亲政的。

女子：曹爽和司马懿两人辅政。

蒋琬：好，你辛苦了，这就下去吧。

女子：是。

姜维：主小臣强，政局一定被这两位把持，到最后两人必定会互斗。

蒋琬：确实如此，就连丞相都无法避免和李严冲突，更何况是司马懿。近日内我会向陛下提出北伐的请求，到时还需要仰仗你的力量。

姜维：是的！

然而北伐计画并没有如期进行，因为蜀汉的国土南境，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叛乱。

## **武昌议事厅 黄元之影**

陆逊：你还是这么坚持要回到汉嘉？

黄方：现在汉嘉情势正好，可是千载难逢完成我南中人做自己主人的机会，正所谓我南中人的悲情...

陆逊：够了够了...我很明白了。

朱然：.....

施绩：（印象中黄元根本就不是什么南中人，只不过是担任汉嘉太守时造反，就随口胡诌自己有南中血统罢了。）

陆逊：你这就从交州出发，顺著南中就可以回到汉嘉。

黄方：多谢上大将军。

陆逊：不过...我大吴什么援助都没有给你，你也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我们这边，记住了？

黄方：没问题。反正我也不需要来自你们任何的援助，光靠着手上的建国基金就足够我打一场漂亮的独立圣战。

陆逊：呵呵...公绪，似乎你对我的决定有点不满的样子。

施绩：上大将军！放这样的逆贼回到蜀国，给盟友制造麻烦难道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我认为应该趁他还没有回到汉嘉，先斩杀他，避免他引起更大的危害。

陆逊：或许基于盟友的身份，我们应该这样做...

朱然：不过这样做，对大吴没有什么好处，我们结盟，并不代表一定要为对方著想。

陆逊：看来义封了解我的想法。

朱然：当初雍闿造反的时候，我们也靠交州的士家来和他联络。当时只要有会，我们一样会觊觎南中。

陆逊：所谓的盟约，只是建筑在双方利害关系一致的时候。当双方利害有冲突的时候，所谓的盟约也不过是废纸一张。

朱然：其实我们丹阳朱家，甚至所有江东大族想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只想守护自己所有的东西。或许养父（朱治）还想过和北方人一起向强大的曹魏发动攻击，但我基于守护丹阳的立场是不会做这种没有好处的事。

陆逊：这就是我们和公瑾（周瑜）或是子敬（鲁肃）等人最大的差别，他们还无法忘却自己北方人的身分。这些北方人，无法彻底在地化，体会我们的心情。

朱然：只是圣上的态度实在是捉摸不定，究竟他有没认同我们的想法？

陆逊：如果你认为陛下过去夺取荆州是因为认同我们的想法，我认为大错特错，那不过是子敬当初设立的战略目标中的一环。陛下和那些北方人还是有著要打回故土的想法。之前吕壹的事情让我警觉到一点，圣上对我们这种消极的态度已经感到有些不耐烦了。

朱然：果然如此，当时发生吕壹的事情，几乎让过去身为他学友的我也感到失望。

陆逊：我认为是该适时发动战争以纾解圣上的不满，要不然圣上的注意力放在国内，我们江东大族将首当其冲。自从几年前步夫人过世后，陛下的情绪就变得很焦躁不安。

朱然：偏偏袁夫人也不愿意成为替代步夫人的角色。虽然我不喜欢那位袁术的女儿，但她至少有这威严可以制止争端。现在后宫悬缺，王夫人和潘夫人都跃跃欲试，只怕日后情况会乱到不

可收拾。

陆逊：这是我放黄方回去的真正原因，与其要和打赢了又没有好处的魏国打仗，不如打可以直接占领统治的南中。

朱然：对了，那个间谍该怎么办？虽说夷陵之战的时候帮上大忙，但现在似乎也该和他切断关系吧。

陆逊：随他去吧，我认为那样的人放任他自由行动反而对蜀国伤害更大，或许他会做出我们意想不到的事。

## 真相 汉中骠骑将军府

吴班：你为什么又来这？想要报仇的话请赶快吧，我的身体也撑不了多久了。

句扶：什么？！

吴班：有什么好惊讶的，人生死本来就有命，我的族兄已经先走了，我和他年纪差不多，什么时候走也不意外。

句扶：其实我是要向你道歉的，我之前和朱然交过手。认识了敌人的器量之后，我深深感觉自己的渺小。

吴班：原来如此，我以为益州人都是硬脾气，死不认错，看来你算是少数的例外。（与其说是益州人，印象中汉昌那边应该都是庞羲招揽的板楯蛮人。算了，我还是不要节外生枝多说这些。）

吴班：不过夷陵之败，我这个领军大将也有责任，没办法看出朱然部队的动向，你责怪我也是对的。

句扶：当时你忙著和李异和刘阿的军队对峙，哪可能顾及到



每个分队，我明明知道这个道理，却还是想把责任推到你身上。

吴班：你愿意听我这个东州人说故事？

句扶：什么故事？

吴班：你们益州人永远记得我们东州人欺压你们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从北方过来益州？我的父亲叫做吴匡，是当时大将军何进的忠实部下，在何进被宦官害死的时候，率军为他报仇。不过在那之前，我父亲已经看出何进和宦官的争斗迟早会造成洛阳混乱，所以把我托付给好友刘焉，跟著他入蜀。我们东州人虽然有著各种不同的理由进入益州，但是我们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变成无根的浮萍。

吴班：我会帮助刘焉父子甚至是先帝打压益州人，是因为我和他们都是外来人，是命运共同体。我们和那些荆襄人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把心放在益州上，但对我们来说，除了益州外已经别无去处了。我说这些并不是求你原谅我，而是希望你了解东州人大多数的想法，他们也是很无奈的。

句扶：我虽然还是无法原谅东州人过去的恶行，但现在我或许也能体会这种离乡背井游子的痛苦。

吴班：看来你是值得托付的人，本来我还想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的。然而，这个夷陵之败，有太多不单纯的地方。为什么在那样的狭长地形内，朱然还可以找到我军的死角，从我军背后绕过去奇袭？我认为有人对敌人通风报信，才能让敌人这么精准掌握我军动向。

句扶：什么？！这种关键的战争居然会出现叛徒？

吴班：我没有确切证据，所以希望你能接手继续调查真相，否则包括我在内等参加过夷陵之战的将领都无法安息。

句扶：我明白了，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完成的！

吴班：真可惜，当我决定要把你当作知心好友看待时，我也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至少在这最后的时间内，也请你多来探望我吧。

句扶：我会的。

## **真相 巴西汉昌句家**

句安：你终于到了...

句扶：接到大哥十万火急的来信，我又怎么可能会不来。

句安：关于夷陵的事情如何？问过吴班了？

句扶：那件事情并不是已故的吴班将军之过，我也和朱然交过手，事情已经没有遗憾了。

句安：这样...想不到这几年你对东州人的态度居然转变这么多。

句扶：大哥，吴班将军当日在汉中救过我，夷陵的事情他也交代得很清楚，这和是不是东州人根本没有关系。

句安：你还是不懂啊...过去我们汉昌句家在张鲁和刘璋之间，我们选择了刘璋那边，投靠了庞羲。哪知道这些东州人挑拨庞羲和刘璋的关系，搞到我们句家也被怀疑是庞羲的党羽。外面有米

贼，里面有东州人，我们句家过著地狱般的生活。之后张鲁入侵巴西，刘璋和庞羲对我们都不闻不问。纵然我们后来投奔大汉，脱离张鲁的掌控，句家也大不如前了。把我们害成这样的是谁？就是那些东州人，没想到你会就这样算了。

句扶：大哥...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你在大本营的时候，是否听到些关于有人内通的风声？

句安：为什么要问这个？莫非我军当时有内贼？

句扶：只是吴班将军个人的推测而已，他没有给我任何证据。

句安：那种推卸责任的话你也信，实在是太笨了。如果真有人这么大胆的话，难道他不怕自己也死在那里？

句扶：说得也是...可能真的是他多心了。

句安：算了，以后你就想办法在常败军出头吧，你一定可以像马忠或是王平那样，成为我们益州人的希望。

句扶：大哥不一起加入吗？以大哥的才能，我想大将应该会重用您的。

句安：不了，我留在这边就行了，总要有人来守住这个家。

句扶：大哥，期待我们兄弟并肩作战的这一天。

句安：会的，我想这一天应该不远了。

## **向宠之愿 成都左将军府**

向宠：叔父...

向朗：哦...是向宠啊...你怎么会来找老夫？刚好充儿也在这

边，一起聊聊吧。

向宠：侄儿是来向叔父辞行的！关于汉嘉叛乱的事情有耳闻吗？

向朗：嗯...汉嘉距离成都很近，如果放任乱事不管，恐怕会让朝廷陷入恐慌。

向宠：所以我已经向皇上请命带兵去平乱。

向朗：立刻向皇上请求收回成命！

向宠：为什么？！

向朗：你对抗曹贼或许可以，但是对付蛮人却万万不行。

向充：叔父说得有理，那些蛮人在树林山区来去自如，神出鬼没，纵然大哥擅长军事的正道，对付蛮人仍然毫无用武之地。

向朗：你在老夫被丞相罢免以来，一直想要用军功来帮老夫洗刷污名。但老夫现在已经被朝廷重新任用，你应该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不是吗？

向宠：叔父过去待我和弟弟如亲生父亲，如果不是叔父的养育，根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我想要立功只是单纯为了帮叔父填补在街亭的遗憾。过去我多次向丞相上书请求随同出征，但都被驳回，这次发生在成都附近的叛乱是我立军功的唯一机会呀！

向朗：没有必要这样做，你身为中领军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

向充：大哥，这样只会白白让你陷入危险！

向宠：叔父！弟弟！我主意已定，请不要阻止我。

向充：大哥...

公元二四零年，蜀汉中领军向宠率军前往汉嘉地区平乱，刚好结束越隗平乱工作的安南将军马忠也随行协助。

### **救援汉嘉 汉嘉 蜀汉军主营**

张嶷：现在我们还要继续在这按兵不动？

马忠：平乱军的总指挥是向宠将军，他要我们不要动，我们也只能暂时听从指挥。

张嶷：确实以向宠将军的能力和经验，应付这种规模的乱事还绰绰有余，只是我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关索：前几天那些宿卫军还踹得要命，要我们的兵士不准靠近他们，想到就气人。

马忠：再怎么讲，那些宿卫军也是获得恩宠的精英们，看到我们这些奇装异服的军队当然会反感。

马忠：这不是杨姑娘吗？伯约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

杨兰：这里有个诸葛果做的锦囊要给你们看。

马忠：锦囊？这...真的是锦囊？

张嶷：我以为内人的手艺已经够差了。

关索：...真惨啊...听说丞相手工也很差，或许真的是父女相承吧。

杨兰：（我接到锦囊时就快笑死，看来诸葛果的弱点被我找

到了。)

马忠：别笑了...我看看...马忠向宠必败，正兵难敌奇兵，唯有以奇制奇方可得胜。

张嶷：就是这点！向宠将军的军队虽然善战，但是面对不讲兵法的南中人，他的能力根本无从发挥。过去我统领无当飞军，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战胜实力超过我军的对手。

关索：这么说我们还得去援救向宠了？

马忠：嗯...而且要快！

关索：啊...真麻烦...宿卫军那些家伙很讨人厌...

马忠：这次我军的作战目的...

马忠：向将军是我大汉不可或缺的人才，不可以让他有所闪失。

杨兰：关索！你在汉中那边的“金钱猫”叫小姐欠钱，那边老板要我顺便帮忙追讨。

张嶷：难怪这次出征，关将军会苦求德信一定要带他去。

关索：呜呜...我知道了...拜托帮我求老板宽限几天...（这个母老虎，简直和花鬘有得拼了。）

张嶷：平常的向宠将军应该也知道自己的短处，怎么今天变得这么焦急呢？

关索：今天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恶寒，总觉得有人要找我算帐一样...

杨兰：你这样的女人公敌，没有人找你算帐才奇怪。

杨兰：这次敌方总帅是谁？

张嶷：据说是一个叫做黄方的人，这个名字感觉还挺熟悉的。

马忠：他是过去叛变的汉嘉太守黄元的儿子，想不到隔了那么多年，他居然可以回来。

杨兰：黄元？

马忠：那是发生在先帝刚驾崩时，丞相人在永安而成都空虚，汉嘉太守黄元因为和丞相不合，害怕被报复所以造反。留守的杨洪临危不乱，派将军陈胄和郑绰讨伐黄元，并且预料黄元会逃到东吴去，最后终于将他斩首。

张嶷：我很合理怀疑东吴窝藏黄元的儿子。

马忠：我们没有证据...只是对于这个盟友真的得多小心。

## **孟获的托付 南中 孟家营帐**

孟获：太好了，终于等到你了...

孟琰：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病成这样还要全身戎装来迎接我？

孟获：俺快不行了，或许这几天以内就得去见丞相的啦。

孟琰：说这什么话，这是我们孟家一族之长该说的丧气话？

孟获：就算是丧气话也好，万一俺倒下，这南中孟家不可一日无主。

孟琰：所以你就找上我？我的血缘可不是孟家直系，没有资格统领这个大族。

孟获：但你的部曲实力最强，和大汉的关系也最密切的啦。俺早就已经拜托过成都那边，只要你点头，大汉的南中部队将成为你的后盾。

孟琰：看来我是没有拒绝的可能了。孟琰答应成为新的孟家族长。

孟获：俺真是对不起你，当初明明答应要把女儿嫁给你，后来却反悔。到了这紧要关头，却又在依赖你的啦。

孟琰：别再说了，花鬘她喜欢谁，就是笨蛋也看得出来。现在，花鬘她不也去找那个人了？

孟获：是呀，俺真不知道那个花花公子有什么好的，除了姓关以外真是一无是处。

孟琰：你好好休息吧...

孟获：你要去哪里？

孟琰：我离开南中已经十几年，如果不改正自己的口音和那文诌诌的用字，有谁会服我？

## 汉嘉之战

向宠：呼...呼...呼，我向宠绝不言败！

南蛮兵甲：都死到临头还在嘴硬，真是可悲的啦。

南蛮兵乙：你们汉人平常骄傲无比，现在还能骄傲？

向宠：大汉待你们不薄，你们竟敢如此！

南蛮兵甲：不薄？当年黄元起兵失败之后，竟然对我们来个



清乡大屠杀，你以为我们会忘记那样的仇恨？

南蛮兵乙：你们这些外来政权的人把那件事情从书上删除，却无法删除我们南中人悲情的啦。

向宠：（为什么汉嘉这边的异民族会有这么深的执念？管理汉嘉的人到底在做什么？）

南蛮兵甲：现在我们南中之子，黄元大元帅之子已经回到这里，马上你们这些外人就要被赶出去了的啦。

向宠：笑话！黄元贪赃枉法，当时趁著先帝病危，丞相出外的时机造反，分明是卑鄙小人一个，竟然还有人崇拜他？

南蛮兵乙：哼！他是我们南中人的希望的啦，给他污点钱又如何？

南蛮兵甲：你们这些外人见不得我们南中人出头的啦，政治迫害黄元大元帅，才逼迫他挺而抗暴的啦。

南蛮兵乙：对！只要爱南中我们就挺的啦！

向宠：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

李歆：哈哈，看到了吗？这就是当年黄元大元帅在汉嘉打下的基础。黄元大元帅本无意造反，是诸葛亮心胸狭窄，想趁著先帝崩御之时铲除政敌，才把他逼反的。虽然最后兵败被杀，但他的打下的基础已经足够我们随时卷土重来。

向宠：哼，果然还是东吴的暗助吧。

李歆：是又如何？但是如果你们没有歧视南中人，没有压迫他们，东吴再怎么帮助我们又有有什么用？乖乖等死吧，只要能够

阵斩名将向宠，我们义军马上就会名震天下。

张嶷：德信你看那边！

马忠：向将军的军队居然被打到只剩下这样？过去夷陵之战他明明可以让部队毫发无伤的。

关索：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面对的对手是和陆逊完全不同，不喜思考，凭著感觉作战的战斗民族。用正规兵法很难取胜，必须要改变思考方式才行。

杨兰：过去丞相七擒孟获据说不也靠兵法取胜？

马忠：嗯...其实那些故事都是我和孟获编的，南中版本还是丞相被俘三次...

张嶷：我也很委屈呀，在那故事里，我还被祝融两口飞刀射下来当俘虏，明明现实中是我一把把对方抓下来。

马忠：给南中人一些面子，让祝融成为他们的偶像对我们反而更有益处。

杨兰：喂！我们怎么聊开了？救人要紧吧。

马忠：对对！现在全力抢救向宠将军。

李歆：碍事的家伙，预备部队出击！

南蛮兵甲：没有这么容易的啦！

南蛮兵乙：李将军早就把你们的行军路径摸得一清二楚的啦。

张嶷：光凭这点人就可以挡住我？五部飞军，所向无前！

南蛮兵甲：哼，南中人的叛徒想对抗真正的南中人？

花鬘：追著关索的气息居然追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老爸的辖区，好像有点不妙的啦。

关索：咦？！你怎么追到这里来了？

花鬘：好啊关索，五年前你不告而别，听说又回去成都找你的星彩，我这次不幸了你才怪的啦！

关索：不...不是这样的...我是因为参加对东吴和对抗曹贼的战争才...

花鬘：嗯...等一下！你身边那个姑娘又是谁？

关索：她是...

杨兰：关索哥哥，那个女人是谁呀？好可怕喔。

关索：喂！不要在这个紧要关头整我！

花鬘：关索...你想要选择什么样的死法？秃龙洞有四个泉任你挑选。

关索：拜托你，现在正在打仗你没看到吗？可以等到打完仗再来找我算帐吗？

花鬘：好吧，但是之后你最好有所觉悟。

张嶷：（女人真可怕，幸好内人很温柔贤淑。）

李歆：喂！你这女人是怎么回事？在战场上打情骂俏的，你当我李歆是死人呀？给我扁死那个臭女人。

花鬘：关你什么事！现在老娘心情非常不好，想找死吗？

李歆：臭女人，现在就让你闭嘴！

花鬘：你办得到就来呀！

李歆：看招！

花鬘：来吧！

李歆：怎、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哇啊啊～！

花鬘：不堪一击，只会出张嘴。

李歆：怎么可能？！放...放开我！

花鬘：搞成这样血流成河，不就和我老爸当年起兵犯下的错误一样的啦？

马忠：向将军你没事吧？

向宠：原来是德信...我实在是惭愧...这场战争几乎让我军全灭了...我也伤重至此，已经是回天乏术了...

马忠：你是国家的珍宝，如果你死了，请问谁来保护圣上的安全？

向宠：关于这点我也只能请求你帮忙了...

马忠：别这样说丧气话！

向宠：叔父...我恐怕没办法回去见您了。

马忠：向将军？！

向宠：丞相曾经夸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现在看来...丞相似乎看走眼了。这些东西我已经用不上了，就给你吧。

马忠：唉...我大汉损失了这样的栋梁之才。

黄方：呵呵呵，打死名将向宠，我南中人抗暴的声威将达到顶峰的啦。现在的局面，纵然诸葛亮重生也无法挽回的啦。现在

汉嘉起义，明天越隗起义，过不久整个蜀地将被我南中人的怒火所攻陷的啦。啊...我们南中人就是悲情，从秦以来就被这些无耻的汉人欺负压榨，侵夺本来属于我们的生存空间的啦。而更悲哀的是，甚至有像李恢那样的南奸，出卖我们南中，帮汉人欺负我们的啦。这么悲情的我们更要团结，大家携手一起打倒万恶的汉人的啦！

南蛮骑甲：打倒汉人的啦！

南蛮骑乙：黄方大元帅万岁的啦！

黄方：(科科科，学你们南中人的语调就可以轻松骗到你们南中人，难怪老爹过去说过，语言是最好的工具。)

杨兰：油嘴滑舌真令人讨厌，我要亲自扯掉他的臭嘴。

花鬘：这个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中人平常被汉人压迫的仇恨可是很深的啦。万一爆发起来，汉人必定为了平乱而疲于奔命。

马忠：南中人和汉人之间的仇恨，到什么时候才能化解？

张嶷：(要是能够让南中人的恨意集中到我身上，德信统治南中应该也会顺利一点吧。)

关索：难怪我最近很难泡到南中出身的妹妹，原来是因为他...

花鬘：关索！

杨兰：低级！

张嶷：黄方...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你在想什么，但我很明白。

所谓的政治口号不过就是给予那些人一个虚假的希望。

黄方：看来你很了解所谓的政治。不过有件事情你还是没有注意到，是那些人希望相信我才会相信我，我什么都没有做。现在南中人对你们的怨恨，就算用政治也无法解决。

黄方：你老爸孟获本来就不是纯正的南中人，他投靠我们南中人的敌人更是出卖南中。

花鬘：你也不是南中人！还敢说我老爸？！

黄方：这里的人相信我是南中人，我就是真正的南中人。

杨兰：不断灌输那些人悲情，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

黄方：羌人？你们羌人受到的待遇不会比我们南中人好到哪去，居然还帮那些汉人。真可悲，如果合我们羌人和南中人的力量早就可以推翻这剥削我们的恶鬼政府。

杨兰：你说够了没？就算要合作也不会找你这种长舌公。

杨兰：既然这么会说，你的实力又如何？

黄方：糟糕...刚才嘴炮打太爽，有点后悔了。

杨兰：嗯嗯？

黄方：哇哈哈！别以为我黄方大元帅好对付！

杨兰：就这样？

黄方：怎、怎么可能...？一定是弄错了！再吃我一招！人、人呢？人到哪去了？

杨兰：真是差劲，这种实力就想推翻大汉？

黄方：哼，就算杀了我黄方，还会有千千万万个黄方！只要汉人继续他们的暴政，灭亡之日就指日可待。

杨兰：哼！

黄方：哇啊啊啊～……！

杨兰：究竟是黄方造成这次的暴乱，还是这次暴乱造就了黄方，我都快搞不清楚了。过去我眼睛看到魏国对我们的暴行，莫非在这里也是持续著？

黄方：南中尊严万岁！别以为我死了，南中人和汉人的战争就会结束。

马忠：黄方已死，这下敌兵可是群龙无首。

花鬘：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在关索身边？你不知道他是个没救的花花公子的啦？

杨兰：看来你真的很在乎他的样子。

花鬘：我...我...才没有，只是单纯怕你被他骗了而已的啦。

杨兰：放心吧，我心早有所属，是个比关索好几百倍的男人。

花鬘：等一下...你凭什么说那个人比关索好几百倍？关索也没有这么烂的啦！

杨兰：呼...原来除了汉人以外，还有这么不坦率的民族啊...

关索：拜托，就算要揍我，也不要打我的脸。

花鬘：关索，你以为我真的是来找你算帐的？

关索：不是吗？

花鬘：老爸他快不行了，他嘴上不说，还是希望你能见他最

后一面的啦。

关索：怎么可能？那个强壮得跟大象一样的孟获会...

花鬘：总之，你一定要去见他的啦。

马忠：消灭了汉嘉叛乱军，平乱成功了。



## 第十六回 兴势之战

**马忠班师 汉嘉 蜀汉军主营**

李歆：快放开我！

杨兰：真奇怪，还从来没看过这么嚣张的俘虏。

马忠：你叫做李歆是吗？现在黄方都已经死了，继续抵抗应该也没什么意义吧。

李歆：技不如人我也认了...不过，有件事情可否答应我。不要对这些跟著起兵的南中异族进行报复，要不然汉嘉这里随时都会再起叛乱。

马忠：我们本来就没有报复的打算，你多虑了。

李歆：如此，李歆愿意归顺大汉。

马忠：你就先随著我们部队行动，我们还需要你来招降汉嘉叛军的残党。

李歆：是！

马忠：那么你先下去吧。解决了汉嘉叛军，我们得赶快将向将军战死的消息赶快通知成都才行。

张嶷：这次虽然平乱，但我大汉可是痛失一员大将。

马忠：任谁也没想到名将向宠会死在这样的战役上，只能说是天命吧。这次多亏了花鬘姑娘的协助，不然面对刁钻的叛军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杨兰：说到花鬘，他们两个人到哪去了？

马忠：似乎是南中豪酋孟获病危，关索也跟著去见他最后一

面了。

杨兰：孟获会想见关索？照理说女儿被这种色胚拐走，应该会很愤怒吧。

张嶷：杨姑娘毕竟不知道关索的事迹，过去丞相率军南征时，关将军可是帮南中人那边。

杨兰：什么？！那个关羽之后居然帮南中人？

马忠：对他来说，南中就像他第二个家。

张嶷：关索对于父亲和兄长的死感到无助和悲哀，选择自我放逐，逃离了成都。他漫无目的到了环境恶劣的南中，若不是当地人救了他，恐怕早就死在当地。

杨兰：我懂了，为了报恩是吗？

张嶷：是呀，若不是关将军勇闯丞相的大营，向丞相倾诉南中人的处境，只怕丞相的攻心之策只会流于表面。

杨兰：或许我得对那个花花公子稍微改观一些。

马忠：哈哈...过去说过这句话的人，每个人都成为关索的战俘。

张嶷：嗯...鲍家三女、王家姊妹、孟姑娘，现在恐怕又多了...

杨兰：不可能的！就算全天下男人都死光了，这种货色也绝不在考虑之内。

## **告别南中 南中 孟获墓**

关索：这个凶狠老爹，没想到临死前居然还能揍我一拳。

花鬘：那是因为你真的很欠揍的啦！别的女人就算了，我可以当作没看见。偏偏你跟那个星彩牵扯得不清不楚，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关索：花鬘...别这么计较嘛，人家星彩都是皇后了，我胆子会大到去偷皇后？

花鬘：这很难说的啦！

关索：对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花鬘：不知道...老爹不在了，或许会搬到更南方去找阿娘吧...

关索：祝融是吗？可是你真的知道她在哪？她不满你老爹投降汉人所以当场离家出走不是吗？

花鬘：现在的我，留在孟家也没有用...你该知道孟琰已经回来了。

关索：那个黑脸粗汉居然回来了？还以为他会在北方一辈子呢！

孟琰：说别人坏话，也请小声点的啦。

关索：孟琰！你这家伙又想和我单挑？

孟琰：本来是不想见你的，不过为了花鬘，老子还是得来这一趟。关索，你这混蛋说到底就是不肯开口，你明知道花鬘等的是什么！

孟琰：她就是在等你带她一起去北方！

关索：你懂个屁呀！你以为她跟著我会幸福吗？

孟琰：都是藉口！你以为花鬘看上的是你的家世或是你的财

富？

花鬘：够了！什么都别说了。我从来没指望过关索，孟大哥你也不要多事！

孟琰：关索，机会只有一次，你最好不要这样轻易放过的啦。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

关索：花鬘，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跟著我一起北上吧。或许日子会很艰苦，气候会很难适应，但我确实希望你能在身边。

花鬘：.....哼，言不由衷的啦。不过，要我就近监视你把妹我倒是不反对的啦。

## **向朗之痛 成都郊外**

向朗：宠儿...你实在是太傻了...当时如果老夫能再多努力阻止你就好了，就像当初如果能阻止幼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你急于建功，想要洗刷老夫的罪名，却让自己做出轻率的判断而战死。想当初夸赞你的先帝和丞相如果在地下看到你，一定会很惊讶吧。你这一死，对我大汉影响可不只是少了一员大将而已，成都防守因为你的死而出现极大空隙，短期内也很难有人弥补。之后就算有招新的宿卫军，恐怕也无法训练到现在的水准。只是...宠儿应该不只是凭著一己的冲动去平乱，总觉得有些难以告人的事。

向朗：充儿，从刚才到现在你都不发一语是为什么？

向充：叔父，就算愚昧如我也察觉这件事情的怪异之处，大

哥再怎么冲动，光凭他一个人主张根本不可能说动圣上。经过我调查的结果，当时推荐大哥去平乱的是光禄大夫来敏。

向朗：是来敏那个家伙？嗯...确实很有可能，他过去统领宿卫军，但是被丞相免职而将职位交给了休昭（董允）...之后是宠儿。

向充：可我左想右想，来敏年事已高，就算大哥身亡也轮不到他接任...

向朗：宠儿光是中领军这个职位就让人眼红，朝廷宿卫军可是捏在他的手上的。只要宠儿一死，中领军这个职位很可能就此出缺，而这个职位大概又会回到休昭手上去。

向充：这么说来敏的背后是董允指使？

向朗：不可能，休昭的人格老夫很清楚，他绝对不会为了一己之利去伤害国家。老夫认为在来敏背后，还有个不得了的家伙在运作。看著吧，这场战争还只是刚开始而已，老夫不会让丞相多年的苦心毁在这些人手上。充儿，有件事情想要托付你。

向充：叔父请说，不论什么事情，向充都会全力以赴。

向朗：老夫现在要推荐你加入常败军，希望你能帮助姜维。在那里有个很可靠的人可以帮你，你不需要担心。

向充：很可靠的人？

向朗：以前老夫和那个人曾经是多年的好友，他只要听到你的姓氏大概就明白怎么回事。

向充：多谢叔父的帮忙。

向朗：充儿，往后的日子将会很辛苦，跟随常败军就代表你无法继续在成都待著。

向充：这样又算什么，我对于成都这没有目标的生活早已厌倦，我也想效法叔父您参加北伐行动。

向朗：很好，不过往后老夫希望你能坚定地帮助姜维，哪怕是要与所有荆州人为敌。

向充：叔父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向朗：老夫有预感，大汉内部势力关系将会因为姜维而有所变动，到时候说不定荆襄人也会反过来对付他。

## 君臣之缘 汉中 诸葛家

诸葛果：袁将军明白了吗？

袁綝：太厉害了，我看十遍都不懂的东西，给你说一遍就懂了。

诸葛果：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可以吗？等下果还得去见主公。

袁綝：这样好吗？

诸葛果：什么好不好的？

袁綝：不告诉伯约自己的想法，只怕他真的会继续装傻下去。

诸葛果：果的任务就是辅佐主公完成他的理想，没有其他想法。

袁綝：你知道吗？我亲眼见到两位义母拖了快半生才能和义父结合，我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或杨姑娘身上。义父性格

和伯约大不相同，但他两人处理自己感情的低劣程度却不相上下。

诸葛果：请不要说主公的坏话，他是因公忘私。而且...他心中早就有不可取代的人...

袁隸：真羡慕呀，为什么像伯约或义父那种个性的人身边总是不缺好女人？

诸葛果：袁将军家世显赫，怎么不考虑...

袁隸：我讨厌政治婚姻，更讨厌名门闺秀，和那些不知世事的女人相处真是毫无乐趣。说实话呢...若不是你对伯约那样一往情深，我早就...

诸葛果：主公？

袁隸：伯约？

姜维：刚才丞相夫人通知说你在家里发生不得了的事情，怎么看起来一点事也没有？

诸葛果：嗯？除了袁将军到访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袁隸：（中计了，丞相夫人的陷阱厉害程度可真不下于丞相的陷阱。算了...好人当到底吧。）你知道我今天来做什么吗？

姜维：不知道。

袁隸：我是来见诸葛姑娘的，像她那样有气质又有智慧的女性，配我四世三公袁家是再适合不过。

姜维：.....

两位挺配的。

姜维：确实如此...如果以袁将军的家世...

诸葛果：……

诸葛果的意思呢？

姜维：你的意思呢？

诸葛果：果除了主公以外，不会侍奉任何人。哪怕是刘家或袁家都一样。

袁綝：你这家伙！像你这样睿智的人会不知道诸葛姑娘的心意？你摆明在装死！明明面对成千上万的曹贼都不怕，却害怕面对自己的感情？

姜维：现在的我无心去想这些事情，到现在我还是很难忘记亡妻的身影。在下不想耽误诸葛姑娘的青春，所以如果袁将军真的有意，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

袁綝：算了吧…傻子也知道诸葛姑娘不可能看上我的。伯约，如果你还是永远不能放下过去，那么你将会连现在一起失去。

公元二四一年，孙权趁著曹叡新丧，命卫将军全琮攻击淮南芍陂，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征北将军朱然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攻击粗中。曹魏征东将军王凌和孙礼在芍陂迎击，击退全琮。太傅司马懿则进军荆州，朱然得到司马懿进军消息即刻撤退。

## 芍陂之战 芍陂

司马懿：呵呵呵，德达这次做得太好了。听说你和全琮的军队对上，从早上战到黄昏，队伍死伤过半。战事中，你的坐骑还



受到重创，但仍能手执战鼓，于前线奋勇作战，不避矢石刀刃，终于击退敌兵。

孙礼：哪里，如果没有太傅的救援，孙礼早就战死沙场了。

司马懿：自从德达离开大将军府之后，老夫就很是为德达抱屈，想再和德达见面，现在一见正是得偿所愿。

孙礼：太傅的抬爱，孙礼承受不起。我现在担任扬州刺史也是为大魏尽忠，并没有什么委屈，也没有怨恨大将军的意思。

司马懿：这样啊...孙权这家伙以为我主新丧就可以出兵，这次他惨败后应该短时间内不敢再妄动了。

孙礼：对了，太傅身边这位究竟是谁？

司马懿：哦，正要为你介绍。大将军和老夫已决定把许昌屯田户迁往淮南，扩大当地军屯以抗吴贼，而计画负责人就是这位邓士载。

邓艾：在...在...下义阳邓...邓...邓艾...

司马懿：不用紧张，德达并不是个拘谨的人。其实...邓艾他是有点结巴，在紧张的时候表现更明显，不过请德达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看轻他。

孙礼：太傅，我认为一个人是否有真才实料，是不需要管他能不能说话。你的大名我早就已经久仰了，你所写的《济河论》我可是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开垦淮河一带，减少后勤运粮部队的开支，并且可以使淮河附近军区获得三千万斛以上的收入。

司马懿：这个计画确实高明，派人去开凿河道来灌溉，如此

不但可以减少水患，还可以用船只来运兵。

邓艾：太...太傅英明。

司马懿：邓艾，虽然你待在这边有点可惜，不过淮河这边的工程还需要你来进行。等到日后工程完成之时，老夫会建议大将军将你派到真正的战场。

邓艾：真正的战场？

司马懿：西北战场，你是应付蜀人的不二人选。

邓艾：（太傅似乎一眼就看出我想要担任西北防区的工作。我邓艾被同僚嘲笑这么多年，现在终于碰到真正赏识我的人，可以扬眉吐气了。）

司马懿：（现在虽然拉拢到邓艾，但是比起长久经营的雍凉军区被曹爽染指，这样的所得实在是微乎其微。淮南这边老夫得稍微做点安排，如果孙礼不好拉拢，自然还有替代人选。）

## 司马家的盟友 洛阳司马家

诸葛诞：恭喜太傅您之前打了场大胜仗，吴贼现在应该已经吓破胆了。

司马懿：老夫才要恭喜公休你重新被任用，浮华案将不再妨碍你的仕途了。

司马师：今日能看见公休重振往日风采，身为朋友的我也感到万分高兴。

诸葛诞：太傅和子元...我想您们今天找我应该不会只是说这

些客套话吧...

司马懿：公休真是聪明人，难怪师儿如此看重你。你认为你和大将军的关系亲密呢，还是和我们司马家的关系亲密？你再怎么被看重，和大将军的亲密度还是永远无法和夏侯玄或是何晏相比。你也看到桓范的例子，虽然有才能也获得敬重，但终究只能当个无用的大司农。

诸葛诞：这又如何？我诸葛诞就算没有被重用，但是名士的地位是不会变的。

司马懿：那么身为名士的你，可以眼睁睁看著曹爽势力坐大，最后威逼皇家？

诸葛诞：.....曹爽对皇上的威胁？

司马师：我爹虽然和曹爽一起受命成为托孤大臣，然而却被他一脚踢开。

司马懿：请问曹爽的居心为何？当夏侯玄和何晏这些人被他蒙蔽的时候，老夫希望朝中还有人可以保持清醒。

诸葛诞：（确实如此，我还是搞不清楚曹爽现在的作为，到底他是否真的忠心为国。相对而言，太傅从武帝时代就专心奉公，一心为国效力，怎么看都比曹爽要来得忠心。）

司马懿：公休，如果你肯相信老夫的话，有个地方希望你能前往。

诸葛诞：太傅希望我去哪里？

司马懿：目前大魏在荆襄和雍凉都有老夫的人马，但淮南那

个地方还是被曹爽防得很紧。所以你若是能够担任扬州刺史，我们将可以在淮南找到完美的突破口。老夫听闻公休过去也在寿春城待过，相信那地方对你来说并不陌生。

诸葛诞：太傅果然什么都知道。在下过去是以人质的身份待过袁术的寿春城，对寿春可以说再熟悉不过。在下和王凌是亲家，所以王凌绝对不会有所怀疑。曹爽也会认为在下是自己人，而不会有任何提防，这实在是高招。只是要记住，在下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魏，绝对不是支持太傅您。

司马懿：老夫会让胄儿和你的女儿成亲，这样我们也是亲家，往后还有分支持或是不支持？大家一起忠心为大魏奉公就好。

诸葛诞：太傅要和我结为亲家？

司马懿：不愿意？

诸葛诞：不...这实在是求之不得。

司马懿：(诸葛诞是次于何晏、夏侯玄的‘八达’，他是最具有拉拢价值的。看起来他也相信老夫的话。保护幼主的遗诏是老夫最大的武器。要是斗不过曹爽，干脆以退为进。等曹爽权势扩大后诬赖他将威胁幼主，以安定魏室之名，将其他大臣都以同样方法吸收过来。)

## 转捩 建业 皇宫

孙权：呜呜呜...哇哇哇...朕那贤明的太子...

鲁淑：(唉...这次兵败不说，居然连太子都病逝了，看来圣

上受到的打击还真不小。)

孙权：当年孙虑过世的时候，朕难过得茶饭不思，多亏太子让朕走过来。但现在太子过世，有谁能帮助朕走过来？

全琮：圣上！国不可一日无储君！请圣上早立太子！

陆凯：（全琮这家伙居然见缝插针，难道他已经有支持的对象？）

孙权：朕知道...太子留有遗书，推荐和儿来继任太子。确实和儿聪明又有仁心，加上又是阚泽所教育出来的弟子，担任太子没有问题。

全琮：（糟了！居然会是孙和。内人可和他的生母王夫人有恩怨，若是他即位，我们全家整个都不保。）

使者：启禀皇上，大将军病倒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

孙权：什么？！怎么在太子之后，连子瑜都...

## 子瑜之忧 建业诸葛家

诸葛恪：爹！您身体还好吧，之前听说您病倒，急忙从武昌那边赶回来。

诸葛瑾：恪儿，爹有很多事情要对你交代，首先要问你，你对于太子去世有什么看法？

诸葛恪：太子去世，应该是孙和会继承太子的地位吧，他温良恭俭，是太子生前最推崇的对象。

诸葛瑾：嗯...但是对于孙霸你还是要多留意，陛下似乎最近

对他的宠爱又不下于孙和。虽然我已经和陛下相交数十年，但是对于陛下处理后嗣问题的态度总是摸不清楚。太子在世的时候就极度恩宠孙和，若不是太子表现出谦让的态度，恐怕两人早就发生夺嫡惨剧。现在陛下又对孙和和孙霸同样恩宠，岂不是在鼓动夺嫡悲剧的发生？更可怕的是，底下的臣子们利用两人当作藉口，各自寻找依附对象来排除政敌，早晚会弄到政局大乱。

诸葛瑾：只怕这些人没有想过，陛下万一发怒起来，所有人都将同归于尽。

诸葛恪：爹，难道您认为圣上会因为这样的事件而对这些大臣们动手？

诸葛瑾：你忘记吕壹和他的校事？

诸葛恪：那个人不是已经被圣上处死？

诸葛瑾：但吕壹就是圣上任命用来监视文武百官一举一动的特务，当时甚至连担任丞相的元叹（顾雍）都遭殃...

诸葛恪：爹，莫非您认为圣上已经不可信赖？

诸葛瑾：对，绝对不可信赖，现在的圣上和当初继承江东时的圣上已经是判若两人了。长公主的离去、步夫人和袁夫人相继过世后，已经没有人可以制止他了。

诸葛恪：爹，我也有问题想要问您。过去爹曾经说过，我无法平定丹阳山越，但现在又如何呢？我花了三年时间，剿抚并用，收得四万甲士，大振我诸葛家威势。

诸葛瑾：你这个家伙！还在和你的族妹计较吗？我告诉你吧！

你的才能连她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连她那样的人都愿意去辅佐别人，你凭什么要强出头？

诸葛恪：我哪里比不过诸葛果？

诸葛瑾：你看清楚一点，你那平山越方略，早在你二叔过世前就已经在我手上了。

诸葛恪：什么？！

诸葛瑾：所有的方略都是她凭著二弟的口头简介相关情形就完成，你比得过她？我要你谨慎，要小心，人家才能胜过你你还退居幕后，只有你这个自以为聪明的蠢蛋，还一直要往权力的漩涡跳。

诸葛恪：爹...（为什么你就是看不起我？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好？这么多年来你被二叔压在底下，你不会难过我都感到不甘心了，我一定要彻底超越二叔的家人，让你知道我的本事。）

公元二四一年闰五月大将军诸葛瑾去世，隔年孙权封孙和当太子，然而却在八月又封孙霸为鲁王，待遇和孙和没有差别。尚书仆射兼鲁王傅是仪见状忧心忡忡，上书请求区别太子和亲王的地位，然而孙权却无理，继续放任两人地位相同的两人明争暗斗。

## **蒋琬方略 汉中议事厅**

蒋琬过去丞相都从秦川方向出兵，道路艰险，粮食运输困难。所以我打算变更方略，建造战舰，从汉水顺水而下进攻曹贼魏兴

和上庸等地。

姜维：大司马，这样的战略万万不可！过去听说黄权将军建议先帝说过，顺江而下，易进难退，一旦受挫，所有军队都没有办法回来。

蒋琬：可是...如果赢的话，对于曹贼应该是能造成很重的打击吧。

袁綝：不，就算曹贼丢了这两郡，我们还是要面对曹贼超过十万的荆州驻军。特别是现在司马懿还驻防于此...我们能有一点胜算？

蒋琬：你们说得有道理，那么这个提案就作罢吧。（不行呀，终究我不是丞相，若没有文伟帮忙，恐怕连维持政局的能力都没有。我的作战计画固然不怎么样，但是如果再不进行北伐，只怕我们荆州势力的核心价值都会荡然无存呀。这次的北伐计画如果顿挫，恐怕眼前我能做的，就只有把权力移转给文伟而已。丞相呀，当初您把文伟列入接班的行列，是不是早就想到这点了？）

蒋琬：我打算将军事大本营从汉中迁移到涪县。那里交通四通八达，可以应付紧急事变。无论东方南方发生危险，出兵都不困难。

王平：大司马！丞相过去在汉中经营多时，已经是个强大而且独立的军事基地。如今却南撤到这么远的地方，莫非是要放弃汉中？

蒋琬：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将军毕竟还是在汉中驻守不是



吗？

王平：我只想问大司马是否只是想要退守益州，完全不想继承丞相的北伐之志？

蒋琬：不...我还是想要北伐，只是...

王平：只要想要北伐就不该放弃汉中！

蒋琬：嗯...我会增派王将军驻军，这样让汉中和涪县成为两个基地，对我军发展应该更有利。

费祎：（公琰...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还是不能醒悟呢？发动无益的战争对于大汉没有好处。正因为我们都是外来的人，对这地方的主人更是要客气，如果不尊重他们，为他们著想，迟早会落得刘璋那样下场。）

公元二四三年，蒋琬将军事大本营从汉中迁到涪县，然而作战计画却被刘禅下诏阻止。从这次北伐计画顿挫以后，蒋琬退出权力的第一线，而费祎开始取代他成为新的实质执政者。

## 两人的默契 汉中大司马府

蒋琬：想想也真是奇妙，能够在现在和本来已经不在人世的幼常对饮。

宁随：公琰你这样说就不对了，马幼常那个人早就不在这世上，在你眼前的是常败军的宁随。

蒋琬：说得也是...也只有宁随才可以帮我做那么多见不得人

的事，快刀斩断魏延和杨仪两人恶斗的祸害。

宁随：那两人自取灭亡，在下也不过是在后面收拾他们的尸体而已。要知道，丞相自始至终看重的后继人就只有公琰你。

蒋琬：别给我这么大的压力，我可承受不起。我听从你的建议，让伯约进入我大司马府中担任司马。他确实做得有声有色，所有军事事务都交给他，对我而言也是减轻负担。我认为让他成为我们势力的一员会比较好，毕竟他一个降将总是人单势孤。不过，我能做的总是很有限，他还是非荆州出身，总是和真正的荆襄人有些隔阂。更何况文伟似乎不怎么喜欢他，这可真是伤脑筋。

宁随：费祎是吗？这些年来，他的地位也越爬越高，现在都爬到大将军位子了。

蒋琬：现在的我不能不依靠文伟的力量来维持政局的安定。从上次汉水战略提出遭到众人及陛下反对后，我就很明白一件事。我没有丞相的威信，没办法像他一样光靠自己一个人就控制整个政权。如果不依靠文伟和他背后的刘二牧旧部力量，只怕现在政局早就乱成一团。

宁随：文伟为人很正直，就算他不怎么喜欢伯约，照理说应该不会对伯约有什么动作。只是文伟他虽然出身荆州，但和我们终究还是不同，太过仰赖他，只怕日后大汉政权都会被偷梁换柱...

蒋琬：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不过考量到现实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现在我可以做的，就是尽量提升伯约的地位，这样至少面

对文伟能有一点反抗的力量。

宁随：公琰...你为什么这么愿意听我的话？丞相并没有要你特别照顾伯约。

蒋琬：威公的事情，因为我的软弱，变成必须让你来弄脏双手。如果我当时再坚强一点，你就不需要背负这样的罪孽。

宁随：我背负的罪孽可多了，街亭将士和文长的性命也是我葬送的，多个威公又何妨？

蒋琬：（难道丞相保全幼常的性命就是要他做这些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宁可丞相当时一刀斩了幼常...）

公元二四三年，蜀汉大司马蒋琬奏请刘禅晋升姜维为镇西大将军，此外兼遥领凉州刺史，姜维此时在蜀汉的地位已经是牢不可破。

## 宁随的弟子 常败军营帐外

向充：在下向充，这次获得朝廷的许可，前来常败军报到。听闻叔父说宁参谋足智多谋，所以希望能跟随您向您学习。

宁随：你就是巨达的侄儿？

向充：是的。

宁随：想不到巨达还愿意相信我这个当年害惨他的人。

向充：等一下...莫非您就是...

宁随：在十几年前，我的名声可是传遍大汉，虽然是令人感

到反感的恶名。我可是凭著一己之力毁掉整个丞相北伐大业的罪人，这样的人你也想追随？

向充：我的看法并不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一生都顺遂而没有经过失败的磨难，那么他将永远无法省思自己的弱点。

宁随：你比起你叔父能言善道多了...好，我很中意你，不过要追随我，你也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

## 童年的情谊 洛阳郊外

曹爽：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这样一起俯看洛阳风景了。只可惜我们三个人之中少掉一个圣上...

曹绫：虽然当初我很震惊孙资和刘放做的事，但想到是你来辅政，我还是可以放心。皇兄也应该是这样想吧，就算他不放心司马懿，只要有你就没什么好担忧的。

曹爽：是这样吗？我总觉得圣上生前挺讨厌我。

曹绫：大概是你小时候向我求婚的关系吧，皇兄最讨厌接近我的男人，他可是非常爱护我的。

曹爽：（到现在才知道圣上是个可怕的妹控。）曹爽有件事情我真的要向你道歉，其实当时我大可以阻止刘放的行动，然而我却没有，因为我认为那是我的机会。

曹绫：我知道，过去子丹叔叔总是担心你，对你有一堆限制，但我心底却是不这么认为。、你想要学子丹叔叔那样独力撑起曹家，面对那样的挑战，怎么会容许自己逃跑。

曹爽：你还是不了解啊，我是为了你...（小声）

曹绫：嗯？

曹爽：没什么。我认为既然圣上已经故去，你也应该卸下自己的重担。你应该也有自己的幸福吧，例如说有没有心上人？

曹绫：我不知道...从来没想到那种事。

曹爽：这样？你这回答方式还真像李夫人。我准备要对蜀地发动战争，身为大将军，如果没有相对应的战功是无法服人的，特别是司马懿已经打了两次胜仗。这次进攻是势在必行，因为吴贼多湖川，没有相对应的水军根本无法击破，相对而言，蜀地的地形还可以克服。

曹绫：蜀地并非如此容易征服，就算没有重重山险，蜀地将领也有能人辈出，请多注意。

曹爽：在诸葛亮以后，蒋琬、费祎不过是些文弱书生，哪还有人能领兵与大魏王师对抗？

曹绫：比如说姜维呢？

曹爽：姜维？

曹绫：十多年前从大魏转投蜀地的将领，此人极有胆识与谋略。如没意外，现在应该在蜀地已经位居要职。

曹爽：真意外呀，我还是第一次从公主口中听见关于先帝以外男人的名字。

曹绫：昭伯你多虑了，这充其量不过是武帝思念关羽，带有惜才和惋惜的心情而已。先不说姜维，进行这种赌博式的战争，

你也该有万一赌输的准备吧。

曹爽：嗯...其实我也很无奈，明知道准备不足却还是得硬著头皮出征，或许当年父亲攻打蜀地也是怀著同样的心情出征。

曹绫：给你个建议，鸡蛋不要同时放在一个篮子内，幽州的毌丘俭对于征讨高句丽跃跃欲试，让他出征并没有坏处。若是建立军功，他会成为你在地方上最强力的帮手之一。

曹爽：毌丘俭是吗...好，就照你的计画。

曹绫：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出谋划策了，身为局外人，一直对辅政大臣指手划脚也不是好事。

曹爽：公主，你辛苦了。请你接下来的人生为自己而活吧。

## 洛阳宫殿 曹爽出击

曹爽：陛下！这次出兵蜀地是势在必行，我愿效法父亲当年的壮举，率领十五万大军将蜀地一举拿下。这次出兵从骆谷出发，距离最短，可以避免拉长补给线之苦。

司马懿：大将军此举虽然精神可嘉，但是过去子丹也没有成功拿下蜀国，骆谷相比子午谷道路更是崎岖，粮食更是运送不便。如果碰到天候不佳，这十几万人反而是我军沉重的负担。

曹芳：嗯...太傅言之有理，大将军再考虑一下如何？

曹爽：面对蜀贼，如果永远考虑到气候和地形的话，那么平定天下要等到何时？

曹芳：嗯...那么就准卿所奏，参与此战的将领就请大将军自

行调度。

司马懿：（曹爽...我又何尝不知道你想要建立功劳？只是我长久掌握的雍凉军又真的会听你的？）

曹爽：陛下，臣想保举一人随同出征。

曹芳：请说。

曹爽：臣想拜太傅之子司马昭为征蜀将军，随同臣一起攻打蜀贼。

司马昭：（怎么会是我？）

司马懿：（曹爽，你居然拿我儿子去当人质？）

曹爽：（不这样，你司马老贼岂不在后面扯我后腿？）

公元二四四年，大将军曹爽率军七万，会同征西将军夏侯玄七万大军，以雍州刺史郭淮为先锋，出骆谷直向汉中。

## **杨兰的心事 涪县姜维宅**

姜维：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感觉你最近总是在唉声叹气。

杨兰：没什么...呵呵，我好得很，你似乎又犯了只关心别人的老毛病。

姜维：真的吗？

杨兰：先别管我的事情了，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告退了。

姜维：杨兰...

姜维：一定有问题...

诸葛果：就由果来为主公分忧解劳吧！

姜维：你知道杨兰发生什么事？

诸葛果：对亲人的思念...

姜维：这么说...她想要见杨阜？

诸葛果：杨阜据说在曹叅死后就辞官返家，几年来一直处于贫病交加的状态。或许现在杨阜已经是快要油尽灯枯了。

姜维：那我应该赶快想办法让杨兰去见杨阜最后一面...

诸葛果：这件事情交给果来办，如果是主公开口的话，您认为她会接受？

姜维：这是什么道理？！我姜维也是人，怎么可能听到这种事还无动于衷，要是我的母亲也有同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

诸葛果：杨姑娘考虑过很多，所以才不和您说。如果现在您表明知道的态度，杨姑娘的苦心就白费了。

姜维：我明白了...那么就交给你了。

## 涪县附近

杨兰：唉...过去我那样说过姜维，没想到现在居然也被迫演和他一样的烂戏。

诸葛果：想要见杨阜？

杨兰：你怎么会...



诸葛果：果小有神通，掐指一算就知道。

杨兰：少骗人了，这种烂谎话也只有姜维会信。你一定是偷看过我收到的信了。

诸葛果：那么想听听果的意见？

杨兰：说吧！

诸葛果：曹贼十余万大军即将兵临汉中，沿途州郡因为这样的出兵都忙于运输补给而无暇管制往来进出的人。这正是潜入贼营的大好机会。

杨兰：可是汉中情况危急，姜维势必要去援救，岂有在这时候离开的道理？

诸葛果：光王平将军的驻军就足以抵挡，主公此去不过是给予敌人最后一击而已，战况并不危险。反而是您，您有信心在战场上作战却内心不动摇？

杨兰：这...

诸葛果：快去吧，这才是让主公安心的最好方法。

杨兰：你这家伙，看来似乎又欠你一次...

## **马岱复出 汉中马岱宅邸**

王平：马将军，久违了。

马岱：是王平吗？你一个镇边大将跑来见我这个败军之将做什么？

王平：十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到现在？大司马都赦免你的罪行，

你却还在惩罚自己？

马岱：为了那死难的三千名弟兄，这是应该的。

王平：现在曹爽率领十多万大军入侵，而我汉中守军不到三万。

马岱：所以你想到我这个败军之将？

王平：现在这种情况，只要多一个人就多一分把握。

马岱：失去马家部队的我，已经和废物没什么两样，根本帮不了你的忙。

王平：马家部队死光了又如何？你马岱不还手好脚？看看人家袁綝，在祁山受过重伤的他，如今都能重新回到战场上，而你呢？看看你消沉的样子，马孟起将军在天上都会为你哭泣！

马岱：或许你说得对吧...

马岱：就让马岱再试一次，也请子均你多指教了。

## **王平战略 汉中蜀军军营**

王平：关于这次汉中防卫工作，因为其他将领都不了解防守的要义，所以只能找两位来商量。

刘敏：子均还是要坚持这样的战略？当时会议上众将都说是叛将魏延的战略，不可采纳...

马岱：.....

王平：笑话，战略哪有因为提案的人就影响它的价值，那群外行就别提了。如果坚守城池，那么一旦关城沦陷，敌人就会从

汉中直接南下袭击我大汉腹地。所以重要的应该是派军固守兴势，将敌人挡在门外，如果敌人转攻黄金城，再由我亲率千人应战，周旋之间，援军可达。

刘敏：我也认为男女百姓遍布在田野，而且汉中里面多有稻田，如果听任敌人进入，则大事就完了，所以在该迎击的时候...

王平：扬威将军要说的我大概明白了，不过拜托下次请说重点好吗？（明明大司马很沉默寡言，怎么他的从弟会这么啰唆。）

刘敏：平北将军，关于这次的防守，我想使用改良过后的投石车，这个武器可是跨时代的发明。

马岱：哦...说来听听...

王平：拜托！不要再问了...

刘敏：所谓攻守利器，皆莫如炮。攻者得用炮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用炮之术，则可以制敌...

马岱：真啰唆...

王平：扬威将军什么都好，就是太啰唆，一件事情可以用一句话说完的，他一定要用十句话。他有个外号叫“三藏法师”，洛阳白马寺以前就有个像他一样啰唆的和尚。

刘敏：所谓能破城者莫如炮，而能守城者莫如炮，所谓以炮制炮，或是以炮相抗，甚或是以炮为主...

王平：要听完扬威将军的话恐怕还要两个时辰，我们先别管他。

马岱：子均，我想这次请求援兵的工作可以交给我吗？

王平：嗯...看来你已经有觉悟了是吧？

马岱：我也不能再逃避下去了，对于我愧对伯约的地方，得勇敢地去面对才行。

## 曹爽出击 魏军营帐

曹爽：我军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居然被卡在兴势这种小地方动弹不得。兴势驻防蜀人只有三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郭淮：事情不是这样，兴势山地地形易守难攻，我军的骑兵优势在那里根本无法发挥，强攻只会白白增加伤亡。

曹爽：（郭淮！你真的有尽力在打这场仗？想到司马懿过去和郭淮的关系，就让我感觉浑身不舒服。）

郭淮：（大将军在怀疑我帮司马懿扯他后腿，现在实在是百口莫辩。）

夏侯玄：不过郭刺史所言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倒建议趁机转攻黄金城，绕开兴势攻击会比较妥当。

曹爽：这样不就显示我军胆小？不行！

夏侯玄：这.....

曹爽：夏侯霸，我把虎豹骑交给你往前冲，非要拿下兴势不可。

夏侯霸：可是...那样的地形，就算是训练精良的虎豹骑也毫无用武之地呀。

夏侯和：（二哥打这场仗一定闷得要死吧。）

夏侯威：（这曹爽根本不会用兵，他是要把我十五万将士都害死才甘心？）

夏侯惠：（二哥真是可怜...）

桓范：大将军！我军运输困难，所依赖的氐羌牛马已经死亡大半，再这样下去我军粮食根本无以为继。

李胜：你在说什么傻话？我军的牲畜还有这么多，死个两只你就在危言耸听？

桓范：大将军，李胜和何晏等人势必将败坏国家大事，应该诛杀！

曹爽：现在应该全力对付蜀贼，怎么仗还没打赢就在起内讧？

桓范：我...（大将军平常的智慧和风度，在战场上就完全消失了。难怪过去子丹将军从来就不看好大将军上战场。）

鲁芝：（我才刚进入大将军府，之前试过提几个意见都马上被否决，看来在大将军完全信任我以前，还是少说几句吧。）

司马昭：（我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错。现在周围都是曹爽的人，要是有一点不谨慎，恐怕我就得死在这里。大将军打赢，对我司马家没有好处，若是打输，则我本身会陷入危险，实在是两难...）

牛金：（他妈的，俺老牛真是越混越回去，居然得到这边来帮太傅当保姆。）

曹爽：传令下去，开始对兴势发动总攻击！我就不相信十五

万人一起上会拿不下这个小地方。

## 临敌之举 汉中议事厅

费祎：现在战场十万火急，光禄大夫你过来做什么？

来敏：老夫是想请大将军下盘棋。

费祎：这个时候找我来下棋？好吧！

下了片刻……

来敏：大将军果然厉害，面对这么危急的场面还能冷静以对，整个棋步完全没有错乱的痕迹。

费祎：我就知道是你的试探。

来敏：大将军把来敏瞧简单了，虽然说大将军也很乐意陪老夫玩这种沽名钓誉的游戏。

费祎：你到底想说什么？

来敏：不知道大将军有没有危机意识？

费祎：我需要什么危机意识？

来敏：地位高如大将军您，权力来源是靠著蒋琬分权。和过去李严直接是托孤大臣实在差太多了。

费祎：你究竟想说什么？

来敏：我们都同样是刘季玉旧臣，而且也都不是出身自益州，我们应该要团结合作呀。

费祎：我可不这么认为，过去刘璋施政偏颇，结果造成益州人和非益州人摩擦不断，我不能再造成同样的悲剧了。所以我们

应该要适度开放益州人进入朝廷任职，加强他们对大汉的向心力，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来敏：话虽如此，那些益州豪强可不能让他们再重拾过去的力量，别忘记当年赵韪造反闹得有多严重呀。

费祎：我自有分寸。

来敏：那么您或许可以考虑拉拢姜维，虽然他和荆州人靠得很近，但他终究不是出身自荆州。他是超然于各势力的外地人，对我们不会有像是益州人般的敌意。要是能得到他协助，我们就可以军权政权一把抓，不用再害怕荆州人或是益州人对我们不利了。

费祎：不行，姜维虽然指挥能力优秀，但是太过激进，不时想著把我大汉有限的国力投入对曹贼的战争上。如果说两害取其轻，我宁可把政权还给益州人。

来敏：（哼哼，若不是你和刘璋的亲戚关系，荆襄人想要借重来安定蜀地，凭你这种能力哪可能当到大将军？现在施政又偏向益州人，简直就是背弃我们一样。费祎似乎真的不能指望了，那么就看看姜维那边吧。）

## 平尚书事 涪县附近

马忠：这次出征，我恐怕无法相随，真的很抱歉。大将军出征，要我回去成都代替他处理政事。

姜维：也就是说德信你现在已经可以参与政事了？

马忠：挂上一个镇南大将军平尚书事，看起来我好像和荆襄人有点接近了。

姜维：因为对益州人来说，参与大汉政事实在是不得了的大事，哪怕是代理也好。

马忠：不错，我就算是开先河，这样日后益州人参政也才能有前例可循。要知道，当先帝将我和黄权相提并论时，我就认定自己要接替黄权，扛下领导益州人的重责大任。对不起，因为我的私心，让军队战力有所减损，但我还是没办法割舍益州人的身分。

姜维：我也不是不能体会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在我了解益州人受害的过程之后，也为益州人的悲惨命运感到哀叹。

马忠：伯约，这点就是我要提醒你的。像我这样的益州人，还是想著要在体制内改革，但是其他人不见得会这么想。所以我希望你特别留意益州人的想法，万一益州人对这个政权失望时，张松献蜀之事恐将再度发生...

姜维：（这真的是很矛盾呀，张松献蜀换来的又是一个新的外来政权，之后益州人继续不满，难道又要换一个外来政权？这样的循环，积累的怨气只怕是越来越深，我得想出一个办法来终结这样的恶性循环。）

## **魏延的遗产 姜维军营帐**

马岱：伯约...



柳隐：马将军，砍一刀还不够，现在又想回来再补一刀？

姜维：休然

马岱：马岱已经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如果说杀了我就可以一解伯约心头之恨，那么不要客气，尽管来吧。

姜维：说实话，要在下一下子忘记过去马孟起在冀城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很困难。不过在下再怎么样也不会如此不顾大局，因著过往的恩怨而妨碍国家大事。现在听到汉中形势如此危急，在下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马岱：马岱代替王子均向你表达感谢之意。

柳隐：只是那个大将军居然在这时候还和来敏那家伙下棋，真是气死人！

向充：在下认为大将军此举只是在显示自己的胸有成竹，并不是真的沉迷于下棋。只是面对这样瞬息万变的战况，显示自己的信心不但没有意义，反而严重贻误战机。

姜维：嗯...射声校尉说得很有道理，常败军有你这样充满智慧的年轻人加入实在是太好了。

宁随：伯约，如果我们还继续等大将军命令才行动的话，恐怕前线的情况将难以掌握。

姜维：说得也是，这时候不能再管大将军了。

马岱：倒是...杨姑娘呢？该不会是...

姜维：马将军请放心，杨姑娘是因为有别的事情，这次作战会缺席。请不要担心，她对马将军没有任何怨恨。

马岱：嗯...是这样就好...

姜维：过去之事切勿再提，眼前最重要的就是驰援汉中，击退曹贼。

廖化：在下建议，由我和伯恭绕道到曹爽军队后方，在三岭之处阻截曹爽败兵，必可大获全胜。

姜维：这个建议是不错，不过如果设伏地点再后方一些，直接在骆谷口埋伏，定可擒获曹爽。

廖化：不，那样的话就太冒险了，将部队摆在过于靠近敌境的地方，万一敌人的救援部队从后袭击，在下的兵马将会覆灭。

姜维：这样说也有道理，就照元俭的意思吧。（嗯，要是他能够再积极一点，部队的运作就能更完美了。）

廖化：（姜维战术指挥有其独到之处，不过总是对失败的可能性欠缺评估。）

姜维：这次我军的救援行动到达要快，但是攻击敌人速度要放慢。

张嶷：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要我们把敌人牢牢吸在那里，时间拖越长对敌人越不利。如果能用这次作战，狠狠打击敌人的主力，至少十年之内，曹贼都没有进攻的可能，我想子均也是这样想的。

姜维：就是这样。这就准备出发，配合子均的退敌之策。

柳隐：真是受不了，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还在下棋，那个来敏在搞什么。

宁随：那个来敏是个老臣，不过因为经常乱讲话和怪异举止而被丞相罢免。

柳隐：总觉得那个来敏只是单纯喜欢用怪异举止来显示自己的高尚，令人厌恶。

宁随：（虽然对外感觉没有什么不安，但总觉得朝廷内部有些不寻常的举动。自从公琰把权力分给文伟之后，我们对朝廷的控制力就减弱太多了。）

句扶：（马岱将军都可以和大将和解，我又为什么要一直记著过去的恩怨？）

袁隸：（当好人也好，义父当年就是缺个好人推他一把，到最后才会感情生活那么不顺遂。）

马岱：赵广，当时真是感谢你告诉我云騄的那句话，不然我还一直埋在仇恨的深渊里。

赵广：马将军肯听进去就表示并没有被仇恨蒙蔽。

姜维：想不到能够得到南中之王千金的相助。

花鬘：我说过我才不是为了帮助你们的啦，只是这个关系实在是太令人不放心了。

姜维：说...得也是，总之还是欢迎加入。

廖化：只要断了曹爽后路，就可以趁机掳获他们的物资。

柳隐：这样的行为好像是山贼的行为。

廖化：我的部队本来就是贼兵。

关索：唉...自从花鬘你来了之后，我的女人缘就呈现直线下

滑的状态。

花鬘：哼...你还敢讲！

张嶷：（妻管严？）

张翼：曹爽这次会攻击我们，应该也是和我们过去常挑衅对方有关。

姜维：难道伯恭言下之意是丞相当年的北伐不应该？

张翼：以我个人来看，丞相那样的举动确实不应该。本来以丞相积极建设所累积的国力，足够让我大汉富强的，就因为那连串战争，让百姓负担变重，生产力都投入战争。

姜维：其实伯恭之言也不无道理，但是就算我们不出兵，曹贼也还是会出兵，如果不是这样，以丞相的为人又岂会喜欢战争？

马岱：这次的作战全得靠伯约你的常败军了。

姜维：马将军，已经没事了吗？

马岱：没关系了，总不能永远沉浸在伤痛中。

诸葛果：主公...是不是在担心主母的安全？

姜维：拜托...不要再叫她主母了，我和她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诸葛果：对不起，其实杨姑娘和主公的关系不是果该过问的。

诸葛果：嗯...关于出兵必须要迅速，但是攻击速度要放慢。

姜维：你刚才说过了。

诸葛果：.....

向充：（老师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若是丞相在世，岂会让

来敏这种人玩这样无聊的小把戏...大将军并非喜好权谋或是斗争之人，只是过度重视自己的名声，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给了奸邪小人可乘之机。)

张嶷：这个曹爽不知兵的程度真是超乎想像，碰到无法攻陷的地方就该知难而退，该放弃时就该放弃。

姜维：如果涉入政治考量，情况可能就不同。只要退兵，他的威信就会大减。

张嶷：或许吧，所以我认为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出征是最没意义。

## 兴势之战

曹爽：攻击！攻击！给我攻击！我就不相信王平那家伙有三头六臂！

桓范：大将军，再打下去我军恐怕就缺粮了。

鲁芝：请您再考虑一下，现在补给线已经快到到达临界点了。

李胜：两位多虑了，大将军就是想要一口气诱出蜀军援军来解决。以我军的人数来看，不管再怎么消耗都是居于优势地位。

桓范：李胜！你再胡说试试看！我军人虽多，但是面对这样的关口一点用处也没有，一个兴势就打了两个多月，难道还没有警觉吗？

鲁芝：要再拖下去，等蜀人的主力部队到达就来不及了。

曹爽：够了！我就是下定主意要打下去，通通给我闭嘴！（这

一次如果没办法立功回去，我这大将军的地位实在是很难稳固。)

桓范：唉.....

鲁芝：(我看这场仗是完了，曹爽比起他父亲，在用兵上真的差太多。)

郭淮：征西将军，这整场战争都是错误...

夏侯玄：我知道，但是不管我怎么和大将军说都没用。之前太傅也来信，信中警告如果我军再不退兵会有大麻烦。

郭淮：唉...太傅真是一心为国，就算大将军是他政敌还是不断给予忠告。

夏侯玄：真的是这样吗？

司马昭：征西将军...

夏侯玄：子上，你千万不要误会，徽妹的事情不是任何人的错，我想最伤心的应该是子元。

司马昭：(太初真是个温厚的名士，居然从来没有怀疑到大哥身上，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惭愧不已...)

夏侯玄：子上，你有不同于子元的优点，你温厚沉静，行事谨慎，日后一定会有不下于子元的成就。

司马昭：哪有这样的事，大哥比我优秀太多，不论是智谋或是胆识，将来继承父亲的一定是大哥。

夏侯玄：不要妄自菲薄，我看人的眼光非常准。

牛金：那些家伙全是堆狗屁，打也不敢打，退也不敢退。

司马昭：牛将军，请谨慎发言，要知道这可不是父亲所管辖

的雍凉军。

牛金：二公子你也太小心了，别忘记俺老牛当年可全灭过马岱的部队，堪称雍州战神。

司马昭：谨慎一点，别忘记你的身份！

牛金：呸，姓马的都一样没用，蜀贼的躁进，咱大魏的也只会龟缩，只有俺老牛才是真正的王牌。大老远要俺老牛来当你保姆，居然还跟俺说三道四，真是不知死活！

司马昭：……

牛金：有意见？俺老牛当年在荆州大战周瑜时，你这小马才刚出生呢！俺老牛资历这么老，还要照顾你这小子，谁委屈呀？你和你家那匹老马一样搞不清楚状况！前天蜀贼夜袭，你小子吓到只敢缩在被窝里面。要不是俺老牛出来带，你早被俘啦！妈的，你跟曹爽都是空降将军，一样没用啦！只会出张嘴，哪像我们了解基层？我们奋斗几十年当到将军，你们靠老爸照顾马上跟我们平起平坐，凭什么？我们这些部曲出身的将军，就是看不起你们啦！难过的话就像个大姑娘，回家找你妈哭吧！

司马昭：（这个牛金也不念爹当年的提拔之恩，变得越来越骄纵，回去之后一定要跟爹说。）

夏侯和：二哥！请恕我直言，现在到了这个时候您也该觉悟了。

夏侯霸：什么？！

夏侯惠：曹爽根本就是个不成气候的家伙，他只是靠著父亲

庇荫才有今天的地位。

夏侯威：二哥，我也认同两位弟弟说的，如果再不认清曹爽的本事，恐怕我们振兴夏侯家的梦想无法达成，还会惹祸上身。

夏侯霸：可是就是因为大将军，我才有现在右将军征蜀护军的地位，这样的恩情怎么能弃他而去？

夏侯惠：恩情归恩情，他的愚蠢行为二哥应该也看得很清楚，有多少将士被葬送在这里？

夏侯霸：住口！既然大将军给了我们兄弟这样的地位，就不能随便背弃他。

夏侯和：（现在曹爽败亡的迹象这么明显，还不是二哥被夏侯家的骄傲冲昏头才会丧失判断能力。）

王平：挡住贼军快两个月，这一波应该就是最后的总攻击。多亏扬威将军的投石车之助，让守城的工作变得更容易。

刘敏：说到这个投石车，其实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原理，而投石车的来源据说也不是来自中土，而是和西方...

王平：够了够了，这些话等退敌再说吧。话说回来，魏延将军的防守之法真的是无懈可击，你有没有发现魏延将军特别的考量？

刘敏：就我知道魏将军提出的子午谷战略，是充满著冒险性，而且孤注一掷，完全不考虑结果的战略。但是这个防守法却是坚实无比，不但不华丽，甚至还显得过于保守。



王平：对，就算是魏延这样喜欢冒险的将领，在面对汉中防务都变得小心谨慎。我只怕后来有人想要变更这样的防守模式，到时候我大汉的命运就全被赌在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上。

刘敏：谁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王平：目前还不知道，但是希望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姜维：好！终于赶上。

诸葛果：主公，就如同之前说的，战争拖越久，敌人战力越弱，所以不需要这么急著攻击。

张嶷：廖将军和张将军的部队已经开始绕行了，等到敌人发现身后有敌人一定会很惊讶。

花鬘：怎么这里会这么冷...

关索：就叫你不要跟来汉中这边，这里虽然还不是很北边，但是对南中出身的你来说已经很难忍受了。

花鬘：你会这么好心关心我？

关索：我可是最不能忍受女孩子受伤的好男人。这件衣服你披上吧！

花鬘：哼！多管闲事的啦！（关索...）

桓范：大将军！蜀军真的来了！

曹爽：什么？！居然会这么快。

桓范：整个军心都动摇了...怎么办？

曹爽：快！快！给我分兵迎击！

桓范：（现在军心动摇的情况下又胡乱下令，部队分散战力又更难攻破防线。然而现在的我不管说什么都没有用。）

曹爽：给我把预备队也投入！

廖化：彻底斩断敌人的退路！

张翼：曹贼现在已经成了袋中之鼠，趁现在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曹爽：蜀军怎么会这么神出鬼没？

王平：趁现在追击，让曹贼永远不敢进犯汉中！

姜维：曹贼这一败，接下来要北伐就有望了。

宁随：（没这么容易呀，丞相过去能北伐是因为政权军权一把抓。现在政权在公琰手上，但军权却在文伟手上，就算公琰同意，也难保文伟不会掣肘。）

曹爽：呼.....我军的士气又在急速下降，这下如何是好？还是久攻不下吗？军队的阵型似乎也开始崩坏了...

花鬘：这里真是冷得要命，看来只有扁你来暖个身的啦。

夏侯威：怎么又是个疯女人？想找我暖身？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

夏侯威：什么！？哇啊啊啊啊啊!!!

花鬘：真的不弱，甚至可能胜过我们南中大部分的武将的啦！

夏侯威：哈哈哈哈哈哈！知道厉害了吧！我不会输给女人两次的。什么！？！哎呀！

花鬘：啊呀！

夏侯威：哇！可恶.....居然用飞刀，你给我记住！

夏侯威：呜呜呜...又输给女人了。

花鬘：哼！虽然实力不弱，但比起老爸或是关索还是差远的啦。

夏侯和：怎么会有穿着打扮这么奇怪的部队？

张嶷：没听过无当飞军？真是孤陋寡闻。

夏侯和：这种蛮人杂牌军就想打赢我？

张嶷：你试试看就知道。

夏侯和：看我夏侯霸王枪！什么，人呢？！

张嶷：看招！

夏侯和：真是人不可貌相！

夏侯和：好痛...等一下，怎么全身奇痒难止？

张嶷：哈哈.....你不知道我们无当飞军最擅长用毒？

夏侯和：这是什么毒？

张嶷：含笑半步癫是用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味道还很好！中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对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

夏侯和：哇!!!!!!!

张嶷：想要解药？

夏侯和：呸！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张嶷：这人还真老实，这样骗他也会信。

姜维：敌将是何人？

司马昭：大魏征蜀护军司马昭，现今太傅司马仲达之次子。

姜维：既然你是司马懿的儿子，就该知道你们不可能打赢我们大汉，趁早罢手吧。

司马昭：今天是因为曹爽无能才会遭此败绩，万一统帅换成别人，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姜维：你究竟是哪来的信心？

司马昭：这是不屈不挠的决心。（看着吧，我有朝一日一定会率军平定蜀地。）

姜维：趁现在赶快退兵吧，你也该知道这场仗是没有胜算的。

夏侯霸：笑话！夏侯渊之子是宁死不退！

郭淮：你是伯约的手下对吧...

柳隐：在下骑都尉柳隐，字休然。

郭淮：你还真幸运，能够跟到像伯约那样的大将。

柳隐：你是在感叹自己碰到个低能的老大对吧...

郭淮：在这个时候我又能做什么呢？我说的上面也听不进去，只是不断逼我送手下去死。

柳隐：呵呵...于私来说我很同情你，但是于公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的大将军能继续带兵。

郭淮：说得也是，你还真是诚实。

柳隐：（不过万一以后大汉也被无能之辈统治，我可不会让老大就那样坐以待毙。你皇帝可以姓刘，我皇帝就不能够姓姜？）

宁随：所谓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看你是个智囊，总该明白这样的道理。

桓范：我已经尽了全力，只能说问心无愧。再说大将军和我的关系也不是多亲近，我又何必做太多让他厌恶的事。

宁随：愚蠢！你以为曹爽倒台，司马懿会放过你？你和曹爽的关系太过密切了...

桓范：这.....

宁随：（看来我对曹魏政局的判断很正确，司马懿和曹爽的对立越来越严重了。）

马岱：牛金！今天一定要帮所有死难的弟兄报仇！

牛金：哈哈，俺老牛还想是谁呢，原来是手下败将。只要有玄石图的预言在，姓马的永远赢不了俺姓牛的。

马岱：那么我今天就要粉碎这个狗屁预言！

牛金：凭你也想赢俺老牛？

马岱：就算是同归于尽，今天也要宰了你！

牛金：接招吧！

马岱：力气真大...

牛金：怕了吧，俺老牛这些年来可进步了不少，不但皮变更厚，攻击力也变强。

马岱：那又如何？这家伙怎么这么耐打？

牛金：哈哈.....！俺老牛厚皮已经进化了，这次你可破不了俺的防御。

马岱：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看招！

牛金：哈哈.....！看俺老牛的攻击！

马岱：马家最强奥义.....！

牛金：.....什么！？

马岱：神枪流星击！！

牛金：居然被破了？

马岱：就差这么一时，可恶！

牛金：他奶奶的，再打下去俺老牛就没命了。

马岱：牛金，有种别跑！

牛金：别得意！俺老牛是吃太多瘦肉精才会输！谁叫咱国家老是把过剩的食品塞到军队来。

马岱：就差这么一点，今天让这家伙跑了，下次还有机会报仇吗？

夏侯玄：请问...

诸葛果：什么事？

夏侯玄：没什么，总觉得如果舍妹能够活到现在的话，应该就长得像你一样吧。

诸葛果：你是沉浸在过去的幻影中，既然令妹已经死了，就不可能再有相同的她。

夏侯玄：说得也是...自从徽妹死后，就算现在我已经是征西将军或是雍凉军事的都督，内心的痛苦都没有丝毫减缓。

诸葛果：只能告诉你，要活著就要为活著的人而活，否则将活得比死去还要痛苦。

夏侯玄：唉.....

诸葛果：可悲之人，虽生犹死。

鲁芝：姜维，我必须为之前的事情向你道歉。

姜维：道歉？

鲁芝：因为过去蜀人投降导致长安沦陷，最后父亲被郭汜杀害，所以我对蜀人有股莫名的憎恨。然而我却因你投降蜀人，把憎恨指向你，甚至还曾经起意要挟持令堂来对付你。

姜维：什么？！你敢这样做的话，我一定跟你没完！

鲁芝：对不起。我在天水太守任内，曾经去拜访令堂，却让我的想法改变了。一个为了在异乡的孩子可以如此不要性命，这样伟大母亲教出来的孩子又怎么可以去憎恨？你放心，令堂现在在天水好得很，除了公主有派人照顾外，我也嘱咐天水后任的太守要好好照顾她。

姜维：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话，姜维在此表达感谢之意，过去

的事情也请付诸流水吧。

鲁芝：如果不是处于敌对两国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也不一定。我们的身世太像，连仕官的生涯也雷同，说不定你留在大魏就会和我一样。

姜维：或许吧，不过现在也还有机会成为朋友，就如同伯济和我的友谊，这些年也丝毫没有减退。

鲁芝：那么如果不嫌弃的话，真的很高兴结识你这友人。

姜维：在下也是。

曹爽：这种特殊的大戟部队，我还以为只有大魏才有。而且的你旗号是袁...

袁綝：大汉将军袁綝。

曹爽：果然是河北袁本初一系的后代，想不到还有残党在蜀地，真是让人惊讶。现在距离袁家覆亡已经三十多年了，你要报仇也找不到人，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为刘备奋战？故明皇帝和东乡公主都是文昭甄皇后所生，而甄皇后过去是袁熙之妻，和袁家也有渊源。到我大魏来，你只要靠著这层关系一定可以获得重用。

袁綝：住口！我才不想管什么汝南袁氏，义父在颖川救下我，我就是颖川袁綝！我是为义父的志愿奋斗，既然义父毕生拥护先帝，我就有义务延续他的使命。

曹爽：真让人遗憾，汝南袁家的后代居然染上武人之风，这家族可说虽存犹亡。

袁綝：那就让他亡吧，什么四世三公都与袁綝无关。现在站



在你面前的，是继承大汉守护者陈叔至精神的颖川袁綝！

郭淮：唉...从来没有这么灰心过。战况不利，雍州州郡兵跟我撤退！

夏侯玄：郭刺史他居然临阵脱逃？

夏侯霸：那个混蛋！定军山的时候也是这副鸟样！

曹爽：该死！该不会又是司马懿的阴谋？

姜维：曹爽，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曹爽：哼，仗还没打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等一下，你应该是姜维吧。

姜维：你知道我？

曹爽：世英和公主都有提过你，我正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人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姜维：在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只是一个竭尽自己微薄才能也要保护大汉的愚人罢了。

曹爽：你这是何苦呢？守在益州群山中真的能够发挥才能？要是你愿意，现在回归我大魏还来得及。我保证可以让你成为一方之督，或是进入我府中成为心腹。

姜维：现在在下接受陛下的策名，已经成为正式的汉臣，如果叛变就是不忠。谁想用了一个不忠之人？

曹爽：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惜了你这个人才。

姜维：令尊当年也曾进攻汉中，你这次执意出兵，是不是想追上他？令尊的气度令当年的在下获得不少启发，你想追上这样

的父亲完全可以理解。不过现在魏国的局势不同了，至少当年没有两位‘都督中外诸军事’。在下想令尊并不希望你躁进。

曹爽：情势所迫，居于高位者方能明白那种骑虎难下的处境。或许哪一天你也会站到蜀地的高位，到时你又会如何抉择？

姜维：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但在下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当下绝不让你入侵大汉。

曹爽：（坚定而不动摇的心，这正是我所欠缺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公主会在意这个人了。）

曹爽：退兵！退兵！（我现在要担心的，恐怕是因为这场败仗让所损失的名声吧。）

姜维：好，现在趁机追击，让贼军不敢再来进犯汉中。

## 第十七回 汶山平定战

### 曹爽的不安 魏军营帐

郭淮：报告大将军，此战我军损失相当惨重，不但数万军队葬身汉中，粮草辎重也全部丧尽。甚至可以说，整个关中地区已经财穷民尽，几乎是不可能再发动攻势了。

曹爽：这些我都知道...（明明知道这郭淮无心作战，还敢临阵脱逃，现在却因为战败要收拢人心，无法对他有什么制裁，真是可恨。不，该恨的是司马懿，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他在搞鬼。）

夏侯玄：大将军也不要担心，这里有我和伯济两个人努力稳住局势，我想就算蜀人想要趁机进攻，我们还有能力防守。

曹爽：.....

夏侯玄：倒是大将军，太傅来信关心您的安危，他一直说现在该撤退了。

曹爽：.....（幸好我把子上给带来，不然你司马老贼会这么好心？）

桓范：（大将军变得好消沉，不过这样一败让他知道收敛也是好事。）

司马昭：（只怕大将军因为打败仗，变得更想抓紧权力，这样爹不就...）

曹爽：（司马懿现在是不是在看我笑话？他是不是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以前我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难道这就是高处不胜寒？现在我只能寄所有希望于毋丘俭了，希望他能在东北建立功劳，

不然我很难制衡司马老贼。)

## 毋丘俭破敌 丸都 魏军军营

王颀：看起来这个高位宫还真不怕死，明明丸都城被我们攻破了，居然还想卷土重来。

毋丘俭：其实之前我对这个国家也很陌生，若不是因为驻守幽州还真不会去调查。

王颀：说得也是呢，本来以为高句丽只是小小边患，没想到会是如此强大的敌人。

毋丘俭：据说是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鸭绿江沿岸的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高句丽建国后，迅速扩张，因为资源不够，他们开始有两条发展路线，往西取辽东、往南下朝鲜。之后高句丽和公孙家开始冲突不断，公孙家取得优势，控有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所以高句丽和我们合作。高句丽人因为公孙渊灭亡后两国开始接壤，我们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可要彻底修理高位宫那家伙，王太守这次可是要彻底让他不敢再来觊觎我大魏的国土。

王颀：那当然，交给我吧！

毋丘俭：（这次我建立功劳应该就可以回归中原，大将军给我这样的机会，应该就是希望我将来成为他的助力吧。我深受先帝的厚恩，而大将军更是先帝政策的维护者，帮助大将军正是报答先帝之恩的最好方法。）

公元二四四年，毌丘俭率领步骑数万，出玄菟讨伐高句丽，于梁口大败东川王，东川王败走，毌丘俭屠杀丸都官员数千人。公元二四五年，毌丘俭再次进攻，东川王逃到买沟，毌丘俭又派玄菟太守王颀追击到沃沮一千余里，刻碑记载。

公元二四六年，毌丘俭向朝廷报功，曹魏政府论功行赏，封侯爵一百余人。毌丘俭也被升为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而被他挤掉的，正是和司马懿关系紧密的太原人王昶...

## 最后的相见 天水杨阜宅

杨阜：兰儿，你怎么会跑来这里？咳咳咳...

杨兰：看见爹这种状况，我可以不理吗？

杨阜：唉...真遗憾，爹没有办法参加你的结婚大典了。

杨兰：哪有这回事，你的身体一定会好转的。

杨阜：我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当使命一结束之后，似乎对这世间也没有眷恋了。

杨兰：可是...你应该还有别的眷恋才对...例如说...我呢？

杨阜：若不是因为兰儿你的话，我恐怕在五年前皇上驾崩的那一刻就已经倒下了。我有预感你会来见我最后一面，果然你还是赶了过来。大将军这次出征的结果如何？

杨兰：曹爽吗？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他一定会输得很

难看。

杨阜：说得也是，因为有姜维是吗？哈哈...其实姜维的母亲也住在这里，既然来了，你也顺便去看看她吧。

杨兰：我会的。

杨阜：如此我也没有遗憾了...

杨兰：爹？

杨阜：.....

以智勇抗击马超成名，服事曹家三代的忠臣杨阜于天水自宅病逝。陈寿评曰：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

### **杨兰的感叹 冀城尹香墓**

杨兰：这个就是尹香的墓？

姜母：是的，过去维儿不管多忙，只要回到冀城时，一定会来这里探望。

杨兰：原来如此...这样看来，我简直是毫无胜算呀。

姜母：维儿太傻了，明明已经在蜀地待这么久，居然还没想要续弦来找个人陪伴自己。

杨兰：那是他情深义重，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姜母：不过这样就耽误姑娘你的青春不是吗？

杨兰：我没这个意思...而且像我这样没教养的羌人，恐怕也配不上他。

姜母：傻孩子，只要你有这个心陪伴维儿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姜母：想想维儿还真幸运，除了姑娘你之外，另外有一个美人也关注他，还一直照顾我这老太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不肯来看媳妇的墓。

杨兰：（美人？！姜维在魏国有认识什么美人，该不会就是那个公主？）

姜母：回去告诉维儿，就说娘和媳妇都不会希望他继续这样孤独下去，要是觉得哪个姑娘合适就不要放过。

杨兰：伯母，这些话您亲自向他说如何？

姜母：什么？

杨兰：这次我深入敌境的目的，除了是要见父亲外，更是要把您接到蜀地，这样可以一解姜维思亲之苦。

姜母：这...

步兵：该死的奸细，这次你跑不掉了！若不是杨家人通风报信，我们还不知道有个蜀人奸细混进来。

杨兰：那些可恶的杨家人，不承认老娘...不，我就算了，居然还叫人来抓我。也不想想最后陪在父亲身边的人是谁，真是气死人了。

姜母：杨姑娘，你一个人走吧，就帮老太婆把这话带给维儿。

杨兰：那可不行，把您丢在这里被我连累，恐怕我一辈子也睡不好觉。

姜母：别担心，这里的太守我认识，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杨兰：可是...

姜母：你不相信老太婆说的话吗？要成为我的媳妇可不能对婆婆有任何怀疑。

杨兰：我明白了，也请您保重！

## 亏欠 阳平关附近

杨兰：真要命！这些敌兵居然一路追个不停，到了阳平关都还一直追。这个诸葛果没有告诉我回去的路不好走，真是可恶。

士兵：别跑！奸细！

杨兰：你叫我不要跑我就不跑啊。

马岱：平北将军马岱在此！不要命的就过来！

士兵：马岱？！西凉骑兵可不好惹，快跑！

杨兰：居然被你给救了...现在似乎四周没有其他人，你想要动手？

马岱：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杨阜他还好吗？

杨兰：他已经过世了。想要泄恨的话，尽管找老娘好了。

马岱：不了，过去是我太不成熟，明知道这一切没有人该负责，却还是想要找人出气。西凉人外抗西羌，内又被中土人排挤，就如同董卓、边章或是韩遂，我和族兄都是流著叛逆之血长大的。当时曹操假意出兵汉中，其实是刻意挑衅我关中诸将，族兄当下决定先下手为强，不管人在许昌的伯父。



杨兰：我听说马超因为这样的行为，被天下人所不齿，但是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与其对曹操卑躬屈膝，不如轰轰烈烈拚他一场。

马岱：我们已经名义上臣服于曹操，但他还是这样苦苦相逼，摆明是不给我们活路。那是一场生存之战，为了自己的地盘和独立地位，就算是亲人也得放弃，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是那是曹操的阴谋，他让我们这些军团首领聚在一起发生内哄，最后自相残杀。

杨兰：所以之后马超就到天水那边去准备东山再起？

马岱：是的。我只是希望你也能体会从兄的苦，他因为这样的战争让所有的家人都丧命，却背负著冷血的骂名。

杨兰：我可不像你这样不明是非。

马岱：那么...你愿意原谅我之前的无礼？

杨兰：我什么时候会记恨了？只是希望你能够和姜维重修旧好就行。

马岱：关于这点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其实我还有一事相求。大约十年前的那场和牛金会战中，我几乎丧失了整个马家部队。这些年来，那些残存的弟兄被编到其他部队去，受尽欺凌和冷落。日前我已经拜托伯约去将那些弟兄们重新整编，但像我这样的败军之将已经无颜去再去带领他们。因此我希望由你来带领他们，相信以你的能力，应该可以让这部队重新回复战力。

杨兰：你开玩笑吗？让仇人的女儿来带领马家部队？

马岱：我看中的是你的羌汉混血血统，这和包括伯父（马腾）在内的马家部队相同。扣除你以外，大汉已无其他人有相同的生活环境和血缘。拜托，这是马岱一生一世的请求，只有你才能让马家部队重生。

杨兰：（这高傲又冲动的马岱居然会愿意这样恳求我？）可是你呢？明明你还能打不是吗？

马岱：一来我曾经让马家部队差点覆灭，二来我得保住自己这条命，让马家香火能够延续。族兄虽有一子马承，但族兄不希望他去延续马家本家，那个担子对他来说实在太沉重了。

杨兰：我明白了，不过要是那些人不肯服我，也别怪老娘随时会丢下这工作。

马岱：你放心，我早就已经和弟兄们说好了，这十年来的地狱生活让他们都愿意抛下仇恨，现在只想重新回到战场上。这个东西你就先拿著，这是云鬃，也就是族妹生前最爱戴的头盔，戴上它就象徵你成为我们马家的一份子。

## **情感 涪县姜维宅**

姜维：没想到你居然会想到要去迎接我娘...这实在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可以来去自如，但带著年事已高的娘亲，根本走不了多远。

杨兰：若不是杨家人看我不爽密告，现在说不定早就让你们团圆了。

姜维：你有这个心意，我就已经很感激了，但请下次别再做这种危险的事。

诸葛果：这次没料想到杨姑娘会发生危险，实在是果的责任。

姜维：你不是已经请马岱将军去救援？还趁这机会让他稍稍补偿点亏欠，已经是做得很好了。只是没想到娘会说那样的话，看来她还是很担心我走不出来。

姜维：都过了这么多年，我早就已经没事了。现在的我还有许多新的目标，并没有一直沉浸在无限的追思当中，也请你们放心。只是你们呢？老是跟在我身边也不是办法，不能白白糟蹋你们的青春呀。

杨兰：我的青春都已经给某人糟蹋殆尽了，钱也没赚到，现在继续等下去又何妨。

诸葛果：果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主公，除此以外别无他想。

姜维：你们真的很傻呀...

杨兰：（现在就先这样吧，与其要施舍般的回应，还不如在一旁静静等候。）

## **虎痴之子 洛阳东乡公主宅邸外**

曹绫：哦...终于来了...

许仪：公主！情况真的不妙，大将军败得很惨。

曹绫：这种赌博式的攻击，会战败也不意外，麻烦你探听消

息真是过意不去，因为我答应过大将军不要再涉入政事了。

许仪：这是俺分内之事，过去俺爹保护武帝，现在能保护武帝的孙女实在是荣幸。

曹绫：以大将军的能力应该还足以度过这个难关，我想他接下来应该会加强对司马懿的监控。

许仪：嗯...俺只知道司马懿不是好东西，俺爹以前就看过司马懿身体纹风不动，整个脸转向正后方，直对俺说见鬼了。

曹绫：原来所谓狼顾之相是真的啊...接下来我想观察一下情况，你在武卫营有良好的关系，我希望你能暗中帮助曹训，让他慢慢熟悉武卫营的运作。接下来双方胜负的关键，还是在于谁能掌握禁军。

## **动摇 洛阳大将军府**

曹绫：昭伯你辛苦了...

曹爽：输得真惨呀，我都已经没脸见你和先帝了。

曹绫：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现在骂你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曹爽：纵然这次蜀人负责指挥作战的是费祎和王平，但我最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姜维...你说的没错，诸葛亮之后蜀人最难缠的将领就是他。

曹绫：他难缠并不是因为他的智谋或用兵真的出神入化，而是他有颗坚忍而且强韧的心。

曹爽：没错，坚定自己的信念，不管我方拥有多占优势的兵力都毫不迟疑向前迎战。公主呀，你和李夫人都一样，对这样的人没什么抵抗力。当年冷酷心狠的李夫人，最后不也被那位相似的蜀将陈到迷得神魂颠倒？

曹绫：昭伯，我是我，李夫人是李夫人，纵然我是她教出来的，也不代表我们一定会有相同的结局。现在的我，对姜维只有好奇和惜才之心而已，其他的事情我没想过。或许日后再见面会有不同的想法，但目前来说，光凭十几年前那次相见的印象还不足以动摇我的内心。

## 中军攻防 洛阳大将军府

桓范：大将军，这次虽然骆谷战败，但至少东北毋丘俭打赢，这样您的声望还不至于下坠太多。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您为什么让司马师担任中护军工作？

曹爽：这是种类似交换的作用，不这样给司马家甜头，又怎么能让夏侯玄继续掌握司马懿长久盘据的雍凉军区？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总不能对司马家赶尽杀绝，把他们逼上绝路。中护军顶多只能统领外军，地位哪能和中领军或武卫将军比？丢个有名无实的中护军给他，只是给个象征性的甜头。

桓范：（大将军说得都对，作法也相当合情合理，只可惜他忽略这是所谓的政争。我要是司马懿，从儿子的中护军开始下手就可以找到突破口。）既然这样大将军主意已定，我建议还是来

个防范措施。

曹爽：哦，说来听听吧？

桓范：我认为大将军应该要加紧对于禁军的控制，目前虽然有中领军和武卫将军操纵在您手，但还不足以安心。

曹训：莫非你不相信我？

曹羲：我中领军难道是当假的？

曹爽：两位弟弟不要激动，看来元则你说的没错，让司马师担任中护军确实还是有些隐忧在。

桓范：请大将军不要担心，只要直接釜底抽薪，改制中军，让中护军变成空有其名的职位就好。现在中领军底下有所谓五校、武卫、中垒和中坚，底下组织过多，大将军您无法在每个位置都安插亲信。所以我建议把中垒和中坚这两营撤除，让中领军直属的兵力增强，这样就可以拉开和中护军实力的差距。

鲁芝：（这招确实厉害，如此一来司马懿想要透过司马师做什么，恐怕再也无法兴风作浪了。这桓范真不愧是智囊，若非他性情怪异高傲，现在早就不该在这位子了。）

曹爽：真妙，就照元则的意思做！我似乎可以看到司马懿在家咬手帕痛哭的表情了。

公元二四五年，曹爽上奏曹芳毁弃中垒、中坚两营，营兵全部统属中领军曹羲指挥，在禁军争夺上，曹爽占了上风。

## 北伐之计 汉中议事厅

费祎：这次兴势大捷振奋人心，众将表现杰出，远在成都的圣上感到非常欣慰。扬威将军刘敏随同镇北大将军抵抗曹贼有功，这就报请皇上给予封赏。

刘敏：启禀大将军，与其要封赏，不如让我追随镇西大将军的常败军吧。

费祎：可以是可以，不过是什么原因呢？

刘敏：外兄（蒋琬）一直称赞伯约的表现，说伯约在五丈原击退司马懿和平灭魏延的表现杰出，实在可以说是岑彭再现。不，应该说是韩信等一下，韩信是叛逆者，还是说岑彭好了。不过，韩信功绩还是比较高...

姜维：（好啰唆...）

费祎：（啰唆透顶...）我知道了，总之就是你想要追随伯约行动就对了。（再听他啰唆我就要崩溃了。）

姜维：（奇怪...荆襄人除了丞相外怎么都怪怪的，这个刘敏的怪异似乎也不输诸葛果。）

费祎：此外，将军廖化和张翼阻截曹爽有功，圣上那边马上就会有相当的封赏。

廖化：谢皇上！

张翼：张翼愧不敢当。

廖化：（好呀！才跟常败军四年，我的地位就扶摇直上了。）

张翼：（嗯，虽然目前还不如马德信，但相信在他之后一定

会是我。)

姜维：大将军，在下建议现在趁曹贼新败，即刻发兵北伐！

费祎：.....

廖化：我也赞同，现在贼军实力大幅衰退，关陇一带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王平：就算不夺下关陇，至少也该收取凉州来平衡国力差距。

张翼：我不赞同，曹贼现在元气仍在，如果贸然发动攻击只会落入贼人的陷阱。

廖化：(伯恭果然还是益州人呀，宁愿放弃眼前的大好机会，也不愿出兵作战。)

张翼：我军在这次守备中也有些损失，应该趁著敌人受创暂时不会发动攻势的时候休养生息。

费祎：嗯...伯恭言之有理。我等才能比起丞相相差太远，过去丞相都不能平定中原，何况我们？不如保国卫民，谨守疆土，等待有能力的人出现，再完成大业，不要抱著侥幸心理，想要一口气决定胜负。

姜维：大将军，话是这样没错，但是大将军没有想过我们两国领域和人口的差异，过了十年八年后，究竟谁比较容易得到人才？

费祎：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切勿再言。

姜维：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王平：(伯约果然不明白呀，大将军不过是借用丞相的名字



来堵我们的嘴。很明显，大将军走的路和丞相、大司马或是我们都不相同。)

费祎：(穷兵黩武是不能支撑起现在的政权，如果不为这块土地思考，和这块土地上的人站在一起，我们是没有未来的。)

### **卧底之计 成都 光禄大夫府**

来敏：忠儿，你知道老夫今天找你来是要做什么？

来忠：请恕孩儿愚昧...

来敏：你知道我们现在状况非常危险吗？

来忠：爹，明明我们在兴势打了一场大胜仗，为什么会说危险？

来敏：这场仗是谁打的？全都是外人打的，我们根本只能在旁边纳凉看戏。

来忠：外人...您是说姜维将军？

来敏：王平那个米贼板楯蛮，注定在汉中东死，爬不到多高。但是这个姜维，现在已经是镇西大将军，才短短十年就爬到和王平一样的位子。

来忠：姜维将军确实很善战，丞相生前也特别欣赏他不是吗？

来敏：没错，就是这样老夫才担心呀。丞相已去世，大司马(蒋琬)淡出政坛，其他相关人等也逐渐老去，后继之人又太年轻。照理说现在这个政权需要的正是我们这些介于益州和荆州之

间成员的力量。

来忠：所以现在大将军（费祎）正得势不是吗？

来敏：问题就出在文伟身上。那家伙的立场居然倒向益州人，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被他出卖掉。姜维骁勇善战，这次兴势之战也立下相当战功，大将军再讨厌也无法舍弃他。

来忠：爹，您应该是说要去拉拢姜维？

来敏：不完全是。姜维本身是没问题，但是偏偏他和大司马那一系的人纠缠不清，只要弄不好，他就会被彻底拉到另一边去。所以老夫希望你能够去常败军那边，将常败军的内情透露给老夫知道，这样老夫和奉宗（陈祗）才可以想出对策。

来忠：爹，您还真狠心，让自己的儿子去当这种间谍...

来敏：为了我们也为大汉，也只好委屈你了。

来忠：（其实不用老爹说，我对常败军也很有兴趣。比起待在成都看这些人勾心斗角，我还宁可去常败军那边。）

## **孙权之怒 建业 皇宫**

孙权：子璜，你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全琮：皇上！丞相陆逊在武昌不断批评您的作为，甚至还想要亲来建业和您辩论。

孙权：陆逊这家伙造反了吗？就跟他说家务事不关他的事，他居然偏偏敢管。

诸葛恪：（现在皇上正在气头上，太子派的几乎全部遭殃，

顾谭、顾承兄弟被流放，张休被赐死，甚至连吾粲都被杀了。我虽然也支持太子，但现在还是少说话为妙。)

鲁淑：皇上！丞相忠心为国，就算有些怨言大概也只是是一时情绪失控，并不是真的对圣上有意见。

孙权：够了，朕现在就派人去问个清楚，如果他没有给个满意的答案，朕不会放过他的。

朱然：(伯言...)

全琮：(哈哈，只要陆逊一倒，鲁王孙霸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了。当初我把儿子送去投靠他看来真是聪明的决定。陆逊，谁叫你当初要和我决裂的？以为会拍马屁，混到跟了太子就目中无人？你的靠山现在摇摇欲坠，要聪明的话就舍弃他，不然你死定了。)

## **武昌议事厅 陆逊愤死**

使者：皇上问你，你和张休、顾谭这两个贪功小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袒护他们？吾粲目无君上，死有余辜，为什么丞相你要帮他说话？朕对鲁王和太子一视同仁，为什么要诋毁鲁王，破坏朕的亲子之情。

陆抗：你不要太过分了！爹现在身体正不好...

陆逊：还有吗？

使者：呃.....

陆逊：没有就请回吧，这二十条责问我会亲笔回答圣上的。

使者：是。

陆抗：父亲...

陆逊：我现在心痛如刀割，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过去不管是抗击山越，挑战刘备，或是迎战曹休，都没有现在感觉这么无助。到头来，登台拜将之情还是这么经不起考验，说什么亲如骨肉，荣耀福份，欢乐忧虑，同受同享...到头来全部都是骗人的，骗人的...哈哈哈哈哈...

陆抗：爹，振作点！

陆逊：抗儿，有件事情你要记住，就算是爹如此悲愤，但你不能因为这样就怨恨圣上。

陆抗：可是圣上昏庸至此，听信全琮和杨竺的谗言，居然对多年来守护大吴江山的爹如此羞辱，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陆逊：当年叔父（陆康）也在和你外祖父（孙策）交战的途中病逝，陆家宗族被屠杀甚多。但你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要辅佐孙家？

陆抗：为什么？

陆逊：因为孙家势力已经稳坐江东，只有孙家才有让我陆家维持兴盛的力量。不论如何，主上再昏庸，陆家没有主上还是不行，所以你一定要尽心辅佐主上。

陆抗：我知道了。

陆逊：最后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我精心培养的最强武将，现在人就在会稽...只是现在年纪还小，请你过五年后再去找他。

陆抗：最强武将？到底是谁？

陆逊：呵呵...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那个人比现在世间任何武将都强，甚至可以说不是人...

公元二四五年，丞相陆逊因孙权指责而忧愤病死，之后陆抗晋见孙权，将先前的二十条责问一一辩明，孙权感到后悔不已。

### **蒋琬的托付 涪县大司马府**

蒋琬：咳咳咳...文伟，终于等到你了。

费祎：公琰你要多多保重呀，朝中还有很多大事等著你做。

蒋琬：听好，在我之后就是你主政，我想这既是丞相遗愿，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我知道你和我，甚至是丞相的想法都不同，但是为了维护整个大汉的存续，我们都愿意把政权交托给你。

费祎：公琰...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蒋琬：没有关系的，或许我们的中心思想真的过时了，也许我们早该多关心自己所住的这片土地。

费祎：原来你都知道呀...

蒋琬：你是刘璋的姻亲，在益州又停留多年，你有我和丞相没有的乡土优势。我没有丞相的能力和魅力，根本无力维持丞相时的政治体制，所以必须要靠你才能保住现在的小康局面。所以就算知道你的想法和我们大不相同，这也是我必须要去妥协的。

费祎：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一直要把益州刺史这个位子

让给我或是休昭（董允）。

蒋琬：没错，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这些荆州人的立足之地。

费祎：你真的很了不起呀，这样的气度实在是我远远不及的。

蒋琬：我想问你，你认为伯约是什么样的人？

费祎：虽然有才能，但是过于激进，会害国家陷入空前的危难。

蒋琬：听我说，伯约虽然个性上和你不合，但他是我大汉目前少见的统帅之才，你千万不可以打压他。我知道你倾向勤修内政，避免对外用兵，但是也不能因此这样就完全放弃武装力量。伯约会是你的合作对象，就如同我的合作对象是你一样。我们不是丞相，只有齐心协力才能维持政局。

费祎：是的，公琰的话我都谨记在心。

蒋琬：文伟...你之前和敬达（来敏）下棋的事情让我感到真的很不安。你实在是没有必要在那时候玩那种把戏。在上位者如果好用权谋，下位者也会跟著仿效。我希望你能用你的大智慧来治理大汉，而不是用权谋，否则我大汉将会变得和曹贼没有分别。

费祎：公琰...

蒋琬：一切都交给你了。

费祎：公琰，请多保重！

刘敏：外兄，你还好吧？！

蒋琬：在你面前我不说谎话，我快不行了...

刘敏：果然如此...

蒋琬：平常外弟你饶舌无比，现在怎么说话变得这么简洁了？

刘敏：这种情况，不管说什么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情...想当年我们一起成名，也发誓过要一起闯出一番事业。多年后，我们真的做到了，甚至外兄你还当上了大汉的大司马。我曾经以为可以这样永远和外兄你一起共事，结果到最后还是得分离。

蒋琬：其实你的本事还在我之上，又是零陵刘家的近亲。要是你愿意的话，现在这大司马的位子早就是你的，你却故意让别人对你敬而远之...那是因为我也不想承担责任，再说我也没有外兄你这样的度量，连杨戏那种人的嘲弄也可以忍下来。

蒋琬：外弟，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只要幼常和你都在常败军，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部队是丞相苦心所培育的，绝对不能让他被削弱或是打击。我想伯约应该可以维系住我们的中心思想，让克复中原的思想不至于断绝。

刘敏：我明白了，这么多年来真是辛苦你，希望你可以安心把这一切交给我。（只是外兄，你似乎有点低估益州这个封闭环境的影响力。我们的后代还会继续维系我们的想法？）

## **涪县姜维宅**

女子：昨夜大司马已经过世，现在您就是我们的直属上司。

宁随：辛苦了，现在去观察费祎的动向，我要知道他最近接

触过什么人。

女子：是。

宁随：公琰已经把这些密探都托付给我，算算我也是继法正、陈到和公琰之后的第四任负责人了。

姜维：幼常，为什么不告诉我大司马的事？明明他病危，我却一点都不知道！

宁随：公琰不希望太多人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更何况他也不希望你去看他。

姜维：为什么？

宁随：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公琰的权势这几年已经大不如前，为了丞相的理想，他选择扮演自己不适合的独裁者角色，弄得自己遍体鳞伤。到最后他不得不妥协，把权柄给了费祎来维系政权安定。

姜维：嗯，这我晓得。大将军是刘璋的姻亲，他有著带领那些刘二牧旧部的力量。

宁随：既然了解这点，你就该明白自己该做的事情。

姜维：这我倒不是很了解...

宁随：这几年政权的维系，全是公琰和文伟（费祎）两派势力的合作。现在公琰故去，必须要有人挺身而出带领他的势力。而这个人就是你！

姜维：可是我是个外人，根本就不是荆州人...

宁随：你是他大司马府中的司马，是僚属的第一把交椅。论



官位也是镇西大将军，属于第二秩等，除了文伟之外没人比你高。其实你不用太担心，没有人要你挺身与文伟对抗，只是要你成为一个制衡的象徵而已。现在你该做的，是去准备主持公琰的葬礼，到时你自然会成为那个象徵的。

公元二四六年，蜀汉大司马蒋琬去世。蒋琬为人公私分明，不凭自己的好恶处理政务或决策，因此深受同僚和百姓爱戴。蒋琬死后，费祎继任，蜀汉的政局又有一番新的局面。

## 名将之子 成都街头

男子：哇！傅公子出来了！

女子：真的好帅，又是名将之后，难怪是目前大汉排名第二的黄金单身汉。

男子：第一是谁？

女子：当然是常败军的姜维啦，只可惜听说他身边有一堆女人围著他转。

酒家女：旁边那个丑男是谁呀？快滚快滚，我们要看傅公子。

傅佥：感觉像是动物一样，走到哪里都这么多人。

蒋舒：你长得帅，家世又好才会有这样的待遇，像我这样出身益州又相貌平平的，走到哪只会被说好“蜀”...

傅佥：那是那些人不懂，明明你就很本土化，我这外州人要学会纯正的益州话还怎么样都学不好。其实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待

遇，我一直想要拿著武器上战场为爹报仇...

蒋舒：不用报仇了啦，那个陆逊听说不是之前被孙权气死，到头来那个家伙还是没有好下场。

傅佥：就是这样才有点遗憾，大将在世总是希望能够马革裹尸，以这样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我想也不是他所愿意的。

蒋舒：（真是悠哉的公子哥，其实你现在这种事少钱多又责任轻的工作才是我想要的，只可惜我们益州人没这么好命。同样是在夷陵阵亡的祭酒程畿，他的后代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待遇，这种事情应该不是你这样的天龙人可以体会的。）

步兵：一群人聚在这里想造反吗？还不快让路给我们句将军过，他可是要赶著去平定汶山乱事。

傅佥：等一下，军队自然有军队该行进的地方，怎么可以这样扰民？

蒋舒：傅佥！少说两句吧...

句安：呵呵呵，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傅彤将军的儿子。你还真是幸福，靠著父亲的牺牲就可以平步青云，不像我们益州人可是劳碌命。

傅佥：你说什么？！你以为这是我愿意的？

句安：你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公子哥，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在战场上流血却还没有相对的回报。这是个完全不公平的世界，而像你这种享受到一切好处的人是不可能知道这残酷的事实。

蒋舒：（句安说得倒也没错，这世界就是真他妈的不公平。）

## 汶山平乱 成都 皇宫

刘禅：大司马既然已经去世，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将军你来接替，反正之前你也已经在录尚书事了。

费祎：臣不胜惶恐。

刘禅：另外，姜维...朕对你的期待也很高，朕想让你成为卫将军，和大将军一起同录尚书事。

姜维：这...

刘禅：难道你不想要？

姜维：臣愿为皇上效命，万死不辞。

费祎：.....（这也是无可奈何，公琰的势力仍然庞大，只有分权让姜维代表那个集团，大汉的政权才会稳定。）

陈祗：（果然事情的发展变成这样，姜维他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一个重要角色了。陛下似乎也想观察，姜维是否有这个资格和文伟平起平坐。看来陛下心中真正的想法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董允：陛下，为什么这么多重臣聚集的朝会会有黄皓这个家伙躲在这边偷听？

刘禅：侍中你也太过拘谨了，黄皓只是在一旁打杂而已，不会碍著我们的。

董允：不行，朝会有朝会的规矩，今日如果黄皓再继续待在这边，就只能选择依法处置。执金吾！如果内侍干政，依法如何

处置？

尹赏：依律当斩！

刘禅：侍中你太爱开玩笑...黄皓，给我退下。

黄皓：是！

董允：（这个黄皓真是越来越放肆，我在都敢这样，在我身后恐怕更难以控制。）

陈祗：（董允呀，容不下一个太监对你没有好处的。要知道，陛下所认定的心腹之臣恐怕就只有他一个人而已。）陛下，最近汶山郡那边羌人暴乱频频，我军刚派去镇压的将领也在那边被俘，我想让卫将军率常败军解救并且平乱如何？

刘禅：好主意，卫将军的直属部队战力很强，连连挫败贼军，平定叛乱一定不成问题。

姜维：臣领命！（关于羌人的事情，应该问杨兰会比较清楚吧。）

来忠：恳请陛下让臣加入常败军行列一同平乱。

姜维：这位是...

来忠：在下光禄大夫来敏之子来忠，因为听闻卫将军的英勇事迹，想要加入常败军一同为大汉效力。

姜维：（来敏...好熟的名字...）

刘禅：卫将军，你就答应他吧，来敏过去在官场浮浮沉沉，没办法参加北伐，朕想来忠应该是要来弥补他父亲的遗憾吧。

来忠：在下虽然生于书香世家，但对自己的武艺也很有自信。

姜维：有你这样杰出的人才加入，姜维高兴都来不及。如今还有陛下的请求，姜维不可能不答应的。

刘禅：好好好，期待你们日后的精采表现。

公元二四六年，汶山地区发生羌人叛乱事件，汶山太守王嗣请求援军，卫将军姜维亲率部队前往平乱。

### **汶山平乱 姜维军营帐**

柳隐：老大，这个人是谁？怎么大摇大摆出现在我们军中？

姜维：这位是光禄大夫之子来忠，之前才加入我们常败军的。

柳隐：原来是那个老摆臭架子，只会下棋的来敏的公子。

来忠：父亲之前那些不当的言行，给各位带来困扰，来忠向各位赔罪。（我还真是深入虎穴，这里的人对我来家这个刘璋旧部出身的有够不友善的，就算是德高望重的马忠将军也没给好脸色。）

向充：（不对劲，照理说那些人没有加入常败军的动机，他应该知道这里多得是对他充满敌意的益州人。）

宁随：（先发动攻势的是来敏你这个老狐狸？问题是来敏背后究竟是谁？是文伟？还是另有其人？公琰去世后，我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去控制朝局，究竟要和文伟合作还是全面开战，我还得琢磨琢磨。）

姜维：你终于来了，如果没有王太守你带路，恐怕我们常败

军在这里是寸步难行。

王嗣：卫将军您过奖了，朝廷能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派出王牌部队来平乱，实在是汶山之福。

姜维：这么说来，这次的暴乱是非同小可？

王嗣：唉...朝廷虽然安定了南方，但是这几年对于西方的忽视，终于导致了暴乱。

张嶷：过去我和德信也平定过汶山的叛乱，不过那次规模不大，只花三天时间就平定了。

杨兰：我虽然是羌人，但是对于汶山的青衣羌我不是很熟，到底他们为什么会暴乱？

袁綝：是呀，我也不懂为什么其他地方还好，就独独汶山这地方的羌人一直作乱。

王嗣：汶山那边交通不便，许多物资都仰仗我们这边的输入，本来只要做到公平交易，就足以让羌人和我们和平共处。但是在五年前左右，羌人之间居然开始流传我们要断绝贸易的声音，这个流言一发不可收拾。我竭尽心力也只能让一百九十个部落中的半数愿意继续相信大汉，但剩下来的就表现出抗拒的态度。之后朝廷派出军队平乱，不但没有解决事情，反而因为军队的滥杀而让问题激化。所以我希望卫将军您能用和缓的方式对待羌人，他们只是误信流言，并没有大错。

姜维：为求稳当，还是以大军压阵比较保险。

宁随：当年丞相也是采取同样的方针，以大军让敌人丧失战

斗意志，反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战争。

宁随：伯约，用兵之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姜维：我明白，这次出兵绝对要严整军纪，不能对羌人有任何的侵犯。

王嗣：这次的用兵关系到日后的北伐，如果想要北伐成功，汶山的安定绝对是关键。汶山除了本身地理位置外，汶山的马匹和药材绝对是我们的急需，如果能够掌握汶山的资源，绝对可以供应北伐所需。

姜维：承宗所言真是鞭辟入里，我一定会尽力让汶山重新安定下来。

柳隐：对了，这次平乱被抓的倒楣鬼是谁？

王嗣：是一个叫做句安的人，他率领的军队军纪败坏，给汶山很大的困扰。

句扶：大哥？

王嗣：（其实有些事情我还是难以启齿，羌人会暴乱，还不是因为大汉政府的剥削，我想在座治理南中出身的将领应该很清楚。朝廷过去利用马家的力量，勉强压制住反对的声音，但现在马家人丁单薄，光靠一个平北将军根本压不住。治标的办法就是让朝廷培养出新的亲汉羌族势力来管理，这也是最快的办法。治本的方法，终究还是要停止对羌人的剥削，但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柳隐：一开始就派我们进行这样的任务，朝廷究竟是看重我们还是另有所图？

姜维：休然？！话不要乱讲。

柳隐：知道了，知道了！既然这样，这次敌将就交给我来对付吧，不然一口怨气可是难以抒发。

宁随：（现在还是如我想像，变成文伟和伯约的双头政治。不过这样的情势只能稳定政局，却不能帮助伯约开创新局，得在适当时候采取行动才行。）

姜维：你在想什么？怎么忽然发起呆来？

宁随：没什么...

诸葛果：主公？这次没有要命令我的地方？

姜维：应该没有。

诸葛果：嗯...主公请不要客气，就把我当成是奴隶就可以了。

王嗣：呃...请问常败军有带女性奴隶上战场的习惯？

姜维：.....

句扶：（之前听说大哥也来平乱，怎么会一点消息也没有？大哥，你可不能出事...）

关索：听说汶山这边的羌族姑娘还挺可爱的。

花鬘：关索！

杨兰：真不敢相信，有男人可以低级成这样？

诸葛果：我可以体会关将军的想法，就像动物想要四处繁衍后代那样。

关索：开玩笑的啦...喂！不要一直用鄙视的眼光看我。（惨了...看来只有斩杀敌将才能稍微挽回我在女性群中的地位了。）



袁綝：（姜维一口气爬到卫将军平尚书事，升迁速度简直是快得惊人。过去别人怨恨我三十出头就当到前将军，现在姜维这样不是更危险？）

刘敏：在下有问题想要请教王太守。

王嗣：扬威将军请说。

柳隐：不要啊...

刘敏：羌人有多少兄弟姐妹？羌人父母尚在吗？我只是想在打仗之前想多知道有关羌人的知识而已。我认为说羌人就和汉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羌人，是仁羌...

王嗣：.....

刘敏：羌人和汉人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汉人是汉人他妈生的，羌人是羌人他妈生的...

姜维：（怎么会这么啰唆？三藏法师外号真是名不虚传。）

马忠：承宗的统治方法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想或许也可以在南中推广。

王嗣：德信在南中的名声我也有所听闻，能够彼此交换心得是再好不过。

杨兰：汶山羌人和我们的凉州羌人有些差异，这次没有办法帮上忙真是抱歉。

姜维：别在意，不小心给你额外的负担才真是过意不去。

杨兰：（下次我应该去说服北边的羌人过来，不然我这羌人拉拢不到一个羌族盟军也太没面子了。）

向充：（这次的平乱，我感受到一股可怕的恶意，等战争结束后，我一定要找老师问个清楚才行。）

来忠：在下是弩兵，射程虽然较短，但是对于骑兵的杀伤力更大。（真是老套的介绍方式，不过我要是多说什么反而会引来不必要的猜疑，那个向家公子一直盯著我看，挺讨厌的。）

张嶷：汶山羌军的青羌骑兵战斗力也相当强大，一点也不输我们无当飞军，请小心提防。

花鬘：不管是汶山或是南中，每次发生暴乱还不都是地方官贪腐无能的啦。

王嗣：确实如此，我实在是无言以对。

姜维：不，只有承宗我不认为会是这样，他是个很认真的地方官。

花鬘：哼...我倒要看看是谁的错的啦。

## 汶山平定战

姜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散漫的布阵方式，根本没有一点规律可言。

王嗣：他们并不需要布阵，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只要用平常的作战方式就好。

姜维：看起来似乎可以很轻松就打赢这场战争。

宁随：打赢是容易，但是要真正平定恐怕就没这么简单。

王嗣：不错，敌兵就算消灭，只要还有不满的部落存在，随

时都可以再补充战力。只有说服所有的部落，才可以断绝敌兵的来源，接著才能讨伐祸首。

姜维：我明白了，那么就先去一个个拜访各个部落来说服对方，希望对方能感受我们的诚意。

姜维：（虽说北伐的根基是在此没错，但是之前休然所说也并非完全没道理。随著我的地位水涨船高，似乎已经威胁到大将军和其他朝中大臣，日后反弹的力道只会有所增强。关于这点，等平乱之后再和幼常商量好了。）

王嗣：如果没有招抚所有的羌族部落，叛军还是会源源不绝地来。

姜维：我知道了。这就加紧前往羌族所有部落招抚，消灭叛军并非我们的首要目标。

王嗣：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镇压你们，而是要找出和你们共存共荣的方法。

羌族兵甲：别骗人了！之前你们汉人对我们的剥削和屠杀又假得了？

王嗣：那样的事情绝对不是朝廷的主意，我保证凶手和贪官都会被严惩的。

羌族兵甲：嗯...既然王太守这样说的话，我就再信你一次好了。这点东西你就先拿著吧。

王嗣：日后羌人和汉人绝对是公平贸易，我不会允许任何欺诈的事情发生。

羌族兵乙：如果是王先生当太守的话我就相信。

王嗣：我已经被圣上任命为汶山太守了。

羌族兵乙：那真是太好了，这些东西你就拿著吧。

羌族兵丙：我们本来就是支持大汉的，这些东西你就拿去吧。

羌族兵丁：你们汉家要求的斫木三丈长的三千根，我们根本办不到。

王嗣：这次的暴乱实在是没有必要，我们大汉从来就没有要求过这样的东西。

羌族兵丁：那么我们被骗了？

王嗣：这个谣言是谁发的？

羌族兵丁：似乎是豪酋于巴。

王嗣：好，我明白了，你们今后只要继续拥护大汉，保证不会亏待你们的。

羌族兵丁：为了表示诚意，这个酒你拿去吧。

羌族兵戊：你们汉人说要杀光我们羌人，有本事就过来啊！

姜维：等一下，我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呀？

羌族兵戊：哼！少在那假惺惺。

姜维：只要去打听南中那边有没有被为难就知道了，而且四周部落有被我常败军屠杀的？

羌族兵戊：嗯...到底该信谁呢？

姜维：这个消息是谁传的？

羌族兵戊：好像是豪酋赤其。

姜维：好，那么你们先回去部落吧，我保证会秋毫无犯。

羌族兵戊：暂时相信你，这个东西就给你吧。

羌族兵己：大汉的军队终于到来，这下我可放心了。

王嗣：既然你支持我们大汉，那么你也回去吧。

羌族兵己：虽然帮不上什么忙，这个东西还是给你。

羌族兵庚：哼！之前那个将领来我们这边抢劫一空，我一定要报仇！

王嗣：将领？在动乱结束后，我和卫将军一定会追究他的责任！

羌族兵庚：当真？从来就没听过军队抢劫还要被追究的。

王嗣：我们大汉军队本来的军纪就是这样。

羌族兵庚：原来如此，我还真是错怪你们了。

王嗣：对了，那么被俘的将领在哪里？

羌族兵庚：据说被于巴和赤其俘虏，现在不知道被关到什么地方。

王嗣：多谢告知。

羌族兵庚：这个东西你们拿著，或许对你们有用。

于巴：居然所有的部落都被收服了？

姜维：这下你们还有什么花样？

赤其：哼！你不要小看我和于巴两个人的实力，我们可是号称汶山双雄。

柳隐：哦，是吗？我倒想看看有多了不起，会比我和关索的帅哥二人组厉害？

关索：大叔...可以不要把我和你并列吗？和你出去恐怕我会很难把到妹。

宁随：这次的幕后主使者是谁？

于巴：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宁随：因为凭你们是想不出这样的计策的。过去孟获和雍闿反叛，背后有孙权在运作，而东吴的山越反叛也多有曹贼运作，这次反叛是谁给你们好处？

赤其：哈哈，大魏雍州刺史郭淮可任命我们当汶山太守和护羌都督，只要顺利打败你们，这个位子就到手了。

于巴：你白痴呀，干嘛说出来？

姜维：是伯济？

宁随：很有可能，之前曹贼兴势大败，整个雍凉动摇，如果不在我们后方制造麻烦，他们恐怕也很难有还手之力。

姜维：伯济这几年似乎对于计谋的掌握越来越得心应手，如果他掌握整个雍凉兵权，恐怕我军北伐要取胜就难了。

宁随：(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有人帮郭淮进行消息传递。不然以汶山的地形和环境，曹贼绝对没有本事拢络到这么高层的人。)

姜维：承宗，如果汶山是你来管理的话，我想后方是可以安心了。

王嗣：我还是希望朝廷能多重视这里一点，不要老是想把这里当成资源供给地，这里的人也是有需求的。

姜维：我了解，我会将这些事情转达给大将军知道的。

杨兰：马家部队的废物们，老娘知道你们还是对我很不爽，但是现在可不是让你们使性子的时候。如果不想马孟起建立的声威消失，如果还想要有一天再度踏上凉州的土地，你们这些废物就给老娘好好干！

马家军甲：老子超不爽的，马将军谁不好托付，偏偏托付给这个杨阜的女儿。

马家军乙：不过说真的，我们只剩下这么一点弟兄了，如果不能凝聚战力，难道真要马家军团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马家军丙：那么，我们就把怒气发向眼前的敌人好了！

赤其：没看到之前那堆汉人的下场？识相就快滚回去！

柳隐：很抱歉啦，要是平常我是不会和你计较的，今天情况特别。杀了你正好出口怨气！

赤其：哼！只会说大话！想死吗？

柳隐：嗯~？

赤其：哈哈！这招对我没用！我们羌人眼睛好，这箭我看得一清二楚。

柳隐：那么这招如何？

赤其：有点不太对劲...

柳隐：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差攻击。习惯我之前的箭速，一下子改变节奏你就抓不到了。

赤其：唔唔...、被耍了.....

柳隐：斩杀敌将...哼，就算这样也高兴不起来。

于巴：不要小看我们汶山羌人的实力！

关索：（呵欠~）你们有实力可言？

于巴：想跑就趁现在吧！

关索：喔...你要说的就这样？

于巴：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害怕了吧！

关索：确实攻防一体，毫无破绽.....

于巴：哇啊~不是没有破绽？

关索：没错呀...在没被偷袭的情况下...

花鬘：没品。

杨兰：下流。

诸葛果：兵不厌诈。

关索：（怎么搞的，我斩杀敌将反而更被女性厌恶呢？）

姜维：很好，平定汶山叛乱，这样北伐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王嗣：治理汶山的工作就交给我，不会让卫将军失望的。



## 第十八回 陇西之战

### 法度 姜维军营帐

姜维：句安将军...关于这次在汶山的行为，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句安：败战之责句安甘愿领受，但劫掠之事则万万不能接受。

杨兰：你还敢说？你将汶山羌人的村落洗劫一空，纵放将士在里面烧杀掳掠，这些都有人可以作证。

句安：哼，就地徵收粮食也是战争的常态，这些物资如果不先抢走，恐怕也会落到敌人手上。

柳隐：如果不是看在小句的面子上，我直接杀了你也不会是什么难事，就说你殁于王事就好。

张嶷：句安虽然可恶，但是毕竟还是之前大将军派去的人马，我认为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去得罪大将军。

姜维：伯岐说得有道理，就将他押回成都交给相关单位处置吧。

句扶：可以交给我来押送吗？

张翼：这样好吗？你们之间是兄弟关系，万一纵放犯人怎么办？

姜维：我相信孝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

句扶：由衷感谢。

### 命运 成都郊外

句扶：大哥！

句安：什么事？这一路上你都没有和我说一句话，现在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好事。

句扶：大哥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句安：你怎么和姜维一样，变得这么纯洁又天真？

句扶：不对的事情终究是不对，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不是吗？

句安：你真是这么认为？请问张嶷或是马忠在南中杀人有杀少了？而我杀一些羌人就被问罪，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我只是小小的牙门将，我是个适合被推卸责任的对象。

句扶：大哥，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大将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句安：我也知道...只是我总觉得命运这东西老和我作对，当年马谲害了我，现在又被这些汶山羌人害了。难道我真的没有升迁的命？

句扶：大哥，您迟早会的。不然我回去恳求大将放您一马？

句安：不用了，这种施舍不是让我更难堪？我的好弟弟啊，只要你能够继续往上爬，让我们句家能够重新复兴就够了。

句扶：大哥...我真的觉得您太辛苦了...

句安：.....

## **大汉的隐忧 姜维军营帐**

姜维：我已经依照吩咐，把大部分进入常败军时日不久的将领都请去做别的事了。似乎宁先生有很多话要说的样子。

宁随：其实有些事情我一直瞒著你，十年前魏延被杀之后，杨仪的倒台是我推动的。

姜维：果然是你...但是事情过了这么久，就算想追究也不行了。

宁随：杨仪从来就不在丞相考量的接班之列，他的存在也只是妨碍公琰而已。公琰在任的时候，常败军的地位算是很稳固，但是在文伟上台后，一切都变了。我完全低估文伟的固执与坚持。

姜维：你是说大将军他...

宁随：文伟他平常有著宽济与博爱的名声，然而对于自己认为该坚持的事情却也会义无反顾去做，就如同那时候除掉文长那样。他和公琰这种粗枝大叶的人不同，只要他认定的事情就不会变。现在只怕文伟已经把伯约你当成是搅乱大汉安定的元凶。

诸葛果：如果费祎是主公的敌人，那么要除掉他，果至少也有二十种以上的方法。

姜维：这种话不可以乱讲！

宁随：(万一事情发展真的不如意的时候，我真有这个打算。)

杨兰：与其说这个，我倒是有个可以立功的机会，有了军功就不需要担心费祎不是吗？

柳隐：哦？杨姑娘会在作战会议提出意见还真是难得。

杨兰：少把我和你这个懒散的色老头相提并论。

柳隐：我是老头？人生七十才开始耶！

姜维：嗯...是什么样的机会？

杨兰：你该知道我们羌人有分许多部落，如果说其中有力的部落愿意协助我们呢？

姜维：你和他们取得连络了？

杨兰：嘿嘿...这算是给郭淮一点点反击。

姜维：太好了，只要羌人在后面起兵，我们就有机会北伐了。

柳隐：说得也是，面对这样的大好情势，就算是费祢再保守也不敢拒绝。

姜维：杨兰！连络羌人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杨兰：嗯...如果拜托我的态度能再恳切点就好了，我可不是某个自诩为奴隶的女人。

诸葛果：身为主公的奴隶我很骄傲。

杨兰：你又来了！

廖立：有件事情我可以单独和姜维将军谈一下吗？

柳隐：这个人是谁？怎么可以自由进出我军军营？

宁随：是我让他进来的，他可是丞相曾经用来和庞士元相提并论的良才。

廖立：在下廖立，现在是一介庶人！

姜维：廖...立？！

## 怪才廖立 汶山

廖立：废话不多说，我看你是个人才，所以应马谡的要求来

提点你两句。

姜维：（传说廖立狂傲不羁，经常恣意批评同僚才会被丞相罢免，看来真是所言不假。）

廖立：现在你虽然地位崇高，但是朝廷里面对你怀疑的声音绝对不会有所停歇。

姜维：因为在下的出身是吧。

廖立：没错。不过我和幼常的想法不同，你不要花时间在想要和哪个派系友好，那都是没有意义的。制造自己的势力，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姜维：这样不就是变成权臣？一旦成为权臣，那么接下来等著在下的，不是篡位就是被杀。

廖立：现在你的处境和权臣有什么差别？你一旦手握军权就只有两种选择，除掉反对你的人，或是被反对你的人除掉。你是骑虎难下，只有绝对的权力才可以保证你绝对的安全。好好考虑吧，过去丞相也是成为权臣，但他却能全身而退，可见权臣并非一定是不归路。

姜维：多谢先生的指点，先生的意气不衰，言论自若，如果不嫌弃，可否出山辅佐在下？

廖立：不了，早在丞相过世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定自己该终身为左衽，现在的我对你不可能有什么帮助。你现在军功正盛，一定听不进我的话，但日后你遭到挫折时，你就会知道建立自己势力的重要性。

姜维在见过廖立之后，就带著军队回去成都报捷。没想到在此时却传出侍中董允病危的消息。

### **董允的叮嘱 成都 侍中府**

董允：我想这是你我第一次这样对谈吧...你虽然加入大汉已久，但我们一个在外，一个在内，总是碰不在一起。

姜维：不知侍中今日为何特地要见姜维？

董允：不用拘束，你我就直接称呼对方即可。我想问你，如果碰到有人排挤你，你会怎么做？

姜维：在下不会采取任何动作，只要自己自认问心无愧就好了。

董允：如果是奸臣要排挤你呢？还是只打算做自己分内的事？

姜维：在下不懂您的意思...

董允：果然你是一个让人担心的人呀...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大汉？就算是丞相，他也安排我在陛下身边，让奸臣无法靠近陛下，如此才能专心治国和北伐。虽说这样做，会背负了权臣欺凌幼主的批评，但这也是不得不为的作法。

姜维：在下不懂您的用意，明明是武将，和丞相的地位相差甚多，为什么要去插手宫中的事情？

董允：丞相靠著先帝遗命获得那样的权力，他都要防小人在

背后捅一刀，更何况你的权力还是直接来自于陛下。我从陛下还是太子以来就跟随著陛下，陛下喜欢用什么样的人我可是很清楚。像你这样，和各个势力都没有太深牵连的人，是陛下最可以放心任用的。想想陛下让你录尚书事的用意，这样你还不明白？

姜维：原来如此...这样在下就明白陛下的用意。

董允：就是因为陛下看重你，给你这样的权力，你更是要懂得保护自己，不然害了自己，也害了大汉。但是我不放心的是，在我故去后，陛下身边就没有人看管了。黄门丞黄皓的存在，更是造成陛下堕落的元凶，只要他往上爬，从丞相以来好不容易建立的政风都将破坏殆尽。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多注意一下黄皓，只要发现他有什么惑乱陛下的行为，别忘记你有这个权力解决掉他。

姜维：在下明白了...（为什么侍中要对我说这些？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太监如此耿耿于怀？）

董允：（姜维他真的懂吗？只要大家的权力都来自于陛下的授予，何人取得陛下的信任，何人的权力就大。在这个道理下，镇边大将的地位反而不如一个贴身宦官。要取得陛下信任就得结好黄皓，但总有一天，黄皓会壮大到脱离你们的掌控，到时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打败仗还可以补救，但是政风败坏时就无药可救，到时大汉只有灭亡一途。）

公元二四六年，侍中董允病逝。董允有威严，一直跟随在刘禅身边，刘禅忌惮其威严不敢踰矩。而他宠幸的宦官黄皓也因董

允而无法为所欲为。董允死后，在大将军费祎的推荐下，侍中之位由许靖外孙陈祗接掌。

## 忠心 成都 皇宫

刘禅：侍中，莫非你也是来劝谏朕要远离黄皓？

陈祗：微臣为什么要这样做？

刘禅：朕想到前任侍中董休昭就是这样做，明明掌管宫内机要的他，居然会容不下一个小小的黄门丞，朕感到万分遗憾。

黄皓：陛下，奴才真的好委屈，董大人他过去对奴才百般欺凌，完全就是不把陛下放在眼里。

刘禅：话也不是这样说，宦官这样的存在，在这些士人眼中可是祸乱。

陈祗：陛下真的很可怜...

刘禅：侍中这话是什么意思？朕衣食无缺，又有这么多贤臣良将支撑著国家，究竟哪里可怜？

陈祗：请恕微臣斗胆问一句话，这些贤臣良将有哪一个人是真的在为陛下考虑？对他们来说，陛下就像是庙堂上的神像一样，只是摆在那边当作象徵，却从来没有对神像本身尊敬过。

刘禅：你这些话可让朕非常不高兴...

陈祗：在臣心中摆第一位的绝对不是丞相，甚至也不是先帝，微臣愿意当第一个完全对陛下效忠的人。

刘禅：那么朕问你，你要怎么为朕效忠？



陈祗：虽说蒋琬执政之时，已经把权力分出给费祗。但现在费祗当政又出现独裁倾向。只怕大将军费祗又把政权和军权一把抓，就如同过去的丞相，这样的人存在随时都会威胁陛下。我们该做的就是让政权和军权再度分离，如果能让军权从费祗手上溜走是最好不过。

刘禅：有办法？

陈祗：卫将军姜维，让此人掌兵对圣上威胁最小。因为他是降将，在大汉根基不深，纵然想谋反也没有人会支持。微臣的意思是让姜维和费祗相互制衡，如此才可保底下的安泰。

刘禅：真是怪事...费祗一手提拔你，你居然还这样回报他。

陈祗：微臣心中只有陛下，对什么提拔之恩没有一丝牵挂。

刘禅：陈祗，你说得很动听，但朕很清楚你要什么。你想要无比的权力，取代费祗成为新一代权臣而已。

陈祗：没错，微臣很贪，就像臣的外祖父许靖一样贪。但是微臣敢将欲望赤裸裸放在陛下面前，诸葛亮办不到、蒋琬办不到、费祗办不到、甚至于姜维也不可能办到。微臣很清楚表明只要这样的权力，只想坐上高位享受荣华富贵，然而那些人却不是。这就是陛下应该信任我的原因，我要的东西陛下可以轻易给予，绝对不会从陛下身上抢。

刘禅：说得很好，朕也可以信任你。但可惜你终究还是不明白朕要什么...

黄皓：陛下从来没有想过让权力回到自己身上，因为那只会

让自己负担自己无法负担的义务。陛下知道对付曹贼的工作绝对不是自己能够肩负的责任，所以陛下宁可对那些侵夺陛下权力的人保持沉默。其实陛下要的东西很简单，事情有人做，让自己能够放心去休息就好了。只是陛下不希望别人忽视他，还是希望那些做事的人能够多尊敬他，不要开口闭口都是丞相或是先帝。

刘禅：黄门丞...你似乎有点多嘴了。

黄皓：小人多嘴，小人真是罪该万死。

陈祗：微臣对陛下一片赤胆忠心，除了陛下外，不会效忠任何人。

刘禅：要是董允能像你这样就好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家伙从来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过。

## 众臣之怒 洛阳司马家

司马懿：哎呀...怎么这几个国家重臣都聚集到老夫家来啦？

傅嘏：大将军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祸国殃民。

孙礼：再这样下去，大魏真的会有危险。

司马懿：有这么严重？大将军没有做什么事情呀。

傅嘏：大将军的饮食、车马和衣服都与皇上的类似，而且珍贵玩物积聚许多。府内有很多妻妾，甚至私自带走先帝七、八个才人作为自己的妻妾。大将军还擅取太乐乐器和调武库禁兵制作布置华丽的窟室，多次与何晏等人在其中饮酒作乐，极尽奢华。

孙礼：他纵容何晏割洛阳的数百顷桑田和汤沐地作为自己产

业，又窃取官物，向其他州郡要求索取，官员都不敢抗逆。

司马懿：唉...你们可以劝谏他呀。

孙礼：我因为坚持要划清清河国和平原国的界线，被曹爽判处五年徒刑。虽然之后缓刑，但我还是被贬到并州当刺史了。

傅嘏：我因为得罪何晏而罢官就算了，子家（卢毓）居然也因莫名其妙的事情被贬为光禄勋。

司马懿：唉...可是你们找老夫这个行将就木的人也没用呀...

孙礼：我认为太傅可比伊尹和姜尚，辅佐国家，上报先帝之托孤，下建万世勋业。如今国家陷入危险，太傅怎可不为所动？

司马懿：大家记住要忍，只有忍住别人不能忍受的事情，之后才会成功。（虽说曹爽愚蠢地将这些名臣都推到老夫的阵营...但还是无法改变老夫陷入绝境的局面。唉...中央禁军被曹爽紧紧抓著，地方都督也没多少人支持老夫，现在的老夫又能做什么？）

司马昭：爹！不得了了！

司马懿：怎么回事，在场有这么多国家重臣，你还这样随意进出，成何体统！

司马昭：爹！娘刚才过世了！

司马懿：什么？！（老太婆走了真爽...等一下，这或许是个机会...）

司马懿：啊...春华啊...呜呜呜...

司马师：（太假了...爹，您明明是爽到快内伤了，哪有可能真的难过。）

司马师：爹！

司马昭：爹！请振作点！

孙礼：（太傅真是深情之人。）

傅嘏：（纵然之前感情恶劣，但终究是自己的结发妻...）

公元二四七年，曹魏太傅司马懿因为妻子张春华去世，向皇帝上书称自己悲伤欲绝，再也无法参政，从此称病在家。

### **曹爽的犹豫 洛阳大将军府**

桓范：大将军为什么好端端要去得罪德达？本来他对您没有什么意见，这下因为分国画界之事已经搞到撕破脸了。

曹爽：元则，你认为孙礼现在能够起什么作用？现在朝廷新的体制运作完全，已经不需要像他那样的老人了。

桓范：话不能那样说，他再怎么样也是德高望重，让他倒向司马懿那边实在是没有好处。

曹爽：（桓范终究还是受限于自己的身分，不愿承认这世代交替的结果，看来我对他不能太亲近，不然他迟早会制造问题。）

曹爽：对了，说到司马懿...司马懿突然因为妻子病故而称病，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桓范：我认为这是司马懿装死的策略，之前司马懿和他妻子关系不好的传闻在所多有，怎么可能现在忽然变得如此情深意重。

曹爽：嗯...

桓范：大将军难道真的相信司马懿的表现？

鲁芝：过去在下担任过司马懿的幕僚，曾经亲眼见识过他隐忍的功夫。若只是因为他生病就放松戒备，日后将会有不测之事。

何晏：我倒认为司马懿毕竟也是人，看见自己妻子死亡，怎么可能不伤心。

曹爽：司马懿现在的行动真是让我搞糊涂了，他明摆著把政权交出等于也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出，这样做对他没有好处呀？

桓范：他是看准大将军你绝对不会对他动手，您再怎么狠心也不会对弱者赶尽杀绝。大将军，这次请您一定要狠下心来，只要这么一次就好，杀了他才足以保证我大魏未来的安泰。

鲁芝：在下虽然也不喜欢无理由的杀戮，但是这次也赞同大司农的意见。司马懿收揽人心的动作太明显了，别的不说，光是他向河内常林行礼，就已经不像是个对政治死心的老人。

尹大目：话是没错，只是杀一个上了年纪又有名望的高官，对大将军的名声总还是有所损伤呀。

曹训：大哥，我认为可以不要管司马懿，杀一个没有抵抗力的人会让爹的名声被玷污。

曹羲：而且据说他已经病到整个人变得神智不清，我想他也活不了多久。

曹爽：等一下，你是说司马懿变得神智不清？

曹羲：是呀，我们埋伏在司马家的间谍也是这么说的。

曹爽：嗯……司马懿如果说真的病倒的话，我们以后就不用

担心他了。

李胜：刚好在下要出任荆州刺史，就藉著辞行之名来一探究竟吧。如果司马懿是装病，那么我们就杀他，相反如果他是真病，我们就不用理他。

桓范：大将军！现在应该把握司马家势力最弱的机会直接斩草除根，不要留下后患。

曹爽：嗯...还是看李胜的报告再做定夺吧。

桓范：现在不杀司马懿，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曹爽：就让我考虑考虑吧.....

桓范：你.....

假痴不癫 洛阳司马家

司马懿：咳咳咳...

李胜：太傅，您怎么吃个稀饭弄得全身都是啊！

司马师：别说了，刚才连衣服都接不住，想不到一向硬朗的爹会变成这样，我们兄弟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李胜：在下听说太傅是伤心过度，怎么会严重成这样？

司马懿：咳咳...春华一死老夫心也死，现在恐怕是躲不过这关了。你这趟去并州要小心，那里跟胡人靠近，要好好戒备。万一以后不能见面，老夫想把师儿和昭儿托付给你，求你照顾。

司马师：爹啊，呜呜呜呜呜...

李胜：虽然你们父子哭得很感人，但是在下是被派回本州，

不是并州。

司马懿：你去过并州了？

李胜：我要去的是荆州！

司马懿：唉...年纪大了，注意力没办法集中，你看老夫耳背成这样。

李胜：（这个司马懿苟延残喘，神魂离体，不久就要断气，根本不值得我们担心，桓范真是多虑了。只是想那司马懿的病百药罔效，实在是令人悲伤。）唉...这就告辞，太傅要好好保重。

司马师：爹，李胜已经离开了。

司马懿：嗯...

司马师：爹，您的演技绝对可以得到今年大魏影帝。

司马懿：你这小兔崽子这么瞧不起你爹，老夫当年可在武帝派来的刺客前装病，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点场面算什么。比起来啊，要瞒过春华还比较难，每次偷腥都被抓。

司马师：爹！娘生前为了您可是连饭都不吃，别再说娘的坏话了。

司马懿：说得也是，当年若不是春华机智斩了那个婢女，老夫恐怕早就被武帝砍了。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要静候时机，等到曹爽松懈的那一刻再发动攻击。

司马师：这些事情不告诉弟弟吗？

司马懿：不用，老夫不想太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更何况昭儿经验不足，碰到这种大事可能会慌张。

司马师：我明白了。之前我已经暗中调查过爹的声望，现在朝中很多宿老大臣都愿意站在爹这边，包括太尉蒋济和司空高柔等。

司马懿：不行，光这样是不够的...老夫之前交代你要办的事呢？

司马师：我已经透过关系养了三千名死士，只要一呼召就会过来。

司马懿：还是完全不够，果然对付曹爽一定要等到他露出破绽才行，没有中军就没有胜利的可能性。

司马师：爹，又有人来了。

牛金：太傅，没想到您会病成这样...

司马懿：咳咳咳...

牛金：您真以为俺老牛会这样说吗？别装了，俺老牛知道您是装病的。

司马师：牛将军你说什么？我爹是真病了。

牛金：一个父亲病重的人，怎么有心情到处招兵买马？别把俺老牛当傻瓜。

司马懿：师儿，牛将军是自己人，不用提防他。

牛金：太傅您也别担心，俺老牛都当了您这么久的部下，怎么可能会背叛您。俺知道您要成就大事，俺老牛保证到时一定会站在太傅您这边。

司马懿：太好了，有牛将军在何愁大事不成？来，师儿，给



牛将军倒酒！

司马师：倒酒？哦，孩儿明白了。

司马师：请！

牛金：俺老牛就不客气了。

司马懿：牛将军，到时候就麻烦你了，若大事得成，必定让你成为四方之督。

牛金：哈哈，那俺老牛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司马师：爹，您果然是要干掉牛金对吧，刚才给他喝的是毒酒。

司马懿：那家伙马上就要调回荆州，谁知道他会不会倒向李胜，向他邀功拆穿老夫？加上听昭儿说，上次他出征兴势时，屡次表现出对我司马家不屑的态度，这种人根本就不能用。

司马师：有件事孩儿说了您别生气，您应该还是很在意玄石图那句“牛继马后”吧。

司马懿：没错，其实这才是牛金该死的唯一理由。

司马懿：解决了牛金，其实老夫还有一个疑虑...东乡公主曹绫...

司马师：女流之辈，有什么好怕的？

司马懿：笨儿子，你懂什么？当年差点害你爹困在辽东的就是她，光靠你们根本不足以对抗这女人。女人...对了，还有那个人...

## 牛金之死 洛阳郊外

胡遵：老牛，你刚才去见太傅如何？他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牛金：不，他好得很，现在只是装病骗曹爽而已。

胡遵：果然如此呀...那个老狐狸终究还是很狡滑，连自己妻子的死都可以拿来利用。

牛金：其实俺老牛对要不要帮太傅还是有点犹豫，纵然知道他很可能斗得倒曹爽，但是他太恐怖了。一个可以为了装病，不惜做到眼歪嘴斜的怪物，天知道杀完曹爽后会不会像刘邦一样倒过来杀咱们。

牛金：等一下...呜...啊.....

胡遵：老牛你怎么了？

牛金：那酒有...毒...

牛金：(妈的司马懿，结果你居然会想干掉俺老牛...你就高兴现在吧，反正俺老牛的儿子牛钦已经去搞你的家人，早晚有一天你们司马家会有俺牛家的种。到时候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牛继马后...)

## 再会姜母 冀城姜维宅

姜母：好久没有看见你了，维儿最近还好吧？

曹绫：据说他已经在蜀国当到卫将军。

姜母：卫将军，很大的官？

曹绫：呵呵呵，大得不得了，大概只比大将军小一点而已。

姜母：真的？唉哟，真是上天保佑！对了，你身边那个彪形大汉是什么人啊？

许仪：俺是壮侯的儿子...

曹绫：(微笑看许仪)

许仪：不不不，俺是说俺的老爹很壮，壮得像猴子一样。

曹绫：他是我的护卫，您也知道，在这个地方，像我这种弱女子一个人往来总需要人保护嘛。

姜母：说得也是，只是看你不管衣著举止或谈吐都不像是一般人，你应该是什么王公贵族的千金吧。

曹绫：您真是说笑了，我只是家里稍微有钱一点而已，家世可差得很，老是被世家子弟嘲笑。

姜母：怎么可能呢？有钱还会被嘲笑？

曹绫：是呀，因为我的祖父是宦官的养孙，想想怎么样都会被人看不起的嘛。虽然之后祖父拼了老命闯出一番事业，但那些传统世族总还是会在背后酸来酸去。

姜母：唉...真是辛苦你了，我可认为你应该不输那些世族千金。虽然之前也有个很美的羌族女子说认识维儿，但真要说来，老太婆我还是比较满意你。

曹绫：不行啦，像伯约那样优秀的人，配我实在是太...

许仪：姜维才不...

曹绫：(笑容满面看许仪)

许仪：俺是说姜维才不会看不起小姐...

姜母：可惜维儿是个死心眼的人，他认定已经去世的那位媳妇是他一生唯一的伴侣，就算是为娘的也很难改变他。

曹绫：您这就不要这么担心了，或许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也不一定。

姜母：那么到时，也请你要多照顾维儿呀。

曹绫：呵呵呵，您这么中意我还真是令人高兴。（只有在这时候，才能稍稍填补一下自己多年没有体验过的母爱。你真的有个伟大的母亲。昭伯，朝中的事情都交给你应该真的没有问题吧...多亏你的帮忙，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 无间之道 姜维军营帐

来忠：嗯...稍微待在这边一阵子就把常败军的组织给摸熟，这个姜维真的没有在防我？只是姜维的个性很倔强，必须要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来劝服，否则会造成反效果。此时建议提拔常败军的核心人物，给姜维甜头，并且透过那个人来收服姜维。只是这样好吗？姜维如果真的变成我们的马前卒，这还是姜维吗？

来忠：是谁？

向充：来忠，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我会不知道？

来忠：你在说什么啊，我完全不了解。

向充：出主意要你来这个地方卧底的应该是你爹来敏吧。

来忠：卧底？这里也是大汉的军队，我有什么好卧底的。

向充：果然这就是你的真面目，老师说的没错，你的本性根

本就是既奸诈又狡猾。

来忠：你拿得出我在做什么的证据再说吧。

向充：你父亲害死了我大哥，现在又想要谋害卫将军？

来忠：这种无的放矢的话显示你的修养还真不怎么样，我父亲推荐向宠将军可是因为他才能卓著，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话说回来，在这个益州人部队中，你们荆襄人也越来越多，这又是什么原因？左将军向朗派你来又是有什么目的？难道不是卧底？

向充：来忠！

来忠：向充！

士兵：我找您好久了。

向充：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非要找我不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士兵：左将军已经于三天前病逝，讣报于刚才送到，请您过目。

向充：叔父...不会吧...

公元二四七年，蜀汉左将军向朗病逝，关于左将军的后继人选，因为刘禅的命令而出现令人惊讶的结果。

## **左将军句扶 成都侍中府**

陈祗：不要客气，太久没有来到成都，是不是有些生疏了？

句扶：昨天我在谢恩的时候，圣上对我说，推荐我担任左将军的是侍中你...为什么？我并没有任何功劳足以破格升到这种地步。

陈祗：你是夷陵的英雄，在军中声望又和王子均将军并列，现在提拔你还嫌太晚了。关于你兄长的事情，因为那是战争中常发生的事，他已经被释放而且官复原职。

句扶：莫非是你...

陈祗：别误会了，在下什么都没有做。

句扶：我实在是太多虑了，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涪县？

陈祗：这...有点麻烦耶...圣上还是希望你能留在成都，若是你离开，那么顶替向朗将军的安排不就没有意义了？不过你放心，在下知道你想要报效国家的心意。有件事情要请你知道的，就算大将军不愿意帮助你们，还有在下陈祗愿意当常败军的后盾。

句扶：我明白了，一切就拜托你。

陈祗：(姜维呀，早点和我结盟吧，这样我们可以各取所需，对双方都有好处呀。)

## 羌王治无戴 羌王营帐

治无戴：想不到还有机会见到你这“不死身的杨兰”，本王可真是开心啊。

杨兰：想到过去和你交战过无数次，真有点过意不去。

治无戴：哪里的话，你到我们这边来当佣兵时也帮了不少忙。

杨兰：那么...可以听我一言吗？

治无戴：请说...

杨兰：大王对于魏国的统治很满意？

治无戴：别提了，那帮子汉人老是想要控制我们，只想从我们身上榨取物资。上次打个蜀国，把我们的驴马搞死了一大半，不但没有赔偿，更没有任何表示。

杨兰：那么大王愿意帮助我们大汉吗？既然你们要和魏国为敌，就该找个可靠的盟友。

治无戴：但是本王不太信任那些汉人...

杨兰：你可以打听一下汶山羌人和大汉的相处情形，绝对是平等互惠，而且带有尊重。

治无戴：这样吗？那我就愿意帮忙。

杨兰：太好了，我就说大王真是西羌所有部落首领中最帅又最有男人味的。

治无戴：真的吗？嘿嘿，最近我老婆也这样说...

杨兰：（看来我已经学会汉人的说谎技巧了。）

治无戴：倒是...我想联络姚柯回一起反抗魏国。

杨兰：姚柯回？可我听说那家伙狡诈异常，过去也背叛过彻里吉王。

治无戴：不会吧，听说他最近也很讨厌魏国...

杨兰：听我的，那样的人不可信。

治无戴：嗯.....

## 再请北伐 汉中议事厅

姜维：这次透过杨兰已经联络到羌王治无戴率众响应我们的北伐。就算不要求他们出兵，我军也应当率军去迎接他们来到蜀地。

费祎：这么说，又要准备和曹贼开启兵衅？你这样去挑战曹贼根本就是玩火上身！

姜维：大将军！现在的情况是曹贼西部防线势力薄弱，而凉州的异民族又愿意响应我军。如此的天赐良机就要让他错过？

费祎：在你看来是天赐良机，在我看来却是曹贼引诱我军的陷阱。

姜维：难道大将军打算这样失信于羌人？要知道如果羌人不支持我大汉反而支持曹贼，后果将不堪设想。

费祎：你还真把这样的难题丢给我...

姜维：联络羌胡，控制陇西，作为我大汉和曹贼的缓冲区，这是最重要的目标，在下认为这和大将军安邦养民政策不违背。

费祎：哦？这似乎和丞相的想法有些不同。

姜维：要是占领陇西，我军很可能会和羌人发生冲突，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所以应该着眼的是，把贼军从陇西赶出，只要取得陇西的控制权即可。如此既可获得资源，又可以避免统治的消耗。

费祎：好吧，你就率领一万人兵马去迎接羌王治无戴。



姜维：只有这样的兵马？这样根本连过去丞相带的兵力五分之一都不到。

费祎：而且这次作战不允许有重大损伤，我希望能看到这一万人平安回来。

姜维：这...

费祎：做不做到得到？

姜维：在下一定办到。（如果这次不能取胜，以后恐怕更难调动部队。）

## **蜀汉宿将 涪县 征西将军府**

廖化：不知道是不是该恭喜你，毕竟你以前还当过前将军，现在这个征西将军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袁綝：别这样说，征西将军过去是义父的位子，能够继承他的官位高兴都来不及了。

廖化：回想起来，现在称得上是先帝时代宿将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曾几何时，带领军队的全是些外人和益州土著呢？

袁綝：元俭似乎很不满的样子，是因为句扶爬到了左将军的高位？

廖化：想想还真让人灰心，我打了一辈子的仗，却怎么追都追不上那两个巴郡板楯蛮。人人只记得句扶在夷陵以一当百，王平在汉中击破曹爽，却没注意到他们整体战绩乏善可陈。爱出风头的得利，朴拙坚实的人吃亏，真是有够不公平。

袁綝：你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像义父或子龙将军那样朴质无华的人，也是到了先帝驾崩后才获得重用。不过，义父他本人从来都不以为意，反而以成为大汉的影子自豪。

廖化：陈叔至不慕名利的精神在下感佩，但在下有远大的抱负，希望能功成名就。

袁綝：这点你可以放心，自从跟随伯约作战后，你已经建立了无数战功，名声也日渐在大汉传开。

廖化：显通，你究竟怎么看姜维？你认为他有能力领导大汉军队？

袁綝：难道你不认同吗？

廖化：他的用兵狂出险招，你也看见兴势一战他的要求，居然要把部队埋伏在敌境，根本就是要我们去送死。用兵之根本之道应该是在评估风险后，拟定出最完整、最不易有损失的计画，才能获得成功。

袁綝：听你这样说，好像姜维变成魏延一样。

廖化：在我看来，他就是魏延之流的武夫。

袁綝：你们谁对错我也很难判断，不过现在也请你忍耐一下吧。既然彼此都是北伐的支持者，又何必先起内哄，给反战之人可趁之机？你毕竟和张伯恭那些人不一样呀。

廖化：这我知道...（目前我还是得依靠姜维，让他带著我去建立战功往上爬。一旦我爬上去，我哪还需要像现在这样忍气吞声。）

公元二四七年，姜维出陇西，准备迎接胡王治无戴等。魏将郭淮、夏侯霸率军前来迎战，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 **魏军出击 陇西 魏军营帐**

夏侯玄：这一次羌人集体造反似乎和蜀人的煽动有关，如果不赶快平定，恐怕雍凉都会易主。幸好有姚柯回这个友好的盟友密告，不然我们还真会措手不及。

夏侯霸：我认为应该直接迎击入侵的蜀军，只要击退蜀军，羌人的叛乱自然可以平定。

郭淮：如果照征蜀护军的做法，反而正中敌人的下怀。对我们来说，羌人的叛乱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如果放置不管，日后整个雍凉的生产力和防御力都大受影响。如今应该先将目标放在叛乱的羌人身上，先别管蜀军的入侵，等到平定羌人叛乱之后再回头面对蜀人。

夏侯霸：郭刺史该不会是害怕蜀人吧？与其面对骁勇的蜀人还不如选择面对羌人是吗？

郭淮：我是为了雍凉地区的长治久安著想，身为将领不能只专注于眼前的战斗。

夏侯霸：我看你根本就是胆怯，就像当年定军山之战，你眼睁睁看著父亲和五弟被杀。却还是躲在后面根本不敢出来那样。

郭淮：那真是天大的误解，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我

当时不找张郃将军主持大局，恐怕整个军队都要覆灭了。

夏侯威：天知道事实是什么？生还的只有你，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当了英雄，却害我们的爹变成战死的败将。

徐质：我听不下去了，你们两兄弟放屁连连，自己没本事找蜀人报仇，只敢对自己人逞凶出气。

夏侯威：你说什么？！有本事来比个高下！

徐质：哼！我手中的大斧可不是拿好玩的！

夏侯玄：够了，我认为郭刺史说得很有道理，这次作战的总指挥就交给他，务必要使雍凉地区的治安回复。

郭淮：是！

夏侯玄：仲权！你们兄弟一定要服从郭刺史的指挥，否则纵然你是我叔父我也不留情面。

夏侯霸：哼！

## **支援羌兵 姜维军营帐**

李歆：左将军无法前来，所以大将军改派末将来支援卫将军的行动。

杨兰：你不就是那个黄方的手下？你还有脸来面对向充？

向充：...没关系...当时大家各为其主，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好怨的。

李歆：现在我是大汉将领，承蒙大将军提拔，已经升到牙门将了。（真倒楣，居然来到一个有向家人的地方。赶快打打，我

想早点回成都。)

姜维：孝兴终究还是赶不上出兵...

廖化：毕竟他已经高升成为左将军了，留在成都也是合情合理。

袁綝：(看来元俭心中还是有所不平。)

柳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话中的意思，说这些酸话做什么？忌妒小句升官升得比你快？

姜维：够了，孝兴晋升应该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大家不要为了这件事情吵来吵去。

宁随：(怪了，这件事情也不是文伟的安排，那么会是谁呢？自从休昭过世后，继任的陈祗到底在想什么，我还是搞不清楚。)

杨兰：吵完架就换我来说话吧...我已经和治无戴取得联系了，只是情况比想像中来得要是不妙...

姜维：不妙？

杨兰：治无戴那没脑的不听我的话，居然联络姚柯回那个狡猾的家伙，现在被密告，弄到曹贼讨伐军已经出发了。更糟的是，敌人的行进方向居然是对准治无戴军，对于我军是不理不睬。这就表示，敌人很明确要抓准我们盟友攻击，这是完全正确的做法，但对我们却不是好消息。

姜维：嗯...我们纵然能抓紧机会攻击雍凉，但是部队数量不够，根本无法有效控制这些地方。本来想用我们部队来扰乱贼军目标，这下看来还是被看破了。

宁随：现在羌人败局已定，我们能做的只有将羌人想办法移入蜀中，这样至少可以弥补我们两国间人口差距。

姜维：我也有此意，只是现在我军军队人数太少，加上大将军又禁止有损失，要怎么做才能帮助羌人突破重围？

诸葛果：如果二打一会造成严重的损伤，那么一打一会造成如何的损伤？又如果变成一打二，我军的损伤又如何？

姜维：没错，这就是引诱之计！只要把敌人部队一个个诱过来就可以减缓羌人的压力，并且避免自己损伤。

诸葛果：主公高见。

关索：？？我还是完全听不懂...

柳隐：关将军，不懂的事情就别勉强了，我也听不懂也不会怎么样呀。

袁綝：（诸葛姑娘现在献计都直接开始用引导的方式为之，这真是军师的榜样。像这样优秀的女子居然还死心蹋地跟在伯约身边，而伯约却仍然放任她蹉跎青春，实在让人惋惜。）

姜维：不过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让夏侯霸不顾一切冲过来？

诸葛果：主公只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果保证夏侯霸会失去理智。

姜维：谁？

诸葛果：黄忠黄汉升。

姜维：（光是这样，恐怕还不足以救治无戴。伯济的部队还是太多了。如果有人带领分队从另一方进军。若郭淮注意到分队，

则可以吸引包围治无戴的兵力。若郭淮没注意到，则可以趁机去帮治无戴解围。看起来元俭最适合担当这个任务，我该把分队交给他吗？)

姜维：我想将这任务交给元俭你如何？

廖化：你是认真的吗？

姜维：我军最擅长防守，而且能临危不乱的就只有元俭你，你绝对是最好的人选。

廖化：廖化领命！（这次要是能够抢下功劳，还会输给句扶那个板楯蛮？)

杨兰：羌王治无戴骁勇善战，本来应该是我军很好的帮手才对，都是我的疏忽，让他陷入这样的危机。

姜维：你也不要自责，本来郭淮这样等级的对手就很难对付。

杨兰：嘿嘿...果然装做失意你就会对我温柔。

姜维：什么？！你骗我？

柳隐：这次大将军真是强人所难，只能带这么点人还不准我军有损失。

廖化：这也是考虑到我大汉国力不如人吧，万一碰到损失，我大汉没有十年八年根本无法回复。

张翼：(我没什么意见，毕竟这也算是益州人出头天，但是元俭似乎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看来我们益州人翻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呀。)

诸葛果：主公真是高见。

姜维：就算采用这些计策，能否打败伯济也都还是未知数，他对这里太熟了，恐怕连我都没办法和他比。

向充：我并不是宽宏大量，只是我知道自己的怒火应该发向何人。

廖化：（这场仗一定要立下功劳，要不然我会被那句扶和王平甩得远远的。）

袁綝：（和元俭的关系、益州人的反对声浪、大将军的本土化政策，加上成都方面暧昧不明的态度。能够顶住这些压力，姜维你也太厉害了。）

姜维：既然能够并肩作战就是有缘，请不要介意周围的声音。我也曾和大汉的王师对战过，如今却也和大家一起为复兴汉室大业共斗。相信李将军未来的表现不会输给我的。

李歆：多谢卫将军...（要是早认识这个人，我当初又何必跟著黄方那家伙呢？）

关索：我小时候曾经和黄忠将军相处过一段时间，关于他的事情问我就对了。

姜维：请问他是什么样的人？

关索：该怎么说呢，一个好吃懒做的大叔，毫无向上心，吃喝嫖赌样样精，勤奋做事就免谈。

姜维：这...他真的是那位击斩夏侯渊的名将？

关索：我还没说完，认真的时候就变得很强，就连父亲都赞叹的高强武艺绝对是货真价实。



宁随：根据我得到的零星情报，曹贼那边政局有发生很大的变动，司马懿已经完全失势。

杨兰：这么说，我军以后不用再担心司马懿？

宁随：不，刚好相反，我认为司马懿似乎在进行什么样的运作...

姜维：(万一曹贼发生政变的话，那么曹绫会不会有危险？)

## 蜀汉的新星 陇西

傅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偷偷跟随汉军一起出征，万一能立功我们就能加入常败军了。

蒋舒：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好好左中郎将不当，跑来战场实在是匪夷所思。

傅佥：别开玩笑，我可不想当米虫过一辈子，我想要像爹那样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蒋舒：你还真是想不开，要是我有你这样的好爹，我早就守著这个闲差一辈子了。

傅佥：结果你还是跟来了，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蒋舒：这.....

傅佥：好兄弟啊，以前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只有你肯站在我这边，我可是发誓以后要和你有福同享的。

蒋舒：(你从来就没有孤立无援过，你爹是保护先帝战死的英雄，大家平常早就把你捧得高高在上。其实在受照顾的反而是

我，但是你的恩惠对我来说只有痛苦。因为你，让我老是被人瞧不起。这次要抓住机会立功的其实是我，只要我能够加入常败军，能够独立建立战功，就不需要再依赖你，这样对大家都好。)

## 陇西之战

宁随：廖将军已经照原定计划从山路绕过去救援了，只是...

姜维：难道幼常你不放心元俭的能力？

宁随：廖化曾经在夷陵之战把整营的部下全部打光。希望这只是他过去的表现。要不然，我不建议把一个分队直接交给他。

姜维：不用担心，元俭这些年来建立无数战功，夷陵的事情不过是陈年往事。(幼常说得也不无道理，比起孝兴或显通等跟在身边的伙伴，我对廖化的掌握其实不敢说很完全。我只是根据他的优点做这样的布阵，但是他的缺点会不会严重到影响整个布局，说实话我也不清楚。)

杨兰：吸引另一部分敌人的工作就交给我吧。

姜维：可...这个任务很危险...

杨兰：治无戴是我邀请的，我有这个义务要让他们平安无事成为我军的助力。更何况，应该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边的地形吧...

姜维：好吧，不过千万要小心。

治无戴：这些汉人的动作居然这么快，可怜我羌人的弟兄们

被杀得七零八落。

郭淮：快快投降吧。如果投降，之前的叛乱还可既往不咎。否则...俄何和烧戈的下场就会降临到你身上。

治无戴：笑话！你们汉人残暴贪婪，索取无度。之前攻打蜀地，把我们的驴马全部徵调走，却一匹也没有还回来。

郭淮：这.....（说来说去都是大将军兴势那一败，甚至连羌人都得罪了。）

廖化：看到了吗？成重山是个战略要点，只要掌握这里，进可连络羌人，退也可以守住回汉中的道路。

李歆：嗯，不过只带这么点人，万一郭淮扑过来怎么办？

廖化：分兵只会落得被各别击破的命运，郭淮会这么傻？作战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掌握到敌人的兵力和动向，集中对付眼前的敌人就能轻松获胜。

李歆：这样说来也有道理，难怪最近军中都盛赞你和张翼将军。

徐质：蜀人已经出现在北方山麓那边，领兵的好像叫做廖化。

郭淮：廖化？哈哈哈哈哈...伯约，你居然真的给我机会报仇呀。

徐质：刺史究竟怎么打算？

郭淮：廖化带的是敌人的分队，姜维的主力部队还在别的地方。

徐质：那么我们集中兵力迎击姜维？

郭淮：不，攻击廖化！

徐质：为什么？上次王、游两位太守不就是分兵才被个别击破？

郭淮：不用担心，这次我军的分队人数都压过对方，廖化没办法击破他们的。而且从上次的交手中，我已经看见廖化的弱点。相信我，这场战斗我们是胜券在握！

徐质：倒是后方夏侯兄弟对刺史充满怨言，该怎么办？

郭淮：不要管他们，那对眼前没有大局的兄弟如此表现，夏侯妙才将军若知道恐怕在地下都会哭。

廖化：怎么会...郭淮为了对付我，派出这么多人？

李歆：你说该怎么办？现在摆明被敌人识破了嘛。

廖化：等一下，让我好好想想...（郭淮他本队会不会过来？他对我们这队的底细到底知道多少？我是该退还是不该退？可恶呀，一切都这么难决定...）

李歆：别再想了，走一步是一步就对了。妈的，亏你是个名将，怎么现在表现得跟个白痴一样！

夏侯威：郭淮这家伙公报私仇，居然敢把我们的骑兵队全部丢到后方。

夏侯霸：哼！我现在越来越怀疑定军山是郭淮对父亲见死不救了。

夏侯威：那个可恶的家伙，竟然敢拿父亲的悲剧作为自己升

迁的机会！

杨兰：（旗号夏侯？！看来应该是夏侯兄弟。）

杨兰：那边那个不就是曾经被老娘修理过的夏侯威？

夏侯威：你说什么？！那次是我不小心。

夏侯霸：四弟，稍安勿躁。这么明显的诱敌之计我还不会上当。

杨兰：（似乎有个比较冷静的家伙...对了，诸葛果说只要说出黄忠的名字他就会抓狂。这真的有用吗？试试看好了。）

杨兰：愚蠢的夏侯兄弟，被老娘吓昏了？这也难怪，姓夏侯的都是懦夫。记得我爹当年也砍过一个也姓夏侯的胆小鬼。

夏侯霸：你再说一次！你爹是谁？！

杨兰：黄忠黄汉升。

夏侯霸：是黄忠狗贼的家人？你死定了！

夏侯威：二哥冷静点，我没听说过黄忠有什么女儿呀。

杨兰：（看来还是得加点料，就照关索所说的来做好了。）

杨兰：算了算了，老娘早知道魏贼全是群懦夫，既然如此，大家早早回家睡觉算了。（挖鼻孔）

夏侯霸：这挖鼻孔的动作...我绝对忘不了...给我宰了她！那就是黄忠！我永远忘不了那死鱼般的眼神和那自以为是的态度！

夏侯威：为五弟报仇！

杨兰：这个死关索！居然没有告诉我这招效果会好成这样！

夏侯霸：宰了她！宰了她！宰了她！

徐质：刺史您看！

郭淮：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夏侯霸他在做什么？！居然把骑兵队全部带走？本来我还要骑兵队来防备后方的。

徐质：怎么办？

郭淮：没办法，弓兵队防守后方，步兵队发动攻击，你也跟著步兵队攻击。

徐质：是！

徐质：受死吧！

治无戴：谁怕你！

傅奁：一不小心迷了路，没想到居然跑到最前线来。

蒋舒：你看！前面羌人正在被贼军围攻！

傅奁：快去帮忙！

徐质：咦？！居然有人敢坏你徐爷爷的好事。

傅奁：笑话，要斩那羌人，先问问我傅奁手中的大刀。

蒋舒：傅奁！交战稍微接触即可，我们人少，应该要和羌人一起固守阵地，等待我军的救援。

傅奁：我知道，不过在这之前，先让我会会这个嚣张的家伙。

徐质：你可知我是徐公明战斧的唯一传人？

傅奁：哼，笑话！就算是徐晃本人我都不怕了！

徐质：看招！！！！

傅奁：好强的蛮力！不过蛮力不等于武艺！

徐质：哎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哇啊啊啊啊！！接招啊！！！！

傅佥：好厉害的家伙，居然跟我交手这么多回合还不分胜负。

徐质：真是强悍的家伙.....

徐质：哼，战斧砍弯了...等下次我换把好一点的战斧再战！

傅佥：我随时等你！

蒋舒：（好激烈的战斗，我根本就看不清两个人的动作...难道这就是我和傅佥的差距？）

夏侯霸：我要宰了你！

杨兰：这家伙怎么变得和疯子一样？你到底在发什么疯？

和黄忠有关的人都该死！

杨兰：黄忠？我刚才只是随口说说的。

夏侯霸：什么！？

杨兰：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黄忠！

夏侯霸：哼！死到临头又胆怯了？杀!!!

杨兰：哼！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

夏侯霸：哇呀呀呀!!!

杨兰：看箭!!

夏侯霸：哇啊！你放冷箭.....还敢说不是黄忠的女儿？

杨兰：（糟了！这下让他误会更深了。）

夏侯霸：哇啊啊啊啊!!! 呀!!!!!!

杨兰：真够难对付的！

夏侯霸：可恶哇！杀！

杨兰：（实在有够难对付！不如……）啊！父亲显灵了！

夏侯霸：恩！？什么！？不，不好……啊！

夏侯霸：真的有够卑鄙！

杨兰：嘿嘿，兵不厌诈！

夏侯霸：居然败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上。

郭淮：挡住后方！在消灭羌人以前不能让蜀军靠过来！

姜维：糟了！这下违背大将军的交代了。

杨兰：你没事吧？

治无戴：这点小伤还算不了什么，只是我的族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

杨兰：都是因为帮我才会让你变成这样。

治无戴：不，我因为不听你的话，把起兵的事情告诉姚柯回那个奸贼才会变成这样的。话说回来，彻里吉帐下的女先锋居然和汉人一起战斗，真是意想不到。

杨兰：我找到我的目标，或许你来我们这边也可以的。

治无戴：嗯...我对蜀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还真有点好奇。

姜维：好英勇的小将，敢问姓名？

傅佥：在下傅佥，是傅彤之子。

姜维：原来是傅将军的儿子，姜维虽然未曾目睹，但也耳闻过将军的英勇事迹。等这次作战结束后，想请你来我们常败军营帐一叙可以吗？

傅佥：在下倍感荣幸。



蒋舒：在下蒋舒，这次擅自闯入战地，给将军带来麻烦，实在感到非常抱歉。

姜维：麻烦？不，一点也不。你和傅佥那冒险犯难的精神让我回想起自己的过去。等这次作战结束后，想请你来我们常败军营帐一叙可以吗？

蒋舒：在下非常乐意。（太好了，我的机会来了！）

姜维：伯济，这次你屠杀羌人，失去羌人的信赖，实在是得不偿失。

郭淮：伯约，这次你就错了。杀一儆百，为了要长久维持雍凉地区的治安，虽然很残忍也必须做。

姜维：但是你这样制造仇恨，你是要让汉人和羌人世代互相憎恨？

郭淮：所有的怨恨集中到我身上就好，我愿意日后以最痛苦的方式，血流不止长达七百日而死。

姜维：伯济...你这是何苦。

郭淮：众人不了解我，只有你能看透我的心，希望你能明白。

郭淮：如何？我早就对伯约说过，要是再来一次，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廖化：……（事实摆在眼前，真是无言以对呀。）

花鬘：你不就是上次那个丢脸到极点的手下败将？

夏侯威：闭嘴！上次是一时大意！

花鬘：那我们再打一次？

夏侯威：这次我还有另外的人要对付，恕不奉陪。

夏侯霸：可恨的蜀人，我要将你们杀尽！

姜维：眼睛只有仇恨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

夏侯霸：我只要为父亲报仇就够了，其他事情并不重要。

姜维：夏侯将军在战场上战死，大家各为其主，有什么好怨恨的？你只是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找个发泄管道，对所有周围的人散发敌意，这样你才能继续维持你那软弱的心灵。

夏侯霸：你.....

姜维：你仔细想想我的话吧，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不认为夏侯将军会开心得起来。

姜维：趁现在，让所有的羌人跟着徙入大汉。

治无戴：对于你们的及时援救，我代表族人向你们致谢。

姜维：我们大汉是你们羌人永远的盟友，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站在你们这边的。

治无戴：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表达谢意，这个就给你们好了。这匹马据说是过去大宛国品种的后裔，应该是匹好马。

## 第十九回 麴陽之戰

### 生力軍 姜維軍營帳

傅佥：在下傅佥，之前想要加入常敗軍為國效力，一直到现在才能如願。

蔣舒：在下蔣舒，對於自己的武藝和軍略都很有自信，想要一同加入常敗軍。

姜維：兩位能夠加...

寧隨：等一下，我想知道兩位目前的職責是什麼？

傅佥：在下現職左中郎將...

寧隨：很好，那麼人本來應該在成都的你為什麼要跑來這個地方？

傅佥：我想要像父親那樣上戰場殺敵報國！

寧隨：就因為這樣的理由，可以拋下職責不管，隨意擅離職守？

向充：老師先別這樣說。傅將軍的名氣很高，因為父親為先帝壯烈犧牲的緣故，所以丞相特別照顧，不但送進太學栽培，還給予官位。

柳隱：這樣不是很好嗎？轻轻松松度過人生就好，何苦上戰場冒險？

蔣舒：就算是這樣，傅佥並不快樂，在座各位都是久經戰陣的大將，難道連這個道理也不明白？與其活得無聲無息，不如死得壯烈！

关索：我也不是不能体会这样的想法...

张嶷：那么蒋将军又是为什么要加入我常败军？你对傅佥这么了解，但不知道你对自己的想法又是什么？

蒋舒：为了找一个地方可以一展拳脚！

张嶷：这么说你认为之前所在的地方埋没了你的才华？

蒋舒：我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张嶷：伯约！我不反对傅将军的加入，但是蒋舒此人利欲薰心，不可大用。

宁随：我也有同感，此人眼神飘移表示心志不专，纵然不成祸害，也难堪大任。

傅佥：蒋舒不是这样的人，他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计利害和我相扶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利欲薰心？

姜维：我明白了，请不要把两位将军的话放在心上，待禀明大将军许可后，常败军欢迎两位的加入。

傅佥：多谢卫将军！

蒋舒：在下一定为大汉全心效力，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 **平静的结局 汉中 蜀汉军军营**

胡济：似乎曹贼又派人来挑衅，那个夏侯玄自从上次兴势会战后就一直持续这样没意义的事情。

王平：挑衅就击退，重点还是要确立汉中的防卫线。夏侯玄和郭淮也实在是不简单，经过上次失败，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内又

可以让军队再度具有进攻能力。

胡济：也别这样气馁，经过兴势一战，据说现在曹贼那边的小孩听到子均名字就吓得不敢哭。

王平：总觉得你好像是在移植张辽的故事到我身上...总之，你先去退敌，汉中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你呢。

胡济：嗯...

王平：这么多年...我从一个小小校尉升到现在的镇北大将军，简直可以说是奇迹。先帝不嫌弃我降将的身分，接纳我成为大汉军中的一员。丞相没有因为街亭之败而怪罪我，反而晋升我，开启我之后平步青云的机会。在兴势一战我大破曹爽，也让自己名声传遍天下...现在我应该还是没有遗憾了吧...

王平：对了，有个人也和我走相同的路，现在还爬得比我更高。同样是降将出身，我不但不会忌妒他，反而以他为荣。其实本来还想和他一起共事，一起北伐的，只可惜我的时间似乎是到了...（到最后，我还是没有向任何人提起我现在仍是五斗米道鬼卒的身分。我投奔大汉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曹操将信徒强制迁到北方，破坏我五斗米道的信仰。现在我在大汉境内悄悄保护五斗米道，让它能够重生茁壮。或许将来，五斗米道反而能保护大汉吧。）

公元二四八年，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病逝于汉中任上。王平为人遵守法度，不说戏言，或嘲笑别人。由朝早到黄昏，都会好

好端坐，不像一位武将。生长戎旅、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王平病逝后，中监军胡济被封为镇西大将军，代替督汉中军事。

### **暗涛汹涌 洛阳 骠骑将军府**

刘放：彦龙，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情。

孙资：看来你想的和我一样...

刘放：当初我们一时冲动搞成现在的局面，大将军和太傅这两人迟早会摊牌，到时候我们该站在哪边？

孙资：子弃啊，怎么你这时候开始糊涂了呢？别人没有本钱观望，但我们有...不管是太傅或是大将军都是因为我们的帮忙才能掌权，他们总是欠我们一份情。现在去帮忙哪一方反而会得罪另一方，更何况我们没有把握谁会获胜。

刘放：真是一语惊醒我梦中人，我们先想办法置身事外再说...就告老还乡如何？

孙资：好主意，我再去拉公振（卫臻），这样我们两人引退就不至于太明显。

公元二四八年，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和司徒卫臻先后辞职，各以侯爵身分返回家宅，但仍加官“特进”。

### **竹林之游 山阳 嵇府**

山涛：叔夜真是有眼光，想到搬来山阳这个地方。自从我逃官之后，一直也想来这里住。

阮籍：每个人都想要和孙登或是王烈等隐士见面嘛，上次和孙登见面后的情形，让我想完成一部“大人先生传”来解说。

嵇康：我放弃官位来到这里，就是想要脱离一切俗务，把自己投身在音律之中。

山涛：叔夜，你真的不愿意露一手“广陵散”给我们大家瞧瞧？

嵇康：很抱歉，我发誓不传这首曲子给任何人的，就算是你们也不例外。

山涛：唉...叔夜个性如同孤松一样独立于世；喝醉时，巍峨地像即将要崩塌的山。（像叔夜那样的人才不当官实在是太可惜，只是如果我开口的话，他八成会和我绝交吧。嗣宗也是，碰到不满意的事情就纵情喝酒来逃避。只有我，虽说现在暂时避祸，但想到太傅夫人是我姑母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置身事外？）

嵇康：（司马家在这次的政争应该会赢，因为曹爽他不够狠，脸皮不够厚。真是讽刺，自诩为士族的司马家表现得比谁都小人，而被看不起的曹氏宗族表现得却反而比较像士族。我妻子是宗室，光是这点我就不可能和司马家妥协合作。虽说孙登说我性情太刚烈，迟早惹祸上身，但我不想对当权者屈膝。）

阮籍：（今朝有酒今朝醉，现在的时局我又能做什么呢？现在没有项、刘般的英雄，竟然让这些竖子也成名。倒是...我昨天

看见前山阳公府中有车子出来直奔洛阳，难道洛阳将会发生什么变局？)

## 曹爽出巡 洛阳大将军府

曹爽：明天我们要陪皇上去拜谒高平陵，这是我大魏开国以来第一次谒陵，藉此可以向天下夸耀我们这十年的成果。

曹训：明天的出巡，我们兄弟全部都要出去？

曹爽：那是当然的，所有的重臣和宗室都得参加，否则我大魏第一次谒陵祭祖岂不失去光彩？

曹羲：大哥！您这样挟著皇帝出游实在是太显眼了，会给其他大臣有不好的印象。

曹爽：会有那种印象的就由他去吧，我曹爽不需要别人的肯定。

桓范：大将军，你们兄弟总揽天下大权，又手握重兵，不应该一起离开岗位。万一发生变化，有人关闭城门，你们岂能进来？

曹爽：谁敢！（皇上都在我手上，司马懿就算要做什么也无法取得大义的名义。）

何晏：笑话，有谁有这种本事？

李胜：司马懿都快死了，其他人更是不值一提。

曹爽：既然元则你不放心，那就让世英留守好了。世英，你留守洛阳城内，如果发生什么风吹草动，即刻通知我。

鲁芝：是！



桓范：（唉...怎么说什么都不听，希望不要出事才好。倒是司马懿那边实在是安静得太诡异了，莫非他在盘算些什么？）

## 行动开始 洛阳司马家

司马懿：昭儿，看你慌张成这样，成何体统。

司马昭：没想到您这么快就行动，我听到时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司马懿：看看你大哥，安睡如常，还能把部队布置在司马门布得整整齐齐，你该向他多学著点。

司马师：爹，弟弟经验不足，碰到这种大事自然会紧张，就别怪他了。

司马懿：昭儿，现在去永宁宫见太后。

司马昭：见太后？为什么呢？

司马懿：现在皇上在曹爽手上，老夫必须要找个可以和曹爽抗衡的大义名分。

司马昭：我懂了，曹爽以为把皇上带在身边就可以安安稳稳，其实我们还可以利用太后。

司马师：呵呵呵，弟弟终于开窍了。

司马懿：老夫要用太后名义，把中领军和武卫将军的权力夺过来，然后让蒋济和桓范等帮忙控制住中军。更重要是要控制住武器库，至少要先把我们手上的军队给武装好。

司马懿：（只是曹绫不可能闷不吭声，事情就要靠那个人了...）

## 女子的命运 洛阳东乡公主宅邸

曹绫：居然会是您...

曹节：能让你稍微露出惊讶的表情，看来应该是让你感到非常意外了。难道你以为大汉的最后一个皇后已不在人世？

曹绫：不...

曹节：早在我把传国玉玺摔在地上，诅咒这个政权不会被上天保佑的时候，我就在等这一天了。我怨恨父亲，剥夺我所有幸福，让我嫁给一个像是笼中鸟的皇帝。我更恨曹丕，他把我仅剩的幸福也给剥夺而去，让我只能在山阳和山阳公每天相对而泣。

曹绫：就算如此，难道身为曹家人的您，就要眼睁睁看著曹家政权被篡夺，曹家子弟一个个被杀？

曹节：那又如何？我倒想问你，这样不公不义，弄得天怒人怨的政权有什么好守护的。你爹喜新厌旧，杀了你母亲，你还想要保护他的政权？

曹绫：父亲之事，作子女的不能多说什么，但皇兄西拒诸葛，东灭公孙，南抗孙权，北御鲜卑，这个国家是他辛苦捍卫的。您可以谮恨自己的大哥，我为何不能守护皇兄的理想？皇兄自幼备尝艰辛，被迫向那杀母亲的凶手献媚。他一生艰辛，只留下这个养子，难道我不该保护他吗？

曹节：.....你现在去也没用了...司马懿的军队已开始行动，我想现在已经在司马门集结完成，我的任务已经达成了。

曹绫：（我想也是，司马懿让姑姑出来就是要拖延我时间，一开始就已经落后一步。为今之计，只有一方面通知大将军府，动员大将军底下幕僚来阻止司马懿。另一方面也委托许仪去守住武卫营，但是效果如何还是令人质疑。）

曹绫：姑姑，就算如此，我还是要尽自己最后的努力。过去我把责任丢给曹爽，现在不能丢下曹爽不管。就如同您为汉王朝尽了最后的努力一样。

曹节：（真是悲哀，不管是汉室或是魏室，到最后能够一搏的都只有女人，这就是我们曹家女人的命运？兄长篡位后汉献帝一无所有，只剩下我的陪伴。男人们只顾著争取荣耀，在历史上光彩焕发，却从没想到他们留给时代的伤口，总由我们女人默默抚平。我现在也是一无所有，但至少有过丈夫的爱，绫儿为何这样命苦？为这种人建立的国家放弃自己的幸福！曹丕，你知不知道曹家女人替你付出多少？）

## **最后的机会 洛阳大将军府前**

司马师：爹！这是大将军府前面，这条路实在是太危险了。

司马懿：不要东张西望，曹爽家就在武器库北边，不管怎么样都得经过这边。

司马昭：至少让孩儿挡在您前面！

司马懿：不用，你们不需要这样做。

士兵甲：刚才公主已经来信告知，说司马懿图谋造反，要我

看到他就格杀勿论。

士兵乙：现在太傅起事乃是为了国家，现在事情都还没有明朗，不可以轻举妄动。

士兵甲：你在说什么屁话，太傅就是大将军的敌人，只有在这里射杀他才能阻止这场政变。

士兵乙：严世，不可鲁莽！

士兵甲：不要阻止我！

士兵乙：抱歉了...

士兵甲：你居然敢拿刀对著我？难道你早就已经倒向司马懿？

士兵乙：大将军府里面像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这是太傅一直握在手上的真正底牌。

士兵甲：孙谦！你们做这种背叛主子的事情，难道以为之后就不会落得骂名？

士兵乙：笑话，外面只会知道我们是就大义而舍弃小义，谁会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士兵甲：（公主...看来您这边的安排也不行了...）

## 洛阳宫殿 高平陵之变

司马懿：现在聚集在这里的都是为我们大魏未来忧心的忠臣们，懿在此向各位致谢。

蒋济：仲达，你千万不要搞错！我们在这里是因为要对抗曹

爽的横暴，并非要帮你。

司马懿：当然，子通对大魏的忠心是人人皆知，有足智多谋的子通相助，大事更是可成。想当初老夫和子通两人联合上书阻止武帝迁都，最后终于擒杀关羽，那段日子还真令人难忘。

蒋济：废话少说，我希望你能遵守当初对我的承诺，事成之后绝对不许伤害曹爽一族。

司马懿：一定一定，子通之言老夫又岂敢忘记。这几位重臣之后也愿意相助，懿更是不胜感激。

王肃：在下和子上有姻亲关系，在这个时候自然会相助。

陈泰：只希望太傅在除掉大将军之后，能让我大魏回复本来应有的秩序。

司马懿：一定一定，有两位相助，更是如虎添翼。

许允：太傅对我大魏忠心耿耿，许允自当追随太傅，但求早日重振朝纲。

司马懿：士宗是可以跟夏侯玄、李丰平起平坐的名士，有您的加入，还怕大事不可成？

尹大目：在下弃暗投明，也愿意帮助太傅，希望事成之后，太傅能够网开一面，不要赶尽杀绝。

司马懿：你的来归真是令人感动，老夫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司马懿：没想到文惠也愿意前来，懿见到你就心安了。

高柔：老夫是最讲求法治的人，曹家兄弟上下玩弄权势，将

武帝以来留下的制度破坏殆尽，所以才指望太傅的。

司马懿：老夫绝对不会让文惠你失望。

司马孚：二哥...司马家怎么样我是不关心的，只因为二哥你能拨乱反正，所以我才愿意站在你这边。

司马懿：三弟，记得过去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号天下第三，那时候是多单纯...

司马孚：二哥...

司马昭：（父亲心里的盘算到底是什么？他真的是要当曹家的忠臣？）

司马师：（这些家伙敢对父亲这样讲话，等到夺权之后还会需要你们这些人？）

司马懿：（现在武卫营毫无动静，似乎还是不肯听从命令。老夫现在迫切需要桓范的合作，现在只有他这位有中领军资历的人才能够叫得动武卫营。）

公元二四九年元月，太傅司马懿宣称奉太后命令，关闭洛阳所有城门，占领军械库，发放武器给所统军队。司马懿和太尉蒋济一起率军出城固守洛水浮桥，打算请司徒高柔代理大将军，桓范代理中领军，准备完全控制洛阳中军。

## **智囊出逃 洛阳城城门**

桓范：皇帝诏书徵召，快快开门！

文官：诏书在哪？

桓范：司藩！你过去不是我的老部下？怎么敢这样！

文官：这...

桓范：你还搞不清状况吗？司马懿谋反，难道你要和他同流合污？

文官：开门！放大司农出去！

## 洛阳宫殿

司马懿：哎呀！居然让智囊桓范给跑了，真是失策。

蒋济：仲达无须担心，曹家兄弟就像是驽马还贪恋它的饲料，他们不可能采用桓范的计谋。

司马懿：走了桓范，只好让王观来代理中领军。

蒋济：王观行吗？他根本就没有待过禁卫军，恐怕那些禁军会不买帐。

司马懿：没办法，有威望的人跑了，只好用可靠的。毕竟王观和老夫曾经在武帝丞相府共事，他不至于会倒向曹爽。只是令老夫担心的是，毕竟皇上还是在曹爽手上，若是他据守许昌，调动军队引发内战，实在是大魏的不幸。

蒋济：我可以写信去告诉曹家兄弟，要他们安心，这样他们就不至于会抵抗。

陈泰：在下和士宗（许允）可以去找他们，愿亲自向他们陈明利害关系。

尹大目：我也随行，这样大将军才会愿意相信太傅说的话。

司马懿：如此甚好，这样我大魏就可以免去一场不必要的兵灾了。（这个桓范这么不给面子，到时候一定会要你好看！）

## **武卫营动荡 洛阳武卫营**

武卫营：你说的我们都知道...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大了。武卫将军又不在这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听谁的。

曹绫：.....

许仪：叔叔伯伯们，俺老爹生前就算是当时的大将军曹仁都不让他靠近武帝一步。现在司马懿随便发个命令你们就听从？

武卫营：时代不同了，过去老武卫将军和武帝是趋近于私人感情的关系，但现在的武卫将军对我们既无恩也无感情，没道理不听命。代理中领军王观的命令也很清楚，我们根本无从反驳。

曹绫：（这十年来，禁军国家化已经实行得很彻底，光靠个人感情已经无法左右禁军行动，想不到这样政策居然倒过来害自己。）

许仪：俺拜托你们出兵平定乱事，现在整个洛阳，公主能够依靠的只有你们了。

武卫营：这种接近谋反的事情我们不会做。现在我们是太魏的军队，已经不像当年一样是许家的私兵剑客了。

许仪：拜托你们！拜托你们！俺老爹过去也很照顾你们...

武卫营：我们最多只能做到拖延命令，不随著司马懿军队出



击。少了我们的中军，只要大将军能找到外军帮忙，回师反攻洛阳胜算应该会提高。对不起，我们真的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否则到时候被安上“柔性政变”的罪名，我们也担不起啊。

许仪：公主，俺没用，完全辜负您的期望。

曹绫：这样就已经很够了。感谢你们的大力帮助，曹绫实在是无以回报。（赶快修书想办法给曹爽知道现在司马懿还没有完全掌控禁军，这样或许还能影响曹爽的决定。）

## 斩关出城 洛阳城城门

士兵：太傅有令，洛阳城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出入。

鲁芝：笑话，司马老贼的真面目，我鲁芝今天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权，不惜装病，甚至对那些大魏的老臣们说谎。今日我率领大将军府的将士们出城，谁敢挡我，一律格杀！

士兵：你敢造反！来人，给我拿下这反贼！

鲁芝：怕你不成！

士兵：找死！

鲁芝：那是残像。

士兵：啊！

鲁芝：谁再敢阻拦我，下场就跟此人一样！

步兵：快跑！没必要为这小事丢命！

辛敞：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鲁芝：泰雍，你来得正好。司马懿趁著大将军不在时发动政

变，现在已经将洛阳城门全部关起来了。我打算带著大将军府的卫士们出城和大将军会合，你身为大将军的幕僚，在这时候，也该知道怎么做吧。

辛敞：让我想一想...

### **才女辛宪英 洛阳太常府**

辛敞：姊姊救我啊...

辛宪英：来，乖乖，发生什么事情了？

辛敞：洛阳发生大事了！司马懿发动政变将所有城门关起来。鲁芝他带著大将军府的士兵杀出城外，还邀请我一起去，我该怎么办？

辛宪英：别慌，把事情说清楚一点。

辛敞：姊姊别说得这么轻松！大家都传说太傅会对国家不利，你说是真的吗？

辛宪英：先帝驾崩的时候，握住太傅手臂交代后事，那样的情形朝廷上下人士都还记得。曹爽和太傅同样受到寄托之任，然而却独夺权势，行以骄奢，对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司马懿进行兵变顶多是要杀曹爽而已，不需要太担心。

辛敞：会成功吗？

辛宪英：铁定成功，曹爽玩不过司马懿的。

辛敞：呜呜，那怎么办？我铁定会被宰了，我可是大将军府的参军...

辛宪英：不用担心，现在你就出城去投奔曹爽。

辛敞：为什么？曹爽不是铁输？

辛宪英：尽忠职守是人生最大的道义，对陷入困境的陌生人都要伸出援手了，更何况是做人家的部属。反正你快去就对了，要是司马懿会砍你脑袋就找我。

辛敞：姊姊，到时候我作鬼都会来闹你。

辛宪英：（司马懿这老贼才不会理像我老弟那样的小官，他的目标顶多是曹爽和亲信群。只是我还是隐约怀疑司马懿并不只要除掉曹爽而已，现在拥有力量的他，就算想要篡夺也不足为奇。时代又一次的转变，上次我们辛家抛弃袁家就曹家，这次我们是不是也到了该抛弃曹家的时候？）

辛敞听从辛宪英的话还是逃出城外，政变结束后辛敞因为被司马懿认为忠义而免除刑罚。辛敞事后庆幸自己有和姊姊商量，否则于大义有亏。

## **虎父猪子 伊水 魏军营帐**

曹爽：洛阳发生政变？！你说整个洛阳只有你们几个人逃出来？

鲁芝：司马懿发动政变，把洛阳所有城门都关起来，还占领了军械库，并且让军队驻守在洛水浮桥。

曹爽：司马懿？！他不是病得快死了？

辛敞：全是假的，太傅指挥若定，他身体看起来好得很。在洛阳很多人都倒向太傅，我是因为听了姊姊的劝告所以才冒死过来的。

鲁芝：你还敢说，都是你在那拖拖拉拉，搞到敌人援军都到了，我才只能带著这区区几百人出城而已。

曹爽：怎么会这样？！

桓范：洛阳的状况确实很严重，请不要抱著任何想要回到洛阳的想法。

何晏：司马懿这是谋反行为，天下人知道应该会唾弃他才对！

鲁芝：本来我也是这样想，但看这个诏书就知道事情不妙了。

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则专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易以私人，根据盘互，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伺察至尊，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太尉臣济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

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

曹训：完了...

曹羲：大哥，我们该怎么办？

桓范：事到如今你们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今天像你们这种权势地位，想要当一个平民都不可能。况且一介小民劫持人质都会想要求生，你们兄弟有天子在手，号令天下，请问谁敢不从？

曹爽：.....

桓范：中领军还有部队在城南，洛阳屯垦部队也在城外。只要下令徵调，随时可以集结。今天前往许昌，中途不过只住一夜，许昌军械库足够武装新军，所要担心的不过是粮食而已，但大司农印信在我身上。只要据守许昌，情势必定有所转变，到时候洛阳司马懿也很难控制。

鲁芝：没错，您处在伊尹、周公的高位，一旦获罪被罢免，即使想拉一条狗都不可得。如果挟天子保住许昌，依仗帝王的威仪号令天下，谁敢不听从您呢！如果放弃这个决策而束手待毙，岂不是像直接去东市被杀头？

曹爽：请让我想一想。（你说的我也知道！现在全国五位都督，扬州王凌、豫州毌丘俭、雍凉夏侯玄都是我的人。河北都督程喜只会当个墙头草到处害人，只要我有半数以上的兵力他八成会支持我。都督中只有荆州王昶是老贼的同党，比各地都督军力我绝对不会输！老贼挟持太后哪比得上我身边的皇帝？文皇帝早

就规定大臣若敢奏事太后，下场就是杀无赦，我在大义也站得住脚。然而这一切的优势都比不过中央禁卫军的力量。我强干弱枝、集权中央十年，现在竟被他用来对付我。我掌控禁军这么多年，比谁都知道禁军的力量，各地都督的力量真的能够击败禁卫军吗？)

陈泰：我们是奉太傅之命，前来请大将军理解太傅现在的行动。

许允：这里是太尉的亲笔信，他可以保证太傅目的只是要解除大将军你的官职，不会伤害你们。

尹大目：太傅已经和蒋太尉一起指洛水发誓，绝对不会对大将军您不利的。

桓范：大将军你要想清楚，一旦放弃军队和天子，你将会成为砧板的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曹爽：(蒋济、陈泰、许允、尹大目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他们愿意帮司马懿，看来他们也相信司马懿要作周公、伊尹。司马懿总不会连支持者也欺骗吧？)

曹爽：唉...就算不当官，我当个富家翁也可以满足。

桓范：曹子丹一代英雄，生你们这些兄弟，一群猪猡！想不到今天我要陪你们全家被屠灭。

## **迟来一步 伊水 魏军营帐外**

曹爽：十年权势全成空，除了是梦还是梦...在短短的一天之

内我失去了所有东西，官位、权力甚至是我对公主的承诺...我本来还是可以一搏，但我终究是没有那样的勇气，元则骂我猪也是骂得正确。

士兵：大将军，这是小的冒死从洛阳带出来的信，是公主写给您的。

曹爽：我看看...什么？！武卫营没有被司马懿掌控？！哈哈哈哈哈，现在我把军队给解散，圣上也放走，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晚了。如果说我能够再多坚持一下就好了...公主，我对不起你...

曹爽将司马懿的奏章转呈给曹芳，请他下令免除自己官职，然后陪同曹芳，返回洛阳皇宫。

## 曹绫的预言 洛阳城城门

曹爽：.....

曹绫：看来我还是晚了一步，因为姑姑的搅局弄得全盘皆输。

曹爽：姑姑？该不会是前山阳公夫人？

曹绫：嗯，看来我那父亲人缘真的很差。只是大将军你在这投降，只怕没什么机会生还了。

曹爽：你怎么也和元则说同样的话？太傅已经派人指著洛水向我保证，绝对只是要免除我的官职而已。

曹绫：你曾经压制太傅十年，朝廷内外又有一堆亲信，试问这样有影响力的人，太傅怎么可能容得下？太傅他不会在乎有没

有欺骗那些支持者，反正之后他大权在握，那些人也没有什么地方了。

司马师：爹，您就放任这女人在这大放厥词？

司马懿：住口...（故意在大庭广众下说出老夫要做的事，是要老夫杀曹爽时会遭到唾弃，真是不错的反击。加上之前拖延老夫掌控武卫营的事，这女人绝对会是我司马家的最后障碍。老夫眼下还无法处理你，一下杀太多曹家人，老夫可承受不了谴责声浪。）

### **曹爽就擒 洛阳曹爽宅邸**

士兵：前大将军，东南行走！

曹爽：我都已经被免官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看著我！

曹训：大哥，司马懿这家伙不会放过我们的。

曹羲：当初没听桓范的话实在是个错误。

司马师：曹爽，现在可好？

曹训：你这是什么态度！敢对大将军这样说话！

司马师：大将军？我只知道你马上要变成囚犯了。

曹羲：你放屁！大将军犯了什么罪？

司马师：根据张当的供词，曹爽和丁谧、邓扬、李胜、毕轨等阴谋造反，预计三月发动。

曹训：妈的！司马懿那个家伙出尔反尔！

司马师：像叛逆这种大罪，就算是我爹也不敢自作主张。



曹羲：凭这种片面之词就敢给大将军定罪？

司马师：这些话去对卢子家说去，他是这次的审判官。

曹爽：呵呵，派一个被何晏罢免过而对我怀恨在心的人审判我，不如直接杀了我还好一点。

## 猫捉老鼠 洛阳司马家

司马懿：嗯，何晏啊，这个案子你办的不错。我很满意。

何晏：多谢太傅。（太傅让我来办理这个案子，说明他还很看重我，也许我还有活路。）

司马懿：只是还有一点问题，我一共要杀八家人，这上面只有七家，还差一家。

何晏：曹爽、邓飏、丁谧、李胜、毕轨、桓范、张当，怎么看都是七家啊？

司马懿：老夫说了是八家那就是八家，你再想想还少了谁？

何晏：难...难道是我何家.....

司马懿：没错，就是何家。知道老夫为什么让你来办这个案子吗？你是曹爽的亲信，曹爽的事情你最清楚。而你贪图活命，自然也会拼命搜罗曹爽的罪状。老夫对你就好比猫和老鼠。猫抓到老鼠的时候，不会马上把它吃掉，而是要先把老鼠玩残，然后才下手。哈哈哈哈.....！

何晏：呜呜呜.....

公元二四九年正月，与曹爽往来甚密的朝中侍从张当在严刑拷问之下，供称曹爽和丁谧、邓扬、李胜、毕轨等计划三月造反。曹爽与其同伙都被捕，而桓范亦因“诬告”司马懿谋反而下狱。

## 痛悔 死牢

曹爽：居然是公主你？！

曹绫：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能进来这里，但我想这只是因为司马懿认为我们两人就算相见也起不了作用才放水的。

曹爽：对不起...

曹绫：为什么道歉？你为我大魏做的还不够多？曹家会变成今天，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过去祖父滥杀，父亲篡位，他们就已经给其他人树立了恶劣的榜样。

曹爽：公主...或许是这样吧，但是你和先帝为了大魏也做了不少努力，而我却让这样的努力都化为流水。直接让曹家势力崩坏的还是我这头猪...

曹绫：不，本来兄长去世后，应该是我来辅佐曹芳，然而我却把这样的责任丢给你，让你爬上了权力这个虎背。祖父过去在“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过：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纵然你不想当这大将军，但是只要你离开了兵，最后的下场就是被权力撕碎。这是这个疯狂制度的错，如果有制度可以让上面的人平安下来，那么就不需要每次改朝换代就血腥一片。

曹爽：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你安慰我的声音总是可以让我内心平稳下来，就算是马上要面对死亡也让我不再动摇。公主，曹家男人没用，剩下的事情都只能托付给你了。中央禁卫军才是关键，出镇地方虽可免祸一时，终究只是苟延残喘。以后的日子虽苦，希望公主能在京师对抗司马氏。

曹绫：我明白...

曹爽：公主，记住我惨败的教训，这样对你日后维护大魏宗室应该会有帮助。只可惜，我连累了其他家人...

曹绫：虽然我没有办法阻止这场杀戮，但是子丹叔叔不至于会绝后。夏侯令女是个了不起的烈女，她用她的行动已经帮曹家保住了血脉。

曹爽：谢谢你...明明发誓过要保护你，结果到最后却还是被你保护。

曹绫：你说什么？怎么每次提到我，你说话就特别小声？

曹爽：没什么...我已经是将死之人，你能在最后一刻排除万难来陪我，我已经很满足了。

曹绫：我欠你实在太多，我承诺一定会用我的人生完成复兴魏室的目标，不只为了皇兄，也为了你。

曹爽：公主，不要说你欠我，毕竟我对你...

曹绫：我知道。

曹爽：真差劲的回答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我似乎稍微懂得武皇帝的心境了。

数日后，曹爽和何晏等人被押赴刑场斩首，并且屠灭三族。在这场政变后，司马家正式取得曹魏的政权。同月十九日，曹芳任命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他坚决辞让，不肯接受。

## **蒋济之愤 洛阳司马家外**

蒋济：仲达！你为什么要杀了曹爽全家？

司马懿：曹爽涉及谋逆，天地不容。

蒋济：你当初不是答应过我要保住他们的性命？

司马懿：但是这样的大罪，就算是老夫也保不了他们。

蒋济：仲达呀...这些话你对别人说去，在我面前少说这些谎话。你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放过曹爽，只是要利用我的保证来让他们降低戒心。我愚蠢到相信你的话，结果让我变成害他们一族被屠灭的凶手。

司马懿：子通，你我今天可以压倒曹爽，但还是难说他日后不会翻身。他在外面的亲信余党也会抱有重新执政的幻想。为了根除这样的祸患，老夫才不得已痛下杀手，这是为了大魏的长治久安。

蒋济：说得好听，你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吧！人家诸葛亮对李严都只是放逐，而且还继续任用他的儿子，相比之下，你的作为还真是残忍又低劣！

司马懿：子通！曹爽威胁打压老夫超过十年，他的实力远远

超过李严，老夫不相信诸葛亮对曹爽也能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蒋济：哼...说得是冠冕堂皇！你司马懿在人格上根本就比不上诸葛亮。真是悲哀，人们认为我是有知人之明的扬州名士，我却完全看不清你的想法。

司马懿：子通？

蒋济：我会辞退一切封赏，之后我也不会再上朝和你共事了。和你这种人共事过是我一生最大的耻辱。

蒋济对自己误信司马懿的保证，引曹爽入陷阱扮演关键的帮凶角色极度懊悔，他辞退所有封赏后一病不起，不久后逝世。

## **夏侯霸流亡 长安议事厅**

夏侯玄：我想两位应该知道我找你们来的用意吧。

夏侯霸：司马懿那老鬼居然屠灭大将军三族，现在洛阳甚至整个大魏都在司马家掌控之下。

夏侯玄：我也很震惊。这一场政变居然发生得这么突然，只在短短十天之内就把大将军的势力完全消灭。

夏侯霸：我认为接下来司马懿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夏侯玄：你说对了，今天已经接到来自洛阳的徵召命令，我要被调回洛阳了。

夏侯威：这怎么看都是陷阱，莫非征西将军你真的要回洛阳？

夏侯玄：司马懿虽然老奸巨猾，但是他还是有他的原则，加上我也和他有姻亲关系，他不至于会动我。中央重于地方，失去地方兵权虽然可惜，但中央的影响力比地方大太多了，京师才是致胜关键。

夏侯霸：太初说得固然没错，但这样的结果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实在是很危险。

夏侯玄：叔父你说我倒是说得很好，只是你们要怎么办？接替我的后任者可是你们最痛恨的郭淮。

夏侯霸：郭淮？！

夏侯威：那个人简直是可恶透顶！

夏侯玄：我想你们得早做打算，你们和我的情况不同，司马懿要杀你们绝对没有阻碍。

夏侯霸：可是...我还能去哪里？

夏侯玄：东吴距离这里太远了，羌族那边生活动荡不安，也不适合久居，剩下的就是...

夏侯威：别开玩笑！我们和蜀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夏侯玄：战场上交锋产生的死伤需要一直记著？我认为妙才叔公他悔恨的是无法完成武帝所托，守护汉中的责任，而不是自己本身战死那件事。想清楚吧！

夏侯威：二哥！您趁现在赶快去投奔蜀国吧！

夏侯霸：四弟你...

夏侯威：至少这样，万一我被杀的话，还有您可以保住我夏

侯家的血脉。

夏侯霸：那你为什么不跟著我也一起走？

夏侯威：这里还有六弟和七弟，总要有人照应文弱的他们，二哥您就快走吧。

夏侯霸：季权...

夏侯威：日后万一战场相见，也请不要手下留情。

夏侯霸：保重了！

夏侯霸：太初你呢？不如跟我一起逃亡。蜀国一定乐意利用我们对抗司马氏的。

夏侯玄：视死如归是名士风度之一，我岂能为了苟活而客于寇虏？我希望叔父您去蜀地，是因为叔父您不是名士，不需要走上和我一样的路。分离虽然痛苦，但司马懿也因此无法将夏侯氏一网打尽。我们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兴复魏室吧！

## **夏侯霸流亡 姜维军营帐**

姜维：曹贼那边似乎局势很混乱，边防军骚动不断，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宁随：目前得到的情报是，司马懿发动政变，而曹爽因为这场政变而全族被屠灭。

姜维：司马懿？！不是听说他已经退隐了？

宁随：那是他欺骗曹爽的计谋，目的等到曹爽掉以轻心时再给对方致命一击。

姜维：（糟糕，曹爽出事的话，那么曹绫又会怎么样呢？她平安吗？）

杨兰：（光看这个表情就知道在想别的女人。）

诸葛果：……

袁綝：真不可思议，在我印象中，司马懿不过是个胆小如鼠的老贼而已，怎么可能一夕之间就取得政权？

宁随：袁将军小看了司马懿这个人。他为了取得曹操信任，担任幕僚之时连屈辱的处罚他都可以忍，完全不顾自己士人风骨。而在曹丕时代，更是极尽拍马逢迎之能事，只为了换取自己地位的提升。

袁綝：回想起来，义父身边的李夫人似乎也说过，司马懿是她生前唯一无法铲除的祸患，当时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

宁随：因为这场政变的发生，我认为我军的方针应该要有所变更。曹贼的实权现在已经移转到司马家的手上，其实他们曹家政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日后司马家一定会步步进逼，将曹家和忠于曹家的人逼入死角。

姜维：所以你的意思是…？

宁随：不需要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做法，只有这样才可以拉拢被排挤的曹家人和其他重臣，否则纵然司马家对曹贼篡逆，那些反司马派的也不会来帮助我们。

士兵：报！据说有人发现贼将夏侯霸出现在阴平山区附近。

柳隐：怎么可能，贼人刚政变完就攻打我们？



士兵：不，只有他一个人，而且极度狼狈，奄奄一息。

姜维：辛苦了，你先下去吧。

士兵：是！

姜维：夏侯霸是来投奔我们大汉的，应该尽快去迎接他。嗯...  
不，我打算亲自去迎接他。

傅佥：这个人之前和我们交战多次，也算是我们的大敌，需要您亲自去迎接吗？

来忠：傅将军说得有理，万一夏侯霸有什么不轨的企图，恐怕会出什么意外。不如直接派人去迎接就好了。

姜维：不，夏侯霸肯舍弃父仇跑来我们这里，一定是走投无路。他现在内心惶惶不安，正需要有人扶持他。我和他虽然互相交战多次，但彼此相识，他看见我应该就能放心。而且由我亲自去迎接，也能表示大汉欢迎他的诚意。

宁随：伯约考虑得非常周到。如此一来，应该可以收服夏侯霸的心。

## 阴平山区

夏侯霸：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天，粮食用尽，连马都杀来吃了。现在脚也磨破，根本没办法再走下去，为什么却还是看不到蜀人的旗号？为什么我夏侯霸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明明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活著，没想到碰到这样的困难就已经想放弃了。我多想直接从这里跳下去一了百了，但想到昭伯和太初，我又怎么

能软弱呢？

姜维：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姜维：夏侯仲权，欢迎来到大汉！

夏侯霸：姜维...

## 化敌为友 姜维军营帐

杨兰：真的是夏侯霸...

马忠：没想到居然连夏侯渊的儿子都来投奔。

夏侯霸：大魏讨蜀护军，夏侯霸，字仲权。（姜维，我这次真的要感谢你。你为了要让我有尊严，还特地让我休息了几日，等到精神饱满之后再再来面见诸将。如此，我在蜀将面前还是那位大魏右将军，得以继续保持尊严。）

柳隐：喂喂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吧，这个人来投降层级也太高了。

夏侯霸：如果我说我不是来归降的呢？

姜维：仲权请说吧。

夏侯霸：司马懿篡权谋逆，诛杀大将军曹爽一族，弄得人神共愤，我前来是要找寻一起对抗司马家的盟友。目前雍凉地区人事变动剧烈，防务不稳，趁现在进攻正是大好机会。

宁随：话说得这么好听，如果不是因为生命受到威胁想要保命，我想你也不会过来的。

姜维：不可无礼！（漂亮的双簧。）对于夏侯将军结盟一事我

已经了解了。

夏侯霸：那么现在可以给答覆？如果拒绝的话，我就回头和司马老贼拚个高下。

张翼：就算卫将军愿意答应，我不认为这样不请示大将军或圣上是人臣应为之事。

张嶷：事情有轻重缓急，将在外君命更是有所不受，如果失去这次拉拢人心的机会，那么日后要敌将来归就更难了。

姜维：伯岐的看法固然有理，但是事情实在事关重大，还是请夏侯将军暂且在我军停留，待禀明原委之后即刻出兵雍凉。

夏侯霸：嗯.....

姜维：仲权，虽然心情调适很辛苦，但请你一定要撑过这段时间。

夏侯霸：.....

## **忌妒 阳安关郊外**

杨兰：你也看见姜维那想女人的表情了吧！这几天他都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气死人了，还以为他多爱亡妻，结果却只是想著那个曹家狐狸精嘛。

诸葛果：主公在想谁，不是果这个下人可以过问的。

杨兰：你的扇子拿反了...

诸葛果：抱歉...

杨兰：我听说魏国那边有个貌美如仙的公主，在第一次北伐

时，姜维有和她见过面。

诸葛果：所以说？

杨兰：你究竟在装傻还是真傻？如果姜维心中所属的对象是她的话，你我会没有胜算的。

诸葛果：果和主公之间的羁绊不是那种男女之情，而是超越那种层次的关系，所以不需要担心。

杨兰：我才没有像你这样爱装模作样，想到这么多年努力可能还不如一个外人，怎么都会觉得不甘心。

诸葛果：不用担心主公，主公对她也仅止于关心而已。主公无法丢下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会表露出特别关心，这点不管对谁都一样。

杨兰：不知怎么说，似乎听你一讲就稍微安心了一点。不过这样好吗？我早就不在乎了，但你呢？丞相夫人也允许你这样等下去？

诸葛果：没有关系的，只要站在主公身边就够，其他别无所求。

杨兰：真不知道该说你聪明还是笨。

## **句扶的真心 成都 宫殿门外**

施绩：我就想我是不是有看错，果然是你。

句扶：你不是朱然的儿子？怎么会在这里？

施绩：父亲已经过世了，圣上希望我过来亲自传达这个消息，

并且来认识一下蜀国的官员武将们。现在代替父亲守备荆州一带的是诸葛恪，以他和贵国丞相的关系，我想你们可以不用担心。

施绩：（用诸葛家那个北方人代替我们本地人是什么意思？其实我非常不爽这个安排，但这种家丑还是不要外扬比较好。）

句扶：没想到朱然将军也病逝了，在东吴所有武将中，我真的最佩服他的大将风范。

施绩：其实，父亲生前也提到过你好几次，说你是最让他感到胆颤心惊的好对手。只是...为什么像你这样应该在前线冲锋的大将会留在成都？

句扶：因为我之前被升为左将军，在没有进一步命令以前，必须留在成都。

施绩：原来你高升到左将军，真是恭喜...不过我实在是看不出你有什么高兴的样子。

句扶：其实我真的不喜欢现在这种生活，我很怀念过去和常败军弟兄们共同奋战...

施绩：那就去吧，这有什么难的？

句扶：可是，上面并没有准许...

施绩：那就去取得准许，大将军不准，就去找皇上，这样很难？还是你的怀念只有这种程度？你是被成都的官僚同化了？

句扶：说得也是...

施绩：对不起，我说得太过分了。

句扶：不，感谢你让我醒觉，不然我可能真的得被迫在成都

抱憾终身。

施绩：你是个了不起的战将，不应该在成都埋没，我们共同为抵抗曹贼努力吧。

句扶：嗯。

## **名位的价值 成都 皇宫**

刘禅：左将军想要随常败军出征？

刘禅：这样不太好吧，左将军位高权重，实在不宜随便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下。

句扶：句扶已经随时有命丧沙场的心理准备。

黄皓：左将军这么不喜欢待在成都？这个位子可是众人抢著要的。

句扶：如果说不要这个位子就可以回到常败军的话，那么请准许我辞退。

黄皓：大胆，朝廷封的官位可以说辞就辞？

刘禅：你这么不喜欢待在朕的身边？

句扶：不敢，只是...

刘禅：其实卫将军之前上书说曹贼那边的名将夏侯霸来投靠，想要发动军事行动。他还请求要发给援军，只可惜大将军那边似乎不太高兴这件事。朕想做个顺水人情，就让你带领援军去支援卫将军如何？

句扶：臣不胜感激！

刘禅：对了，对朕的决定，侍中你怎么看？

陈祗：（陛下的命令可真有趣，让姜维可以跳过费祗直接出兵。费祗现在可是有苦难言吧，要有意见就是对陛下不敬，但被姜维骑到头上，又是一肚子火。对了，不如再做个人情给句扶。）

陈祗：臣完全赞同陛下的看法，只是臣想要推荐另外一个人来协助左将军。

刘禅：另一个人？好好好，侍中请说吧...

## **出兵雍州 姜维军营帐**

姜维：仲权，这次出兵的许可已经下来了，随时可以准备进军。请问这次出兵最可以攻击的地方是哪里？

夏侯霸：.....进入雍州，直攻麴山，在那里先兴建城池固守，再利用该据点进行游击。如果敌人被城池吸引住，则可趁机攻击敌人背后。如果没有被吸引住，则可利用该地作为长期对抗的根据地。

姜维：真是漂亮的作战计画，不过这次攻击行动因为我军数量不足，所以我已经向朝廷那请求援军。现在算算援军也该到了...

柳隐：果然是你，小句你回来了！

句扶：离开常败军这么久，还是回来这边的感觉最好。多亏侍中的帮忙，我才能来到这里和大家团聚。他还说他愿意当卫将军的后盾，请大将你专心在前线就好。

姜维：想不到侍中如此支持我，这样我就更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了。

宁随：（陈祗这家伙居然想到拉拢句扶，他的想法我大概可以理解了...比起文伟，这个人确实可以合作。）

柳隐：等一下，句安这家伙不是已经被军法审判了？

句安：圣上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希望卫将军也能给我同样的机会。

姜维：这...没问题。

句扶：大哥希望能担任筑城和守备的工作，不知道能否允许呢？

姜维：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句安你真的愿意担当？

宁随：等一下，若是前线城池一丢，我方就会马上陷入缺粮危机，这样的任务怎么可以让给这个缺少实绩的人参与。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过去丞相犯过的错误，难道你还要再犯？

句安：（妈的，那个人怎么看都像马谡，他是从地狱回来找我碴的吗？）

句扶：请给大哥一次机会吧！

姜维：好吧...我想宁先生你太过担心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再让傅佥和蒋舒陪同，这样应该可以安心才是。

宁随：（嗯...有那样数量的军队应该是守得住城池，不至于会发生街亭之败，但是我怎么还是不放心。到这个时候诸葛姑娘还不说话，难道她还有别的想法？）



李歆：……请卫将军也让我随同守城。

姜维：咦？为什么要从事这么危险的任务？明明孝兴回来，你马上可以回成都了。

李歆：我从成都短暂加入以来，寸功未立。如果就这样回去，实在是无脸面对提拔我的大将军等人。

柳隐：这样好吗？这个人也曾经参加过叛乱。

姜维：不要再提过去的事，现在他是大汉的将领，只有这样而已。麴城的防务就拜托你了。

李歆：多谢卫将军。

姜维：那么接下来讨论进军路线，仲权你怎么看呢？

夏侯霸：往麴城那边有两条路，北面正路有军队在看守，相对于北路，东路经过牛头山，可以绕到敌人后方，很适合我军前进。

姜维：嗯...牛头山是吧... (不过我印象中，如果往牛头山走，那里道路狭窄，如果被敌人断了后路，恐怕我军要撤退都很困难。)

姜维：还是求稳当，从大路进军比较好。以我军劣势兵力，如果遭到埋伏，只怕连逃脱的机会都没有。

宁随：我想请问句将军，究竟是何人推荐你来这边的。

句安：是圣上。

宁随：真的是圣上？我可不认为圣上日理万机会去理会你这小小的牙门将。

句扶：其实是侍中，只是圣上说侍中的决定就是他的决定，

所以...

姜维：我想圣上也有他的考量，你也别再逼问下去了。

宁随：是.....（太奇怪了，陈祗应该知道双方有过节，为什么还要让他参与作战？这种给了甜头又打一鞭的作法还真诡异。）

马忠：咳咳咳...

姜维：德信，你要多保重身体，从南中到这里的路途实在是太遥远了。

马忠：不，这是我的心愿，现在的我可不以治理南中而满足。我可要和你一起为大汉而北伐，当年没有参与丞相的北伐，这次一定要打个够。

姜维：德信，不要太勉强自己，你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很稳定。

马忠：多谢伯约关心，不过你也别太小看我喔。（或许真的是到此为止了吧，以一个益州人身份能爬到这个位子，我也没什么好不满足。但是每次看到伯约奋战的样子，都会激励我继续努力下去，我真是庆幸这辈子认识了这样的豪杰。）

张嶷：这次战场的地形变化很大，如果选错出兵路线，我军绝对会陷入苦战。

傅佥：这次我一定拚命也要守住麴城！

姜维：不需要拚命，万一情况不对撤退也没什么好可耻的。

傅佥：我记住了。（父亲当年痛骂吴狗壮烈战死，我又怎么能不效法他。）

李歆：（绝对不会错的，这一次我一定要去麴城，要不然铁

定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憾事。)

蒋舒：感谢卫将军给我表现的机会。

姜维：这不是表现机会，而是责任！

蒋舒：对不起...（你们都有好的运气或父母才这样说，像我这种什么都没有的，不把这当表现机会，哪还有未来？）

姜维：诸葛果，我想问问你的看法。

诸葛果：既然主公问了，那我就说吧。夏侯将军策略虽好，但是麴山距离我军大本营太远，加上中间又隔著牛头山，遭到攻击不能持久。到时我军如果单纯救援不及还好，万一被敌人从中间拦截那后果更是可怕，请主公重新思考这次作战。

姜维：这.....夏侯将军苦心提出的作战，全盘否决恐怕不太好吧。

诸葛果：果失言了.....

袁綝：（想不到我们对抗已久的强大敌人，居然自己从内部先垮了。当司马懿这种小人靠著卑鄙手段获得胜利时，是不是代表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呢？）

关索：夏侯将军...希望你能真的放下一切...

夏侯霸：我不否认我到现在还是有恨意.....

关索：那么到成都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见皇后娘娘一面。

夏侯霸：皇后？

杨兰：上次作战真的失礼了，我只是为了要引出将军的大军才这样说...况且某个主谋还在旁边挥扇子逍遥...

夏侯霸：这么说，你和黄忠没有关系？

杨兰：我才不认识什么黄忠，我的父亲是杨阜。

夏侯霸：杨少府？！想不到你是那样的名臣之后。

杨兰：原来你也认识我那不負責任的父亲。

夏侯霸：我以前也受过他不少照顾，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话，我们四兄弟根本没办法活到现在。

杨兰：真想不到...我那父亲对自己家人那么冷漠，却对外人这么优厚。

夏侯霸：少府经常因公而忘私，全心为大魏的未来奋斗，如果他还在的话，或许司马懿就无法轻举妄动吧...

柳隐：句安这家伙还真厚脸皮，居然还敢跑来我们这边。

姜维：既然句安已经是我们的援军，就不许对他无礼。

柳隐：是是是...

姜维：这次攻击除了郭淮之外，还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人？

夏侯霸：陈群之子陈泰有勇有谋，另外...还有一个人虽然年轻，这次应该也不会参加战斗，但是如果他被重用会是吴蜀两国大患。

姜维：是何人？

夏侯霸：钟会钟士季...

姜维：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人...但是我会注意的。

句安：多谢将军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

句扶：（本来以为侍中会很不高興，结果居然什么都没有发

生，看来他真的是个相当有气度的男人。)

## 忠诚的代价 蜀汉军营帐

李歆：多谢卫将军答应未将这无理的请求，要您送我到这。

姜维：身为指挥官，亲自送行出征的将士是应该的。

李歆：李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将，只是个为了温饱而活的平凡人物罢了。早年为了活命，当过土匪也杀过人，烧杀掳掠根本就是家常便饭。我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什么复兴汉室，对我来说根本就是狗屁。我参加黄方的叛乱，害死了向充的兄弟，其实也只是因为跟著他有钱拿有饭吃而已。不过，自从我到了这里以后，感受到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事物。似乎是因为您总是勇敢去面对一切，让周围的人相信那还看不见的未来。

姜维：你过奖了，姜维不是那样勇敢的人。

李歆：很奇怪的是，一向务实的我居然也会喜欢这样的气氛，就算是虚幻也好...抱歉，我这个人真的不太会说话，总之，就让我做点事情来报答您吧。

姜维：等一下，你似乎还想说什么是吧...

李歆：哈哈，将军您多虑了。

李歆：(我绝对没有看错，那个人的眼神透露出反叛的气息...我一定得阻止他。)

## 麴阳之战

郭淮：玄伯似乎已经想好对策了是吧？

陈泰：蜀军新建的麴城虽然坚固，但是距离国境实在太远，无法获得补给。所以只要围住城池，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就可以让他们不战自溃。

郭淮：漂亮，真不愧是陈司空之子。不过...麴城其实没有你想像得那样坚固，你看这封信...

陈泰：什么？！蜀人居然...

郭淮：伯约这次犯下大错，我可不会留任何机会给他。传令在前线的士载，要他缩紧包围网，另外，也传令徐质要他出动全军进攻。

陈泰：得令。

句安：我想问各位，从军打仗的目的为何？

李歆：.....

傅奂：为了报效国家！以不辱父亲的威名！

蒋舒：为了求取功名。

句安：哈哈，蒋将军说得真是不错，我和你应该是同类人。

傅奂：你什么意思？

句安：当初我是蜀将，面对刘备的攻击，我对著敌军摇尾乞怜，只想要活命，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就觉得可耻。

傅奂：刘璋闇弱，先帝圣明，弃暗投明并不可耻。

句安：说得也是，那么现在圣上无视于自己的地位，恣意玩

乐，可以称得上圣明？

傅佥：大胆！你竟敢批评圣上。

句安：我从那时候就觉醒了，与其让自己死得像个蝼蚁那样，不如投效明主以成就更大的功业。回想起来，我记得夷陵之战中，好几个将军为了已经年老昏庸的刘备而送命。有个傻瓜叫做傅彤，哈哈哈哈哈...

蒋舒：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刚才就对我军和我军将领冷嘲热讽？

句安：让你们认清事实罢了。那些人以为自己在尽忠，其实不过是群送死的傻瓜。那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大败，那些人注定是要死在那里。

傅佥：该不会.....

句安：这是大汉的黑暗，也是没有人肯面对的事实，我只是那黑暗面的执行者而已。当时的策划，要把参加夷陵之战那群碍眼的荆州人送到地狱去，结果也成功了。我人在大本营，对于战场的布置一清二楚，我把我军连营的破绽处全部都告诉朱然，帮助他绕到我军没有防备的地方。只可惜，那该死的侦查队偶然发现了朱然军队，虽然很抱歉，我必须埋葬他们。当时杀光那些侦查队的是我和装扮成敌军的手下们，而我老弟到现在还以为是朱然做的。

蒋舒：你疯了吗？这种危险的计画，一个弄不好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

句安：是没错，我确实很有可能战死在夷陵。但是，当我眼中只有利益的时候，我还会去管那些事情吗？要我默默无闻一生，我还宁可死在那个战场上。

傅奂：你这家伙还是人吗？

句安：呵呵呵，之后大军溃败就如同我想像，甚至还多送了几个家伙下地狱，记得傅彤就是其中一个自己去送死的家伙。

傅奂：可恶啊！如果不是你，父亲就不会死！

句安：你那老爹不死，你会有现在的名声，有现在的地位？你该感激我的。

蒋舒：冷静点！这家伙现在告诉我们这些秘密，想必是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了。

句安：聪明，我已经投靠大魏了，大魏征西将军郭淮赏识我，已经要升我当上邽太守。姜维什么都没做居然就爬到我头上，在汶山还敢把我移送法办，我可是恨他恨得要命。

蒋舒：你叛变，你会害你的弟弟...

句安：比起姜维，我更讨厌那白痴弟弟。他可以因祸得福成为夷陵的英雄，而我却不行。现在更跟著姜维，一口气做到左将军，这哪有天理可言？凭什么？！什么都比我差，比我笨，比我瘦，我应该是天之骄子，他应该永远在烂泥中打滚。他是垃圾！该永远接受我的施舍，哈哈哈哈哈...

蒋舒：（这样说来，傅奂是不是也是这样看我，用施舍我来维系他的自尊？）



句安：这座城我要献给郭刺史，到时再引姜维本队来送死，我就能抢下第一功了。

句安：怎么会？！

李歆：我早就知道你是叛徒了。

句安：不可能，没有人知道我和郭淮有往来！

李歆：你那种反叛者的眼神，过去我当土匪的时候看过不知道有多少。你就和那些不惜出卖伙伴接受招安的家伙一样，只知道眼前的利益。

句安：计画稍微产生变动，不跟你这小人物耗下去了。

句安：启禀征西将军，句安已经如约定向您投诚了。

陈泰：如此不义小人，于我大魏又有何用？

郭淮：玄伯，这样说就不对了。句将军是受到我大魏的大义感召，这才投效我国，过去陈司空不也是从吕布那投奔武帝吗？

陈泰：这...

郭淮：句将军请不要存有芥蒂，只要来投的，我绝对欢迎，特别是像你这样的人才。

句安：多谢将军提拔，在下这就率军攻打麴城。

郭淮：暂时先不需要，麴城那里有士载在，加上你带走大部分军队，那个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句安：是.....（郭淮果然还是在怀疑我。）

郭淮：哼哼，接下来就看伯约你怎么接招...

徐质：来吧！蜀狗！这次定叫你们有去无回。

李歆：两位听我说，现在句安虽降，但只要我们能守住这座城，卫将军还有获胜的希望。

傅佥：放心，我愿意跟著你一起守下去。

蒋舒：事到如今，也只能硬著头皮干了。

李歆：好，我好久没有这样热血沸腾，真没想到我也会有不是单纯为了温饱而战的一天。

邓艾：（郭淮和陈泰的安排虽妙，但这样根本无法给姜维有效的打击。战略性逼退吗？看著吧，姜维马上还会再来。）

夏侯霸：郭淮大军速度还真快，比我预期到达的时间要快了三天。

姜维：这点请不要担心，麴城没有这么容易被攻陷，郭淮大军挤在城下反而是变成被攻击的目标。（问题是，我们能否及时赶去救援麴城。若是麴城被破，大军卡在中间反而进退两难。）

姜维：为了避免危险，还是从正路进攻比较好，虽说多花点时间，还是安全为上。

夏侯霸：怎么这边会有人？

姜维：糟糕！是伏兵，快点退后！

郭淮：没有这么容易！

姜维：退路被断，大家不要慌！固守原地来迎击敌人！

郭淮：玄伯看破伯约的行军路线，实在是令人佩服。

陈泰：不敢，这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比起您的实际布阵，在下还是远远不如。

郭淮：（玄伯在战场上的表现真是远远超过我的预期，看来颖川陈家也出了个英勇善战的大将。）

姜维：伯济，这次你表现得太精采了。

郭淮：虽说我有陈泰相伴而胜之不武，但是这次你表现太失常了。你居然会信任句安那种小人，难道你认为他没有胆量背叛？

姜维：不，我必须要信赖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对方再危险也一样。

郭淮：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比起句安那个小人，夏侯霸值得信赖多了。

姜维：没看过的新面孔，你何人？

陈泰：大魏新任雍州刺史，陈泰！

姜维：陈泰？！莫非你就是司空陈群的儿子？

陈泰：没错，不过比起从事文职，我更喜欢战场。看招!!!

陈泰：居然有人克制得了我的霸极流枪术？

姜维：再来吧！

姜维：这招使的好！以一个文官之子而言，你很不错...

陈泰：哇啊！呼呼.....这就是武将的实力？

陈泰：你就是姜维姜伯约？之前听征西将军说过，今日一见

真是惊叹！

姜维：你也很厉害，难怪伯济会赏识你。

陈泰：那么就期待下次的见面吧。

姜维：在郭淮之后又冒出陈泰，到底对方还有多少人才？

句扶：大哥，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

句安：我的笨弟弟，到现在才发现我的真面目？

句扶：你为什么要背叛大汉？

句安：还需要理由？一个像你这样的垃圾都可以平步青云的国家，实在是不值得我这个人才待下去。

句扶：这只是暂时的，以大哥的才能随时可以爬到我头上。

句安：你以为这点空话就能抚平我的怨恨？告诉你，我恨透你了！在我背负着句家过去荣耀从军的时候，你就一直扯我后腿，你的愚蠢冲动害我溜掉多少次升迁的机会。

句扶：关于那些事情，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句安：你如果真感到抱歉，就该在夷陵就死掉，而不是活到现在让我丢脸。告诉你吧，夷陵的事情是我的杰作，那些人虽然有这样的计划，但是让计划完全能实现的是我。只有利用那场战争，把那些外来份子都一扫而空，我才有机会爬上去。

句扶：就因为那样的原因？！

句安：那样的原因？你才是愚蠢的家伙，这个世道有谁是真的忠君爱国，都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已。

句扶：够了！

句安：我本来想让你当丧家之犬，当一辈子的笑话，我才留下的性命...

句扶：我说够了！你去死吧！

句扶：句安!!!!!!

句安：你的武艺都是我教的，想赢我？威势很够，但是威力如何？

句安：(幸好我激怒他，加上对他招式熟悉，不然要赢他还真不容易。这种威力，完全超过我想像。)

句扶：啊!!!!!!

句安：(再不走就死定了!)

句扶：不要跑！

句安：哼...纵然你打败我也改变不了你兄长是叛逆者的事实。等着接受蜀人怀疑的眼光吧，哈哈哈...左将军？我呸，等着当阶下囚吧。

句扶：这算什么！这到底算什么？！

姜维：你不就是之前守武都的那个结巴？

邓艾：记住我的名字，我叫邓艾！

邓艾：(好像每次对上他，结巴就改善很多。)

姜维：还是好强！

邓艾：你也不差！可惜这次不是我领军，不然你没办法这么轻松走到我前面。

姜维：你是说你才能还胜过伯济？

邓艾：哼...郭淮算什么？！我大魏除了太傅外，其他人根本不值一提。

姜维：（这样的自信，似乎伴随相应的才能。）

傅佥：关于句安的事情...

句扶：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傅佥：不行！他也是我父亲的仇人！

句扶：他也是我整营弟兄的仇人！

傅佥：哼！

句扶：哼！

徐质：哈哈，这种奇装异服的部队哪是我的对手？

张嶷：是这样？

徐质：这是什么？怎么感觉全身无力？

张嶷：我的刀上涂有天下第一奇毒‘一日丧命散’。

徐质：那是什么？

张嶷：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再加上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

徐质：那会怎么样？

张嶷：中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日之内会武功全失，筋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会血管爆裂而死。

徐质：什么？！

张嶷：呵呵，这就是我们无当飞军的战斗方式。需要解药吗？

徐质：哼！我宁死也不接受敌人的施舍！

张嶷：（真是条汉子，还好我是骗他的，不然这样的汉子死在这也挺可惜的。）

句安：你曾经参加过黄方叛乱，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为什么不跟著我一起投降大魏，享受荣华富贵？

李歆：我虽然不是什么忠臣烈士，但也知道不该出卖兄弟。像你这种货色，以为贼人真的会重用你？

句安：哼，随便你，到时死了别怪我没警告你！

郭淮：你的三个弟弟虽然被流放到辽东，但是情况都很好，太傅没有为难他们。

夏侯霸：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会感谢你？

郭淮：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是希望你能心无牵挂地和我战斗。

夏侯霸：哼！

陈泰：在下颖川陈泰，靖侯陈群之子。

袁綝：颖川袁綝。

陈泰：等一下，在下出身颖川，也在颖川居住多年，却从未听过颖川有袁姓...

陈泰：反倒是临近的陈郡或汝南...不对，你统领的部队不就是大戟士？那可是我大魏承袭自袁绍军的编制。

袁綝：别乱猜了，如果我是这些大姓之后，会在这里拿著大戟上前线？

陈泰：这也不一定，在下不也提著枪上阵？请听在下一言，如果您真是汝南袁家后代的话，请好好正视自己的身份。一代四世三公，二袁宰制天下的名门不该就此消失。您有这个义务去复兴他，哪怕是再花上几代的时间。

袁綝：……

陈泰：蜀军也有女将？

杨兰：很奇怪吗？我们羌人打仗不分男女，更何况我还是佣兵。

陈泰：原来如此，受教了。

杨兰：你是新来的？长得还挺帅的嘛。

陈泰：在下颖川陈泰，是故靖侯陈群之子。

杨兰：虽然不是很清楚，不过并不讨厌像你这样彬彬有礼的敌将。对了，你认识一个叫做鲁芝的人？

陈泰：鲁芝？是那个曹爽的部下？据说他因为之前违抗太傅的命令，率军斩关出城，现在正在下狱中。不过在下认为，以他忠勇的表现，加上过去也担任过太傅的幕僚，应该会马上被释放。

杨兰：这样就好，那么如果之后你见到他，帮我向他问好可以吗？

陈泰：在下荣幸之至。

诸葛果：你就是我主的敌人郭淮吧？

郭淮：请问姑娘的名字？

诸葛果：诸葛果，是我主姜将军的忠臣！



郭淮：蜀军有这样的奇女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李歆：两位将军请听我说，麴城不管怎么样都守不住了。

傅佥：不可能，我还有力气，还能继续再战。

李歆：：不，现在敌人虽然暂时被击退，但郭淮马上就会再回来。欠缺粮食和饮水的我们根本无法持久。所以我希望两位将军撤退，让我留下来为你们和卫将军争取时间。

傅佥：我们怎么能把你丢下来？

李歆：不是舍弃我，而是去做更重要的事！如果你们不去通知卫将军，难道要害他继续停留在这里？

蒋舒：走吧，不要辜负李将军的牺牲。

傅佥：我们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姜维：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傅佥：您一定要回去救李将军。

姜维：全军撤退，不要停留在这里，以免被郭淮和陈泰的部队包围。

傅佥：卫将军，您为什么对麴城的李将军见死不救？

姜维：撤退！

袁綝：伯约，你为什么要选择当坏人？

姜维：指挥部队不同于平时，要随时判断什么时候做出必要的牺牲。

袁綝：我很清楚你不是这样的人，只因为身负重任？

姜维：是呀...其实我是最痛恨舍弃部下的人...

袁綝：等一下，伯约你到哪里？

李歆：卫将军，为什么您要冒险，一个人跑来麴城？

姜维：身为大将，我必须舍弃你。但身为姜维这个人，我还是必须要来找你。

李歆：不用了，李歆无能，无法阻止句安，最终还是让麴城失陷。

姜维：听好，现在的状况下，要救你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当麴城失陷的时候，请你直接投降。以伯济的个性，他不会为难你的。你的亲人我会帮忙照顾，不用担心。

李歆：可是，我不愿当降臣...

姜维：你想要让我的罪孽更深重吗？

李歆：我明白了...以后虽然可能无法再相见，但李歆由衷希望您的未来一片光明。

姜维：保重...

## 第二十回 西平之战

### 受降 鞠城

李歆：你就是郭淮？

郭淮：不错，大魏征西将军郭淮。

句安：说这么多废话，到最后还不是要投降？

郭淮：请放心，郭淮保证全城将士的生命安全，不会伤害任何一人的性命。李将军抵抗我军攻势颇为英勇，归降之后，也希望你能在我军区任职，郭淮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李歆：如此，李歆就完成卫将军的托付了。

郭淮：伯约？我懂了，是他要你投降的。

李歆：卫将军不是一般人，就算被迫舍弃此地的将士，也不希望我们就此牺牲。

陈泰：这会不会是诈降？

郭淮：不，这是因为伯约比谁都知道被舍弃的痛苦，所以他才会作出如此决定。

李歆：很抱歉，李歆终究还是软弱，不想和句安这种货色同流合污。

郭淮：李将军，不要冲动！

郭淮：唉...可惜了这样的烈士...

陈泰：是不是就地安葬他？

郭淮：嗯，不过这件事情不要传出去，就说句安和李歆一起投降，李歆水土不服病故。

句安：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

郭淮：我不想让伯约知道，李歆最终还是因为他的决定而死。（伯约，投降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哪怕是没有策名委质，那价值观的矛盾和内心的挣扎，一般心志没你坚强的人根本就受不了。）

## 回军再战 姜维军营帐

傅佥：可恨呀！因为句安的叛变，让我们失去麴城这宝贵的据点。

姜维：不，郭淮反应迅速，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把军队带到麴城一带才是我们失利的原因。我太小看郭淮，这都是我的错。（希望李歆能够平安投降，这样至少可以稍微减轻我的罪恶感。）

夏侯霸：不，伯约...明明是因为我对郭淮怀有私怨，不愿意正面评价他的能力，是我的错。

姜维：仲权你也别自责，其实现在军队中最难过的就是你，能在这边和我们一起奋战已经是很辛苦了。只是现在看来，我们或许可以稍等一下，不用这么急著撤退。

夏侯霸：这又是为什么呢？

姜维：郭淮这次大举进兵，恐怕会引起羌人的猜疑，我已经让承宗（王嗣）说服羌人起兵。只要郭淮率军西进，我们还是有机会再度发动攻击。我打算率领本军沿著洮水北上，截断郭淮的后路。为了避免郭淮安排军队在我们后方，我准备派出别动队来

阻止敌军分队。这个任务可以交给元俭你吗？

廖化：廖化领命。（还不认输吗？当麴城失陷之时，我们就没什么胜算了。正确作法应该是即刻把部队带回国境，难道你都没考虑到万一战争持久下去，补给发生问题该怎么办？）

宁随：（廖化有极高的指挥能力，担任分队队长是最佳人选没错。但是他欠缺临机应变能力，加上又没有作战意识，只怕...）

## 邓艾的先见 陇西 魏军营帐

郭淮：这次战斗大家辛苦了，虽说没有打败蜀军，至少让蜀人一无所获也算是战略上的成功。

陈泰：我认为战斗的最高境界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既然征西将军已经让姜维退兵，也就不需要在意是否打败蜀军。

郭淮：说得也是...只是我听说羌人那边又开始骚动，大家跟我一起北上平乱。

邓艾：如...如果将军认...认为...姜维就这样罢休的话，就...就中了他...他的计。

句安：（这样的结巴也能当南安太守，我看这边还真没什么人才。）

郭淮：哦...愿闻其详。

邓艾：姜维现...现在...走...走得不太远，如...如果回头...头攻击...截断我军退路...我...我军会被击溃。

陈泰：那么即刻布防白水一带，若是姜维回军应该会在那里

驻扎。

邓艾：完全正确，请将军把分队交给我，只需一千人就足以阻止姜维攻势。

句安：（结巴突然好了？）

郭淮：好！邓太守，现在命你即刻回防洮城。

邓艾：是！

郭淮：（虽然口才不好，但是战略眼光和战术能力可能还远超过玄伯和我。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太傅会这么器重这个人了。）

### **邓艾的作战 白水 魏军营帐**

邓艾：蜀...蜀军动...动向如何？

徐质：蜀军驻扎在白水的对岸，也就是我们的正对面。

邓艾：有...有什么...动作？

徐质：只是在那边观望，完全没有过河的意思。

句安：该怎么办？我们兵力不足，是不是应该和征西将军的部队会合比较好？

邓艾：那样就中了敌人的计了！

句安：（哎呀，这结巴说话居然这么顺？）

邓艾：看看敌人的动向就知道这只是别动队，是用来骗我们的。这支部队会假装攻击白水，实际上本队会绕过白水那里，向东攻击洮城。万一洮城失陷，则征西将军的部队就会彻底被孤立，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徐质：这么可怕...

邓艾：姜维这家伙还真不简单，居然想出这么绝妙的作战，只可惜这个分队指挥官太愚蠢了。要是我发现敌人人数不足，会当场抛下分队的任务，即刻渡过白水发动攻击，而不是呆呆地死守著自己的阵地不放。现在即刻回防洮城，要让蜀军知道，我们这边的分队指挥官可不蠢。

公元二四九年，姜维出兵雍州，在麴山附近筑二城，使将军句安等人防守，以便聚集羌人。魏国征西将军郭淮和雍州刺史陈泰出兵，陈泰看准麴山蜀军补给路线太远，只要将其围困即可破兵。郭淮进军洮河沿岸阻挡姜维的援军。姜维眼看战略被识破就率军遁走。句安等被围困则投降曹魏。之后邓艾算准姜维会回军再度发动攻击，趁夜即刻回防洮城，果然姜维军队回军袭击。姜维见到洮城有防备，即刻撤退。

## **孙礼之死 洛阳司空府**

陈泰：我才去一下西边，怎么就看见德达你变成这样了？

孙礼：生死有命，这样的事情并不足以为奇。

陈泰：德达...

孙礼：你知道吗？其实我有一些后悔...

陈泰：后悔？

孙礼：当初以为太傅忠心为国，所以和伯舆（王基）、文舒

(王昶) 他们共同向太傅请命。

陈泰：太傅至今的作为也是完全为大魏著想啊！

孙礼：不，你错了。当他把曹爽三族诛灭开始，事情就已经变质了。

陈泰：可曹爽留著绝对是祸患，这点也是毋庸置疑。

孙礼：曹爽再怎么样都是先帝留下来的辅政大臣，不管什么理由，都不构成另一个辅政大臣诛杀他的藉口。今天他可以这样诛杀曹爽，明天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诛杀任何大臣，到最后朝中只剩下他司马家的支持者.....

陈泰：该不会？

孙礼：很熟悉吧...武帝过去不就是这样做？

陈泰：难道我也错看了太傅？

孙礼：其实我左思右想，或许制造这样怪物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只想要有个强而有力的救星，把所有责任往他身上丢。为了让他更有力量，我们也把所有权力给了他。品尝到权力滋味的他就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太傅...为了守护那得来不易的权力，他必须硬著头皮做到底。

陈泰：那么照这样下去，司马家的终点可能只有两个了...全族被诛，不然就是篡位。

孙礼：正确，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希望玄伯你能在我之后守护大魏。

陈泰：我一定会的。



## 鲁芝赴任 洛阳城门

鲁芝：在下为有罪之人，现在受命担任并州刺史，不知道为什么像您这样的名门子弟会来淌这浑水为在下送行？

陈泰：陈泰只是单纯想结识忠义之士，别无他想。

鲁芝：是吗？既然这样，就请送到这里就好，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陈泰：还在怨恨吗？因为在下的保证，让大将军全族丢了性命。

鲁芝：岂敢，只是哀叹现在天下的名门都已经变质了，名士也不名士，气节和风骨更不知何在。当然在下也没资格说别人，面对太傅屠刀的恐吓，还是选择屈膝当奴才换取全族的生存。在您眼前的鲁芝，同样是个无耻小人。

陈泰：在下很明白您的痛苦，不过您已是大将军府中选择抗战到底的最后一人，尽到该有的忠义了。现在普天下无人可以阻止太傅，不只我们，就算是位列三公的老臣们都不行。

鲁芝：所以，是要说服在下真心为司马家效力，然后一起拿著屠刀对准宗室和忠臣？

陈泰：不，在下只是认为事情总会有转机，乌云总难以蔽日，现在积蓄力量，将来才有拨乱反正的机会。

鲁芝：您若是支持司马家，绝对可以获得更高的地位，而不是停留在西部荒凉的地方。

陈泰：在下当初只支持太傅打倒大将军，但从未支持他改朝换代。若司马家真有类似叛逆举动，在下一定会跳出来反抗到底。

鲁芝：到头来，恐怕你也只能白白当烈士而已...

陈泰：这是赎罪唯一的办法。对了，杨兰说她要向你问好。

鲁芝：哦...你见到她了，她好吗？

陈泰：非常好，完全还是一副少女的模样。

鲁芝：原来如此，这些年没听过她的消息，还真有点担心。请把这个交给她，之后在下也不知道能不能和她再见面了...

## 责任归属 汉中议事厅

姜维：战斗的经过就是这样，在下见情况不对就带兵先行返回。句安和李歆苦战多日，在得不到援军的情况下被迫投降。

费祎：你打成这样，还有脸再奏请北伐？

姜维：姜维无话可说...

费祎：算了，我知道你刚才的报告满口谎言。

姜维：这...刚才所言都句句属实。

费祎：李歆我不知道，但句安投敌之事我很清楚。你是为了袒护句扶才会把罪全揽到自己身上吧。你真不了解我们大汉的规矩，就算是降将或罪臣，也绝不株连亲族。

姜维：但是，日后孝兴将受到众人怀疑的眼光，过著痛苦不堪的日子。

费祎：哦？这我倒真没想到...或许你说得有道理。这样吧，

往成都的报告就照你的意思，但句扶必须接受处罚。

姜维：这是为什么？

费祎：句扶是个有责任感的将领，自己兄长发生事情却没给他处罚，你认为他过意得去？

姜维：大将军所言极是，是姜维疏忽了。

费祎：（嗯，我是不是该在这时候和他和好呢？但怎么样也拉不下脸来。）

姜维：（其实费文伟也不是那样不通情理之人，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会弄得如此僵？）

## **立誓 涪县蜀汉军军营**

蒋舒：傅佥你就少说几句吧。

柳隐：喂喂！对长官这样讲话，难道你不怕被军法审判？

傅佥：句安那个家伙叛逃，你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

句扶：我无话可说...

柳隐：你认为小句他真知道句安是什么样的人？在他眼中，那个坏到骨子里的家伙却是拉拔他长大的恩人。

傅佥：哼...这又算什么理由？

蒋舒：请原谅傅佥，他真的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句扶：你没有错，过去这二十几年来，我也是抱著相同的心情在活著。只是没想到事情的真相会是这么难堪，这么多年来追

寻真相的我，居然会宁愿这样的真相永远消失。

傅奁：你...

句扶：我现在要面临调查，恐怕不是这么容易可以了结这件事。但是在调查结束后，我发誓我一定会手刃句安，不管是为了侦查队的弟兄们或是傅将军！

傅奁：我的仇不需要你多事，碰到句安我一定也会手刃他。

句扶：那么...在战场上谁先碰到句安谁就先杀他，我们不许干预对方，可以吗？

傅奁：好提议...对不起，刚才失言了...

句扶：你真的很像年轻时候的我，现在我们常败军还真需要像你这样年轻又充满活力的将领。

柳隐：呵呵...不过你的脾气比起小句要好多了，当年他得罪吴班将军还打死不肯低头，连我都为他捏把冷汗。

蒋舒：我想两位将军可能还没见过脾气正拗时候的傅奁呢...记得当时...他认识一个姑娘...

傅奁：够了够了！

句扶：哈哈，如果我可以顺利回归的话，到时我们再去喝一杯吧。

句扶：嗯？！怎么回事？

使者：制诏左将军句扶...

句安投敌之事只让句扶贬为杂号将军了事，并没有进一步处

置，甚至还让他原地回归涪县姜维帐下。

## 往成都之路 成都附近

姜维：仲权，这条路我当年刚从大魏过来时也走过，每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格外艰辛。

夏侯霸：没有想到流亡的日子会这么辛苦，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太初（夏侯玄）不愿意跟我来。

姜维：其实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也是很类似，只是因为丞相对我的厚恩，让我能很快融入大汉的团队。

夏侯霸：不晓得在天上的父亲知道我投靠蜀国会会有什么想法？我曾经发誓要报仇，如今却落得寄人篱下，仰仗蜀人鼻息...

姜维：别这样说，大家也只是一时不能习惯而已，久了绝对会接纳你的。而且我想圣上应该也会厚待你，你就宽心一点吧。

夏侯霸：伯约，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万一我们真的能打回中原，到时候你会怎么做？你真的要灭亡我大魏？

姜维：我不知道...我满脑子都只想要完成心中所愿，以后的事情完全没有想过。

夏侯霸：我终究是大魏的臣子，曹氏的亲族。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或许你我又得刀兵相向。

姜维：我真的不希望那样，但我相信一定会有圆满的解决方式...

夏侯霸：希望如此吧...

## 异乡的亲人 成都 皇宫

刘禅：夏侯将军来投奔我国，有如昔日微子去殷，实在是令人敬佩。

夏侯霸：我没有要背叛大魏的意思，今天只是暂时栖身蜀地，待消灭司马家后，我仍是大魏的一员。

诸葛瞻：大胆！你面见圣上也不跪拜，现在又口出狂言。

姜维：夏侯将军只是一时无法适应现在的身份，请陛下不要见怪。（丞相的公子年纪轻轻就爬到侍中近臣的高位，只是他的脾气有点不像丞相。）

刘禅：没问题的，如果只是盟友，自然就没有要跪朕的必要。夏侯将军，关于定军山一事似乎对你来说应该是严重的创伤。

夏侯霸：每次回想到那个时候发生的事，至今还是会咬牙切齿。

刘禅：果然是这样...不过朕先声明不关朕的事。

夏侯霸：.....

樊建：圣上...那时候就算您想要参战也很难吧。

刘禅：哈哈，说得对，说得对。朕只是要说，其实我们还是有点亲戚关系，如果能靠著这样的关系化解恩仇不是很好吗？

夏侯霸：亲戚？

夏侯霸：你是.....

张皇后：我父亲是车骑将军张飞，而母亲姓夏侯...

夏侯霸：难怪有点像...我听说从妹在十三岁时被张飞掳走，看来果然是真的。

张皇后：我有夏侯家的血统，如果夏侯将军您在这里感到孤独无依的话，请把我当作是您唯一的亲人。

夏侯霸：原来如此，难怪关将军坚持要我见你。

张皇后：(关索?! 这时候他又这么细心了。)

刘禅：既然夏侯将军和朕的皇后有血缘关系，那么也算是朕的姻亲，这样夏侯将军理应比照皇亲给予封赏。

夏侯霸：多谢!

姜维：(时人都说皇上昏庸闇弱，但是懂得用亲戚关系拉拢夏侯将军，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蠢蛋...只是陛下身边又站著黄皓这个宦官，究竟陛下是贤还是愚，我真的不清楚了。)

刘禅：对了，这次虽说没有获得战果，但也没有什么损伤，请卫将军不要在意。

姜维：是!

陈祗：(呵呵呵，快点过来吧，你们常败军和我谈条件的人是谁呢?)

## **二宫之变 落幕 建业 皇宫**

孙权：现在两边有什么话就说吧，再说啊!

孙峻：(好可怕的圣上，我从来没有看过比这还像恶魔的样子。)

滕胤：（太子派和鲁王派斗到最后的下场居然是同归于尽。）

孙权：十年了，整整十年...从朕立孙和为太子以来你们就给我斗十年！早也斗，晚也斗，日日斗，夜夜斗，你们不厌烦，朕也开始厌烦了！朕很早就警告过你们不要管朕的家务事，你们偏偏不听。吾粲被朕杀了，顾谭和张休被流放，这些血淋淋的前例在眼前，你们还是不知警惕。

孙权：鲁王派的以为朕真的要立鲁王，每天在那搞鬼，甚至还动朕的公主来说服朕。错了，朕废太子，一样不会立孙霸。所以朕决定给这几个人教训，孙奇、吴安、全寄和杨竺都被朕杀了，这点底下的全怵应该比谁都清楚吧。

全怵：臣惶恐...

孙权：朕为了平息这样的纷争，决定废掉太子并且命鲁王自杀，没想到还是有蠢人不知悔改。朕的女婿朱据居然敢干涉朕的决定，这样祸乱朝纲的行为就算是朕的女婿也不可原谅，朕把他流放了。昨天，朕接到朱据已经死亡的消息，可以说是死有余辜。朕认为剩下的臣子都是忠臣，既是忠臣就该对朕直言不讳。

鲁淑：圣上！国不可一日无储君...

孙权：嗯...说得好，朕就需要这样的忠臣。

吕据：（一下要我们闭嘴，一下要我们说话，现在真是伴君如伴虎。）

孙权：朕决定立朕的第七个儿子孙亮为皇太子。

滕胤：.....（混帐，立个小朋友当太子，想也知道是那个全



公主的鬼主意。)

孙权：诸位如果不说话就表示赞同了？

施绩：（顾家的子弟倒下，陆家的当家也倒了，吴郡朱家的朱据被害，我们江东士族在这次动乱中损失最惨重。相比之下，那些北方人死的都是些小角色，难道圣上是想藉这机会除掉我们？不，也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涉入太深，比起那些懂得抽身的狡猾北方人，我们太愚蠢会去相信圣上无法离开我们。只是...立个这么小的储君，到最后一定变成权臣的玩物，我大吴的前途实在是堪虑。父亲啊...您一定是不想见到这样不堪的场面才选择先行离世，究竟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和谁合作来支撑大吴？）

使者：启禀皇上，蜀国使者宗预求见！

孙权：德艳？快快有请！

使者：是！

孙权：德艳啊，朕可想死了你了。

鲁淑：（皇上似乎只有在面对使臣的时候才会回复成过往的样子，真令人担忧。）

宗预：有数年未和圣上见面，宗预同样也感到十分寂寞。

孙权：唉...你看看才过几年，朕和德艳的头发白了这么多。你每次都奉命出使我国，为两国的友谊贡献力量。而今天你年纪大了，朕也逐渐衰老，大概不会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宗预：圣上...

施绩：（对呀，还有蜀国可以依靠，不管怎么样，只要有这

样的盟友，我们就不至于会孤军奋战。)

## **就决定是你了！ 涪县卫将军府**

姜维：麋阳一战虽然不克，但也让曹贼再也没有什么动作，眼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似乎可以偷闲一下。不过杨兰昨天要我陪她去逛成都大街，而诸葛果也在刚才邀请我去丞相家拜访。嗯...一个人总不能分身两头跑，到底该怎么办呢？

陪杨兰去成都

## **休息之日 成都**

姜维：既然先答应杨兰的，就陪她去吧，之后再和诸葛果说抱歉了。

姜维：本来想在家好好看书，都是你硬要拉我出来。

杨兰：反正那些兵书没有诸葛果解说你也看不懂，既然诸葛果不在，你就别浪费时间看书了。

姜维：你当我是文盲吗？只是想想这么多年来，让诸葛姑娘陪著我们南征北讨，实在是过意不去。

杨兰：哼哼，你就没有对一个西羌弱女子离开故乡将近二十年感到过意不去？

姜维：你哪里是弱女子？你不是也有拿酬劳？

杨兰：酬劳归酬劳，奖金总得给吧。总之今天你得补偿我点什么。

姜维：我薪水不多，这点你也该知道的！

杨兰：少骗人，中二千石的薪水可也不少吧！

姜维：我的收入经常拿去借给弟兄，上次关将军还和我借了五十万钱还债。

杨兰：别这么紧张，我又没有拉你去成都的名店街，本来我对那些名牌就没兴趣。

姜维：那你要什么？

杨兰：这个嘛...就把你今天所有的时间都给我...

姜维：这个...

杨兰：不行吗？人家一个弱女子为了你，忍受和亲人分别...

姜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杨兰：那么就从这里逛起吧，待会再去成都名店街，我听说蜀锦可是天下知名...

姜维：你不是说你不爱名贵东西？

杨兰：那些东西应该不算贵吧...

姜维：服了你...

杨兰：（就算对未来很茫然，就算不确定会得到回应，但我依旧会把握现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陪诸葛果去汉中丞相家

## 诸葛家的日常 汉中诸葛邸

姜维：好久没去丞相家了，还是去看看丞相夫人吧...先声明我不是为了诸葛果...

诸葛瞻：姊，那家伙为什么跟著进我们家？

诸葛果：小瞻，对主公请不要称那家伙。

诸葛瞻：是.....

姜维：（奇怪，怎么丞相公子会这么讨厌我，我哪里惹到他了？）

黄月英：你也别见怪，瞻儿就是这样，从小就粘著姊姊不放，到现在长大还是这样。

诸葛瞻：娘！我哪有。

黄月英：我们家的瞻儿是在吃醋，呵呵呵...话说回来，你接替孔明表现得还不错嘛，北伐范围也越来越扩张。

诸葛瞻：我不这样认为，目前虽然打赢了少数零星的战争，但对于曹贼根本没有造成决定性的打击，万一战败，我们大汉就危险了。

黄月英：瞻儿说得倒是不错，其实朝廷有相同想法的人也很多。

姜维：是这样吗？（没想到连丞相的公子都这样想，其他人可想而知。）

诸葛果：纵然不出兵，大汉和曹贼的实力差距也难以弥补，所以只能趁敌人实力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先给予对方打击。

姜维：我认为丞相生前既然有这样的遗愿，就要为他来完成，这是我唯一能够报答丞相知遇之恩的方式。

诸葛瞻：说得好听，你了解爹多少？难道你不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才胡乱出兵？

诸葛果：小瞻！你对于主公到底了解多少？难道你瞧不起父亲看人的眼光？

诸葛瞻：我.....

黄月英：伯约，你不是孔明，更不需要成为第二个孔明。我认为你应该有你自己的想法。只是伯约你要注意，就算孔明在世的时候，朝中反对北伐的声浪就不小，如果是你的话，反对的声浪会更大。

诸葛果：只要主公要做什么，果就一定支持他。

黄月英：哪怕是必须和瞻儿为敌？

诸葛果：在所不惜。

黄月英：这点果儿倒真像孔明，那个无可救药的固执。

诸葛瞻：姊...

黄月英：这件衣服你拿去吧，穿上会看起来更像孔明。

诸葛果：多谢娘！

黄月英：加油吧，先不说杨兰，那个尹香可是很强的竞争对手！

姜维：对手？

诸葛果：这...我只是...要报效主公对我的恩情...

诸葛瞻：（姜维！你拐走我最亲爱的姊姊，又破坏父亲守护的大汉，等我掌权后绝对不会和你善罢甘休。）

都不去

姜维：还是在家睡大头觉算了，最近睡眠有点不足...

姜维：想到去年那边发生大规模政变，不知道曹绫究竟怎么样了？虽说以她的聪明才智应该可以逃过一劫，只是在司马家威权下失去一切的她，日子也过得很辛苦吧。

## 选择 涪县卫将军府

姜维：好久没和尹兄一起痛饮一番了，今天可要不醉不归。

尹赏：伯约呀，你该知道我过去对杨姑娘说的话吧。

姜维：我知道。

尹赏：结果你却还是选择孑然一身，还害得杨姑娘的青春也被蹉跎了。

姜维：尹兄别自责，这件事姜维也有责任。我本来以为过些时候，她们自然会放弃，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却还是未改初衷。仔细想想，这些女子的心志都比你我来得强悍。

尹赏：伯约，你就放下小妹吧，她临终前对你说的话，并不是真的一定要你功成名就。她只是害怕你迷失目标，所以用这样的遗言来支撑你而已。然而现在你身边有如此好的两位姑娘陪你，小妹的话你大可不用放在心上。

姜维：尹兄，这些道理我也知道。不过，既然在香面前立下的誓言，我就势必得做到。眼前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挥军北伐取得胜利，然后在冀城迎回母亲并且亲自告慰香。如此我不但可以实现对香的承诺，更可以报答丞相的知遇之恩。

尹赏：也就是说，在达到这目标以前，你早就已经决定牺牲

自己的幸福？

姜维：不错。

尹赏：真是的，为什么聪明人总是这么任性和自私呢？

姜维：对不起。

尹赏：这话请别对我说，对那两个苦苦等候你的女子说去。

### 南中组情谊 涪县近郊

马忠：呵呵，孟姑娘最好看紧一点，不然关索可能又跑掉了。

花鬘：当然，这次可不会给他机会让他去找王家或是鲍家姑娘，更别提成都张皇后的啦。

关索：德信，我和你有仇吗？

马忠：没办法，上次平定刘胄和黄方的乱事，我欠孟家太多了。

张嶷：嗯嗯，你就快点死心让我们好参加你的婚礼吧，红包不会少的。

关索：啊……要我结婚，你直接包我白包算了。

马忠：两位将军也跟随卫将军这么久，你们怎么看他？

关索：确实是个人才，不管是智略或是武勇。

张嶷：他迟早可以爬到大汉大将军的位子，统领全国的军事只是时间的问题。

马忠：不过要挤下费祎没有这么简单吧。

张嶷：不，我认为大将军迟早会出事的。大将军对自己身边

太没有防备了，我写信警告过他很多次，别小看刺客，就算像他这样高贵身份的人还是随时会被袭击。

关索：确实如此，张三叔武勇天下无双也是这样被暗算的，只怕同样的命运会...

马忠：听到你们的答案我就可以放心回南中了。

关索：咦？

张嶷：德信怎么好端端要回南中？

马忠：我总是有些事情要去处理，别忘记我的本职可是庾降都督。

关索：说得也是...只可惜少了德信，总觉得少了什么一样。

马忠：这点也别担心，我已经推荐了一个人前来协助常败军。

张嶷：我倒是很好奇这个人会是何方神圣。

霍弋：在下霍弋，奉镇南大将军指示，特来加入常败军。

马忠：这位就是前梓潼太守霍仲邈（霍峻）的儿子，和其父一样冷静善战。

张嶷：我听过霍仲邈的战绩，据说他以少数军队守住葭萌城，还挡住张鲁和刘璋大军的攻势。据说仲邈过世的时候，先帝还特别哀伤，亲率群僚吊祭，更留宿在墓上。

马忠：这位霍绍先在能力上可以和他父亲匹敌，只是有点好赌，目前仍是大汉公认损友排行榜第二名。

张嶷：我想谁是第一名应该不用说了。

花鬘：同意的啦。



关索：大家干嘛看我。

马忠：大汉所有女人都不准丈夫或是男朋友和这位霍绍先来往。

霍弋：这没什么道理呀，我的朋友很少离婚，最严重的不过是赌输把老婆卖掉而已。

马忠：你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人如今还当太子中庶子，岂不是害了太子？

霍弋：这不能怪我呀，我本来也是勤奋向学，爱护家庭的好青年，只是后来和简伯伯相处后，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关索：咱真是同病相怜呀，我也是被黄伯伯带坏的，本来我可是很清纯的。

马忠：所以我想把他带来常败军以毒攻毒，总之...他就是你们的新战友了。绍先，对于战场上的事情，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指导吗？

霍弋：德信，你也知道我三岁学论语，四岁学孟子，十七岁就和丞相的公子一起出外游学...

马忠：这和行军打仗有什么关系？

霍弋：就是因为太忙了，所以没空学会打仗...

马忠：早说嘛...

公元二四九年，镇南大将军马忠于任上病逝，马忠为人宽容、济弱而有度量，喜欢诙谐大笑，忿怒不形于色。不过处事决断威

恩并行。蛮夷对他又畏又爱。死时，众人都去致丧，流涕悲痛，为他立庙祭祀。马忠病逝后，由张表和阎宇先后接替他的职位，然而威名和功绩都远远不及马忠。

## 对父亲的骄傲 赵云墓

赵统：多谢袁将军陪同我们一起祭拜父亲。

袁綝：哪里的话，赵将军生前是义父最好的朋友，来祭拜他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回想当初两人还在界桥和青州之地数次交战，没想到最后成为刎颈之交，真是不打不相识。

赵广：父亲生前也常提到陈将军，他常说如果没有陈将军，自己都不知道死几次了。

袁綝：其实我还真有点羡慕你们...

赵广：为什么？

赵统：袁将军您武艺高强，官位也高，有什么需要羡慕我们这默默无闻的兄弟？

袁綝：至少你们有个可以让自己自豪的父亲呀。

赵统：可是陈将军他不是您的义父？

袁綝：我非常以义父自豪，但我却无法对自己生父感到骄傲。你们也该知道我姓袁...

赵统：其实袁姓也没有...

赵广：大哥，袁将军并不想听这种虚伪的话。

赵统：.....

赵广：不瞒您说，您的身分在大汉有许多传言，许多人说您是河北袁本初之子，所以才能年纪轻轻爬到高位。其实先帝受过袁本初的恩惠，时刻感念在心，所以您领受这高位并无不妥。

袁綝：但是我并没有见过那个人，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结果张郃却对我说，我身上留著袁绍血的事实永远无法改变。或许这也是义父不让我跟他姓陈的关系，因为他不敢把这袁姓从这世上抹消。

赵广：这太奇怪了...为什么只因为父亲是袁绍，就要把延续袁家的责任全部都往您身上推？这些人要是真的怀念袁家，早就该找曹操报仇，而不是在那说风凉话。

赵统：弟弟...

赵广：袁将军，请您自己决定自己该做什么，想成为陈叔至或是袁本初的儿子都由您自己决定。

袁綝：多谢小赵将军的一番话，不过我自己也不想这么快决定。因为说不定我的心中，其实对那从未谋面的生父，还有一丝眷顾...

赵统：（父亲也很讨厌袁绍，不过却愿意照顾他的儿子。以父亲固执的个性，绝对不是改变自己对袁绍的看法，而是他真心认为袁将军的个性并不像袁绍。仔细想想，我一心在模仿父亲，是不是到头来却忽略了自己的个性？）

**恶魔的交易 成都郊外**

陈祗：我想我们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能这样好好对谈恐怕是第一次。

宁随：你倒是厉害，想出用句扶来拉拢伯约，现在他对你可充满好感。

陈祗：如此甚好，我一直想要和卫将军结交呢。

宁随：想当年我随同丞相拜访许司徒的时候，就约略对你有印象，没想到你现在会混到这种地步。

陈祗：呵呵呵，我只是靠著外祖父的庇荫，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客套话不多说，现在单刀直入说出我们各自的愿望如何？

宁随：我不希望上面的人再限制常败军的行动。

陈祗：很好，我也不希望政权和军权同时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

宁随：我们的看法很一致，就是费祗这个人的存在实在是太碍眼了。

陈祗：是呀，虽然我受过他的提拔，但是费祗他权力还是太大，对我或是圣上都是威胁。所以我提议，不妨让这个碍眼的人消失。

宁随：你有办法？

陈祗：当然有，我可以让他身边的侍卫消失...只是关于刺客的人选...

宁随：你还真是够卑鄙，万一被发现就可以推得一乾二净？不过，费祗的存在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最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也

得负担比较大的风险...只是真没想到，为了权力，你连这么恐怖的计画都可以实行。

陈祗：一切就如你所见的，我是个对自己欲望无比诚实的人。只要你能帮我夺得权力，我也可以帮你实现你想要的事。

宁随：没问题。

陈祗：今日和你一谈才感觉你真不愧是当年丞相眼前的大红人。

宁随：那一切都过去了。

陈祗：如果没有发生街亭之败，或许现在费祋的位子就是你的...

宁随：说这些无聊的话做什么？

陈祗：没什么，我只是想要探知你心中真正的想法？究竟你是丞相派去帮忙姜维的，还是丞相用来对付姜维的抑止力？姜维终究不是丞相，也不是丞相的继承人。万一有一天，姜维走上和丞相期望相反的道路，你会继续帮助他？

宁随：.....

## **反战派结成 中散大夫府**

谯周：我想伯恭似乎不知道我邀请你来的用意是什么。

张翼：谯先生是益州大族谯家出身，又是我们益州学术大老，哪怕是没什么事情，光是寒暄就能收获不少。

谯周：废话不多说，我替益州的未来担忧呀。姜维对外穷兵

黷武，对内又和陈祗互通声息，把持朝政。姜维不断想要摆脱大将军的控制，现在大将军还勉强能限制他的出兵规模。万一以后大将军不在，我真的不知道谁可以管得住他。

张翼：谯先生说得是，我认为姜维不断想要用兵，是为了要靠战功建立一己的地位。我更痛心的是，明明常败军里有很多益州人，却被姜维洗脑成支持发动战争。可叹那成都柳家的柳隐和汉昌句扶，甚至南中的张嶷也都如此执迷不悟。

谯周：所以我感叹因为益州人的不团结，才导致我们现在地位低落。所以这里我想拜托张将军，能否发挥你的影响力呢？我相信很多益州人不愿意被拉去打仗。

张翼：在下认为要对抗姜维，就不能单靠我们益州人而已。

谯周：这话怎么说？

张翼：益州人虽然多，但现阶段能在朝廷中说得上话的也只有您一人。不过别忘记，荆州人中也有很多讨厌姜维的人。

谯周：我懂了，就是利用那些反对姜维的人来达到反战的目的？

张翼：没错，将姜维和战争绑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收到停止战争的效果。而目前在下所知，于军中最可能支持我们的，就是廖化。

谯周：廖化是吗？似乎他和伯恭你都是这些年窜起来的将领。

张翼：没错，然而他最近对姜维越来越有意见，因为两人的作战方针几乎是互不相容。廖化虽然支持北伐，但他只赞成有限

度的北伐，绝不和敌人主力作战。然而姜维却一心想著要歼灭敌军，成就他的功业。

谯周：偏偏姜维官大，压著廖化使他的意见被漠视是吗？

张翼：完全正确。

谯周：我明白了，接下来拉拢廖将军的工作，也请伯恭多费心了。

张翼：为了益州的未来，张翼必定全力以赴。

## 阴谋的开端 姜维军营帐

姜维：这次我们获得大将军的许可，准备攻打曹贼凉州重镇西平，请大家做好出兵的准备。

柳隐：这在开玩笑吗？要我们攻下那样的城池却拨给我们不到一万的兵马。

姜维：既然这是大将军给我们的限制，我们就必须去遵守。

柳隐：我看那个大将军总是看我们不顺眼，让我们打起仗来束手绑脚的。他那个缩头乌龟，真以为把自己关在益州里就安全？要是这样，公孙述政权就不会灭亡了。

姜维：休然，你说的这些我都了解，不过现在还是请多忍耐。

柳隐：是是是，如果老大你想变成像成都那些官吏一样，我也没有办法。

姜维：(说真的，攻下西平也无法达成什么重要的战略目标。更何况只有这一万人也攻不下西平。大将军想要左右逢源，每个

意见都去采纳，只怕到最后什么都是半调子。)

诸葛果：主公，这是前几天从家里带过来的装备，应该对我军有相当的帮助。

诸葛果：主公请不要气馁，纵然军队不足以攻下西平，但是策略运用得当仍然可以给予敌人相当的打击。

姜维：我了解了，实在是很感激你！

诸葛果：嗯...

霍弋：(这叫放闪光吗？喔，可鲁在哪里？)

姜维：(纵然西平是座坚城，只要守将不是伯济这种等级的大将，其实也不至于完全不能取胜。)

袁綝：可以请教卫将军关于敌人主将陈騫的事？

姜维：其实我知道的也只是些传闻而已。他是陈矫的儿子，据说相当足智多谋。过去陈矫曾经因为被刘晔陷害而惶惶不安，陈騫告诉他只要尽忠职守，就没有该害怕的事，之后果然没有被为难。

袁綝：原来如此。(当这些名臣的子弟都开始出来闯一番事业时，我又还在犹豫什么？其实做了就对。)

赵广：(当时对袁将军说那番话，有一大部分也是想对自己说的。就算父亲是伟大的赵云，身为子女的，就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赵统：郭循这个名字真的让人有熟悉的感觉。

姜维：赵将军知道这个人？



赵统：似乎以前听父亲提起过他碰过一个叫郭昂的敌将，而他的儿子好像就叫这个名字...

柳隐：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老大的想法，不过死命听从没有道理的指令也不是军人应有的作为。

姜维：我知道...

姜维：关于句安的事情...

句扶：请不要担心，既然他已经是敌人，我们兄弟的情缘就已尽了。下次在战场上见面，我一定会斩下他的人头以告慰所有被他害死的弟兄们。

姜维：孝兴...

宁随：这次作战，我希望伯约能够俘获一个名叫郭循的敌将。

姜维：为什么要这样做？

宁随：为了日后我军的前途...

霍弋：我就是接替德信的霍弋，字绍先。

姜维：德信之前的病逝对我大汉实在是严重的打击，这几年来镇守三方的大将已经丧失两员，真令人忧心。

霍弋：请卫将军不要忧心，大汉还有我霍弋在...

柳隐：等一下，我快笑死了...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庶子居然敢和镇南大将军比。

霍弋：哦，原来阁下就是赫赫有名万年校尉...真是久仰了，我还想向您请教怎么样可以在同一个位子留这么久。

柳隐：这家伙...

杨兰：这次抓敌将的工作就交给我吧，我可是很习惯在这种雪地上作战。

廖化：这次的进攻，大将军确实作出不明智的决定，不过在背后肆意批评上司，实在不是军人应有的作为。

姜维：对不起，日后我会注意的。

廖化：（伯恭说的没错，这个人眼中早就已经没有费祎了，他迟早想夺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柳隐：（看廖化一脸不满的表情，他不知道自己几次搞砸，老大都没和他算帐？这家伙真是讨人厌。）

姜维：张将军怎么不发一语？

张翼：没什么...（仔细想想，姜维还是很信任我，就个人感情上，我不讨厌姜维。但谯周又是我益州人最尊敬的大老，连他都开始反对出兵，身为益州人的我又能不站在他那边？）

诸葛果：没想到霍大哥也加入这里...

姜维：难道你之前就认识他？

霍弋：我以前就和诸葛乔是好兄弟，两个人经常一起游山玩水...只可惜他英年早逝，让我痛失这样的好朋友。

诸葛果：哥哥倒是以前和我说过，霍大哥是他最喜欢的损友，别人只会教他奋发向上，努力向上、爱护家庭，那多无聊。只有霍大哥会带他打打架，泡泡妞和薛个凯子...

姜维：（嗯...我大概可以知道霍弋是什么样的人了。）

## 西平之战

诸葛果：敌人数量虽多，却没有注意到重骑兵在雪地无法发挥机动力，只要抓准时间差就可以轻松各个击破。不过敌人在城内设置相当数量的投石车，最好不要随便靠近城池。

姜维：西平果然如传说般的一样的坚固。就照诸葛姑娘说的那样，只要停留在外围和靠过来的敌人交战即可，不需要太执著于攻城。

宁随：我之前的提议，伯约你还记得吧。

姜维：在这场战争中掳获敌将郭循，这是什么道理？

宁随：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牵弘：你还真是胆小如鼠，碰到这一点数量的蜀军就吓得躲在城里。

陈骞：这是谨慎。我问你，我军的优势是什么？

牵弘：军队的数量！

陈骞：错，军队的数量可以靠素质和战术来弥补，但是城池和粮草却不行。我军拥有坚固的城池和充沛的粮草，如果舍弃自己的长处去和敌人交锋，那才是愚蠢至极。

牵弘：哼！你就动一张嘴而已，仗著自己父亲的威势很了不起。

陈骞：说到父亲的威势，难道你就没有靠著令尊牵子经的威光？

牵弘：哼！别提了，就因为被我爹连累，我现在才在这边垦荒。现在我派出大魏西平第一猛将郭循去迎战，这次一定要立大功调回中原。

陈騫：郭循虽然勇猛，但是毫无带兵作战的经验，这样的人根本不能担任大将。

牵弘：城外那些部队都归我所管，你无权过问。

陈騫：（牵弘勇而无谋，刚愎自用，实在难堪重任。现在守住西平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损失可就难以估计了。不过这姜维也真该死，今天我好不容易预约到“尼可”，居然挑这个时候来打西平。压力好大呀...谁叫我老爹虽是名门，但却是外家养大的，没办法和陈泰相比，所以官老是做不大。我只能辛辛苦苦去扮演清高名士的角色，连叫个小姐都得躲躲藏藏，实在是太辛苦了。唉...诚挚终...)

牵弘：（这个死陈騫，爱偷吃又爱装，谁不知道你陈公子最喜欢嫖妓。）

郭循：全军突击！（父亲曾经为主子尽忠，当刺客当了大半生，结果落得死于非命的下场。我不愿意复制父亲的人生，所以才自请调来这里当中郎将，希望这里是我崭新人生的开始。）

杨兰：你就是郭循？乖乖跟我回去吧！

郭循：派个女人就想抓我？你也不打听一下我是什么人。

杨兰：你究竟是什么人？

郭循：郭昂之子郭循！看刀！看我这招“只用一次”！

杨兰：别以为只有你会这样的攻击！

郭循：这种臂力实在不像是女人！糟了！居然脚陷在雪里？

杨兰：好机会！不死鸟之舞！

郭循：(结果如我所料.....以前张雷叔叔就和我说过，我不是当大将的料.....)

杨兰：怎么样？你可服气？来呀，带下去！

杨兰：生擒敌将郭循！

杨兰：(奇怪，总感觉应该更难抓才是。)

郭循：(到头来，我还是得当个刺客，命运还真是有够会作弄人。)

宁随：(这样一来，演员就全部到齐了。)

牵弘：城外的部队...被全灭...郭循也被抓了，呜呜呜...

陈騫：因为你愚蠢的出击，害我们大魏多少将士无谓葬身在这里。(也害我没时间去找尼可...)

牵弘：那...该...该该怎么办？

陈騫：你顶住这里，我出去求援军。

牵弘：你不会打算丢下我吧？

陈騫：我又不是你！何况蜀军的战力是没有办法长久占领这里，就算失陷也不要惊慌。

牵弘：那么拜托你快点把援军带来吧...

诸葛果：主公，现在西平已经陷入包围状态，只是考虑到援军到达的可能性，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撤兵，见好就收。另一是把敌人城中军队引出来，然后趁机攻城，并且用城池作为根据地来对抗援军。然而不管是用哪个策略，都该懂得及时撤退，我们并没有力量长期占领这里。

姜维：嗯...引出敌军。

姜维：堂堂大魏军队被杀得抛戈弃甲，不觉得丢脸？你看看这是谁的头盔？这是谁的铠甲？有这么好的装备却被打得七零八落，你们还真是弱得可怜，加油，好吗？

杨兰：我总觉得姜维他有引战的才能...

句扶：要是是我，我早就受不了了，没想到曹贼还真能忍。

步兵：实在是太过分了！不杀掉那王八蛋我誓不为人！

牵弘：大家别中计，这可是敌人的诱敌之计，我可没这么笨。

姜维：你就是那个牵招的笨儿子吗？你爹征讨轲比能可没有像你这样龟在城里的。真可怜，当年亲眼见到牵子经风采过人，只可惜生个没用的笨儿子。

牵弘：.....

姜维：（难道没效？看来这个牵弘还真是沉得住气。）

牵弘：你他妈的！老子不干掉你，誓不为人！

姜维：有本事就过来呀。

姜维：好！引出来了！趁现在攻陷西平！

诸葛果：主公，计策虽然成功，但若是情况不利的时候还是请赶快撤退。

陈騫：好！终于赶回来了！不管西平有没有沦陷，蜀军都不能在这里待多久，持续攻击就对了！（要滚就快滚啦，烦死了！）

姜维：敌人援军来了，大家准备迎击！

姜维：你就是陈休渊对吧？

陈騫：你知道我？

姜维：在下姜维，字伯约。

陈騫：原来如此，果然如传说般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如果我看得没错，你将来一定是肩负蜀地未来的人才。

姜维：你过奖了。

陈騫：不过...站在高处就等于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你真的准备好了？（就像我，因为是陈矫的儿子，所以每个人都在盯著我看，根本没办法好好去找“尼可”。上次被抓到自己的爱车停在妓院前面，还得让朋友去帮我背黑锅才逃过一劫，做人怎么这么可悲呀。）

姜维：我...

陈騫：（他好像还是不明白我这些话的用意。）

牵弘：你这个混帐，还记得我吗？

姜维：你是牵子经的儿子？当时多亏令尊网开一面，才有今日之我。

牵弘：闭嘴！我老爹就是因为老被怀疑和刘备有关系，所以

官老做不大。我也被他害得只能当个绿豆小官，罪魁祸首就是刘备和他的走狗！

姜维：你不能理解令尊高贵的友情？

牵弘：我才不想理解，我只知道他害我也被连累，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柳隐：你好歹也算是个大将，和我单挑如何？

牵弘：哼，说不单挑就不单挑。

柳隐：嗯...阁下脸皮之厚也可以说天下无双了。

姜维：已经取得相当的战果了，全军撤退！

牵弘：咦？敌人明明占优势还撤退，那我还真是走运。

陈騫：该退则退，真是有名将的风范。（这仗打得也累死人，等下一定要去找“妮可”玩个够。当个正人君子还真累人，去找小姐都要躲躲藏藏，有时候真羡慕石苞这种人。）



## 第二章 九伐中原

### 第二十一回 铁笼山之战

降将郭循 成都 皇宫

刘禅：这位就是卫将军这次俘获的敌将？

郭循：……

诸葛瞻：好大胆子，圣上在问你话！

刘禅：无妨，这样壮烈的好汉，如果能为我大汉所用的话不知道有多好。

郭循：我愿意投降……

姜维：咦？

樊建：怎么这么干脆？

郤正：（感觉这一切大有问题，但是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关统：你想做什么？若敢轻举妄动，我关统绝对要你人头落地。

刘禅：虎贲中郎将，没有关系的，朕认为他只是要上来谢恩而已。

陈祗：陛下，既然这位郭将军愿意弃暗投明，那么待遇也该比照之前两位有同样经历的将军才是。如此一来，“反魏义士”的名号才可以响亮，进而吸引更多人来投奔。

刘禅：说得好，那么刚好左将军这个职位出缺，就让郭循来

担任好了。

郭循：（机会，我要等机会来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姜维：（郭循刚才似乎想要靠近圣上，莫非他想要藉著这机会行刺？）

陈祗：（来吧，这个不安定要素已经投下了，就看事情什么时候爆发。）

### **伯苗故去 河边**

邓芝：根据礼法，人年纪过了六十就不该带兵，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在带兵？

宗预：笑话，你七十岁还领兵，我才六十岁，怎么不可以接受兵权？

邓芝：说得也是...这几年你变得越来越伶牙俐齿了。

宗预：你今天为什么找我？

邓芝：你知道两年前我去攻打涪陵蛮族的时候，刚好又看见有只母猴子在那跳来跳去，一时不高兴就射它。

宗预：（七十岁了还像十七岁的小孩一样射猴子，实在有够无聊。）

邓芝：结果没想到一旁的小猴子居然会帮母猴子拔出箭来，而且还用树叶塞住创伤。

宗预：我不懂，那不就表示小猴子很聪明？

邓芝：你真是蠢！那表示我违反物种的天性，距离死期已经不远了。

宗预：这什么鬼话？一点根据都没有。

邓芝：但是当范长生那样的高人也在旁边说的时候，你说我该不该相信呢？

宗预：你见到范长生了？

邓芝：是呀...他真的是个高人，所以他说的话我当然没有道理不信。只是比起我的生死，他的预言更让我觉得惊悚...他说大汉政权在这十几年内会有个重大考验，如果无法通过就会灭亡。你说我是该信还是不该信？

宗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现在国政虽然由文伟撑著，伯约也负责国防事务，但是和贼营的实力差距还是很大。

邓芝：从上次兴势一战后也过了快八年，贼营又发生几次政变所以无暇入侵。然而等到贼营政权开始稳定之后，入侵我大汉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能代替我去帮忙伯约，至少能够分担他一些辛劳，否则我怕到时候没有人来应付那样的变局。

宗预：不用你说我也有这个打算...

邓芝：这样我也可以安心了。

宗预：伯苗，你也不要这样就放弃希望，那个范长生说的话也不过是大略的预言。

邓芝：当子均和德信都故去的时候，我也早该有不能独活的觉悟。其实我这样走了还是落得轻松，而你却得继续和大家一起支撑这危险的政局。

宗预：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邓芝：是吗？那么一切的事情都拜托你了。

公元二五一年，蜀汉车骑将军邓芝去世，其担任将军二十多年，赏罚明断，体恤士卒。身上衣食从官府资取，不治私有财产，妻子甚至有饥寒的日子。三国志评曰：“邓芝在东，马忠在南，王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在这三位蜀汉都督都过世之后，蜀汉政局又有新的转变。

### 寿春之叛 洛阳司马家

司马师：爹，刚才接到公休（诸葛诞）十万火急的来信。

司马懿：嗯...

司马昭：难道爹不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司马懿：不用看老夫也知道，寿春的太尉王凌图谋造反，不信你们打开来看看。

司马师：真的如爹所说，王凌意图拥立楚王曹彪来推翻我们司马家。

司马懿：真是危险，若不是老夫早安插公休在那边，今天淮南那边可能会发生大规模兵变。

司马师：爹您明明知道王凌根本就是曹爽的余党，为什么还是让他率领重兵在那个地方？

司马懿：扫掉一个王凌，还有好几个麻烦人物，例如说豫州的毋丘俭，你是要老夫刺激那些人一起造反？

司马昭：我明白了，爹是想要一个个慢慢把他们给拔掉。

司马懿：只对一半，老夫还要用这个机会一口气把曹家的亲族也给解决。王凌这个蠢蛋想出拥立新帝这招，却没想到老夫等这一刻很久了。这下所有的曹氏亲族都可以安上谋反的罪名，参与者处死，其他人也可以圈禁起来。

司马师：爹，您的目标其实是东乡公主对吧。

司马懿：不错不错，我的师儿可是越来越有长进，这次换老夫把她赶出中央，哈哈哈...只是光有公休的密函还是不够，因为老夫不想要让他的立场曝光。

司马懿：师儿，去通知公休要他尽量拖延王凌叛变的时间。昭儿，现在派人去严密监视荆豫一带的都督或是刺史，我想王凌在得不到公休积极参与谋反的表示后，一定会另外找帮手。到时候他胡乱找对象，一定会找到一些胆小怕事的人参与。

司马师：爹难道已经猜到他会找谁？

司马懿：兖州刺史令狐愚刚死，他的继任人黄华是个无可救药的胆小鬼...呵呵呵...

## **动摇的决心 寿春议事厅**

王凌：到底是怎么回事？黄华那边怎么久久没有回信？等一下，莫非他去密告了？

士兵：大事不好了！太傅已经知道计画，现在率领大军南下直往寿春。

王凌：该死！黄华那家伙果然去告密了！现在情况已经骑虎难下，只能和司马懿拚了！

士兵：可是圣上有下诏说，愿意赦免您一切的罪行。

王凌：赦免老夫...嗯...

士兵：另外太傅还有一封来信，说要给您看。

王凌：好，老夫看看。

王凌：终究他还是有点念及老夫和他的旧情...只是曹爽当初相信他也落得满门抄斩的命运，老夫可以相信他？就算不相信他，老夫又能怎么样呢？老夫手中的军队可以和他抗衡？也罢，就看司马懿会不会守信用吧。

### **寿春一叛 魏军营帐**

司马懿：王凌！你图谋拥立楚王造反，你可知罪？

王凌：知罪？老夫如果有罪怎可能因为这两封信就来了？还有这些军队是怎么回事？

司马懿：正因为你不是两封信就能叫得来的人。

王凌：你骗老夫！

司马懿：老夫宁可骗你，不可以欺骗国家！你之前和老夫要三根棺材钉子，老夫可以全部给你，你该明白要怎么做了？

王凌：司马懿！你这个奸贼居然还敢口口声声称国家？你敢说你诛杀曹爽，挟持天子叫做爱国？老夫本欲效法叔父过去诛杀董卓的义行，只可惜功败垂成...

王昶：你这个叛贼还敢口口声声说是义行？

诸葛诞：太傅拨乱反正，他有做什么对不起大魏的事情？

王凌：王昶就算了，毕竟他本来就是司马懿提拔的人。只是诸葛诞你这家伙，居然早就暗地投靠了司马懿！真是丢你琅邪诸葛家的脸！

诸葛诞：哼，我相信太傅能够让我大魏兴盛，效命太傅就是对我大魏尽忠。

王凌：狗屁！司马懿诛杀曹氏亲族，控制皇上，把整个大魏当成他司马家的玩物，从哪一点可以看出他忠心？

诸葛诞：你以救国为名，计画拥戴楚王，这样如何对得起明皇帝？就算我们是儿女亲家，我也绝不允许你进行这种蔑视明皇帝法统的事！

王凌：蠢才！你真的相信司马懿会忠于大魏？他只是利用文皇帝与明皇帝的托孤遗诏，将妨碍他的人一一铲除。顺便笼络你这种相信他的人，分化我们大魏忠臣。这手法就像他当年杀害曹爽一样！你是何晏的好友，当年在吏部有知人之明，现在你的识人之明到哪去了？诸葛诞，你好好想清楚，你以为司马家真的会对你推心置腹？

诸葛诞：.....

司马懿：哼哼...王凌啊...当初你叔父王允真的是为了大汉？还是因为和董卓的政争？诛除董卓一人之后，还将他全族屠灭，连他九十岁老母和十多岁的孙女都不放过。现在你是为了大魏，

还是想把老夫踢下去取而代之而已？你心里有数。司马懿纵然再不忠，也不允许你任意拥立新帝！先帝托孤的恩情，司马懿纵然万死也不能回报！

王凌：哈哈，你的假面具还可以维持多久？我就在地狱等著看。就算你很会演，但是你的儿子真的会愿意继续当社稷之臣？大魏的未来...黯淡无光啊...贾梁道（贾逵），王凌此生忠于大魏！只有你的神灵知道！

诸葛诞：（太傅下手怎么这么狠？）

王昶：（我受到太傅的提拔大恩，却又以忠臣自居，万一这样的价值观无法相容，到时该怎么办？）

司马师：（天下迟早是我们司马家的，王凌你这蠢猪的愚行又能起什么作用？）

司马昭：（又一个白白送死的家伙，难道你不知道和爹斗过的家伙都没好下场？）

公元二五一年，司马懿平定王凌的流产政变，王凌在知道生还无望后服毒自杀。之后司马懿大军开进寿春，穷究猛追，深入调查，凡口供有提到的，全屠灭三族，一时寿春变成人间地狱。王凌和之前过世的令狐愚被剖开棺材，曝尸三日，焚烧棺材中殉葬的印信后，再把尸体裸葬。

**智勇马隆 平阿城**



文官：兖州刺史令狐愚参与叛乱，虽然已经身故，但还是要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马隆：等一下！

文官：你是什么人？

马隆：在下马隆字孝兴，曾经是令狐刺史的门客。

文官：你找死吗？令狐愚参与王凌叛乱，死有余辜，不想死就滚远点！

马隆：您误会了，我不是要来为令狐刺史伸冤，只是想要为他收葬来尽一分心意。

文官：这样啊...只是你真的是令狐刺史的门客？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你。

马隆：如果不是门客，谁愿意冒著这样的危险来为他收葬？您又有看到其他愿意为他收葬的门客？

文官：嗯...那么就请三日后再来收葬他吧。

马隆：多谢您的成全。（司马家即将取代大魏而代兴，我虽然不关心统治者是谁，但如果不能趁这样变局闯出一番事业，就实在是枉度一生。）

## **潜伏之时 洛阳东乡公主宅邸**

士兵：公主，请您快点上路，不然小人很难交代。

许仪：你算什么东西敢对公主这样说话！

曹绲：许仪，人家不过是奉命行事，别为难他。我明白了，

待我交代完一下事情马上就出发。

士兵：公主，真的很对不起，小人也是奉命行事。

曹绫：我知道，你不用太自责。

许仪：公主，那个司马懿实在是太过分了，他有什么权力将所有曹氏亲族迁往邺城？

曹绫：这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权力，毕竟王凌谋反牵涉到楚王曹彪。只是我不相信这是刚好，而是司马懿利用这样的事情来扩大打击面。

许仪：呜呜，都是俺没用，要是当时武卫营兄弟们肯帮忙的话，就轮不到司马懿嚣张。

曹绫：你也真蠢，当时的局势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扭转的，不管是我或是曹爽都有责任。现在只有听从司马懿的话，暂时等待机会，否则白白丢了性命，不是更划不来？

许仪：公主...

曹绫：相信我，我一定有回到洛阳的一天，到时候还要请你在我身边。

许仪：是的，呜呜呜呜呜...

曹绫：（邺城，真是令人怀念的地方...虽然那里充满著痛苦的回忆，但毕竟是我和娘亲度过童年的地方。）

公元二五一年，楚王曹彪因涉及王凌谋反一案而被命服毒自杀。司马懿更下令所有亲王公爵全部集中邺城并且严加看管。东

乡公主曹绫也在迁往邺城的名单中，抵达邺城后她开始深居简出，再也没有任何动作。

## 凤凰坠地 洛阳附近

司马懿：老夫打败了所有人，诸葛亮先老夫而死，曹爽被全族屠灭，曹绫无计可施。老夫得到了所有该有的，究竟老夫还要什么？

曹操：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司马懿：武帝？

曹操：我从来没有当过皇帝一天，死前是魏王。

司马懿：这是文帝在您去世后追封您的。

曹操：呵呵，那个不肖子终究还是做了。刚才你在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你要的不就和我一样。

司马懿：懿从来没有任何篡夺的想法。

曹操：那么为什么你要杀光子丹一家老小？彦云（王凌）一族也被你屠灭殆尽，甚至还逼死我的儿子？

司马懿：那都只是为了保护老夫自己和司马家...

曹操：当初我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把董承和伏完等人送到地狱去，请问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司马懿：呵呵呵...哈哈...不，我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曹操：怎么说？

司马懿：你以权术来杀人，弄得臭名满天下，众人怨恨不已。

老夫以礼教来杀人，反而名声传四海，大家推崇不止。

曹操：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你真认为过了百年千年之后，你的所作所为会没有人发现？

司马懿：过去刘家失去力量，由你曹家取而代之。今天曹家失去力量，我司马家为什么不可取而代之？

曹操：这就是你的心底话？

司马懿：不错！

曹操：呵呵呵...真是愚蠢啊...

司马懿：武帝啊...武帝...你真是个奸雄，想当初老夫可是怕你怕得要死，你只要眉头一皱老夫就脑袋落地。、担任你幕僚之时，你每天把老夫按在地上打板子，用尽羞辱的方法折磨老夫，但老夫都挺过来了。、终于现在老夫可以把你的子孙踩在脚下，所有人的生死都在老夫一念之间，这武帝你又有想到过？、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

## 洛阳司马家

司马昭：爹，您终于醒了...

司马师：您居然昏倒在山上，若不是左右及时发现，恐怕早有危险了。

司马懿：命数到了而已，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司马昭：爹，您身体还很硬朗，绝对还可以...

司马懿：老夫不打算浪费时间，趁现在赶快把要交代的事情

交代清楚。师儿，我们司马家的基业就交给你，老夫虽然想帮你清除掉所有的障碍，但看来是无法如愿了。

司马师：爹...我一定尽力...

司马懿：曹爽和王凌虽然死了，但在你们面前的路还不是很平坦，中央有名士反抗，地方上还有毋丘俭和文钦等人。那些都是我们司马家的威胁，早晚要铲除他们。曹爽过去提拔政坛新秀的政策值得效法，老夫虽然之前因为他们是曹爽党羽而罢免他们，你们则要重新起用他们。如此他们才会感激你的恩惠，对你效忠。曹氏施行的中央集权政策要继续贯彻下去，毕竟我们的优势正是掌握中央。记住！保护曹芳的托孤遗诏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武器，你们绝不能轻易废掉这个傀儡，否则就是自废武功！

司马师：爹，我明白了！

司马懿：好吧，你先下去，老夫有些话要单独对你弟弟说。

司马师：是！

司马昭：爹...您要是不在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像我这样胆小又懦弱的人...

司马懿：昭儿，老夫过去也是像你一样，在武帝丞相府底下成天提心吊胆，周围的人都笑老夫是胆小鬼。师儿在上次政变中表现出才能，所以老夫把大业都交给他。然而老夫更认定你才是能够支撑我们司马家的人。不要害怕，相信你自己的才能，你不会比你大哥差的。

司马昭：爹...呜呜呜...

公元二五一年，魏国太傅舞阳侯司马懿病逝于洛阳。魏帝追赠相国、郡公，谥曰文贞，后改谥文宣。因抗击诸葛亮，讨伐公孙渊而成为魏国的支柱，却也因此而夺取魏国的实权。在高平陵之变和寿春之叛后完全掌控魏国。司马懿过去在曹真面前发的毒誓，却在四十年后不幸应验，司马家的子孙互相砍杀，死伤惨重，最终造成永嘉之乱的结果。司马懿去世后，皇帝曹芳下诏，擢升卫将军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懿的势力正式由司马师接掌。

## 钟会自荐 洛阳司马家

司马师：你说我有要用你的理由？

钟会：如果大将军想要当大魏的社稷之臣，那么您绝对用不著我。然而如果大将军想要成就大业，进而一统天下的话，那么大将军就必须要用我。

司马师：你这么肯定我会用你，而不是把你依叛乱罪移送？

钟会：您有王者的气息，更有王者的雄心，所以我认为您不会这样做。

司马师：你或许早就猜到我爹要我任用你们这些因为曹爽而被罢官的人吧。而你居然选在我要发出任用命令的前一刻过来毛遂自荐，真的是很狡猾。

钟会：这么说大将军愿意用我？

司马师：我非常讨厌你这种厚颜无耻的小人，人家荀勖还知道去收葬曹爽，你做过什么？你父亲是大魏的忠臣，侍奉曹家超过三代，如今你却轻易抛弃自己的立场，你这种人真是不忠又不孝。

钟会：忠诚值多少钱？过去父亲在我出世前尽力奉公，哪知道因为一个魏讽案就差点丢了脑袋。过去太傅为了我大魏抗击诸葛亮，到最后却还是被贬官，差点要成为地方官员一辈子。所以我决定要成为一个只要眼前利益的小人，而我看中的就是像您这样的王者。

司马师：其实因为曹爽案而被罢免的名士中，我最想登用的是王弼，哪知道天妒英才，居然先故去了。结果我只能登用到你这样的小人，实在是让人感叹。不过，我和我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对小人我也可以包容，我想你或许也看到石苞被我重用的先例了。

钟会：感谢大将军给我这个机会！大将军，我建议您可以把任用我的事情编成这样的故事，就说您亲自到我家中来聘请我。

司马师：为何？你不是说你不爱名声？

钟会：我不爱可是别人爱，现在那些被罢免的人都还心有余悸，如果不做出这样的表示，他们怎么可能还愿意受聘？

司马师：妙啊，你果然是有点本事，就照你说的话去做。

**夏侯玄的预言 洛阳大鸿胪府外**

许允：恭喜你啊，这下太初你安全了。

夏侯玄：怎么说？

许允：现在太傅已经过世，你可以再也不用担心了。

夏侯玄：你真是不懂事。司马懿是前辈长者，所以仍把我们当作是老朋友家的年轻晚辈来看待。但是两个儿子司马师或是司马昭对我们可就不会这样包容了。

许允：不会吧...

夏侯玄：你等著好了，事情一定会照我想的发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难道我和子元的友情真的已经一去不复返？）

## **建业寝宫 孙权之死**

孙权：太子在哪里？

孙亮：孩儿在。

孙权：不是...不是说你！是和儿！

孙鲁班：孙和目前是戴罪之身，自称无脸见陛下。

孙权：这样啊...都是朕不对...都是朕不对...

孙鲁班：（说什么都不能让太子再复位，不然他会回来找我报杀母之仇。想想这两兄弟也真蠢，斗个半天都不知道被我玩弄在手掌心中，我那个笨老爹也是如此...）

孙峻：（陛下老泪纵横的模样，完全不像是当年抗击曹操的英雄。）

孙权：诸葛恪！



诸葛恪：微臣在！

孙权：朕...以前...听过子瑜之言...说你不可大用,但...子远(孙峻)昨日大力...保举你,说当朝官员...无人...胜过你...朕就把亮儿托付给...你...望你改变...你刚愎自用...的个性。

诸葛恪：微臣不胜惶恐。

诸葛恪：(哈哈,现在看谁振兴了诸葛家,我终于爬到和二叔相同的位子,看看谁只能躲在西川当个小小参谋!)

孙权：众臣...大吴的江山就...托付给...各位了...

孙鲁班：父皇啊...呜呜呜... (哭逼真点,反正老头死了就可以和孙峻双宿双飞。只是这个诸葛恪实在是碍眼,如果没他,天下就是我姓全的。)

孙权：父亲、兄长、姊姊、练师、公瑾、子敬、子布、子明还有好多朕怀念的人,到那边可以再看到你们?伯言、子据、登儿、霸儿...你们不要怨恨朕,朕真的好后悔,好后悔...呜呜呜...

公元二五二年,东吴皇帝孙权病逝于建业,谥曰大皇帝。孙权接掌江东,重用二张,信赖周瑜鲁肃等名将,赤壁抗击曹操成功,袭取荆州,夷陵战胜刘备,终于奠定建国基业。然而晚年成立校事特务,立嗣问题造成内斗,最后滥杀大臣尽失人心,终于导致东吴国力直线下滑,种下灭亡远因。

洛阳宫殿 司马师进兵

司马师：陛下！现今吴逆新丧，群贼无首，本就是发兵的大好时机。而吴贼不知据守，居然敢兴兵挑衅，现在不发兵更待何时？镇东将军诸葛诞提出建议，派王昶进攻江陵，毋丘俭袭击武昌牵制长江上游的军队。我们再遴选精锐，袭击东兴两城，必可大获全胜。

司马师：（自古以来就没有顾命之臣地位可被继承的事情，我更不能继续长久依靠父亲的威望。利用这场战争来建立属于自己的战功和威望才是长久之计，公休的建议正是来得恰到好处。）

曹芳：嗯...那么众卿有什么意见？

傅嘏：臣以为这个计画大有问题，吴贼贼首刚刚过世，现在正是上下同心。如果贼人用船舰防守重要港口，用重兵守城，我们横渡长江的计画将受阻。再说我们的侦查部队是否对敌人战力作了正确的评估？如果没有就是凭运气打仗，实在不是作战的正规谋略。

曹芳：尚书说得有道理，大将军你还是暂时不要出兵吧。

司马师：皇上！天赐的进攻机会就要让他溜掉？这样对得起先帝的托付？

曹芳：这.....

李丰：（这和曹爽过去发动征蜀有什么两样？司马家父子简直就是小偷！）

夏侯玄：子元！这是对皇上说话的态度？

司马师：哼！我爱怎么说话还不需要你教！皇上都没说话了，

你凭什么插嘴！还有我现在是大将军，请你以后说话不要直接称呼我的表字。

司马孚：咳...子元，太初乃名将之后，之前你们还有姻亲关系，难道说话不能客气点？

司马师：对不起，叔父！是我失礼了。也向大鸿胪您赔不是。

曹芳：大家都是忠心为国嘛，不要介意。关于大将军的作战计画，朕即刻批准，希望能一举荡平吴逆。

司马师：谢皇上！

夏侯玄：（子元嚣张跋扈，和过去浮华友时代的他实在差太多了，为什么权力会让人变成这个样子？）

李丰：（虽然司马家拉拢我，但是我的心还是向著夏侯玄，司马师那目中无人的态度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

张缉：（哼！敢对我女婿这样说话，我一定要除掉你这个逆贼。）

公元二五二年，曹魏帝国向东吴发动大规模攻击，王昶等三路大军分头并进，开始攻向东吴各重要据点。征南大将军王昶攻击南郡，镇南将军毌丘俭攻击武昌（江夏郡），征东将军胡遵和镇东将军诸葛诞则率领七万大军攻打东兴。东吴太傅诸葛恪听到消息，立刻率军四万人，昼夜不停赶往援救东兴。

## 东兴之战 吴军营帐

诸葛恪：曹贼王昶、胡遵、毌丘俭和诸葛诞兵分四路攻击，兵力总计超过七万以上，敌人这次可是卯足了全力。

朱异：敌人虽然众多，但是往来交通都倚靠浮桥，如果我们集中攻击浮桥，必可使得他们进退两难。

诸葛恪：季文说得好，这次攻击的重点就放在浮桥上。

丁奉：太傅，我们现在的行动实在太过缓慢，如果贼军占领有利地形便很难对抗，我建议让我率领自己的部曲先行作战。

诸葛恪：好！承渊英勇过人，实在是我大吴现今第一武将。倒是...陆抗那家伙跑到哪去了？不是命令他过来这边集合，怎么都没看见人影？

全怱：该不会吓得躲起来了？

诸葛恪：如果他敢这样抗命，就算他父亲是陆伯言，我也饶不了他。

施绩：不可能的，幼节忠心爱国，应该只是路程稍微耽搁了一下。

诸葛恪：是吗？还是他打从心底看不起我这个太傅？

陆抗：太傅，请恕陆抗来迟！

诸葛恪：哼！大敌当前居然还敢迟到，奋武将军你好大的官威。

陆抗：我先去了会稽一趟，因为那里有我军这场作战获胜的关键。

诸葛恪：获胜的关键？

陆抗：是的，各位还听过甘兴霸将军的传奇吧。

丁奉：我还亲自参与呢，当时跟随甘将军在濡须以百人精锐部队偷袭曹营全身而退，我军上下都为之赞叹。

陆抗：现在我把这位甘将军带回来了。

诸葛恪：他在哪？甘将军不是已经死很久了？

陆抗：就是我身旁这位。她是甘兴霸的孙女，因为继承祖父的名字，所以也叫甘宁。

甘宁：（哈欠）陆抗，我实在是没有必要来参加这种无聊的会议吧。

诸葛恪：她真的这么厉害？

唐咨：哈哈，这个小女孩是甘宁，那我就是吕布了。

甘宁：吕布有多厉害我是不知道，不过你这条小命保不保得住只在我一念之间。

唐咨：快快快...快救我！

陆抗：太傅，现在可以知道她的厉害了吧。

诸葛恪：承渊，这场作战就带她去吧。

丁奉：遵命。（回想当初锦帆贼被张辽全灭，甘兴霸也病死，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和甘兴霸的后人共事。）

诸葛恪：如果她真是甘宁的话，随行应该会很有帮助。（这个小女孩真的有这样的本事？这种荒谬的事情居然也相信，看来吴郡陆家真是后继无人了。）

陆抗：（太傅完全不知道甘宁的厉害，她真的像是父亲说的

那样，完全不是人...)

## 丁奉奋短兵 东兴 河边

丁奉：各位！你们看见贼营在我们面前笙歌庆祝是不是很不爽？

步兵：不爽透了！宰了他们！

丁奉：现在天气冷得要命，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

步兵：抢钱！抢粮！抢娘们！杀！杀！杀！

丁奉：没错，夺取侯爵！领取赏赐！就在今日！现在脱掉盔甲！扔掉长矛，手上只要拿大刀和盾牌。

甘宁：喔... (脱衣)

丁奉：等一下！你不用脱！（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脱了也没什么看头。不过再过个十年的话也许.....）

甘宁：嗯？

胡遵：你们看见了吗？大冬天打赤膊，是要表演猛男秀给我们看？

诸葛诞：哇哈哈哈哈，这种部队就想来挑战我们，真是快笑死我了。

胡遵：队伍里还有个小女孩，吴贼看来是真的没人了。

诸葛诞：来来来，再喝两杯，天冷喝酒真是享受。

胡遵：记得别杀那个小女孩，等下绑到我帐下。

诸葛诞：你该不会对小女孩也有兴趣吧...

胡遵：别误会了，我不是萝莉控，我只是有点喜欢小孩的女权主义者。

诸葛诞：那不就是萝莉控？

丁奉：弟兄们，听到对面恶心的笑声了吧？现在我们就过去让他们笑不出来！

甘宁：我的对手就是眼前那些饮酒作乐的废物？哼哼，实在是太无趣了。

丁奉：（这说话口气和好战的个性，真的就是甘兴霸再世没错。）

魏军对于丁奉的攻击毫无防备，东吴军杀声震天，直砍向魏军前哨各营，魏军四散逃走。魏军争先奔向浮桥，浮桥承受不住人马奔腾，忽然断裂，魏军跌落水中无数，没有跌落的也互相践踏，死伤数万人。

## **甘宁再现 东兴 魏军营帐**

诸葛恪：承渊果然英勇无比，杀得曹贼尸横遍野。

丁奉：这里的尸体不是我制造的，全都是这位小甘宁杀的。丁奉真的是大开眼界，就算是甘兴霸本人也没有这种杀人如斩草的能力。当时在肉搏战的时候，她以我们完全跟不上的速度杀到敌营，敌人的防线被她一个人冲破。我军本来居于人数劣势，就是因为她的英勇表现，振奋了士气才得以破敌。

诸葛恪：怎么可能...等一下...你身后的那个尸体该不会是韩综？

甘宁：那个垃圾？只知道他和我交手不到一回合就躺平了。

陆抗：你可立大功了，那韩综是我大吴头号叛将，当年大皇帝恨他可是恨得牙痒痒。

诸葛恪：嗯...赶快割下韩综的头献祭太庙。(话说回来，这个叫甘宁的真是厉害，我有这样的猛将还怕什么？接下来我应该来场漂亮的北伐，只要北伐成功，我将可以超越二叔，成为这个时代最亮眼的巨星。)

## 诸葛恪的雄心 建业街头

步兵：太傅！太傅！太傅！

女子：这就是太傅吗？长得好帅喔！

男子：可恶啊，我没有女朋友都是太傅害的。

老人：江东过去英豪唯一可以和太傅比美的，大概也只有美周郎了。

商人：现在或许可以考虑卖关于太傅的周边商品...

男童：我长大也要像太傅那样！

旅人：废除校事，免除过重田赋，撤销关税，一扫孙权在位时的阴霾，这国家似乎又有希望了。

步兵：不要挤！不要挤！待会午时三刻有太傅的签名会，请依顺序排队！



诸葛恪：……（爽死了，我居然受欢迎到这种地步。）

甘宁：这么无聊的游戏要玩到什么时候？被人家当猴子看很高兴？

陆抗：小甘宁…忍耐点，毕竟这些人都是来迎接我们凯旋的。

诸葛恪：各位乡亲父老，感谢大家的支持，诸葛恪真是非常高兴。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令人振奋的消息。曹贼经过这次兵败不堪一击，我决定要发动空前规模的北伐，将长久以来不断侵略我大吴的曹贼一口气消灭。

滕胤：等一下！太傅你疯了吗？你受到的是伊尹、霍光之托，回到京师更应该安邦定国，稍加休息。在差役征战之后再度兴师，民力已疲，财力已竭，敌人也有所准备。如果攻击不克，将使前功尽弃。况且出征是件大事，如果大家都认为不行，光靠你一个人怎么能办到？

诸葛恪：大家都认为不可以，是因为无法了解我的谋略，只想苟且偷安，想不到你也是抱有相同想法，真令人遗憾。现今曹芳昏庸拙劣，司马懿遭到天诛，两个儿子年纪幼小，能力薄弱。现在敌营人民离心离德，我凭靠帝国力量，掌握战胜余威，大军所指，攻无不克。

滕胤：……

诸葛恪：每次我拜读叔父的出师表，未尝不喟然伤感，早晚不能安心。我认为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就算不幸失败，也不至于愧对先帝的托付。

陆抗：先不说劳役部分，曹贼大将军司马师就我所知现年四十又六，如何称作幼小？

陆抗：而根据我估计，光是在淮南一带，敌人守军就超过十五万，以此估计全国兵力至少在六十五万上下。现在就算把我大吴可动员的兵力抽光，大概也不超过二十万，试问如何作战？

诸葛恪：司马师徒有年纪，智慧却与孩童相类，敌人人数虽多，却只是乌合之众。我的文告请你再看仔细点，不要抓住一点语病就来指责。

男子：太傅！太傅！太傅！

女子：太傅！太傅！太傅！

陆抗：（完蛋了，这次北伐如果没有办法阻止，一定会有空前的劫难，哪怕甘宁再勇猛也无用武之地。）

甘宁：……

诸葛恪：（我就知道像陆抗这样的吴中世族会捣乱，这些人从来就没有进取之心，只想巩固自己的领地和部曲。我要利用这场北伐，把淮泗人和江东人的势力给整合起来，如此我大吴才可以发挥最完整的战斗能力。大皇帝没办法整合不同族群北伐，二叔也无法好好利用益州人的力量，只有我可以挑战这样的创举。若是这次北伐成功，我就可以超越这两人，成为这时代真正的胜利者。）

**宁随的预言 涪县姜维宅**

女子：以上是关于东兴之战的报告，魏国损失非常惨重，新任大将军司马师的权力也严重动摇。

姜维：没想到孙权死后，东吴还能有这样的战力，诸葛恪真是做得有声有色。

宁随：你现在暂时留在国内，等到有事的时候再叫你。

女子：是。

宁随：伯约是不是认为这是北伐的机会？

姜维：没错，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承他的位子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司马师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发动大军征吴却失败，现在想必是忙得焦头烂额。更重要的是，伯济虽然和司马懿有过从属关系，但和司马师却毫无瓜葛，两边互信有限。现在出兵，司马师必定会对是否援救雍凉感到迟疑。

宁随：伯约说得都对，现在真的是出兵的黄金时机，不过想过文伟这关，难呀...

姜维：大将军应该也不是这么不通情达理，为什么不让我试试？

宁随：现在他才刚被允许开府，正在汉寿那地方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可能会允许你在这时出兵。

姜维：可是，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宁随：听我的...不久之后，什么问题都没了。

姜维：幼常，你这是什么意思？

宁随：没什么，就当作是我不专业的预言吧。

## 费郭之交 汉寿 大将军府

费祎：这两年在汉寿过得如何？

郭循：除了气候有点不适应外，其他都已经习惯了。只是...为什么大将军会对我如此关心？

费祎：为什么呢？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或许是让我想起过去一个人离乡背井，从荆州前往益州发展的事情吧。那时候面对陌生环境的我真的很惶恐，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郭循：大将军也是辛苦了，没想到您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费祎：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苦过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里感到孤独，多放宽心胸去和其他人交往。

郭循：嗯.....

费祎：其实最近认识你之后才一直思考，是不是我坐上这个高位太久，让我忘记本来的待人方式。以前我还会为魏延和杨仪感情交恶的事情烦恼得睡不好觉。然而曾几何时，我居然拿那样恶劣的态度来对姜伯约...其实他也是一心为了我大汉好。虽然我还是不赞同他的北伐策略，但是用那样高压的态度对待他，现在怎么想都是我的过错。

郭循：大将军...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和好的，虽然我和他交情不深，但不认为他是个会记恨的人。或许你们两个人开诚布公，把心底的话说出来，所有的心结也就可以解开了。

费祎：说得也是...实在是很感谢你...真对不起，这两年一直

把你当成倾诉的对象，实在是因为这些话我不知道该对谁说。若不是奉宗提醒我可以找你的话，我恐怕到现在还是得将那些事情闷在心里。

郭循：大将军...

费祎：对了，以后叫文伟就好了，至少在私底下我们不该有这样的上下之别。明天是一年一度的元旦聚会，你就来参加一下吧，这样你或许可以认识更多人。

郭循：嗯，我会参加的。

费祎：(明天的聚会结束后，我也该调整一下对伯约的态度，希望能够化解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心结。)

郭循：(如今我待在蜀地也快三年了，如果再不立下功劳的话，家乡的亲人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本来想要暗杀刘禅的，但是迟迟没有机会，看来只能杀眼前的这位了...然而他对我这么好，我真的下得了手杀他吗?)

## **费祎遇刺 汉寿宴会厅**

费祎：大家不要客气，尽量喝没有关系，今天是新年聚会，不要有什么顾忌。

董厥：那么就先敬大将军。

费祎：好好好，再来再来！孝先，你怎么不喝呢？还是在想故乡？

郭循：不，郭循本来还想，但是现在已经不想了。

尹赏：大将军，让这样的降将出席好吗？

费祎：说什么话，他都已经是大汉的左将军，你们也该早点把他当自己人看待了。

尹赏：这...（太诡异了，今天士兵居然都被撤掉，就算是庆祝会也不该这么放松...）

郭循：大将军，三年来的时光，我一直在想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费祎：你先别急，等到时机成熟自然会让你跟著上阵立功。

郭循：不...大将军您完全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要如何才能帮我大魏立功。

费祎：你说什么？！等一下...难道你的投降...

郭循：我很感谢大将军你对我的提拔，但是我还是想要为我大魏立功，至少可以庇荫我的孩子们。本来我的目标是圣上，但我总是没有办法靠近他一步，最后只能把目标放在你身上了。

费祎：我明白了。只是你平时都有机会暗杀我，为什么要挑今天这个大庭广众？

郭循：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的行动彰显在世人眼前。

费祎：我看不是吧，而是你希望有人可以阻止你，只是看来你的希望落空了。过了这么久都没有一个守卫过来，我大概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樊建：大将军！

费祎：不准过来，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有什么损伤我可不

乐见。今天算是我气数已尽，希望你们日后能继续忠心辅佐圣上。

郭循：大将军...

费祎：动手吧！

公元二五三年元旦，蜀汉大将军费祎在汉寿的元旦聚会上，被降将郭循刺杀于座。过去越雋太守张嶷曾经写信警告费祎要当心刺客，然费祎并未听从，终于受祸。魏帝曹芳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

## 新人事 成都 皇宫

姜维：陛下...大将军他...

刘禅：朕已经知道了，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结局收场。

樊建：郭循在刺杀大将军的同时也自尽，似乎他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决心。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充满著怀疑？难道认为是我和刺杀大将军的事情有关？）

董厥：（姜维绝对有足够的动机刺杀大将军，我认为他绝脱离不了关系。）

诸葛瞻：（这件事情谁得利，谁就是幕后黑手。）

尹赏：（我相信伯约不会做这种事情，但其他人似乎不这样认为。）

譙周：（只因为大将军阻止你发动战争就暗杀他，姜维你这

个人实在是让我太失望了。)

郤正：(我对姜维这个人不是很熟，实在很难做出评价来。真要说的话，我不认为姜维会笨到用这么明显的方式杀人。)

刘禅：现在大将军已死，军政部分就交给卫将军，命你都督中外所有军事，以后军事作战方面你有权力可以自由决定一切。

姜维：是！(本来应该很高兴没有人掣肘自己的战略，但现在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陈祗：关于政事部分，臣以为卫将军军务繁忙，若是兼理政务，恐怕有影响军事上表现的可能。

刘禅：嗯...侍中真是言之有理，加上之前吕乂过世后，尚书令工作一直悬缺。朕现在就命你以侍中职守尚书令，并且加你为镇军将军。

蜀汉政治自从费祗死后开始出现巨大变动，姜维虽取代费祗成为蜀汉最高军事长官，但是人在外地的他无法插手政事。于是政治大权落到官位远低于他的陈祗手上，自此蜀汉再也没有能将政权和军权一把抓起的权臣。

## 高峰会面 成都尚书令府

陈祗：在下一直很久仰卫将军您呀，今日相见，实感荣幸。

姜维：之前孝兴的事情，承蒙尚书令相助，在下才要道谢。

陈祗：别叫官名这么见外，请直呼在下的名或表字就行了。



之前关于大将军打压您的情况，在下大概也都听说了，实在是感到相当遗憾。

姜维：请别这样说，大将军也是有他的考量，在下不会因此怨恨他。

陈祗：别误会了，在下绝对相信您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在下要说的是，我们应该要合作，来避免过去那样的摩擦。在下希望卫将军您能专心在外对付曹贼，而陈祗在内部负责让圣上和其他大臣能够理解您的行动，让您无后顾之忧。

姜维：奉宗...在下和您并不相熟，为何要如此相助？

陈祗：因为您是和在下不一样的人，在下是个缺乏行动力的人。而您却不同，纵面对大将军的重重限制，还是愿意做下去。当在下看见您过去总是带著不满一万的军队在和曹贼作战，眼眶总不自觉地湿了。所以在下获得圣上提拔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像您这样的栋梁之才，让您不再被后方的事情搅扰。

姜维：您的诚意在下感受到了，在下真的很幸运能有像你这样诚实可靠的盟友。

陈祗：这么说，您愿意和我结盟？

姜维：是的，以后也请多指教。

## **肩负重任 姜维军营帐**

姜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真的不知情？

宁随：大将军遇刺身亡，卫将军你变成独揽军权的大将，就

这么回事而已。

姜维：天下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我从西平俘虏回来的将领会忽然变成刺客？现在朝廷所有怀疑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那种感觉真是难受无比。

宁随：我什么都不知道。

袁綝：（我不认为是姜维干的，他一个远离政权的将领就算杀费祎，后继人也不会是他。）

廖化：（我感觉毛毛的，原来姜维是会杀害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样看来，他岂非早晚干掉我？）

柳隐：不管事实是怎么样，大将军这个讨人厌的家伙不在了，今后北伐将不再有人掣肘不是吗？老大，难道你从来就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能够独当一面，建立超越丞相的功业。

姜维：我虽然有想过...但不希望是以这样的形式取得权力。

柳隐：你还在怕世人的指责？怕暗杀大将军的污名找上你？丞相过去面对欺压幼主的污名时，他有说过一句话？他用行动堵住那些人的嘴。老大你也应该这样，只要完成丞相托付的使命，旁边的人怎么说又如何？

姜维：你知道丞相和司马懿差在哪里？两人虽都是权倾一时的大臣，但丞相知道克制自己，不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对比之下，司马懿选择用屠刀将政敌铲除，两人高下立分。我大汉自从魏文长之事后，内部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流血冲突，这不能不归功于丞相的自制。今日如果我效法司马懿，用暴力铲除大将军，明日也

会有人效法我，用暴力将我铲除。如此暴力相向，以血洗血，大汉江山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柳隐：我也明白这道理，但用相忍让的方式来政权交替，只会变成无能官僚的温床。

姜维：休然，过去的我或许也会有你这样的想法。但现在我逐渐认为，与其让有能的暴虐者上台施暴，还不如让平庸的官僚继续做下去。

柳隐：……（老大的思想很了不起，不过如果他不上台，就没有实践的可能性。譙周等人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老大才是我们益州人获得解放的希望。）

张嶷：不管真相如何，只要伯约继续为大汉尽忠，我张嶷就会力挺到底。不过眼前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请诸葛姑娘帮忙转达。

诸葛果：关于从兄的事情？

张嶷：我还没说出口，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实在是令人赞叹。诸葛恪要北伐的事情已经传遍大江南北，或许不久以后要求我们共同发兵的通知也会过来。但是诸葛恪却不知道，他那样的举动已经要大祸临头。东吴政治生态和大汉完全不同，经过孙权执政末期的动荡，已经无法确保大规模军事行动后的安定。我也听闻孙权生杀赏罚，权柄紧握在自己手上，不交给别人。直到死前才徵召诸葛恪，这决定未必经过深思熟虑。吴楚地区的人又生性冲动，诸葛恪远离幼主，深入敌人国土，只会给他的政敌制造难得的机会。

诸葛果：果在十天前就已经写信给从兄，希望他能再三思，不过没有获得回信。

张嶷：这样...那诸葛恪真是要大祸临头了。

诸葛果：主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只有配合诸葛恪的军事行动，同时发动攻击。虽说诸葛恪那边胜算不高，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牵制住敌人大部分的军队。

杨兰：（又来了，明明心中对于自己从兄即将要死亡感到悲伤，却又不肯说出口。刚开始会觉得这女人很厉害，现在久了大概也知道她不过是个爱逞强的普通女人而已。）

姜维：嗯...我也有这样的打算，两面夹击贼军，一定可以给贼军很大的压力。现在正是进军陇西，实现我规划已久战略的时刻。我会禀明圣上，请求从汉中向武都出发，沿著石营向南安进兵。只要能够拿下南安，就可以彻底切断贼军向狄道出兵的通路。再者，南安到狄道的通路地形狭窄，陇西驻军要攻过来也会遇到阻碍。这时，我们可以视情况和贼军进行野战，只要战胜，就可以取得陇西的支配权。

## 洛阳宫殿 子元之担当

许允：大将军这次出兵可真是战果丰硕，数万的死者，又损失了前部督韩综。

张缉：莫非大将军知道孙权刚死，想要送上韩综的脑袋献祭？  
哈哈...

王肃：这次的作战全是诸葛诞提供的，要怪应该怪诸葛诞，怎么可以怪到大将军头上？

夏侯玄：不，我认为发动这场没有计画的攻击，只想成就己之利，就是大将军的过失。

王肃：这.....

傅嘏：确实太常说得也很有道理。

司马孚：大将军是不是应该也有所表示？

司马师：没错，这次全是我的过失才造成这样的惨败，只是这次作战是因为没有采纳公休的意见才惨败，怎么可以处罚公休？

(这个夏侯太初变得这么可怕，只说一句话就能让整个舆论风向转变。之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干掉你!)

夏侯玄：那么总得有人为这次的败战负责。

司马昭：就处罚我吧！我担任监军不力，甘愿领罚以正军纪。

司马师：(真是我的好弟弟。)那么就剥夺司马昭的爵位，以告慰阵亡将士的灵魂。

司马昭：遵命！

夏侯玄：陛下，正始年间臣曾与太傅一同提倡应当以孝治天下。现在大将军也标榜此事，克绍箕裘，孝顺之名果不虚假。这次大战，至少有数万人下落不明，甚至遗体被丢在敌境。照清议，孝子安葬父母并服丧后才能成婚、仕宦。现在这数万家庭的孝子都无法安葬父兄，难道在大将军从吴贼手中抢回遗体前，他们要无限期地绝婚宦？

司马师（太初你这家伙在恶整我吗？我去哪找回那数万的尸体？要是禁绝婚宦，我八成会被暴动搞垮。但是不禁婚宦，我就违背孝治天下的口号，你回到洛阳真的不是来夺权？）

司马师：圣人说过“发乎情，止乎礼”，所以礼法不外乎人情。孟子也说“食、色，性也”，长期禁止成婚、仕宦的确不妥。我们应该因缘制礼，制定符合时代特色的礼制。由陛下下诏，特准家属发丧，并在服丧结束后恢复成婚、仕宦的权力。

曹芳：既然大将军有这样的想法，朕也会从善如流。

夏侯玄：（真会掰，“发乎情，止乎礼”哪是这意思？本领没长多少倒是口才变好了。不过经历这次教训，相信司马师应该会收敛点。）

张缉：（这什么态度？打败仗还用这种口气要我女婿下诏帮你擦屁股。有机会一定要你好看。）

高柔：那些事情可以之后再议。现在吴逆率领二十万大军入侵，而同时蜀贼也开始入侵凉州，两面夹击，我们可陷入空前的危机。

张缉：先不用担心吴逆那边，诸葛恪不久将会死于非命。

司马师：为什么？

张缉：威震君主，功盖全国，如何能不死？

司马师：（你这家伙，表面上说诸葛恪，实际上在说我，我又怎么会不知道。）

钟会：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无助于解决问题。

司马师：确实如此，东西两地都受到攻击，将领们可是意志消沉。

钟会：诸葛恪率领全部精锐，足可以横冲直撞，给我们很大伤害，想不到却集中力量，围困一个据点。他的用意是吸引我们野战军主力决战。然而如果攻城不破，会战不可得，战斗力衰退，他就只有撤退一途。姜维大军深入，必定认为我们正在东方有事，西方空虚，如果命关中将领率军支援，出其不意，姜维必定退兵。

司马师：好！这就命郭淮和陈泰迎击姜维。至于对付吴逆的人选，我认为毋丘俭有勇有谋，加上上次战争诸葛诞部队损失惨重，所以让这两人互换。（藉著这个机会，把公休调到距离我较近的荆豫地带，让他和文舒合作巩固好荆州防线。至于毋丘俭，就让他和吴逆打得你死我活，削弱他的实力吧...这个心腹大患，早晚要除掉。）

### **郭淮的意志 洛门 魏军营帐**

郭淮：姜维居然想到出兵南安...万一真的被他攻下来，南安以西的州郡都有危险。现在即刻率领全军前往救援，一刻也不能再等下去。

陈泰：在下认为车骑将军您这次的行动太轻率，其实只要固守要地就足以让姜维退兵，没有必要和他交战，这样只会正中他下怀。

郭淮：本来应该是这样...但这次姜维出动的军队数量非同小

可，费祎的死亡让蜀地已经没有牵制他的力量。以陇西部队现有战力和姜维军团对阵，绝对没有任何胜算。反而如果现在以我关中部队和姜维进行野战，获胜机会还有一半。但如果姜维取得有利地形，切断陇西部队和我们关中部队的联系，到时要获胜就难了。

陈泰：我明白了...（伯济的妻子是王凌的妹妹，虽然因为伯济的求情而被放过一马，但是他现在心中的压力一定大得不得了。他想要早日立功还司马家那个人情，但现在看来只是让伯济越来越失去冷静。）

郭淮：玄伯也看出我很急？

陈泰：看来在下隐藏表情的工夫还是太嫩了。

郭淮：和内人的事情无关，这是我第一次和伯约以相同军力对决，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我这次要出狠招，不知道玄伯愿意配合吗？

陈泰：非常乐意。

郭淮：那么就让玄伯率领先遣部队在铁笼山附近迎击姜维，句安和王韬两位就随你一同前往。

王韬：是！

句安：是！（干！又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郭淮：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玄伯你会被打得很惨，甚至被困在山上。

陈泰：难道车骑将军这么看轻我？



郭淮：不，我希望你被那样困住。伯约这次出兵为了增加胜算，所以特别请羌人助阵，但这却制造了他的弱点。

陈泰：是说要策反那些羌人？

郭淮：我听说迷当和姚柯回已经应了姜维的要求出兵，不过这点请玄伯放心，我有应付之道。

陈泰：我已经完全明白车骑将军的战术，请将军放心，我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郭淮：被包围的过程很辛苦，但是请玄伯你一定要撑下去。徐护军！即刻联络姚柯回，就说这次是个好机会...

徐质：机会？

郭淮：这个姚柯回就像个饿狼一样，哪里有肉就往哪边去。只是姜维没想过，那个饿狼要的东西是他给不起的。

郭淮：徐护军，到时候请你配合羌人部队，从铁笼山西方包夹。只要包围网确立，姜维插翅难飞。

陈泰：（郭将军施计时光芒万丈，但为什么我会感觉有些不安呢？）

## 羌王营帐

王嗣：这些是我大汉致赠您的金银珠宝，也请您笑纳。

姚柯回：这次一起出兵的还有谁？

王嗣：还有迷当大王。

姚柯回：原来如此...好，本王愿意出兵。关于五年前的事情

也请不要见怪，毕竟那时候受到郭淮压迫，没办法才做出那样的事情。

王嗣：我明白，这些我都会禀报卫将军的。（我和那么多羌人接触过，就是这个人让我完全无法捉摸，究竟他会不会如约帮我们，其实我都没有把握。唉...要是这次害了伯约，恐怕我会内咎一辈子吧。）

### **郭淮的终战 姜维军营帐**

姜维：如同之前所说的，我军这次目标是南安，并且伺机寻求和敌人野战的机会。我军军队人数充足，应该可以避免过去因为人数不足而无法进行决战的困境。另外我也请承宗前往西羌联络了迷当和姚柯回作为援军。

杨兰：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和我说？

姜维：我只是想因为你也要负责出征的事宜，所以联络羌人的工作改叫承宗负责。

杨兰：（我知道你是因为上次治无戴的事情怕我难过，但是现在这情况我还是要说...）迷当是个胆小鬼先不论，姚柯回那个完全不讲信用的家伙怎么能相信？

姜维：可目前羌人势力最庞大的就是姚柯回部，至少不能让他成为曹贼的盟友。

杨兰：姚柯回不能信任，上次治无戴就是因为相信他才落得被袭击的命运，为什么就是学不到教训？

张嶷：杨姑娘冷静点，我想如果姚柯回不叛变的话，这次作战应该是十拿九稳。过去也很多人说南中人不讲信用，叛服无定，但现在我军中南中部队也占有相当比例。我想只要掌握到姚柯回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就可以收服他。

杨兰：这.....（我很难想像有什么是他真心想要的。）

柳隐：敌人前锋似乎是陈泰，没有看见郭淮的影子。

姜维：如果分两部分行军的话，个别击破本来应该会是最好方式。

柳隐：不过...老大，这计画实际上实行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吧...陈泰并非庸才。

姜维：不知各位有什么想法呢？

诸葛果：主公，南安附近有座山名为铁笼山，或许可以派上用场。

姜维：对！就是这个...我们不妨就用铁笼山来制造个现成的监狱。

句扶：现成的监狱？

姜维：利用铁笼山就可以避免陈泰的部队逃窜，可以彻底歼灭陈泰的军队，这样就能完成各个击破的战术。（只是伯济为什么要分兵？明知道分兵对自己只有害无利，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实在是让人在意。）

姜维：嗯...元逊不是个笨蛋，我想他应该会平安无事的。

诸葛果：主公请不要为我担心，像我这种微贱的存在是不需

要您特别挂念的。

姜维：（总觉得就像丞相过世时那样，她似乎在逞强。）

姜维：我并不恨你，但是有件事情还是要请你知道，不要把所有的罪孽都揽到自己身上来。如果你要下十八层地狱的话，至少让我帮你分担一层吧。

宁随：伯约……（冲著你这句话，就算下十八层地狱又如何？）

杨兰：我还是想说，不要信任姚柯回那个家伙。

姜维：（这个姚柯回有这么不值得信赖？）

花鬘：我倒认为比起我们南中人或是羌人，汉人才是最不讲信用的啦。

袁綝：司马家的人面临这样两面包夹的局面，不知道想出什么应对的手段。司马懿这一死究竟影响会有多大，我还真是想看看司马懿儿子们的实力。

关索：传闻东吴打赢东兴之战，是因为有个可爱的女将在前面奋勇杀敌。呵呵呵...好想见她一面...

花鬘：关索，这次你是想要去乌戈国玩一趟吗？

姜维：没想到德艳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

宗预：毕竟这是伯苗最后的遗愿，而我本身也想上前线为我大汉尽一份力。

姜维：原来如此，还是请你多指教。

张嶷：唉...我的预言接二连三命中，实在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希望诸葛恪能够逃过一劫。

句扶：这次一定要斩下句安的头，我不会再有犹豫了。

姜维：孝兴，千万不要勉强。

句扶：这是为了大汉，并不是出于私怨，请统帅你放心。

柳隐：老大，有件事情我想你应该很明白。如果不是费祎当年的阻挠，在北伐最有可能成功的时候阻止出兵，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在长安了。机会一去实在很难复返，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困扰，我建议你应该要思考控制朝廷的方法。

姜维：休然，这一点你已经不需要担心了，新上任的尚书令答应给我们全面支援。

柳隐：真的？

## 铁笼山之战

姜维：果然用你的方法，成功把陈泰的部队都赶到铁笼山了。

诸葛果：果什么都没有做，这一连串战术都是主公想出来的。主公用兵巧妙，懂得利用敌军的旗帜混淆敌人判断，之后才能在近距离突击得手。

姜维：陈泰虽然足智多谋，但是他不擅长应对突发状况，这次作战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目前包围网已经完成了大半，接下来只要等羌兵来就大功告成了。

杨兰：我还是要再提醒你一次，不要太相信那些羌人。

姜维：你自己不也是羌人？

杨兰：我们羌人也分很多部族，就算是你这种久居雍凉的也

很难分辨。许多人不讲信用，只管眼前的事，但也有心怀狡诈，居心叵测之辈。

姜维：但是...如果要彻底把陈泰和郭淮的军队隔开，不依靠羌人的军队根本不行。再说...如果承宗没有看出迷当和姚柯回有什么不对劲，应该没问题吧。

杨兰：王嗣虽然很懂羌人的生态，但是他终究是汉人。我们羌人看人是重视直觉，一个人可信或不可信都看第一印象。先不说姚柯回，迷当我看过他几次，那个人根本是墙头草，今天他收我们的钱帮我们，明天他就可能因为更多的钱倒戈。

姜维：所以我应该...

杨兰：至少不要把我们部队的后方交给那些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诸葛果：主公，果也同意这样的看法，更要当心羌人成为敌军的援军。至少应该把军队从铁笼山的东方和南方移开，这样才有对应羌人叛变的能力。

姜维：嗯...我明白了。(不过就算再怎么预防，万一羌人倒戈，我们的补给线还是会暴露在羌人的攻击范围，到时也没法继续作战了。)只是这样看来，要彻底歼灭陈泰部队就变得有些困难了。

诸葛果：照理说山上的水源被断绝，形势就像街亭之战那样，敌人几乎没有机会。不过...

姜维：不过什么？

诸葛果：任何奇迹都不该被排除。

句安：我快渴死了...本来以为从街亭之后就不会再碰到这种鸟事了。

陈泰：嗯...小小一座铁笼山挤了快六千人在这进退两难，加上水源被断的情况下，我们就算不战死也会先渴死。看来这个姜维比车骑将军所描述得还要棘手。

句安：突围吗？

陈泰：铁笼山只有一条路下山，你是要我们排队去送死？

王韬：呵呵呵，我倒是有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现在的困境。

句安：哦...主簿你就快说吧。

王韬：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到泉水，将军为什么不效法？

陈泰&句安：.....

王韬：怎么了，不是好计吗？

句安：我看我们还是杀下山好了。

陈泰：等...等一下，姑且一试也不会吃亏。

王韬：刺史大人，拜的时候要有诚意，还要跳舞才行。

陈泰：这是整人游戏吗？

句安：(这可真难为这个官宦子弟，我要是他会宁可跳下山崖。)

陈泰：完全没效.....

王韬：对了，当年似乎是女性跳这个舞。

陈泰：我们部队哪有女性可言...

王韬：我想以刺史俊美的外貌，就算是伪娘应该也可以骗过

上天吧。

陈泰：真的没有别的方法？

王韬：嗯...耿将军还有祈祷！

陈泰：你为什么不早说？害我丢脸成这样！

句安：（从来没有见陈刺史发这么大的脾气过，看来这次真的伤了他自尊心。）

陈泰：陈泰这次奉诏讨蜀贼，如果我该死，就令甘泉枯竭，泰自当刎颈；如寿禄未终，愿苍天早起甘泉！

王韬：泉水真的涌出来了？！

句安：我快渴死了，让我先喝！

陈泰：呼...好险...

姜维：敌人怎么莫名地士气高张？

诸葛果：奇迹真的发生了...

郭淮：玄伯居然在我抵达以前就被击败了，伯约你的实力真是惊人。无妨，这也在我想像的范围之内。呵呵呵...伯约你想不到吧！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会上勾？

姜维：伯济怎么会跟著羌兵一起出现？

杨兰：还用说吗？羌人背叛我们了。

姜维：那就表示本来要出现在我们后方作为支援的羌人部队... 还好听了诸葛姑娘的话，把军队从那个地方调开了。

诸葛果：现在我军因为羌人的背叛反而士气高涨，趁这个机



会一口气歼灭敌人。

迷当：这样背叛蜀人好吗？我们收了他们这么多好处。

姚柯回：背叛？我们羌人什么时候要听汉人的话？都是无能的彻里吉和治无戴等人把我们羌人的地位搞成这样。就算是现在也只是利用北方的曹魏，等到势力茁壮了，反过来再吃掉他们也不是梦想。

迷当：可是...你也看过轲比能的下场，和汉人争战不休对我们没有好处。

姚柯回：愚蠢啊...难道因为这样就要放弃我们的自主权？我不会像轲比能那样明摆著和他们干，但是可以利用汉人间的争斗来取得最大的利益。

徐质：徐质部队抵达！这下换你们蜀贼被我们包围了吧！

郭淮：现在包围网已经完成，全军听令！攻击蜀军解救铁笼山之围。

杨兰：姚柯回！你这个家伙真是烂到极点！老娘一定要痛扁你！

杨兰：姚柯回！你这种人真是败坏羌人的名声！

姚柯回：呵呵，像你这种为情所困蠢女人又如何？

杨兰：就算是羌人，也该知道什么叫做重情义！

姚柯回：感情值几个钱？眼前的利益才重要。

杨兰：看招！

姚柯回：来吧！

杨兰：不简单的家伙！

姚柯回：不死身杨兰果然名不虚传！

杨兰：我要认真了！

姚柯回：谁怕你！吃我一记！

杨兰：看来你能在羌族中闯出名号并非偶然。

姚柯回：呵呵，像你这样的女人应该做我王妃。

杨兰：王妃？别开玩笑，你是我看过最低劣的最恶心的男人！

姚柯回：哼，敢这样对我说话，我可期待看见你跪着求我的悲惨模样。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吧。

句扶：句安！

句安：真是冤家路窄。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不过你要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句扶：哼！今天杀不了你，总有一天要你的命。

傅奂：句安！你这家伙纳命来！

句安：你这家伙比我弟弟还笨，上次我开导你得还不够？可惜啊，像你这样的武勇之辈，如果更聪明一点的话就好了。再这样下去，我看你只会重蹈你老爹的覆辙，为那种无能的昏君白白送死。

傅奂：我父亲所为乃是忠义！

句安：哼，他和我有什么分别，只不过是我要利，他要名而已，本质都是一样的。他只是考虑到他无能的儿子将来可能失业，所以才用那种沽名钓誉的方法，让儿子可以直接得到众人称羡的职位。仔细想想吧，比起来，你那个叫做蒋舒的朋友就聪明多了。

傅奂：哼！

迷当：不关我的事，都是姚柯回唆使我叫我叛变的。

杨兰：少来！难道他叫你去死你就去死？

迷当：我真的是身不由己啊...

陈泰：果然就如我预料的一般，可以在战场上看到你。

杨兰：怎么回事吗？

陈泰：世英他虽然被释放，不过被派到遥远的并州。

杨兰：只要还活著就好，活著就有机会继续努力。

陈泰：说得也是，不愧是世英看上的人。这是他交代说要给你的，你就拿著吧。

诸葛果：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凭空生出水来？

陈泰：其实我也搞不懂，就是跪着求水就对了。

诸葛果：嗯...看来有些事情还真不是道理可以说得通的。

姜维：伯济，这次真的被你狠狠摆了一道。

郭淮：伯约，我不用这种方法根本赢不了你。和我决斗吧，从我认识你的那天开始，就想和你用这样的方式决胜负。

姜维：你这是何苦，你并不是我的对手。

郭淮：是吗？是不是对手要交过手才知道，还是你认为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

姜维：好吧，就请赐教了。

郭淮：我们两个人到底认识了多久呢？

姜维：已经快要三十年了...

郭淮：三十年？真是漫长的日子，这段期间，不只世局变了，你我也变了。

姜维：你我都变老了...

郭淮：所以我不希望是用老死在床的方式和你道别！做个了断吧！

姜维：既然伯济这样想，我也同意！

郭淮：杀！呀呀呀呀呀!!!

姜维：看招！

郭淮：刺穿死棘之枪！

姜维：这是何等诡异的枪法？枪会转弯？

郭淮：居然没有命中心脏？！（只好用这招了！）射穿死棘之枪！接住了？！

姜维：还给你！

郭淮：哇啊！哈哈！很好！这样这是我想要的结果。

姜维：没想到伯济你会这么强.....

郭淮：还是强不过你呀...这个东西你拿去，这是我特地为你做的。集合砍和刺于一身的万能武器，作为一个大将怎么能没有

专属于自己的兵器？

姜维：伯济...

郭淮：咳咳咳...实在是太厉害了。伯约，请原谅我赢了就跑，以后恐怕真的是无法见面了，请你多加保重。

姜维：伯济，你在说什么？

郭淮：你看我现在血流不止的惨状，或许当时我在陇西发的毒誓现在成真了。

姜维：伯济，那不会是你的报应，你是因为职责才不得不做那种残虐的事。

郭淮：就算是职责，该受的天谴就是该受，而且我如果死了，我的妻儿或许也可以解套。

姜维：解套？

郭淮：我的妻子可是王凌的妹妹，虽然太傅放过我一马，但我可不认为他儿子会照办。司马家现在已经取得大魏的政权，下一步将是把军权从各个外姓将领手上收回。现在司马家还会笼络我这种和他们有友好关系的异姓将领，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一定会加以排除。看着吧，之后毋丘俭、诸葛诞等人迟早会遭殃的。

姜维：伯济，这些应该都是你没办法说出口的心底话吧...

郭淮：当然，我认定只有你才是我知心好友。对了，在我之后应该是陈玄伯，虽然他很精明干练，但并非你的对手。但是小心那个叫做邓艾的人，他的能力还远远在我之上...

姜维：伯济，你这样提醒我好吗？

郭淮：呵呵呵，我是以姜伯约好友的身份提醒你，而不是以大魏车骑将军的身份。

姜维：伯济...我姜维能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如今我却没办法回报你万一...

姜维：虽然击退了敌人，但我军的损失也不小，看来这次北伐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杨兰：若不是姚柯回那个家伙！

姜维：不，是我自己太过信任姚柯回了...

诸葛果：主公，不要气馁，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姜维：是呀... (只是总感觉以似乎后没有机会再见伯济了...)

姚柯回：你知道我参加这场战斗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迷当：我才不管呢！快救我！

姚柯回：又一个英勇的羌人首领死在汉人手上...

迷当：等一下，该不会...

姚柯回：哈哈...

迷当：姚柯回...你不得好死！

姚柯回：目的达到就不要再待在这里了。(呵呵，距离建国又近了一步，国号是不是该叫秦呢？)

## 第二十二回 襄武之战

### 张特奇计 吴军营帐

诸葛恪：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小小一个合肥新城打了三个多月都还没打下来？

朱异：我们二十万大军本来可以直捣敌人核心，没想到太傅居然临时转弯，要我们这么大批人马攻打一座不重要的小城。

诸葛恪：不重要的小城你们还打不下来，到底是干什么吃的？我的策略是要吸引曹贼的军队和我们打野战，听说司马孚的援军快到了，不就证明我的策略是正确的？就算敌人援军不到，那个合肥新城也快要撑不下去，我们一样有战果。

朱异：你.....

诸葛恪：看吧，我就说敌人已经要来投降了。

张特：在下张特，现任扬州牙门将。

诸葛恪：哼，你挡住我军三个月，本事倒也不小...

张特：我们守军三千人，现在能够作战的已经没有一半，加上城墙倒塌，无法修复，陷落只在旦夕之间。

诸葛恪：所以？

张特：我们已经无心打下去，然而依照军法，被围攻一百天，救兵不到，虽然投降，家属不受处分。现在已经九十余天，只要稍待片刻，我把城中少数不肯投降的部队说服后，马上就向您投诚。

诸葛恪：哦.....

陆抗：这摆明是敌人的缓兵之计，不可轻信。

丁奉：我也有同感！

诸葛恪：闭嘴，人家有心来投降就不要质疑别人的诚心。

张特：我愿意交出自己的印信来表示诚意。

陆抗：小小的印信算什么？

诸葛恪：我明白了，我就等待张将军的好消息。

张特：多谢太傅！那么也请太傅暂时停止攻击，我好方便说服将士。

诸葛恪：没问题。哈哈，待我攻下合肥新城，一定让曹贼吓得肝胆碎裂。我要完成过去大皇帝都办不到的事！

甘宁：又是无聊的攻城战...

全怵：你在说什么嘛，只要对方一投降我们就解套了。

甘宁：你真这么认为吗？

陆抗：(小甘宁也轻易看出这是敌人的诡计，就太傅看不出来，这下我军前景堪虑啊...)

## 合肥新城

步兵：将军，真的要投降吴贼？

张特：你当我傻了吗？都撑到现在了，干嘛要投降那群无用的鼠辈？

步兵：可是真的撑得下去吗？

张特：诸葛恪那蠢猪相信我的话，现在愿意停止攻击，不正



好给我们时间修补城墙？等城墙修好了，又可以再战他一百天。

步兵：可是空有城墙，援军真的会来吗？

张特：放心吧，补刀的事情人人都会做，只要再撑个几天，马上就会有人来抢功。

步兵：将军真是英明神武，只是小的还是有个疑问。

张特：说吧。

步兵：我们拚死拚活打这场仗，弟兄也死了超过一半，到时候我们能获得奖赏吗？每次胜利之后都是上面的抢走功劳，这次恐怕也是这样吧。

张特：别担心，我张特从不做亏本的事，其实我早就接到毋丘将军下令撤退的命令，但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抗命坚守此城？富贵险中求，这次我们的功劳一定会获得肯定的。

步兵：您为什么这么笃定呢？

张特：因为我们的上司毋丘俭是个被大将军讨厌的人，试问大将军会把功劳给谁？

步兵：原来如此，那我们是该去拚命了。

张特：虽然对不起一手提拔我的毋丘将军，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们跟著我就对了。我的祖父叫张世平，他看人的眼光从来没错过。他一生只有资助过两个人，第一个人叫做刘玄德，而第二个人呢...就是我。

陆抗的担忧果然成真，张特回去后，利用诸葛恪停止攻击的

空档，重新把被破坏的城墙修好并且拒绝投降。诸葛恪大怒，发动比之前更猛烈的攻势，但是却再也无法攻克合肥新城。

### **惨淡撤退 合肥 吴军军营**

朱异：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继续作战的本钱了。

诸葛恪：没有本钱？我们还有二十万大军在这边，只要曹贼大军一到就可以将他们彻底粉碎。

朱异：粉碎？！你看我军有多少人水土不服而病倒？

诸葛恪：那是诸营吏鬼扯，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甘宁：好热喔...我快不行了...

诸葛恪：（这死小鬼就不能给我点面子吗？）

朱异：眼下合肥新城根本攻不破，兵士又病倒快一半，万一打起来只有死路一条。我建议转进豫章石头城，趁著我军还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前暂缓这次的攻击行动。

诸葛恪：那可不行，我诸葛恪不做这种虎头蛇尾的事情。

朱异：既然这样，请允许我带著朱家部曲撤离，我不能害父亲留给我的部队被你搞光。

诸葛恪：（你们这些江东士族就是这样，打起山越奋勇争先，北伐就推三阻四。）朱异！你以为你仗著你父亲朱桓的威名我就不敢动你？

朱异：不然你要怎么样？杀了我吗？

丁奉：太傅请三思，季文只是有点激动。

诸葛恪：哼！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建业，但是部队给我留下。

朱异：什么？！

诸葛恪：难道要我当场将你处斩？

朱异：哼！

诸葛恪：还有哪个人有意见的？

丁奉：……（跟这种疯子说什么也没用。）

陆抗：……（看小甘宁那无忧无虑的样子，我有时候还真羡慕她。）

到了七月，诸葛恪的大军还是被迫撤退，大量士卒受伤患病，流离失散，或倒在路旁呻吟，或卧倒在地，或坠入山涧，或被追兵俘虏，死伤惨重，一片哭声哀嚎，但诸葛恪仍然不以为意，神态安祥，跟平常一样。

## **谋杀 建业 皇宫**

孙峻：诸葛恪现在骄傲狂纵的样子，我想皇上您也看得很清楚。经过这次大败，诸葛恪不但没有任何悔意，反而逗留在江上小岛不归，简直没有人臣的模样。

孙亮：那么武卫将军要朕怎么做呢？

孙峻：杀诸葛恪以谢天下。

孙亮：这……

孙鲁班：皇上，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留？现在民怨沸腾，只有

用他的人头来平息。(诸葛恪，你这家伙不死也难，你一死我才好安排姓全的上台。)

孙綝：皇上请不要犹豫，如果说害怕诸葛恪势力庞大，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协力者。包括在外面的无难督施宽和朱绩将军等都愿意为陛下效死。

孙亮：好吧...这就招太傅回朝...

孙峻：(诸葛恪，你的时代马上就要过去，接下来就是我和鲁班公主的时代了。)

## **今非昔比 建业街头**

步兵：去死吧！

女子：恶心的臭男人！

男子：败类！

农夫：诸葛恪，还我牛！

商人：油炸诸葛恪！油炸诸葛恪！

旅人：打了败仗脸皮居然还这么厚，我看这个国家是没希望了。

诸葛恪：.....士兵们都在做什么？这里有一群大逆不道的百姓在诋毁国家重臣！

步兵甲：(吹口哨。)

步兵乙：(打哈欠。)

步兵丙：有这回事吗？

诸葛恪：明明就有！

老人：现在来说一个诸葛恪被十几条大汉强奸的故事...

诸葛恪：你听到没？

步兵：我什么都没听到。

滕胤：没用的，现在民怨沸腾，你说什么都是枉然。

诸葛恪：就因为我打一次败仗？！我二叔败战连连，怎么蜀人就没有怪他？一定是我们人民的性格有问题。

滕胤：人家诸葛丞相败战之后自贬三级，请问你做了什么？胡乱贬谪官员，躲到江中小岛一去就是一个月。

诸葛恪：闭嘴！我什么都不想听！我现在懒得和这些百姓们计较。

滕胤：皇上平白无故赐宴，你不觉得很诡异？

诸葛恪：有什么好诡异？

滕胤：孙峻和全公主他们似乎在策划什么...

诸葛恪：呸！那群娃儿能够做什么？只怕他们在酒里动手脚。

滕胤：你.....（唉...上天要杀一个人，必定先使其疯狂。）

## 诸葛恪之死 建业宴会厅

孙峻：怎么太傅滴酒不沾呢？

诸葛恪：我想到早上那些乡民的举动就火大。

孙峻：这是圣上赐下的“大鹰”调理药酒，不但有益身体健康，还能壮阳呢。

孙亮：朕自己也喝了两杯，太傅也尝尝。

诸葛恪：（看来是没有问题。）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

孙亮：朕有事先离开了，请两位慢用。

诸葛恪：来，子远我们再来喝两杯。

孙峻：呵呵，看来你是真的醉了...

诸葛恪：有问题吗？

孙峻：你知道为什么你的酒没有下毒？

诸葛恪：什么？

孙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松懈。孙峻奉皇上圣旨！逮捕逆贼诸葛恪！

诸葛恪：糟了！

孙峻：想跑？哪有这么容易？

诸葛恪：孙峻！你以为杀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孙峻：像你这种奸贼，人人得而诛之。

诸葛恪：我临终受托，东兴之战大败贼军，到头来居然落得这种下场？

孙峻：你怎么不提你合肥大败，害我大吴子弟兵死伤惨重？

诸葛恪：为什么？为什么就不再给我一次机会？二叔明明就可以五次北伐？

孙峻：哼，诸葛亮可没有像你这样狂傲。

诸葛恪：态度？就因为态度？打个败仗只要装作抱歉就可以

没事？

孙峻：你连这点都没有做到。来人，动手！

诸葛恪：哈哈哈哈哈，疯狂的国家，疯狂的时代。（诸葛果...我真的把诸葛家给害死了...真是后悔没有听你的话...幸好乔弟的后代还在蜀地，至少我们诸葛家还能保有最后的一点血脉。）

孙峻诛杀诸葛恪后，又屠杀诸葛恪三族，人头被高挂在街市高竿上，观看者数万。正如诸葛瑾所说的一般，“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

## **诸葛果之心 姜维军军营**

姜维：日后的作战，我们将会采用全新的战术。而诸位将会是我军战力的中心。过去我军以步兵为主力，配合弓弩手对抗敌人的骑兵队。现在我军将改以骑兵队为核心主力...

轻骑兵：敢问卫将军，我们大汉骑兵数量不足，如何学贼人以骑兵为主力？

姜维：这问题问得好。虽说骑兵队数量是越多越好，但仔细观察贼营，他们的使用效率并不高。如果认为骑兵只有冲锋撕裂敌阵的功能，那么就太浪费这强大的兵种了。

姜维：杨兰，请说明一下外族是如何真正使用骑兵？

杨兰：简单来说，马就是高机动力的交通工具，遇见比自己弱的敌人就用来追，比自己强的人就用来逃跑。

姜维：没错，这就是骑兵的根本，最强的机动力。我希望各位抛下过去的战法，仔细从骑兵的根本著手，甚至把自己当作是生长在马背上的外族。

轻骑兵：外族？！

姜维：不错，之后大家会明白今日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袁綝：伯约，大事不好了，请你现在马上去见诸葛姑娘。

姜维：为什么？现在我正在训练部队...

袁綝：你知道诸葛恪被杀，诸葛一家全被屠灭？请仔细考虑诸葛姑娘的心情，她现在需要人陪在身边。

杨兰：姜维，这里交给我，你放心去找她吧。

姜维：嗯...

## 涪县附近

诸葛果：主公？

姜维：果然你在这个地方...发生那样的事情我真的很遗憾。

诸葛果：没有这回事，请主公不要在意...

姜维：自己的亲人被杀怎么可能会不难过，我所认识的诸葛果不是这样的人。

诸葛果：过去哥哥在临终前，一直拜托果要阻止族兄的行动，他说只有果才能够挡住他发生那样的悲剧。果一直以为，让他明白自己的不足可以阻止他的野心，结果反而是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如果可以再多去了解一下族兄的想法就好了...



姜维：这件事情你没有任何责任，都是诸葛恪自己惹祸上身的。现在什么都不要说，想哭的话就尽量哭吧。

诸葛果：主公？

姜维：难道你把我这主公想得这么无能？连个女人的眼泪都无法承受？

诸葛果：主公，笑也一生，哭也一生，所以今生必不流泪。不过如果主公能陪我留在这边的话，我会很感激。

姜维：那么我就稍微坐一下吧。

诸葛果：谢主公。

## **磨刀霍霍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师：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

钟会：因为大将军又有想要铲除的对象。

司马师：夏侯太初，这个人实在是碍眼无比。虽说他已经失去了兵权，但是他的名声让我感觉芒刺在背。

钟会：嗯...要除掉这样的一个人还真有点困难，不过倒也不是不可能。（夏侯玄这家伙过去曾经让我吃了闭门羹，我早说过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钟会：不如这样吧，制造一个假诏书给许允，内容说以夏侯玄为大将军，以许允为太尉，共录尚书事。我擅长模仿他人笔迹，要假造一个诏书并不是什么难事。

司马师：我懂了，如果许允他不把那个诏书交给我，那么就

可以趁机收捕许允和夏侯玄。如果许允把那诏书交给我，那么夏侯玄也得死，而许允将一辈子被我控制。

钟会：没错。

司马师：只是当初许允可是支持我爹发动政变的功臣之一，你认为我会这样恩将仇报？

钟会：您会的，许允那个中领军并不可靠，是时候该把职位收回来了。

司马师：哼哼，你老是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小心有一天你脑袋搬家。

钟会：是...

然而出乎司马师意料的，许允收到诏书后居然看也不看，就把诏书烧毁。计画落空的司马师，立刻想到另外的方法...

洛阳宫殿 皇帝的悲歌

曹芳：朕真的受够了！司马师这家伙完全不把朕放在眼里！朝中大小事务通通不让朕过问，每次上朝带著数百名甲士更是让朕芒刺在背。

李丰：皇上！司马父子枉顾先帝托孤之情，以下犯上，祸乱朝纲，实在是人神共愤。

张缉：现在朝中都是司马家的耳目，弄到皇上连要说句真心话都难，实在是令人忧伤。

曹芳：唉...

李丰：皇上不要再悲伤，我们会去联络太常夏侯玄来协助保卫大魏的社稷。

曹芳：好吧，朕就下血诏交给你们三人，希望能找到更多社稷之臣来助朕平乱。

张缉：臣等一定不辜负皇上的所托。

曹芳：武帝过去诛杀董承就是因为泄密，你们也要小心，不要让这血诏的事情曝光。

李丰：请皇上放心，臣等并非愚蠢的董承之辈，而司马师又岂能比武皇帝？

曹芳：那么朕就等各位的好消息。（过去武帝欺凌汉帝的故事，连朕这个做曾孙都感到汗颜，没想到这报应会来得这么快。朕是任城威王曹彰之孙。父皇似乎担心朕会舍弃他转而尊崇生父。其实朕对素未谋面的生父毫无印象，若非父皇抚养，现在只能在邺城过著囚犯般的生活。父皇赐给朕这样的地位，朕岂能坐视大魏社稷被人篡夺？父皇，希望您在天之灵守护孩儿。）

事迹败露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师：我再问你一次，皇上那天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

李丰：什么都没有！

司马师：没有？你当我是白痴吗？景倩，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说一下。

荀顗：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昨天被皇上秘密召见，出来时每个人都眼眶泛红。

李丰：呵呵呵，真想不到荀文若的儿子现在也变成司马家的走狗。更精彩的是在座的其他人，贾梁道的儿子和钟太傅的儿子...怎么名臣之后全部都堕落了？

钟会：堕落？你们教唆皇上诛杀社稷之臣就不是堕落？

贾充：（我还有点问心有愧，钟会这家伙却根本不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这家伙真是个人渣。）

荀顗：（我的老爹死得不明不白，我哪敢再像他那样去冲撞权威？更何况我们荀家三代为支持不同的人早就分崩离析了。）

李丰：哼！一群狗贼，早晚会行篡逆之事！

司马师：你找死！

荀顗：（居然用剑柄活活把人打死？）

司马昭：哼！狗奴才，死有余辜！

王肃：大将军，就算他想要害您，您也不可以这样诛杀朝廷大臣...

司马师：我才不会像父亲那样心软，只要哪个人敢对我司马家不利，就算是皇上我也照样干掉。来人！出来洗地！

司马师：稚叔，这个案件就交给你负责了，别让我失望啊...  
（哈哈，终于给我逮到搞死你夏侯玄的机会了吧。）

钟毓：是...（唉...我真的是在助纣为虐啊...）

## 必杀的理由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大哥，夏侯太初不交人事，不蓄华妍，怎么看他都和政变没关系呀。

司马师：爹当初也是如此，请问最后曹爽怎么了？

司马昭：可他是个名士，实在是杀不得啊...

司马师：你还是搞不清楚状况，不知道夏侯玄这个家伙的可怕。

司马昭：大哥，您过去杀了他的妹妹，难道您没有感觉到一丝的愧疚？虽然到现在太初还是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是您良心得安吗？

司马师：记得当时赵司空（赵俨）丧礼的景象？当时夏侯玄因为有事所以晚到了，然而当他到场的那一刻，现场三百多名宾客见到他来，居然全体越席而迎。这种名士不能留，他的名声对我们司马家是个妨碍。

司马昭：大哥，您真的变得好没人性！

司马师：不管你怎么怨恨我，我都还是会杀夏侯玄，这是我们司马家生存的必经之痛。现在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媛容死亡的真相给隐藏起来，至少让他死得没有遗憾。

## 名士之死 死牢

钟会：太初呀，看见你今天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感到万分的悲伤。

夏侯玄：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和我装什么熟？

钟会：呵呵，过去我到你府上拜访，结果吃了闭门羹，你可让我这个名臣之子脸上无光。现在落到我手上，你说我该怎么做？

夏侯玄：随你高兴。

钟会：没这么简单，我要你的尊严一点一点被剥夺，我要你从名士变成比畜生还不如。

夏侯玄：我早就知道自己死定了。明皇帝在世时我都敢批逆鳞，现在又怎会向你们屈服？转告司马师！就算把知悉他过往的浮华友杀光，也无法抹灭他曾为了权势巴结我夏侯氏，又在当权后痛下杀手的事实！（公休呀...我死后你就是当年“四聪”“八达”最后一人了，希望我的血能洗清你的双眼，帮你认清司马师这个人。）

钟会：你这名士真是不食人间烟火。难道你以为司马氏夺国后还会留下不利于己的纪录？未来的史书只会记载明皇帝滥用民力又好女色，曹爽奢侈愚昧，何晏、夏侯玄虚华不实。连与你们有宗族关系的明皇帝都看不下去才把你们免官。黑暗腐败的魏朝使人民痛不欲生。正义的司马氏一直不齿曹氏所为，与我们士族合作，在万众期待下推翻魏朝！不会有人闲到去搜集残存的蛛丝马迹，替你们那没有吸引力的时代翻案！

钟会：夏侯玄！在你死以前，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让你死得明白点。你妹妹的死，其实先帝早就怀疑是大将军做的，我也

做了一点调查，似乎她是被毒死的。哈哈哈，你身为名士，却连自己亲人的仇都搞不清楚，还和自己的仇人相交这么多年。最后你的仇人不但对你没有愧疚，还顺手把你除掉，你从头到尾都是个可悲的失败者。

夏侯玄：是呀，我是个可悲的失败者。但是你又如何？把自己的自尊建立在权势上，这样就算是成功？以践踏别人，伤害别人为乐，到最后你又得到什么？

钟会：哼，丧家之犬的话，我又何需在意。

夏侯玄：其实你是我看过最可悲的人...人家司马师还有个目标驱使著他，你呢？

钟会：我？你又懂什么？

钟毓：士季！我才是案件的主审官，这里轮不到你乱说话！出去！

钟会：啧！

钟毓：请见谅，幼弟年幼即失去父亲，又得不到母爱，造成他性情如此扭曲。

夏侯玄：钟会以为我因为派系不同不肯与他往来，他实在太不懂名士不能所交非类的道理。他现在虽像一只老鹰，为了吃饱担任司马师的爪牙。一旦司马师丢不出能喂饱他的肉，他马上会化身扑倒主人的猛兽，不过是头不论饥饱都会生事，只为权势效忠的豺狼！这种人躲避都来不及，谁想与他亲近！稚叔，你若继续放任，钟会迟早为你家惹上大祸。

钟毓：你说的完全正确，身为兄长的我也一直忧心忡忡，深怕这个弟弟将来会闯出滔天大祸。对不起，我也认为大将军这次的手法太粗鲁，他竟先把李丰打死才叫我调查案情。这样未审先判我根本无力平反，又有破案压力...只能这样做...有这份假口供至少可免去苦刑，为你保留名士的基本自尊...

夏侯玄：...（轻轻点头）

夏侯玄：（媛容、昭伯、平叔...我也走到尽头了。很抱歉空著双手去见你们，请相信我已经尽力了。叔父，我无法实现一同复兴魏室的承诺了，请原谅侄儿此生唯一一次的失信，我会在另一个世界守护您与大魏的。）

夏侯玄被绑赴东市处决，面色不改，举动如同平时，在场观看的人都为之动容。夏侯玄是魏晋名士的典范，死后一百余年编写的世说新语仍对他充满景仰。之后司马师再下令诛杀李丰、张缉和夏侯玄等人的三族，洛阳陷入一片腥风血雨。

## **秘书郤正 姜维军营帐**

郤正：初次见面，或者说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这样面对面说话。

姜维：在下好像在成都有看过...

郤正：在下郤正，字令先。现职秘书郎，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不过托这职位的福，可以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姜维：请问令先到我这来有什么指教？



郤正：那在下就不客气单刀直入来问，请问大将军遇刺，您到底知道多少？

姜维：说老实话，在下或多或少知道事情不单纯，但在下绝没有要刺杀大将军的念头。

郤正：我想也是，只是您刚才的回答方式实在很容易让人怀疑。

姜维：在下只是把自己想到的事情都说出来。

郤正：果然如我所想的，是个诚实的人。只可惜，成都那些人并不信任您。

姜维：我想也是。

郤正：关于您暗杀大将军的传闻现在传得到处都是，知道现在将要背负多大的压力？如果您北伐成功还好，万一失败的话，倒您的声浪绝对会很大。

姜维：我的心都在北伐，只想要早日让大汉获得安全，其他的事情实在不想去管。现在狄道长李简递来降书说要投降，我正整军准备进行下次北伐，那些流言蜚语就随他去吧。

郤正：嗯...不过，还是请多小心。

姜维：多谢令先的提醒。

郤正：（姜维真的是个人才，忠心奉公又有责任感，像这样的人怎么能放任成都那些人在这扯他后腿？更让我担心的是，他选择和陈祗交好，只怕万一双方冲突之时，这样的体制很容易被破坏，而姜维会变成孤臣。明明姜维的幕僚应该会想到这点却不

阻止，他到底在想什么？)

公元二五四年，曹魏狄道太守（陇西郡）李简，秘密修书，请求归降蜀汉。六月，卫将军姜维进军陇西地方。安东将军司马昭，镇守许昌，准备出兵迎战姜维，之后率军经过洛阳，晋见皇帝曹芳。

## 洛阳宫殿 皇帝的悲歌

曹芳：朕真是窝囊透顶，眼睁睁看著这些忠臣被杀，却没办法出手帮忙。

许允：圣上请不要难过...

曹芳：现在连你都要被司马师调去当镇北将军，你说朕身边还剩下哪个忠臣？

许允：臣身为中领军，又不是司马家所信任的人，遭到这样的待遇并不意外。况且，夏侯太初的死，臣也有责任。为了帮太初等人复仇，臣现在献上一计，请圣上定夺。

曹芳：请说。

许允：安东将军司马昭准备率军抗击蜀贼，他手上握有大军。陛下可以趁他入见拜辞之时，将他格杀。然后用他的军队来攻击司马师。

曹芳：这.....

许允：诏书都已经帮陛下拟好，只要陛下点头就可以行动。

曹芳：这事情实在太大了，让朕好好考虑一下。

## 司马昭的才能 魏军营帐

司马昭：秀彦，为什么如此慌张？

裴秀：大事不妙呀，圣上在许允的怂恿下要格杀您，控制您的军队。

司马昭：什么？！陛下真有这样的意思？

裴秀：是的，洛阳那边的眼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

司马昭：唉...这些人为什么前仆后继要来对我们苦苦相逼呢？

裴秀：当您站到这个位子的时候，已经没有选择下来的权力了，请早做决断。

司马昭：现在立刻回军洛阳，狄道的事情交给玄伯就好了。我必须要让兄长手上有能立刻掌握的军队，不然许允掌控住中军就麻烦了。

裴秀：（安东将军平常看起来反应缓慢，实际上他也有相当强的决断力。是不是我也该下定决心，为这样优秀的人效命呢？）

司马昭立刻回军洛阳，司马师知道消息决定发动第二次政变。首先拘捕许允，贬逐他到乐浪郡，不久途中死亡。接著司马师决定改换皇帝，以郭太后名义宣称皇帝荒淫无道，文武百官无人敢

反对，决议收回皇帝印信。

## 废黜曹芳 洛阳宫殿

曹芳：朕的皇后到哪里去了？

司马师：罪臣张缉的女儿岂能留她？

曹芳：(武帝杀汉帝伏皇后的事情，怎么也降临到朕的身上？)

司马师：不过你现在已经不是皇帝了，请以后不要再以朕自称。

曹芳：什么？！

司马师：曹芳荒淫无道，迷恋戏子和舞女，已经没有资格统治大魏。经过众臣评议，决定废黜你的皇帝之位，改封齐王。你就准备上路前往邺城吧。

曹芳：大将军...你...

司马师：你已经不是皇上了，要变成像楚王那样的下场并不困难。趁著还有齐王当的时候快走，不然要是我改变心意你就完了。

曹芳：朕...不，我知道了... (朕终究无法获得上天垂怜吗？也许当初能成为父皇养嗣，就已经是上天青睐了。朕死无面目见父皇于地下呀。)

郭太后：司马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司马师：我决定要罢黜陛下，另立彭城王曹据。你也别不高兴，太后对儿子不能管教，你也有责任。而今我已经做了最后决

定，军队又在宫外戒严，你还能做什么？快快把皇帝印信给交出来。

郭太后：彭城王在辈分上，是我的叔父，如果当皇帝我往哪里去？况且明帝就这样让他绝子绝孙？

司马师：难道你有推荐的人选？

郭太后：高贵乡公曹髦是文帝的长孙，明帝弟弟的儿子。在礼法上，小宗有入继大宗的义务，请再考虑一下。

司马师：嗯……（听说高贵乡公有贤名在外，似乎是个不好控制的家伙。）

司马孚：你就顺太后的意吧，太后所言字字在理，立彭城王实在是于礼不符，于法不容。

司马师：既然叔父您也这样说的话，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就派人去邺城迎接高贵乡公吧。

郭太后：另外我有个请求，因为高贵乡公年纪尚小，需要有个熟人来帮忙让他熟悉环境。我想请大将军恩准让东乡公主随同回到洛阳。

司马孚：子元，这件事情你也就答应下来吧。

司马师：（虽然听闻父亲说那女人不简单，但是这几年来在邺城完全无声无息，似乎是名过于实。反正我废帝目的已经达到，又何苦再去逼迫曹家人。）

司马师：没问题，我司马师毕竟还是大魏的忠臣，只要对圣上好的事，我没有道理不从。

郭太后：（忠臣，我光想到就快吐了。）

司马孚：（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二哥，你造那么多孽，我能消除的又能有多少呢？）

司马师：（虽说爹过去交代过不能废掉这个傀儡，会给政敌起兵的合法理由。但是我对外作战失败，只能用这方法巩固地位。）想想我的作为似乎和那曹爽也没什么两样，看来我是太小看曹爽了。）

公元二五四年，曹魏皇帝曹芳被大将军司马师废黜，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新帝。司马师派太常王肃前往邺城迎接。

## **邺城 东乡公主邸 曹家的希望**

曹髦：对于未来的事情，我真的感到很不安。

曹绫：有什么不安的。

曹髦：司马家把持朝政，擅自废立，我们曹家的政权现在已经名存实亡。如今我前去洛阳，名为皇帝，实为傀儡，这样的情势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

曹绫：你打算怎么做呢？

曹髦：姑姑！你的反应怎么这么冷淡，我本来还打算将自己的未来交给你。

曹绫：你如果心中没有自己的目标，又怎么能期望别人的帮助？

曹髦：我想要成为少康，让大魏再度复兴！

曹绫：很好，这才是那些还忠于魏室的人想要听的话。

曹髦：这么说来，姑姑是愿意协助我了？

曹绫：本来太后就有希望我照顾你的意思，不然就不会把我也叫到洛阳去。

曹髦：那么我该怎么做？我想早点打倒司马家！

曹绫：别急，因为曹芳的事情，司马家必定还是会防著你，所以你现在要忍。

曹髦：我要忍到什么时候？

曹绫：忍到敌人露出破绽为止，呵呵呵...在那之前，司马家不管要什么都给他。

王肃：臣太常王肃恭迎皇上圣驾。

曹髦：太常您辛苦了。

王肃：您是皇上，天子不应答拜。

曹髦：我现在仍是臣属，在没有见到太后前，都应该保持臣属的礼仪。

王肃：您说得是，这就快点上路吧。（这个新皇上年纪虽小，谈吐和见识却不凡。有这样的圣上，对我大魏应该也不是坏事。只是司马兄弟能够容下这样的皇上？）

## 钟会的评价 洛阳司马家

司马师：今天朝会你看过新任皇帝，感觉他是什么样的人？

钟会：(那个年轻人可不简单，大将军你该不会被他骗了吧。)  
文同陈思，武类太祖。

司马师：.....如此，真是社稷之福。(如果真的如士季所言，那么太后这么坚持要立他的理由，或许我也知道了。)

## 酒的罪过 成都车骑将军府

张皇后：车骑将军，我来看您了。

夏侯霸：有什么事情吗？

张皇后：关于您侄子的事情，我想您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夏侯霸：太初啊...他从以前脾气就是那么倔强，不管人家怎么说他都不会改变自己。如果我当初用强迫也好，甚至用暴力也好，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现在他应该就是车骑将军了吧。

张皇后：这不是您的错，他为了自己效忠的国家献上自己的生命，他的一生是风光的。

夏侯霸：不，再怎么风光终究还是死了，不管是爹也好，还是太初都一样。

张皇后：我爹以前和我说过，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喝个烂醉就好。您要不要也试试看，当然我也会陪您的。

夏侯霸：.....

张皇后：我爹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会大哭大闹，在二伯身亡的时候，他哭得和个孩子一样。事后他说是酒害他哭成那样的。现在就不妨让酒来害您一次吧。



夏侯霸：说得也是，就把这一切都怪罪到酒身上好了。

## 衰亡的迹象 成都 皇宫

谯周：皇上近日不断出宫闲逛，扩大声色犬马的娱乐，实在不是大汉之福。

刘禅：有这么严重吗？

谯周：今年祭祀先帝的大典，陛下居然没有亲自主持，然而陛下却有时间逛花园池塘，这样岂能作为百姓的表率。

尹赏：（自从费祎被刺杀后，朝中的大权就落到了伯约和陈祗手上。然而伯约忙于军事，根本没有空插手朝中事务，现在的政治实权几乎都在陈祗手上。陈祗不但没有规劝过陛下，反而放纵黄皓让陛下纵情声色，现在朝中正直之声已经逐渐被压过，只剩小人的话语。伯约难道不知道陈祗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跟这种人为伍？）

陈祗：光禄大夫实在是多虑了，纵然陛下出游也不过是放松一下，对于国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黄皓：是呀，该批的公文我都有...不，圣上都有批阅。

郤正：（这下状况更恶劣了，这个黄皓几乎都在假传圣旨，然而皇上却默许这样的行为发生。要是休昭还在，又怎么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

刘禅：中常侍实在是朕的好帮手，朕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过去侍中要对他如此敌视。关于光禄大夫的话朕已经听进去了，

以后朕会少去声色场所...改去跑马场...

谯周：(唉...根本没有听进去。)

罗宪：圣上，有些话微臣已经忍很久了，现在一定要说。

黄皓：我劝你最好注意一点，好不容易才回到朝廷来的，难道又想被丢回巴东？

罗宪：圣上，黄皓和陈祗两人结党营私，排挤许多忠良，像是庞士元之子庞宏就是被排挤出去的。

刘禅：可是朕听说庞宏他也态度轻慢，被派到涪县去当太守也不算是惩罚。

罗宪：那么陈寿为什么也被排挤出去？明明他是光禄大夫的得力门生！

刘禅：据说他在守丧期间，还让婢女喂他吃药，这样不孝的臣子，光是贬谪在外也算是便宜他了。

罗宪：圣上，请不要被这两人蒙蔽。

刘禅：唉...既然你们这么水火不容，明天你就回到永安去上任吧。

陈祗：(你说你的，反正我也不需要和你这种小角色斗气。)

黄皓：(哼，小小罗宪你斗得过我？我连亲王都可以让他永远见不了皇上了。)

刘禅：这不是荡寇将军吗？听说你一直在养病，怎么会过来呢？

张嶷：臣的身体已经回复大半，只是行动有点不方便而已。

这次曹贼的狄道县李简愿意投降，正是北伐的大好机会。

樊建：可是，该会不会有诈？

诸葛瞻：过去曹贼也让文钦诈降骗吴军上勾，不可不防。

张嶷：请陛下放心，李简的归顺绝对是真的，因为他的亲属牵涉到洛阳的政变，他在贼营根本待不下去。

刘禅：朕明白了，朕就命卫将军率军出发，支援李简的归顺。

张嶷：多谢圣上，这样臣就可以安心去向伯约交代了。

刘禅：等一下，荡寇将军你行动不便，不应该跟著北伐，应该留在成都养病才是。

张嶷：臣得蒙主上看重，屡受恩惠，加上有病在身，时常担忧突然身亡，不能报答主上。如今总算可以随军出征，为国效劳。如果取得凉州，臣愿意担任藩镇守将；如果不能报捷，只好牺牲自己以作报答。

刘禅：荡寇将军千万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朕可认为你是镇边的栋梁之才。这次出征，朕命令你一定要回来。

张嶷：臣一定尽力而为。

刘禅：这不是车骑将军吗？夏侯玄的事情朕感到很遗憾，你心情平复了吗？

夏侯霸：已经没事了。今天夏侯霸是来见见名将张伯岐将军，顺便为他送行。

张嶷：您太客气了。

夏侯霸：我仰慕张将军已久，虽然和您交情不深，但是托心

如同故人，希望您明白。

张嶷：我不知你，你不知我，大道各在对方，何必说什么托心呢？如果真要相交，希望三年后再和我说同样的话。（我知道你的心意，你认为我是益州人中少数支持外征的将领，希望能和我打好关系，好降低北伐的阻力。但你现在身分是车骑将军，和你不熟却相交，只会落得谄媚拍马的恶名，对北伐事业根本没有帮助。）

夏侯霸：（想我在大汉以来，因为是皇亲的身份，一大堆人排队想和我套交情。像被这样拒绝还是第一次。或许张嶷有他的考量，不过比起那些围绕在我身边那一堆逢迎拍马之辈，这张嶷可真是有风骨。别死了，三年之后我还想和你相交。）

## 襄武大战 姜维军营帐

姜维：为什么伯岐会来这边呢？不是听说你在成都那边养病吗？

张嶷：我的病已经不碍事了，这次是奉圣上的旨意特别前来支援的。

关索：开什么玩笑！我才不相信你这么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你是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吗？

宁随：别怪关将军的激动，就算是我也很怀疑你现在的状态。

花鬘：请你想清楚点，你的命不光是只有你的啦，因为你的死亡会有多少人哀伤？

张嶷：我是真的没有问题了，看我一尾活龙的样子。

诸葛果：……

张嶷：请先别挂念张嶷，这次的作战本身才是重点。

姜维：这次作战是要支援投降的李简，抢占狄道城，并且利用狄道城进行后续的作战。

张嶷：若是考虑到贼军的进军速度，我建议由我率领无当飞军在襄武这个地方来阻挡敌人的前进，这样伯约才能顺利接收狄道。

姜维：可是…光靠伯岐的部队，数量上跟贼军根本不成正比。

张嶷：狄道一直到襄武有著极度险阻的峡谷地形，用来阻止敌人的骑兵队是再适合不过。襄武这个地方绝对是关键，如果可以顺利控制的话，不但狄道可得，南安也可以掌握在手中。

姜维：伯岐…

张嶷：请让我进行这次的任务！

姜维：好吧，但是发现情况不对，请一定要立刻撤退。（伯岐的背影怎么看起来这么沉重？看起来就像是和我告别一样…我是不是应该安排援军接应他？不过如果这样分散兵力，后续的作战可以进行吗？）

姜维：关将军，你能否率领南中军团前往支援伯岐，我害怕他会有什么闪失。

蒋舒：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兵力就被分散，恐怕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傅佗：我倒认为名将难得，如果因为这场战争损失像张将军那样的大将反而得不偿失。

关索：我知道了，这就交给我吧。一定会让伯岐安全回来。

花鬘：为了南中的长治久安，像伯岐那样的优秀将领绝不能死的啦。

霍弋：虽说他的生还机率高达万分之二点一一，但还是要去救他。

花鬘：可以闭上你的臭嘴吗？

关索：伯岐这样一去总让我觉得很不安，过去我在麦城送走父亲也有这样的感觉。

花鬘：关索...

霍弋：过去我有个朋友，他率军去担任殿后工作，结果还带了三百多人回来。

姜维：请问他当初带多少人去？

霍弋：三万。

姜维：.....

花鬘：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想起过去和伯岐交手时的场面...

蒋舒：(如果因为这场战斗而让张嶷战死，往后我升迁的机会就更大了...等一下，为什么我会萌生这么可怕的念头？这样和句安那败类又有什么分别？)

句扶：我总觉得伯岐这次在逞强...

姜维：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句扶：没什么，毕竟我有过太多经验了。

姜维：看你的样子应该是没问题了。

诸葛果：果没有时间悲伤，必须得尽快让人继承伯父一族以避免断后。大哥（诸葛乔）先前由伯父家过继到这里，现在应该要让侄儿（诸葛攀）一系重新恢复成为伯父的家族。

姜维：我明白了，我会报请朝廷照你的方式做，这样东吴诸葛家的香火也不至于断绝。

诸葛果：让主公操心，实在是果的罪过。

柳隐：伯岐可是在德信之后，另一个益州人的支柱，绝对不能让他有什么闪失。

姜维：那么伯恭呢？

柳隐：很抱歉，那种人就算是益州人也讨厌他。

杨兰：听说曹贼那边又发生政变，不知道你心爱的东乡公主怎么样？

姜维：说得也是...真令人担心。

杨兰：你该不会真的在关心那女人吧？

姜维：之前郤正找过我，对我说了一些事情...

宁随：郤正他淡泊名利、个性温厚、学识渊博，确实值得交往。

姜维：确实如此，我也有这种感觉。

傅佥：本来我很想代替张将军接受这个任务，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表现出的气势让我完全开不了口。

## 一将难求 襄武

张嶷：这场战斗，可能会让三百多名无当军的弟兄无一幸免...

无当军：打从我们加入无当军，早就有这样觉悟的啦。无当军的兄弟没有一个怕死的，我们三百壮士个个能以一当百。

张嶷：或许在大汉的史册上，会说我张伯岐是个理蕃平叛的名将，但是对南中人来说，我是个可怕的屠夫。这些年来，我屠灭了十八个部落，亲手杀死三百八十四人，指挥部队屠杀人数则为六千八百多人。这些数字我绝对不会忘记。

无当军：将军，您在哭吗？

张嶷：没有，为了帮助大汉在前线北伐的将士，我不得不这么做。

无当军：我们知道将军您不是残暴之人的啦。

张嶷：不，我很残暴，我所杀的南中人尸体早就已经可以堆成山了。张嶷要在这里向各位说抱歉，战死在这里是张嶷应有的报应，却把各位拖下水。

无当军：这是哪里话？能够战死在这边，才是我们南中人的骄傲的啦。

张嶷：骄傲？

无当军：我们祖先告诉我们，在通往祖灵之家的彩虹桥顶端，有片只有英勇的灵魂才能进入的猎场。



张嶷：英勇的灵魂吗？哈哈，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一起走过那彩虹桥呢？

## 襄武之战

陈泰：车骑将军的病势越来越沉重，自从上次铁笼山被姜维打伤之后，身体状况就从来没有好过了。

王韬：请刺史不要自责，车骑将军认定您是大魏的栋梁，才会不惜用那样冒险的计策。

陈泰：所以我才必须要一肩扛起整个雍凉地区的防线，不然实在是愧对车骑将军的厚爱。

句安：根据情报显示，蜀军就在前面的狄道城迎接叛将李简，我们从这里过去正好可以偷袭他们后方。

王韬：（叛将？你还真有脸说。）

陈泰：这条路虽然短，但是峡谷地形对于我军这样庞大的部队实在是很不利。

句安：不可能有人会想到防备这里的啦，哈哈...

张嶷：大汉荡寇将军在此，贼军别想前进一步！

句安：怎么会有人挡在这里？

王韬：都是你这乌鸦嘴！

陈泰：事到如今，也只有硬闯了，反正敌人人数不足。而且，我也早就想到这样的情况，派人从小路绕到峡谷的后面了。

句安：对喔...我一直没有看到徐将军。

陈泰：其实我实在是不想打这样残虐的战争，蜀将张嶷的表现看了实在让人鼻酸，但偏偏这是我大魏雍州刺史的职责。

张嶷：对不起，把南中的弟兄们拖来陪我一起送死。

无当军：将军说什么见外的话的啦，若不是因为将军，我们恐怕还得和那些暴官奋战。虽然家乡很多人怨恨将军，但我们知道将军有你的苦衷的啦。

张嶷：真的很对不起你们，欠你们的恩情，就让我张嶷来生再报吧！无当飞军，所当无前！

无当军：无当飞军！所当无前！

张嶷：这场仗，我们绝对不可以后退！万一后退，不但让我们显得胆小，而且还会害了在后方的我军。

张嶷：来吧曹贼们！让你们见识一下无当飞军的真正实力！就算只有三百人，战力可抵三万人！这就是无当飞军！

句安：怎么我军这么多人就是攻不破那边？

王韬：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句安：应该派出长生军辗过那些野人！

王韬：我们哪有这种部队，你当我们是安息人喔...

陈泰：稍安勿躁，只要徐将军一绕到敌人后面，战斗就结束了。

关索：我就知道你会做这种逞英雄的事情！

花鬘：如果你这样一个人作战，就是把我们的南中军团其他人

排在外面的啦。

霍弋：还好没被我的乌鸦嘴说中...

张嶷：为什么你们会来？我不是已经交代伯约要他集中兵力占领狄道。

关索：对伯约来说，小小狄道城哪里比得上伯岐的性命重要。就如同过去先帝可以选择的话，他一定会宁可放弃荆州也要保全父亲的性命。

张嶷：为什么我们大汉的将领都这么傻？

徐质哈哈，终于让我绕到贼军的背后，这下你们死定了！

陈泰：这下大势已定了。

句安：踩平他！不然真是难泄心头之恨！

王韬：我真怀疑你待过蜀地吗？

徐质：哈哈，终于让我大将徐质赶到，这下你们死定了！

关索：来得正好，我正好满腔怒火无处发泄！

霍弋：不用担心，就算是背后有军队，靠著我们还可以勉强挡住。

关索：花鬘，你可以先走，现在的状况我可能顾不了你。

花鬘：笑话，到底是谁顾不了谁？

关索：好吧，那么就让我来解决那个拿斧头的。

霍弋：就交给你了，看那个斧头男，人中短过眉毛，一副短命相，你一定解决得了。

张嶷：（看来我张嶷这一生最大的资产，就是认识了这些好兄弟。）

姜维：伯岐！我来救你了！

张嶷：怎么会来这么快？攻下狄道城了？

姜维：放心，狄道城本身并不重要，当地的资源已经全部到手了。

张嶷：你岂不是半途而废？

姜维：如果早知道伯岐是以这样的心态来打这场战争，我根本就不会让伯岐来这里。

柳隐：这就是老大和其他将领不同的地方。

张嶷：确实是很傻，放弃了这样的大好机会，以后可不知道还有没有呢。

关索：管他的，眼下就是修理那些贼军，就算没机会攻下城池，也要给他们好看。

花鬘：哦，你居然会变得这么积极？

关索：昨天被王家姊妹寄好人卡甩了，心情超不爽...

花鬘：呵呵呵，是吗？

句安：为了一个人放弃难得的机会，真是愚蠢！

陈泰：不，姜维如果坚持攻下狄道的话，反而对我们有利。

句安：这怎么说？

陈泰：你想想狄道距离蜀地那么远，就算拿下也守不住，只

会重演上次麴城会战的情况。而且被狄道绑住的蜀军反而更好对付，只要我从中央请求援军，用三倍以上的军队压过他，他能不输？现在他放弃狄道，在襄武迎击我军。若能顺利击退我军，姜维再把狄道和以西的人力和物力带走，请问我们会怎样？

王韬：为了重建这些被洗劫过的地方，我们又得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去重建。

陈泰：对，如果我们不重建，那么陇西地方将直接从我们的势力脱钩，变成蜀人纵横的地盘。只是不知道姜维是不是经过一番评估才作出这样的选择。

陈泰：（如果是的话就太可怕了，就连诸葛亮都只拘泥于占领土地，他的想法已经超越了一般常识。现在的蜀军简直就像...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一样。）

关索：受死吧...

徐质：你在说什么大话？

关索：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别怨恨我。

徐质：笑死人了，到底是谁要怨恨谁？尝尝我的开山大斧吧！

关索：果然厉害！

徐质：杀！不，不好.....哎呀...！

关索：想杀我没那么容易！就只有这样的本事？

徐质：刚刀斧旋斩！

关索：啊！！可恶.....果然还是只能用这招了...

徐质：准备受死吧！哪里跑！？

关索：（趁现在！）激舞桃华闪！

徐质：哇啊！！这是什么？为什么你会用箭？

关索：杀！登~龙~剑~！

徐质：哇啊！！可恶.....啊啊啊...

关索：当初黄伯伯叫我不要随使用这招，没想到今天让我破戒了...

关索：斩杀敌将徐质！

陈泰：徐将军居然被这么轻易干掉了？！

句安：杂鱼王徐质终究还是个杂鱼。

句安：你不就是我那老弟的笨蛋朋友？

柳隐：哦，叛徒还有脸和我说话？

句安：你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劝你远离我老弟，成都那边迟早会对他下手的。

柳隐：这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吧，让他蒙上这种难以洗刷的白之冤。

句安：呵呵，当年他抢了我的风采，现在我不过是报复一下而已。

柳隐：你还真是个人渣。

陈泰：这次似乎又被您占得先机了。

姜维：不，在下也没有完全完成战略目标，你的雍凉大军毕竟还在。

陈泰：您客气了，当在下带著上万大军，却只能眼睁睁看著您把三县人民带走时，我已经是输了。

姜维：幸好伯岐没事，不然我真会愧疚一生。

张嶷：请伯约千万不要为我担心，若是因此而错失北伐良机才会让我过意不去。

姜维：不，那些也没有伯岐你重要，北伐以后还可以再进行，但是伯岐你有万一就糟了。

张嶷：你还真是个独特的大将，不过我喜欢。

杨兰：（能够救下张嶷真是太好了，这样姜维虽然这次北伐失利，但还是可以维持住日后再来的本钱。只是在这段期间内，我想要额外帮他做点什么...）

## 第二十三回 乐嘉之战

### 希望在手 蜀汉军营帐

张嶷：这次得以侥幸逃生，还是要感谢伯约的及时相救。

句扶：伯岐真是英勇无比，率领区区三百无当飞军，就让曹贼七万大军进退两难。

柳隐：清点战场上的尸体，曹贼的死亡人数是我军将近三倍有余。

傅佥：更可贵是，面对这样的困境，张将军和他底下的部队居然没有一人逃跑。

蒋舒：（英勇归英勇，但是为了这样微小的战略目的死在这里划算吗？大家夸赞他英勇，却都忽略他欠缺战略眼光...）

宁随：（幸好这次及时悬崖勒马，不然就发生难以挽回的悲剧。）

杨兰：幸好张嶷平安无事，之前真的把我给吓死了。

姜维：因为我的错误决定，让伯岐差点战死在沙场上...

张嶷：不，其实是我任性的决定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结果。如果是过去的我，一定会建议伯约狄道这个据点，转进吸引贼军进行野战。然而我居然会如此不顾大局，只想要独自逞英雄，以挡住陈泰大军为荣，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关索：我必须向伯约你道歉，刚才我看到伯岐面临危机的模样，一时情绪激动，说出了不该说的话。虽然我担心伯岐的安危，但也不该这样迁怒于别人。



花鬘：（我一直以为关索是个性冲动的家伙，没想到今天才知道他的另一面。以前一直听星彩说过，关索并不是像表面那样玩世不恭，现在看来最了解他的还是那个女人，真令人嫉妒。）

姜维：狄道孤城以现在的状态如果不能吸引贼军进行野战恐怕是没什么留下来的意义。现在我们将军队转向，不要停留在襄武。先攻下河关和临洮，再把狄道、河关、临洮三县的人民迁走。

柳隐：我不懂，明明这是好不容易才到手的狄道，为什么不占领？

姜维：狄道距离我大汉太远，难以持久防守，加上敌人在凉州还有军队，硬要防守会落得两面包夹的危险。趁现在敌人退兵之时，把该区的人力物力收归大汉。若是敌人想要维持在凉州的统治，他们势必得付出相当的人力物力，而且回复也要相当时日。若敌人放弃凉州，则日后我军要再进军狄道也并非难事。

张嶷：伯约高见，张嶷佩服不已。

姜维：不，其实这场战争最重要的还是保住你的性命...各位请记住一个最高原则，我们出兵凉州，绝对不是为了要占领凉州，而是要把贼军逐出该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立一个和贼营的缓冲区，并且可以利用凉州的资源。

柳隐：原来如此，比起直接去占领一些我们碰不到的土地，这样的策略反而让我们益州人受益，毕竟资源可以直接分给益州人。

宁随：（和丞相的战略完全不同...不过这或许是更好的策略

也不一定。这样的策略应该可以获得益州人的支持，直接分散益州人的怨气。只是...万一战败呢？)

### **秘密任务 蜀汉军营帐**

宁随：关于在下请托的这件事，可千万不能和伯约说。

杨兰：那当然，如果我说了，恐怕姜维说什么也不会让我去。

宁随：之前听伯约说过，郭淮之前告诉他司马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排除异己的动作。如今朝内反对势力大臣大致上都被清除，接下来应该就是要铲除外边将领。

傅奂：外边将领？

蒋舒：说到外边将领，应该就是四征和四镇将军是吧...

傅奂：这四镇或四征将军地位有很崇高吗？记得在大汉和杂号将军地位相差不多。

宁随：曹贼的四镇将军通常都有都督军事的权力，手握重兵，随便一个都握有相当我大汉全国兵力。

傅奂：难怪司马家会想拔掉那些将领。

宁随：是的，其中在下认为首当其冲会被拔掉的就是四镇之中的镇东将军。镇东将军统军寿春一带，靠近东吴且交通便利，进可攻许昌，退可依附江东。

杨兰：我懂了，你是要我去确认曹贼那边即将发生的内乱是吗？

宁随：是的，在下认为几个月内，镇东的毋丘俭一定反叛。

杨兰：不过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大可等回去成都再叫我从东吴那边前往寿春就好了。

宁随：呵呵呵，真是聪明...若不是和诸葛姑娘比，你也算是了不起的智将。在下希望你潜进洛阳，探听一下司马家执政的情况。甚至可以的话...

杨兰：可以的话？

宁随：和他们的东乡公主取得联系。

杨兰：什么？

宁随：在下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就算过去有汉贼不两立的情结，但现在有司马家这共同敌人，应该可以合作。

杨兰：我明白了，反正我也想亲眼看看那个东乡公主长什么样子。

宁随：另外也请这两位将军随行保护，我想他们可以帮上不少忙的。

杨兰：帮忙？他们行吗？

宁随：可以的，相信在下吧。

傅佥：（我还没有踏上曹贼的领土过，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蒋舒：（这个任务还真要命，一不小心就会送命，只有傅佥那个呆子还那么开心。）

**进入洛阳 洛阳城城门**

杨兰：看起来洛阳比想像中来得要戒备森严。

蒋舒：毕竟这五年来就有三次政变，洛阳变成这样也不足为奇。

傅奂：这样看来，要潜进去还要找到东乡公主岂不是难上加难？

杨兰：你们两个人的口音三两下就会被听出来，还是让我一个人进去吧。

蒋舒：可是你能用什么方法进去？

杨兰：只要稍微色诱一下守卫应该就可以了。

傅奂：你的年龄似乎已经不能色诱了吧。

杨兰：你找死吗？老娘早就加入十七岁教，是永远的十七岁，听清楚了吗？

傅奂：是...（好可怕。）

许仪：应该就是公主要找的人...

杨兰：这个大块头怎么一直盯著我们看？

傅奂：大概被您‘十七岁’永远的美貌吸引给了吧。

杨兰：待会再跟你算帐。

许仪：有个人想要见你们...

杨兰：可以告知是谁要见我？

许仪：这个就无可奉告。

杨兰：（这个人应该不是一般人，就跟著他走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 女性的对话 洛阳东乡公主宅邸

许仪：公主，已经照吩咐把这些人带来了。

曹绫：很好，我已经等很久了。

杨兰：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边？

曹绫：要赢过司马家的人，就要掌握情报掌握得比任何人都快。司马懿偷走我们曹家政权，却偷不走当初由戏志才和郭嘉建立的谍报部队，他们情报能力还是相对薄弱。

杨兰：不过把我们带到你府中，你还真是大胆。

曹绫：无妨，司马师现在没空理我这个刚从邺城回来的女人。他的眼睛都在盯著寿春的毋丘俭和文钦。

杨兰：（这个人就是东乡公主，真是个美人。难怪姜维会动心。）

傅佥：（她到底几岁呀...如果说丞相北伐的时候她就带兵的话，现在应该...）

蒋舒：（光看这样，实在是看不出来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难道是传闻太夸张了？）

曹绫：一直盯著人家看并不是礼貌的作为吧，过去刘楨在宴会上如此看我娘，可是被祖父给重罚...

杨兰：我只是在想，那个让眼中只有亡妻的姜维都能另眼相看的女人是长什么样子。

曹绫：果然是姜维派来的人，怎么样，他现在好吗？

杨兰：当然很好，他现在可是堂堂的卫将军。

曹绫：是吗？据我所知，现在整个国家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恐怕一点也不轻松吧。蜀主刘禅昏庸无能，就算诸葛亮再世都很难救，更何况是姜维呢。

杨兰：呵呵，那么有能的曹家公主怎么会眼睁睁看著自己的皇上被司马家的人废黜？

曹绫：或许吧...我和姜维还真是差不了多少...不过姜维有你这样的女人在他身边还真是幸福，你一定会在他最困顿的时候支持他，不然他就不会这样百折不挠了。

杨兰：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丞相的女儿在帮忙。

曹绫：哦...诸葛亮的女儿也...真是意想不到...

杨兰：我真是多嘴，干嘛和你讲这些啊...

曹绫：对了，夏侯霸将军在你们那边好吗？

杨兰：他被封车骑将军，还和皇后有亲戚关系，因为有皇后在，他并不会寂寞。

曹绫：那就好，也请转告说他的弟弟们现在都被招回来了，司马师已经停止对夏侯家的追杀。

杨兰：那么进入正题，你应该知道我这次前来的目的。

曹绫：知道，我们有司马家这个共同的敌人。不过司马家目前可是大魏的中流砥柱，就算有废黜皇帝的劣行，也不代表我愿意和你们合作。

杨兰：我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顺利...

曹绫：治书侍御史毋丘甸现在人在洛阳，他是毋丘俭的儿子，他的话可以左右毋丘俭的行动...

蒋舒：原来如此，我们应该现在就去拜访对方。

傅奂：嗯???

许仪：俺也听不懂。

蒋舒：(这两个笨蛋可以结拜了。)

曹绫：这把剑你拿去吧，这是父亲当年所铸的天下三剑之一。

杨兰：这把名贵的宝剑就这样送给我好吗？

曹绫：没什么关系，对贵客就该给贵重的礼物。

杨兰：希望之后还能相见。

曹绫：我也是，很久没有遇见可以这样敞开心胸说话的人了。

杨兰：如果是你，或许可以改变姜维也不一定。

曹绫：不，我认为刻意改变的姜维也不过是把其他人当作是亡妻的替代品而已。没有一个人会希望成为别人的替代品，不是吗？

杨兰：你说得有道理呀...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才这样一直等下去...

## **毋丘甸的决心 洛阳毋丘家**

毋丘甸：能够遇上诸位真是太好了，毋丘甸实在是幸运之人。

杨兰：难道不想问我们是从哪来，又是谁介绍来的？

毋丘甸：这些都不重要，只要知道你们能够帮我把这话带给

父亲就好了。父亲做事总会考虑太多，明明现在应该是忠臣挺身而出的时刻，却还是左顾右盼，实在是让人著急。

蒋舒：可是，光靠淮南的军队应该也不足以打败司马师。

卞丘甸：就算是这样，至少也是尽了力，在九泉之下也算对得起先帝。

傅佥：这种气魄实在是让人敬佩，没想到这边还有这么让人敬重的汉子。

杨兰：问题是我可以把信带去没错，但是你怎么办？万一你父亲起兵，人在洛阳的你一定会被杀的。

卞丘甸：我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况且如果我不在洛阳才会让司马师起疑，因而破坏大计。去吧，顺便告诉父亲，不要为我担心。

杨兰：我会的，请保重。

蒋舒：（真是愚蠢...为了这样虚无缥缈的目标去送死有什么意义？）

杨兰：（儿子都这样了不起，卞丘俭应该更是个豪杰吧。）

## **永别郭淮 车骑将军府**

郭淮：玄伯...你来了？

陈泰：伯济...你一定会没事的。

郭淮：我中了伯约那枪后身体状况从来就没有好转过，你不会说谎的样子就和陈司空一模一样。在我死后，接替西边防务的



人应该会是你。但是请你千万不要留恋这个位子，现在四征四镇将军都是司马家的眼中钉，一定要想办法离开掌军权的地方。

陈泰：前几天，舅父荀顗前来找我，对我说了些万物盛衰兴亡的道理，怎么看都像是在试探我。

郭淮：我虽然受到太傅的提拔才能担任目前的职位，但并不表示我支持司马家篡逆。

陈泰：我也是，我虽然支持太傅除掉曹爽，但是如果司马兄弟妄想篡位，陈泰一定会赌上性命来阻止！

郭淮：只是现在司马家势力高张，就算合你我之力也无法撼动司马家分毫，只有保全自己等待时机才是上策。

陈泰：我也有同感，只是怕司马家现在就开始对镇边将领下手。

郭淮：淮南田丘俭一定先遭殃，司马师在他旁边布置了天罗地网等他跳，就算起兵也是毫无胜算。

陈泰：怎么说？

郭淮：你认为诸葛诞、王基和邓艾会响应他？

陈泰：原来如此，这些人看起来也是外姓将领，实际上却对司马家忠心。

郭淮：对，不过这些人等到利用价值消失，照样会被排除，司马家的人和曹家人不同，他们绝对只相信姓司马的人。

郭淮：所以我建议你之后可以推荐邓艾来接替你的位子，这样你就可以解套，而西边防务也不需要担心。

陈泰：邓艾真的是这么厉害的人？

郭淮：我比邓士载有如萤火比皓月...

陈泰：这么厉害的人应该可以打败姜维吧...

郭淮：绝对可以的...我也只能对伯约说抱歉了，但是如果要打倒我大魏，不先击败邓艾可是不行的...

陈泰：伯济？

郭淮：.....

隔日郭淮去世，这个和诸葛亮、姜维等人奋战了数十年的名将就此离开人间，他和蜀汉间的抗争也告一段落。司马师闻讯哀痛不已，特别追赠为大将军，谥贞侯。而他都督雍凉军事的重任则由雍州刺史陈泰继任。

## **寿春二叛 寿春议事厅**

文钦：到现在也该下定决心了吧，我们已经等了足足三年。

毋丘俭：这我都知道，但出兵总是需要时机，这样的时机是很关键的。（文钦虽然个性急躁，但是他能响应这样的大义，绝对是一个好帮手。）

### 三年前 寿春议事厅

文钦：我要和司马家那群奸贼拚了！

毋丘俭：不行，现在不是时候。

文钦：不是时候？昭伯被杀不动手，彦云被杀也不动手，本来以为可以和你这个忠臣一同举兵，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怕死。

毌丘俭：彦云的下场你看得很清楚，没有举起大义之旗的他，最终只是被当成夺权的叛徒。为了取得大义的名份，我们只有忍耐司马家的胡作非为。

文钦：可恶啊！

毌丘俭：现在一定要忍耐！在获取活著才能得到的荣耀之前，你的性命就由我来保管！明白吗？

文钦：是...

寿春二叛 寿春议事厅

士兵：禀报将军，外面有人求见，说是从洛阳那边来的。

文钦：洛阳？莫非是我们事迹已经败露？

毌丘俭：不，如果真的败露的话，附近的军队应该会先攻过来。好，我要见他。

士兵：是！

杨兰：拜见毌丘将军。

毌丘俭：快说你的真实身份！从洛阳来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口音的。

杨兰：不愧是毌丘将军，不瞒您说，我是大汉姜伯约帐下的一员。

文钦：蜀贼？你真的好大的胆子！

毋丘俭：你就不怕我杀你报功？

杨兰：我不认为你会做这种蠢事，更何况拿我的人头也换不了司马家对你的信任。

毋丘俭：真是能言善道。

杨兰：另外，令公子有信要我交给您。

毋丘秀：侄儿的信？

毋丘俭：甸儿的信？我看看...

您有担当国家独当一面的重任，皇帝受到罢黜，却和没事一样，守住自己高位，将受到天下人的责备。

毋丘俭：甸儿说得对，现在是到了该出兵讨伐逆贼司马师的时候！

文钦：终于准备出兵了？

毋丘俭：司马师擅自废立，天理难容。现在立刻以太后密诏为名义出兵，讨伐司马师！我们的箭即将射出去，不会再有射第二次的机会，大家要有这样的决心！

杨兰：我也愿意助将军一臂之力，我想将军应该很缺人手吧。

文钦：哼，我们兵多将广，更何况还有阿鸯这名猛将在，需要女人上战场让我们被耻笑？

毋丘俭：嗯...我倒认为这位姑娘并不简单，能够以一个蜀国将领在我大魏穿梭自如，应该有相当的本事。

文钦：这样看来似乎也是这么一回事。

毋丘俭：那么就请姑娘也加入麾下，共同为讨伐司马师的大

义奋斗。

公元二五五年，曹魏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于寿春共同举兵讨伐司马师。毌丘俭以太后诏书为名，声称司马师任意废立皇帝，天理不容，要求司马师辞去官职，闭门在家，并以其弟司马昭替代他职务。

### 蒋舒的想法 寿春 镇东将军将军府外

傅佥：蒋兄啊...怎么感觉你这次出任务期间都闷闷不乐的。

蒋舒：没有这回事...

傅佥：我认识你多久了，你心里在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

蒋舒：我只是在想，为什么我们会被分配到这种任务，本来我们不是应该在前线和敌人对决？现在叫我们做这种细作的工作，摆明就是卫将军和参谋把我们评价得很低。

傅佥：不过，杨姑娘可是卫将军最信赖的人不是吗？

蒋舒：再怎么信赖也不过是个女人，跟柳将军等人根本就不能比。说到那些人，仗著自己和卫将军的关系，把所有机会都给抢走，打仗时也独揽战功，我们年轻人根本就没有机会。

傅佥：你怎么会这样想？我们还年轻，还需要磨练。再说那些人确实表现比我们好...

蒋舒：是这样吗？我认为如果让我统兵，我的表现也不见得就输给卫将军，根本就是时运不济让我怀才不遇。

傅奁：迟早有一天你可以平步青云的。

蒋舒：你现在的地位就已经比我高很多了，我混了这么久都还是个偏将...

傅奁：你放心吧，以你的才能，要到我这个位子绝对不是难事。

蒋舒：（你对我越好，就让我越难堪。比起其他公然嘲笑我的人，我其实更讨厌你。你有著比我好一千倍的生长环境，又有一个好爸爸让你平步青云。我呢？我什么都没有，现在能升到这个位子似乎已经是到顶了，本来我应该满足的。就是因为你让我见识到这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爬到高位，是你让我认清这肮脏的世界。傅奁啊，我真的很恨你，恨不得现在就一刀把你杀了...）

蒋舒：傅奁啊，其实你不懂...

傅奁：蒋兄，你到底在说什么？

## 平乱对策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师：相国司马懿忠贞公正，对国家有重大贡献，应该宽恕他的后嗣。谨请撤除司马师的官职，以侯爵身份返回家宅，而用其弟司马昭接替他的职务。太尉司马孚，忠孝谨慎，护军司马望，奉公守法，都应得到特别宠信，赋予他们重要职位。这就是毋丘俭和文钦发的文告，你们怎么看？

司马昭：大哥，我们司马家以您马首是瞻，不管敌人用什么

诡计都无法分化我们兄弟之情。

司马师：那当然，我们司马家以礼传家，重视孝道和伦理，不像曹家那样自相残杀，把自己的势力都搞垮了。虽说这样的背叛在意料之中，我也早安排了公休（诸葛诞）和文舒（王昶）在旁边防堵他。只是现在看来，淮南军六万人的兵力还是不容小觑。

王肃：从前关羽俘虏于禁，有北上争天下的大志。后来孙权发动奇袭，俘虏关羽将士们的家属，关羽大军霎时瓦解。毌丘俭和文钦率领的淮南军团将士的父母妻小全在内地。我们应该一面出兵阻截，一面保护叛军将士留居各地的家属，只要使叛军无法前进，必定会发生关羽那样的土崩瓦解。

司马师：很好，那么出兵任务就交给叔父好了，近来我眼睛的瘤动过手术，实在是痛得难以行动。

傅嘏：大将军万万不可。淮南军团骁勇善战，毌丘俭等仗著这种优势，长驱直入，不易抵挡，我们将领如果出差错，形势将逆转。

钟会：请大将军千万不要低估叛军的实力，唯有亲自平乱才能稳住军心。洛阳有中领军来负责，您也可以放心。

司马师：你们说得有道理，我赶快躺到车上去。现在先把在京城里的毌丘甸一家老小给杀光，接下来立刻连络东西南三方各州驻军，准备在许昌会师。

**进击方针 项县 淮南军营帐**

毋丘俭：甸儿为了帮我争取时间，最后落得被满门抄斩的下场。你为了大义牺牲的决心，做父亲的已经看到了。

毋丘秀：请二哥节哀，在大志未成前不可以就这样沉浸在悲伤之中。

毋丘俭：我知道，毕竟我下定决心起兵就是得把自己家人的生死抛诸脑后。

文钦：现在司马师的军队也开始集结，我们必须开始想出对策来，不然光靠六万的淮南军是不够的。我们该派人去东吴那边联系，请求发兵支援，事成后答应将寿春送给他们。

杨兰：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指望东吴问题就不小。以过去和东吴交战的经验，他们作战从来不全力以赴，只有伺机夺城的想法。

毋丘俭：杨姑娘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几次和东吴的交手，东吴的表现几乎都畏首畏尾，根本不能依赖。现在他们出兵最多就只有偷袭我们寿春的可能而已。我想和镇南将军诸葛诞联系，因为他也和太初(夏侯玄)有交情，联络他出兵一定可以获得响应。如果他能响应，不但可以解除后顾之忧，也能让淮河以南变色。

文钦：绝对不行，诸葛诞那个人实际上心向司马家，过去我在扬州无法起事都是这个人造成的。像他那种不忠不义的小人，如果邀请他加入我军，绝对是有害无利。

毋丘俭：仲若，欲成大义之人是不可以拘泥于小节的。不只有他，甚至征西的郭淮或是其他都督刺史都该联系，要他们共同



起兵为了大义而战。只是就算这样，我还是很没有把握。我们没有办法抢在司马师之前保护到淮南军的家属。毕竟淮南军大部分将士的家属都还在被控制，时间一拖久，他们很难有向心力。加上中军训练精良，地方要反抗中央实在是难上加难。

文钦：我认为先把军队指向南顿，那里有充沛的粮草可供我军使用，等获得粮草，我军至少就可以维持相当的战斗力的。

毋丘俭：真是个好主意，只是这样的任务该由谁来执行？

杨兰：这个任务就...

文鸯：阿姨，你虽然想去，但恐怕我爹不愿意相信你。

杨兰：你叫谁阿姨？

文鸯：就让我去吧！战场在呼唤著我。

毋丘俭：这两位是...

文钦：这两位是我的儿子，大的是文俶，小名阿鸯，小的是文虎，两个人都很骁勇善战。

毋丘俭：这样，看起来果然英气逼人，那么就拜托你们两兄弟了。

文鸯：呵呵呵...呵呵呵呵...

杨兰：干嘛莫名其妙笑了起来？

文虎：真的很抱歉，二哥有时候就会这样，尤其是要上战场的时候。

文鸯：问题其实不要看得那么复杂，什么中军或是军队家属问题都不重要。只要能够拿下小师师人头，那些优势也就毫无作

用了。

毌丘俭：你这么有信心可以杀掉司马师？

文钦：请仲恭不要担心，虽然个性有点奇怪，我这个儿子的实力绝对超过你的想像。

杨兰：（那个文鸯真的有病，满口胡言乱语，真的能够上战场打仗？）

### **王基之智 许昌 魏军营帐**

王昶：大将军，我认为毌丘俭虽然有智谋，但是分析不够仔细，文钦则是有勇无谋。淮南军团虽然勇猛，但不能持久，应该仿效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方法，增强城防打击他们士气，之后再一举歼灭。

司马师：很好，文舒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

王基：在下认为大将军有点误解文舒的意思，才会命令大军停在此地。

司马师：伯舆有另外的想法？（王基之前因为是曹爽的旧属而被罢免过，之后虽然马上被任用，但终究对他不够放心。只是既然爹交代我要好好用这些曹爽旧属，我也该对他寄予信任才行，不然我让他统率许昌军队的苦心就白费了。）

王基：我想问大将军，这次召集了我大魏众多一线将领所为何事？

司马师：当然是为了歼灭敌军。

张虎：(想想我真是好久没登场了。)

乐綝：(自从上次随太傅攻打辽东后，一直担任文书工作，真是烦死了。)

戴陵：(这两个人算一线将领？那我不就是超级战将了？)

王基：毌丘俭拥有六万雄兵，然而为什么会停在项县？就是因为假造圣旨的行为已经被发现，军心不稳。然而我们现在却按兵不动，给人怯懦的印象，军事将会失去优势。

胡遵：(这种阵前龟缩的表现，真有他老父的风范。这种牢骚还是少说为妙，不然到时候我也会变成牛金第二了。)

王基：万一毌丘俭和文钦开始胁迫周围的人民入伍，或我们州郡地方民兵的家属被掌控，军心将顿时离散。毌丘俭的部下兵士大多是被威胁才叛变，心中还是想回归中央，如果我们还是停在这不能发挥作用之地，他们如何归附？另外更要担心吴贼的动向，如果他们趁机动手，淮南一带恐怕都将不是我大魏的。

司马师：那么我应该怎么做？

王基：即刻出兵保住南顿这个地方，这里有大量兵粮囤积。坚守南顿，利用充沛的粮秣足够使敌兵心怀不安，这是平乱的第一步。

司马师：伯舆一席话真是惊醒我这梦中人，我这就派人去镇守南顿。

王基：这个任务请交给我！

王基行动迅速，即刻率军固守南顿，让文鸯的攻势受到阻碍，不久随即放弃作战，返回项县。

## 东吴出兵 吴军营帐

孙峻：这真是好机会，毋丘俭和文钦居然反叛，准备要和司马师打得你死我活。

朱异：丞相之意应该是要袭击寿春？

孙峻：正是如此。

朱异：丞相所言确实有理...不过...攻打寿春只会削弱敌人叛军的力量，如果能让乱事拖延更久，不是对我军更有利？

孙峻：比起那些可能得不到的东西，我宁可要眼前可以抓到手的，这就是我和诸葛恪那个蠢材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准备率军袭击寿春，为了怕夜长梦多，请骠骑将军和左将军的部曲先行出发。

吕据：领命！（孙峻怎么对我用这种命令的方式？你了不起和我平起平坐而已。我们都是托孤大臣，你仗著宗室身份以及跟全公主通奸就对我颐指气使？没关系，等你死了，我跟滕胤就是最有资格接替你地位的顾命大臣。）

留赞：咳咳咳，领命！

留略：丞相，您看我爹病成这个样子，能否请您收回成命？

留赞：这点小病算什么，不碍事的！

孙峻：看来左将军还是想要去，那么我自然也不会阻拦。

留赞：（呵呵呵，这或许是我东吴歌神的最后一战吧，略儿请保重了。）

陆抗：请让我们陆家部曲也随行支援吧，甘宁也将同行。

孙峻：（真是呆子，大家都在避免自己的部曲损失，只有你拚命想作战，陆家父子真是一对蠢蛋。至于那个小女孩虽说东兴之战表现抢眼，但我不认为她真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损失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好，我同意你的请求。

陆抗：多谢丞相。（这次作战，我军一定不会获胜，在后面多救几个我军或是敌人叛军，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 诸葛诞的抉择 豫州议事厅

诸葛诞：刚才毌丘俭请求响应的书信已经送到了，我已经决定斩杀使者，协助大将军平乱。

蒋班：镇南将军，我反而认为应该响应毌丘俭的起兵才对。

诸葛诞：怎么说？

焦彝：想想将军您的处境和毌丘俭有哪点不一样？同样是拥有重兵，同样是外姓将领，甚至也同样和夏侯玄等有交情。

诸葛诞：但是我和大将军的关系也很好，大将军过去和我结交甚久，现在还把豫州这近洛阳的重镇交给我，可见信赖之深。

蒋班：就算如此，这也不代表司马家以后不会翻脸。

诸葛诞：你分析的有道理，但你少算一件事，我比他们更早就与司马师来往，现在甚至要结为亲家了。凭著这层姻亲关系，

司马家绝对不会动我。到时候搞不好还可以靠这样的关系当到三公，那时我成就可不会输给那在蜀地的族兄呢。

蒋班：（夏侯玄不也是这样却还是被杀掉的吗？）

焦彝：唉.....

诸葛诞：唉什么，即刻出兵攻击寿春！我要让毋丘俭先丢掉自己的老巢。

### **司马师进击 许昌 魏军营帐**

张球：大将军，现在敌人已经困守项县，为什么不趁机一口气发动攻击？

司马师：张将军进取之心我很感动，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是要先说明的。淮南将士本来没有叛变之意，都是因为毋丘俭和文钦威胁利诱，欺骗他们说起兵后全国各地都会响应。然而现在很明显，淮河以北各郡无人响应，而他的部将史招和李续反而出降。内部离心，外部背叛，他的失败是指日可待的。然而他们还是有如困在牢笼的野兽，如果逼太紧，可能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反击，毋丘俭欺骗将士，诡诈百出，只要时日稍久，真实情况就会明朗，到时不用厮杀就可以克制敌人。

张球：话虽如此，但是让那样庞大的军队一直靠近我军腹地也不是办法。

司马师：这个嘛...

士兵：启禀大将军，在洛阳的中领军说兖州刺史邓艾已经诛

杀毌丘俭的使者，准备率军和大军会合了。

司马师：哦...士载的行动也真是迅速，他现在人在哪里？

士兵：在乐嘉城附近。

司马师：看起来士载已经想要使出一个惊人的破敌之计。敌人必定会看邓士载人少而率军攻击...

张球：莫非大将军想要亲自出马，以大军攻击文钦军队？

司马师：呵呵呵，没错。士载诱出文钦军队，我们则秘密转移阵地，到时候文钦一定会被突如其来出现在前面的我军给吓死。毌丘俭，看起来胜负已定了。

司马师：全军移动前往乐嘉，就算文钦上钩，他们淮南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可观。

## **曹绫出击 洛阳宫殿**

曹髦：姑姑，现在司马师把多数的军队都调走，洛阳一片空虚，应该是下手的好机会。

曹绫：别忘记洛阳还是有个中领军司马昭。

曹髦：这样说来，我们还是没有机会？

曹绫：别这么容易气馁，战场上会发生的事情瞬息万变，你认为不会有什么意外？

曹髦：是说毌丘俭有这个能力打败司马师？

曹绫：不，纵然仲恭有才能，但是他统领的部队素质和数量都不如司马师，不可能赢。只是这次司马师是拖著病体去战场

的，事情就大不相同了。指挥作战需要花费的精神和力气是很惊人的，就算是健康的人都不见得可以负荷，更何况是病人。过去诸葛亮就是这样病殁在前线，所以同样的事情大有可能发生。

曹髦：也就是说，万一司马师病故，中领军司马昭是他唯一可以托付的人选，而他也会因为继位问题而离开洛阳。到时候我们就剥夺他军权，让他当个地方都督。

曹绫：我要说的也就给你说完了，难怪太后要指定你当皇帝。不过...有件事情要提醒你...

曹髦：什么？

曹绫：以后说话称自己要称朕，你老是忘记自己是皇帝了。

曹髦：呜...真麻烦...

## **文钦出兵 项县 淮南军营帐**

文钦：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我军逃跑的人数逐渐增加，来自北方的将士根本没有士气，只剩下新招来的屯垦兵还能用。

毋丘俭：我的隐忧果然成真，司马师避免正面交战就是利用我军这个致命的弱点。

文钦：我建议出击吧，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发动攻势。现在兖州刺史邓艾带兵一万人南下要和司马师在乐嘉会合，我认为可以用主力部队先将这个分队击破。

毋丘俭：仲若的意见完全正确，那么就请你率军出击吧。

文钦：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把战局扭转过来。



毋丘俭：真的是拜托你了，本来应该要把所有的军队都交给你，但除了这些屯垦兵能用外，已经没有可靠的军队了。

文钦：不，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毋丘俭：要胜利，然后活著把荣耀献给大魏。

文钦：仲恭，你也保重！

### **单骑退雄兵 客座军营帐**

杨兰：文将军怎么会跑到我们这客座军的营帐里来？

文鸯：作战也需要计画，你难道以为我是个好战的疯子？

杨兰：哦...你倒是让我有点惊讶...

文鸯：别惊讶，在疯狂的杀戮前也需要理性的筹画。

杨兰：请说！

文鸯：这次的作战，其实该考虑一种可能性。司马师想要用邓艾为饵来诱出我军的主力部队攻击。

傅佥：你是说我们不该率军攻击？那么刚才军事会议中为什么不说不说？

文鸯：不，就因为司马师会出现在乐嘉，我们才更应该出击。

杨兰：难道你著眼的就是擒王策而已？

文鸯：这是唯一的选择，我想你不可能不知道。（我才不在乎这场战斗谁赢谁输，只是因为拿下小师师脑袋很有挑战性而已。为了这个目的连累到大人们还真不好意思。）

杨兰：（现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说不定这个像野兽一般的

文鸯可以创造出什么奇迹，就在他身上赌一把吧。) 那么就一起出发吧。

蒋舒：这实在太冒险了，往敌人大本营突袭简直是自杀行为。

傅佥：可是这也是获胜的唯一方式，现在淮南军士气低落成这样，如果和敌人正面对决只有战败的份。

文鸯：嘿，你倒是挺了解我的。

傅佥：这次敌方将领大多都是在对应东南战事的将领，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一群。不知道这些将领有没有比郭淮或是陈泰厉害。

蒋舒：(这次可以见识到曹贼那边真正的实力也不错，我想知道西边战线到底占了曹贼实力的几成。)

杨兰：听你爹说你武艺超群，你是使用什么样的武器？

文鸯：我是使用长枪和鞭，作战方式和一般武将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不想墨守成规。

杨兰：果然是厉害的猛将。

文鸯：我想问一下关于你们那边的名将赵云的事迹，他究竟有多厉害？

杨兰：只记得二十多年前，他在北伐撤退的途中，一个人突入敌人大军还击退张郃，当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

文鸯：这么厉害...我还真的想要和他交手，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杨兰：(幸好他不是我军，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他。)

## 乐嘉之战

毋丘秀：二哥，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里枯等？

毋丘俭：文钦骁勇善战，如果连他都打不赢的话，我们更没有机会。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诸葛诞的动向，他对我军的邀请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应。

毋丘秀：难道他不会帮我军？

毋丘俭：不知道，但是我军想要获胜的话，除了靠他的军队外，没有任何方法了。或许我的想法错了，本来以为用大义可以号召天下人共同讨伐逆贼。

毋丘秀：二哥...

毋丘俭：只是这些话对于底下将士或是其他都督似乎没有吸引力，到现在为止逃亡的士兵和愿意响应的都督成反比。看起来，这年头什么大义都是假的，只有眼前的名利才是真的。

文钦：司马师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快？本来以为邓艾人少可以先予以击破的。莫非他就是以邓艾当饵把我们诱出来？

文虎：爹，难道敌人在眼前我们就这样撤退？

文鸯：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小师师，终于看到你了...

文虎：二哥？

文钦：阿鸯，你在想什么？

文鸯：以我军现在的情况，士气低落又粮食短缺，每天逃亡

的士兵以百来计算，这样耗下去不用打也是输。

文鸯：趁著小师立营未稳的时机予以奇袭，如果能取下他的脑袋，那么敌人大军也将瞬时崩溃。

文钦：好吧，那么我们绕到山后进行奇袭，杨将军就在正面发动攻击。

杨兰：你开什么玩笑，面对这千军万马，你是要我们去送死？

文鸯：爹，正面攻击就交给我，我还想一口气冲到小师面前呢。

文钦：这.....实在是很危险...就算给你冲破前锋军，护卫的虎豹骑更难对付。

文鸯：杀一百个高手总比杀一个喽啰有趣...

文钦：不愧是我文钦的儿子，这样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文鸯：杨将军，这次的作战实在是很危险，我不希望把你们蜀国的人牵扯进来，趁现在敌人包围网还没有完成赶快逃走吧。

杨兰：敌前逃亡可不是我的作风，我更不想被你看轻。

傅佥：难得的大场面，我可是跃跃欲试呢。

蒋舒：（你们有病吗？光看到前面一大群骑兵队就知道这场仗打不下去了。贼营拿出真本事来居然就这么可怕，我们大汉哪可能有获胜的机会。）

文鸯：那么文傲还是感谢各位的舍命相陪。

文鸯：杀！

文鸯：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这就是大魏中军的实力？

杨兰：好厉害，前锋骑兵队居然给他一个人冲破一个缺口。

傅佥：我们大汉现在能和他相比的将领，或许也只有卫将军了。

蒋舒：不，可能只有赵云将军才能比得上他。

文鸯：小师师快点出来吧！淮南义军旗下大将文傲来找你了。

司马师：这是怎么回事？

王昶：有文钦的部队袭营，外面军队现在正在迎敌。

尹大目：大将军不必担忧，敌人只有一个人而已。

司马师：是吗？

赵锤：臭小鬼，敢跑到我们虎豹骑面前撒野，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赵绅：就让你见识我五虎神之一赵绅的厉害！

赵绅：臭小鬼！我看你不想活了！

文鸯：去死吧！

赵绅：咦？怎么胸口凉凉的...

文鸯：你已经死了...

赵绅：呜哇哇哇哇哇!!!!!!

赵绅：我五虎神之一赵绅居然这么轻易就被干掉...

赵锤：你刚才干掉的不过是五虎神中最弱的，现在就让你看看我战神赵锤的厉害！你能打败赵绅算很了不起了，但是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文鸯：哦？终于要来个称头点的？

赵锤：我的秘技，空破山！啊!!!!!!!!!!

文鸯：挥剑的一瞬间破绽这么大，这种没用的招式敢在实战上用？

赵锤：早知道就不要学这个烂招式了...

赵锤：比起前一代五虎神，我们还真是丢脸...

戴陵：喂...五虎神的两个被秒杀了，你看到了吗？

乐綝：这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是我爹的话，绝对三两下就收拾了这小鬼。

张虎：哼，你爹在合肥连凌统都打不过，还想打赢这个怪物，一定要我爹才能赢。

戴陵：两位一直在讨论自己的爹，有没有人自愿去和他打？

张虎：我若不是手痛，一定和他分个高下。

乐綝：哼，我今天称手的武器没带来，不然他就死定了。

戴陵：（两位嘴炮公子哥...）

司马师：呜.....

王昶：大将军，您的眼睛.....

尹大目：（居然整个眼球爆开，看来你这家伙是快死了。我等了不知道多久，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刻。）

司马师：呵呵，我活这么大，居然因为一个年轻小将让我吓成这样。不准声张，我现在虽然痛得要死，但是我会用尽全力忍耐的。现在如果大家知道我的情况不对，一定会军心大乱。

张特：那家伙是人吗？

张球：这小将有够嚣张，让我来会会他吧！

文鸯：独眼？莫非是夏侯元让？

张球：我叫张球，我不敢也不需要去高攀夏侯将军的盛名。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难对付的家伙！)

文鸯：(不错不错，这个人居然能和我打了三十多回合。那我就认真点吧...) 看招！无想转生！

张球：可恶！我张球生平第一败居然就是败在这个小鬼手上！

胡遵：真没想到我们大军会被一个小将给扰乱。

王基：赶快稳住阵脚，利用数量优势还是可以顺利击退敌人。

文鸯：爹和弟弟的军队还没有赶到，这样下去恐怕只会被敌人包围，还是先撤退吧...小师师，捡回一条命的感想是什么呢？

杨兰：文将军你没事吧...

文鸯：没什么大碍，虽然没有取下小师师的人头，但也战得颇为尽兴。

杨兰：你的表现已经让人惊叹，或许已经可以追上赵云将军当年长坂的英勇表现了。

文鸯：哦...那还真是感到荣幸，既然是蜀国人说的应该就不会错。

杨兰：(我又没真的看过，只是随便讲讲而已，反正天桥底下说书的成天都在讲赵子龙单骑救圣上的事情。)

傅佥：(真是有够强悍的大将，我和他根本没得比，实在是人外有人。)

蒋舒：（这就是魏国人才济济的表现，我们大汉凭什么去和魏国对抗？）

司马师：咳咳...不要让他跑了！

尹大目：文钦父子骁勇，并没有受到打击，为什么要逃走？莫非有陷阱？

司马师：一鼓作气，再衰三竭，文鸯失去接应，声势已屈，不逃走还等什么？左长史司马班，务必要把这个人给我拿下！

司马班：嘿嘿嘿，终于到了立功的时刻，不然我这个同样姓司马的还真是有够窝囊。

杨兰：我们先想办法脱离战场再做打算，往北应该是不行，只有往寿春的方向了。

文鸯：在撤退以前先想办法吸引多一些敌人，不然到时候爹的军队到达可能会被围死。追兵就交给我。今日之我，更胜吕布！

杨兰：就这样办吧，先解决追兵为首的那个大将应该就可以让追兵军心大乱。

傅佥：（不能让他专美于前，也应该是我表现的时候了。）

甘宁：前面好像已经打起来了...

陆抗：居然比想像中还要来得快，敌将司马师真是一点也不比他父亲差。

甘宁：陆抗，你真的认为我军这次出兵有什么作用？

陆抗：（似乎战场上的小甘宁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既好战又



冷酷，完全没有平常孩子气的样子。)丞相想要利用这次的出兵建立自己的威望，不然光靠他和全公主的关系是无法服众的。

甘宁：他把大军停在东兴那边，就派少数的部队推进，这样能够打赢才是见鬼了。而吕据更是异想天开，用这样的军队就想要北上和曹军决战？

陆抗：我想骠骑将军着眼在接应毌丘俭或是文钦部队的残兵。

甘宁：要是停留太久可是回不去的，你总不会希望陆家部曲被你败光吧。

陆抗：我也知道，只是这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甘宁：前线冲杀的事情就交给我，剩下要动脑太多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打仗的时候我不喜欢分心。

陆抗：这不是我们一贯的默契？

文钦：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迷路了...

文虎：我们似乎已经错过和大哥会合的时间，这样下去不但没办法突袭成功，反而会被敌人包围。

文钦：加紧行军，一定要和阿鸯会合，讨伐逆贼司马师。

文虎：爹，为什么你要这么拚命？难道是因为怨恨司马师阻止您虚报杀敌数字。

文钦：本来我大魏杀敌数就有以一报十的惯例，司马师此举不过是想要打压我罢了。像我这样的武人，在外人眼中就是粗鲁，做什么事情都被看成欺压别人，加上和昭伯的关系，过去我是多

让人讨厌。然而仲恭他却从来不以为意，对我的无礼总是包容，也愿意把心中的话告诉我，对我推心置腹。你说我能不能拚命吗？我们过去等了三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刻？

文虎：爹，真的很对不起，过去我误解您了。

文钦：阿虎，一起为大义奋斗吧，就算是战死，我们父子也无憾了。

邓艾：实在是天赐良机，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逆贼文钦的军队。(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我终于把口吃的毛病改掉了，现在的邓艾可是全新的邓艾啊，哈哈...)

文钦：逆贼？究竟真正的逆贼是谁？司马师以下犯上，废黜毫无过失的陛下，身为大魏的忠臣怎么可以坐视不管？

邓艾：哼，大将军行霍光之事，罢黜无德之君，天下归心，他的心志又岂是你等能知的。你文钦口口声声说为了大魏，但是你过去仗着和曹爽的关系作威作福，弄得淮南地区天怒人怨，这就是你的忠心表现？

文钦：你既然这样认为，我也不想说服你！我文钦已经等了三年！岂能被你们这种不明事理的家伙阻挠了我们的理想！

邓艾：理想？大义？为了这个就可以起兵制造灾难？让淮南人陷于水深火热？

文钦：你这个没有理想的人才是可悲，只顾着眼前的名利，对司马家的专横不闻不问，这样你还算是大魏的臣子？

邓艾：哼，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留略：爹，您没有必要这样继续勉强自己，快点退到后方休息吧。

留赞：我没事的，现在正是最需要人的时候，怎么可以放任我休息呢。

吕据：左将军，你现在是我大吴最资深的将领，要是有什么万一，对我军的军心士气都会有难以挽回的打击。

留赞：咳咳咳...骠骑将军，您难道还是看不出来这场战争的问题？丞相把部队放在后面缓缓前进，只让您的部曲往前，您也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吕据：丞相任命我当骠骑将军，给我攻打寿春这么重大的任务，怎么可能会对我下手？

留赞：自从二宫之变和太傅被杀的事情后，您认为有谁可以相信的？孙峻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拉拢司徒和您，难道您认为他真的相信你们？

吕据：过去我和丞相也一同支持过鲁王...

留赞：之前旧太子党的还在，他还需要您们来对付那些人，但是一旦外在威胁去除之后，他相信的人顶多只有全公主一家而已。

吕据：这.....

留赞：哈哈，为什么我们大吴会变成这样？我好怀念当年

和周郎一起对抗曹操的时代。

留略：爹...

诸葛诞：真是天赐的大礼物，本来想先抓毌丘俭，先来抓这些吴贼也不错。

蒋班：又要补刀吗？

诸葛诞：废话！我补刀王诸葛诞是叫假的？

焦彝：（上次东兴之战被打得抱头鼠窜，似乎三两下就忘掉了。）

吕据：可恶的诸葛诞，居然行军速度这么快！

留略：现在敌众我寡，还是撤退为上。

留赞：不，如果就这样回去，恐怕也会被丞相怪罪，至少要让文钦或是毌丘俭投奔到我国才行。

吕据：这不是奋威将军的部队？

陆抗：我们一定要撑住，文钦的部队马上就会过来这边会合。

甘宁：那些垃圾就交给我吧！挡个一时半刻还算没问题。

留赞：小甘宁，你可是我军的偶像也是明日之星，不要为了这种事情让自己陷入危险。

甘宁：留赞，你该不会是想去死吧？

留略：这是对我爹说话的态度？

留赞：闭嘴，甘兴霸跟我也有些交情，今天看到他的孙女有这样的成就，我也很替他高兴。好好活着，你们这些大吴未来的希望...

留赞：来吧曹贼！东吴歌神留正明的最后一战才不会这么容易结束！抗音而歌，战无不胜！长矛在手噢呵！刀剑生辉呦呵！看我弟兄噢呵！迎着烽烟大步来！

毋丘俭：大势已去，大势已去...

毋丘秀：大哥，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明明文将军那边还胜负未卜。

毋丘俭：不，你看看前面军队的旗号。

毋丘秀：诸葛？

毋丘俭：当诸葛诞决定投向司马家的时候，我们最后一线希望也没了。回想起来，王彦云的死似乎也和诸葛诞脱离不了关系。我太相信他会帮太初复仇了，其实以他和司马师的关系，投靠司马家也是有可能。

毋丘秀：大哥，那我们该怎么办？

毋丘俭：逃亡吧，逃到东吴或哪里都行，至少要保住一线生机，日后才能再东山再起。

司马师：贼寇已经没有能力再攻击，现在正是追击的大好机会！

王昶：大将军？！

司马师：现在指挥权就交给文舒你，千万不可以声张我身体现在状况。

王昶：是！

王昶：后备部队上前，绝不能让逆贼逃跑！

文鸯：不知道爹他们怎么样了，眼下也只能投奔东吴那边再做打算。小师师，这次给你逃掉了，下次绝对会要你的命。

杨兰：撤退吧，这场战争光是见识到魏国的兵强马壮就已经够了。

傅佥：那个文鸯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如果不加紧磨练武艺，大概一辈子也追不上他。

蒋舒：根本就赢不了的战争，我们那样北伐有意义吗？只是在敲醒沉睡中的老虎。

毋丘秀：躲在草丛里，应该就可以逃过敌人追杀。

毋丘俭：大义不会这么容易被动摇的。

司马班：快滚开，老子的目标可是那个文鸯！

傅佥：想打文鸯，先过我这关再说。

司马班：臭小子，以为老子不敢杀你？

傅佥：我就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就这么两下子？原来贼营不是每个人都像文鸯那么厉害。

司马班：原来这个人也不输文鸯.....

司马班：死在这种战场上真是不值得...

杨兰：咦？！这么小的女孩也可以上战场？

甘宁：（闻闻闻）阿姨似乎身上有种战将的味道，有兴趣打

一场？

杨兰：小妹妹...叫我姊姊...随便叫人家阿姨很不礼貌喔。

文鸯：好强的杀气？！

甘宁：居然有人能和我不相上下？

文鸯：你究竟是谁？

甘宁：要淑女报上姓名以前，难道不先自己报名？

文鸯：哈哈，有趣！看起来你有种与众不同的吸引力！让我有想拥抱你的冲动。

甘宁：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是糟透了！

文鸯：像你这种怪物，杀起来才有意思。

甘宁：宰了你！呀呀呀呀呀呀！！

文鸯：好惊人的攻击！（力量不大，但是却让人有压迫感。）

看我的！

甘宁：（力量不小！那个铁鞭也得注意。）杀！

文鸯：不能和她硬拚！

甘宁：真厉害！在大吴可没碰过这种怪物！或许只有长沙桓王可比。

文鸯：拿我和孙策比是很令人兴奋，但是你真的看过孙策？呼！比起来虎豹骑和屁一样。真要说的话，大概只有吕奉先可比。

甘宁：拿我和吕布比是很让人高兴，但是你真的看过吕布？

文鸯：杀！！接招吧！秋沙雨！

甘宁：岩山两斩波！

文鸯：虎牙破斩！

甘宁：八闷九断！

文鸯：绞牙鸣冲斩！

甘宁：死斗气断！

文鸯：雷旋豪天牙！

甘宁：有情猛翔破！

文鸯：凤凰天翔驱！

甘宁：北斗柔破斩！

文鸯：烈震干冲破！

甘宁：我还能打！你呢！？

文鸯：淑女的要求，绅士 (hentai) 是不会拒绝的。看好了！

无想转生！（防住了？！）

甘宁：差点中了你的招，能给我这么大压迫感的，除了你之外没有别人了。

文鸯：这么有趣的对手，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上呢？

陆抗：别打了！小甘宁，那个人好像就是文钦的公子。

甘宁：那又如何？我们还没打够呢！

文鸯：友军？喂喂，什么时候吴逆变成我的友军了？

陆抗：在下大吴奋武将军陆抗，奉丞相的命令，前来收纳淮南败军。

杨兰：原来如此，还不快点收兵器！

文鸯：真可惜，我想要扭下这女人的脑袋。



甘宁：真可惜，我真想看见你四分五裂的样子。

杨兰：陆将军，您辛苦了...那个叫甘宁的实在是不好管吧。

陆抗：不，彼此彼此。

蒋班：老头子快快投降吧，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留赞：笑话！我东吴歌神留赞岂会怕你这个小贼？

留赞：我留赞就算死也要带两个一起走！

蒋班：老家伙，何必呢？杀！受死吧！

留赞：若不是我行动不方便，怎么可能会败在你这小贼手上？

留赞：大吴歌神留赞，今日葬身于此，难道不是天意？

留赞：樱花，樱花，如今开得多灿烂。但刹那间知道了那散落的宿命。

留赞：我身虽逝，但心不逝。大吴的未来，就拜托你们年轻人了。

蒋班：我蒋班斩杀吴贼大将留赞！

留略：爹!!!!!!

吕据：怎么办？我居然让左将军战死了。

陆抗：情况真的不妙啊，曹贼的军力居然会这么强。

甘宁：陆抗，此战败局已定，再继续待在这边只会全军覆没。

陆抗：可是.....

甘宁：现在的我没有办法感受你们的痛苦，只能做出最合理的决定。趁敌人主力部队没到以前撤退，殿后工作就让我来。

陆抗：.....

甘宁：快去通知吕据，说现在进行撤退！

陆抗：嗯.....要保重！

甘宁：在你死以前我可是不会死的。

陆抗：车骑将军，这场战争已经是打不下去了，我建议赶快撤退。

吕据：我有同感。

留略：我要留下来帮爹报仇！

陆抗：你这样做是白白送死罢了。

留略：这.....

陆抗：现在断后工作交给甘宁，大家赶快趁现在撤退吧。

吕据：（陆抗你还真是没有人性，这样的战场居然丢给一个小女孩断后，不愧是吴郡南方人，真是自私透顶。）

留略：（爹，我一定会帮您报仇的！该死的曹贼！该死的诸葛诞！）

甘宁：来吧，贼营的垃圾们！

诸葛诞：快上！一个小女孩有什么好怕的？

蒋班：（那种杀气，就算是我这种平凡人都能感觉到，你发疯了吗？）

诸葛诞：一群饭桶，让我亲自来解决你！

诸葛诞：咦？你不就是在东兴之战那个小女孩？

甘宁：上次没有杀到你真是可惜，这次你可跑不掉了...

诸葛诞：凭你？

诸葛诞：你可知道我是谁？琅邪诸葛诞是也！

甘宁：对于将死的废物我需要知道那么多？

诸葛诞：（我还以为她力大无穷，没想到力气居然小成这个样子。）就只有这样的实力？果然女人再怎么厉害力气都比不过男人。

甘宁：哈，不过是刺中手而已，一点也不碍事。杀人可是要刺头的！

诸葛诞：唔...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手...

诸葛诞：怎么我的头也和身体分离了？！啊!!!!!!!!!!

甘宁：人身体的弱点到处都是，要让你死多得是方法。只要是活着的东西，就算是神我也杀给你看！

甘宁：别躲了，这个人的气息和上次在东兴感觉到的完全不一样。

诸葛诞：还好我有个年轻的旧部...

甘宁：还想试着再死一次？

蒋班：这是人吗？

焦彝：好可怕...

诸葛诞：不要怕，我还活着！不要慌乱！

甘宁：这样应该就足够拖延敌人的脚步了。

文鸯：终于让我冲到敌人大本营，你应该就是小师师吧...

司马师：小师师？！咳咳咳...

文鸯：原来如此，你应该看见你的死兆星了。

司马师：是又如何？就算要死，也要力战而死。

文鸯：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居然能强忍疼痛和我对峙。

司马师：小子，你就算杀了我，这场战争胜利的也是我。你真的以为我死了，司马家就会倒？

文鸯：难道不是？

司马师：我们司马家是靠整个家族齐心协力合作，才能有今天的局面。我不过是其中的成员而已，我死了还是有人能轻易取代我。回来大魏如何？你的能力绝对足以成为荡平蜀逆和吴贼的先锋。

文鸯：你还真是可怕，不先想着保命，反而想要说服我。

司马师：如何？考虑的结果...

文鸯：我拒绝，不过...我承认我的心确实动了一下，你真是简单的家伙。小师师，这次先放过你，不过要是再被我抓一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司马师：哼哼...

张特：虽说你是敌将，但想问你闷闷不乐的原因。

蒋舒：说了你也不会懂，那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张特：怀才不遇？我看是你没抓住机会吧。我抓准诸葛恪入侵的机会，奋勇抵抗，现在已经一口气爬到杂号将军还封了侯。

蒋舒：机会？哪来的机会？我十几年职位都没变过。外州人

把持政权，排挤我们本土人士，让我不管怎么样都没法升官。

张特：藉口，想要升官，你多得是门道和机会。例如说投降...

蒋舒：闭嘴，原来你和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劝降而已。

张特：就差这么一点，看来我这刘玄德第二的嘴炮之术还得加强一下。

张虎：咦？！你不是那个打败过鲁芝的女将？

杨兰：原来是你，你这个张辽的儿子有没有再继续丢人？

张虎：哼！

乐綝：好久不见了。

杨兰：原来是你，你好像是乐进的儿子。

乐綝：呵呵，看来我还挺有名的。

杨兰：不，只因为赵广常和我说，绝对不要变成像乐进的儿子那样。

乐綝：.....

邓艾：所有人都称赞你，但在我看来是暴虎冯河之举，没什么了不起的。

文鸯：比冒险，又有谁比得过你，连自己的主子都可以赌上。

邓艾：呵呵，你居然发现了？

文鸯：当每个人都以为你被小师师利用的时候，却没想到真正在利用他的是你。利用那个主帅作为诱饵，这样才会让我们愿意留下来作战而非逃跑。

邓艾：因为我要追求重大的成功，赌注自然要下得大一点。

文鸯：能接我这么多招，你也真不简单。

邓艾：年轻人，武力终究只是附属品而已，决胜的关键还是在带兵。

文鸯：打仗只要有趣就好了！

邓艾：（这个家伙真是无可救药的战斗狂，幸好我不用和他纠缠，不然在打十回合我一定败给他。）

毋丘俭：皇帝被废、好友夏侯玄被杀，你为何无动于衷？你与诸葛瑾、诸葛亮并称三诸葛在三国各有盛名，他们一生忠义磊落，你反而帮助司马师？

诸葛诞：我相信只有子元才能拯救大魏，你们不但煽动各地镇将叛乱，还招来外侮，对大魏造成多少伤害？可笑你们不知道郭淮已死，还想拉拢他起兵，真是笑死人了！

毋丘俭：……

诸葛诞：看来救你的人是谁？你还想狡辩自己是大魏忠臣？我的女儿将许配给司马师的弟弟，你不用白费心机挑拨我们了。

毋丘俭：悲哀啊，我竟然还打算要和你这种没有大志的人共斗...真是我最大的失败。

文钦：世人或许不明白状况，但我在扬州看得很清楚。你这家伙当初坐视姻亲王凌被司马懿逼死，接着为司马师打压我又发动东兴之战，现在还镇压我们勤王的义举。你以为像你这种不忠

不义的人，在历史不会留下记录？

诸葛诞：我跟你这种无礼的莽汉没什么好说的，你大概不知道我已经要跟司马子元成为姻亲了吧。

文钦：夏侯太初也跟司马师是好朋友兼姻亲，不过他好像早就知道司马师一定会动手杀他，不知道你有这个觉悟？

诸葛诞：你在讽刺我不如太初吗？我发誓绝对要摘下你的首级！

文钦：就算死，也要拉你这个奸贼陪葬！

文钦：真是很对不起，我终究没能打赢这场仗。

毋丘俭：这场仗不是败在战场上，而是败在天下人的人心，你已经尽力了。

文钦：可是...

毋丘俭：现在大势已去，你还是逃到东吴那边吧。

文钦：为什么又要我忍受这样的屈辱？

毋丘俭：活着才能得到最后荣耀，我要你留着这条命，以后继续对抗司马家。这场战争后，不管我是不是还能活着，都希望你能继续走在大义的路。这些东西是给你的，收下吧。

文钦：仲恭...

尹大目：文钦本是您的心腹，只是被毋丘俭引入歧途。他又是天子的同乡，和我感情要好，请准许我去说服他与大将军合作。

司马师：（这个尹大目虽然让人不放心，但谅他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好吧，你就去吧。

文钦：奸贼！你找我做什么？

尹大目：（虽然我很想告诉仲若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又不能明说，希望他明白我话中的涵义。）您为什么不能多忍耐几天？

文钦：你是先帝的家人，不图报恩，反而跟司马师同当叛徒，不顾天地良心！快滚！不然我的箭就对你不客气了！

尹大目：大势已去，您自己多多保重。

文钦：先投奔东吴再做打算好了，至少还可以保留对抗司马家的资本。仲恭，为了我们的大义，我会继续忍耐到下次的机会。

司马师：咳咳咳...咳咳咳...\上天请再给我多点时间，让我撑到二弟来为止。

毋丘俭：带着大义而死，胜过污秽地活着。先帝，毋丘俭无能，先下去陪您了。



## 第二十四回 洮西之战

### 毋丘俭之死 慎县附近

毋丘秀：二哥，逃到这里应该可以稍微安心点。

毋丘俭：你有没有觉得我很蠢？

毋丘秀：您在说什么啊？

毋丘俭：我好好的镇东将军不当，却起兵谋反，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

毋丘秀：您这是忠义的表现，大家只有钦佩的份。

毋丘俭：不，旁边的人甚至是史书都会说毋丘俭这人因为对自己地位感到不安而叛变。我的所作所为只会被当成是自私的行为。

毋丘秀：二哥，不是的，谁都知道您是为了先帝的恩义而挺身对抗司马家。

毋丘俭：其实我真正的遗憾就是在这个地方。当初我等待的，就是司马家胆大妄为，开始擅自废立的时候，可以让我取得大义名份。然而我苦心得到的大义名份，居然在名利前一点价值都没有，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投靠能及时给他们好处的司马家。这叫我怎么不寒心，大魏现在还有忠臣义士？

士兵：快点追！拿到毋丘俭脑袋我们就发了。

毋丘俭：快逃！

毋丘秀：二哥，我怎么会丢下您不管？

毋丘俭：大势已去了，现在只有用我的人头可以让这些人停

止追击。你趁现在赶快逃到东吴去！

毌丘秀：为什么？我还想...

毌丘俭：为了要把我们的奋斗流传给后世！

毌丘俭：两位可以不要再追了，我就是毌丘俭。

士兵：真的喔！看来我们发了！

毌丘俭：把我的头送到洛阳，至少可以封个侯爵。

士兵：你不抵抗？

毌丘俭：我为什么要抵抗？来吧！

毌丘俭：我毌丘俭，本来只想继承父亲爵位，单纯奉公，却因为先帝的提拔而跃升高位。之后北定高句丽，南破诸葛恪，建立功勋都只为报答先帝的恩情。只可惜在寿春起兵失败，没能铲除司马家，重振大魏朝纲，终究只能在黄泉向先帝请罪。愿我毌丘俭化为英灵，永远守护曹氏的宗室。

公元二五五年，毌丘俭兵败逃至慎县，被当地民兵张属发现行踪，当场射杀，人头送到洛阳，获封侯爵。其余党羽像是文钦或是毌丘秀则成功逃到东吴。毌丘俭家人则被下令屠灭三族，自此，毌丘俭文钦之乱被平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将军司马师在平乱过程心力交瘁，居然病倒在许昌...

## 夺权行动 洛阳宫殿

曹髦：现在司马师病倒许昌，而中领军司马昭也跑去许昌探

病，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吧。

曹绫：完全正确。

曹髦：可是该怎么做？朕手上一支军队也没有。

曹绫：只要一封诏书即可，不需要动一刀一枪。

曹髦：怎么说？

曹绫：现在下诏给人许昌的尚书傅嘏，说东南叛乱刚刚平定，命司马昭暂驻守许昌，监督内外。而大军则由傅嘏带回。

曹髦：等于说是把选择交给傅嘏来决定？

曹绫：这是这个计画唯一的破绽，因为我们身边没有可以信赖的重臣，只有寄望和司马家关系比较淡一点的傅嘏能被权力诱惑。

曹髦：只要大军滑出司马家的掌握，司马家充其量就变成个地方大员，这就是姑姑这计画的着眼点吧。

曹绫：你还真的很聪明，现在就看司马家怎么接招了。

兄终弟及

司马师：你来了？

司马昭：大哥，您千万不能有事啊。司马家...

司马师：你是想说，司马家没有我不行？不，司马家没有我照样可以茁壮，因为还有你！我已经命你总统诸军。

司马昭：我？！大哥，您在开玩笑吗？我没有大哥那种魄力，高平陵之变时我还吓到整晚都睡不着。

司马师：但是你在曹芳要作怪时，当机立断回师洛阳，光这样的表现就够了。

司马昭：大哥，我没有您的果断，像之前对夏侯玄我就狠不下心...

司马师：呵呵呵，你认为如果我不在那个位子上，会狠得下心杀那么多人？因为我有要守护的东西，那样的目标给了我力量。我相信你也会有这个力量，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爹娘生的。

司马昭：是的...

司马师：你知道现在的大魏为什么被我们司马家掌控？

司马昭：因为欠缺强大的亲族当作屏障。

司马师：很好，记取曹家的教训，提拔可靠的亲族，让他们出镇四方。我与父亲用异姓亲信争夺各地都督军。人心难测，谁能保证他们不是投机份子，一旦司马家出现危机就可能会背叛。让公休这个姻亲当都督就是个转折，你要渐渐把都督军收回司马氏宗族手中，特别是守护洛阳的三大据点邺、许昌与长安。那些异姓要是自愿交回兵权，就给予善待，让他们还朝担任高官亦可。要是抗命，不管他立下多大功劳你都要果断。杀一儆百，这样做可以拯救其他异姓都督！记住，以后你的身份不再是司马昭个人，而是司马家的代表。如果你太弱，家族就会灭绝，绝不能像曹爽一样仁慈！关于曹髦，你也要好好盯住他，钟会说他：“文同陈思，武类太祖。”绝非凭空捏造。

司马昭：我明白了。

司马师：对了，还有桃符（司马攸），你是他的生父，应该会好好照顾他吧。

司马昭：当然，我疼爱桃符有时候还超过炎儿。（桃符真的很讨人喜欢，大哥大概也是非常喜欢他，才会不断叮咛我要照顾他。）

司马师：大致上的事情我都交代完成，有点累了，让我休息一下吧。

司马昭：嗯...

司马师：.....

司马昭：大哥？

公元二五五年，曹魏大将军司马师病逝于许昌。他在重病之余，用自己最后的气力平定毌丘俭之乱，把后事托付给弟弟。司马昭在刚接手司马师势力后，就马上要面临曹髦对他的攻势...

## **钟会献策 许昌议事厅**

钟会：不知道卫将军您看了这份诏书有什么想法？

司马昭：合情合理，把我留在许昌监督内外，算是很适当的安排。

钟会：不，如果您听从圣上的指示，那么您即将大祸临头。现在您的处境，不会比当时的曹爽好到哪去。

司马昭：哦.....

钟会：详情让尚书说给您听吧。

傅嘏：皇上发给我这份诏书，要我把军队直接带回洛阳。

钟会：面对这样的权力诱惑，其实很难不动心，但尚书还是忍住了。

傅嘏：因为我认为卫将军您才是我大魏的根本，如果没有您，大魏将会黯淡无光。

司马昭：（少来，分明是觉得投靠皇帝那边太危险，在我们这边就算失败也不至被杀头。真不愧是尚书大人，有够机灵。）

钟会：我建议让尚书上书，陈述您必须回京的理由。然后同时间，不用等奏章批示，直接率军回师洛阳。

司马昭：这真是妙计。士季...你果然如传说中般足智多谋，希望你以后能像协助兄长一样来协助我。

裴秀：（这个人就是钟会？把握最好的时机来向卫将军输诚，这个人不能小看。）

司马昭听从钟会建议，急速回师洛阳巩固自己权力。不久之后，司马昭被就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钟会因这次功劳，对于自己智谋得意洋洋，脸上时常露出自负脸色。

## **彥士之叹 洛阳东乡公主宅邸**

曹髦：这次真是差一点点就成功，然而终究是失败了，朕真的好不甘心。

曹绫：我知道，这次若不是钟会这个人，恐怕我们的计策就成功了。

曹髦：那个钟会，亏他父亲还是忠于我大魏的忠臣，居然会变成司马家的走狗。

曹绫：那个人真的不能小看，日后他或许会成为司马家夺权的先锋。

许仪：(这个钟会居然这么可恶，俺以后有机会一定剁了他。)

曹髦：我虽然听了姑姑的话，封司马昭为大将军，但心底总觉得好不甘心。

曹绫：忍耐，这场战争不会一时半刻就结束，谁先沉不住气谁就输。你知道你最大的资产是什么？

曹髦：我皇帝的身分？

曹绫：不，你的青春年华。

## 子上的觉悟 洛阳司马家

司马昭：回想起四年前，爹还在这里对我和大哥说话，哪想到现在爹和大哥都不在了。

王元姬：现在叫我过来，该不会是希望我说什么温柔的话安慰你吧。

司马昭：元姬，岳父大人卧病在床，你还排除万难回来安慰我...

王元姬：反正爹那边还有兄长们陪伴，他不会感到寂寞的。

司马昭：（这就是元姬的个性，嘴巴很严苛，心却很软。）

司马昭：其实元姬你应该很清楚，我们的婚姻只是爹用来笼络你们东海王家。

王元姬：祖父王朗名声卓著，父亲王肃也是朝廷重臣。因为司马家想要变换联姻的方向，所以找上我们。

司马昭：你后悔嫁给一个没用的丈夫？

王元姬：要是这样，我会让你进房门？

司马昭：元姬...

王元姬：子上，你似乎有些事情瞒著我，想说就快说吧。

司马昭：果然还是逃不过你的法眼。没错，我现在非常苦恼，你知道我不如父亲睿智，也不如大哥胆烈。现在一下子整个司马家的重担都跑到我身上来，一时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而圣上却又对我司马家发动攻击，不断想要剥夺我的地位和兵权。一旦失去这两样东西，不但我自身难保，甚至连你们这些家人我也保不住。曹爽和夏侯玄那血淋淋的例子，我真的不希望发生在我司马家。

王元姬：没出息，窝囊废，太傅他生块叉烧都比你好...你是希望我说这些吗？既然不想，就快快出去和那些人拚个高下。

司马昭：可是我...

王元姬：你绝对有这个能力办到，如果是害怕被罪恶缠身的话，我愿意陪你分担这个罪。今后你为了保护司马家所伤害的人命，我会祈求上天将那罪都算到我身上。



司马昭：你也该知道那是条不归路，最后除了爬上龙椅之外是没有终点的。

王元姬：没有关系，就算是篡逆也好，叛国也好，子上终究还是子上。

司马昭：元姬，刚才的话才是你的真心话吧。

王元姬：总之，往前走就对了，司马家的男人不应该这么懦弱。

司马昭：（多谢了，仔细想想，这么温柔的元姬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 **不稳的政局 吴军营帐**

吕据：多亏了承渊的援军，我才得以打败追击的敌将曹珍，脱离险境。

丁奉：这次骠骑将军能够收降文将军等人，已经可以说是成果丰硕。

留略：这算什么成果丰硕？我爹这次战死的事情就不提？

丁奉：（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火气都那么大？）

吕据：关于左将军战死的事情，也希望丞相能够好好处理才是。

丁奉：关于丞相...其实之前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吕据：什么事情？

丁奉：这.....（家丑总不好外扬吧。）

吕据：这些都是我大吴的将领或是盟友，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丁奉：之前孙仪、张怡、林恂等阴谋诛杀丞相，结果被发现后处斩。

吕据：那些人谋反死有余辜，这又如何呢？

丁奉：但是丞相又杀了鲁育公主！

吕据：什么？！为什么好端端要去杀鲁育公主？

陆抗：（吴郡朱家人怎么老是这么倒楣，在朱据被大皇帝杀了以后，现在连寡妇朱公主都不放过？）

丁奉：其实外面都在传说，是全公主陷害鲁育公主...

吕据：这个孙峻实在是太过分了！大家都是顾命重臣，怎么现在都他一个人说话？

文钦：（我看东吴的局势比我们大魏还乱，在这边真的可以继承仲恭的志业？）

蒋舒：（看东吴这副德行，我看更大的内乱迟早会发生，要这种只会内斗的盟友根本就没什么用。）

杨兰：（我看我也得赶快回去，一来姜维也需要支援，二来这里实在是太混乱了。）

吕据：抱歉，让大家看到大吴最不光彩的一面。

丁奉：（所以我就说家丑不要外扬嘛。）

杨兰：我想我们也该回去了，长久待在这里总是不太好。

吕据：嗯...虽说是盟友，但也不好意思把人家的部将长久留在国内。

杨兰：那么再次向骠骑将军您表达感谢之意。（不知道姜维那边情况如何？他会不会趁这个机会出兵呢？）

### 姜维的焦虑 涪县附近

诸葛果：主公，是不是在担心杨姑娘的安全？

姜维：没有...我是在思考有关北伐的事宜。

诸葛果：据说她们一行人卷入了毌丘俭起兵...

姜维：不会吧？！可恶，都是我的疏忽！

诸葛果：请安心，我想她们应该会从东吴那边逃回来，只是到达国内还需要点时间。果已经修书给巴东的罗宪，请他尽快派人去接应。

姜维：多谢你了。

诸葛果：主公想要果做的事情，果自然会去做。

姜维：思远现在正在成都担任侍中，这次我出兵也要去成都一趟，需要替你去看他吗？

诸葛果：主公，我想这点真的不需要了，毕竟思远他对主公您...

姜维：这点我或多或少也知道，不过原因是什么我还是不太清楚。

诸葛果：其实我也不清楚...咳咳咳...

姜维：你怎么了？

诸葛果：一点点风寒，不碍事的。

姜维：是这样吗？

姜维：留下来吧，不管北伐大业再怎么重要，也不能眼睁睁让你拖著病体上阵。

诸葛果：主公，没有关系的。

姜维：二十年前，丞相就是拖著病体上阵才会让他病逝阵中，现在我不能让同样的悲剧发生在他女儿身上。

诸葛果：就算如此，父亲还是愿意上阵，这是他毕生的宿愿。壮志未酬，虽生犹死...

姜维：（咦？刚才有这么一瞬间，我还真把她看成香了。）

姜维：那么只要情况一不对，我就立刻送你回汉中，可以吗？

诸葛果：一切听命于主公。

## **益州人的思维 涪县蜀军军营**

张翼：为什么你们还是执迷不悟？

句扶：我才不懂伯恭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要罢兵。

柳隐：难道你嫉妒老大立的战功？

张嶷：伯约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如果你是因为上次狄道的事情而准备劝伯约罢兵的话，我也会跳出来反对你。

张翼：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个人感情也不怨恨姜维。但现在情况很明显，这连串战争，不过是让我益州人白白牺牲的元凶。看著这么多益州兄弟倒下，我都开始怀疑，他是利用我们的益州人的血来建立自己的地位。

句扶：我认为这两者没有关系，大将从来就没有为了自己建立地位的想法，他所作所为都是为大汉。

柳隐：过去我甚至也劝过他干脆夺取政权，然而他却没有听过一次。他宁可在外面受到猜忌，也不愿意做篡权夺位的事。

张嶷：你现在升任镇西大将军，我很为伯恭你高兴，但是你的眼界不能放得宽一点吗？

张翼：我真的是不懂！益州人为什么不能团结？就是我们一盘散沙才会落得被外州人统治的命运。我说的话拜托你们想清楚，阻止姜维发动不必要的战争才是我们蜀地人之福。

## **师徒对策 姜维军军营**

向充：老师，明明我可以很肯定来忠那家伙是间谍，为什么您不断阻止我对付他？

宁随：也是到告诉你理由的时候了。来忠虽然是间谍，但是透过他，我们可以探知陈祗这些人的想法。

向充：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和陈祗这种人合作，难道老师或是卫将军不知道这个人的本性？

宁随：随著我们掌握了军权，把我们看作是眼中钉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你认为我们可以应付？为了预防这点，我和陈祗才有了一定的协议，靠著他的力量来抑止那些反对派。

向充：可是陈祗他派遣来忠来监视我们也是明摆著的事实。

宁随：我知道，目前只有暂时和陈祗维持表面上的友好，让

他不要积极去扯我们后腿就已经足够了。陈祗虽然工于心计，但他也知道平衡的重要性，只有维持现状他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向充：老师，有件事情我不懂。

宁随：请说。

向充：不管是廖立或者是柳隐将军都直接挑明要卫将军直接接管政权，以老师的才干也足以让成都的杂音消失，为什么老师不做？

宁随：为什么呢...以后你自然会明白...

向充：老师...

## 论酒 姜维军营帐

来忠：忙了一天，也该就寝了。

来忠：咦？这不是扬威将军？

刘敏：小伙子，要不要来喝一杯？

来忠：喝一杯？

酒过三巡之际...

来忠：想不到扬威将军会这么爱酒。

刘敏：每个人都知道外兄爱酒，却很少人知道我爱酒，因为外兄爱酒常误事，但我爱酒却很少误事，这就是我们两个的差别。

来忠：(还是一样啰唆得可怕...)

刘敏：你知道我带给你的是什么酒？

来忠：嗯...风味独特，甜美柔和，应该是荆州那边的酒吧。

刘敏：可惜你猜错了，这是阆中产的美酒。喝酒不一定要管哪里产的，只要是美酒就喝。所以我才不会在乎这酒是荆州或是益州产的。

来忠：但是有种酒却很悲哀，是在益州酿造的荆州美酒，这样的酒荆州人说不道地，益州人说那不是益州酒。

刘敏：那种酒融合了两地的长处，用荆州熟练的酿造法，搭配上益州没被污染的水，反而更值得一喝。

来忠：可惜像您这种懂酒的人太少了。

刘敏：不，是世俗的判断把酒的价值给变质了。

来忠：这.....

刘敏：这个酒不错吧，喜欢的话下次我多带几瓶给令尊。

来忠：(刘敏这家伙，一点也不简单。)

## **意气之争 成都 皇宫**

姜维：陛下，现在曹贼内乱不止，贼人司马师又暴毙身亡，无力顾及西方，现在正是发兵的大好时机。

刘禅：嗯...

张翼：臣反对!

姜维：什么?!

张翼：臣以为大汉连年北伐，毫无功劳，徒然浪费民力，让我大汉衰弱。现在国家太小，民力太弱，不应该发动这样无谋的战争。现在应该马上停止北伐，让人民回复生息，被徵召为士兵

的返乡耕作，这才是我大汉之福。

姜维：……

陈祗：（无可奈何吧，别小看这些益州人，随著大汉建国益州日久，这群人的发言力就越高。之前建议圣上擢升他为征西大将军，一方面是对他们的安抚，另一方面也是要分你权，避免日后出现不听话的状况。这就是所谓权力的平衡，看来似乎马幼常没有教会你这件事。）

姜维：伯恭这是何意？你追随我们常败军征战多年，难道不知道我们奋战是为什么？

张翼：我就是亲眼见到常败军不停打些没有意义的仗，才会有之前的见解。在大将军死后，出兵陇西没有建立任何功劳，还在去年出征狄道差点害伯岐战死，这些你都难辞其咎！你仗著有军事大权，恣意妄为，把百姓的痛苦视若无物！

姜维：伯恭！如果我不发动攻击，曹贼的军队随时会逼近汉中，开往成都，难道这种基本认知都没有？

张翼：这就矛盾了，之前你说贼人内乱频仍，无力顾及西方，现在怎么又说会发动攻击？

姜维：任何事情都要防患于未然，等到敌人打到家门口就来不及了。

张翼：哼！有些失礼的话我真的要说了！就是像你这样的外州权贵，把打仗当成是自己加官晋爵的工具，可怜的都是我们益州土生土长的老百姓。而你更是毫不留情去欺骗益州人，让休然



和孝兴等人为你卖命！到最后他们战死沙场时再来后悔就来不及了。

谯周：（嗯...这些外州人把我们的故乡搞得一团乱，现在伯恭可真说出心底话。）

董厥：（虽然我讨厌姜维，但是张翼你这样的说法让我也很不爽，我有做哪些对不起你们益州人的事情？）

姜维：伯恭！难道你可以仗著自己的身分，就胡乱提出这样的批评？我们常败军有超过半数以上是益州人，他们流血流汗我都有亲眼目睹，我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成工具，他们都是兄弟。我不可能把我的兄弟带去战场牺牲，所以每场仗我都全力以赴，只希望能够把弟兄一个不少地带回来。

张翼：你敢保证你不会打败仗？

姜维：请问到现在我打输了哪场战争，哪次不是敌人损失重大？只要持续下去，凉州甚至长安都可以到我们手上。

陈祗：圣上，微臣提议让卫将军出兵，并且给他增加兵马，让他能够获得充分支援。毕竟卫将军这几年建立的功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张翼：尚书令你.....

刘禅：有道理，那就同意卫将军出兵，并且让车骑将军夏侯霸和征西大将军张翼等人也随同出征！

董厥：（姜维和陈祗狼狈为奸，实在是我大汉的祸害呀。）

诸葛瞻：（看在姊姊的份上，这次我不说什么，但是如果你

让姊姊出什么意外的话，我一定和你没完没了。)

公元二五五年，姜维趁著曹魏毌丘俭之乱和司马师死亡，出兵狄道（陇西郡）。然而，张翼表现出的不合作态度，似乎也表现出内部对姜维北伐意见分歧的状况。

## 仇恨之心 成都附近

夏侯霸：想想真是不可思议，过去爹和马孟起将军还是死对头，没想到现在我们居然能在这里心平气和地对谈。

马岱：我现在虽然已经退隐，但想到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心情还是很难平静。终于等到这机会要出征，你的心里应该也很复杂吧。

夏侯霸：不，已经安定了很多，多亏皇后把我当她家人，让我享受到难得的家庭温暖。

马岱：车骑将军，过去我也背负著血海深仇，做出许多不理智的事情，就算现在愿意放下，还是很难不想到那些事情。

夏侯霸：我也是这样，想到父亲在定军山被惨杀的景象，心底还是会有疙瘩。不过我已经想清楚了，这边既然给我温情和希望，我总是要做些什么来回报。

马岱：哪怕是和自己亲戚交战？

夏侯霸：在所不惜。

马岱：很好，不过有件事情想提醒你，不要带著仇恨心上战

场，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夏侯霸：我没有...

马岱：别骗人了，夏侯玄的死讯传来时，你的表情就像当时的我一样。

夏侯霸：.....

马岱：希望你能仔细想清楚，不要像我一样，因为一己的感情而害死许多兄弟。

## **患难之交 永安附近**

杨兰：终于要进入大汉境内，这下可以松一口气了。

傅佥：能够去这魏国一趟，实在是令人难忘的经验。

杨兰：你可不简单呀，在乐嘉战场上，你居然能和我一起把敌人杀得人仰马翻。还有蒋舒你也不错，这趟旅程经常仰赖你的判断能力。

蒋舒：我的能力？

杨兰：怀疑吗？

蒋舒：啊...不...

傅佥：傅佥真的很感谢您，这恐怕是蒋兄第一次被人肯定吧。

杨兰：咦？

傅佥：您还记得当时我们要加入常败军的那时？包括参谋和张嶷将军都给蒋兄恶评？

蒋舒：傅佥，别说了，我一点也不在意。

傅佥：你该在意的。我一直认为蒋兄有才，只是怀才不遇而已。不要断绝自己的可能性，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你的才能。

杨兰：不错，我就喜欢这样的友情。人一生最大的资产，不是名位也不是财富，而是有个值得去爱的朋友。如果当年没碰到姜维，没遇到常败军的弟兄们，或许现在我还在羌地当佣兵，过著舔血又无法信任人的日子。

傅佥：我也认为自己很幸运，在人生最困顿的时候，遇见了像蒋兄这样的好友。

蒋舒：.....

杨兰：蒋舒你怎么想呢？

蒋舒：或许...我很幸运吧...在我被四处排挤，无处可归的时候，只有傅佥始终愿意站在我这边。

杨兰：所以你不要看扁自己，抬起胸膛来，你拥有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资产。

蒋舒：（我梦寐以求的是地位和尊严，不是虚幻的友情...不是友情...友情...）

罗宪：在下巴东太守罗宪，特来迎接三位。

杨兰：没想到一踏入大汉境内就有人来迎接，真让人感动。

罗宪：因为卫将军日前已经率军出征，无暇迎接，所以诸葛姑娘特别来信嘱托在下来迎接各位。

杨兰：原来如此，诸葛果呀...

罗宪：说来惭愧，在下因为布施钱财，经常弄得箝瓢屡空，

多亏诸葛姑娘借过在下几次钱，才得以渡过危机。

蒋舒：其实永安已经在我大汉国境内，我等三人安全早已无忧，这次特地请您迎接，应该是有特别考量。

罗宪：在下也思考过一下，诸葛姑娘的考量，或许是针对东吴方面。

傅佥：东吴？

罗宪：这位应该是傅将军的公子吧，想必应该很清楚东吴对大汉的威胁。

傅佥：不，现在既然是盟友，我也没有必要继续记著对东吴的仇恨。更何况该负责的另有其人。

罗宪：在下是认为，东吴对我们依旧是虎视眈眈，只要我们防备出现空隙，随时都会再度扑向我们。所以在下带军队前来迎接，也是要让东吴看见我们的守备仍旧坚实，好断了入侵的念头。

杨兰：原来如此，回想起东吴偷袭寿春的举动，那些人还真是不可靠。

罗宪：哦？这次东吴也在毌丘俭的乱事有行动？

杨兰：是的，作战二流，补刀一流。

罗宪：那么在路途上，也请您多加详述。

## **陈泰的担忧 陇西 魏军营帐**

句安：果然如将军所料，姜维这次又再度进军陇西。

陈泰：去年襄武之战我军受到的创伤还没回复，现在让姜维

来去自如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王韬：征西将军您不是早就派遣王刺史前去防守狄道？

陈泰：别这样夸赞我，如果依照王刺史本来的建议，由他进兵为翅，使凉州军至枹罕，讨蜀护军向祁山。或许我们可以在姜维进入陇西前夹击他。到最后我却选择最保守的战略，背负了让王太守单独面对姜维的风险。姜维用少数轻装部队，深入我们国境，就是希望和我们进行野战，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他这次小动作这么多就是这道理。本来只要王经他能够固守城垒，挫败他的锐气就足以退敌，但现在只怕...

王韬：只怕？

陈泰：只怕王经他控制不住手下，出城迎战，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句安，现在整顿军队，准备驰援狄道。（如果王经被打垮的话，就是我的失职。加上上次损失了徐质，我这都督当得还真是远远不如伯济呀。）

句安：是！

## 史上最大作战 洮水

柳隐：老大到底在干嘛，看这条河已经看了快两个时辰了。

句扶：奇怪，这次敌人虽说兵力也不少，不过比起过去郭淮、陈泰动辄是我军的数倍，应该已经好很多了吧。

诸葛果：不，就是因为现在敌我数量相似，所以主公才在思考作战计画。

柳隐：什么样的作战计画？

句扶：最好能让我们杀个过瘾！

诸葛果：这个就请问主公本人吧，果无法预测主公伟大的作战计画。

姜维：你过奖了，其实真的没有这么伟大。

姜维：这次敌我双方兵力相近，而敌军领兵的将领王经新来乍到，无法抑止部下的冲动，终于将局面带入我军最想要的野战。如果能利用一场会战歼灭敌军，那么贼人在西部的防线将会全面崩溃。

句扶：听起来还真让人兴奋，我们大汉从建国以来还没打过这样的歼灭战。

柳隐：要是成功的话，老大应该就可以超越丞相...啊...当我没说...

诸葛果：别介意，父亲确实没有打过成功的歼灭战。

姜维：我希望把战场设在这里，目的就是要让贼军难以逃亡。而此战的关键就在侧翼部队，你们也该知道这是包围战成功的基本要素。左翼负责守备，一定要避免被王经部队突破。这个任务交给朝廷派来支援的夏侯霸将军。夏侯霸将军虽然英勇无比，而且也有统率骑兵队的经验。但他过去没有统领过大汉军队，因此请他固守左翼，不要出击。右翼的重骑兵队就交给孝兴你，集中火力攻击敌人侧翼。

句扶：是！

姜维：只要敌人侧翼总崩，中央军就可以前进，然后把他们逼到洮水。接下来就是轻骑兵的工作，本来是由杨兰负责带领，现在她不在，只好让赵将军来分担这工作，希望不会造成他负担。轻骑兵负责追击，用最强大的攻击力扫荡敌人残军，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可以在此全灭王经部队。

柳隐：听起来我们赢定了！

句扶：嗯，这怎么看都不像会输的样子。

姜维：这只是初步的计画，细部执行上还有很多地方要修正的。

诸葛果：主公只要思考如何在此歼灭王经部队就好，其他部份还请主公交给果。

姜维：嗯，这次作战的关键，还是在于王经部队的人数和陈泰本队的距离。

诸葛果：请主公放心，到时开战，一定会制造出和主公构想完全相同的战场。

## **背水大阵 姜维军营帐**

夏侯霸：这次奉命来支援伯约你的作战，一切行动皆听从伯约指挥。请不要顾虑我，我已经斩断一切的困惑，随时都能和魏国战斗。

姜维：有仲权的协助，这次一定能够破敌致胜。我军的目标还是和之前相同，进军陇西，将曹贼的势力逐出，使这块地方变



成我大汉的势力范围。之前襄武的奋战歼灭了徐质的部队，贼军元气大伤，距离我们的目标又更进一步。

诸葛果：看现在的情势，敌将王经的军队因为我军假情报而分出军队去救援，战力已经减弱到和我军数量相当。我军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挺进到凉州边界，再慢慢朝向凉州和雍州边境挺进。此时我军首要目标是击破王经的陇西部队，或是把他们困在狄道城无法行动。这时候可以连络羌人支援，并且利用洮水的输送船队来输送物资。最后我军以逸待劳，等到陈泰的关中部队到达，再伺机以野战消灭对手。

姜维：我军的战略就是这样，也感谢诸葛姑娘完成细部的策画工作。

诸葛果：对于您的仆人，主公您不用道谢...这次作战，还有个隐忧...咳咳咳...咳咳...

柳隐：你怎么了？

刘敏：我之前就看见诸葛姑娘好几天没有睡觉，在为这次攻击策划，大概真的是积劳成疾吧。

句扶：不行呀，你病倒对我们是很大的损失。

诸葛果：没关系，一点点风寒而已。

宁随：伯约你太粗心了！这场战斗之后一定要连夜把诸葛姑娘送回汉中疗养。

姜维：是...对不起...诸葛果...

宁随：（可恶啊，因为我的失职害丞相病逝，我不能再眼睁

睁看著丞相的女儿也出事。)

袁綝：.....

姜维：面对贼将王经的军队，我军要采取的策略是...

姜维：我军把所有部队开往洮水边，背对洮水摆阵。

柳隐：这样的背水阵好吗？

夏侯霸：我想伯约是想要效法韩信对抗赵军时用的背水阵吧。

姜维：不完全是，这只是让敌人掉入我军陷阱的布阵而已。

袁綝：刚才诸葛姑娘说的隐忧，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吧。我军要能顺利布阵，先决条件是在完成布署前不能被敌人骚扰。否则只要在途中受到攻击，军心一定大乱。

姜维：我知道，但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对策来阻止敌人的袭击。

袁綝：有，只是经过上次襄武之战后，你就不敢用了。敌人派来侵袭的部队一定是机动力高的骑兵队。而眼下能够以少数部队在平原上阻止骑兵队的，只有我大戟士部队。你该知道你没有选择了，只有派我部队出去，这次作战才能成功。

姜维：三刻钟就可以完成，只要能帮忙撑过这段时间就行了。

袁綝：别小看陈叔至的义子，我的目标可不只有撑过三刻钟。把那些骑兵队全灭应该没关系吧。

诸葛果：咳咳咳...不碍事的...咳咳...

姜维：这次作战后，你赶快返回汉中休息。

诸葛果：主公，我还可以...

姜维：这是命令！

诸葛果：是。

夏侯霸：（我要帮太初报仇，以弥补当初没能把他带来这边的遗憾。）

姜维：仲权，你好像有心事。

夏侯霸：没什么。

宁随：打赢这场仗吧，不然诸葛姑娘的牺牲就太不值得了。

姜维：我明白。

宁随：我也必须为刚才的事情道歉，我口气太激动了。

姜维：不，因为你和丞相的情谊，会有那样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事。

姜维：反而是我，不知不觉间把诸葛果弄成那样却不自知。

宗预：根据我从东吴那边得到的消息，杨姑娘等人确实被东吴部队救出。

姜维：原来如此，这样我就可以松口气了。

宗预：其实杨姑娘比我想得还要聪明，她似乎早就看清楚东吴那边又会发生大变动，所以才会离开得如此匆忙。伯约，东吴那边的事情你也要多注意，以他们不稳定的政局，孙峻和全家人的统治也不会太久。

刘敏：我的投石车似乎有点改善的空间，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改善比较好...关于这点，可否请诸葛姑娘帮忙？

诸葛果：咳咳...记得娘过去有提过“金火罐车”这样的装置，以毒药附著在投掷的石块上，在杀伤力方面可以获得加倍的提升。

刘敏：金火罐车...嗯...我就在实战中试试看，拿那个王经来开刀好了。

袁綝：（义父，看来我们在这一点还是很像。总喜欢挑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就算胜利也不会有人记得你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影子的宿命吗？）

句扶：大将...这场仗请你一定要打赢！

姜维：当然，只是孝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句扶：（要是说张翼和谯周等人的事情，恐怕会让他徒增烦恼吧。）

廖化：（一场会战就想全灭王经部队，怎么可能？我廖化打一辈子仗，也没看过有人能打出这种歼灭战。）

张翼：.....

姜维：伯恭...

柳隐：老大，这次仗打完后，我希望你能多思考你自己的前途。

姜维：这是什么意思。

柳隐：现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还来得及，不要再被成都那些家伙控制了。

姜维：休然，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隐：以老大的聪明才智，不需要我多说。

**袁綝的信念 蜀汉军营帐**

诸葛果：袁将军，真的很感谢您。

袁綝：说真的，我可是一肚子火，不但在气姜维，也在气你。然而，这是你和姜维定下的作战计画，我就有义务要帮助你们完成。这不但是为了大汉也是为了...算了...

诸葛果：袁将军请保重，虽然敌人骑兵队战力并不强，但是数量上还是有威胁性。

袁綝：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放心吧，我有预感，今天会是大汉建国以来最伟大的胜利。（甘心为别人作嫁...或许我在这一刻已经和义父相差不远了。）

## 洮西之战

刘达：我还以为姜维有多大本事，结果也只是派个步兵队前来拖时间。王刺史说得没错，趁敌人阵势未摆完之际下手奇袭，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袁綝：说够了没有，有本事就过来受死，废话一堆只显得很可笑而已。

刘达：这家伙居然不知道老子是谁，告诉他老子的外号。

轻骑兵：刘将军大刀舞得一流，外号“刘三刀”！三刀之内必可将任何人斩于马下。

袁綝：听都没听过。刚才你说我是在拖时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要在三刻钟内将你部队全灭，用你的人头来给王经一个下马威。

郑伦：不会吧，刘达的部队被全灭？！

朱芳：骑兵队被步兵队全灭，像什么样？

王经：该死，蜀人居然有这么精良的戟兵队，完全失算了。

姜维：显通你辛苦了，快点回来和大军集合吧。

袁綝：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交给伯约你了。（至少减轻了诸葛果的负担，这也是我这笨拙男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姜维：好，现在布阵完成，准备迎击敌人本队。

王经：背水摆阵？这下我可真是疑惑了。

朱芳：刺史有什么好疑惑的，直接杀过去，把那些蜀人都赶到水里就好了嘛。

王经：真要是这么简单，姜维就不会被认为是我大魏的大患了。（想我王经只是个普通农民，在没有家世背景的情况下，侥幸因为崔德儒的推荐而步入仕途。虽说娘常告诉我，做人要知足，作官作到二千石就行，但我不愿意，我要出头让娘过更好的日子。只是官场终究是险恶，去年同乡许允的下场令人怵目惊心，和他背景类似的我是不是也会被司马家整肃？现在我担任雍州刺史，官位虽大，但是面对的挑战更大，如果我不能打败眼前的姜维，日后我前途将黯淡无光。）

郑伦：刺史您一直在想什么？刚才发呆好一阵子。

王经：没什么，现在众将士前进破敌。我要以强大的骑兵队为先驱，把姜维等人逼入洮水中。

郑伦：我“无双上将”郑伦一定不辱使命！

王经：嗯...看你大斧使得好威风。

郑伦：我的大斧早就饥渴难耐了。

郑伦：朱茵，你也快点请命出击吧！

王经：朱芳，这次也拜托你了，希望你能奋勇杀敌。

朱芳：呜呜呜...终于有人叫对我的名字，我好感动。

姜维：以背水之阵迎敌，敌人连人数都没有占上风，素质更在我军之下，一定可以顺利击破的。

姜维：看来敌人真的准备冲过来，一切就照计画进行。

郑伦：看到我无双上将郑伦还不让开？

朱芳：我叫朱芳，不是朱茵！

姜维：就凭这样的将领，曹贼还真是人才匮乏。在我看来，你们几个在我大汉，大概连帮人提刀都不配。

郑伦：什么？！弟兄们，给我冲！

朱芳：宰了他们！

姜维：不好，快逃！

郑伦：哈哈！敌人被我们冲开了阵型！

王经：做得好，这场战斗可以说是赢定了。

姜维：好，趁现在！

郑伦：等一下，好像不太对劲。

朱芳：现在被赶到河边的好像是我们...

郑伦中计了？！

王经：怎么会这样？前面军队乱了不说，怎么后面也跟著

乱？

姜维：趁现在把已经进入包围网的敌军消灭，这场战斗我们赢定了！

张翼&廖化：……

夏侯霸：那个朱头皮就交给我！

句扶：无双上将？我看看你有多厉害。

诸葛果：主公，恭喜您获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姜维：诸葛果！你不要再逞强了。

袁綝：再待下去你就没命了，为什么要扮成这样？

诸葛果：不，让我再待在战场一下就好了。

姜维：记住，这场战斗打完后一定要回到汉中疗养。

袁綝：（那种坚定的眼神，让我想阻止也无从开口。）

诸葛果：是！

诸葛果：咳、咳……

姜维：可恶，这场战斗不能再拖下去。

诸葛果：咳、咳……

宁随：伯约，快点结束这场战斗。

诸葛果：咳、咳……

柳隐：老大，小丞相身体状况真的有点不对劲。

诸葛果：咳、咳……

句扶：不能让诸葛姑娘再撑下去了。

诸葛果：咳、咳……



袁綝：伯约，你到底在干什么？还不快点解决王经，是要害死诸葛果吗？

袁綝：你说你叫“刘三刀”，口气真不小。

刘达：哼！没有人在我手下可以撑过三刀。三刀内必取你性命！

袁綝：看你有多大本事。快点过来吧，我让你三刀。

刘达：混蛋，敢瞧不起我？第一刀，苍生劫！

袁綝：不怎么样。

刘达：第二刀，众生灭！

袁綝：你还剩一刀。

刘达：（这家伙好像真不好惹。）

刘达：第三刀，还汝一刀！

袁綝：就这样？现在换我了！

刘达：和我好像是不同世界的人一样...你究竟是什么人？

袁綝：大汉征西将军袁綝！

刘达：我“刘三刀”命丧于此，绝对不是技不如人...

袁綝：算算我杀他还没用到三刀呢。

刘达：哇！

袁綝：刘三刀？真是笑死人了！

夏侯霸：朱头皮，纳命来！

朱芳：我叫朱芳！臭老头，为了报王大人的恩情，我不得不

杀你!

夏侯霸：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忘记夏侯家称霸的年代了？真没用，可悲现在大魏只剩你这种人。

朱芳：唔唔、不妙。

夏侯霸：想跑！？不是说要报恩？

朱芳：哇啊啊~！

夏侯霸：看见大魏的将领这么弱，这种感觉真是复杂。

郑伦：你是谁？在我“无双上将”郑伦面前也敢用斧？

句扶：我才觉得奇怪，之前才刚死一个徐质，现在又冒出郑伦，你们曹贼怎么那么多爱用斧的。

郑伦：用斧的只要一个人就够了。

句扶：我同意。

郑伦：小心了，我的大斧早就饥渴难耐了。

句扶：说什么鬼话？

郑伦：杀呀！

句扶：哼！

郑伦：哈哈！知道我郑伦的厉害的吧！

句扶：看来我是该认真一点了。牙旋豪斧！

郑伦：哇！

句扶：你这算是哪门子的无双上将，不是说你的大斧很饥渴？

郑伦：哼，我的大斧在节食不行吗？

王经：我今天误中你的计谋，遭此大败实在是无话可说。

姜维：你的用兵不算差劲，也能掌握将士的心，不然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早就全军崩溃。

王经：就是因为这样，我的部队现在被你们蜀人残杀不少，要是他们机灵点，也就不会死伤这么惨重了。

姜维：若是你能多累积经验，说不定成就不在伯济或是玄伯之下。

王经：你认为我还会有机会？本来我怀抱着升官让母亲荣耀的梦想，现在全都没了。

姜维：让母亲荣耀？原来...你也和我抱持着同样的想法...如果不是处于两边阵营的话，我应该会和你成为好朋友。

王经：或许吧，只能感叹命运的作弄。

刘敏：你就是王经？

王经：大魏雍州刺史王经正是在下。

刘敏：我曾经听闻阁下出身农家，却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一口气成为和许允并称的名士。堪称是河北名士的代表。

王经：不敢当，想不到蜀国也有人知道在下的微薄名声。

刘敏：正所谓名门不一定会出名士，而名士也不一定出自名门，名声和门第没有一定的关联...

王经：(妈呀，真的好啰嗦。)

刘敏：总而言之，我的新武器用你来测试应该是再适合不过

的。

王经：喔...那还真是荣幸...等一下...你说什么？

王经：好卑鄙呀！怎么全身无力，你到底用了什么？

刘敏：哦...这效果还真好，丞相夫人果然是奇才呀！刘敏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姜维：仲权，这样和魏国战斗没问题吗？

夏侯霸：你当时和我交战的时候不也经过那样的阵痛期，现在我也一样。虽然说我不能抛弃自己夏侯家的身分，但至少让我为这个国家尽点力也好。

姜维：显通，这次作战如果没有你，恐怕也没有现在的胜利。

袁綝：没必要谢我，这比起义父当年做的，根本就微不足道。

姜维：显通有如此杰出的义父作为目标，在下其实真的很羡慕。

袁綝：是吗？我觉得你也是幸福之人，不过你好像没什么自觉。

姜维：为什么呢？

袁綝：当我没说过吧。

王经：一口气损失了好几万人，现在只能收拾残兵回去狄道固守了。（万一关中部队没有来支援，我绝对是死定了，只能祈祷征西将军不要决定把我舍弃。）

姜维：这场战斗我们一口气歼灭敌人超过数万军队，实在可以说是难得的大胜利。

夏侯：霸伯约，王经和他的残兵似乎已经逃入狄道城。

袁綝：要追击？

姜维：当然，趁现在拿下狄道城，这样曹贼就会完全失去对陇西地方的控制力。

诸葛果：主公...咳咳咳咳咳...

姜维：诸葛果.....

## 第二十五回 段谷之战

### 冲突 姜维军营帐

姜维：因为我的疏忽，让诸葛果病成那样，如果再晚一步可能就危险了。

向充：请卫将军您不要担心，经大夫初步诊断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过度操劳。返回汉中疗养即可复原。

姜维：大夫真的说没问题？

向充：那位大夫可是鼎鼎有名的皇甫士安，若非因为我们现在驻军凉州，还请不到那样的神医。

姜维：原来如此，我实在是离开雍凉地方太久，都不知道这里出了这样的神医。

柳隐：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敌人现在都躲到狄道城去了。

姜维：我们趁现在攻击狄道，狄道城内有残存的陇西军团，把他们歼灭是我们作战的终极目标。

张翼：现在应该停止，不该再继续攻击，否则我们辛苦取得的战果将会化为乌有，岂不是画蛇添足？

姜维：伯恭，你难道不明白现在攻击狄道城的用意？攻下狄道城就可以彻底消灭敌人在陇西的所有战力。现在如果放弃围狄道城，那么洮西大胜的意义就减少大半。若到时陈泰的部队赶来和王经部队会合，那么陇西就没这么容易拿下了。

张翼：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前一年要放弃狄道，现在又这么执著于攻击狄道？！

姜维：狄道城是陇西郡的治所，在敌人已经放弃洮西的情况下，这是雍州和凉州的唯一连接点，和去年情况完全不同。靠著东方险阻的山地，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在襄武迎击敌人大军。总之我的主意已定！把所有军队去包围狄道城，这次要彻底歼灭曹贼陇西部队。

张翼：伯约你...

廖化：伯恭，虽说你的秩等和伯约同级，但他有都督中外军事的职权，终究实权还是比你大。忍耐吧，伯恭。

张翼：可恶！

宁随：（张翼带来的影响可不能这样轻松看待，他的意见几乎就表示益州人对伯约的支持开始松动。现在只有赌更大，获得更大的胜利才可以压下这些反对声浪。）

## 仁医 蜀汉军营帐

姜维：多谢皇甫大夫不辞老远前来相救，否则在下真不知如何向丞相交代。

皇甫谧：不用客气，在下也只是就刚好路过而已，救人不过是举手之劳。更何况在下还算不上医生，只是个半路出家，对医术稍微有兴趣的读书人。这本针灸甲乙经您先拿去，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但应该对您还有点帮助。

姜维：咦？

皇甫谧：哈哈，会意外也是正常的，若是更早之前，在下

可是个不读书的放荡子。若不是养育在下长大的叔母哭著要我向学，恐怕现在皇甫谧还是个不通经史的白丁而已。

姜维：只要有心向学，任何时候都不嫌晚，皇甫先生正是最好的例子。方才在下稍微翻阅了您的著作，不管是《高士传》或《列女传》都是不得了的著作。特别是《列女传》关于王异的描述，几乎和在下所见相同，实在是敬佩不已。像您这样的博学之士，是否愿意为大汉效力？在下和您同样是关西之士，现今已官至卫将军。相信以您的才学，在大汉一定可以获得重用。

皇甫谧：您的好意在下心领了。在下只是个“书淫”，喜好看书并且随手著述而已，并非博学之士。更何况名利对于在下实在太沉重了，在下还是喜欢现在自由自在的生活。

姜维：太沉重？

皇甫谧：我们皇甫家也曾经昌盛过，在下曾祖为前汉太尉皇甫嵩。

姜维：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皇甫义真将军。

皇甫谧：曾祖曾经建立了莫大的功劳，平灭张角的黄巾，一时天下人人传颂。不过曾祖却因为做过一件事情，让他到临终前都悔恨不已。在王允诛杀董卓之时，曾祖曾经领命去郿坞屠灭董卓一家。

姜维：这事情在下听过，请恕在下冒昧，我大概已经明白您曾祖为何悔恨了。因为过去和董卓的私怨，最后却带兵屠杀许多没有抵抗能力的妇孺，纵是报复也有过度之嫌。



皇甫谧：没错，这正是曾祖悔恨的事情。在下在整理皇甫家仓库时，无意间发现他追悔的信，也因此有了新的体悟。人只要牵涉到名与利，就会涉入多余的感情。一旦涉入过多感情，就会丧失判断能力。其实在下一眼就看出将军是重情之人，日后请千万要当心。被感情影响而做出的判断，往往会让自己悔恨终身的。

### 陈泰的谋略 陇西 魏军营帐

邓艾：我是朝廷派来代理安西将军的邓艾，这次特来支援征西将军。

陈泰：你来得正好，我正愁现在手上军队数量不够呢。

邓艾：朝廷也派出太尉（司马孚）率领大军作为我们的后盾，这点请你放心。

王韬：（这家伙真是有够没礼貌。）

句安：（早在麴城我就看这结巴讨厌，现在不结巴反而更令人讨厌。）

陈泰：不过王经这一败，让我军损失超过数万人，实在是让人担忧。

邓艾：依你之见，这个王经是该救还是不该救？

王韬：王经刚刚受到挫败，蜀贼气势正盛，而将军的军队又是临时凑成的乌合之众，恐怕难以战胜对手。古人说：“蝮蛇螫手，壮士解腕。”孙子曰：“兵有所不击，地有所不守。”小的损失会换来大的利益，我们不如据守险要，先保安全，严密监视敌

人，抓住机会再来出兵。

陈泰：不，王经这次大败，姜维本来应乘著战胜的余威，向东挺进，据守栌阳，夺取那里存粮，然后派军四出，引诱羌胡归附。接著向东争夺关中和陇西，向四郡发动号召，那么我们就麻烦了。然而他却不那么做，反而把战胜的士卒，摆在坚固的城池下，把士气高昂的兵卒，委屈在攻城下送命。攻守形势不同，主客地位更不同，孙子曰：“修櫓辘轳，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后已。”姜维现在孤军深入，自己粮草供应都有问题，却去攻城。我们迅速前进，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正可破敌。洮水在姜维背后，姜维被夹在当中，我们攀登高山，占据险要，正好掐住对方脖子，姜维连抵抗都不敢，必定逃走。对贼人不可放松，对被围的城池不可使敌人持续太久，你怎么会有这样看法？

邓艾：玄伯，你这番话用来激励手下可以，但很多内容根本就不是事实。

陈泰：（叫我玄伯？这邓艾的狂傲还真是名不虚传。）

邓艾：我认为玄伯小看了姜维，只把他的行动当成是失误。这样的判断，应该是根基于姜维的战略等同于诸葛亮。然而这是错误的，姜维的战略和诸葛亮完全不同。诸葛亮著眼是土地的支配，虽然战略直接正确，但却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姜维不是，他要的是陇西的控制权，而非直接占领土地。出身于凉州的姜维，对于陇西地方的特殊之处可以说了解得很透彻。该处汉人稀少，就算直接占领，所得的利益少，而要付出的代价高。更别

提可能要面对和胡人的冲突。把我军从陇西逐出，和羌胡打好关系，并且从他们那里获得资源，这才是最有效率的战略。

陈泰：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以前从来没想到...

邓艾：若不是我游历过这些地方，恐怕也是不会了解。将军你是颖川大族，没去过这些边境地方也是正常之事。

陈泰：（明明正确无比的话，听起来就是这么刺耳。这个邓艾本事比我高多了，但我就是没办法喜欢这个人。）难道照士载的意思，我们也应该要舍弃王太守？

邓艾：正是如此。姜维目标只在陇西，你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安定关中局势，避免陇西之败造成动荡。然而你却不这样做，而只想去援救那已经不构成战力的残兵败将。你知道姜维布下陷阱在等著你跳进去？

陈泰：就算有陷阱我也得跳！我不能对王太守见死不救，否则会让底下将士寒心。

邓艾：既然玄伯你那么坚持...那么你就该想办法自己面对姜维...我们这些援军不是来陪你送死的。

陈泰：（这个邓艾居然这样...）这次救援行动，你们援军就在旁边摇旗呐喊就好了。只要想办法让姜维认为没办法在那地方歼灭我们，这样或许可以让他退兵。详细的方法大概是这样...

## **姜维的焦虑 姜维军营帐**

姜维：没想到陈泰的军队进军速度快成这样，一口气爬到狄

道东南高山，燃起烽火，让狄道的敌兵发现救兵已到。对山麓发动急攻也被陈泰挡下，看来没这么容易击退这波援军。

廖化：现在不只陈泰的援军，再拖下去只怕司马孚的援军都要赶到了。

刘敏：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如果我们的退路被截断，那么大军将无法回到国内，如果军队知道没办法回到国内，恐怕军心...

姜维：我知道，既然本来想要在这里歼灭陇西军的目标无法达成，那么就该马上撤退。

张翼：哼，这就是画蛇添足的代价。

廖化：好好的进攻机会，却因为攻城而浪费掉，实在是可惜。

姜维：这次我们要撤往钟堤，而非回到涪县或是汉中。

柳隐：什么？！

袁綝：这是怎么回事？

姜维：这次我们取得难得的胜利，自然要维持胜果，不可再让陇西被敌人支配。

向充：我不懂，上次您不是说过，留在陇西会面临敌人围攻，而且粮运也不便？

姜维：此一时，彼一时。这次我们已经把曹贼陇西部队几乎全部消灭，短期内曹贼很难再召集新的部队。就算召来新的部队，也会因为这次作战带来的恐惧而严重影响士气。如果我们可以向羌人就地徵收物资，再搭配水运补充不足的部分，应该可以撑超

过一年以上。

王嗣：伯约，虽说上次姚柯回背叛的事情勉强可以说是个案，但是羌人终究不能长久仰赖。今天用什么去换他的信赖？金银珠宝，那些东西只会刺激他们的贪欲。如果说是自治权，试问我们真的可以把自由给他们？现在或许短时间还可以给他们愿景，但是长时间下去羌人一定会反弹。到时候，我们长久以来累积对羌人的信用将会一朝丧失殆尽，往后再也无法取回。

姜维：承宗说的我知道，只是若能给我一年的时间，到时候把贼军势力完全排除，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空间和时间与羌人打好关系。

张翼：你没有想过曹贼会出动中军？到时候我们能够对付那样的精锐部队？

姜维：在这个地方，我军占有地利，曹魏中军对地形的了解绝对不如我。我不认为他们会愿意为陇西这个地方，甘愿冒着失去精锐部队的危险。

张嶷：伯约你究竟在急什么？难道眼前的胜利会这么重要？

姜维：伯岐，我没有急，只是机会不等人。

张嶷：希望如此，之前在襄武犯过的错误，我不希望伯约你也犯下。

宁随：……

姜维：（一定要撑下去，距离我梦想的重大胜利就只差这么一步而已。）

## 邓艾继任 陇西 魏军营帐

王经：城中粮食不能撑超过十天，如果不是救兵来得这么快，全城人民都会被杀光，一州完全丧失。

陈泰：不，这也是因为彦纬你得军心，所以才能让狄道支持那么久。

王经：唉...面对这样的大败实在是惭愧不已。

陈泰：不，姜维实在是可怕的对头，我们这边差点撑不住了。若不是靠著太尉的后续大军支援，恐怕根本无法让他撤退。

邓艾：所以朝廷才会派我来整顿陇西军务，并且将陇西军务从雍凉军务中独立交给我。

王经：是有这回事吗？

陈泰：是的，圣上有旨意要把陇西的军务都交给这位邓士载负责。只是士载，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话？人家彦纬好不容易平安无事，不应在这时候落井下石。

邓艾：说好听话就能抹消这个无能的人打败仗的事实？

王经：他说得没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无能才引发这一连串的灾难。希望你能把这危急的情势给扭转过来。

郑伦：和这个蹶到极点的家伙有什么好说的？

王经：郑伦，从今以后你就跟随他，毕竟日后陇西军务都交给这位邓士载负责了。

郑伦：那家伙实在是欺人太甚！

邓忠：无能的家伙就闭嘴，像你这种丧家之犬还敢对我爹爹多说什么！

邓艾：既然王刺史和陈将军已经将兵权移交给我，今后我不希望再听见你这种顶撞长官的言论。

郑伦：哼！

王韬：（喂，句安。这家伙幸好不是我们顶头上司，不然我真会想死。）

句安：（可不是吗？这个邓艾真是讨人厌，只会说大话。这个姜维这么厉害，过去郭将军和陈将军都打不赢，凭这死结巴行吗？）

陈泰：士载，你认为姜维多久后会再来进犯？

邓艾：大概这半年以内。

句安：怎么可能，姜维之前才被征西将军逼退，现在应该已经逃回蜀地才对。

王韬：就是说嘛，姜维兵力已经枯竭，怎么可能再发动攻势？

邓艾：洮西之战，我军受到重大打击，军队崩溃，仓库空虚，人民流离失所。如果评估情势，他们有趁胜追击的斗志，而我军士气不振，这是其一。他们的将领和士兵，互相了解信任，武器锋利。我们将领是刚任命，士兵也是新徵集来，武器补充也没完成，这是其二。他们可以利用船舰，我们全靠徒步，劳逸不同，这是其三。狄道、陇西、南安和祁山这四个据点都要防御，他们可以集中军队，我们却无法每个都兼顾，这是其四。从陇西一带

沿途徵收羌人粮食，直攻祁山，那一带麦田已经成熟，有千顷之多，可以让姜维收割，这是其五。所以我认为贼寇姜维必定发动攻击。

陈泰：你说得非常有条理，看来朝廷任命你来整顿陇西军事是正确的。我就把部分部队留在上邽这边供你调遣，不过就算加上士载你带来的中军，恐怕数量还是不太够。

邓艾：没关系，用那些残存的陇西部队就够了。

陈泰：这样真的可以吗？

邓艾：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邓艾！

陈泰：（其实邓艾被派来这里也不全是来对付姜维，或许也有对付我的考量。就像当初司马家任用我，也应该是有制衡伯济的考量。伯济啊，邓艾这一到可是打乱我的计画，不过既然都已经来了。我就干脆推荐司马家的人来取代我...）

## **位极武臣 成都 皇宫**

郤正：这次卫将军在洮西打了场大胜仗，曹贼死伤超过数万人，整个凉州都将变成我军的势力范围。

刘禅：这确实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就算是过去相父似乎也没有这样巨大的胜果。

诸葛瞻：（陛下似乎还在怨恨父亲，之前一直不肯开放官方祭祀，现在又拿姜维和父亲相比，这叫我情何以堪。）

董厥：陛下此言差矣，姜维不过一介武夫，怎么能和身肩整



个大汉安危的丞相相比？

刘禅：说得也是，朕似乎有些失言。不过，对于姜维立这样的大功，总该有所表示才是。朕左思右想，认为还是应该升他成为大将军。

樊建：什么？

谯周：大将军？！

刘禅：这个职位已经空缺了快三年，依照现在卫将军的表现，难道他不适合担任？

谯周：姜维喜好征战，完全不考虑我大汉有限的民力，若是让他成为大将军，日后更难阻止他疯狂的举动。

尹赏：陛下，卫将军他这些年来也为我大汉取得不少宝贵的胜利，现在让他成为大将军并不过分。

陈祗：微臣以为，卫将军大破曹贼，威震天下，绝对有资格成为大将军。

刘禅：很好，尚书令果然了解朕的想法。这就任命卫将军姜维为大将军，统领我大汉一切军事。

尹赏：（伯约，快三十年了，终于等到你功成名就的一天。当初若不是我的过失，现在你不就可以和你母亲一起分享这样的喜悦？）

谯周：（灾难啊，这些外州人到底要给我益州带来多少灾难才肯罢休？）

诸葛瞻：（为什么姜维只立了这么一点点小功劳，陛下就马

上把他捧得半天高？难道陛下这么不肯感念父亲过去的恩德？)

公元二五六年元月，卫将军姜维被擢升成为大将军，当年还只是曹魏小小边将的他，如今却成为蜀汉最高军事统帅。这样的命令虽然带来荣耀，却也造成其他人的怨恨，如此的情绪逐渐在蜀汉文臣武将中蔓延开来...

### **传达的使者 成都 宫殿门外**

杨兰：原来姜维他现在人还在凉州，本来以为可以马上见到他的。

张皇后：看见你失落的样子，就知道你对他用情很深了。

杨兰：关于这点我可以自豪，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

张皇后：呵呵呵，要是我三两下就放弃了。听说你还严重限制关索把妹，关于你拯救大汉无数良家妇女，身为皇后也得感激你的贡献。

杨兰：这是每个女性都应尽的义务。

张皇后：我还是回到正题上，之前圣上已经宣布升姜维成为大将军，我想不久之后，那个命令就会送到凉州去。

杨兰：什么？他升到大将军？

傅佥：真是可喜可贺！

蒋舒：(常败军的领袖升到这么高的位子，我们这些属下应该可以跟著水涨船高吧？)

张皇后：不过，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现在姜维数万军队还是停留在敌境，只是倚靠著羌人和长途运输的物资在撑著。我爹过去和我说过，打仗的时候，随时要做长期作战的准备，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自己的补给点。现在姜维没有把自己补给点给确立好，我很怕万一补给一断，大军将陷入危机。

杨兰：说得也是，就算我自己是羌人，也不敢保证羌人一定会帮助大汉，像姚柯回那样反反覆覆的人很多。

张皇后：所以我希望你把他的大军劝回来，对这次的胜利还是见好就收。

杨兰：（我知道姜维焦急的理由，打败了曹魏雍凉军团，冀城就近在眼前。只是怪了，为什么诸葛果没有劝他呢？如果是诸葛果应该会发现到这点才是。）

关统：娘娘，这样说就不对了！这次大将军把握到机会，给曹贼重大的打击，怎么可以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傅佥：这位是？

关统：关羽之孙，关兴之子关统，现职虎贲中郎将。

傅佥：原来是名将之后，在下为傅彤之子傅佥，很高兴认识你。

蒋舒：（天啊，关羽的孙子、张飞的女儿，简直就是天龙人的聚会嘛。）

关统：这次我已经准备向陛下请命，要亲赴前线作战。

张皇后：等一下，你为什么自作主张？你以为战场很安全？

关统：身为关家的后代，怎么可以就待在安全的成都？

张皇后：……真傻，我们关张两家专出笨蛋。

杨兰：我想至少有关索看住这个小晚辈，应该没问题的。

张皇后：杨姑娘，到了陇西那边，切记要把姜维叫回来，我怕拖久了会很危险。还有请你将这个东西转交给车骑将军。

杨兰：这个是？

张皇后：这是当年爹在收葬夏侯渊将军的时候得到的宝物，过去我怕他触景生情所以没有交给他。想想现在他应该可以释怀了，我希望这个装备可以帮助他在战场上生还。

杨兰：我总觉得皇后你家里藏了好多宝贝…

张皇后：没办法，我爹本身就很喜欢搜集宝物，还有个“古董张”的外号。现在我家中还是堆满著爹留下来的东西，我想找人接收都找不到。

杨兰：我真的很想知道张飞将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 **洛阳 太极殿东堂 对立的迹象**

曹髦：朕今天召集各位其实也没有为别的事情，就是要和大家谈论文学而已。

裴秀：皇上能够爱好文学，作臣子的高兴都来不及。

曹髦：儒林丈人你实在是太过奖了。

裴秀：（我被同乡毋丘俭推荐为曹爽幕僚，后来又被何晏用为黄门侍郎。现在他们都死了，我却成为大将军幕僚，陛下这样

对我，不是逼我选边吗？)

曹髦：黄门侍郎，朕听说你对才性的争论有独到的见解，还撰写了《四本论》，不知道可否让朕看看。

钟会：那本是微臣的劣作，本来想要让嵇中散先看看，但是又感觉没什么信心，所以只把书丢在那边就跑了。

曹髦：可惜呀...许多关于何晏和王弼的论著都已亡佚，朕本来想你过去和这两人关系密切，可以从你那知道他们的学说。

钟会：(居然问我关于何晏和王弼的事情，何晏这个罪人不用说，王弼也和曹爽走得太近而被免职，我可不想和他们有牵扯。)

钟会：圣上...王弼和何晏的学说不尽相同，而且两人学说精妙处，就算是微臣亦不可窥全貌。

曹髦：只可惜朕生不逢时，不能和那两人见面呀。

钟会：(我们在座的人，不是或多或少和曹爽有点关系，就是摇摆在司马家与曹家间的司马家亲族。圣上当我们面感怀那两位亲曹名士，摆明就是要表露对司马家的不满。)

裴秀：(陛下这样做已经让我够不愉快了，怎么连钟会这讨厌鬼都在？上次献策让大将军还京害我颜面无光。他追随舞阳侯的时候，我就已经跟随大将军了，凭他也想跟我争宠？)

王沈：(唉...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吧。)

曹髦：文籍先生，你心中有想什么事情没告诉朕的？

王沈：没...没什么。(我与堂弟王浑都是曹爽故吏，当年我甚至还怂恿羊祜一起就任，这害我现在面对司马昭与羊祜都尴尬

不已。陛下还在这节骨眼对我这么敬重，万一他与司马昭冲突，我该怎么办？要报答曹家知遇之恩成就杀身成仁的美名？还是为家族保持荣华富贵？难道没有办法两全其美吗？)

曹髦：话说回来，朕日前再三考量大将军的功劳，准备赐与九锡。只是大将军似乎还是不愿意亲自来见朕领取这样的赏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王沈：(陛下又来刺激大将军，这不是要我们选边站吗？)

司马望：呼呼呼...请恕臣来迟。

曹髦：朕知道中护军你是外官，所以特别赐你一辆追锋车，加上御卫武贲郎五人，有没有到得比较快？

司马望：快是快，但如果陛下能够将赏赐折现的话，臣会来得更快。

曹髦：中护军，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贪财了。对了，刚才谈论到大将军不肯来参加朝会，甚至赐予他龙袍，他都不来谢恩，你有什么想法？

司马望：陛下，大将军应该是最近公务繁忙才会无法亲自向陛下谢恩。关于这点，我会去向他请求，保证要他亲自向陛下谢恩。

曹髦：中护军你不需要再为这种事情操烦。既然大将军公务繁忙，朕又岂有怪罪的道理。

司马望：(幸好，不然我夹在中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以前认识的子上不是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看来我也得赶快

想出脱身之计，不然待在洛阳只会增加痛苦。)

山涛：(子上这样做，摆明就是不想给皇上面子，他的表现根本和子元也没什么两样。一方面身为司马家的亲戚，一方面又身为魏臣，夹在中间的感觉真难受，如果有人可以代替我现在的位子就好了。对了，我为什么不去找叔夜？)

## 冷战 洛阳东乡公主宅邸

曹髦：姑姑，正如您说的，今天聚会让许多与会的大臣开始动摇。司马昭过度嚣张跋扈，就算是和司马家有亲戚关系的人也会开始迟疑。

曹绫：这叫“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现在我们手上什么都没有，能争取的只有人心。司马昭虽然党羽遍布整个洛阳，但那些人并非不能拉拢。

曹髦：朕也这样认为，司马孚、司马望父子和山涛亲族对于司马昭的作法有些怀疑，可以拉拢他们。而裴秀、王沈甚至钟会这些曹爽属下故吏也可以拉拢。

曹绫：很好，曹爽虽然死了，还是有影响力的。你以天子之尊亲近这些曹爽故吏，如果他们彻底投向司马家，就要面对出卖故主的舆论谴责。只要这些士族还在意名声，这样做就能够动摇他们亲近司马昭的决心。

曹髦：姑姑，关于朕那样做好吗？

曹绫：什么事情？

曹髦：朕任命邓艾担任掌管陇右军事的事情。

曹绫：似乎你也有些被风声影响了...

## 半年前 洛阳宫殿

曹髦：你的陇西防务方略我大致看过，只是朕有个疑问。陇西不过是个偏远之地，就算丢了对我大魏也不至于有太严重伤害，为什么你这么坚持要守住那边？

邓艾：陛下，陇右失去则凉州也会失去，凉州失去，整个关中都有危险。

曹髦：这么可怕？朕本来以为凉州只是区区一个边陲地带，就算蜀人滋扰也不生大危害。

邓艾：这次王经在洮西大败，死伤数万人，整个陇西防务出现极大的空窗，如果不加以注意，整个凉州都有失陷的危险。

曹髦：朕认为征西将军陈泰应该可以拯救这样的危局。

邓艾：如果陛下只是要稳住关中，那么大可以放心交给陈将军。但如陛下想让蜀人丧失滋扰的力量，以后永远不敢再来进犯我大魏，那么陛下就该用我。

曹髦：哦...你的提议似乎真的很吸引人，你需要多少兵马让你带去陇西？三万？

邓艾：不，三千兵力，不败姜维，不留人头！

## 曹绫的表态 洛阳东乡公主宅邸



曹绫：姜维在我大魏陇西活动，屡败我军，派出最有能力的将领对付他是最正确的决定。彦士，你做得非常好。不过...你知道为什么司马昭这次没有任何表态？

曹髦：朕知道邓艾和司马家的关系很深，所以朕任用他，司马昭也不至于不高兴。

曹绫：说对一半而已。你想想，邓艾真的是毛遂自荐？

曹髦：是司马昭派来的？可是他有什么必要这样做？

曹绫：毌丘俭事件之后，你认为司马昭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曹髦：巩固外方？

曹绫：没错，现在他正一步步把那些不忠于他，甚至没有表态支持他的都督都换掉。邓艾是去瓜分陈泰军权的，也算是给陈泰一点警告。

曹髦：可是洮西那样的大败，整个凉州都有危险，这时候放邓艾去，并没有什么好处呀？

曹绫：如果不是这样，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任意换王经？王经是许允的同乡，其实本来他就不是司马家信赖的人，任命他当雍州刺史只为了要安抚和许允有关系的人。现在许允的影响力渐渐消退，也就没有必要再安抚王经。

曹髦：原来如此，朕还以为这次人事全在朕掌握中，看来又被摆了一道，真是可恶！

曹绫：别急，你毕竟还年轻。只是现在看来，比起那个张牙

舞爪的司马师，深藏不露，躲在暗处盘算的司马昭要可怕得多。

曹髦：姑姑，我到底还要忍多久？

曹绫：忍到夺回足以打败司马昭的兵权，到时候这些士族一定也会乐于反正。坚忍不拔不是司马懿的专利。皇兄在你这年纪的时候也在忍，一直忍到他掌握实权为止。我希望你能像皇兄一样坚忍，为魏朝成就一番事业。

## 作战的序幕 姜维军营帐

使者：卫将军姜维洮西破敌有功，特封为大将军以表彰对大汉的贡献。

姜维：臣谢恩。

使者：这是您的大将军帅印，请好好保管。

柳隐：老大真的当上大将军，看来成都那些家伙终于长眼睛了。

句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真令人高兴。

姜维：为了报答皇上的恩赐，我也得在凉州这边建立更大的功劳才是。

王嗣：伯约，我们本来就应该早点进击，现在多拖这几个月，让羌人的物资供给已经到达极限了。不久前又有传出士兵和羌人有摩擦的情况，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姜维：我知道，但这是必要的等待，因为我在观察陈泰甚至整个贼营对陇西的态度。现在贼人把关中部队带回长安，只留下

残存陇西部队在上邽一带徘徊，可以证明他们准备放弃陇西。只要再多努力一点，马上陇西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势力范围。

张翼：我认为应该见好就收，你凭什么认为敌人有放弃陇西的打算。

姜维：因为陇西军经过上次的大败，完全没有战力可言，正面对战绝非我军的对手。唯一可以和我军抗衡的关中部队居然被带回长安，这就表示陈泰只想固守关中，对于陇西地方有放弃打算。

张翼：这些都建筑在你的想像，万一陇西军短时间之内重建，那么我军现在缺粮的状态会变成败战的致命伤。

姜维：这是不可能的事，一场超过万人损伤的战役会造成士兵的恐惧，就算是新进来的补充兵也会因为传言而害怕。因害怕而降低的部队士气，没有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让士气低落的部队重振士气。

宁随：我有个更万全的计画，不知伯约意下如何？现在我军缺粮，不如直接前往祁山收割当地的麦田。此外，祁山又是战略重地，控制祁山即可支配整个陇西，过去丞相两次出兵此处也是著眼在这个地方。

姜维：我正有此意，只要能够顺利控制祁山，贼军到时候也只能放弃陇西。此外，我想利用这次作战彻底消灭贼军陇西部队，这时候就要借重汉中驻军的力量。我要汉中军出击上邽，在我军于祁山和贼军对峙的时候骚扰他们后方。这时贼军因为害怕退路

被切断,就会迟疑是要全军回军,或是分兵解围。在这犹豫之间,敌人就会出现混乱。

袁綝: 汉中驻军的指挥记得好像是镇西大将军胡济。他的军事能力毕竟远远不如子均,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

宁随: 我也有担忧的地方,这个胡济位高权重,又不像过去子均那样和伯约有私人交情,只怕他到时候不听指挥。

姜维: 我也考虑到这点,现在朝廷安排我当大将军不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宁随: 伯约,大将军只是个位阶,并不代表底下的人都会听命。(看向廖化和张翼)

廖化&张翼: .....

姜维: 这场战斗要大获全胜,要靠的就只有胡济的汉中军。为了获得陇西,我认为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

夏侯霸: 伯约...这次的作战,不确定成分实在是太多,这样真的好吗?过去大魏也不是没有人能够把溃败的士兵短时间重新整理起来,像是在定军山时的张郃。现在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张郃?

宁随: (张郃...)

廖化: 我也认为这一连串的计画,都建筑在敌将都会如我们的想法行动,万一不是呢?过去魏延将军类似的计画被丞相否决,难道你想要挑战丞相定下来的方略?

姜维: 各位的疑虑我都知道,但是为了要获胜,怎么能不冒

险呢？现在我们如同蹴鞠已经把所有人拉去攻击敌人前场，只要再加把劲就可以进球，虽有被敌人快速反击的可能，难道就不攻？这次请大家相信我，把大汉的国运和未来都赌在这场战争上面。

来忠：之前我也接到尚书令的通知，他建议您赶快退兵。

姜维：陈尚书令毕竟不懂军事，请他再给姜维多一点时间，战胜后即刻返朝。

来忠：（莫非姜维因为当了大将军就变得嚣张跋扈？若是让他赢了这场战争，以后我大汉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得通知爹，让他想想办法。）

向充：（这个来忠似乎又在想什么鬼点子。）

宁随：（伯约...什么人都可以得罪，就是陈祗不行呀。虽然他是小人，但是他能给你的帮助却是最直接和有效的。）

士兵：报！我军从成都来的援军已经到达。

姜维：等一下，成都的援军？该不会是杨兰？

士兵：是的，我确实有看到她...

姜维：我亲自去迎接她！

柳隐：看老大的样子，真是嘴巴说不要，身体倒非常诚实。

## **十一抽杀法 曹魏陇西部队军营**

邓忠：我父亲曾经在北方对抗姜维多时，白水一战击退姜维，可说是威震雍凉。之后在乐嘉面对文钦猛攻，以寡击众却没有退后一步，更可以说是名将的典范。现在诸位能够被像我父亲这样

的名将统率，实在是你们三生修来的福气。

郑伦：放屁！你这家伙摆什么臭架子，谁不知道你是靠司马家的关系才取得这个位子的。

邓忠：郑将军的威名我可是略有耳闻，号称无双上将，却在洮西被打得哭天喊地。你现在还敢说自己的大斧饥渴难耐？

郑伦：你敢侮辱我！我跟你拚了！

邓忠：来啊，你能和我打超过十回合？

邓艾：郑伦，你和你身后的陇西残兵从现在开始必须完全听我指挥！只是我的军令非常严格，毕竟我只会带精英，绝对不会接受垃圾...

郑伦：看我干嘛，你把我当垃圾啊？！

邓艾：哎...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步兵：你他妈什么东西啊！敢说我是垃圾？！

邓艾：各位扪心自问，你们有勇气再度面对姜维？还是看到对方旗号就逃跑？

郑伦：我一定和姜维拚了！我要为刘三刀和朱茵报仇！

邓艾：光是嘴巴说，我看不到这个决心，所以我要用一个方法来改造你们这群垃圾。现在把所有部队每十人分成一组进行抽签，抽中的一个人由其他九个人把他打死。

郑伦：这是什么话？要我们没和蜀贼交战就先被自己人打死十分之一？

邓艾：凭你们现在的状态，就算多十倍人也不是姜维的对手。我要的是精英，要的是凶狠的野兽，我要你们能对任何人下手，哪怕是你身边朝夕相处的战友也一样。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你们才有这个能力和资格对姜维进行复仇。现在就给我杀！看见被抽到的人就毫不留情处死他。

步兵：搞什么？我们跟这个恶魔拚了！

邓艾：你可以试试看，我带过来的三千中军绝对有本事把你们杀光，你们也该听过虎豹骑的威名。

步兵：这.....

邓艾：现在就给我彻底执行！我要在黄昏以前看见所有被抽到的人的尸首。

## **相会 钟堤附近**

杨兰：没想到你会亲自出来迎接我，我真的很高兴，这样我应该就可以取得领先了。

姜维：诸葛果...

柳隐：哎呀，杨姑娘你毕竟在外面久了，现在老大对诸葛姑娘充满著无限愧疚。

杨兰：怎么说？

句扶：在上次洮西会战中，诸葛姑娘因为心力交瘁而病倒，现在人还留在汉中养病。

杨兰：这样...对不起，我说了些不得体的话。

姜维：不，完全是因为我的无能才害她病倒，现在就算被诸葛家怨恨我也没话说。

杨兰：(得赶快转变话题才行，不然现在气氛实在是好沉重。)恭喜你升任大将军，这可是位极武官之首。

姜维：谢谢你，因为圣上这样看重我，这场仗我是非赢不可。

宁随：听说杨姑娘你参加了毌丘俭起兵，可以稍微告诉我们看到了些什么？

杨兰：毌丘俭和文钦都是当世名将，对于曹家也是一片忠心赤诚，只可惜似乎这个世道完全不站在他那边。当毌丘俭打出司马师任意废立的大义旗号，居然没有人响应他。

宁随：司马家居然掌控政权到这种地步，连他作出那样大逆不道的恶行都没有人反对。

杨兰：更气人的是，连诸葛诞那家伙都率兵帮司马家。

宁随：诸葛诞是丞相的族弟，在贼营还算是有名望的名士，真没想到同样姓诸葛，这个诸葛诞居然会助纣为虐。

傅佥：我在乐嘉那边看见了两个武将的典范，现今恐怕没有人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一个是文钦的儿子，名叫文鸯，在乐嘉面对数千精锐虎豹骑居然能来去自如。另一个是来自东吴的女将甘宁，据说是过去那位锦帆贼甘宁的孙女，在乐嘉一个人挡住诸葛诞数万的追兵。

句扶：世上居然会有这样的武将，我倒想和这两人会会。

柳隐：呵呵呵...小句啊，现在恐怕已经是年轻人的时代了。



句扶：啰唆。

蒋舒：我倒认为，这次见识到贼人中军实力才是重点。毋丘俭虽然能征善战，但是地方军实力终究是比不过中军。只怕贼人直接派出中军迎战我军，恐怕到时我军很难取胜。

柳隐：喂，你是说我们不可能打赢贼人中军？光张翼和廖化两张臭嘴已经是够让人不爽，怎么还多个你？

蒋舒：（糟糕，怎么会惹得大家不高兴？）

杨兰：我想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也见识到贼人中军的实力，真的比我们之前交手的关中军或是陇西军要强很多。另外，皇后也希望你能赶快从这里撤退，她说长期让我军停留在敌境，一旦补给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宁随：原来如此，不愧是我大汉最强武将之女。

姜维：皇后的话我铭记在心，但现在是大好机会，绝对不能这样放过。

关统：没错，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要和大将军并肩作战。

姜维：这位是？

关统：在下虎贲中郎将关统，是关兴的儿子。

姜维：是侍中的儿子？居然已经长到这么大？我想你三叔应该会很高兴看见你的表现。

关统：呃...那个花名在外的三叔？

柳隐：哈哈，那个关系还真是糟糕，我真期待他看见你的表情。

## 洛阳宫殿 司马望的请求

司马望：臣有个请求，请陛下恩准。

曹髦：说吧。

司马望：日前听说征西将军陈泰已经向朝廷表达回朝的意愿，我想请调到长安去接替他的位子。

曹髦：这个朕就想不通了，现在你在洛阳纵然因担任中护军这个要职而工作繁重，但比起要面对蜀贼的征西将军还是要好一点。

司马望：臣一直想要效法叔父，率军到西方去对抗蜀贼。

曹髦：效法司马仲达是吗？

司马望：是的。

曹髦：司马望，你认为你在想什么，朕不知道？夹在朕和大将军中间，你也很难受吧。

司马望：陛下...一边是亲人，一边是主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曹髦：我知道了，长时间一直辛苦你了。因为朕的心急，所以逼你用追锋车赶过来，实在是过意不去。朕即刻下旨召陈泰回洛阳，你就到长安接替他的工作吧。关于雍凉的防务你也不需要太担心，有邓艾实际面对姜维，你应该会没事的。

司马望：陛下，您对臣的恩情，臣只有来生再报。

曹髦：（终究，朕还是无法和司马昭匹敌？）

## 邓艾方略 曹魏陇西部队军营

郑伦：你简直不是人！

邓艾：没错，我是比姜维更可怕的恶魔，所以与其去挑战我，不如去挑战那姜维。你们的一切都被姜维给剥夺，想要重新取回你们的荣耀和尊严，就跟随我把姜维给彻底粉碎！

步兵：真的可以赢？

邓忠：我父亲生平未遭一败！

邓艾：这次姜维因为看轻我们陇西军团的战力，居然犯下孤军深入又不注重补给的兵家大忌。现在算算，姜维也已经到了粮尽的时候。

郑伦：如果姜维粮尽，他应该是会退兵才对，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交手到？

邓艾：就是因为姜维看轻我们，所以会直接进兵到祁山麦田去就地取粮，我们只要在那里迎击他就好了。

郑伦：狄道呢？难道你认为姜维不会攻击狄道？

邓艾：不会的，狄道那个地方虽然也是要害，但是却难以防守。上次姜维攻城是著眼你们这些残存部队在城内，那个城本身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郑伦：似乎听你说得有些道理...

邓艾：现在跟随我去粉碎姜维，我要让你们洗刷洮西大败的耻辱，并且让陇西部队成为我大魏的王牌部队。（嗯...其实我还

是很在意蜀人汉中部队的动向，如果趁著我和姜维对峙的期间趁虚而入，我也会有相当的麻烦。如果陈泰还在的话，大可以叫他去帮我盯住汉中军，偏偏碰上人事交接的混乱期，只好祈求汉中军不会轻举妄动了。)

## 陈祗出手 成都尚书令府

来敏：奉宗，忠儿说姜维在外地拥兵自重，完全不把你的话当一回事。

陈祗：……

来敏：奉宗！你有在听吗？

陈祗：要是对别人，我才不会有什么感觉，反正讨厌我的人可是不计其数。但是对于姜维，我就不能这样了。他的大将军之位是我给的。他以为像他这样一个外地人可以爬到这位子是谁的功劳？

来敏：就是说呀，我们在朝廷辛苦奋斗帮他挡住非难，他却一下子把我们甩开。

陈祗：我在想，莫非他并不是只满足于现在的地位，而是想要挟著军功来掌握政权。

来敏：姜维想要成为丞相？

陈祗：不，丞相的地位是仰赖先帝的遗命，和他的战功无关。我反倒认为他会变成曹操。

来敏：那该怎么办呢？

陈祗：听说姜维是不是在邀请汉中的援军助阵？

来敏：忠儿确实有提到。

陈祗：给他一点教训，让他知道没有我们在后面的支持，什么都做不到。

## 胡济的考量 成都 蜀汉军军营

来敏：你这盘出兵前下的棋，实在是乱无章法，这样怎么能打仗呢？

胡济：被陈祗忽然叫回来已经够火大了，哪还有心情陪你下棋？

来敏：呵呵呵...你真正火大的不是这个...

胡济：你这家伙又在胡说什么？

来敏：你一个堂堂的镇西大将军，却被姜维呼来唤去，像是家奴一样对待，我还真替你感到委屈呢。

胡济：嗯...说实话我是很不高兴，但这并不影响我和姜维共同为大汉奋斗的决心。

来敏：只是你想过吗？这场战争一旦获胜，到时候功劳是记在谁身上？是姜维，不是你。到时候姜维将会成为大汉独一无二的权臣，就算是丞相也无法和他比。记得司马家兄弟的官职都是大将军，我想你不会希望我们的陛下变成曹芳吧。

胡济：你认为我该怎么做？

来敏：如果不出兵是抗命，到时候会被姜维逮到机会，拔掉

你的军权。然而准时出兵，又会让姜维获得太重大的胜利。所以我建议，慢慢地走，能多慢就有多慢。

胡济：你是拿我大汉将士性命开玩笑吗？你知道无法准时会师的后果？

来敏：你放心吧，姜维看见你的部队不来，也就知道自己孤军无法奋战，必定会率军撤回国境。

胡济：是这样吗？

来敏：（奉宗，这样应该就可以好好教训姜维一顿。要让他知道，他现在能有这个地位和权力，都是靠我们的帮忙。）

公元二五六年，镇西大将军胡济率领汉中军队朝向上邦出发，准备和姜维在钟堤的军队会师，然而走了一个多月都没到。

## **司马昭之心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陈泰请调洛阳，并且推荐子初接替他的位子，看来这家伙是个明白人。似乎景倩你的说服奏效了。

荀顗：不，我那外甥是个硬脾气的人，您只能认为他放弃抵抗，不能认定他忠于您。

司马昭：无妨，我不打算对像他那样的名士动手，更何况我们还有交情。其实天下名士都一样，只要不积极和我作对，一切都好谈。

贾充：在下有一件事情不很明白，纵然大将军您很信任邓艾，

但是让他一个人去重整危机重重的陇西地区，是不是也太过冒险了？

司马昭：邓艾的才能，就连父亲生前都大力称赞，那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可以应付。此外，比起那个和许允往来过密的王经，邓艾不是可靠多了？

贾充：可是...

司马昭：既然这是他想要的，我就给他，反正他也准备付出相对的代价。其他人也是，想从我这边拿什么都可以。但是，必须要付出相对应的报酬。

陈騫：（这种王者的气度，什么时候这个司马子上变得这么可怕了？）

裴秀：（真是深藏不露的人，本来以为他远不如司马子元，现在才知道他才是真正厉害的角色。）

荀勖：关于圣上那边，大将军还是继续不打算参加朝会？

司马昭：没有这个必要去参加。

荀勖：不过这样一来，大将军您是打算要臣子们在圣上和您中间作出抉择？

司马昭：公曾啊...这些话都是你说的，我不见得有这样的意思。我是府内事务繁忙，无法抽空前往而已。不过那些大臣们如果因此产生些错谬的想法，我也无法阻止。

荀勖：是...

司马昭：放轻松点，既然你都已经来了，整个颖川荀家的意

向我又怎么不明白？

荀顗：我们颖川荀家，都愿意对您效忠。

司马昭：不用这么急著对我宣示，我又不是皇帝，你现在没有对我效忠的理由。

荀勖：（好明显的一句话，现在不是皇帝，那么以后呢？）

司马昭：现在我们就静观其变，等待邓艾在陇西的捷报吧。

钟会：我倒是听说邓艾在陇西擅自执行私刑，许多残余的陇西败兵在没有上战场前，就已经死在他刀下。邓艾应该是想用最残酷的手段来短时间提升士气，但是做这些事却不事先禀报大将军您，这样好吗？

司马昭：只要他能够打赢，给他点自由又何妨？倒是士季你，怎么会比我还清楚陇西那边发生的事情？

钟会：这...

司马昭：呵呵呵...瞧你这汗不敢出的人也满头大汗，我有比明皇帝还可怕？

## **关家后人 钟堤附近**

关统：三叔...

关索：想不到二哥的儿子也长这么大了，而且还来到我们关家最熟悉的战场。

关统：那是当然的，从小看著父亲背影长大的我，一直想著要上战场杀敌。



关索：过去我也是这样，只是那一切都在荆州失陷的时候变了...

关统：祖父他战死沙场，纵然是件让人悲愤无比的事情，但这又为什么会改变您的想法？

关索：你终究是不懂...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关统：不，死了还是有名声！

关索：那些名声对于父亲或是我们这些孤儿有什么用？

关统：您难道没有听过在成都的闲言闲语？甚至有哗众取宠又没料的学者乱翻案，污蔑祖父武艺不精又贪恋女色。当年曹操孙权秘密结盟，动用手下所有一线大将才擒杀祖父。光这点就足以证明祖父的武勇！您也见证过祖父的勇名，又怎能忍受这种污蔑？

关索：父亲的事情我比谁都清楚，只要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别人闲言闲语又如何？

关统：三叔，我真的好失望，看人家夏侯霸怎么为自己父亲的名誉战斗，您的表现却是这样？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彰显祖父的勇名，我要让世间人知道，祖父是个实至名归的战神。

## **陈泰回京 长安城议事厅**

陈泰：我明天就要启程回去洛阳，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相处了。

句安&王韬.....

陈泰：别担心，我已经嘱托继任的司马子初要借重你们的力量。王韬，过去我老是说你尽出些馊主意，但你有时候也会提些不错的建议。句安，如果是过去只知道颖川陈家光荣的我，绝对会容不下你。然而来到了这里以后，我才明白事物不是非黑即白的道理。我非常感激你们两位，陈泰在此向两位致谢。

王韬：呜呜呜...将军，您别走啊！

句安：我句安舍弃了国家和亲人，本来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决定是否正确。然而幸亏遇上像将军这样的长官，才让我感觉自己的决定没有错。

陈泰：希望陈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二位。

王韬：将军...

句安：将军您也保重，洛阳应该不会比这里要轻松。

陈泰：是呀...我这一去，可又变成了笼中鸟。

## **血缘的联系 钟堤 蜀汉军军营**

杨兰：这是皇后要我交给你的东西。

夏侯霸：这不是父亲生前最喜欢穿戴的盔甲吗？

杨兰：好像是这样...

夏侯霸：我明白了，应该是张飞在埋葬父亲之时所取下的。

杨兰：皇后说这个东西应该可以保护你，她希望你能平安回到成都去和她再见面。

夏侯霸：她实在是太多虑了，我夏侯仲权打过这么多仗，出

生入死，现在这种小战役又岂会难得倒我。

杨兰：（总觉得每次说这种话的人都会倒楣。）我想皇后希望你平安无事的心情还是该珍惜才是。

夏侯霸：是呀，她是我在这边唯一的亲人，如果没有她，我真的不知道会有多寂寞。每次看见她，都会想起我在异地的女儿...

杨兰：你有女儿？

夏侯霸：有一个，她在四弟的介绍下，嫁给了个名叫羊祜的年轻人，哪想到那个羊祜的姊姊后来居然成为司马师的妻子。

杨兰：这么说，你莫名其妙和司马家有了亲戚关系？

夏侯霸：或许吧，过去一时斩断的关系又被连起来，有时候真叫我不知如何是好。

杨兰：喂，这样就沮丧就太没有出息了，过去你在这里追杀我的时候，那个气势可比现在强悍太多了！

夏侯霸：说得也是...走吧，待会马上就要进兵了，我可要在这场战争表现出夏侯家的气魄。

杨兰：呵呵，我也不会输你。

## **战争的序幕 上邽 魏军营帐**

邓艾：姜维的动向如何？

邓忠：如爹所料，姜维真的往祁山前进，只是不知怎么回事，走到为翅就停下来了。

邓艾：为翅距离祁山还有百里，他居然能在百里之外就能探知我们的布署。看来姜维部队有著极为可怕的机动力。不过无所谓，只要确定姜维动向就可以了。汉中方面有没有动静？

邓忠：目前是暂时没有看到汉中方面的军队，但是不排除敌人来救援的可能性。

邓艾：只要现在没有出现援军就够了，蜀人的指挥系统似乎出现状况，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郑伦：现在我们该怎么做？移兵祁山和姜维拚？

邓艾：只要巩固祁山的防卫圈，让姜维没办法割到麦子就可以。

郑伦：那...决战呢？

邓艾：我很了解他，他不会在这里和我们纠缠，一定会想要引诱我们出击。这里不是决战的地方，我要让姜维带著一群疲累饥饿的士兵被我追击，等到追到的时候，那才是决战的开始。

## **转进对策 姜维军营帐**

姜维：祁山居然被守住了，想不到敌人会有如此具战略眼光的指挥官。

王嗣：现在麦田无法收割，我军缺粮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赶快决定下一步行动，大军将在这里崩解。

姜维：究竟是哪个人可以把祁山守得这样密不透风？

袁綝：前线军队有隐约看到旗号，是“邓”字。

姜维：邓...？邓艾？！居然会是那个人？

袁綝：（我也想起来了，当年义父一直提到那位在新野的牧牛小童。）

廖化：伯约，那个邓艾的厉害，我可是亲眼见识过。当初麴城之战后续，我再度奉命对洮城发动攻击的时候，就是被邓艾那人挡下的。他料事如神，行动迅速，比起郭淮或是陈泰都要厉害上好几个等级。没想到这样的人会变成贼军大将，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姜维：邓艾...

柳隐：（老大束手无策了吗？过去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到老大沉默的样子。）

句扶：（这时候要是诸葛姑娘在，或许可以想出解决之道吧。）

杨兰：姜维！你怕了吗？我认识的姜维可没这么容易认输。

姜维：谁说我认输的，胜负才刚开始而已。

张翼：我们应该趁著士兵没有陷入饥饿状态的时候撤退回去。

姜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于直接把背后送给敌人。更何况还有来自汉中的援军，难道要丢下他们？

廖化：舍弃那一点人，总比全军覆没好。

姜维：那样太危险了，就算要撤退，也不能就这样直接在敌人面前掉头。现在我们应该转进向北，直向南安方向而去。

张翼：我军目前的状态，不可能对南安发动攻击，大将军你是疯了吗？

夏侯霸：不，伯约的意思是假意转进，实则引诱敌人出击。

姜维：以现在的情况，只有趁著士兵还有士气的时候，和战斗力不足的陇西部队决战。我有自信，陇西部队不可能在短时间回复攻击的力量，我军不管状况再差都足以取胜。接下来再和汉中部队会合，陇西甚至凉州都还是有机会可以攻下。

宁随：（理论上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战术都建筑在陇西军没有回复的前提下，但万一邓艾真的有本事重建陇西军呢？眼前我已经是束手无策了，若是诸葛果，会不会想出扭转的计策呢？）

### **只差一步 为翅**

姜维：这里能够阻挡我进入冀县的，只剩下眼前邓艾的部队而已。都已经努力到现在了，怎么能够轻易认输，放弃好不容易建立的成果？丞相梦寐以求的北伐胜利，衣锦还乡的荣耀，以及那多年未实现的承诺，只要打败眼前的邓艾，一切都可以完成。

### **回想 渭水**

姜维：是的，在下愿率军北伐，以求复兴汉室，报答丞相知遇之恩。

### **回想 冀城姜维宅**

姜维：这样还不够，我想要让娘过更好的日子。父亲死后，全靠娘一个辛苦把我养大，孩儿又岂能不报此恩呢？

### **回想 冀城尹家**

尹香：咳咳咳...虽然很遗憾，但是分别的时候还是到了。

姜维：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出去时还好好的？

尹香：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去，我们能做的，只有带著笑容坦然去面对。

姜维：我不懂，像马超或武皇帝那样杀人如麻的人偏偏可以长命百岁，像你这样温柔善良的人却只能在这世上待这么短。

尹香：咳咳...世上命数并没有一定的道理，遇上也只能接受...咳...

姜维：.....

尹香：伯约你哭了吗？

姜维：没有，眼睛流汗而已.....

尹香：你还真叫人放心不下呢。身为妻子，最后向伯约你提出三个请求。在我去世后，不能再为我掉一滴眼泪。

姜维：我知道了...

尹香：再来，好好活下去。可以的话，我希望至少四十年后才能在那边看到你。

姜维：还有一个请求呢？

尹香：别继续待在冀城了，我希望我的夫君能够出外闯出一番事业。

姜维：你希望我做到什么地步？

尹香：大将军如何？一旦你离开天水，没当到大将军就不要回来见我。

姜维我明白了，男子汉说一不二。

尹香：请一定要遵守这三个诺言...

### **只差一步 为翅**

姜维：前两个至少都做到，第三个也只差去你墓前报告了。就只差这么一点点。香、丞相，如果你们在天有灵，请一定要保佑我度过眼前的难关。

### **诸葛果的忧虑 汉中诸葛家**

诸葛果：早在前进祁山的一刻就被完全盯死，接下来的行军路线也都会在敌人的预料之中。其实最正确的作法，应该是趁著军队还没有陷入饥饿状态的时候回军。但就算如此，如果邓艾追上来，我军总崩的可能性也很高。看来在这里当纸上参谋是不行的...要是能在现场的话...小瞻？

诸葛瞻：我就一直担心姊姊您会想乱跑，所以三不五时要从成都回来查看。

诸葛果：有必要吗？娘不也在这里？

诸葛瞻：那可不行，娘也是和姊您一样疯狂的人，娘很可能会答应让您乱跑的。姊姊，醒醒吧！姜维那家伙把您害成这样，刚送回来的时候连床都不能下，我恨不得一刀杀了他。

诸葛果：那不是主公的错，是我平常身体缺乏锻炼，才会忽然病倒。



诸葛瞻：别再维护姜维了！他现在能当到大将军，还不都是姊姊的功劳！

诸葛果：小瞻，我不希望再听到关于主公的坏话。

诸葛瞻：是...

诸葛果：我不会去的，现在去恐怕也无法挽回这样的劣势。只希望这样不利的情势，不要演变成难以挽回的大败就好...

然而诸葛果的期望却落空，姜维出击的军队在渭水南岸和邓艾军对峙，姜维率军出击要占领要害武城山，却被邓艾抢先。邓艾靠著武城山的地利，屡次击退姜维的攻势。终于，蜀军的疲劳和饥饿到达极限，姜维此时只能采取最后的手段。

## **绝望的谷底 姜维军营帐**

姜维：我低估了陇西军的力量，半年前还是残兵败将的陇西部队，现在居然变得如此骁勇善战？

向充：在下认为现在应该赶快撤退回汉中，哪怕损失部分兵马也好。

姜维：不，其实还是有一线希望，那就是胡济将军的汉中部队到达。我要把邓艾的军队引回上邽，然后和胡济的军队一同夹击，如此还有获胜的机会。

来忠：大将军...我...

姜维：参军有什么话想说？

来忠：不要指望胡济的部队...因为...因为...

向充：来忠！你这个混蛋知道些什么，对吧！

柳隐：我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好东西！姓来的每个都是混蛋！

姜维：参军，不管你知道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如何脱离现在的险境。

来忠：（若不是刚才姜维帮我解围，恐怕我会被周围的人生吞活剥了。我没有想到情况会变成这样，本来以为只是小小的失约，居然会变成我军存亡的关键。爹，这样的罪，是我们父子俩可以背负的吗？远在成都的尚书令，你又真的可以心安理得？）

姜维：这次我军行动，必须要有人负责断后，延缓邓艾的行动。

关统：这个任务请交给我，我一直想要为大汉上战场杀敌，现在正是良机。

关索：不可！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姜维：小将军是关家的第三代，还有光明的未来，我也不希望你去冒生命危险。

关统：够了！每个人都因为我是关家第三代，对我呵护备至，但大家都忘记我流著的是关家的武神之血！今天大将军如果不派我去，我就当场在这里血溅八步！

夏侯霸：伯约，不如让我也陪著他一起去吧，这样你应该可以放心。

杨兰：怎么连夏侯霸你也跟著发疯？

夏侯霸：我一定会拚上我的性命，让大军能在到达上邽前，不让邓艾靠近一步。

姜维：仲权，一切都拜托你了。（丞相、香，如果你们在天有灵，请一定要让胡济的军队能够抵达。）

姜维：出发，赌上最后的希望！

宁随：（现在的情况，比街亭时还要糟糕十倍，我得做好最坏的打算。若是不幸战败，伯约的地位将会一落千丈，二十多年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实在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向充：这件事情和来忠或来敏一定有关系，请大将军允许我问个清楚。

姜维：我不认为参军会做出这种事情，就算平常大家在政治理念上有冲突，也不至于会去让战场上的弟兄们受害。

姜维：参军，我知道过去你父亲的行为让很多人会怀疑你，但我认为你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来忠：我...

姜维：有什么话，等撤退回汉中再和我说吧。

杨兰：我曾经听说过有种方法可以短时间快速提升败军的士气。

姜维：什么方法？

杨兰：十一抽杀律，也就是把部队十个人编成一组，然后乱数抽出一个人杀害。

姜维：这种方法行吗？仗还没打就会减少十分之一的兵力不

是吗？

杨兰：士兵会因为恐惧而在战场上卖命，确实会有相当效果。只是这样的方法太过极端，士兵日后也会产生怨恨。

姜维：原来如此...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

杨兰：说来也很奇妙，我在羌中之时，偶然听见某个大秦人这样说的。他说过去大秦有个叫做克拉苏的贵族就是用这方法提振士气，才得以打败反叛的奴隶。原来这世上还有这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柳隐：老大，关于胡济那个家伙迟迟未到，该不会也是朝中有人动手脚吧。

姜维：不可能，不会有人拿数万名大汉军队的性命来开玩笑。

来忠：.....

句扶：不管眼前的敌人有多强，我都会用我手中的战斧解决他们。

张翼：事到如今，我们也只有想办法先对抗邓艾了。但是，把我们搞到今天这种地步的就是你，这点你绝对要给我记住。

姜维：.....

张嶷：伯约，这场战斗请一定要让我参加。

姜维：伯岐，你怎么突然请命呢？

张嶷：这段期间，我一直在旁观察敌人的用兵。我可以断定，现在邓艾无法掌握的，就是我手中的无当飞军，要出奇制胜，只有派上我的部队。

姜维：嗯，让我想想...

姜维：仲权，千万不要恋战，发现情况不对就逃跑。

夏侯霸：放心吧，在没有见到大魏复兴的一天，我也不会这么容易战死。

姜维：关索，怎么今天你这么沉默？

关索：关家人几乎都已经凋零，第二代只剩下我一个人，如今却眼睁睁看著第三代准备上战场而无法阻止，只能感叹自己的无力。伯约，千万不能让关统出事！

姜维：我知道。

姜维：殿后的时候不要太执著，该退的时候就要退。

关统：请大将军放心！就算是战死沙场，我也别无所怨。

关索：.....

袁綝：伯约，义父过去提到过一个叫姓邓的放牛小童，现在看来就是邓艾没错。当时义父随先帝驻防新野，偶然遇见那个放牛小童。那小童见识过人，居然能当面指出曹操攻击新野的行动是做做样子而已。义父很欣赏那个小童，所以把他带在身边，之后一起迁到樊城。只可惜在当阳长阪的败战之际，义父为了保护先帝安全而被迫丢弃邓艾。没料到今日邓艾居然变成我军的心腹大患。

姜维：那也只能说是命运作弄人呀。

## 段谷之战

姜维：终究...胡济将军还是没有来...不，还没有输，如果能够再支持两个时辰，胡济的军队或许就可以出现在邓艾后方，我们还有胜算。

宁随：伯约，退兵回到汉中吧，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和敌人对决了。

王嗣：没错，现在的情况，我军只要一战就会大溃，绝对要避免和敌人交战。

姜维：.....（不甘心呀，真的好不甘心，就只差这一步而已。）

宁随：快点决定吧，后面殿后的夏侯将军和关将军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杨兰：姜维，这次失败，下次再来就好了。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想办法把大汉的子弟兵们平安送回国内。

姜维：嗯，全军朝汉中转进，绝对不能被贼军追上。用不著的辎重物品直接就地委弃，比起装备来说，大汉将士的性命更重要。

关统：车骑将军，这里交给我就好了，您快点去和大将军的军队会合。

夏侯霸：年轻人，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才对，你现在赶快去前面和大军会合，这里应该交给我。

夏侯霸：年轻人，你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逃过一劫的。

关统：我宁愿一死，也要维护我关家的名声，我不想别人再

说祖父的闲言闲语了。

夏侯霸：什么？！莫非关云长死后也落得和父亲相同的下场？是不是有人不但不赞扬关云长战死的精神，反而嘲笑他无法完成使命？

关统：没错，莫非车骑将军您...

夏侯霸：你说对了！好，我们两个就一起为父亲的名誉奋战吧！

姜维：这山道泥泞难行，再不加把劲的话，一定会让邓艾追上.....这个邓艾.....简直就像牛皮糖一样.....人困马乏，如何是好？可恶.....要是让邓艾追上的话.....邓艾.....实在是个可怕至极的对手.....

张嶷：伯约，就如同我之前说过的，你愿意把这场仗交给我吗？

姜维：伯岐，你有突破困境的方法？

张嶷：就如同你之前看到的，邓艾已把我军掌握得彻彻底底，现在我们眼前唯一的一条路，更是险阻重重。

姜维：这山谷应该是有埋伏对吧。

张嶷：对，我要是邓艾，一定会在这里埋伏，把敌人一网打尽。

姜维：但现在后有追兵，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张嶷：没错，但伯约你想想，有什么事情是邓艾无法料到的？

姜维：莫非是你统率的无当飞军？

张嶷：正确，无当飞军攀山越岭的本事，那些北方人绝对无法知晓，就算是上次襄武之战，曹贼还没有见识到我们真正本事。我们部队是邓艾唯一无法预测的奇兵，现在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取胜的一线生机。

姜维：出奇制胜...

张嶷：接下来就请伯约率军到山谷中，引出所有伏兵，特别是要把邓艾的主力部队引出。

姜维：伯岐有什么打算？

张嶷：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姜维：好，我把性命交给你了！

邓忠：两个人推来推去做什么，还不是都要死？

郑伦：那个老的好像就是夏侯霸，他的脑袋应该比较值钱吧。

邓忠：当年夏侯家的叛徒？确实这个家伙比较有斩的价值，那个年轻的就放过他吧。

郑伦：哦，想不到邓艾那个臭家伙也会有你这样充满妇人之仁的儿子。

邓忠：你再多说两句，我就把你的大斧塞进你的嘴里。

关统：哼！我是关羽之孙关统，你们这两个家伙可真是不长眼睛。

郑伦：呸，关羽之孙又值几个钱？



邓忠：不，光凭关羽两个字就有他的价值，我曾听说他威震华夏，连武帝都忌惮他。就让我来亲自和你对决吧！

邓忠：就让我看看关羽之孙有多厉害。

关统：我关家门下无弱将！

邓忠：看招吧！

关统：来得好！

邓忠：（太大意了，这家伙绝对不简单。）

关统：关家密技！鬼胡斩！

邓忠：看招！风之伤！

关统：（这家伙真是厉害，虽说没有把握，但还是试试看祖父的招式吧。）

邓忠：明明战得不相上下，为什么要逃？

关统：金刚罗煞斩！什么？！连这招都奈何不了他？就差这么一点点...

邓忠：待我休整一下，我们继续来他百回合。

关统：正有此意！

夏侯霸：这个关羽之孙居然如此厉害，那么关羽本人岂不是更可怕？

郑伦：我本来以为我无双上将郑伦已经够强了，想不到这个邓家小子也和我不相上下。

邓忠：（这个郑伦到底是在夸赞我，还是在侮辱我？）

邓忠：这是怎么回事？

郑伦：不要问我。

邓忠：一定是爹...可恶啊，他怎么老喜欢做这种无谓的事情。

关统：邓忠...你这个卑鄙的家伙，打不过我就放冷箭？

邓忠：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关统：关家第三代的初阵就变成最后一战，这就是我的宿命？  
精彩不亮丽，起落是无常...三叔，帮我照顾好弟弟吧...

夏侯霸：可恶！你们这些卑鄙小人！我大魏什么时候变成你们这种小人当道的国家？我夏侯仲权，怎么可能被你们这种小角色解决？

夏侯霸：可恶...我不能死在这里...在我为太初报仇以前，怎么可以死在这里？

姜维：仲权？关统？都是我的错，才害你们在战场上遇难。

姜维：果然有埋伏，这邓艾实在是不简单。

杨兰：必须赶快突破眼前的伏兵，不然后面追兵赶上来就不妙了。

邓艾：姜维，终于让我等到你了，你的一举一动全部都在我掌握之中。

姜维：可恶啊，差这么一步就可以回到汉中。

邓艾：战争最重要的就是达到战略目标，只可惜你眼中只有战役的胜利。当退之时不退，想要靠著侥幸来获得胜利，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注定你的失败了。而且，我不只要在战术上屠杀你，

连战略上都要你输得一蹋糊涂。

姜维：什么？战略上？莫非...你是故意坐视我驻军钟堤，等到我粮食用尽，又和羌人关系决裂的时候才发动攻击？

邓艾：聪明。这样一来，你数年来在陇西的经营将化为乌有，就算往后你能够再有一次洮西之胜，你也没办法支配陇西。你们蜀军失去了信用和形象，想想下次再进入陇西会怎么样呢？哈哈哈哈哈...我们大魏军队可是帮助羌人脱离苦难的救星。

赵熊：还这么多废话做什么？我们虎豹骑的弟兄已经等很久了。

赵触：碰到我们五虎神，算他倒楣。

邓艾：诸位将士，成功在此一举，让段谷成为蜀人的葬身之地。

姜维：（怎么会碰到这么可怕的人？伯济也好，陈泰也好，比起邓艾根本就是差了好几个等级，这下我真的败得好彻底。）

邓艾：你为了保住自己在陇西的战果，把全国所有战力都赌在这场仗上面。或许你认为陇西军不可能在短短半年内重建，但你别忘了...在我邓艾手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姜维：我完全错估了情势，更没想到你又会跑来这里重建陇西军。

邓艾：呵呵呵，只要陇西有我在，你就不可能在这里获得任何战果。

袁綝：你认识陈到陈叔至这个人？

邓艾：好熟悉的名字...

袁綝：他是我的义父，过去你们在新野应该见过面。

邓艾：那个陈到吗？是呀，此生第一个肯定我的人。多亏有他，我才知道自己拥有别人远远及不上的才能。

袁綝：看来义父当日说的果然是真的，他还说要是你被重用，定是大汉的大患。

邓艾：这都是命中注定，若是我当日被他救下，只怕现在我还得在蜀地打这绝望的战争。不管是姜维也好，陈到也好，待在蜀地就注定是失败。

袁綝：你说什么？义父他从来就不是为了成功才追随先帝，他有他不可动摇的理念。

邓艾：再伟大的理念，无法成功都是空谈，你不明白这点，就会和陈到一样失败。

袁綝：你这家伙，看来当日义父真该一刀把你杀了。

关索：等一下，你手上怎么会有关统的头盔？

邓忠：你认识关统？

关索：我是他的三叔，关羽的幼子，关索。

邓忠：这是关统的遗物，他已经在之前的作战中阵亡了。

关索：这样...他表现得如何？

邓忠：非常英勇，就算是我大魏也找不到几个能胜过他的人。现在既然知道你是他的亲人，就把他的遗物交给你吧。

关索：谢谢...（关家又有一个人死去，究竟上天为什么对我关家怎么残酷？）

杨兰：前面这个长得一脸蠢样的大将，敢和我决斗？

赵熊：你真是不怕死，不知道我五虎神赵熊的厉害。我赵熊可是不会对女人手下留情的。

杨兰：你认为我会需要你对我手下留情？杀！

赵熊：呼...呼...有...有本事...就不要躲...

杨兰：三两下就累成这样，还五虎神呢。

赵熊：敢侮辱我！我要拿出真本事了！破山！

杨兰：就这样？换我了，凤翼天翔！

赵熊：啊.....

杨兰：五虎神怎么会这么弱？难道只是拉些人来凑数？

赵触：能死在我五虎神赵触的手上，你也算是光荣了。

袁綝：五虎神？我听都没听过。

赵触：你可真是孤陋寡闻，当年在赤壁之战，虎豹骑的五虎神可是让人闻风丧胆。看清楚我手上的武器，那是前一代五虎神传承下来的双天戟“震雷”。

袁綝：看起来是很威猛，实际上又如何？

赵触：你这家伙没骑马还敢和我单挑？

袁綝：你试试看就知道了。龙之炎贰式“崩”！

赵触：呜哇...明明有“震雷”在手的...

袁綝：就算击斩敌将，也改变不了现在的败局。伯约打过比

丞相时代更辉煌的胜仗，现在却又打了场丞相时代也未有的败仗。这一来一往之间，只怕无人记得当日的胜利，只会记得今日的败仗。

郑伦：虽然我很讨厌邓艾那个浑球，但是看见你们蜀人抱头鼠窜的样子还真爽。

句扶：这场仗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郑伦：我的大斧要饿肚子了。

姜维：呼……总算脱困了。因为我轻率的判断，打了这样惨烈的败仗，我完全辜负丞相的托付。回去之后，我必须得做些什么以示负责，否则就太对不起死难的弟兄们。全军撤退！能够多活一个大汉将士是一个，不要在这里丢了性命。

## 第二十六回 寿春之战

### 邓艾的考量 上邽 魏军营帐

邓忠：爹，要追击吗？

邓艾：忠儿，还在埋怨爹？

邓忠：没这回事。

邓艾：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力相搏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靠谋略和胆量致胜的时代。

邓忠：过去您也是靠著一身武艺得到这个位子，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

邓艾：过去吕布天下无敌，结果如何？关羽威震华夏，结果又如何？当看见已故的太傅成功那刻，我终于明白了这些道理。

邓忠：.....

邓艾：以后随著年纪渐长，你会明白的。现在号令全军，不要再追击了。

郑伦：明明我军打了胜仗，为什么不追了？

邓艾：姜维军队还是有相当的战斗能力，万一被他引进熟悉的地形，我们不见得能打赢。到时万一被打败，眼前的战功将化为乌有，不如见好就收。（更何况我会成为陇西都督，还是因为姜维在这边搞得天翻地覆。留著姜维，我的地位将不可动摇。只是大将军真的只是因为我可以对付姜维才要我来这边？还是准备用我来逼退陈泰？还是作为切割都督区的试验？真可怕啊...一个安排背后有那么多考量，这个司马昭一点也不比他父亲逊

色。)

邓艾因段谷上邽一战的功劳，被擢升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正式成为曹魏的地方大员。

姜维的痛悔 姜维军营帐

姜维：.....

宁随：关统将军已经确定战死了，夏侯霸将军也在乱军中下落不明...

姜维：我知道！所以我要在这边继续等下去！

宁随：夏侯将军生还的机会很低，我们不该浪费宝贵的时间等下去。应该趁著邓艾还没有追击想法的时候赶快撤退，不然要是我们两军再交战，绝对没有战胜的可能性。

姜维：这些我都知道...

向充：大将军，该退的时候就要退，我们真的没有本钱再继续打下去了。

姜维：因为我的错误判断，一口气让两位大将葬身在战场上...

张翼：.....

柳隐：(张翼今天怎么这么老实，没有说一句话呢？)

来忠：(这个罪恶感，压迫得我快喘不过气来，我该怎么办？)

关索：伯约，赶快撤退吧，我可不希望关统的牺牲就这样白



费。关于车骑将军的事情，我会负责和星彩说，请不要担心。

杨兰：好了！你还继续在这边痛悔也是没用，重要的是要如何收拾残局！（我可以预见，站在亲魏立场的姚柯回，势力将会日渐壮大，该怎么办呢？）

王嗣：（其实这场仗最大的损失，恐怕是陇西这边，日后难以再获得在地人或是羌人的协助，这点杨姑娘应该也很清楚。）

姜维：（一时的失败不算什么，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总有一天会再回到这里。）嗯...全军全速撤回汉中，所有辎重装备，若是不能带走就原地销毁，全军轻装前进，不要拖延到撤退速度。

宁随：（好了，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

## **尹赏之怒 成都 皇宫**

谯周：陛下，纵然不想面对也请您面对，这已经是关系到大汉存亡的问题了。丧师无数，还让虎贲中郎将关统和车骑将军夏侯霸战死沙场，把从丞相以来获得的战果毁于一旦，这都是姜维的错。

刘禅：皇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黄皓：现在情绪已经平稳很多，没有当初听到车骑将军死讯那样激动了。

谯周：皇上！

董厥：臣也要请陛下三思，一任用姜维这样的外人担任大将军，就出现这样的灾难，再让他当下去，大汉社稷恐怕危险了。

郤正：有件事情我很不明白，想要请教二位...首先是允南（谯周），这次纵然是惨败，但是姜维难道是唯一要负责任的人？请问当时带著大军在汉中附近转圈圈的胡济该如何？接著是龚袭（董厥），为什么同样是出身自丞相府的你，会特别对伯约有意见？请问他所做的，和丞相做的有什么不同？

樊建：（这个郤正平常不太开口，一开口就无比犀利。眼前只有一个人可以压倒他，但那个人靠著是他的家世，不是口才。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姜维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但之前他涉嫌暗算文伟的事还是让我耿耿于怀。）

诸葛瞻：郤正！父亲的作为可以让你随便提出来和姜维类比吗？他认可的接班人是蒋公琰和费文伟，绝对不是姜维。姜维偷窃我爹辛苦多年的成果，把我爹为大汉苦心存下来的资本投入没有意义的战争中，到最后只换得他的大将军之位。这些事情尚书仆射（董厥）他比谁都清楚，正因为他是出身自爹丞相府的官员，他更想维护爹一手撑起来的大汉！

郤正：.....（无法反驳啊，在丞相这块神主牌面前，谁都不能多说一句话，哪怕是圣上也不行多说。）

刘禅：那么，侍中你要我怎么做？

诸葛瞻：罢免姜维，改派值得信任的人接替他担任大将军。

刘禅：嗯...这件事情，朕还是想要问一下尚书令的意见。

陈祗：这...

尹赏：诸葛瞻！你到底知道伯约多少？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在

胡说一气！我是在天水时期就认识伯约，他虽然有些任性，而且胆大妄为，但是他对人诚恳，行事光明磊落，绝对是时人的典范。许多人污蔑他杀害费祎，我认为这是最恶劣的中伤。伯约当时面对恶意陷害他的马遵，他都只有默默承受，何况只是因为政治意见不同而和费祎有争执而已。至于说伯约偷窃丞相的成果，那更是可笑无比。请问伯约如今的地位，有哪一些不是靠自己打下来的？洮西大捷，纵然是丞相五次北伐也都没有过这样的胜利。

樊建：执金吾，你似乎说得有些过火了...

尹赏：过火？刚才几位批评伯约的话就不过火，只看见伯约的失败，却忽视伯约对大汉的贡献，以及他为大汉的牺牲。他忍受著和亲人分离的孤独，坚持要回报丞相和陛下对他的恩情。而如今，丞相的爱子不明白这一切，居然污蔑伯约的赤诚之心，让人听得怎么不怒火中烧。你只是一个无用的公子哥，靠丞相的名声在混饭吃，什么都没做，世人就会把功劳归给你！

诸葛瞻：你.....

尹赏：既然你这么行，为什么不亲自领军去对抗邓艾？你行吗？

陈祗：执金吾，再怎么体谅你的心情，这样说话都似乎太过分了。你口出恶言，侮辱到丞相之子甚至是丞相，这已经是很严重的罪行。

尹赏：哈哈，我尹赏窝囊了一辈子，今天总算想通了，不想再受这样的鸟气。我为什么要怕你或是诸葛瞻这种鸟官？只会

用嘴巴获得高位的人，和伯约根本就不能比。让你们这些废物当政，真是大汉的不幸！（对不起，我只能陪你到这里了...伯约，到那边，我会和小妹一起庇佑你的。）

董厥：这个尹赏简直是造反了！来人！来人！

郤正：等一下，执金吾情况似乎不对！

尹赏：.....

诸葛瞻：他死了？

谯周：慷慨激昂，直立而逝，纵然立场不相同，但是精神让人感佩不已。

刘禅：.....即刻安葬他...

陈祗：（尹赏啊，说得很完美，在场所有人都被你压倒了。如果不是你，恐怕我也得跳下去对姜维发动攻击。只是，为什么你要为他做到这种地步？只为了虚幻的友情？）

## **来敏的悔恨 成都 来府**

来敏：忠儿，你回来了...咳咳咳咳...

来忠：爹，您憔悴了许多。

来敏：老夫接到前线的战报时，差点以为你也遇难，那段期间可真是折腾死老夫了。

来忠：爹，我们犯下的，可是滔天大罪呀。长久以来，我们认为自己是边缘人，所以处在危险的状态下，必须用尽心力来自保，否则就有灭亡的危机。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刘敏将军暗示

我的话，我到了最近才开始明白，并非所有人都对我们有敌意。大将军对我也推心置腹，这次的事情很明显是我们造成的，但他却没有过问我一句，还帮我挡住责难。爹您想想，过去您做的这一切，到底是谁得利？不断地挑拨，制造纷争，到最后是谁爬到高位？

来敏：陈祗...老夫真是太低估他了，以为他只是个后生晚辈，哪知道他一瞬间就爬到这么高的位子。他都躲在后面，让老夫去和姜维对立，自己一方面在姜维面前装作是姜维的协力者。他面面俱到，整个朝中根本就没有人是他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连圣上都信任他。

来忠：既然您已经知道这点，就此罢手好吗？我也打算向大将军请罪，任他处置，只希望他能阻止常败军的人向您报复。

来敏：你说这什么话，老夫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哪怕什么报复！反而是你还年轻，怎么可以就这样葬送自己。

来忠：我造的孽实在太多了，段谷之战中每个丧命的弟兄，实际上都是我杀的...

来敏：不，其实是老夫造的孽，你不需要帮老夫去背负。

来忠：爹，就让我去面对吧，否则您要孩儿在接下来的人生都抬不起头来？

来敏：这...

战争的代价 成都车骑将军府

关索：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

张皇后：如果不透过收拾夏侯将军的遗物来整理心情的话，现在的我，恐怕会开始怨恨别人吧。

关索：这件事情不是任何人的错，只要是战争就会带来这样的结果。

张皇后：我知道...不过当年我爹也没听进去这样的话，不是吗？

关索：我们关家最年轻一代的希望，在这场战争瞬息消失，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向去世的二哥交代。

张皇后：那么你就不怨恨姜维？

关索：不，事前看见关统那样浮躁的表现，却仍然没有阻止，责任都在我。

张皇后：你可真会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花鬘：够了！不要再对关索冷嘲热讽的啦！

张皇后：记得你是...孟获的女儿？

花鬘：没错！我本来以为张飞的女儿有多了不起，哪知道只是个会耍脾气，一身公主病的笨女人而已的啦。

张皇后：.....

花鬘：说不出话来？你想说什么就该大声说，装什么端庄？我呸！还皇后呢！

关索：花鬘！不要...

花鬘：怕我骂哭你的星彩？

关索：不是这样的...

张皇后：够了！老娘我已经够不爽了，你他妈还在那说什么鬼？你是老鼠眼、鹰勾鼻、八字眉、招风耳、大翻嘴、黄板牙、鸡脖子、烂脖子、长短手、大小手、鸡胸、狗肚、饭桶腰。你说你这个样子还是个人吗？我要是你呀，早就上吊自尽啦！

花鬘：你...你敢骂我？小心不得好死！

张皇后：我死了也要拉你当垫背的！

花鬘：小心生儿子没屁眼！

张皇后：没屁眼的儿子是你生的！

花鬘：我看你能凶多久！

张皇后：凶到你隔屁为止！你不化妆比化妆美，做鬼比做人好。我做人气得你发昏，做鬼吓跑你的魂。

花鬘：呜哇！（这女人吵架功力，真是不同凡响！）

关索：我就说不要刺激她，她老爹张飞过去可是在瓦口关把张郃骂到吐血的。

张皇后：呼...清爽多了，似乎我得感谢你和旁边那个笨女人。

花鬘：呜呜呜...

关索：只希望你不要就此怨恨姜维才好，否则夏侯将军恐怕也无法安息的。

张皇后：我知道，说不定对他来说，也希望战死沙场，而非就这样客死异乡吧。（我总感觉，夏侯将军还活著，他不是个这么容易死的人。）

## 奇迹的生还 谧友堂

夏侯和：二哥，果然是您！

夏侯霸：这里是哪里？

夏侯和：这里是神医皇甫谧的诊所，您中了好几箭，幸亏您得到他的医治，否则您早就已经不行了。

皇甫谧：别太看得起我，比起闻名天下的华佗，我可是差了一大截。你能得救是因为这副铠甲，不然这箭再深几吋我也束手无策了。

夏侯霸：果然这是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

皇甫谧：好了，既然夏侯将军脱离险境，就让你们兄弟好好相处吧。

夏侯霸：我该怎么感谢你？至少诊疗费该收一点吧。

皇甫谧：不用谢我，医生治疗人是天职。更何况我们“谧友堂”从来不收诊疗费的。

夏侯和：大夫，还是感谢您的救助！

夏侯霸：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皇甫谧：请夏侯将军记住一件事，在这里活著就表示上天有另外的安排。找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天命是您崭新人生接下来该做的事情。

夏侯霸：七弟，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其他两个弟弟怎么样了？



夏侯和：六哥（夏侯惠）从辽东回来不久就去世，四哥（夏侯威）也在不久前病逝了，整个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夏侯霸：司马家没有迫害你吧？你现在还好？

夏侯和：靠著侄女的关系，我和泰山羊家搭上线，司马家也就没有为难我。

夏侯霸：原来如此，看来我的女婿羊叔子还有些办法。

夏侯和：只是...因为有太初的那件事情发生，我被迫要对司马家卑躬屈膝，现在是司马昭大将军府的属官。

夏侯霸：七弟，过去我怎么对你说的？

夏侯和：二哥，我真的身不由己！

夏侯霸：那么...你是来捉拿我的？

夏侯和：怎么可能！我本来就在这附近要代表司马昭慰劳邓艾。我一听说您阵亡的消息就急忙赶到这附近要安葬您，没想到居然给我遇上了这样的奇迹。二哥，虽然我很没用，但是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亲人，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拚著这条命，也要保护您的安全。

夏侯霸：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其实我根本没有理由说你，我自己不也是很自私地投奔蜀地，把你们害得这么惨。

夏侯和：这样的选择是最好的，若是您还留在这边，恐怕就像太初那样被杀了。

夏侯霸：我在那边虽然有些寂寞，但却有亲人相伴，想想我比你们幸福太多。

夏侯和：亲人？

夏侯霸：张飞的女儿，她是当年被掳去的那个从妹生下的孩子。

夏侯和：哦？！这世界还真是小！二哥，请您要好好静养，等待时机。

夏侯霸：嗯...我知道了。

夏侯和：似乎蜀人把二哥您也变圆滑了，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什么坏事。

## **最大的战争 姜维军军营**

宁随：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现在就要启程到成都那边去。

向充：老师，这次真的是辛苦您了，可惜常败军的人都不知道老师您真正的贡献。

宁随：我本来就在战场上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更何况像我这种本来早就该死的人，哪里还需要让人家知道呢？

向充：老师您这次的策略实在是很冒险，到底有几成把握可以说服对方呢？

宁随：百分之百的把握。现在整个情势完全转变，本来是敌人的要拉拢，本来是我方的变成敌人，这点对方也知道。

向充：我也没有想到，一向成为我们后盾的人们居然倒戈。而益州人早在之前就不支持我们。

宁随：从公琰去世，许多老将凋零之后，我们的后盾就变得越来越弱。幸好来家父子已经被我们拉拢到，我要更进一步去拉拢这些刘璋旧部的非益州人来保护常败军。

向充：郤正本来就对我们很友善，剩下果然就是那个人了...只是，我还是很想问老师这个问题，明明如同廖立说的，让大将军掌控朝政，消除一切杂音就好了，为何老师不那样做？

宁随：你认为我会愿意去制造一个董卓或曹操？

向充：老师！大将军不可能变成这两个恶棍的！

宁随：这两个人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恶棍，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

向充：可是丞相他也...

宁随：住口！没有人可以和丞相相比，没有人可以...

## **再次交易 成都郊外**

陈祗：这次找我做什么？本来我应该下定决心要和你们切断关系的。

宁随：首先我得先感谢你，若不是你之前手下留情，伯约大概早就被拔掉大将军之位。

陈祗：那天若不是尹赏宁可一死，也要慷慨直言，姜维的命运早就已经决定了。只是你认为他还能保住大将军的位子？

宁随：不，绝对不可能。不过，有件事情要请你考虑的，伯约之后，又有谁可以掌兵？自从两位吴将军病逝之后，你们这边

就再也没有可以统兵的人才了。相对来说，荆州人那边或许还有阎宇和胡济这两个人可以接替。只是你愿意让诸葛瞻和董厥这两人的权力越来越大？董厥先不说，诸葛瞻这样亮眼的政治明星应该也给你很大的压力吧。朝廷一有好的政策，人民就会自动通告说这都是诸葛瞻之所为，试问我们大汉除了丞相外，谁有这样的名声？你可以轻易拔除庞统的儿子，但是面对诸葛瞻，你可完全没有下手的空间。

陈祗：被你说中了...诸葛瞻真是个麻烦人物，但是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打压他，最多只能守住自己的位子，避免他往上爬。老实说，我一来不希望把兵权送给你们荆州人，二来我也不认为有人会比姜维更能对抗曹贼。

宁随：我可以保证，伯约只要军权，政权交给你，就像是之前那样的模式。

陈祗：维持现状是我的期望，也是圣上的期望，这点你要记清楚。

宁随：当然，也请你要知道，现在的常败军状况非常危险。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根可以抓的稻草。

陈祗：既然这样，我就愿意当那稻草。

宁随：我就代伯约表示感谢之意。

陈祗：其实还真妙呀，世人都认为姜维和我互通声息，却不知道我和他几乎没有见过几次面。

宁随：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你会看中伯约？

陈祗：真要说的话，或许是因为他的孤独处境和我很像。怎么样？不像是我这种利欲薰心的人会说的话？

宁随：不，我相信。

陈祗：嗯...听说姜维也快到成都了，希望这几天能看见他亲自进宫面圣。

### 杨兰的安慰 成都郊外

姜维：你知道吗？尹兄是我数十年的好盟友，虽然他很懦弱，但是他还是会试著鼓起勇气去做任何事情。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次他居然有著我完全无法比拟的勇气，敢在所有重臣和圣上前面激昂陈辞。据说连丞相公子都被他骂到哑口无言。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打了这样难看的战争，害死了夏侯将军和关将军，现在甚至连尹兄都被我害死。

杨兰：乖...乖...想哭就哭，想找人撒娇就找我。

杨兰：别把自己看这么伟大，这种败仗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承担的。遗族的怨恨、同僚的嘲讽马上就会排山倒海而来，真正的战争才要开始。我杨兰不能帮你别的，但至少可以让你在面对责难时，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要是我连这点都做不到，就完全辜负当初尹赏的托付了。

姜维：（咦？刚才有这么一瞬间，我还真把她看成香了。）

杨兰：你这次居然故意不在汉中停留，彷彿在逃避诸葛果一样。

姜维：.....你生气吗？

杨兰：我当然会生气，你平常这么依赖她，这时候却又把她丢到一边去。不过呢，这次就原谅你吧，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

姜维：我已经做了个决定，我想在明天面圣的时候，亲自面对所有的责难，并且辞掉大将军的职位。

杨兰：无所谓，你做什么我都挺你，反正你就算不是大将军，还是可以打仗的。

姜维：我实在是受你太多照顾了。

杨兰：呵呵呵，再多夸赞我一点。

## **蜀人的怨恨 成都大街**

男子：姜维！你他妈给我去死啦！

农夫：烂人，你还有脸回来！我的两个儿子都死在这场大败中。

老妇：呜呜呜，你还我儿子啊，我儿子不是说跟著姜维出征就不会死，怎么会这样？

姜维：.....

杨兰：你们别太过分！连鸡蛋都丢过来是怎样！

姜维：杨兰，不要这样，他们都是这场大败的受害者，被骂还只是小事而已。

杨兰：这些人真是无理取闹...过去是你怎么样为这个国家奋斗，他们都没看见吗？

姜维：我这点确实远远比不过丞相。丞相在北伐失败后，可以马上收拾起一切，让人民忘记败战的苦痛，但我却没能力做到。

杨兰：丞相是丞相，你是你，这点请你也不要忘记了。

姜维：是呀...

杨兰：真讨厌耶！那鸡蛋真的超难洗的！

## 最终的处置 成都 皇宫

刘禅：关于执金吾的事情，朕感到万分遗憾。

姜维：微臣认为尹兄并无遗憾，他能够在一生的最后一刻克服他心中的恐惧，已经不会有遗憾了。

董厥：所谓的满足，就是在朝堂之上大呼小叫？

刘禅：执金吾的事情，朕都已经原谅他了，难道尚书仆射你还要耿耿于怀？

董厥：臣不敢...

刘禅：朕听说这次会损失如此惨重，和镇西大将军行军延滞有关，所以特地找他来和大将军对质。

胡济：臣...

姜维：没有这回事，所有的责任都在微臣。是微臣不见好就收，深入敌阵多时，造成补给困难，最后才害我军有这样下场。

胡济：(伯约，这次我真的对不起你。)

陈祗：(这个姜维也真是的，明明圣上就已经有意要维护他，现在他却自愿放弃。)

陈祗：（不过若是姜维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胡济，恐怕他也会和荆襄人正式决裂，到时候他也没多好过。）

姜维：（我心中还是有怨恨，但至少胡济他还是经历过丞相北伐的世代。若换成其他人，难说会不会支持再度用兵。）

陈祗：臣以为，这次大将军虽然大败，但自古以来名将何人没有遭逢败绩？纵是丞相也有街亭一败。因段谷一败就忘记洮西大捷，这实在不是我们应该对待大将军这样人才的态度。

谯周：（陈祗这家伙！只要他在一天，陛下就会继续被蒙蔽去支持姜维。）

诸葛瞻：（陈祗这个家伙，居然和姜维狼狈为奸，有这两人把持朝政，爹苦心经营的大汉政风将毁于一旦。费叔叔一时看走眼，让这样的奸人当道。我真恨自己现在没有更大的权力，不然我一定会立刻为国除奸。）

姜维：陛下，微臣希望自贬三等，来表示对这件事负责。

董厥：哼，连这点都和丞相学，有点创意好吗？

刘禅：好吧。姜维出师不利，在段谷一战丧师辱国，即刻贬为后将军。

诸葛瞻：（好呀，终于把这个穷兵黩武的疯子赶下来了。）

刘禅：但朕仍认为姜维为国家不可或缺的栋梁，所以命其以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姜维：陛下...

刘禅：朕相信你，就像过去相信相父那样。



姜维：臣一定为大汉誓死效忠！

诸葛瞻：……

## **坦诚相见 成都尚书令府**

陈祗：老实对你说，胡济的援军是我按下来的，目的是希望你打败仗，压制你的气焰。

姜维：我大概也猜到了，只差向来忠证实而已。

陈祗：感觉我很恐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让上千的大汉将士送命都在所不惜。

姜维：我确实很愤怒，但是我却没有资格怪你。是我自己不识敌情，冒著断粮危险驻屯于敌境。

陈祗：嗯...你真是个让人捉摸不定的人...我已经在你的面前表现出我的本性，一个贪婪又自私，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牺牲掉任何人。但是你呢？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你执意要率军北伐究竟是为何？为了丞相的知遇之恩？还是个人的名利？

姜维：都是也都不是。我并非完全无私之完人，一样希望能够升官晋爵。只要北伐大业能完成，既可实现丞相的梦想，回报丞相恩情，也可使自己功成名就，我认为这些没有冲突。

陈祗：嗯...果然我还是搞不懂你。不过，比起其他有太多背景的将领，我还是想要和你合作。你没有拒绝的权力，在现在的情况下，和我合作是你生存的唯一之途。你鄙视我也好，怨恨我也好，要成就大事你就得忍耐。你习惯和君子相处，也得学会和

小人共事，这是我给你的最好建议。

姜维：我明白了。

陈祗：毫不犹豫就答应？你该知道我是声名狼藉的小人吧。

姜维：就算如此，我还是看见你充满算计的外表下，有个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心。

陈祗：真可笑，像我这种和黄皓互为表里的小人会有什么大志？

姜维：你的外祖父许司徒名满天下，就连丞相见了他都要下拜。身为外孙的你没有道理不想效法他，成为天下传颂的名士。

陈祗：你知道那样的名士曾经被先帝鄙视？他在曾经对他有恩的刘璋困顿时，居然第一个逃跑。先帝重用他不过是认为他有名声罢了。

姜维：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许司徒真的空有名声，那么先帝不会在即位之时还让他担任大汉建国以来唯一的三公。他用他自己的行动来洗刷污名，用更积极的表现证明自己非虚有其表。纵然一时失足，然不能掩饰司徒是大汉第一名士的光彩。

陈祗：回到前线去吧，那里才是你该奋斗的地方，后方的战斗自有人在负责。

姜维：（其实奉宗说的也没有错呀，我把政治这件事情看简单了。没有他在成都的运作，只怕我早就被陛下舍弃。不过纵然如此，我还是不想要跨越那条线，当一个人手握军政大权，就只能走上不归路了。）

陈祗：(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丞相会对这个外人这么另眼相看，他心中总是有些与众不同的观点。我纵然得到陛下的信任，但还是不足以像丞相那样只手遮天。所以我必须要外联姜维，内结黄皓。其实默许这样政体运作的，不就是陛下吗？外人看我操弄权势，其实我是投陛下所好，让他能够放心。我们都是陛下手上的玩物，但是不想当玩物就得成为司马懿或孙峻，难道就没有解决之道？)

## 诸葛果的行动 汉中诸葛家

赵统：不知道诸葛姑娘找我们兄弟俩有什么事情？

诸葛果：我想要去寿春一趟，需要两位的同行。

赵统：什么？！寿春？

赵广：(诸葛姑娘开口永远是让人惊奇。)

诸葛果：原因到时候再说，两位可否答应同行？

赵统：我想要知道原因！

赵广：我倒认为诸葛姑娘这样说，一定有她的用意在，不如答应吧。

赵统：不行，这次我一定要听到理由！

赵广：(大哥的固执脾气，真是像透了爹。)

黄月英：我的女儿有话经常都不说，就由我来说吧。我们诸葛家有个亲戚人在寿春，女儿想要去拜访他而已。

赵统：亲戚？

赵广：我好像有听过一个叫做诸葛诞的...

黄月英：小赵将军果然聪明，确实就是要去拜访他。

诸葛果：娘，不阻止我？

黄月英：如果我阻止你，你心中的罪恶感永远不会消除，这样反而是害了你。只是，我从来没有听孔明说过关于他那位族弟的事情，你对于他了解多少？

诸葛果：根据杨姑娘从毋丘俭等人口中听来的说法，我大概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黄月英：为了大汉或是姜维，你真的已经下定决心要做这种事？你有背负诸葛诞性命的觉悟了吗？

诸葛果：父亲说过，人一生只能杀一个人...我已经有觉悟了...

黄月英：好！过去我也曾经为孔明背负过一条人命，或许这就是诸葛家的宿命吧。那么两位赵将军，愿意陪小女去吗？

赵统：我听傅佥说过，贼营那边有许多非常厉害的高手，我也想见识一下。

赵广：我从来没有踏上过贼营的领土，这次能够增广见闻也是好事。

黄月英：那么就有劳二位了。

## **文钦的壮志 河边**

文钦：我们来到这里有多久了？

文虎：大概有一年了吧。

文钦：才一年？对我来说像过了十年一样。四十年前，因为魏讽案牵连，若不是武帝看我是功臣之子赦免我，我早就没命。我这条命是武帝给的。除了报答昭伯、仲恭的知遇之恩，我所做的一切，更是为了回报武皇帝当年的恩情！这一年来，想到仲恭对我说过的话，我就恨不得马上回去和司马家拚个你死我活。

文虎：爹，孩儿实在是感佩您重情义的表现。

文鸯：爹，您在这边也该注意到一些事情吧。这边的政治斗争激烈程度，丝毫不输过去的大魏。目前我们很得孙峻信任，但是万一他倒下来呢？这里政变频繁，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文钦：所以我才请求孙峻发兵北伐，我想趁著他还当权的时候，尽快了却我的心愿。

文鸯：说得也是，他有著不得不答应的理由。

文钦：他现在的权力基础很薄弱，只不过是靠著和全家的结合，勉强取得优势，然而他没有本事完全排除其他有力人士。只有靠著建立自己的战功，才能够让自己的权力正当化，也才能堵住其他人的嘴。

文虎：父亲真是见多识广。

文鸯：想不到我们来到这边以后，反而更难在战场上放手一搏。

文钦：阿鸯，我也不希望变成这样。当初我也瞧不起那些看当权者脸色吃饭的将领，结果我在这边也变成这样的人。这样的环境实在是不能久留，纵然我们获得高官显爵，终究会腐蚀我们

的内心。

文鸯：那么等到北伐的时候再杀个痛快就好了，这次我可不会放过小昭昭。

文钦：有这样的志气，真不愧是我文钦的儿子。

东吴镇北大将军文钦，向丞相孙峻分析攻打曹魏的好处，终于获得出兵的许可。文钦和骠骑将军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等，从江都进入淮泗一带，准备攻击曹魏的青州和徐州地区。然而，文钦的北伐美梦，却在孙峻得到急病后，出现了重大变数...

### **私相授受 石头城 临时丞相府**

孙綝：听到您急急忙忙召我过来，我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只是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孙峻：我梦见...诸葛恪殴打我，等到醒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动不了了...

孙綝：诸葛恪那个逆贼，到死都还要作怪！

孙峻：那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只有你...知道我...病倒的消息...

孙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让准备出发的骠骑将军或是司徒知道？

孙峻：孙家的权力...终归...只能给...孙家人...哪怕...是那些

人...联合起来...反抗...也在所不惜...

孙綝：我只是宗室疏属，位低权轻，更非顾命大臣，没有资格超前于吕据、滕胤，更不敢打破大皇帝遗留的体制。

孙峻：蠢啊！如果大皇帝的体制无法保卫大吴？

孙綝：（从兄怎么又恢复活力了？！）

孙峻：看看北方，曹睿让宗室曹爽与异姓司马懿共同担任托孤大臣，结果司马家反过来吞食曹家。大皇帝当初托孤于我与四位异姓，结果那个诸葛恪差点变成第二个司马懿，若不是我果断下手，现在早就变诸葛家专政。我把权力集中给自己，滕胤、吕据却不说话，难道他们无欲无求？八成是肖想大皇帝的遗诏，等我死后接收我的权位。所以我要破坏遗命，只有把权力交给孙家人，才能确保孙家安全无虞。就算最后宗室相残，胜利者都是孙家人。你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绝对要果断。曹爽傻傻地想让司马懿自然老死，还被七十一岁的老头反扑，何况吕据他们跟我年纪相近。要是你被打倒，以后孙吴宗室的地位恐怕就要一落千丈了。

孙綝：从兄，我真的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

孙峻：我已经向圣上请求任命你都督中外诸军事，只要有兵权，你谁都不需要怕...

孙綝：我明白了，这就依照从兄的吩咐，我将继承从兄的地位。

孙峻：记得要照顾...大虎...她...在我...死了以后...会很寂寞...

孙綝：没问题！（搞什么东西，弄到最后居然只是想找个人来帮他照顾那个孙大虎。我实在是不懂，这种年纪的阿婆有什么吸引力可言。这么老的也有兴趣，是因为牛肉面煮得好？）

孙峻：诸葛恪？！你怎么又过来了？！不要！

孙綝：从兄，什么人都没有呀？

孙峻：不要啊！不要啊！诸葛恪，不是我想杀你，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啊...

孙峻：.....

公元二五六年，丞相孙峻去世后，把权力交给偏将军孙綝，孙綝被任命为侍中、武卫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孙綝上任后随即召回进军中的吕据，然而，这样私相授受的人事安排，开始在东吴政界掀起反弹的声浪。

## **吕据之怒 吴军营帐**

吕据：孙綝算什么东西？！小小一个偏将军也敢来下令我班师？

唐咨：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也有军权，难道我们不听他的话？

吕据：笑话！这样的人事任命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孙峻他凭什么把权力传给他从弟？当初我们几个人都是大皇帝任命的顾命大臣，他死了就该把权力交出来，怎么可以给一个没有顾命大臣身份的人！现在我决定要上书朝廷，推举司徒滕胤当丞相，也



希望各位的帮忙。

文钦：（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北伐就差这一步，居然又卷进这样丑陋的斗争中。）

朱异：（你们打死好了，反正这边大都是北方人，那边的孙家也不过是吴郡三流家族，我吴郡朱家没必要和你们耗。）

吕据和麾下将领联名上书，推荐司徒滕胤担任丞相。然而孙綝却改命滕胤当大司马，并且派往镇守武昌。吕据知道后更是大怒，立刻派人通知滕胤，要求联合罢黜孙綝。

## 柴桑议事厅 东吴激变

陆抗：小甘宁，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甘宁：我没兴趣知道那种无聊的事情，快点陪我玩，不然我会很无聊，无聊到想要写周瑜 x 鲁肃的男男小说...想看？

陆抗：我想要跟另一个小甘宁说话，拜托你可以不要搅局吗？

甘宁：真扫兴...你明知道在战场以外的地方叫她会很危险的...好吧，谁叫你是陆逊的儿子。

甘宁：什么事情吗？

陆抗：这件事情你不觉得是件不得了的大事？

甘宁：那又如何？你我人微言轻，既不能有所作为，也不至于受害，这样不就好了。

陆抗：可是我大吴从大皇帝崩殂以来，内斗杀戮不断，这样下去，大吴真的会很危险。

甘宁：动动脑子吧，你吴郡人有什么理由去淌这浑水？当初那帮子北方人撑过了二宫之变，欺压因为二宫之变而伤亡惨重的江东士族，把政权整碗捧去。现在他们像呆子一样杀来杀去，对你不正是好事？

陆抗：这样说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缺乏权力继承正当基础的孙綝，为了保护自己，恐怕会把屠刀伸向任何靠近他的人。所以我该让陆家人在这个时候从他眼前消失，不然卷进危险就不得了。

甘宁：看来你也认为孙綝会赢？

陆抗：嗯...因为孙綝的政治斗争经验，比起吕据或是滕胤要丰富很多，那两个人虽然比较有才干，但是斗争却是外行。我想不出一个月，孙綝必定发动反击。（当年大皇帝对我们吴四姓动手，我们退出权力中心反而躲过这几年的浩劫。这样祸福相倚真是讽刺。）

果然不出陆抗所料，孙綝对于吕据和滕胤的行动，展开激烈的反击。首先他命族兄孙宪，率军北上拦截吕据北伐军。接著又派侍中华融和中书丞丁晏，劝告滕胤即刻离开建业。滕胤认为这是孙綝的诡计，拒绝就任，并且扣留住丁晏和华融两人，率众抗战。滕胤一方面指控孙綝谋反，一方面强迫华融写信给孙綝，劝

告他退位。孙綝拒绝，上书皇帝孙亮，指控滕胤谋反，并且派兵攻击滕胤。滕胤见状也命丁晏和华融两人假传圣旨，徵召各军，两人不从，当场被斩。此时，孙綝的军队已经逼进滕胤府中，双方在建业的会战一触即发。

### **滕胤遇害 建业司徒府**

滕胤：（我既然已经斩了两位孙綝的心腹，现在情况已经是骑虎难下，我也不能回头再去投降孙綝了。虽说有人建议我进军苍龙门，但是我这样逼宫，又和孙峻或是孙綝这两个人有什么两样呢？现在只有等世议的大军赶到，我们再会师诛除这个逆贼。）

滕胤：怎么会是你？我的部下呢？

孙綝：他们全都跑光，因为你所期盼的吕据大军不会来了。

滕胤：什么？！

孙綝：蠢货！你以为你斗得过我？如果你知道吕据军队无法赶过来，绝对不会像刚才那样，还谈笑自若呢。

滕胤：真可恨，早在孙峻升任丞相，却又不设置御史大夫的时候，我就应该挺身反抗孙峻这家伙。

孙綝：你和吕据还不是想著，孙峻死后，大吴就是你们的天下？却没有想过，族兄早就有所安排。

滕胤：我如果这样想的话，当初我早就参加诛杀诸葛恪的行动，别把我和你们孙家的小人相提并论！我只恨我看走眼，认为孙峻可以拨乱反正，可以阻止诸葛恪的狂乱，所以对他的行动，

保持沉默。没想到，最后我和吕据沉默的代价，是养出你们两个比诸葛恪狂暴十倍的怪兽！

孙綝：随你怎么说，反正你今天要死的命运是不会改变的。

滕胤：哼哼哼，大皇帝在天之灵，会好好看著你这个孙家的败类，总有一天会给你最残酷的报应。

孙綝率军攻入滕胤府中，滕胤和他部属数十人都被当场格杀。接著，孙綝又屠杀滕胤三族。

## 吕据之死 吴军营帐

吕据：看见你们两个，我对于自己的下场也该明白了。

唐咨：所有的北伐军将士都不会效忠你，大家决定听从圣上讨伐叛贼的诏令。

吕据：我吕家两代忠心为孙家。我爹吕范愿意把所有的希望投注在当时仍然寄人篱下的长沙桓王（孙策），将门下食客百余人都让给他。我爹后来奉命去迎接武烈皇后（吴国太），哪知道被陶谦当作是袁术的间谍，遭到严刑拷打，最后还是能完成使命。之后爹随著长沙桓王平定江东，又帮助大皇帝安定后方，临死前还一直嘱托我要为大吴效忠，请问我可能当个叛贼？

文钦：我知道你是委屈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用道理可以说得清的。

吕据：我知道，我并不怪你，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

不可以死在这里。

文钦：（我还要为仲恭复兴魏室 怎能死在这里？无论如何都要生存下来，哪怕是被当成懦夫也好。忍耐到获得更重大的胜利为止，这些都是你教我的，对吧，仲恭？）

吕据：反而是唐咨你这个家伙，来来回回已经叛变了多少次？人说吕布三姓家奴，你都已经几姓了？这次倒戈到孙綝那，我想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吧。

唐咨：哼，死到临头还嘴炮什么。

文钦：世议，趁现在逃到魏国吧，我想以你的身分，司马昭没有拒绝你的理由。

唐咨：（哼，你说我多姓家奴，我就看你面对生死存亡关头又会怎么做？）

吕据：不了，吕据以吕家的忠义为傲，我绝对不会做叛徒。

吕据说完随即自杀，之后孙綝仍然将吕据三族屠灭。自此，孙权临终前任命的所有托孤重臣，全部不在人世间了。两个最大的威胁消失后，孙綝开始总揽朝政，不久后被任命为大将军，成为东吴新一代权臣。

## 司马家的新敌人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公闾，这次请你前往寿春一趟，感想如何？

贾充：诸葛诞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司马昭：果然...虽说他和我们司马家有姻亲关系，终究他还只是个旧时代的人。我请你问的问题是不是太过刺激了？连诸葛诞这种对我们司马家有好感的人都翻脸了，更何况你呢？

贾充：大将军，在下已经决定要站到您这边了，对于那个问题，在下的答案您该明白。

荀勖：（我们哪有挑边站的权利？现在既然已经跳上贼船，也只有舍命跟到底了。）

师纂：（外敌都铲除乾淨了，现在就开始针对自己人下手，看来是轮到诸葛诞了。）

裴秀：（钟会这家伙因为母丧而缺席，看来现在正是我等表现的大好机会。）

贾充：诸葛诞两度镇守扬州，深受部属和人民爱戴，这是非常大的隐忧。在下建议徵召他回京师，剥夺他的军权。

司马昭：还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你的心还真软。

贾充：不，在下认为他一定叛变。然今日叛变，灾祸较小，否则拖延下去，灾祸大不可测，不如今天了断。

司马昭：说得也是，事情就交给你办了。公间，经过这一次的事情，我可以放心把司马家的背后交给你了。过去我爹想结交贾逵而终身不可得，今日我结交他的儿子，也算是完成爹的梦想了吧。来，公间，我敬你一杯。

贾充：是！（爹啊，就算您责备我丢了贾家的人，我还是得这样做，我要保护贾家上上下下数十口人的性命啊。）

## 诸葛诞的困惑 寿春议事厅

诸葛诞：我这几年来，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蒋班：（怎么回事呀？）

焦彝：（我也不知道，似乎从上次贾充来访后，镇东将军就变成这副德行。）

诸葛诞：昭伯，太初，平叔...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明白你们的心？为什么我到现在才看清司马家的真面目？然而这一切都太迟了。

## 半个月前 寿春议事厅

贾充：在下听说洛阳许多人都希望皇上禅让，不知您怎么看？

诸葛诞：你说什么？禅让？

贾充：是的，就是禅让。

诸葛诞：（原来司马昭真的想篡位？我一直在助纣为虐？他们竟然欺骗我这么久。身为名士，识人之明居然还比不上那粗鲁的文钦。太初、平叔一定也在笑我。作为四聪八达最后一人，不能这样苟且偷生！）

诸葛诞：你不是贾逵的儿子？！世代都受到大魏的恩惠，怎么可以把政权送给别人？

贾充：别激动，在下也只是听别人说的。

诸葛诞：告诉你！如果洛阳政变，我当以死报答。

## 诸葛诞的困惑 寿春议事厅

诸葛靓：爹，看您最近愁眉苦脸的样子，要不要出去透透气？

诸葛诞：我哪有这个心情。

诸葛靓：我听说最近寿春来了个非常灵验的算命师，听说比我们的神算章鱼“宝锣”还准，爹要不要也去给他看一下？

蒋班：什么术士这么跽？叫过来就好了。

诸葛靓：不不不，那个半仙可不愿意随便给人看相，如果不让他满意，怎么样都叫不过来。

诸葛诞：也好，就让我去看看吧。

## 寿春神算 寿春城城门

诸葛靓：爹，就是这里。

诸葛诞：真没想到，所谓的神算...居然是个女人。

诸葛果：只要算得准，不管男人或是女人都无妨。

诸葛诞：说得也是...只是你真的如传说中算得那么准？

诸葛果：正始名士所剩无几，四聪八达只余一人。

诸葛诞：你究竟是什么人？

诸葛果：你现在走在命运的交叉点上，你充满著彷徨和犹豫。究竟是要成为忠臣，还是要成为开国功臣，你的心中还在摆荡。



诸葛诞：……我看你不是神算，而是利用神算的名号想要吸引我过来见你。

赵统：（真的如她说的，诸葛诞会上勾。）

赵广：（我就说听诸葛姑娘的准没错。）

诸葛果：不久之后，会发生一件逼迫你要做出决定的事情，我正是为了帮助你做出正确决定而来的。

诸葛诞：呵呵…可以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了吧。

诸葛果：琅邪诸葛家，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

诸葛诞：（等一下，如果说她也和诸葛家有关系的话，扣除掉已经灭门的东吴诸葛家，那么就只剩下蜀地…该不会…她和那个名满天下的从兄有关系？）

### **寿春三叛 寿春议事厅**

诸葛诞：真是没有想到，能够在这里见到从未谋面的蜀地诸葛家人。

蒋班：这样好吗？虽说眼前是个看起来没有威胁性的弱女子，但她是蜀人也是事实。

诸葛诞：那又如何？她是我的亲戚，过去我想见从兄而不可得，现在能见到他女儿也算得偿所愿。

焦彝：（平白无故跑来这边，一定有问题。不过，既然是蜀人，应该也不会去劝将军效忠司马家，可以好好观察一下。）

诸葛诞：等一下，似乎有人来了…

士兵：恭喜镇东将军！

诸葛诞：有什么事情好恭喜的？

士兵：朝廷徵召您回到洛阳担任司空，能够升到三公位置，小人还能不恭喜？

诸葛诞：朝廷有说什么时候出发？

士兵：似乎是希望您即刻出发，而且在出发前，请将兵权移交给扬州乐刺史。

诸葛诞：好，我知道了。

诸葛靓：恭喜爹您升官了。

诸葛诞：恭喜个屁！我快大祸临头了。我当三公的顺序，不管怎么样都会在王昶之后，现在又只派一个小兵来传令，怎么想都和乐綝脱离不了关系。你们说我该去，还是不该去？

诸葛果：夏侯太初的事情，似乎距离现在还不久。

诸葛诞：夏侯太初？！对呀...这个该死的司马昭，居然完全不念我们之间的关系。

蒋班：大将军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您，不然他就不会派贾充来探您口风了。

焦彝：当初就说过帮司马家是大错特错，现在灾难临头才知道了吧。

诸葛诞：你们两个最近说话越来越不留余地。我被司马家蒙骗了，一直以来，我以为司马家只是想要夺得权力来保护自己，从来没想过他们会有篡位的念头。

诸葛果：真的没想过？

诸葛诞：什么？

诸葛果：当司马懿屠杀曹爽的时候，你真的没想过司马家的夺权行动已经变质？当司马师废黜皇帝的时候，你真的没想过他已经在觊觎皇帝位子？当毌丘俭起兵的时候，你真的没想过哪边是真正的忠臣？

诸葛诞：这……（虽是女子，但是分析字字在理，真不愧是从兄的女儿。）

诸葛果：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是要维护名士风范，还是苟且偷生，决定权都在你。

诸葛诞：……（这么多年来，我被自己的贪心给蒙蔽了，明明有那么多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我就是不肯相信司马家有逆心。是呀，我官位节节高升，还成为司马家的姻亲，但我却失去了一个名士该有的气节。我过著行尸走肉的日子却不自知，还因为自己选对边站而沾沾自喜，诸葛公休啊...你比起你在蜀地的从兄差太多了。就算现在为时已晚，司马家势力已经是庞大到难以对抗，我还是要做我该做的事情。）

诸葛诞：我已经决定了！我诸葛诞不是司马家的家奴，我是四聪八达的最后一人！我要成为正始名士最后的典范！现在即刻把扬州刺史乐綝抓过来，那家伙随时会成为司马昭的内应。

**乐綝的抉择 扬州议事厅**

庞会：诸葛诞叛军已经快要杀进来了，您难道不准备逃走？

乐綝：你先走吧，你一个人还有机会逃出去。

庞会：可是...

乐綝：别在这时候还想要效法你父亲，别忘记你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庞会：是呀...我还没有对关羽一家人复仇。

乐綝：那你还不快走！

庞会：请您多保重。

乐綝：(这个庞会，虽然武勇和胆识都不逊于他父亲庞令明，但只为复仇而活，已经葬送掉他的人生了。唉...我还去关心他呢，自己都快性命不保了。)

## 半个月前 洛阳附近

乐綝：哈哈，我终于升到扬州刺史啦，羡慕我吧，忌妒我吧！

张虎：哼，这种屎缺，送给我都不要。

乐綝：我就知道张辽的儿子说不出什么好话，你坦率点敬佩我会怎样？

戴陵：两位别吵了啦，想想你们也吵了几十年，不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孽缘？

乐綝：是呀，回想起过去这家伙小时候，居然把我拿来当做点心的梨子偷吃掉。

张虎：我倒记得有人专门抢我女朋友，我把哪个妹，你就去把哪个。

乐綝：哼，你还敢说？你上次偷我头盔，我还没找你算帐。

张虎：那是报复你上次偷用我的黄龙钩镰刀。

张虎：乐进的儿子，这个扬州刺史的职务绝对不好做，你应该知道你不是司马家的亲信。

乐綝：我又何尝不知道？司马家对淮南诸葛诞不放心，所以想找个不亲近诸葛诞，却又死了也没关系的人去那边牵制他。

张虎：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去赴任？

乐綝：我能有选择吗？现在这个时候，有谁可以违抗司马家的意思？

戴陵：回想起过去，我们三个人还可以公然鄙视司马懿，现在居然连对司马家稍微吭一声都不行。

乐綝：如果爹或是张辽还在的话，哪可能轮到这些人嚣张？

张虎：乐綝，不要死了！等你从扬州回来，我还想和你好好喝一杯。

乐綝：哼，我可是不死身的乐綝，你就把你的酒给我准备好吧。

## **乐綝的骨气 寿春议事厅**

乐綝：诸葛诞，你身受朝廷大恩，怎么敢造反，袭击朝廷命官？

诸葛诞：这才是我要对你说的，你父亲乐进是武帝最信赖的将领之一，对大魏忠心耿耿。怎么到你这代，变成司马家的走狗！

乐綝：诸葛诞，我只问你一次，你究竟是真心想要起兵匡复魏室，还是想要自保而已？

诸葛诞：你这司马家的走狗，凭什么问我这个！

乐綝：司马懿滥杀宗室，司马师擅行废立，司马昭妄想篡逆，这些事情我也知道。可叹武帝时的名将，只要有一人在此，又怎么可能轮到他们在那猖狂。

诸葛诞：等一下，你是支持我起兵？

乐綝：如果你是真心想要起兵，我又怎么可能不支持，我是乐文谦的儿子，就算能力再差，我也有我的骨气。但是...我没有办法抛下我的妻儿不顾，我的肇儿还年幼，我不希望他因为我而被牵连。所以请你杀我，这样我麾下的军队都可以归你统率。

诸葛诞：为什么你要做到这种地步？

乐綝：我乐綝浑浑噩噩过了数十年，从来没有为大魏做任何一件事，今天只要用我的血，就可以拯救大魏，我何乐不为？

诸葛诞：你真的不再考虑和我一起起义？

乐綝：祝你起兵顺利，推翻司马家，让武帝建立的大魏回复原有的光彩。（张虎，原谅我不能和你喝一杯了，只希望你能体会我的苦心，不要像我这样，到现在无奈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报效大魏。）

公元二五七年，朝廷下诏诸葛诞担任司空，命返洛阳就职。诸葛诞接到诏书后，决意起兵，斩杀扬州刺史乐綝，合并其部队。诸葛诞一口气聚集淮河北各县的屯垦部队十余万，及扬州精兵四五万人，积存粮食够供应大军一年使用。诸葛诞决意闭城自守，在寿春城作长期抗战的准备。

## 勇气 寿春 诸葛府

诸葛靓：明天我就要以人质的身分前往东吴，所以现在特别向各位辞行。

赵统：人质？难道你们要向东吴投降？

诸葛靓：应该是这样没错。

赵统：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不是说要起兵反司马家吗？为什么反而要降东吴，把敌人引进自己的国土？

诸葛靓：对不起，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外姊您，您身后的这两位将军是谁？

赵统：忘记自我介绍，在下赵云之子赵统。

赵广：同样是赵云之子，也是赵统之弟赵广。

诸葛靓：原来是名满天下赵云将军的儿子，失敬失敬。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爹到底在想什么，既然要起兵反正，就应该大张旗鼓向各地号召响应，怎么能这样投降敌人。

赵广：我想应该和过去毌丘俭失败，知道指望各地响应是没用的关系吧。更何况，过去诸葛将军的立场反反覆覆，一下子帮

司马师，现在又反司马昭，这样怎么可能有号召力？

诸葛果：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单纯是族叔在迷惘而已。

诸葛靓：迷惘？因为姊姊的关系？毕竟她也是司马家的媳妇。

诸葛果：或许是，只是要想到对抗这个权大势大的司马家，任谁不会感到恐惧呢？特别是之前还仰仗司马家权势的他。不过不要紧，族叔已经踏出最勇敢而且艰钜的一步，剩下就静观其变就好。

赵统：可是...

诸葛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拯救诸葛诞的内心，现在既然他都已经觉醒，我们又何必再多计较呢？你的父亲是伟大的，我也以这个族叔为荣，只要记住这点就好。

赵广：（我一直以为，诸葛姑娘来这边的目的，是要煽动诸葛诞造反，好缓和我大汉现在危险的情势，难道不是这样？）

赵统：（我真的不懂，如果诸葛诞这次起兵弄成这样的话，我们大汉哪可能再度有起兵的机会？）

## **东吴发兵 建业大将军府**

孙綝：诸葛诞把他的儿子送来当人质，还向我们大吴称臣。现在如果我们得到寿春，将可以让大吴的领土，一口气拓展到淮南一地，这可是过去大皇帝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因此，我决定亲自率军增援诸葛诞，武昌方面就由镇南将军朱异率军增援。

鲁淑：在下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要从长计议才是，现在我大吴



内部也不稳，夏口督孙壹才刚刚叛逃，我军军心需要时间回复。

孙綝：孙壹那个小人物不值一提，曹贼居然还把他当宝，我看司马昭那家伙真是蠢得可笑。（虽然从兄为了保卫孙家人才传位予我，但我还是要排挤可能威胁我的宗室近亲，才能确保我这疏属的权位。）

鲁淑：不，那是可怕的政治号召作战，想想连个孙壹都可以获得礼遇，更何况是其他高官？

孙綝：住口！要是有人敢效法孙壹，我就会让他死得比孙宪或是王惇还惨！

鲁淑：（大将军现在已经是杀红了眼，为了他的权力，杀掉吕据和滕胤不说，甚至连孙峻时代得宠的孙宪都杀。）

鲁淑：……

孙綝：（若不是他是鲁子敬的儿子，我早就把他宰了。幸好他识相，不再说下去。）我想镇北大将军应该很熟悉寿春的情况，我希望你能带领三万军队，先行去支援寿春。

文钦：等一下，大将军不知道我和诸葛诞的关系非常恶劣？

孙綝：大敌当前，我认为你们应该可以和睦相处才是，难道你会为了私怨而不顾大局？

文钦：不，您说的是，我愿意率军先行援救诸葛诞。（忍耐，为了昭伯和仲恭的理想，我一定要忍耐。）

孙綝：那么唐咨、于诠和全怱等人，也跟随去援救寿春。

全怱：等一下，我也要去？

孙綝：废话！你以为你姓全就有特权？我和从兄不同，不管是谁，都会一视同仁对待！

全怿：（我苦啊，似乎这个大将军一开始就对我们全家有意见，娘说的话对他也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全家早晚要倒楣了。）

孙綝：（哼，我才不像族兄，胃口好到连那种年纪的阿婆都吃得下去，全家那群废物，既无用又占满高位，早晚干掉他们。）

公元二五七年，东吴在诸葛靓作为人质，到达东吴以后，皇帝孙亮即刻任命诸葛诞为大司徒、骠骑将军和青州刺史。大将军孙綝派遣镇北大将军文钦，率领三万人先行出发，援救寿春（淮南）。孙綝本人也率领大军挺进，并指挥武昌的朱异和丁奉等人朝向寿春出发。

## **出兵平乱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诸葛诞果然造反了，我在计画上稍微加点料，引诱他杀了乐綝，这下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不过他真是差田丘俭一大截，仗都没打就投降东吴，还敢说自己是忠臣义士？我将率领大军，亲自平定诸葛诞乱事，并且顺道让吴贼再也无进军淮南的实力。让镇南将军王基代镇东将军，都督扬豫州诸军事。安东将军陈騫和豫州刺史州泰会同王基平乱。荆州刺史鲁芝和青州都督石苞也同时率军支援，这样动员人数应该可超过二十万。

贾充：王基和鲁芝可以信赖吗？他们曾经担任过曹爽的部

属...

司马昭：公闾呀...上次能够平定毌丘俭叛变，如果没有伯舆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办到。我信任他们，就如同信任公闾你一样，请不要再怀疑他们的忠诚了。

钟会：大将军...

司马昭：士季呀，虽说这次激反诸葛诞为我所愿，但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其实诸葛诞年事已高，只要等他死亡即可，不需要去激反他制造国家的危难。要是早点接到你的信，或许我不会派公闾去见诸葛诞。

钟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现在应该是想办法尽快平乱才是。

司马昭：关于令堂的丧事，已经办好了？

钟会：没问题了，比起对母亲的小孝，我想要对大将军尽大孝，相信母亲的在天之灵也能理解我的作为。这次大将军准备得非常周到，但是您似乎忘记做一件事了。您打算亲自征讨诸葛诞，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然而上次的教训不可忘。

司马昭：上次的教训...哎呀，我还真差点忘记了。这就请求圣上和太后一起随同出征，另外，也把东乡公主给我一并带上。

钟会：（从他少见的慌张神情看来，似乎当时那件事情，对大将军还是梦魇一场。）

司马昭：士季，做得好！你真是我的张子房啊。

荀彧：（那不是当初武帝夸赞我老爹的话？大将军说这话，可把他的野心表露得一览无遗呀。）

裴秀：（这个钟会，他什么时候这么得到大将军的信任了...明明是我比较早跟随大将军，现在却完全落后了。）

## **忍辱负重 洛阳宫殿**

曹髦：姑姑，司马昭实在是太过分了！居然要把朕、太后和您带著去征讨诸葛诞！朕很清楚诸葛诞起兵是为了推翻司马家，然而朕却得窝囊地帮著打对朕忠心的人，这实在是难以忍受！

曹绫：司马昭记取了上次的教训，所以有这样的行动，我并不意外。诸葛诞一开始就退缩，闭城自守又投降东吴，已经失掉先机，司马昭此举还有压抑住其他亲魏室将领的效果。

曹髦：可恶！难道就任他摆布？

曹绫：现阶段来说，我也只能这样说，我们只能乖乖听他的话。我不是说过，一定要忍，因为你有著远远超过司马昭的年轻活力。

曹髦：可是，每次想到武皇帝的武功，朕就觉得朕实在是没用到家。

曹绫：你错了，自从昭伯和他的势力覆亡之后，我们和司马家的实力就完全逆转过来。纵然是祖父复生，恐怕也很难击倒司马家。你也不要妄自菲薄，现在毕竟是形势比人强，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忍耐而已。

曹髦：是...（姑姑，我虽然很尊敬您，但是只有这点我不同意。我认为如果是武皇帝，一定会拔刀和司马家一搏，这才是英

雄作为。)

公元二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曹魏皇帝曹髦和太后一行人抵达项县，司马昭则统率各路大军二十六万，进抵丘头。然而司马昭布置的包围网还没有完成，东吴的援军，文钦等人已经抵达，从寿春城东北，沿八公山挺进，全体入城。

## 吴越同舟 寿春议事厅

诸葛诞：……

文钦：……

唐咨：怎么气氛那么僵？

蒋班：（东吴这帮傻鸟似乎还不知道这两人之前结怨有多深吧。）

诸葛诞：想不到孙大将军会派出这么强力的援军，我是该感激他吗？

文钦：文钦奉命来协助防守寿春城，一切谨遵诸葛将军指示。

诸葛诞：仲若，想不到我们会有携手合作的一天。

文钦：如果我们早点携手合作的话，现在我们应该在洛阳，和仲恭一起辅佐圣上。

焦彝：（哇勒，这两个人是想要当场干起来？）

文钦：不过...因为你的起义，让我有机会重新回到这熟悉的土地上，贯彻对抗司马家的大义。关于这点，我还是很感激你。

诸葛诞：（这个莽夫居然变得这么会说话，要是早点这样，我也不至会这么讨厌他。）

文钦：（为了再次高揭大魏的大义，为了成就毌丘仲恭未完成的志业。寿春城啊，我回来了！）

### **王基的坚持 寿春 魏军营帐**

陈騫：现在大将军的主力部队没有到，我们如果和敌人硬碰硬，应该还是没有赢的机会。（你想死我才不管你，我可是要留著命去嫖妓的。）

王基：休渊，你的想法非常正确，但还是有修正的空间。先不说城内十几万的部队，城外在附近游击的朱异部队，才是我们真正该烦恼的对象。

陈騫：是呀，那个朱异也知道不要和我们正面对决，只是停留在外围，和城内军队相呼应而已。

王基：大将军虽然命我们坚守，但是如果不先解决掉朱异的军队，要固守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使者：启禀镇南将军，圣上下诏要您进据八公山。

王基：现在我军包围网已经完成，营垒坚固，只要加强防御工事，严密提防他们逃走就行了。如果转移阵地，使贼寇逃出城外，以后就是再有本事的人，恐怕也难以收拾残局。

使者：可圣上的命令...

王基：我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就这样对圣上说吧。和贼寇

对峙，应该像大山一样，毫不动摇。如果迁到险要之处，军心动荡，声势就已经居下风。现在各军都已经进入深沟高垒之中，人心笃定，不应该使他们受到搅扰，这是作战的要领。

王基的奏章，不久之后被批准。王基开始加强对寿春的包围网，里外数重，壕沟深陷，营垒坚固。文钦等人数次尝试突围，都遭到王基迎头痛击，被驱赶回城里面。

### **破敌方案 寿春 魏军营帐**

司马昭：伯舆，若不是你的择善固执，恐怕现在寿春防线就被敌人突破了。

王基：现在敌人已经被彻底赶回城内，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出击。我认为应该趁著敌人士气受挫的机会，一口气攻陷寿春城！

石苞：我也认为应该发动攻势，这样就可以解救寿春的妇女同胞！

司马昭：咳...我们是奉旨讨贼，你难道又在动什么歪脑筋？

石苞：没什么啦，我最近身体虚弱，需要十个八个女人陪睡。

司马昭：（这个石仲容虽然长得好看，头脑又聪明，但是个性轻浮又好色成性，难怪爹当年不肯重用他。大哥只是想他虽然人品差，但也有些经国才略，就姑且一用，只是这人真的值得我们司马家败坏名声也要用？）

司马昭：寿春城坚固，而且守军众多，攻城一定会受到挫折，

如果外援再来，正好腹背受敌，是危险的策略。而今，文钦、诸葛诞和唐咨这三个叛徒聚集在一个孤城中，这是上天要他们一起被诛杀。我们应该紧密包围三面，如果吴贼从陆地赴援，粮食携带不便，数量也有限，我们用轻装骑兵切断粮道，不战即可退敌。只要能击破吴贼援军，城内的贼寇必定会束手就擒。

王基：话虽如此，但城外朱异的游击部队该怎么处理？如果不收拾掉他，我们很难专心进行包围行动。

张虎：让我去！我要杀光吴贼和诸葛诞一千人等！

司马昭：不行！你身为名将之后，也该知道光凭血气之勇，无法破敌。

张虎：（我恨呀，司马家根本不信任我，可我为了帮乐进你报仇，却又不得不委身在他们底下。）

鲁芝：（没想到这次居然得率军帮司马家作战，在座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过去曹大将军的部属，现在看来真是讽刺。不过他对我们也不完全放心，不然就不会当场诛杀常林的儿子给我们看。想起当初司马懿对常林再三敬拜，司马昭却把他儿子像杀猪一样杀掉，他杀我们更不会犹豫。）

司马昭：朱异怎么说也是吴贼顶尖名将之一，可能得劳驾伯舆你了。

曹绲：大将军，对付那样的部队，你不需要派出我军的王牌。

胡奋：这不是公主吗？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司马昭：是我要她来的，她的文韬武略和爹可说是不相上下，



对于破贼一定会有所帮助。(放著你待在圣上身边才更危险，只有把你紧紧扣在我身边，我才可以放心。)

陈泰：(现在的我和公主的立场没有任何差别，都是因为不信任被紧紧扣在身边呀。子上，我知道你想要给我机会，希望我能表现出恭顺的态度。但是很可惜，我做不到。)

曹绫：我认为，奋武将军石苞有勇有谋，足够对付朱异。

胡烈：太夸张了吧，那个好色鬼能够做什么？

司马昭：不，记得东兴大败的时候，只有仲容的军队能够全身而退，或许他真的有才能。(能屈能伸？也对，虽说我不能明目张胆杀她，但是直接囚禁她也不难...她应该是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 and 叛军无关吧。)

司马昭：仲容！你带著州泰和胡烈等人去迎击朱异，我会把帐下最精锐的部队交给你。

石苞：是的！我一定会战胜朱异！（呵呵，东吴听说女将多，趁机带两个来治疗我的性饥渴。)

州泰：石将军！你最好收敛点！我平常劝谏你的话可从来没有少过。

石苞：(这州泰正经八百的，真是讨人厌，我就不相信摆两个大奶妹在身边你不要。不过说真的，眼前这个公主真是正翻了，打赢的话，可以请她亲自慰劳我？)

胡烈：(瞧他这副色咪咪的样子，真的能够打仗？真羡慕大哥可以待在大将军身边。)

石苞率领的分队，完全不辜负司马昭的期望，由州泰在阳渊给予朱异部队迎头痛击，州泰继续追击，杀伤两千余人。

### **石苞之才 寿春 魏军游击军营帐**

石苞：怎么？！你们两个人看我，怎么还有怀疑的眼神？仗不是都打赢了？

胡烈：走运。

州泰：实际出兵的可是我，石将军你唯一做的事情，是在后面捡吴贼败军的物资。

石苞：啊...就...济贫嘛。

州泰：喂，现在贼首孙綝亲自率军来到，朱异这次获得完全的补给，实力可不同凡响。

州泰：偏偏你却无动于衷，只知道在这边吃喝玩乐，想找死，不要拖著我一起下水！

石苞：你一定是觉得我这个人人品低劣，只是靠著运气升到今天的高位。

州泰：我可没这样想。

石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过去太傅赏识你，轻蔑我，到最后我却爬得比你高的原因？比道德，你我这种平民出身的，怎么样也比不过儒学世家子弟，这点我想曾经被那钟会羞辱过的你也该很清楚。所以不如放纵自己，反正我是没水准的死老百姓，贪

财好色都是应该的。而正因为我好色又贪吝，只是个胸无大志的废物，所以不更让人放心？

州泰：（等一下...莫非他是效法王翦？）

石苞：嘿嘿嘿...听说东吴专出正妹，到时候要是抓到朱异，逼他们用十个美女和我交换俘虏。

州泰：（我多心了，他根本骨子里就是个大淫棍。）

胡烈：我认为应该率军去突袭吴贼的粮草所在，只要切断他们粮草供应，要打败一群饿坏了的兵士，并不困难。

石苞：好是好，但你知道粮草的位置？

胡烈：总会找得到...

石苞：真是的...就在都陆一带。

胡烈：噢？

石苞：你真当我坐在这边什么都不做？从上次交手就知道那家伙无心作战，只是稍微晃一下就回去，所以把粮草放在后方。不过这次，我要让他的安排，变成毁灭他部队的致命伤。命你率领五千精兵，袭击都陆，摧毁朱异的粮草供应。

胡烈：是！

石苞：还有...如果发现什么宝贝，记得要带回来，我要济贫。

胡烈：.....

孙綝再命朱异率领丁奉等人，前去援救寿春。朱异把辎重粮秣，留在都陆，自己率军挺进到黎浆。石苞再度迎击，击破朱异。

朱异残兵陷入饥饿状态，沿途吃树叶充饥，勉强回到孙綝大营。

## 朱异殉难 吴军营帐

孙綝：搞什么东西，你们吴郡朱家部曲不是号称所向无敌，怎么打成这副德行？

朱异：这场战争根本就是大错！人家魏贼家里面的事情，为什么要牵连到我们？

孙綝：难道你想放弃寿春？这可是拿下寿春的大好机会。

朱异：别开玩笑，寿春距离魏贼京城近，地势又是一片平坦，适合骑兵行进，我军以步军和水军为主，根本无法守住那里。

孙綝：你是在质疑我的方针？

朱异：我不希望朱家子弟在这样的战场上牺牲。

陆抗：（这些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这场战争，对我江东大族根本毫无意义，守也守不住，得到的人力也有限。）

孙綝：现在就率领你的部队，给我好好打一仗！

朱异：我拒绝！我的部队才刚从饥饿状态中逃出来，根本就没有战斗力。

孙綝：我再说最后一次，给我出战！

朱异：我拒绝！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要拿下寿春，为什么你的军队却从来没有动一下。

孙綝：我有我的考量。（这场战争，我本来就只打算让朱异的部队去打，我才不会像诸葛恪那么笨，把自己手上的筹码都败

光。现在我离开建业也有一段时间，全家班的人在背后给我搞鬼的话，事情就变得很麻烦，看来是要赶快回军建业为上策。)

丁奉：季文！不要这样固执！就听大将军的话吧。

朱异：过去大皇帝也从没有这样命令过父亲，你凭什么这样命令我吴郡朱家！

孙綝：吴郡朱家？笑死人了，我谁没杀过，怕你小小的吴郡朱家？

丁奉：不可呀，再怎么讲，吴郡朱家都是我大吴的支柱。

孙綝：放屁！我就不相信，这个吴郡朱家能有多大本事！

丁奉：大将军，拜托您三思呀。

孙綝：来人！把这个违抗军令的逆贼给我拖下去砍了！

丁奉：大将军，季文是威镇国际的名将，斩他将会对我大吴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孙綝：笑话，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小朱异能有多了不起。

丁封：镇南将军，您也向大将军道歉认错吧。

朱异：我没有错，为什么要认！

孙綝：快！给我砍了他！

士兵：是！

朱异：孙綝，你这个无能又残暴的蠢猪，我在那边等著看你被诛杀的一天。

陆抗：（我本来以为孙綝这家伙不管再怎么残忍，终究只会杀北方人或是孙家亲族。过去孙峻看我们江东士族已经退居二线，

因为没有威胁性，所以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然而这次居然把吴四姓中，最具有代表的朱家当家给杀了，这就表示他的屠刀也将对向我们，我们不能再冷眼旁观。)

东吴镇南将军朱异，以部下饥饿，没有战斗力为由，拒绝孙綝的出兵命令。没想到，孙綝居然当场斩杀朱异。不久后，孙綝率领大军返回建业。因为他既不能救出诸葛诞，又丧师辱国，诛杀名将，全国上下，开始怨恨孙綝。

### **胜败的分歧 寿春 魏军营帐**

司马昭：好好好，仲容的表现真令我大开眼界，能以少数精兵打败吴贼的精锐部队。这次你辛苦了，你想要什么赏赐？

石苞：十个美女就够！

州泰：你...你怎么这么丢人！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陈騫：哼，没出息。

州泰：你看！被人家鄙视了吧。

石苞：哼，你们这些伪君子，我就不相信你们不想要美女。

陈騫：(如果是我，我想要二十个。)

司马昭：朱异不能挺进到寿春，孙綝把他杀掉，其实这并不是朱异的过错。其实这是孙綝为了要向寿春表示歉意，坚定诸葛诞意志，使他希望不至于破灭。我们现在更要加强包围网，防备他们突围，要用谋略，来使他们做出错误决定。

钟会：我建议散布谣言，来消耗敌人的粮食。就说东吴援军即将抵达，围城大军粮秣不继，已经把部分军队送到淮河以北的郡县，马上就要解围。

司马昭：公主，你看如何？

裴秀：我以为这样的谣言起不了任何作用，难道贼人不会去查明真伪？

钟会：（这个裴秀真碍眼，你是卯足劲要和我斗下去？）

裴秀：（钟会，像你这样的恶人不配为司马公效命。）

曹绫：我想，诸葛诞应该会相信这样的谣言，对于城中的粮食消耗不加以控管，不出半个月，寿春城一定缺粮。

司马昭：哦？但万一敌人因此集中兵力想要突围，我军又该怎么办？

曹绫：敌人现在不可能突围的，因为现在城中人多口杂，在号令不统一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统整兵力来突围。

司马昭：我倒是认为，敌人或许还在等我军后方有发生变故喔...

曹绫：现在我大魏还能发生什么样的变故？

司马昭：是呀，毕竟可能制造变故的人，现在都已经坐在我营帐中了。

陈泰&曹绫：.....

司马昭：全军准备对寿春城发动最猛烈的攻击，务求将诸葛诞、文钦和吴贼歼灭于寿春。

## 争论 寿春议事厅

诸葛诞：居然中了司马昭的诡计，这下本来应该充沛的粮食，现在居然开始短缺了。

文钦：早就说过要你注意粮食的消耗，偏偏你就是不听。

诸葛诞：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应该想想接下来的对策。

文钦：现在敌人大军正在外面筑防御工事要包围我们，我建议应该立刻趁工事未完成前发动攻击。否则包围之势形成，外面的援军也很难再进入了。

诸葛诞：哈哈，仲若呀，毕竟你待在淮南的时间没有我久，不知道淮南这里的气候。寿春每年都会下大雨，淮河会暴涨淹没城邑。司马昭不知道这点，把部队集结在随时会氾滥的地方，不用我们出手，他们马上就会变成虾兵蟹将了。到时候会合城外东吴军队，何愁大事不成？

蒋班：我认为朱异大军不能前进，孙綝诛杀他而回军。虽然嘴巴说将集结大军，实际上早就无能为力，只是眼巴巴看我们战败。

焦彝：现在我军士气还算旺，军心也坚定，应该抓住机会攻击敌人单一据点，虽然不能大获全胜，但总会有人突围而出。呆坐在这边等死，没有任何意义。

文钦：我反对！你率领十几万大军，归附大吴。我和全怱等都陪你陷在必死之地，父母子女也都在江表。今天纵然孙綝不打



算援救，圣上和全怍等将士的亲戚又岂能接受？

诸葛诞：（说得也是，现在城中的全家班，都是东吴最有权势的一群人，我想就算孙綝不理我们，全公主也不会坐视不管。）

文钦：何况中原没有一年不发生巨变，军民辛劳疲惫。我们再守一年，他们内部形势必定会发生变化，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呢？（想当初我没有听尹大目的话，错失了反攻的良机，这次怎么能够重蹈上次的覆辙呢？）

蒋班：那是馊主意啊！

焦彝：如果现在不突围，等到以后我军没有战力时再突围，就来不及了。

蒋班：不然...您可以把诸葛姑娘请来，问问她的意见如何？

诸葛诞：够了！这种事情又不是她可以决定的，你们再啰唆，我保证你们人头落地。

蒋班：这.....

焦彝：（别再说了，你看看诸葛将军的眼神，那可是真的带有杀意的眼神。）

诸葛诞对于蒋班和焦彝的坚持己见感到愤怒和猜忌，打算诛杀两人。蒋班和焦彝感到恐惧，翻墙出城，投奔曹魏围城军。

## **名士诸葛诞 寿春 诸葛府**

诸葛诞：有件事情可以请教一下吗？

诸葛果：什么事情？

诸葛诞：你这次前来的真正目的。听说蜀地大将军姜维在上邽附近受挫，损失幅度不小，兵力衰弱到连防御我大魏的入侵都有问题。我左思右想你特地从蜀地前来的原因，就是说动我起兵，让蜀地有喘息的时间。

诸葛果：族叔说的完全正确。果在主公最需要我的时候病倒，导致主公面对邓艾的时候孤立无援，因此我必须为主公做些什么。

诸葛诞：果然如此，我真是太小看你，同样也太小看族兄那支诸葛分家的厉害。

诸葛果：不过族叔怎么想？如果感觉是被果骗，那么就请即刻诛杀我。

诸葛诞：呵呵，我被骗了十多年，难得有人肯对我说真话，我又怎么可能杀说真话的人。更何况，如果没有你推我一把，我怎么可能回想起自己是正始名士的事情。只是，不瞒你说...想起要和我一手让它壮大的司马家为敌，我可是害怕得不得了。我没毌丘仲恭的勇气，完全没有胆量和司马昭麾下的精兵悍将对决，只敢躲在寿春城抵抗。

诸葛果：毌丘俭是毌丘俭，你是你，既然你能下定决心对抗司马家，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诸葛诞：我实在是很难想像后世会怎么评价我？是大魏的忠臣？还是愚蠢的叛贼？只是可怜我的家人，恐怕都要跟著陪葬。

或许以后，琅邪诸葛家就只剩你们蜀地的这支了。

诸葛果：不，你忘记你的女婿是司马家的人？还有因为毌丘俭叛乱后修改的法律？

诸葛诞：你真的是怪物，怎么会连我大魏的事情都知道得这么清楚。说得也是，小女很可能会因为嫁给司马榘而逃过一劫，而且司马家还有混著我诸葛家的血统...哼，哈哈哈哈哈...看来这场仗，我不管怎么样都会是赢家...

诸葛果：就让果陪你到最后吧。

诸葛诞：我怎么能害你跟我一起死？想办法活下去，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找到活路。（这个诸葛果对我坦白，应该可以信任，但是其他人呢？文钦可以信任？东吴将领可以信任？）

## 奇兵的行动 寿春附近

陆抗：再往前走就是贼营的包围网，你确定你要跟过来？

甘宁：你能离得开我？没有我，你应该什么都做不成吧。

陆抗：很抱歉，因为我的独断独行，把你给拖下水了。

甘宁：孙綝这家伙为了一己之私，宁愿把三万大吴军队丢下都要回军。他制造的怨恨早晚会把他吞掉，一年内就可以预见他的败亡。

陆抗：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想要多拯救点这些被围困的将士，就算只救到一个也好。

甘宁：不只这样吧...诸葛靓的那封信似乎也对你影响不小，

是牵动你对陆逊的感情吧。

陆抗：十年前，我看著爹被小人围攻，却没有办法帮他一点忙，我是眼睁睁看著他被人害死。现在我却有这个能力去帮忙拯救别人的父亲，如果我不做，就是再度犯下当时的错误。

甘宁：你想太多了，陆逊的情况不是你可以挽回的，同样援救诸葛诞也不是你能力所及。

陆抗：为什么你说话总是这么不留情？

甘宁：不过我不讨厌像你这样的人，所以我才会帮你。更何况，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那个疯子恐怕会有惊人的举动。

陆抗：疯子？你是说文傲？

甘宁：除了他，还有谁呢？这几年来，他对我挑衅了无数次，你知道这代表什么？

陆抗：他是个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的疯子？

甘宁：对，这种人没有什么原则，千万别把一般人的价值观套到他身上。

## **赵家受辱 寿春防卫军军营**

赵统：弟弟快离远一点，这家伙强得跟怪物一样。

文鸯：就这种水准？你的动作慢到苍蝇都可以停在身上了。这才是真正的速度！

赵广：不见了？

赵统：什么？

文鸯：太慢了！

赵统：啊！

文鸯：你真的是赵云的儿子？我曾经听说赵云有万夫不当之勇，结果你却被我一击打倒。

赵统：可恶...完全不能动弹...

赵广：你突然攻击我大哥，让我大哥来不及防备，难道就公道？

文鸯：不服气的话，你也攻过来呀。

赵统：不要...这家伙合我们兄弟之力都不是对手。

文鸯：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真恨我晚生了五十年，不能和那些强悍的武将一较高下。到现在我只碰过一个让我觉得惊艳的武将，只是在我在东吴这段期间，她一直拒绝和我交手。本来以为你这个赵云之子可以让我惊喜一下，没想到终究是让我失望。

赵广：你别得意，我们赵家的武艺，绝对不只如此而已。

文鸯：你比起你兄长更是可悲，你兄长虽然不敌，但还表现出武将的气魄，但是你呢？你只是躲在旁边发抖而已。

赵统：(连他什么时候挥剑的都不知道，这家伙也太可怕了。可恶，为什么我会这么不堪一击，难道我的实力真的只有这样？人家关家和张家后人都有表现，而我赵统却害父亲被人嘲笑...)

赵广：(面对真正的高手，我居然连挺身而对勇气都没有，我真是丢父亲的脸。)

## 吴将的志气 寿春议事厅

文钦：防务大概都安置妥当了，我想面对敌军攻击，应该也可以挡得住。

唐咨：有件事情我想问问，镇北大将军您真的愿意和诸葛诞合作？

文钦：我比谁都讨厌诸葛诞，当年如不是诸葛诞在后面阻挠，我和仲恭恐怕早就可以打败司马师了。

唐咨：那么您有什么理由为他卖命？

文钦：为了大义，我战死于此也在所不惜。

唐咨：大义值多少钱？您要知道，城中有三万大吴军队被困在这里，要是城破，大家都没有生还机会。您是出身名门，可以有谯县文家的骄傲。但我不是，我唐咨是从烂泥堆中打滚出来的，我只求存活就好。

文钦：我记得你当年慷慨激昂，在利城起兵反抗文帝，怎么现在没有当年的勇气？

唐咨：那时我一个人漂流到大吴，靠著军功爬到高位，享受了过去从没有享受过的荣华富贵。我终于想通了，什么壮烈牺牲都是鬼扯，只有保全自己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文钦：你说的我也明白，仲恭也对我这样说过。但是，我已经厌烦这样的生活了，我不想再回去东吴过著寄人篱下的日子，我想要在这里光荣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唐咨：那么您的儿子们呢？他们年轻的生命就该这样消失？

文钦：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们也都愿意为这样的大义而死，不是吗？

唐咨：真是自私呀！

于诠：我已经多久没有听过这样慷慨激昂的发言，为什么我大吴已经没有这样的武将？这几年来，我每天看著应该是自己人的武将大臣在那互相砍杀，却无一人愿意和外敌交战牺牲。我神往过去长沙桓王平定江东的威武，也赞叹周郎以寡击众的气魄，曾几何时，我大吴居然变成充斥著偷生者的国度。镇北大将军，我的性命就交给您了，就算死，也要死得像是个武将。

唐咨：真是一窝笨蛋，好吧，我也陪你们到最后一刻了。

文钦：实在是不胜感激。

唐咨：倒是...全家那群人跑哪去了？为什么这个重要时刻会看不到全家人？

## **摆荡的忠义 寿春议事厅**

诸葛诞：从司马昭军队的动向来看，似乎准备要对寿春发动总攻击了。我们就用寿春坚固的城墙，来让司马昭大军都葬身于此。

文钦：都是你的馊主意，什么淮河一定暴涨，你看现在一滴雨都没下。结果我们眼睁睁看著敌人把寿春围得跟铁桶一样，全都是你害的。

诸葛诞：怪我了？！我怎么知道今年寿春会突然遭逢大旱？

文钦：算了，面对敌人的攻击，我军也该派人在城外游击，守住城外的据点。

诸葛诞：你认为该派谁去守？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任务。

文钦：就让我的两个儿子去，相信你也见过当时在乐嘉之战之中阿鸯的表现了吧。

诸葛诞：（不对劲，难道文家兄弟是想先在城外投降司马昭，然后再和文钦在城内来个里应外合？）

文钦：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猜忌吗？！你认为我文钦会投降司马昭？司马师的性命记在我们父子名下，我们怎么可能投降他？

诸葛诞：不，我没有这个意思。

于诠：我可以保证文将军的忠诚，我们大吴军队也都决定要在这里和寿春共存亡了！

唐咨：我或许是数姓家奴，但这次，我想好好打场漂亮的仗！

文鸯：就让我顺手摘下小昭昭的脑袋吧，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诸葛诞：（诸葛果为什么不说一句话，还有这对赵家兄弟，如果他们开口的话，我可以随时派他们接替文家父子。）

文鸯：赵家兄弟是绝对无法担当这个重任的，昨天我已经试过他们的实力了。

赵统&赵广：……



诸葛诞：好吧，寿春小城的守备工作就劳烦你了。成功失败，就在这一刻，我们要守住寿春，让司马家知道正义是站在哪一方！

文钦：（正义是你这种人可以说的？）

诸葛诞：我想问你，现在的我...是否稍微接近族兄一些了？

诸葛果：功绩上或许略有不及，但是精神上已经相当接近了。

诸葛诞：如果是你说的，应该是真的吧。我很崇拜族兄，虽然是敌对阵营，但是他的《出师表》和《正议》都看得我感动不已，这样的人，实在是我的榜样。

赵统：（我不甘心，虽说我武艺和天份都不及父亲，但也不应该会面对文鸯到毫无招架之力。）

赵广：（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胆怯，过去我在战场上，不管面对实力多强的对手，不都应该挺身面对吗？这样下去，我怎么能面对当年命丧我手的魏家兄弟呢？）

诸葛诞：希望我们这次可以携手合作，打倒司马昭，回复大魏的秩序。

文钦：我虽然很讨厌你，但是现在也只有和你合作，才有帮昭伯和仲恭报仇的可能。

诸葛诞：（你这家伙眼中就永远没有我？曹爽优柔寡断，咎由自取。毋丘俭抱著不切实际的空想送死，我哪点比不上那群笨蛋？）

文钦：（诸葛诞，你还不明白你和那些人的差距？他们都是可以为理想而死的英雄，而你却永远在理想与现实的中间摆

荡。)

文鸯：上次司马师麾下没有让人感到印象深刻的将领，这次司马昭会不会让我失望？司马昭，你看见你自己的死兆星了吗？

唐咨：这场仗，我是决定要打到底了！就像当年挺身对抗曹操的暴政一样。

于诠：这场战斗，就算拚上我的性命，也要让大吴军队的名声，在这场战斗中彰显！

全恠：（全辉和全仪这两个混蛋居然给我投奔敌营，现在我回到大吴，恐怕也很难说不会被追究。更危险的是，本来以为孙綝不会对我们江东士族动刀，但是自从朱异被杀之后，我也很难相信他不动我们钱塘全家。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 寿春之战

钟会：我方虽然拥有二十六万以上的军队，但是要攻下这座坚固的寿春城，恐怕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司马昭：确实如此，为了平乱，我把青徐和关中的部队都给抽调过来，万一损失过大，这些地方的防务都会出问题。

钟会：大将军也请别担心，寿春虽然坚固，但是有三个不安定要素。

司马昭：请说。

钟会：第一个不安定要素，就是守外城的全家军，大将军您也该知道前几天全辉和全仪投奔到我们这边来。

司马昭：原来如此，要让寿春城内的全家人害怕被问罪而开城门投降？

钟会：我已经伪造了全辉和全仪的笔迹，写了封信，信中说因为全恠无法解救寿春城，孙綝打算诛杀全家人，所以才逃亡。

司马昭：想不到你从你父亲那边学来的一手好书法，居然用到这个地方来。

钟会：您真是过奖了。

全恠：这...这下该怎么办...如果全辉和全仪说的没错，孙綝这家伙居然要杀我们全家人。怎么看都很有可能，这家伙连朱异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掉。投降吧...反正我是没办法回到大吴了。

于诠：这该死的全恠！

唐咨：不要脸的东西！（原来骂人家叛徒是这么爽的一件事。）

诸葛诞：外城门怎么被打开了？

文钦：全恠这家伙叛逃，打开城门迎接敌人进来了。

诸葛诞：这...东吴的人怎么这么不可靠！

文钦：全恠只是个案而已，东吴军的斗志还是很旺盛，唐咨和于诠都愿意留下来卖命。

诸葛诞：这下怎么办？城门被打开，想要防守也守不住。

文钦：那就突围吧，既然全恠和蒋班等人都投降司马昭，敌人一定会认为我军上下离心而有所松懈，正是可以突围之时。

诸葛诞：真的吗？你之前说不能突围，现在又说可以，我到

底要听谁的？

文钦：此一时，彼一时，情势不同当然要做不同的决定！

诸葛诞：好吧！突围工作就交给你了。

文钦：是！

诸葛诞：（这文钦真的可靠吗？他现在这样说话，难道是要抢走寿春的指挥权？）

文钦：就算诸葛诞或是孙綝舍弃你们两万大吴军，但请记住还有我愿意站在你们这边。

唐咨：突围吗？

文钦：敌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包围网一定会有脆弱的地方，更何况外面还有阿鸯等人死守，里应外合，一定可以突破包围。

于诠：今天我已经不打算活命了，就算要死，也要拖几个魏贼下水！

文钦：好！就是这样的气魄，现在我终于明白文帝老是攻不破东吴的原因了。

文虎：大哥！都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打算出去和敌人拚了？

文鸯：……

文虎：大哥！你害怕了？当日乐嘉的英雄到哪去了？

文鸯：看得见司马家的旗号？

文虎：看见了，就在附近不远的位置。

文鸯：好！阿虎，这边就交给你，我要去找小昭昭了！

轻骑兵：啊！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文鸯：太弱了，难道都督军实力就是这么差劲？

鲁芝：你是谁？

王基：似乎他就是文鸯...

陈騫：不可能吧，我们有这么多军队挡在前面。

王基：当时乐嘉之战，大将军前面挡得满满的虎豹骑，都被他一个人给冲散了。

文鸯：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是和我对决后战死，二是眼睁睁看我冲到小昭昭阵前。

王基：嗯...（虽然司马家给我这样的高位，但他们对皇室那样的态度，我怎么可能为他们卖命？）

文鸯：看来这位作出聪明的决定了，那么你呢？

陈騫：（我虽然在西平和姜维交过手，但这两个人的等级完全不同，我可不想死在这里，留著性命好召妓呀。）

文鸯：动也不动一下，看来你也做出你的决定。

文鸯：最后就是你，三个人中你看起来最有气魄，想要一战？

鲁芝：（在这时候，我为什么要舍命帮司马昭？我不可能忘记司马懿当时怎么对大将军的。）

文鸯：内心充满困惑的人是没资格和我交手的。

文鸯：小昭昭！这次轮到你了，淮南义军旗下大将文叔来找你了。

钟会：文...文鸯？！王基和陈騫在做什么？

曹绫：大将军，想要后退避难吗？

司马昭：当日我大哥在眼瘤爆开之时，就算忍著剧痛也不移动半步，更何况我现在毫发无伤。

曹绫：好个男子气概，只是眼下有人可以对付这个怪物？

钟会：让武卫营的将士全部拥上去！

武卫营：我才不要呢！上次听说虎豹骑的赵锤被秒杀，谁想去送死？和文鸯交手，根本就是必死无疑。

司马昭：不要乱了阵脚，要是随便调动护卫军，会给寿春城内的部队可乘之机。

曹绫：你打算什么都不做？护卫怕成这样，根本就没办法阻止他。

司马昭：你相信天命？如果天命在我的话，我就不会死在这里。

张虎：诸葛诞的手下，不管是谁都要死！和诸葛诞有关系的人都得死！

文鸯：这种气势，以前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人物。太漂亮了，面对我的攻击，居然能不躲不闪，还试着借力还击。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你。

张虎：张辽之子张虎！

文鸯：原来如此，看来张辽将军的威名果然是名符其实。（虽说再打下去可以获胜，一来怕没有余力面对周围的士兵，二来又感觉杀他实在太可惜。）

文鸯：哼哼哼，哈哈哈哈哈，小昭昭，今天让你捡到一条命，好好感谢这个不要命的猛将吧。

张虎：我张虎打败贼军头号大将文傲！

武卫营：居然能打败那怪物？张虎将军真棒！

张虎：（当我满心都是充满为乐緜报仇的想法时，我居然忘却了害怕。听到后方的欢呼声，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武将所该追求的事物。乐緜，或许在知道你的死讯时，我就该理解自己再也没有逃避的空间，当时张郃将军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件事。现在开国名将中，只剩下我这个后代还活跃在战场上，如果我再像过去那样得过且过，究竟有谁会尊敬我们的父亲？从今天起，我不再逃避，我就是张虎，我将继承战神张文远之名！）

司马昭：想不到这个张虎可以这么厉害，居然能单凭一个人的力量让军心大振。

曹绫：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我曾经随祖父视察合肥，当时我可是亲眼见到张文远将军奋战过的战场。张文远将军，就是有本事用他个人的力量来改变整个战场的流向。

司马昭：原来如此，我还真是小看了武将的作用。（只是这个张虎，究竟能否为我所用？）

文虎：二哥？！莫非您...

文鸯：我没事，只是这次突击失败而已。

文虎：以二哥的能力，怎么可能有人可以挡住二哥？

文鸯：这世上可是无奇不有，我倒是很高兴可以碰上一个让我有点害怕的对手。

文虎：二哥，看来您老毛病又犯了。

文鸯：是呀...张虎，你可让我头痛了。

陈騫：文鸯已经被赶到城里，现在正是报复我们刚才受到屈辱的那一刻。

王基：屈辱吗？你不认为，这种以武力撼动人心的武将，比起那些在背后搞阴谋的要让人敬佩得多。

鲁芝：王将军，说得好呀，哈哈哈哈哈...

陈騫：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基：你多心了。

焦彝：怎么办？你过去嘲笑诸葛诞是补刀王，现在自己变成补刀王有什么感想？

蒋班：这个司马昭真是可恶，居然让我们去攻打寿春，摆明不希望我们生还。

焦彝：虽说我们投降，但是过去诸葛诞对我们也不薄，我们实在没有赶尽杀绝的道理。

蒋班：唉，到底该怎么办？

焦彝：反正司马昭也没有下令攻击，我们也不要主动攻击，就这样耗下去，对我们两边都有好处。

蒋班：也只好这样了。



石苞：耸立在女体之上，两座高高的山峰~那希望的顶点，是那淡淡的红。欧派，我最爱.....我最爱，欧派~啊啊.....欧派！欧派.....啊啊！

石苞：怎么样啊，我新写的这首军歌？

州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了一地.....

胡烈：真是我大魏的国耻！

州泰：你要知道，没有大将军的命令，谁也不准发动攻击。

胡烈：你要是趁机劫掠，我绝对会报告大将军。

石苞：我知道啦，不要在我旁边啰啰唆唆，反正等大将军的命令来，你们就没话说了吧。

赵广：现在情况乱成这样，我们真的要跟著文将军突围？

诸葛果：现在敌人的包围网已经完成，突围反而是中了敌人的诡计。

赵统：.....

赵广：大哥，你怎么了？

赵统：看见文鸯能够在城外，单枪匹马面对那么多敌人，而我却只能龟缩在城里。要是父亲的话，他一定会二话不说为我军杀出一条血路吧。

诸葛果：很不甘心？

赵统：我非常不甘心，我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让父亲丢人！

诸葛果：再等一下，现在我们的存在，就是要为事情发生最坏的转变作打算。

赵广：最坏的转变？

司马昭：士季，刚才你所说的不安定要素，还有第二个吗？

钟会：第二个不安定要素，文钦和诸葛诞交恶，只不过是因面对共同敌人而勉强共事。然而现在突围受挫，两个面对到危难时，所有的不满和冲突都会一次爆发出来。

文钦：这样不行，我军的士气实在是太低落了，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只会重蹈当日仲恭的覆辙。

诸葛诞：你这个无能的家伙，不是说去突围吗？怎么突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功？

文钦：城中的北方士兵根本就没有斗志，而这些人留在这边又只会白白消耗粮食，不如把这些人全部送走，只留下东吴军。

诸葛诞：你在说什么鬼话，你没看到全怍的表现？那帮吴贼不可信。

文钦：北军因为有人质在司马昭手上，不可能全心作战，当日仲恭就是因为率领这样没有士气的军队才会落败。

诸葛诞：少拿我和毌丘俭那个失败者相比！谁不知道你的想法，你是想要把城中听命于我的士兵全部赶出去，好取得大权。

文钦：你比他还不如！仲恭至少知道要积极出击，不像你，

只知道躲在寿春城坐吃山空。

诸葛诞：你这个粗人！

文钦：你自己想想，你从起兵以来做了什么事情？除了向东吴摇尾乞怜之外，就是困在这边当乌龟。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正始名士，但是你丢脸的作为，根本连个匹夫都不如！

诸葛诞：够了！文钦，你不相信我会杀你？

文钦：你有本事就杀！我巴不得早点去见仲恭，也不要再看见你这个废物。

诸葛诞：那你就去死吧！

文钦：没能打倒司马家，最后却死在自己人手里...或许早在我进入寿春城的一刻，我就该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了。虽说这样死了，能够直接去那边见昭伯和仲恭也不错。但是我反而担心阿鸯他...真的能够理解我的大义吗？

诸葛诞：死有余辜！现在集中兵力，挡在城门这边，巩固好寿春城的防御！

文鸯：阿虎...爹罹难了...

文虎：是诸葛诞下的手？

文鸯：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这个人 and 爹的仇恨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文虎：该怎么办？我们要杀回去报仇？还是要继续作战？

文鸯：你忘记了第三个选择...我们投降司马昭。

文虎：您疯了吗？司马昭可能接受我们？

文鸯：他如果是个人物，他就会这样做。

文虎：可是司马昭和我们文家有深仇大恨。

文鸯：那又如何？你要我们在这边像狗一样死掉？我追求的战场可不是这样。

文虎：二哥，我认为你对爹的死，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

文鸯：或许吧...我现在是真的没有感觉，本来应该悲伤，却一点悲哀的心情都没有。六十年前那个被世人唾弃的吕奉先，说不定，他也和我是同样的人。

司马昭：终于等到你们两兄弟了。说说你们投降的原因吧。

文虎：诸葛诞杀了我们父亲，我要报仇！

司马昭：我讨伐诸葛诞，是为了要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是帮你复仇的。

文鸯：因为我不想死，我的人生只过了二十年不到，我要留着性命去面对更多的战斗。

司马昭：哼哼，你很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望。虽说以爹的性格，应该会当场将你诛杀，但是大哥恐怕不会这样做。

钟会：这两个人是逆贼文钦的儿子，大将军不可轻易放过。

司马昭：你在说什么？文钦罪不容诛，儿子本来也当应一死。然而两兄弟穷途末路，弃逆归顺，诛杀两人，恐怕坚定守军守城决心。

钟会：是...

文鸯：说吧，你希望我们兄弟做什么？

司马昭：我把精锐的虎豹骑交给你，要你率军对城内喊话，事成我必有重赏。

文鸯：我还有拒绝的可能？

司马昭：我居然赦免害死自己兄长的凶手，是不是很看不起我？

曹绫：不，祖父过去也赦免过张绣，这样的作为是大将应有的风范。

钟会：这两兄弟居心叵测，现在用得着他们，要不要等到乱平之后，把他们给了...

司马昭：士季，每个人你都想杀掉，请问以后还有谁要为我们卖命？再说，真正居心叵测的又是谁呢？

钟会：.....

文鸯：寿春城内的人听好，文钦的儿子都不受罚，别的人还怕什么？

士兵甲：说得也是，既然可以获得赦免，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士兵乙：我的家人都在北方，我也不愿意跟着叛变，还是投降吧。

唐咨：不会吧...

于诠：文家兄弟背叛了？

钟会：这就是寿春城第三个不安定因素，城内守军组成复杂，而且北军大多都有人质握在我方手中。

司马昭：文家兄弟做得真的不错，看来我是应该要让他们至少当个将军。

张虎：（这个文鸯说叛就叛，虽说是为父报仇，但实在看不出他的心情转折。）

曹绫：（看来是没有翻盘的可能了，文鸯给了诸葛诞最致命的一击。然而诸葛诞阵前斩杀自己人，造成这样的结果也只能说是活该。）

司马昭：看来，诸葛诞众叛亲离的时刻到了，现在正是攻击寿春的时候。

诸葛诞：莫非真的大势已去？我真的没办法对抗司马昭？现在看来只有往外逃才有机会生还，虽然不甘心放弃寿春城，但也没有办法了。

诸葛诞：所有将士集中兵力保护我前往寿春小城，只有从那边突破才有一线生机。

赵统：文鸯你这个混蛋！就算诸葛诞杀了自己的父亲，难道就可以这样投靠逆贼？

诸葛果：每个人心中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何为大义，何为小义，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倒是赵将军，你想清楚你心中的大义？

赵统：我要挺身对抗文鸯，不管对方武艺高出我多少，都要

为我方打开最后的一线生机。爹当年在当阳长阪，面对百万大军都没有惧色，现在区区二十六万人，我又怎么不能应付！我赵统浑浑噩噩过了二十多年，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模仿爹，实际上却是在逃避，因为我害怕要过得像爹那样辛苦。然而现在，我不能这样逃避下去了，因为我的逃避，让赵家的名声扫地，让爹被人看不起。现在...文鸯，我要把你当初给我的屈辱十倍奉还。

诸葛诞：这场战斗打成这样，我和族兄真的没有办法比...

诸葛果：你愿意舍弃荣华富贵，挺身对抗行篡逆之事的司马家，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

诸葛诞：我诸葛诞愿意舍弃一切，就是不愿意舍弃名士的风骨。然而，我却没有想到，正始名士却是在我有意无意的帮助下被一扫而空，等注意自己孤独一人时已经太晚了。

诸葛果：你并不寂寞的，纵然名士不在，但是你身边那几百个死士，不都是因为名士风范而跟在你身边？

诸葛诞：是呀...或许我今天逃不过这一劫，但只要风范能留下来，也算是对得起名士的称号。

赵广：大哥，真的很高兴你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赵统：那么你呢？

赵广：请大哥不要担心，我也知道自己该为什么而奋斗。或许我的心志没办法坚强到像父亲一样，但是我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该做的事情。

赵统：想当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什么也不懂的小毛头，一转眼就进入中年了。我一方面看着句扶或是傅佥等人活跃而感到羡慕，一方面却又没办法下定决心像他们那样奋斗。

赵广：大哥，想要有所得，就得有所牺牲，我想父亲当年也是那样吧。

赵统：是呀，父亲当年面对曹操大军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像我这样犹豫的。弟弟，把力量借给我吧，我们一定可以冲破眼前的难关。

于诠：等到战争大势已定的时候，你就投降吧。

唐咨：你为什么说这种话？

于诠：这场战争本来就是愚蠢的，本来就不应该插手这件事，但是既然已经来了，我就得尽忠职守，不能让大吴名声扫地。然而你本来就是魏国人，没有必要和我一起死。

唐咨：你是看不起我吗？你小看我唐咨的决心？我如果要投降，早就和全怿一起走了。

于诠：千万不要误会，在文钦将军遇害的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原来什么大义都经不起考验，我们大吴军不该为这种人死。所以我希望我一个人死就好了，你们其他人投降，至少可以保住一条命。其实我很佩服你，你从异乡过来大吴，整整三十年的日子，忍受着周围异样的眼光，然而你却撑下去了。

唐咨：我一直以为你如同其他人一样看轻我...



于诠：那些人哪有资格看轻你，只知道争权夺利，根本没有人在乎大吴的未来。我今天一死或许还轻松，可以不用再为大吴的未来担忧。

唐咨：我明白了，那么...就祝你武运昌隆了。

文鸯：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想来找死，就成全你们。

曹绫：大将军，扫荡叛军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司马昭：为什么公主要出击，现在大势已定，没有必要再去冒险了。

曹绫：大将军还是不明白？现在还有不少死忠于诸葛诞的残军，难道大将军希望把那些人赶尽杀绝？

司马昭：嗯...确实我可以赦免愿意投降我的，但不愿意投降我的，我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曹绫：所以我可以打著曹家的旗号，让那些人愿意放下武器。

司马昭：（她在打什么主意？算了，反正不管怎么做，这女人也逃不出我掌握。）一切就拜托你了，前线的部队也全部出击，配合公主的行动。

赵统：你是...张虎？

张虎：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难道你是帮助诸葛诞的叛乱军？

赵统：这说来话长。

张虎：我只问你是或不是？

赵统：是又如何？司马家专横跋扈，就算是敌国的大汉人也无法坐视不管。

张虎：那么你也是杀害乐綝的凶手，去死吧！

赵统：乐綝他怎么了？记得当时他还和弟弟交过手。

张虎：你不知道他被诸葛诞这奸贼害死？看招！

张虎：看来你比当年强多了。

赵统：你也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实力，或许当时袁将军不会说那样的话。

张虎：再来！

赵统：看来我们不可能短时间分出胜负。多年前两个人只能打成平手，现在还是平手。

张虎：不过境界已经不同，你以后一定会成为蜀地的大将。

赵统：我也认为你的成就将不会在你父亲之下。

张虎：我要复仇的对象不是你，你还是趁着我军没有集结的时候快走吧。

赵统：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帮司马昭？你不知道这是助纣为虐？

张虎：我说过，在我没有办法帮乐綝报仇以前，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多想。

赵统：你这是何苦？为什么要把个人的感情放得比大义还要重？

张虎：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就像父亲行事从来都只凭个人

感情，他选择投靠武帝也只是因为他喜欢武帝胜于吕布而已。

赵统：我父亲就不同，他会压抑自己的感情，所以当先帝要为关羽将军报仇的时候，他会尽全力阻止。

张虎：原来如此，还有赵云将军这样的人...

赵统：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张辽将军是这样的人。

诸葛果：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鲁将军吧。

鲁芝：你怎么会认识在下？

诸葛果：在兴势之战时，果曾经约略见过将军。而关于将军的事迹，则是从杨姑娘和主公那边听来不少。

鲁芝：杨姑娘？你是蜀人？！怎么会从那么远的地方跑来这危险的寿春战场？

诸葛果：这件事说来话长，不过果只是想要向鲁将军这样的义士致敬而已。您斩关出城，效忠曹爽到底的精神就连大汉的军民都很清楚。

鲁芝：到最后我还是投降司马家，你可以说我晚节不保。

诸葛果：怎么会呢？为了自己的旧主尽了最后的忠义，就算投降也还是忠臣。

鲁芝：真是惭愧...这个就送你，替我向杨姑娘问好...

赵统：文鸯！你居然背叛了寿春城的人。

文鸯：背叛？！怎么不说诸葛诞背叛了我爹？

赵统：文钦将军两次参与反抗司马家的作战，怎么可能希望

你帮助司马家。

文鸯：为什么你是武人之子，却不能理解武人的心？武人是要追求更大的战场才存活在世上的。

赵统：强词夺理！文鸯！我要回报你当时给我的屈辱。

文鸯：有这个本事就过来！

赵统：杀!!!

文鸯：不错嘛，似乎有长进了...岩山两斩波！

赵统：赵家密技，爆龙！

文鸯：北斗七死星点！

赵统：我使尽了浑身解数，居然还是打不倒这家伙。

文鸯：不，你已是我见过可以排进前三的对手。

赵统：可恶！

文鸯：可圈可点，但你终究不是我的对手。

甘宁：那么我呢？

文鸯：甘宁？！我等你好久了！等你好久了！

甘宁：你不是之前很想和我交手，现在就给你机会吧。

文鸯：为什么之前老是拒绝我？！

甘宁：如果不是敌对，如果不是以命相搏，这样的对决又有什么意思？

文鸯：说得好，我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呢。

甘宁：我可比世上任何人都讨厌你。

文鸯：我可是被你深深吸引的男人。

甘宁：你说这种话，不会脸红？

文鸯：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分胜负，不愧是最在意的对手。

甘宁：平手？！你忘记我甘家是箭手起家的！

文鸯：哇啊！！今天算我输了，下次我们再来一场吧。

甘宁：真是难缠的男人。

文鸯：痛呀，这个伤痕我会永远留在身上，就当作是你送给我最美好的赠礼。下一次见面，我会送给你更好的礼物。

甘宁：我等你。

甘宁：打到忘记要先和陆抗会合了。

赵统：等一下！

甘宁：怎么了？

赵统：多谢你相救。

甘宁：你有潜力对抗那个神经病，只要你对你手中的枪更有信心就好了。

赵统：更有信心...原来如此...

陆抗：来晚了一步，看来诸葛诞已经被杀害了。现在也不知道其他大吴军是否平安，只能想办法帮他们制造逃跑的机会。

甘宁：正有此意，从这边扰乱他们后方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陆抗：小甘宁，你碰到了什么好事吗？怎么那么开心的样子。

甘宁：是吗？大概是修理了某个神经病吧。

诸葛诞：你这个逆贼，有什么脸见我！

蒋班：我也是出于无奈，要是当初您早点听我的话，在三年前帮助毌丘俭也不会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我蒋班虽然是个懦弱的墙头草，但也知道回报您的恩义，我假意追击，您趁现在赶快逃走吧。

焦彝：同样的话我不说第二次，趁现在赶快从我这边逃走。

诸葛诞：为什么你要放我？

焦彝：受人恩惠就要图报，纵然您之前要杀我，但这不足以把过往的恩惠一笔勾销。

诸葛诞：你不怕司马昭责怪你？

焦彝：我烂命一条，随他去吧。

石苞：（呵呵呵，这个正妹充满着野性的美感，正对我的胃口。）小妹妹，不要学人家拿武器，战场很危险的，和叔叔回家玩特别的游戏吧。

甘宁：哦...想不到你会对我这个大吴蝉连五年“最不受男性欢迎女性”第一名的有兴趣？

石苞：呵呵，原来是东吴的正妹，听说东吴会讲蕃文的更正，呵呵呵（淫笑）...别担心，我守备范围很广的。

石苞：怎么二话不说就砍我？

甘宁：抱歉，因为你太恶心，实在是情不自禁。

陆抗：在下陆逊之子陆抗。

诸葛果：诸葛亮之女诸葛果。

陆抗：早就听闻蜀地诸葛家的名声，只可惜不能早点相见。关于诸葛元逊的事情，我真的感到很遗憾，但是我想他一定会获得平反的。

诸葛果：不，他劳师动众，北伐无功又想独揽朝政，不论如何，这些罪都无法抹灭。

陆抗：你说的没错，当时他确实弄得天怒人怨，但是他的罪并不致死，而是因为他挡住孙峻和全公主等人的掌权路。

诸葛果：只要沾上政治斗争，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脱身。

陆抗：说得也是...但是有时候事情不是凭着个人意志可以决定的。

王基：寿春城的女眷怎么会上战场？难道诸葛诞已经穷途末路到没有良心了？

诸葛果：敢问是王伯舆将军？

王基：是的。

诸葛果：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据说东莱王伯舆有恩必报，叔父王翁对你有恩，在平定毌丘俭之乱获封赏之余，上疏要求分自己二百食邑给王翁之子。

王基：是有这样的事情没错。

诸葛果：但是你是王凌、曹爽的故吏，曹爽甚至让你接替李胜担任河南尹。

诸葛果：王凌、曹爽都被司马懿杀害，你反而在曹爽死后不到一年就投靠司马懿。比起王翁的小恩，曹爽应该是大恩，为什

么报小恩而忘大恩，这是我不解的地方。

王基：这...

赵广：诸葛姑娘只靠一番话就让王基混乱，我要向她好好学习。这次的旅程真是增加我不少见识。

石苞：又一个美女？今天还真是我石苞的好日子。

诸葛果：美女？我并不美呀，我长得和母亲相似，而我母亲可是被称作“荆州第一丑女”。

石苞：不用担心，我石苞虽然不很挑，但是对于女人的鉴赏力还是有的。

诸葛果：那么果在此表示感谢之意。

石苞：你也不客气，呵呵...（等一下，我在当什么绅士呀？）

陈騫：真是场恶战。（好累呀，真想回去看官能小说。）

王基：我这样平乱，究竟是帮了大魏，还是害了大魏？

士兵：糟了，负责东、南二门军事的王大人撤退了，大将军还在别处，我们现在要听谁的指挥？

石苞：呵呵呵，不要慌，大家听我石苞的指挥就好。

士兵：去你的，什么精锐部队给你指挥都变成兵痞无赖。你根本只想打家劫舍而已。

石苞：咦？怎么会这样？

诸葛诞：终于抵达寿春小城，从这边不管是逃往东吴或是其



他地方都很方便。

胡奋：蠢人，我在这边可等你好久，现在你应该没有替身可以用了吧。

诸葛诞：你是什么人？

胡奋：胡遵之子，安定胡奋。

诸葛诞：当年东兴之战时，胡遵也和我一起共事过，想不到现在居然要和他的儿子对决。

胡奋：你死到临头，难道不害怕？

诸葛诞：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反而松了一口气，虽然我这几年活得不像是个名士，但至少要死得像个名士。

胡奋：名士名士，这种东西可以吃吗？

诸葛诞：你这个将种岂能知道名士的心志！

诸葛诞：来吧，就让我看看胡遵的儿子有多厉害。

胡奋：我会让你见识到的！杀!!!

诸葛诞：可恶！

胡奋：我本来以为你只会捡尾刀，看来你还是有实力的嘛。

诸葛诞：（这家伙似乎比他爹还厉害.....看来得豁出去了。）

诸葛诞：哈哈，中箭了吧！

胡奋：蠢蛋，终于等到你空门大开了，忘记我还有胡家同归枪这个绝招？

诸葛诞：这就是胡家同归枪...哈哈哈哈哈，真是了不起。

诸葛诞：数十年浮华梦如一日...如今梦也该醒了...平叔、太

初，不知道我到那边，你们还愿意接纳我吗？

胡奋：好！我安定胡奋击斩贼首诸葛诞！这是我胡奋的一小步，却是日后我安定胡家的一大步，哈哈哈哈哈...

曹绫：（到了诸葛诞被讨伐时才下雨...真是不幸的巧合。昔日司马懿征辽东遇辽河暴涨却没淹到他，今日司马昭攻城躲过淮河暴涨，难道连上天都在帮司马家？）

诸葛果：现在才下雨...来的不是时候。传闻司马家父子有控制下雨的能力，莫非是真的？

曹绫：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司马昭：我也很想知道。

钟会：大将军，这些人士诸葛诞的亲信部队，刚才诸葛诞被斩杀的时候一并俘虏的。

司马昭：哦...我听说诸葛诞在淮南招募了些死士，如果这些人能为我所用，不知道有多好。

钟会：那么我就帮大将军去劝降他们。

钟会：现在你们的主子诸葛诞已死，已经没有必要再顽抗了，快快投降吧。

步兵甲：我呸！我没有钱为娘亲治病，沦为江洋大盗。诸葛公俘虏我以后不但不杀我，反而替我娘治病。我对诸葛公誓死效忠！

钟会：看来你是不想投降了。

步兵甲：快杀了我吧！奸贼！

钟会：投降吧，不然你想要像前面那个一样？

步兵乙：笑话，你知道“忠”字怎么写？

钟会：我颖川钟家可是书法名家，你这话可骂错对象了。

步兵乙：我当然认识你，你这狗贼枉顾先帝提拔之恩，投靠司马家当看门狗还沾沾自喜。

钟会：我不想浪费时间，只问一句，你投不投降？

步兵丙：为诸葛公死，不恨！

钟会：那就去死吧。

钟会：真的很抱歉，这些人全部都拒绝投降，就算自己同伴死在面前也都不改态度。

曹绫：这些人忠义的表现，实可比田横门下的义士。

司马昭：真是令人敬佩，不知道我能不能像诸葛公休那样，养出这么多人为我卖命。

司马昭：传令前线军队立刻对寿春城发动最猛烈的攻击，务求将诸葛诞的残军歼灭于寿春。

司马亮：东中郎将司马亮，特来讨伐逆贼诸葛诞！

司马昭：四弟，争气点！司马家可不能光靠我一个人撑著。  
(都让他担任补刀工作,要再做不好,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诸葛果：曹家旗号...东乡公主是吗？

曹绫：寿春城的女眷？快点放弃抵抗，还有活命...等一下，你的样子不像是单纯的女眷。

诸葛果：果然是主公看重的人，眼光和见识都相当不凡，这下可以安心了。

曹绫：主公？是诸葛诞？

诸葛果：不，是大汉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凉州刺史、平襄侯...

曹绫：你是姜维的手下？原来如此...策反诸葛诞给自己制造喘息机会？不，姜维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政治头脑不可能有这种决定。你先跟我来吧，想从这边逃到东吴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帮你回到蜀地。

诸葛果：那么就向您致谢了。

## 第二十七回 秦川之战

### 于诠死节 寿春附近

王基：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诸葛诞被斩杀，你的同僚们大多也都投降，你不需要再打下去。

于诠：大丈夫奉命率军救人，既救不出人，连自己也被敌人擒获，这不是我于诠的作风。

王基：你这是何苦？为了这样的战争丧命值得吗？本来这次的出兵就是孙綝为了一己私欲而发动的，你又为什么要为他牺牲？

于诠：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只知道忠实执行自己被托付的任务，其他并不在我考量之列。来吧，至少让我以死来维护大吴军队的名声，如果是个大将的话，你也该成全我的心愿。

王基：大魏镇南将军王基，向你致上最高敬意。

### 初遇 魏军营帐

曹绫：没想到我不经意的作为，居然能够救到姜维的部下们。你们这次前来寿春真的很冒险，若不是运气好碰上我，恐怕早被乱军所害。

诸葛果：能被大名鼎鼎的东乡公主所救，我感到荣幸万分。

曹绫：大名鼎鼎？别说笑了。在你眼前不过是个无力挽回一切，只能屈辱地祈求保住性命的蠢女人而已。

诸葛果：公主的言语中隐藏著坚定的决心。

曹绫：你看起来柔弱，但或许比那个杨兰更让人感到畏惧。接下来我可能会被司马昭叫去，你们就暂时冒充我的随从，不要任意走动。虽说已经收买了监视我的眼线，但我还是怕会有没有掌握到的。

诸葛果：是。

张虎：公主，大将军希望您能去他营帐一趟。

曹绫：没想到会是张将军，为什么大将军会要你做这种传令兵的工作？

张虎：这也不是我的本意...

赵统：张虎！在战场上的你可不是这样，为什么身为名将之后的你要变得这样窝囊。

张虎：很多事情，不是凭著个人的意志就可以决定的。我当时只想帮乐綝报仇，从来就没想过被司马昭使唤的事情，等到发现时，已经是来不及了。

曹绫：张将军也有他的苦衷，我可以体谅。不过...我也希望你能想想张辽将军当年的行事风格，思考他和武帝之间的关系。

张虎：.....

## **虎将虎子 魏军营帐外**

赵统：张虎，你是不是感觉很矛盾？

张虎：不是只有我，整个大魏没有人不矛盾的。本来效忠的朝廷在一夕之间换人主宰，不管是谁都会有些挣扎。你知道曹家

怎么礼遇我父亲的？武帝曾经用车护送祖母到父亲驻军的地方，文帝在父亲病重的时候，还亲自执手问候。我怎么可能效忠司马家？然而我却没有田丘俭、文钦或是诸葛诞的勇气，只敢躲在自己的职位上，深怕司马家注意到我。

赵统：你认为可以这样逃避一生？我不认为张辽将军会希望自己的爱子变成这样。其实我也和你差不了多少，我虽然口口声声要效法父亲，但是我也会害怕像父亲那样，牺牲太多自己宝贵的东西。我并没有那么勇敢，敢像父亲那样面对百万大军而不改其色，也不会像父亲那样，面对心爱的人却选择离去。父亲的成名之路是痛苦又孤独，我其实很清楚自己无法效法，却又向往成名后的风光。我只想要成果，却不想要努力，我就是这样可悲的平凡人。

张虎：或许今后，我们也该去勇敢面对眼前的事情了。

赵统：张虎，你有打算了？

张虎：或许吧，至少我再也不会听命于司马家，就算司马昭一刀杀了我也甘愿。那么你呢？

赵统：我想努力看看，如果就这样放弃走上父亲的成名之路，我一定会后悔一生。

张虎：那么期许之后的相见，希望到时候我们都能成为两国的台柱。

赵统：不是希望，而是一定会...

张虎：说得也是，哈哈...

## 战后的安排 寿春 魏军营帐

司马昭：全将军，圣上已经封你为平东将军和临湘侯。你是这次获胜的功臣，我们会好好善待你们全家人的。

全恽：能够帮助大将军平乱，小的真是感到万分荣幸。

唐咨：（真是丢脸，想想全琮也是个马屁精，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司马昭：至于唐将军，你被封为安远将军。相隔了三十四年，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应该感到高兴吧。

唐咨：大将军，唐咨在大吴生活了三十多年，人生也有一半的时间在大吴，若说没有感情是骗人的。所以请大将军把我当成是大吴的降将对待就好，我已经和这里没有关系了。

司马昭：嗯...毕竟东吴对你也有恩惠，能够不忘过去的恩惠，确实让我刮目相看。

唐咨：敢问大将军，对于投降的一万多名大吴军，准备如何处置？

司马昭：很多人认为淮南地方不稳，而那些东吴军的家属都在长江南岸，不可以放回，应该全部坑杀。

唐咨：什么？！

司马昭：别担心，我并不认同这样的意见。古代用兵作战，只诛杀作乱首领，并不破坏别人国家。东吴的军队就算让他们逃走，对我们也不会造成损害，反而造就我们大魏宽大的名声。我



决定把所有东吴军队送到“三河”之地安置，一个人都不会杀的。

唐咨：（虽说把我们放到洛阳附近是为了监视，但没杀这些士兵已经是够宽大的。只是这宽大处置的背后目的，应该还是要趁机拉大魏吴两国的国力差距吧。）

司马昭：公主终于到了。

全怵：（这个就是曹家的公主？要是在我大吴的话，娘可能早就没饭吃了。）

唐咨：（听说是曹丕的女儿，想不到曹丕那个狗种还能生出这样的美女。）

曹绫：不知道大将军找我有什么事情？

司马昭：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一下而已。是关于蜀贼的事情。

曹绫：（他知道我收容的那几个人的身分？不，这几个人没什么知名度，他不可能会知道才是。）

司马昭：其实是这样的，姜维居然趁著我出兵寿春的时候入寇，而且目标居然是关中地区。他看准我抽调走大批关中军队的时机入侵，虽说有子初（司马望）坐镇，但他欠缺实战经验，让我有些不放心。

曹绫：大将军实在多虑了，陇右军区都督邓艾不也可以随时支援？以他的能力，绝对足以挡住姜维的攻击。更何况现在诸葛诞已经败亡，把这个消息快速传到西方，我想姜维会顾忌到我大军回师的危险性而撤退的。

司马昭：嗯...公主对于姜维的思考还真是清楚，彷彿就和他有联系一样...

曹绫：大将军真是爱说笑，岂有大魏宗室还会反叛自己国家的道理。

司马昭：说得也是，刚才的话，请公主当我没说过吧。

曹绫：（他应该是知道什么，或许和三年前我接触杨兰那些人的事情有关，不过既然他这样说，应该是没有要追究的意思。）

司马昭：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公主。圣上似乎心情不太好，我送去项县的奏章几乎都没有回音。这样下去，圣上莫非是希望大魏朝政运作停摆？

曹绫：我知道了，请交给我吧。

陈騫：大将军，关于文家兄弟的事情...

司马昭：怎么了吗？我不是下令让他们护送文钦的遗体回故乡安葬？

陈騫：不是这个问题，大将军知道他们后来对诸葛诞遗体做的事情？

司马昭：他们会愤恨到去生吃诸葛诞的肝，也是情有可原，这有什么问题？

陈騫：问题可大了，莫非大将军不知道您的亲人中，会有人因此憎恨文鸯？

司马昭：你是说五弟（司马冑）？这些事情我早就和他说过了，应该可以接受的。

陈騫：但是他的夫人呢？怎么说都是诸葛诞的女儿。

司马昭：原来说来说去，你是认为我诛杀三族应该要彻底点？可是这个法律早在三年前，因为程咸的建议而修改，出嫁的女儿应该在排除在三族以外。我依照这样的法律办事，有什么问题？

陈騫：没...没什么。

钟会：（司马昭心狠手辣，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太心软，看来这是他唯一的弱点。）

## **武人的思维 往谯郡路上**

文虎：二哥，有件事情可以听我说吗？您表现得实在是太冷血了，父亲被害，您都没有一丝哀痛，反而对投降司马昭感到很高兴的样子。

文鸯：我不是说了吗？我追求的事情和爹完全不同，对我这种武人来说，我要的只有战场，其他别无所求。我不管世人怎么看我，我是不会改变的。

文虎：不过，如果您真的这样的话，为什么又要去摧残诸葛诞的遗体？

文鸯：你认为，司马昭真的对我放心？

文虎：莫非是...

文鸯：我不认为他真的信赖我，只不过是当时攻打寿春，需要我的力量而已。我要让他相信，我能够满足于他提供我的东西，不然你我恐怕都性命难保。

文虎：我明白了。

文鸯：明白就好。往后我的武人生涯还会继续下去，我很期待能和其他高手们交手。

文虎：(二哥，其实您有时候也在骗自己，摧残诸葛诞的遗体，除了制造怨恨外，没有任何好处。其实您内心还是保有对父亲的思念，只是不愿意去面对而已。您终究不是野兽，还是个人呀。)

## **逆转的大计 寿春附近**

曹绫：刚才我接到消息，姜维的军队已经受阻于邓艾的防守而撤退了。

诸葛果：我想结果也是这样，要主公在不熟悉的环境下作战，实在是太困难了。

曹绫：如果他出兵陇西一带，不是会比较容易吗？还是因为他怕了邓艾？

诸葛果：我想主公是着眼于上次作战时，和羌人产生太多摩擦，若是再往那出兵，遇到的困难会更大。

曹绫：原来如此，只是你没有发现，姜维的出兵，往后不管攻击哪里，都不容易收到效果？邓艾的存在绝对是个关键，他的用兵实力就算比起开国时期的名将都还要来得高超，甚至可以比得上祖父。

诸葛果：或许如此，甚至连喜欢冒险和用奇招都很像曹操。

曹绫：这样下去，你们的国力迟早会被他一点点吞掉的，你有想过对策？

诸葛果：其实邓艾并不可怕，他再厉害也不过是一地的边将。可怕的反而是成都那边的人，只要主公无法突破邓艾，他们就不会停止去攻击主公。

曹绫：所以之后姜维出兵就会越来越困难，甚至可能被拔掉兵权。

诸葛果：正是如此。

曹绫：到最后，你们或许能考虑的对策只有一个。如同当时刘备用来对付祖父的方法，利用益州的天险，诱敌深入后集体歼灭。

诸葛果：确实如此，但这是非常不得已的方法，纵是先帝也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下为之。敌人大军压阵就会制造压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挺住而不乱。只要一乱，再强大的防御策略都会出现漏洞。请恕果冒昧一问，你们这边又如何呢？继续待在洛阳也不可能发生高平陵之变，司马家对于禁军的掌控能力，比曹爽强大十倍，几乎是无机可乘。

曹绫：你说的我也知道，自从上次想要把司马昭留在许昌的作战失败后，到现在都很难找到类似的机会反败为胜。

诸葛果：你应该也想过应变的方法。

曹绫：或许吧，但是现在我必须保护好皇上，我很怕他年轻气盛会做出令人遗憾的事。

诸葛果：如果说这样，司马昭为了出征而离开洛阳？

曹绫：我想这几年内，司马昭确实会为了篡位，要发动对外战争来建立声望。

诸葛果：如果他发动战争，这就是双方唯一的机会。

曹绫：不过说穿了，这样的计画不确定性实在是太高，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计画就进行不下去。

诸葛果：那么就只能祈祷了。

曹绫：总之你就跟著我走吧，你不至于这么迫切想见姜维的。

诸葛果：为什么这样认为？

曹绫：就我认识的姜维，他可不是狠心到让一个弱女子跑来敌境的人。如果你是自己偷跑来的，那么姜维恐怕一时半刻也很难原谅自己的疏忽吧。

诸葛果：我不敢臆测主公的想法...

曹绫：你手上的扇子掉了喔。

## **含恨退兵 姜维军营帐**

姜维：又是邓艾...这场战争僵持了快要半年，现在诸葛诞又败亡，看来得撤兵了。可惜了傅佥精采的表现，当时只差一步就拿下司马望的人头。

傅佥：请您别在意，以后还有得是机会。

蒋舒：（连关中部队数量大减的情况下都无法取胜，到底我军的未来在哪里？）

宁随：该撤兵的时候就要撤兵，要记取上次段谷之战的教训，不能再错失撤兵良机了。

姜维：不用担心，现在后撤事宜已经准备完毕，只要时机对了就能退回汉中。

杨戏：哈哈，所谓名满天下的姜维也不过如此，我真意外朝廷会把军权交到你手上。

杨兰：你这酒鬼，在这边胡说什么！

杨戏：我不过是个喝醉的醉汉，我说什么你都可以当成是屁话，哈哈...

刘敏：（这个杨戏，当年外兄当政的时候，就让外兄很头痛，现在又换成伯约头痛了。）

宁随：（伯约，这个人就像是祢衡，你一定要忍，不要让朝廷的反战派逮到机会。）

张翼：后将军，现在你该想起仇国论说的事情了吧，要是当初听中散大夫（谯周）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失败了。

姜维：仇国论...这场战争，其实很可惜，若是邓艾晚来个一天，或许结果就不同了...

## **半年前 仇国论 成都 皇宫**

姜维：陛下，这次贼营淮南诸葛诞反叛，关中的兵力也被抽调不少，正是出兵的大好机会。

董厥：还想出兵，难道两年前的教训还不够？

姜维：陛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绝对不能眼睁睁看著它溜走。

刘禅：经过上次的损失，我们现在还有战力可以出征吗？

姜维：陛下，目前涪县驻军经过重整，还可以集中到两万，加上汉中军支援的话，凑成三万军队是没有问题。

诸葛瞻：等一下，难道你又要把手三万人推去送死？上次你信誓旦旦说会拿下陇西，结果呢？被邓艾重创回来。

姜维：这次不同，这次面对的会是欠缺实战经验的司马望，大有获胜的希望。

谯周：微臣认为后将军把作战的希望放在对手的能力上，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了。后将军不断发动攻击，让全国忧愁悲苦，微臣特别和尚书令讨论出兵的利害与得失，将这些整理成《仇国论》。

郤正：（陈祗默许谯周把他列名《仇国论》，看来现在反战的势力实在太大。）

陈祗：（抱歉了，虽然我支持你统领军队，但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国内现在反战力量太过强大了。）

樊建：（谯周虽然官位不高，但以他的学术地位，几乎是代表整个益州集团在发言，姜维再怎么样也不敢不听吧。）

黄崇：（短短几年内，益州人的立场转变如此之大，段谷那场仗把大家都吓到了。就算是我，也没有办法诚心支持后将军再度发动攻势。）



有人问：“古代时听过小国战胜大国，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

回答说：“曾听人说过，强大没有外患，戒备会逐渐松懈。弱小而有忧患意识，常会发愤振作。戒备松懈必发生变乱，发愤振作必会万事得治，这是正道。所以文王教养人民，以少胜多。勾践爱护人民，以强胜弱。”

有人问：“楚汉相争之时，刘邦和项羽约定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当项羽返回，张良认为如果人民安定下来就不会再想变动，说服刘邦追击项羽，最后取得了胜利，又怎么一定要用周文王那套方法呢？”

回答说：“商周的时候，王纲坚固，社会安定，人民习惯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要是在那个时候，刘邦怎么可能挥军夺取天下？反观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递嬗，年年月月都改变统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强并争，力量强的收获便大，迟慢的便被吞并。然而现在的形势是我们国家和敌国都已经立国很久，不是秦朝末年动荡不安的时候，而类似战国七雄并峙，所以可以用周文王无为而治的方法，不可像汉高祖那样南征北讨。”

“如果人民疲劳，国家就会瓦解，在上位的人如果不关心人民，下位的人行为就会凶暴，灭亡形势就会出现。俗话说：‘与其射出很多箭没有命中目标，不如谨慎发箭。’所以，智者不会因为一时小利就转移目标，而是等到时机许可才一次出动，所以商汤、周武王能不战而胜，如果他们一味穷兵黩武，不能审时度

势，则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

谯周：希望后将军能够三思，早日罢兵，才是万民之福。

姜维：陛下，中散大夫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内容却有不少破绽。战国时期能够群雄并峙，是因为当时人心并没有大一统的观念。然而到了秦国兼并六国之后，合久必分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想法。今日我们纵然想退守，北边曹贼也不会放过我们，随时虎视眈眈要觊觎我们的国土。虽然很多人认为，只要依险而守，富国强兵后再做征伐的打算。然而我们和曹贼的领土有三倍差距，兵力相差近六倍，时间拖久了，这样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回顾过去丞相北伐时期，贼营的兵力估计不超过三十万，如今却已经膨胀到六十万以上。这代表什么？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的话，光是这样的国力差距就足以压垮我们。也有人说只要让贼营知道征伐我大汉受到的损失，敌人就会知难而退。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贼营仰仗著自己雄厚的国力，只要没有决定性的大败，根本就不会在乎损失。更何况现在司马家积极想要篡位，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勋功来支持自己篡位的合法性，敌人迟早会挥军我国。我们明知道敌人会入侵，难道不做任何准备，就这样坐以待毙？只有趁著敌人部队没有集结，战力没有积蓄完成，不断给敌人打击，才是保护大汉的根本之道。

刘禅：好，后将军说得很好，朕就允许你出兵贼营，希望能旗开得胜。

姜维：是，臣必定以胜仗报答陛下。

谯周：唉...穷兵黩武，真是祸国殃民，祸国殃民呀...为了避免后将军有上次的失误，也为减少成都众位大臣的忧虑，所以微臣建议陛下可以派一个人辅佐后将军。

刘禅：那么派谁去呢？

谯周：射声校尉杨戏可担此重任。

郤正：（杨戏这个人出了名的不好相处，谯周他是故意的吗？）

谯周：（希望以文然的辩才，能够让姜维察觉到自己的过错。不然，至少能让常败军中的益州人觉醒。）

刘禅：好，那么就让杨戏随同前往，后将军没有意见吧。

姜维：没有。

陈祗：（杨戏是益州人，如果姜维忍受不了而杀了他，一方面可以给益州人些警告，另一方面，也可彻底切断他和益州人关系。）

公元二五七年，蜀汉后将军姜维趁著诸葛诞叛变，关中军队被抽调一空的机会，率军从骆谷出击，抵达沈岭。

## 半年前 征西将军 长安城议事厅

司马望：这个姜维真是大胆，居然敢趁著诸葛诞造反的时候出兵秦川，难道忘记两年前被痛宰的事情？

王韬：（这仗是邓艾打的，和你有什么关系，说得好像是自

己的功劳一样。之前还不断写信向长安报捷，说自己任内，威化明肃，蜀将姜维曾多次进犯关中，司马望上任之后，便无计可施。比起陈将军从来不夸大自己的战功，这个人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现在姜维真的来了，我看你怎么办。)

王韬：秦川附近长城一带有我军的大量存粮，如果被姜维夺取，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望：嗯...我会调动关中军队去迎击。

句安：我有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

司马望：说吧。

句安：为什么我这个月薪水只剩一半了？

司马望：你看过陈泰留下来的帐簿？

句安：没有。

司马望：简直是一团滥帐，为什么一个鸟不生蛋雍凉军区会要花那么多钱？

句安：那是因为姜维连年入寇，我们花了很多钱在修复受损的防御措施。

司马望：那个公子哥，真是不把钱当钱，留下那么多赤字，现在又因为都督区被邓艾分走，我只剩下关中，叫我怎么收拾？所以我决定先从将士的薪水开始节省起，大家薪水减半，共体时艰。

王韬：开什么玩笑？我每个月几乎都把钱用到差不多，要是薪水减半，我怎么养活我一家子人呀？

句安：你不需要管那个直接面对姜维的陇西军区，明明就省了不少花费，还敢用这个藉口扣薪水！

司马望：你有什么好叫的，看看你对面两个悍将，他们薪水“零签三钱”都没说话了，你日子过太爽了。

王真：时机若对，我就会出来说话。

李鹏：不要问军队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军队做了什么。

句安：那两个废物管什么用？别开玩笑了！人家陈将军才不会做这种蠢事！

司马望：哼，你们一个降将，一个只会嘴炮，哪有我找来的精兵悍将厉害。

王真：我是“疾风之狼”王真！作战只求快狠！

李鹏：我是“金银妖瞳”李鹏！我双眼瞳色不同，但是却比蒋济更能识人。

王韬：这什么跟什么？这两个人能用吗？

司马望：不能用？他们可是我精心挑选，足以支撑大魏的栋梁之才，我都已经给了他们“大魏双璧”的外号。你们两个就作为先锋，助我击退姜维入侵，要好好表现给陈泰的旧属看，什么叫做“俭朴打仗”！

## **半年前 邓士载的考量 魏军营帐**

邓艾：司马望开始动了？

邓忠：是的，他已经率领关中部队准备迎击姜维。

邓艾：姜维这次的目标应该只是要抢长城的粮草，并且伺机寻求和关中部队交战的机会而已。虽说关中地区不会有危险，不过对关中部队还是不能坐视不管。

邓忠：有这个必要吗？征西将军不是听说很有才干？

邓艾：司马望虽然有智有谋，但是却没有实战经验，恐怕不是姜维的对手。弄不好，变成王经第二也不是不可能。本来司马望如果放任姜维抢走粮草，也不至于需要我们出动。偏偏司马望不知死活，跑去挑战姜维，我们也只好去救他。忠儿，你率领部队先行，我的本军会稍微停留在此吸引姜维的注意。

邓忠：可是，父亲...我不是姜维的对手...

邓艾：你之前还口口声声说要当个纯粹的武将，我可没有看过这么胆怯的武将。相信你自己的能力，我不认为你不是姜维的对手，这次作战全部交给你了。

邓忠：是！

郑伦：不过我们没有命令，可以随意移防？万一姜维的军队攻到这里怎么办？

邓艾：不用担心，姜维的军队在这边已经有很坏的名声，至少在这几年内，羌人对他们的怨恨还是在。姜维知道自己就算打下陇西，也会因为羌人的反抗而无法支配，所以他不会过来这边的。

郑伦：原来如此，只是不担心司马望会因此而怨恨您？

邓艾：政治的事情随他去吧，我来这边就没有想这么多。要

是这么怕得罪人，以后还能做事吗？我不认为大将军会这么不明理。

## 半年前 自白 姜维军营帐

姜维：之前你似乎一直有话想要对我说，现在我特别支开其他将领，让你可以畅所欲言。

来忠：您知道我加入常败军的目的？

姜维：应该不是单纯想要上前线而已吧。

来忠：原来您早就知道，但是您为什么...

姜维：因为我认为你不是个喜欢权谋的人，我一直相信有可以让你真心为大汉效命的一天。

来忠：您知道我做的那些事情吗？我是受父亲指示加入常败军，为的就是要向父亲和陈祗报告您的一举一动。之前您在洮西大捷后不肯撤兵，就是我向他报告要对付您。以致有后来的胡济失约。

姜维：这连串的事情，我或多或少都有想到中间的连结，但是我只有考虑一件事，尚书令陈奉宗究竟在想什么？

来忠：为的是我们这些边缘人的前途。虽然很多人认为我们早就和荆襄人同化，但其实因为本质的差异，我们中间还是有隔阂。荆襄人是以先帝为联系因素，而我們是以刘璋作为联系因素。本质上大不相同。荆襄人看在我们祖籍和他们接近，所以把我们当成是在地人的代表予以重用。然而，随著时间日久，老一辈逐

渐凋零，我们这样既非益州又非荆州人的尴尬地位就变得更明显。万一有一天大汉走上东吴重用益州人的路，我们将永无翻身之日。

姜维：我明白你们的想法，其实我的地位也和你们很像，又是外地人又不是荆襄嫡系，不管在哪里都是尴尬。

来忠：陈祗比任何人都知道权力的基础来源，只有真正接触到陛下的人才能有权力。现在已经不是丞相那个时代了。蒋琬曾经短暂继承过丞相的权力架构，但是他毕竟声望和能力都不如丞相，根本压不住其他的反抗声浪。所以他选择放出自己权力，和费祋共同执政。而此时也可以发现，因为分裂而流失的权力，其实是回到陛下身边。所以陈祗选择和陛下站在同一条阵线。如此就可以安稳地掌握权力。然而我没想到陈祗他上次居然会罔顾大汉多数将士的性命，做出那种事。

姜维：不，那是我的问题，是我被战功冲昏了头，才会和他起冲突。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对我们坦白，至少这就表示你愿意真正加入我们这边。

来忠：我犯下这么大的罪，在段谷一战害死那么多的弟兄。我不求您原谅，只希望您不要对父亲报复，罪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姜维：这些事情是你我之间的秘密，我不希望在段谷死了那么多弟兄后，又损失你这样的良将。

来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我真的不知道...

姜维：过去杨兰对我说过，想哭的时候就尽情哭吧。



来忠：呜呜呜...

## 姜维军营帐外

宁随：如何？你愿意原谅他吗？

向充：过了这么久，我心中的仇恨早就已经渐渐消失了。或许来敏真的和大哥的死有关，但是大哥躁进而败也是事实。

宁随：来忠已经变成我们的人，我想来敏应该也不会再扯我们后腿。陈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大致上也修复，我想朝廷那边就靠他了。

向充：只是现在的情势还是很危险，段谷一战后失掉益州人的支持，这样的损失还是很难弥补呀。

宁随：我知道，只是姜伯约从我认识他以来，一直创造许多反败为胜的奇迹。这次我还是想要期待这样的奇迹再度发生呢。

## 姜维的迟疑 姜维军营帐

姜维：现在我军已经顺利推进到沈岭，距离贼营存粮储备处长城，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能够顺利将得来的粮草物资送回国境，我想使用丞相过去运兵粮用的道具。司马望的军队很快就移防到此，看来他也不算是个庸才。

向充：司马望是司马孚的儿子，后来过继给司马朗，他资历非常显赫，也不全是靠司马家的庇荫才升到这个位子。不过他从来就没有独当一面带领过军队，或许可以说是他的罩门。

姜维：我也是这样认为，所以这次能抓到机会和他进行野战是再好不过。

杨戏：后将军，真的行吗？你对敌人数量真的有掌握好？

姜维：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很多次，关中部队大半都被抽调走这点，确实没有疑问。

杨戏：你似乎忘记一点，陇西军区的邓艾也可能来支援。

宁随：（这杨戏果然有点实力，一下子就看出伯约最担心的事情，难怪公琰生前会用他。）

姜维：陇西军团的动向我已经确实掌握了，现在从狄道出发，再快也要好几天才能到达这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击溃司马望。不过关键是在，如何让司马望愿意和我军进行野战。

士兵：报！敌将司马望向我军下战书，说要我军派出两名大将和他的手下对决。

姜维：好，我知道了，你就直接回信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杨兰：我在那边看过好几个姓司马的，似乎这个家伙脑袋不怎么好。

向充：说不定那家伙是有诡计。

姜维：不管他在想什么，只要他表现出想要作战的意图，事情就变得好办很多。

句扶：我可是跃跃欲试，好久没有和贼将交手了。

杨兰：我也想要和敌人交手，我有信心三回合内让对方倒下。

傅佥：就让我来吧，从乐嘉那场战役之后，我勤练武艺，就

是要面对这样的战斗。

姜维：乐嘉？

杨兰：我想应该是受到文鸯那个疯子影响，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那疯子居然能单枪匹马在司马师的禁卫部队中间穿梭自如。

柳隐：喂喂喂，这个事情是真的吗？就算是赵云将军的事迹我都还半信半疑呢。

蒋舒：我是亲眼所见，这件事情是真的。不过好在他是文钦的儿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到贼营来对付我们。

傅佥：我也推荐蒋兄来参加这场决斗，我和他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蒋舒：等...等一下...

姜维：好，那么这次负责对付敌人的，就是傅佥和蒋舒。（虽说邓艾应该不太可能跨区前来这里，但万一邓艾到来时该怎么办？）

姜维：（我有信心赢过司马望，但若是两军合流，交战的胜算并不高，还是暂时退避为上策。）

杨兰：关于诸葛果的事情，你也不要太自责，你也该知道那个女人一旦决定做什么事情，不管谁也阻止不了。

姜维：纵然明白这道理，但是没料到她的大胆行动是我的失职。

杨兰：你现在应该做的，是专心打好眼前这场仗，而不是在

那里懊悔。否则你是要辜负诸葛果一番苦心？

姜维：我知道了，谢谢你...

杨戏：呼呼，大将在阵前和女将打情骂俏，这样仗怎么可能打得赢。

杨兰：你给我闭嘴，你别以为你姓杨我就不敢揍你！

蒋舒：（真是的，我为什么要像小兵一样在前面冲杀。我武艺再怎么锻炼，不用说文鸯了，连傅佥我也远远不如。难道在你们眼里，我的评价只有这种战将的等级？）

张翼：如果说连《仇国论》都无法打动你，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过你要记住，这样的意见绝对不是谯周一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益州人的主流看法。

柳隐：我可不赞同你和谯周的意见。

句扶：什么叫做益州人的主流意见？常败军的弟兄们可都还是支持北伐的。

张翼：就是有你们这样的人在，益州才会兵祸连年。

宁随：（谯周让杨戏过来这边，似乎真的有当年曹操送祢衡去刘表那里的味道。他该不会是再考验伯约的忍耐力？要是伯约忍不住对他动手，就会造成益州人的群起愤慨？）

来忠：今后我将誓死为常败军效力。

姜维：别这样说，从以前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以后你也会是我们的一员。

来忠：是...（爹，您玩了一辈子的权谋，不知道您有没有过

这样的感动呢？)

姜维：向充，你看起来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向充：或许吧，至少我心中的阴影已经消失了。

姜维：嗯，其实我等这一天也很久了，希望你能和来忠一起为大汉效力。

向充：(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呀，难怪老师常和我说我太低估大将军了。)

刘敏：(外兄可以包容杨戏，是因为外兄他是个宽容的人，现在伯约可以包容杨戏的话，就表示他也是同样的人。不过就算伯约不肯包容他，也是人之常情，用这样来判断伯约的度量，似乎也失之公平。奇怪，是不是最近出场太少，连心声都变得这么啰唆？)

姜维：看来你很高兴的样子。

傅佥：能担任这样的重任，这样我终于可以稍微追近父亲的脚步了。

杨戏：你父亲的下场不就是战死？难道你这点也想学他？

傅佥：战死沙场是武人的本愿，这有什么不好？

杨兰：可以闭上你的臭嘴吗？你从来这边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能听的话。

傅佥：(看著吧，我要在今天一战成名，不只是为了要追上父亲，更是要追上文鸯。)

柳隐：真是气死人了，虽说准许我们北伐，却在补给上这么

小气，害我们必须要就地取粮。

姜维：休然，这次能够获得圣上恩准出征已经是万幸了，其余的也不能要求太多。

柳隐：嗯...（本来还想说更多的，但是这个杨戏一直在这边盯著，实在是很讨厌。）

袁綝：如果此战可以一举夺取敌人的长城存粮，敌军会因为缺粮而崩溃，这就类似当日官渡之战的情况。不过问题就在于，那个司马望和淳于琼相比如何了。

杨戏：我就瞪大眼睛看看你是怎么打这场仗。

姜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上战场来亲眼见闻呢？

杨戏：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呵呵呵，你实在是太小看我杨戏了。

句扶：这次不能代表出去单挑，感觉有点可惜。

姜维：别这样气馁，之后还是会有你可以发挥的地方，现在把机会让给年轻人也不错。

句扶：说得也是，我也很期待傅佥的表现呢。

## 秦川之战

司马望：这样的战场，正是我向往的君子之战，两军派出使者通知开战，双方派出勇士在阵前互报名号，接着进行单挑决定胜败。

句安：这种老掉牙的作战方式，这年头谁在用？人家出身颖

川陈家的陈将军都不用这种蠢到极点的作战方式了。

王韬：小心被姜维突袭，你有品不代表人家也有品。别忘记宋襄公当时被扁得有多惨。

司马望：呵呵呵...我们是泱泱大国，当然要表现出上国军队的风范。更何况我河内司马家以经学传家，重视节行，怎么能不以身作则？

王韬：（又来了，明明司马家一家都是将种，司马懿当过的武职比文职还多，装什么传统儒学世家？）

司马望：王真和李鹏！就让敌人见识一下你们“大魏双璧”的厉害！

王真：想不到我“疾风之狼”王真的成名之战，居然要面对这样的小伙子。

李鹏：可不是吗？如果我早生几十年，就算是吕布又岂是我的对手？

王真：先不说吕布，当时乐嘉之战，如果大本营有我的话，保证当场斩那文鸯于马下。

李鹏：人家说“时之良将，五子为先”，但在我看来，这些人都不及你我。前将军刚侯张辽，智勇双全，刚勇过人，但作战却只凭勇力，过度信赖自己武艺。右将军威侯乐进，勇猛果敢，常为先锋，然而却只能冲锋陷阵，无法指挥大局。左将军厉侯于禁，刚毅严谨，于军中有威名，然而不能守节，最终落得臭名。右将军壮侯徐晃，治军军纪严明，为人清廉自守。然而战场上指

挥有欠柔软,无法应付各式各样的突发状况。车骑将军郑侯张郃,为人识变数,擅于料敌,以巧变著称。然而他作战总是考虑再三,欠缺一鼓作气的决心。

王真:说得好呀!

李鹏:我认为能和我们并称的,顶多就是白起或是王翦,时人根本就不值一提。

王真:我们“大魏双璧”今天就委屈一点,先收拾眼前这两个小辈,接着再斩姜维,成就我们的名声吧。

傅佥:你听到眼前这两个白痴的对话了吗?

蒋舒:实在是太离谱了,实力不怎么样,但是嘴巴倒是挺厉害的。我在想,他们或许当文官的话,有机会作到三公也不一定。

傅佥:那么我们就用实力就让他们闭嘴吧。

杨戏:真的没有问题吗?我还以为你会派出像是句扶或是袁綝来对付他们。

姜维:别小看他们,他们也跟在常败军十年,实力有多少,我很清楚的。

杨戏:希望你没有看走眼才好。

姜维:傅佥的实力我可以保证的,他可是在乐嘉面对十几万大军都面不改色。至于蒋舒...应该也可以吧...(糟糕,我还真的想不出什么可以夸赞他的话。)

司马望:我想了一下,姜维的军队别名叫做“常败军”,我们也该给关中部队取个外号。为了强化部队的向心力,我决定要



让大家像是手足般共处，就叫做“兄弟军”！

句安：喔...（哈欠）

王韬：随便啦，你爱干嘛就干嘛。

司马望：认真点！这可是我们兄弟军的第一战！要打场漂亮的胜仗！唱战歌！

司马望：喔~~喔喔~~喔喔~~喔喔~爪爪！快！跟着一起唱！

王韬：喔~~喔喔~~喔喔~~喔喔~爪爪！（好想死喔...）

句安：喔~~喔喔~~喔喔~~喔喔~爪爪！（我快受不了了...）

李鹏：哈哈，我还怕你们不上门呢！

王真：能死在我们“大魏双璧”手上，也算是你们的荣幸了。

傅奂：我先解决眼前这个两个眼睛颜色不一样的笨蛋！

蒋舒：另一个就交给我吧！（看这个家伙只会说大话的样子，应该很好对付吧。）

傅奂：我就用武艺来堵住你的嘴！

李鹏：哈哈，蠢货，本来不想杀你的，这回可是你自找的。

傅奂：看招！干尘破岩斩！

李鹏：唔、哇啊~这...这是什么招？居然能够打败我？！

傅奂：这就是从文鸯那里现学现卖的招数，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打文鸯？

李鹏：说打赢文鸯的又不是我...

傅奂：比我想像得还要弱。接下来就等蒋兄解决掉对方吧！

李鹏：啊!!!!!!

蒋舒：居然打了三十多回合都拿不下他？

王真：怎么可能？！居然有人可以和我疾风之狼打那么久？

傅奂：蒋兄似乎情况不妙！

蒋舒：傅奂？！

傅奂：这个家伙就交给我，蒋兄你先休息一下。

王真：居然围殴我！你以为这是“龙虎门”？等一下...李鹏呢？

傅奂：那个废物我一回合就挂了他。

王真：什么？！我要帮他报仇！

傅奂：别怪我，这场仗可是我和蒋兄难得的表现机会。

王真：哼！你以为就一定可以赢我？

傅奂：如果只有这种水准，就换我了！迅斜嘴斩！

王真：以多胜少，这算什么？

傅奂：抱歉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蒋兄受难，就暂且先生擒你吧。

蒋舒：好机会！

王真：这算什么？！有人这样补刀的？

傅奂：蒋兄你...

蒋舒：别怪我，我需要战功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不然我一辈子都没有出头的机会。

傅奂：原来如此，那么李鹏的人头你也拿去吧。

蒋舒：这又是为什么？这明明是你的战功？

傅佥：我不在乎这样地位，其实只要能像父亲那样驰骋在沙场上，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蒋舒：傅佥...（我很明白你是对我好，但是你为什么要有这样表现，就好像你所拥有的多到可以随便施舍我一样。）

杨戏：前面的结果出来了吗？

姜维：应该是出来了，你实在是不用担心，傅佥他们不会输的。

蒋舒：启秉后将军，不才蒋舒刚才击斩敌将王真和李鹏。

杨戏：哦，两个人都是你杀的？原来我大汉有这样的神将。

姜维：（不对劲，这两个人头的切落方式完全不一样，而且其中一个人头的切落方式无论如何，以蒋舒手中的武器都无法办到。）

杨兰：蒋舒，你想要蒙骗姜维？老实说！是不是都是傅佥斩下的？

傅佥：绝对没有这种事，刚才我陷入危机，还是蒋兄冒死救我的。

杨兰：以你的本事会需要蒋舒救？

姜维：总之两位都立下大功，接下来就作为前锋，一起冲破司马望的军队吧。

傅佥：是！

姜维：（杨兰，既然傅佥不想追究，我们也就不要强人所难。）

杨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圆滑？算了，反正傅佥想当笨

蛋就由他去吧。只是，你别以为这是帮了傅佥，蒋舒并不会因为傅佥帮他而高兴的。)

姜维：(为什么?)

杨兰：(就像今天尹香潇洒地说把你让给我，我也会很火一样的道理。)

姜维：(这关香什么事情?)

杨兰：(算了，你真是蠢到没救。)

司马望：怎...怎么会这样？这两个人不是说自己很强吗？

王韬：哇哈哈，“大魏双壁”?!

句安：砂砾中找不到珍珠的啦!

司马望：不要再笑了！现在姜维军队马上就要过来，给我振作精神迎敌！（这下可如何是好?! 叔父要是当初留给我兵书就好了，这下只好硬着头皮上。)

姜维：终于顺利击破司马望的部队，这下长城的粮草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了。

张翼：事情真要这么顺利就好了。

柳隐：你干嘛老和老大唱反调？

廖化：不，我不认为他说的是没有根据的话，究竟你有继续盯住邓艾陇西部队的行踪吗？

邓忠：好！算是及时赶到了！

郑伦：哈哈，谅姜维也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赶到吧。

姜维：“邓”？不可能呀！邓艾的军队明明都还在狄道，他

是怎么办到的？既然已经抵达了，就只能试着交战吧。确实以我军现在的状态，至少对上邓艾应该不至于会败。（但问题是，经过上次段谷大败，我军只要看到邓艾，气势就弱了一截，这该如何是好。）

邓忠：郑将军，你对我爹的评价如何？

郑伦：为什么要问我这样的问题？

邓忠：因为上次爹为了打胜仗，对陇西部队的弟兄们作出那样惨忍的事情，我真的很难接受。

郑伦：说真的，你爹真是个混蛋！不过，也因为这个混蛋，我们这些像是老鼠一般存在的边陲都督军，如今才会被朝廷重视。看看关中部队抱头鼠窜的样子，想到那是司马家人的率领的精锐部队就痛快。

邓忠：原来是这样...

郑伦：看来你还是不满你老爹嘛...

邓忠：该怎么说呢，他完全不重视武将的能力和志向，简直像是把所有武将和士兵都当成是他的棋子，不允许有个人意识。

郑伦：你说的很对，我现在也很难像在王刺史手下那样自由，邓将军的军法可是动辄就杀头的。

邓忠：我实在是不会，爹明明亲眼目睹过文鸯那威震乐嘉的表现，却丝毫没有感动，反而不断禁止我学习他。我从小苦练武艺，自信可以在战场上不输任何人。现在这样，请问我练武有什么用处？

郑伦：那就去吧！

邓忠：什么？

郑伦：反正现在邓将军没有过来，我们在这边闷着也是闷着，不如主动发动攻击吧。

邓忠：郑将军？

郑伦：能获得我“无双上将”赏识，你这小子也不简单啊。

邓忠：好！赌上我邓忠所有的武运，我要在这场战斗斩杀姜维！

宁随：如果我是邓艾，沿着芒水布防，和我军打消耗战，一定可以获胜。

姜维：你看敌人有要消耗的意思？

宁随：咦？！邓艾发疯了吗？

姜维：不知道，但是战场会发生的事情瞬息万变，只有及时掌握最新资讯然后思考策略，才是作战的王道。

宁随：……

句安：真是悲哀，像你这么有本事的人，居然还是得待在这个小国。

傅佥：你这个叛贼！夷陵之战害死那么多人，现在又帮着曹贼攻打大汉，你究竟没有一点愧疚？

句安：我为什么要愧疚？对我来说，刘家或是曹家不都是外来的入侵者？

傅佥：先帝有哪里对不起益州人？难道黄权没有被重用？

句安：黄权？那种象征式的任命算什么？你们这些外州权贵哪能懂我们益州人的苦。我和那个傅公子很可能说不通，看来还是和你说话比较轻松。

蒋舒：你到底想说什么？

句安：同样是益州人，你也该知道不要对自己的前途抱有太大的幻想。虽然我弟弟爬到不错的位置，但你也亲眼见到东州人有多快把他拔下来。

蒋舒：但是张翼也爬到很高的位子...

句安：呵呵呵，你还是不清楚张伯恭的家世和你不一样吧，人家是张良之后，你呢？仔细想想吧，反正以后有得是机会。

蒋舒：.....

姜维：（看这个大将虽然年轻，但是散发的气势却不同一般人。）请问敌将大名？

邓忠：大魏镇西将军邓艾之子邓忠。

姜维：邓艾的儿子？！

邓忠：你也报上名来吧。

姜维：大汉后将军姜维！

邓忠：哦，有兴趣和我单打独斗？我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

姜维：那么我就奉陪吧。

邓忠：来吧，我想见识一下姜维有多厉害。

姜维：年轻人，小心了！

邓忠：好强...

姜维：你也不差！不愧是邓艾的儿子！

邓忠：看招！金刚枪破！

姜维：烈枪苍龙击！

邓忠：终究还是比我强了一些，期待下次的交手。

姜维：打到现在，居然祇是险胜而已。

姜维：（什么时候我已经到了要感叹自己青春年华不再的年纪了？莫非当年赵云和我交手时，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受？）

姜维：你就是曹贼的大将？

司马望：大魏征西将军司马望，为什么你屡次要进犯我上国？莫非是因为响应诸葛诞起事，要问罪我司马家？

姜维：你在说什么？我大汉根本不承认曹家的篡逆，自然就不可能对你们内部的政变有什么兴趣。

司马望：说得也是...（虽说是这么明显的事情，但是也难说以后的人不会搞错，把姜维当成是讨伐我司马家的尖兵。）

邓忠：女人？！快点离开战场吧，我不和女人交手。

杨兰：看你年纪那么小，却有和一堆蠢男人一样的观念，难道你以为女人就打不过男人？

邓忠：不行，我说不和女人打，就是不和女人打。

杨兰：真是莫名其妙的坚持，让我都没兴趣和你打了。

郑伦：臭小子，尝尝我“无双上将”的大斧！

傅佥：你说大话的本领，和刚才那搞笑的“大魏双璧”真是



不相上下。

句安：老弟，你也该明白，你是杀不了我的道理了罢。你终究是重情义胜过一切的人，真是没用的可怜人。

句扶：说够了吗？

句安：我们流有同样的血，我那么果决，你却这么婆妈，看来似乎上天要你注定没出息一辈子。

句扶：句安！给我闭嘴！

句安：流血了，啊!!!!!! 痛死我啦!!!

句扶：句安...不要以为我真的杀不了你！当你继续为害我常败军弟兄性命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死期了。

柳隐：老大，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姜维：不，这次连我都觉得奇怪了。这批部队中，只看到邓艾的儿子，却没有看到邓艾，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我对这边的地形太不熟悉，邓艾会从哪边过来，我一点底都没有。）全军暂时后退到芒水以南，重整阵势后再发动攻击。

宁随：（伯约也变得保守了，想不到邓艾居然有这种本事，让一向只向前看的伯约也知道要后退。）

邓艾：多谢了，如果不是你把军队后撤，我又怎么能这么顺利在芒水以北布阵。

姜维：什么？！

邓艾：哈哈哈哈哈，战场的形势变化多端，我下一刻会用什

么招数，我自己都不知道。忠儿和郑伦的军队是用来迷惑你的前菜，让你以为我的军队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当然，你选择你不熟悉的关中地区攻击也是关键，不过从上次段谷之战后，你恐怕也没得选择了。可惜呀，如果你早点想到诸葛诞会叛变这点，不要在一年前发动愚蠢的攻势，那么今天无计可施的将是我。

司马望：没想到邓艾的动作那么快，若不是他，恐怕我们都得死在这里了。

王韬：但是放任他那样好吗？大将军根本就没有允许他任意跨区进军。

句安：甚至我认为，这个邓艾是不是故意等我们被打得灰头土脸才过来，刻意要表现陇西部队的精良给大将军看。

司马望：你们两个捡回一条命还在那说人家坏话，实在是恩将仇报。（邓艾的行动确实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我知道作战非我所长，但是在我面前这样表现自己的军事才能，他到底想怎么样？）

姜维：暂时维持对峙状态，等待邓艾军队防守出现破绽再行进攻。（姜维呀姜维，到最后你还是无法胜过邓艾，你的本领就只有这样。）

杨戏：（谯允南说得没错，你姜维是劳师动众又无功，继续掌兵只会祸害我益州。）

## 第二十八回 侯和之战

### 杨戏暴言 姜维军营帐

杨戏：哈哈哈哈哈，我们天下无敌的姜维大将军居然开始把责任都推给邓艾了。当年先帝带领的大汉军队面对曹操毫无惧色，丞相所带领的大汉军队更是压倒司马懿。而如今在我们姜维大将军带领下的大汉军队，居然碰到邓艾这二流角色就束手无策。

杨兰：邓艾哪里是二流角色？

杨戏：邓艾是贼营的首领？邓艾是贼营的最高军事统帅？不，他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个地方小都督而已，你却打不赢他。想我大汉的子弟兵还真可怜，居然被这样无能的将领给统率著。

柳隐：这是什么话？武将的能力可以用官阶来衡量？

句扶：这个邓艾的用兵能力，你刚才也亲眼看见，为什么还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姜维：两位，别再争辩了，这次确实是我的失职，他说的一点也没错。不过，现在应该是该想如何安全撤退的时候，其他的事情等回到成都再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窝囊过，面对杨戏的嘲讽，居然连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

向充：（我不认为被这样说后，会一点都不在意，应该是刻意压制不发作吧。）

来忠：（想想这个人是谯周推荐来的，难道他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人羞辱大将军而已？）

宁随：（伯约，你得继续忍下去。不然，你会变得比现在更

孤立。)

## 杨戏失势 成都 皇宫

杨戏：陛下，这次追随后将军姜维出征的结果，在此向您报告。后将军姜维，与贼将邓艾相持半年后，无计可施，最后率军撤退。他多年来劳师动众，最终却没有获得任何成果，平白耗损大量人力物力，害得现在大汉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刘禅：果然是这样吗？

文官：启禀陛下，微臣刚才调查完关于杨戏的案件，现在正式向您提出弹劾案。

杨戏：弹劾？这是怎么回事？

谯周：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文然可是和张表等人齐名的名士。（过去很多人认为我无当世才，只有文然他敬重我，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著他受到陷害！）

文官：没有错，他在担任建宁太守任内收受南中大姓的贿赂，好让他们取得当地管理特权。

杨戏：这真是胡说八道，我从来就没有收过南中大姓一毛钱！

文官：我有的是人证和物证，你再怎么狡辩也没有用。

刘禅：想不到声誉卓著的射声校尉居然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杨戏：陛下，冤枉啊！

谯周：臣愿意担保文然的清白，请陛下明察！

刘禅：在事情弄清楚以前，就请射声校尉你先行停职。

杨戏：陛下，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等一下，我明白了，是姜维，是姜维那个家伙陷害我！

刘禅：后将军有什么理由要陷害你？

杨戏：他因为在秦川被邓艾打得七零八落，而臣在当时批评了他的用兵，姜维因此怀恨在心，指派底下的人陷害我。

刘禅：你有证据？

杨戏：这.....

刘禅：没有证据，就这样污蔑大汉的栋梁，这样的行为可以吗？过去相父曾经说过：“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难道你也要效法来敏？不用调查了，朕直接贬你为庶人，希望你能反省你自己犯下的过错。

杨戏：呜呜呜...我大汉现在是奸臣当道啊，姜维你这个奸臣，我真恨不能将你赶出大汉。想我撰写《季汉辅臣赞》，颂赞大汉开国时的英雄元勋，和这些人相比，现在大汉真的是没有人才呀！

谯周：（姜维，你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本来我只有对你连年用兵有意见，现在我连你这个人彻底鄙视了。）

诸葛瞻：（姜维这个可恶的家伙，姊姊音信全无，却没有一点愧疚的表示，现在居然还忙著对政敌清算斗争。）

郤正：（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伯约的作为，莫非是陈祗？）

陈祗：.....

**忠心 成都 皇宫**

陈祗：陛下，虽然这样的行动会造成姜维的名声受损，但绝对不能就这样放任益州人在那大放厥词。

刘禅：还是尚书令你懂朕的心，要是朝中大臣都像你一样就好了。

陈祗：诸葛瞻等人的意见固然正确，姜维这几年的出兵并没有带来正面的结果。然而他们却忽略一件事，就是大汉上下能够有这才能领兵对抗曹贼的，也只有姜维而已。

黄皓：可是我不懂，为什么姜维这一介武夫会如此受到陛下看重？

陈祗：对陛下来说，姜维可是比丞相更可靠，因为他几乎不属于任何集团，这样的人自然只会效忠陛下。不如请陛下利用这个机会，反正姜维这次出兵虽没有大胜，但也没败，就顺水推舟再封他为大将军吧。

刘禅：嗯，真是好主意。爱卿呀，朕要是没有你，朕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陈祗：陛下，您真的太过奖了，臣没有这样的本事，只是一心想为陛下服务而已。

陈祗：咳咳...咳咳咳...

刘禅：尚书令，你不要紧吧，看你最近精神似乎很不好的样子。

陈祗：臣没事，让陛下担心了。

黄皓：（为了让姜维复职，陈祗几乎一个人顶住所有的反对

声浪, 难怪搞垮自己身体。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连陈祗这样的人, 都会愿意为姜维做到这种地步? )

三日后, 姜维再度被封为大将军。然而因为这场战争, 姜维没有任何建树, 所以这样的人事任命, 也有不小的反对声浪。

### **人性的弱点 姜维军营帐**

宁随: 虽然向充不太高兴, 不过接下来我希望来忠你也能参加我们的讨论。

向充: 若不是因为你肯认错, 还说服你父亲不再扯我们后腿, 我抵死都不会让你进来。

来忠: 如果有什么需要在下效劳的地方, 请尽管吩咐。

宁随: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是要你们知道, 伯约也是性情中人, 也会做出符合人性的事情。

来忠: 难道是杨戏的事情? 我认为那背后一定有别人在操纵, 最有可能就是尚书令陈祗。

向充: 没错, 益州人大老谯周和杨戏关系密切, 一旦杨戏受难, 他一定会憎恨大将军。

宁随: 你们两个说的完全正确, 我也认为那是陈祗做的好事。只是你们忽略了一件事, 伯约他大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而他却默不吭声, 默许杨戏被罢免。

来忠: 大将军为人坦荡, 从来不用暗箭伤人的手段, 更不会

与人结怨，我认为您实在是太多虑了。

宁随：确实如此。三十年前，伯约不但原谅我对他的陷害，反而诚恳地求我加入常败军。我折服的不是他的才能，而是他宽阔的胸襟。然而现在情况却不同，和邓艾交手的连续挫败，已经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了吧。

来忠：邓艾虽然两次让大将军受挫，但是不可能给大将军那么大的打击呀。

向充：明明大将军以前面对过像是郭淮或是陈泰那样的对手，也不是没有受挫过，怎么可能碰到邓艾就会变了样？

宁随：你们很容易陷入贵古贱今的思维中，但以我看过这么多名将的经历，能和邓艾这个怪物相比的，可能是张郃或是司马懿。然而如果单纯就用兵的手腕来看，能和他比的，可能只有曹操了。

来忠：他有这么厉害？

宁随：短时间之内把一个残破的军区整顿成军事重镇，残兵败将变成精锐，这都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他的存在完全颠覆了伯约的思考，也让伯约的信心受到打击。

向充：我明白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后面支撑住大将军，不要让他因为失意而做出更多会后悔的事情。

来忠：我认为虽然被陈祗摆了一道，不过他的用意应该只是要让我们变得更依赖他。以陈祗受到皇上重视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依附他没有坏处。



宁随：确实有他在，圣上绝对会挺我们，但只怕陈祗不在的一天...

### **担心的对象 姜维军营帐**

杨兰：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但是你有想过，对杨戏下手，只会害你变得更孤立？

姜维：我并没有对他下手...

杨兰：那么你明知道杨戏被弹劾这件事情绝对不单纯，为什么你还不出面阻止？

姜维：因为我看见陈祗孤军奋战的样子.....

杨兰：啊？！

姜维：陈祗为了帮我排除障碍，不惜得罪身边所有的人，而且累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杨兰：不可能吧，那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姜维：他有自私的一面，却也有重情义的一面。对一个人的评价岂能只看他一个面向？至少在这个时候，我不想阻止他的作为，再继续给他造成负担了。

杨兰：可是外人可会认为是杨戏说的话，已经超过你可以忍耐的范围。认为是因为对邓艾连战连败，让你失去风度了。

姜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这样想的呢？我不是圣人，一样会生气，一样会怨恨...你以为我真的不在意杨戏的话？

杨兰：算了，我也一样讨厌杨戏，就当作是出口恶气也没什

么不好。倒是，诸葛果现在在哪里呢？

姜维：我真的很担心她的安危，一声不响地帶著赵家兄弟跑到寿春。现在诸葛诞兵败身亡，如果她有万一，我该怎么向丞相交代？

杨兰：哦？我在乐嘉那边遭到危难，你都没有任何表示，现在居然担心诸葛果？

姜维：我没有这个意思...

杨兰：放心吧，那个女人比我聪明一百倍，我都可以从乐嘉逃出来，她会不行吗？搞不好她还有本事和曹家的人见到面呢，哈哈哈，我乱说的...

姜维：我想应该不可能吧...

## **伐吴大计 寿春 魏军营帐**

司马昭：我刚才思考了一下，既然唐将军和全将军等人都已经投降我大魏。我想派出轻装骑兵深入东吴，招降并且迎接唐咨等人的子弟。如果有机可乘，就发动攻击，消灭东吴。

王基：大将军，此举万万不可。过去诸葛恪趁著东兴战胜余威，集结江东所有兵力，包围合肥新城，既不能攻克，兵士死亡超过一半。姜维趁著洮西大胜余威，用轻装部队深入我们国土，终因粮草不能供应，在上邽全军覆没。大胜之后，上下都会产生一种轻敌的心理，不能平心静气地作周密的考虑。今贼军在外受到挫败，内部争执没有平息，正是他们加强战备，因应变化之际。

而我们大军出动已超过一年，每个人都有思乡之念，但愿早回故乡。俘虏十万，叛徒伏法，能如此获得重大胜利而没受损失，自古以来也寥寥可数。武皇帝在官渡击败袁绍，认为获得已经够多，不再追击，就是害怕受到挫折，使得来之不易的威严丧失。

司马昭：你说的有道理，我这就下令撤兵。扬州这边就交给你了，我会奏请圣上封你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王基：多谢大将军！（就当作自己是为大魏效命，至少司马昭还是大魏的大将军...对吧...呵呵呵，我王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悲了...）

鲁芝：（王基呀，你再继续骗自己也减轻不了内心的痛苦，我们两个都是一样可悲的人。）

司马昭：（若不是王伯舆的提醒，我还真差点忘记东兴之战的惨痛教训。东吴军队在保家卫土上能够发挥的战斗非常惊人，绝对不是我现在看到的这种水准。我就先整顿内部吧，想想曹髦那个小子，他才是我当前最需要对付的人。）

王基的看法马上就应验了，孙綝率军回国后，因为自己没有战功，加上皇帝孙亮又不断责问他，孙綝索性躲在巢湖不归。孙亮对于孙綝的行为感到气愤无比，决定要对这个跋扈的权臣发动攻势，双方的冲突一触即发。

**大虎的抉择 建业 皇宫**

孙亮：鲁班公主，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

孙鲁班：皇上，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孙亮：你骗了朕，害朕冤杀了朱损和朱熊兄弟，你可知罪？

孙鲁班：皇上没有冤杀他们，我那两个外甥怨恨自己的庶母，所以才会陷害妹妹，诬告她要杀害孙峻。

孙亮：你不要再撒谎了，朕已经知道是你向孙峻进谗言，害死小虎姊姊的。

孙鲁班：孙峻都已经死了，我说什么都没办法辩解。

孙亮：你知道小虎姊姊对朕有多重要？朕的母亲只知道争权夺利，对朕没有给过一点点的母爱。只有小虎姊姊愿意陪我，在朕最孤独的时候给朕温暖。她是比朕亲娘还要亲的，你不知道吗？

孙鲁班：皇上，我知道错了，给我个机会吧！

孙亮：反正朕杀害朱损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是你陷害他的。你为了让自己逃过一劫，却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险。你该不会不知道，朱损的妻子就是孙峻的妹妹吧。

孙鲁班：这个...

孙亮：你动到了他的亲戚，请问孙綝会怎么想？现在你全家班经过上次孙綝的整肃，剩下也没有多少了，你们钱塘全家的地位迟早会被取代。而孙綝本人也对你不理不采，你根本就无法用对付孙峻的那招来色诱孙綝。

孙鲁班：皇上，您是要我跟您联手对付孙綝是吗？

孙亮：完全正确，朕会给你们全家班能够对抗孙綝的地位，只要事情成功，你们就是我大吴的栋梁。

孙鲁班：（我这个蠢弟弟，以为他懂得看老鼠屎就可以对付孙綝。一个连滕胤和吕据两位先帝顾命大臣联手都扳不倒的政争高手，岂是你一个小毛头对付得了的？现在的我也没有选择了，不和他联手，我会当场死在这里。和他联手，大概不久后也会死在孙綝手上吧。呵呵呵，我玩弄阴谋多时，到最后却被自己的阴谋困死。妹妹，你现在应该在那边笑我笑得很愉快吧。）

孙亮联合鲁班公主、将军刘丞和卫将军全尚等人，密谋诛杀孙綝。孙亮特别嘱咐全尚的儿子全纪，不准将计画透露给自己娘亲知道，因为她是孙綝的堂姊，很容易透露口风。然而全纪却把这计画告诉自己父亲全尚，而全尚又让自己妻子知道这计画，终于整个密谋曝了光。

## **孙綝反击 巢湖基地**

孙綝：你把圣上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

武官：您真的想听？

孙綝：对！

武官：圣上说您专权弄势，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寿春之战时，圣上下令要您火速上岸前进，您却留在船上，不肯登陆一步。您又把罪状推到朱异头上，事先没有报告便诛杀功臣。又在

朱雀桥南，兴筑高宅大院，不再朝见，自由自在，毫无顾忌。

孙綝：那么圣上的计画是什么？

武官：圣上要卫将军全尚秘密集结兵马，他还准备亲自到朱雀桥，率领左右无难军包围您的住宅。

孙綝：孙亮啊，这可是你逼我的，本来我还不想这样做的。

武官：大将军，莫非您要...

孙綝：以前我最瞧不起的人，就是贼营那个叫做司马师的人。我一直认为，不管皇上有多大的过错，做臣子的只能劝谏，而不能直接废黜皇上。然而我现在才明白，司马师如果当时不那样做，恐怕只会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吧。传令下去，全军袭击全尚和刘丞住处，接著包围皇宫。

孙綝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政变，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生擒全尚，并且在苍龙门外斩杀刘丞。等到拂晓时刻，孙綝大军已经团团包围皇宫。

## **废黜孙亮 建业 皇宫**

孙亮：放开我！朕在位五年，谁敢不听从命令！朕要和那逆贼孙綝拚了！

文官：皇上，不要出去呀！

老妇：身为您的乳母，绝对不能眼睁睁看您去送死呀。

孙鲁班：皇上，看清楚现实吧，您已经是一败涂地了。

孙亮：叫全纪给我过来！都是我误信这个蠢蛋才会搞到现在这样。

孙鲁班：您杀了全纪又有什么用？结果根本就不会改变。

孙鲁班：乖乖投降吧，至少还可以像曹芳那样，苟延残喘活下去。

孙亮：孙綝！朕要宰了你！

孙綝：闭嘴！少在这边对我大呼小叫！你以为你还是皇帝？

孙亮：什么？！

孙綝：皇帝孙亮年纪轻轻就精神错乱，已经不堪任君王的地位，侍奉皇家宗庙。我已经禀告先帝在天之灵，罢黜皇帝，贬为会稽王。

孙亮：朕...被废了？

孙綝：你最好赶快回到你的封地去，不然我心情就会不好。我心情若不好，我就会不爽，我不爽我就想要报仇，我若报仇下去，下一个要死什么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至于你，孙大虎！我要把你流放到豫章那边。

孙鲁班：难道您不再考虑一下，我也可以像帮忙孙峻一样帮您...

孙綝：滚！你当我胃口那么好？族兄喜欢你的牛肉面，我可不喜欢！

孙鲁班：呜呜呜呜呜...

公元二五八年，东吴大将军孙綝废黜皇帝孙亮，贬为会稽王。全尚在流放到零陵途中被杀，孙鲁班则被流放到豫章。孙綝将孙亮的罪状诏告全国，尚书桓彝不肯签名，当场遇害。其他大臣震惊恐怖，敢怒不敢言。在典军施正的建议下，孙綝决定迎立琅邪王孙休继位。

### **孙休起意 建业 皇宫**

孙綝：草莽贱臣孙綝，缴还印信和符节，请求准许辞职，避开贤才上进之路。

孙休：大将军别这样说，朕还有很多地方要仰仗您的。

张布：（孙綝这样做，摆明是要圣上给他更高的官位。一上任就面临孙綝的要胁，圣上真是可怜。）

虞汜：（我能阻止孙綝大摇大摆住进皇宫，却不能阻止他其他嚣张跋扈的行为。唉...）

孙休：朕决定封大将军孙綝为丞相、荆州刺史、增加其永宁侯采邑五个县。而其弟孙恩任命为御史大夫、卫将军和中军督，封县侯。（孙綝，现在你要什么，朕都给你。但是这些东西，朕迟早会向你要回来。）

### **柴桑议事厅 陆抗的考量**

陆抗：公绪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施绩：我想要和你共商大事。



陆抗：大事情？

甘宁：呵呵，你们两个还挺登对的。糟了，我脑中的妄想开始爆发了...果然还是弱气的施绩比较适合受。

施绩：拜托你不要乱讲话，人家幼节可是连儿子都已经有了。

陆抗：说到这个，我听说过有些对你不利的传闻，你不想澄清一下？

施绩：传闻？

陆抗：听说你和蜀国私下有来往，因为你的话，让蜀将阎宇在白帝城增兵五千。

施绩：不错，因为我害怕曹贼在这个时候偷袭我们。但是原因你也该明白，都是孙綝这个人把我大吴弄得乌烟瘴气，才会让我必须要低声下气去求援。

陆抗：果然是因为孙綝...

施绩：幼节，不要想逃避了。人家贼营的皇帝被废黜，还有毋丘俭愿意起兵反抗。但我们呢？眼睁睁看著圣上被废却没有任何动作。

陆抗：.....

施绩：难道是因为孙綝刚好处理掉你最痛恨的全家人，所以你才默许他的暴行？难道你没有看到朱异的下场？幼节！你还在怀疑我的立场？你看看我的姓氏就知道，我已经改姓施了，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爹的养父确实和北方人关系较密切，但是当我爹想要改姓施的那刻，你就该明白他的情感还是在江东。

陆抗：公绪，你太小看我了。我会按兵不动是因为我必须要等到孙綝做出重大叛逆的事情，才能有像你这样的人愿意反抗。既然你都愿意出面了，我又怎么可能不加入？

施绩：很好，那么我会和左将军丁奉联系，说幼节你也愿意加入。

甘宁：呵呵呵，这么多男人凑在一起还要联络来联络去，真是娘炮...

施绩：这个甘家后人，你可以认真点讨论吗？

甘宁：如果认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这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痛苦了。

陆抗：公绪，小甘宁说得没有错，当时滕胤或是圣上失败，都是因为联络经过太多手了。我和丁将军共事过，他应该会知道该怎么做，不需要再和他做过多的联系。

施绩：好，拨乱反正，就在此一举。

## **预测 永安城议事厅**

宗预：既然看到文平到来，我也可以安心回成都去了。

阎宇：镇军大将军，您实在太看得起我了，我这次前来除了接替您永安督的职位外，还和施绩的那封信有关。

宗预：陛下似乎很重视东吴那边的局势，不过我认为东吴还没有脆弱到这么轻易被攻下。更何况司马师当年东兴大败的记忆还犹存，司马昭不会轻举妄动的。

阎宇：那么施绩是杞人忧天？

宗预：或许是，但是孙綝专政造成东吴内部不和谐也是事实。

罗宪：难道您不担心孙綝继续乱搞下去，东吴的实力会被削弱？上次出兵寿春，结果让东吴损失了数万名军队也是事实呀。

宗预：孙綝他过去虽然过了好几关，但是这次他恐怕过不了这关的。

罗宪：怎么说？

宗预：这表示孙綝的作为已经让江东大族开始不满，迟早他们也会参加推倒孙綝之事。若是新任皇帝孙休也决定采取行动的话，孙綝一定倒台。

罗宪：原来如此，不愧是对东吴局势最了解的镇军大将军。

宗预：比起来这个，我认为东吴之后的动向才要注意，别忘记之前他们在丞相过世后做的事情。

阎宇：真的会吗？我们两国的邦交不是很稳固？

罗宪：不，确实有可能，东吴趁机偷袭我大汉也不是第一次，过去荆州就是这样丢掉的。

宗预：嗯...请两位一定要记住这点，东吴虽是我们最好的盟友，却也可能是最难缠的对手，不要掉以轻心。

阎宇：(话虽如此，我总认为我国的情势可不会比东吴好到哪去，姜维成天胡乱出兵，搞得民不聊生，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希望思远或是龚袭能够早点上台，这样我才有机会取代姜维，阻止局势继续恶化下去。)

## 政变计画 建业 皇宫

张布：之前孙綝到我家宴会的时候，他对我抱怨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圣上您怎么可能当到皇帝。

孙休：这个孙綝实在太嚣张跋扈了，他逼朕一步，朕就得退一步，现在已经快要无路可退了。上次有人向朕告密说孙綝造反，孙綝逼迫朕交出告密的人，当场诛杀给朕看，他有把朕放在眼里？现在他又想要都督武昌，朕看他是要造反了。

张布：陛下，其实这也表示孙綝在害怕，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足够让他恐惧。看看他诛杀了多少人，从滕胤、吕据开始，到王惇、孙宪甚至是朱异和全尚等，从北方人到南方人，无一不有。现在他在朝中已经是没有朋友，身边全部都是敌人了。

孙休：这么说，现在是可以下手的时机？

张布：没错，而且微臣找来一个可以共商大事的人来帮忙。

孙休：是谁？

张布：左将军丁奉，虽然不识字，但智谋超过常人，可以担当大事。

丁奉：臣丁奉，拜见陛下。

孙休：好，朕想要把这个大事托付给你，你有这个信心？

丁奉：孙綝兄弟党羽成群，若是贸然发动攻击，只怕人心有变，不容易控制。最好是等到“腊八大祭”，以陛下亲兵及时擒获他，必可杀他措手不及。

孙休：好计画，朕就将这一切托付给你了。

丁奉：要扳倒孙綝并不容易，这次可能还需要借助江东大族的力量。

孙休：江东大族？

丁奉：吴郡朱家和钱塘全家的遭殃，让其他江东大族也感受到压力，因此他们的态度不会像以往那样冷漠，会愿意帮助陛下的。臣在知道陛下心意之前，就已经和骠骑将军施绩和吴郡陆家的柴桑督陆抗联络上。他们也表示随时愿意为大吴铲除奸臣了。

孙休：施绩先不说，陆抗...他行吗？

丁奉：陛下，这次的行动没他可不行，臣可以收拾掉孙綝本人，但是要一瞬间收拾掉他其他的兄弟党羽，就只能靠他了。

孙休：好，那么一切就交给你了。

## **孙綝的末日 建业宴会厅**

孙綝：（建业到处传说这场腊八大祭，将会有巨变。我也认为有问题，本来想装病不来，却被陛下架著过来。现在我安排好大量部队在外面等候，并且算好时间就在我家放火，到时我就可以藉口救火，离开这里。）

孙休：丞相，好好的美酒佳肴，别浪费了。

孙綝：当然当然。对了，为什么左将军会在这个地方？

丁奉：我常年在外打仗，很少参加这样的庆典，今天算是来开开眼界的。

孙綝：原来如此。(我多心了？一个老头也没多大威胁吧？)

士兵：禀报皇上，丞相他家失火了，现在正在全力灌救中。

孙休：好，朕知道了，你也快去加入救火的行列吧。

孙綝：圣上，我家失火了，我得赶快回家帮忙救火才行呀。

孙休：外面部队很多，一点小火，丞相何需烦恼？

孙綝：不行呀，我家里面有很多宝贝等著我去救。

孙休：看来你是执意要走？

孙綝：是的。

孙休：你的警觉心似乎比诸葛恪高一些，五年前诸葛恪还浑然不知自己将死。

孙綝：什么？！你想做什么？

孙休：丁奉！擒贼就趁现在！

丁奉：呵呵呵，你孙丞相底下部队众多，但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可完全不是我的对手。

孙綝：孙休！你敢算计我？

孙休：你这国贼，为什么不能算计你？

孙綝：哼，我麾下何止千万，外面还有我的卫队以及手握重兵的弟弟们。你杀了我，这些人绝对会造反。

甘宁：你说的那些卫队，是倒在外面的那群废物吗？

陆抗：征北将军陆抗救驾来迟，还请皇上恕罪。

孙綝：不可能吧，我带的卫队超过五千？

甘宁：五千个垃圾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只要清掉带头的人就

好了。

孙綝：这是...孙恩的人头？你...

陆抗：不只是孙恩，孙据、孙干和孙闾也都已经伏法了。

孙綝：不可能呀，我来腊八大祭不到一个时辰，明明我还有看到弟弟们的。

甘宁：虽说要我一个时辰内杀掉那么多高官有点棘手，但也并不是完全做不到。

孙綝：可恶啊，我哪点对不起你们吴郡陆家？我也没有亏待你这甘宁后人呀！

陆抗：当你杀害朱异的那刻，就注定我们南方人要和你翻脸了。昨天你可以杀朱异，今天你就可以杀我陆家人，我不能不先做反击。

甘宁：我是甘家继承甘宁名号的人，凭你一点小恩小惠，就足够买到我“锦帆贼”的效忠？

孙綝：陛下，不要杀我！我愿意被流放交州。

孙休：你为什么不把吕据和滕胤流放到交州？

孙綝：那...我愿意当官奴。

孙休：你又给吕据和滕胤当官奴的机会了？

孙綝：不要啊，不要啊！

公元二五八年十二月，孙休发动政变，斩杀孙綝，并且屠灭其三族。孙休再挖出孙峻的棺材，取出殉葬印信，再砍薄棺木掩

埋。孙峻一族的政治势力就此消亡，孙休正式掌握到权力。

## 东吴新政 建业 皇宫

孙休：朕实在是太开心了，能够诛杀逆贼孙綝，靠的全是各位的功劳。

张布：不，这是圣上英明果断，我们作臣子的只是追随您的脚步而已。

孙休：因为孙峻和孙綝两位奸臣而死的人，朕都要将他们改葬，包括滕胤、吕据和诸葛恪等人。

濮阳兴：诸葛恪毕竟功在国家，其实圣上应该考虑要为他立碑纪念。

鲁淑：（这个人是谁呀？）

薛莹：（混在我们中间骗吃骗喝可以吗？）

濮阳兴：（嘿嘿，包个大工程就可以污钱污到饱，超爽的。）

孙休：朕知道濮阳卿家的心意，不过诸葛恪在炎热的夏天出动大军，让士兵死伤惨重，却没有半点功劳，不能算是有才能。受到先帝重托，却死在一群小人之手，不能算是有智谋。立碑之事，请勿再议。

濮阳兴：（可惜了，本来要污他一大票的。）

孙休：这次有功劳的人，朕都有封赏。左将军丁奉，升为大将军，加左右督护。将军施绩，升为上大将军，都护督，担任西陵的守备工作。镇北将军陆抗，升任镇军将军，和施绩共同督西



陵。至于甘宁...朕实在很想封你什么，你想不想成为大吴第一个有将军号的女子？

甘宁：我没什么兴趣耶，带兵打仗我不行，就让我跟随陆抗到西陵去吧！

孙休：既然这是你的心愿，那么朕就答应你。至于辅义将军张布，朕封你为左将军，加中军督。

虞汜：（果然圣上最信任的是张布，还让他当到能掌管贴身护卫的中军督。但问题是另一个卫将军的位子会是谁的呢？）

孙休：卫将军的位子，朕决定要让一位新人来担任...会稽太守濮阳兴！

濮阳兴：臣必为陛下效死！

陆凯：（就是刚才那个耍宝的家伙？！）

陆抗：（本来以为碰到了明君，没想到他居然会重用这种人。）

甘宁：（陆抗，一个被压迫了这么多年的人，他不可能会信赖其他外人的。）

陆抗：（看来似乎又给你说对一件事情了。）

## 君臣之缘 姜维军营帐

姜维：邓艾居然防备得这么密不透风，一点可乘之机都没有。绕道出兵关中，要面对的敌人更难缠，所得更少，就算打胜也得面对敌人中军，根本无法达到支配的目的。如果回头出兵陇西，段谷之战在当地造成的影响，也不是短短几年就可以消除。不，

应该还是有机会，邓艾终究是人，不可能完全没有空隙。

诸葛果：主公，果来为您分忧解劳了。

姜维：我是不是最近太疲倦，开始产生幻觉了？

诸葛果：听到主公的召唤，又岂能不赶快回到主公的身边来。

姜维：真的是你？

诸葛果：虽然经历一些小小波折，但总算是回来。

姜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危险的事情？

诸葛果：这是下仆应该尽的义务，请不要在意。

姜维：不行，怎么能叫我不在意呢！因为我的过失，让你必须要冒这么大的危险深入敌境，我欠你实在太多了。

诸葛果：主公不可以用亏欠这种字眼，您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姜维：你应该见到了诸葛诞吧，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既然是丞相的族弟，应该是个忠臣吧。

诸葛果：不，他就是个一般人而已，会有私欲会害怕会犹豫。不过，他的最后很精彩，这样也就够了。别人看主公也是这样，但请主公不要勉强自己，硬要达到别人的期望。

姜维：你真是不可思议，什么事情几乎被你两眼就看穿了。

诸葛果：有任何事情，主公都可以问我，请主公不要客气。

姜维：现在要出兵比过往困难多了，短时间之内很难发兵，我担心敌人会在这空档进攻。因此，我在规划一个大计，一个足以扭转一切的大计。

诸葛果：主公请说。

姜维：我认为过去魏延或王平将军的守备方式，实兵诸围以御外敌，虽合周易“重门”之义，却难以获得重大战果。应该要让敌人进入，然后进行坚壁清野的战术，退守汉、乐二城。敌人一旦进入平原，我们各城严密防守，再派出机动部队游击。敌人攻城不下，郊外又抢不到粮食，补给线自然无法维持。等撤退之日，各城同时出击，加上机动部队的力量，足够让敌军全军覆没，这就是所谓的歼敌战略。

诸葛果：确实是杰出的战略，主公真是了不起。不过...

姜维：不过什么？

诸葛果：没什么，大概是果多心了...

刘禅接受姜维的建议，命汉中督胡济退防汉寿。监军王含退守乐城，而护军蒋斌则撤退到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等据点皆立围守。然而，却有些罕无人至的地方...

## **武将的意气 涪县蜀汉军军营**

句扶：实在是太厉害了，居然和我打得不相上下，想不到短短时间内有这么大的进步。

傅佥：没错吧，我就说过他回来之后完全不一样了吧。

蒋舒：（确实不太一样，总感觉连长相都变了。）莫非也是因

为文鸯？

赵统：你怎么知道？

傅奁：只要看过文鸯战斗一次，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样的场面。

赵广：那个家伙固然神勇，但却是个心术不正的人。

傅奁：心术不正？他明明很正直淳朴呀，在乐嘉大战之时，还要我们先撤退。

赵统：不，他在混战的时候投降司马昭，让寿春的守备整个崩溃。

傅奁：他投降司马昭？这么说未来我们有机会碰到他？

柳隐：这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好消息。

句扶：怕什么，我会打不过那个小毛头？

赵统：虽说他是因为父亲文钦被诸葛诞杀害，走投无路才投奔司马昭。但是我和他交手的时候，完全没有感受到一点的犹豫，甚至我认为他在期盼这样的事情发生。

傅奁：不可能的，文鸯都让司马师受惊身亡，怎么可能会愿意投奔司马家，那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蒋舒：不，这也不一定，人遇到这种性命交关的时候，表现出和平时不一样的性格也是很正常的。

赵广：难道说你碰到性命交关的时候，也会作出那样的决定？

柳隐：反正文鸯又不一定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那种怪物，司

马昭用起来大概也会有些顾忌吧。

赵广：这样说也是有道理，叛将的下场总不会好的。

赵统：不用担心，下次见到文鸯，我一定会亲手要他的性命！

句扶：好志气，这种气魄才像是赵云的儿子。

傅佥：别忘记我，我也很想和他交手呀！

柳隐：论武艺，或许老大或小句甚至杨姑娘应该都可以和他匹敌吧。

蒋舒：（真是一些愚蠢的武人，真正作战的时候，个人武艺又能影响什么大局？文鸯再厉害，终究还是无法阻止毌丘俭的溃败。邓艾武艺并非顶尖，但也让大将军屡次受挫，这才是真正的武将！）

赵广：（大哥现在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呢？我却没办法作出任何改变，难道我真的只能继续这样丢父亲的脸？）

## 美入之心 涪县附近

王嗣：杨姑娘居然不去陪大将军，却来找我这个无用文人，还真是稀奇。

杨兰：你居然会精通羌语，而且还能精准抓到我属于哪个部族。

王嗣：呵呵呵，我经营对羌人的关系这么多年，这点进步都只是小意思而已。

杨兰：姜维那边有诸葛果照顾他，我可以稍微放心一点，这

段时间我也独占够久了。可是我担心的是，这次秦川之战因为对地理的不熟悉，反而让邓艾倒打一把，看来那里根本不是用兵的地方。

王嗣：我同意，本来我们的兵力就趋于劣势，若不能依靠对地理的熟悉和羌人帮助，就没有办法扳回原来的劣势。

杨兰：所以我想，应该合你我之力，重新争取羌人的支持才行。

王嗣：这点我也同意，虽说现在羌人普遍对我们不信任，但是并非努力不能克服的事情。

杨兰：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羌人的个性，就算今天答应，明天也可能反悔。外人看我们认为是摇摆不定，毫无信义。但是...

王嗣：因为羌人处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活得了今天不一定活得了明天，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未来的概念。

杨兰：你真的很厉害，难怪姜维会那么看重你。

王嗣：我认为还是有办法，你就把这一切都交给我吧。

杨兰：为什么？我也是羌人，可以帮你忙的，我还有认识很多羌人首领。

王嗣：好好把握自己的幸福吧，你可是我看过少数还有未来概念的羌人。

杨兰：咦？！

王嗣：好好把握自己的未来，你只要能过得像现在这样光鲜亮丽，我就可以用你作为范本，给其他羌人新的观念。

杨兰：原来如此...你真是个好人...

王嗣：喂，就算我有妻小，听到你这样的美女说我好人，我还是会伤心的。

## 恍如梦幻 司徒许靖墓

陈祗：现在我眼前已经没有任何政敌，皇上对我极度信任，姜维又和我连成一线，整个大汉几乎都在我的掌握中。现在我还有什么敌人呢？哈哈，外祖父，您看到了吗？因为您的栽培，我才会有今天，我真的很感激您当日对我的照顾。然而您却因为舍弃刘璋那样的昏君，而背负著恶名，让先帝看轻您，却忽略您是和华歆或是王朗齐名的名士。当时我听到先帝对您的评语，我好恨自己没有能力帮您争口气。您虽然当到司徒，但是背后却有多少人在嘲笑您徒具虚名，而您却只是微笑不语，我真的好恨自己的没用。于是我决定，我要用一切手段爬到最高的位子，让那些只会在背后嘲笑别人的蠢人好看。哪怕是我背负著奸臣的恶名，我也要成为人上人，让别人连看轻我的胆量都没有。

陈祗：呜...咳咳咳...（吐血）不会吧...就差这一步...为什么老天不给我这个机会？难道我多年的奋斗，终究就是梦一场？

公元二五九年八月，蜀汉尚书令陈祗得到急病病倒，得到消息的刘禅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前去探望。

## 陈祗之死 成都尚书令府

黄皓：皇上，您已经三天没有用膳了，多少也吃一点吧。

刘禅：看到尚书令变成这样，朕哪有心情去做别的事情？

黄皓：奴才很明白皇上的心情，但是您的身体还是要顾好呀。

刘禅：呜呜呜，在朕二十七岁以前，朕是个完全的傀儡，相父要朕做什么，朕都没有想过有一点意见。当时朕从来没有认为这样的日子不好，直到尚书令的出现。他告诉朕，朕是人，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更不是相父的工具。从那天起，朕才知道自己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才知道要去找回属于自己身为人的尊严。

黄皓：奴才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原来尚书令他那么伟大。

陈祗：陛下...微臣已经不能陪您了...

刘禅：你说什么话？朕命令你起来，朕命令你马上康复！

陈祗：请让微臣一辈子就违抗您这么一次吧...微臣虽然也很恨上天不给我多点时间，但既然是天意，也只能接受...

刘禅：呜呜呜...为什么上天要从朕手上夺走这样的忠臣？这有天理吗？

陈祗：陛下，微臣并没有您想像得那么好，微臣也在您背后作了很多不乾淨的事情。

刘禅：那又如何？你和黄皓是少数肯把朕当作是人在看的，光是这点，就足够抵掉你做过的所有坏事！别人夸赞相父有才能有操守，但在朕看来，相父还远不如你。

陈祗：呵呵呵...微臣能够超越丞相？有您说的这句话就够



了...微臣真的已经满足了。陛下，在临走前，微臣请您一定要处理好姜维的事情。

刘禅：姜维就只是个专心于打仗的武人，有那么重要吗？

陈祗：他的军事才能，绝对是我大汉顶尖的，也只有他才可以对抗曹贼。然而若是他被篡逆之贼利用或是心生叛逆，却也是我大汉最可怕的祸患。所以微臣用尽了方法，让他能够为陛下所用，却又被群臣孤立。然而在微臣死后，恐怕其他人不能理解这样的想法，只想把他除之后快。只怕到时候把姜维逼急，让他谋叛或是投靠曹贼，对我们大汉都不是好事。

刘禅：朕知道，朕会照办的。

陈祗：（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黄皓，我为了要彻底取得陛下信任，只好和他合作，结果放纵他一步步扩大势力。如果我不在了，黄皓的势力将更没有人可以控制，我真是留下了个大患。只是当初皇上大权在握，我如果不和黄皓联合，又怎么能取得信任？这根本就是两难呀。伯约，在我死后，你可千万不要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否则引起黄皓不满，陛下也会立刻猜疑你的。）

陈祗：这样...微臣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黄皓：（我正开始嫌陈祗这家伙碍事，没想到老天就帮了我这个大忙。反正继任人不外乎诸葛瞻或是樊建，这些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不要和他们起太大冲突就不会有事情。至于那个姜维，不过一介武夫，为什么陈祗要这么看重他？若是要为他和大汉多数人冲突，这不是很笨的事情？）

公元二五九年八月二十日，蜀汉尚书令陈祗病逝。他工于心计，精于谄媚，受到皇帝刘禅的信任。虽然官位在姜维之下，但因为姜维经常出外作战，很少过问中央政事，权力和受到的信任还不如陈祗。陈祗死后，刘禅深感痛惜，为他放声大哭后下诏：

“祗统职一纪，柔嘉惟则，干肃有章，和义利物，庶绩允明。命不融远，联用悼焉。夫存有令问则亡加美谥，谥曰忠侯”。

## 拜访 成都镇军大将军府

廖化：德艳，你知道这个消息吗？丞相的公子和龚袭、长元已经内定掌理朝政，我们不妨去拜访他们吧。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荆襄人，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

宗预：我们都年过七十了，今生能求的都已经求了，只差一死而已，何必主动去拜访年轻人？要去你自己去吧。

廖化：德艳，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

宗预：我当然知道，但可惜在这里我不会和你站在同一阵线，我对伯约没有意见。只是没想到过去一向支持北伐的你，会跑去和张翼、谯周等人混在一起。

廖化：那是因为我守护关将军想要守护的大汉。

宗预：那就怪了，关将军过去也是用北伐来守护大汉，为什么现在你要反对姜维的北伐？

廖化：姜维的穷兵黩武已经害到我大汉了，他根本就不是为

了大汉在北伐，而是为个人的名位。

宗预：我可不这么认为，他如果真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多得是比北伐更有效率的办法。你真认为伯约会不如孙綝或是司马昭？

廖化：既然你没有意愿就算了。告诉你！我宁愿牺牲自己一切的尊严，也要爬到可以主宰军事的位子。从丞相病逝后，你看看大汉的主政者是什么德行？不是像蒋琬或费祎那样的软弱者，就是像姜维那样的好战狂。有人像关将军那样对大汉一片赤诚，为了大汉忘记自己的利害得失？没有！现在的大汉，早就已经失去开国的精神，这样下去一定会亡国。所以我要改变这一切，而唯一的方法就是爬上去，爬到足以主宰一切的位子。

宗预：你太偏激了，这样和眼中只有先帝的关将军有什么差别？

廖化：像关将军有什么不好？只有他才是我们大汉武将的典范！

宗预：你的偏见蒙蔽了你的双眼，难怪伯苗会拜托我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我希望你能冷静想想，姜维的奋斗到底是为了谁？没有姜维之后就会天下太平？

## **新的掌权者 成都 皇宫**

刘禅：尚书令不幸过世，朕到现在还是哀痛得食不下咽。不过，该做的人事安排还是要做好，不然就对不起尚书令的在天之

灵。尚书仆射董厥升任尚书令，尚书诸葛瞻则升任尚书仆射，希望你们能继续奉宗未完成的志业。

董厥：是！

诸葛瞻：微臣一定会像父亲那样效忠陛下。（终于等到陈祗这个奸臣死了，这下子还有谁可以保护姜维你这个奸贼？等著吧，我一定会罢免掉你大将军的位子，让姊姊回到家里，不要再过这种没有希望的日子了。）

刘禅：另外，前任车骑将军夏侯霸战死沙场，朕哀痛万分，所以没有再派人接替这个位子。经过皇后的再三建议，朕还是决定要走出来，让车骑将军这个位子不再悬缺。廖化，朕封你为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张翼，朕则封你为左车骑将军。

廖化：谢陛下！

张翼：臣张翼感谢陛下厚恩。

廖化：（终于让我爬到这个位子，这下我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了。）

张翼：（这下我终于有这个地位可以和姜维争辩，以我一个益州人能当到车骑将军，莫非是在作梦？）

宗预：（元俭，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为了这样的地位，去和年轻人低声下气，你认为关羽将军希望看见你变成这样？）

**洛阳宫殿 潜龙诗**

郑冲：之前在宁陵井中发现两条黄龙，而之前顿丘和阳夏等地的水井中，也不断发现黄龙，这正是吉祥的预兆。

曹髦：司徒呀，你可知道龙象征君王，可他不但不能升天，还不能留在农田，只能委屈地掉在水井之中，这哪是什么祥兆？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司马孚：（就算我是司马家的人，我也不愿意看见圣上有如此悲苦的心境，侄儿真的做得太过份了。）

陈泰：（我认识的司马子上应该是个温厚而又善良的人，为什么他会把圣上搞成这样，你可以回答我吗？）

王经：（我从陇西回来洛阳之后，每天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景象。司马昭，你这样还算人臣吗？）

王沈：（我可以装作没听到吗？我同情皇上的处境，但我没有勇气对抗司马昭，到底我该怎么办？）

钟会：（看来曹髦是不除不可了，大将军看到这首诗应该会明白该怎么做...就让他变曹芳第二吧。）

## **司马昭的真意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司空王文舒日前过世了，为了因应吴贼不断入侵，我决定在荆州设置两个新都督，以汉水为界分督南北。都督荆州交给王基，都督江北是州泰，江南则是陈騫。（王昶是最后一位经历高平陵政变的都督，更是我司马家背后的支柱，所以让他继

续维持辖区。现在他死了，没必要再维持这么大的都督了。那样只会妨碍我司马氏而已。这样切割都督区，才能有效削弱那些可能反抗的异姓都督，并安插我的亲信。最后，就是让我司马氏尽据要地。)

钟会：这是今天朝会，圣上做的一首诗，请您过目。

司马昭：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这样的诗怎么看都是针对我吧。

钟会：我认为大将军不能不提防，万一再发生曹芳要胁持您的事情就不好了。不如就用对付曹芳的方式，来让曹髦下台吧。

裴秀：现今圣上又没有失德之举，擅自废黜恐怕会让天下人心不服。(钟会你这个混蛋，你连陛下和你一起讨论学问的感情都不顾？我裴秀再怎么无耻，至少还记得陛下称我为儒林丈人时的感动呀。)

荀顗：我也认为不妥，当时大将军废黜了曹芳，结果惹来了毌丘俭反叛，现在若是再一次废帝，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

钟会：毌丘俭不过是为了个人野心才起兵，和大将军的废君有何关系？难道要放任无道之君不管，辜负大家对大将军行伊尹霍光之事的期待？

贾充：我也同意士季的看法，圣上现在年幼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心，等到长大恐怕会更难以应付。

司马昭：仲容，你马上就要去外地赴任。听说你之前见过圣上，感觉如何？

石苞：非常人。（年纪轻轻却对钱和女人没什么兴趣，真不是一般人呀。）

司马昭：嗯...像士季或是公闾这样为我设想，我实在是很感动。不过，虽然说圣上如此看我，作臣子的又能如何呢？就算是伊尹或是霍光，也是君王先有失德之事，才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事情。他们可是为了天下苍生才敢如此不怕遭人非议。我年纪也不小了，欲望却越来越小，只求能够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大魏尽忠就好。也希望圣上能体会我这卑微的想法，停止对臣的猜忌才好。不然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怕圣上会因此走上昌邑王或是太甲的歧途呀。

贾充：（意思是说，如果圣上真的变成昌邑王或是太甲的话，还是要废君？）

钟会：（看来公闾还是不懂，大将军真正的意思，是要我们制造圣上变成昌邑王或是太甲的事实。）

## **恶梦 伊水 魏军营帐外**

桓范：曹真一代英雄，生你们这些兄弟，一群猪猡！想不到今天我要陪你们全家被屠灭。

桓楷：爹，事情不一定会变成那样吧...司马懿不是已经指著洛水发誓了？

桓范：司马懿说的话可以信，屎都可以吃了。我自认智谋不输司马仲达，由于计谋不被采纳才使那家伙成名。大将军、蒋太

尉、高司徒都相信司马懿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他们都太天真了。猛虎伏地，为的是扑杀猎物。司马懿卧病两年，一朝奋起，怎么可能放过我们！我与曹爽关系密切，又从京师逃来投奔天子，绝对会被清算。我太了解那个人的个性了。你的官位低、名声浅，认识你的人不多。趁现在天子与大将军尚未回城，你赶快逃！

桓楷：我们谯国桓氏经学传家，自汉明帝开始一共教授五世汉帝。从前党锢之祸，名士以死义为荣。更何况当时若不是孩儿要您不要接受司马懿的任命，岂有今日之祸。不论如何，孩儿都不能做出舍弃父亲的不孝之行。

桓范：我受曹爽照顾，今天陪他到底，是表现忠与义。但是你和曹爽没有这层关系，陪我死是愚蠢，因此将先祖桓荣公的血脉断绝，更是大不孝。延续谯国桓氏的血脉，为先人复仇，再续五世帝师的荣耀，才是大孝。快走！再慢就来不及了！

桓楷：父亲，四处风声鹤唳，我该逃往何方？

桓范：还记得我提过的那个狂士吗？那个跟我一样自大的狂人，虽然还没表明立场，但以他的婚姻与气节，绝对不会投向司马家的。

桓楷：孩儿明白了，请您多保重。

桓范：你也保重！子丹，或许再过不久我也要去见你了。我无法保护你的儿子，只能用陪他到底的方式向你谢罪了。楷儿，父亲无能，只能想出用这种方式来让你愿意继续活下去。希望先祖英灵保佑你躲过司马懿的追捕。



## 智囊之子 山阳 嵇府

嵇康：又是那个恶梦？

桓楷：这十年来，我每晚都梦到那一天。

桓楷：为了逃生，我让自己容貌憔悴邋遢，只怕别人认出我来。但最让我遗憾的是，现在司马懿已死，我再也无法手刃仇敌，为父报仇。

嵇康：看来你长进了不少，刚来这边的时候，你还一直吵著要报仇。

桓楷：过去的我太傻了，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可能和整个司马家对抗。

嵇康：复仇之前，必须先累积足够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虽然不够，但是许多人一起合作的话就大不相同。这几天我接到一个消息，有个你一定要见的人会赶来山阳这边，请你要先有心理准备。

## 曹绫的交代 洛阳宫殿

曹髦：姑姑，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离开洛阳？朕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曹绫：我曹家的大长辈，也是前汉王朝最后一任皇后病危，我必须得去见她最后一面。

曹髦：可是姑姑，没有必要亲自过去呀，她是这么重要的人？

曹绫：你年纪还小，不知道我们曹家亏欠她有多少，她是这个时代最可怜的牺牲品。你现在手上的玉玺有两个缺角，新的那个缺角就是她把玉玺摔到地上造成的。当面对父皇穷凶恶极的追讨时，她只能用这个方法来表示抗议。

曹髦：原来她也和朕一样...

曹绫：我不在洛阳的时候，请千万要小心，不要因为司马昭而有任何冲动的行为。

曹髦：放心吧，朕已经年满二十，有能力去对抗司马昭。

曹绫：千万不要这样做，就像你之前做那个潜龙诗，除了刺激司马昭外，并没有任何正面效果。你是我曹家未来的希望，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知道吗？

曹髦：嗯...我知道。

曹绫：（皇上非常聪明，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为什么我还是有种不安的感觉，但是我又不能不去山阳见姑姑最后一面。相信皇上吧，如果他可以在我不在的时候独自面对司马昭而不出事，以后我也不需要担心什么。）

## **忍无可忍 洛阳宫殿**

钟会：臣钟会以为，大将军功德巍巍，应该成为三公之上的相国，封晋公，并且加九锡。

曹髦：过去大将军不是一再辞让，怎么今天居然主动向朕要求了？更妙的是，朕已经多久没有见过大将军的身影了，想不到

今天可以得见。

司马昭：这是陛下对臣的误解，臣过去一直辞让这样的恩赐，今日也没有接受的打算。只是众意实在难违，过去武皇帝面对魏公这样的赏赐，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任的。

曹髦：呵呵呵，大将军居然已经准备和武皇帝相比了？

司马昭：不敢，如果认为臣的比喻有失当的地方，也恳请陛下责罚。

曹髦：你的五千甲士，朕可惹不起。

贾充：陛下，过去您对于大将军受封晋公一事，从来没有考虑过就同意，为何今日却显得不情愿？

曹髦：朕没有不同意，朕只是想问大将军一声，是否真的想要受封晋公？

师纂：陛下对于忠臣如此猜忌，这还是为君之道吗？

王经：你一个小小的主簿敢如此放肆，当朝堂上没有人了？

师纂：笑话，谁不知道你王尚书在洮西被蜀贼打得大败，丧师数万。像你这种人都可以站在朝堂，还敢说朝堂有人？

司马孚：子上，你可以有点分寸吗？老夫虽然已经老眼昏花，但有些事情还是看得很清楚。

司马昭：师主簿，不要太过分了，我们毕竟都是大魏的臣子。

师纂：是...

钟会：我想陛下应该也不希望把场面弄得那么僵，其实解开僵局，都系在陛下的一念之间。

曹髦：你要朕怎么做？

钟会：臣不敢指导陛下该如何做，只是齐王的前例就在眼前，不得不慎呀。

曹髦：你敢公开要胁朕？来人！

贾充：不会有人来的，别忘记臣是中护军，而臣只听大将军的命令。陛下，其实您要是早点答应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冲突了。

陈泰：（子上，这就是你的回答吗？我的心在淌血啊！爹，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办？）

曹髦：（真可悲呀，朕不但得被这些臣下要胁，甚至连叫个卫兵的叫不动。这种屈辱，朕可以忍受吗？要是不反击，朕对得起曹家列祖列宗？等一下，司马昭在笑？莫非他真正的目的是...）

## 废帝阴谋 洛阳大将军府

钟会：大将军，我保证皇上一定会和您翻脸的，请尽早做准备。

司马昭：在你们两位真正的心腹面前，我也不想说什么掩饰的话了。看见曹髦的表情，事情大概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果然那小子没有曹绫在身边，什么蠢事都做得出来。

钟会：洛阳城内的禁军都被掌握住，陛下绝对不可能得到任何禁军的效忠。

贾充：我担任中护军，绝对会确保底下的将士不会轻举妄动。

司马昭：很好，这样那小子不管用什么方法，最终只会遭到我先发制人的反击。公闾，你就和五弟去召集军队，等候我的命令，随时准备包围皇宫。

贾充：是！

司马昭：哼哼哼，曹芳当时还能获得李丰或是许允的协助，现在朝中还有哪些人可以帮你？

### 洛阳宫殿 曹髦发难

曹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朕不能坐在这里等候被他罢黜。今天，朕要和你们一起行动，讨伐司马昭。

王经：昔日鲁昭公不能忍受季孙氏专权，起而奋战，终于失败逃走，被天下人讥笑。而今，权力落在司马家已久，无论中央或是地方，都愿意为司马家效死。他们不懂逆顺的道理，并不是最近才如此。皇家的禁卫军人数不多，武器盔甲也十分脆弱，陛下用什么讨伐？一旦发动，岂不是让本来要被铲除的司马家势力更加强大？大祸深不可测，请陛下考虑。

曹髦：四年前，朕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讲述礼典，论及帝王优劣。诸臣认为汉高祖为优，朕却不同意此论，认为少康为优。这是因为朕想要效法少康，去讨伐像寒浞那样的奸臣。朕的主意已定，即使身死，又有什么好怕的？更何况不一定会死！

王沈：陛下起兵不可能成功的，我要向大将军报信。要不要

一起来？

王经：你说什么？！

王沈：这是你我活命的最后机会，难道你想要像李丰或是夏侯玄那样？

王经：圣上对你我如此信任，将这样的大事相告。我不能追随陛下起兵，但也不可能出卖陛下的。

王沈：你真是傻，你自己想死没关系，你的家人呢？你要你的老母跟著你一起被杀？

王经：处道！我今天终于看清楚你这个人了！只可叹圣上居然看走眼，还把你当作像老师一样尊敬。

王沈：随便你怎么说，你出身寒微，和我太原王家要背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王经：这都是你的借口罢了，说到头你还是怕死，要去报信你自己去吧，我是不会去的。

王沈：唉...何必呢...

## **洛阳 太后寝宫 道别**

曹髦：母后，孩儿要出发了。

郭太后：难道我和你说那么多，都没办法让你回心转意？

曹髦：在这个时候，朕也只有挺身而战的。朕不想落得像齐王那样的下场。

郭太后：你知道我已经送走了几个皇帝？我最爱的明帝在我

没有准备的时候离开了我。接著齐王在我眼前，被司马师活生生带走。现在你又急著去送死，为什么我这个做太后的要变成个送行者？

曹髦：司马家把您当成工具使唤，只要有什么旨意都用您的名义来发，根本没有过问您的意见，请问这种情况您还要忍？武皇帝率军横扫天下，破袁术、擒吕布、灭袁绍、败马超，何等威风。而如今朕却受制司马家，对比之下何等不堪。若是武皇帝站在朕的立场，一定会毫不考虑拔剑而战。

郭太后：曹家人的脾气都是一样的，我虽然没见过武皇帝，但是你和明皇帝真的很像。这也是我当初向司马师坚持要立你当皇帝的原因。

许仪：陛下，您不能去！

曹髦：怎么连许仪你都阻挡朕？

许仪：公主有交代过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陛下作出冲动的的事情。

曹髦：原来姑姑还是安排了这一手...许仪，朕问你！过去壮侯许仲康在世的时候，如果武皇帝要出战，他会怎么样？

许仪：俺老爹当然是跟著一起杀出去。

曹髦：那么为什么你不和朕一起去讨伐司马昭？

许仪：这.....

曹髦：你空有一身好武艺，却从来没有好好用过，现在正是用来铲除奸臣，报效大魏的时候。

许仪：可是...

曹髦：跟朕一起走吧，这样你才会真正成为超越“虎痴”的人。

许仪：俺愿意和陛下同生共死！

曹髦：母后，永别了...

郭太后：曹家的人为什么全都是傻瓜？

元二六零年五月，曹魏皇帝曹髦率领皇家卫士和奴仆等杂牌军，直向大将军司马昭的住所而去，准备讨伐他。

## 激战 洛阳 东止车门

司马佑：这可不好玩呀，这个许仪跟怪物一样，只用一招就扫掉这么多人。再加上这个皇上也不弱，还真是麻烦。

步兵：我们该怎么办？继续攻击？

司马佑：你傻了？你敢杀皇帝？

曹髦：前面的人快点滚开！难道你们想要冒犯皇家？还是想要死在朕的剑下？不管是什么理由，阻挡朕的都将犯下叛逆大罪。

步兵：怎么办呀？！我不想和那个大块头交战，更不想谋逆。

司马佑：（二哥也真没良心，这种里外不是人的任务竟然敢交给我。今天我虽然是二哥的血亲，但若是真被问起弑君大罪，难保不会被牺牲。更何况想到之前岳父大人的事情，到现在还是感觉有些毛毛的，怎么说我都娶了诸葛诞的女儿呀。）撤了撤了，



我们实在是无法抵挡陛下强大的军队呀（棒读）。

许仪：陛下，咱们突破了司马伷的防守了。

曹髦：很好，这下应该没有军队可以阻挡朕了。司马昭，你洗干净你的脑袋等朕。

## **最强的夫妇 洛阳大将军府**

王元姬：子上，你这样子给别人看到可不得了。自从你第一次进我闺房以来，就再也没露出过这么紧张的表情了。

司马昭：呼...曹髦这个臭小子真的摆了我一道，没想到他会这么绝，直接率领一堆杂牌军来攻击我。本来指望五弟把他挡下来，哪知道他居然当场跑掉，把这问题丢给我。

王元姬：你敢让圣上受伤？

司马昭：是呀，我好不容易爬到这一步，距离登基就只差一点点，怎么可以因为这个臭小子而坏了我的大事。现在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贾充身上，我想知道花了这么多时间拉拢的人，在这紧要关头能否帮上忙。

王元姬：这就是你让他成为中护军的原因吧。

司马昭：虽然说我对外人无法信任，但是只有我们司马家的人也不足以成事，爹以前就这样叮嘱我们。

王元姬：子上，既然这样也就没什么好担心。就算皇上真的冲进大将军府来，还有我会挡在你的前面。

司马昭：元姬...

王元姬：太狡猾了，子上你可以不要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

## 壮烈成仁 洛阳 南阙

曹髦：中护军，你还不打算让开吗？

贾充：再往前进就是大将军的宅邸，陛下带著一群杀气腾腾的人往那里去，恕臣不能让您通过。

曹髦：你父亲贾梁道，谋国三世，不管在镇边或是中央都是声誉卓著的名臣，对大魏一片忠心，没想到会出了你这样的逆子。

贾充：（陛下，您这样的年轻人又懂什么呢？父亲可比我幸福多了，他一直都是侍奉武帝，可没有我这样仕二姓的问题。你们这些上位者都只会指责臣下不忠，却不想想如果你的实力够强大，我们又何需对司马家卑躬屈膝。）

许仪：陛下，这里就交给俺，您可以继续往前进攻。

曹髦：不，没有这个必要了。

许仪：什么？！

曹髦：如果我让壮侯的儿子死在这种地方，恐怕武皇帝也会责怪我吧。

许仪：陛下，许家世代代愿为曹家效死！

曹髦：朕真正的想法，恐怕就算是姑姑她也不懂。姑姑争长远的想法固然正确，但是只怕到时朝中已经没有人能支持曹氏了。如果可以见到姑姑的话，把这些话带给姑姑，就说曹髦用他的方法来复兴大魏。

许仪：陛下，您想要做什么？

曹髦：许仪，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准出手。

成济：该怎么办，皇上居然不理睬我们的劝阻。

贾充：（我和司马冑不一样，他有司马家血亲这金身可以免除责难，但我不行。我和何晏有关系，李丰又曾经是我的岳父，司马家大有怀疑我的理由。然而我和司马家已经走太近，回不去了。事到如今，只有表现出胜过一般人对司马家的忠诚，才是我的生存之道。）司马公厚待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这还有什么好问的？

成济：我明白了。（原来如此，这可是我发迹的大好机会呀。）

曹髦：哼...哈哈哈哈哈...

成济：有什么好笑的，你这死到临头的小鬼！

曹髦：没什么，你真的敢弑君？

成济：有什么好不敢的！你算什么东西，只不过是大将军的傀儡而已。傀儡想造反，下场就是死！

曹髦：说得真好，那么就来吧！

许仪：陛下！

曹髦：这样就没有遗憾了，朕让司马家背负弑君的罪名，只看其他人是否愿意觉醒了。姑姑一定会埋怨朕的傻劲，但是朕只有这样做，才能稍微阻挡司马昭的脚步。

曹髦：出现在我前面的是谁？朕本以为在这时代已经见不到这样充满英雄气概的人物。等一下...您是武皇帝吗？

曹操：还要躺在地上多久？是我的子孙，就想办法跟上来吧。

曹髦：武皇帝，请告诉我，我这样做对不对？

曹操：这个答案不该由我这个已死之人告诉你，而是应该由我的孙女来告诉你。

曹髦：姑姑吗？

曹操：走吧，我已经认可你是我曹家的优秀子孙，你有资格跟著我来征服这里。

曹髦：姑姑，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请你务必要从司马家手中守护曹家。

公元二六零年五月七日，曹髦率军反抗司马昭专政，被贾充教唆太子舍人成济杀害于南阙，得年二十岁。

## **野心的崩坏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公闾，你再说一遍，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贾充：因为圣上执意要攻击大将军府，所以我命令成济下手杀了陛下。

司马昭：你杀了皇上？！这是何等滔天大罪，你知道吗？

贾充：当时情况危急，我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

司马昭：这下可好，全天下都知道我司马昭弑君，我怎么向天下人交代？

贾充：真的很抱歉...

王元姬：子上，当初你让公闾出动军队保护你的时候，早就

该料到会发生今天的事情。现在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该想办法善后，而不是留在原地发怒。

司马昭：对...你先下去吧...先让我把脑袋给冷静一下...

## 太傅之痛 洛阳 南阙

司马孚：呜哇哇哇哇哇哇，为什么会这样啊...刺杀陛下，这全都是老夫的罪过...

司马昭：叔父大人，也请您节哀，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是我们大魏每个臣子的责任。

司马孚：子上，老夫已经很努力克制自己，不想当场给你难看。但是也希望你能不要再出现在老夫眼前，不然老夫可能真的会忍不住了。

司马昭：叔父...

司马孚：当年你爹做那些事情的时候，老夫早该想到会有今天。过去抱著我们，跟我们在四叔府库里玩捉迷藏的二哥，早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就因为老夫这个帮凶，帮二哥窃取了权力，最后让你们兄弟可以这样用来行凶。子元废了皇上已经够人神共愤，没想到子上你更厉害，还能直接杀了皇上。老夫老了，没用了，再怎么做也挡不住你要做什么。但是老夫也会马上上书要求严惩凶手，你自己看著办吧。

司马昭：（曹髦这一死，激化了朝野反司马家的力量，现在叔父也正式和我决裂，事情恐怕越演越烈。臭小子，把这样的烫

手山芋丢给我，你的盘算就是这个？)

## 消极的抗议 洛阳宫殿

司马昭：圣上不幸崩逝，朝廷上下是一片混乱，身为相国的我必须责无旁贷地扛起守护国家的责任。

高柔：(谁不知道人是你杀的，但我现在又老又没有权力，还能做什么？)

王祥：(现在这又不是卧冰可以解决的事情，想说什么还不如哭吧。) 呜哇!!!! 老臣无状啊...

荀勖：(这个王祥哭得像杀猪一样，这让我们这些亲近司马家的人有多尴尬。)

王沈：(也罢，反正我就是悲哀的懦夫，甚至连魏史都不敢写这些事情，请让我就这样庸庸碌碌过一生吧。)

司马昭：首先追究孙佑之罪，他看守闾阖门，居然阻挡安阳侯率军营救，似乎有参与叛逆的嫌疑，应该要予以族诛。

荀勖：这万万不可，孙佑拒绝安阳侯进入之罪，确实值得深究，但是事情总有合意与不合意的时候。为上者用刑，不可以因为喜怒而擅自减轻加重。就算要处罚，只该罚孙佑一人，如果杀了他的亲族，恐怕招来天下义士私下非议。

司马昭：你说的有道理，就只废他为庶人好了。嗯...等一下，太傅身体有微恙，缺席朝会是正常的，怎么尚书左仆射（陈泰）也不见了？尚书，这又是怎么回事？

荀顗：（惨了，我就知道会逼问我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如让我去陈家那边看看吧。

司马昭：你是他的舅父，我想应该可以把他请来。要知道，颖川陈家和我河内司马家是世交，我可不想要破坏我们两家的交情呀。

### **陈荀之比 洛阳 陈家**

荀顗：我的好外甥呀，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这对你或是陈家都没有好处。

陈泰：世人都认为我可以比得上舅父，现在看来你还远不如我。真是丢脸啊，想当初荀文若力抗武皇帝，就算服毒身死也从来没有低过一次头。然而舅父你呢？皇帝遇害，你装聋作哑就算了，现在还向司马家卑躬屈膝，当起他的传令兵来了。

荀顗：我们颖川荀家还能有什么选择？看见父亲的惨状，你认为我们还有这个勇气反抗？形势比人强，你要知道就连夏侯玄都会在一瞬间被屠灭三族，你认为你的名声比得过他？你大可以在见相国大人之后闭门不出都无所谓，但现在你一定得见他，给他个台阶下，不要让他没有面子。看看你外面跪著的字子子孙孙，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他们想呀。

陈泰：唉...

### **平息之道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呜呜...圣上就这样遇害...他还年轻呀...

陈泰：呜呜呜...

司马昭：玄伯，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陈泰：只有诛杀贾充，才能平息天下的公愤。

司马昭：你可以再往下想想吗？

陈泰：我只能说到这里，不知道还有下面。

司马昭：.....（如果说玄伯的想法代表天下人的想法的话，我势必得交出个人来解决这件事。但是贾充偏偏又是我的得力助手，要是杀了他，只怕其他人会从我身边离开。）

陈泰：（子上不可能杀贾充的，贾充帮了他这么大的忙，没赏赐他就已经很过分了。过去我对于司马家的专横都在装聋作哑，以为留在长安就可以置身事外。现在亲眼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若是再和司马家交好，就是让我陈家丢人。不过，我绝对不会眼睁睁看著你们司马家得逞的。）

陈泰回府后，当场吐血数升后去世，这位镇边近十载，和姜维有来有往的名将，在这场弑君风暴中也倒了下来。他死后获追赠司空，谥穆侯。由儿子陈恂嗣侯。

## **洛阳震动 洛阳夏侯家 地窖**

夏侯霸：事情探听得如何？

夏侯和：二哥，圣上真的遇害了，行凶的虽然是成济，但是

教唆他的却是贾充。

夏侯霸：这个贾充真是丢他父亲的脸，他父亲侍奉曹氏三代，一生刚直忠贞，哪知道会出现这样的逆子。

夏侯和：二哥，您该不会要冲出去报仇吧？

夏侯霸：我都可以在这里躲了快四年，你认为我还会像当年那样冲动？现在冲出去也于事无补，而且反而会害了七弟你。不过有件事情要麻烦你，尽快通知人在山阳的东乡公主，要她趁著司马家还没注意到她的时候脱身，不然就来不及了。

夏侯和：我一定会做到的。二哥，您再忍耐一下，我相信您重见天日的时间应该不远了。

## 洛阳 太后寝宫 叛逆的罪名

郭太后：大将军，这样你应该满意了吧？

郭太后：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酖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

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吾之危殆，过于累卵。吾老寡，岂复多惜余命邪？但伤先帝遗意不遂，社稷颠覆为痛耳。赖宗庙之灵，沈、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

司马昭：太后别这样说，您说的也都是事实，高贵乡公悖逆不道，遭到横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性情暴戾，诬谤太后，不听批评还反过来想杀太后。接著又想谋害大将军，所以遇害完全是天理昭彰。至于尚书王经参与叛逆，我会将他屠灭三族，以端正天下视听。

郭太后：够了，既然你已经达到目的，就请你出去吧。

司马昭：另外，国不可一日无君，常道乡公曹璜是燕王曹宇的儿子，品行端正又有名声，实在适合担任新君。

郭太后：随便你了。

司马昭：那么我就请新任中护军司马炎去迎接他继位了。

郭太后：（实在是太离谱了，曹璜根本就是明皇帝的从弟，怎么说也轮不到他继承，但是现在我又能说什么？明皇帝呀，我到底该怎么办，眼睁睁看著您的后代被杀，却完全不能反击，还得写这样污蔑他的文告。我不期望您能原谅我，只希望您能保佑

曹氏一族能够复兴，给嚣张跋扈的司马家教训吧。)

## 洛阳 刑场 死得其所

王经：娘，真的很对不起您，之前一直说想要让您过好日子，没想到却惹到这样的大祸。

老妇人：谁能不死？只怕死得不是地方。为皇帝丧命，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王经：说得也是，我王经至少还可以抬头挺胸离开这世间呀。

王沈：（彦纬你走得真是坦荡，不像我只能像是虫子那样活著。我敬佩你的勇气，但是我真的做不到。当初叔父给我取这样的名字，除了要我谦虚朴实外，也要我不被名利所惑，结果我完全没有做到...愧对自己的名字。)

文官：呜呜呜...王尚书，您的旧属向雄来给您送行了。

尚书王经和其母被问斩，旧属向雄在街市痛哭，让在场所有人都跟著哀痛。而王沈则因通风报信有功，被封安平侯。

## 山阳附近 回归之途

曹绫：你跟我到这边就可以了，现在不是可以回去洛阳的时候，最好留在这边。

桓楷：听到皇上遇害的消息，我还不回去报仇，这样还是桓家的子孙？

曹绫：现在还不是时候，司马昭杀了王经，对于忠于大魏的人也不会忘记追捕。若是因为一时气愤而做出愚蠢的事情，那么就只会落得像皇上一样的下场。

桓楷：您这是说什么？陛下至少是奋战而死，您究竟又做了什么。

曹绫：...回去吧，日后若有复兴的机会，绝对用得著你，现在不是出来的时候。

### **不久前 故山阳公邸 最后的皇后**

曹节：你为什么会来？你难道不怨恨我在十年前做的事情？

曹绫：您只是被司马懿利用而已，更何况若是我换成您的立场，应该也会做同样的决定。

曹节：可惜我的生命已经要走到尽头，没有办法去弥补我犯下的过错。

曹绫：曹家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现在的皇上年轻又聪明，只要再等个几年，复兴曹家绝对不是梦想。

曹节：你的韧性真的很强，换作是曹丕或是爹都不一定可以忍受你现在的处境。或许你真的比较像是嫂子吧。

曹绫：姑姑...

曹节：虽然我很想祝福你成功，但是身为汉朝最后一任皇后，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做。想到献帝当时受到的痛苦，我就没有办法停止对曹丕的怨恨。

曹绫：我知道曹家过去对你的亏欠，祖父用您去监视献帝，父亲从你手中抢过玉玺，所以我希望能在您生命的最后一刻陪著您。

曹节：你有这个心就够了，我现在真正想见的人只有献帝而已，想到不久之后可以见他，其实我是很高兴的。

桓楷：山阳名士嵇康想求见故汉皇后，在下是他的信使。

曹绫：嵇中散胆子还真不小，他不知道旧汉臣属都受到监视？还是说，其实真正想要见我的是你这位信使呢？

桓楷：这...

曹绫：想说什么，就到外面说吧，我可不想让那些事情影响姑姑的病情。

曹节：快去吧，反正要见我这个亡国老妇随时都有机会。

曹绫却不知道，这次的离去让她再也没有机会和曹节见面。一个月后曹节病故，被追諡为献穆曹皇后。她死前唯一的遗言就是：“皇上，希望来世能和你继续当夫妻。”因为她生前强硬的态度，虽然她是曹家人，仍然将她合葬于汉献帝刘协的禅陵，所用的车服礼仪皆遵从汉制。

### **一个时辰前 山阳附近 忠臣聚集**

桓楷：在下前大司农之子桓楷，知道公主您会前来山阳，特地来拜会。

曹绫：你很聪明，知道山阳这里虽然名为被监视的区域，实际上远比邺城甚至其他地方都还要松懈得多。

桓楷：对司马家来说，刘家根本就不足惧，反而曹家才是要监视的对象。

曹绫：你想说什么我大概都知道了。不过，这件事情要是曝光，可是连嵇康都会被牵连到，你想清楚了？

桓楷：我什么都不怕！

曹绫：不要这么心急，我们可以和司马家周旋的本钱是因为我们还有未来，只要皇帝还在，过几年之后，占上风的一定是我们。

曹绫：这位应该是夏侯义权将军吧，记得当年还在洛阳金殿上讨论过对抗诸葛亮的事情。

夏侯和：呼...呼...公主，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洛阳发生大事情了...

曹绫：大事情？

夏侯和：圣上起兵反抗司马昭，在和贾充部队交战的时候遇害了。现在洛阳进入戒严状态，若不是因为我是大将军府的幕僚，根本不能出来这里。

曹绫：你...是说...陛下他...遇害了...

夏侯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亲眼见到陛下的遗体倒在南阙那边，太傅司马孚还抱著陛下的遗体痛哭。

曹绫：我曹家的未来...希望...

桓楷：公主！

夏侯和：请振作点，我这次通知您这件事情，就是要您赶快离开洛阳离得越远越好，甚至逃到蜀国也没有关系。

曹绫：怎么可能？我逃到蜀地又有什么用，只会眼睁睁看著其他曹氏亲族受难而已。你先准备，我立刻和你返回洛阳。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安排我和司马昭会面。

## 王侯之礼 洛阳宫殿

司马昭：高贵乡公曹髦由于刺杀皇太后未遂，而遭卫士格杀。太后因为曹髦的叛逆行为而感到悲痛万分，因此下诏将他贬为平民，以平民的身分下葬。

司马孚：大将军，你爱怎么做都随你便，老夫早就已经心死了。但是你需要对一个已死之人也这么残忍？你立了曹璜当皇帝，直接继承明皇帝老夫也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这六年的时间给抹消掉！

司马昭：叔父，这是太后的旨意，并不是我的想法。

司马孚：那么就跟太后说，我这老头子求求她，请她用王侯之礼埋葬他吧。

司马昭：叔父说的这些话，侄儿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一切就请交给侄儿吧。

荀勖：（大将军实在是太奸了，这样变成贬圣上的是太后，为圣上求情的是他，他反倒成为有情有义的大好人。）



不久后，大将军司马昭联合太傅司马孚、太尉高柔和司徒郑冲等上书太后：“伏见中令，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臣等备位，不能匡救祸乱，式遏奸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栗。《春秋》之义，王者无外，而书‘襄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于位也。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垂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

## 洛阳西北 灋涧交界 最后一面

男子：这个就是前日被杀的天子吗？怎么那么凄凉？

步兵：你找死吗？给我安静点！

女子：真的好可怜，呜呜呜呜呜...

夏侯和：实在是太过分了，下车数乘，不设旌旒，这哪里是  
对待皇帝之礼？

曹绫：司马昭会这样做我也不意外，我想圣上一定让他饱受  
威胁吧。

夏侯和：公主，我早就和您说过，不要来看，我怕您会受不了。

曹绫：眼睁睁看著皇兄的两个儿子被杀被废却无能为力，我想哭都没有眼泪...带我去见司马昭吧，我还有些话要对他说。

夏侯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万一大将军他对您起了杀机...

曹绫：若是能这样死了，或许我还会轻松点，但恐怕就没脸见皇兄了。不用担心，司马昭不会杀我的。

## 事件的终末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义权，做得好，我正担心公主的安危。公主呀...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让我心痛不已...呜呜呜呜呜...

曹绫：大将军，您生命受到威胁居然还会关心要加害您的凶手，心胸实在是宽大无比。

司马昭：本来要问罪高贵乡公就不是我的主意，而是太后，这点你可以去看太后的诏令。

曹绫：高贵乡公？看来这六年也都没有存在过皇帝了是吗？

司马昭：这也是太后的主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请太后以王侯之礼安葬皇上而已。

曹绫：刚才的王侯之礼我也见过了，确实是“隆重”非凡呀。大将军，我也不想再说些没有意义的话了...现在皇上已经驾崩，我也没有再留在这边的必要了。请求大将军把我送回邺城。

司马昭：（这个女人放弃了？回到邺城之后她是什么都不能做，到底她在想什么？不过这样也好，她不逼我杀她，我也没有必要对她动手。）好吧，既然公主这么坚持，那么过两天就派义权护送公主您上路吧。

曹绫：还有个请求，不知道大将军您能否答应？

司马昭：请说。

曹绫：壮侯的儿子许仪似乎因为参加这次的事件而被囚禁，不知道可以请大将军网开一面吗？

司马昭：有这样的事情？我马上派人传令放他出来。（比起王经，这个许仪根本就是小角色，就卖你个面子也无妨。）不过，既然他是壮侯的儿子，我想让他留在洛阳保护陛下的安全，可以吗？

曹绫：这种事情，大将军实在没有必要过问我的意见吧。

司马昭：请公主你保重了。

曹绫：嗯.....那么我先告辞了。

司马昭：义权，你去送她，顺便把我命令带去廷尉那边，要他放了许仪。

夏侯和：是！

司马昭：（愁容满面，心灰意冷，双眼的泪痕都还没干，只是在这里硬撑着不哭出来而已。看来曹绫你真的完了...爹，我终于斗倒了这个女人，您看到了吗？）

钟会：大将军，难道就这样算了？斩草要除根，高贵乡公的背后一直都是这个女人负责策划的。那个夏侯和，他也一直有些不寻常的举动，甚至传说他包庇一些曹爽、夏侯玄党羽的余孽。另外那些名士表现出和大将军您不合作的态度也不可不注意，特别是山阳的嵇康...

裴秀：大将军，此举万万不可！现在外面对您的质疑还是闹

得沸沸腾腾，若再开杀戮，对您的大业只有妨碍。

荀勖：（这个钟会真是浑帐，彷彿已经变成司马家的家奴一样，真是丢我堂外祖父钟太傅的脸。总有一天给你好看，顺便报上次偷我宝剑的仇。）

裴秀：（钟会这家伙怎么这么狠，现在居然要对名士也下手，他还是人吗？）

司马昭：秀彦说得对，如果我真照士季说的那样做，恐怕整个洛阳都要陷入一片血海。现在高贵乡公已死，其他人又能怎么样呢？曹绫她终究是女人，不管再怎么有才能，还是欠缺让人心服的能力。至于说嵇康，日前巨源也和我说要劝他出来作官，我就先观察一下吧。

钟会：您是说山巨源他愿意劝嵇康出来作官？

司马昭：虽说他和我有亲戚关系，但终归还是名士，他说话比我有份量多了。

钟会：原来如此...（我看我也找个机会去拜访他一下，说不定可以抢在山涛之前说服嵇康，这样我在大将军面前就更吃香了。）

司马昭：倒是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也该处理最后一件事情了。虽说我向太后推辞晋公的爵位，但光是这样恐怕还是难以平息天下人的怀疑。通知公闾，叫他过来见我。

荀顗：（莫非大将军真的要舍弃贾充了？）

裴秀：（我看贾充这次过关了，要是真要杀他，会要他过来

见面？我大概知道是谁要倒楣了。)

## 代罪羔羊 洛阳宴会厅

成倅：老弟呀，这次你可是让我们成家大大露脸呀。

成济：可不是吗？瞧那中护军吓得像小鸡一样，若不是我机警，当机立断冲出去杀了那小子，恐怕现在大将军早就没命了。

成倅：既然你是大将军的救命恩人，一定会给你丰厚的赏赐呢。

成济：大将军大概在想要怎么赏赐我会比较好，烦恼了这么多天，想想也真过意不去。

成济：这不是贾大人吗？为什么跑来这个地方？是想和我们一起喝两杯？

成倅：我知道了，一定是大将军决定要怎么赏我们兄弟，才会派您来通知我们。

贾充：哼...两个蠢蛋...

成济：什么？！

贾充：太子舍人成济，杀害高贵乡公，大逆不道，现在交付廷尉处置。

成济：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救了大将军？

贾充：大将军岂可能被你等叛逆小人所救！

成济：大将军人很亲切和善的，这一定有什么误会。

贾充：误会？你自己看清楚大将军的上书。

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陈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大任，义在安国，惧虽身死，罪责弥重。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辇舆，而济遽入陈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陨坠？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

成济：怎么会？！明明是你叫我动手的！

贾充：我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成济：司马昭，你这家伙真狠，把我兄弟俩用完了就丢。

成倅：如果不是我弟弟下手，谁又会帮他解决掉那个麻烦？到最后恩将仇报，真是卑鄙小人！

贾充：带下去，我不想再看见这两个逆贼了。

成济：谁是逆贼？你才是逆贼，司马昭才是逆贼，这个事情全天下都知道。

成倅：就算是你杀了我们兄弟，也堵不了天下人的嘴，日后弑君者的姓名还是会写上你和司马昭的！

贾充：待会塞住他们的嘴，我可不希望他们的胡说八道影响到大将军的名誉。（这次我是捡回一条命了，但是这十几天过得

简直像是十几年一样，大将军真的没有动过要杀我的念头？夹在中间当小人，贾充呀贾充，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悲了？）

公元二六零年五月二十六日，大将军司马昭上书指控成济兄弟大逆不道，诛杀其三族。又《魏氏春秋》记载，成济兄弟对于这样的罪状感到愤怒，于是脱掉上衣，爬到屋顶上大骂司马昭，之后被下面人乱箭射死。

## 道别之言 死牢

许仪：俺真是丢脸丢到极点，不但没有完成公主您的托付，还让陛下被司马昭那个奸贼害死。

曹绫：这不是你的责任。我忽视了皇上的个性，不断逼迫他忍耐才造成今天的结果。早知道皇上希望的结果是这样，或许我该选择和他一起慷慨赴死会比较好。

许仪：公主...像俺这样无用的武夫死了还没关系，但是像公主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轻易把死挂在嘴上。

曹绫：说得也是...看来你越来越有壮侯过去的风范了。听我说，现在我马上就要前往邲城，这次恐怕没办法这么容易回来洛阳。我取得司马昭释放你的命令，不久后你就可以获得自由。

许仪：公主，俺不能和您去邲城？

曹绫：你留在洛阳还有别的使命，代替我保护新皇帝，不要让他走上和皇上同样的路。接下来的日子，你得在洛阳继续忍受

司马家的专横，但是请你一定要忍耐下去，拨云见日的一天终会到来。

许仪：公主...呜呜呜呜呜...

曹绫：像你这样的大块头，哭成这样实在是很难看。今日一别绝对不是永别，我们一定会有再相会的一天。

许仪：公主，请您一定要保重。

曹绫：我会的。

东乡公主曹绫再次被送回邺城，和其他曹氏宗族一起被看管。六月一日，常道乡公曹璜则在中护军司马炎的护送下，从邺城抵达洛阳。同时间，郭太后下诏，因“璜”字太常见，难以避讳，命曹璜改名曹奂，年十五岁，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景元”。

## **邺城 东乡公主邸 生存的希望**

曹绫：曹家还剩下什么呢？当最后一个希望之火也被扑灭时，已经是无可奈何了。

曹绫：你是谁？你虽然看起来和我的侍女一样，但散发出的气息却怎么都不像侍女。

女子：别担心，我不会加害您，只是单纯来送一封信的。

曹绫：你是蜀人的密探对吧。

女子：是的，大将军有信要交给您，所以特命我潜入邺城。

曹绫：姜维有信要给我？好，我这就收下。



女子：那么我即刻回去覆命。

曹绫：我看看...

曹绫：现在放弃的话，大魏就结束了。希望迟早会到来，请再忍耐几时。

曹绫：...说得简单呀...

曹绫：.....

### **送信的用意 涪县姜维宅**

宁随：我还是不能接受，伯约你居然要谍报部队去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姜维：抱歉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宁随：告诉我吧，你送这信到底是为何？难道真的为了讨好那曹家公主？

姜维：司马昭弑君的事情你应该听过吧。

宁随：嗯，不过这和曹家公主有什么关系？

姜维：曹髦是她们曹家复兴的最后希望，却被司马昭用野蛮的手段铲除。一个女子要扛起整个家族，面对司马家的威胁得挺身而出。甚至到最后，看著自己亲人一个个被杀还不能在敌人面前掉泪，那需要多坚强的意志？我怕她失去复兴的希望后，会一并失去求生的意志，所以想给她点希望。她在我曾经放弃求生意志时拉了我一把，现在是换我回报的时候。

宁随：既然如此，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宁随：比起这个，你还是多关心一下成都的事吧，陈奉宗死后，你的处境可是一点也不会比那位公主乐观。

姜维：这我知道，但如果一直去思考那些事，只怕什么都做不成了。

## **心腹大患 建业 皇宫**

张布：陛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说？

孙休：传说？

张布：会稽那边有传说，会稽王孙亮不久后将要回去当皇帝。

孙休：笑话，根本就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更何况朕从来就不在意这样的皇位，这个皇位本来就是皇弟的，只要他有这个意思，朕随时都可以把位子让给他。

濮阳兴：陛下，话可不能这样说呀。陛下您铲除奸臣孙綝，获得大吴臣民一致爱戴。相对来说，会稽王毫无作为，继位如何让人心服。更何况会稽王身边的宫女有密报，说他命巫师使用法术来诅咒陛下您。

孙休：没想到皇弟的个性居然扭曲成这样，如果不予以惩罚来矫正，恐怕会害了他。

濮阳兴：（陛下看来是已经动了杀机，我就说这世上哪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皇位拱手让出呢？）

孙休：贬会稽王为“候官侯”，即刻遣送他前往自己的封地。记住，要“好好”护送他前往封地，不能让他出半点“差错”。

张布：是！

公元二六零年，东吴会稽王孙亮于贬谪途中自杀。孙休大怒，处罚所有护送的人员。然而《三国志孙休传》引《吴录》却记载，有人认为孙亮是被孙休派人用鸩酒毒死。

### **燕雀处堂 建业 皇宫**

孙休：这次五官中郎将你出使蜀国真是辛苦了。蜀国现在的情形如何？

薛翊：主上昏庸，不知道自己犯的错误。臣下苟且，只求不惹祸上身。到了那边，根本听不到正直的言论；经过原野，人民都面有菜色。臣曾听闻，燕雀停在高堂之上，以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却不知烟囱已经冒火，栋梁已经焚烧。这些燕雀还兴高采烈，不知道大祸临头，大概就像现在蜀国这样。

孙休：没想到诸葛丞相不在时的蜀国会差这么多，实在是令人感慨。幸好朕有两个得力助手帮忙，才不至于像蜀主那样，完全不知道自己犯的错误。

张布：臣惶恐...

濮阳兴：臣对陛下只有一片忠心。

薛翊：（我都快吐了，看这两个活宝当政，难道陛下不知道我们大吴也好不到哪去？）

## 夺权之谋 成都 皇宫

诸葛瞻：为什么要我们来见你这个卑鄙小人？

黄皓：您肯来就表示您心中有所盘算不是吗？首先得恭喜三位升官。

董厥：哼，以思远的才干和家世，升到卫将军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黄皓：您不也升到了辅国大将军，而且还和卫将军共平尚书事，实在是不简单呀。而侍中您也被圣上升为尚书令，以后大汉真的都要靠您们三个人了。

樊建：这些事情应该都与你无关吧。

诸葛瞻：有什么话就快说，我不认为你是单纯为了恭喜我们而把我们请到这来的。

黄皓：其实呢，我之前收到来自永安的信，那是右大将军写给我的。

董厥：文平？为什么他会寄信给你？

黄皓：右大将军实在是个忠臣，他对于姜维专横，连年用兵却没有建立功劳的事情感到忧心忡忡，所以才写信和我讨论这事。

樊建：像你这种小人也会关心大汉？别笑死人！

黄皓：话可不能这样说，我承蒙陛下的赏识才能有今天的地位。若是大汉有危险，陛下又岂能安稳坐在宝座呢？

诸葛瞻：（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说不定这还是陛下的心思呢。）我姑且相信你，那么你就说说打算怎么做吧。

黄皓：我想让右大将军来接替姜维担任大将军，这样就可以避免姜维继续让我大汉兵祸连年。

董厥：论才干，文平一点也不比姜维逊色。论经历，文平也担任过南中督和永安督，绝对可以胜任大将军一职。

诸葛瞻：我也同意，让文平担任大将军，绝对胜过那姜维百倍。且文平性格谨慎，不会胡乱用兵，可让我大汉休养生息。

樊建：我虽然赞成让文平担任大将军，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和这样的小人合作？我不想再听这个宦官废话了，请恕在下有事先行告退。

黄皓：尚书令不肯听完我的话，实在是很可惜。二位，请问您们真的了解陛下的心思？您们真的认为单凭上书就可以决定陛下意向？不要太小看陛下了。

诸葛瞻：你是说你有本事让陛下听从我们的建议，把文平提拔上来接替姜维？

黄皓：至少机会大些。如何？愿不愿意和我合作？对各位有利无害，而且又是为大汉尽忠。

诸葛瞻：（这样好吗？为了扳倒姜维而壮大黄皓，这样真的好吗？）

黄皓：各位别把我想成张让、赵忠之流的小人，陛下可不是灵帝呀！而且太监也有爱国的太监，不是吗？

董厥：我同意了，一切就拜托你了。

诸葛瞻：为了大汉，我宁愿和你合作也要阻止姜维的专横。

诸葛瞻：（百姓面有菜色，人民哀鸿遍野，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不能阻止姜维胡乱出兵，就不能守护这块养了我三十年的土地。父亲之灵在上，孩儿没有一点私心，一切只为了大汉的长治久安。）

## 成都之行 姜维军营帐

姜维：刚才接到胡济病逝的消息，如果是真的话，问题可就麻烦了。现在正是汉中的防守策略在转换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去统筹。朝廷如果不赶快派人来接替，只怕汉中防务会出现漏洞。眼前我还必须要顾及西边的防务，不能分身管到汉中。

来忠：有件事情比胡济病故更严重，那就是成都那边在策画让阎宇顶替您的位子。请大将军不要轻忽这样的讯息，能让爹在病情如此沉重的情况下还写这封信，事情绝对非同小可。

柳隐：成都的那些家伙在搞什么东西，他们真的以为阎宇那个蠢蛋可以取代老大？要是再这样搞下去，不如我们直接把军队带到成都给那些家伙好看算了！

姜维：休然，冷静点。

柳隐：啧...

宁随：阎文平以一个镇边将领来说，他还有不错的评价。但是如果担任统率全国军队的大将军，他的实力就让人怀疑。

句扶：想也知道是黄皓那个小人，没想到他一个小小的太监

居然能有这样的势力，几乎和陈祗生前不相上下。

来忠：但根据我爹信中表示，这次提案要罢免大将军的人是辅国大将军董厥和卫将军...

蒋舒：丞相公子...真令人意外...

诸葛果：主公，没能阻止弟弟的劣行，一切都是果的责任，请主公责罚...但是关于弟弟的事情，也请主公交给我。

杨兰：(没想到丞相的儿子居然会参与倒姜维的行动，这也难为诸葛果了。更让我意外的是，这是诸葛果第一次面对姜维的敌人会没有表示要排除的意思，看来她真的很疼弟弟。)

姜维：我想丞相公子只是一时被迷惑，他绝对不是那种会和黄皓结交的人。我要去成都一趟。汉中督这个职位非常重要，朝廷绝对不能让这职位随便开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柳隐：老大你位子都快不保了，居然还在管汉中的事情？

宁随：伯约，你千万不可以去！

姜维：为什么？边防的大事岂可儿戏？我想以陛下的圣明，应该可以理解的。

宁随：你还不懂吗？陈祗已经不在，没有人可以帮你在陛下面前说话了。

姜维：就算如此，我还是要把希望赌在陛下身上。

宁随：伯约呀，陛下从头到尾最信赖的人就只有黄皓。你若是贸然回到成都，黄皓他会怎么想？到时候你和他起了冲突，请问陛下会袒护谁？

姜维：这些我也知道，陛下绝对会力挺黄皓。但是如果汉中防务放任废弛，所有作战计画将化为乌有。

宁随：你这一回去，只怕...你真的要大祸临头。

### **姜维失坠 成都 皇宫**

刘禅：中常侍，你有没有认为你做得太过火了？朕虽然因为你总是为朕著想而信赖你，但可没有准许你把手伸进政权和军权。

黄皓：奴才只是单纯认为这样对陛下比较好而已。

刘禅：姜维虽说多年征战都无功，但是换了阎宇真的会比较好？更何况阎宇和卫将军等人盘根错节的关系，让朕实在不放心。

黄皓：陛下，姜维虽然被孤立，看起来似乎可以为陛下所用，但是长年掌兵的他其实早就已经自成一系了。以他在军队的声望和实力，若是哪天反叛，把军队带回成都，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看看少帝和献帝的下场，陛下可要三思。

刘禅：嗯...

刘禅：大将军，你来这边有什么事情吗？

姜维：关于汉中的人事...

黄皓：汉中的人事陛下自然会决定，这并非大将军您的权限，请您回去前线吧。

姜维：.....

黄皓：呵呵呵...说真的，您担任大将军多年，却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也没有为大汉增加一点疆土。真不知道您有什么



脸来向陛下建议汉中的人事呢？

姜维：（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董休昭过去要对我说那些话了...）陛下，臣说这样的话虽然僭越，但臣还是想说。黄皓祸乱朝纲，造成正直之士有话却不敢说，这些事情臣都在前线有所耳闻。望陛下查觉黄皓的恶行，将他诛杀以谢天下人，如此才能匡正政风。

黄皓：陛下救我！

刘禅：黄皓不过台阶前听候差遣的小小宦官。从前，董允只要一提起黄皓就咬牙切齿，朕深感遗憾，你何必把他放在心上？你就先回去歇息，到时候朕会让黄皓亲自登门向你道歉。

姜维：陛下...

刘禅：有什么话，等黄皓向你道歉过后再说吧。

刘禅：黄皓...你说的完全正确，姜维似乎已经开始有些胆大妄为了...你先去向他道歉，之后你要怎么做，朕都随你高兴。

## 预言 成都 宫门

谯周：皇宫的大树无故折断，看来事情果然是这样...

谯周：（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看来早在当时我帮两位陛下算命就已经得到结论了。刘备的“备”是“具有”的意思，而刘禅的“禅”是“授与”的意思。这表示说刘氏已经具有了，应该授与他人。这比晋穆侯、汉灵帝为两个儿子命名的个案，还要明显呀。天下归曹魏是已经可以确定的事情，只是时

间早晚而已。大汉所有的时日已经不多了呀。)

## 出兵避祸 成都 宫殿门外

郤正：伯约，你刚才面圣说了些什么？

姜维：我请求陛下再次考虑人事案，但是没有获得陛下的首肯，只好先暂时回去。

郤正：只有这样？

姜维：我还请求陛下诛杀黄皓...

郤正：你终究还是做了...你惹祸上身了。黄皓虽然有权势，但终究只是个奴才。你要知道是谁在后面给他撑腰的。陛下对黄皓的信任超过你的想像，几乎黄皓说什么他都照单全收。别以为黄皓不过是个小宦官，陛下如果认为你要动黄皓，就会认为你在挑战陛下的权威。奉宗已经不在，没有人能够在陛下前面帮你说话，你要知道这点呀。只怕经过这次的事情，不但黄皓不会有事，反而伯约你还会遭到报复。你被报复事小，但是大汉无人能领兵对抗曹贼事大，利害权衡，你自己想清楚。

姜维：果然如此呀，其实与其说陛下信任黄皓，倒不如说对我没有任何信任感。奉宗一去世后，情况就变得太多了。

郤正：时代在变，人心在变，环境也在变。除非你像丞相一样拥有凌驾于陛下的权力，要不然就得时时担心陛下的意向。

姜维：你知道我不会那样做的，丞相靠著自制立下的典范，不容许有人去破坏。否则，我们和魏、吴这两国也没什么分别了。

郤正：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来挽回陛下的信任。

姜维：不，还有机会。只要出兵获得像五年前洮西那样的胜利就行了。

郤正：事情哪那么容易呢？邓艾可还是守在那里等著伯约你呀。

姜维：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事情不就结束了？

姜维知道让黄皓登门道歉一定会遭到报复，于是决定上书出兵，以进攻曹魏的方式，力图来挽回在朝中日渐失坠的地位。公元二六二年，蜀汉大将军姜维进攻洮阳（陇西郡），曹魏征西将军邓艾率军迎击，双方在侯和（陇西郡）展开对峙。

## **最后的北伐 姜维军营帐**

姜维：这次我们能够重返熟悉的陇西并且得到羌人的帮助，实在是要感谢承宗这几年的辛劳。

王嗣：比起大将军为了重整战力的付出，我这点辛苦实在是不算什么。

柳隐：我们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

赵统：这次一定要好好修理邓艾！

廖化：不停发动战火，一定会把自己烧死，这就是姜维你的写照。智谋赢不了别人，力量又不如敌人，发动这样永无止尽的攻击，怎么可能让自己能够生存呢？

柳隐：你这死老头！又在碎碎念些什么东西？

廖化：首先我是右车骑将军，本来就已经不属于常败军，这次只是因为协助作战才来的。再来，似乎你这超过七十的老头也没什么资格说我吧。

姜维：现在应该要一起想办法如何击败挡在我们前面的邓艾，其他事情等以后再说吧。（连元俭的态度都趋向反战，再加上成都的大臣们，北伐工作是越来越困难。）

姜维：对了，我们和邓艾相持多久了？

袁綝：大概有一个月左右了，贼营那边毫无动静，唯一就是这几天炊烟稍微多了一些。

姜维：炊烟...等等...从目前邓艾军队的炊烟可以推知敌人数量有多少？

袁綝：大概超过五万...等一下...莫非...

姜维：陇西军不可能有这样的数字，只是邓艾为什么要故意让我们认为有这么多人？

诸葛果：这只是一种想法，或许邓艾军故意制造出比平时还多的炊烟？

姜维：就是这个！邓艾他今天一定会分兵行动，所以让士兵一次煮两餐。

廖化：这样的想法有根据吗？光从炊烟推算敌人的行动，是不是太冒险了？

姜维：元俭，和邓艾交手过这么多次，你认为照著兵法可以

制伏他？

廖化：确实是不行，那个家伙的用兵既精密却又难以捉摸。

姜维：所以我军如果利用他分兵的时候发动攻击，只要能够在分队到达前击破本队，这场战争获胜的机会就很高了。

廖化：……（还是这么爱冒险，可是眼下我也提不出什么好计画。）

姜维：好，就照这样的作战策略，直接对邓艾本队发动攻击。通知所有将士，连夜秘密转移阵地，不要让贼军发现。我军阵地摆设依旧，火把也不要熄灭，另外布置草人使敌军误信营帐还有兵马。而出击的部队，务必要用布包住马蹄，并且让所有士兵嘴巴含住一根草，禁止发出一点声音。动作要快，否则邓艾的军队会…

姜维：从后方夹击，到时我军会陷入两面包围。

诸葛果：主公，这个作战其实非常冒险，如不能在邓艾分队赶前时击破本队，面对两面夹击是不可能获胜的。

姜维：我知道，但是要打倒邓艾就只能冒险。（希望这样能让诸葛果打起精神来，不然真怕她弟弟的事情会一直搅扰她。）

杨兰：（本来想和诸葛果炫耀自己和姜维那阵子相处的时间，现在因为诸葛瞻的事情反而没办法这样做了。杨兰呀…你当好人要当到什么地步呢？再当下去恐怕就会变得和当年那个姓鲁的好人一样了。）

来忠：成都那边的气氛变得很诡异，请大将军一定要多小心。

向充：阎宇不算是弱者，但是比起大将军还是差很远。如果是他的话，恐怕邓艾根本不会浪费时间和他对峙。

宁随：（没想到陈祗会这么早死，让荆州年轻人提早接班实在不是好事。现在情况恐怕就算打赢邓艾也不会改善，我得想出应对之道才行。）

姜维：很抱歉，这波谥号运动仍然没办法给陈将军一个谥号。

袁綝：别在意，义父他本身就不喜欢有什么特别的封号，他跟随先帝多年也从来没在乎过自己的职位。（比起义父的豁达，我还真是差得远。）

廖化：这次请让我当先锋！我虽然武艺上不是顶尖，但是以车骑将军的身分亲上前线，应该可以提升士兵的凝聚力。

姜维：可是你不是反对出兵吗？

廖化：反战归反战，我还不至于说会在大敌当前时扯自己人后腿。只要在战场上，我就是大汉的军人，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姜维：元俭，多谢了。

廖化：（我要让你们看清楚，什么叫做真正为大汉尽忠。）

柳隐：陈祗之后又是黄皓，加上诸葛瞻那些人，成都的那些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大，如果你想过的话，早就可以取得政权，把那些碍事的人一脚踢开不是吗？

姜维：休然，说到这里就好。

柳隐：老大，请你一定要好好考虑清楚，再这样下去真的好吗？你的忠义换来什么？皇上是怎么对你的？

句扶：邓艾号称文武双全，但是这些年来他几乎都躲在后面，这算是什么武将？

姜维：真正的大将其实不需要站在前面，邓艾光是坐镇后方就会给人很大的压迫感。

句扶：哼！我一定要领教他的本领，看看他武艺高强的传闻是不是真的。

王嗣：伯约，虽说不能回复到洮西大捷时的声势，但我也已经尽力了。

姜维：承宗，你已经做得太多太好了，我若再对你要求就实在不配当人。

王嗣：这次我也会带领一些愿意帮助我们的羌人参战，希望能稍微弥补双方的战力差距。

姜维：承宗，明明你都这么辛苦了，又何必一定要参战？

王嗣：这是我的心愿，就请伯约成全我吧。

姜维：（承宗似乎有点操之过急了...难道他还是介意当时段谷的事情？）

赵广：顺平这样的谥号很适合爹，只是我不懂为什么陈祗那样的小人也可以有谥号？

姜维：陛下应该有他的考量吧...

赵统：感谢大将军为父亲请求谥号，还让父亲能和关、张等将军并列。

姜维：我认为这是赵云将军应得的，陛下也是很感念赵将军

当年在当阳的救命之恩，所以很快就答应了。

赵统：如此，我兄弟更是要努力，才不至于让父亲的名声扫地。

## 侯和之战

杨欣：我们耗在这里已经够久了，为什么还不出击？

牵弘：耗在这里我本来是没什么意见，但是想到姜维当年给我的屈辱就一肚子火。

王颀：（当年跟着毌丘将军大破高句丽何等风光，如今却得在司马家的走狗底下忍气吞声，我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邓忠：三位才刚来到陇西，所以对于爹的行事作风并不了解...

郑伦：征西将军不动则已，一动就惊天动地，这点我郑伦可以保证。

邓艾：三位太守和邓忠，这次有很重要的任务要托付给你们。我和姜维已经交手过三次，他的用兵本领可是一次强过一次，过去打败他的手法，这次绝对不能再用。姜维行军速度惊人，一口气就占据侯和的有利地形，如果我军强行去进攻，这场仗必败无疑。

邓忠：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邓艾：幸好我军还有优势的兵力可以运用，只要把姜维赶出有利地形，让他军队暴露在我军骑兵队的攻击范围，这场仗必胜



无疑。

王颀：邓将军是要我们率领分队去偷袭姜维的后方，把姜维赶出他的驻扎地对吗？

邓艾：呵呵呵，不愧是曾经大破高句丽的王太守，胆识和智略都不同凡响。不错，我就是要用分队去把姜维赶出来，让他的军队在平原上被我军两面夹击。那么就出发吧！这次要再度给蜀贼迎头痛击。

邓忠：领命！

郑伦：不愧是邓将军想出来的精彩战术，这下姜维可是必败无疑了。

邓艾：想当初你可是对我充满恨意，怎么现在态度改变了？

郑伦：因为您的精采指挥，才能让我帮陇西军阵亡的弟兄报仇，也让我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将，我感激您都来不及了。

邓艾：真希望你的这些话能让朝廷的其他人听听，长安甚至是洛阳那边对我不满的人还真不少。那些人仗着自己的家世，瞧不起出身贫寒的我。然而他们有谁可以建立像我一样的功劳？

郑伦：那些高官就是那样，只会躲在后面动嘴，对于真正付出血汗的将士不闻不问。

邓艾：总有一天，我要爬到他们头上，让他们知道这世上还是只有靠实力才能获得一切的道理。

廖化：大汉右车骑将军廖化在此！不想死的就给我让开，我的目标就只有邓艾一人。（姜维，虽然我还是不喜欢你，但是我

也不能不佩服你指挥作战的才能。这样的反应和指挥能力，绝对不是文平可以比得上的。或许龚袭他们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郑伦：将军，我们的作战失败了...

邓艾：居然被姜维看破我的行动，不愧是我认定唯一可以和我平起平坐的大将。就算是这样，只要加强防守，等到分队出现在蜀贼后方，我军还是有胜算。姜维，快点出来吧，我要让侯和的大地成为你的葬身之处。

姜维：支援元俭的前锋军，邓艾大本营就近在眼前！

姜维：承宗，这次应该是我们最接近胜利的一次了吧。若不是羌人告诉我们迂回行军的捷径，这次恐怕也不能这么轻松地跑到邓艾面前。

王嗣：现在的情况比起当时还是差很多，如果羌人更愿意帮我们的话，现在我军应该就会有羌人的军队相助。

姜维：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很令人满意了，回想起四年前，陇西地方完全不能出兵，逼得我只能进攻不熟悉的关中。承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王嗣：这样吧，等打败邓艾之后，找个地方请我喝一杯。

姜维：好，一言为定。

邓艾：姜维的本军也来了，看来这家伙还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

郑伦：邓将军，愿意把性命交到我的手上吗？

邓艾：你在说什么？

郑伦：我愿意率领预备部队，就算丢了这条命也要保护您，直到分队赶到为止。

邓艾：你就这么想死？

郑伦：若不是您的相救，我的命应该在洮西之战就丢了。现在就让我把命还给您吧。

邓艾：郑伦！你的救命之恩，邓艾将永记于心。

郑伦：就算拚了我最后一口气，也不会让你们碰到邓艾将军一根汗毛！

廖化：这个人就交给我来对付，如果不用单挑打倒他的话，敌人的气势会更高张，到时候麻烦就大了。

廖化：大汉右车骑将军廖化！

郑伦：郑伦大魏“无双上将”郑伦！

廖化：快点让开！我的目标不是你！

郑伦：老头子，你去死吧！

廖化：虽然不错，但恐怕也是你的极限了！

郑伦：糟糕，这老头好强！呵呵呵...在死前还能和这么强的武将交手，实在已经没有遗憾了。

廖化：虽说是敌将，但还真是有骨气。

郑伦：我虽身死，陇西军军魂永在！

句扶：邓艾！快和我单挑！

邓艾：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要我和你单挑？

句扶：那我就打到你愿意和我单挑为止。

邓艾：单挑是野蛮人的行为，真正的大将就要学会在后方沉稳指挥。

句扶：谁管你这么多！只会嘴炮，还像个武将吗？

邓艾：真是的...碧雪冰之枪！

句扶：（这是怎么回事？他明明强得不得了，为什么不爱单挑？）

邓艾：哼，紫星河之枪！

句扶：牙旋豪斧！崩袭地颚阵！

邓艾：你还真是不弱，玄混沌之枪！

句扶：真是强悍的对手.....

邓艾：好厉害的家伙，和姜维有得比。

句扶：不分胜负...

邓艾：当我被逼着和你对决的那刻，我就已经输了...

邓艾：姜维，你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像样的敌将，别这么轻易死了。

姜维：你说这话还真是瞧不起人，你总是用这样傲慢的态度来看人吗？

邓艾：傲慢？这个世上有太多比我更傲慢的无能之辈。我有能力，凭什么不能傲慢？告诉你吧，打倒你不过是实现我梦想的手段，我真正的目标可不只这么简单。我要用自己双手建立的战功来爬升，我要当到三公甚至更高的位子，如此才有权力去建立

一个不看家世的世界。

姜维：你能吗？你仰司马家鼻息而活，以儒学大家自居的司马家会容许你的行为？你太天真了，你军事上的才能无懈可击，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才能可言。

邓艾：你又如何？成都的人真的很信任你？你如果能获得中央信任，得到更多资源的话，今天获胜的早就应该是你。

姜维：邓艾，你别执迷不悟了！

邓艾：姜维，好好看清楚你自己的处境吧！

柳隐：你不就是上次在西平丢人现眼的大将？

牵弘：闭嘴！

王颀：女人还上战场？

杨兰：你小看我？当初在乐嘉之战我可是跟着文鸯在敌阵中来去自如的。

王颀：等一下...你认识毌丘将军？

杨兰：我曾经和毌丘俭一起在乐嘉打过司马师。

王颀：呜呜呜...我好怀念和毌丘将军共事的日子，他是我看过最有英雄气概的人。

杨兰：怎么说说着说着就哭了...既然这么欣赏毌丘俭，为什么当时不跟着起兵？

王颀：我也是个胆小鬼呀，看见司马师那样凶残地屠杀对手，我哪有这样的勇气？现在我被丢到邓艾底下任职，要帮毌丘将军报仇的可能性就更低。

杨兰：虽说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我还是要骂你一句...你这没出息的家伙！要就起来和司马家拚了，不然就乖乖当司马家的下属，两个都做不到，只会在那边哀叹自怜，真是可耻！

王颀：说得也是...（明明被骂，却有种舒畅的感觉，似乎我内心中什么东西觉醒了...）

杨欣：喂，看你这么老还能当大官，你们这边福利不错嘛。

张翼：你搞清楚，我是靠自己的战功才有今天的地位。

杨欣：原来蜀地也这么小气。我要的也不多呀，要个当州刺史有那么过分？

张翼：去你的，看你这副蠢样还想当州刺史，除非贼营人都死光了。

杨欣：你这死老头真惹人讨厌。

邓艾：要是再晚半个时辰，今天战败的一定是我。姜维，你真是我碰过最难缠的对手。若没有你，恐怕我也没有今天的实力吧。

邓忠：快点，再慢的话，爹就危险了！

王颀：没想到姜维居然用草人骗了我们，让我们军队被拖延在那边。

杨欣：不论如何，这次两面夹击应该可以顺利解决掉姜维吧。

牵弘：反正能打场安全的战争就好。

姜维：可恶！就差这一点了！如果我手上能再多五千人，绝对可以攻破邓艾大本营。

王嗣：伯约，再打下去对我军不利，赶快撤退方为上策。

廖化：可恶！还是差了这么一点！要是我能再放手一搏就好了。

姜维：不，能够以这样的人数打成这样，都要归功于元俭你的奋战，真的很感谢你。撤退吧，我不希望段谷的事情再度发生。

廖化：赶快收拾军队，这里不能久留了。

姜维：元俭你也这样想吗？

廖化：这场仗从一开始就着了邓艾的道。邓艾虽然在这里稍微吃亏，但是引诱我们在这种易攻难守的地方交战，真正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这边被孤立。想想上次段谷的事情，如果现在关中部队赶来支援，我们的下场会怎么样...

姜维：趁现在敌人后退的时候赶快撤退。（该赢未赢，这场战争失利后，我该何去何从呢？）

## 第三章 孤臣回天

### 第二十九回 沓中之战

#### 遗憾 姜维军营帐

向充：这次我军虽然没办法取胜，但也没有太严重的损失，请大将军不要太放在心上。

姜维：不用担心，只要大家没事就好...等一下，承宗呢？

来忠：禀报大将军，王太守他在撤退的途中被流箭所伤，现在正在疗养当中...只是因为他在中箭之时，居然还拖著自己受伤的身体继续指挥撤退，现在情况并不乐观。

姜维：承宗...我不是和你约好的吗？

来忠：大将军居然会如此著急？本来以为他对杨姑娘或诸葛姑娘以外的就不会这样了。

柳隐：老大对每个人都是如此重视，这点我们这些从丞相在世时就跟随他的人可是最清楚了。

向充：只是王太守若是有什么不幸，对我军的伤害就大了...我们要找谁取代他和羌人谈判？

杨兰：我虽然是羌人，但是对于羌人的了解还不如王嗣。这几年本来我也应该要负责和羌人沟通的工作，但是他居然劝我要掌握自己的幸福，就这样一肩扛下所有工作。我真的对他感到愧疚，不应该就这样把工作全部都丢给他的。

宁随：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课题...



句扶：还有什么比承宗命危更重要的事情？

诸葛果：主公和成都的关系已经难以挽回，如果就这样贸然回到成都，恐怕会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袁綝：伯约和成都的连系，从陈祗死后就不断恶化，不过这不是最要紧的...本来以为军中会一致对外，没想到现在连一些高阶将领都赞同成都的行动。

廖化：（袁綝这家伙，不就是拐著弯在说我和伯恭？我和你这靠家世混上来的家伙不一样，可是靠著苦干实干才有今天。下层士兵和人民的苦你可知道？只会跟著姜维一起做那不切实际的梦，大汉是不会有前途的。不过现在我也不赞同完全罢免姜维的兵权，文平的等级差邓艾太多，光靠他一个人恐怕不是对手。）

柳隐：莫非成都那些家伙已经打定主意要拔掉老大的军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句扶：诸葛姑娘，请不要在意休然的话，对于卫将军的事情，一时间我们都很难接受这种被背叛的感觉。

诸葛果：不，不要顾忌我。如果弟弟再这样对主公下手的话，我也必须做出取舍。

## **王嗣之死 侯和附近**

姜维：承宗，你不好好养伤，跑来这里做什么？

王嗣：伯约，我的伤已经好不了，与其在床上等死，不如趁现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姜维：承宗，你实在太傻了！

王嗣：知道沓中这个地方？

姜维：那个地方虽然形式上是我大汉的土地，实际上却在羌中，我们很难统治到那个地方。

王嗣：不仅于此，那地方是白水江沿线的要害之地，也是我国防御力最薄弱的地方。加上沓中通往祁山和陇西都非常方便，如果在那里建立据点，日后要对曹贼发动攻势将会比现在轻松许多。

姜维：在沓中建立据点？这可真是不得了的想法。

王嗣：不过那个地方羌人比汉人还多，要在那里扎根，你可得多注意和羌人的关系。

姜维：承宗，我还需要你的帮忙...

王嗣：虽然我过去曾经向杨姑娘保证这些事情用不著她出马，现在看来我得食言了。很遗憾，我只能陪你到这里了...希望来生还能一起共事。

姜维：承宗...

王嗣参加侯和之战，被流矢所伤，几个月后病逝。来参加他葬礼的外族人多达数千，号呼涕泣。三国志引《益部耆旧杂记》：

“嗣为人美厚笃至，众所爱信。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

## 屯兵沓中 姜维军营帐

姜维：承宗在临终前对我提及沓中那个地方，要我一定要控制那里。

向充：在下赞同王太守的意见，屯兵沓中可以避免来自成都的迫害，就算有人想要夺取大将军的军权恐怕也是鞭长莫及。

来忠：黄皓深受皇上信任，跟随他的党羽众多，势力盘根错节。加上辅国大将军和卫将军在罢免大将军的事情上和他同调，如果贸然回到成都，恐怕会遭遇到不测之事。

柳隐：一直躲在外面也太窝囊了！我早说过要带军队直接回成都清君侧比较快！

宁随：你这样做只会害了伯约。

柳隐：什么？！

宁随：别忘记当年魏延在军中的声望可不比伯约低，但是他的大军却三两下就溃散。我们常败军的部队可不是伯约继承所得来的私兵，他能带领部队只是因为朝廷赋予他军权。一旦军权被收回，下面愿意追随伯约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句扶：莫非这就是我大汉和其他两国相比，几乎没有武装政变发生的原因？

宁随：完全正确。

袁綝：我同意参谋的看法，先不用说成都那边会采取的行动。光是现在在外面奉命回师的廖化和张翼就绝对不可能随同起兵。更何况我自己也不会眼睁睁看著义父所守护的朝廷被攻击，

其他开国功臣的后代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宁随：(没错，两位赵将军、关将军等人纵然现在支持伯约，但是当他谋反时，态度一定是不一样的。)

姜维：别再提这些谋反的事情了，我既然深受丞相大恩，所想的也就只有实现丞相那未完成的遗愿而已。

诸葛果：主公，请听果一言。之前您计画的歼灭作战固然周全，但如果不能亲自指挥的话，这作战不可能成功。请主公为了大局，多思考如何保全自己。

杨兰：姜维，沓中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朝廷力量的干扰，可以重新建立这地方成为新的军事基地。对羌人的交涉就请交给我吧，我会继承王嗣的遗愿，让你能够站稳沓中。

姜维：我明白了，屯兵沓中的事情就这么决定。(虽说我屯兵沓中的终极目的是要当作进攻贼营的基地，但是也无法否认自己想要避祸的想法。比起外在的威胁，大汉内部上下不一心才是最可怕的。就算我定下再怎么周全的计画，都很难保证有人不会心怀鬼胎，现在就只能祈祷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 杀机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嵇康这家伙知不知道拒绝你的邀请就等于拒绝我？

山涛：我想叔夜应该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才会这样的。

司马昭：是这样吗？那么这个《与山巨源绝交书》又是怎么回事？好一个“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

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这嵇康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吗？他以为用这种轻蔑礼教的态度，就可以这样恣意妄为？

山涛：不，我想叔夜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真的认为自己的个性无法适应官场生活。

司马昭：哼，是这样吗？

钟会：……

### **闭门羹 半年前 山阳嵇府**

钟会：司隶校尉钟会前来拜访嵇中散。

嵇康：…（打铁）

钟会：颖川钟会前来拜访嵇中散。

嵇康：…（打铁）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 **报复 洛阳大将军府**

钟会：大将军忘记之前嵇康为了吕安的事情，不断出面保证吕安没有不孝？

司马昭：我记得…但是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单凭感情好这个理由，不足以让嵇康冒这么大的危险和我作对。

钟会：很简单，嵇康和吕安两个人过去一起帮过毌丘俭反叛。现在吕安有难，他怎么可能不帮，万一被发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就糟了。

山涛：钟会！你在胡说些什么？

钟会：事情还不止于此。嵇康和吕安等名士，利用自己在社会上强大的声望，生活却不检点，批评朝廷，毁坏礼教。大将军您极度重视礼教，这些人用这种消极方式来对抗礼教，其实真正目的就是要和您对抗到底。今日如果不杀嵇康，只怕这些名士会更肆无忌惮，到时万一敢公开对抗大将军，您的权威将受到重大打击。

司马昭：嗯...士季说的也不无道理，我对于那些名士似乎也太纵容了。

山涛：大将军，嵇康并没有和您对抗的意思，这点我可以用我身家性命担保。您杀了嵇康，将会对您的声望有重大影响，这点请您千万要三思。

司马昭：巨源，我说过只要别人不侵犯我，我绝对不会侵犯他。但是一旦他侵犯我，我也不可能会饶过他。传令下去，即刻逮捕嵇康和吕安，将他们逮捕下狱。

裴秀：（连嵇康都难逃钟会的毒手？！这家伙迟早会把目标对向我，我得早做防备才是。）

钟会：（呵呵呵...嵇康，你无视我的《四本论》不要紧，但是你无视我本人，我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 **从容就义 山阳 嵇府**

嵇康：你快点逃走吧，我预估不久之后，就会有人来抓我了。

桓楷：我不懂！如果是像我爹或是夏侯玄那样公然对抗司马家的人就算了。为什么连您这样与世无争的名士也要下手？

嵇康：我一点都没有与世无争，而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对抗司马家。司马家以礼教杀人，我就以蔑视礼教的方式来质疑司马家的作为，并且给人们指引一条脱离司马家统治的道路。请问，司马家还能继续容忍我这种人存在？

桓楷：这...

嵇康：山涛请我出来作官，我当场拒绝。就算权倾中外的钟会前来拜访，我也毫不理会，这就是我坚持的名士风范。或许就因为这样，让全天下的名士都有样学样，终于搞到司马家开始不安了。现在我可以用自己的一死，让天下人看见司马家用礼教杀人的真面目，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桓楷：呜呜呜呜...当初先父对我说：‘叔夜在，汝不孤矣。’嵇公大恩，桓楷没齿不忘。

嵇康：不要哭，你是桓家的子孙，是那个硬颈桓范的儿子。要哭，就等打倒司马家之后来我坟上哭，这才是真正该流的眼泪。

桓楷：嵇先生，保重了。

嵇康：桓楷，永别了。

## **请愿之声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三千太学生为了嵇康，联名上书请求我赦免他，并希望能让嵇康来太学讲学。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名士可以有这么大

的影响力。

钟会：大将军，过去您对于杀嵇康可能还有些迟疑，现在又怎么想呢？

司马昭：非杀不可，有如此号召力的人，怎么能让他继续留在世上。

钟会：大将军明断。

司马昭：士季呀，你知道我杀嵇康是为了司马家的前途，但是我的心就和过去兄长杀夏侯玄时一样在滴血。如果这些人不反抗，我也没有必要杀他们，大家和睦共处不好吗？为什么这些人要为了这样虚幻的名声或是志气而随意丢掉自己性命，他们没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我真是不懂。

钟会：这些人既然想要沽名钓誉，大将军您不过是成全他们而已，千万不要自责。

司马昭：成全吗...哼哼哼...哈哈哈哈哈...

## **托付 死牢**

山涛：叔夜，再考虑一下如何？如果你愿意向大将军低头，大将军一定不会坚持要处死你。

嵇康：你明知道我不可能向司马家的人低头，早在十多年前他杀光曹爽一族时，我就决定和司马家决裂了。

山涛：我不是不能体会你的心情，甚至我自己也对大将军的行为感到反感。但是你这样做，只会把大将军逼到墙角，逼得他



只能对包括你以内的名士开刀。

嵇康：如此，让天下人认清司马家的真面目，不也是好事？

山涛：你这个人总是喜欢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中，却往往对现实不屑一顾。也不想想你死了以后，你的妻儿由谁来照顾？

嵇康：我不是有个知心好友，帮我养女儿养了好几年？

山涛：你这家伙就知道我永远无法拒绝你的要求，我真是被你吃定了。

嵇康：呵呵，我早就对绍儿说过，“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你的妻儿我会帮你照顾的，至于凛儿...她真的很聪明，我恨不得让她直接当我女儿。

嵇康：或许凛儿姓“山”会比姓“嵇”好...

山涛：别开玩笑，凛儿像你这家伙像极了，我怎么样也不可能让个这么像你的女孩失去她的本姓。

嵇康：巨源...多谢你了...

山涛：为什么你非要到死前才会变得这么老实？该死...沙子跑到眼睛里了...（想不到司马昭连像叔夜这样的隐士都敢杀，以后还有名士敢反抗他吗？叔夜，我发誓让名士的牺牲到此为止。我与凛儿绝对会保护你的妻儿，就像你当年保护桓楷一样。）

## **洛阳 刑场 广陵绝响**

桓楷：这个曲子，过去听嵇伯父弹过好几次，却还是不知道这曲叫什么？

嵇凛：那叫做广陵散，广陵散起于前朝，流传于广陵一带。讲的是战国聂政为父报仇，而刺杀韩王的故事。

桓楷：聂政为父报仇？（难道那个广陵散是弹给我听的？）

嵇凛：前朝音乐大老蔡邕所著《琴操》中，详述这个故事的内容。你可以去自己查查看。

桓楷：等一下，你是谁？

嵇凛：不要把头转过来，以你的身分还敢跑来这里，实在是胆大包天。

桓楷：我是...

嵇凛：不要说话，让我们静静地送嵇中散最后一程吧。

桓楷：（等一下，这个女孩是谁？似乎她知道我的身分一样。）

嵇康：昔日我外甥袁孝尼想学这首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这首广陵散即将成绝响了。（这是桓楷和凛儿...好好活下去吧，这首广陵散就是我送给你们最后的礼物，）

公元二六二年，嵇康在弹完广陵散后遇害，时年四十岁。临刑过程神色自若，没有一丝惊惧的表现。在场所有人和三千太学生为之动容，哭声传遍整个洛阳。

## 司马昭痛悔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嵇康死了？

钟会：是的，临刑前他还操琴弹了一首曲子，还直嚷著那首

《广陵散》要失传。

司马昭：是吗？士季...我亲手扼杀了风雅，恐怕迟早会得到报应。

钟会：他的妻子儿女是不是也该...

司马昭：够了，山巨源已经表示愿意照顾他们，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钟会：是...

### **嵇康之女 洛阳附近**

桓楷：你究竟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身分？

嵇凛：连广陵散的内涵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好像没资格对我大呼小叫吧。

桓楷：等一下...你该不会是嵇凛？

嵇凛：想不到才过几年，就把我这个经常在你身边跑来跑去的小女孩给忘记。

桓楷：对不起，因为你的外貌改变实在太多。

嵇凛：虽说我很想当场骂你一顿，但恐怕没有这样的时间了。山伯父托我把你带到山家去接受他保护，以他和司马家的亲戚关系，你不会有事的。

桓楷：可是...

嵇凛：相信我吧，虽然河内山家和司马家有姻亲关系，但是伯父也有名士身分，因为这件事情，他对司马家可是彻底死心。

桓楷：一切就照你说的做吧。

嵇凛：呼...请给我一点时间...

嵇凛：.....

桓楷：（她应该是在哭吧，这也难怪，就算她再怎么沉著冷静，面对自己父亲在眼前被杀也不可能没有反应的。）

嵇凛：政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以闻韩王。王召政而见之，使之弹琴。政即援琴而歌之，内刀在琴中。政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韩王，杀之，曰：“乌有使者生不见其父，可得使乎？”

## 平天下之正道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这个姜维居然想到屯兵沓中，那个地方处于羌中，我军进攻难以收效，加上又靠近陇西，会让我大魏随时受到威胁。姜维屡次犯境，真是我大魏的心腹大患。不久前，路遗曾经建议我派一名刺客解决掉他，不晓得各位意见如何？

荀勖：明公是天下的主宰，应依仗正义，讨伐叛乱之徒。不此之图，却用刺客铲除盗贼，实在不是正途。

司马昭：你说的有道理，关于这件事情，就留到明天朝会讨论吧。（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要用这次伐蜀来建立我的战功，不然我会永远被高贵乡公这件事情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钟会：（我的机会终于来了，呵呵呵...）

## 伐蜀大计 洛阳宫殿

司马昭：臣恳请陛下允许进攻蜀贼，以全统一天下的大业。

曹奂：可是底下众臣似乎都不太赞成...

司马昭：那么就让我来说服诸位。自从平定寿春叛乱，我们士卒休养也超过六年，加强训练和补充装备，为的就是要对付两个盗匪集团。吴贼面积辽阔，地势低洼潮湿，进攻他们，吃力而难收效。不如先平定巴蜀，三年以后再顺江东下，水陆并进。这就是想消灭虞国，却先消灭虢国的形势。统计蜀贼军队九万人，保卫首都及驻防边境的，不少于四万人。剩下不过五万人，只要把姜维困在沓中，使他无暇顾及东方。我们大军直指骆谷，出其不意突入防务空虚地区，袭击汉中。刘禅无能，遇到边城陷落，人心震恐的危机，蜀贼一定会灭亡。

荀勖：（这实在是太过理想化的想法，有这么容易把姜维困住吗？刘禅看见汉中陷落就一定投降？这是大将军的政治豪赌，只有赢了才可以名正言顺进位晋公，不然什么都免谈。）

贾充：（大将军只说伐蜀的轻松，却没有提到蜀道难，就算我是大将军的心腹，也很难支持这样无谋的计画。）

王祥：（大将军过去不也和曹爽一起打过蜀地，结果输得惨兮兮。莫非大将军忘记过去的教训了？）

郑冲：（唉...现在多说什么都只是自找麻烦，我的同族郑小同只因为大将军猜忌，就落得被毒死的下场...实在是惨不忍睹。）

钟会：诸位实在是太胆怯了！自从诸葛亮病逝之后，刘禅纵

情声色，朝野内外怨声四起，国势日渐衰微。蜀地虽然多雄关险隘，但国小民少，兵微将寡，挡不住我大魏大军压境。姜维虽智勇双全，无奈独木难支。加上他本为降将，近年遭中央排斥，只好远离成都，名为在沓中驻军，实为避祸。综观全局，蜀地已是日暮途穷，只要出兵征伐即可攻下，望大将军不可错失此良机。

裴秀：钟会你这家伙，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是在把大将军推上豪赌的赌桌你知道吗？

钟会：豪赌？必胜的战争绝对不是豪赌，我们有必胜的把握。

司马昭：好呀士季，你所说的正是我所想的，这件事情就这么议定，诸位切勿再言。

裴秀：(可恶呀!)

曹奂：(怎么都没人理我，呜呜...)

公元二六二年，司马昭开始动员军队，为伐蜀作准备。超过十五万的军队开始从全国往洛阳方向聚集，动员数量可比寿春平叛之时。他命各州制造舰船，又命唐咨制造可出外海的大船，做出从海路攻打东吴的样子，好让东吴不敢轻举妄动。

## **钟会的野心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既然这次决定伐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想必士季你已经想好了作战方针了吧。

钟会：如同大将军判断，蜀贼人数远较我军为少，因此不妨

可以用分兵之策来对付他们。可令一将统兵把姜维困在沓中，使其无法领兵东救汉中。若是姜维侥幸能突破包围，我们还可以派人在阴平桥头阻截。之后再由一大将率领主力部队十多万人，从褒斜谷、骆谷和子午谷直指汉中，进而攻向西川，完成灭蜀大业。

司马昭：嗯...大略的作战计画我都了解了，不过执行作战的人选上，你有什么意见？

钟会：陇右都督邓艾可以担任绊住姜维的工作，毕竟这些年来都是他站在对抗姜维的第一线。阴平桥头的阻截工作交给雍州刺史诸葛绪就足够了。至于统率本军的人选...

司马昭：士季，除了你以外还有谁呢？

钟会：这...

司马昭：我相信你办得到的，这就任命你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明天你就前往长安把族兄替换回来。

钟会：(嘿嘿，正中下怀，我就是在等这样的机会。本来这样的工作除了我以外又有谁可以担任？)

司马昭：士季，这次你想要让谁当伐蜀先锋？

钟会：我就利用这次机会，帮大将军您解决一个问题吧。上次参与高贵乡公叛乱的壮侯之子许仪，正是先锋的最佳人选。

司马昭：原来如此...一方面他武艺高强，堪任先锋。二方面他又是曹绫的党羽，把他带去就和过去曹爽把我带去伐蜀一样。

钟会：正是如此，许仪虽然是小角色，但他终究是许褚的儿子，对武卫营或多或少有些影响力。把许仪放在身边，我想您也

不会安心

司马昭：那么你就去上任吧。

钟会：是！

王元姬：子上，钟会这个人，见利忘义，好生事端，如果对他太过宠爱，一定会发生问题。不可以交给他重要任务。

司马昭：我知道...对于钟会的事情也请你放心，我心中已经有盘算了。

王元姬：你小心点，这头恶狼随时都会扑向自己的主人，不要太小看他了。

## 西陵议事厅 陆抗的见解

甘宁：哦...施绩你千里迢迢从南郡跑来找陆抗，这种深厚的“感情”真令人感动。

施绩：不要乱讲话，我今天可是有急事呢！你也知道最近曹贼那边有大举造船的动作，甚至还打算制造可以渡海的大船，该不会真的要攻打我们吧。

陆抗：我不认为造几艘船就可以打败我们，过去曹操造船的时间比现在长，而且又有现成的荆州水军，还不是照样被打败。更何况现在的造船摆明只是虚晃一招，我想他们真正的目标可能不是我们。

施绩：我也是这么想，或许曹贼只是要用这样的行动来牵制我们，而他们真正的目标将会是...



甘宁：是蜀国，只有攻下蜀国才可以沿著长江攻打我们。

施绩：（这个小甘宁只要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时，似乎见识和智慧就可以和我们并驾齐驱。）

陆抗：这些话应该赶快对圣上说，要圣上马上准备支援蜀国或是出兵北方分担他们的压力。

施绩：没用的，那位新任丞相濮阳兴一口咬定说曹贼的真正目标是我们，还要全国戒备。

甘宁：那个濮阳兴没有一点本事，只是仗著过去和皇帝的关系才能爬到现在的位子。两年前又搞修筑埔里塘的公共工程来捞钱，实在是灾难。

施绩：看来能够支援蜀国的也只有我们荆州部队了，在圣上有进一步命令以前，我们得先做好能够随时出兵的准备。

陆抗：嗯...（照理说以蜀国的战力和天险，要阻挡曹贼攻势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为什么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安呢？）

## **邓艾抗命 洛阳大将军府**

贾充：刚才被封为征西将军的邓艾上书说蜀国防备严密，无可乘之机，请大将军打消出兵念头。

司马昭：这个邓艾在搞什么东西？这次出兵我本来打算倚仗他的，没想到他这么不上道。

荀彧：邓艾恃功而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请大将军不要因为这些上书而处罚邓艾。

贾充：我也认为邓艾是难得的人才，只有他才可担当牵制住姜维的工作，大将军不妨派人去对他晓以大义。

司马昭：公闾说的确实有道理，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师主簿，现在就命你担任征西将军司马，希望你好好告诉邓艾他该怎么做。

师纂：是！

司马昭：还有，你该知道你的任务也不只这个吧...

师纂：我明白，我会把邓艾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大将军您的。

司马昭：聪明。

## **伐蜀的真意 陇西 魏军营帐**

师纂：我想以邓将军这么聪明的人，实在不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吧。

邓艾：大将军还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当年武皇帝带了十多万大军被刘备击退，曹真三路大军无功而返，曹爽更在骆谷大败。把国家的军队用在这样没有计画的战役上，大将军知道失败的严重性？

师纂：你还是搞不清楚状况呀，大将军真正在乎的可不是能不能成功消灭蜀人这件事。

邓忠：那他在乎什么？

师纂：大将军为什么再三辞让相国、晋公和九锡，那是因为高贵乡公的事情让他无法再上一层楼。因此他才要用这场战役来

建立属于自己的战功，获得确立受领的正当性。

邓艾：嗯……（对于这种政治的事情我还真是不拿手，既然大将军根本就不在乎后果，我再阻止他不就愚蠢了？）我明白了，立刻传令陇西军团，开始进行出征准备。

### **柳隐的建言 沓中附近**

姜维：休然，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把你送往黄金城的苦心。

柳隐：我当然知道，当我每天说这些叛逆之言的时候，就该明白自己的下场。

姜维：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些气话而被人陷害…

柳隐：老大，这一点都不是气话，而是我的真心话。看你每天被成都那些小人陷害，却又像个白痴一样保护他们，何苦呢？

姜维：这些我都知道，但你也该知道一件事情，司马懿和孙綝这样的聪明人做出什么事情，他们带来多大的灾祸。从此以后两国不断进行以血洗血的政争，每个人都有样学样。跨出这步容易，但回头就难，所以不论如何我都不会这样做。

柳隐：既然如此，我给你最后一个建议，如果真的不愿意带兵攻打成都，就直接投降曹贼吧。以你的资历和才能，加上又曾经是贼营的人，一定可以在那边被重用的。我宁可看你当司马家的走狗铲平成都那些败类，也不要看那些小人这样糟蹋你。

姜维：休然，我做不到…当丞相把我从天水带离，对我委以重任的同时，我就已经决定要把生命奉献给大汉。

柳隐：你实在是笨得可以了！现在的大汉是丞相所守护的大汉？丞相要守护黄皓？要守护诸葛瞻那种蠢蛋？醒醒吧！你是人中龙凤的姜维！为什么要和那群凡鸟共存亡？

姜维：这是我的意向，没有人可以动摇我的。

柳隐：告诉你吧！我的想法和谯周等人不见得有什么两样，我比谁都不喜欢这个政权。虽然我们柳家是成都四姓之一，在刘璋和先帝当政时代都获得一定程度的重视。但那又如何？终究只是当作安抚益州人的样板而已，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作是自己人看待。老大，你我终究是刘家和外州人眼中的外人，永远不可能把你当作是自己人。想清楚吧...就算老大你想要奋战，益州人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奋战？

姜维：休然，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样一路走过来？就算面对自己人的排挤也不改初衷？过去子龙将军对我说过的话，至今我还是记在心中。先帝给了他奋斗的目标，支撑他继续走下去，所以他要回报先帝。同样丞相也给了我奋斗目标，让我这个失去爱妻、和母亲分离的离乡游子能继续走下去，所以我要奋战下去。

柳隐：笨蛋！我真的快被你气死了！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这些年的努力到底是为什么。

姜维：要是我真的这样做，还会是你想要支持的姜维？

柳隐：成都的那些人真是蠢笨，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你这个孤臣救了几次。

姜维：休然，请多保重。

柳隐：你也是，别被成都那些败类给搞死了。

## 沓中的生活

姜维：只短短一年的时间，沓中这里就变成如此大的屯垦区，真是辛苦两位了。

向充：只要是大将军的吩咐，向充自然全力完成。

来忠：呵呵呵，我可记得向充一开始下田的时候累到掉眼泪，连腰都站不直了。

向充：啰嗦！你自己还不是挖个水渠结果自己掉下去了。

姜维：哈哈，下田确实是辛苦呀，回想起当年贫困的时候，我也曾经去耕作谋生。看到这个麦田，有时候还真会回想起当年在冀城下田的情景。对了，其他人呢？

向充：句将军和袁将军正在操练军队，诸葛姑娘应该和老师商讨沓中营运事宜，至于杨姑娘...

姜维：她怎么了？

来忠：她的部队常常在这里骑马跑来跑去，踏死不少麦子，多次劝戒也不听...

姜维：嗯...对那些游牧民族来说，要他们去体会农耕的重要性，似乎还太强人所难了。

杨兰：哈哈，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们马家骑兵队也开始像样了。

西凉骑：那还用说，我们的父祖好歹也在潼关痛扁过曹操。

姜维：杨兰！不要再贱踏麦子了！

杨兰：糟了，后面的弟兄们，快跑！

姜维：呼，她们到底在干什么？

女子：报告大将军...

姜维：你什么时候出现的？

女子：刚才。

姜维：差点被你吓死，下次不要切断气息出现在别人背后。  
有什么事吗？

女子：宁参谋要我通知您，贼营现在正在积极造船，准备攻击东吴。另外钟会被派去担任镇西将军，都督关中。

姜维：造船...钟会...不好！

## 汉中的防务 沓中 姜维军营帐

姜维：贼营号称在打造船只，但却在长安和陇西一带集结军队，并任命钟会担任镇西将军，很明显目标是我们。以前我听仲权（夏侯霸）说过，钟会这人如果被重用的话，会是我大汉的大患，对如此的人事变动实在不能等闲视之。虽说这一年来我们在沓中屯垦的成果不凡，但是如果敌人主力分兵进击，我们也不能就光固守沓中一线。为了布防各地，我们已经把战力切割得四分五裂。休然在黄金城驻守，南中部队回去南中避免有动乱，德艳（宗预）回成都养病，左右车骑将军也回防成都。目前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战力上果然还是有些吃紧。

袁綝：正因如此，我们应该请求朝廷加派援军，把成都的驻防军也调到前线才是。

姜维：我也有这样的打算。为了要彻底击溃敌人，所以我改变过往防守策略。想要引敌人进入汉中后，在阳安关挡住敌人，并利用汉、乐两城游击。等到时日一久，敌人就会粮尽退兵，到时军队就可以从各据点出笼来歼灭敌人。只是以现在阳安关的战力，我实在有点不放心。虽然我已经上书皇上，请皇上派左车骑将军张翼保护阳安关，请右车骑将军廖化保护阴平桥头。但若是朝廷反应太慢，这两地会非常危险，一旦丢了阳安关，所有战略将前功尽弃。

傅佥：我自愿担任阳安关的防守工作。

姜维：嗯...如果是你的话应该没问题，我会奏请陛下让你担任临时的汉中都督。阳安关地势险要，只要有三千军队就足以挡住十万大军，切记要固守，不可出城迎战。

傅佥：我也提议让武兴督蒋兄来协助防守，他有勇有谋，绝对能成为我军助力。

姜维：可是这个蒋舒...

傅佥：拜托大将军，给蒋兄一个机会吧！

姜维：好吧，我会上书请求陛下让武兴督蒋舒成为你的副将，希望你们两人能守住这重要据点。

傅佥：多谢大将军！

宁随：(汉中那边人事混乱，少了胡济果然出现一大堆问题。)

傅奂有能力却缺少威望，只怕压不住其他将领。这时候如果陈祗在，我哪还需要担心汉中督开缺的问题？)

姜维：关于汉、乐两城的防务工作...

刘敏：这点请不用担心，大司马的儿子蒋斌担任该地的防守工作。说到这个蒋斌呀，就和他弟弟蒋显一样优秀，曾经获得我大汉十大杰出青年。

赵统：(我看等他说完，贼兵恐怕都已经打过来了。)

姜维：我很明白了，那么就把防务安心交给他吧。

张嶷：我建议把南中部队也调上来，目前比起东吴或是南中人动乱，北边的情况更是紧急，实在没有必要去分割战力。

姜维：伯歧说得很有道理，我就请南中督绍先(霍弋)上书圣上请求北调。(只要能在阳安关挡住贼军，再把阴平桥头封死，敌人就会卡在这里动弹不得，到时候就是我歼敌之日。我人在沓中负责挡住西边的贼军，但是东边还是需要人帮忙防守。在胡济去世之后，汉中缺少一个能够统筹防备的都督，朝廷又一直不肯补人。我请求朝廷派遣元俭和伯恭的目的不是为了援军，而是这两人有足够的威望和地位能够统整防务呀。)

## **黄皓误国 成都 皇宫**

刘禅：姜维给朕的上书，说贼军准备大举入侵，要朕把成都的军队派去北边加强防务。

黄皓：圣上不用担心，奴才已经请了大师来帮我们占卜，得



到的结果是说，敌人不会把自己投入危险。

刘禅：这么说是应该没有关系了？

黄皓：是呀，请陛下想想，从头到尾就只听说过曹贼在造船，摆明就是要出兵东吴而不是我们。大将军会这样报，其实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掌握更多军队。

刘禅：嗯...朕其实已经很不满他滞留在沓中不归，现在又欺骗朕，看来迟早得对他做出处置。

黄皓：陛下真是圣明。

## **北地王刘谡 成都 卫将军府**

诸葛瞻：这不是北地王吗？欢迎欢迎。

刘谡：卫将军不需如此多礼，都已经娶了姊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是吗？

诸葛瞻：不知今日北地王特地跑来寒舍所为何事？

刘谡：这样好吗？

诸葛瞻：不知道北地王在说什么事情？

刘谡：大将军从前线带来的紧急军情就这样搁置不管，也完全无视他的增兵请求。万一真如大将军所说，敌人大军南下入侵，只怕前线会无法抵御敌人的攻势。

诸葛瞻：北地王您毕竟还年轻，当时姜维被打得大败之时您还未知世事。在费将军不幸遇刺后，他不断发动北伐，浪费民力，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顺应民心人情，用尽全力才将姜维

地位剥夺，也完全抑止了他的用兵。现在姜维又想利用敌人的些微动作来替自己增兵，好回复往日地位，岂能让他称心如意？

刘谡：我不懂，丞相他不也发动北伐？甚至祖父毕生的志愿不也是打回洛阳，恢复汉室？

诸葛瞻：姜维那家伙不配和先帝与父亲相提并论。他只是个穷兵黩武的野心家而已。

刘谡：卫将军，请恕我直言。包括你在内，所有住在益州的人都已经习惯于这片土地，根本就无心外出了。你只是利用姜维当作藉口来否定先帝和丞相的志愿罢了。

诸葛瞻：不是这样的，我还是时时想要继承父亲的志愿，只要时机对了就发兵北伐回复汉室。

刘谡：时机对了？现在司马家都已经巩固政权，还能有什么时机？只知偏安而坐视敌人实力茁壮，就算益州有重重山险，总有一天也会被源源不绝的敌人攻破。没想到这个道理谯周不知、父皇不知，甚至连聪明的卫将军也不知。更糟的是，现在居然还因为对姜维的怀疑，连基本的防卫工作都怠惰。大将军再怎么厉害，后方不断扯他后腿，停止对他供应，他还能挡在前面多久？

诸葛瞻：够了，您毕竟还年轻，根本没有经历过那段时间。我在父亲北伐的时候，就听过人民因为庄稼被践踏的哀嚎，也见识过后方官员为了供应前线而苦不堪言的惨状。战争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打一场仗要消耗多少？就算胜利，也不过稍稍打平之前所损失的。万一打败，战争中丧失的和战前损耗的，会让大汉

境内人民更是苦不堪言。我虽然是祖籍荆州，但我生在这土地上。比起那虚无飘渺的空泛理想，我更注重这块土地上人民的需要。所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任意发动劳民伤财的战争。我要用我的方法来守护这片土地。

刘谡：卫将军的方法早晚会害了这里，等到敌人兵锋进入益州时，切勿忘记吴汉之事。

诸葛瞻：不会的，陛下圣明远胜过公孙述，我也会拚尽全力去守护益州。（北地王虽然聪明又胆烈，但他实在是太不了解世事了，光从书上看先帝和父亲的事迹，怎么能了解真相？难怪陛下会不怎么喜欢这个皇子，希望他能早日省察自己的不成熟。）

刘谡：（丧失理想的大汉还能叫大汉？只不过是披著大汉皮的益州政权罢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和那个刘璋政权有什么不同？还是说，大家想像刘璋政权余孽那样，屈身事人，过著空有富贵却无尊严的日子？）

## **霍弋的忧虑 建宁郡近郊**

花鬘：让你这种人当都督，真是我南中的灾难的啦。

霍弋：别这样说嘛，我也不过在南中盖了几间赌场和妓院，这可以刺激南中发展。

关索：哈哈，说得好我也赞成呀，南中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花鬘：什么人间天堂？真是胡说八道的啦！

霍弋：别这样说嘛，管子牧民篇有云：“衣食足而知荣辱，

仓廩实而知礼节。”我让大家有钱，以后大家自然就会过正常生活。

关索：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摆明就是你自己要去玩。

霍弋：该死，你敢吐槽我？孟姑娘，我可以告诉你关索在我们霍氏集团娱乐场所消费了多少...这家伙上次叫小姐一口气叫十个还要我打折。

花鬘：关索！你这人真是最烂的男人的啦！

霍弋：话说回来，我之前向成都请求北上协防被打回票，成都那些人似乎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关索：我听星彩说，圣上完全不把大将军的战报当一回事，请求的援军也一个都没派出，只准许了阳安关防务更替而已。

花鬘：这汉人皇帝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啦！难道他以为贼军有这么容易对付？

霍弋：我们再看看吧，万一情况紧急，我会即刻把南中部队带到北方，不能再等皇上的旨意了。

## **劝进文 洛阳大将军府**

司马昭：这篇《劝进文》写得真是好，我就说嗣宗（阮籍）只要认真写，任何人都比不上他的文笔。就连我这个不想接受皇上赏赐的，看见这篇文章都会不禁想接受。

夏侯和：（不想接受？你要真不想接受早就不会逼阮步兵写这篇文章了。）

阮籍：可以了吗？如果没事的话，我还要回去看那卖酒的火辣人妻。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把那火辣人妻请去拍片，就叫做“步兵片”好了。

荀勖：真是不像话，每天喝个烂醉就算了，居然还调戏人家老婆。

阮籍：（翻白眼）

荀勖：（据说阮籍这家伙只要看到讨厌的人就会翻白眼给对方看，这传闻果然是真的。而能够获得他翻青眼表示友善的，似乎就只有嵇康等寥寥数人而已。）

司马昭：公曾，念在嗣宗有文才，你就对他怪异的行径睁只眼闭只眼吧。过去何曾也曾经提议过要把他放逐到蛮荒，但是我认为不需要这样小题大作。嗣宗呀，关于嵇中散的事情我感到很遗憾，但是请千万不要以为我是要对天下名士不利。

阮籍：我哪敢呢？更何况像我这种烂醉鬼，哪里配得上名士的称号？呜哇哇哇...呜呜呜呜呜...罢了罢了，我这种废物活在世上又有什么用？

司马昭：（我杀了嵇康，让天下名士屈服于我。但是我得到的都是些失去灵魂的空壳，这对我将要得来的天下有什么益处？）

被逼迫写完劝进文的阮籍，虽然文章获得世人的赞赏，也因此得到司马昭的保护。但因内心忧郁而成疾，在同年底病逝。

## 誓师大典 洛阳

司马昭：各位弟兄们，你们将会是时代的英雄，统一大业就操在各位的手上。蜀地政权乃逆贼刘备侵夺别人土地所建立，再由恶贼诸葛亮把持国政，横徵暴敛、穷兵黩武，蜀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如今蜀刘禅暗弱，只知吃喝玩乐而不管国事，现在正是我们去拯救蜀地人民的时刻！等打倒蜀贼，再利用蜀地顺江东下则吴贼也可平。一统六合，再建太平盛世。大魏万岁！

步兵：大魏万岁！大魏万岁！大魏万岁！

邓敦：姜维屡犯边疆，我军损伤也不轻，光是防御就已经竭尽全力。若是要深入蜀境，把军队投入穷山恶水之中，哪里有获胜的可能？

司马昭：此人惑乱军心，给我砍了！

邓敦：哼！不用人拉，我自己会走！

邓敦：司马昭，你忘记骆谷和东兴之败的教训，不把士兵人命当一回事，早晚会有报应！

邵悌：大将军...

司马昭：怎么了？我杀得不对？

邵悌：不，属下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钟会指挥眼前这十几万大军，进行灭蜀战争。然而到目前为止，他都保持单身，没有儿子留作人质。属下建议改派别人接替他，不然他反叛就麻烦了。

司马昭：我何尝不知道这点？蜀贼不断侵犯我边疆，已经筋疲力竭，我今天大军征讨，易如反掌，可是大家都不认为会成功。

人一旦犹豫胆怯，智慧和勇气就会枯竭。智勇枯竭而勉强要他们出战，只能送给敌人当俘虏。只有钟会和我意见相同，派他出征，必定可以消灭顽敌。消灭顽敌之后，即使发生你所想像的变化，也不必担心不能解决。因为蜀人亡国之后，遗民震恐，心神不安，不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而远征军将士，各个都想早回家乡，不会和他同心合力。钟会如果叛变，只不过自找灭族大祸。

邵悌：那么大将军您是不是应该要找个可靠的人来担任监军？

司马昭：你认为谁可以担任监军？

邵悌：之前从事中郎（荀勖）向您推荐廷尉卫瓘不是吗？卫瓘多智有胆识，应该很合适。更重要的是，他表面上和钟会颇有交情，就算担任监军，钟会也不会怀疑他。

司马昭：河东人...原来如此，我已经知道是谁要你和公曾（荀勖）对我说这些话了。

邵悌：请大将军见谅...

司马昭：你不必忧虑，但是今天的话你也不要随便传扬出去。还有...通知尚书郎杜元凯，说我有事情要找他。

公元二六三年，曹魏对蜀汉发动庞大灭国攻势。皇帝曹奂下诏，征西将军邓艾率领三万大军由狄道出发，攻击甘松、沓中，牵制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三万人，由祁山出发，攻击武都桥头，切断姜维的退路。镇西将军钟会则率领十多万本军，分别

由褒斜谷、骆谷和子午谷，直指汉中。而廷尉卫瓘则同时担任邓艾和钟会两人的监军。

## 杜武库 洛阳大将军府

杜预：大将军，您有事找我？

司马昭：在我面前叫什么大将军，你娶了我妹妹，我们就应该是一家人呀。

杜预：是...（我的父亲因为得罪司马懿被害死，结果我却娶了司马懿的女儿还被司马家当作是自家人，这种感觉真复杂。之前在嵇康的行刑场听到广陵散这曲子，更是让我百感交集。）

司马昭：妹婿，你在发什么呆？

杜预：没什么，还是回到正题上吧。

司马昭：其实是有事情要拜托你。这次出兵蜀地，我希望你能跟著一起参加作战。

杜预：为什么您要像我这样连马都骑不好的人参加作战？

司马昭：呵呵呵，我是要你帮我看著钟会，现在能够信任的人只有你了。

杜预：钟会虽然有才干，但却是个随时会反扑的恶狼。只是廷尉卫伯玉不也担任了监军？

司马昭：卫瓘虽然精明，但是在他背后有别人在操纵，我不是很放心。

杜预：我明白了，我愿意参加这次作战。



司马昭：一切就拜托你了，你可是我最信赖的妹婿，征蜀之后还有很多要仰仗你的地方。

杜预：（唉...虽说想报仇，但是大将军又这么重用我，究竟是要成全孝道还是忠义，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 **将星的坠落 谯县附近**

文虎：二哥，您已经在这里看了一晚上的天空了，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文鸯：你知道这次我们要大举伐蜀了？

文虎：明明有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却把我们兄弟俩闲置在这里，大将军摆明就是不信任我们。

文鸯：那也不意外，毕竟司马师的死和我们有关。我昨天夜观星空，发现了无数星辰在下坠，看来这就表示这次的作战，会造成许多大将的死亡。

文虎：二哥，您的意思是...这会变成我们的机会？

文鸯：不，这只是表示英雄的时代即将终结，许多我没有交手过的名将恐怕就此逝去，怎叫我不感到伤悲？

文鸯：邓艾、钟会和姜维...我可不希望你们就这样死了，你们还没接受过我的挑战呀...

## **避祸之道 洛阳羊家**

羊琇：呜呜...娘，我惨了啦...我被钟会徵召去当参军，我不

断辞职，但大将军不答应。

辛宪英：这样吗？你不问问你的族兄羊叔子该怎么办？

羊琇：我完全找不到他在哪里，所以只好求教于娘的智慧了。

辛宪英：是呀，要是跟著钟会，大难都要临到家门口来。不过不要担心，凭著仁爱与宽恕就可以保平安。

羊琇：真的吗？

辛宪英：娘什么时候骗过人呢？要是真有什么事情，这个锦囊你就打开来看吧。（看来儿子还是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任务是要监视钟会，因为司马师正妻羊徽瑜和我们的亲戚关系，让司马昭信任我们。）

辛宪英：（不过和儿子说这些大概会让他变得骄纵，这样反而会让羊家大难临头。倒是羊叔子...这个时候你跑到哪里去了呢？）

### **翁婿相见 洛阳夏侯家 地窖**

夏侯霸：你终于肯露面了？

羊祜：既然岳父大人您想要见我，我也没有推辞的道理。

夏侯霸：我之前就一直想，单凭七弟可以让司马家默许我在这里？当我想到你这个女婿我就明白了，凭你泰山羊家势力以及与司马家的姻亲关系就足够保护我。我听说过当初我投奔蜀国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断绝和夏侯家的往来，只有你不但没舍弃我女儿，反而还安慰她。

羊祜：这是当然的，当时能获得您的赏识，对我人生产生很大的改变，就算不是为了妻子，也要感谢您愿意和我联姻的恩情。

夏侯霸：我隐约听说司马昭要出兵伐蜀是吗？

羊祜：是的，以钟会为主将，集结超过十八万以上的军队朝向蜀地出发。虽说我认为我军人数占优势，但是面对蜀地的崇山峻岭，真的有什么办法克服？

夏侯霸：确实你的想法很正确，特别还有伯约这样的名将在蜀地。但是...邓艾这个人让我很在意。

羊祜：邓艾？

夏侯霸：他是个能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男人，伯约要对付的并不是那十八万大军，而是邓艾那个家伙呀。对了，邺城那边有消息？

羊祜：完全没有，东乡公主自从去那边就像消失了一样。

夏侯霸：(这实在不像那个公主的作风，难道她真的放弃了？)

## **关中都督钟会 长安 魏军营帐**

钟会：我军的十二万大军就照预定计画，分三路进军，由褒斜谷、骆谷和子午谷三路齐发，直向汉中。另外派人通知羌族姚柯回，就说要他协助我们攻打蜀地，事成就封他西羌都督。那家伙是个聪明人，一定明白这西羌都督代表的是我们大魏会成为他日后扩张势力的后盾。好了，不知道监军您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要提出？

卫瓘：没有没有，请您不要在意我。（在抓到你小辫子以前，我哪能被你抓到语病呢？）

钟会：听说句将军你曾经是蜀将，这次出兵可是希望你能担任向导，指引我们如何从这穷山恶水中脱离。

句安：不敢不敢...（怎么同样是颖川人，这个家伙比陈将军讨厌十倍，只稍微好过那个爱扣我薪水的烂人司马望而已。）

王韬：（看他那讨人厌的嘴脸就想揍他，不过是大将军身边的马屁精，在这边摆什么大将的架子。）

钟会：先锋工作就如当初说好的，由壮侯之子许仪来担任，没问题吧？

许仪：是...（俺要忍耐，俺现在受的苦，比起公主所受的，根本没有万分之一。只是公主，俺恐怕没办法达成和您的约定。当俺知道钟会就是逼圣上动手的元凶时，俺就决定要在这里杀这家伙。）

庞会：（我不管主帅是谁，只要能够帮我实现杀光关家人的愿望就好。我要姓关的从这世上消失。）

## **邓艾出兵 狄道 魏军营帐**

邓忠：爹，明明我们陇西军过去是对抗蜀军的主力，为什么这次却只让我们担任绊住姜维的角色？

丘本：这一定有弊案！我“冲车大将军”丘本，打击弊案绝不留情！

师纂：(这陇西军团是怎么回事？尽是群脑袋有问题的家伙。)

邓艾：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好，不要计较这么多。(只要这个师纂在这里，就不能乱说话，不然他到大将军前参我一本就麻烦了。)王颀，你率领军队直接攻击姜维大营。牵弘则在姜维阵营后方阻截。而杨欣负责攻击甘松，将姜维的补给线和退路给彻底切断。虽然桥头那边会有诸葛绪的军队接应，但如果能够成功拖延姜维的行军速度，欠缺补给的姜维军在碰到诸葛绪前就会崩溃。

王颀：是！

牵弘：定不辱使命！

杨欣：打倒姜维！

邓艾：(姜维呀，别这么容易就倒下，我可希望你能和我战到最后，这样才能表彰我名将的价值。这次只是要让姜维被困在沓中，没必要把我陇西部队的家当都用出来。万一部队受到重大损害，我就危险了。)

## **英雄之路 沓中 蜀汉军营帐**

赵广：大哥，您认为英雄是什么？

赵统：那还用说？当然是像爹那样的人。

赵广：原来如此，难怪大哥要以爹为榜样。

赵统：你不要在意，只要勤加苦练武艺，一定可以成为像爹一样的英雄。

赵广：不，当我看见您在寿春的奋战，就知道这辈子完全追不上您，更不用说是爹。

赵统：你在说什么？你和我一样都是爹的儿子，没有道理不能变得和爹一样。

赵广：大哥，看起来您真是太顾虑我了...看见大哥在和文鸯大战时找到自己方向，我又何尝没有找到自己方向呢？我决定要自己做自己，就算不能成为爹，或许也可以成为另一种英雄也不一定。

赵统：原来如此，过去我一直希望把你推向父亲的道路，看来是我错了。你说的一点也没错，就算当不了像爹一样的人，还是可以成为英雄。

赵广：大哥，您愿意认同我的想法？

赵统：那当然，我们就以各自不同的方向来成为英雄吧。

## **赵广的奋斗 姜维军营帐**

姜维：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贼军比我们预估的还要早发动攻势。现在邓艾的军队已经出现在沓中附近，他们的动作真是快得不像话。不过邓艾的军队不会是主力部队，他的目的只是要绊住我军的行动，好让朝向汉中的主力部队能够顺利进军。之前对朝廷请求的援军一点消息也没有，现在阳安关和桥头这两地都非常危险。丢了桥头，我军将无法和其他军队会合，而丢了阳安，更会让我们的计画完全破灭。

句扶：所以我们不应该和敌人交战，而是要想办法回军去保

护这两个要地。

姜维：孝兴说得没错，现在要避免和敌人交锋，尽快撤退。兵粮的储备情况如何？

向充：兵粮大致上是没有问题，来不及研磨的麦子就让士兵直接割下带走就好。只是要烧掉这沓中麦田感觉还挺可惜的，毕竟是我们两年的心血。

姜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能让邓艾得到我军的资源。现在赶快出发，不然真的被绊在沓中就完了。

姜维：尽快从沓中撤退，紧急驰援阳安关。

姜维：这次该怎么应付邓艾的部队？

诸葛果：主公，请恕果无能，果真的还没有想到可以能完全战胜邓艾的计策。

姜维：不，邓艾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想不出办法对付他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过就连诸葛果一时间都想不出对策，这个邓艾到底还隐藏著多可怕的实力？）

杨兰：羌人提供的物资都已经让运输队开始运送了。请放心吧，这里的羌人至少还是挺我们，就算贼军短暂攻进来也无法统治。只是姚柯回的态度，我就不敢保证了，若是他决定投靠贼营的话，恐怕其他部族为了对抗他，将没办法支援我们战力。

姜维：这样已经足够了，真是感谢你两年的付出。

杨兰：算了算了，都已经这么多年没收你费用，这一点也就不用感谢我了。

袁綝：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有预感这次的入侵会比以往还要可怕。无后顾之忧的曹贼，总动员起来居然如此吓人，这就是这几年停止用兵的代价。

句扶：这场战争少了休然，感觉真是怪怪的。

姜维：没办法，像是黄金城这样的地方还是要有经验丰富的大将防守，我想以休然的能力，应该可以给敌人制造很大麻烦。

赵统：这场战斗也请给我机会担任突破敌阵的工作。

姜维：只是这场战斗我们没有要取胜呀...

赵统：如果不能冲乱敌人的阵型，那么我们遭到追击也只有被痛击的份。

姜维：说得好，那么到时也麻烦赵将军你了。

姜维：幸好当时救下伯岐，才让我军多了一员大将，不然现在战力真是吃紧。

张嶷：我不跟著绍先他们回南中也是有这样的考量，不然到时候从南方过来支援就困难重重了。

宁随：伯约，这是大汉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说什么都要守住丞相想要保护的大汉。

姜维：那是当然的，我们都是因为丞相的遗志才会聚集在这里。

向充：肥料掺了金坷垃，不流失，不蒸发，一袋能顶两袋撒。肥料掺了金坷垃，吸收两米氮磷钾，小麦亩产一千八。

姜维：你这是在说什么？



向充：前天遇到几个从“米国”来的人，说他们那里的“上帝压狗”公司做了这个叫金坷垃的添加剂，我们要不要也试试看？

姜维：还是算了……（总觉得这东西给人不祥的预感。）

刘敏：我认为蒋斌一定可以守住汉城。

姜维：咦？（居然不啰嗦？）

刘敏：想知道原因吗，这就要从我当初看蒋斌出生开始讲起…

姜维：够了够了…

来忠：我真的很担心成都那边对大将军您的上书置之不理。要是这时候陈尚书还在，虽然他奸归奸，但是对这种国家大事可不敢马虎的。就看爹、郤正或是宗将军有没有本事帮忙要到援军了。

赵广：这次的作战，请一定要确保本阵后方以及甘松一带，我认为邓艾会用小规模战斗来达到拖死我们的目的，更让我担心的是，万一桥头失陷的话，我们将会像是袋子里的老鼠一样被困死。

姜维：总感觉小赵将军你变得越来越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你的想法很正确，希望以后能听到你更多宝贵的意见。

赵广：是的。（总觉得心中的阴霾被扫开，现在的我可以坦然去面对任何事情了。）

## 沓中之战

王颀：天水太守王颀奉旨讨伐蜀逆，如今天命在我大魏，再进行无谓抵抗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流血，快快投降吧。（我还真敢说，明明大魏被司马家篡夺就是迟早的事情，居然还得口口声声称大魏。）

姜维：敌人人数实在是太少了...

赵广：这应该只是正面和我们对决的“正兵”而已。该注意的反而是奇兵究竟在什么地方？

杨兰：这个正兵的统帅实力也不弱，据说他是当年和毌丘俭一起大破高句丽的大将，虽说名声不响，但实力坚强。

姜维：我们时间不多，实在不能和他纠缠下去。

诸葛果：我建议我军要赶快离开现在的驻扎地，不然奇兵出现在这附近，我军到时候就得和敌人交战，白白浪费宝贵时间。

姜维：传令全军，尽快脱离沓中，不要和追兵纠缠。

赵广：（不管用什么方法，几乎都不可能避免敌人的纠缠。只有留下一些没有战力的部队来拖延敌人的脚步才是唯一的脱身之策。大哥...我很清楚自己的才能和实力，或许这个战场就是上天为我安排的吧。）

牵弘：哈哈，包夹成功！说起这个邓艾虽然很惹人厌，但是战术指挥真是没话说。来吧！该死的姜维，现在正是将我当日在西平受的屈辱加倍奉还的时刻。

姜维：这就是邓艾的“奇兵”？真的有些棘手了...

赵广：大将军，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赶快撤退吧。

姜维：我知道，我们必须得赶快度过阴平桥头，援救阳安关才行。

赵广：所以大将军请冷静下来听我说，我们如果不留下殿后部队的话，绝对没有办法甩脱这些追兵。而我是我军中唯一可以牺牲却不影响战力的人，请大将军把这里交给我吧。

赵统：弟弟，你在说什么？我绝对不允许你死在这里！

赵广：大哥，大局为重，私情在这时候就应该搁在一边，这不是父亲过去一直对我们的教诲？

赵统：可恶啊...

赵广：大哥，您武艺突飞猛进，迟早有一天可以追上父亲的，将来北伐时绝对堪任先锋。您不能死在这里，就让我来担任殿后工作吧。

赵统：大将军，请您答应弟弟的请求吧。这次他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表现出自己强烈的意愿。

姜维：可是...

赵统：您现在下令顶多就是杀了赵广，但是如果不下令则是杀了全军，请大将军权衡。

姜维：小赵将军，一切都交给你了。

赵广：多谢大将军！

姜维：可以的话，希望你能追上我们军队，不要想轻易寻死。

赵广：我知道，请大将军相信我吧。

赵广：现在回军沓中，誓死挡住敌人拖住攻势！（适合拖住敌人脚步的地点就在...）

赵广：来吧！就让大汉牙门将赵广来当你们对手！

姜维：趁现在赶快离开沓中，不能让赵将军的牺牲白费了。

杨欣：快点高举“金城杨欣”的旗子！

姜维：什么？！甘松这里还有敌军？

杨欣：哈哈，想逃可没这么容易。

姜维：这个邓艾...

牵弘：无名小卒快让开，老子要宰的是姜维，没空理你。

袁綝：你这家伙还真不知天高地厚。

牵弘：哼，碰上牵招之子牵弘，算你倒楣。

袁綝：就只会靠牵招的名声，真是丢脸呀。

牵弘：哼，我爹只有名号好用，但他总是不肯切割和刘备的关系，让我被连累。他是个最烂的父亲。

袁綝：真可笑，要是你真有本事就不该埋怨自己的父亲。（想想也真有趣，他怨恨自己父亲连累自己，我却怨恨自己总是受到庇荫。）

牵弘：该死！说到我最在意的地方了！

袁綝：还挺不错嘛。

牵弘：哈哈，我这几年苦练箭术，现在已经可以媲美后羿或

是养由基了。

袁綝：真是会吹牛。

牵弘：哈啊啊……哎呀！可恶……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倒我吗！

袁綝：（这家伙还真是皮粗肉厚。）龙之炎伍式“圆”！

牵弘：痛死我啦！

袁綝：凭你的本事，练个三十年再来吧！

牵弘：可恶……给我记住！

杨欣：抓了你们这些蜀将我就可以升官啦！

张嶷：不可能。

杨欣：为什么？

张嶷：因为你长得太丑了。

杨欣：长得丑关能不能升官什么事？

张嶷：有关系，试问见到阁下如此尊容，谁还能冷静品评你的表现？

杨欣：长得丑也有错？！

张嶷：当然有。看你资质还不错，回去整个容再来吧。

杨欣：喔…

张嶷：这样也行？看来贼军笨蛋将领还真不少。

姜维：现在没有时间休息了，赶快进军桥头，准备援救阳安关。

赵广：来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你们通过！

赵广：这是我赵广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天，不怕死的就过来吧！就算燃烧光自己的生命力，也要阻止你们继续前进！

赵广：呵呵呵...既然大将军已经撤退，我也可以安心上路了。

邓忠：爹，居然还有一个蜀将留在这里。

师纂：一个人居然能制造我军如此的伤亡，他是怪物吗？

邓艾：姜维把这样的人才留在这里牺牲，他也真够残酷的。不过这绝对是正确的决定，如果换做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赵广：呼...呼...敌将是何人，报上名来！

邓艾：义阳邓士载。

邓忠：爹，让我去解决他。

邓艾：不用了，这个人就交给我军吧。

邓忠：可是面对这样的武人，不是应该要亲自动手解决他才是表示尊敬？

邓艾：我为什么要为了尊敬敌人让自己冒生命危险？忠儿，打仗靠的不是浪漫思想，而是靠兵法和谋略。只要能够毁掉敌人，保全自己就算是胜利。

师纂：（这家伙真是让人讨厌，但却无法反驳他的话。）

赵广：爹，我马上就去见您了，希望您不要责怪我为什么这么快过来，孩儿实在已经尽力了。大哥，我和爹会在那里保佑你的。

王颀：你难道不要命了？

赵广：不要命又如何？难得上天赐予这样宝贵的机会让我展现我的价值，我为什么要放掉？

王颀：（蜀人难道都是一群傻瓜？）

## 第三十回 阳安关之战

### 灿烂的最后 沓中战场

师纂：这个敌将就是赵云的儿子赵广，之前没听说过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没想到这次却因为他，让姜维能突破我军封锁。

邓忠：虽然是敌将，但是以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的勇气可是令人敬佩。

邓艾：总归还是无谋之举，没什么好敬佩的。

邓忠：爹，您总是这样，把武人的精神完全不当一回事，上次段谷您射杀关统的事情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

邓艾：在战场上，不管表现得多么精采，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不管怎么可耻，活著就可以得到一切，这就是我的理论。

师纂：那么该怎么处理赵广的遗体？

邓艾：安葬他，但是不要给他特别待遇。我不希望毁损他尸体刺激敌人，也不希望表彰他让敌人士气大涨，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就好了。

邓忠：（这实在太奇怪了，怨我无法从命，我一定要好好安葬这位令人敬佩的敌将。）

### 国难当头 成都 皇宫

来敏：咳咳咳...现在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情，请不要等闲视之...咳咳...

刘禅：执慎将军，你身体都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是要这样



勉强自己？

来敏：臣都已经九十有七，什么时候离开这世间都不意外。但是臣希望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尽完自己身为大汉臣子的使命。

刘禅：你要说的事情朕都已经很明白了，朕马上就会派出援军，你好好回去休息吧。

来敏：多谢陛下。（忠儿，老夫把你托付给姜维了，希望你过得平安就好，别像老夫一样，汲汲营营一辈子后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得到。）

刘禅：根据前线情报，贼军十多万开始分数路入侵汉中，朕决定要派出援军增援前线。

黄皓：（幸好现在局面混乱，不然陛下恐怕真要治我的欺君之罪了。）

刘禅：右车骑将军，你率军前往沓中支援大将军。

廖化：是！

刘禅：辅国大将军和左车骑将军，你们两个前往阳安关支援！

董厥：是！

张翼：领命！

刘禅：另外下令各城寨不准出战，退守各大战略据点，完全采用大将军的策略。

宗预：陛下，臣建议向东吴请求援军，虽说路途遥远，但总是有胜于无。

刘禅：好，这就派使者向东吴请求援军。

诸葛瞻：（糟了，没想到会变成这么严重的局面，在这关头我还忘记把娘从汉中接出来，真是该死。虽说娘足智多谋，但要是有什么意外，我怎么和爹交代呢？）

刘禅为了表示自己对抗入侵的决心，把年号从景耀改为炎兴。执慎将军来敏却在改元的前一刻病逝。从成都出发的援军一路北上，然而却因为之前的耽搁，终究是晚了一步...

### **柳隐的奋斗 黄金城 蜀汉军营帐**

武官：好不容易守住了，敌人的人数还真不是普通的多。

柳隐：我们人数不多，要进攻是不可能，但是要守住这个城也没那么难。目前其他据点情况如何？

武官：似乎汉、乐两城还没沦陷，蒋护军和王监军守住这两座城了。

柳隐：很好，那么我们也打起精神来和那该死的钟会对决，让贼营知道我们蜀人的根性。（话说回来，不知道老人在沓中那边怎么样了？能及时赶回来吗？）

### **汉相显灵 定军山 诸葛亮墓**

钟会：小的时候常听说你的伟大事迹，你居然可以把司马太傅打得一败涂地。只是你最终为什么会输呢？因为你不知道投靠强者的道理，身处地小民贫的蜀地只是白白浪费你的才能。若是

你当时投靠武帝，或许现在早就已经权倾天下，在洛阳等著我作战捷报的可能变成姓诸葛的了。不过，你的遗憾就让我来替你填补，我会把曹家和司马家都推翻，最后的胜利者应该是姓钟的。

诸葛亮：阁下就是魏军的主帅是吗？

钟会：你是谁？

诸葛亮：大汉丞相诸葛亮。

钟会：什么？！

诸葛亮：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亮只有一言相告。虽然汉祚已衰，天命难违，但是益州居民却是无辜的，希望你不要滥杀生灵。

钟会：咦？！

诸葛亮：为了蜀地人民好，也为了你自己好，一定要切记刚才的话。

黄月英：（呼...太久没有扮演孔明了，这次还真是有点紧张，幸好这家伙没看过孔明。现在就再变点魔术给他看看吧，当年用这招也耍过周瑜呢...）

钟会：不见了？见鬼了！（要死了，回去一定要赶快找人驱邪，还有蜀地境内所有的人都该去拜一下，免得天天来找我。）

### **钟会的来信 汉城 蜀汉军营帐**

蒋斌：已经确定荀恺的军队撤退了？

武官：是的，看他们夹著尾巴逃走的样子真爽。

蒋斌：不要轻敌，毕竟敌人没有一口气把所有战力投入攻城作战。

武官：倒是，敌人大将钟会寄了一封信给您，要看吗？

蒋斌：我看看...蜀贤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诸葛思远，譬诸草木，吾气类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当洒扫坟茔，奉祠致敬。愿告其所在！

蒋斌：我跟他很熟吗？干嘛说要拜我老爹的坟墓。

武官：那么要不要回信？

蒋斌：回吧，反正他爱装熟，我也就奉陪到底，看看谁比较恶心的吧。

## **钟会进军 汉中 魏军营帐**

钟会：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来谓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县，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迈，乃欲屈驾修敬坟墓。视予犹父，颜子之仁也，闻命感怆，以增情思。

钟会：哈哈，这个蒋斌还真对我的味。我们现在不需要急著攻击汉、乐等城，只要派人看管住就行了。护军荀恺，你负责看守汉城。

荀恺：遵命！

钟会：前将军李辅，你负责看守乐城。

李辅：是！

钟会：其他人和我全速西进，准备朝阳安关发动攻击。先锋

牙门将许仪，我有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你在前面率军造桥铺路，务必要在我军本队到达前造出可以使用的道路。

许仪：（这个钟会摆明就是要整俺，俺才不...等一下，这不就是俺在等的机会吗？）

许仪：是！

钟会：（呵呵呵，好好地使唤你这家伙，我要你后悔过去曾经帮过曹家人和我作对。乾脆卯起来把他被我整的经过记录下来，然后每天寄到邲城给曹绫看好了。）

卫瓘：（这个钟会真是一肚子坏水，当这混蛋的监军还真是苦差事。）

庞会：（镇西将军真是得意过头了，都没发现许仪的表情不对。不过万一他发生危险而我又救了他的话...机会呀...）

句安：禀告将军，阳安关的守将我还算认识，如果将军信得过的话，可以把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钟会：哦...事情变得似乎越来越有意思了...

## **父子忠烈 阳安关 蜀汉军营帐**

傅佥：若是能成功守下阳安关，我们就可变成像是父亲那样的名将了。我想趁著敌人立足未稳，给他们个迎头痛击。

蒋舒：此举万万不可！我们手上兵力只有三千，而贼人部队超过十万，出关野战断无获胜之理。力战身死事小，万一阳安关失陷，贼兵将长驱直入，到时我们只剩剑门关可守了。我们应当

等待大将军或是成都的援军到来，合重兵将敌人挡在关城之外为上策。

傅佥：蒋兄，你应该有看到当日乐嘉之战时，文鸯破敌的英姿吧。文鸯可以单骑惊死司马师，我又为何不能三千兵破钟会呢？

蒋舒：你疯了吗？文鸯是疯子，你也跟著他疯？当时文鸯的成功是偶然，刚好司马师身体状况不好。现在钟会年轻力壮，指挥系统不会发生像乐嘉之战时的混乱，你出关迎战是找死。

傅佥：我主意已定，切勿再言。

蒋舒：唉...

蒋舒：（今天纵然我能获胜，恐怕到时候功劳都记在这个都督的身上，我终究只是个副将。朝廷把我从武兴督的位子拔掉，扔到傅佥的底下，我看目的就是避免出现第二个张翼将军。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不如我...）

傅佥：蒋兄你怎么了，有心事吗？

蒋舒：没有，你多心了。

傅佥：有什么心事都请告诉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帮忙你解决的。

蒋舒：真的没什么。

傅佥：（或许因为我立功心切，对蒋兄说话口气有些不好，等回来以后一定要好好向他道歉。建功是一时的，但是朋友却是永远的，不是吗？）

## 阳安关之战

卫瓘：钟会这家伙居然把大军就这样丢给我指挥，自己不知道跑哪去了，实在是越想越火大。

王韬：别这样说嘛，反正这场仗随便打打都赢，我们有十几万大军耶。

杜预：阳安关的守军虽然不多，只是地势险要，我军的人数优势在这里无法发挥。

卫瓘：（这杜预看来也挺不含糊，不过这家伙到底是多爱春秋，为什么要发给我们一人一本？）

王韬：（不知道句安那个蠢蛋在前线会怎么样，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自请打前锋。）

皇甫闾：胡烈大军卡在前面动也不动，难道蜀军真的这么难对付？

夏侯咸：那个胡烈还不是靠他老子的关系才能打前锋，我看他作战能力差劲透顶。

王买：两位又如何呢？

王买：一个姓皇甫，一个姓夏侯，应该都是名将之后吧。

皇甫闾：别提了，我们皇甫家家道中落，从李傕之乱之后就没有出什么高官了。现在留在安定的，只剩下那个开破医馆，赚没几个钱的笨蛋了。

夏侯咸：我更惨好不好，现在姓夏侯的哪个不是战战兢兢，

上次夏侯太初被杀可是把我吓到觉都睡不著。

王买：难为你们两个了。

胡烈：前方挡住我军去路的是谁？

句安：他叫做傅佥，我和他交手过几次，算是挺难缠的对手。

胡渊：不管再怎么难缠，带著三千人就想和我们大军战斗，简直就是找死。

句安：我倒是有办法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这阳安关。

胡烈：哦，我倒想听听看。

句安：现在在后方镇守阳安关的将领名叫蒋舒，算是我认识的人，不知道护军大人愿不愿意把对付他的事情交给我？

胡渊：爹，这个句安是名降将，万一他投敌怎么办？

胡烈：我相信句将军对大魏的忠诚，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如果句安投敌，那他才是脑筋烧坏了，猪都知道两边兵力相差悬殊。)

句安：好久不见啦！

蒋舒：我和你很熟吗？你我处于敌对状态，我对你没什么好说的。

句安：过去我对你说过那么多次的话，你都没有考虑吗？现在大魏这边投入十八万以上的兵力进攻蜀地，而你们这边最多也只能凑出十万人，两边战力根本不能比。你想想，蜀国给了你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又为什么要为这个烂国家卖命？

蒋舒：……



句安：你有才能，而且有胆略，偏偏却在这个地方被埋没。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投向大魏，让你的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而且你想想，大魏和蜀国虽然同样都是外来政权，但大魏疆域广大，需要大量在地人士来协助统治。这不就是你我益州人的出头机会？

蒋舒：哼，你以为我蒋舒是这种会变节的小人？

句安：少装了，如果你不想当叛徒，早该叫人把我射成刺猬不是吗？

蒋舒：...开城门...

胡烈：大魏征蜀护军胡烈，你应该就是傅佥吧...

傅佥：我不想和敌人废话，快快来迎战吧！

胡渊：爹！让我来砍死这家伙！

胡烈：我也很想上呀，不过现在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你看看阳安关那边。

胡渊：什么？！

傅佥：怎么会这样？！为什么阳安关会换上曹贼的旗帜？蒋兄怎么了？

蒋舒：我部部队出动！一定要拿下傅佥人头，抢下这献城首功。

句安：（蒋舒这小子还挺机灵的，抢功真是不落人后。）

傅佥：蒋兄你...

蒋舒：良禽择木而栖，这是我一生一世难得的发达机会，我

不希望任何人妨碍我。

傅奂：过去我一直认为蒋兄你虽然常常发牢骚，但至少是个尽忠职守的人。没想到你居然投靠曹贼？

蒋舒：你懂我心中的感受？你懂那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傅奂：够了！今天纵然我注定要死在这里，也要把蒋兄你一起带下去！

蒋舒：你办得到就来吧，若是在平等地位上竞争，你不会是我的对手。

傅奂：我还能打，快来呀！你们这些贼军！

傅奂：来呀！再来呀！

卫瓘：这家伙是疯了吗？怎么会这么可怕？

杜预：拿出点监军的派头，不要三两下就怕成这样。

傅奂：只有我有一口气在，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通过阳安关。

王韬：这种气魄，简直就像是当日襄武之战的张疑一样。

傅奂：我是谁？对了...我是傅奂！永不放弃的男人！

卫瓘：还不快点杀了他，不要让他靠过来！

杜预：虽然是敌将，但是实在让人敬佩，何时我大魏才能有这样的将领呢？

傅奂：蒋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蒋舒：还有为什么吗？我会让你知道在平等立足点上，你绝对不如我的事实！

蒋舒：哼！

傅佥：蒋兄.....

蒋舒：杀！看招！

傅佥：看招！空舞燕离斩！

蒋舒：为什么会这样？

蒋舒：不可能，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的？！

傅佥：我已经手下留情了，下次见面绝对不会是这样。

傅佥：句安！又是你干的好事！

句安：呵呵呵，我只不过是给了他选择机会，选择可是他自己做的。

傅佥：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背叛自己的家园和亲人？

句安：早在刘焉父子入主益州的时候，那里就已经不能成为我的家乡了。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所以只有地位和财富才可以满足我。为了这些，我可以在夷陵毁掉刘备，也可以在曲阳毁掉句扶，更可以在这里毁掉你。

傅佥：可恶...

句安：我可以带着一身臭名享受这些东西，而你呢？或许上面的人会褒扬你的忠勇来做给下面的人看，但你终究是享受不到呀...

胡烈：想不到蜀地会有你这样勇猛的大将。

傅佥：我可不想被你这种用卑劣手段的人夸奖。

胡烈：是呀，但是为了要完成我的任务，什么样卑劣的手段

我都必须要使用。

钟会：看来是大势已定了，我现在出来得应该正是时候吧，  
哈哈...

许仪：（等到仗都打完了才出来捡尾刀，真是小人。）

钟会：该死，怎么会马蹄陷到泥巴堆里？糟了？！我太大意了！

许仪：你以为把俺带在身边，俺就没有办法对付你这个贱人？你身为钟太傅的儿子，居然不思报效大魏，反而和司马家狼狈为奸。因为你的奸计，让圣上和公主本来要夺去司马昭兵权的计划功亏一篑。之后你又刺激圣上起兵，害圣上惨遭杀害。司马家的张狂全都是因为你，只要杀了你，公主绝对可以推翻司马家的。

钟会：你原来从头到尾的目标就是我？你杀了我也没用的，以大将军现在的势力，就算是武皇帝复活都对付不了他。

许仪：俺管不了这么多，今天就是你钟会的死期！

庞会：许仪，我早就看出你这家伙图谋不轨。

许仪：你是谁？

庞会：哼，南安庞令明之子庞会！

许仪：你爹明明是大魏的忠臣，为什么要帮助这样的逆贼？

庞会：因为他可以完成我的复仇大业！

许仪：杀！

庞会：呼！呼！呼！真不愧是许褚的儿子...

许仪：能跟俺打成这样，庞德的儿子也真有一手。

许仪：你这家伙还真黏人！

庞会：说什么都不会让你碰到都督一根汗毛。

许仪：你爹当年为报武皇帝知遇之恩，不惜与故主决裂，甚至挑战关羽！咱们老爹都是武帝的猛将，你为何要帮钟会这贱人？俺只是牙门将都知报效曹家，你是将军，却反忘记曹家对庞家的照顾？

庞会：武皇帝一句于事无补的于禁忠烈不如庞德，难道能挽回我爹的性命？我爹战死，是曹家亏欠庞家才对。我不在乎江山在哪家人手中，我只关心谁能帮我报仇！

钟会：呵呵呵，想杀我，再等几百年吧！

傅佥：就算要死，也要带走几个敌将再死！

许仪：你不就是当时潜入洛阳的那个蜀将？快点杀了这个奸贼！

傅佥：许仪？！为什么你会和自己的友军交战？不管了，先宰了这个人再说！

钟会：不好，快来人！

傅佥：蒋兄你...

蒋舒：为了我在大魏的地位和未来，我不得不这么做...要恨我就尽管恨吧...

傅佥：醒醒吧...当初在我被欺负的时候挺身保护我的蒋兄到哪去了？

蒋舒：……

傅佥在阳安关力战身亡，当时的人都称许他与父亲傅彤二人是“奕世忠义”。六年后，晋武帝司马炎特别称赞他说：“蜀将军傅佥，前在关城，身拒官军，致死不顾。佥父彤，复为刘备战亡。天下之善一也，岂由彼此以为异？”

庞会：好机会！

许仪：就差这么一点点…

钟会：把这家伙给我带下去！我要让他尝尝最痛苦的死法！

许仪：恶贼！

王韬：这家伙真是“硬颈”的大将。

杜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酸我，给我小心一点！

## 第三十一回 桥头之战

### 许仪殉难 阳安关 魏军营帐

钟会：这次能够攻下阳安关，夺得蜀军大量器械粮草，护军实在是功不可没。

胡烈：胡烈愧不敢当，现只有一事相求，恳请都督许可。

钟会：请说。

胡烈：蜀将傅佷勇烈过人，虽为敌将，但堪为我军表率，应当厚葬表示对他的敬意。

钟会：那当然，面对我十万大军不退不降，如此的名将就是我大魏也难寻。传令下去，要好好保护傅将军的遗体，并以最隆重的礼仪给予厚葬，之后我会亲自前往致意。

蒋舒：（傅佷，看起来就算是你死，所受到的重视还是远胜于我。）

钟会：接下来，把犯人带上来！

钟会：许仪，你既然身为先锋，就应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专心修理道路，以便行军。然而我才刚到路上，马蹄就陷入泥中。如果不是庞会和蒋舒相救，恐怕我早就被杀了。依照军令，应该处死！（呵呵呵，用失职的罪名压你，人家只会认为你是个没用的二世祖，不会有人知道你真正做了什么，也不会有人同情你。）

许仪：钟会你这奸贼，俺真恨刚才没有砍到你！

钟会：失职的前锋居然还辱骂长官，你爹许仲康是这样教你的？

许仪：你没有资格喊俺爹的名字！你这走狗！叛徒！

钟会：（你继续骂呀，你这低劣的口才再怎么说，旁人也不可能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杜预：先锋许仪或许失职，难道不能因为他父亲有功于朝廷而网开一面？

钟会：军法不明，如何来号令全军？我疼惜许仪的武勇，但更重视军法。你不要担心。你死后，我会好好照顾你儿子的...

许仪：别拿俺儿子威胁俺，他既然是许家的子孙，就不可能怕死。

钟会：啧...拖下去吧...

许仪：公主！请恕许仪无法完成和您的约定了！钟会你这小人也别得意，俺会在地狱等著你和司马家的人！

杜预：（其他人搞不清楚状况，但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应该是许仪想要暗杀钟会未遂，但是又怕事情曝光会刺激其他忠魏人士。于是安他一个失职罪名，让他死得毫无光彩，又可以让其他将士胆寒，提升他的威望，这钟会真是阴险。）

### **心腹 阳安关 魏军营帐**

钟会：刚才为了要安定军心，所以不得不演出一场戏，冷落了你们两人，实在很抱歉。

庞会：我知道将军您的想法，毕竟许仪的暗杀事件不能轻易曝光。



钟会：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你们两个人如此另眼相看？

蒋舒：因为我们救了您？

钟会：不，因为我在你们身上看到我欣赏的特质。

庞会：您应该知道我希望的事情。

钟会：令尊庞令明被关羽所杀，你想要为父报仇，杀光关家人是吧。

庞会：正是！

钟会：没问题，记得当初令尊和家父也有交情，两人曾经共同在平阳战郭援。

庞会：先父当时不慎斩杀郭援，让令尊哀伤，实在是非常抱歉。

钟会：不要这样说，是家父当时忘记控制情绪，让令尊不知如何是好，我才要向你道歉。为了弥补对你们庞家的亏欠。虽然攻破成都之时，我会下令秋毫无犯。但是对于关家人的死活，倒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庞会：如此，我愿誓死效忠将军您。

钟会：至于蒋舒，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重视死去的傅佥胜于你。

蒋舒：（这家伙怎么会这么轻易就知道我的心事？）

钟会：事实上傅佥就和许仪一个样子，满口忠义，最后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去死，这种蠢货我最讨厌了。反而是你，对于权力和地位的充满执著，就算是杀了自己的好友也在所不惜。或

许有人会认为你是见利忘义的小人，但我认为你至少知道自己要什么，反而应该比那些伪君子还要值得信赖。放心吧，既然我说我欣赏你，就会重用你，你接下来就跟在我身边吧。

蒋舒：多谢将军提拔。

## **邓艾追击 沓中 魏军营帐**

邓艾：这个钟会比我想像得要厉害多了，本来以为他只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

邓忠：那家伙靠的只是蜀将叛变，捡了个大便宜而已，怎么能说他厉害？

丘本：我可以爆料这次钟会攻下阳安关的内幕...据说他和那个叛将蒋舒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也有人看到他们出双入对。

牵弘：你当我们这里是“全民开讲”？

邓艾：够了，钟会怎么样都不关我们的事。

师纂：(是这样吗？看你悔恨的表情，是不是觉得自己辛苦大半辈子，却被个二世祖轻松超越？)

邓艾：现在虽然被姜维逃脱，但是他们的军队还在我们的掌握范围，只要配合诸葛绪的军队，仍然有歼灭的可能性。

王颀：那么我们立刻准备出发！

邓艾：不，我大军追击姜维也累了，先稍事休整之后再追击。

王颀：这是为什么呢？兵贵神速，如果不现在追击，万一姜维在我们赶到前击溃诸葛绪就糟了。

邓艾：我自有我的盘算。

牵弘：（你知道征西将军在想什么？）

杨欣：（鬼才知道，大概是打仗打累了吧，老人家，没挡头呀。）

### **诸葛绪的埋怨 桥头 魏军营帐**

诸葛绪：这个死邓艾，叫他挡个人也挡不好，这下变得我要以三万州郡兵去对抗姜维的精锐部队。我打死都不相信邓艾三万陇西精锐会挡不住姜维，这家伙一定是故意的，这下该如何是好？因为和诸葛诞的亲戚关系已经搞得我鸡毛鸭血，现在如果再失职的话，搞不好连脑袋都会丢。

赵明：朝廷就是知道你无能，所以才会派我来协助你。

诸葛绪：你是谁？

赵明：你居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看来似乎对你这个地方小吏期待太高了。

诸葛绪：什么？我堂堂一个州刺史，居然敢说我是地方小吏？

赵明：居然连我虎豹骑的“五虎神”之首赵明都不认识，还敢自认是什么大人物？

诸葛绪：五虎神？听起来好像很威猛的样子。

赵明：废话，从武皇帝时代就成立的虎豹骑，怎么可能会有弱者？只要让我率领虎豹骑挡在桥上，又有谁可以过桥？

诸葛绪：好呀！你的出现可真是帮了我大忙，若是能够生擒姜维，你我可以平分功劳！

赵明：平分？

诸葛绪：不然你要怎样？

赵明：二八！

诸葛绪：你吃人呀！四六！

赵明：三七，不要拉倒！

诸葛绪：好吧，成交。

### **诸葛家的耻辱 姜维军营帐**

姜维：好不容易甩脱邓艾的追兵，接下来只要横渡阴平桥头就可以回去救援。

向充：不过根据探子来报，敌将诸葛绪已经率军占领桥头，把我们的归路给封死了。

姜维：什么？！难道元俭的军队没有过来？我不是早就上书要求要派兵守住这里？

赵统：敌人派来阻截的部队应该只是分队，如果我军及时发动攻势，绝对可以冲破敌人的封锁。

姜维：嗯...

赵统：请大将军早做决断，不然弟弟的牺牲就白费了。

宁随：不需要和他们硬拚，把宝贵的兵力浪费在这里实在是没有必要。不如先往北从孔函谷走，扬言说要从北道袭击诸葛绪

背后，这样他一定会后撤避免我军的突袭。等到他后退的时候，我军再趁机回军通过桥头。

姜维：高招，如此不用费一刀一枪就可以通过桥头。好！就照此计画行事。

姜维：那个叫诸葛绪的莫非也和你们诸葛家有关系？

诸葛果：是的，他也是琅邪诸葛家的人，似乎和诸葛诞那系血缘比较亲近，和我们这边诸葛家比较没有关系。

姜维：诸葛家能人辈出，看来是个强敌。

诸葛果：这也不一定，并不是姓诸葛就一定聪明，就像果是诸葛家最笨的一个...

姜维：看来诸葛绪真的很强...

杨兰：只要回到蜀地，一定可以回过头来给邓艾他们好看。

姜维：这个声东击西的策略实在漂亮。

宁随：比起诸葛姑娘平时提供的计策，这个根本算不了什么。而且因为无法掌控成都的情势，导致成都那边没有发出援军，其实我犯下的错误才严重。

姜维：别在意这些，只要能够击退贼军入侵就好，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赶快回到蜀地。

宁随：纵然诸葛绪军队很弱，但我们也没有和他们纠缠的空间。

姜维：我知道，只要稍微击退他们就赶快撤退，不要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刘敏：不知道蒋斌他守汉城守得如何？

刘敏：我曾经交代过他，对付敌人要注意汉城四周的地势，活用箭弩和滚石来防守。敌人攻击的时候则予以反击，敌人后退的时候则趁机出击，包围则伺机突围...

姜维：（可怜的蒋护军。）

向充：为什么邓艾的追击会忽然减缓，难道是敌军内部有什么不和谐？

来忠：爹已经很久没从成都来信了，虽说现在是战乱时期，还是很让人担心。

袁綝：这重重包围网设置得还真巧妙，只是怎么看都不像是邓艾的手笔。

姜维：确实，如果是邓艾设计的，他不可能会让自己只担任牵制我军的工作。

袁綝：那么到底会是谁设计的呢？

姜维：（如果我猜得没错，应该是钟会设计的吧，看来这个人用兵并不输邓艾。难怪当年仲权会提醒我要注意他。）

姜维：赵将军...

赵统：请大将军不要再以弟弟的死为意，他能够以这样的形式战死沙场，绝对是得偿所愿。

姜维：你真坚强...

赵统：不，我一点也不坚强，而是如果我不用这样的想法来面对，恐怕我会先受不了吧。

张嶷：有件事情让我有点在意...

姜维：是什么事情？

张嶷：抱歉，一时间想不起来，等过了桥头再慢慢想想好了。

句扶：等到突破桥头，我们应该赶快去救阳安关的弟兄们，不能让傅奂孤军奋战。

姜维：看来孝兴你真的很担心傅奂。

句扶：那当然，我可和他有过男子汉的约定。

## 桥头之战

诸葛绪：姜维的部队似乎准备绕到往北方去，这样我们的部队会有背后遭人偷袭的危险。

赵明：所以你要把部队都带走避免被偷袭？太胆小了吧。

诸葛绪：你懂什么呀，这叫做谨慎！你们虎豹骑打仗都不用脑的？

赵明：哼，用脑是没有实力的人说的话。

诸葛绪：这样好了，我来修正一下我们的协议，我把军队带到北边去驱赶姜维的军队，你就在这边把桥头路给堵死。

赵明：到时候来个前后包夹？看来你这诸葛可不姓假的。

诸葛绪：那当然，要是我早生三十年，诸葛家的代表应该是我，而不是诸葛亮或是诸葛诞。

姜维：诸葛绪居然上当了？我还以为他会稍微怀疑一下。

诸葛果：主公，我不是说过诸葛家还是有很多笨蛋...

杨兰：(是你自己说自己是笨的。)

宁随：既然计策成功，我们应该赶快渡过阴平桥，不然诸葛绪回军就麻烦了。

赵明：这是怎么回事？诸葛绪这家伙根本就被骗了嘛，白痴一个！不过没有关系，在已经习得“云体风身”的我赵明面前，几万军队都不过像是蝼蚁一样。来吧！哪个不怕死的过来呀！

赵统：这家伙交给我吧，光听到他姓赵就让我一肚子火。

姜维：好，我军通过阴平桥。

诸葛绪：怎么会这样？我中了声东击西之计？那个赵明也是狂吹牛，怎么这么轻易就让蜀军过桥了。

步兵：刺史大人，我们该怎么办？

诸葛绪：怎么办？不说的话我们全都会被大将军追究失职之责，不如和他拚了！

步兵：喔.....

诸葛绪：(该死，那些州郡地方兵果然没用，战技不如人，连士气都低迷得不得了。这个死邓艾，摆明就是要把我们当作弃子。放姜维到这边来宰我们，心肠真是有够歹毒。)

姜维：现在反转给诸葛绪军致命一击，击退他们之后再转向阳安关支援。

宁随：(太诡异了，以邓艾过往的作战方式，早就在之前就应该到达桥头，看来他是故意要让诸葛绪成为牺牲品。如果诸葛绪失职，这样邓艾无法成功阻截我军的责任也会被分摊，这家伙



想的应该就是这点吧。)

赵明：无名小将也敢来挑战我？

赵统：你又是谁？

赵明：虎豹骑“五虎神之首”赵明！

赵统：五虎神？我爹说过，当年当阳长阪时，碰过一群没脑的肌肉棒子，印象中好像就是叫五虎神？

赵明：敢小看我？！面对我的“云体风身”，你是没有胜算的。

赵统：我就试试看你有多厉害！

赵明：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打得到我？看我的！云体风身之发劲！

赵统：该我了！崩山龙爪旋锋！

赵明：不可能呀！我的“云体风身”应该是最强的！

赵统：赵家新密技，紫电一闪！

赵明：啊啊啊！！！！

赵统：哼！五虎神不过如此！

赵明：为什么我会败得这么惨？！

赵统：这明明是纪灵的武器，为什么会在赵明的手里，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宁随：每个人都认为你是笨蛋，我倒不这么认为。

诸葛绪：终于有个知道我才能的人了...

宁随：不，只是单纯认为你担当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比

起立功，你更怕犯错。所以利用你害怕犯错的心理，好好耍了你一次。

诸葛绪：难道我真的是蠢才？

诸葛果：请问你就是诸葛绪？

诸葛绪：是呀，我就是名门琅琊诸葛家的族人诸葛绪。

诸葛果：有句话我真的很想对你说...

诸葛绪：请说。（呵呵，一定是爱的告白。）

诸葛果：请不要开口闭口就说自己是诸葛家的人，像你这样的笨蛋说自己是诸葛家的人，会让我们其他诸葛家的人很困扰。

诸葛绪：呜呜呜...别再骂了，我认错就是了嘛。

姜维：好，成功击破诸葛绪军，现在把军队转向阳安关，准备支援傅佷。

廖化：伯约，大事不好了！

姜维：元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廖化：阳安关失守，守将傅佷也殉国了。

姜维：什么？！

## 第三十二回 剑门关之战

### 噩耗传来 阴平 姜维军营帐

廖化：阳安关守将蒋舒叛变，那家伙利用傅佥对他的信任，亲自打开关门，把大量贼军引进阳安关。傅佥奋力抵抗但寡不敌众，最终身死殉国。当接到阳安关陷落的消息，我决定先让伯恭和龚袭两人往白水关。而我则前往阴平迎接伯约你。

句扶：为什么会这样？到最后我们居然会坏在蒋舒那个小人手上！

杨兰：怎么会这样...蒋舒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两个人不是互相扶持，可以把背后交给对方的好友吗？为什么到最后，这珍贵的友谊会变成这样？这到底算什么？

赵统：（杨姑娘曾经和蒋舒、傅佥一起前往贼营，应该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傅佥阵亡固然让人伤悲，但真正让人寒心的，还是蒋舒的叛变。）

袁綝：（蒋舒的叛变对我军士气打击太大了。丢了阳安关还是其次，问题在于我大汉之后还会出现多少叛徒？身边的人还值得信任吗？义父说过，在跟随先帝之时，他可以安心地把自己背后交给我方任何人，先帝帐下全是侠气重义之人。然而当糜芳、士仁背叛时，整个大汉建立的价值观也遭到很大的挑战。甚至连先帝和义父都开始怀疑身边的人。现在的我们，不正是和当时先帝和义父的心情差不多吗？）

廖化：伯约，虽然我们平常意见不合，但是在这危急存亡关

头，是不可能还继续夹带私怨。我建议先退守白水关，那里有伯恭和龚袭的部队，只要会合起来还能保有四万人以上的队伍。

姜维：元俭说得有道理，我们这就去白水关和他们会合。

诸葛果：主公，就算失去阳安关，事情还不是到绝望的地步。

姜维：那当然。只要能把防线后退到剑门关，还是足以把敌人挡在外面。

向充：对喔，还有那个剑门关。

姜维：我们应该在白水关和其他部队会合后，以轻装部队火速先行抢进剑门关。不然邓艾部队赶到，把我军牵制在白水关的话，光凭剑门关现在的部队人数，不足以抵御敌军本队。现在后退到白水关和伯恭的部队会合，接下来直奔剑门关，务必要把敌人挡在关外！

姜维：（傅佥、赵广，希望你们两人能保佑我军早日进入剑门关，只要进入剑门关，一切都还有希望。）

## **登位晋公 洛阳宫殿**

曹奂：目前我军在前线捷报频传，前几天甚至还攻陷了蜀军重镇阳安关。朕感到非常欣慰，在此特别重提过去要赐与大将军你的封赏。免朕要晋升你相国，封你为晋公，并且赠与九锡。

司马昭：臣愧不敢当。

曹奂：请大将军切勿再推辞，这次大将军建立如此大的功劳，接受这些应是实至名归。

司马昭：既然陛下如此坚持，臣就顺应天命，接受陛下的赏赐了。

曹奂：（同样的台词要朕说这么多遍，这次朕终于解脱了。）

荀顗：（既然不再辞让，看来距离登基的日子也不久了。）

贾充：（都已经跟大将军到这一步，他登位晋公，对我其实百利而无一害。）

王祥：（幸好高柔重病在身，回避掉这样尴尬的场面，不然他一定会很难堪。）

荀勖：（造成今天这种场面的，不正是高柔等人，躲起来又有什么用？要就像我一样顺服，或像嵇康那样反抗，两样都做不到，就只配当个失败者。不过呢，既然大魏名存实亡，新王朝一定会需要新的律令，到时我就可以发挥所长，建立新的有儒家思想的法律。）

司马昭：（爹、大哥，我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只要蜀国消灭，马上就可以成为晋王，接下来就是称帝了。我们父子三人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怎教人不高兴呢？或许在我这一代不能完成，但炎儿或桃符一定也可以完成。大魏靠著九品官人法拢络世族，巩固自己的统治。我则要回复更符合世族需求的五等爵制，将世族彻底拉到我这里。为了后代，我要在我这一世完成新的典章制度，这样新王朝的基础才可以稳固。）

公元二六三年十月，曹魏皇帝曹奂，因为讨伐蜀汉战线捷报

频传，重提二六零年前诏，命大将军司马昭接受相国和晋公的封号，以及受领九锡。司马昭经过一番辞让后，终于接受。从此，司马昭权势更是滔天，距离篡位只剩下两步之遥。

## 救援计画 建业 皇宫

丁奉：陛下，现在大事真的不好了，魏军已经攻陷汉中，甚至连阳安关都拿下。不久前，蜀国的求援使者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几乎是吓得说不出话来。

孙休：那么大将军你看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派援军来得及吗？

濮阳兴：既然阳安关都丢了，我看蜀国大概也没指望了，干脆就不管他们，集结部队防守长江沿岸比较重要。

丁奉：要是蜀国亡了，再怎么集结部队都没办法完全防守住长江沿线。

孙休：所以大将军的意思是...

丁奉：该救！而且动作要快！

张布：怎么快法？恐怕等我军到达时，蜀国都已经亡国好几个月了。

丁奉：那你们也太小看姜维了，更何况现在还有剑门关，只要他能把敌人挡在剑门关外，事情都还有转机。我建议立刻出兵寿春，至少先吸引住贼营部分兵力。至于出兵入蜀的部分，可以向南郡的公绪（施绩）或是西陵的幼节（陆抗）请教。

孙休：嗯...就这么办吧...

丁奉：（圣上对于出兵之事还是感到有些犹豫，这也难怪，毕竟上次孙綝在寿春丧权辱国的事情距离现在也没多久。只是陛下难道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张布和濮阳兴这两个小人影响得很严重？当初想要中兴大吴的进取之志都快没了。）

## 南郡议事厅 出兵之谋

施绩：果然事情都如幼节你所料的一般，曹贼大举入侵蜀国。

陆抗：那么圣上的反应是？

施绩：圣上已经决定让大将军率军朝向寿春分散敌人注意，并且派留平询问我该往哪里发兵支援。

陆抗：公绪你认为呢？我们该如何发兵？

施绩：应该即刻派人往汉水上游的沔中出发，拯救蜀国危难。

甘宁：哈哈...施绩你还真是老实...过去爷爷可是大力劝大皇帝要进图巴蜀，现在不正是大好机会？

施绩：你在说什么！我们和蜀国互为盟友多年，岂可在这时候背弃盟约，趁火打劫？

甘宁：盟约是什么？可以吃吗？要是我们真的死守这盟约的话，今天我们还可以坐在这里？

施绩：（该死，这吕蒙偷袭荆州不管怎么美化，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陆抗：其实小甘宁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蜀国真的挡不住曹

贼攻势而灭亡的话，我们再死守这盟约就没有意思了。我建议是派人以援助为名，进军沔中，观察两国战况。万一蜀国挡住曹贼攻势，那么我们就即刻回军，为进军荆、豫州做准备。万一蜀国灭亡，我们则可以趁机抢占蜀国巴东地区。

施绩：这样看起来还算可以接受，不过想到当初蜀国在我们危难的时候还相助，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陆抗：国与国之间的相处建筑在利益上，公绪你也不要太介意。

公元二六三年十月，东吴皇帝孙休派遣大将军丁奉，率军向曹魏的寿春推进。同时听从施绩的意见，派遣将军丁封、孙异向沔中出发，援救蜀汉。

## **阎宇的叮嘱 永安城议事厅**

阎宇：令则，我马上就准备要率军去成都援救，永安就交给你了。

罗宪：右大将军，其实您可以让我去就行了，有大将军挡在剑门关，成都情况应该还没有那么危急。

阎宇：事情总有万一，我亲自带领部队去总是比较安全。不过永安这边也不要轻忽，虽说我之前派人去东吴求援，但现在想想有点后悔。

罗宪：怎么说？



阎宇：我怕东吴反而会趁火打劫，过去吕蒙偷袭江陵或是丞相过世的巴丘增兵，都让人觉得东吴也不是完全可靠。

杨宗：请放心，还有我参军杨宗在此，一定可以保永安平安。

阎宇：因为有你在，我反而更担心...你这醉鬼老戒不了酒不说，还常常带坏人家，劝人家喝酒，不愧是损友榜排行第三。

杨宗：人家排名第二的赌鬼霍弋都可以在南中当都督，一个小小参军工作我当然可以胜任。

阎宇：希望如此...总之，一切拜托你们了。

罗宪：是！

## **怨恨 阴平 魏军营帐**

诸葛绪：邓艾！你这王八蛋！都是你故意把姜维放走，结果害我在阴平桥败得乱七八糟。

邓艾：故意？这可真是天大的误会，你知道我在沓中和姜维打过多激烈的仗？

师纂：（明明就有叫我们故意停留两天再走，现在居然还装傻。）

诸葛绪：我只知道你让姜维跑了！我一定要向大将军参你一本！

邓艾：那么到时候你也难逃失职之责。

诸葛绪：这.....

邓艾：不如这样，我有个提议不知道诸葛刺史想不想听？

诸葛绪：说吧。

邓艾：姜维这次率军东归，虽然因为阳安关失陷而无法实现在那里挡住镇西将军的计画。不过剑门关还在，我预计姜维应该已经进入那里，接下来恐怕会是一场持久的血战。我不认为镇西将军有本事攻下剑门关，当然凭我们手上的军队也不可能。所以我们应该避开那里，直攻江油。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攻成都，建立万世功勋。

诸葛绪：无聊！我可不奉陪，我的任务是阻截姜维，不是在这里陪你疯的。就算是我也知道阴平到江油隔著崇山峻岭，那种连猴子都过不去的地方，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过去。

邓艾：汉武帝征讨西南夷的时候，有在阴平修筑一条小路可直通江油，我们可以好好利用那条小路。

诸葛绪：（我看你真正目的是想要乘机把我干掉，然后并吞掉我军队吧，我才没这么笨。）恕不奉陪！我要去和镇西将军的军队会合。

邓艾：你认为我会并吞你军队，难道钟会他就不会？

诸葛绪：哼！

师纂：刚才的对话我有点在意，莫非征西将军你真的要进行刚才疯狂的计画？

邓艾：没错，打从一开始我就不会只满足于绊住姜维的小小功劳，要就要拚最大的。

师纂：所以您才故意放走姜维？

邓艾：怎么可能，你也看到姜维部队发挥的战力，我们硬要挡恐怕也挡不住。现在我要建立的功业将远胜于阻截姜维，而钟会千算万算，把我丢到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地方，到最后反而帮了我。我要让钟会帮我好好挡姜维，而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进发阴平故道，直向江油。

田续：这样的计画实在是太冒险了，您根本就只有稍微听过阴平这里有小路通往蜀地，对于详细的路况根本一无所知。

邓艾：这世上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我认为以我们陇西军的毅力，定可以克服这样的阻碍。

田续：这根本就是去自杀嘛！

邓艾：田续，你叔祖父田畴当年为武皇帝引路，远出卢龙塞，千辛万苦才到达白狼山，千里袭杀蹋顿。

邓艾：你却胆小如鼠，贪生怕死！如果不想去就请便，没有人会逼你去！

田续：你.....

丘本：（我的冲车可以通过那个地方吗？）

王颀：（人家说邓艾是疯子，没想到他居然疯成这样。）

牵弘：（怎么办，好像误上贼船了。）

杨欣：（事到如今，也只好和邓艾拚拚看了。）

师纂：等一下，就算要施行这样的计画，不和大将军商量可以吗？你让姜维逃走失职在先，现在又自行决定这样的作战。就算你真的灭蜀成功，难道大将军就不会认为你故意放走姜维，让

他对付镇西将军，好让自己独揽功劳？

邓艾：这...我还真没想过...

师纂：你应该先上书大将军请求他同意，等到大将军同意之后再出兵，如此才可以避免这些误会。

邓艾：你说得有道理，就这样做吧。

### **并吞之谋 白水关 魏军营帐**

钟会：我才在想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轻松推进到白水关，原来事情是这样...（这下事情大条了，这个死邓艾和诸葛绪没好好挡人，居然让姜维进驻剑门关。这样我夺取阳安关就变得没什么用了。）

诸葛绪：邓艾那家伙故意放姜维进来阴平，结果害我的部队被姜维军蹂躏。更过分的是，他居然还提议要我和他一起去江油突袭蜀地，摆明就是要坑我军队。

钟会：没错，从阴平往江油有将近七百余里杳无人烟的山区，那里怎么可能行军？他只是想要找个藉口来并吞掉你的部队而已。（嗯...看他傻头傻脑，而我攻击剑门关也正愁没有替死鬼去送死，那两万军队还派得上用场。）邓艾虽然居心不良，不过你诸葛绪你畏敌不前也是有罪。

诸葛绪：咦？我不是已经从阴平前进到白水关？

钟会：白水关在阴平和剑门关中间，你不积极前进，把姜维挡在白水关，反而放他进入剑门关，导致我军现在必须面对大敌。

加上你之前在阴平阻挡姜维不力，随便一项罪名都足够处斩你！

诸葛绪：该死！钟会你也想阴我？这还真给邓艾说对了。

钟会：我会把你押送回洛阳，交由大将军发落，至于你的部队，就并到我部队底下。

卫瓘：（这钟会强行并走诸葛绪的部队，看来应该要他们去剑门关送死吧。不过我还是闭嘴为上，不然哪天就换我倒楣了。）

诸葛绪：钟会！你这混蛋不得好死！

钟会：押下去！（总算解决了诸葛绪，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我该怎么样攻打剑门关，是否要一开始就豁出去？再多的谋略都无法帮助我攻下剑门关，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碰到的硬仗，怎么样也得硬著头皮打下去。）

钟会：好了，现在可以平心静气来讨论进攻剑门关的事情了。皇甫参军、夏侯司马和王将军，你们三个就带刚才诸葛刺史留下的部队进攻剑门关。

皇甫闾：等一下...

王买：太离谱了吧！

夏侯咸：这不是要我们去送死吗？

钟会：有什么不满的吗？

皇甫闾：没有。

夏侯咸：我们乐于送死。

王买：（开玩笑，我可不想变成许仪第二。）

钟会：其他将士听我号令，随时准备进攻剑门关。

## 存亡一线 姜维军营帐

向充：经过一番波折，总算进入了剑门关，我们可以稍微安心了。

姜维：不，现在说可以安心实在是太早了，钟会十几万大军马上就要开到，真正的大战正要开始。

董厥：伯约，我不讳言我并不喜欢你，但是现在国难当头，我会抛下一切对你的成见，和你一起共守剑门关。

姜维：如此甚好，现在这里能够多得一名将领是一名，更何况龚袭的能力可是连丞相都有夸赞过的。

廖化：伯约，过去我曾经怀疑你爱大汉的心，现在看你四处转战，力挽狂澜的表现，或许我是错的。

张翼：在这时候我也不想再分益州人或是外州人，大家应该齐心来对付曹贼入侵。

姜维：没错，我们只要能够团结一心，曹贼军队不管有多少都无法对抗我们。

士兵：报！贼军已经杀到关下，为数大约两万。

姜维：两万人...再去探探敌人后续有多少人马！

士兵：是！

姜维：准备迎敌！务必要将贼军挡在关外！

诸葛果：主公，可否在待会作战的时候注意一下有没有邓艾的军队？

姜维：为什么呢？

诸葛果：果总有点在意邓艾军队的所在位置...

张嶷：（伯约把后面的军队都调上来，似乎忽略了一种可能性...万一贼军绕过剑门关进入益州怎么办？看来诸葛姑娘似乎也注意到这点，等这仗结束之后，和她讨论一下好了。）

姜维：这是关系到大汉存亡的决战，一定要获胜！

赵统：（弟弟、爹，希望你们能在天上保佑我大汉度过眼前的难关。）

宁随：（虽说敌军压境是很大的麻烦，但是能够促成这样的大和解反而是好事。只是在这一致对外的气氛下，还是会有像蒋舒那样的叛徒出现，看来大汉的凝聚力真的不如以往。）

张嶷：能够活著，参加这场决定大汉命运的大战实在太好了。

姜维：伯岐，这次可不要做出上次像襄武那样的事情。毕竟我们已经失去了赵广和傅佥...

张嶷：我知道，我不会再轻易言死了。

杨兰：这次我军还会有个意想不到的援军，算算他也该到了。

姜维：是谁呢？

杨兰：到时你就知道了。

姜维：为什么你会这么在意邓艾？

诸葛果：只是种感觉而已...真要说根据的话，应该是他无法预测。

姜维：无法预测...确实如此，那个人总是做出很多出乎人意

料的事情。

诸葛果：或许只是我多心而已，请主公不要在意。

姜维：你知道钟会是什么样的人？

诸葛果：我在贼营时听过他的传闻，虽为名臣之后，拥有过人的学识和智谋，可惜却甘为司马家的走狗。

姜维：说真的，我过去在天水也很景仰钟太傅的风采，只没想到他的儿子会是这样的人。

董厥：（过去不断和姜维对抗，现在站在这里感觉还挺尴尬的。）

张翼：利用剑门关地形来设伏兵也是个方法，不知道伯约你认为呢？

姜维：这确实是好主意，就让元俭和你一起去设伏吧。

廖化：为了守护先帝和关将军的梦想，说什么也不能让剑门关失守。

句扶：句安和蒋舒，这次一定要砍了这两个叛徒！

来忠：我的强弩在守城应该可以发挥强大的效用。

向充：设置陷阱对付敌人如何？

刘敏：这次投石车可以派上用场，绝对会让曹贼好看！

姜维：刘将军这次怎么那么激昂？

刘敏：呵呵呵，自从上次兴势之战以后，就没有这样对投石车有利的地形了嘛。

袁綝：我倒想看看钟会那家伙能有多大本事！



## 剑门关之战

王买：就凭这一点人马，真的可以攻下剑门关？

夏侯咸：想也知道不可能，更何况我们带的都是雍州的残兵败将。

皇甫闾：太缺德了，那个死钟会，摆明要我们去送死嘛。

王买：嘘...没看见诸葛绪和许仪的下场？我们还是装模作样打两下好了。

皇甫闾：真是聪明！不愧是我的智囊！

王买：去你的，谁是你的智囊，我的官阶可不比你小！

夏侯咸：别吵了，我们还是想办法活命比较重要。

董厥：敌人人数实在不多，而且队型零零落落，派这样的军队是来送死？

杨兰：不太像耶，反倒像是敌人用来试探我们的牺牲品。

姜维：看来敌人还是在找寻剑门关的突破口，我们可不能这样轻易顺他们的心，先解决掉眼前的部队，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问题在于西边的防守，我们兵力不足，很难每个地方都防得面面俱到。

诸葛果：主公，北边问题不大，但请多留心西边的防守。

姜维：嗯...我想到时候就用你的计策就行了。

诸葛果：多谢主公。

赵统：到底是什么样的计策？

诸葛果：秘密。

赵统：.....

杨兰：终于来了！

姜维：原来所谓的援军就是...

马岱：本想不再上战场，专心隐居来为族兄及其他死难的兄弟祈福。然而现在大汉国难当前，就算不为大汉效忠，也得报答当初先帝收容的恩义。

姜维：太好了，有马岱将军相助，剑门关一定能守得下来。

杨兰：(其实马家残存的骑兵人数很少，而且也都在我麾下。马岱将军的作用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最多只能给敌人制造多一点压力。)

句安：嘿嘿嘿，看那些人送死完，现在蜀军应该已经没有战力了吧。

王韬：把我们排在第二波，可见镇西将军有多看重我们。

蒋舒：是这样吗？(总觉得我们也不会比前面那些送死的要好到哪去。我和句安都是降将，身后的部队也不少是我的直属部队。)

王韬：别担心，既然已经投靠大魏，就不要再想些有的没有的。想当初那个句安可从来没有一点愧疚之情。

句安：你把我说得好像很无耻一样。

王韬：你本来就很无耻！

蒋舒：（似乎叛贼的名号会跟着自己一辈子，就像是烙印一样...但是我不后悔，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翻身的机会。）

姜维：这是第二波攻击！继续把他们赶出剑门关外！不要和他们硬拚，把他们引诱到关内来，配合张、廖两位将军的夹击！

廖化：大汉右车骑将军，光之使者黑！

张翼：大汉左车骑将军，光之使者白！

廖化：黑暗势力的下仆们！

张翼：快快给我滚回去吧！

廖化：（想不到年纪一把了，还可以说这么帅的台词，真要感谢伯恭。）

张翼：（这是随便从某个地方抄来的台词，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王韬：糟了！居然有伏兵？！

句安：比起伏兵，那两个老头说这种台词给我的精神污染还比较严重...

蒋舒：的确...这么帅的台词给他们说出口都变得很可笑了...

马岱：这个样子，简直像极了令明...

庞会：你是...马叔叔？

马岱：你是令明的儿子对吧，以前在西凉的时候，还常带着你一起骑马。

庞会：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马叔叔，这么多年没听到您的消息，还以为您已经去世了。

马岱：那么你又为什么会参加这场战役？光靠着令明的功绩，你应该不需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吧。

庞会：您忘记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马岱：该不会...你还是想复仇？

庞会：我生存的意义就是这个，我要杀尽关家人，让天下不再有人姓关。

马岱：你疯了吗？令明可不是这样偏狭的人。

庞会：不要阻挡我，不然我连您一起杀。

马岱：办得到就来吧！

马岱：你杀光关家人，就算是帮令明报仇？

庞会：阻挡我报仇的都得死！

马岱：如此而已？

庞会：想不到隔了这么多年，马叔叔还是这么厉害。

庞会：今天就算打败我，还是浇熄不了我复仇的火焰。

马岱：庞会的天性并没有被泯灭，刚才与其说他没有尽全力，不如说是无法尽全力。令明，为了我们过往的友情，我一定会拯救你儿子的。

杨兰：我看过这么多烂人，你还是最烂的一个。

蒋舒：你这羌人懂个屁！你知道我们益州人被打压的情况？

杨兰：打压归打压，傅佥打压你了吗？

蒋舒：住口！我现在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了。

杨兰：你这冷酷无情的家伙...

蒋舒：傅奁、傅奁，你们每个人都满口傅奁，我到底算什么！

杨兰：因为他虽然死了，但留在世上的印象远胜过你！

蒋舒：（这女人力气怎么大成这样？）

杨兰：看来你还真是拖累傅奁的可怜虫，当初秦川之战时就该揭发你的。

蒋舒：实在是太可怕了...

杨兰：像你这样没本事的人，就算投降又能得到什么好待遇？

蒋舒：那是一时大意！人家镇西将军已经让我成为他的心腹了。

杨兰：我倒想看看那个镇西将军长什么蠢样，会用你这种蠢人当心腹。早晚会帮傅奁报这个仇，现在就先记下。

句安：哦...我的蠢老弟呀，想知道傅奁是怎么死的？

句扶：我就知道和你这个叛徒脱不了关系。

句安：别这样说嘛，你们愚蠢用了蒋舒这样的人，才让我有立功的机会不是吗？

句扶：闭嘴！

句安：可怜呀...还是不肯接受现实。

句扶：句安！纳命来！

句安：你哪次有真正杀到我？

句扶：牙旋豪斧！

句安：真要命，怎么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厉害？

句安：笨老弟呀，你动动脑子想想，我当日为什么要那样做！如果没有夷陵之战，会有什么“前有王、句”？你们两个巴西人只会当偏将当到死而已。

句扶：为什么这次还是杀不了他？难道我在不知不觉中手下留情？

胡渊：开始进攻！我们关中部队才是这次攻击的主力！

胡烈：鸱鸺，不要大意了！就算那些雍州部队和降卒是些弃子，但是能让这些部队瞬间覆灭，蜀军战力不可小看。

胡渊：爹，您担心太多了啦！想我们安定胡家就是以疯和狠出名，您这样似乎差祖父或是伯伯太远了。

姜维：果然派兵从西边过来，这个钟会真是不简单。

卫瓘：这个剑门关是什么样的地狱呀...

杜预：我本来预估大概要损失三万人以上才能攻下这里，看来是失算了。

钟会：打从让姜维进入剑门关的这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轻松了。只是这姜维本来不应该进入剑门关的...

卫瓘：（钟会在暗示我什么？莫非是指邓艾的失职？邓艾也实在是怨不得人，失职让姜维跑进剑门关就算了，现在大战方酣也没看见他带兵助战。只是如果我参邓艾一本，又感觉好像著了钟会的道，不如就再观察一下吧。）

诸葛果：主公，钟会肯露面就表示他有什么安排，请千万要

小心。可以的话，至少请主公不要亲自去攻击钟会...

姜维：依照诸葛姑娘之计，开始放火！

胡渊：怎么会这样？敌人真的有够卑鄙的！

胡烈：他们早就料到我们会从这里出现，中了火计也只能说我们自己疏忽，没什么卑鄙不卑鄙的。

胡渊：可恶的姜维，居然给我这么大的屈辱！

姜维：好！现在回过头来歼灭这些敌军！不要让他们逃回去！

钟会：你以为事情会这么容易？

姜维：糟糕！果然还有伏兵？！

钟会：前面那些部队就是用来钓的你，不然这剑门关有如铜墙铁壁，我用多少人都不可能拿下来。

庞会：立功就趁现在！打倒万恶蜀军！

羊琇：可以的话，我还真的不太想出战，战场好可怕喔。

卫瓘：（钟会这家伙，根本就不把手下士兵的命看在眼里。）

杜预：（这样的将帅能够得到士兵拥戴？他能指挥士兵不过靠着杀许仪产生的恐吓效果而已，久了士兵还会服他？）

钟会：阁下应该就是姜伯约吧...

姜维：你见过我？请问你是...

钟会：大魏镇西将军钟会。能够把我大军一波波击退，不愧是困扰我大魏多年的名将。如何？把剑门关献给我，你将会是灭蜀第一功。到时衣锦还乡当本县侯，甚至想要进入中央都不困难。

姜维：你眼中只有利益，没有理想吧？我们集合在这里，最

大的凝聚力，就是守护先帝与丞相的理想。你只会用利益笼络，是无法获得所有大汉将士的心。

钟会：光有理想，没有力量有什么用？（不过刘备都死那么久，现在的蜀国将士还抱着他复兴汉室的理想？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杨兰：咦？你就是那个钟会吧，看起来比想像中帅嘛。

钟会：你又是谁？为什么在战场上会有女人跑来跑去？

杨兰：居然对美女用这种口气说话...等一下，你该不会没有结婚吧...

钟会：你怎么知道？

杨兰：这也难怪...全天下对我没有兴趣的男人大概也只有你这个同性恋吧...不能结婚的男人在想什么，我可以体会。

钟会：我不是同性恋！我不是不能结婚，是不结婚！你不要乱讲话！

诸葛果：你是主公的敌人，果用尽一切方法也要将你排除！

钟会：怎么又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

句扶：蒋舒！你知道你这混蛋做了什么吗？

蒋舒：现在蜀国气数已尽，我不过顺应天命，迎接大魏王师来解放益州。你仔细想想，如果大魏统治益州，就可以实现我们多年来想要驱逐荆襄和东州人的梦想。

句扶：别说得这么好听，你不过就是和句安一样，只是想要贪图荣华富贵而已。



蒋舒：哼，我看你中了那些外州人的毒已经中得太深了！

张翼：听说你外号“今之张良”？

钟会：没错。

张翼：你在我留侯后代面前说这话，不会觉得脸红？

钟会：什么？你是张良的后代？

张翼：不信你可以查查我曾祖张皓和我祖父张纲，他们可都是留侯的后代。

钟会：哼，留侯后代又如何？待在叛逆集团只是丢你祖上的脸！

张翼：我侍奉的主上姓刘，怎么说也和汉室有血缘关系。我倒想问问你这今之张良究竟在辅佐谁？你名为魏臣，实际上在当谁的走狗？

钟会：张良的子孙就不会作乱？张不疑不就犯下大不敬之罪？对啦，难怪你这张良后会生长在这鸟不生蛋的蜀地。

张翼：你说什么！

钟会：（看来是没办法在今天攻破剑门关了，若再打下去，只会把手上的部队打光。姜维呀姜维，我真的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全军撤退！

剑门关的天险，纵是钟会的十儿于万大军都无法攻破。在三十多年后，巴氏流民领袖李特在经过剑门关时感叹说：“刘禅有如此地方，而竟然被人双手捆绑，岂不是蠢才？”

# 历史线

## 第三十三回 绵竹关之战

### 被遗忘的大事 剑门关附近

张嶷：诸葛姑娘想的，和我想的应该是同一件事情。刚才的贼军中，并没有看到邓艾的军队出现。

诸葛果：邓艾现在应该在别的地方，而且他不会只是只求眼前一点小成功的人。

张嶷：那么你认为，邓艾会在哪里出现？

诸葛果：有个方法可以从阴平绕过剑门关。

张嶷：什么？！

诸葛果：过去汉武帝修筑来征讨西南夷的通道，但是年久失修，几乎已经丧失道路功能。那里是七百里没有人烟的山区，山高谷深，危险艰苦，从那走随时都可能会有断粮的危机。不过，既然是邓艾，就很有可能会从那里走，只要通过那里，眼前就是江油，接下来可以偷袭剑门关背后或是涪县。最坏的情况下，邓艾甚至可能进军成都。

张嶷：没错，如果是邓艾的话，他一定会用这种冒险至极的手段。我们快点向伯约报告此事，希望来得及阻止邓艾。

### 命运的决断 姜维军营帐

姜维：你们看看钟会写给我们的信，单论文笔而言还算不错。

一方面不断吹嘘自己有多强大，一方面又恐吓说什么“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说真的，这种动不动就恐吓要杀光我们的“天朝”，真会有人想和他们一统？

向充：大将军，我们该怎么回这份文告？

姜维：不用回了，就找个醒目的地方贴给大家看看。让所有人见识一下那位输到灰头土脸的钟会有多会说大话。

向充：噗...这真的是好主意。

张嶷：有件事情还请特别注意。邓艾部队现在的动向不明，非常有可能从阴平寻小路绕过剑门关。现在情况非常危急，请伯约不要等闲视之。

诸葛果：主公，如果让邓艾通过那条小路，我军的大后方会直接受到他的威胁。

廖化：可是那条路已经很久没有人用过，这些年变成什么样也没人知道，他走那边几乎和自杀没有两样。

姜维：那么依伯岐和诸葛姑娘的意思，我该怎么做呢？

张嶷：请让我率领麾下的无当飞军前往该处埋伏，以我军熟悉山地的速度，一定可以追上邓艾部队。

诸葛果：而果前往成都求援，带领成都的援军彻底歼灭邓艾部队。

姜维：嗯.....我实在不能因为这样不确定的猜测而把军队分散。更何况那条小路，照理说应该没有人可以走得过去才对。

张嶷：伯约...

诸葛果：主公...

姜维：两位能提出这样的想法，姜维真的很佩服，但现在还是想办法对付钟会的大军比较实际。

## 司马昭的计画 洛阳相国府

司马昭：公闾，这里有个有趣的东西你看一下。

贼军已经受到挫败，最好是乘势前进。如果从阴平抄小路南下，可到达江油，以后就是一片平原，直扑涪县。江油距剑门关一百里，南距成都三百里，我们用奇兵突然攻击他们的腹心，剑门关守军一定会回头救援涪县。此时镇西将军兵团可以直接前进。如果剑门关守军不回头救援涪县，则能救援的部队寥寥无几。

贾充：这个邓艾在想什么？叫他牵制住姜维却失败，现在又想要冒险立功。

司马昭：公闾呀，你没注意到一件事情？这次邓艾居然会乖乖向我请示，这是过去的他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贾充：这就表示邓艾已经向您屈服了？

司马昭：不错，自从我把师纂放到他身边以后，他大概也知道厉害，态度变得收敛很多。既然他对我表示屈服，当然也该给他相对应的奖赏...我打算准了他的计画。

贾充：可是据我所知，阴平那边没有什么小路，他要怎么飞过去？

司马昭：相信邓艾吧，既然他能在上邽解救大魏的危机，这

次说不定又能展现奇迹。

贾充：是...

司马昭：对了，之前我吩咐你的事情办好了吗？

贾充：办是办好了，但是光是征蜀就已经用掉了快十六万的军队，为什么还要继续把军队召到长安来呢？

司马昭：有备而无患，不管是防谁...我希望你能够在十二月结束以前至少在长安再度集结十万人。

贾充：是！（相国表面从容，实际上应该是急透了，在钟会那路进军不顺的情况下，只好把一切赌在邓艾身上。这场仗关系到司马家的前途，也关系到我的前途，要是失败的话，我们贾家恐怕也会跟著覆灭。）

### **孤注一掷 阴平 魏军营帐**

邓忠：爹，总感觉您最近有些心神不宁的样子。

邓艾：你知道我在三十多年前也曾经到过阴平这地方？我在当地认识了一些山民，这些山民告诉我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往江油，所以我才会有今天这样的计画。

邓忠：我就知道爹这次的行动绝对不是无谋的冒险。

邓艾：错了，我一次也没有走过那条路，更何况过了三十年，真正的路况如何，根本一无所知。我把三万名陇西弟兄全都赌在这上面，成功则大家享受荣华富贵，失败则全军覆没。

邓忠：爹，我相信您，您过去不也创造过无数奇迹，带领我

们拿下无数的胜利。

邓艾：忠儿，我这懦弱的样子可不能被其他人看到，不然他们恐怕没有勇气走完这一趟。

邓忠：您真的辛苦了，过去我也常被您骗，认为您指挥作战总是这样从容不迫，完全没有一丝犹豫，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邓艾：嗯...既然这样，也希望你能体会为父的苦心，不要学那些武将在前线砍杀了。

邓忠：爹...

邓艾：能够决定战争胜负的，绝对不是那些在前线砍杀的战将，而是在后方统筹全局的大将呀...

## **偷渡阴平 阴平小路入口**

邓艾：各位弟兄们，现在我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机会。愿意追求荣华富贵的，就跟著我爬过这些山，不然就留下来，庸庸碌碌过这一生。

田续：这些山真的爬得过去？

师纂：我也很怀疑，如果说空手爬还有机会，现在大家都全副武装，又有马匹物资，怎么可能翻得过去。

邓艾：这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山，更何况过去汉武帝也利用那里行军，我敢向各位保证一定可以爬过去。只要翻过那座山，眼前就是一片平地，蜀地将尽在我们掌握之下。大家仔细想想，我们陇西军什么时候受到重视过？永远都是打仗冲第一线，论功

却没份！现在有个让我们扬名天下的机会，为什么要让他白白溜走？

牵弘：拚了吧！

杨欣：我要当到州刺史！

丘本：刺史管个屁用，当然要当御史大夫来查弊案！

王颀：（我在司马家眼中也已经黑到极点了，不如去拚一下吧。）

师纂：（一群疯子，真不知道相国怎么会准许这样疯狂的行动。）

田续：（这个邓艾根本就不把部下的命当一回事，这种人怎么能跟随他嘛！）

## **蜀道难 阴平小路**

师纂：您也该看到士兵们的惨状了吧。我们一天走不到二十里路，因为坠崖或是疾病而损失的部队数量，一天就近两三百，这样下去真的到得了？

邓艾：说什么也得撑下去，都已经走到这里了，难道你想要放弃？

师纂：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我们携带的粮食都已经见底，若是再不离开这山区，恐怕我们全部都会饿死在这里。

邓艾：那就宰了那些战马，把肉分给所有的弟兄们！

邓忠：爹，这些马是可贵的战力，不能杀呀！

邓艾：如果说我们出不了这山区的话，要这些马又有何用？

师纂：是，我这就去吩咐杀掉所有战马。

邓艾：等一下！我说要杀，当然是连我的座骑一起杀。

师纂：什么？

邓忠：那匹马可是从乐嘉之战以来一直陪您转战四方的马，万万使不得呀！

邓艾：我邓艾何德何能可以享受和其他人不同的待遇？当士兵们看见只有我的马幸存的时候，他们会作何感想？杀！通通杀了就对了。

邓艾：（就算牺牲掉我所有的一切，也一定要穿越山区，通过阴平小路。只要能到达江油，我邓艾将可以名扬天下，更可以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实在是迫不及待那一天的到来了。）

### **拚死一搏 阴平小路入口**

邓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完全没路了？

邓艾：果然三十年前的地图并不可靠，地形还是有所变动...

师纂：怎么办？我们就这样折回去？

邓艾：不，虽说眼前有个可怕的陡坡，但只要过了这个陡坡，马上就可以接到小路，直通江油。

王颀：可是这个陡坡该怎么过去？连个可供攀爬的树木都没有...

邓艾：（该怎么办呢，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如果因为这



样的陡坡就放弃，那么我之前的奋斗又是为了什么？)

田续：这个陡坡根本就不可能跨过，我看还是回头找别的路算了。

邓艾：你要我们都饿死？就算靠著战马的肉，我们的粮食也撑不了几天，再浪费时间去找别的路，只会害我们再度陷入饥饿。因此，我们要想办法越过这个斜坡。

牵弘：(怎么可能呀!)

杨欣：(我看这家伙这几天饿昏头了。)

丘本：那就滚下去好了，有什么好怕的？

邓艾：咦？！等一下，丘将军你说什么？

丘本：啊？是说滚下去？

邓艾：对！就是这个！所有将士听著，拿毛毯把自己包裹起来，直接就这样沿著斜坡滚下去。

田续：开什么玩笑，到中间就会摔死吧！

邓艾：我不会拿将士们的性命开玩笑，就由我先来，等到确定我平安无事之后，大家再跟著下来。

邓忠：爹，您年事已高，不该这样冒险。

邓艾：如果说连我这样的老头子都可以办到，还有谁敢说办不到？

田续：就这样跳下去了？

杨欣：现在的老年人都这么冲动吗？

丘本：这可比我“冲车大将军”还勇猛。

邓忠：爹！爹！您怎么样了？

师纂：节哀吧...从这高度摔下去，不死大概也难了。

邓艾：我没事！所有人都可以下来了！

田续：哇靠！这样都摔不死他。（真是恶人活千年...）

邓忠：好！我们也跟著下去！

### **奇袭江油 江油 附近**

邓忠：前面就是江油，我们该怎么进兵？

师纂：我建议直接进攻，杀他个措手不及。

王颀：我倒认为可以用当初对付高句丽的方法，试著唬唬蜀军守将。

邓艾：哦，说来听听。

王颀：我们可以趁著半夜的时候，以一个士兵举两个火把的方式，在江油城外来回穿梭，并且大张旗鼓宣告我大军来到。这江油城远在内陆，防备一定比边城要来得松懈，一下子看见大军压境，投降的机会很大。

邓艾：呵呵呵，我还以为我是全天下最爱冒险的人，想不到王太守比我还敢冒险。好，就用王太守的方法吧。

### **马邈献城 江油议事厅**

马邈：外面吵死了！不知道我马太守现在要去和美人睡觉了？

邓艾：这么说，我还该和你说抱歉了？

马邈：你是谁？我好像没有这么老的手下。

邓艾：大魏征西将军邓艾。

马邈：邓...邓邓邓...邓艾？！为什么你会出...出现在这地方？

邓艾：连自己的手下是谁都搞不清楚，难怪你的手下会把城门打开。

马邈：我投降，拜托不要杀我，我上有八十高堂，下有八个孩子...

邓艾：别紧张，我又没有说要杀你。

马邈：如果还嫌不够，我愿意当向导，另外提供精美“益州地形图”一份，将军靠著这个，绝对可以在益州畅行无阻。

邓艾：看你表现还不错，我就接受你的投降。

马邈：多谢将军！感谢将军！我对将军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邓艾：可以了，这些话等我打下成都以后再说吧，哈哈哈哈哈...

## **成都震动 成都 皇宫**

谯周：江油失守，涪县马上陷入危机，请陛下赶快决定御敌之策。

刘禅：光禄大夫，朕要是方法的话，早就不用召集你们了。

樊建：这时候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就是把大将军从剑门关调

回支援，否则光靠成都的人力和将帅，恐怕无法御敌。

诸葛瞻陛：下，侍中他完全忘记剑门关外有钟会的大军在那虎视眈眈。如果我们把大将军的军队调开，那么钟会大军就会跟著大将军的军队深入蜀地。况且剑门关距离涪县遥远，期待大将军的军队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邓艾虽然攻陷江油，然而不过是因为马邈失职投降的缘故，并非邓艾军有战力。邓艾军队翻山越岭，孤军深入，内缺粮草，外无援军，不久就会自陷困境。微臣建议应该出动成都所有的后备军，将邓艾挡在涪县以外，待其自乱后即可攻破。（绝对不能让姜维回来救援，不然到时候他又会重新掌权，祸害我大汉。）

刘禅：那么谁可为帅？

张绍：微臣建议让右大将军来对付邓艾吧。

刘禅：嗯...右大将军历任南中和巴东两督，宿有功干，确实是合适的人选。

谯周：不可，右大将军虽然正在回成都的路上，然而兵贵神速，若要等到他回来，恐怕会失去用兵的先机。

刘禅：伤脑筋，那么现在成都还有谁可以带兵？

诸葛瞻：（身为诸葛家的后代，如果不在此刻出来报国，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如果陛下不嫌弃，微臣愿意亲自领兵面对邓艾！

郤正：卫将军从未上过战场，如今要他面对沙场老将邓艾，似乎太过冒险。

诸葛瞻：陛下，微臣军学师承家父，兵书二十四篇倒背如流，其余兵书也无一不精，微臣有信心可以打败邓艾。

樊建：（思远是不是想起过去尹赏讥讽过他的话，所以想要带兵打败邓艾来证明自己？）

宗预：（这种说话方式，让我想起过去子均和我提到的一个人...一个只会纸上谈兵，最终导致北伐前功尽弃的人。）陛下，请恕臣直言，卫将军纵然熟读过如此多兵书，但终究和实战有差距，还是等右大将军回来再作定夺吧。

诸葛瞻：我们诸葛家父子接受皇恩长达五十载，虽死而不能报答。现在遭遇国难，正是报答陛下恩情之时，恳请陛下恩准！

刘禅：其实光想到是相父之子，朕就已经动了想起用的念头，现在又看见你一片赤胆忠心，实在是没有再议的必要了。卫将军，所有随军人员由你挑选，朕不会过问。大汉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宗预：（这下可糟了，我得赶快写信通知伯约才行，总觉得这个诸葛瞻会出大纰漏。）

## **艰苦的出征 成都 卫将军府**

黄崇：尚书郎黄崇，向卫将军报到。

李球：羽林右部督，向卫将军报到。

诸葛瞻：很好，我相当期待两位的表现，之后还有很多地方要仰赖两位。

黄崇：卫将军不嫌弃我出身低，在这紧急的时刻提拔我，就

算肝脑涂地也难以回报此恩。

诸葛瞻：（黄崇因为他父亲黄权投降曹贼，虽然先帝没有问罪于家人，但黄崇的心理还是受到很大影响。因为他人单势薄，所以任用他不会牵扯到派系问题，而且因为受到破格提拔，作战起来也会格外拚命。）

黄崇：卫将军，以现在成都的情况，就算再怎么不讲求素质，要徵召两万人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李球：我们宿卫军最多也只能出动三千人，再多恐怕连保护陛下的最低人力都不够了。

诸葛瞻：没想到情况会变得这么严峻，都是姜维把所有军队带到剑门关害的。

黄崇：面对曹贼十几万大军，如果大将军不保有四万以上的军队，恐怕是很难守住剑门关的。

诸葛瞻：你说的我都知道...总之先想办法凑出个上万人的队伍吧，至少在人数上要 and 邓艾军队打平才能有胜算。

黄崇：另外关于军费问题...

诸葛瞻：难道我们连军费也没有了？

黄崇：因为过去几年连续对外用兵，加上又遭逢歉收，其实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诸葛瞻：又是姜维害的...

黄崇：卫将军，在下会想办法动用地的人脉，或许可以从在地大族这边借到一些军资。

诸葛瞻：那么就拜托你了...（姊姊呀，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如果我不出来面对邓艾，还有谁可以扛下这个责任？）

诸葛瞻：这不是北地王？

刘湛：卫将军，虽然我们彼此意见不同，但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你愿意扛下这重任，还是让人十分敬佩。虽然我不能帮你太多，但是北地王府中所有的金银珠宝，以及杂役等全都交给卫将军你。

诸葛瞻：我一定不负重托，打败邓艾来守护大汉。

刘湛：我真恨自己的身份，如果不是顶著这个无用的亲王头衔，早就可以和卫将军你一起去打那邓艾了。

## **关张之后 成都 宫殿门外**

张绍：我完全反对让遵儿去参加作战！他可是我们张家第三代最后一个人了！

张遵：叔父！这是关系到大汉命运的最后决战，俺一定要去！

关彝：这次我也会跟著一起去，我们关张两家过去都是大汉的支柱，现在也会是！

张皇后：二哥，你都看到了...这两人像极了父亲和关伯伯。

张绍：就是这样才会死得快，别忘记关统他还没死多久呢！

张皇后：别管旁边那个张家的耻辱，那种连长枪都扛不起来的男人，说什么都不用理会他。去吧！拿著我们张家的丈八蛇矛

刺死那些曹贼！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亲自出马，只可惜诸葛瞻那个石头脑袋，说什么都不让我参加作战。

张绍：我的妹妹呀，拜托你像个皇后好不好，难怪圣上只是把你当成个摆饰，天天跑去和别的女人温存。

张皇后：我才不在乎呢！谁说皇后不能上战场的？

张绍：以前没有这样的例子嘛！

张皇后：没有例子我不能开创？

关彝：小张呀，皇后一直都是这样吗？

张遵：一直都是...其实最像祖父的是她，而不是老爹或是俺。

张皇后：（关索，我又让关彝上战场，你应该不会怪我吧。）

## **蜀汉的新星 成都 卫将军府**

诸葛尚：“英雄长弓将，风流万户侯”...你干嘛背个这么蠢的旗子？

糜照：帅吧，光看到这个，邓艾老儿都会吓得尿裤子。

诸葛尚：我只觉得你糜家人不管服装品味或对女人的品味都有问题。

糜照：居然敢这样说我，本来我还好心要帮你解决问题的。

诸葛尚：解决问题？我哪有什么问题。

糜照：你那闷闷不乐的表情，早就把问题写在脸上了。

诸葛尚：这次作战，几乎大汉所有名将的后代都有参加，偏偏只有我被父亲留在家里。



糜照：当父亲的哪一个会不担心自己的孩子？

诸葛尚：换做是你，你难道就愿意这样接受？

糜照：无可奈何嘛...

诸葛尚：你认为我会这么容易放弃？

糜照：你这种死不认输的精神应该是像你祖父，你父亲可不是这样的人。咳...其实呢，我也不是这种看见好兄弟有难不帮的人。我刚才进宫已经拿到圣上徵召你参战的圣旨了。

诸葛尚：怎么可能？为什么你这么有本事？

糜照：毕竟我们糜家和陛下的关系可不浅嘛，也算是某种程度的皇亲国戚吧。

诸葛尚：我可没有拜托你做这些事情。

糜照：是是是...不过你千万要当心，战场可一点也不好玩。

## **处断田续 江油议事厅**

邓艾：经过了这么多天的休整，我军的状态也应该回复了八成，可以挥师南下了。这几天我研究过马邈给我的地图，已经大致拟定攻击涪县的计画。因此，在不知道剑门关或是成都的援军何时赶到的情况下，我认为明天就应该进军涪县。

邓忠：好！进军涪县，消灭蜀贼！

杨欣：荣华富贵，在此一举！

田续：就算经过这些天的休养，我军的回复情况其实不如预期，我建议观察几天再走吧。

邓艾：你这是说什么话？等过几天，成都或是剑门关援军到达的时候，我们还能攻下涪县？

田续：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只要让剑门关的姜维回军就可以，征服蜀地的工作还是应该交给镇西将军才是。您老是这样独断行动，难道是一个大将应该有的作法？

邓艾：把功劳都让给钟会？我们爬这么多天的山是爬心酸的？你这家伙畏艰惧险，托词狡赖，其实只是想留在安全地方而已。像这样怕死的无用之将，留著只会惑乱军心，推下去斩了！

师纂：不能斩呀！田将军是议郎田畴的侄孙，因为田家后继无人，所以文帝特别命他继承田家。念在田畴过去为武帝征乌丸的贡献，请饶了他一命吧。

邓艾：好吧，过去我也很仰慕田子泰淡泊名利的表现，今天就冲著田家的面子放你一马。

田续：多谢将军饶命...

邓艾：不过田家竟然会出这样的败类，我还是得替田子泰教训一下这家伙。来人！给我拖下去打二十杖！打完之后叫他拿著长枪跟后面步军行军。

田续：干！

邓艾：你骂我？

田续：没有啦，我说干.....得好。（这个死邓艾，总有一天我会报仇的，你给我的屈辱，我会加倍奉还！）

## 黄崇的建言 成都 蜀汉军营帐

诸葛瞻：尚儿，虽说有圣上的旨意让你从军，但是军中无父子，若有犯错，一切都依军法处置！

诸葛尚：是！

黄崇：卫将军！这次救援涪县动作要快，时间是绝对不等人的。在下认为现在应派军队迅速前进，控制涪县前方的山口险要，不能让敌军进入平地。

诸葛瞻：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有两个因素你忽略掉了。首先是邓艾军队的数量，在没有弄清楚敌人情报前就贸然行军，这是兵家大忌。再者，我军如果驻扎山口险要，后勤补给会有很大负担，别忘记当日马谡街亭战败的教训。

黄崇：救援就如同救火，难道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火势有多大才去救？到时候房子都烧光了。再说，街亭和涪县情况完全不同，一个是敌境，一个是我国领土。更何况这个时候，邓艾军队深入敌境，比我们还不能耐久，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进行包围作战。

诸葛瞻：不行，谋定而后动，你的方法太过冒险。

黄崇：冒险？如果这叫冒险的话，那么卫将军您现在拖拖拉拉根本就是自杀！到时候万一贼军进入涪县，我们全部都玩完了！

糜照：卫将军，黄参军说的不无道理，以我军现在低落的素质，应该尽量避免和敌军交战，固守险要是最好的方式。

诸葛瞻：怎么连虎骑监都说这种丧气话？难道你没有你祖父的勇气？还是说你是要效法你的叔祖？

糜照：卫将军，请不要提我叔祖，他是整个糜家的耻辱。

诸葛尚：爹，您这样也太过分了！人家糜照也是一片热诚...

诸葛瞻：够了！够了！一个个意见都那么多，难道你们认为我这么不会带兵？

李球：不管怎么样，至少先派先锋去涪县支援。不然涪县被拿下来，对我们会很不利。

诸葛瞻：那么就让关、张两位将军去吧。

关彝：是！

张遵：俺一定会砍下邓艾的脑袋！

黄崇：呜呜呜...丞相啊，您看见了吗？如果您在天有灵，请让您的儿子醒醒吧！

## **邓艾进军 涪县 魏军营帐**

邓艾：援军部队的统帅似乎是诸葛瞻，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马邈：他是丞相的公子，年纪轻轻就娶了公主，当上驸马，之后官运亨通，更一路爬到卫将军的高位。

杨欣：看来是人生的胜利组。

丘本：这种人，一定是利用他驸马爷身分玩内线交易的垃圾，我丘本可看透了。

牵弘：我看你这死秃子八成是嫉妒人家娶到公主又有钱。

丘本：我没有秃！不准对我“撕发迫害”！

邓艾：这些我都知道，听说他聪明过人，颇有诸葛丞相的风范，是不是真的？

马邈：哈哈，怎么可能？反倒是蜀地人民似乎太怀念丞相，把所有好事都说是诸葛瞻做的。在我看来，他只是个只会靠老爹名声吃饭的愚蠢二世祖而已。

邓艾：嗯...光是马太守的话，我还是无法断定诸葛瞻是不是有本事。

士兵：报！蜀军前锋已经开抵涪县。

邓艾：人数有多少？

士兵：大约两千。

邓艾：扎营地点在哪里？

士兵：涪县后方数里的平原地带。

邓艾：我确定了...诸葛瞻是个完全的白痴。有险要地形不占，摆明要让我军轻松进入最喜欢的平原地带。派出人数这么少的前锋，就算正面碰撞也没有胜算。诸葛亮一代英豪，怎么生的儿子跟笨猪一样。快！趁现在赶快进军，一举拿下涪县。

### **涪县失守 涪县 蜀汉军营帐**

诸葛瞻：你们说什么？！涪县丢了？

张遵：那个邓艾太狡猾了，他们军队没有一个人是俺的对手，但是却没人和俺单挑，只用乱箭将俺射回。

关彝：在平地作战完全就是曹贼的强项，我们的部队根本就

没有办法和他们抗衡。

黄崇：当初我就说要据险而守，为什么不听？

诸葛瞻：怎么会这样？

李球：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挡住敌军，不要让敌军进入成都。

黄崇：现在涪县已经丢了，就不该再浪费兵力试图去夺回涪县。

诸葛瞻：这点我认同。

黄崇：所以我们应该...

诸葛瞻：应该要撤回绵竹关，利用绵竹关来抵挡敌人的攻势。

黄崇：等一下，绵竹距离成都只有一百里，要是失守可就什么都没了。

诸葛瞻：就是因为这样，我军才可以发挥更强的战力来击败对手。

黄崇：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吗？

诸葛瞻：闭嘴！从一开始从军到现在，黄崇你的嘴就念个不停，你到底有多少意见？

黄崇：身为一个参军，不就是要尽全力规劝主帅？

诸葛瞻：你是认为我这主帅失职？

黄崇：我是对事不对人！

诸葛瞻：反正我主意已定，要不要跟过来都随便你。唉...我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有此三罪，有何颜面面对朝廷？

黄崇：（爹，看来我马上就要来陪您了，至少孩儿已经代替您为大汉尽忠，再也没有遗憾了。）

### **奋力一搏 绵竹关 蜀汉军营帐**

诸葛瞻：这邓艾居然要我投降，还说可以封我为琅邪王。

诸葛尚：爹，您要降吗？

诸葛瞻：……

诸葛尚：您都读到要封您琅琊王那段，为什么还不生气？

诸葛瞻：我还真不如自己的儿子呀...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投降的，现在就把使者给我杀了。

李球：这个时候，也只有和他们拚了！

黄崇：等等，这恐怕是邓艾故意要引我们出关的战术。

诸葛瞻：你的意见实在是够多，难道要我们面对这样的屈辱都不反击？

诸葛尚：爹，都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向大将军求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诸葛瞻：我为什么要向他求援？我又还没输。

诸葛尚：爹，您为什么要这样讨厌大将军？我不懂。

诸葛瞻：若不是姜维穷兵黩武，成天进行北伐，又怎么会有今天的祸害？段谷一战让我国战力大受损伤，百姓哀鸿遍野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诸葛尚：这实在是说不通，难道大将军不北伐，曹贼就不攻

击我们？何况北伐不也是祖父毕生的志业吗？

诸葛瞻：够了！连你也要和我顶嘴？

糜照：阿尚，别说了...

诸葛尚：.....

诸葛瞻：这一次，由我亲自指挥。论所读兵书，我怎么可能输给那个放牛老儿？这次要彻底粉碎邓艾！就算打输，我也会以身殉国，这样就算到天上也对得起先父！

黄崇：.....

诸葛尚：（我不能认同爹的作法，特别之前为了扳倒大将军，居然还和黄皓合作。爹为什么要这么执著？我真的很想知道原因。）

李球：（看来真的是大势已去，只有以身殉国了。）

张遵：（凭俺手上的丈八蛇矛，就算死也要杀两个贼兵再死。）

糜照：（祖父呀，我还真羡慕您可以跟到个明主，让您愿意散尽家财陪他。哪像我现在碰到个可怕的笨蛋...“英雄长弓将，风流万户侯”的糜照能不能活过今天呢？）

关彝：（大哥，我本来想代替您继续为大汉效命，现在看来似乎很困难了。）

黄崇：（本来我还有心要闯出一片天，现在看来都已经没指望了。诸葛瞻呀，我真的被你给害死了。）

## 绵竹关之战



师纂：打这种捡尾刀的战役，实在是没意思。

邓忠：我爹说过，不管面对多弱的敌人都不能大意，更何况蜀人主力仍然存在。

师纂：笑话，那种水准的主力，就算多十倍又如何？

邓忠：我们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吧，马几乎都死在阴平小路，从江油那边补充到的马匹也不多，现在手头上几乎没有骑兵。

师纂：对付诸葛瞻那种货色哪需要骑兵，我敢保证，一个时辰内就可以打下绵竹。

邓忠：真的可以这么顺利？

黄崇：如果能够好好利用绵竹关的城池，眼下的战斗还是有胜算的。

诸葛瞻：要是我早听参军你的话，就不会落得现在这样...

黄崇：过去的事情就算了，重要的应该是想办法击退眼前的敌军。

诸葛瞻：是...

李球：（黄崇真了不起，他总是有勇气反驳卫将军。不像我...总是考虑到卫将军是丞相的儿子而退缩，真丢我叔父的脸。）

糜照：阿尚呀...你不觉得在讨个老婆以前就战死是很蠢的事情？

诸葛尚：我可没想过什么结婚的事情。

糜照：诸葛家的人都这么乏味吗？我们糜家家训可是讲究及

时行乐的。

诸葛尚：我还真佩服你，能够在这种存亡关头说这些话。

糜照：不然怎么样呢？难道要板著一张脸去死？我可是“风流万户侯”的糜照，就算要死也要死得风流。

关彝：张遵，如果这场战斗获胜了，我们来结拜吧！

张遵：好，这样俺就多了个弟弟了。

关彝：谁是你弟弟？明明我比你早生三天！

张遵：鬼扯！是俺先生的！俺才比较大！

关彝：哼！

张遵：哼！

张遵：喂...关彝...别死了...

关彝：我知道...虽说我抱著必死的决心应战，但不代表可以死这么早！

邓艾：你们在搞什么？为什么被打得如此狼狈？

师纂：贼寇防御严密，实在是无懈可击，绵竹关太难打了。

邓忠：爹，司马说的是事实...

邓艾：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什么叫无懈可击？你们说这种丧气话，扰乱军心，应该要军法处置！

师纂：请让我们再战吧！

邓忠：这次一定会打下绵竹！

邓艾：好吧，这次可不许让我失望了。

张遵：哈哈，没想到那些蠢蛋还敢来！

关彝：嫌被我们修理得还不够？

李球：这样水准的军队，就算来十批也不是我们对手。

诸葛瞻：好！全军出击，这次要让他们连一兵一卒都无法逃回去！

黄崇：等一下！我们不能舍弃绵竹关的城池，跑去和敌人野战，那正中敌人的下怀。

诸葛瞻：敌人的实力我们也清楚了，就算是正面冲突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固守城池固然不会大败，但是却无法彻底歼灭敌人。要是继续让邓艾大军在我国境内活动，只会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

黄崇：这...

诸葛瞻：难道镇北将军的儿子会这么胆小？

黄崇：（丞相呀，您可不可以显灵来告诉您的儿子，他的作战几乎和自杀没有两样。）好吧，我就舍命陪卫将军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已经尽人事了，剩下就听天命吧。）

邓忠：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纂：不是说要再给我们机会？

邓艾：不用担心，你们两个确实立下大功了。一开始让你们败给蜀军，就是要瘫痪他们的忧患意识，使他们对我们的军队掉以轻心。接着当他看见你们这些残兵败将又再来挑战之时，自然会冲出来送死。

邓忠：爹真是神机妙算。（唉...爹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师纂：（除了干还是干，连自己儿子都拿去当诱饵，这样还是人吗？）

诸葛瞻：邓艾！你敢算计我！

邓艾：诸葛瞻，当这几天重新复习诸葛丞相过去的用兵纪录时，我就有无限的感慨。父亲如此杰出，为什么儿子却这么愚蠢。我想了又想，或许这就是世族政治的弊病，养尊处优的环境，让可能绽放的才能也就此沉睡了。你的牺牲不会白费的，当我灭蜀的一刻，我的战功就足够让我往上爬，让我有力量建立一个只看能力，不看家世的世界。

王颀：（该死，我的眼睛怎么了，是沙子跑到眼睛里？）

杨欣：（我才不管你说什么屁话，只要能让我升官就好。）

牵弘：（光靠我爹的庇荫，根本不足以让我往上爬，因此征西将军的话我倒是很赞同。）

丘本：（我聪明绝顶，智商超过两百，那些白痴世家子弟哪是我的对手。）

田续：（干！让我和士兵们混在一起是怎么样，嘴巴说尊重我的叔祖，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嘛...）

诸葛瞻：哈哈哈哈哈...事已至此，也就只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所有士兵埋脚步而战！绝对不要后退一步！就算是死，也要让邓艾看看我大汉将士的骨气！

诸葛尚：阿照，你先走吧...

糜照：你说什么话？！是兄弟就该一起逃走！

诸葛尚：不，父子同受国家大恩。却不能及早诛杀黄皓，使他败坏国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糜照：阿尚，不要做傻事！

诸葛尚：让我去吧，你还有回去成都报告战果的任务，总不能让圣上不知道邓艾大军将近吧...

糜照：为什么诸葛家父子都要这么笨？

诸葛尚：我是大汉卫将军诸葛思远之子，大汉丞相诸葛孔明之孙，哪个人有胆量和我一对一对决？

邓艾：来人！待我令下将他乱箭射死！忠儿你...

邓忠：爹，请交给我！我认为您的作法征服得了蜀人的人，却征服不了他们的心。

邓艾：愚蠢至极！

邓忠：拜托，就让我任性这一次吧。

邓忠：你叫诸葛尚是吗？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对决，对你是完全不利的。但是我能做的，也只有和你单挑而已。

诸葛尚：不，这样就足够了，或许死在你手里也远胜过死在邓艾手上。

邓忠：原谅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向你致敬！

诸葛尚：能遇见像你这样的敌将，我已经很满足了。看招！神龙断！

邓忠：好强！没想到诸葛家也能出这样的战将。看我的！风

之伤!

诸葛尚：换我了！武神斩！

邓忠：金刚枪破！

诸葛尚：裂破击！

邓忠：金刚爆流破！

诸葛尚：超究武神霸斩！！

邓忠：冥道残月破！！

诸葛尚：真是难对付...

邓忠：我这一击！

诸葛尚：(不好!)

邓忠：冥道残月破完成型！！

诸葛尚：啊!!! 终究还是败了...但是却没有任何遗憾，谢谢你...

邓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得这么惊险...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灭国之战，你应该可以成为我的好对手吧...

师纂：小子，算你倒楣，碰到你师大爷要脑袋报功。

张遵：凭你？看谁先砍下谁的脑袋！

师纂：快交出你的脑袋来！

张遵：就凭你？

师纂：看招！

张遵：该俺反击了！

师纂：这是什么怪力？！

张遵：看招！虎车旋转碎弹袭！

师纂：真够强的，这是什么样的招式？

张遵：这是从俺爷爷就传到现在的招式。

师纂：今天是我身体状况有点不好，不然怎么会输给你这小子！

师纂：对了，忘了问你爷爷是谁...

张遵：大汉桓侯张益德！

师纂：(原来是张飞之孙，那这样输了也没多可耻。)

邓忠：这刀法感觉好熟悉，等一下...请问你和关统是什么关系？

关彝：他是我大哥。

邓忠：原来如此...段谷的事情我真的感到很遗憾，你大哥是个很强悍的武将。

关彝：你知道我大哥是怎么死的？他的最后表现如何？

邓忠：非常英勇，绝对没有让关家颜面扫地。

关彝：那就好，多谢你告知这些事情。

邓忠：虽是敌人，但是关家子弟的武人风范值得敬佩。

关彝：情况变成这样，除了逃走也没有其他方法了。张遵，趁现在敌人还没完全包围我方，我们一起逃走吧。

张遵：不了，你自己逃走吧，如果没有留人殿后的话，我们两个都会死。

关彝：不行，要走一起走！

张遵：你这白痴！我要你活着告诉皇后，说她的侄子没有让张家丢人！

关彝：张遵...保重！

李球：想我叔父军功卓著，领汉兴亭侯、安汉将军、庾降都督，持节领交州刺史。而我却连阻止卫将军暴走都做不到...除了可悲，还是可悲...

黄崇：想我第一次出征就落得这样的下场，照理说我应该怨恨诸葛瞻的...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觉得他很可悲，或许他背负了不该背负的期待，被迫站在不该站的位子吧...

诸葛瞻：我已经尽力了，当以一死报国！娘、姊姊，请你们保重，瞻儿先去见爹了...

邓艾：哼！虽然忠义过人，但是因为你的愚蠢而让蜀国最后的战力全军覆没，我对你可没有一点敬佩之意。

邓忠：（不，就算如此，你的斗志和忠诚心还是很让人敬佩。这次伐蜀，真的让我见识到许多在大魏见不到的义士。）

邓忠：爹...

邓艾：厚葬他们，并且把他们父子合葬在一起。我可不是因为认同他们才这样做，只不过是因为蜀人很敬重诸葛家的人而已。

邓忠：（爹还真是不老实...）

邓艾：绵竹关既破，接下来就进军成都，完成灭蜀大业！



## 第三十四回 成都之战

### 投降之议 成都 皇宫

糜照：两万人马全军覆没，卫将军诸葛瞻父子、尚书郎黄崇、羽林右部督李球和尚书张遵等人全数战死。

关彝：邓艾大军已经突破绵竹关，现在距离成都应该已经不到一百里，请陛下早做决断。

刘禅：连卫将军都不行了？

郤正：卫将军真是误国！可怜了那两万将士的宝贵性命！

谯周：（黄崇和李球，你们两个人可是我益州人中的佼佼者，没想到就为了这样没意义的战争而丧命。我发誓，绝对不会让益州人继续牺牲下去了。）

刘禅：成都还有多少兵马？有能力抵抗吗？

谯周：现在邓艾兵临成都的消息已经传开，人民震动，陷入一片混乱。益州人大家扶老携幼，逃入深山或是沼泽地带，现在就算要禁止，恐怕也无法收到效果。

刘禅：这么说，已经没有人愿意为大汉卖命了？

谯周：正是如此。

宗预：我们大汉和东吴是兄弟之邦，不如向东顺水而下，投奔东吴。

郤正：微臣倒认为，南中地区尚有七郡，山险水恶，容易守备，不如投靠南中。

谯周：万万不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寄住别国还能当皇帝

的事情。如果投奔东吴，不免要当他们的臣属。而且东吴和大汉的立国条件相同，大国并吞小国乃自然之趋势。现在很明显看得出曹贼有能力并吞东吴，而东吴没有能力并吞曹贼。反正要低头称臣，与其要受两次侮辱，不如只受一次。至于迁都南中，必须早早规划才能实现。现在大敌当前，小人们想什么，没人可以保证。只怕陛下抬脚要走的那天，就可能发生巨变，怎么可以到南中呢？

刘禅：难道不能考虑一下迁都南中？

谯周：南中是遥远的蛮族地区，承平时代，既不缴纳田赋捐税，又不供应民夫差役，对国家毫无贡献，还不断反叛。虽说丞相当时用军事力量压制成功，但如今迁都，对外要对抗强敌，对内要负担官员开支。如此庞大的消耗数字，没有其他财源，只能依靠蛮族，蛮族必定造反。

樊建：问题是，如果邓艾不接受我们投降该怎么办？

谯周：东吴仍然存在，所以邓艾非接受我们投降不可，并且一定对陛下有盛大的礼遇。陛下投降后，如果不肯封陛下采邑，臣愿前往洛阳，据理力争！

刘禅：朕只想问最后一次，光禄大夫认为我们还能抵抗吗？

谯周：不可能，也没有人有这样的意愿。

宗预：（不用想必是益州人的报复，都已经搞到兵临城下，城内也几乎没兵可用，还会有谁有作战意识呢？）

黄皓：（其实最不希望投降的就是我呀，你们有学问、有名

声，在新主子那还可以被重用。我呢？除了会取悦圣上外，又能做什么？然而我出来反对投降，只会让情况更糟，实在令人感慨。)

刘禅：好吧，该做的也都做了，能做的也都做了。侍中！

张绍：微臣在！

刘禅：把朕的印信交到邓艾手上去。太仆！

蒋显：微臣在！

刘禅：命你带著诏书，叫大将军就近投降。

刘湛：父皇，难道您就这样投降？

刘禅：事到如今，又能做什么呢？

刘湛：您忘记先帝创业的艰苦？您忘记丞相守成的不易？我们大汉的江山岂能这样拱手让出？如果真到了穷途末路，就应该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时以死殉国，到地下去见先帝。为什么要投降？

刘禅：够了！朕意已定...

刘湛：天啊！我大汉的江山啊...

刘禅：(你懂什么？朕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才会出此下策，有谁比朕更痛苦？你们可以轻松一死当忠臣，朕还得活著面对屈辱。父亲呀...您能够明白孩儿的痛苦吗？您能够原谅孩儿的作为吗？)

## **北地王殉国 昭烈帝祭庙**

刘湛：先帝呀，孙儿我已经尽了全力，无奈父皇只愿听信小

人谯周的妖言，坚持要将大汉江山拱手让人。现在孙儿只好以身殉国，我不会让自己的妻儿受辱，所以已经先杀了他们。虽然我对您充满敬仰，但我毕竟没有真的见过您。希望您不会觉得我配不上当您的孙子。

北地王刘谡在刘禅决议投降的当天，到刘备祭庙，哀哀痛哭，先杀了妻子之后，再挥刀自刎。

### **邓艾受降 雒城 魏军营帐**

张绍：大汉户口二十八万，人民九十四万，军队十万两千人，政府官员四万人，这些全都交给将军您了。此外，这是我大汉皇帝的印信，也请您一并收下。至于陛下本人则会亲自率领太子和文武百官来您大营请降。

邓艾：（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天下三分四十余年，想不到是由我邓艾来结束这样分裂的局面。）我这就马上出发前往成都，也请告诉蜀主，要他不用担心。我邓艾会接受他的投降，而且会约束手下不准劫掠人民。

张绍：如此，真是我大汉人民之福。（唉...这种肮脏的工作也是得有人做，就让我这张家的不肖子来吧...）

公元二六三年，邓艾抵达成都北郊，刘禅率领太子及亲族、文武官员共六十多人，双手捆绑背后，带著棺木前往迎接。邓艾

解开他们捆绑，焚烧棺木，正式接受刘禅等人的投降。蜀汉自二二一年由先主刘备创立，到二六三年后主刘禅投降曹魏，建国共四十三年，至此灭亡。邓艾之后仿效邓禹当年行事，“承制”（代表皇帝）任命刘禅代理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邓艾并任命师纂兼任益州刺史，牵弘等人也被任命为各郡太守。

## 黄皓的下场 成都 皇宫

邓艾：我发现你这家伙还挺有名的...

黄皓：能让征西将军大人知道小人，小人可是备感荣幸。

邓艾：我这辈子最讨厌两样东西...牛和太监...

黄皓：小人虽然是太监，但却是个善良又纯朴的小太监，饶了小人吧。

邓艾：哼！你祸国殃民，陷害忠良，搞得政治乌烟瘴气，人民怨声载道，要是杀了你，应该是大快人心吧。

黄皓：不要...求求您饶了小人吧.....

师纂：其实征西将军您没必要对一个小人下这样的重手吧...黄皓虽然结党营私，破坏纲纪，是蜀国灭亡的元凶之一。但蜀主刘禅和其他大臣难道不需要负责？黄皓不过是个小小中常侍，没有刘禅给予权柄，他可以这样公然干政？如果不是大臣利欲薰心，黄皓纵有权力，也不过是个人单势孤的太监而已。

邓艾：你说得还挺有道理的，想不到几日不见，你的见识增长不少。蜀国内部早就有严重的不和谐情况发生，是这样的不和

谐让我们有机可乘，黄皓只是那些真正罪魁祸首的代罪羔羊而已。

师纂：（嘿嘿，其实是我收了黄皓一堆银子，说出这些他教我的话而已。）

邓艾：黄皓，我这就把你流放南中，你一辈子也不许回到蜀地来，可以吗？

黄皓：感谢将军开恩，您真是明事理，难怪当初陛下会愿意向您投降...

邓艾：呵呵呵...是呀，若是那个钟士季，我就不保证他会做什么事。（是到了该写信给他的时候...）

## **撤退之议 姜维军营帐**

姜维：钟会这次的攻势又被我们击破，看来他已经是没有能力攻破剑门关了。只要再继续撑下去，应该就可以等到他粮尽撤退的那一刻。

士兵：大事不好了，邓艾军队通过阴平小路，直接奇袭我军后方。成都那边派出卫将军前往迎击，结果...

姜维：结果怎么样？

士兵：结果...包括卫将军父子以下，尚书郎黄崇、羽林右部督李球和尚书张遵等人全部战死，绵竹关也失守了...

姜维：什么？！怎么会这样...

诸葛果：.....

杨兰：（诸葛果的脸色都发青了，我看她现在光是站著就很

勉强了...)

袁綝：(可恶，这时候我根本没办法帮她什么，她的眼中根本没有我。)

姜维：那么圣上的情况如何？

士兵：还不清楚，有说逃到南中，也说逃到东吴，总之现在成都那边是一片混乱。

姜维：那么再去探听一些有效的情报，麻烦你了。

诸葛果：主公...现在应该要...

杨兰：够了！你不是昨天感染风寒还未愈吗？为什么急著跑出来，快点回去养病。

诸葛果：我没有感染风寒...

杨兰：我说你有就是有！姜维！我要把这个连自己生病都搞不清楚的笨女人带走，你们慢慢开会吧。

姜维：(杨兰，这次又欠你一次，诸葛果现在应该已经悲伤得无以复加了吧。)

宁随：唉...想不到街亭的悲剧会再度重演，思远欠缺实战经验，要他去面对邓艾简直就是羊入虎口。

董厥：我不懂，为什么思远不赶快求援，照理说我们从剑门关赶回去也还来得及。

来忠：想也知道为什么，还不是怕大将军回去之后会回复权力，所以他宁可把大汉将士葬送掉也坚持要独自面对邓艾。

董厥：如果真是这样...思远你还真是对不起大汉，对不起丞

相呀...

姜维：现在我们应该放弃剑门关，赶快回去救援成都。

向充：可是...万一钟会紧追在后怎么办？

姜维：不用担心，钟会新败，就算要重整旗鼓来进攻也要一段时间。

宁随：伯约，你认为现在回去还来得及？陛下不可能就那样在成都坐以待毙的。

姜维：所以你认为...

宁随：陛下眼前只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前往南中。但南中地区至今仍欠缺有效统治，南中大姓在忽然面对强大外敌的情况也很难保证他们的忠诚。就算是曾任虎步监的孟琰，也不敢保证他在危难当头会不会选择保护孟家的利益，所以我认为不会选择这路。投奔东吴确实是比较可能的决定，因为东吴有长江天险，纵然大汉灭亡也足以自保。现在如果我们前往巴东，或许还有追上陛下的可能性。之后在该地集结战力，和东吴荆州部队联手，看要继续顺江投奔东吴，或是保住巴东也都不是问题。

姜维：第三个选择是什么？

宁随：我不想说...只是一旦陛下做出那样的选择，我们也就没戏唱了...

姜维：（不，还有机会，如果陛下愿意在成都抵抗的话，一切都还有转机。）众人听好，现在舍弃剑门关，全军往巴东方向前进。



袁綝：这是为什么？如果要去援救成都，这样的行进方向未免太迂回了。

姜维：显通，请仔细想想现在剑门关通往成都的要地涪县在谁手上？

袁綝：贼军是吗？我懂了，如果遭遇敌人抵抗的话，抵达成都的时间反而更久。万一再碰上钟会夹击，到时我军只有战败一途。

姜维：是的，这就是所谓孙子的“迂直之计”。抵达成都之后，我军可以优势兵力击溃邓艾，之后在成都抓准敌人行进的时间差，予以个别急破。

廖化：敌人是我们的三倍多，真的可以这么顺利个别击破？

姜维：相信我，钟会就是仗著优势兵力，所以才会采取分兵前进的战略包围策略。

廖化：那么为什么不留部分部队守住剑门关，好抵挡钟会的部队？

姜维：如果留的人少，则无法发挥功效，如果留的人多，则我军用来迎击邓艾的部队就少。

宁随：（更何况之前出过蒋舒这样的叛徒，天知道被留下的人会不会再跑出另一个蒋舒。）

姜维：一切都还有希望，只要照著这个策略走，歼灭敌军绝非难事。

句扶：不愧是大将，在危急之时还是可以想出这么强大的策

略。

姜维：（那是胡扯的。钟会虽然一定会分兵，但是以双方人数的差距，每个分队的人数还是和我军相当。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我军能够快速击破敌人的机会很小，到时拖久，钟会各路军再包上来，我军还是会败。我已经没办法了，只好赌上最后一点机会，尽己所能看自己能和钟会大军周旋到什么地步。）

### 诸葛果的心情 剑门关附近

杨兰：真是的，你这女人还真是倔强，有想说的就说，想哭就哭，为什么要这样逞强？我就在傅佥阵亡时大哭一场，哭完就没事了。

诸葛果：笑也一生，哭也一生，所以今生必不流泪。

杨兰：你还真是倔强得可怕。

诸葛果：小瞻从小就喜欢黏著我跑，最喜欢说长大要保护姊姊我...但我知道小瞻其实是个柔弱又胆小的男孩，比起作战，他还比较喜欢书画。结果他就是这样一路逞强，压抑自己的兴趣而成长的。

杨兰：（诸葛家的人都这么喜欢逞强，真是好可怕的血统...）

诸葛果：我一直在想，如果能早点告诉小瞻，请他不要勉强自己，说不定他会过得快乐些，也不至于仇视主公，更不至于会战死。是我的疏忽害了小瞻、害了主公，也害了大汉...

杨兰：真是的，你这个女人简直就是被虐狂！

诸葛果：请问这是...

杨兰：别以为我有百合倾向，只是我这样看不见你的脸而已。

诸葛果：.....

## **追击 剑门关 魏军营帐**

钟会：前几天相国那边来信，说邓艾要从阴平小路突袭蜀国腹地，我本来以为那老头痴呆了...没想到昨天姜维居然丢下剑门关逃走...

杜预：事情其实就很明显了，邓艾突袭成功，所以姜维必须弃城逃走。

卫瓘：(问题是...钟会打个半死都打不下来的剑门关，却因为邓艾的奇袭而得手，这下钟会这主帅的脸可丢大了。)

胡烈：姜维要回军，一定会经过涪县，所以我们只要朝著涪县进军，一定可以遇到姜维。

钟会：不错，一定要追上姜维，不然我们可会被陇西那群猴子嘲笑的。(如果不在邓艾和姜维交战前追上的话，这次征蜀作战的功劳将全被邓艾夺去，到时我在相国心中还有地位?)

## **救援成都 巴中 姜维军营帐**

姜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右大将军的军队。

阎宇：我接到成都的召集命令，于是率领永安的援军前往成都。中途听到邓艾突袭涪县的消息，急忙加速往成都前进。哪知

道诸葛瞻居然不等我们援军到达，就率军去迎战邓艾...

宁随：确实如果等到右大将军的部队到达，再由实战经验较为丰富的右大将军来领兵，至少不会落得全军覆没的田地。

阎宇：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我就是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把军队停在巴中，等候圣上前来。听说陛下已经舍弃成都，率领车驾前往此地。

姜维：陛下选择不抵抗也没关系，只要他的车驾前来，我们迎接陛下后还是可以回师收复成都。

阎宇：话虽如此，但我们在此地已经等了几天...

姜维：嗯，实在太久了。为什么到现在都还看不到圣上车驾的影子，难道圣上真的准备逃往南中？

宁随：南中的霍绍先不久前也来信说没有看到圣驾，看来陛下确实没有往那个地方去。

阎宇：那么陛下到底往哪里去了？

姜维：我看我们还是先往成都再做打算吧。（只是到了成都，面对钟会和邓艾的夹击，我可是一点把握也没有。不，我更没有把握的是万一.....不会的，一定不会的。）

宁随：（伯约，这仗不会打了...陛下看来已经决定选择第三条路...一条让大汉上下军民最痛心的路...丞相，请恕马谡无能，居然不能守护您苦心经营的大汉...）

**钟会失算 涪县 魏军营帐**

钟会：你说这里完全没有看到姜维军队经过的迹象？

胡烈：没错，完全没有经过的迹象。反而有看见陇西军队驻扎过这里的痕迹。

钟会：这邓艾居然也不在这里，那他们两个人到哪里去了...

羊琇：会不会往巴东地方逃窜了？姜维过去对邓艾没有胜利的纪录，所以与其面对邓艾，不如往巴东暂避其锋。

钟会：巴东是吗？这确实是种可能，不过我不认为姜维是因为害怕邓艾才这样做...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士兵：报告镇西将军，征西将军从成都来信，请您过目。

钟会：从成都来信...糟了！

王韬：莫非是邓艾打败仗？这也不意外，这老糊涂还真以为他那点军队可以攻下蜀地。

杜预：不，从成都来信就表示，邓艾已经攻下成都了。

钟会：(怎么会这样？我苦心等候的机会，我精心策画的战略，转眼间全都被邓艾破坏掉了。我刻意把他丢到偏远地方去牵制姜维，哪知道他居然想到从那里翻过崇山峻岭，一口气攻破成都。这下真的完蛋了，我率领十几万大军，没有建立任何功劳，而邓艾却创造灭蜀的奇迹。两相比较之下，我在相国面前还会有地位吗？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钟会：胡烈和庞会，你们继续去追击姜维。

胡烈&庞会：是！是！

卫瓘：镇西将军，邓艾刚攻下成都，为了避免他放纵士卒劫

掠，我想先前往该地维持治安。

钟会：伯玉为什么要如此急忙离开这里，莫非是认为待在这里没有前途？

卫瓘：那可是天大的误会，难道你希望我这个监军一直待在你身边？

钟会：（这家伙说的倒也有道理，让他去监视邓艾，反而让我落得轻松。他自请去成都，就是看上邓艾可能会因功而骄，随时准备打他小报告让他失势。由此看来，这个卫瓘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内高手。）

### **投降命令 鄯县 姜维军营帐**

蒋显：大将军...大势已去了...

刘敏：你说清楚一点！为什么大势已去了？

蒋显：陛下已经投降邓艾，我此行就是奉命来命大将军就地投降的。

句扶：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袁綝：不可原谅！陛下这样做，简直就是把先帝的心血结晶拱手送人！义父，孩儿没能实现您的托付，眼睁睁看著大汉灭亡，实在无脸见您了。

姜维：陛下就这样放弃了大汉百万军民？他把先帝的志业放在哪里？丞相的遗愿放在哪里？我苦心追求的，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在剑门关死守是为什么？我以为在这里可以等到陛下

的车驾，到最后却只有等来这样的降书？

姜维：苍天啊！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吧！为什么陛下会这么狠心抛弃自己的将士？呜呜呜呜呜...啊啊啊啊啊.....

杨兰：（姜维第一次在人前痛哭，看得我心都碎了。）

诸葛果：.....

宁随：（果然不出所料，陛下选择的是这第三条路，既是最轻松，又是最辛苦的路。）

蒋显：请大将军保重自己，如此我们才可以在大将军的领导下做打算。

姜维：（不行，我不能在这时候认输，不管再怎么绝望的情况，都会有一丝机会可以把握...但是现在外有强敌，主上又投降，我还能怎么办呢？等一下...钟会、邓艾、司马昭...这三个人之间难道不会有冲突？邓艾立下奇功，钟会不会眼红？司马昭不会猜忌？对！还是有办法的。只是...进行计画以前，我必须向敌人屈膝，这是何等的耻辱？不对！就算受辱又如何？我姜维的名声又算得了什么？哪怕赐我人世间所有的苦难，我也要完成复国的大业。我不会放弃的，现在放弃的话，大汉就结束了。）

句扶：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回头和钟会拚个鱼死网破也好！宁可战死，也不愿做亡国奴！

赵统：我也赞成！先父数十年奋斗的心血，不能这样拱手让人！我赵统宁死不降。

张翼：我也不能认同投降的想法，虽说我不喜欢外州人当权，

但不代表我愿意接受曹贼的统治！那些打著益州人保卫乡土的名号投降的人，其实才是不折不扣的卖乡贼！

姜维：几位的心情我很明白，但是现在敌人的兵力超过我军三倍，而且现在无险可据，回头应战只是白白送死。各位或许认为战死可以搏得忠烈美名，但白白断送复国之机岂不可惜？

阎宇：大将军，我认为事情还不至于到绝望的地步，如果我们退守巴东一带，然后传令聚集全国兵马，或许还有光复希望。就算不能光复，至少还可以偏安一方，保存大汉最后的生机。

姜维：如果说陛下没有投降，而是在我们这里的话，或许这样的想法还不错。但是现在陛下在别人手上，内地的州县恐怕也已经大量投降敌方，我们能得到的响应将会非常有限。

阎宇：确实如此...

董厥：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姜维：可供选择的选项只有一个...

廖化：还有选择？我实在是想不到还有什么选择了。

诸葛果：主公是说，我们可以投降...

廖化：投降？开什么玩笑！到时我怎么有脸去那边见关将军？

向充：我向充虽为文官，但是也愿意随时为大汉殉难！

袁綝：不，我不认为伯约会这么单纯投降...

来忠：应该另有文章才对...

诸葛果：主公真正的意思，其实是想要效法勾践复国。



刘敏：原来如此...这可真是痛苦的决定。

姜维：多谢诸葛姑娘帮我说出这难以启齿的话，我的意见正是如此，假意投降，以待复国之机。司马昭阴狠多疑，邓艾高傲孤僻，钟会狼子野心，这三人定有莫大的嫌隙，只要假意投降，从中挑拨，必有复国之望。

董厥：只是这三人都不是泛泛之辈，真的这么容易被挑拨吗？

姜维：就算前方险阻重重，但我也不会放弃。因为现在放弃，一切都结束了。

马岱：伯约，万一失败，你将会身败名裂，被后世嘲笑，这样也无所谓？

姜维：我宁愿经过这样的努力而死，也不要逞匹夫之勇，白白浪费将士的性命。姜维个人的名誉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最后能完成复国大业，纵受千夫所指也甘之如饴。

廖化：我已经明白伯约的想法，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尽管吩咐，就算拚上这条老命也要帮上一点忙！

姜维：那么...因为这次的行动非常危险，所以我不希望所有人都参与这次的行动。首先，我希望有人能率领部分军队先离开这里。为了避免意外，也为了留下大汉最后的战力，因此请刘、赵两位将军带走三千人左右的部队前往南中。那里有绍先的南中部队可以依赖，加上气候和地形险恶，贼军不会愿意花这些代价去追击的。

刘敏：我明白了，这些军队就交给我们吧！到时复国成功，可要第一个通知在南中的我们。

赵统：大将军...

姜维：拜托你了，希望你连赵广的份一起奋斗。

赵统：是！

姜维：另外马岱将军也请留下来，你可以从这里到北方，就这样返回马家的故居地吧。

马岱：你是认为我没有和大汉共存亡的决心？

姜维：不，请将军仔细想想马家这些年的遭遇。曾经雄霸一时，让曹操都闻风丧胆的扶风马家，现在却落得人丁凋零，连祭祀都有问题的惨状。现在大汉已经消亡，而马家为大汉的付出也足够了，所以我希望马将军能为自己家族存续做考量。

马岱：那么在临走之前，还是请让我为族兄当年在冀城所为之事道歉。

姜维：已经没关系了，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再深的怨恨也该烟消云散。

马岱：（不，其实有个人还是让我很担心，令明的儿子现在好像还在魏军，只怕他还是记著那杀父之仇。）

姜维：伯岐，我希望你也和他们一起去南中，只要南中有你，贼军一定不敢轻举妄动。

张嶷：伯约，你真狡猾，居然丢给我一个完全无法拒绝的任务。

姜维：杨兰，我希望你带诸葛姑娘一起离开这里，你们已经陪伴我够久了，我不能让你们跟我继续冒险。

诸葛果：主公，我的命一直是您的。

杨兰：你以为我们是怕危险的人？

姜维：拜托，这是我最后的请求，我希望诸葛姑娘能回去和丞相夫人团聚，而杨兰你能够回天水帮忙照顾我母亲。

杨兰：这.....

诸葛果：主公，这是命令吗？

姜维：是的，我命令你回去汉中，并且好好地活著。

诸葛果：既然如此，诸葛果领命！

杨兰：等一下，你到底在搞什么？

诸葛：果主公的命令不可不从。

姜维：谢谢你了，这样我也可以安心进行我的复国计画。

## **悲愤之举 鄴县附近**

张翼：这些士兵听到要投降的消息，全部都悲愤不已，拔刀砍山石泄愤。

廖化：毕竟我们的计画不能让太多人知道，让将士们稍微发泄一下也好。

袁綝：空有满腹对敌人的怒火，却被一道诏书给浇熄，任谁都感到悲愤。要是没有这个复国的希望，我的怒火绝对不是砍山石就能平息的。

句扶：其实我也想这样做，我现在满腔的悲愤之情，可不会因这样虚幻的计画而得到纾解。

宁随：伯约，这可是条不归路，就让我陪你走下去吧...

姜维：好吧，就让我们出发前往钟会大营，接下来可不能回头了。

### **姜维归降 涪县 魏军营帐**

钟会：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伯约你为什么来这么迟？

姜维：姜维身为大将军，统率全国军队，现在来到还算早了。

钟会：哦...说得也是...

句安：(哈哈，到最后你还不是乖乖来了，准备当我的小弟吧!)

蒋舒：(看见姜维也来投降，似乎我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现在可一点也不后悔了。)

钟会：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到现在你还是坚持你当初说的话？你还是认为你持守的理想没有错？如果当时你献出剑门关投降的话，我们应该已经在成都举杯庆祝，而非以现在这样难堪的方式见面。

姜维：我坚持的理想并没有变，既然是奉主诏命投降，姜维问心无愧！

钟会：还真是愚忠呢...

姜维：如果姜维愚忠，应该马上率领手下四万将士，和你决

一死战，拚个同归于尽。然而我没有这样做，就是为了顾及将士的性命，也为了让蜀地停止兵祸。

钟会：说得好，不卑不亢，应对得体，实在是了不起的人才！这些印绶我全部还给你们，蜀国的军队还是继续由你们来统率。

姜维：多谢钟将军，如果可以的话，请让我写信给关、汉、还有黄金城的守将，要他们一并前来归降。

钟会：如果能这样的话，实在是帮了大忙，我在那边至少派有一万人的围城部队，实在有点困扰。

姜维：那么我就去准备一下...

钟会：请...

钟会：元凯，你怎么看姜维？

杜预：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可惜蜀国地小民贫，不足以让他发挥才能，最终使他变成亡国降臣，实在可惜。

钟会：就算如此，他的才能没有这么容易被掩盖的。以我来看，以姜伯约和中土名士相比，就算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比不过他。

杜预：（为什么他会对一个降将这么看重，还让他继续统领旧有部队。一个原因或许是他真的很欣赏他，另一个原因恐怕...他图谋不轨...）

## **钟毓的警告 洛阳司马家**

司马昭：我以为稚叔你在荆州养病，怎么会千里迢迢赶到洛阳？

钟毓：当我听说相国您任命我弟弟去征蜀时，几乎是吓得魂飞魄散，哪有时间在那里生病呢？

司马昭：士季足智多谋，这次能够成功灭蜀，他也立下相当的汗马功劳，我褒奖他都来不及了，你何必吓成这样。

钟毓：我这弟弟心怀诡诈，没有人可以保证他会做出什么事情，不可以教他独当一面。

司马昭：嗯...过去邵悌和元姬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加上之前诸葛绪的事情，确实让我有点挂心...只是你是他兄长，本来应该友爱手足，为什么却反过来指控他？要知道，就算是基于一片忠心，我也不会欣赏这种行为。

钟毓：我们颖川钟家从高祖父钟皓以来，就是和陈家与荀家并称的名士家族。而如今我们钟家却因为钟会而即将出现灭族的危机，我又怎么能不先预防？我密告钟会是为了守护钟家，是尽大孝。

司马昭：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就请稚叔你好好保重，万一钟会真的做出什么叛逆的事情，我也绝不会让钟家覆亡的。

钟毓：多谢相国。如此，我也可以安心把钟家人托付给您了。

## **司马昭震怒 洛阳相国府**

军事行动有种形势是所谓：先声夺人，就可以使敌人屈服，战斗不过是次要的。我们如果利用灭蜀的余威，动下攻击东吴，东吴人民惊恐，正是袭卷之时。但是现在将士疲劳，应该稍微暂

缓攻击；可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冶铁，为军事和屯垦之用，并造舟船，作出将顺流而下的态势，然后遣使告知东吴利害，则吴国必归化，可不征而定。如今应厚待刘禅，给吴帝孙休做榜样，且不要急著遣送至京城；可封刘禅为扶风王，封其子为公候，以该郡内之县为食地，把董卓所建的郾坞赐给他们为住处，以及仆人、钱财，以显示归顺后的优良待遇。然后把广陵、城阳作为封国，以待吴人，如此恩威并施，吴人就会望风而丛了。

贾充：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邓艾以为他是谁呀，居然还插手军略大事！

司马昭：的确，如果当时不是元姬拉住我，我可能早就当场发飙了。当邓艾攻破成都，收降刘禅之时，我本来以为他是可以倚靠的人才。要知道，这场战争我可没有胜利的把握，特别是听到姜维进入剑门关后，我都已经做好输掉的打算。邓艾却能扭转乾坤，打赢这场战争，让我创造前所未有的功业，撑起自己升任晋王的正当性。

贾充：千万不能给邓艾重赏，这个人居功自傲，将来必成大患。

司马昭：话是没错，不过有功不赏，你是要我失去部下的信任？放心吧，我已经做好安排了...擢升邓艾当太尉，采邑两万户。钟会则当司徒，采邑一万户。我让伯玉去宣布这个消息，并且给邓艾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再这么愚蠢的话...

夏侯和：光注意邓艾似乎还不够...

司马昭：义权，你有什么看法？

夏侯和：钟会狼子野心，拥兵十几万，若再加上归降蜀军，恐怕会有将近二十万的人马。之前雍州刺史诸葛绪在没有您同意的情况下，就被押送洛阳，难道您忘记钟会如此胆大妄为？

司马昭：嗯...其实早在你之前，已故的稚叔就已经要我小心他弟弟，只是一时间我无法同时处理邓艾和钟会两个人。义权，你就充当使者前去蜀地一趟吧。不用担心在那边没人接应，至少杜元凯和羊稚舒都是可以信赖的人。

夏侯和：是！（二哥，看来我们扳倒钟会的计画进行得还挺顺利的。只是为什么二哥忽然要对付钟会呢？我们不是应该对付司马家？）

## 洛阳 太后寝宫 道别

郭太后：看来司马昭还是肯尊重我这个没用的太后，他居然会答应放你回到洛阳...

曹绫：那是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动摇他司马家的统治了。

郭太后：这样也好，让你卸下这些重担，你也可以活得轻松一点。你知道许仪的事情了吗？

曹绫：虽然对外宣称是因为修路不力而被正法，但是实情我想不是这样...他真的很傻。

郭太后：我请你回来其实就是要告诉你，蜀国灭亡就表示曹



家的气数已尽，你以后不要再为曹家做什么事情了。明皇帝那边就让我去和他说，我这个当嫂子的，可不会让明皇帝来责怪你。

曹绫：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到...什么都没有...

郭太后：已经足够了，从今而后，你应该为自己而活，不要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

曹绫：（不，其实还有一线希望...）

公元二六三年十二月，曹魏郭太后逝世。她虽然是明帝的妻子，享有极度尊崇的地位，然而却屡次被司马家抬出来当作是权力的正当基础。明明身为曹家人，却变成司马家用来篡夺曹家政权的工具。在这一天，她终于从这悲惨的处境中解脱。

## **骄纵的表现 成都 皇宫**

邓艾：哈哈哈哈哈...你们还真是走运，幸好遇上我，才有今日的安泰。若遇到像是吴汉这样的人，恐怕早已被杀光了。

樊建：您说的很有道理...（他说的话虽然很不中听，但想起吴汉过去杀尽公孙述、延岑一族，纵容属下兵士掠夺，焚烧宫室，我们确实是幸运的。）

郤正：（这个邓艾越来越骄纵了，前几天居然还在绵竹筑台表彰自己的功劳，再这样下去，他恐怕真的会倒楣。）

邓艾：对了，说到那个姜维，其实他算不错，也可以说是一代英雄，只可惜倒楣碰上了我，哈哈...

郤正：(要是你们交换立场，今天在这边笑的应该是伯约吧...)

邓艾：咦？！这不是监军吗？你怎么会过来呢？

卫瓘：咳咳...首先相国已经请求圣上擢升您成为太尉，今后您可是位列三公。

邓艾：邓艾何德何能，居然能从一个牧牛小童成为三公，实在是不胜感激。对了，你刚才提到相国...

卫瓘：没错，大将军已经接受圣上的赏赐，正式成为相国，并且享有晋公的封号。

邓艾：那还真是可喜可贺。

卫瓘：相国那边还有另外的事情要交代。

邓艾：请说。

卫瓘：任何事情都该先请示，不可自做主张。

邓艾：哼，果然是这样...

卫瓘：等...等一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邓艾：奉命出征，今敌已投降，我承制任命以安抚初附之民，合乎权宜。蜀国已经归附，疆域扩张到南海，东接吴会，应该早日求取安定。如果等待中央命令，道路往返，必将拖延时日。《春秋》上说，‘大夫出征时，只要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之事，可以断然实行。’而今东吴没有臣服，国土和蜀中相连，不应该拘泥常态，失掉时机。《孙子兵法》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虽无古人之节，但不会为了自保而损国家大事！

卫瓘：我明白了，这就传达给相国知道。(邓艾呀，你居然

不知道这是相国给你的最后机会。战场上的天才，居然在政治上这么白痴...)

### **密议 剑门关 魏军营帐**

姜维：在下曾听说，将军自从淮南平毌丘俭之乱以来，计谋从不失策，全靠您一人之力，才能完成那么大的功业！现在您又平定了蜀国，您的威望震动天下，万民都称诵您的功劳。然而这样子功高震主，何处才是安身之所？为什么不效法范蠡，泛舟江湖，用以保全自己的功业，保护自己的生命？

钟会：你的陈义太高，我办不到。而且现在时代不同，或许还有其他方法。

姜维：其他方法，用您的智力就可以完成了，哪里还需要我担心呢？

钟会：（莫非姜维也知道我内心的想法？确实我现在回去，不知道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过去有太多鸟尽弓藏的例子。我手握十几万大军，论智力和谋略也不输司马昭，凭什么要回去任他宰割呢？）

姜维：倒是...最近您听过成都那边的传闻？

钟会：是说邓艾专横，有不臣之心？这不用伯约你说，整个蜀地有谁不知道？他那把功劳全部揽下来的作风，更让人不愉快。

姜维：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难道您真的认为洛阳那边会无动于衷？还是您心胸如此开阔？邓艾靠著行险，侥幸

成功，却表现出自己是灭蜀大功臣，完全不理会在剑门关浴血奋战，牵制住在下四万大军的您。

钟会：确实如此，于私我痛恨邓艾的倨傲态度，于公来说，如果相国准备对邓艾动手的话，我们也该采取相对应的行动才行，不然被认为同谋就麻烦了。只是...万一相国还没有准备要对邓艾动手，我们先发制人，恐怕会引起相国猜忌。

姜维：这也不难，我们驻扎的地方是剑门关，所有成都和洛阳的往来文书都要经过我们这边。

钟会：我懂了，拦截邓艾的书信，把里面的文句修改，套上悖逆狂傲的辞令。然后相国的书信，则改成凌厉苛责的语气，让邓艾感到害怕，更容易做错事。

姜维：您对于修改书信应该很拿手，过去在下也听过您用一信就让全怍开城投降。

钟会：好，就如此行吧。同时我也会去探听卫瓘的口风，到时联合上表弹劾邓艾，一定可以给他致命一击。

钟会和姜维之间因为同谋对付邓艾，交情日好，出则乘同轿，列坐时则位于同席。逐渐成为钟会最信赖的心腹。

## **曹绫的智慧 洛阳相国府**

贾充：东乡公主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司马昭：不用紧张，因为太后在临终前坚持要见她一面，所

以我才让她过来洛阳。现在想想，我还真庆幸当时的决定，否则我一下子还找不到人帮忙我。

曹绫：应该是关于邓艾和钟会的事情吧。

司马昭：既然公主知道，我也就不需要拐弯抹角。确实是邓艾和钟会这两个人让我很困扰，虽说他们是灭蜀的大英雄，但是现在都有叛逆的行为。

曹绫：既然有叛逆的行为，那么就该当机立断去抓他，否则等他积蓄实力，收揽人心，轻则成为刘备第二，重则威胁大魏江山。

荀勖：我也同意，邓艾先不说，那个钟会虽受您的恩典，但他本性不见得能思量忠义，不可不快快防备。

贾充：这女人一直是我们的敌人...

司马昭：不，我认为我们在这一点可以达成共识，没有人希望见到邓艾或是钟会造反。

曹绫：想要一口气解决邓艾和钟会，可以先放任这两人互咬，让钟会解决邓艾。之后你再亲自坐镇长安，表示对他的挑战。此时钟会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率领一群没有战斗意识的军队和你对决，二是投降，那么他此生将永远无法碰军队。

魏舒：怎么看都是最完美的策略，但是...还是有个小小疑点...如果钟会能够驱使蜀将为他作战呢？

曹绫：以现在钟会和蜀人相处的时间，施恩不及，积怨难消，他没有这本事驱使蜀人。况且就算他有这个本事，难道我大魏的

相国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亡国奴的挑战？

司马昭：好，一切都照你的想法来做。不过...我有个要求...

曹绫：和你一起前往长安是吗？没问题。

司马昭：（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辗转反覆想了半天想出的方案，都不及她随口提出的周全。她的能力不下于元姬，甚至还在她之上。如果她不是曹氏宗族，或许能够成为我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吧。）

曹绫：（没有计画的计画，没有谋略的谋略，姜维或许可以体会我的安排，但能不能成功，一切都要看天意了。）

## 逮捕邓艾 洛阳宫殿

司马昭：根据卫监军、钟司徒还有师纂的上书，邓艾自认有盖世奇功，居然假传圣旨，恣意在蜀地大封官员。臣认为应当即刻逮捕逆臣邓艾，避免蜀地得而复失。

曹奂：那就逮捕他吧。

司马昭：陛下，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

曹奂：您还要朕做什么？

司马昭：为了避免邓艾反抗，臣已经派遣中护军贾充率领精锐中军一万人，从褒斜谷南下，进驻汉中。而陛下您也应该随同臣前往长安坐镇。

曹奂：一切都照相国你的意思吧...（反正我也没有这个权力说不...）

司马昭：巨源，现在任命你为行军司马，即刻前往邺城镇守。

山涛：这...

司马昭：别忘记你可是我们司马家的亲戚，因为这样的亲戚关系，我很多事情可都睁只眼闭只眼，例如说嵇康的事情...

山涛：遵命！我立刻启程前往邺城。

邵悌：相国，有一事下官不明白。钟会手下的兵力有邓艾的五六倍，您只要命令钟会去抓邓艾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去长安一趟吧？

司马昭：你难道忘了之前你跟我说的话吗，竟然还跟我说不用去长安？

邵悌：莫非相国也怀疑钟会会造反？

司马昭：我以诚信待人，别人就不会背负于我。前阵子贾充还问我，是不是怀疑钟会，我跟他说怎么会有这种道理，要你领兵出征，还可以回头怀疑你的忠诚呢？贾充也对此无话可说。总之我到了长安，一切就会自己结束了。

羊祜：（相国大人摆明就是怀疑钟会，这次南下目的除了要逮捕邓艾，还要顺便测试钟会的忠诚。万一钟会造反，十万大军足够平乱，而他如果没有造反，则可以趁机收回兵权。只是这样完美的计画，似乎还是存有一些破绽，要不然岳父也不会如此积极让夏侯义权前往益州。）

公元二六四年元月，曹魏皇帝曹奂下令逮捕邓艾，用囚车押

返洛阳。晋公司马昭怕邓艾抗命，派遣中护军贾充南下。而司马昭本人也亲率大军，侍奉皇帝曹奂，进驻长安。

### **借刀杀人 剑门关 魏军营帐**

钟会：我已经接到逮捕邓艾的命令，这下邓艾可完蛋了。

姜维：不，如果您亲自去逮捕邓艾，只怕陇西军会反抗，到时打得两败俱伤，对我们可没有好处。

钟会：那么该怎么做？

姜维：监军卫瓘，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如果卫瓘被邓艾的士兵所杀，那么正好可以坐实他反叛的罪名。如果卫瓘成功逮捕邓艾，我们也乐得轻松。

钟会：妙妙妙，我这就修书给卫瓘，叫他前去逮捕邓艾。

### **卫瓘奇谋 成都 陇西军帐外**

卫瓘：（这该死的钟会，居然让我进行这九死一生的任务，摆明就是要我给邓艾宰。不过如果我不接受，就算钟会不杀我，相国也不会放过我，只好拚了！）

卫瓘：诸位，我刚才接到皇帝诏书，要逮捕逆臣邓艾。诸位请放心，只逮捕邓艾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牵连。只是如果反抗的话，恐怕就得屠灭三族了。

田续：既然是皇帝的命令，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卫瓘：（咦？看来陇西军不是每个人都忠于邓艾嘛。）



丘本：那是田续那家伙被邓将军修理过才会这样，我们平常可受到邓将军不少照顾。

师纂：不，我们是朝廷的部队，不是邓艾的私兵，就算对他再爱戴，贸然行动反而只会害了他。

卫瓘：（对了，这个师纂似乎是相国派来监视邓艾的人，看来在这时候可以发挥作用了。）

王颀：嗯...我们是朝廷的军队，没有必要进行反抗，成为真正的叛徒。

杨欣：我同意，这件事情我们会保持中立的。

牵弘：也罢，剩下就看丘本那个秃子了。

丘本：嗯...唉...随便你吧...只是接下来亲兵的关可没那么好过，你自己想办法吧。

卫瓘：那么师刺史，到时候押送太尉的工作就拜托你了。

师纂：师纂一定尽力而为。（哈哈，该死的邓艾，现在落到老子手里了吧。）

## **逮捕邓艾 陇西军主营**

邓艾：卫瓘，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一大早就把我父子绑起来？

卫瓘：奉皇帝诏命，逮捕逆臣邓艾。

邓艾：我是逆臣？哈哈...我明白了，白起所遭受的残酷待遇，今天又在这见到了。

卫瓘：奉旨办事，实在是不好意思。

邓忠：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了！

卫瓘：我和你无冤无仇，怎么可能会陷害你？你仔细想自己做了什么事？如果不是你在成都胆大妄为，惹得相国生气，会有今天的局面？当时相国托我带话给你，就是希望你能收敛，哪知道你仍然故我，还出言反驳，请问你还会有救吗？

邓艾：邓艾只知专心奉公，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

卫瓘：是吗？当你被封三公的时候，你的表情可表现得不是那样。我很同情你，但你也该知道，没有能力玩政治的人玩政治，最终都没好下场...

步兵：快点把邓将军还来！你以为凭你这么一点人马，可以走得出去？

卫瓘：邓艾！让我走，我会上表帮你伸冤，如此你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你放任手下杀我，到时候相国绝对不可能原谅你。别忘记成都外面还有钟会的大军在那虎视眈眈，凭你陇西军的数量，根本就毫无胜算。

邓艾：卫监军，我可以相信你？

卫瓘：我卫伯玉说话算话，难道你没听过我的名声？我愿意以身家性命去担保太尉的清白。

邓艾：那么一切都拜托你了。

卫瓘：（好耶，这下应该过关了。剩下就是派师纂把邓艾运回洛阳就好。）

## 谋反之议 剑门关 魏军营帐

钟会：哈哈，邓艾已经被逮捕了，看来卫瓘这家伙还真不简单。

姜维：事到如今，有些话或许我也该对您说了。

钟会：我会不了解你在想什么吗？姜伯约...

姜维：（难道他看破我的复国之计？）

钟会：你想要劝我起兵反叛对吗？其实我打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姜维：既然您都知道了，我就直接说下去。您被称做“今之张良”，但是您记得上一个有张良称号的人下场如何？

钟会：荀文若...被武皇帝活活逼死。

姜维：既然都这么清楚您即将面对的命运，为什么还要这样束手就擒？论智慧，司马昭不如您。论用兵，司马昭也不如您，您又有什么理由屈居于他之下呢？

钟会：我有今天的地位，可都是司马家给予我的，当我因为曹爽的事情而被免职时，可是司马师破格提拔我的。

姜维：我不认为你是这样念旧恩的人，这些话可以对外人说，但请不要对我说。我所认知的钟士季，就是如此狼子野心之人。

钟会：哈哈...我就是在等伯约你这样对我说话，你之前太过恭敬的态度反而让我害怕。本来以我手上十几万大军，绝对足以和司马昭抗衡，然而底下将领不知道会不会听命于我，让我相

当困扰。

姜维：所以你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对吧...

钟会：没错，你不要把我当傻子，像你这样充满理想的忠义之士，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帮我谋反？你不过是想要利用我和司马昭斗个两败俱伤，最后再收渔翁之利，完成复国的计画而已。

姜维：（不好，钟会他真的不是省油的灯，我太小看他了。该怎么办？当场挟持他？还是格杀他？）

钟会：伯约，我既然知道你的计画，本来应该当场格杀你，然而我却没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没有你，我实在没把握对抗司马昭。我可以完全支持你的复国计画，在我夺得天下之后，可以把蜀地让出给刘禅，让他复国。这样应该可以换得你们蜀将的效忠了吧...

姜维：为什么会答应我们的请求？

钟会：因为我对蜀地没有兴趣，蜀国的魅力在于有一群忠诚过人的蜀将，而非这狭小的土地。拿这土地换取你们的效忠，实在是非常划算。

姜维：既然这样，姜维就誓死协助你完成大业，这也是为了大汉复国的希望。

钟会：很好，现在我们就一起前往成都吧，我想卫瓘看见我们，大概会惊讶到连话都说不出。

姜维：（问题在于，钟会还是没有实际要起兵的行动，万一再拖下去，只怕他变卦就麻烦了。）

## 最后的集合 剑门关 蜀汉军营帐

柳隐：老大！当我接到降书的时候，我本来还以为你真的开窍了。最后看来又是空欢喜一场。

蒋斌：我大概已经猜到大将军心中真正的想法了...忍辱负重，以求真正的胜利。

姜维：不愧是大司马之子，一眼就看出我真正的打算了。

王含：既然如此，末将一定跟随大将军到底！

柳隐：老大，这种事情千万不能忘记我！

姜维：众位的好意，姜维都心领了，但是我不希望每个人都和我一起去成都冒险。休然，我希望你在这里协助向充和来忠整顿军务，等待成都那边的消息再来起兵响应。

柳隐：老大，这太狡猾了！为什么小句可以去，我就不行？

姜维：休然你的官阶虽不高，但是和基层士兵相处的时间最久，扣除我以外，你是最能指挥那些军队的。除了张、廖以及袁将军等因为地位崇高而非去不可外，其他人能不去就不要去。毕竟此行实在吉凶未卜，不能让太多人去冒这个险。

蒋斌：我和钟会有过数面之缘，也有多次书信往来，大将军带我去，一定更可以得到钟会的信任。

姜维：可是...你是大司马的儿子...

蒋斌：蒋斌一直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今日能得到这个机会，虽死而无憾！

姜维：好吧...但是你千万要小心，要是有什么差错，我可没办法向公琰交代。

夏侯和：可以借一步说话吗？

姜维：我好像过去有看过你的样子。

夏侯和：在下夏侯和，字义权，家兄是夏侯仲权，曾经担任过你们的车骑将军。

### 临门一脚 剑门关附近

夏侯和：名义上我是奉相国命令，前来蜀地安抚百姓，维持治安。实际上我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把钟会逼反。唯有如此，大魏的中兴才有一线希望。

姜维：是谁托付你的任务？曹绫？

夏侯和：不，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公主见面了。其实是我二哥托付我的。

姜维：仲权他没死？

夏侯和：是的，现在人在洛阳潜伏著。

姜维：实在是很感激你告诉我这消息。

夏侯和：我听说你和钟会走得很近，才想说你应该可以接触得到他。请问他现在有造反的念头？

姜维：有是有，但他始终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我只怕他到时候变卦。

夏侯和：既然如此，我会先散布关于相国已经进驻长安的消

息，并且把相国的这封信给他。

我恐怕邓艾不会就范，所以已经让贾充率领万兵入斜谷，驻汉中乐城，而我自己会率十万大军屯于长安，不久便可相见。

姜维：真妙！如果钟会知道司马昭有行动，他一定会被逼反。  
(其实司马昭不出兵，钟会不一定会造反，看来是有人说动司马昭采取这样打草惊蛇的动作...该不会是曹绫你吧...)

夏侯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一定要让钟会造反。

姜维：我知道。

夏侯和：其实就算钟会造反，能够让大魏中兴或是让你蜀国复国的机会都微乎其微。但是我和二哥都愿意赌上这最后的可能性。

姜维：我同意，不能让司马昭这么容易得逞。

## **远大的计画 成都郊外 魏军营帐**

钟会：伯约，接下来我想听听看你的意见。

姜维：该说的，之前不都已经说了？

钟会：事情都到了这个节骨眼，我不希望你还对我有所保留。

姜维：你听说了那件事了吗？

钟会：我收到相国的亲笔信，看来他是完全不信任我了。捉拿邓艾，相国明知我能独力办到，如今他率重兵至此，一定是对我起疑。我们必须立即行动。成则可夺天下，不成还可效法刘备，退保蜀汉之地！现在我已没有任何犹豫，一起共举大业吧！伯约

你可先率五万人为先锋出斜谷，我领大军在后，到长安后兵分两路。骑兵沿陆路东进，步兵下渭河顺流向东入黄河，估计五日到孟津，可与骑兵会合于洛阳，攻下洛阳则天下可定。

姜维：只是如果要起兵，还欠缺一个大义的名分...以我旧主的名号，足够可以号召大汉的军民起来奋战。但是关于你的远征军...

钟会：你是要我放弃他们？

姜维：就如同士季你之前说的，那些人恐怕不会听命于你，所以最好早做打算。

钟会：不，要是少了大魏军队的战力，要打赢司马昭也不是易事。我想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之前不久听说郭太后已经逝世，我想以她作为大义的名分，伪造她的遗命，试探这些将士的意向。如果他们同意起兵，那最好。如果不同意，到时候再解决他们也不迟。

姜维：（看来钟会终于下定决心要造反了，接下来只要想办法让钟会杀光那些魏将，最后钟会就只能依赖我们了。）

## **杜预的应变 涪县 魏军营帐**

荀恺：杜长史，事情真的有些古怪...

杜预：看来护军也发现问题了。明明邓艾已经被逮捕，为什么还要把军队开到成都附近，加上今天这个要我把粮草运到成都的命令...



荀恺：就我私下派人去打听，司徒（钟会）确实要把军队开进成都没有错。

杜预：为什么好端端要把军队开进成都？明明邓艾就已经不在了。等一下...事情不好了！

荀恺：怎么样？

杜预：多亏护军你细心，要不然就要酿成大祸。现在就推说道路崎岖，粮食运送不易，请他多等待些时日。

荀恺：我明白了，看来你也认为钟会有问题？

杜预：对，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里的理由。现在我们手上有粮草当资本，就算钟会真的起兵造反，我们只要烧掉这些粮草，至少可以降低他一大半的战斗力的。

荀恺：看来灭蜀不过只是开始而已...

杜预：没错，在这场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中，不知道我们不能活下去呢？

## **郭太后遗命 成都 皇宫**

钟会：知道我邀请诸位前来有什么目的吗？

卫瓘：（这钟会一定有问题，本来我已经搞定邓艾，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带著大队人马冲进成都，摆明就是占领嘛。若不是陇西军都还不肯听命，我早就带著这些人和你拚了。）

钟会：我这里有个郭太后在临终前托付给我的遗命，现在就给大家过目。太后命我统帅伐蜀兵马，即刻起命讨伐弑君逆贼司

马昭。钟会虽然不才，但也是忠义著称的颖川钟家之后，因此只有奉诏讨伐司马昭，才能对得起先父的名声。现在愿意响应我起兵的，就在这檄文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卫瓘：(糟糕了...)

胡烈：(钟会果然要造反...)

羊琇：(该怎么办?)

夏侯和：(眼前这些都是司马家的亲戚或是受司马家提拔的人，留著只会坏事。看来是我发挥的时候了。如果可以用我卑微的生命来换取大事的成功，那又何乐而不为?)

夏侯和：哈哈，我就知道钟会你这逆贼要造反！太后去世的时候，我人也在洛阳。据我所知，太后病逝之前可从来没见过任何人，这篇遗诏不知从何人手上所得？

钟会：我自然有我的管道。

夏侯和：呵呵呵，我看你的遗诏，来源大概和毌丘俭的密诏一样吧！

胡烈：这种有问题的遗诏，恕我们不能遵从！

羊琇：很抱歉，我也不能签！（干！其实我怕得要死，都被那个夏侯和搞得非和钟会对干不可。）

钟会：哼！你们这些司马昭的走狗，我可是一点也不意外！

卫瓘：等一下，我倒是认为这篇遗诏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等确定真伪之后再决定夺。如果确定是真的，到时候再响应也不迟。

夏侯和：去你的！你这胆小鬼！

胡烈：没出息的东西！

钟会：（如果把监军卫瓘给关了，到时候恐怕就让司马昭有借口直接攻击蜀地了。现在我粮草未齐，还没有把握能打赢司马昭，不如先放他一马吧。）

钟会：把除了监军卫伯玉外的人全部都给我关到朝堂里去，紧闭城门宫门，严兵看守。

### **姜维密函 成都 刘禅住处**

郤正：陛下...

刘禅：像你这样有才干又对朕忠心耿耿的人，为什么朕不能早点认识你？

郤正：一切都没有太晚，请陛下看看大将军给您的信。

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刘禅：这个姜维还是这么傻...他这样做，恐怕会让成都血流成河吧。

郤正：陛下，大将军也是一片忠诚...就算背负所有罪恶，他也不放弃那最后一丝机会。

刘禅：朕知道，朕也没有怪他的意思。其实朕的本意，是想让朕自己一个人扛起亡国的罪名就够了。没想到大将军他居然也要让自己背负这样的臭名。万一失败，恐怕后人对他的评价，只

会有嘲笑和谩骂而已。

郤正：不会的，因为臣一定会想办法让后世知道，大将军其实是什么样的人。

刘禅：说得也是，你就想办法让真相传达给后世吧。

### **锦囊妙计 成都 魏将软禁处**

胡烈：没想到钟会这么大意，居然让我们关在一起。

羊琇：我想他是单纯认为我们这群笨蛋，就算想破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胡烈：说得也是...现在和外界断绝联系，我们在这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羊琇：等一下...我虽然笨，但娘可不笨...这里有个娘交给我的锦囊，说危急时候可以打开来看。我看看...卫瓘和丘建...

羊琇：卫瓘那奸诈的老小子我知道，但是丘建...

胡烈：没想到令堂居然如此厉害，我想她应该只有在洛阳看过那个人一次而已。丘建本来是我的左右，后来我把他推荐给相国，钟会又向相国请求把他带在身边，钟会似乎对他相当信任。

羊琇：娘还真可怕，居然会注意到这个细微的事情。

胡烈：没错，如果透过丘建，我们就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 **展开行动 成都 姜维住处**

姜维：钟会对于杀贼将的事情还在迟疑，再继续拖下去，对

我们会很不利。

廖化：那么我们干脆自己动手如何？

姜维：不可，这样做除了会让钟会不信任我们之外，更会因此和贼军结仇，陷我们于不利的处境。

蒋显：大将军，您的想法我固然知道，但是也请您不要太顾忌我们的性命。要知道，进行这样的复国计画怎么能不付出牺牲？大哥、我、甚至在场的每个人都是抱著同样想法。

姜维：实在是对你们感到很抱歉...

句扶：这是什么话，我们相处已经多久了，还如此见外？

袁綝：义父把一切都托付给我，我自然要为义父想要守护的大汉奋战到最后一刻。

宁随：这是为了大汉的最后一搏，就算失败也可以挺起胸膛去见丞相。

姜维：那么大家就和我一起去见钟会吧，这次一定要说服他坑杀所有贼将才行。

## **丘建的建议 成都 皇宫**

丘建：听说司徒您把所有的高阶将领都软禁起来，是否有这样的事情？

钟会：确有其事。

丘建：那么司徒日后起义之时，要靠何人来统领这些部队？

钟会：那些司马家的走狗，不值得信赖，杀光也无妨。我打

算让姜维为首的蜀将来领兵。

丘建：如此...司徒您就危险了...

钟会：什么？！

丘建：莫非您还真的相信那些蜀人？他们投降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随时抱著复国之念，准备咬您一口。

钟会：这点不用担心，我已经答应让他们复国，我们之间并无利害冲突。

丘建：错了！我们对那些蜀人来说，总归还是外人，要真正完成复国，就得排除我们。试问若是您杀光所有我军将领，身边都是蜀将，还有谁可以阻止他们对您不利？

钟会：（这倒是...我一时之间冲昏头，似乎又太过信任姜维了。）

丘建：其实我们一路走来，都是靠这些人才可以取汉中、破阳安，他们才是真正可以倚靠的人。

钟会：可是他们摆出不合作的态度，让人困扰。

丘建：经过几天的挨饿受冻，这些人几乎都是有心无力了。

钟会：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只要在檄文上签名就可以重获自由？

丘建：话可不是这样说的，现在这样硬逼，只会让某些人态度变得更强硬，弄得两败俱伤。小人建议，让各部允许一人亲兵送来食物和御寒衣物，如此这些将领得到温饱，到时必会感谢司徒您的恩义。

钟会：只是我担心宫中之事宣扬出去，到时必定会造成极大混乱。

丘建：请不用担心，小人绝对不会让这些亲兵进入宫中，只让他们把东西丢下就走。

钟会：好，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到时候若能说服这些将领，起兵成功之日必定会让你成为三公。

丘建：多谢司徒...不，圣上的抬爱。

钟会：皇上？哈哈哈哈哈...

丘建：（钟会你这王八蛋，你一世聪明，看来是要在这时候落马了。）

### **事机败露 成都 魏将软禁处**

士兵：将军，我还以为此生看不到您了...

胡烈：安静一点，光凭你一个人是没办法救出我们所有人。所以我要请你带话给我儿子，让他来救我。就说丘建偷偷告诉我，钟会已经做了一个大坑，白棒数千条，想要把外面的士兵都叫进来。每人赐一顶白帽子，拜为散将，再依次把我们都用棒子打死，尸体丢入坑里。

羊琇：（真是有点吹牛不打草稿，不过只有这样才可以激起士兵们的怒火吧。）

士兵：是！小人一定把话带到。

## 胡渊举兵 成都 曹魏军帐外

胡渊：我爹的亲兵把这样的消息带过来，愿意去铲除逆贼钟会的就跟著我来。

皇甫闾：等一下，你怎么知道这消息是真是假？

胡渊：是那个亲兵亲眼看见的，而且各位不怀疑我军的高阶将领为什么都失踪了？

庞会：事情确实不单纯（眉头一皱）。

李辅：问题是，似乎不该你来发号施令吧，你算什么东西？

胡渊：现在不是计较官位大小的时候了吧！

句安：我有个疑虑...

胡渊：快说，我可是不信任你这个叛将，要是有什么不轨的举动，我第一个杀你！

句安：现在卫监军人还在成都官署内，如果我们贸然起兵，恐怕会危及到他的性命，到时我们纵然平乱有功也没用了。更何况，我们这些将领品秩都太低，根本没有权力调动部队。如果能得到卫监军的协助，事情就大不相同。

胡渊：说得倒是很有道理。

蒋舒：我也有话要说...

胡渊：说吧，叛将二号！

蒋舒：我对成都的地理位置非常熟悉，如果诸位相信我的话，请让我去营救卫监军！

李辅：这个人可靠吗？



王韬：你这个前孟达部将还敢说这种话？

李辅：你少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我好歹是个前将军！

庞会：不妨让他试试看吧，在座各位恐怕也没人有这个本事自由进出成都不是吗？（看来，该舍弃钟会的时候到了，只有跟著这些人起兵，才有机会趁乱杀光关羽全家。）

### **卫瓘脱身 成都 皇宫**

钟会：现在城外似乎有些士兵因为听信谣言而骚动，希望你能够出城安抚他们。（这该死的丘建，我居然忘记他曾经是胡烈心腹，没想到在这重要关头出事。）

卫瓘：您是他们的统帅，为什么要我去呢？应该要自己去才对吧。（其实这是脱身的大好机会，如果我表现得太干脆，恐怕你打死也不会放我去。）

钟会：你是监军，应该先让你去，我随后再跟著去。

卫瓘：好吧...既然您也肯去，我就勉为其难出发吧。

钟会：等一下...万一卫瓘出城后反咬我一口，号令外面的军队进城就糟了！来人！快点去追卫监军回来！（该死，怎么最近我一直出现失误，我这今之张良怎么了？）

### **诈病避祸 成都城外 官署**

武官：监军，司徒请您回去成都一趟。

卫瓘：.....

武官：怎么忽然病成这样？

蒋舒：监军身体本来就on不好，刚才回到官署时忽然大吐，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武官：我们司徒早就知道会这么巧，所以特别请了名医来诊断。

蒋舒：(糟了...)

医生：这脉象...四平八稳，很正常呀！没有问题啊！等一下...怪怪的...

武官：怎么啦？

医生：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乱的脉象。

蒋舒：监军还有救吗？

医生：试试看。这怎么回事？！

武官：你听到什么？

医生：武皇帝的《短歌行》...

武官：什么？！

医生：我看还是赶快准备后事吧！监军，我先告辞了！

武官：为了个半死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走！

蒋舒：大夫，快救救监军...

卫瓘：若不是我会改变自己脉象的方法，加上喝一堆盐水喝到吐，恐怕是难逃此劫。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在中途接我，让我能躲过钟会的手下，平安回到城外官署。

蒋舒：在下蒋舒，在阳安关时我们有一面之缘。

卫瓘：我知道...今日你前来，应该是为了钟会谋反之事吧。

蒋舒：是的，钟会囚禁大量高阶将领，城外将士知道消息后，迫不及待想要攻进成都。然而城外将士虽多，却无一高阶将领可以指挥，军令不行，想平乱也有心无力。

卫瓘：你还不错嘛，想到找上我来指挥全局。看来你并非只是个见风转舵的小人。这里是符节和盖有我官印的亲笔书信，如此要讨伐钟会就不是难事了。

蒋舒：多谢大人！

公元二六四年元月，卫瓘的军令传遍城外魏军所有营房，所有魏军士兵，在胡渊的率领之下，开始攻向成都。

## **决死之战 成都 姜维住处**

张翼：大事不妙了！现在城外贼军开始攻进城内，似乎是消息走漏出去！

姜维：想不到...最后还是失败了...莫非是天意？

句扶：不，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可以和贼军拚了！

蒋斌：没错！就算死，也要多带几个贼军一起死！

袁綝：在这里光荣战死也是不错的结局，到那边就算面对义父也抬头挺胸了。

姜维：那么...我们就来个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奋斗吧...孝兴，你和幼常趁现在敌人包围网没有构成之际，想办法脱身前往我军

阵地。只要敌人人数不多，光靠我们从剑门关带来的五千精兵应该足以克敌。元俭，你和太仆前往陛下寝宫，保护陛下安全。

廖化：伯约，你要保重！

蒋显：蒋显一定用生命保护陛下安全！

姜维：剩下的人，就随我来吧...

句扶：不公平！我想要和张翼交换！

姜维：任务已经排定，不要再争执了！

张翼：没想到伯约最后会选中我和你一起作战，你愿意相信我，我真的很高兴。

蒋斌：能够和大将军奋战到最后一刻，蒋斌纵死也无憾。

袁綝：能够参加战斗到最后一刻，真的感到很光荣。

姜维：说什么傻话，我们可要支撑到孝兴的援军赶到，千万不能轻易言死。（丞相，恕姜维无能，现在只有一死来报答您的知遇之恩了。香，现在已经超过四十年了，这下你应该会欢迎我了吧。）

## **第一次的抗命 成都郊外**

杨兰：情况怎么会变得这么糟糕，本来只是想偷跑回来看一下姜维怎么样，却发生这样的事。

诸葛果：早在一开始，主公或许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所以才不让我们跟随。

杨兰：开什么玩笑！我才不会让姜维这样死掉！

诸葛果：这也是果第一次违抗主公的命令...

杨兰：要进去成都还不算难，因为现在包围还没有完全完成。只是我们就算救出姜维等人，恐怕也逃不远吧。

诸葛果：不用担心，成都西山那边是五斗米道的地盘，教主范长生拥众十万以上，他已经答应收容我们了。只要能够逃到成都西山的地界，没有一兵一卒可以追进来。

杨兰：好！我们快点进去成都吧！（面对这些乱军，恐怕连逃到成都西山都是问题。看来...只有用这一招了...）

## 友情 成都

姜维：两位将军可以先进去宫内，我还有些话想和袁将军说。

张翼：好，那么我们就先在宫中等你。

姜维：其实我一直想要找借口让显通你不用跟着一起死，然而却还是失败了。

袁綝：剩下的三个人，每个人都顽固得跟石头一样，就算是苏秦张仪再生也说不动。

姜维：不过可以的话，我希望显通你能活下去。

袁綝：别说笑了，义父当年希望我代替他守护大汉，结果大汉却灭亡，我哪有脸还能苟活在世上。

姜维：可是...有件事情你似乎忽略了，你有著汝南袁家的血统。就我所知，袁公路的血脉还在江东残存，但袁本初的血脉却剩你一个人而已。要是你死了，袁本初这位一代英豪将从此绝后。

袁綝：我说过很多次，袁绍那个人我连面都没见过，对他根本没有感情。

姜维：陈将军在当初临行前，有告诉我一件事。

袁綝：义父他见过你？唉，亏我还想瞒着你。

姜维：当年他比谁都恨袁绍，因为袁绍亲手杀了一位他最重要的人。他将你从满宠手上救出，为的其实是要手刃袁绍的儿子。

袁綝：那么义父为什么不下手？

姜维：因为他看了袁绍写的这封信，而那封信现在就在我手上。陈将军说在适当的时机再交给你，只可惜之后我们可能没机会见面了，所以现在先给你。

袁綝：现在给我这信也不会改变我的主意，我已经立誓要和大汉共存亡了。

姜维：既然这样...成都西门的把守工作就交给你了，别让人从后面进来。

袁綝：真困难的要求，我尽力而为了。

姜维：永别了，显通。

袁綝：可以的话，我还真不希望最后在我身边的是你...

袁綝：（只可惜她眼中永远只有姜维，如果我战死在这里，也许她也能为我流一滴眼泪吧。）

## **终焉镇魂曲 成都 皇宫**

钟会：我正要找伯约你，有士兵像是要来为非作歹，我应当

跟他们说什么？

姜维：（现在钟会已经慌乱得六神无主，和平常的他可以说是判若两人，看来他离死期已经不远了。之前他算无遗漏，原因在于担任别人的副手。现在要算到自己的事，关系到生死大事，自然错误百出。）

姜维：只有迎击一途！现在贼军绝对是要去营救那些被囚禁的将领，你该知道要怎么做。

钟会：杀光那些将领，然后再和贼兵正面对决！

姜维：我已经派人去城外带前汉军部队回来支援，只要能撑住一时半刻，还是有机会的。

钟会：那就好！准备迎击！

姜维：（无论孝兴他们动作多快，援军是铁定赶不上的。若不是为了取信于钟会，我也不希望伯恭和蒋斌陪我一起死。我姜维加入大汉将近四十年，现在就用这一战来画下句点。最后一战，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钟会：还有机会的...我的皇帝梦...绝对还是有机会的...

姜维：（没有机会了...永远也没有了，难道这点你还是不明白？）

张翼：真是愉快，或许我是现在全大汉最幸福的人吧。

姜维：伯恭...

张翼：伯约，我要为我过去对你的不礼貌道歉。如果我早点知道你是这样忠勇爱国，甚至连自己名誉都不在乎的人，相信应

该早就能成为好友。其实你爱大汉的心，就和我爱益州的心其实是相同的，要是能早点理解这点就好了。

姜维：现在成为好友还不迟，至少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互相了解了。

张翼：是呀，就算是死，也死得没有牵挂。

钟会：真恨不能和蒋护军多相处一段时间。

蒋斌：司徒大人的才学和书法，蒋斌才是钦佩不已，真想和您多讨教一番。（只可惜你的为人让我鄙视...）

## 成都之战

胡渊：杀死钟会那个逆贼！杀光这些蜀人！我们的性命被这些奸贼威胁，只有杀光他们才能得生！今天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奇怪，庞会到哪去了，本来说好要一起来讨伐钟会，怎么没看见他的人影？）

钟会：朕是皇帝！没有人可以杀朕！你们这些低三下四的士兵没有资格碰朕！

蒋斌：野心真的会毁掉一个人，想那钟会曾经是文武双全的一代英豪，现在也变得和疯子没什么两样了。

张翼：大将军，张翼生为蜀人，死为蜀鬼！就让我们痛快地杀一场吧！（只可惜得和这个假留侯死在一起，对我这个正牌的留侯后代来说，真是莫大的侮辱。）

姜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许汉室真的气数已尽，我们



只有以身殉国，去见丞相吧...

李辅：西门根本进不去，那个怪物一个人就挡住我们大军。

蒋舒：那个怪物叫袁綝，在蜀地本来就是武艺超群的名将，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厉害。

句安：所以我们不能和他纠缠下去，只派王买将军留在那里牵制他，大家转往东门进去。

皇甫闾：我祖上平定黄巾之乱，今天就让我来平定钟会之乱！

夏侯咸：看来今天姓夏侯的要翻身了，一定要把钟会给大卸八块！

蒋舒：想不到热闹繁荣的成都会变成这样的战场，而且居然是我亲自下的手。

句安：还不是姜维搞成这样的？要是他乖乖投降，不要煽动钟会的话，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蒋舒：话是这样没错...等一下，那不是张翼吗？

句安：那死老头也想跟着姜维一起死呀，那就成全他吧，可别因为他是益州人就放过他。

蒋舒：我知道，就交给我吧。至少我可以让他死得有尊严...

李辅：这两个降将说话还这么大声，真是大言不惭。

王韬：你自己不也是降将？

李辅：少啰嗦！你以为我喜欢投降啊！看申仪和邓贤的下场，我能活到现在就算走运了。

姜维：还真是源源不绝地来...

钟会：杀光他们！朕命令你杀光他们！

姜维：钟会！你难道还不明白，你的皇帝梦已经破灭了？

钟会：不可能，我今之张良，算无遗策...

姜维：（不行了，这个人根本就是靠野心撑起来的，当野心破灭的同时，整个人也垮了。）

胡烈：钟会！你的死期到了！

羊琇：你自己为是张良再世，却没想到我娘智慧可远胜于你。

钟会：住口！住口！你们这些贱民敢对朕这样说话？

胡烈：稚舒，宰了他，让这次的乱事画下句点。

羊琇：这神圣的工作还是交给武玄你吧...

胡烈：.....（泰山羊家的人都这么胆小？）

胡渊：该死的姜维！因为你，让我在剑门关受辱，让父亲差点遇害，更让我安定胡家颜面无光，今天绝对要杀了你！

姜维：连个小将都有这样的气势，看来贼人真的气数未尽，今日之败，似乎也不完全是天命呀...

张翼：你这不要脸的叛将，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

蒋舒：我若是继续待在大汉，只怕一生都没有出头的机会，您也该知道益州人的地位有多卑微。

张翼：那么现在变成降将又如何？那些人有给你尊重？

蒋舒：...我已经回不去了。

张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蒋舒：张将军，我真的很尊敬您，能够以一个益州人的身份，排除万难爬到高位。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最后让您有个尊严的死。

张翼：想要我的项上人头是吗？那就来吧。（哈哈，就给这个可悲的家伙吧，反正我也没有多余的力气了。）

张翼：在死以前，也要带你这叛将一起下去。

蒋舒：张将军，得罪了。

张翼：哼！有本事就打倒我！说这么多废话都是枉然。

张翼：呼...呼...呼...这刀真是越来越沉重...果然是老了吗？

蒋舒：杀！

张翼：唔...

蒋舒：张将军，您辛苦了。

张翼：能够这样光荣战死，比病死在卧榻上要好多了.....

蒋舒：张将军，蒋舒这就送你最后一程。

姜维：伯恭？！

胡渊：我要宰了你！

姜维：报上你的名字吧，我不杀无名之辈。

胡渊：安定胡渊！

姜维：好！既然是安定胡家的人，就有资格和我一战。

胡渊：只要杀了你！我安定胡家就可以扬名天下！

姜维：办得到就来吧！

姜维：好厉害！

胡渊：臭老头，你也不弱！胡家同归枪！糟了！这老头居然会这么厉害...

姜维：胡家人真的都是疯子吗？

胡渊：先撤退...只恨不能取你狗命！

姜维：情况真不妙，或许我真该避免和这个疯子接触。

蒋舒：大将军...

姜维：你背叛我，我还可以宽恕你。但是从你害死傅佥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绝对不可能原谅你了！

句安：为什么你要搞成这样？明明只要投降，你就可以得到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更让我搞不懂的是，你明明就不是蜀人，为什么要这么拚命？

姜维：句安，难道我就一定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难道你不认为除了利益以外，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

句安：哼，真可笑。

钟会：朕不会死的，朕不会死在你们这群蝼蚁的手下！这张龙椅应该是朕的，天下应该被像朕这样优秀的人统治，上天为什么不长眼，让司马昭那种庸才取得天下？

钟会：哈哈哈哈哈...一切都是幻觉...吓不倒朕的，朕明明就要召见群臣...朕是万世圣君...

姜维：就算是幻影，你也满足？难道当皇帝真的这么有吸引力？

钟会：难道你不想？权力的欲望任何人都有，你凭什么说

我？

姜维：我和你不同，有许多的理想和伙伴支撑我一路向前。不像你，除了欲望还是欲望。

钟会：姜维，不要骗自己了，你分明只是为了自己的功名而战，你跟我没什么两样！

姜维：你真是可悲，难道你以为所有的人都是为名利而战？不，我心中有理想，有坚持，我愿意抛弃一切为了大汉。

钟会：呵哈哈...你问司马昭，他也会说这样的话；你问曹操，他也会说这样的话，事实上呢？

姜维：钟会...不知为什么...像你这样纯粹的恶者，反而让我不知道该如何憎恨起...

钟会：怎么回事？娘，您为什么出现在我眼前？我是皇帝了，是皇帝了，没有人可以欺负您，您可以放心看孩儿！

蒋斌：爹...您看到了吗？儿子我虽然能力不如您，但至少也做到以身殉国了。

姜维：看来撑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手抬不起来，身体也越来越沉重...

姜维：大家...对不起...

## 终 回 宛如梦幻

### 孤臣之死 成都 宫殿

步兵：这家伙是人吗？一个人就杀了我们这么多弟兄...

胡渊：不用害怕，这家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胡烈：鹞鹞，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往前一步！

胡渊：这家伙害死我们这么多弟兄，又差点害死您，为什么还要阻止我杀他？

胡烈：姜伯约将军，在下安定胡烈，方才小儿有冒犯之处，敬请原谅。现在贼首钟会已死，您已经没有继续奋战的必要，何不就此投降？我会向朝廷说是您协助平乱的。

胡渊：爹，这岂不是欺君？

姜维：看来你还是完全不了解我呀...我从来没有为钟会效忠的意思，他不管是死或活都没有任何差别。

胡烈：那您就更不需要再战斗了，放下刀剑，我很期待我们将来的共事。

姜维：当钟会死的时候，复兴大汉的计画就已经确定破灭，我也无法继续活下去了。

胡烈：这又是何苦呢？您过去也是我们大魏的臣子，现在只是回归而已，不算是叛臣。

姜维：要知道，如果让我继续活下去，我会不断想要找机会复国，不停再度背叛你们，这样的人对你们只是威胁而已。

胡烈：为什么要这么固执？明明当时您不也投降了诸葛亮？

姜维：情况完全不同，当时我没有受大魏的策名，而我效忠的太守直接抛弃了我。丞相拯救了我并予机会，让我能获得今天的地位。这个知遇之恩，就算用十生都难以回报。然而我却让大汉在我眼前灭亡，就算拚尽最后的努力也无力回天。现在只有以一死来表示对丞相的歉意。

胡渊：爹！快让我亲手宰了他！

胡烈：住手！难道你连一点武人的精神都没有？我明白了，安定胡烈在此守护您走上最后一程，希望您一路好走。

姜维：丞相，姜维实在是没有脸见您，北伐不但无功，还让大汉落入贼人之手。

傅佥：大将军，我们每个人都以您为荣。

赵广：待在您帐下是我们一生中最荣耀的事。

姜维：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看到已死之人？

赵云：已经够了，就算现在到这边，面对先帝也可以抬头挺胸。

魏延：在绝望时刻永不放弃，你比我这个一怒之下就舍弃一切的匹夫要强太多了。

尹赏：伯约，太了不起了，你真的是我们冀城的骄傲。

陈祗：没想到最后还是这样的结局，你叫我怎么说你？

姜维：赵将军？文长？尹兄？奉宗？

诸葛亮：伯约，不需要道歉，亮还没有你这样的勇气，宁愿

让自己背负恶名，也要赌上最后的一点机会来复国。

姜维：但是我还是失败了...

诸葛亮：成败不足以论英雄，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去做而已。

姜维：如果大家责怪我的话，或许我还会好受一点...

诸葛亮：亮真的没有办法责备一个已经尽力的人。就像先帝也没有责怪亮一样。放心吧，大汉就算现在灭亡，但是继承大汉精神的人还是在，大汉的立国根基可不是这么容易被消灭的。

姜维：香...果然最后的最后，是你来迎接我...

尹香：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再责怪自己。当初我对你的三个请求，其实只是要你坚强地活下去而已。什么功成名就，其实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所做的远超过我的请求，这四十年你也名满三国，以一己之力撑起蜀国。所以真的够了，不需要再让自己这么辛苦了。

姜维：真的可以休息了吗？

尹香：走吧...卸下一切的重担...到这里来和大家一起相聚吧。

姜维：各位，请原谅我先走一步，希望大家能平安无事...

胡渊：该死！我生不能杀其人，死也要戮其尸！

胡烈：鸱鸺，住手！

胡渊：爹！

胡烈：他也是一世豪杰，好好安葬吧。



公元二六四年正月十八日，姜维苦心策画的复国大计宣告失败，他本人被蜂拥而上的乱军所害，年六十三岁。据《三国志·姜维传》的注引《世语》记载，姜维死后腹部被剖开，发现他的胆跟斗一样大。姜维死后，后世对他的评价两极化，有认为他忠勇忘身，虽败不失为名将。也有认为他穷兵黩武，导致蜀汉灭亡。曾经和姜维共事过的郤正的看法可供参考：“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

## 最后的袁氏 成都 宫门

王买：这家伙应该可以靠近了吧，已经好一阵子一动也不动。

步兵：将军要靠近请自己靠近。

王买：夏侯咸那些家伙，把最难打又没什么价值留给我们，自己跑去打钟会。

步兵：您明明知道，还一直让弟兄们去送死。

袁綝：看来我真的没力了，这些人要是再涌上来，也就只有乖乖等死。死前就来看这封信吧...

吾儿：在袁家最困顿的时候让你降生，为父感到非常抱歉。本来想要教训那背叛者曹瞒，却没想到曹瞒用尽诡诈手法，骗得许攸、张郃等人背叛，使为父不幸在官渡惨败。数万大军尽数葬送。接著又在仓亭败给那狡猾曹瞒，一时间竟使那竖子成名。现虽为父坐镇河北，曹瞒不敢北上，但冀州各郡县纷起叛乱，为父光稳

定河北就已心力交瘁，近日更感到力不从心，深知已不久于人世。你却在此时降生，让为父感到悲怆莫名。为父深知显思（袁谭）和显甫（袁尚）两人水火不容，家臣又分成两派相互攻讦。只怕日后两人相争，你会被正室刘夫人或其他兄弟所害，所以将你送到汝南袁家本家避祸。若日后河北纷乱，你在汝南还可以避开这灾祸，免于骨肉相残之争。就算曹瞒侥幸入侵河北，你也不至受害。我相信曹瞒这家伙不管再无耻，应该也不至于敢把屠刀对向汝南的袁家本家，这是连董卓都不敢为之恶行。日后长大，你可以不用挂念这未谋面的父亲，但请你要记得，要时时以四世三公的袁家为荣，你流的血是最宝贵的。

袁綝：我终于明白义父为什么不杀我，还坚持让我姓袁的道理。一个惨杀义父挚友的冷血动物，却在这时表现出人性来，真叫人不知道怎么反应。也罢，到那里再好好揍你一顿吧。

步兵：贼首钟会和姜维都已经伏法，我军已经平乱成功。

袁綝：是吗？伯约也死了？

王买：那还等什么，把眼前这家伙也一起干掉，为那些死难的弟兄们报仇。

步兵：是！

## **庞会的复仇 成都 关家**

庞会：整个关家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不害怕吗？

关彝：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只恨我没有能力守护家人，让他

们命丧你这奸贼之手。

庞会：奸贼？！关羽斩杀我父亲，我为父报仇乃是天经地义。

关彝：战场上交锋造成的死伤，也想要算到我祖父身上来？

庞会：哼，那又如何？我生存的目的就是复仇，为了复仇，我不惜对司马家，甚至钟会卑躬屈膝，就是在等今天的机会。

关彝：哈哈，我明白了。你只不过是个悲哀的胆小鬼而已。父亲被称为忠臣，你无力去对抗篡国之贼，只好用报父仇这种藉口掩饰自己的无能。

庞会：住口！

关彝：可悲呀，当年庞德大喊：“我宁做国家的鬼，也不做贼将。”自己的儿子却当了贼将...

庞会：你们通通给我去死吧！

关彝：（三叔，至少关家还有你逃过一劫，关家以后的传承就交给你了...）

## **刘禅的悔恨 成都 刘禅住处**

刘禅：右车骑将军，外面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廖化：宫殿那边情况不明，但是外面的乱军到处烧杀掳掠，太仆蒋显和太子都已经罹难了。

刘禅：什么？！太子遇害了？

廖化：所以请陛下千万不可以踏出门一步。

刘禅：看见自己的儿子被杀，却只能在这里当缩头乌龟，朕

还真是窝囊。

张皇后：就算已经亡国，您也还是一国之君，要学会保护自己。现在出去逞匹夫之勇又有什么用？

张皇后：右车骑将军，这里就交给我，要挡住这些乱军一时半刻还没有问题。我希望你现在去找贼军的主将，不管是卫瓘或是胡烈，要他们带人来保护皇上。

廖化：我明白了，那么圣上就交给皇后您了。

刘禅：（朕从小就被赵叔叔保护，长大以后被相父保护，没想到现在年近六旬还是继续被人保护...朕曾经也想要振作，想要保护别人，却总是什么也办不到。若是朕能够再振作一点，又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局面？）

张皇后：皇上，已经过去的事情就算了，现在您还是蜀地九十四万军民的国君，打起精神来吧。不用担心，就算是接下来要到洛阳，梓童也会陪您到底，就如同我老爹如何陪先帝那样。

刘禅：皇后...

## 生存的意义 成都城内

句扶：你想要做什么？你都已经多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要在这个关头放弃？

宁随：已经没有希望了，当这些乱兵冲进来的一刻，我们大汉已经没有复国的可能。不如一死以谢丞相。而且你也该明白，伯约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生还的。

句扶：难道你就这样放弃了？当初皇上投降的时候，大将他宁可放弃自己的名誉也要拚那一丁点复国的希望，而你呢？你是聪明人，又曾经是丞相看好的接班人，为什么在这时候却蠢成这样？

宁随：事到如今，又能做什么？

句扶：难道你认为这样就完了？天下还有很多地方不是司马家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宁随：对呀...

句扶：我们还是有复国的希望，哪怕是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只要我们把那希望的种子给洒下去，终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宁随：到最后，我的智慧还远不如你，亏我还自诩是常败军的智囊。你说的没错，天下还没有被司马家完全拿去，我们还是有翻盘的机会。东有东吴，北有外族，南有南中，这些地方都不是司马家可以掌握的。

句扶：果然聪明的人还是不一样，其实我刚才还完全没有想到这些...

杨兰：总算看到你们了，现在局势很混乱，快点跟我们走。

句扶：杨姑娘？诸葛姑娘？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诸葛果：详细的情形等稍后再说...请问主公呢？

宁随：他正在别的地方，似乎已经和张翼将军一起逃出去了。

句扶：（你为什么要骗她们？）

宁随：（我不想扼杀她们的心。）

杨兰：这样...那就快走吧...

诸葛果：.....

### **姜维之妻 成都 城门**

杨兰：听我说，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恐怕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逃出成都。不如让我留下来抵挡敌军，这样至少你们三人可以脱身。

句扶：虽然你很厉害，但不代表可以对付这么多敌兵呀...

杨兰：我可是一骑当千，三国无双，这点敌兵不需要为我担心。

宁随：你要骗骗句扶或许还可以，但是要骗我或是诸葛姑娘就不行了。

诸葛果：想要宣称自己是主公的妻子，这样贼兵就会忙著杀你而让我们逃走...

句扶：开什么玩笑呀！我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事情？

杨兰：还有其他办法吗？连你旁边两个聪明人都想不出来了，你又想得到？

句扶：大不了和贼军拚了！你舍弃自己故乡，和我们同甘共苦这么多年，现在怎么能让你牺牲？

杨兰：我也不想就这样死呀！但是如果只牺牲我一个人就可以换得大家的生还，我又能做什么选择？

诸葛果：这...让果来代替呢？

杨兰：只有你才认识五斗米道的人吧。你死了，谁又可以带路？还有，平常你总是称我为主母，现在就让我来命令你，赶快带走这些人！

诸葛果：.....

杨兰：难道你还想违抗命令？

诸葛果：我知道了...

宁随：其实应该让我这个老人先死的，本来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该被丞相处死。

杨兰：人家可对你这个老头没兴趣呢！快走吧...这些年来，和你们相处，真的很快乐...我是说真的...

诸葛果：主母，永别了。

杨兰：是呀，万一姜维逃出来的时候，请代替我揍他，知道吗？

诸葛果：我明白了。

杨兰：其实我只是想要这么一次而已，就算是假的也好。

杨兰：至少在这一刻，我和那尹香可是平起平坐的。

士兵：前面挡著的这个女人是谁？

杨兰：我是大汉大将军姜维的正妻杨兰。

士兵：是那个把我们主帅害得很惨的姜维的妻子？宰了她！我要活剥她的皮！

杨兰：看来，这些人似乎不会让我好死呢，呵呵呵...

杨兰：（后悔吗？不，我不后悔，这三十多年真的很快乐。

有可以思慕的人,有患难与共的伙伴,还有遥不可及的奋斗目标,这样的人生又还有什么要求的?对了,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想起来,当时汉人屠杀我部落时,那个背著同伴放走我的人真的好像姜维...)

姜维遇害的同时,他的妻子也同样被乱兵所杀。但是却没有  
人知道,姜维这个妻子的真实身分...

## **成都 西山 五斗米道**

武官:快点把人交出来!别以为我没看见你放那些蜀将进山里。贼首姜维和他妻子都已经死在我们手上,我们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范长生:你知道这里是哪里?

武官:是谁的地盘?

范长生:我们五斗米道在这里立足了数十年,没有人敢踏进这座山里一步,难道你们有这个勇气踏进来?

武官:还不是妖道!弟兄们,咱们冲进去!

步兵甲:我也是五斗米道的鬼卒...

步兵乙:我爹过去也是汉中五斗米道的鬼卒...

范长生:我们蜀地五斗米道,光信众就超过十万,只是我们不喜欢干涉世事。如果你们不踏进来,我也不会去干涉你们外面的事情,好好想清楚吧。



武官：（五斗米道好像真的不好惹。算了，反正对付五斗米道也不是我这种下级士官能做的事。）

武官：哼！撤退！

范长生：（呼...为了保护这些蜀将，居然破例和外界冲突了。不过，我们五斗米道也很难在这乱世中独善其身，或许有一天得加入这样的混战吧。）

范长生：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姜维已经不在人世了...

诸葛果：主公本来就不可能逃过这一劫，他为了取得钟会信任，一直都待在他身边。

范长生：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对姜维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实在应该大哭一场。

诸葛果：笑也一生...

范长生：别对我说这种话，你难道过去都这样压抑自己的感情？现在你也该学会放下这一切，好好做自己吧。

诸葛果：呜...呜...哇哇哇哇哇...

范长生：（连这样坚强的女子都为他哭泣，到底姜维是何方神圣？只可惜我没有机会和他见面了。）

## **曹魏军军营 暗杀之谋**

卫瓘：（钟会伏诛虽然是好事，但是邓艾这边可就...说什么我也和钟会一起陷害过邓艾，要是他回复自由身，我可有数不尽的麻烦。）

田续：请问监军找末将有何事？

卫瓘：想不想要报仇？

田续：末将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卫瓘：我听说邓艾在江油说要诛杀你，还让你混在步兵的队伍中羞辱你。现在有个机会可以让你报复江油那次的羞辱。

田续：末将该怎么做？

卫瓘：钟会被杀，现在邓艾的部众认为邓艾一定可以沉冤得雪，所以跑去接他了。单靠师纂的部队，恐怕会让邓艾逃脱。

田续：所以大人要我去支援，继续押送邓艾？

卫瓘：邓艾部众一定会有激烈抵抗，有抵抗就会有死伤，而刀剑又不长眼...

田续：我明白了，末将一定照办！

卫瓘：（邓艾，你也别怨我，想要你死的人实在太多了，说不定连相国他也不希望你活著呀。）

## **绵竹附近 重获自由**

步兵：快点放了太尉！

师纂：你们这些人是想造反了吗？难道不知道我是益州刺史，是奉朝廷之命押邓艾回洛阳的人？

邓艾：哈哈哈哈哈...看来是钟会那个狗贼造反被杀了，反贼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

步兵：不错，反贼钟会已经伏诛，如此更可证明太尉的清白，

所以我们要把他带回成都。

师纂：胡说！我什么命令都没有接到。

邓忠：你这家伙，快点认命放了我们吧！

邓艾：不用了，反正这家伙和我们陇西军没有什么渊源，加上平日对士卒又刻薄寡恩，士兵根本不会听他的。我们就在这里看戏就好了，看一个愚人是怎样死的。

裴松之引《魏晋世语》说，师纂被愤怒的陇西军杀害，因为他对人性急又少恩惠，死时据说身上没有一处皮肤是完好的。

## 绵竹附近 邓艾之死

邓艾：田续，这是什么意思？

田续：什么意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

邓艾：卫瓘这家伙一定是怕我回成都之后向他报复，所以派你在这个地方阻截我。

田续：我奉监军之命，特来拿邓艾父子归案，如果有抵抗者，定斩不赦。

邓忠：爹，事到如今，就算跟他回去也难逃一死。

邓艾：没错，卫瓘那家伙不会放过我的...等一下...事情不是这样的...

邓忠：什么？！

邓艾：如果相国他不想我死，他绝对会保护我，至少会让卫

瑾这种谨慎小心的人知道杀我的后果。然而卫瑾却如此有恃无恐，看来真正想要我死的可不见得只有卫瑾...

邓忠：爹，司马家的天下有一半是您打下来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您？

邓艾：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我明明知道文种、淮阴的下场，却还是走上和他们相同的道路。

邓忠：爹，这时候就该带著笑容，用手上的刀剑和敌人做最后一搏。爹，希望我们来生还能当父子。

步兵：我们陇西部队也希望来生能当你们部属。

邓艾：有你们这样的部下，我邓艾可是虽死而无憾！

重获自由的邓艾父子在绵竹被追上来的田续斩杀。不久后，司马昭也把邓艾留在洛阳的其他儿子全数斩杀，并且把邓艾的妻子和孙儿都流放到西城。其后朝中屡有为邓艾平反之议，然而却直到公元二七三年，司马炎才应段灼、樊建等人所言，正式为邓艾平反。将其孙邓朗拔擢为郎中。邓艾建立旷世奇功，却蒙受如此大冤，而后世也没有多少人为他抱屈，令人不胜唏嘘。

## 曹魏军军营 杜预之怒

卫瑾：我听说您在大家面前，批评我的行为。我也知道错了，请接受我的道歉。

杜预：哼！你曾祖卫嵩是个令人尊敬的儒学大家，你父亲卫

觊也声誉卓著。结果你既没有品德，又不能用正直的作为作部下表率，用公权力满足私欲，你简直是丢你河东卫家的脸！

卫瓘：唉...我也是不得已的，要知道想他死的可不只有我而已呀。

杜预：你好自为之吧！（我又何尝不知相国也在默许这样的行为，其实最想杀邓艾的恐怕就是他吧。）

## 永安之危 永安城议事厅

杨宗：成都陷落的消息现在已经传得到处都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永安可是非常危险。

罗宪：那么就把那个散播消息的人杀了，这样应该可以稍微撑一段时间。

杨宗：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吧，你我都知道成都不但沦陷，而且不久前还发生钟会叛乱，甚至连大将军都死在那场乱事。

罗宪：我知道...一时之间我也拿不定主意。

杨宗：更可恶的应该是东吴，看那步协率领的军队，名义上是要增援，实际上却是想偷袭我们。

罗宪：真给右大将军说对了，东吴和我们本为唇齿相依之邦，没想到不同情我们的苦难，还在这时候背弃盟誓，偷袭我们。

杨宗：从现实角度来看，大汉已亡，东吴大概也撑不了多久，干嘛向他们投降。

罗宪：好，就让我来痛击他们。命你突围北上，去找魏军支

援，就说我们永安已经是他们领土，请他们增援。

杨宗：那可不够，还得准备文武官员的印信，还有人质才行。

人质最好要美一点的...

罗宪：你该不会中途想做什么吧？

杨宗：我杨宗可以以人格保证，绝对清廉可靠。

罗宪：算了吧，你和关索、霍弋并称三大损友，整个大汉何人不知？

罗宪率领永安区区两千人军队，先是大破步协军队，又挡住陆抗攻势超过半年。终于在半年后等到胡烈的援军，永安因而解围。司马昭嘉许罗宪的忠勇，任命他留永安原官，加号陵江将军，封万年亭侯。

## **南中动向 南中 蜀汉军军营**

霍弋：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也不敢随便作主，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商量一下。刚才接到成都那边的消息，因为钟会叛乱，整个成都成为战场，死伤无数。其中大将军和左车骑将军、蒋护军兄弟、太子等人都已经确认罹难了。

赵统：怎么会这样？！

刘敏：我认为大将军早就有预感事情会变成这样，所以才会要我们先逃到南中去。只可叹我没有保护好蒋家两兄弟，这样我怎么去面对外兄？

关索：伯约他还真傻，他失败后造成这样的灾难，恐怕后世的人会一直嘲笑他。

霍弋：还有一件对关将军来说很不幸的消息，我听说成都关家被魏将庞会趁乱灭门了。

关索：什么？！庞会？难道是庞德的儿子？

霍弋：是的。

关索：该死...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庞德的儿子居然会跟著来进攻？

赵统：因为曹贼的侵攻，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不过我们没有时间悲伤下去了。

关索：可恶呀...二哥，我居然没办法守住您的儿子...我到底在做什么？！

花鬘：关索，你冷静点...现在你是关家最后的血脉，一定要保重自己的啦。

关索：我知道，我也知道...

孟琰：（看来俺真是一点机会也没有，这该死的关索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张嶷：（如果当初我能再坚持一点，率军去阴平小道埋伏，说不定就没有今天这样的灾祸了。）

霍弋：我想到一个方式可以保护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只是不知道大家肯不肯接受。南中地区对于贼人来说，山多崎岖，气候炎热，完全没有进攻的欲望。如果我们能名义上投降他们，我想

他们会因为考虑到治理的困难，让我们保有实质的独立性。当然这计画需要南中大族的协力，不知道孟将军愿意协助我们吗？

孟琰：我们孟氏一族一定会支持大汉政权的，这点请放心的啦。其他大姓像是焦、雍、娄、爨、量、毛、李等也一定会配合的啦。

赵统：我同意，至少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实质的大汉政权，也可以收容逃难的军民。

刘敏：既然大将军都肯牺牲自己的名誉，我们又为什么不行。

霍弋：那么我就向曹贼递降书了。

张嶷：等一下，我听说司马家因为自诩是儒学名家，所以特别喜欢忠孝节义的故事。不如我们也来编个让司马昭爽孜孜的故事吧。

霍弋递降书，上书提到：“我曾经听说，人生在世，有三位君长，父、母、君王，而事奉他们的道理，完全一样。三者有难，则为他们效死。而今，我的国家败亡，主上归附；牺牲性命已无对象。所以向陛下投靠，忠心不二。”司马昭嘉许霍弋的节操，任命他当南中都尉，对南中之事不加干涉。

## 行馆 预言成真

陈寿：老师，没想到您预言的那么准，当初在宫门留下的十二字真言居然成真，大汉果然在一年后灭亡了。



谯周：这没什么，不过是从杜琼先生的言辞去推论的，并没有什么创新的地方。

陈寿：不，这还是很厉害呀，不畏惧像张裕那样的下场，拥有说出实话的勇气实在是非常可贵。

谯周：不过，后人会怎么看我呢？认为我早就已经和大魏互通声息？

陈寿：老师，明明就不是这样，您是热爱益州这片土地才会说出这些话，不是吗？

谯周：我认为天命归大魏，所以不认同姜维出兵造成我益州人伤亡，那只不过是徒劳无功的举动而已，人终究胜不了天命。

陈寿：老师说得是，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黷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谯周：是呀，志立功名，玩众黷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谯周因劝后主刘禅降，遂被封为阳城亭侯，迁骑都尉，最后被封散骑常侍，于公元二七零年冬天去世。谯周精通六经与天文现象，并以反对姜维出兵的“仇国论”闻名于后世。他一连串强调曹魏消灭蜀汉的言论，究竟是真的相信这样的占卜结果，还是为别有用意则不得而知。只是他的劝降确实也象征部分益州人对蜀汉政权的离心。他的弟子陈寿后来并没有被晋朝重用，不过他编写的《三国志》至今仍四处流传。

## 老将之死 行馆

廖化：德艳...

宗预：我活到这把岁数，就算死也算是天寿。但以这样的方式死去，还是很不甘心。

廖化：我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恐怕是撑不到洛阳了。

宗预：亡国之臣本来就没有这么好当，特别像我们这些经历过开国时期的人，哪受得了这样的打击。

廖化：真的好痛苦，早知道当时就和伯约一起战死算了。

宗预：唉...要是我们当初能齐心协力，又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毁掉大汉的，不是邓艾，而是我们自己呀。

廖化：或许你说得对吧，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只有到那边再向伯约和关将军谢罪。

宗预：(伯苗，我辜负了你的期待，还眼睁睁看著大汉灭亡。有著这样罪孽的我，还有机会到和你一样的地方？)

公元二六四年初，镇军大将军宗预和右车骑将军廖化在被护送前往洛阳的途中病逝。

## 恩仇消逝 雍州

马岱：到最后，不但伯约死了，居然连杨阜的女儿都死了。当大家都在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我却还是停留在原地，只是为了仇怨而战。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不但赔光了弟兄，还做

出许多后悔至今的事。伯约，接下来我那残余不多的人生将为马家的存续而活。我会告诉他们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知道永远不要再犯下自己曾犯的错误。

## **降伏的勇气 剑门关军营**

阎宇：长元，你是说我们要投降？

樊建：成都发生的事情，或许你们或多或少都有耳闻了。大将军的复国计画失败，已经以身殉国了。

柳隐：不！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老大苦了一辈子，最后还给他这样难堪的结局？

樊建：柳将军，我希望你能冷静一点，现在就算是悲伤或发怒都无济于事。这里有将近四万的军队，如果不赶快表明态度，恐怕成都和长安两地的军队将发动攻击，到时就来不及了。

王含：所以要我们表明恭顺的态度，让那些贼军不至于把我们当敌人？真是屈辱到极点。

向充：我们的士兵都还有斗志，加上大将军遇害，一定能发挥更强的战斗力。

来忠：就算战死，也好过当投降的亡国奴！

阎宇：要我投降，比杀了我还痛苦，这种事情实在是做不到。

王含：要死就死，大汉臣子有哪个怕死的？

樊建：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眼下四万将士的性命操在你们手上，不要再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了。

柳隐：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虽然我满腔的悲愤，但是也不能不考虑到老大要我们留在这里的用意。因为这场战争死亡的人已经够多了，难道大家还想要继续制造死伤才满意？想想这四万名弟兄都有亲人...

樊建：各位，投降是屈辱，需要比战死更大的勇气，拜托你们就听我这一次吧。

柳隐：（老大，其实我是已经对这个政权心灰意冷了，在你死以后，我没有理由再为这个政权和昏君卖命。）

向充：（我知道柳将军在想什么，但是他想的事情也不无道理，长久以来我们的奋斗是为了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

来忠：（个人的荣辱和四万名弟兄的生命，轻重可是一目瞭然。我已经制造了那么多的罪孽，又岂能在现在多加一笔？）

## **乱事终结 长安城议事厅**

裴秀：一切就如同相国所料，钟会造反失败被杀，邓艾也死在这场乱事中。（钟会果然死了...也不枉费我让邵悌等人不断散布你会造反的传言，也不枉费我推荐卫瓘来盯死你的用心。不过，我的计画虽然周全，但最后要成功还是得要你自己造反呀。聪明一世的你到最后就毁在自己的野心上，你也怪不了我。）

司马昭：公主这招震山敲虎果然厉害，一口气解决掉两个心腹大患。

曹绫：（果然失败了，本来只要钟会能够夺取手上军队的指

挥权，或是直接用蜀将，在战场上交锋还有一丁点机会取胜。钟会想必在最后关头没有狠下心诛杀手下将领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像他这样聪明的人会犯下这种错误，岂非天意？既然连这最后的计策也失败，看来司马昭要篡位的脚步已经是挡不住了。)

曹绫：那个...姜维他的状况如何？

裴秀：姜维煽动钟会谋反，跟著钟会一起被斩杀...据说我军因为愤恨姜维阴谋害他们，所以连他的妻子一起被杀。

曹绫：什么？！姜维他死了...妻子...又是怎么回事？

司马昭：公主怎么慌乱成这样？你怎么会这么重视那个人？

曹绫：整个蜀地最大的支柱就是他，得到他更胜过得到蜀地。

司马昭：说得也是，比起心怀诡诈的钟会或是难以驾驭的邓艾，这个人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将。

曹绫：我是为了大魏痛失一个人才而悲伤。少了他，或许灭吴还得多等一段时间。

司马昭：公主爱才的表现还真像是武皇帝...

曹绫：(我为什么说得这种话来？明明现在我心痛得要命...今天能站在这里全都是你的支持，然而你居然先走一步？想要不顾一切痛哭，但是在敌人眼前却不可以掉下一滴眼泪，这真的好痛苦。)

文官：因为这次灭蜀大功，圣上想要封您为晋王，请您即刻回洛阳接受册封。

司马昭：嗯...我知道了。即刻启程回到洛阳。(晋王也到手，

接下来就是禅让了，一切总是进行得这么顺利。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有种空虚感，莫非是因为邓艾、姜维等英雄都已经离世的关系？还是因为曹绫已经挡不住我？)

曹绫：(纵然现在已经无法再有什么作为了，但我还是有可以努力的目标。至少在最后，帮曹家争取最后一点生存空间也好。)

公元二六四年三月十九日，曹魏皇帝曹奂封司马昭“晋王”，增加采邑十个郡。两个月后，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此时，距离篡位只剩下一个步骤了。

### **乐不思蜀 洛阳相国府**

刘禅：不知道晋王您今天要招待什么，还真让人期待呢。

司马昭：孤似乎也邀请了安乐公你的旧属，怎么都没有跟著来？

刘禅：他们怕触景生情，所以并没有前来。

贾充：(晋王曾经对我说过，一个人没有灵性，居然能到如此地步，纵然诸葛亮也无法辅佐他长久不坠，更何况姜维。)

司马昭：你是不是很想念巴蜀？

刘禅：此间乐，不思蜀！

### **东吴新君 建业 皇宫**

张布：没想到陛下就这样走了...

濮阳兴：因为蜀国灭亡，之后攻略永安不顺利，加上交州吕兴反叛，现在我们大吴真的很危险。

张布：所以就算陛下用手指托我们拥立年幼的太子即位，我们也不可以轻易答应。这国家需要年长的君王。

濮阳兴：可是一时之间我们到哪里去找年长的君王？大皇帝的皇子辈除了齐王孙奋这个声名狼藉的家伙以外，全都死光了。

张布：皇孙的话，我一下子也想不到还有谁。

万彧：在下倒是有个不错的人选可以推荐。

张布：这不是左典军吗？

濮阳兴：到底是什么人可以让你如此看重？

万彧：乌程侯是故太子孙和之子，才能见识卓越，英明而有决断力，奉公守法，好学不倦。若说他像谁嘛...在下是想到一个人。

张布：像何人？

万彧：长沙桓王。

## **孙策再世 乌程 议事厅**

马扁：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左典军的游说似乎奏效了，马上就会有人来迎接您前往建业。

孙皓：嗯...

马扁：皇上您在想什么？是不是您手头的国务机要费不够用？如果是的话，就交给阿扁来张罗。

孙皓：你们夷州人只会在意这点小事？

马扁：偶们夷州是个鬼岛嘛，每个人都穷到没裤子穿，只可惜被圣朝带过来的人只剩下偶一个而已。

孙皓：朕只是在想，蜀国灭亡，天下被魏国夺去三分之二会不会还让得不够多？不久以后，魏国大概也会被司马家篡夺，到时候就是我和司马家的对决。希望司马家不要轻敌，如果他们以为朕是刘禅之流，他们绝对会后悔的。

宁随：在下丹阳刁玄...

孙皓：丹阳？你的口音怎么不像是丹阳人。再说，你当朕没看过真的刁玄？他可是宣太子（孙登）的宾客。

宁随：果然是眼光锐利，不愧是在下看上的英主。在下曾经听闻水镜先生司马徽与刘虞论运命历数，不知道陛下有没有兴趣知道？

孙皓：请说。

宁随：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

孙皓：哈哈哈哈哈，荆扬之君吗？你这个假刁玄还真有意思，朕还想多听听你的话。

马扁：（赶羚羊勒，哪冒出来一个死神棍抢了阿扁的饭碗。）

宁随：（事情不会这样结束的，司马家不会这么容易就夺取天下的！丞相与伯约死后，我更要替他们发扬对抗司马家的遗志。即使让孙皓变成第二个秦皇也在所不惜！）



## 匈奴之子 洛阳 质子府

刘渊：请问得到的答覆是？

王浑：不行呀，朝中大臣们还是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完全不打算给你机会。

刘渊：这点我倒是不意外，毕竟我们匈奴人和汉人打了好几百年的仗，一时间要对我们委以重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王浑：那些人就是死脑筋，也不想想像你这样饱读诗书的人，哪里还是危险的蛮族。过去我爹一直称赞你是个人才，当面相见之后更觉得不得了。以你的学问和武艺，哪怕是洛阳的朝中文臣武将也没几个人是你的对手。

刘渊：不用担心，日后还有得是机会。就算相国平灭巴蜀，作乱之人仍然存在呀。看看河西的秃发鲜卑和江东的吴贼，只要他们还在，我又何愁没有表现机会？

王浑：说得也是，到时我会向相国再次推荐你。（我们父子看的绝对没错，像这样杰出的人才，绝对不能让他跑掉。在我大魏失去邓艾之后，此人正是后继之人。）

刘渊：（到了洛阳之后，才发现并州实在太渺小。我们匈奴人怎么可以只窝在那小小地方苟且偷生？我们匈奴祖先和汉朝宗室约为兄弟，流有汉朝的血，实在应该继承汉室，和司马家一较高下。我就在洛阳慢慢累积实力，结交名士。总有一天，我们匈奴人会再度重拾往日的光荣。）

## 鲜卑之王 河西鲜卑王营帐

秃发机能：听说蜀国灭亡了，想不到过去那个能以少数军队撼动整个魏国的小国，最终还是难逃灭亡的命运。

若罗拔能：这样看来，魏国的势力恐怕是无法撼动了。难道我们真的要像姚柯回那没出息的家伙那样，对魏国表示恭顺？

秃发机能：忘记汉人怎么对待外族？羌人被汉人屠杀，根本就是“绝其本根，不使能殖”，这些我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若罗拔能：所以说，大王应该是要反抗了？

秃发机能：我刚继承祖父的部族，势力还不完全稳固，一旦我稳固统治，也就是这些汉人的末日了。

若罗拔能：好呀！杀光汉人，还我河西！

秃发机能：呵呵呵...我倒要看看汉人有没有真正有骨气的将领敢和我对决。

## 慕容鲜卑 辽东

慕容涉归：现在大魏独强已经是确定的事，看来我当初决定要把部族迁到辽东郡是正确的决定。虽然比起当年轲比能威震各部和汉人对抗要逊色很多，但是想想他的悲惨下场，还是像我现在比较好。靠著大魏“大单于”的封号，我才能和段氏、宇文氏等部相斗。只是...万一哪天大魏或是取代他的中原王朝衰落，我还要继续低声下气？

## 草付应王 羌王营帐

姚柯回：蒲怀归啊，原来是你。找本王有什么事情啊？

氏族兵：我是代表我们蒲氏部族来向羌王您求和的。

姚柯回：你们氏奴哪有资格和我谈条件，要么就投降我，向我屈服。

氏族兵：我实在不懂羌王为什么要对我们追杀到底，帮著汉人屠杀我们氏族有什么好处？等到我们都死完了，接下来就轮到你。

姚柯回：光冲著西羌都督这个官位就值得了。靠著这官位，我做什么都畅行无阻。更何况大魏对我这个叛服不定的人毫无信赖感，如果不做些表示，只怕到后来又把矛头对向我们。

氏族兵：那也不能就攻击我们呀，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也是支持大魏的部族。

姚柯回：怪就怪自己弱吧，蠢人！

氏族兵：你这样逼下去，是要逼到我们氏族人内迁到中原？

姚柯回：那是你们的事。像你这种低下的氏奴，哪能明白我建国之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何时能有个儿子？姚弋仲这个名字我为父早给你取好了，你快些降生吧。）

氏族兵：（这羌人的嘴脸真令人讨厌。我发誓，我总有一天会让我们蒲氏部族爬到你们羌人头上来。你不是说我们弱小吗？那我就给我的儿子起个大气些的名字！嗯……就叫蒲洪好了。）

## 上党羯族 上党附近

石周曷朱：我认识的汉人中，就属你最有气魄。只是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没有入朝为官，而是跑到我们这贫穷的部落？

句扶：事到如今我也不想隐瞒了，我是故汉将领，姓句名扶，字孝兴，而且也不是汉人。

石周曷朱：賸人吗？原来如此。从这么远的地方过来，你也真是辛苦了。

句扶：我浪迹天涯，就是为了找寻能够反抗魏国和司马家的人。

石周曷朱：可惜你真的找错人了，我们羯族部落贫困无比，人丁也不旺，依附汉人都来不及了，哪有能力反抗。

句扶：不，看到羯人在如此恶劣环境中还不屈不挠的精神，我认为我没有看错。

石周曷朱：说真的，我也不是安于现状的人。资源被汉人掠夺殆尽不说，还不停抓我们的人去充丁，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句扶：正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早点有所觉悟，只会永远被汉人牵著鼻子走。

石周曷朱：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想和你结拜兄弟。

句扶：结拜？

石周曷朱：是呀，我还希望你指导我将来要出世的孩子，让他成为远超过我这无能老爹的大将。

句扶：那还真是荣幸呀...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帮忙取名

吗？

石周曷朱：当然可以，你想给他取什么名字？

句扶：叫做石勒如何？既有勒马中原之意，也有将部络组织起来，勒以文明之意。

石周曷朱：石勒...还挺威武的嘛...想不到你会对我这未出世的儿子有如此期待。

句扶：（我看得没错，羯族有这个本事，虽说石周曷朱的格局不大，但如果说我好好培育下一代，说不定真的可以翻盘。到时候一定要好好告诉石勒曹操和司马懿的事情，让他能分辨什么样的人该尊敬，什么样的人该鄙视。抱歉了，既然大将已经不存在，我也没有必要再为汉人效力。今后的句扶将是一介賁人，永远不会回头了。）

## 怨恨的种子 东莱王家

王颀：真令人感叹，和我同时平定蜀地的两位太守，不久后也都当到了州刺史。只有我还是停留在太守的等级，这就表示朝廷对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因为我效命过毌丘俭和邓艾这两名叛将，所以这辈子都无法翻身，就算我想要为国效命都难。

王颀：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毌丘将军和邓将军是我看过最有骨气和忠诚心的大将，比起当朝许多高官要伟大得多。既然朝廷还惦记著当年的事情，我也没有必要再为这种小鼻子小眼睛朝廷效力。就算日后边疆再闹得沸沸腾腾，我也不想再向当年出征

高句丽一样披挂上阵了。

王颀：我的孙儿昨天才出生，希望他绝对不要像我一样当官，到最后才发现什么都是空的。只有靠著自己的本事，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才是真的。这孩子的哭声与双眼异于常人，或许他还有能力颠覆这个政权也不一定。对了，还没给他起名字呢.....就叫王弥吧。希望他能像这名字一般，弥天盖地击垮司马家。

## 良吏鲁芝 青州议事厅

文官：之前您让下官查的事情，现在已经查到了。当时跟著姜维被杀的妻子，据在场士兵说是个羌人。

鲁芝：果然如此...那羌人女子就是这样，活得亮丽，死得也精彩。

文官：另外，您也该知道朝廷最近回复五等爵制，您的爵位也派下来了。

鲁芝：哦，是什么爵位？

文官：您被封伯爵，是为阴平伯。

鲁芝：阴平伯？哈哈哈哈哈...这是巧合还是故意呢？

文官：您为什么要笑成这样？阴平伯很奇怪吗？

鲁芝：你不知道阴平是什么地方吗？就是那个让一代名将姜伯约栽了的地方呀。

鲁芝：（我们曾经有类似的经历，却因为诸葛亮的北伐而使我们有著完全不同的发展。曾经我想学你的壮烈，奋力反抗司马

家，没想到最后还是卑躬屈膝去当人家部下，和努力到底的你相比，相差太远了。不过，我还是会用我自己的方法努力下去的。就算是一点点也好，也想多接近你一点。)

## 司马昭故去 洛阳 晋王府

司马昭：炎儿，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

司马炎：是的，我一定会照您的话去做。

司马昭：很好...如果你胆敢违背其中一项，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司马炎：不敢不敢，孩儿一定遵照父亲的指示。

司马昭：炎儿，你知道为什么...为父会选择你...当世子...而不是...桃符？我想过...桃符性情善良，和平稳健，名声也超过你。甚至因为他是大哥的儿子...所以让他当世子也...无妨...但是当裴秀、何曾、贾充甚至平日拥戴桃符的山涛都为你说话的时候...为父终于知道你...才是适合...担任世子的人...别以为为父不知道你在背后做的事情...

司马炎：父王，我...

司马昭：不，你拉拢人心的动作像极了宣王，光这点你就胜过桃符...下去吧，我大晋的开国君王...顺便帮我把那个人也请进来。

司马炎：是，父王。

曹绫：没想到你会千里迢迢把我从邳城招来，不怕元姬生

气？

司马昭：元姬...和我患难这么多年...一定会相信我的...今天我...是想和你做个交易...现今曹氏宗族中，就你最有力量...希望你能约束住...所有忠于魏室的大臣或皇族，让炎儿接受禅让没有阻碍...

曹绫：你准备拿什么和我交易？要我拱手让出兄长苦心经营的大魏，你也要有相当的觉悟。

司马昭：皇族禁锢令...我已经交代炎儿...一定要在即位后解除...如此你们曹家人都可以重获自由...不要担心炎儿会反悔...我们这些父祖辈的把肮脏事都做完了...他只会去扮演圣君...为了维护圣君形象，他不会反悔的...

曹绫：我答应你，我也不想看到曹氏宗族和忠魏大臣血流成河。

司马昭：斗了这么多年，曹家和司马家的怨恨不知道能不能化解？

曹绫：这种问题不应该问我，而是要看你们的作为...只是我们曹家可以做个例子，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司马昭：说得也是...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父亲、大哥，我们这样做正确吗？当我们有样学样的同时，后来是不是也会有人有样学样？）

公元二六五年八月九日，晋王司马昭去世，世子司马炎继承



王位。十二月十三日，曹魏皇帝曹奂将皇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曹魏宣告灭亡。自二二零年曹丕篡汉建立，二六五年被司马炎篡夺灭亡，立国共四十六年。然司马昭的担忧仍然成真，一百多年后，司马家的天下被权臣刘裕篡夺。出身寒微的刘裕为担心司马家的存在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屠杀了禅让的司马家。自此亡国君王家族皆遭屠杀，被刘裕开了先例。

## 故汉之将 洛阳 皇宫

司马炎：朕对于姜维的事情真的很好奇，听说你是当年姜维帐下的一员，想听听你的说法。

柳隐：老大的一生，只可用“忠缪”来形容。忠于其国，缪于其身。不顾个人荣辱名声，把一切都奉献给国家，这就是老大。他是最聪明却也是最愚笨的人...抱歉，陛下...若是继续说下去，微臣恐怕很难控制自己了...

司马炎：朕已经大略明白姜维的为人了。虽是敌将，但是气节实在值得尊敬。

柳隐：陛下，日后一定会有很多贬低老大的声音出现，臣只希望陛下能够明辨是非，知道哪些事情才是真的。

司马炎：朕一定会牢记在心。

柳隐：陛下，臣即将要返回蜀地，也请陛下多保重。

司马炎：真可惜，朕认识你们这些蜀臣太晚了。才一见面就要分离，实在是感伤。

柳隐：(这样就好了，事情的真相就让我们这些幸存者继续传承下去，让世人知道老大真正的忠心表现。)

## 愚公移山 洛阳附近

桓楷：可恶！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阻止司马家篡位。大魏灭亡之后，更难为爹报仇了。

嵇凛：仔细想想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吧。可别再想逞什么匹夫之勇，上次被我救到算是你运气好。

桓楷：我该怎么做？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著司马家这样张狂下去？

嵇凛：这一代办不到，下一代再做到就好了，这就是繁衍的深意。

桓楷：下一代？

嵇凛：这样好了，我就帮我们子孙取名字，被取到名字的就继续桓家的使命。

嵇凛：儿子就取作桓颢...孙子叫桓彝...曾孙嘛...

桓楷：你居然想到我的曾孙去了！

嵇凛：复仇大业持续个十几代都有可能...就叫做桓温吧！

桓楷：桓温.....总觉得这名字好像有什么深意似的.....

嵇凛：没什么，只是听起来很威风而已。(总不能告诉他是因为司马懿出身温县，我要他从司马家的根开始拔起。呵呵呵，要比狠毒，男人还不够格呢。)

桓楷：话说回来，这个名字怎么听都像个奸臣。

嵇凛：会吗？我倒认为他会成为可以和孙权并肩的大英雄。

桓楷：等一下，你刚才好像说了我们的子孙……

嵇凛：糟、糟糕，说漏嘴了！

## 最后的相聚 广元 姜维墓

夏侯霸：我特地带了个人来祭拜伯约。

赵统：车骑将军，原来你平安无事？

夏侯霸：命硬就是我最大的本钱，一时之间还死不了的。

曹绫：小女子曹绫，前来拜谒故蜀大将军姜维的坟墓。

马岱：等一下，你不是贼营的公主？

刘敏：还贼营呢，现在都已经改朝换代了，这位公主和我们一样受到亡国之痛。

柳隐：我们常败军的成员应该大部分都到这里了，只有像是廖化或是宗预这些已经去世的无法到这里来。

柳隐：（小句，你现在在哪里呢？果然你还没有放弃…）

来忠：虽然无法公开表示对大将军的怀念，但是我们不约而同选在这里集合。

向充：（老师究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今天这样重要的集会却看不到他的身影？）

罗宪：虽说我现在是大晋的官员，但是心还是属于大汉，所以就算冒著生命危险也要帮大将军修筑好坟墓。

霍弋：我和休然都是一样，虽然接受大晋的任命，但实际上还是以汉臣自居。

柳隐：可以不要把我和你相提并论吗？你摆明就领俸禄领得很开心，还狂吃空缺，浮报预算。

霍弋：我这是破坏大晋的经济嘛。

关索：只可惜我只能待在南中，不能找南中女人以外的换换口味。

花鬘：关索...你似乎对我很不满意的啦...

张嶷：哈哈，都结了婚还想要偷腥，真不愧是关索呀。

曹绫：诸葛果，你还好吧...

诸葛果：我现在人在成都西山修行，每天都在为主公和杨姊姊祈福。杨姊姊生前无法和主公在一起，至少这个衣冠冢是将两人合葬的。

曹绫：合葬的衣冠冢？那她可真是名符其实的姜夫人了。你羡慕她吗？

诸葛果：我们活著的人也有另外的使命，那就是把主公和大汉的精神传承下去，果是这样认为的。

曹绫：同感，活著的人都有活著的使命，至少也要让后来的人知道我们的奋斗才行。

曹绫：永别了，姜维...

姜维竭尽全力的复国计画失败，蜀和魏两国相继灭亡，司马

炎建立了晋政权，正式统治这两国旧有领地。司马懿父子经历十余年努力终于夺取魏蜀两国，并顺利称帝，但这并不代表第三代的司马炎无事可做。晋朝内外仍有许多反抗司马氏的力量正在酝酿，其中最强、最迅速的挑战便是晋武帝的宿敌孙皓。两人的战斗，才正要开始...

# 幻想线

## 第三十三回 江油之战

### 被遗忘的大事 剑门关附近

张嶷：诸葛姑娘想的，和我想的应该是同一件事情。刚才的贼军中，并没有看到邓艾的军队出现。

诸葛果：邓艾现在应该在别的地方，而且他不会只是只求眼前一点小成功的人。

张嶷：那么你认为，邓艾会在哪里出现？

诸葛果：有个方法可以从阴平绕过剑门关。

张嶷：什么？！

诸葛果：过去汉武帝修筑来征讨西南夷的通道，但是年久失修，几乎已经丧失道路功能。那里是七百里没有人烟的山区，山高谷深，危险艰苦，从那走随时都可能会有断粮的危机。不过，既然是邓艾，就很有可能会从那里走，只要通过那里，眼前就是江油，接下来可以偷袭剑门关背后或是涪县。最坏的情况下，邓艾甚至可能进军成都。

张嶷：没错，如果是邓艾的话，他一定会用这种冒险至极的手段。我们快点向伯约报告此事，希望来得及阻止邓艾。

### 命运的决断 姜维军营帐

姜维：你们看看钟会写给我们的信，单论文笔而言还算不错。

一方面不断吹嘘自己有多强大，一方面又恐吓说什么“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说真的，这种动不动就恐吓要杀光我们的“天朝”，真会有人想和他们一统？

向充：大将军，我们该怎么回这份文告？

姜维：不用回了，就找个醒目的地方贴给大家看看。让所有人见识一下那位输到灰头土脸的钟会有多会说大话。

向充：噗...这真的是好主意。

张嶷：有件事情还请特别注意。邓艾部队现在的动向不明，非常有可能从阴平寻小路绕过剑门关。现在情况非常危急，请伯约不要等闲视之。

诸葛果：主公，如果让邓艾通过那条小路，我军的大后方会直接受到他的威胁。

廖化：可是那条路已经很久没有人用过，这些年变成什么样也没人知道，他走那边几乎和自杀没有两样。

姜维：那么依伯岐和诸葛姑娘的意思，我该怎么做呢？

张嶷：请让我率领麾下的无当飞军前往该处埋伏，以我军熟悉山地的速度，一定可以追上邓艾部队。

诸葛果：而果前往成都求援，带领成都的援军彻底歼灭邓艾部队。

姜维：嗯.....若不是两位想到这点！我真的完全忽略了这样的危险性存在。那么就拜托两位，务必要在邓艾通过阴平小路前阻挡他。

张嶷：伯约，我一定会尽全力挡下邓艾！

诸葛果：主公，定当歼灭邓艾部队，报效主公知遇之恩！

## 司马昭的计画 洛阳相国府

司马昭：公闾，这里有个有趣的东西你看一下。

贼军已经受到挫败，最好是乘势前进。如果从阴平抄小路南下，可到达江油，以后就是一片平原，直扑涪县。江油距剑门关一百里，南距成都三百里，我们用奇兵突然攻击他们的腹心，剑门关守军一定会回头救援涪县。此时镇西将军兵团可以直接前进。如果剑门关守军不回头救援涪县，则能救援的部队寥寥无几。

贾充：这个邓艾在想什么？叫他牵制住姜维却失败，现在又想要冒险立功。

司马昭：公闾呀，你没注意到一件事情？这次邓艾居然会乖乖向我请示，这是过去的他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贾充：这就表示邓艾已经向您屈服了？

司马昭：不错，自从我把师纂放到他身边以后，他大概也知道厉害，态度变得收敛很多。既然他对我表示屈服，当然也该给他相对应的奖赏...我打算准了他的计画。

贾充：可是据我所知，阴平那边没有什么小路，他要怎么飞过去？

司马昭：相信邓艾吧，既然他能在上邽解救大魏的危机，这次说不定又能展现奇迹。



贾充：是...

司马昭：对了，之前我吩咐你的事情办好了吗？

贾充：办是办好了，但是光是征蜀就已经用掉了快十六万的军队，为什么还要继续把军队召到长安来呢？

司马昭：有备而无患，不管是防谁...我希望你能够在十二月结束以前至少在长安再度集结十万人。

贾充：是！（相国表面从容，实际上应该是急透了，在钟会那路进军不顺的情况下，只好把一切赌在邓艾身上。这场仗关系到司马家的前途，也关系到我的前途，要是失败的话，我们贾家恐怕也会跟著覆灭。）

### **孤注一掷 阴平 魏军营帐**

邓忠：爹，总感觉您最近有些心神不宁的样子。

邓艾：你知道我在三十多年前也曾经到过阴平这地方？我在当地认识了一些山民，这些山民告诉我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往江油，所以我才会有今天这样的计画。

邓忠：我就知道爹这次的行动绝对不是无谋的冒险。

邓艾：错了，我一次也没有走过那条路，更何况过了三十年，真正的路况如何，根本一无所知。我把三万名陇西弟兄全都赌在这上面，成功则大家享受荣华富贵，失败则全军覆没。

邓忠：爹，我相信您，您过去不也创造过无数奇迹，带领我们拿下无数的胜利。

邓艾：忠儿，我这懦弱的样子可不能被其他人看到，不然他们恐怕没有勇气走完这一趟。

邓忠：您真的辛苦了，过去我也常被您骗，认为您指挥作战总是这样从容不迫，完全没有一丝犹豫，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邓艾：嗯...既然这样，也希望你能体会为父的苦心，不要学那些武将在前线砍杀了。

邓忠：爹...

邓艾：能够决定战争胜负的，绝对不是那些在前线砍杀的战将，而是在后方统筹全局的大将呀...

## **偷渡阴平 阴平小路入口**

邓艾：各位弟兄们，现在我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机会。愿意追求荣华富贵的，就跟著我爬过这些山，不然就留下来，庸庸碌碌过这一生。

田续：这些山真的爬得过去？

师纂：我也很怀疑，如果说空手爬还有机会，现在大家都全副武装，又有马匹物资，怎么可能翻得过去。

邓艾：这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山，更何况过去汉武帝也利用那里行军，我敢向各位保证一定可以爬过去。只要翻过那座山，眼前就是一片平地，蜀地将尽在我们掌握之下。大家仔细想想，我们陇西军什么时候受到重视过？永远都是打仗冲第一线，论功却没份！现在有个让我们扬名天下的机会，为什么要让他白白溜

走？

牵弘：拚了吧！

杨欣：我要当到州刺史！

丘本：刺史管个屁用，当然要当御史大夫来查弊案！

王颀：（我在司马家眼中也已经黑到极点了，不如去拚一下吧。）

师纂：（一群疯子，真不知道相国怎么会准许这样疯狂的行动。）

田续：（这个邓艾根本就不把部下的命当一回事，这种人怎么能跟随他嘛！）

## **蜀道难 阴平小路**

师纂：您也该看到士兵们的惨状了吧。我们一天走不到二十里路，因为坠崖或是疾病而损失的部队数量，一天就近两三百，这样下去真的到得了？

邓艾：说什么也得撑下去，都已经走到这里了，难道你想要放弃？

师纂：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我们携带的粮食都已经见底，若是再不离开这山区，恐怕我们全部都会饿死在这里。

邓艾：那就宰了那些战马，把肉分给所有的弟兄们！

邓忠：爹，这些马是可贵的战力，不能杀呀！

邓艾：如果说我们出不了这山区的话，要这些马又有何用？

师纂：是，我这就去吩咐杀掉所有战马。

邓艾：等一下！我说要杀，当然是连我的座骑一起杀。

师纂：什么？

邓忠：那匹马可是从乐嘉之战以来一直陪您转战四方的马，万万使不得呀！

邓艾：我邓艾何德何能可以享受和其他人不同的待遇？当士兵们看见只有我的马幸存的时候，他们会作何感想？杀！通通杀了就对了。

邓艾：（就算牺牲掉我所有的一切，也一定要穿越山区，通过阴平小路。只要能到达江油，我邓艾将可以名扬天下，更可以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实在是迫不及待那一天的到来了。）

## **武侯预言 阴平小路**

邓艾：这是怎么回事？

邓忠：前面的士兵看见墙上有提字，本来以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哪知道居然是那个已死之人写的。

邓艾：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丞相诸葛武侯题？！

师纂：真的看到鬼了？！

邓艾：（这绝对不是诸葛亮写的，这个刻痕还这么新，一定是最近有人刻的。那么会是谁呢？谁有这种本事在这里驻防，还能在这种恶劣地形待这么久？等一下...段谷之战有人破坏我的

好事...该死! 是张嶷, 这家伙已经潜伏在附近。这家伙还真可怕, 用这样的石刻来打击我军士气, 更让我有口难言。)

邓忠: 爹,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邓艾: 武侯真神人也! 真可惜邓艾不能拜您为师。(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就算硬著头皮也要走下去, 不能让士兵们知道无当飞军就在附近。)

### **请求援军 成都 卫将军府**

诸葛果: 小瞻, 你不相信姊姊说的话?

诸葛瞻: 不, 姊姊说的我一定信。只是...要出兵还是得等到圣上的许可。

诸葛果: 这样就太晚了, 光靠张嶷将军的部队是不足以歼灭邓艾全军。

诸葛瞻: 嗯...我来想办法好了...

诸葛果: 小瞻, 不需要太多人, 也不需要调动成都内的高阶将领。只是需要一个武艺过人的战将来粉碎邓艾军的斗志。

诸葛瞻: 若是我从宿卫军去拼凑, 或许两三千人还没问题。但若是说战将...

张皇后: 真抱歉偷听你们说话, 不过邓艾的事情让我很难不关心。

诸葛瞻: 皇后, 这件事情我想等日后稟报陛下, 目前还是应该即刻派兵...

张皇后：废话，我们哪有这个时间去慢慢和那些大臣们穷蘑菇。现在就应该把能调动的部队派出去，全力阻止邓艾进军。陛下那边的事情就交给我吧。至于你们说的那位武艺过人的大将，别忘记成都还有个张家之后。

诸葛瞻：莫非是尚书张遵？

诸葛果：不，我想是皇后自己。

张皇后：没错，张遵还太年轻了，论武艺还差我一截。

诸葛瞻：千万别开玩笑，自古没有皇后亲自上战场的事情。

诸葛果：小瞻，过去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过去也听关索说过，皇后武艺过人。

张皇后：目前还不能确定邓艾是不是真的在偷渡阴平，既然卫将军你这么看轻我，就让我去也无妨，反正也不一定会打。

诸葛瞻：这...

诸葛果：小瞻，不妨一试。

诸葛瞻：姊姊，也让我去吧，从小我就想和姊姊一起共事了。

张皇后：（这家伙还真是不得了的姊控，我终于知道他敌视姜维的原因。）

诸葛果：小瞻，你不害怕邓艾？

诸葛瞻：有姊姊在，我谁都不怕！

## 汉之星彩 成都 后宫

刘禅：皇后你什么也不必说了，既然都已经换成这样的装束，

朕又怎么可能阻止你。

张星彩：多谢陛下。

刘禅：打从一开始，朕就想到会有这天，其实朕是有些不舍的。但你是三叔之女，如果你绑在后宫，恐怕朕会被三叔追杀。

张星彩：陛下，如果不是您当时把我带进宫，恐怕我还会一直沉浸在过去。我故意在关索面前逞强，其实也只是想用那种方式来逃避父亲遇害的哀伤。

刘禅：朕都明白，从关二叔被杀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事情都变了质，大家都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人。朕不希望看见有人和我一样悲伤，所以才把你一起接进宫来。

张星彩：多谢陛下，我一定会打败邓艾，保卫您和大伯的大汉。

刘禅：去吧，成都的事情就交给朕，至少要让你无后顾之忧。

刘禅：你还是没有自称梓童，或许我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同盟关系，和真正的夫妻还有一段距离呢。也罢，像这样的好女人，配朕确实也太可惜了。

## 关张之后 成都 宫殿门外

张绍：我完全反对让遵儿去参加作战！他可是我们张家第三代最后一个人了！

张遵：叔父！这是关系到大汉命运的最后决战，俺一定要去！

关彝：这次我也会跟著一起去，我们关张两家过去都是大汉

的支柱，现在也会是！

张皇后：二哥，你都看到了...这两人像极了父亲和关伯伯。

张绍：就是这样才会死得快，别忘记关统他还没死多久呢！

张皇后：别管旁边那个张家的耻辱，那种连长枪都扛不起来的男人，说什么都不用理会他。去吧！拿著我们张家的丈八蛇矛刺死那些曹贼！

张绍：我的妹妹呀，拜托你像个皇后好不好，难怪圣上只是把你当成个摆饰，天天跑去和别的女人温存。

张皇后：我才不在乎呢！谁说皇后不能上战场的？

张绍：以前没有这样的例子嘛！

张皇后：没有例子我不能开创？

关彝：小张呀，皇后一直都是这样吗？

张遵：一直都是...其实最像祖父的是她，而不是老爹或是俺。

张皇后：（关索，我又让关彝上战场，你应该不会怪我吧。）

## **蜀汉的新星 成都 卫将军府**

诸葛尚：“英雄长弓将，风流万户侯”...你干嘛背个这么蠢的旗子？

糜照：帅吧，光看到这个，邓艾老儿都会吓得尿裤子。

诸葛尚：我只觉得你糜家人不管服装品味或对女人的品味都有问题。

糜照：居然敢这样说我，本来我还好心要帮你解决问题的。



诸葛尚：解决问题？我哪有什么问题。

糜照：你那闷闷不乐的表情，早就把问题写在脸上了。

诸葛尚：知道吗？姑姑要和皇后等人率军截击邓艾，这么大的作战居然没有我的份。

糜照：你还真是会钻牛角尖，我们年纪这么小，怎么可能轮到我们去？

诸葛尚：还是觉得无法接受，连皇后都可以去，为什么我不行。

糜照：无可奈何嘛...

诸葛尚：你认为我会这么容易放弃？

糜照：你这种死不认输的精神应该是像你祖父，你父亲可不是这样的人。好吧，既然你这么想去，我就舍命陪君子。我们就偷偷跟在后面吧。

诸葛尚：你还真是大胆。

糜照：你想想你通得过你那顽固老爹那关？既然不行，就只有用这方法了。

诸葛尚：好吧，也只有这样才能参加战斗了。

糜照：我就说我们兄弟要共患难嘛。

## **益州人的意志 成都 皇宫**

谯周：陛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在这紧要关头，把成都少数的守备军队给派出去？

刘禅：朕让卫将军率军去迎击邓艾的奇袭部队。

谯周：这就怪了，邓艾军队不是应该被大将军挡在剑门关外，为什么要去迎击？

刘禅：朕接到报告，说邓艾从阴平越过山区小路，直朝江油而来。

谯周：陛下，这样毫无根据的情报如何能信？就算是真的，卫将军可以打败连大将军都无法战胜的邓艾？

樊建：（这个谯周虽然官位不高，但是他在学术上的地位足以支撑他成为益州人领袖，他的意见几乎等于益州人，不可不重视。）

刘禅：这么说来，光禄大夫你就算是违抗朕的旨意，也要反对出兵到底？这让朕很困扰，毕竟以现在成都的状态，不仰赖益州人帮忙防御是不行的。

黄崇：陛下！破邓艾就在此时，特别是现在邓艾还没有进入平原地带的时候。

刘禅：咦？你是？

黄崇：臣前镇北将军黄权之子，现任尚书郎。

郤正：（哦？！益州人？）

黄崇：虽说光禄大夫是我们益州人极度尊敬的大老，但是事情还是有是非黑白。邓艾率军翻山越岭虽然冒险，然而一旦成功就足以让我大国有灭国之祸。幸好天佑大汉，让邓艾的阴谋诡计被发现，卫将军现在能即时率军迎击，岂有反对之理？

谯周：黄崇！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黄崇：光禄大夫，请听黄崇一言。我知道您一心为益州好，但是现在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岂能继续坐以待毙？

刘禅：光禄大夫，或许两个刘家都对不起你们益州人，朕也感受到你们益州人的不满。但只有这一次，朕希望能守护先帝的基业，可否请你不吝借出你的力量？

黄崇：光禄大夫！换了一个外来政权，我们的日子不会比较好过，更要担心贼军在我们益州恣意烧杀掳掠。可别忘记当年就有个吴汉血洗成都的例子，您能够保证邓艾不会是下一个吴汉？

谯周：陛下，请原谅谯周的无礼。谯周一定竭尽所能协助陛下防守成都，并且提供物资给卫将军的军队。

## **罢免马邕 江油议事厅**

马邕：外面吵死了！不知道我马太守现在要去和美人睡觉了？

诸葛瞻：你这家伙！

马邕：你是谁？哦！后面有两个美女，还真是机灵，之后会好好奖赏你的。

诸葛瞻：大汉卫将军诸葛瞻。

马邕：诸...诸诸诸...诸葛瞻？！为什么您会出...出现在这地方？

张星彩：简直太不像话了，江油是防止敌人从山地进入平原

地带的最后关卡，怎么会让这种人来防守？

马邈：拜托不要杀我，我上有八十高堂，下有八个孩子...

诸葛瞻：滚！你现在开始就不是守将了！我要带领五万大军进驻这里。

马邈：多谢卫将军的饶命之恩。（我苦了，虽说保住一条小命，但因此失业也很惨呀，我还有八个老婆要养，怎么办？对了，不如去投奔敌人好了，要是我先警告邓艾，说不定可以成为他的救命恩人。）

诸葛果：小瞻，看来是没问题了。

张星彩：我只怕这家伙太低能，连邓艾的部队都找不到。

## 惊弓之鸟 阴平小路

师纂：为什么要走这么慢？本来我们一天已经走不到二十里路了，现在居然连十里都走不了，这样下去要走到何年何月？

邓艾：我知道...

邓忠：倒是现在兵士们一直传说这座山有恶灵会把人带走，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失踪了。

邓艾：（张嶷这家伙也太狡猾了，一直不现身，只是不断偷袭骚扰我军，这下更是进退两难。邓艾呀邓艾...或许你当初就不该冒这样的险，把自己甚至整个陇西军团都逼上绝路。）

## 关键的一击 江油 蜀汉军营帐

诸葛瞻：……

诸葛果：小瞻，不用担心，你可以的。

诸葛瞻：我会不会变成马谡第二？之前我毫无作战经验，骤然面对沙场老将邓艾…

诸葛果：你们两个有决定性的差距，马谡拒绝采用王平的建议，而你却愿意用姊姊的计策。

张星彩：不用担心，邓艾虽然厉害，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碰过处于劣势的战役。现在我军不论装备或是士气都远高于敌人，没有战败的道理。

诸葛果：刚才张嶷将军的使者已经告诉我们邓艾军队的正确位置，现在已经可以拟定详细的作战计画了。邓艾军队已经抵达阴平小路的尽头，准备要下山了。邓艾的部队共有三万，但能跟著越过阴平小道的不到一万。这一万人又缺乏补给，战马应该也全部杀光，战力可以说低到谷底。要击破邓艾，就趁现在。

诸葛瞻：那我们还不赶快进击？要是让邓艾走出阴平小路就不得了了。

诸葛果：别急，根据张将军的说法，那小路的尽头却是可怕的陡坡，又无任何可供攀爬的树木。

张星彩：我明白了，邓艾面对这样的陡坡，只有选择跳下去一途。

诸葛果：没错，我们的部队就在那里埋伏，等邓艾军队跳下去的一瞬间再予以伏击。

诸葛瞻：那个时候是敌人战力最薄弱的时候，既饥饿又带伤，正是攻击的好机会。好！我们就把所有部队带到那里，以逸待劳。

关彝：杀敌报国，在此一举！我要彰显关家的威名，让世人知道战神还是有传人。

张遵：张家也后继有人，看我杀敌建功！

诸葛瞻：（这种感觉是什么？紧张？害怕？还是兴奋？难道过去姜维每天都得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行！你拐走我的姊姊，又害她身陷险境，我怎么可以轻易原谅你。）

张星彩：（这个姊控还真是不老实...）

关彝：我要继承祖父、大伯、父亲和大哥的遗志，让关家名声彰显于天下。

张星彩：关家就只能靠你了...有关索那样声名狼藉的三叔，你也辛苦了。

张遵：姑姑，为什么您要上战场？

张星彩：凭你这点微末武艺，就想打败敌人？别天真了。

张遵：我可是苦练张家枪法多年，有自信不论面对谁都不会输。

张星彩：嗯...气魄倒是不错，我就看你的表现了。

诸葛瞻：姊姊...

诸葛果：要是小瞻担心的话，我可以像以前那样在你身边唱摇篮曲。

张遵：（不行了，我快要笑出来了。）

关彝：(形象破灭...)

诸葛瞻：姊姊，不要乱讲，我哪有要姊姊在身边唱摇篮曲。

诸葛果：这就奇怪了，明明小瞻到八岁还在尿床...

张遵：卫将军...哈哈哈哈哈...我不行了...哈哈...

张星彩：张遵！有点教养好吗？虽然是很丢脸的事情，也不该当场笑成这样。

诸葛瞻：姊姊...

诸葛瞻：皇后是不是在后方压阵会比较好？

张星彩：连圣上对我出征都没有意见了，你为什么有意见呢？

诸葛瞻：这...

张星彩：相信我吧...我完全可以压制邓艾和他手下大将。

## **陇西军的毁灭 阴平小路入口**

诸葛尚：阿照，真的没有问题吗？

糜照：既然来了就不要怕嘛，你想不想获得肯定？既然想要就得义无反顾。

诸葛尚：也对，真是庆幸能认识像你这样的好兄弟。

糜照：呵呵呵...再多夸赞我两句？

## **江油之战**

邓艾：(被张嶷这家伙拖延了这么久，断粮也足足两天，整

个部队都在崩溃边缘。不过从张嶷最后都没有现身的情况看来，他并没有战力和我们交锋，看来我是白担心了。最后虽然有这险坡阻挡，但我还是能平安从上面跳下来。似乎上天也有意要成全我的灭蜀大业。)

邓艾：等一下，这个营区是？怎么看都没人的样子，莫非是诸葛亮生前布防的地方？真可怕呀，如果现在这里摆个数百人，恐怕我们数万部队都要葬身于此。忠儿！我平安无事！可以叫上面的弟兄都跳下来了。

马邈：请问是大魏的邓将军？

邓艾：你是谁？

马邈：果然是邓将军，大事不好了！

邓艾：什么？

马邈：卫将军诸葛瞻率领五万大军进驻江油，现在距离此地应该不到数里了。

邓艾：五万？！蜀国怎么可能有这样数量的军队？（不对，如果徵召后备军人和百姓，加上抽调南中和巴东守军，或许真的有这个数量。莫非一开始就准备在这里把我们陇西部队歼灭？）

师纂：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五万大军包围我们？早知道就不要听你的话爬过来送死了！

邓忠：爹，这会不会是敌人故弄玄虚？

马邈：我是前江油太守，亲眼看到有大批军队进入江油，还说什么这是打倒邓将军您的大好机会。



步兵：完了，我们死定了。蜀地是地狱呀！

邓忠：怎么办？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弟兄跳下来，要退也退不回去了。

师纂：快点想办法呀！我不是你们陇西军的，不要害我跟你们一起死。

邓艾：（这下真的糟了，在正面对决的情况下，谁都无法打赢我。但是现在我军又伤又累，又后无退路，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马邈：救命啊！

邓艾：果然来了...

师纂：该死！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迎战？

邓忠：爹，现在上面的士兵还是不断跳下来，这该如何是好？

张星彩：破敌建功就在此时！现在是邓艾部队最脆弱的时候，帮段谷殉难的将士报仇！

张遵：贼兵听好，俺是张飞之孙张遵！把脑袋洗干净等俺来砍！

关彝：关羽之孙关彝！要用这场仗彰显我关家的声威！

诸葛瞻：姊姊，能和您一起作战，实在是太好了。

诸葛果：小瞻，下令吧。

诸葛瞻：贼将邓艾！快快束手就擒！过去你屡次挫败我军，杀害我大量大汉将士！我恨不得手刃你！现在你胡乱犯险，终于把自己逼到绝境，这是天要亡你邓艾！

邓艾：将士们！投降是死，作战也是死，为什么我们要用不

名誉的死来换取名誉的死？现在背后是绝壁，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往前冲杀，我们还有机会返回陇西。若是束手就擒，那么我们就只能在异乡当孤魂野鬼！

邓艾：（这背山之阵能发挥多少作用，还得看士兵们剩下多少斗志，能靠意志力撑到什么时候。这场仗是输定了，唯一就是能有多少人生还。唉...搞成这样，全都是我的错。）

张嶷：你们不跳也不行，看是要被我无当飞军砍死或是摔死，自己选一个。

士兵：快跳！我们没有选择了！

张嶷：呵呵呵，现在终于到了收割的时刻，要在此地将陇西部队全数歼灭。（邓艾，我一定要在此时铲除你这个大汉的大患。）

诸葛瞻：姊姊，虽然我军占上风，但是敌人的抵抗还是很激烈，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诸葛果：不用担心，我们还有一支难以掌握的奇兵。

诸葛尚：终于让我等到初阵了！

糜照：没错，“英雄长弓将，风流万户侯”正式登场啦！

诸葛尚：阿照，说实话...你的称号真的很中二...我们现在出现的位置刚好可以把敌人夹死，敌人看到我们出现应该也无力再战了。

糜照：不愧是丞相的孙子，真是比我祖父强多了，我祖父只会做生意...入川时官位还和丞相平起平坐，真是有点汗颜。

诸葛尚：别这样说，你的祖父也很伟大。没有他仗义疏财，

又哪有今天的大汉？

糜照：也对，就让我们第三代武将来闯出一番事业吧！

师纂：完了，侧面又出现敌人，我们撑不下去了。

邓忠：怎么就这样放弃了！他们才两个人而已。

邓艾：现在重要的是全力作战，才有机会回到陇西。区区两人又能奈我们如何！（完了，原本我们就已经陷入困境了，现在连这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士兵的士气啊。）

诸葛瞻：尚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不是要他不准来？

诸葛果：这次他做得很好，这场仗结束以后也请小瞻你不要责怪他。

张嶷：哦，诸葛家和糜家也有这么杰出的后代，看来我们大汉的未来是安泰了。

师纂：小子，算你倒楣，碰到你师大爷要脑袋报功。

张遵：凭你？看谁先砍下谁的脑袋！

师纂：快交出你的脑袋来！

就凭你？

师纂：看招！

张遵：该俺反击了！

师纂：这是什么怪力？！

张遵：看招！虎车旋转碎弹袭！

师纂：真够强的，这是什么样的招式？

张遵：这是从俺爷爷时就传到现在的招式。

师纂：今天是我身体状况有点不好，不然怎么会输给你这小子！

师纂：对了，忘了问你爷爷是谁...

张遵：大汉桓侯张益德！

师纂：(原来是张飞之孙，那这样输了也没多可耻。)

邓忠：这刀法感觉好熟悉，等一下...请问你和关统是什么关系？

关彝：他是我大哥。

邓忠：原来如此...段谷的事情我真的感到很遗憾，你大哥是个很强悍的武将。

关彝：你知道我大哥是怎么死的？他的最后表现如何？

邓忠：非常英勇，绝对没有让关家颜面扫地。

关彝：那就好，多谢你告知这些事情。

邓忠：虽是敌人，但是关家子弟的武人风范值得敬佩。

邓艾：你就是蜀军的总大将？

诸葛瞻：大汉丞相之子诸葛瞻，你应该就是邓艾吧...

邓艾：诸葛亮的儿子？想不到传说中诸葛亮用兵如神，他的儿子居然也这么厉害。

诸葛瞻：不，如果是我来指挥的话，恐怕根本就没想过在这里阻截你。这一切都是姊姊的功劳。

邓艾：诸葛亮的儿子？

邓艾：是你猜到我偷渡阴平，然后决定在这里阻截我？

诸葛果：就如同主公当时在段谷遭到重挫，你也犯下相同的错误。冒险可以取得大成功，但也会有相当的风险，如果只着眼于成功而忽略评估风险的重要性，那么大败就等著你。

邓艾：呵呵呵呵呵...真是奇女子，看来我今日之败可是一点也不意外。

邓艾：一次又一次，上次段谷是你，这次又是你破坏我的好事。

张嶷：你走遍大江南北，对于各地的地形、气候和人文都很了解。但是你没有到过南中，所以不知道南中部队的能耐，否则才不会订下这样无谋的作战。

邓艾：如果你当时死在襄武之战，也就不会有今天了。

张嶷：伯约当日宁愿舍弃狄道城也要救我。这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回应他对我的期待，歼灭你部队正好回报他的恩情。

邓艾：你办得到就来吧！

邓忠：我不和女人交手的。

张星彩：现在这种情况，你还能选择？

邓忠：只好接受了...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张星彩：你也没有这个必要。

邓忠：风之伤！

张星彩：还不错！可以做我的对手。

邓忠：防住了？这女人是何方神圣？

张星彩：星彩无惨！

邓忠：哇!!! 我的手! 我的手!

邓忠：我的武人生命就这样终结?

张星彩：这家伙的武艺还不弱，如果是一般人，怎么可能只被斩去一手?

张星彩：我不杀无名之将，报上名来!

田续：无终田续! 你又是谁?

张星彩：大汉皇后张星彩。

田续：哇哈哈，蜀贼真的没人了，居然让女人，而且还是皇后上战场。

张星彩：这些话，待会你还说得出来? 烈袭旋风急牙!

田续：怎么会这样?

田续：我们无终田家就要断在我这一代? 该死，我还没有对邓艾复仇...干...

张星彩：(老爹说南方人没家教，看来这北方人也好不到哪去嘛。)

邓艾：三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我邓艾冒险躁进所受的报应? 忠儿? 你不是逃走了吗? 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你的手已经断了一只，留在这里起不了什么作用!

邓忠：爹，现在的我就算苟活下来，和死了也没什么分别。不如把这条已死的命让给爹，让爹还能继续活下来。

邓艾：你说这什么话? 爹已经七十好几，也没有多少年可以

活了，你才几岁？还有大好人生！

邓忠：爹，我知道您怨我上前线和敌人冲杀，结果落得残废的下场。但是我不后悔，至少我在战场上是充实的，是快乐的。现在让我能以武将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不好？

邓艾：忠儿，快点走！这里交给我，只要我在，蜀人的目标就只会在我身上。

邓忠：不，虽然我以身为武将自豪，但我也很清楚大魏需要的是像爹这样的大将。我所认识的爹，应该是在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流于感情判断的完美军人。

邓艾：忠儿...

邓忠：爹，下令吧！

邓艾：忠儿！断后工作就交给你了！

邓忠：爹，我们来生再当父子！

邓艾：嗯...我以有你这样的儿子为荣。

邓忠：来吧！我是大魏征西将军邓士载之子邓忠，哪个人有胆和我一对一单挑？

关彝：这家伙疯了吗？

张遵：不，他没疯，他只是想要拯救自己的友军，并且得到一个武人该有的死法。

关彝：可恶，明明看到他断手，却不敢靠近他一步。

张遵：这种气魄，让俺连动都动不了。

糜照：你看到那边的将领了吗？

诸葛尚：他说他是邓艾之子邓忠...可是为什么他少一只手，我们却没人敢靠近一步？

糜照：那你就去吧。

诸葛尚：阿照，这样好吗？

糜照：这是向你那顽固老爹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不趁此时又待何时？“英雄长弓将，风流万户侯”就留到下次再表现吧。小心点，他虽然断一只手，可是太小看他的气魄可是会遭遇不测的。

诸葛尚：我知道了！

诸葛尚：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对决，对你是完全不利的。但是我能做的，也只有和你单挑而已。

邓忠：不，这样就足够了。

诸葛尚：原谅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向你致敬！

邓忠：能遇见像你这样的敌将，我已经很满足了。

诸葛尚：看招！神龙断！

邓忠：好强！没想到诸葛家也能出这样的战将。看我的！风之伤！

诸葛尚：换我了！武神斩！

邓忠：金刚枪破！

诸葛尚：裂破击！

邓忠：金刚爆流破！

诸葛尚：超究武神霸斩！！



邓忠：冥道残月破!! 真是难对付...看我这一击!

诸葛尚：(不好! 挡住呀!)

邓忠：冥道残月破完成型!!

诸葛尚：糟了!

邓忠：(果然，只剩一只手的我已经无法发挥这一招的极致.....) 终究还是败了...但是我却没有任何遗憾，谢谢你...

诸葛尚：如果不是因为你断手，你用双手使出这样的攻击，我一定防不住。纵然赢了，也是胜之不武呀...

诸葛尚：爹...

诸葛瞻：厚葬邓忠，虽然是敌人，但也值得尊敬。

诸葛尚：(爹居然没说什么? 要是过去的爹，只要有人违逆他就会大发雷霆，看来爹也有些改变了。)

## 第三十四回 汉中追击战

### 胜利的祝贺 江油 蜀汉军营帐

诸葛瞻：这次作战虽然大获全胜，但是让邓艾逃掉，还是感觉有点不甘心。

张嶷：我也同意卫将军的看法，好不容易逮到邓艾让自己自陷困境的机会，居然没办法将他击斩于国境内。日后他回去贼营，必定还是我大汉的心腹大患。

糜照：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嘛，如此我们才有机会挑战这个贼营最强武将。到时候请看“英雄长弓将，风流万户侯”的表现。

张嶷：（这外号真的很中二。而且，好像是从哪里抄来的吧？）

诸葛尚：是呀，虽然斩杀了邓忠，但是总觉得是胜之不武。

诸葛瞻：咳...虎骑监和诸葛尚，你们两个人也该交代一下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诸葛尚：爹，是我自己硬拖著阿照来的，请您千万不要责罚他。

糜照：其实是我拖著阿尚来的，也请卫将军明察。

诸葛果：小瞻，侄儿这次做得很好，你也别责怪他。

诸葛瞻：请姊姊您放心，我没有责怪他们两位的意思。

诸葛瞻：虽说擅自离开岗位，但是因为他们突袭敌人侧面，才能让我军在苦战中获胜。

张星彩：卫将军什么时候做事变得这么圆滑了？

诸葛瞻：才...才没这回事！

张星彩：我们应该赶快通知剑门关的大将军，好让他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

张遵：可以交给俺，如果俺快马加鞭，大概两天之内就可以到达剑门关。

关彝：我只要一天半！我们关家的赤兔马“发拉力”可是天下闻名！

诸葛果：如果我估算得没错的话，钟会大军在这两天就会粮尽撤退，就算关张两位将军动作再怎么快，也无法通知到主公。

诸葛瞻：那该如何是好？

诸葛果：天灯...

诸葛瞻：是说爹生前发明的通信道具？我都差点忘记有这个东西了。

诸葛果：我想主公破大敌就在这两天，只是事情恐怕不会这么容易结束吧...

## **逃亡之路 益州关卡**

武官：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也该知道不能随便通行吧。

马邈：将军行个好吧，您也知道我们做商人的就算战争时候也要吃饭，现在更是赚钱的时候。

武官：你们这些商人，真是要钱不要命呀。

马邈：多谢夸奖。

武官：嗯...你身后那个老头是什么人？会有商人带这么老的

仆人？

马邈：这...

武官：老头，说！你是干嘛的？！

马邈：将军别生气...

武官：滚，我没问你！越看你越眼熟...总觉得你好像邓艾。

马邈：(糟了!)

老人：将军您爱说笑吧，草民怎么会像邓艾？

武官：别看我这样，当年可也参加过段谷之战，在混战中我稍微看过邓艾的样子。

老人：哈哈，将军真是太看得起草民了。草民只是个养牛的，因为答应要卖牛给这个商人，所以要跟他一起回去牵牛。

武官：哦？养牛的？

老人：是呀，草民养牛已经养了很久，在这混乱的世道，其实这工作还比较容易餬口。

武官：既然老人家是养牛的，应该有点心得吧。

老人：养牛要先会相牛，牛岐胡有寿，眼去角近，行馱。

武官：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看来老人家真是养牛的行家。好了，你们可以过去！

老人：多谢将军。

马邈：(好险，这邓艾居然这么会临机应变。)

邓艾：(上天让我生还就有他的用意，我一定会卷土重来的。等著吧，姜维!)

## 撤退之议 剑门关 魏军营帐

杜预：我军攻剑门关已有数月，不但未见成效，反而丧师无数，是不是该考虑撤退？

卫瓘：（这个杜预胆子还真大，在座每个人都想说这句话，但是谁都怕变成许仪。）

钟会：我军粮草还剩下多少？

杜预：不足七天，就算再怎么限制士兵消耗粮食，恐怕也不足以撑过半月。

钟会：不行了吗...（可恶呀！我费尽心力都被姜维挡下，我这颖川钟家的精英居然会不如这个偏远地方的杂将。我再怎么打，恐怕也没有攻破剑门关的可能。若是再拖下去，恐怕我手上的大军将会全军覆没。问题是...邓艾这家伙又如何呢？为什么已经好几个月没听到他的消息？他到底跑到哪去了？）

胡烈：我认为长史说得没错，只有趁现在士兵还没有缺粮的时候撤退才能保全大军，不然让蜀军知道我们虚实就糟了。

钟会：待我想想...（如果我是邓艾，我不支援剑门关本队，我又该去哪里呢？等一下，诸葛绪好像提过...江油...原来如此，他要从阴平穿过山地，绕到敌人后方。话虽如此，如果邓艾真的成功的话，怎么可能到现在蜀军都没有动作？如此说来，邓艾铁定全军覆没了。好呀...只要有个人帮我垫背，我的失败就不至于如此不可原谅了。我可以把所有过错都推给那个老家伙。）

钟会：传令全军！准备撤退！

卫瓘：（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钟会这家伙会改变主意？）

蒋舒：（苦呀，我以为献出阳安关可以取得灭蜀第一功，这下子所有的功劳不但化为乌有，还会有生命危险。）

## 反击 姜维军营帐

姜维：各位，我刚才接到天灯来信，邓艾的奇袭队已经全军覆没，我军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向充：这实在太好了，终于让那可恨的邓艾尝到苦头。

董厥：是思远做的吗？干得好呀，不愧是丞相的公子。

杨兰：鬼扯什么？想也知道是诸葛果的功劳。

董厥：你才胡说，诸葛家以思远的名气最响，我可没听过丞相的女儿有什么名气。

杨兰：是呀，你这辅国大将军名气也挺响的，不过又做了什么事？

董厥：你...

姜维：不论这场仗功劳是谁的，至少我们能证明邓艾不是不能打败，这样不就好了？（话虽如此，这次邓艾败战恐怕也是因为身处极度不利环境。真想和他在对等条件下对决后取胜呀。）

廖化：既然如此，剑门关外的钟会大军应该也撑不了多久，我们应该尽快展开追击。

姜维：元俭说得很对，当初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贼军全歼于

我大汉国境，现在正是计画的收割阶段。

张翼：伯约，过去我一直认为你是害我们益州人家破人亡的元凶，现在我想和你道歉。

姜维：不，这些年的北伐确实造成许多益州人的死亡，我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

张翼：我们益州人常想著自己被外来政权统治，所以就算换个外来政权也没差。但是却没想到，现在的政权再怎么打压益州人，至少不会把屠刀对向我们。我们很怕再碰到一个吴汉呀...是伯约你征战多年，把敌人都挡在外面，才让我们益州人免受战火之苦。我不能理解这点，反而攻击你，实在是很抱歉。

姜维：伯恭，经过这么多年和益州人的相处，我也可以理解你们的想法。你们不想为大汉效力也无妨，只要想著说是为益州战斗也行，大家目标是一样的。

来忠：（这些话是真心的？还是为了安抚益州人才说的？不过不论如何，我都相信大将军能够带领我们击溃贼军。）

士兵：报告大将军，敌军已经开始移动，准备往汉中方向退去。

袁綝：钟会真的退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刘敏：该不会是故意把我们引出关外的陷阱吧...

姜维：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不过就算如此，我们还是要有应付之道，请扬威将军放心。

姜维：敌人已经是强弩之末，现在正是彻底歼灭他们的时候。

我军要用全军追击！

马岱：伯约，就这样贸然追击似乎有些不妥，是不是应该要留些人策应呢？

姜维：不用担心，现在贼军太过深入我国境，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根本无法使用伏兵。如果以少数部队追击，反而无法发挥彻底打击敌人战力的效果。

马岱：我明白了，果然在战术上还是远远不如伯约你。

姜维：准备出击！不能让入侵我大汉疆土的敌军就这样大摇大摆返回国境。

姜维：这是作战的最后阶段，只要获胜，大汉就得以保全了。

赵统：牺牲了这么多人，现在终于可以拨云见日了。

宁随：钟会的退却路径上会遭遇到黄金、关、汉这些城等关卡，一定要让守将们知道钟会退兵的消息。

杨兰：这次一定要拿下蒋舒那家伙，我要让他知道背叛傅佥的代价。

董厥：（思远居然可以打败邓艾，看来我也得努力一点，至少也要拿下钟会给他看。）

张翼：益州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请伯约下令时不要有所顾虑，我一定会听命的。

姜维：感谢伯恭。如此，那也是益州九十四万军民之福。

廖化：这次我一定要当先锋！

姜维：元俭怎么那么喜欢当先锋？你的年纪也不小，实在不



需要这样冒险吧...

廖化：真有趣呀，我被你说了二十几年不敢进取，没想到今天会被说太过冒险？

句扶：句安！这次我看你还能跑到哪去！

来忠：钟会部队虽说是在逃亡，不过人数众多，还是请大将军注意。

向充：只要能击破钟会大军，想必贼营的战力应该会受到极大的创伤吧。

刘敏：说真的，我还是很难摸清钟会那家伙的想法，如果说真的退兵，那么这样大动作撤退摆明是让我军追击。但是如果他真要引我军出击，那么他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才这样做？而且这作战成功机率就不怎么高，实在是搞不懂。

姜维：（刘将军想得太复杂了，就我对钟会的印象，他想的事情不一定完全是战场上的。）

袁綝：我们大戟士部队是打防守战的，真要追击起来，恐怕会跑得很痛苦。

马岱：庞会...你还要继续执迷不悟下去？

## 汉中追击战

李辅：那个死钟会，明知道这座城根本攻不下来，还叫我围这座城围好几个月，简直无聊死了。

王含：那个叫李辅的蠢蛋，要是无聊就快快滚回你老家，不

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李辅：吵屁呀！你以为我喜欢在这里呀！

王含：呵呵呵...不然投降好了，反正你也叛离过大汉，也叛离过孟达，正好是三姓家奴，回归不会多一姓喔。

李辅：去你的，今天我攻不下乐城，我就跟你姓！

荀恺：还是不投降？

蒋斌：我为什么要投降？

荀恺：你也真是固执，你我都是大族出身，为什么要彼此敌对呢？

蒋斌：我可不认为自己是大家族，只知道蒋家一家忠心护国，这个理念从未变过。反而我很好奇颖川荀家的立场，荀文若忠于汉室，下一代却和曹家通婚，而到了令尊那代，又变成司马家的亲戚...究竟颖川荀家的气节在哪里？难道荀文若之后都是见风转舵之辈？

荀恺：很多事情不是外人看的这么简单，你也该明白现在大魏内部的事情有多复杂。

蒋斌：是这样吗？不出声可以说是软弱，但是如果积极去巴结的话，那就是无耻！

荀恺：你这蜀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我大魏的事情？

蒋斌：说到你心坎里了？

荀恺：攻击！（真是可恶呀，我和叔祖两个人老是成为箭靶。

我生下来就是司马家的亲戚，你们这些人是眼红吗？)

荀恺：我是颍川荀家的精英，怎么可能会在这种地方败退！

大戟士甲：话说回来，为什么汉城和乐城那边有主将，我们黄金城这边就没有？

大戟士乙：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五根手指里面中指会最长？

大戟士丙：为啥？

大戟士乙：你们知道为什么蹴鞠最重要的位置就是中场？

大戟士甲：你到底想说什么？

大戟士乙：我的部队在中间，不觉得这是上天的特别安排？主将应该是由我来当。

大戟士丙：这是什么歪理？

大戟士乙：总之，你们两队杂兵赶快往前冲。

大戟士甲：谁是杂兵？你欠揍吗？

大戟士乙：安静点！你看负责汉城和乐城的护军和前将军都开始攻击了。要是抢在他们前拿下黄金城，到时你加薪，我升官，大家开香槟，耶！

柳隐：再撑一下，事情会有转机...我想老大既然已经守住剑门关，钟会的军队就没有攻破的道理，现在也该到了退兵之时。老大呀，现在我有点后悔当初劝你投降曹贼。如果当时听我的话，恐怕现在就没有你这个稀世名将诞生了。

大戟士乙：这么快就被打退了喔，杂兵的用处果然只有这样。

大戟士甲：少啰嗦！刚刚只是热身，现在我才要发挥我的实力呢！

柳隐：通常被打败的人都会这么说，结果嘛...

大戟士甲：轮、轮不到你来吐嘈我！

大戟士乙：这个...你该知道少年漫画的定律，王是一定要最后打的。

柳隐：你是王吗？怎么看都像是杂兵。

大戟士乙：不，你没发现我和旁边杂兵不同的地方？我头盔上有角，比较高级。

柳隐：你是不是跑错棚了...

大戟士丙：我快不行了...

大戟士乙：想想你的顶头上司是什么样的狗官？想不想干掉他？把敌人当作你上司干掉就好了。

大戟士丙：我的上司不就是你吗？

大戟士乙：等一下，当我没说。

李辅：搞什么鬼，给我继续进攻！

大戟士：是、是！

李辅：这样就没力气啦，你们到底在干嘛！

大戟士：对、对不起！

荀恺：继续打！你难道要让我这个颍川荀家的精英蒙羞吗！

强弓手甲：是！（这士族嚣张拔扈的态度真令人不爽。）

强弓手乙：是、是！（奇怪，我是哪里惹到他了？）

强弓手丙：（明明围城围那么久都攻不下来，还敢摆出一副大将的架子，碰到这种主将实在衰到家。）

李辅：你们是怎么搞的，连这种小城都攻不破！继续进攻！

荀恺：所有军士投入攻击，我就不信这个小小汉城攻不下来！

王含：不要让敌人小看我们了，全军集中精神迎敌！

蒋斌：看来他们是来真的了，就让你们瞧瞧大汉军的战力！

柳隐：再撑一下，敌人已经投入最后的战力了。

卫瓘：这样撤退行吗？蜀军根本就跟在我们后面追击，怎么用都甩不掉。

杜预：我想镇西将军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本来大部队撤退就没这么容易。

钟会：眼下只有让降卒去殿后，才能为我们争取时间，反正那些降将也没什么用处。

杜预：话不能这样说，他们可是相信我们大魏才来投奔，这样做不是背叛？

钟会：我还能管得了这么多？

杜预：（虽然你说得对，但是你的作为可让我寒心，你这家伙比司马家的人还狠。）

卫瓘：（我看这家伙一定想到了保身之道，才会这么干脆退兵。既然他有备而来，似乎我也得谨慎评估是不是要参他一本。）

句安：这个钟会真是没人性透了，居然让我们来殿后，摆明就是要我们死。

王韬：真倒楣，到最后要和你们一起陪葬。

蒋舒：（钟会之前还说要把我当心腹，现在又让我殿后，看来这家伙也不可信。）

句安：我们逃命吧！

王韬：什么？

句安：让我们身后的士兵去抵挡追兵，来换取我们的逃亡时间。反正那些士兵的命贱，哪有我们值钱。

蒋舒：这样好吗？

句安：你总不会希望还没功成名就就死在这里吧。别忘记，蜀人有多少人想找你报仇？你杀了傅佥可是众所皆知的事情。

蒋舒：听你的了。

皇甫闾：怎么办？谁想到这浩浩荡荡的十几万大军会变成这副惨状。

夏侯咸：没什么好奇怪的，当年曹爽不也带领这么多人，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

王买：不，这次恐怕没有兴势之战那么轻松了。兴势之战，曹爽还只是被挡在汉中外围就已经那么惨了。我们现在卡在汉中腹地，要到出口还有很长的距离，简直就像袋中的老鼠。

皇甫闾：唉...早知道就不要参加这场没意义的战争。

夏侯咸：司马家的人为了自己的地位，就算这次失败，恐怕

还会接二连三地发动攻击，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又能说什么？

王买：想办法逃走吧，不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战争丢了自己性命。

胡烈：鸱鸢，你的个性爹最清楚，但是这次可不让你任性。不论如何都不可以回头和蜀军交战，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胡渊：这样不是太窝囊了？我们安定胡家就是以狠和疯闻名，光是逃跑简直丢人丢大了。

胡烈：以后有得是机会向蜀人报仇，但是现在不要急于一时。

庞会：（关家的人还真走运，要是日后让我攻破成都，还是会血洗关家的。）

羊琇：（娘啊，保佑孩儿这次能脱险吧。）

姜维：现在开始追击，多消灭一个敌军是一个！这是我大汉开国以来最大的歼灭战，大家一定要奋力将敌军歼灭于国境。

荀恺：这是...镇西将军的本队？为什么会往汉中这边前进呢？不妙，看来是战败要退兵了。（快退吧，这时候还能管士兵死活吗？）

步兵：等、等等我！

强弓手甲：丢下士兵逃跑，还敢说自己是精英呢...

强弓手乙：谁叫他是颖川大族，不意外。

强弓手丙：主将都跑了，那我们怎么办？

李辅：怎么会这样？镇西将军居然退兵？这下不得不放弃攻

击乐城了...干，王辅这名字还真难听。

步兵：不、不要丢下我！

王含：敌人退兵了，我们也开始反击！

蒋斌：忍了这么久，就是在等这一天。父亲，请看蒋斌如何破贼。

柳隐：嗯...看钟会的逃亡方向，应该是骆谷，如果我可以把谷口给堵死，那么钟会大军将无路可逃。

柳隐：这下看你们往哪里跑？

钟会：该死！怎么没有人看住这些支城的部队？李辅和荀恺在做什么？现在往斜谷道退去，快点！中军部队快点发挥你们的力量，帮忙开一条路！这样在撤退上才不会有阻碍！

王买：该死，我这么卖命跑还被追上？

袁綝：你这叫卖命跑？连我们龟速的大戟士队都可以追上你了。乖乖受死吧！

王买：干嘛老追著我？我和你有仇吗？跟你拚了！大导脉流奥义 临死堆拳！

袁綝：看来曹贼还是有能人。

王买：别小看我！大导脉流奥义韵内贯闪！居然没事？！怎么可能？可恶！大导脉流超绝奥义贯钢片！

袁綝：看来可以换我了！龙之炎贰式“崩”！龙之炎柒式“虚空”！

王买：啊啊啊啊啊！



王买：我还是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袁隸：击斩敌将还需要理由？（不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砍死他不可。）

皇甫闾：被追上了？

廖化：有种和大汉右车骑将军廖化单挑？

皇甫闾：只好硬著头皮迎战了。臭老头，别小看皇甫家的后代！

廖化：皇甫家又如何？保卫大汉的皇甫义真将军会有个服侍逆贼的后代？你就只有这样的水准？

皇甫闾：廖化，我和你拚了！

廖化：哦？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虎式螺旋斩！

皇甫闾：唉...早知道就学皇甫谧去行医了...

廖化：好！击斩敌将皇甫闾！

赵统：敌将报上名来！

夏侯咸：大魏镇西将军司马夏侯咸。

赵统：夏侯？你是夏侯仲权将军的亲戚？

夏侯咸：是又如何？还不是被他和夏侯玄害的，搞到我现在过著度日如年的生活。

赵统：看招！赵家密技，飞鹰！

夏侯咸：什么.....哇啊~！

赵统：我看以你的本事，就算夏侯家没有没落也不会用你。

夏侯咸：希望来生不要再当夏侯家的人...

马岱：庞会...放下仇恨吧，不要让仇恨毁了你的人生。

庞会：马叔叔，你什么都不懂，你不能体会我失去父亲的痛。

马岱：我怎么会不懂，我们马家人曾经雄霸西凉，如今却只剩下我这支分家在那苦撑。有多少马家人死在我面前，已经是数也数不清了。我曾经想要复仇，也曾经为了复仇迷失了自己，做出残忍无比的事情。所以我更不希望你重蹈覆辙。

庞会：没用的，不管你怎么说，我内心的痛苦丝毫没有减缓。总有一天，我会让关这个姓从这世上消失。

杜预：在下京兆杜预，字元凯。想必你就是姜维吧...

姜维：没错...既然你姓杜，又是京兆人，该不会和那位名臣杜伯侯（杜畿）有关系？

杜预：他正是我的祖父。

姜维：我听闻你祖父治理河东多年，颇有政绩，而且还让河东成为曹操和关中诸军交战的兵粮供应重镇。

杜预：没错，只可惜他后来在制作楼船时，碰到意外淹死。而我父亲也因为得罪太傅而被害。最后我只能和司马家通婚，才能勉强让京兆杜家复兴。

姜维：没想到一代名臣的杜伯侯，后代居然会有如此遭遇。

杜预：很抱歉，因为这些话我找不到人倾吐，所以才对你说。别人看我当了司马家亲戚很风光，却没有注意到我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姜维：那么你没有考虑加入我大汉阵营？难道你还想要继续

这样矛盾下去？

杜预：唉...我能如此轻松做出决定吗？我的妻小可都在洛阳。

姜维：可惜了，像你这样坦率有大度的人才，正是我大汉最欢迎的。

杨兰：当时我就该看出你是这样的人，早知道就该把你丢在乐嘉的战场。

蒋舒：你想承担傅佥的死？傅佥的死不是任何人的错，是他自己的固执害死自己。

杨兰：你真敢说！想要把阳安关开关的事情撇得一干二净？

蒋舒：你这女人真是什么都不懂，只会在这里大放厥词。姜维也好、傅佥也好、你也好，每个人都有天上掉下来的好运，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呢？不管做什么都被忽视，从来没有人愿意正面评价我的才能。

杨兰：你老是认为别人对不起你，却从来没想到自己是否真的值得别人尊敬。当时在乐嘉的时候，文鸯和傅佥都冲出去作战，你人在哪里？只会躲在后方感叹贼营军容壮大，却没有一点出战的勇气！这样的人，谁会想用？今天你就算投奔到贼营，你那样的懦弱表现，他们可能会重用你？

蒋舒：（话说回来，钟会确实也把我当弃子，难道这世上没人可以相信？）

句安：老弟...有话慢慢说嘛。好歹也该念在我过去扶助你长大的份上，放我一马吧...

句扶：被你害死的人还不够多？你现在还有脸指望我原谅你？

句安：我是逼不得已的，想想看...我也是要过活的人呀...

句扶：乖乖拿起你的武器和我战斗，我不和没有武器的人对决！

句安：不要啊...

钟会：姜维，你这家伙要妨碍我到什么地步？

姜维：钟会，我早就说过一定会反攻的。当你坚持要攻击剑门关的时候，就注定你的败局。

钟会：哼，那又如何？我大魏就算远征军全数覆灭，还是有余力再发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攻击。你们蜀国全国军力不过十万，能档得住几次攻击？

姜维：来几次我就挡几次，就如同当年文长说的那样，若司马昭举天下而来，我会为大汉挡住他！

钟会：愚蠢的家伙！守住这个破烂政权有什么意义？

姜维：那么你们这次出征又有意义？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为司马昭篡位铺路而已。

钟会：哼！

柳隐：钟会！你这狗贼哪里逃？

钟会：连个偏将也敢对我大呼小叫？

柳隐：哼，你输成这样，相比我守黄金城数月，究竟谁比较像偏将？

钟会：...啧...

刘敏：想不到当年还是个婴儿的小小斌，现在居然已经变成英武的大将了。

蒋斌：这个...表叔呀...虽然您没有对我长篇大论，但是可以不要叫这个不雅的外号？

刘敏：有什么问题吗？小小斌这名字不错呀。

蒋斌：哪里不错了...

句扶：休然！你果然还活著！

柳隐：当然了，我怎么能比小句你先死？

句扶：哈哈，你说话还是这么不饶人。

柳隐：一起奋战吧，我的好兄弟！

句扶：是呀，我们常败军的元老可不能输给其他人。

柳隐：老大，终于见面了...看到你今日追杀敌军的威风模样...我真的好感动...

姜维：休然，你年纪也不小了，哭成这样实在有点难看。

柳隐：有什么关系，我高兴得不得了呀...老大，我要收回之前对你说过的话，幸好你没有真的去投奔曹贼。

姜维：想到丞相的知遇之恩，我又怎么可能会去投奔曹贼？

柳隐：老大，以后我会继续跟随你，这一生一世都将伴随你。

姜维：实在是感谢你，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钟会：我不会这么容易就死在这里，凭你们这些蜀贼还奈何不了我！

姜维：虽说让钟会跑了，但也给贼军相当沉重的打击，大家可以回去庆功了。（照理说司马昭经过这一次挫败，应该会暂时放弃攻击行动，只是万一他再度发动攻击呢？当初我拟定战略的时候，只设想司马昭一定是处于理智状态，但是如果他变得不理智，恐怕这场胜利只是大战的序曲。）

## 第三十五回 子午谷奇袭战

### 凯旋 姜维军营帐

柳隐：真是超痛快的，有没有看见钟会抱头鼠窜的样子？

刘敏：确实如此呀，自从兴势之战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打过如此痛快的仗。

袁綝：不，就算是兴势之战，也没有像今天一样，能这么彻底歼灭敌军。

句扶：只可惜让蒋舒和句安那两个奸贼跑了，不然一定砍下他们的头来祭拜傅佥。

柳隐：这么说...傅佥他真的战死了？我在黄金城听到这消息，一直不想相信是真的。

杨兰：傅佥镇守阳安关，因为蒋舒的背叛，最终力战身亡。

柳隐：这个蒋舒真是混帐！记得当时不少人说他心术不正，现在想来还真是没错。

马岱：总之今天大胜就该好好庆祝一下，这样也才能告慰因为这连串战役战死的弟兄们。

赵统：是呀，我们应该好好庆祝才是。（弟弟，看见了吗？我们终于打赢了，你在沓中的牺牲没有白费。）

向充：来忠，你不庆祝吗？看你好像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

来忠：是呀...哈哈...喝吧喝吧！今天不分荆襄或是益州，大家喝个痛快。（爹，您能在去世前悔悟，成为大汉真正的忠臣，孩儿真的很高兴。）

姜维：.....

宁随：.....

杨兰：（为什么大胜之后，这两个人却不发一语，莫非他们想到了什么？）

## 成都 皇宫

诸葛瞻：陛下，臣不负陛下重托，消灭了邓艾的奇袭部队，特来向陛下报告。

张星彩：不只如此，大将军也在汉中一带彻底歼灭钟会的来犯军队，敌人入侵攻势已经完全瓦解了。

张嶷：只可惜未能生擒贼将邓艾，实在是感到有些遗憾。

刘禅：荡寇将军不用在意，朕已经是非常高兴了。这次的胜利，纵观我大汉建国四十多年来都没有如此大捷，朕真的很高兴。等到大将军回来，朕一定要重重封赏他。

黄皓：（陛下现在正高兴着，我想用阎宇取代姜维的事情就暂时别提。不过陛下真的就忘记之前姜维冲进宫内要诛杀我的事情？不，陛下绝对不可能忘的。）

谯周：现在外敌已除，也是到了该解除战备状态，让百姓能重新回复生产的时候。

刘禅：说的也是，就照光禄大夫的意思吧。

诸葛果：请陛下稍微等一下...

刘禅：咦？你是...有这样的美女，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诸葛瞻：请陛下您放尊重点，那是家姊！

刘禅：啊...相父的女儿？！难怪朕总觉得有点眼熟，当年你当众考倒董侍中的时候，朕也在场。

诸葛果：现在解除战备还太早了，敌人不一定会放弃攻击。

张绍：可是...敌人都受到重创了，一时间也不可能再发动攻势吧。

诸葛果：如果我们大汉受到这样的重创，可能会有灭国之祸。但如果是贼营，这样的创伤并不足以完全动摇根本。司马家掌控贼营已经有十五年之久，曹操当年有的，他们也有。惟独欠缺战功，使他们无法完成篡位。这次司马家出兵就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篡位野心，然而他们却失败了。司马家的权力传承已经是第二代，而曹家在第二代就已经完成篡位。所以司马昭不论如何都会想要在自己一代完成篡位。

蒋显：这么说来，司马昭就算是动摇国本，也要出兵来实现他篡位的目标？

诸葛果：完全正确。更何况现在司马昭现在也年纪不小，已经没有时间让他拖下去。

刘禅：那么朕该怎么办？还能挡得住贼军的第二波攻势？

诸葛果：陛下也不用太担心，这也只是推测而已，司马昭也不一定会采取行动，毕竟大败后再出征会引起怨恨。就算司马昭真的再来，至少北面有主公在，一定可以挡住贼军攻势。

刘禅：主公？

诸葛瞻：就是指大将军，姊姊有一点点爱幻想，也请陛下见谅。

诸葛果：小瞻，这不是幻想，我和主公本来就三世之缘。

诸葛瞻：请陛下睁只眼闭只眼吧。

诸葛果：总之北面虽然危急，但是仍然可以应付，唯一请注意东面。

宗预：我明白！东面的东吴会趁乱攻打我们！陛下，请让臣率军去支援永安的守军，不然永安沦陷，整个巴东都有危险。

张嶷：另外也请陛下征调南中部队，这场战争只要靠这两支部队就足以取胜。

刘禅：好，那么就让卫将军和镇军大将军率军去支援永安。而皇后的部队则北上支援大将军，全力防备敌人入侵。

## **胜利后的隐忧 姜维军营帐**

宁随：看来伯约你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才会大半夜把我叫过来。

姜维：或许是我杞人忧天吧，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容易结束的。

宁随：过去的贼军的入侵，曹真有曹睿压制，曹爽有司马懿压制，但是现在司马昭有谁可以压制？只要他说的话，随时都可以再派出军队入侵。

姜维：我就是想到这点，心情才变得沉重，是不是我唤醒了

一头沉睡的老虎？

宁随：没这回事，对方哪可能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入侵本来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姜维：还是希望事情不要发生，毕竟这次虽然大获全胜，但是阳安关的失陷和阴平被入侵，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若再遇上一次进攻，又不知道哪里的守备会出现问题。

杨兰：真是没有出息，贼军敢再来，我们就再打败他们就好了。

姜维：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呀...

杨兰：笨蛋，难道你忘记人家曹绫也在努力？

宁随：曹绫？

姜维：对呀，刚才幼常你说司马昭没有人可以压制他，实际上可以压制他的人是曹绫。如果司马昭没有发现这点，而贸然出兵征讨，那么他的后方一定会有动乱。

杨兰：就是这样呀，只要我们能够撑住，还怕敌人不先垮吗？

宁随：唉呀呀，想不到我居然会输给杨姑娘，看来我是老了...  
呵呵呵...

杨兰：嘿嘿，我就说我的头脑不输诸葛果吧。

姜维：（诸葛果应该回去成都了吧，想想她也很久没和弟弟团聚，委屈她在沓中那么多年，实在感觉有点过意不去。）

**征召命令 陇西 魏军营帐**

邓艾：这真是艰苦的逃亡之行，现在连回想都觉得很痛苦。

王颀：（可不是吗？虽说有马邈带路，但是沿途经过蜀人的关卡还是相当紧张。甚至将军还得装成是牧牛老人才能骗过守卫，实在是太凄凉了。）

邓艾：目前我军还有多少人？

王颀：我们在这里集合了所有陇西的后备军，勉强可以拉出一支一万人的队伍。但是素质却远远不能和之前相比。

邓艾：我想也是，三万大军剩不到一万，整个陇西恐怕连基本的防御能力都没有。

师纂：还不想想是谁害的...

杨欣：征西将军现在正逢丧子之痛，你说这话也太缺德了！

邓艾：不，师司马说的完全正确，是我愚蠢的计画搞砸这一切。然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空伤心或是互相指责了，尽快收拾残局，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牵弘：（这家伙难道真的不难过自己的儿子死了？居然还可以这么镇定。跟我那死鬼老头比，两个人的混蛋程度是不相上下。）

邓艾：现在要以一万人保住整个凉州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必须得有所取舍。所以我把所有兵力屯在这陇西郡，至少在这里，可以保住凉州的一半。

王颀：那么剩下的一半呢？陇西郡以西还有狄道和金城，难道就这样放弃？

邓艾：不用太担心，陇西我们守不住，姜维也不会吃下来。

别忘记我们占领陇西所付的代价，蜀人可是负担不起的。那里汉人少，占领该地就得和外族直接对决，蜀人有这能力在和我们交战之余，又和外族交战？如果姜维真这么愚蠢，现在新崛起的秃发鲜卑会给他好看的。

王颀：原来如此...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

邓艾：（放心？以现在整个雍凉的状况，根本无力阻止姜维进出，要是他真的出兵的话，我们可能得要考虑放弃这里。）

马邈：征西将军的主意真是高，不愧是旷世名将，蜀国人只要听见将军您的名声，都吓得四处奔逃。

邓艾：马屁拍到这里就够了。现在因为局势混乱，没办法给你个职位，等到情况稳定再报请朝廷任命你个一官半职吧。

马邈：多谢将军的厚爱。（若不是我帮忙，你哪有可能逃出益州？现在只说些什么要封我官的空话，真是有够不上道。）

杨欣：（怪了，这征西将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冲，连任命个鼻屎大的小官都得报请朝廷。）

丘本：（这有什么好意外的，征西将军战败后就变得连个屁都不是，哪有本钱像过去那样狂。）

士兵：相国有令，请您即刻回到洛阳。

邓艾：相国？洛阳？这是怎么回事？

士兵：小人也不清楚，总之命令就是这样。

邓艾：（为什么要在这个紧要关头把我叫回洛阳？是要清算我？不，大败之后正是用人之时，相国不会那么蠢。不过话说回

来，整个入侵战争不都是蠢到谷底？到最后成就的是什么？还不是他司马家的帝业而已？)

### **钟会失算 武功 魏军营帐**

胡烈：蜀军已经停止追击了，看来他们是没有要进攻的意思。

钟会：本来他们的战略就是要用防守来歼灭我军，既然达到目的，他们也不会冒险去进犯。

杜预：现在关中部队损失惨重，当初带去的十万大军，并上诸葛绪两万军队，总共十二万，如今却剩不到三万。就算是当年曹爽的兴势之败，也没有败成这个样子。

钟会：元凯，我们能做的就是善后，想办法巩固关中防线，防止蜀人进攻才是正道。

杜预：既然镇西将军都明白，我也不打算再说什么了。

钟会：(比起外面的战斗，如何在相国面前保住对我的信任才是重要的。你杜预仗着是相国的妹夫，才这么有恃无恐，我可没你那好狗运。)

士兵：相国请镇西将军您回到洛阳相见。

钟会：我知道了。(果然相国要召见我，幸好我可以让我邓艾那个蠢老头帮我垫背，应该是不至于会有生命危险。只是...失去的信任该怎么拿回来？)

### **战后方针 洛阳相国府**

司马昭：虽说没有预期一定会胜利，但也没想到会败得这么惨。一场战斗葬送了十万大军，就算是东兴或是兴势之战都没有这么惨烈。

荀勖：相国也请不要气馁，就算失去十万军队，在部队数量和整体国力上，我们还是可以压倒对手。

司马昭：公曾说得没错，正因为我们还能保持优势，所以我找你们来谈谈未来的方针。

张华：相国不知愿意听张华的意见吗？

贾充：（张华这家伙，出身也不怎么样，却能和刘放结亲，还获得卢钦的赏识。就因为这层关系，之后他更胆大到写那个《鹤鹑赋》来批评时政。没想到因为那篇烂文章，使他被阮籍赏识，一下子就被提拔到相国府，真让人不爽。）

张华：过去东兴败战后，为什么我们大魏还能不受影响？就是忠武公（司马师）知道偃兵息武的时机，转而勤修内政，拉大国力差距。从这次败战来分析，为什么十几万军队会如此撤退无门？很明显是蜀贼用地利设下的陷阱，引诱我们去进攻，消耗兵力。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当效法忠武公，不能落入蜀贼的陷阱。暂且息武，勤修内政，待国力回复而敌人实力枯竭再攻。

荀彧：（这张华还真敢呀，虽然这也是我的心声，但是相国听得进去？）

司马昭：嗯...

司马昭：哦，两位终于到了...

魏舒：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同时回来洛阳？

裴秀：我也是一无所知...

司马昭：是我秘密召他们回来的，因为怕都督返京会引起骚动，所以并没有对外宣布。

钟会：败将钟会，向相国请罪。

邓艾：邓艾有负所托，请相国责罚。

司马昭：一场仗丢了十万大军，两位的罪确实也不轻呀...说说吧，为什么会打败仗？

钟会：我军在攻打剑门关之前都很顺利，只是没想到那姜维四万大军居然进了剑门关...

司马昭：这么说来，是士载阻截不力？

邓艾：姜维的军队战力极强，单靠陇西部队也很难完全阻截。更何况诸葛绪的军队在阴平桥头也没有发挥效用，居然还擅自离开防守区域，让姜维有机可乘。

司马昭：这么说来是诸葛绪的错？反正他也已经被士季你押解回洛阳了，做得不错...

钟会：（糟糕，诸葛绪的事情，相国也没有任何裁示，到底他是怎么想的？既然这样，我就对邓艾继续发动攻势。）邓艾不理睬原来阻截姜维的命令，只想著独占军功，最后冒险偷渡阴平被识破，导致陇西军团溃灭。本来如果有陇西军团相助，我军攻破剑门关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司马昭：士季呀...你说的这个冒险计画可是我批准的。这样



看来，最该责罚的应该是我了。

钟会：(惨了，邓艾居然有禀报过相国...从头到尾我都错估情势了。)

邓艾：相国就算要处罚，邓艾也毫无怨言，只是关于陇西防务，也请相国一定要多加注意。姜维多次入侵陇西一带，为的就是要将我大魏势力逐出陇西，进而掌控陇西资源。现在陇西部队和关中部队都濒临溃灭边缘，根本无力抵抗姜维入侵陇西，所以请尽快派出援军巩固防线。

司马昭：士载，这次战斗辛苦你了，令公子罹难的消息，我也感到很遗憾。这就命胡烈担任凉州刺史，率军去支援陇西的防务。

邓艾：相国大人，请您一定要明白这点，陇西驻军是用来防姜维入侵，绝对不能和胡人起冲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秃发鲜卑正在崛起，要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盟友，而不是和他们对立。

司马昭：莫非你认为胡烈不可靠？

邓艾：过去我曾经听征南将军陈休渊说过，胡烈勇而无谋，刚愎自用，不是安定边疆的人材，将成为朝廷的耻辱。

司马昭：陈騫和胡烈有旧怨，他的意见不足采。

司马昭：总之你就回去陇西帮我看管大魏的西边，那里就交给你了。

邓艾：相国...关于胡烈的事情...

司马昭：你是我大魏的栋梁，往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你的。

邓艾：是！（唉...就连我也知道怎么回事，胡烈和司马家的关系比我深厚呀...这次战败以后，我过去建立的功劳恐怕都被一笔勾销，恐怕我一辈子都得老死在陇西了。）

司马昭：你就先回去陇西军区吧。（邓艾打了这场败仗后，他的用途也就到此为止。让他终老在陇西也算是对得起他。）

司马昭：士季呀，明明你应该比邓艾早到很多，为什么要故意和他同时回来？想要利用他口吃的毛病好吃死他？

钟会：不是这样的，因为兄长病逝，在下必须得先回去祭拜他。

司马昭：这样吗？我和你认识这么久，你又何必指控邓艾来自保？难道你认为我会对你不利？

钟会：不是这样的...

司马昭：不用担心，你就这样留在洛阳好好休息一下吧。

钟会：（什么？！）

司马昭：公闾，你接替士季担任关中都督，明日就启程前往长安吧。

贾充：是！（相国用我来接替钟会，看来这个人渣是要倒楣了。）

钟会：（怎么会这样？用这个机会夺我兵权，我现在和淮阴侯比起来又有什么差别？）

司马昭：士季，你是我的张良，我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你的。

## 钟会的决定 洛阳相国府

司马昭：士季呀，我们才分别几个月，怎么变得这么生疏了？在害怕？不用怕，你帮过我司马家这么多，我又怎么会害你？

钟会：没有这回事，只是因为想到自己这次大败造成我军如此重大伤亡，心中罪恶感挥之不去。

司马昭：这样就好，往后你在洛阳，我们可以常常见面，日子又可以回复到像过去那样了。

钟会：是...（兵权被夺，我就像只没牙的老虎一样，随时等你宰割。这样下去，我钟会一生都只能当奴才了。既然这样，不如让我拚拚看，说不定还有希望。）

钟会：难道您就这样算了？这次虽然战败，但是蜀人的损失也不算小，只差一口气就可以推倒蜀贼。只要推倒蜀贼，您就建立了武皇帝也无法达到的功业，到时晋升晋王甚至接受禅让都不会是难事。

司马昭：过去大哥都不敢在东兴大败后再度伐吴，茂先（张华）等人也说得清楚，我为何要冒这样的险？

钟会：为了您的子孙着想。过去武皇帝没有在他那辈完成统一大业，结果造成天下三分四十多年。请恕我说句大胆的话，您认为两位公子有这个能力扫平吴蜀？

司马昭：...你在激我吗？

钟会：不敢，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司马昭：记住一件事，司马家和大魏都禁不起再一次的大败。

今日战败，至少要得花三年以上的时间才有可能回复，绝不可能再出兵了。

钟会：可是，听说您在出兵之时，还同时要贾充他召集十余万大军？

司马昭：你还不明白吗？那十余万大军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人？

钟会：(我低估司马昭了，他的脑袋在大败后还是那么清醒，这下该怎么办呢？不，再怎么冷静，再怎么无畏的人，都还是会怕一件事...你虽然现在看起来红光满面，但脸上的厚粉却骗不了人，你应该是要遮盖些什么事情吧。)

## **终期的到来 洛阳司马家**

王元姬：子上，你的病有可能治好吗？

司马昭：御医们都说无药可救，派人去请皇甫谧，到现在都没什么下文，看来是很难有希望了。

王元姬：所以你现在宁愿放着病情恶化，还要继续死撑？

司马昭：至少现在还没有被人发现，只要我在一天，那些牛鬼蛇神就不敢作怪。

王元姬：真蠢，那样只会让那些牛鬼蛇神把你拖垮而已。看看大哥的下场，你还不明白？

司马昭：我当然明白，大哥的身体早在和夏侯玄政争时就不行了，他却还是硬撑着要把那些人全杀光。否则要是夏侯玄活着，只怕我根本就无法对他下手。正因如此，现在没有大哥，我就必

须代替大哥挡在大家前面。

王元姬：这样折磨你自己的身体，会早死的。

司马昭：为了元姬死又何妨？

王元姬：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突袭？真的很狡猾。

## 洛阳宫殿

曹奂：朕以为，这次我军虽然未能攻下蜀地，但也造成敌人相当大的创伤。如此功过相抵，相国无须再上表自责。

司马昭：臣惶恐，还是想请求陛下原谅。

曹奂：往后还有许多事情要仰赖相国的，请相国切勿为了眼前小小挫败而忘记大局。

司马昭：是。

司马昭：这次伐蜀失败，全都因昭指挥失当所致，必须要向十万阵亡将士致上最深歉意。

荀彧：（空口说白话的道歉根本没什么用，应该会找个替死鬼来安定人心。依照东关之战的情况，司马师用了相国当替死鬼。这么看来，这次替死鬼绝对就是钟会和邓艾。）

裴秀：（钟会，是聪明人就乖乖出来认错领死。）

贾充：相国？

荀勖：怎么回事？

钟会：（果然如此，机会呀。）相国您怎么了，在这危急关头您可不能倒下呀！

王祥：相国生病了？

郑冲：这...

司马昭：没事没事，大家太大惊小怪了。我只是一时站不稳，稍微失去平衡。

荀勖：（不，相国的身体真的有问题。）

邵悌：（相国之后，司马家就真的没人了。弟弟司马亮的无能是有目共睹，儿子们也没有什么接班的表现，要是相国在这时倒下，司马家根本就是完了。）

裴秀：（糟了，现在司马家的权势还不能说完全巩固，相国要是不在，光靠剩下的人恐怕不足以制造禅让之势。）

司马昭：（这下糟了，真的糟了...想不到病情恶化得这么快...）

钟会：（司马昭，你只剩下一条路了...）

## 司马兄弟 洛阳司马家

司马昭：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这里和你们伯父以及祖父三人哀叹曹爽对我们的打压。没想到现在我们父子三人居然可以如此悠闲地在这谈心。正因为没有其他人，我就想问问你们，用什么方法可让我们司马家更上一层楼？

司马攸：孩儿以为讲信修德，任用贤能，使政治清平，百姓安居乐业。此时天下人心自会归向我司马家。

司马昭：桃符说的不错，那么炎儿你呢？

司马炎：扫平叛乱势力，一统天下，建立纵武皇帝也不能完

成的大业。此时即可证明天命在我司马家，代魏指日可待。

司马昭：嗯...炎儿说的也不错。（桃符他仁厚孝顺，本来应该是合适的继承人，但是他刚才的话忽视了政治的现实，让我有点担心。所谓的人心，只要靠权力就可争取到。当年武皇帝用权力残杀汉臣，到文皇帝接受禅让时，无人敢有意见。父亲和大哥在位之时，也是用曹爽和夏侯玄的血，让天下人不再敢有意见，这就是人心的归向呀。炎儿刚才的话就很明白指出这点，只有用武力建筑起来的基业，才能支撑司马家一步步往上爬。）

司马攸：爹，怎么了么？

司马昭：没什么，我只是在想父亲和大哥当年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也该早点做完会比较好，就算弄得满手脏污，也好过丢给自己的孩子去做。

司马攸：这又是何苦呢，我们司马家现在也已经够壮大了，又何必急于一时呢？加上您最近身体又不是很好，还是多多保重身体呀。

司马炎：爹，我知道您最近在为再度征蜀的事情烦恼，如让孩子儿为您分忧解劳。

司马昭：炎儿，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要伐蜀，不要随便乱猜为父的心思。

司马炎：孩儿知罪，孩儿只是想要为父亲您分忧解劳，所以才向镇西将军问相关事情。

司马昭：你何罪之有？你的孝心我也感受到了。（炎儿聪明

又有手段，但是经常自作主张，让自己反被聪明误。这样看来，似乎又是桃符比较适合担任继承人。唉...不论如何，看来一定要把所有事情在这一代搞定，才能让他们兄弟双手不用沾血。钟会...你这家伙是不是早看出我身体有问题，才会在朝会大哭大闹？身体有疑虑的领导人，会让手下的信赖一夕之间崩解。若再加上没有具有威望的后继人，司马家的基业根本是危在旦夕。钟会...我慢慢认识到你的危险性了...你竟敢误我儿，看来稚叔说的一点也没错。)

### **三个月前 钟毓的警告 洛阳司马家**

司马昭：我以为稚叔你在荆州养病，怎么会千里迢迢赶到洛阳？

钟毓：当我听说相国您任命我弟弟去征蜀时，几乎是吓得魂飞魄散，哪有时间在那里生病呢？

司马昭：士季足智多谋，这次能够成功灭蜀，他也立下相当的汗马功劳，我褒奖他都来不及了，你何必吓成这样。

钟毓：我这弟弟心怀诡诈，没有人可以保证他会做出什么事情，不可以教他独当一面。

司马昭：嗯...过去邵悌和元姬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加上之前诸葛绪的事情，确实让我有点挂心...只是你是他兄长，本来应该友爱手足，为什么却反过来指控他？要知道，就算是基于一片忠心，我也不会欣赏这种行为。



钟毓：我们颖川钟家从高祖父钟皓以来，就是和陈家与荀家并称的名士家族。而如今我们钟家却因为钟会而即将出现灭族的危机，我又怎么能不先预防？我密告钟会是为了守护钟家，是尽大孝。

司马昭：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就请稚叔你好好保重，万一钟会真的做出什么叛逆的事情，我也绝不会让钟家覆亡的。

钟毓：多谢相国。如此，我也可以安心把钟家人托付给您了。

## 除钟之念 洛阳司马家

司马攸：爹，您怎么了么？

司马昭：没什么...稍微想到一点别的事情...（看来对于钟会的处置。看是要杀或是放逐，总之不能再放任他不管了。）

## 洛阳相国府

丘建：小人已经把散骑常侍带到了。

司马昭：很好，你这就下去吧。

丘建：是！（为什么相国要半夜会见裴秀，莫非和镇西将军的事情有关？）

裴秀：我想相国您应该明白了钟会的危险性，所以才会半夜召见我对吧。

司马昭：秀彦呀，你从我在安东将军府时就跟著我，我比谁都了解你。我知道邵悌的话是你教他说的，也知道卫瓘实际上是

你推荐的。你为了和钟会抢夺我身边第一侧近的位子，布这样的局我也可以理解。只是你为什么这么针对钟会？

裴秀：裴秀不可讳言有自己的私心，想要斗垮钟会往上爬。但是另一方面，钟会这个人无君无父，可以为了利益出卖任何人，简直就像是咱们并州之耻吕布的翻版。这样的人不只会给身边带来极大的祸害，甚至可能把战火带到全天下，实在应该要趁早除掉他。

司马昭：我也或多或少感受到他的危险性了。过去我以为我可以驾驭他，但现在我发现他是越来越难控制了。

裴秀：所以相国您应该早下决断，杀掉钟会以永绝后患。否则，相国您不在世的一天，两位公子很可能被钟会所害。

司马昭：嗯，你说得对。说实话，若不是你当初提醒我要早做决断，恐怕我早被曹芳所害。现在你又提醒我要早除钟会，你的忠心我已经是很能理解了。可以的话，我希望以后你也能继续帮忙照顾我的儿子。

裴秀：相国，裴秀何德何能有这样的荣幸？

司马昭：也请你不要推辞，除了你以外，还有谁可以让我完全放心呢？

裴秀：请恕在下妄自猜测，相国这次应该是要再度伐蜀吧。

司马昭：自从在朝会上发生那件事情以后，已经不容许我再慢慢来了。你看见二荀和贾充他们惶恐的眼神？那些人在我倒下之后根本不能依靠。如果再不晋位称王，和他们建立完全的从属

关系，只怕日久生变。这次出兵我会把钟会带在身边，然后让他光荣死在蜀地。这样不但可以除掉钟会，更可以让我不用背上杀害名门之后的恶名。

裴秀：相国高见。（钟会呀，上次你侥幸没死在蜀地，看看这次你跑得掉吗？）

## 司马昭亲征 洛阳宫殿

司马昭：臣认为应当再度对蜀发动攻击，如此才能一口气剿灭蜀贼，也才能告慰上次战役阵亡的将士。

曹奂：怎么相国忽然又改变主意？

司马昭：臣得报，蜀人在侥幸获得胜利后，恣意张狂，居然不吝惜其稀少的民力，准备挥军北上。正所谓上天有一定的运转法则，人只要奉行这法则就会成功。益州自古以来即为我大魏的郡县，却被刘备窃取，成为盗贼的巢穴。如今刘禅暴虐昏庸，益州人民正期盼我大魏正义之师来解救，此时出兵，可以收出其不意之效，必定成功。

曹奂：可是...我们手头还有多少军队？

司马昭：陛下，我大魏全国有超过六十五万的军队，上次战斗损失十万，也还有五十五万以上的军队。这次臣徵调青徐、河北、豫州、江南、江北、扬州等地的部分军队，加上洛阳的中军，绝对足以荡平蜀贼。

曹奂：您还要朕做什么？

司马昭：由于这是关系到大魏国运的大战，这次臣要亲自出征，而陛下您也应该随同臣前往长安坐镇。

曹奂：一切都照相国您的意思吧...（反正我也没有这个权力说不...）

邵悌：相国，有一事下官不很明白。上次战败对于我军的士气影响很大，您应等到我国国力稍微回复的时候再发动战争吧。

司马昭：等我们回复国力，不也等于让蜀人回复国力？况且现在陇西、关中军队丧失殆尽，毫无守备力量。如果我不发动攻势，则此两地等于拱手让人，对我大魏造成的创伤将更加严重。

邵悌：我明白了，相国确实有理。（再说下去就变成邓敦，白痴才会这样去送死。）

荀顗：刘禅罪大恶极，固然应该讨伐，但是只要派出两三位猛将，率兵马十万，仗势相国声威，平灭是易如反掌。而今相国却打算离开金汤之势的京师，冒著横越益州丛山的危险，亲自去面对凶恶的敌人，实在令大家担忧。

司马昭：景倩的担忧固然有理，但昔日武皇帝年过六旬还亲征汉中，展现过人的勇气。而我现在也不过五十有余，岂能不效法武皇帝的勇气？

荀勖：（才不是这样呢，现在相国生病的事情已经传开了，军队中也开始出现怀疑的声音。如果不亲自前往前线，杜绝这些杂音，只怕这次伐蜀连汉中都走不到。）

司马昭：巨源，现在任命你为行军司马，即刻前往邺城镇守。

山涛：这...

司马昭：别忘记你可是我们司马家的亲戚，因为这样的亲戚关系，我很多事情可都睁只眼闭只眼，例如说嵇康的事情...

山涛：遵命！我立刻启程前往邺城。（唉...你疯了吗？对蜀国发动第二次出征，万一战败，恐怕整个大魏都会有危险。对了，反正你也不在乎大魏的安危。）

王祥：但是相国您一口气徵召了这么多人，东南的防线不会出现问题？

司马昭：孙休不是笨蛋，当他看见蜀国出现灭国危机的时候，他想到绝对是去分一杯羹，而不是出兵援救。更何况寿春那里有石仲容镇守，此人虽然好色又贪财，但是本事却不含糊。

羊祜：（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司马家的姻亲，又是夏侯家的女婿，这时候我该不该向岳父报告这件事？）

公元二六四年元月，司马昭征召各地的都督军，配合洛阳中军，组成前所未有的征蜀队伍，人数号称有八十万之多。此消息一出，天下震动，蜀汉的命运再度陷入风雨飘摇的状态。

## 誓师大典 洛阳

司马昭：我可以看见各位怀疑的眼神。几个月前，我在这里演说，要各位把性命都交给我，保证可以平灭蜀贼，结果我却失败了。现在我再要各位把性命交给我，实在是极度厚颜无耻的事。

司马昭：然而，我司马昭还是在这里向各位恳求，再一次相信我，借给我你们的战力。这一次我将不假手他人，亲赴前线陪各位作战，就如同淮南平乱那样。现在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愿意效力的话，就表示我司马昭没有这资格去统一天下，我活著也没什么意思了。我将自刎在各位面前，为自己之前无能战败负责。

步兵甲：（你敢站出来吗？别忘记邓敦的下场，棒打出头鸟呀。）

步兵乙：（邓敦就算了，别忘记王仪当年在东兴之战后只是说实话，就被相国砍脑袋。我可不希望我的儿子像王仪的儿子王裒那样，痴痴呆呆当那第二十五孝。）

步兵甲：（只是真的很奇怪，大家不都在说相国快死了，怎么看起来好好的？）

步兵乙：（谁知道，大概又是哪个死忠于曹家的蠢蛋乱放流言吧。）

步兵甲：（不过还是感觉怪怪的，相国其实没什么必要亲自出征，好像是刻意站在我们面前，给大家看一样。记得当年平定毌丘俭之乱时，司马师他不也是拖著病体亲征？）

司马昭：元姬？！

步兵：（这相国夫人还真不是盖的，那上围简直就是人间凶器。那死鱼眼更赞，真想被她瞪两下。）

王元姬：子上，我不是来阻止你，只是想尽妻子的义务，为

要出征的丈夫送行而已。

司马昭：元姬，你能原谅我的任性？我只是不想炎儿和桃符和我做一样的事。

王元姬：我知道，所以才不阻止子上你。不过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平安回来洛阳。

司马昭：我会的，有你这样的贤妻，我怎么会舍得死呢？

王元姬：（我的直觉一向很准，但只有这次希望不要准确...为什么总是感觉子上没办法回来？）

## **危机一发 汉中 姜维军营帐**

来忠：斥候队已经发现敌军踪影，光骆谷一线大约就有超过三万人以上准备前进。

来忠：而更糟的是，斜谷、陈仓故道和子午谷线也都有发现敌人的踪迹，敌军数量更是难以估计。

宁随：如果以骆谷的敌军数量来估计的话，敌军数量应该有十五万以上，规模比起前一次进攻还要惊人。而且还不能排除这只是先行部队的可能性。

柳隐：明明敌军才被我们消灭了十万，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发动攻势？

姜维：司马昭这次是来真的。为了实现他的篡位野心，他把全国的战力都投下去了。

张翼：短短两个月之内集结这么庞大的部队，司马昭的能力

也真是惊人。

廖化：现在我们集结在汉中的军队不超过四万，而马岱和董厥等人也都被召回成都。就算请到成都的援军，加起来也不可能到五万。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要面对比我军数字多三倍的军队。

姜维：.....等我一下...

柳隐：老大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就离开？

赵统：我想就算是大将军也会害怕吧，特别是刚打倒大敌后，居然又出现一个更可怕的大敌。

袁綝：现在的情况，比先帝当年面对曹操大军还要严峻多了，会害怕也是正常的。

张翼：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害怕的心情，不是让下面的将领和士兵更不安？

杨兰：（不对，姜维不是害怕，而是他想到什么惊天动地的计画...）

宁随：（面对越大的场面就越镇定，这不就是伯约你的本事？）

## **姜维的决断 汉中附近**

姜维：司马昭卯尽全力的攻击...兵力恐怕将要超过二十万...经过上次战役的消耗，就算是剑门关也不能说是不落的天险。但是除了用剑门关防守外，还能用什么方法呢？

姜维：你回来了？

诸葛果：我听到主公对我的呼唤。



姜维：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或许你真的有超能力吧...

诸葛果：成都那边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陛下派遣小瞻率领援军支援永安。

姜维：永安？

诸葛果：东吴不可不防，特别是听到大汉危险的消息时，一定会率军来分一杯羹。

姜维：确实如此...与其去进行没什么胜算的救援，倒不如偷袭我们。

诸葛果：皇后也率领援军前来汉中，果就是跟著皇后来的。

姜维：原来如此...这样应该可以勉强凑到四万多人，足以应付司马昭的攻势了。不过...其实我想的不只有抵挡住司马昭的攻势而已...这次司马昭的进攻虽说早就有预料，但他不顾失败后的影响再度出兵还是让人有点意外。敌人不理性的举动看来对我方也不完全有利，毕竟这次不能保证能够这么顺利再度击退敌兵。

诸葛果：主公著眼的，应该是希望能够一劳永逸解决这困境。

姜维：想来想去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达到目的。只有赌上那最微小的机会，让司马昭战死沙场，才能够停止被攻击。司马家靠著司马昭一个人维系政权，不像曹操当时已被封王，听命于司马家的人仍没和他建立完全的从属关系。只要他倒下，这些人就会开始评估利害得失，加上忠魏分子活动，到时候曹魏一定会内乱而无暇入侵。但这计画不确定性实在太高，首先司马昭没理由

要亲上前线。就算他亲上前线，他身边一定会有重重防守，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要是我们有内应的话，或许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诸葛果：如果敌人愿意帮忙呢？

姜维：敌人？我们可以找谁当内应？

诸葛果：钟会上次在汉中惨败，恐怕在司马昭面前已经失去了信任。利用他的不安和潜藏的野心，这是我们击倒司马昭唯一的机会。

姜维：就是这样...如果钟会反叛的话，我们的胜算就高了不少。

诸葛果：说不定，这几天内就可以看到钟会的使者。

姜维：对了，这里有封信请你交给显通。

诸葛果：袁将军？为什么特地要果去？

姜维：我想他应该会比较希望看到你。这封信是陈将军当年秘密交给我的，接下来你就告诉他这些话就行了...

## **相似的人 汉中郊外**

张星彩：又当了好人？

杨兰：实在是没有我出场的份...

张星彩：姜维和关索还真像...

杨兰：哪里像了？他才没有像关索那样，四处拈花惹草。

张星彩：他们两个人都是会把事情藏起来，非到万不得已，不让周围的人知道。

杨兰：我也知道姜维是这样的人，但想到姜维愿意和诸葛果分享秘密，就觉得有点不甘心。

张星彩：难道你认为这就是对你的不重视？想想姜维危险的计画如果让你知道会怎么样？你应该会想要插手吧。姜维可是考虑到你的个性，才选择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的。

杨兰：那他真是大错特错了，就算是这样我也要管，总不能让他一个人扛起整个作战重任。

张星彩：真了不起呀，若是当时我能有你这样的勇气，现在或许和关索间就没有遗憾了。

杨兰：皇后，你难道现在对关索...

张星彩：嘘...我可是皇后喔...

## **最后的袁氏 姜维军营帐**

袁綝：诸葛姑娘交给我的信，我确实收到了。

诸葛果：主公还要我跟你讲接下来的这些话。当初陈将军在临行前，有告诉主公一件事。当年他比谁都恨袁绍，因为袁绍亲手杀了一位他最重要的人。他将袁将军从满宠手上救出，为的其实是要手刃袁绍的儿子。

袁綝：那么义父为什么不下手？

诸葛果：因为他看了袁绍写的这封信，而那封信现在就在将军你手上。主公怕这场决战中他不一定能生还，所以现在就把信交给你。

袁綝：那么我现在就看这封信好了。

诸葛果：果这就告退...

袁綝：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看。虽然说早就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很怕信中的内容太过残酷。

诸葛果：好的，请袁将军慢慢看这封信吧。

袁綝：吾儿：在袁家最困顿的时候让你降生，为父感到非常抱歉。本来想要教训那背叛者曹瞒，却没想曹瞒用尽诡诈手法，骗得许攸、张郃等人背叛，使为父不幸在官渡惨败。数万大军尽数葬送。接著又在仓亭败给那狡猾曹瞒，一时间竟使那竖子成名。现虽为父坐镇河北，曹瞒不敢北上，但冀州各郡县纷起叛乱，为父光稳定河北就已心力交瘁，近日更感到力不从心，深知已不久于人世。你却在此时降生，让为父感到悲怆莫名。为父深知显思（袁谭）和显甫（袁尚）两人水火不容，家臣又分成两派相互攻讦。只怕日后两人相争，你会被正室刘夫人或其他兄弟所害，所以将你送到汝南袁家本家避祸。若日后河北纷乱，你在汝南还可以避开这灾祸，免于骨肉相残之争。就算曹瞒侥幸入侵河北，你也不至受害。我相信曹瞒这家伙不管再无耻，应该也不至于敢把屠刀对向汝南的袁家本家，这是连董卓都不敢为之恶行。日后长大，你可以不用挂念这未谋面的父亲，但请你要记得，要时时以四世三公的袁家为荣，你流的血是最宝贵的。

袁綝：我终于明白义父为什么不杀我，还坚持让我姓袁的道理。一个惨杀义父挚友的冷血动物，却在这时表现出人性来，真

叫人不知道怎么反应。诸葛姑娘，我可以问你吗？

诸葛果：请说。

袁隩：如果是你，究竟是认同长年养育自己长大的义父好，还是从未谋面的生父好？

诸葛果：袁将军有著一身承袭自陈叔至的武艺，以及四世三公袁家的姓氏。如果拔掉任何一部份，袁将军就不是袁将军了。袁将军比任何人都幸运，因为一般人不会有两个值得人尊敬的父亲。

袁隩：对呀...你说得真的很对...

## **逝去的战友 汉中郊外**

赵统：沓中距离这个地方太远了，到现在都没办法回去收拾弟弟的遗体，只能用这个衣冠冢代替。

刘敏：如果不是赵广的牺牲，我们根本无法返回剑门关，更别提后续的大胜。

赵统：弟弟他真的很了不起。本来以为他个性有点怯懦，哪知道他才是真正拥有勇气的大将。

刘敏：说实话，面对这样的大战，我真的有些害怕。想当年在兴势战曹爽都没有这样怕过，实在是岁月不饶人。

赵统：我也怕呀，我也没有父亲一个人勇闯曹贼八十万大军的勇气。

刘敏：只是...在赵广面前说这些丧气话，我们还真是不像话。

赵统：对呀，只希望弟弟能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勇敢面对敌人到最后一刻。

## **逝去的战友 汉中郊外**

句扶：十五年前，我曾经和傅佥一起发誓要斩杀句安复仇。没想到句安未除，现在傅佥也死了。

柳隐：你可不需要自责，混蛋的是句安和蒋舒，和你完全无关。

句扶：我也知道...但是我自己是不是放过句安很多次，间接造成傅佥的死亡？

柳隐：小句，你这个人就是爱钻牛角尖，把很多问题都给想复杂了。你认为蒋舒这个每天心怀不平的人渣，就算没有句安劝降，他就不会叛变？那个人总是认为别人对不起他，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甚至连长久以来帮助他的好友都出卖。我认为他根本就是句安的翻版，他在阳安关做的事情也和句安在夷陵做的一模一样。

句扶：说得也是...

柳隐：小句，别死了...我可不希望你步上傅佥的后尘。不管再英勇的死亡，都无法胜过最耻辱的存活。

句扶：别担心，我相信这次胜利一定是在我们这边的。

## **未来的规画 汉中 姜维军营帐**

宁随：来忠，你不打算回去成都祭拜执慎将军（来敏）？

来忠：大敌当前，我认为我留在这里会更有价值。

向充：想不到这几年来，你这自私自利的家伙还变了不少。

来忠：我可不像某个不识大体的荆襄人那样，大敌当前还在那翻旧帐。

宁随：很好，看来两位感情不错。

来忠：（哪里不错，你老花眼了？）

向充：（我看是老人痴呆了吧。）

向充：老师，为什么您不去帮忙大将军？

宁随：战术非我所长，与其去提些没有意义的建议，不如放眼在我可以做的事情。

来忠：可以做的事情？

宁随：如果这场仗获胜的话，我们大汉和曹贼的立场或可逆转，到时候打进洛阳，一统天下都不是难事。但是重点在于，究竟该形塑成什么样的大汉？现在大汉的人才足够治理天下？

向充：想不到老师已经想到这么远的事。

宁随：这也只是我这老人的妄想而已，但能不能让这妄想实现，其实就得靠伯约了。（只是...伯约，你我心中的大汉是不是一样的呢？）

## **邺城 东乡公主邸 大魏的复兴**

夏侯霸：公主，时候终于到了...

曹绫：也就是说司马昭已经离开洛阳了？这也难怪你可以大大方方来到邺城。

夏侯霸：许仪的事情我真的很遗憾，早知道我就拜托女婿安排他不要参加远征。

曹绫：要是这样的话，恐怕连你的女婿都会被牵连到，幸好你没有这样做。许仪真的很了不起，对曹家的忠心可一点也不输给他父亲。

夏侯霸：其他人和军队也开始往邺城集中，得到那位颖川大老的帮忙，我们行动真是顺利不少。司马昭这次终于露出破绽，对皇位的执著把他的智慧都给蒙蔽了。也因为这样作为，让他对司马昭彻底死心。

曹绫：只是如果司马昭病重的传言是属实的话，或许还可以理解他的想法。司马家的权利基础仍然不稳固，而无法封王的结果，更不能追随祖父的脚步，把大魏的臣子转移到自己手下来。司马昭如果在封王前病死，那么后继人不管是司马攸或是司马炎，都无法有效去接收司马家的势力。万一弄不好，可能好不容易建立的成果将毁于一旦。

夏侯霸：原来如此，难怪司马昭要这个冒险，因为他别无选择了。

曹绫：河内那边的行动如何？

夏侯霸：桓楷已经潜入河内，应该不久之后就有好消息。

曹绫：司马家终究太小看冀州了，袁绍花了七年才拿下这地



方，祖父在袁家分裂的情况下也花了五年的时间才攻下。之后我们曹家以此地为根据地，在这里经营数十年，又岂是司马家可以轻易拿下的？

山涛：公主...您应该知道我是奉命看守您...您这样做...真的让我很为难...

曹绫：山巨源先生...你难道只记得自己司马家姻亲的身分？你忘记自己也是和嵇中散一样是名士？

山涛：我...

曹绫：眼睁睁看著嵇康被杀却什么也没做，究竟你是不敢，还是不想阻止这样的悲剧呢？司马家用道德扼杀了风雅，也扼杀了思想，这已经不只是曹家和司马家的战争，而是关系到所有名士的存亡。夏侯玄死的时候，你选择沉默。嵇康死的时候，你同样选择沉默，那么以后还有谁会为名士发声？

山涛：这...

曹绫：名士的未来就操在你一念之间，你若是决定帮司马家，我也没有怨言，但也表示你将舍弃名士的身分。

山涛：这不是逼我一定要选择？

## **疑心 武功 魏军营帐**

司马昭：嗯...河北军和淮南军都还没有到？

胡奋：淮南军因为必须巩固对东吴的防卫工作，所以有些延误。但是河北军却一直无声无息，不知道为什么会拖延成这样。

司马昭：（何曾那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他不是已经宣示效忠了？不过我需要担心什么？如果曹家人有什么风吹草动，邺城监山涛应该会马上把消息传达给我。）就算缺少河北军和淮南军，我们还是集结了超过十五万的部队，要扫平蜀贼是绰绰有余。

杜预：相国可听我一言？（虽然司马家和我有父仇，但司马昭毕竟也是我的大舅子，怎么样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带这么多人去送死。）

杜预：这次作战光是发动就已经是错误。我军新败，士气低落，现在又强行征召各地驻军，已经足以动摇国防。而且，本来应该派遣大将指挥大军即可，没想到相国居然亲上前线，如果有个万一，大军将立刻崩溃。

司马昭：元凯所言很有道理，但是请你明白我的用心。这是天下统一的关键时刻，蜀贼就如同披着盔甲的枯骨，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我们又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正因我军士气低落，所以上位者更不能逃避责任，必须亲自指挥，才能提振士兵的战斗意识。

杜预：（我也不是不明白，你生了重病，如果不出现在士兵面前，只怕军心会一口气垮掉。而如果不发动这场战争，只怕自己倒下之时，司马家的权力将消失无踪。但这一切不都是你司马家找的吗？做出残忍的杀戮，把自己逼上篡位的不归路。现在你又能怪谁？）

羊祜：（若不是为了皇位，你会这样做吗？唉...我既然夹在

司马家和夏侯家的中间，只好既保护岳父，又陪你出征了。) 为什么没有看到陇西部队？征蜀难道不需要征西将军？

司马昭：陇西那边还需要士载去防守，只好忍痛割舍，不让他参加这次作战。

羊祜：(是这样吗？应该是邓艾失宠了吧。打了败仗，想要把他冷冻在陇西这个地方。倒是为什么钟会这个家伙同样打了败仗，相国却还愿意把他带在身边？)

司马昭：士季...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进兵？

钟会：(到这时候才问我的意见，看来相国已经完全不信任我了。) 依照上次的进军路线，要进入汉中一点也不是难事。只是姜维的部队现在不在沓中，要阻截他们进入剑门关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建议相国这次应该用最迅捷的行动，用最精锐的中军在汉中直接摧毁蜀军。

司马昭：问题是，蜀人只要看到我们的军队出现就会望风而逃，要如何摧毁呢？

钟会：所以相国应该出其不意，以斜谷和骆谷的军队吸引住蜀军，然后中军从子午谷直接奔袭汉中。

司马昭：子午谷？当年曹真从那里想攻蜀却失败，似乎不是条好走的路。

钟会：就是不好走，蜀军才会疏于防范。从其他路进军，只能眼睁睁看著蜀军退入剑门关，到时不管再多人都是无计可施。

司马昭：公闾！你率领一万军队先行攻击子午谷。

贾充：相国，子午谷一路请交给我，您就在长安等候好消息。

司马昭：一切就劳烦你了。

### **狼子野心 魏军营帐外**

丘建：镇西将军，您还记得我吗？

钟会：你是...帐下督丘建？

丘建：大人还记得小人我，实在是不胜感激。

钟会：当日我从相国那边把你请到帐下，没想到战后却和你失去联络。

丘建：我跟著乱军逃出来，回到洛阳后就跟著相国。我有件要紧的事情，要和您说...或许是我听错了，但是您提防着也好。我在洛阳的时候，曾经听见相国和裴秀商议，说是要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就将您解决掉。

钟会：（裴秀这家伙，这么多年来就是紧咬着我不放。本来以为他没什么威胁性，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司马昭呀，你这家伙被我看透了，你为自己儿子的未来，不惜要除掉我这个功臣，你都忘记我帮你做过多少脏活？韩信遭到鸟尽弓藏的对峙，而张良也以隐遁来避免遇害。但是我钟会既不会当韩信，也不会当张良，我反而要把刘邦给踢下台。）

钟会：感谢你相告，我钟会这条命是你给的。

丘建：请将军千万不要这么说，小人承受不起。

钟会：现在我有件事情想要请你帮忙，不知道能否答应？

丘建：如果是小人可以做到的话，一定帮忙到底。

钟会：你确定？能不能答应我，不管是什么样的请求，都一定完成到底。

丘建：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请求？

钟会：我想请你前往蜀军的阵地，见到姜维本人，并且告诉他我一定会帮忙到底。

丘建：什么？！您...您...您您...到底想做什么？

钟会：如果你现在去密告相国，我钟会也只能怨叹自己看错人。

丘建：话不是这样说，为什么要做这样谋逆的事情？您想要投靠蜀贼？

钟会：不，我只是要除掉相国。难道你不认为相国疯了？不顾战败后的创伤，疯狂消耗大魏国力，只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这样下去，大魏的人民和将士会陷入永无止境的痛苦，战火将永不停息。当初我帮助司马家，是相信司马家具有安邦定国的能力。现在司马昭辜负了我的期许，我也没有帮他的必要了。丘建，我想要成为取代司马昭的人。我的悲愿就是把和平还给天下的人，让天下不再是乱世，战火永远消失。

丘建：这...

钟会：拜托了，就算不为我着想，也请为天下苍生着想。难道你希望你的子孙辈也被推着上战场？

丘建：唉...我明白了...

钟会：(呵呵呵呵呵，公侯将相本无种。司马昭，你死了以后，司马家的一切就全部交给我吧。)

## 决战子午谷 姜维军营帐

张翼：这时候伯约到哪里去了？明明敌人都已经这么逼近汉中。

来忠：虽说我相信大将军，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看不见人影，实在有点异常。

句扶：我认为大将一定有他的打算，所以现在暂时想瞒著我们而已。

向充：问题是...本来应该是退却到剑门关最为保险，为什么都没有撤退的命令呢？

宁随：(主帅不在，就算是久经战阵的大将也都慌了，伯约到底在想什么？还有杨姑娘也到哪去了？)

张星彩：咳...如果这时候大将军不在，应该是让两位车骑将军担任总指挥吧。

廖化：我只是在想，伯约不会是这样临阵脱逃的人。在这时候跑到别的地方，应该是有他的考量。我只是想问诸葛姑娘，究竟对这件事知道多少？

诸葛果：不愧是久经战阵的车骑将军，其实现在主公正在进行一个破天荒的作战。然而作战成功与否，还是需要各位的协助。

刘敏：是什么样的作战？面对敌人二十万大军，难道要学周

瑜用火攻？还是要学曹操劫粮？

诸葛果：都不是...记得昆阳之战？

张星彩：以精锐部队突袭敌人本阵，造成混乱，再和本军前后夹击，大破数十倍于自己的军队？

诸葛果：就是这样的计策。

柳隐：乖乖，老大这回玩得还真大。

士兵：不好了！贼军从子午谷...方向出现...几乎...都是...精锐部队...

句扶：敌军数量多少？领兵的将领是谁？

士兵：不计其数...负责防守的弟兄都阵亡了...只剩下我一个...

刘敏：我们该怎么办？

张翼：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死守，等待伯约的行动了。

廖化：问题是...我们有能力撑多久呢？

袁綝：不用管这么多，拿起手上的武器，能战多久是多久！

句扶：袁将军说得好，要让那些可恶的贼人知道，我大汉不是随便可以入侵的。

宁随：（袁将军散发出前所未有的猛将气势，彷彿之前的疑虑被一扫而空一样。）

袁綝：（我已经没有疑惑了，我既是陈叔至的儿子，也是袁本初的儿子，兼有两种身分的我，不会输给任何人！）

## 司马昭的末日 子午谷入口

丘建：我是奉镇西将军之命，特来向姜维将军报告重要军情。

姜维：照这样看来，司马昭应该会亲自来前线对吧。

丘建：相国他虽然守口如瓶，就连身为他侧近的我都不一定知道他所在。但镇西将军说他一定会出现在前线，因为到现在仍有许多人在怀疑他的健康状况。

步兵：这样的计画可行吗？既不知道司马昭会不会出现在前线，也不知道他位置。

姜维：不用担心，钟会看司马昭看得很准，现在情况他非往前往不可。

丘建：相国他很多疑，就连亲信都很难知道他确实的位置。不过镇西将军会帮忙找寻，只要找到，就会以信号通知。

姜维：如此甚好，请代我向钟士季表示感谢之意。

丘建：告辞了。

姜维：各位弟兄们，这是我大汉最关键的一战。然而因为实在太危险，所以只让少数人参加这次作战。

步兵：值星伯长姜兴汉报告，全军参与奇袭行动，官士兵合计四百员，特选四员伴随将军，报告完毕！

姜维：很好。

步兵：原地踏步走！ 一、二！ 一、二！ 夜色茫茫，星月无光。 一、二！ 一、二！ 预备！ 唱！



步兵：夜色茫茫，星月无光。只有炮声四野回荡，只有火花到处飞扬。脚尖著地，手握刀枪，英勇的弟兄们，挺进在漆黑的原野上。我们眼观四面，我们耳听八方，无声无息，无声无息，钻向敌人的心脏，钻向敌人的心脏。只等那信号一亮，只等那信号一响，我们就展开闪电攻击，打一个轰轰烈烈的胜仗。

姜维：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就请大家把命交给我吧。

步兵：稍息之后，各人依照任务赋予内容，进入攻击发起线待命攻击，稍息！你们最好继续慢慢走啊！被我抓到最后一个就倒楣啦！跑起来！谁不认真跑，下周就留下来练基本教练！

姜维（这仗一定会赢，我相信自己的判断，钟会这人一定会想办法铲除司马昭。不论如何，就算作战失败，也要力战到底，拚尽最后一兵一卒。）

姜维：杨兰？！

杨兰：总算是找到你了，你这个猪头！这么喜欢冒险？这么不把自己的命当命？居然这么异想天开，想用这少数的部队去突击敌人本阵？你疯了吗？就算有钟会作为内应，你相信钟会那个家伙？万一他不守信用，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快气死了，想不到诸葛果居然和你想出这么烂的作战。这个作战要成功，必须得要在你被敌人发现前找到司马昭的所在，然后再他来得及反应前突击。不管怎么样，靠的除了运气还是运气。

姜维：杨兰，我把一切都赌在钟会身上，我相信他这次不会出卖我。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司马昭在这里倒下，贼营

一定会大乱，我们才能摆脱挨打的状况。说不定我真的很蠢，但我认为这样的险值得一冒。

杨兰：我真是服了你了，就让我陪你一起去吧。至少在面对敌兵包围时，还有个人陪你。

姜维：真的很对不起。

杨兰：知道就好！

## 子午谷奇袭战

贾充：一定要在相国抵达以前，把蜀贼彻底歼灭！（钟会那家伙失势以后，我就是相国眼中头号红人，所以才会让我担任手握重兵又是拱卫京师的关中都督。）

王韬：看到了吗？从陈将军离开以后，关中都督换的一个比一个烂。司马望只会扣薪水，要我们共体时艰。钟会只会杀人树威，而这个贾充又只会把我们推上前线去死。

蒋舒：请恕我这个蜀人说句实话，司马家信赖的人似乎就是这种水准。

句安：好像也是这样，不过就算当权的人都是这种货色，也无法弥补两国国力的差距，相信历史是英雄开创的根本就是蠢蛋。

蒋舒：（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毕竟我和句安早就已经回不去了。虽然说之前没有听命断后的罪没有被计较，但是每天把我们摆上第一线，早晚会战死呀。）

王韬：有件事情你们也该听说了吧，相国的身体似乎不太

好...

句安：相国再怎么隐瞒，在朝会上险些昏倒的事情根本就藏不住。

蒋舒：也就是说，这次相国根本就是抱病出征？

句安：搞不好都已经死了呢，现在有多少人见过他本人？

王韬：如果真是这样，这场仗还打得下去吗？

荀恺：我是司马太傅的外孙，为什么要我去前线作战？我哪点比不过贾充？

李辅：人家当狗当得多彻底，连皇上都敢杀，你有种吗？

荀恺：你又做了什么？

李辅：呵呵，我可打开过新城城门，帮助太傅平定孟达之乱呀。

荀恺：小人！

庞会：（我要忍耐，就算身旁跟著两个废物也要忍到底。不然怎么能够实现杀光关家人的愿望？）

李辅：话说回来，有人再出征后看过相国吗？

荀恺：没有，到现在他都没有在将士前露面。

庞会：这么说来，那传言果然是真的。

荀恺：是呀，叔父（荀顗）亲眼见到相国差点昏倒在朝会上，搞不好命不久矣。

李辅：不会吧，要是相国有个万一，我们这些远征军不就像是被舍弃的孤儿？

荀恺：是呀，只要没有亲眼看见相国，我根本就无法安下心来打仗。

杜预：相国也不在这里？

羊祜：确实不在。目前骆谷和斜谷分队那边也没有见到相国的踪影。

杜预：我本来以为相国会因为急于伐蜀而失去理智，现在看来我又多虑了。

羊祜：不，相国不会平白无故要我在这里搭建本阵的。

杜预：毕竟相国他也没有选择了，看看前线那些消极的精锐部队就知道，他们对于相国的身体状况还是很有疑虑。如果相国不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怎么样都无法安下心作战。

羊祜：但这就是风险所在，你看看我们本阵距离蜀人阵地有多近？虽说有无数的虎豹骑和武卫营兵士挡在前面，但是多靠近敌人一步就多一分险。我更担心另外一个人，相国如果说不相信钟会，就不该给他机会搞鬼。把钟会带在身边实在太危险了。

杜预：可是过去相国出征寿春的时候，也把东乡公主带在身边呀。

羊祜：那次攻打寿春，相国的身体状况没有疑虑，真要类比的话，看看平丘俭之乱时的大将军...

杜预：也就是说，要是有个像文鸯一样的猛将再加上内应，成功突袭到相国本阵的可能性会很高...

羊祜：嗯...希望这一切只是我的多虑。

向充：我有没有看错？眼前的虎豹骑多得像垃圾一样，这就是贼军真正的实力？

来忠：居然可以让精锐骑兵达到这个数量，贼营的国力太可怕了。

句扶：哼！来一个我杀一个，就不相信他们可以敌得过我手中大斧。

柳隐：小句你还真是乐观呀，看见那黑压压的一片，我连手都在发抖。

袁綝：这样才有意思，我想义父当年在长阪面对曹操大军应该也是有同样的感觉吧。

柳隐：对了，小丞相，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消灭掉眼前那堆敌军？

诸葛果：或许过个两千年，会有人发明那种大规模破坏兵器吧...

柳隐：两千年？我看我们连两个时辰都等不了。

张星彩：我把敌人看简单了...没想到贼军的总动员会是这样恐怖...

赵统：不知道我有没有父亲那样的勇气，能在贼军中穿梭自如呢？

刘敏：那样做是没有用的，只有依靠城池，以投石车攻击，才是防守的上策。

廖化：不论如何，我们这里是汉中的最后防线，怎么样都不能让贼军突破。（每次都这样，碰到这种紧张情况就想不出对策。这样下去真是愧对车骑将军的封号。）

张翼：保家卫土，在此一战！我绝对不会让这些军队踏进益州一步。

宁随：就如同诸葛姑娘之前说的，伯约也同时在进行他的作战，在作战成功前，我们一定要死守住防线。

杨兰：现在还是不能确定司马昭的位置？

姜维：钟会说司马昭行踪飘忽，似乎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信不过，所以现在暂时不能掌握到他的位置。

杨兰：你真的信得过钟会？

姜维：这场作战本身就是豪赌，多赌一次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杨兰：也罢，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做事情就是这样一直线，说是单纯也好，愚笨也好，总之都是你姜维。

姜维：现在我们就一点点往敌营方向接近，这样找到司马昭的机会就比较大。

杨兰：嗯...让其他人吸引住贼军大部份的战力，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到贼营后面。

姜维：似乎也没这么容易，你看前面...

杨兰：有哨兵？

姜维：是呀，而且人数不少，还可能会有暗哨，看来司马昭真的很谨慎。

杨兰：不过...就算有卫哨，汉人的视力和我们羌人没得比，所以应该还是有可乘之机。

姜维：可别小看被选为卫哨的士兵，他们的视力可是一等一的，就算不如外族，也还是相当有威胁性。更不用说担任暗哨的士兵，恐怕连回避的对策都没有。

杨兰：那该怎么办呢？

姜维：太空旷的地方先不要走，我想暗哨过久了应该也会出来。

杨兰：只是...再拖下去，其他人还能撑多久呢？

姜维：一般来说，哨兵的视力范围大概是这样。不过也不排除有其他千里眼或是视力比较差的士兵。总之，躲过这些卫哨前进吧。

张星彩：我听说有个成天喊着要屠灭关家的人，应该就是你吧...可惜关家和我张家是世交，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如愿的。

庞会：张家？张飞的后代？照杀不误！

张星彩：还在为了几十年前年的事情怨恨？庞德的儿子格局真是小。

庞会：格局小又如何？只要能为父报仇就好！鬼炎斩！

张星彩：果然厉害！难怪听说庞德可以和二叔战成平手。蛟

天舞！

庞会：怎么可能...我连张家的女人都对付不了？

庞会：可恶！总有一天我会完成复仇大业的！

张星彩：可怕呀...光是现在的实力，关家下一代就已经没办法对付他了。更何况到时仇人相见，所发挥的实力绝对不只现在这样。关索...你能够挡住庞会的复仇之心？

句安：怎么不说话了？

句扶：我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句安：真是的，你还是这样顽固，只怕国家灭亡的时候，你也会蠢到一起殉国吧。

句扶：殉国又如何？我绝对不会选择和你一样的路。

张翼：真是丢脸，你把我们益州人的脸都丢光了。

蒋舒：为什么连同样是益州人的您也不能了解我的心？不对，你是被外州人蛊惑了，一定是这样！我所认识的张伯恭，他应该是对外州人恨之入骨，要杀光所有外州人才对。

张翼：真是可悲呀，难道长久以来益州人的悲情，只塑造了像你这样的可怜虫？记住一件事，我讨厌外州人，但不代表要用暴力来解决事情，以血洗血只会造成屠杀的循环而已。

胡奋：这不是镇西将军吗？

钟会：既然看见胡将军，就知道相国应该在这附近。

胡奋：不知道追问相国的行踪做什么？



钟会：我是相国身边的参谋官，参谋想要献策，急著想要找主帅不也很正常？

胡奋：嗯...（这钟会在搞什么鬼？不过...相国对他的信任一定远高于我，我又何必得罪他？）

钟会：当奴才的悲哀，我也很清楚的，请胡将军早为自己打算。

胡奋：你在说什么？

钟会：没什么。令媛其实很有潜力，若能攀上门好亲事，你也不用愁下半辈子了。

胡奋：（武人世家就是这样悲哀，立了大功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回报，弟弟拿下阳安关，却被丢去当什么凉州刺史。或许应该和司马家攀上关系，将来也才有发展的空间。）相国马上就会到前线，还请钟将军稍待片刻。后方有临时本阵，相国早就吩咐搭建好来等他。

钟会：（果然如此，相国的确切位置给我掌握到了。）哦？果然相国还是要亲上前线来激励士气？

胡奋：怎么？连心腹的钟将军都不知道？

钟会：胡将军呀，你知道的果然还是不够多，就让在下提点你一些。方才我的意思，是相国的“替身”马上就要亲上前线。

胡奋：原来如此。

钟会：相国真正的所在位置是在长安，这事要让底下的将士知道可不得了。

胡奋：多谢提点，胡某真是感激不尽。

钟会：也请胡将军多保重，安定胡家振兴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千万不要随便在这样的战场上丢了性命呀。

胡奋：那是当然，没有人会为了保护个替身那么卖力。

钟会：好，你就继续忙吧。

杜预：镇西将军，您怎么会在这里？

钟会：是相国通知要我来这里的。

羊祜：是吗？

杜预：（本来有点怀疑，但想想就算因为这次败仗让钟会失去地位，但他受到的信任应该还是超过我们两人。）

羊祜：（算了，就算他说谎对他也没有好处。）

钟会：（接下来就是慢慢等司马昭出现，给他致命一击。）

杜预：相国来了？

羊祜：您为什么要亲上前线？这里真的很危险。

司马昭：我如果不上前线，只怕连叔子你都不认为我还活著吧。现在战况如何？

杜预：我军彻底压倒敌人，子午谷口外的敌人全数歼灭，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汉中范围。

司马昭：看来公闾做得不错嘛...

羊祜：不过有些事情还是让我有点担心，相国您的本阵是不是离敌人太近了？外面有贾充在领军，应该没有必要这么靠近。

司马昭：叔子，因为我还是很怕姜维呀。想当年兴势大战，

我可和姜维正面交锋过，当时我差点就没命了。唉...真不想承认呀，因为年轻所犯下的错误...等一下，这不是士季吗？

羊祜：镇西将军出现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司马昭：没什么。

羊祜：？

钟会：我急著找相国已经很久了，这里有许多平蜀方略，想请您过目。

司马昭：（钟会这家伙，既然自投罗网也就省得我费事去抓你。可怜的人，除了依附权贵者以外，你根本就毫无价值可言。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看来，裴秀是高估你了，他说你是恶狼，在我看来你根本就是条家犬而已。）

司马昭：士季，很感谢你的忠心，这些计画我就收下，等到灭蜀时会好好封赏你。

钟会：感谢...真的很感谢您...（司马昭，你既然露面，就表示你的死期到了。）

司马昭：你知道为什么我敢出现在这里？

钟会：相国您不是说过，要亲自出现来激励军心？

司马昭：士季呀，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你认为我不会考虑到姜维冒险来突袭我本营的可能性？

钟会：（糟糕？！莫非计画败露？）

司马昭：这附近到处都是我放出去的侦查队，只要一发现敌人的行踪，马上就可以包围歼灭。

钟会：可是，蜀人应该没有兵力来做这种冒险的事情呀...

司马昭：作战总是要考虑到下一步和下下一步的事情。我倒想看看蜀人是不是真蠢到狗急跳墙。

钟会：（姜维呀，我可把一切都赌在你身上了，千万不要被发现呀...）

姜维：这是？！钟会的暗号？

杨兰：那只不过是平常的灯，有什么问题？

姜维：不，那是我特别教钟会学会使用的天灯，用这个就可以在恶劣地形下自由通信。嗯...司马昭的位置已经掌握...但是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好，我们就暂时移动到司马昭大本营附近，等适当时机再发动突袭。

步兵甲：看了一个晚上，眼睛都看花了，先休息一下。

姜维好！这是我们的机会，先排除掉这个卫哨。

步兵甲：啊...眼睛好也有错吗？

姜维：好！进行得很顺利。

杨兰：话说回来，前面地方似乎太空旷了，感觉好像有点问题。

步兵乙：啊...肚子好痛...要拉肚子了...（我们氏族强家的肠胃总是这么弱，只要稍微吃到一点不干净的东西就会拉...唉...我强端之子强尼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

杨兰：谁知道呢？反正我们就先往前进就对了

姜维：前面一片空旷，似乎又有暗哨。

杨兰：我有个方法说不定可以破暗哨。

姜维：什么方法？

杨兰：交给我吧。

杨兰：嘿嘿，这样就没问题了。

步兵丙：这里蚊子真多，快咬死我了。说起来我也真倒楣，本来以为当兵当到洛阳外军应该是爽兵，哪知道会被叫去打仗。上面的人就是这样没脑，上次打输蜀人就算了嘛，还像个赌徒想翻本。等一下...这是什么？！这不是传说中羌族美女的写真集？超爽的，捡到一本写真集。

姜维：我是不是太高估敌军的能力了？

姜维：这边似乎很靠近敌人的指挥本营。

杨兰：要突袭？

姜维：不，你看看那个旗号，这里只是贾充的营帐而已，击倒他也无济于事。我们应该绕过这个营帐，往上面的城池前进。

杨兰：不过上面那个士兵该怎么办？

姜维：如果只是通过他的视线范围应该还不至于被发现。总之先小心前进吧。另外，不要太靠近贾充的营帐，就算他再笨也会发现的。

姜维：好，现在敌人本营就近在眼前了。

杨兰：前面好像又有一个卫哨。

姜维：这下麻烦了...

步兵丁：完全看不见...平常人称千里眼的我，为什么晚上会看不见呢？

姜维：（司马昭要是知道自己被这些无能的士兵害死，我看他真会死不瞑目。）

步兵丁：啊...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杨兰：不过就算解决掉这个瞎子卫哨，前面还有两个卫哨，该怎么办呢？

姜维：嗯...

卫哨甲：啊...

卫哨乙：发生什么事了？！

丘建：为了大魏，只好牺牲相国您了。

杨兰：前面的卫哨全都被排除了？

姜维：应该是钟会做的，看来这次我赌对了。

司马昭：卫哨呢？玄威！去看看怎么回事！

胡奋：是！（妈的，一个替身说话还敢这么嚣张。）

杨兰：姜维，前面那个敌将是我们最后的阻碍了，就让我来对付他。

姜维：可是...

杨兰：司马昭就交给你来解决，你可不能浪费时间在这种小将身上。

姜维：嗯...要小心喔...

杨兰：放心吧，我在别的路线已经死过一次了。

姜维：你到底在说什么？

胡奋：你是...

杨兰：小角色别挡路！

胡奋：我安定胡奋居然被说成小角色？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

杨兰：安定胡奋？听都没听过。

胡奋：哼！你到地府去问问诸葛诞就知道了。

杨兰：蝴蝶之舞！

胡奋：百贰拾八式 九伤！百贰拾七式 八铸！这家伙真厉害...

杨兰：哈哈，刚才说大话的本事到哪去了？

胡奋：我才不会输给你这家伙！

杨兰：哈哈，空门大开。不死鸟之舞！

胡奋：什么？！这不是“同归枪”？

杨兰：这是我独创的枪法，谁知道什么同归枪！

胡奋：好厉害的女人，实力可直逼我在寿春看到的女将。

杨兰：如何？！还要继续？（我已经负伤，如果还要面对这家伙以外的敌人，恐怕是不行了。没办法，就算是死也要拖住这家伙，不然奇袭行动不是功亏一篑？）

胡奋：（虽然我安定胡家受到司马太傅的提拔才能有今天，但不表示我非得替他们卖命不可。更何况后方不过是个替身，我

卖命到这种程度已经可以了。)

杨兰：怎么了？快上呀！

胡奋：哼，算你捡回一条命！

杨兰：这是怎么回事？

姜维：司马昭就在眼前了！杨兰，你也伤得不轻，快点退下吧。

杨兰：好吧，机会都做给你了，可别让司马昭逃走喔。

司马昭：胡奋临阵脱逃？

杜预：怎么会这样？

羊祜：蜀军真的从这边攻过来？

司马昭：元凯、叔子，你们两人快去向公间求救兵！

羊祜：相国您不逃跑吗？

杜预：现在逃走，耻辱只是暂时的，请相国您三思。

司马昭：不，蜀军人数不多，只要我能顶住一时半刻，最后的胜利还是在我们手上。

羊祜：(唉...权力的欲望最终还是迷惑了他的判断力吗?)

钟会：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你也会有今天呀，可怜的司马昭...

司马昭：钟会你说什么？你这家伙忘恩负义的家伙！

钟会：忘恩负义的是谁？我不惜自己名声，帮你铲除名士，帮你出征蜀国；换来的是什么？鸟尽弓藏的对待。

司马昭：你害死我，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你以为还会有谁肯



用你？

钟会：呵呵呵，你猜呢？

司马昭：你敢算计我！钟会！！！！！！

司马昭：姜维？！怎么可能？蜀人军队是怪物吗？

姜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就是战场。

司马昭：算算距离上次兴势之战也快二十年了，当时的主将费祎和曹爽已死，你我也都从当初的偏将变为主将。果然我当时的预感没错，曹爽和费祎都该是被时代淘汰的人。费祎保守得像一团烂泥，该攻不攻，只知闭关自守，终于导致两国国力差距扩大。曹爽更是愚蠢，只知好大喜功，却不知自己人心全失。最后被父亲讨灭，岂非天命？

姜维：你知道费文伟什么？我虽然和他意见相左，但是他的限制也非毫无道理。我在政治上的才能，还远不及他的万一。而曹爽呢？我看到的却是你们司马家不断仿效他的行为。曹爽有兴势之战，令兄不也有东兴之战？曹爽战后改制中军夺权，令兄不也在战后杀害夏侯玄？你我都只是时代的幸运儿，爬到现在的位置并非完全靠自己的本事。既然如此，就该知道满足，而非恣意扩张野心。

司马昭：姜维，你真是心口不一呀。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让你的子孙也爬上高位？就算没有，难道你没有想要保护自己的亲人？

姜维：你认为现在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亲人？因为想要篡位，

把自己投入险境，最后身亡。请问你死后，谁可以保护他们？单靠毫无实力支撑的地位可以？

司马昭：姜维...你迟早会明白我的想法，骑上虎背的人想要下来，就只有被撕碎的份。

## 第三十六回 永安防卫战

### 梟雄之死 魏军本阵

姜维：司马昭...一切都结束了...

司马昭：姜维，你认为杀了我，天下就会太平？刘禅暗愚，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收拾这样的场面。蜀地的大臣们也不过是些自私自利，被名利捆绑住的愚人罢了。就算是你，靠着武勇扫平一切障碍又如何？谁能够治理如此广大的天下？你的年纪比我还大，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当你一死，天下还能够维持？天下要的，是像我这样能够收拾一切，带领人们向前走的人。有能的领导人，有力的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天下，才能够终结这近百年的乱世。

姜维：我不伟大、圣上也不伟大、朝中的大臣们也不伟大，但是我相信人们的智慧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司马昭：哈哈，那么现在你就把智慧授予给那些愚民给我看！

姜维：司马昭！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司马昭：不错！当汉帝无能，曹丕就取而代之。魏帝无能，我司马家就取而代之，这是顺应天下万民的要求，这是时代的潮流。你杀了我，以后天下会继续分崩离析，再也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来统治天下，日后战乱将永不休止，这就是你要的？

姜维：你把你自已看太高了，秦皇的能力会在你之下？他统一的天下又维持了多久？统一的天下产生了怠惰，和谐的环境遮

盖了不同的声音，这样的时代真的是我们要的？大一统绝对权力的君主固然会出现名君，但是出现暴君的可能性也很大，你是要百姓把希望放在这样的不确定因素？面对有绝对权力的暴君，没有任何可以制衡的力量，百姓只能求天，大臣只能冒死苦劝，这就是你想要的天下？

司马昭：我们司马家以礼传家，不可能出现暴君。

姜维：你敢保证你的子子孙孙一定不会出现暴君？绝对权力产生的腐化你应该很明白的。你自己想想，董卓和曹操是一开始就那样残暴？

司马昭：呵呵呵...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武夫，想不到居然能说出这样的道理。要是你能留在大魏，现在的你应该早就取代邓艾或是钟会，成为伐蜀的大将。可惜呀，或许这就是天命吧。

## **二十三年前 梦想 洛阳司马家**

司马昭：爹，平时滴酒不沾的您，为什么会醉成这样？

司马懿：哈哈，昭儿、师儿，万一有一天你们掌权，你们打算怎么样来维系自己的权力？

司马师：爹，您在说什么呀？！

司马昭：这些话给曹爽那些人听到可不得了。

司马懿：回答老夫！

司马师：以实力压倒众人，以权势来控制众人，使众人不敢仰望自己。

司马懿：这是武皇帝之风，很好。

司马昭：孩儿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一次也没有。

司马懿：是人都有权力的欲望，你没有？

司马昭：因为我害怕，我既不像您聪明，又不如大哥果断。我当领导者只会害了司马家、甚至害了天下。

司马懿：昭儿，你以为老夫从一开始就胸怀大志？比起荀文若等人，老夫真的有能力？不，但是时候到了，你就不得不为，就像武皇帝和文皇帝那样。

司马昭：爹，恕孩儿斗胆，我最瞧不起就是这对父子的为人！欺凌别人孤儿，屠杀朝中重臣却以忠臣自居。欺世盗名又妄称天命所归，简直是恶之极矣！

司马懿：话虽没错，但是你认为哪个爬到那位置的人不那样做？等到成功以后，每个人也就称你是天命所归，所作的肮脏事也有人会帮你为尊者讳，这就是现实。

司马昭：这样子得到的地位能稳固？这样子得到的政权能长治久安？从根都烂起的天下，又能够维持多久？

司马懿：你说得很对呀...要是昭儿你能用不同的手段来得到天下，或许对后世也是好事一件...

## **枭雄之死 魏军本阵**

司马昭：（想不到当年我会说那些话，真是大言不惭呀。结果呢？我欺凌孤儿寡母，杀害大臣、名士，甚至连皇帝都杀了。

比起曹操父子，谁才是恶之极矣？哈哈哈哈哈...)

步兵：大将军帐下亲兵姜兴汉，特来讨伐贼首司马昭。

司马昭：（他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到了。这些人终究是不明白，我做的这些事，为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亲人，我要取得能够不让任何人伤害他们的力量。不对...钟会...最后说的那句话...我终于明白了...钟会！你敢乱我儿！）

司马昭：难道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便宜了别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到最后，不知的只有我自己？

公元二六四年元月，司马昭受到蜀军突袭，战死于子午谷，十六万远征军接到讯息后迅速撤退，攻势完全瓦解。而在不久之前，永安一带也发生了和东吴的激烈攻防战。

## **一个月前 孙休的决断 建业皇宫**

孙休：你们应该也听说过这件事了吧...

丁奉：司马昭倾全国之力攻打蜀国，现在淮南和荆州防线空虚，应该即刻向该地出兵。

张布：大将军所言固然不错，却忽略了一点现实性。纵然淮南、荆州部队被抽调，防卫能力略有下降。但也别忘记过去诸葛恪带领二十万大军都拿不下合肥新城的教训。微臣认为蜀国虽然上次侥幸逃过亡国命运，但是这次应该是难逃此劫，我们应该要趁早做打算。

鲁淑：圣上，千万不可听从左将军之言。蜀国是我们最可靠的盟友，只有相互扶持才能对抗曹贼。现在应该即刻派遣援军支援，而非背叛我们的盟友。

濮阳兴：昭武将军还是固守着他父亲的方略，却不知时代不同，情况自然也不同。蜀国绝对不可能打赢曹贼。与其让蜀国全境成为曹贼的领土，倒还不如趁机攻占，竟长江所极而据守。

鲁淑：（居然把爹早年的对策拿来引用，这下我可是没办法再说什么了。本来以为濮阳兴只是个脑满肠肥的家伙，看来我错了。）

诸葛靓：（可恶呀...以为到了东吴可以为父报仇，哪知道这里的人只知争权夺利，现在居然还动起攻击盟友的歪脑筋。）

张悌：（当日大家预言蜀国不会灭亡而只有我预言蜀国会灭亡。现在我反而不敢预言了。当日的预言，我小看了蜀人的根性和姜维的本事。这次加入这些条件后，我不认为蜀国会灭亡。）

孙休：朕意已决，命镇军将军步协率军攻击永安，荆州部队为后备，至少要在蜀国灭亡以前拿下整个巴东。可以的话朕也想要亲自出征...

濮阳兴：皇上，保重龙体呀。

孙休：爱卿果然忠君爱国，不愧是国家之栋梁。朕就赐你代替朕来出征。

濮阳兴：（天啊...我可完全不会打仗...）

孙休：别担心，朕知道你不会打仗，所以会请传说中最精锐

的丹阳部队来帮你。

张悌：丹阳部队？自从诸葛恪死后，那个如同是他私兵的精锐部队就一直由丹阳太守统领，而现任太守沈莹据说更是勇猛过人。

孙休：可别以为沈莹带的还是过去的丹阳兵...现在的丹阳兵可是不同过往了。

### 一个月前 永安之危 永安城议事厅

杨宗：成都陷落的消息现在已经传得到处都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永安可是非常危险。

罗宪：那么就把那个散播消息的人杀了。刻意散布如此谣言的人，一定别有居心。

杨宗：说到别有居心...那个步协不就是吗？

罗宪：步协率领的军队，名义上是要增援，实际上是想偷袭我们。真给右大将军说对了，东吴和我们本为唇齿相依之邦，没想到不同情我们的苦难，还在这时候背弃盟誓，偷袭我们。

杨宗：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右大将军还没有把永安守军带回来，整个城只有不到两千人，该弃城还是投降？

罗宪：去你的！让我来痛击他们。杨参军，命你突围西进成都求援。

杨宗：你还真够有种的。既然这样，我也就舍命陪君子了。倒是...可不可以多给点盘缠？



罗宪：你拿那些钱想做什么？想跑路吗？

杨宗：我杨宗可以以人格保证，绝对清廉可靠。

罗宪：算了吧，你和关索、霍弋并称三大损友，整个大汉何人不知？

罗宪：咦？这不是右大将军、卫将军和镇军大将军？

阎宇：令则，很意外吗？

宗预：我们早就算准东吴会趁火打劫，所以派兵来这里协助防守。

罗宪：可是北面的战事呢？我不是听说贼营又在整军准备出征？

诸葛瞻：那里就交给姜维...虽然我不怎么喜欢他，但是他的能力确实可以依靠。

宗预：(呵呵呵，每次看到思远的表情就想笑，经过上次阻截邓艾的战争，他反而变得不敢再对伯约大声说话了。)

诸葛瞻：因为北面战事吃紧，我也只能带领五千人来支援，加上南中即将北上的军队，大概勉强可以凑到一万人。

阎宇：不过东吴可能会出动数万人的大军，看来我军还是居于劣势。

罗宪：这倒不一定，对方是逆流而上，要攻击就已经不是易事。加上长江三峡的地形，抗敌是足足有余。

阎宇：令则说得好。这次作战的总指挥虽然是我，但还是要仰仗令则你的大力相助。

罗宪：是！

杨宗：（干，我的酒钱呀...）

一个月前 反制妙计 南中 蜀汉军主营

霍弋：您真的不肯上座？我虽然是名义上的南中督，但是资历和战功比起您差太多了。

张嶷：别这样说，我看绍先你把南中管得还不错嘛。

花鬘：虽然说妓院和赌场也多了十倍的啦。

关索：活络南中经济发展，这有什么不好？

张嶷：所以对自己有点信心吧，你可是德信看重的人才。

霍弋：呜呜呜呜呜...张将军...我好感动呀...

关索：倒是这次伯岐归来，不是要向我们这边请求援军的吗？

张嶷：嗯...永安那边随时可能被东吴偷袭，北面又得抵御曹贼的入侵，能仰仗的只有我们南中部队而已。话虽如此...抽调走南中部队，恐怕会有个大问题...东吴的交州临近我们南中，万一南中部队抽调走，只怕东吴会从交州偷袭南中。

霍弋：其实这几天我也在苦思解决之道，弄得我好几个晚上没办法睡觉。

关索：我记得你明明是和我一起赌通宵...

霍弋：咳，赌博有助思考...结果呢...你们知道我无意间听到了什么？来这边豪赌的交州蛮说，东吴为了进行战备，命令交趾

太守孙贇征调交州人，结果引起交州异民族反抗。当地蛮族豪酋吕兴起兵杀了孙贇，交州宣告脱离东吴。

张嶷：这么说，吕兴起兵造反对我们是有利没错，不过吕兴对我们的态度如何？

霍弋：呵呵呵，许多交州蛮也常常跑来南中。而那位吕兴几年前在我赌场输到脱裤子，向我借点钱翻本。哪知道后来他居然发了。

张嶷：也就是说吕兴对我们的态度至少应该也是友善的。

霍弋：所以我早就说过，开赌场可不只是为了赌博嘛。

花鬘：瞎猫碰到死耗子。

霍弋：本来我们对盟友发生叛乱不应该幸灾乐祸。不过想到过去他们也策封过雍闿，这次又要偷袭永安，实在不需要对他们客气了。

张嶷：妙呀，想不到东吴居然先发生问题，这下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霍弋：不过要支援吕兴又不能太明目张胆，这点就得拜托孟姑娘了。

花鬘：我去拜托孟琰，请他派遣手下私兵前往交州，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霍弋：孟姑娘果然一点就灵，我们对南中大姓的控制力薄弱，恐怕无法制止个人行为...呵呵呵...

关索：你真是坏透了。

## 南郡议事厅 无奈的出兵

施绩：抚军将军步协出征不利，我想不久之后连我们都要跟著出兵了。

陆抗：圣上的出兵既是对也是不对，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赞成还是反对。我找不到蜀国有任何可以战胜曹贼的理由。趁著蜀国新亡之际，派兵攻下巴东甚至整个蜀国应该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但是...我们发动攻击等于背弃了盟友，招致蜀人怨恨也是可想而知。若是没有攻下任何土地...对我大吴损伤就大了。

施绩：其实我是非常不赞成出兵。这些年来，我和蜀人接触后，感觉我们大吴欠缺一样根本的要素...那就是理想...

陆抗：理想？

施绩：不可思议吧...蜀人因著理想支撑，以这么弱小的国家，和曹贼周旋了数十年。他们许多人至今还相信著可以复兴汉室而坚守立场努力奋斗著。但我们呢？永远只看到眼前的东西，为了利益，什么样的立场都可抛。看起来我们比较能在乱世中生存，实际却并非如此。没有信义、没有理想、没有立场，请问最后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陆抗：你说得真的很有道理呀...

施绩：对了，怎么没有看到那个聒噪的女孩？

陆抗：小甘宁吗？她已经去支援步协的永安作战。临走前，她还不断对我发牢骚呢。

施绩：哈哈，那我们就去接她脱离苦海吧。

## 永安附近 意外的邂逅

步兵甲：喂！我问你话，听到没？

甘宁：.....

步兵甲：这个女人真的很可疑，我们应该抓回去严刑拷打。

步兵乙：好提议，呵呵呵呵呵...

诸葛尚：你们在干什么！

步兵甲：臭小子，你很跩喔。

步兵乙：大爷我可是奉杨参军的命令前来抓奸细，小心老子连你一起抓回去。

诸葛尚：想不到我大汉会出现你们两个杂碎！

步兵乙：你是什么东西？敢管大爷我的闲事！

步兵甲：等一下...他好像是卫将军的公子...

步兵乙：没事没事，一场误会而已。

步兵甲：我们这就去巡逻...

诸葛尚：真是的，杨宗的手下尽是一些兵痞无赖。姑娘，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快点回去吧...

甘宁：想不到还会有人这么笨。

诸葛尚：为什么这样说？救你这样的弱女子不是很正常的事？

甘宁：很正常？万一你没有力量，那两个人可能当场格杀你，

你不害怕？

诸葛尚：就算这样，我也不能装作没看到。

甘宁：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呀...是吗？

诸葛尚：你是哪里人？我送你回去吧。

甘宁：不用了，马上就有人来接我。

诸葛尚：这样...真的不要紧？

甘宁：你今年几岁？

诸葛尚：为什么问这个？

甘宁：回答我就对了。

诸葛尚：十九岁。

甘宁：嗯...姊姊我还挺中意你的...

诸葛尚：姊姊？！你看起来应该比我小吧。

甘宁：那就当作我比你小吧。好不容易出来，我可不想就这样回去。听说永安这边有有名的大手，最新刊“诸葛尚 x 糜照”今天就要上市了。可以陪我去买吗？据说里面有超过激画面，诸葛尚和暗恋已久的糜照整整胡搞三天三夜...

诸葛尚：等一下，是谁这么大胆敢乱画我！

## **东吴军营帐 鬼神甘宁**

施绩：等你好久了，大家都在等你才能出兵。

甘宁：终于要进攻了？这些日子等得都快烦死了，让我压力大需要去买本子解渴。

陆抗：总觉得小甘宁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施绩：有吗？她不就还是那老样子。

陆抗：大概是我多虑了。

施绩：目前步家部曲已经先行出发，我希望你能在我们之前去支援步家兄弟。

陆抗：那对兄弟日前吃了败仗后，必定会求功心切而中敌人的计，希望你能帮忙救出他们。

甘宁：这场战争是不是干掉对方主将就好了？

施绩：你想做什么？不要乱来！

甘宁：牺牲步家两个蠢蛋，换取主将的性命不也很划算。

陆抗：公绪，就让她试试看吧。说不定，这场战争决定胜负的，反而是像她那样不受战术理论制约的猛将。（反正我也很恨步家人，当年二宫之变，这两人也是鲁王党的，害死父亲他们也有一份。）

## **盟友？敌人？ 永安城议事厅**

诸葛瞻：尚儿！大战当前，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诸葛尚：我没有去什么地方...（总不好说我被一个奇怪的少女缠上吧，明明看起来比我小还一直自称姊姊。）

糜照：哈哈，搞不好阿尚有艳遇喔。

诸葛尚：阿照！不要煽风点火。

阎宇：思远，既然令公子平安回来就好。现在商讨迎战对策

比较重要。

罗宪：我刚才听到一个坏消息，由于我们之前打败步协，吴主孙休震怒，荆州部队将会倾巢而出。

宗预：荆州部队的是由两位名将负责都督，分别是陆逊之子陆抗和施然之子施绩。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两家的部曲构成荆州部队的主力，所以战力绝对远在步家部曲之上。

杨宗：要跟陆家人对决？这也太残酷了吧。

宗预：还有更坏的消息呢，东吴第一战将甘宁之前并没有出战，我想等到陆抗抵达时，应该也会跟著出战。

糜照：甘宁？那个人不是已经死了？

宗预：她是甘宁的孙女，据说在东兴之战一个人冲进敌阵，拿下韩综的人头。

糜照：真的假的？我还以为这种武将应该只是传说而已。

阎宇：真这样的话，可就麻烦了。

罗宪：请各位将军不用担心，我有计策可以破敌，哪怕是甘宁或陆抗也绝无用武之地。

宗预：在我们这群人中，就以令则的实战经验最丰富。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宜再拘泥于官阶高低，应该要把全权委托给令则才是。

诸葛瞻：嗯...如果只是临时的举措，我是不反对。

阎宇：好，那就请各位依照令则的计策，配合南中援军破敌。

糜照：阿尚呀，莫非你刚才真的有艳遇？



诸葛尚：阿照，我问你...你真的对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吧...

糜照：你在说什么呀！我们糜家上下哪个不爱把妹。

诸葛尚：这样就好，呼...要是你回答是的话，我可能会当场扁你一顿来捍卫我的贞操。

糜照：你到底吃错什么药了？

诸葛瞻：若不是因为姊姊替你求情，我早就狠狠重罚你了！上次江油擅自行动的帐还没和你算呢！

诸葛尚：这次真的是有理由的...

诸葛瞻：说呀...什么理由？

诸葛尚：这...

杨宗：听说关索和霍弋这两个人也要过来支援。

诸葛尚：大汉三大损友，光听起来就很有破坏力。

诸葛瞻：尚儿，绝对不准和这三个人来往。

罗宪：记得当年领兵对抗陆逊的是陈到将军，现在换成由我来对抗他儿子。不管对手是谁，我都要让东吴知道，大汉的领土不是他们可以染指的。

阎宇：说真的，我还是有点紧张...我担任都督多时，但是上战场的次数却是寥寥可数。

宗预：关于吴主孙休的评价，其实是好坏参半。他铲除权臣孙綝，却又宠幸张布和濮阳兴这两个无能小人。甚至孙休想要与博士祭酒韦昭和博士盛冲谈论学术道艺，都因为怕张布不高兴而不敢和他们太亲近。他想有一番作为，却又不相信别人，或许

是这些年来一连串的政变把他变成这样吧。他相信濮阳兴和张布而重用他们我没意见。只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皇位，下手杀害亲弟弟这点，就实在太过分了。

## 永安防卫战

阎宇：之前令则你不是在瞿塘峡大破步协军，为什么不继续在那里迎击，而要选择把战线移回永安？

罗宪：瞿塘峡的胜利不过是利用吴军的轻慢和对自己水军的过度自信，利用长江天险给予他们稍稍损伤而已。若是两边水军再度交锋，我们大汉那脆弱的水军绝对不是对手。

宗预：把他们的军队拉到陆地上反而对我们有利，是这样看的吧。

罗宪：没错，虽说我军骑兵队少于曹贼，但比起东吴可还是占优势。在陆地正面交锋下，我有九成获胜的把握。然而考虑到东吴后续的援军，我们人数又居于劣势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好好利用永安这座城池。

诸葛瞻：所以我们应该要关门坚守...

罗宪：不，墨子云：“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现在我们更应该要引诱敌人入城来歼灭。

宗预：（我还真是小看了令则，一下子就想出抗敌之策，看来叔至后继有人。）

阎宇：那就交给你了。

罗宪：请右大将军放心，伏兵我也安排好了，只待敌人进来送死。

步协：上次在瞿塘峡，把我步家的部队打掉了一半，水军更是全军覆没。那个罗宪实在太可恨了。

步阐：大哥，我们现在更应该全军出动，狠狠辗过永安。等到城破，我一定要宰了罗宪全家，并且大屠三日。

步协：反正现在我们也把永安开了好几个洞，随时都有机会杀进去。

杨宗：别打了，我们投降！

步阐：哼，到现在才想投降，会不会太晚了？

步协：我接受你们投降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可要为我家人死去的士兵报仇。

杨宗：那么小心功劳被后面赶到的荆州部队瓜分掉。您想想，永安已经变成断垣残壁，任何人都可以攻下来。等到施绩赶来再攻破，他会怎么向您们主上报功？想想步家也曾辉煌一时，步子山（步骘）更是当到丞相，哪点会不如朱然？结果施绩却对您们颐指气使，把您们当作小弟看待，想想真替您们感到不值。该不会是施绩还记得过去令尊在二宫之争和他对立过的事情吧...

步协：（虽说接受投降是有危险，但是这也不失为一个往上爬的机会。施绩那种货色都能当到上大将军，我为什么不行？）好，那么就带领我进永安城。

步协：好像有点不对劲...

罗宪：本来我还想说这个计画不成，要杨宗他多准备一个计画的。没想到光是利用你们家族间的矛盾就足够引你们过来。

宗预：呵呵呵...别忘记我这个东吴专家。

步阐：中计了，快退！

罗宪：既然来了，又何必急著走？

诸葛尚：吴贼纳命来吧！见到我武侯之孙还不快快投降！

糜照：乖乖，没想到这场仗比打邓艾还轻松。听好！大汉虎骑监，人称“英雄长弓将，风流万户侯”来取你们小命了！

罗宪：这只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而已，尽快消灭这些人，好对付后头的荆州部队。

步阐：大哥，该怎么办？

步协：别问我！

诸葛瞻：（比起罗宪，我真的差太多了。过去我自豪熟读父亲的兵书，哪知道在实战完全派不上用场。我能爬到卫将军的位子，靠的都是父亲的庇荫，我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甘宁：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有趣...

诸葛尚：（这是什么感觉？既让人恐惧又让人期待？）

甘宁：擒贼先擒王，就让我来回应蜀军的守城之策吧。

阎宇：你是？

甘宁：光顾着施计，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主将会有危险？

罗宪：我大意了吗？不，这个甘宁根本是规格外的怪物。

甘宁：我杀人技术很好，不会感觉痛苦的。

诸葛尚：绝对不会让你伤害右大将军！

诸葛瞻：不要！你不是那个女人的对手。

宗预：快退下！她就是甘宁，不要白白去送死。

诸葛尚：甘宁又如何？看见自己人在面前遇害，难道可以心安理得？很抱歉！我诸葛尚做不到这点！

糜照：阿尚！

甘宁：找死...是你？

诸葛尚：你就是甘宁？怎么可能？

诸葛尚：为什么会是你？你真的是甘宁？

甘宁：快点让开！趁我想放你走的时候快滚！

诸葛尚：我好歹也是武侯之孙！

甘宁：愚蠢，就这样的实力也敢和我交战？秋沙雨！

诸葛尚：你真的很强，但是就算如此，我也不能后退一步。

甘宁：愚蠢至极！

诸葛尚：可恶呀...为什么就是碰不到你...

甘宁：凭你的能力，怎么可能碰得到我？我再说一次，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诸葛尚：你说得对，论实力我远不如你。但我就算是死也要挡住你！

甘宁：冥顽不灵！凤凰天驱！（为什么他还能反击？为什么？为什么他还能反击？为什么？）

甘宁：你.....究竟是为什么而战？

诸葛尚：或许你可以杀死一切活物，但是你杀不死精神！

甘宁：什、什么？！

诸葛尚：超究武神霸斩！

甘宁：魔王绝炎煌！紫光雷牙闪！

诸葛尚：我还没有失败.....我还能打...再来...再来...

甘宁：够了...虽说我只用了三成的实力，但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倒下？

诸葛尚：我怎么能坐视你残杀我军？

甘宁：真是不要命了，也不看看自己的本事。我要是认真起来，一回合就可以宰了你。

诸葛尚：你说的没错，论实力我和你有云泥之差。但是比起做一辈子懦夫，我更愿意当一回英雄，哪怕只有几秒钟。

甘宁：.....你叫什么名字？

诸葛尚：大汉卫将军之子，武乡侯之孙诸葛尚。

甘宁：甘莘，给我记住这个名字。

诸葛尚：甘莘？你别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糜照：阿尚！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快点下去疗伤吧。

诸葛瞻：尚儿...（我这作父亲的，居然没有自己儿子一半的勇气。）

施绩：步家部曲被全灭？！虽说有点意外，但也不是很意外。

陆抗：蜀军不简单呀...就算不是和姜维交锋，其他将领也够让我们吃苦头的。

施绩：嗯...硬攻又怕自己的部队落得像步家兄弟那样的下场。但是不攻，恐怕又会让蜀人的拖延战术得逞。

陆抗：我们哪有选择？马上丞相就要率军前往这里，美其名是增援...

施绩：实际上是监视...我很明白，圣上并没有对我们特别放心。

陆抗：终究...我们是进攻不肯尽力的江东大族呀。

施绩：倒是小甘宁呢？照理说就算步家部曲溃败，她应该不至于有事才对。

陆抗：帮忙救两个废物总是会耽搁点时间。说甘宁，甘宁就到。

施绩：你果然把步家兄弟救出来了。

甘宁：这两个废物求功心切，结果中了敌人的诈降之计。

施绩：嗯...责任不小呀...（幼节，该怎么办？步家兄弟虽然有过的，但是步家实力雄厚，又是淮泗人的代表家族，动了只怕引起族群纷争。）

陆抗：（我也有同感，只是如果不处罚他们，恐怕公绪你的威信扫地。）

步阐：禀报上大将军，我们兄弟虽然中计有过，但是甘宁她袖手旁观，甚至有机会诛杀敌人大将却选择撤退。

步协：临阵退却，不知是何居心？是胆怯还是内应？

施绩：（小甘宁会有放过的猎物？怎么可能？）

陆抗：够了！争功诿过，难道当年步丞相是这样教自己的孩子？不先检讨自己的过错，却一直想要拖人下水，难道你们不觉得羞愧？如果不是我请甘宁救你们，现在你们早就会死在永安了。

步协：陆抗！你算什么东西？你我都是杂号将军，凭什么骂我？

陆抗：就凭我是西陵督！

施绩：够了，步家兄弟你们先回帐内，待丞相到来之时再听候发落。

步协：（妈的，我步家世代为西陵督，如今却被你这吴地人抢走，新仇旧恨，早晚和你算清楚。）

步阐：（看来就算有濮阳兴当到丞相，我们淮泗人的地位还是一落千丈，政权都被南方人把持。要是再这样下去，干脆我们一不作二不休...）

施绩：小甘宁...

甘宁：他们说的是事实...

陆抗：公绪，别再追问下去了。

施绩：说得也是，你先归队吧。

甘宁：多谢。

施绩：这永安真的不好攻呀，想当初我们两人的父亲选择不攻击永安真是正确的决定。

陆抗：本来如果可以骗到敌人进行野战的话，还有轻松获胜的机会。但是步家兄弟搞砸了这一切，结果我们就只能选择用血



肉来堆积战果。

施绩：以我军目前的数量来看，还是足够压倒对手不是吗？

陆抗：如果是这样就好了，我还担心很多事情。蜀国怎么可能派出援军？司马昭亲征是否真的一定会赢？还有目前出现的反叛情况。或许公绪你说得对，发动这次攻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留略：后面吵成一团，到底是在吵什么？

留平：反正不管怎么吵也不关我们的事，少管一事是一事，难道大哥您还没有学到教训？

留略：同样是江东大族，吴地人比我们会稽人地位要高得多。想起爹战死后无人问问，实在是让人愤怒不已。

留平：不也是这样吗？我都已经是征西将军了，却还是要被呼来唤去，现在还弄到去打前锋，真是不公平。想到这里，我就不爽，想要引吭高歌...

留略：老弟...不要...

留平：我是留平，我是征西将军~

留略：(弟弟总是没有察觉自己没有遗传到父亲的歌声，而且还变成公害的一种。)

盛曼：喂...这里还有一个人呀，我是建平太守盛曼，为什么没人理我？

罗宪：荆州部队终于到来，大家要集中精神御敌。

阎宇：令则，这次没有什么奇策了？

罗宪：我们既然已经严重挫伤敌人，现在的士气也足够守城。

更何况，算算我们的援军也该到了。

宗预：没错，我们还有来自南中的弟兄们。

霍弋：到得早不如到得巧，狠狠痛击东吴那些杂碎。

花鬘：不过我们人数也不是很多的啦，这样能够和吴军交战？

张嶷：我们只要大张旗鼓表示自己是南中军团就好。敌人主将若是个聪明人，他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关索：那若是个笨蛋呢？

张嶷：是笨蛋我们还要怕吗？

罗宪：好！南中援军到达，这下我们可大有胜算了。（如果霍弋能派兵过来，也就表示解决了南中的后顾之忧。形势会一口气逆转过来。）

陆抗：南中部队？糟了！

施绩：怎么回事？

陆抗：南中部队到达就表示南中没有后顾之忧，看来交州的叛乱不但没有平定，反而越演越烈。万一叛乱扩大到武陵，恐怕整个荆州都会陷入动乱。

施绩：现在该怎么办？退兵？

陆抗：别慌，士兵们都在看著。

施绩：小甘宁，你有什么想法。

甘宁：……

陆抗：（小甘宁是怎么了？以前照理说进入作战模式就不会

这样发呆才对。)

甘宁：抱歉，稍微在想别的事情。最简单的办法，让濮阳兴来当我们替死鬼就好了。

施绩：这样好吗？他可是我们的丞相...

陆抗：小甘宁说得对，我们稍微交战后就退，把这个战场交给他。我们则回军去控管武陵一带，至少要保住荆州。

施绩：好，就这样做吧。

甘宁：这里就交给我，如果蜀军敢靠近，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濮阳兴：累死人了，我堂堂的大吴丞相居然要跑来这种鬼地方。

施绩：濮阳兴来了！

陆抗：就照原计画来进行...咳，这么丢脸的事情，还是拜托小甘宁你了。

甘宁：唉呀...打输了怎么办？！快点逃呀...

陆抗：这演技不错，听起来就像是真的打败仗一样。

甘宁：(诸葛尚...)

留略：怎么仗打到一半就跑了？

留平：反正丹阳施家和吴郡陆家人就是这副德行，一点也不意外。

盛曼：又没人理我，我的存在感啊.....

濮阳兴：这怎么回事？施绩就这样跑了？

沈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上大将军不是个会临阵脱逃的人。

濮阳兴：闭嘴！连个小小永安都拿不下来，这些名将之后真是丢人。你也给我加入攻城行列！快！

沈莹：不，攻城不能发挥丹阳青巾军的威力，我拒绝。

濮阳兴：搞什么！怎么每个人都这样和我唱反调！

沈莹：我的任务是负责保护您，不是参与作战，请您一定要明白这点。

罗宪：东吴丞相已经现身，只要击退他就可以让吴军撤退。大家抓准他攻击！（只是濮阳兴身边的部队让我有点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历？）

诸葛瞻：我刚想起来了，听娘说爹有把试作的连弩带到这里来试射。

诸葛尚：那么在哪里呢？

诸葛瞻：应该就在宝物库里吧。

诸葛尚：爹，祖父为什么要把连弩带到这里来试射？

诸葛瞻：据说是应当时永安督陈到的要求，看来他在当时就预见到要加紧防范东吴。

关索：小杨，好久不见了。

杨宗：可以不要和我说话吗？都是因为你，让我变成三大损友之一。

关索：这时候你还装什么圣洁，你没有和我一起去偷看鲍三娘洗澡？

杨宗：(吹口哨~)

霍弋：你那时候欠我的赌债什么时候还？

杨宗：赌债违反善良风俗，不用还啦。

霍弋：去你的，既然这样...我跟你借的那本“花花公子”也不用还了？

杨宗：这是两码子事！

关系索：我就知道东吴专门出产漂亮姑娘。你好，我叫关系索。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著命运的羁绊。

甘宁：记得以前在寿春也碰到过一个很像你的男人。

关系索：是前男友吗？忘了他，投入我的怀抱吧...

甘宁：真的很像...

关系索：为什么砍我？

甘宁：抱歉，因为你让我想起那个恶心的男人。

关系索：花鬘，拜托你听我解释...

花鬘：.....

关系索：为什么你也砍我？

花鬘：哎呀...这飞刀滑手了。

留平：我是大吴新一代歌神留平！

关系索：唱两句我听听？

留平：我是留平，我是征西将军~

关系索：真他妈的难听！你在唱什么鬼呀！听听我的！白饭很厉害喔，配什么都热呼呼的，非常适合~

留平：咦？还真不差耶，这是哪里的歌？

关索：这可是倭国传来的神曲，你孤陋寡闻没听过吧。

留平：可恶呀，我真丢我歌唱世家的脸。

张嶷：想不到东吴也会有这样规模的特殊部队。

沈莹：丹阳山险，民多果劲，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精兵之地。当年陶谦就是靠著这支部队才能立足于徐州，现在这支部队更是我大吴之本。

张嶷：看来是可以做为我无当飞军的好对手了。

沈莹：无当飞军？你是赫赫有名的张伯岐将军？

张嶷：说有名就太过了，我只是南中地区的一小偏将而已。

沈莹：（南中兵比丹阳兵还难管，他居然还可以把他们训练得有模有样，真是不简单。）

罗宪：你就是那精锐部队的统领吧？

沈莹：在下丹阳太守沈莹，所统部队为青巾军。

罗宪：我是巴东太守罗宪。

沈莹：原来如此，你就是大败步家兄弟的罗令则...确实有资格和我一战。

罗宪：赐教了！我看看东吴的新生代有多厉害。

沈莹：天地唯我道！

罗宪：名动一时！

沈莹：真是厉害，果然如我想的一般。

罗宪：我很讶异你会有这样的实力。

沈莹：后会有期。

罗宪：（可惜这样的将领，居然被无能之人指挥。等一下，我们大汉不也多得是这样的人吗？）

濮阳兴：呜呜呜...救我...救救我...

阎宇：虽说打败濮阳兴，但是距离真正的胜利还是很远...只怕东吴后续的部队会源源不断攻过来。

步兵：大消息！贼首司马昭在子午谷被大将军斩杀，贼军已经全数退出汉中。

阎宇：什么？！打赢了？

诸葛瞻：这真是奇迹呀...

张嶷：这可比我当日段谷突袭邓艾还要神奇...

濮阳兴：司马昭...死了...那...这场战争的意义在哪里？

## 第三十七回 凉州争夺战

### 宗预的手腕 永安附近

宗预濮：阳丞相您好，在下宗预，现职大汉镇军大将军。

濮阳兴：就是大皇帝生前称赞不已的那个宗德艳？实在是久仰大名。

宗预：既然彼此相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说了。

濮阳兴：好说？该不会是要来说服我退兵吧？只有这点我办不到。

宗预：该不会是不敢自作主张？可惜呀，本来我还想称赞濮阳丞相您不输过去的丞相们。

濮阳兴：这是两回事，这次出兵是皇上亲自下的命令，身为臣子岂可违抗旨意？

宗预：我听说濮阳丞相深得圣上信任，因为您过去担任会稽太守时，总是在他危难时为他分忧。现在圣上碰到比担任琅邪王时更大的危机，不知道为什么您却反而选择袖手旁观？

濮阳兴：危机？别开玩笑，现在是谁碰到危机？就算你们杀了司马昭又如何？国力也没有变强，北边的威胁还在。如果我们再加紧进攻，你们哪有不亡国的道理？

宗预：是这样？在司马昭死后，又有谁有这个能力去统整贼营军力？内争都来不及。贼营无法腾出手来对付我们，此时我们反而可以全力来和你们大吴交战。想想吧...交州叛乱解决了吗？武陵的五溪蛮随时可能叛乱，沿海的海盗、东南地区的人民叛乱



都解决了？大吴还有本钱继续作战？

濮阳兴：嗯...真的很有道理...

宗预：丞相的职责不就是为主分忧，哪怕是违抗主上的命令也好。如果您能即时撤兵，让大吴渡过这次危机，如此才是丞相应为之事。

濮阳兴：话虽如此，但万一圣上要追究，我可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

宗预：别担心，忘记司马昭已死？不久之后曹贼内部必定纷乱，到时趁机挥军淮南、荆州，获得的利益绝对胜过现在数倍。

濮阳兴：好，就依照你的提议，我想圣上也可以理解的。只是...

宗预：我们大汉这边可以再度保证盟约的可靠，这次的事情会当作没有发生过。

濮阳兴：如此甚好。

公元二六四年元月，和司马昭同时发动攻势的东吴，在内乱频繁状态下选择退兵。不久后，吴主孙休也下诏表明对吴蜀盟约的重视。这场战争中，东吴以三倍兵力都无法动摇永安，成就了罗宪的威名，蜀主刘禅加封他万年亭侯，表彰其功。

## **忠义之臣 子午谷战场**

杜预：在下杜预，早在上次随钟会出征就已经见过伯约了。

我身旁的是羊祜，字叔子，是泰山羊家的族人。

羊祜：想不到是姜伯约大将军亲自出马交涉，气度和胆识真是不凡。请不要在意什么泰山羊氏，在下的岳父是夏侯仲权，曾在你们这里当过车骑将军。

姜维：原来如此，是仲权的女婿...过去他在大汉也提过叔子的名字很多次。只可惜...

羊祜：请放心，他现在还在大魏活得好好的，神医皇甫谧当时在段谷救了他。

柳隐：咦？

句扶：原来他还活著？

袁綝：真意外呀...

羊祜：倒是姜将军不怎么惊讶？

姜维：或许一开始，我就认为他没那么容易死。期待之后再和他相逢。回到正题，两位想要交涉的事宜我大概已经猜到了。司马昭的首级还在我们这里，你们是希望拿回去是吗？

杜预：正是如此，不管相国他做过多少坏事，在名义上他还是我们的主子。

羊祜：做为他的幕僚，总是要在最后为他尽一点忠义。

姜维：我明白了，司马昭的首级就让你们带回去吧。

袁綝：这样好吗？伯约你不需要用这个来报功？

柳隐：是呀，没有首级，很难证明司马昭已死。

姜维：不用担心，要证明司马昭已死方法还很多，不一定非

首级不可。更何况若是将司马昭首级四处展示，反而会激起对方的仇恨心。

句扶：这样来看倒也言之成理。

羊祜：请放心，既然你们接受我们的请求，我们也会有所回报。在下愿意证实相国的死，并且沿途撤回所有在贵国的军队。如此你们也可避免再为了收复失土而牺牲战力。

姜维：如此甚好，就麻烦两位了。（光看这两位谈吐就知道他们是杰出的人才。连这样的人都只是司马昭的幕僚，北方还有多少人才呢？）

## **时代的转捩点 凉州地界**

马隆：虽说早知道自己之前帮令狐愚收葬的行为必定会受到处罚，但是真被派到凉州赴任还是会感觉有些沮丧。本来以为这次可以跟着讨伐蜀地，建立一番功劳，结果到最后还是空欢喜一场。

旅人：听说了吗？那个权势如日中天的司马昭居然会战死。

商人：是呀，真没想到。本来以为这次跟著军队可以发战争财，哪知道仗没打两下就结束了。

马隆：咦？！我听到不得了的消息...敢问两位说的是真的吗？

旅人：千真万确，有许多从蜀地逃回去的兵都这样说。

商人：是呀，当大家都以为蜀地完蛋了，没想到那个姜维居

然一声不响就砍掉相国的脑袋。

马隆：面对这绝望的战力差距，姜维居然反败为胜不说，居然还能斩杀相国？

旅人：是呀，那个叫姜维的真的是怪物。

马隆：（不，他真正可怕的是，居然能够翻转整个时代的趋向。本来以为天下铁定归司马家了，没想到还能力挽狂澜，让局势变得难以预料。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还真想见见这个人。）

## **密谋 武功 魏军营帐**

贾充：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你过来做什么？光是护送圣上就已经让我忙得头昏眼花了。

钟会：公闾，先别管什么护送皇上的事情，那些并不重要。

贾充：不重要？！你在说什么鬼话！话说回来，相国不幸罹难，你居然没有表现一点哀痛，枉顾过往提拔恩情，你还是人吗？

钟会：哀痛归哀痛，不过公闾你认为现在的位子坐得很稳？

贾充：什么意思？

钟会：你的权力都来自于相国的信任，现在相国已逝，如果忽视了继任人的问题，恐怕你我地位都将不保。

贾充：继任人...照理应该是大公子不是吗？

钟会：不，大公子虽为长子，但是晋公之爵位可不保证由长子继位，毕竟相国没有当到晋王，无法立世子。

贾充：你是担心曹家人会搞鬼？

钟会：不，现在的皇帝和个图章也没什么两样，曹家人不足为惧。你忘记相国说过的话？“天下是大哥的天下，我代他摄政，百年之后，这就是桃符的座位。”更别忘记现在继承舞阳侯爵位的是何人？大公子的地位哪有这么稳。

贾充：不过我和大公子也没这么熟，没有一定要支持他的道理。

钟会：想清楚，现在三公子虽然表面不说，但是打从心底不喜欢你我。他喜欢的是像张华那样的人。而且他是个死脑筋的孝子，没先办你护卫不力就偷笑了。所以我才建议去讨好大公子，帮助他继承相国的地位，这样你才能够过得安稳，甚至更上一层楼。

贾充：可是...要怎么帮？

钟会：你想想，相国临死前谁在他身边？

贾充：羊祜和杜预都跑来向我求援，那么说来...

钟会：我擅长模仿别人的笔迹，哪怕是相国的也不例外，现在这里有份假的遗书...

贾充：可是就算有遗书又如何？这样的指定没有任何正当性，就如同你说的那样，相国没当到晋王，没办法指定世子。

钟会：这是做给相国夫人和那个傻孝子看的，特别是那个傻孝子，你认为他会去怀疑遗书的真伪？一定二话不说放弃竞争。

贾充：哦...真不愧是今之张良...这样一来，我们都变成大公子的恩人？

钟会：呵呵呵...没错...在回到洛阳以前，我们不妨写信给那位大公子的心腹吧...

## 司马家震动 洛阳司马家

司马攸：娘，您也认为这是真的？

王元姬：从前线军队撤退的状况来看，这消息是错不了的。

司马攸：呜呜呜...啊啊啊...

司马炎：不可能，为什么会这样？不可能的...

王元姬：镇定点！你们可是司马家的子孙。现在父亲不在，你们更有责任要撑起司马家和大魏。

司马攸：娘，孩儿已经难过得方寸大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司马炎：这个时候我们哪还有这个心力去管其他的事情呢？

王元姬：炎儿，你去通知你堂伯（司马望），他担任中领军，掌控多数禁军，务必要使禁军稳定下来。攸儿，你去通知太傅（司马孚），现在司马家最德高望重的就是他，希望他能够帮忙稳定朝廷内部。

司马炎：是！

司马攸：娘，您还是休息一下吧，剩下的事情交给孩儿和大哥就好。

王元姬：嗯...记住，越到危难之时，兄弟之间就越要团结，千万不可以因为小事就起冲突。

司马攸：您放心，孩儿一定会和大哥一起保护好司马家的。

司马炎：.....

王元姬：子上...你为什么就这样丢下我走了...呜呜呜呜呜...为什么我当初没有阻止你？要是早点注意到你被野心蒙蔽了智慧，就不会有今天的惨剧了。上天...要是可以的话...我愿意放弃一切的地位和权力...只要子上回来我身边...

### 争位之议 洛阳中抚军府

司马炎：这不是少胄吗？

冯紘：大公子，这里有封信请您过目。

司马炎：我现在哪有这个心情看信？司马家失去龙头后，已经是上下一片动荡不安了。

冯紘：就是这样，才要大公子您赶快看这封信。

司马炎：曹丕、孙和...钟会这家伙还真敢说...我们司马家以孝道伦理传家，怎么能和这些三流家族相提并论？

冯紘：就算上面者无意，下面者也有心呀，看看张华最近频频跟在三公子身边，您还没有一点警觉性吗？

司马炎：话虽如此，我总不能去和三弟冲突...

冯紘：三公子他早就已经被过继出去了，本来他就没有资格去继承相国的位子。您这样做也只是让继承回归应有的状态而已。

司马炎：你胡说什么！司马家的地位是伯父打出来的，爹也说过，伯父家的地位比我们要来得高。更何况弟弟还继承舞阳侯，单以爵位来看，他可是直接继承了祖父传下来的地位。而且爹生

前确实比较中意三弟，还一直说那位子是他的...

冯紘：那又如何？相国的真意又有谁知道？更何况现在是危难之时，需要像大公子您这样敢谋敢断的人来主持，相国的真意已经不是这么重要了。钟将军和贾将军已经在回洛阳的途中不断对皇上施压，您继承晋公爵位是轻而易举之事。而在洛阳这边，我们也该加紧运作，只要争取到相国府和辅外重臣的支持，相信您也可以成为继承人的。

司马炎：那么你认为我该怎么做？

冯紘：拉拢二荀，还有羊琇也不能放过，有他们支持就赢了一半。

司马炎：好吧...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不过要记住，我没有见过你，更没有谈论过争位之事。我们司马家以孝道伦理传家，兄友弟恭、兄终弟及、兄弟相...不，绝对不会有任何兄弟相争的事情。

司马炎：(少胄还是不知道一件事，要是三弟认真起来，以他的人望和才能，我绝对会输给他。加上他是舞阳侯，继承了祖父的地位，而我这中抚军职位不上不下，根本就很难说是仅次于相国而已。加上父亲生前一直想要回复古代五等爵制度，这些动作不正表示他属意三弟继承？光想到就头皮发麻。希望钟会或贾充能够想到一个让三弟退出竞争的办法，不然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 理想的国度 洛阳司马家外

司马攸：茂先？！

张华：三公子，在下想要问您一个问题。

司马攸：对不起，我现在头脑一片混乱，恐怕是没有办法回答你。

张华：不，这问题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回答。您的目标是什么？

司马攸：我不知道...以前我以为像祖父及两位父亲那样，为司马家的前途奋斗就是...所以明明我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悲伤，却能勉强忍受。但是当我看见父亲为了夺位而丧失理智，最终命丧黄泉之时，我真的不懂了。流了那么多血，背负了那么沉重的恶名，到最后得到的东西值得吗？我现在真想抛下一切，回归平淡的生活。

张华：三公子看过在下的《鸕鷀赋》？

司马攸：我想成为那鸕鷀...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

张华：不，三公子您只看到表面而已...鸕鷀看似于人无用而得生存，然而此乃其天性，而非刻意追求所得。万物之存在皆有其价值，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而生方为自然之理。

司马攸：所以说，我应该专注于彰显我的存在价值，而非一味只是想要出世逃避？

张华：没错。既然您不认同相国的做法，就不该逃避，而是要尽自己的责任去改变它。嵇中散尽了自己的责任，阮步兵也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三公子您呢？

司马攸：……

张华：您不回答也没关系，因为在下也即将准备尽自己的责任。当初岳父向我表示因为当日一念之误，间接帮助太傅取得政权，结果造成魏室大权旁落。然而在下却不这么想。与其在那后悔，不如在既成的现实中寻找希望。三公子，您就是在下的希望呀。

## **继承论战 洛阳相国府**

荀勖：相国殒命子午谷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我想直接切入核心来问大家，关于相国的继承人属意何人？

魏舒：为什么有此一问？现在讨论相国的继承人是为什么？难道还怕场面不够乱？

荀顗：在下倒认为有这个必要性，毕竟曹家势力衰微，大魏的核心在司马家。司马家必须得选出新的继承人，大魏才有希望。

羊琇：那么我就先说了，在下认为大公子应当继承相国的位子。正所谓立嗣以长，只有遵照这个道理才能避免争端。

荀顗：在下也同意，废长立幼，别忘记过去袁绍和刘表的下场。

羊琇：现在大公子担任的中抚军职位，和忠武侯当年担任的抚军大将军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相国早就属意他继承。

张华：这些话都是你们说的，请问相国的意向呢？他生前说过什么？在下只记得相国拍著自己的椅子，说这位子是三公子的。

更何况官职并无世袭之理，中抚军也好，抚军大将军也好，都是仅只是一世而已。能够世袭的是爵位，每个人都知道三公子继承舞阳侯，此爵位可是表徵司马家传承的正统。

羊琇：爵位只是表徵，但没有实权，凭什么你认为这是继承司马家正统的表现？

张华：难道你忘记相国生前念念不忘要回复的五等爵制？请问相国看重的是职位还是爵位呢？

羊琇：嗯...

荀勖：（张华，果然是你这家伙！以为可以巴结三公子？你这次铁定押错宝了！）不只我们有这样的看法，贾充和钟会也应是如此想的。

任恺：哼！我是支持大公子没错，但是我不屑和贾充这种小人并列！

荀勖：（这个任恺也真是的，我很赌烂钟会还不是和他站在同一边？因为私人恩怨就坏了大局才是脑袋烧坏。）

羊琇：我看再这样吵下去也没什么共识，不如等到两位将军回来吧。

荀勖：贾将军和钟将军都是相国的心腹，一定会比我们更清楚相国的意向。（真是麻烦呀，虽然只有张华一个人唱反调，但是他的声望实在是不容小觑。只希望贾充和钟会你们快点回来堵他嘴。奇怪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时候却看不到裴秀呢？少了他，我们这边的战力差很多呀。）

## 钟会的复仇 洛阳裴府

裴秀：为什么钟会没死？为什么死的反而是相国？莫非是钟会那家伙害死相国？这样说来...钟会这家伙马上就会回到洛阳，我该怎么办？他知道我要杀他？可恶呀！我到底该怎么办！

女子：到了该服用五食散的时间了。

裴秀：对喔，瞧我一紧张就忘记了。服用五食散，不但可以暂时抛下烦恼，更可以美容，让我可以像何晏一样帅气。何晏说过：“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不正是如此？

女子：请记住，服用寒食散后要搭配冷酒发散，千万不可以喝热酒喔。

裴秀：我知道，你下去吧。

裴秀：钟会？！

钟会：哈哈，亏你还记得我这个该死之人。你在相国夫人面前挑拨是非，唆使邵悌在相国面前说我会造反，最后还安排卫瓘在我身边钉死我。而最后你更自己跳出来向相国建议要杀我，你还真是不简单呀。

裴秀：哼！像你这样的奸人一天不死，天下就没有安宁之日。

钟会：裴秀呀，大家都是追逐名利，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到头来你只是忌妒我爬得比你快，获得比你更多的信任而已。

裴秀：钟会，我真恨上天没眼，让你这样的奸人活下去。

钟会：你要恨的话，就去地狱恨好了。

裴秀：你想杀我？凭你还没这么容易，除了相国以外，没有人可以动得了我。

钟会：是吗？告诉你一件事情，五食散服用过后要喝热酒...现在和何晏熟识而又活在世上的只有我一人，你该明白怎么回事了？

裴秀：该不会...那个侍女是你买通的？

钟会：不知道五食散的服用方法还敢乱用，你会死应该是再自然不过。

裴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钟会：死在五食散之下，你也真是可悲呀。永别了，愚蠢的河东裴家人。

## **关键的遗书 洛阳宫殿**

司马孚：老臣真的很庆幸皇上能够平安归来。

曹奂：太傅您太客气了，这次朕能够顺利归来，也是托了各位卿家的福。

荀勖&羊琇：.....

曹奂：抱歉，朕太多嘴了。

荀勖：相国此次出征不幸殉国，我们大魏痛失栋梁，上下皆是一片哀悼之声。本来应该要即刻起兵为他复仇，但考虑到此举会动摇国本，也非相国所乐见，所以还是建请大家以大局为重。

曹奂：说得好，以大局为重...为重...朕闭嘴就是了...

荀勖：（这傀儡还真不是普通白目。）

钟会：相国早在这次出征就考虑到最坏的结果，所以他一直随身带著遗书交代身后之事。在作战危急之时，他把遗书托付给在下。对于相国的托付之情，钟会至今还是感念万分。

荀彧：相国真是设想周到，令人感佩呀。

卫瓘：（这可妙了，相国生前没对任何人提起过遗书，为什么突然从钟会这边跑出来？前几天裴彦秀忽然暴毙，该不会也和钟会这家伙有关系？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不寒而栗。）

王祥：（遗书？相国又不是皇帝，凭什么遗书可以在朝堂发表？算了？司马家说了算数。）

司马望：可以当众念出来吗？我们也都很想知道相国的遗书内容是什么。

司马孚：望儿！你忘记还有陛下在上？相国和我们都是魏臣，就算是相国的遗愿，也该交由陛下来裁夺。

曹奂：朕看...还是交给两位来念好了。

钟会：为了避免大家的疑虑，那就请相国生前最信赖的贾护军来念。

荀勖：（果然如此，利益当前，这两个互看不顺眼的人也会选择合作。）

片刻之后...

贾充：...若昭有何不测，中抚军司马炎，聪明果断，胆量过人，在危急之时可付后事...

荀勖：果然相国属意的继承人是公子!

羊琇：公子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确实可以继续引领我们大魏来一统天下。

曹奂：这个...朕...一定要照著遗书做?

荀勖：不知道怎么回事，臣忽然想起了高贵乡公的事情...

曹奂：朕命中抚军司马炎继承晋公爵位，并且继续担任相国...

张华：哈哈哈哈哈...

荀顗：张华你笑什么?

张华：好个宣读遗书，倒不如说是各位早就已经决定要抱那个新主子的大腿，只是用相国的名义遮掩一下而已。

贾充：胡说! 大魏有今天的强大，就是因为司马家两代父子不辞劳苦地牺牲奉献。如今大家依赖司马家已经十几年，难以想像没有司马家的日子，所以才会希望新的继承人出现。而你张华却污蔑众臣忧国之心，简直就是无礼至极。

张华：我倒想问问诸位，难道没有人怀疑过这封遗书的真伪? 有人听过相国大人在出征前或是出征时有表示过自己有遗书? 更何况钟大人的“书法”功力可是人尽皆知，当初全怿接到的信也是真的?

羊祜：说真的，我一直待在相国的本营，却也从来没有听过相国有提过遗书的事情。

贾充：(该死! 三公子算是羊祜的外甥，难怪他会帮他说话。)

张华：真要说到继承人，诸位应该也看过相国表现出最属意何人？

杜预：确实相国比较疼爱三公子，更多次表示自己的位子是要给他。

羊祜：三公子继承舞阳侯爵位，以爵位来看，反而才是司马家的正统。

贾充：搞个半天，原来张华你也是想要拥护自己的主子，还装什么圣洁？

任恺：贾充你闭嘴！你以为是你决定大公子继任的吗？

贾充：（这任恺老看我不顺眼，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

卫瓘：我是不反对大公子继承，可是大公子的长子实在是...这样传下去，对司马家或是大魏都不是福。（钟会你当我是白痴吗？任何伪造的笔迹都逃不过我卫伯玉的法眼。）

钟会：这样争下去也不是办法，为什么不先探询两位公子的意见呢？

司马望：这或许是个好办法...

司马孚：如果可以避免司马家内斗的话...是再好不过了。

## **司马炎出击 洛阳中抚军府**

冯统：钟会果然使出那招，大部分人都在朝堂上表态要支持大公子您，只有少数人反对。其中以张华、羊祜、杜预和卫瓘等反对最明显，他们应该是支持三公子的。



羊琇：请大公子不要认为这是泰山羊家的意向，至少在下是支持大公子您的。

司马炎：嗯...你们说说我该怎么做？

羊琇：叔子叔叔和杜预都很低调，他们就算反对也只会进行消极的抗议。

冯紘：至于卫瓘，在下建议让令公子娶他家女儿，听说卫家种贤而多子，女儿美而长白，以令公子的样子算是高攀了。

司马炎：你说什么？！

冯紘：在下是说卫瓘高攀了。

司马炎：那个张华怎么办？

羊琇：射将先射马。

司马炎：我懂了，要我直接去找三弟是吗？倒是这些主意都是谁出的？是令堂？

羊琇：不，家母并没有出过任何主意。（甚至娘还再三警告我不要参与争位，难道娘不知道这可以让我们羊家更进一步？从蜀地回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与其求保身之道，不如让别人无法伤害你，这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

司马炎：稚舒，看来你真的成长为连令堂都无法比得上的智囊了。

## **兄友弟恭 洛阳司马家**

司马炎：三弟，父亲的志业就交给你来继承了。

司马攸：我不懂，您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已经知道爹的遗书里面有交代了。

司马炎：不，爹的遗书不能代表什么。重要的是谁可以在这个时代带领司马家。你聪明又性格温和，能亲近贤才，而且乐于施予他人。这每一样都是我这无能的大哥做不到的。你的声望比我高，加上又是继承伯父的家系，怎么看都比我适合担任相国。现在外面朝臣为了继承问题已经吵得不可开交，若是放任下去，只怕坏了我司马家的大业。

司马攸：大哥，您在说什么？父亲的遗愿就是遗愿，怎么可以无视？更不用说大哥的才能远远在我之上了。大哥，您果断坚毅；勇敢聪明，这才是能在这时候领导司马家的特性。

司马炎：不，我认为弟弟你才适合领导司马家，我已经让冯统和羊琇去表明我的意向。

司马攸：大哥...从小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听大哥的，只有这件事不行。我愿意一生一世辅佐大哥，绝对会让其他人断绝想要拥立我的念头。

司马炎：三弟！

司马炎：三弟...多谢你了...哈哈哈哈哈...

司马家继承人的问题，在司马攸再三表示无意争位的情况下，曹奂下诏由司马炎继承司马昭的爵位。此时，司马炎除了成为晋公爵位外，仍保有相国的地位，因而确立了他继承司马昭的事实。

不久后，司马炎办了一场空前的葬礼，除了悼念战死蜀地的父亲司马昭外，更表明自己是司马家新一代继承人。

## 张华之叹 洛阳司马家外

司马攸：茂先，你还不认同我的决定？

张华：不，既然这是三公子的决定，我也只有接受。但是我叹息的不是这件事。

司马攸：那你为什么叹息呢？

张华：我是想到过去陈王（曹植）的事情...陈王才学和名声都威胁到文皇帝，以致文皇帝登位之时被迫害。

司马攸：不可能，陈王是因为和文皇帝争位才有这下场。我并没有要和大哥相争的意思。

张华：三公子，陈王的存在就是个威胁，会给想要他登位的人不必要的幻想，就如同我还在想怎么样让三公子您登位那样。

司马攸：不可能！大哥从小对我友爱，性情也温和近人，和那心胸狭窄的文皇帝不同。

张华：旁观者清，大公子是什么样的人，恐怕我比您清楚多了。请您一定要多小心，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也请您多忍耐。

## 登位晋王 洛阳宫殿

荀勖：陛下，您今日宣诏相国入殿，应该是有要事相告吧。

（事情早被我们这些人先搞定了，剩下的不过就演演戏而已。现

在只怕这个白痴皇帝连戏都演不好。)

曹奂：晋公司马昭伐蜀屡获大捷，却在战阵不幸身中流箭而殒命，导致伐蜀大业未成。

王祥：(大捷？见鬼了，明明就输得惨兮兮，连司马昭的人头都搬家。)

曹奂：晋公为大魏付出甚多，却不求任何回报。其情操可比武皇帝之于汉室...

司马炎：(是谁写的讲稿？凭什么把我父亲和曹操那种小人相比？)

郑冲：(把司马昭和武皇帝相比，要是给武帝知道，只怕他会气到从棺材中跳出来。)

曹奂：考量这过往的功绩和牺牲，朕决定要实现宿愿，也就是说...封晋公司马炎为晋王。

司马炎：什么？！臣何德何能，实在是太惶恐了。

钟会：(真是的，作假的技术，你这小子还差你老爹或祖父一大截呢。)

曹奂：朕还一并追封晋王的祖父司马懿为宣王，伯父司马师为景王，而前阵子身故的司马昭则为文王。

司马炎：陛下厚恩，臣虽万死亦不能回报呀。

司马孚：(闹剧，真是闹剧。二哥，这就是您想要的结局？搞得您的孙子像个弄臣一样。)

司马攸：(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我没有反对的理

由，但是这晋王得的实在莫名其妙，我们没有受封的功绩呀。这样下去，只会继续刺激反司马家的势力，让他们获得讨伐我们的名份。)

## **邺城 东乡公主邸 曹魏复兴**

山涛：凜儿，你怎么也参与行动？

嵇凜：于孝乃为父报仇，于忠乃振兴大魏，如此忠孝两全之事岂可不为？

曹芳：呜呜呜...没想到还有机会能够见到姑姑...

夏侯霸：既然陛下也到这，我们的大义名分也就有了。

曹绫：陛下是明皇帝的直接继承人，比起现任皇帝，在宗法上更站得住脚。

山涛：连齐王...不，陛下都到这里了...可是，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潜进河内？那里可是司马家的老家耶。

桓楷：并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因为现在河内甚至洛阳那边都乱成一团。

山涛：为什么会乱？莫非...

桓楷：司马昭在征蜀中战死，大军溃败，洛阳里面为了何人继承司马昭闹得不可开交，根本无心管其他事情。

曹绫：我在等的就是这一刻，只要司马昭一不在，失去重心的司马家政权就会摇摇欲坠。司马昭对于继承人选择摇摆不定，来不及在死前决定好继承人，更是助长现在的混乱。

山涛：相国他...死了...这...怎么可能...

嵇凜：山伯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司马昭已死，司马家的威胁减弱，您没有必要再为司马家卖命了。

何曾：完全正确。

山涛：怎么？连颖考你也背叛司马家？

何曾：老夫本来就是明皇帝的旧属，和毌丘俭、高堂隆等没有两样。老夫虽然是个胆小鬼兼墙头草，甚至司马师废黜陛下时也有参与。但是在司马昭已死的时候，老夫也知道司马家气数已尽，现在正是为曹家效命的时候。（呵呵呵...至少待在这里还可以让我吃饭能下筷子。）

夏侯霸：公主，为什么要拉拢这样的人？

曹绫：别忘记他可是征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再加上山巨源的邺城督参与的话，不但有相当数量的军队，更可免除人质落入敌手的烦恼。

何曾：是呀，我们河北军的人质都留在邺城，一切都看巨源你的态度了。

山涛：唉...再让我想想...我怎么能做出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情，司马家毕竟也提拔过我。

何曾：巨源呀，你还真是死脑筋。你以为如果只有公主等人参与行动或是司马昭死亡，老夫会这样倒戈？颖川大族的首席长老也参与了这次的行动。

山涛：颖川大族...荀？不可能，钟？更不可能...莫非是...可

是他不是已经...

何曾：呵呵呵...

## 陇西的隐忧 祁山 魏军营帐

邓艾：相国阵亡了？虽说意外但也不意外。去年出征前，我就再三提醒说不要小看蜀人和姜维，结果接连遭到大败，现在连相国都送命了。我大魏十几万将士的性命丢在蜀地，当初花了数十年拉开的国力差距几乎一口气葬送掉。

师纂：似乎征西将军你不怎么难过嘛，很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

邓艾：我只是就事论事...

师纂：那么随意冒险偷渡阴平，结果被蜀军打得大败，还让儿子送命的你又如何？

邓艾：这点我无话可说。

王颀：现在是否应该提防蜀人的进攻？我不认为蜀人在打了胜仗后会保持沉默。

邓艾：嗯...这就是我退守祁山的原因。在陇西军元气大伤的现在，我们恐怕对蜀军没有必胜的把握。万一还要分散兵力四处救援，那就必败无疑。所以我选择退到祁山这边，至少要保住关中。至于祁山以西，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王颀：您是不是太多虑了？现在凉州那边不还有胡刺史在那镇守，应该不至于会沦陷才对。

邓艾：当时相国根本就没有听我的话，把那里放空让姜维占领。想想，我们过去就算有强大的武力，异族的叛乱有少过？更何况现在我们战力大不如前，哪有可能和异族去交战。本来我是要让姜维去和异族打得你死我活，就算他拿下陇西地方，也要他付出惨重的代价。结果相国居然派胡烈去镇守凉州。胡烈可没有张既或徐邈的才能，又不如过去郭淮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既不能抚也不能剿，到最后一定和异族起冲突，害祁山以西地方尽失。

王颀：那该如何是好？

邓艾：我已经写信去提醒胡烈，要他不要和异族起冲突。只是效果如何...

### **胡烈失计 狄道 魏军营帐**

胡烈：这些鲜卑人实在太嚣张了，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东西？一群蛮族还想和我大魏平起平坐。说要我们和他们订盟约，还要每年进贡财货，简直欺人太甚！

马隆：征西将军的信，难道刺史您没有看吗？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再添乱了，就算鲜卑人有什么要求也要暂时答应。

胡渊：这种丧权辱国的要求不能答应。

马隆：请想清楚，您手上的部队有能力和秃发树机能作战？这一万人中，骑兵不超过五百，交战根本就是找死。

胡烈：那又如何？就算战死也不能向蛮族屈服。



马隆：请您认清楚吧，秃发鲜卑可不同于一般的蛮族，他们会玩手段，会用兵法，几乎和蜀贼或是吴逆不相上下。

胡烈：马隆！我自幼生长在这里，究竟是你懂还是我懂？蛮族就是蛮族，只靠勇武，不会用脑。只要我们用兵法一定可以取胜。

牵弘：（行吗？）

杨欣：（总觉得好像上了贼船。）

胡烈：杨太守、牵太守，命你们率领三千人为先锋，引诱秃发树机能军队深入凉州，我要将他们一口气包围歼灭。

牵弘：可是征西将军有交代说绝对不可以出战...

胡烈：还敢提邓艾？都是因为他胡乱出兵，结果害得我们全军覆没，连我都被牵连丢到这鬼地方。

杨欣：可是他好歹也是陇西都督，您应该要...

胡烈：哼，那个老头哪有什么实权，我为什么要理他？更何况，我还有相国的密令，要我不需理会邓艾的指挥。

杨欣：（看来相国在当时就已经不想再用邓将军...结果没有人可以对付姜维，最后战死，岂不是自作自受？）

马隆：（唉...我因为令狐愚的事情被埋没十多年，现在又跟到一个无能的长官，我该怎么办？虽说这次战争是胡烈引起的，但总不能放任凉州被鲜卑人蹂躏。对了...还有这个方法。）

## **鲜卑之王 河西鲜卑王营帐**

秃发机能：汉人的答复如何？

若罗拔能：拒绝了，而且还派兵出击。

秃发机能：果然不出所料，这些汉人就是死要面子。

若罗拔能：大王的计谋真高，挑衅汉人出兵，这样族人就会因为愤慨而团结一心。

秃发机能：本王刚统治秃发部族，地位还不是很稳，需要靠战争来巩固我的地位。只是贸然出兵又不见得可以得到族人的支持，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团结部族。倒是听说南边的蜀国打了空前的胜仗，连司马昭都死在他们手上。或许以后我们得和蜀人打交道。

若罗拔能：现在我们真的要选择和蜀国交好？

秃发机能：忘记汉人怎么对待外族？羌人被汉人屠杀，根本就是“绝其本根，不使能殖”，这些我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若罗拔能：所以说，大王应该是要和所有人交战？

秃发机能：那还客气，不管是魏或是蜀，只要是汉人就该打。

若罗拔能：好呀！杀光汉人，还我河西！

秃发机能：呵呵呵...本王倒要看看汉人有没有真正有骨气的将领敢和我对决。

## **杨兰回归 姜维军营帐**

姜维：你的伤好了吗？如果没好就不要勉强。

杨兰：别小看我，这点小伤根本就不算什么。你看！

诸葛果：看起来应该是痊愈了，恭喜您。

杨兰：好吧，老实说就算是身经百战的我也会怕那家伙，难怪句扶也说过要小心胡家人。

姜维：真是太危险了，当时我真的很后悔让你跟着一起去。

杨兰：话可不是这样说，没有我你就得和胡奋纠缠，哪可能讨伐司马昭呢？

姜维：今后还是请你要好好保重自己。

杨兰：这话从你口中说出真的没什么说服力。

姜维：听好，我是认真的。你要好好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生命，不要轻易就拿来挥霍。

杨兰：（等一下，这句话我在哪里听过？在我很小的时候，部落被汉人大军侵袭...等一下...不会吧...）

## **鲜卑王的野心 姜维军营帐**

姜维：贼首司马昭已死，现在雍凉局势一片混乱，近日内就可以出兵收取该地。

向充：自从上次获胜之后，大将军还没有回朝去向陛下报捷，是不是该稍微休息一下再准备出兵呢？

姜维：我们现在正在等机会，然而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不能随便离开这里。不久之后，雍凉必乱，失去司马昭的司马家忙著争权夺利，一定无暇西顾。

廖化：这次北伐，不知会皇上就径自出兵，这样好吗？

姜维：军事重在临机应变，之前的按兵不动就是在等待凉州混乱。如果要等到圣上的命令才能出兵，只怕又浪费一次天大的好机会。我已经事先上表告知陛下这样的决定，而陛下也表示能体谅我的做法。

廖化：既然如此，廖化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个盖世之功就变得骄纵了？别让我发现你心怀不轨。）

士兵：大将军，贼营那边送来一封密信要请您过目。

姜维：好，让我看看。果然是这样，胡烈不顾自己战力薄弱，还执意要和秃发鲜卑交战。只是这个马隆请求我们迎战秃发鲜卑。他说如果我们能击退鲜卑人，愿意将凉州献给我们。

柳隐：这可信吗？

句扶：这个马隆可以做主？如果不行的话，他凭什么这样说？

姜维：嗯...等一下...这个图是...想不到凉州还有这样的奇才...  
(这个人为什么会丞相的八阵图？如果关系到这个人的价值，我是不是该重新考虑一下？)

姜维：这个人是个奇才，绝对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来忠：大将军，为了一个人去和秃发鲜卑为敌，值得吗？

袁綝：当年丞相也曾经为了伯约一人亲征天水，我不认为伯约这样做是不值得的。

来忠：在永安的作战，东吴军在巴东督罗宪的活跃下被击退了。现在东吴应该是忙着和我们重修盟约。

姜维：想不到罗令则也是这么厉害的人，真可惜没有早点认识他。

廖化：（陛下是不是对姜维太过纵容了？）

张翼：这场作战结束后，我有些话想要对伯约你说。

姜维：是什么样的话？

张翼：这是关系到接下来北伐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请你一定要仔细考虑。

向充：司马昭死后，洛阳那边一团混乱，据说还差点引发继任人战争。

姜维：司马昭他口口声声说是要保护自己家人才发动战争，但最后他做到了吗？

杨兰：印象中秃发鲜卑并不直接和汉人接壤，想不到这些年来居然悄悄地壮大成这样。请一定要小心，既然过去鲜卑出过一个柯比能，这个秃发树机能应该不下于他。

姜维：是呀，记得当年我们见过柯比能，那种不畏强者的英雄气概，相当值得尊敬。

姜维：你看看信上的这个图，应该认得吧。

诸葛果：主公，这并不是父亲的八阵图。

姜维：什么？！

诸葛果：这是改良过后的八阵图，在阵型变化速度和防御力上还胜过父亲的八阵图。更厉害的是，他把我军用来对付骑兵的布阵全部予以改良应用，与其说这是阵法，还不如说是兵法。

姜维：这个说来，这个人真的是个奇才了。

刘敏：最近已经很久没有说大道理了，看来我的口才似乎有些退化。

姜维：刘将军，可以不需要在这方面努力了。

赵统：我也算是有一半的凉州血统，我想娘应该会很高兴我们能够收复凉州吧。（爹、娘、还有弟弟，你们就安心在那边团聚吧，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

柳隐：老大，你尽管放手去做。

姜维：休然，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柳隐：没什么原因，总之我已经确定一件事，你是我此生唯一愿意侍奉的对象。

宁随：（连司马昭这种巨人都会倒下，看来世上真没有绝对的事情。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呢...）

姜维：皇后，战争都已经结束了，难道不回去成都？

张星彩：说什么话，明明战争就才刚开始，我们还没开始北伐呢。过去父亲和兄长无法完成的北伐梦想，就由我来完成。请忽略我的身份，把我当作是一名普通的将领就好了。

句扶：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马隆这个名字就觉得不舒服。

姜维：为什么呢？人家似乎也字孝兴。

句扶：我明白我不舒服的原因了。

姜维：最近似乎常看显通你在钻研经典，发生什么事了吗？

袁綝：没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既然姓袁，也不能只做武将的

事情。

姜维：那么下次有空的时候，再和你讨论郑玄的经学吧。

袁綝：不敢，应该说请你指教才是。

## 凉州争夺战

若罗拔能：愚蠢又自大的汉人，有想到你们会有今天？数十年的屠杀和压榨，累积下来的仇恨可不是你们想的这么简单。魏国实力还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勉强忍气吞声。现在你们征蜀失败，凉州兵力丧失殆尽，我们再也不需要忍耐了。

胡烈：唉...我真的小看了鲜卑人。我以为他们只会凭著蛮勇作战，没想到他们会兵法，懂得诱敌深入，又在险地设伏。一万军队丧失殆尽，全都是我的错，真恨不早听孝兴言。

杨欣：（要是以刺史身分战死就算了，现在却只是个太守，真是死不瞑目。）

牵弘：（我老爹还是护鲜卑校尉，轲比能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哪知道我会被鲜卑人搞成这样。）

马隆：请刺史不要说这些丧气话，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我已经向蜀人求援，若是他们愿意出兵的话，还是有逆转的可能。

胡渊：你开什么玩笑？！明知道蜀人觊觎我们凉州的土地，还向蜀人求援，你是蜀人的内奸吗？

胡烈：孝兴，你在想什么？纵然我败战让凉州有沦陷危机，但也不表示要将凉州拱手让人。

马隆：凉州这个地方本来就不是我大魏可以完全掌握的地方。就算经过张既、徐邈等人辛苦经营了数十年，在蜀军兵锋下还是随时倒戈。加上州内多数异民族和汉人杂居，彼此产生的摩擦和怨恨，让凉州变得更难以统治。失去凉州对我们无所伤，对蜀也不见得有所得。但是如果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在这个地方，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失策。

胡烈：孝兴呀，你终究是不懂...或许以战略来说你是对的。但是我把凉州拱手让给蜀人逃回洛阳，你认为我的下场会是如何？轻则被冷冻处死，重则影响整个胡家的前途。我打算战死在这里，至少这样可以让你或是整个安定胡家可以获得保全。

胡渊：爹，我要和您一起共存亡！

胡烈：不许！你才十八岁，还有大好人生。不可以在这里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两位太守也是，败战责任我来扛就行，你们想办法逃走吧。

杨欣：呜呜呜...刺史呀...(要死就快去死吧，不要拖累老子。)

牵弘：我怎么忍心看见刺史您牺牲？（快点牺牲吧，你这个没用的西凉人。）

胡渊：爹！

胡烈：大魏凉州刺史胡烈在此！贼人快来受死！

若罗拔能：受死？！哈哈哈哈哈哈，我看是你来送死吧。

胡烈：鸱鸢...希望你能坚强地活下去...

胡渊：该死的秃发树机能！还我爹来！



马隆：请小将军不要这么冲动，现在送死的话怎么为父报仇，请多忍耐。

胡渊：你闭嘴！如果不是你和爹唱反调，爹怎么会出兵？

马隆：（真是有理说不清呀。）

姜维：没想到秃发鲜卑会有这样的兵力，连我都小看他们了。不过纵然如此，他们也不是不能战胜的对手，众位随我去解救凉州残兵，并且将秃发鲜卑逐出凉州。

若罗拔能：又来一批汉人？无妨，反正来一批杀一批。

牵弘：救星来了！

杨欣：我第一次感觉蜀人这么可爱。

马隆：（姜维就算对敌人也毫不考虑伸出援手，他可真不是一般人。对比之下，邓艾曾经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司马家弃如敝屣，我难道还要为那样的家族效力？）

句扶：马隆...

姜维：孝兴，你似乎想要做什么，对吧...

句扶：我在想，这个叫马隆的是不是有这个价值，要让我们为他卖命。待会就让我试试他吧。

句扶：你就是马隆马孝兴？

马隆：不错。

句扶：那么...接招吧！

马隆：怎么会这样？！且慢！我并没有要与你们为敌。

句扶：我和你单挑，可不因为你是敌人。

马隆：这什么意思？！

句扶：快出招吧，不然死的就是你了。牙旋豪斧！

马隆：三十六烦恼凤！

句扶：好厉害！

马隆：你也是很强呀，我从来没有看过可以和我打这么久的人。

句扶：我只是试试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至少武艺方面你是合格了。加入我们吧，像你这样的人才却只能在这偏远地方当小官，实在是被埋没了。

马隆：请让我再想想...

诸葛果：八阵之法，依天、地、风、云、鸟、蛇、龙、虎之形，共有三百六十五变。

马隆：姑娘所言不对，这只是武侯八阵之法的表面而已。治兵以信，求圣以奇。信不可易，战无常规。可握则握，可施则施。千变万化，敌莫能知。这才是八阵的根本。若以此法应用来行军布阵，则天下强敌尽可为之所克。武侯能在短时间之内将蜀军训练成能和大魏百万雄师相抗衡的劲旅，靠的应该就是这个。

诸葛果：看来你知晓八阵并非偶然，确实是值得主公发掘的人才。

姜维：你应该就是马孝兴吧。我是大汉大将军姜维。当我接到信的那刻，很高兴知道这世上还有如此人才。不知是否愿意弃

暗投明，归顺我大汉呢？

马隆：那么请回答一个问题，你明知蜀国国小民贫，却再三对我大魏发动攻势，所求到底为何？

姜维：和当年的我一模一样呀。当年我也问丞相这样的问题，丞相回答说是知遇之恩。但我知道那样的回答或许可以满足我，却不一定可以满足你。我奋战是为了许多因素，既为了报恩，也为了实现承诺。

马隆：结果到头来，你还是跟在刘备和诸葛亮后面，单纯执行著他们的遗志而已？

姜维：何出此言？

马隆：说实话，我并不讨厌这样浪漫的想法，只是这样的格局实在是太小了。要打倒有著庞大利益作为后盾的司马家，这种程度的情义并不够。

姜维：你说得对...但你眼中这点小情小义，就足够支撑我辅汉近四十年。

马隆：我很难认同你的想法，不过说我没有意愿加入你们是骗人的。在兖州被埋没十数载，最后被丢到边地，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结束一生。

姜维：那么，就用丞相当年说过的话来对你说。这里就是你的舞台，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接班人。你不用急着回答我，想清楚了再说。

胡渊：姜维，别以为你对我们伸出援手，我就会对你表示友

好。

姜维：随便你吧，我只能表示对胡将军的哀悼之意。

胡渊：如果你能来早一点，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该死！

姜维：你就是鲜卑王秃发树机能？

秃发树机能：想不到蜀国大将军也听过本王，还真是荣幸呀。

姜维：（果然这些异民族并非不清楚局势的发展，若单纯把他们当作蛮族看待就大错特错了。）我有要事要和鲜卑王你商量。

秃发树机能：我们鲜卑人的规矩，要听你说话，就先打败我，没问题吧。

马隆：就让我来对付他吧！

姜维：孝兴？！

马隆：一来是为死去的弟兄报仇，二来是我有信心可以打败他。

姜维：好，但是请孝兴记住，千万不要杀害他，不然凉州局势将变得浑沌难测。

马隆：放心吧，一切就交给我了。

秃发树机能：要把本王跟单纯的外族相比就大错特错，给这些汉人好看！

马隆：秃发树机能，就让我马孝兴来当你的对手！

秃发树机能：想不到汉人也会出现如此有骨气的人。本王在鲜卑这么多年，还没碰过一个像样的对手。

马隆：你现在就碰到了！

秃发树机能：让你知道我们秃发鲜卑的厉害！挥金如土破千军！

马隆：（这家伙真不简单！）

秃发树机能：遍地黄金辟疆土！

马隆：三千世界！

秃发树机能：什么！？可恶……看招啊，固若金汤锁无穷！

马隆：百八烦恼凤！

秃发树机能：哇啊！可恶！金狮吼天降万兽！可恶，不能死在这里！

马隆：那里跑！？

秃发树机能：你再说一次，你叫什么名字？

马隆：东平马隆。

秃发树机能：好，本王记住你了。

马隆：（若不是因为姜维的交代，我早就解决你了。）

秃发树机能：姜维、马隆…想不到汉人也会出现如此有骨气的家伙们。

若罗拔能：该死的汉人，今天没办法杀尽你们，明天总有办法。

姜维：好！击退了秃发鲜卑，距离攻占凉州只差一步了

## 第三十八回 祁山之战

### 和谈 凉州战场

姜维：鲜卑王你应该很明白，这场仗再打下去，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

秃发机能：本王同意，到时只怕魏国趁虚而入，凉州又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姜维：那么就这样吧，我们汉人退出河西之地，而鲜卑人则退出陇西郡以西，中间的势力画分再由双方商议。之后双方继续保持合作，我会请求朝廷制定维持双方贸易和生存空间的法律。

秃发机能：好，干脆痛快，汉人像你这样的可不多呀。

姜维：在下是天水人，对于外族的需求也不是没有体会，在下不会做出和过去那些人相同的镇压行为。

杨兰：我也是羌人，之所以愿意和大汉将士一起作战，就是因为大汉和魏国不同。

秃发机能：本王明白了，你们就放心东进吧。我也很期待你们灭掉魏国。

若罗拔能：(大王，我们好不容易才打败汉人，难道就这样放过凉州?)

秃发机能：(这些汉人还是很蠢，以为我们是过去那些只满足于金钱、物资的蛮族。现在他们兵势不弱，和他们交战确实没有好处，不如卖个面子，等以后他们兵锋向东再来攻打。)

若罗拔能：(大王，好个兵不厌诈。)

秃发机能：（这叫做战争头脑，谁说我们鲜卑人不会用脑？我可要成为超越轲比能的鲜卑王。）

杨兰：姜维，这个人讲话不可信。我认为他和姚柯回差不了多少，胸怀野心，随时会反咬我们一口。

姜维：现在我们没有多余的战力和他们交战，别忘记邓艾还在祁山那边虎视眈眈。我不求在这里有充份的统治，只要让曹贼的势力从这被排除就够了。

杨兰：那么你的想法是...

姜维：一方面想办法把靠近鲜卑的人民往东迁，避免和鲜卑或是羌人冲突。另一方面急速派兵东进，把祁山以东地方都纳入我军势力范围，但是不要浪费兵力在统治上。所有的统治都委托当地人，关西大族虽然过去受到过不少打压，但力量仍然不容忽视。这种委由当地大族间接统治的方式，其实就和丞相的南中治理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杨兰：我想我可以结好羌人，过去王嗣建立的人脉，现在可以派上用场。

姜维：那么一切就麻烦你了。

姜维：（就和上次一样，现在挡著我回到冀城的，就只剩下邓艾而已。这次不会再输了，你等着吧，邓艾。）

## 马隆的决定 姜维军营帐

姜维：孝兴，当我接到信的那刻，很高兴知道这世上还有如

此人才。不知是否愿意弃暗投明，归顺我大汉呢？

马隆：之前你请我考虑的结果，我已经决定了...这样诱人的条件我是不会拒绝的，东平马隆愿为大汉效力！

姜维：那么换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将领？

马隆：我的志向就是像你一样，既能在后方指挥全军，又可以在前线和敌人拚搏。

张翼：伯约，当时我说过，在这场仗打完后有话要对你说。现在是时候了。

姜维：伯恭请说吧。

张翼：我们可以到外面去说吗？

姜维：孝兴不是外人，没有关系的。

马隆：不，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将军，您被期望很高喔。

## 张翼的请求 凉州

姜维：伯恭，到底有什么话一定要在这里说？难道是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张翼：说不可告人也算对，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不希望太多人被牵扯进来。伯约，你希不希望得到益州人的全面协助？你知道我们大汉的国力其实没有发挥到极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益州人不肯配合。北伐对我们来说，劳民伤财却又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才会反对到底。这样下去，就算伯约你成功攻略



凉州，我们益州人也会阻止你继续东进。

姜维：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你们益州人的支持？

张翼：其实你只要给我们愿景就行。我们益州人不断被外来人士所统治，公孙述、刘焉父子、甚至是现在的皇家，每个人都给我们痛苦的回忆。我们很悲愤，却无力反抗，只能用消极不配合的态度表示抗议。但是如果说，这次北伐成功后，我们益州人可以得到解放，情况就大不相同。

姜维：我明白了。就是当光复洛阳的同时，让所有外州人都迁出，还给你们益州人土地是吗？

张翼：正是如此。这个建议已经接近谋逆，我早就已经豁出去了，你要把我移送也毫无怨言。

姜维：不，伯恭所言有理。只恨我过去眼界太低，心胸太窄，从来不肯站在益州人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大汉的首都自然就应该是洛阳，当光复洛阳时，岂有再霸占益州人土地的道理？我认为以陛下的圣明，他应该也会同意的。

张翼：那么...

姜维：我会即刻上书陛下，请他慎重考虑这样的建议。纵然这是越权行为，但是关系到大汉的光复大业，我想陛下也会慎重考虑的。

张翼：多谢...我代表益州数十万居民感谢你...

姜维：（一向刚强的张伯恭也会有落下男儿泪的一天，自由果然是大家最想追求的。）

## 邺城宫殿 惊奇的复活

曹绫：陛下，要赢得这场战争，光靠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提议，让我和夏侯将军两人前往凉州和蜀人同盟。

何曾：回想起过去我们和蜀人斗了这么多年，没想到现在居然要和他们联手。

嵇禀：时势的变化正是如此，过去支持司马家的，现在也可能倒向我们阵营，不是吗？

何曾：你说得对...（唉...明知道这小姑娘在酸老夫，却也无言以对。）

曹绫：只有让蜀人在西线获胜，而我们在北面获胜。两面包夹司隶，才有攻下的可能。

曹芳：朕明白了，毕竟两国的恩怨是过去的事。现在我们有司马家这个共同的敌人，合作也是应该的。只是同盟的工作，只需要派一个使者过去即可，何必要像姑姑这样重要的人去呢？

曹绫：因为双方交战了数十年，彼此都心有芥蒂。如果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同盟恐怕很难达成。我和蜀人大将军姜维有过一面之缘，而夏侯将军更是担任过蜀地的车骑将军。由我们去，更可以表现出诚意。更何况，我希望和蜀人沟通的事情，可不是只有同盟这么容易而已。

山涛：公主的想法我是可以理解，不过现实上有个极大的问题。

曹绫：请说。

山涛：我们这边虽然有兵，但是擅长指挥作战的大将并不多。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更只有公主和夏侯将军两人而已。万一两位一同前去凉州，试问谁可以统率这些部队？

何曾：咳...各位是不是忘了一个人了...

嵇凜：我想您是国家的元老重臣，还是歇歇吧。

何曾：喂！老夫好歹也是镇北将军吧！

山涛：凜儿，你上殿已经是严重破坏规矩了，不可在这样放肆。

曹芳：朕倒是很喜欢这种抛开一切规矩的朝议。想当初，朕在司马师面前可是连口大气都不敢喘呢。所以你想说什么，朕都让你说。

嵇凜：陛下圣明。

何曾：陛下，老臣说的不是自己，老臣也知道自己年老无用，除了鉴赏美食以外已经一无是处。只怪当时没把话说清楚，当时说服老夫投靠这边的，除了公主外，还另有其人。

山涛：对呀！我们居然忘了他，不是听说他已经在前往邺城途中？

桓楷：究竟是谁？

陈泰：臣陈泰，参见陛下！

曹芳：朕没眼花吧？！不是听说玄伯你早在四年前就病逝了？

陈泰：那是因为司马昭不断苦苦相逼，臣为了避免儿孙受到迫害，所以才想出以诈死摆脱司马家的压力。本来想隐身在陈家大宅，不再出门一步，就此度过余生的。没想到公主却来告诉我司马昭战死的消息，这让臣心中的枷锁完全解开了。臣的父亲是大魏的忠臣，臣也是大魏的忠臣。不管臣和司马家有多密切的关系，臣现在只愿意效忠陛下。现在臣还带来两位猛将助阵，这两位也是大魏的纯臣。

张虎：臣父亲深受大魏大恩，现在正是报效之时。

曹芳：张辽的儿子吗？朕虽然未能亲眼目睹张将军当年的英勇，但是合肥之战的事迹却也听过很多次。

戴陵：臣戴陵，虽然算不上什么猛将，但也希望为大魏尽一份心力。（当我知道乐綝死亡的真相时，我哪还能坐得住，张虎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山涛：只要有玄伯在，确实我们的军队就有人带领了。

曹芳：过去陈将军带兵抵御姜维入侵多年，也担任过一方都督，确实是合适人选。如此，朕可以放心让姑姑您去了。姑姑，蜀人或许会表现很强硬，朕可以退让到削去帝号，效法曾祖成为汉臣，只求同盟成立。

山涛：陛下！

曹芳：如果没有人退让的话，双方永远没有合作的可能。更别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庞大的司马家势力，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争执这些事情了。

曹绫：好的，我会传达给蜀人知道。

陈泰：（子上，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司马家开战。其实早在你杀害高贵乡公的那刻，我就不再对司马家有任何期望了。但是念在我们往日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你的儿子，让他们在战败后还能生存下去。）

## 终极行动 洛阳相国府

司马炎：从现在起，孤就正式成为晋王。

荀勖：恭喜相国...不，晋王！

钟会：晋王，虽然被封为晋王可喜可贺，但是我们不应该就这样满足。

魏舒：难道要马上就要接受禅让？才刚当到晋王就接受禅让，只怕惹人非议。

钟会：我们的敌人可不是只有洛阳这里，因为这连串的继承风波，让我们无暇他顾，明明知道凉州失陷都无法处理。

司马炎：嗯...孤也知道凉州刺史胡烈战死的消息，蜀人和鲜卑人勾结，席卷了凉州大半土地。

钟会：凉州失陷算事小，至少邓艾他还能遏守住祁山，不让蜀人部队东进。但是河北的局势就不寻常了。不管是河北督或是邺城督都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司马炎：这不是很好吗？

钟会：但是明明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齐王曹芳失踪...

贾充：什么？！难道他逃出监控？

钟会：我认为应该是被反乱份子救出来了。而河北督和邺城督可能也倒向敌人那边。

司马炎：这就怪了，何曾是文王所仰重的对象，他要出发担任河北督时，还要孤亲自送行数百里。而邺城督山涛更是司马家的亲族，他没有反叛的道理。

钟会：（笑死人了，你祖父司马懿受到明皇帝提拔成为托孤重臣，到最后还不是背叛明皇帝的期待？）

钟会：不，何曾曾经是明皇帝的旧属，而山涛则是害怕嵇康的下场落到自己身上，他们都有反叛的动机。

魏舒：（嵇康之死还不是钟会你弄出来的。）

司马炎：真是意想不到...

钟会：现在北面和西面都有乱事，我们如果不能集中力量平乱，只怕天下会为之颠覆。

荀顗：只是...这和禅让有什么关系？

钟会：曹芳的失踪定和邺城的东乡公主脱离不了关系。而圣上也是曹氏亲族...

贾充：我懂了，用这件事来逼迫陛下，使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钟会：是呀，让曹奂知道自己是被牺牲的棋子，而他唯一可以依赖的对象只有我们。

司马炎：一切都随你们高兴，孤什么都不知情，知道了吗？

## 天命所在 寿春议事厅

陈騫：前一阵子你奔回洛阳痛哭，居然还说那种恶心的话，真令人敬佩。

石苞：嘿嘿，那可是我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来的好点子。“您有这样的基业，居然还以人臣的身份死去？！”哈哈...

陈騫：你真是马屁精。

石苞：少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不是在怨恨自己拍马屁的脚步不快。你要知道，我特地把你从荆州叫过来，就是有好处跟你分享。

陈騫：好处？

石苞：我听说洛阳那边已经有劝进之声，要是慢了，只怕改朝换代后的位子都被抢光。

陈騫：嗯...

石苞：你还装什么忠臣？你本来是个绿豆小官，若不是文王提拔，你会有今天？而像我这寒门出身，也是仰赖景王提拔，才会有今日的地位，我们可没有任何忠于大魏的理由。

陈騫：我同意，但是我不想和你联名上书。

石苞：去你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荆州有多“招忌”？我们两人早就被洛阳那边合称“淫贱二老”，想不想和我凑在一起，根本由不得你。

陈騫：好吧，那么劝进上书由你定？

石苞：就说“历数已终，天命有在。”至于什么祥瑞的，你就弄个什么黄气数十丈。再不然，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随便挑一个说说好了。

陈騫：这些太老旧了。我早就已经想好了一个更新颖的祥瑞。寿春城内，忽然天降一人，身長二丈余，脚長三尺二寸，白发苍苍，身著黄单衣，裹黄巾，挂藜头杖。自称说：我是人民之王，现在特来告诉你，天下换主，立见太平。

石苞：你真是唬烂的天才！还说自己无心劝进，你根本就比我还积极嘛。我看到时候，光靠著这样的功绩，你至少可以当到个骠骑将军。

陈騫：可以不要“骠骑”吗？

石苞和陈騫两位都督联合上书表示大魏气数已尽，当改朝换代，顺应天命人心。而由于此两人的推动，洛阳城内，劝进之声也是风起云涌，彷彿司马炎不接受禅让是对不起天下苍生。

## 洛阳宫殿 皇帝悲歌

曹奂：黄门侍郎，朕终于明白朕的老爹（曹宇）当年为什么要拒绝托孤大臣的地位。政治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弄到满门抄斩。

张节：陛下，您是皇帝，和曹爽、夏侯玄等人不一样呀。

曹奂：就算是皇帝，高贵乡公的例子却还是历历在目，你以



为朕完全安全？朕只想早点解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效法齐王，保全性命就不错了。但是朕还是会怕呀，怕司马家的人还嫌慢，直接带著卫兵冲到朕的殿上。朕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梦见自己被杀，尸首被丢在洛水之滨无人收殓...

张节：陛下，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微臣愿以自己的性命保护陛下！

曹奂：呵呵呵呵呵...现在洛阳城中，可以称为大魏忠臣的，居然只剩你一个人而已。朕已经可以体会当年汉献帝的苦情了，只是没想到武皇帝、文皇帝当年恶行的报应会来得如此之快。

荀勖：臣等向陛下请安。

曹奂：不知道众卿家有什么事情要来找朕？

钟会：晋王听闻齐王曹芳日前从河内消失，料想是叛乱份子将他劫走，不知陛下是否知情呢？

张节：钟会！你这是责问陛下吗？这岂是人臣该有的作为？

曹奂：无妨。朕对于这件事情一点也不知情。

贾充：那么陛下就可怜了...叛乱份子欲让曹芳复位，打从一开始就要舍弃陛下。

曹奂：这也不意外，朕只是曹家的小宗，比起齐王是明皇帝亲自指定的继承人，朕实在是微不足道。

贾充：陛下，叛乱就是叛乱！不管大宗小宗，叛乱份子立的皇帝就是伪帝，您这样说话，难道是要将天下拱手让出？

曹奂：要说什么就直接说吧。

荀勖：晋王想要守护天下，无奈天下臣民的早有归属，不再对大魏有向心力了。

冯紞：此时晋王如果以大魏之臣领导，恐怕得不到任何人响应。

钟会：为今之计，只有让天命所归的晋王暂时继承大统，延续大魏之国祚。等到乱平之日，再将皇位奉还。

曹奂：搞了半天，不就是想要朕的皇位吗？

荀勖：敢问皇上，大魏有今天，是谁出力最多？

曹奂：大魏能有今日，当然是晋王的父...父亲、伯父与祖父所赐。

冯紞：既然如此，陛下文不能论道，武不能经邦。何不把帝位让给有才德的明主呢？

张节：昔日高贵乡公有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今日倒是亲眼见闻。美其名暂借天下，等到乱平之日就会奉还？真是见鬼的谎话！说什么天下人心已经离开大魏，如果真是这样，为何还有人愿意拥立齐王？这岂是单单叛乱可以解释。反观司马家倒行逆施，擅自废立，弑杀君王，残害忠臣；以礼教之名迫害名士，弄得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何来人心归向？

贾充：你个小小的黄门侍郎敢出口污蔑忠臣？

荀勖：（太冲动了把，居然连羚羊拳都使出来，难道接下来要用轮摆式位移？）

张节：我说的哪里不对！昔日我魏武皇帝经过无数次的南征

北讨，得此天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今日天子有德无罪，为什么要让给人呢？

钟会：此社稷是大汉的社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立魏王，篡夺汉室。司马家三世辅魏，今日之所以能得天下，绝非非曹氏之能，实在是司马氏之力。现在难道没资格去继承大魏的天下？

贾充：（真敢说，这钟会真是不要脸到家了。）

冯紘：（连大汉都抬出来，干脆直接说帮大汉报仇好了。）

张节：晋王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篡国之贼！

荀勖：晋王帮汉室复仇，有何不可。我曾祖（荀爽）乃大汉司空，对大汉忠心耿耿。我都支持晋王复仇，你还有什么话说？

冯紘：（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这荀勖不要脸到这种地步，真是佩服万分。）

荀勖：（拜托曾祖晚上不要回来找我，我是被逼的。）

曹奂：够了，不要说了。你们要什么，朕全都答应，只求你们放过黄门侍郎。

张节：陛下，微臣虽然赶不上夏侯玄、毋丘俭和诸葛诞，但能成为大魏最后的烈士，也是很荣幸的。

钟会：庞会！动手！

张节：我还想是谁，原来是庞德的儿子，这天下真是疯狂了。当年忠臣的后代一个个变成走狗，荀爽、贾逵、钟繇，现在又多个庞德的儿子。

庞会：.....我眼里只有复仇，天下是谁的都和我无关。

曹奂：为什么？为什么连个黄门侍郎你都不放过？

钟会：如果陛下早做决断，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了。

曹奂：呜呜呜呜呜...

公元二六四年三月，曹魏皇帝曹奂将皇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从高平陵政变后名存实亡的曹魏宣告灭亡。自二二零年曹丕篡汉建立，二六四年被司马炎篡夺灭亡，立国共四十五年。

## 以晋代魏 洛阳宫殿

司马炎：臣愿接受陛下的托付，拯救天下于危难之间。虽然臣万般无奈，但实在是情况危急，吴、蜀等盗匪集团猖獗，不得不在此时接受这样的重任。现在就改国号为“晋”，改元“泰始”，希望能够就此平定分裂混乱的天下。在天下平定以前，请您就先委屈在洛阳的金墉城吧。

司马攸：（大哥也太狠了吧，这个金墉城，过去虽然是明皇帝所建，具有防卫效果的要塞，现在早就已经是座高级政治监狱了。）

曹奂：.....

贾充：咳...难道你忘记要做什么了？

曹奂：臣叩谢皇上圣恩。

司马炎：如此大礼，朕实在是受不起呀。

司马孚：陛下，老臣此生都是魏臣。不管天下人如何背弃大魏，老臣都愿意当大魏最后的纯臣。

曹奂：太傅...

司马孚：老臣无力，无法阻止大魏被篡夺。至少，让老臣去送陛下最后一程吧。

司马炎：（这个叔祖实在是太不给朕面子了，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终究是我叔祖，本朝以孝治天下，怎能不尊敬他呢？）

司马攸：（大哥，您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到最后还要学曹家父子呢？您不怕到时候别人又有样学样？）

司马炎：现追封祖父为宣皇帝，伯父为景皇帝。父亲为文皇帝。而母亲升任皇太后。三叔祖为安平王，四叔父司马亮为扶风王。叔父司马冑为琅琊王、堂叔司马望为河内王、皇弟司马攸为楚王。叔祖司马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石苞为大司马、司马望为大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陈騫为骠骑将军。荀顗为司空、王沈为太尉、荀勖为司徒。其他人也各有封赏。

贾充：（本来以为会有钟会的名字，怎么会没有呢？）

钟会：（陛下早就已经让我当到侍中兼中书令，新的朝代有新的政体，侍中和中书省才是真正能够进行决策的地方。）

荀勖：（该死的钟会，害我只能当个有地位没实权的司徒。你夺我凤凰池呀！）

文官：陛下，大事不好了！河北军叛变了，邺城那边也树立起大魏的旗帜。原河北都督何曾和邺城都督山涛都跟著造反，现

在只怕邺城以北的各郡都会跟着脱离大晋。

司马望：怎么会这样？！河北居然造反了？

司马炎：不用担心，这些余孽的造反早就在朕的意料之中。

钟会：河北军虽然人数众多，且人质都在邺城，无法对他们产生牵制作用。但是大魏多年来的强化中央政策，让洛阳拥有可以匹敌全天下的战力。区区河北军能和我们为敌？当年毌丘俭拥兵十万，照样被击破。诸葛诞拥有死士和吴贼援军，照样城破身亡。如今河北不过后方，将士素质远不能和淮南相比，如何动摇我大晋江山？

司马炎：正是如此，我们大晋的天下还是很稳的。河内王，命您率兵十万前往北方迎敌，必要一战破敌，接著攻破邺城。皇叔，既然任命您担任河内王，该知道朕对您的期望。

司马望：臣一定竭尽所能击垮叛军。（行吗？十万人的军饷哪凑得齐，该不会要我自掏腰包吧。）

司马炎：扶风王，命你都督关中诸军事，立刻前往长安监视蜀人动向。朕已经命骠骑将军随后赶到长安配合行动，靠着重整后的关中部队，一定可以击破张狂的蜀人。

司马亮：是！

司马炎：朕还有道密令，到长安之后你再开启。

贾充：（陛下果然延续过去文皇帝的政策，重用同姓亲族担任都督。不过他没有想过，这些亲族能打仗的没几个？先不说那个简朴打仗的司马望，那个司马亮哪有带过兵，叫他和姜维对阵，

根本是要他的命。现在唯一有指挥大部队经验的是司马孚，但我看他根本无心于本朝，看来是更不能指望了。这样下去行吗？为什么钟会这家伙都不吭一声？)

钟会：(就算知道是错误的决定又如何？既然司马家摆明只相信自己人，我又何必多嘴？)

### **曹魏的复生 邺城 铜雀台**

曹芳：朕...朕在十年前被贼人司马师废黜，当时朕年幼无力，眼见贼人一步步进逼却无力反抗。现在朕不一样了，朕有各位的相助，可以和司马家对决了。朕不敢想像能有武帝之功，只希望不愧对明皇帝选朕继承大统的期望，重振朝纲，复兴大魏！讨伐篡逆司马氏！

曹绫：(说得不错，虽然有些紧张，但已经比当年好很多。这些年在河内受了不少苦，似乎也将皇上磨练了一番。)

步兵：复兴大魏！讨伐司马家！

曹绫：(虽说河北军人数不少，也无军心动摇之虞，但是能否和精锐的中军对抗还是未知数。)

费曜：公主，还记得我吗？

曹绫：费叔叔？！

费曜：过去大司马总对我说，能支撑曹家的只有公主您，今日果然应验了。老奴费曜忍气吞声十五年，今日将加入大魏讨伐司马家的义军。

曹绫：费叔叔，有你加入更是让人振奋呀。

费曜：我带了能解决公主烦恼的礼物。

曹绫：礼物？

费曜：这一切都要感谢国让，如果大魏能复兴，请公主一定再好好答谢他。

### **十五年前 并州 魏军营帐外**

费曜：我一定要报仇！这个司马懿简直就是混帐！居然敢将大司马一家屠灭。

田豫：不，请你先等等，你认为凭你手上的军队足够对抗司马家？连大将军都认为不敌而屈服了不是吗？

费曜：就算这样又如何！就算一死也要和司马懿拚了。

田豫：那样就太蠢了，你认为你真的有机会起兵？征北将军程喜是个墙头草小人，你认为你有什么不轨的举动，他会怎么做？

费曜：解决我向司马懿邀功？

田豫：完全正确，别忘记杜恕的下场，他就是被程喜那个小人陷害的。现在你应该做的就是保全自己，保持沉默让司马懿忘了你。

费曜：这样怎么行，这样我还对得起大司马？

田豫：别急，你看看外面这些都督有哪个人起事？司马懿虽然诛杀大将军一家，但却没有明显的不轨举动。不过我可不认为



司马懿是什么忠臣，迟早他的狐狸尾巴会露出来。你应该等到他不臣的举动出现，起义才有大义名分。不过我要是你的话，我会忍到力量积蓄够为止，任何的贸然起兵都只会落得被个别击破而已。

费曜：你要我怎么做？

田豫：现在普天下能够对抗中军的部队并不多，就算是蜀吴有相抗衡的部队，但是数量也远远不如。都督军都不敢保证能赢，更何况还是州郡兵。然而我在并州这里看见了希望。你看看这五部匈奴，记得在四百多年前，这些人还曾经把汉高祖皇帝围困在白登山不是吗？

费曜：原来如此，用匈奴人来对抗司马家一手掌控的中军？

田豫：是的。不过要记住，这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费曜：为什么呢？

田豫：我怕匈奴人的战力会远超过我们想像，毕竟他们是一群自以为自己是猫的老虎。

## **邺城 铜雀台 曹魏复兴**

陈泰：原来如此，这个田豫果然是名不虚传，难怪刘备会感叹不能和他共事了。

费曜：我从并州那里带来一万匈奴兵，战斗力之强，绝对不输虎豹骑。不过匈奴王刘豹有交代，说他为了怕洛阳那边起疑心，所以他把嫡子送去洛阳。若是最后行动成功，而他嫡子又侥幸没

被杀害的话，请从洛阳将他救出。

曹绫：圣上，您看看该怎么回应呢？

曹芳：这点朕当然答应，而且朕事后还会重重赏赐匈奴部落。

曹绫：（匈奴...果然是个强大的外援。话说回来，姜维的出兵也是计画成功的关键，这时他应该已经往凉州进兵了吧。）

公元二六四年三月，曹魏余众在废帝曹芳和东乡公主曹绫号召下起兵。何曾麾下的河北军也同时宣布倒戈。司马炎命令河内王司马望率领十万大军前去邺城平乱，而曹魏则派出陈泰出兵迎击，双方在冀州黎阳开始交战。

邓艾战略 祁山 晋军营帐

师纂：现在晋王已经接受禅让，天下已经变成大晋了。我们身为臣属的，不应该表示祝贺？

邓艾：你还真有这种心情？你知道现在陇西状况有多糟糕？

牵弘：胡刺史战死，整个凉州都被宣告失陷，接下来蜀人随时会往东进攻。

邓艾：嗯...我早就提醒胡烈要注意，不要去招惹鲜卑人，他还是当耳边风。

胡渊：邓艾！不准污蔑我爹，他可是为国捐躯，不像你这战败只知逃跑的胆小鬼。

邓艾：我说的都是事实，要是不服气，你随时可以去找蜀人

拚命。不过，这也只是愚蠢的送死而已。

王颀：现在该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祁山以西的地方丢光？

邓艾：不用担心，就如同我之前说的，丢掉这些地方，对我们影响并不严重。但如果浪费兵力去防守，才是正中敌人下怀。我们无法有效统治祁山以西，蜀人同样也不行。最后还是得靠场关键性的会战才能决定祁山以西之地的归属。

王颀：我们不妨向洛阳求援如何？洛阳方面如果知道这实际情况，一定会派出援军。

邓艾：我早就已经向洛阳求援，但是似乎因为之前那边忙著争权和夺位，根本就不把我的上书当一回事。

王颀：听说新任的关中都督已经上任，我们不妨向他求援？

邓艾：也只能这样做了...但是，如果对方不肯把指挥权交给我，只怕这仗不好打。

师纂：都打过大败仗了，还那么有自信，真不知道这自信是哪来的。

邓艾：（姜维，难道过去你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事？如果你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是不是会有超越我的表现？）

## **文鸯复出 洛阳宫殿**

司马炎：听闻两位卿家武勇过人，朕想要重新起用你们。

文鸯：陛下真瞧得起我，实在是不胜感激。看来陛下果然还

记得当年之事。

司马炎：当年之事？

文鸯：当年乐嘉之战，我一个人在数十万中军杀进杀出，视大军如草芥。

司马攸：文鸯！你放肆，朝廷不问你当年冒犯景帝之罪已经是恩惠，你还敢再提起？

文鸯：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发生，我又何须遮遮掩掩？

文虎：（二哥，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司马炎：无妨，朕最欣赏这样直言不讳的人。（此文鸯真不是东西，难怪爹当年不肯重用他。）

司马炎：朕接到邓艾在陇西的军情，说现在雍凉情况紧急，朕决定要派你们率军援救。不知道给你两千武卫营部队够吗？

冯紘：（把你们丢到那鬼地方，你们注定坐冷板凳坐一辈子。）

任恺：（才两千？更何况还是因为亲魏色彩浓厚而遭到打压的武卫营。）

文鸯：陛下，两千人是否太多了？洛阳的守备难道不需要人？我只要五百已足。

司马炎：好，文卿家自信过人，朕非常欣赏。（只会说大话，你就去死吧！）

文虎：（二哥？！为什么要故意得罪皇上？）

文鸯：（在这个地方，等我们有仗打的时候，都要准备亡国了。反而到陇西那边，可以和蜀地猛将们交手。听闻姜维是现存

唯一和赵云交过手的猛将，我很想见见他。)

文虎：(原来如此，二哥永远是对的。)

文鸯：(放心吧，我已经留了点礼物给司马炎，如果他是个  
人物，就会高兴收下这礼物。反之，我们离开洛阳也不用觉得可  
惜。)

贾充：这两兄弟算什么东西，居然敢摆出这种倨傲态度，和  
邓艾那浑球送作堆正好。

魏舒：陛下，这两兄弟虽然态度倨傲，却是从张文远、许仲  
康等将军后最强的武将。

冯统：笑死人了，光听他们吹牛就行吗？

魏舒：你们还是不明白呀，臣虽然是学武出身，但刚才文鸯  
做的事情臣可也是很勉强才看得到。

司马炎：什么？！这大殿的石阶居然...

魏舒：陛下，他光是空手就可以破坏这坚硬无比的石阶，而  
且还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做的。这样的人至少应该要留在身边  
护卫陛下。

司马炎：够了，我们大晋要的是将才，不是舞刀弄枪的武夫。

(文鸯！你在朕面前的所作所为，朕会记一辈子。)

## **上表北伐 成都 皇宫**

姜维：陛下，贼首司马昭已在上次作战中伏法，我军的凉州  
攻势也进行顺利，将祁山以西的各郡大致纳入势力范围。

董厥：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即刻派官去治理。

姜维：此举万万不可。大汉如果要统治陇西各郡，就会增加和当地汉人与外族的摩擦。一旦发生冲突，我们就得派兵去平乱。纵然平乱成功，我们也会消耗大量国力。而平乱失败，则之前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

樊建：那这样，我们辛辛苦苦攻下陇西各郡是为何？

姜维：一来可以制造一个真空的缓冲地带，若是曹贼要反攻，也会面临是否要治理陇西的选择压力。二来和陇西势力交好，使该地成为亲大汉的友好势力，也可以获得兵员与物资的补充，减轻我大汉国力的负担。

刘禅：一切就照大将军的意思吧。

姜维：现在贼将邓艾把部队集中在祁山，大有要和我军决战之意。此时我军应该也要集中战力，和邓艾对决。如果可以攻破战略要地祁山，则我军可完全确保凉州的安全，更可以东进武功，直取长安。长安一破，则只要再攻破潼关，洛阳就近在眼前。

谯周：我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如此贪心，现在拿下陇西四郡已经是很大的战果了。万一又败给邓艾，岂不是重蹈当年段谷覆辙。

黄崇：我也感觉有点不放心，不知道大将军可否再考虑一下？

姜维：我明白大家的顾虑，但是现在邓艾的陇西兵团在上次入侵中元气大伤，洛阳的援军也暂时未到的情况下，这是战胜的机会。我承认只要邓艾有优势兵力的情况下，绝对是无法战胜。

所以更要把握他战力低下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

诸葛瞻：大将军所言有理，上次在江油和邓艾的交锋，就是乘他之危才侥幸取胜。类似的机会并不多，得好好把握。

董厥：（思远怎么回事？为什么变得这么挺姜维？）

刘禅：就准卿所奏，让大将军自由调派军队北伐吧。这次大将军功劳高，让大汉获得空前的胜利，朕就将先帝的御剑赏赐给你。

姜维：谢陛下！另外，臣有个提议，也请陛下考虑一下。益州人长期受到外来政权统治，从刘焉父子以来就饱受压迫。益州人由于感受到剥夺感，所以抗拒和大汉合作是可以理解的。平心而论，我们确实亏欠他们很多。所以，如果我们能收复洛阳，是否应该考虑即刻还都，让所有外来人士都回归本籍，还给益州人生存空间？

阎宇：这什么话？说的好像我们是外来的侵略者一样！这块土地是大汉的！凭什么要我们让出来！

董厥：这太奇怪了，我们又不是没有照顾益州人，都已经让他们当到大官了，还有什么好不满的。

黄崇：大将军真是了不起！居然把我们益州人的心声说出来了。不是说让我们任职就算是施恩，你们对我们的压迫可多了。

李球：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先帝做不到的事情、丞相做不到的事情，居然由大将军来完成。

黄崇：陛下，这是我们益州人一致的心愿。为了完成这样的

梦想，我们会竭尽心力来协助北伐大业。

谯周：（这样的空言值得相信？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太天真了。也该想想，现在我们只有益州，益州人还勉强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任用。等到真的打下洛阳，北方人士开始进入朝廷时，我们益州人被边缘化的情形恐怕会更严重。）

黄皓：大将军准备要和益州人连成一气逼宫？

刘禅：黄皓，闭嘴。朕决定接受大将军的提案，只要能够光复洛阳，朕没有不还都的道理，更没有长期霸占益州的打算。

阎宇：陛下！

刘禅：不过，这也是在光复洛阳的前提上，不是吗？

郤正：（伯约，这可是政治的豪赌呀。只是你这样做，不管是否成功拿下洛阳，等著你的，都会是恐怖的命运。）

诸葛瞻：（若不是姊姊提早告诉我，说姜维会有这样的想法，恐怕我也会跳出来批判。你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了争取益州人支持要玩这么大？）

## 刘谡与姜维 宫门

刘谡：大将军！终于见到你了...

姜维：请问你是...

刘谡：我名刘谡，被封为北地王，是陛下的第五个儿子。

姜维：幸会幸会，在下也约略听过您，据说您的勇烈可比先帝。



刘谡：那是众人的谬赞，我只是向往先帝和丞相的理想，希望能为北伐大业多尽份心力。

姜维：姜维马上就要回去北方主持北伐大业，还请北地王您等候胜利的好消息。

刘谡：我真恨自己的年纪和本事，要是能有祖父的十分之一，现在早就陪大将军上战场。大将军，或许朝中还有很多人误解你，但是我一直是相信你。你一路为大汉作战数十年，坚持着先帝和丞相的理想，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如果没有你，只怕现在在大汉早就放弃进取之志，变成一个没有理想的割据政权。

姜维：北地王您太过奖了，姜维只是照自己的想法，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守护大汉而已。

刘谡：刘谡这就祝大将军旗开得胜，并且在未来还都洛阳之时，期待和大将军在那相见。

姜维：也请北地王多保重。

公元二六四年四月，蜀汉皇帝刘禅批准北伐，并且下旨蜀汉全国进行总动员，包括南中部队和永安驻防军，总数超过六万的军队，全部往汉中集结。自从刘备出征汉中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攻势，现在再度重现。

## **北伐誓师 汉中**

霍弋：南中督霍弋，率南中军前来支援。

张嶷：南中那边有孟琰等南中大族帮忙防守，加上和交州吕兴关系良好，可以不用担心东吴的问题。

姜维：这样我就放心了。和南中军的弟兄们分开已久，真的很想念你们呀。

张星彩：是呀，我也很想念那个关索...想到想揍他一顿。

花鬘：这点，还不需要劳驾皇后你来的啦，我天天都在南中揍他。

关索：我真命苦...

罗宪：巴东督罗宪，率领永安军队前来支援。

姜维：我已经听过令则在永安的英勇事迹，能和你共事，实在是太好了。

罗宪：永安那边已经让杨宗暂代太守，诸葛将军和糜将军也在那支援。

宗预：伯约不用担心，东吴目前暂时忙于平乱，武陵蛮的问题还是困扰的他们。等到乱平之时，我们大概也已经拿下洛阳，到时他们绝对是朝向已经衰弱的贼营攻击。

姜维：李球、黄崇等益州人也在一瞬间愿意支持北伐，这其实都要归功于伯恭的提案。

张翼：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提案，你才真是了不起。要知道，若是一个不小心，就会引起朝中许多大臣和陛下的反感。

姜维：纵然如此，我认为对的事情就该去做。

姜维：现在贼势已衰，北伐中原大有可为，故在此集中我大

汉所有的力量，只求光复故土！

向充：（大将军本来要在丞相墓前誓师，幸好诸葛姑娘劝阻了他。不过把皇后摆在底下，其他人会怎么想呢？老师，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究竟您在想什么？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宁随：……

来忠：（向充果然是善良的家伙，要是我就不会这么想了。我们大汉不能永远笼罩在丞相的阴影下，但是其他人可不这么想。早晚有一天，大将军会知道自己最大的敌人不是邓艾或是司马家，而是围绕自己身边的人呀。）

廖化：伯约，你讨好益州人，想在光复洛阳后，将我们外地人迁出我可以理解。但是你直接向皇上进言，这是大将军可以插手的事情？你这样还算是人臣？

姜维：元俭...我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踰矩，但是陛下也愿意接受，不是吗？

廖化：若是陛下不肯接受呢？你要逼宫？效法曹操或是董卓？

姜维：说实话...我不知道...但那一瞬间，我确实没有考虑过陛下的想法...甚至...

诸葛果：主公，这也是所谓的选项之一，请不要任意抛弃自己的想法，任何想法都是可贵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人的，而是大汉的天下。只要主公认为是对的，就请放心去做。

杨兰：姜维，或许现在想不到，但是不久的将来，你应该可

以找到自己的答案。

廖化：也罢，就让我继续观察你的所作所为吧，若是你有任何一丝不轨的企图，我一定会第一个跳出来铲除你。赵将军，身为子龙将军的后代，你不也该有所表示？

赵统：……给我时间考虑好吗？

句扶：不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的。这不只是为了益州这块土地，更因为你是我值得效忠的对象。

柳隐：没错，我和小句一样，并不在乎什么益州人的地位，只在乎你是否能继续带领我们。

马隆：(这里还真是有趣，形形色色不同的想法混杂于其中，却还能一致对外，看来我是来对了地方。)

## **命运转折点 姜维军营帐**

来忠：一切正如大将军预料，邓艾的军队仍然停留在祁山，看来他是打算在那里决战。

姜维：不愧是邓艾，局势判断还是那么精确。以祁山的开阔地形，确实是决战的地方。(问题还是在于，邓艾目前手上有多少兵马。如果只有陇西军团，那么我军还可以拥有人数优势。但如果加上关中军团...看来就算是司马昭死亡，要北伐完全成功还是得经过一番苦战，两边的基础实力相差还是很悬殊。)

士兵：大将军，不得了了。

姜维：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士兵：见鬼了！

柳隐：说清楚点！

士兵：已故的车骑将军居然来到营前，还带了个大美女说要见大将军。

姜维：之前事情太多忘记和大家说了。仲权其实没有死，一直躲在洛阳由他女婿羊祜保护着。

张星彩：原来如此，我就知道车骑将军他没那么容易死。

杨兰：等一下，美女是怎么回事？

士兵：小人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就是个美到让人不敢多看的女子。

姜维：辛苦了，你先下去吧。我大概知道是谁了...我就去亲自迎见他们吧。

杨兰：我要跟你一起去。

姜维：不需要吧，都是我们认识的人，不会有危险的。

杨兰：不，很危险，而且是非常危险。

诸葛果：可以的话，主公请允许果一同前往。

姜维：为什么呢？

诸葛果：这是果的请求。

姜维：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好吧...

袁隩：（诸葛果的斗争心被点燃？真难得呀。）

## 重逢 蜀汉军军营外

姜维：仲权，想不到你还真的活着，实在是太好了。这段日子，包括皇后在内的人都在怀念你，现在可以让他们丢掉悲伤的心情了。

夏侯霸：父亲留给我的铠甲让我没有受到致命伤，经过皇甫大夫的救治，我侥幸保住一命。之后辗转回到大魏，靠着七弟和女婿的帮助，一直在洛阳潜伏着。

姜维：原来如此，能碰到皇甫大夫的救治，或许真是天命要仲权你继续活在这人世。

曹绫：姜维，好久不见。

姜维：没想到真的是你。

曹绫：距离上次相见应该已经三十多年，本来以为此生不可能再相见，没想到还能和你在这里重逢。

姜维：我也没想到...真的很意外...

曹绫：好久不见，自从上次洛阳一见之后，也过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杨兰：你来做什么？

曹绫：好强的敌意。别担心，我只是来谈公事。

杨兰：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要谈事情只需要夏侯霸一个人来就够了。

姜维：杨兰，人家公主也是贵客...

杨兰：闭嘴，现在是交战时期，容不得一点大意。

夏侯霸：公主，这怎么回事？

曹绫：安静，这女人看来也不是头脑简单之辈。

夏侯霸：（妈呀，真是六国大封相。）

曹绫：这样下去真是没完没了，我们先说别的吧，等之后再一口气解决如何？

杨兰：同意。

曹绫：好久不见，自从上次寿春一见之后，也过了差不多快八年了。

诸葛果：……

曹绫：好强的敌意。别担心，我只是来谈公事。

诸葛果：主公，您相信曹操的孙女吗？

姜维：为什么不相信呢？

诸葛果：既然这样，果也无话可说。

姜维：（怎么连诸葛果都会这么表露出明显的怒气？）

夏侯霸：公主，这怎么回事？

曹绫：安静，这女人看来也不是无欲之辈。

夏侯霸：（妈呀，真是六国大封相。）

曹绫：这样下去真是没完没了，我们先说别的吧，等之后再一口气解决如何？

曹绫：真冷淡呀，想不到当初那么热心救我一命，等救到就觉得新鲜感没了？

夏侯霸：公主，这怎么回事？

曹绫：高贵乡公遇害之时，我感觉曹家兴复无望，在邺城有

了轻生的念头。是姜维那封希望我不要放弃的信，让我获得重生的希望。

姜维：不，那只是报你当年放过我的恩情而已。

曹绫：这样下去真是没完没了，我们先别说这个吧。（不过...真的很感谢你...要不然大魏今天岂有重生的希望。）

曹绫：关于司马家篡位的事情，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姜维：是的。不过因为对我们来说，不管是魏或是晋，敌人都不会改变，所以不会特别去在意。

曹绫：那么我再告诉你，我们大魏已经在邺城起兵讨伐司马家。

姜维：果然如此，司马昭一死，司马家的力量就衰弱许多，就算有后继人，恐怕也无法像过去一样能够完全统御部下。

曹绫：司马家篡夺大魏，天理不容，许多忠魏的志士也都起来反抗，包括镇北将军何曾、邺城督山涛，还有颖川陈家的陈泰。

姜维：陈泰？！他不是已经病逝？

曹绫：那是掩人耳目的手法，否则高贵乡公事件后，他如何能逃过司马昭的逼迫？这次的起兵，规模可不小于淮南起义。我们拥兵超过十万，响应州郡无数，不日之间就可席卷黄河以北。

姜维：等一下...既然你说起兵，为什么像你这样重要的人物会出现在这里？

夏侯霸：伯约，因为我和公主认为，眼前的事情比那边的战场更重要。那边可以交给陈泰，但是和你们的沟通却不能委由他



们来做。

曹绫：单刀直入来说，就是想和你们结盟。我们有着司马家这样共同的敌人，而敌人的势力强大，非我们联手不能对付。一边在北，一边在西，甚至和东吴合作从东面进攻，才有机会打倒司马家。

姜维：司马家的实力真的这么强大？

曹绫：扣除我们大魏的幽、冀两州，以及目前属于你们的凉州和所属未明的并州。司马家仍然掌握了兖、豫、青、徐、荆、雍、扬和司等八州。这八州加起来的兵力仍有超过四十万的可能，而且战力最强大的中军仍然握在司马家的手上。过去司马家靠着中军夺权，对于中军战力的注重可以想见。现在我们光是面对都督军就已经苦战，面对中军时该怎么办？

姜维：嗯...你怎么看呢？

杨兰：单纯以战力考量来说，我认为这位公主说的没错。联手分散彼此的压力，确实是最正确的提案。

诸葛果：请主公不要考虑到父亲的立场，他所处的时代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主公只要考虑这样的结盟，是否对大汉、甚至是主公有帮助就好。

姜维：能告诉我们，和你们结盟的条件？

曹绫：不愧是蜀地的大将军，马上就切中要点。为了表示诚意，皇上已经表示，他愿意削去皇帝称号。而且也愿意把洛阳双手奉还给你们。

姜维：（皇帝？喔...应该是指曹芳吧。）

曹绫：但是相对而言，你们必须承认我们大魏政权的存在，并且让我们继续立足在幽、冀两州。

夏侯霸：我知道你们不承认我们政权的立场，但更不希望两国在击灭司马家后，还要刀兵相向。

姜维：这种事情可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曹绫：很抱歉，我认可的谈判对手只有你，不是你们那个皇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应该可以马上做出该有的决定来。记住，战况随时在变化。万一我们茁壮，或是你们弱小了，这样的条件可不再有。

杨兰：我是不懂你们汉人复杂的恩怨，若是说到曹家篡夺，现在曹家都愿意把皇位削去了，还有什么不能联合的？

诸葛果：主公，请先不要考虑陛下事情。您不应该只是他一个人的臣子，而是整个大汉的臣子。请您站在您自己的立场，做出决定吧。

姜维：明日我会上书陛下，请他批准这样的同盟。

曹绫：...这就是你的答案？

姜维：不过，就算陛下反对这样的提案，我还是会贯彻同盟的约定。在攻下洛阳后，绝对不和你们刀剑相向。

夏侯霸：伯约，谢谢你。

曹绫：你比我想像得有担当多了...拿着，这是表明双方盟约的信物。盟约成立我是很欣慰，不过你不害怕以后会面临到周勃

父子的命运？

姜维：我并不怕，因为这是我的决定。（只要能够完成北伐大业，我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刘禅的真意 成都 皇宫

刘禅：姜维这个上书倒是有趣，居然请求朕答应和曹贼联手的事情。

黄皓：陛下，姜维一而再，再而三做出越权叛逆的行为，实在不能再姑息他了。

刘禅：黄皓呀，朕一直以为你懂朕的心。如果朕可以成为光武帝甚至高祖，为什么要当刘璋呢？还是你以为朕会像刘璋那样，杀掉赵韪，毁掉自己的屏障？

黄皓：陛下，您真是把奴才搞糊涂了。

刘禅：什么事情，都等到光复洛阳再说。在这之前，大将军说什么，朕都会答应的。

**舐犊之爱 祁山 晋军营帐**

邓艾：忠儿？！你还活着？是我眼花了吗？

文鸯：你确实是眼花了，我是文鸯，记得过去还在乐嘉战场相见过。

邓艾：真像呀...那种没有谋略，只知往前冲杀的武人气息。

文鸯：才短短几年未见，我所认识的邓艾就变成这样的失意

老人？

邓艾：你说得对，刚才那些话就当没听过吧。（忠儿，如果我当年尊重你的意愿，你会不会过得比较幸福呢？）

文鸯：我是奉圣上的命令，率领五百武卫营前来支援。

邓艾：五百？圣上知道情况的严重性？蜀人军队有六万，我们祁山这边的部队再怎么凑也只有两万。

文鸯：莫非你不会打以寡击众的战争？

邓艾：以优势兵力取得胜利是用兵的正道！现在大晋明明就还有数十万的军队，为什么不肯提拔部分部队来支援？

文鸯：不过朝廷已经下旨要关中部队过来增援不是吗？

邓艾：如果说关中部队是交给我指挥，要击破姜维绝对不是问题。但现在不是，关中都督司马亮要亲自带部队前来，你该知道问题了。

文鸯：那家伙不可能会让你指挥他的，因为他是亲王，你地位在他之下。

邓艾：就是这样。陛下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比起他父亲或是伯父差太多了。

文鸯：不用担心，就算只有现成的兵力，我还是有信心可以打败姜维。别忘记我过去怎么对付小师师的。

邓艾：你不要以为打仗都像是武将单挑，上次是你偶然，你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幸运。

文鸯：你终究是不明白我的实力呀，明明你和我交过手，却

还是不肯相信自己的感受？如果你的儿子像我一样是个武人，我想他一定会很痛苦的。

邓艾：（你懂什么？现在真正痛苦的是谁？我还是有老牛舐犊之爱呀。）

## **无能的亲王 祁山 晋军营帐**

王瓘：邓艾！你好大胆子，明知道扶风王亲自率兵支援，你却不出来迎接。

邓艾：我忙着规划作战策略，如果说有所得罪，也请多包涵。

司马亮：不不不，本王一点也不在意，毕竟现在国难当头，正是应该要齐心合力来渡过这样的危机。

王韬：（你不介意？不介意会刻意冷落降将组，把句安和蒋舒丢去守水塘？算了，至少他们不用再面对危险。）

司马亮：这次我率领关中部队超过八万人增援，配合你旗下的三万人，我们应该有敌人两倍的兵力。

邓艾：兵力要说多少，对敌人可以随便说。但是请您不要在军事会议上还说假话。上次钟会和文皇帝征蜀败掉的部队，哪可能这么快补回来？

司马亮：说来惭愧，其实我只有带来六万军队而已。

邓艾：有多少部队，我一看就知道，再玩文字游戏是没有用的。

司马亮：其实只有四万人而已。

邓艾：四万...也就是说合起来应该可以到达六万人。蜀军号称六万，我想实际上能到祁山作战的，大概也只有四万，这样我们兵力应该是占优势。我希望扶风王能以国事为重，将指挥权交给我。

司马亮：这个...

王瓘：开什么玩笑，凭什么亲王要听你一个外姓老将的指挥？

王颀：好了不起的亲王呀，不知道是谁征讨诸葛诞的时候打得一蹋糊涂？

师纂：王颀！你竟敢对亲王说这种话，不怕脑袋搬家？

胡渊：（简直就是一群胡闹的废物，这样下去，我真的能够为父报仇？）

司马亮：一切谨凭征西将军指挥。

邓艾：嗯，你能明白是再好不过了。

王瓘：你这是什么态度！

司马亮：我们走吧，请征西将军在完成布署后，再和我们联络。

师纂：我去送扶风王！（这个邓艾居然想要独揽指挥权，分明就是居心叵测，八成是要阵前投敌。）

王颀：征西将军，这样好吗？我总觉得这扶风王并没有要听从指挥的意思。

邓艾：钟会可以把诸葛绪绑到囚车，并吞他的军队，但我却

不行。因为他是姓司马，我动他就是叛逆。

丘本：真是没有道理，一改朝换代，那种货色就可以耀武扬威起来，明明就没有任何本事可言。打仗不行，在家盖农舍盖得富丽堂皇就很行，这些皇亲国戚真是败类。

邓艾：放他去吧，像他那种的人，能够做什么？他会做出来的事情我大概也掌握到了。

王颀：请征西将军多加小心，诸葛诞殷鉴不远，我怕他来支援的目的并不单纯。

文鸯：我看你摆出来的阵型是鹤翼，只是这样的鹤翼真的安全吗？两侧摆那些离心离德的关中部队，万一他们没有发挥包夹的效果，只怕中央本阵会被突破。

邓艾：确实，鹤翼阵的风险就是和两侧的联系会变得很困难。不过如果侧翼是这些不想听指挥的关中部队，就另当别论了。我要把他们逼上战场。文鸯，鹤翼阵的弱点在于中间防卫，你能够填补那样的缺口？

文鸯：你当我是谁？我可是万人敌文傲。

邓艾：(忠儿，如果你还在世的话，本来这应该是你的任务。就算我尽了全力安排，现在陇西部队的素质还是令人担忧。部队新兵太多，不能用当年训练败残兵的方法训练他们。若是面对蜀人训练有素的部队，不知道能否抗衡。)

**密谋 祁山 晋军营帐**

司马亮：这不是师主簿吗？

师纂：扶风王还能记得小人，小人感到异常荣幸。

司马亮：不过你还真是失职呀，本来二哥派你去邓艾身边的目的，就是要你监视他，结果他居然张狂成这样。

师纂：小人正是要和您商量此事。

司马亮：若不是皇上下命，我才不想和那个打败仗的失意老将混在一起。

师纂：这些事情，小人也同意扶风王的意见。

司马亮：其实你知道我率军支援的真正目的？

师纂：什么？！

司马亮：陛下给了我一道密令，要我让姜维和邓艾打得两败俱伤，再趁机收回邓艾的兵权。陛下的想法就和本王一样，只有姓司马的人才可以掌兵权。（你们这些家伙也比邓艾都好不到哪去，全是些寒门单家出来的废物。在大晋，只有出身高门的人才配称得上是人！）

王瓘：扶风王，小人倒是有个不错的提案。

司马亮：你说吧。

王瓘：小人可以自称是王经的侄子，然后向蜀人诈降。到时小人可以作引导，把姜维的大军带往邓艾的本阵。

王韬：是说要让姜维突袭邓艾本阵？

王瓘：完全正确。如此一来，我们两翼的关中部队不会受损，而只有陇西部队和姜维交战。等两边厮杀得筋疲力竭时，我们再



从两侧包夹歼灭。到时您不但是胜利的大功臣，邓艾的部队也会伤得七七八八，要夺他的兵权还不容易吗？

司马亮：妙计，就照你的方法去实行。

王韬：（这家伙是白痴吗？每个人都知道王经是被屠灭三族的罪人，哪可能有侄子在外。姜维一定会识破这样的计谋，但问题是邓艾呢？要是邓艾他会怎么做呢？）

### **决战中的较量 姜维军营帐**

句扶：能够亲眼确定夏侯将军没死，实在是太好了。

夏侯霸：不能铲除司马老贼的势力，我怎么能就这样去见太初和昭伯。现在我们大魏势力和你们联手，目标就是要打倒篡逆的司马家。

张星彩：这个人就是贼营...不，大魏的公主？真没想到我们也有和曹操后代联手的一天。

曹绫：我也听夏侯将军提起过你，据说你是完全继承张飞将军的人。

关索：公主，回想起来，你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也是惺惺相惜，不如我们也来重拾曹关两家的交情吧。

张星彩：请不要理会这个大汉的耻辱，关伯伯和这位耻辱先生没有什么关系。

关索：别这样说！我老爹当年也喜欢美人呀。他人帅，留胡子又有礼貌，和我一样是万人迷呢。

曹绫：(话说回来，关羽过去似乎也和祖父要过杜氏，或许真相是...)

姜维：这是攸关我们大汉命运的重要会战，也是自从段谷之战后，再一次和邓艾在此地交手，意义格外重大。但是现在的情况和当时大不相同，我军粮食充沛，没有断粮危机。军队人数也充足，不再需要面对以寡击众的状况。只要我们能越过邓艾这一关，相信绝对可以克复中原，还都洛阳！

柳隐：老大，关于那个自称王经侄子的人，你要怎么处置呀。

夏侯霸：伯约，王经的三族全被屠灭，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侄子存在。

姜维：我知道，这种一目了然的诈降非常愚蠢，只是如果考虑到邓艾呢？

夏侯霸：邓艾不可能采用这么愚蠢的计谋吧。

姜维：确实不可能，不过如果考虑到邓艾利用这样的计谋再来设圈套呢？

夏侯霸：原来如此。

姜维：防范邓艾的圈套，然后再利用这个王瓘找出突破点。

廖化：伯约，面对邓艾这个前所未见的强敌，可不能只用一个计策。在座的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计策，可以斟酌考量。

姜维：元俭.....

廖化：别误会了，我也想要报过去邓艾给我的屈辱，并不是说要支持你。你的举动我还是很不满，请你要记住这点。

关索：真是不公平，大将军有三个女人大家都不说话，我随便把个妹就被瞧不起。

姜维：关将军，请别随便乱说。

张星彩：你摸着良心说，你只是随便把个妹？

花鬘：同时和四个女人订婚约的是哪个人的啦？

关索：对不起，我错了。

张嶷：要破邓艾，就只能制造不利于他的势，正面对抗其实胜算很小。伯约如果让我出击的话，因为过去邓艾曾经受挫于我两次，或多或少可以给他一点心理压力。

杨兰：都已经到这里了，就一口气冲破那讨人厌的邓艾。只要邓艾破了，冀城就在眼前。

姜维：咦，杨兰你怎么好像换了一身打扮？

杨兰：少女当然要经常换不同的装束啦，这是常识、常识！

马隆：（阿姨您贵庚？）

姜维：恭喜孟姑娘和关将军结为夫妇。

花鬘：咦？你没听说吗？关索新婚当天逃跑。这到底算不算成亲还不知道呢。

杨兰：真不敢相信。

张星彩：天底下就有这么差劲的男人。

诸葛果：关将军刻意想让婚礼仪式无效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曹绫：我顿时觉得夏侯楙也是个好丈夫了。

关索：呜...

袁綝：伯约，事到如今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多注意身边陪伴着你的人。（这个叫曹绫的女人，似乎她母亲曾经是兄长的妻子，或许知道更多袁氏的事。）

曹绫：邓艾的部队并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一个群体，他的内部有不安定因素。在鹤翼阵两边侧翼都是司马亮的军队，由于司马亮地位高过邓艾，邓艾对他们并不能完全控制。

姜维：司马亮是个什么样的人？

曹绫：他是司马懿的四子，看起来很勇敢，其实是个没安全感的胆小鬼。现在司马亮应该会担心邓艾从背后暗算他，所以我建议我们可以稍微进逼，只要让他感受到被歼灭的威胁，他会即刻撤兵。仔细考虑一下吧，若是鹤翼阵两翼全断，破阵是轻而易举之事。放心吧，邓艾也是人。不管他再怎么厉害，手头资源大量减少的他已非不能击败。

诸葛果：主公，邓艾旗下有个名叫师纂的人，不知道您听过吗？师纂是司马昭派去监视邓艾的人，只是后来司马昭战死，他也无法回去洛阳。主公，要一劳永逸解决邓艾，就得利用师纂。只是这样的计策并不正大光明，希望主公您定夺。

诸葛果：主公，邓艾再怎么厉害，还是有无法战胜的对手。那就是人心...

姜维：为什么我感觉你好像也有些微妙地变了？

诸葛果：主公明察秋毫，果佩服万分。

张翼：这场战争不只是关系大汉的未来，也关系到我们益州

人的未来，我一定会全力战斗的。

张星彩：我听说文鸯这个人也到了祁山，虽然没亲眼看过他，但是听说是个不好惹的家伙。我没有把握可以打败文鸯，不过万一他效法当日乐嘉之战时，往我们本营突进时，请让我来阻挡他。当然，如果没有让我出击的话，只怕没人可以挡得住文鸯。

夏侯霸：久违的并肩作战。从现在起，我不会再有什么心理负担，大家都是为打倒司马家而战。

马隆：邓艾用的是鹤翼阵，此阵在包围歼灭方面是最强大的阵型。由此可知，邓艾这边的兵力在我们之上。话虽如此，只要击中攻击中央本阵，鹤翼仍是可击破。只是...邓艾应该不会这么简单放松中央的防备。我有个提议，以八阵之法强化本营防御，到时就算面对邓艾的奇袭，也不至于会慌乱。若您同意的话，请一定要让我出击。

廖化：如果伯约相信我的话，请让我出击。我想以分队深入邓艾鹤翼阵的侧腹或是背后。

姜维：（邓艾诡计多端，元俭如果不能临时应变，恐怕反而会中计，我是不是该在这时候信赖元俭的判断能力呢？）

罗宪：在下人一直在巴东，但是听闻多次关于邓艾的事迹，总想和他较量一番。今天算是得尝宿愿吧。

柳隐：老大，不管你是否采用迁出外地人的政策，我都还是会支持你的。只是...我反而会担心你因为这样的提案而被打压。

宁随：.....

姜维：你在想什么吗？

宁随：没什么，伯约你多虑了。

句扶：总觉得不管我们怎么逃避，邓艾都会持续出现在我们面前。

姜维：所以我们一定要越过邓艾这道障碍才行。

## 祁山之战

司马亮：现在全看王瓘的了，我要用这场战争开启我的名将之路。

王韬：事情哪有这么容易呢？其实您实在不需要这样对邓艾用心计，只要和他一起击败蜀人，兵权的事情，我不认为他会坚持。

司马亮：那种寒门出身的人，对于权力有着过人的执著。如果不先削弱他的实力，难道要把他养肥成另一个韩信？

胡渊：扶风王，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把我从邓艾的阵营调过来？

司马亮：因为你还有颗忠义的心，不像邓艾只知道巩固自己的权力。我听闻胡家一门忠烈，过去父亲提拔过你的祖父，我也希望效法父亲那样，提拔你这样的忠臣呀。

胡渊：我胡渊一定誓死效忠王爷！

司马亮：（去你的，你这种低贱的关西人，若不是我无人可用，哪会要用你？在我眼中，除了我们中原士族的人以外，其他

的连虫子都不如。) 传令所有关中部队，除非蜀人攻击直接攻击我们，否则不要迎击。

王韬：(大敌当前还想暗算自己人，难道你们真的眼睛都只看到内部？不，我懂了。因为你们司马家就是靠政变窜起来，所以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呀。)

李辅：荀恺，怎么看你一脸不爽的样子。

荀恺：闭嘴！你这小小降将凭什么直呼我的名讳。

李辅：跽什么，你的官位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不能叫你名字。

荀恺：该死的，司马家的人都忘记我是宣帝的外孙，就算不当亲王，好歹也该让我当个都督嘛。

李辅：算了吧，你的统兵才能...

荀恺：闭嘴！你这个叛将！我再差都是颖川荀家的人，门第说什么都比你高。

李辅：好啦，随便你啦。(以前大魏时期就够多这些讨厌的世族子弟了，怎么到了大晋，这些人变得更是混蛋？)

丘本：征西将军，您不觉得扶风王的关中部队太安静了吗？

邓艾：当然安静了，那家伙在忙著思考如何陷害我。

丘本：真是该死，要是让我爬上去，一定会狠狠修理这些皇亲国戚。

马邈：我们这边不会有危险吧...

邓艾：不用担心，司马亮那种公子哥能想什么计谋？就算他想出来，姜维也会破招，不足为惧。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不管姜

维是不是有识破司马亮的诡计，我都会让他参战的。

师纂：（自从我跟了邓艾之后，没有一天不倒楣，我一定要抓到他的小辫子，让他永无翻身之日。）

王颀：你们两个怎么去了趟凉州，就好像死了一半一样？

杨欣：本来听说朝廷增设新州，想自己可以混到州刺史，没想到凉州一丢，我的升官梦也毁了。

牵弘：还升官呢！我们的任所都丢光了，现在根本就是光棍太守，简直悲哀到极点。

王颀：你们早该学我这样豁达，不要老沉醉于功名之中嘛。

杨欣：去你的，谁不知道你跟过毌丘俭，注定一辈子黑掉。

牵弘：你家世普通，以后子孙也得不到庇荫，我看搞不好到你孙子辈就去当小偷了。

王颀：胡说！就算要捞偏门，至少也要当强盗！

王瓘：我就是王彦纬的侄子王瓘，我的叔父死得好惨呀...

姜维：你的叔父是个好对手呀，当我听到他遇害的消息，著实也难过了好几天。

王瓘：那么您可以接受我的投降？

姜维：那有什么问题呢？既然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司马家，当然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奋斗。

王瓘：（呵呵，上钩了。）为了表示诚意，我愿意作为向导，带著您的军队从中央切入来击破邓艾。



姜维：关于这点，我倒是有另外的考量。虽说破鹤翼阵的正道是从中突破，不过兵法也不是一成不变。我希望你能带领我们从旁边进军行吗？

王瓘：这不太好吧...

姜维：为什么不好呢？我听说负责鹤翼阵侧翼的统帅司马亮既笨又没有带兵经验，与其去冲撞邓艾，攻击司马亮不是更好？还是...你另有隐情？

王瓘：没有这回事。（惨了，这下我该怎么办呢？对了...到达王爷本阵之前，赶快先去警告王爷。）

王瓘：我是扶风王旗下的参谋王瓘，有要事要告知荀护军。

轻骑兵：有事情就直接说！

王瓘：蜀军要来攻击侧翼...

贼兵：（好，果然不出征西将军所料。）

轻骑兵：发生什么事了？

贼兵：是敌人的奸细，已经被我宰了。

轻骑兵：好，辛苦你了。

贼兵：（嘿嘿，撤退。）

姜维：（王瓘果然没有回来，事情都如同我所料，邓艾也有对应的动作。只是邓艾赌的是司马亮碰到攻击会应战，我们赌他会撤退。我相信曹绫对于司马家人的掌握会胜过邓艾，胜败的关键在此一举！）

文鸯：一切都如同邓艾这家伙预料的一般，这老头还真不简

单。姜维，如果你有胆就往中央突破，我会让你尝到前所未见的快感。

武卫营：将军，凭我们这点人和敌人大军交战，这样真的好吗？

文鸯：超爽的，你有意见吗？

姜维：那个人就是文鸯？毕竟邓艾也知道鹤翼的弱点，所以以他的武勇来补强中央的防备。

杨兰：姜维，我之前在乐嘉曾经见识到那家伙曾经在乐嘉在司马师的禁卫部队来去自如，千万不要去跟他硬拼。

姜维：（如果我是邓艾的话，绝对不只用他来加强中央的防守，甚至会朝敌人的大本营进攻，若再派上分队奇袭更容易得手。预防万一，在发动攻击之余，也必须注意本阵的防守。）

马隆：大将军，我在战前曾经说过邓艾不会太过简单放松中央的防卫。除了派文鸯加强防守以外，我认为他还会派分队对本阵奇袭，除了减轻防守负担以外，还能伺机夺走我军在祁山的根据地。

姜维：我也有考虑过这一点，邓艾确实有可能派遣分队进行袭击。

马隆：因此只要利用八阵之法强化我军防卫，就算面对敌人的奇袭，也不至于会荒乱，更能够借由这样的布阵迷惑敌军。

姜维：（这确实是个好主意...）确实如此，敌人的奇袭不可不防，那就麻烦孝兴了。

马隆：交给我吧！以八阵之法巩固我军防卫！请大将军不用担心本阵的安全，就算敌人以分队偷袭我们阵营，也会因为本阵的防守状态而有所迟疑。

姜维：做得好，就算邓艾发动奇袭，也足够应对了。

张嶷：如同我说过的，邓艾曾经受挫于我两次。只要让邓艾知道我也有参加过这场战役，那么或许能够给他一点心理压力。

姜维：（伯岐虽然说得有理，但之前两次都是靠他的无当飞军穿越山谷对邓艾进行打击。这次的真能如伯岐所说，邓艾光看见他出征就会有所迟疑吗？）

姜维：说得有道理。过去邓艾虽然在段谷的奇袭得手，但是却忽略伯岐你的存在而受挫。只要邓艾看到你也出征，必定能使他会有所疑虑。

张嶷：就是这样。虽然没办法利用部队的特性直接对邓艾发动奇袭，只要让他能有所疑虑，就能够稍微扭转情势。

张嶷：竖起旗帜来，就说大汉荡寇将军张伯岐在此！

马邈：是张嶷？！他也来到这里？

邓艾：张嶷...又是你？！

廖化：之前我在战前的提案，不知道伯约你还记得吗？我希望带领分队深入邓艾的侧翼或是背后。

姜维：（邓艾诡计多端，元俭如果不能临时应变，恐怕反而会中计。我该信赖元俭的判断力吗？）那就拜托元俭你了，只是邓艾诡计多端，千万要小心应对。

廖化：我不会让伯约你失望的。

廖化：邓艾，当日白水之战你给我的羞辱，今天要加倍奉还。

廖化支队出发！

姜维：现在开始朝鹤翼阵的右翼攻击！

荀恺：快点应战！蜀人真的靠过来了！

李辅：若不是扶风王乱搞，我们怎么会弄成这样？

司马亮：蜀人都杀掉面前了，为什么还不应战？

王韬：是您自己说不要迎击的。

司马亮：是、是这样吗？

邓艾：出击，发挥鹤翼阵的包围效果。不，稍微等一下。（张嶷这家伙会不会又有什么奇谋？那家伙的部队似乎哪里都会出现。）糟了，我太过在意张嶷，错失出击的时机。

文虎：现在往蜀人的本阵冲过去，只要得手，我军就可大获全胜！这是什么样的布阵？！实在是太奇怪了。

武卫营：我们该怎么办？照样进攻？

文虎：不，稍微等等...

廖化：邓艾，还记得我吗？

邓艾：廖化？呵呵呵...这种程度的伏兵，你以为我没有想到？以这点兵力在这个位置出现，不但起不了突袭的效果，反而把自己的部队推向死亡的深渊。莫非你还是只敢遵守姜维嘱托给你的任务？

廖化：如果说过了这么多年还无法让我成长，或许真的可以笑我大汉无大将。但是这次，我终于可以超越邓艾你。

邓艾：怎么可能！凭你这个毫无应变能力的老兵。

廖化：你后备部队的增援路线被我给断了。虽说疑兵之计骗不了你，但是足够骗那些新兵。你的陇西军团在上次入侵中损失大半，现在里面应该大多都是菜鸟吧。他们光看到我的旗帜就不敢动，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三两下就被我唬住了。

邓艾：你、你说什么！（不妙，这次被廖化切断了后援。没想到这个顽固的老兵也会知道变通，难道我真的要败了？）

胡渊：我要用胡家同归枪，杀尽你们蜀人！

句扶：胡家同归枪？似乎有点印象...

胡渊：去死吧！

句扶：莫非是当年五丈原那位疯子的后代？

胡渊：杀!!! 蜀人不要张狂！若不是我同归枪练得不到家，哪有你们嚣张的机会。

句扶：是这样吗？

胡渊：(好强, 我和他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的。) 我绝不能输！  
胡家同归枪！防住了？

句扶：同样的招式不能对我用两次，早在三十年前，我就看过同样的招式了。

胡渊：呜哇！

句扶：你还年轻，还有机会再来，不要这么急着把命丢在战场上。

胡渊：给我记住！我迟早会报仇的。

句扶：想当年，我在夷陵之战以一个人对抗数千人的追兵时，朱然也和我这样说过。或许这个小将有成为下一个我的资质。只是...我真的很担心他会走偏。

邓艾：当时段谷战后，我以为你一定完蛋了，没想到你还能爬起来。现在你能够重新带领大军，和我在这里决战，该说是奇迹还是天命？

姜维：我只知道你是我非跨越不可的障碍，如果要实现理想，就得打败你才行。

邓艾：你可以吗？主君无能，奸臣环伺。背后充满重重危机的你，真的可以赢我？

姜维：邓艾，我也不是不明白你现在的处境，你的情况会比我好到哪去？司马炎对你的信任如何？如果他真的信任你，会派个亲王在你身边？司马炎承袭司马昭的政策，以同姓亲族成为都督。过去他拔掉了诸葛诞，迟早有一天会把矛头指向你。

邓艾：看来你这些年来还真是长进不少，居然把大晋的情势也弄得一清二楚。不错，我认为我的地位很危险。但就是因为危险，所以我才想要建立战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相信，只要我能够建立无可动摇的功绩，司马家也会被迫重用我的。

姜维：你有自信建立超越韩信或是白起的战功？结果这两人又如何了？

邓艾：住口，我们各为其主，我只想要专注于战场上的事，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姜维：（你真的慢慢走向过去我走过的路，就算拥有无数功绩，最后还是沦为孤臣。）

邓艾：（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又能怎么办？除了把一线希望放在司马家的人回心转意外，我还能做什么？）

杨兰：有时候我都搞不懂你究竟是聪明还是蠢。

姜维：什么事情？

杨兰：本来以为你很了解，却又在关键时刻变迷糊。以为是个大木头，却又常常能体察我的心事。说实话，这是我自愿的，根本怪不了谁。

姜维：真的很对不起，因为...

杨兰：别说了，我知道自己比不过尹香。

姜维：请不要和她比，她是她，你是你，你们谁也取代不了谁。

杨兰：既然如此，你早该接纳我不是吗？

姜维：那是因为...

杨兰：算了，重要的是今后你要怎么补偿我？

姜维：一切都听你的。

杨兰：很好，那么我要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留在前线。

姜维：你怎么知道我想请你回到成都？上次你和胡奋交战后，我才感觉到对你太残酷了。

杨兰：你这样做就太小看我了，我可是从小生长在马背上，和汉家女子是不同的。还是...你根本就看不起我？认为我应该要被你保护一辈子？

姜维：你太厉害了，面对邓艾，我或许还有一点办法...但面对你...我只能举双手投降了。

姜维：我一开始还一直认为你是个怪女人，总觉得你怎么会把我认作是主公。只是到后来，不知不觉就感觉到离不开你了。

诸葛果：我们之间的君臣情缘，哪有这么容易切断呢？

姜维：我本来以为更认识你后，你就会完全不用这些奇怪的言行来遮掩自己真心。

诸葛果：主公，这些都是果的真心。

姜维：...或许这样才像你吧...

诸葛果：在主公愿意和接纳我的同时，也就表示主公已经脱离父亲给您的枷锁。父亲很伟大，选中一无所有的先帝，一路跟随他转战四方，终于建立了现在大汉的政权。他一个人撑起整个大汉，不管是政治、内政、军事、外交都让他一手包办，确实他是大汉最伟大的人。然而因为他太伟大了，让无数的人失去自己的人生，甚至包括小瞻和主公您。



姜维：我因为丞相失去自己的人生？

诸葛果：您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不管是说要报答知遇之恩也好，守护大汉也好，这些都是主公真正想做的事情？本来有更远大志向的主公，不知不觉间，被父亲的束缚住了。所以果才很高兴主公愿意接纳我，至少主公已经开始愿意跨过父亲设下的障碍。

姜维：你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呀。或许真的如你说的，我被丞相束缚住了。今后我要做的，不一定会延续丞相的主张，这样你也愿意？

诸葛果：那当然，我的主公是您。

曹绫：不要紧张，我没有这么了不起。我们姓曹的，不也就是两眼睛一个鼻子，不比你多什么，要说多就多一点智慧。

姜维：这话好像是从武皇帝那搬过来的。

曹绫：你把曹家人当什么了？我们一样会笑，会哭、也会生气。就算是建立伟大功业的祖父，在我们面前也常常说笑到形象崩坏。而现在在你面前的曹绫，又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姜维：说得也是呀。可是正因为姓曹，从高平陵政变以来，你应该过着很辛苦的日子吧。

曹绫：确实是有点辛苦，也充满着挫折，不过我并不会后悔身为曹家人。

姜维：你真是坚强呀。

曹绫：不，我一点也不坚强，别忘记我也曾经有撑不下去的

时候。现在在我这里时，我选择撑起自己。或许当有一天，我不再需要撑起自己时，我会有另外的面貌喔。

姜维：真的很难想像...

曹绫：我想应该马上就可以看见了，只是到时请你最好有所觉悟。

姜维：（这种笑得让人发寒的笑容，莫非就是曹操传承下来的？）

曹绫：怎么了，忽然进入无口模式。

姜维：没、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这身战袍很适合你而已.....

曹绫：诶？

李辅：你这个叛徒，居然勾结蜀人入侵我大晋。

夏侯霸：叛徒？你当初和孟达一起反叛时就已经忘记文皇帝的恩义。背叛孟达时又将孟达对你的恩义踩在脚下。最后你眼睁睁看着大魏被篡夺，居然还把司马逆贼当主子，究竟谁是叛徒？

李辅：闭嘴！这世界上只有强者才可以倚靠，只有站在强者这边，才有胜利。

夏侯霸：这么会说，那么你自己的实力又如何？看招！杀！

李辅：不可能...我居然被...一刀解决？

夏侯霸：终究，你是个弱者，而且是个可悲到极点的弱者。

李辅：你别得意，终究你我都是时代潮流的玩物，什么忠君爱国，全都是狗屁！

夏侯霸：你说的没错，我也不认为忠君是人唯一的价值观。我也确实如你说的，是个背叛过大魏的人。但是...我不容许你污蔑那些把生命奉献在主君或国家，拥有高贵情操的人。爹、太初...你们就是我所钦佩的人呀...或许别人看你们很愚蠢，但你们彰显的价值观，却也是无法抹灭的。

曹绫：故太傅司马仲达的四子，司马亮是吧。

司马亮：你知道我...莫非你是...

曹绫：大魏东乡公主曹绫。

司马亮：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地方？

曹绫：因为邺城那边很稳，不需要我在那边。

司马亮：哼，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我们大晋可是派出精锐的十万大军迎击你们。

曹绫：那又如何？现在司马家除了司马孚以外，有谁可以带兵打仗？对喔，你也是司马家的人...其实我还真替你感到不值，司马炎封了你一个亲王，却要你去送死。

司马亮：别挑拨我们叔侄之间的感情了，若是陛下不信任我，会让我担任关中都督？

曹绫：是吗？你仔细想想，这个职位是好职缺？一上任就要你带兵出击，面对士气如虹的蜀人。打赢了，你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都督，和石苞这些外人也没差多少。打输了，剥夺你的地位，让你一无所有。

司马亮：怎么可能？我可是近亲亲王，陛下怎么可能会有这

样的打算？

曹绫：在外人看来，司马炎记取我们大魏教训，用宗室巩固政权。但是别忘记了，宗室也有亲疏之分，想想有多少人还留在洛阳。

司马亮：（对呀，楚王司马攸留在洛阳，而我却被派到这地方来拚死拚活。回想起来，我终究和大哥、二哥他们出自不同母亲，加上五弟娶了诸葛诞的女儿，二哥对我们有戒心也很正常。可恶呀，皇侄用我去对付邓艾，莫非实际上却希望我们三边同归于尽？）

曹绫：我就指引你一条路，趁著关中部队损失不大，赶快把部队带出战场。

司马亮：你是要我临阵脱逃？

曹绫：不，这是保留实力。有实力的人才能说话，否则就是任人宰割。祁山战败，充其量只是让邓艾丢光地盘，变成光棍都督。若是在这里赔光关中部队，只怕连长安都要丢掉了。

司马亮：嗯...撤退...

胡渊：为什么要撤退？为什么？

司马亮：要报仇也不急于一时，听我的，以后才有机会。

胡渊：是...

王韬：（保存自己的实力优先吗？真像是司马家人的作风。）

邓艾：司马亮！你居然敢临阵脱逃？！

师纂：你是当时在江油关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的女人？

诸葛果：能让您认识，真的感到很荣幸。我们大汉很缺乏像师将军这样勇敢又会带兵的将领，不知道...

师纂：不可能的，我一心为大晋，绝对不会变节。

诸葛果：既然如此，想不想要掌握为大晋立大功的机会？

师纂：立大功？

诸葛果：简单来说，就是个互惠的提议。邓艾对大汉来说是个麻烦，对大晋来说也是个麻烦。他虽然用兵如神，但也态度倨傲，养敌自重，不听指挥。迟早有一天，他会在陇西这边成为大患。将军您是司马昭的亲信，当初就是被派来监视邓艾，希望您不要忘记初衷。

师纂：你要我帮忙除掉邓艾？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弄不好，我还会背上通敌的罪名。

诸葛果：您认为司马炎还会容忍邓艾这个外姓都督多久？以司马家用同姓亲王都督来取代外姓都督的速度，他还能撑多久？运气好，他会被安个莫名其妙的罪名拔掉职位处死，而您监视无功，恐怕会被冷冻甚至问罪。运气不好，他成为第二个诸葛诞，率众起兵造反，到时候...平常和他感情不睦的您，可能会变成乐綝第二。

师纂：（想想还真是危机四伏，如果我不干掉邓艾，早晚会被他拖累。这是好机会呀，就算邓艾是忠义者又如何？这个老家伙既骄傲又不通人情世故，就让他成为我升迁的垫脚石。）请告

诉我该怎么做吧。

师纂：大戟士？之前没注意到，没想到蜀地也有这种抄袭的部队。

袁隸：抄袭？我姓袁，是袁本初的幼子，大戟士部队是我们袁家的特色，你这山寨货才该快点闪开。

师纂：哈哈，别笑死人了。袁家又如何，到最后还不是在帮司马家提鞋？

袁隸：我会撕烂你的嘴当作你乱说话的代价！

张星彩：文鸯？！好强大的杀气。

文鸯：敢挡在我的面前，你倒也颇有勇气。

张星彩：昔日我老爹在长阪面对曹操百万大军也不退后一步，如今我只面对你一个人，又怎么能退？

文鸯：哈哈，张飞的女儿？我就说蜀地这边卧虎藏龙，随便都可以遇上高手呀。有趣呀，真是有趣呀...

张星彩：你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毛病？（不能让他压倒我。）

文鸯：不错嘛，我已经很久没有碰过这么像样的对手了。

张星彩：我像不像样，还不需要你来评断！烈袭旋风急牙！

文鸯：好呀，张飞的女儿，你让我兴奋了！

张星彩：岩山两斩破！

文鸯：太厉害了，或许你只比吴地的甘宁差一点而已。

张星彩：我不在乎你的评价，只要能把你挡在这里就算赢。

文鸯：你已经让我知道张飞有多厉害了。可惜呀，如果你能够更专心在武艺上，或许你能和我并驾齐驱吧。

张星彩：我并不是个普通的武将！我是张星彩，守护大汉意念之星！

文鸯：哈哈哈哈哈哈！

张星彩：可，可恶……（这家伙与其说他把自己投身于武艺，倒不如说，武艺就是他本人…）

文鸯：你输了，真可惜呀。

张星彩：文鸯，输的是你…你已经停下脚步了。

文鸯：说得也是…要是当时小师营前有像你这样的武将，恐怕我早被碎尸万段了。

邓艾：没想到姜维居然能够冲破文鸯的防卫，真令人意外。我们部队人数少，暂且先撤退，否则难保祁山不失。（问题是，中央的防卫该怎么办？）

## 第三十九回 武功之战

### 武人的价值 祁山战场

文鸯：邓艾，我让弟弟和你一起先走，后面的蜀人军队就交给我吧。

邓艾：……你为什么要救我？难道你不知道殿后的危险性？我在乐嘉之战和你文家为敌，让文钦的志业化为乌有，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文鸯：那种无聊小事，我哪会记得，我只知道让你活著，这世间会更有趣。

邓艾：就为了这样无聊的理由？你这么不把自己的性命当一回事？身为武将，应该以自己手持兵器和敌人交锋为耻，真正的大将是不应该以身犯险的。

文鸯：这种大将理论，我可没有兴趣听。我追求的是战场上的刺激感，那种随时会丢性命的感觉才让人舒服。

文虎：二哥，据说邓艾的儿子，之前为了断后而战死在蜀地。

文鸯：哦？原来如此呀…

邓艾：……

文鸯：邓艾！我不是你的儿子！我也不会这么容易死掉，地狱可不会想要收我这种人。不过，如果我是你儿子的话，或许也会很遗憾自己的父亲不了解自己的想法吧。我们武人追求的是武艺的极限，是要挑战最强的敌人，并且把自己的性命赌在最重要的地方。理想、国家、天下大势什么的都不重要。你的儿子应该



是了不起的武人，所以才会选择在那个地方把自己的性命丢下去。没有他，现在你早就死了，还能在这边和我说大道理？

邓艾：（忠儿或许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我不让他发挥，而是没有碰到过这个人吧。）那么...命你率五百人断后，不用和姜维纠缠，姜维也不敢深入太多，我们在上邽会合。

文鸯：这才像是我认识的邓艾。

文虎：（二哥，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很遗憾当年寿春没有保护好父亲？）

文鸯：终于见面了...姜维...

姜维：你是...

文鸯：谯郡文俦。

姜维：原来是你，当年乐嘉于司马师阵中来去自如的猛将。我听说你父亲文仲若是个忠臣，为了捍卫魏室，和逆贼司马家奋战至死。但为什么你却违背令尊的志向，跑去投奔司马家？如果说当年寿春之降是迫于无奈，那么现在正是反正是之时呀。

文鸯：忠义？孝道？这些都与我无关。在哪边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就加入哪边。而现在经过这场大战之后，我更认定当你们的敌人要比当朋友来得有趣。

姜维：我明白了...你请吧...

文鸯：咦？

姜维：这也是你的想法，我也没什么资格去批判你。毕竟魏室如何确实是和你无关。更何况，我要是在这里和你硬碰硬，岂

不制造无谓的伤亡？

文鸯：原来还有这样的想法...不好，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是什么？

姜维：（我怎么反而感受到一阵恶寒？）

公元二六四年五月，邓艾和姜维两人在祁山（天水郡边界）展开激战，因为扶风王司马亮临阵把侧翼士兵抽走，导致鹤翼阵无法发挥作用，终于使得邓艾部队的主营被姜维军冲破。邓艾麾下陇西军虽然坚定抗战，但仍然寡不敌众，只能黯然退出祁山。蜀汉军队在拿下祁山以后，正式决定了陇西的归属，雍凉等地的太守和地方势力也开始见风转舵，归顺蜀汉。

### **衣锦还家 姜维军营帐**

廖化：姜维说他要稍微离开本营一下，就跑得不见踪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隆：右车骑将军，这原因连在下这新来的都知道，您会不知道？要是有一天大汉攻破襄阳时，您也会同样跑得不见踪影的。

柳隐：哈哈，我喜欢你这贱贱的回答方式。

廖化：原来如此，这里是冀城附近呀...我真是有点老糊涂了.....

袁綝：可是我们刚打败邓艾，为什么不趁胜追击，反而还把时间浪费在这里呢？

罗宪：在下倒以为大将军的决断是正确的，此战虽然获胜，但我军的消耗也不轻。不如在此地稍微停留，一来可以获得给养，二来也可以熟悉这新到手的领土。

诸葛果：还请大家不要担心，主公这次去冀城会有很大的收获。

杨兰：我也同意，至少可以帮助他和过去诀别。

曹绫：（这两个不愧是跟在姜维身边数十年的女人，已经能建立起这么好的默契。话说回来，我又是怎么想的呢？难道只是因为那封信就喜欢上他？不，应该是不同的感情...）

## 久违的故乡 冀城 姜家

姜维：房屋虽在，但已经破落很多，也没有看见娘的身影...说实话，我真的很害怕...离乡背井这么多年，没有尽到一点为人子的责任。万一娘不在，我就会连一点补偿的机会都没有。

杨兰：我想说不定她搬家了，再试着找找看嘛。

姜维：娘是个固执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不可能随意迁徙。加上我也这把年纪了，娘就算不在人世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杨兰：放心吧，我认为你母亲应该还在人世。上次在冀城见面的时候，感觉她还挺硬朗的。

姜维：希望如此了。对了，你为什么要跟着来？

杨兰：不行吗？我也算是半个冀城人，来到这里也算是正常的吧。

姜维：说不过你，就随便你了。

杨兰：去吧，先去看尹香，你母亲我帮你来找。而且我还要痛扁那些当年害我差点命丧此处的杨家人。

姜维：房屋虽在，但已经破落很多，也没有看见娘的身影...说实话，我真的很害怕...离乡背井这么多年，没有尽到一点为人子的责任。万一娘不在，我就会连一点补偿的机会都没有。

诸葛果：说不定搬家了，主公请再试着找找看。

姜维：娘是个固执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不可能随意迁徙。加上我也这把年纪了，娘就算不在人世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诸葛果：请主公放心，相信您母亲一定还在人世。

姜维：希望如此了。对了，你为什么要跟著来？

诸葛果：主公到哪里，身为奴隶的我就应该跟到哪里。

姜维：完全说不过你，就随便你吧。

诸葛果：请主公先去主母墓前，您母亲就交给果来找。

姜维：房屋虽在，但已经破落很多，也没有看见娘的身影...说实话，我真的很害怕...离乡背井这么多年，没有尽到一点为人子的责任。万一娘不在，我就会连一点补偿的机会都没有。

曹绫：这么快气馁还真不像你。

姜维：不会吧...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曹绫：一个代替你照顾你母亲多年的女人没有资格来？

姜维：话也不是这样...

曹绫：去吧，先去尹香墓前，你的母亲就由我来帮你找。

## 宿愿已偿 冀城尹氏墓

姜维：香，当年你临终前对我的三个请求，现在全部都做到了。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也好好活着，现在更以大汉大将军的身份回来冀城。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终于实践了对你的承诺，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居然没有高兴的感觉。

尹香：因为你失去了目标，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姜维：香？我真的好想你，这四十年来，我总怀抱着有朝一日能回到冀城看你的梦想。

尹香：都当到大将军了，梦想可以再大一点。其实当初对你的请求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要你完成。主要是怕你因为失去目标而失魂落魄，所以特别要你以功名为目标，找到努力的方向。已经够了。既然你已经实现对我的承诺，那么就请换个更远大的目标吧。我的夫君姜维，应该是个能创造新时代的英雄。不要再被什么承诺或知遇之恩所束缚，你要做的应该是更伟大的事。

姜维：更伟大的事？

尹香：聪明的你应该会知道的。接下来的日子，也请不要再留恋我了，你应该有自己的人生。

姜维：香，我不可能忘记你的，当时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

撑到现在的。

尹香：别这样说，这些年来支撑着你的绝对不是已故的我，然而你却从来没有正视过身边的人。看看她们吧，正视自己的心情，我在那里会祝福你的。

## **新的目标 冀城尹氏墓**

姜维：香？！原来是梦...但这梦境也太真实了...是呀，目标都实现了...我打回了冀城，完成对你的承诺，也让丞相朝思暮想的北伐大业成功。现在大汉拥有雍、凉、益三州，实力足可和北方的晋抗衡，生存已经不成问题。接下来照著丞相的遗愿，继续往东打？那么打下洛阳后呢？天下归大汉又如何？我不懂了...这个目标在无法实现时感觉那么美好，没想到在可能实现时却变得如此空虚。

姜维：这不是皇甫先生？

皇甫谧：久违了，能在这里见到将军，就表示将军克服了自己的障碍，战胜了过去无法战胜的对手。

姜维：先生过奖了，姜维这次只是运气好，靠着众人的帮助才能打败邓艾。对了，先生不是住在西平吗？怎么会跑到冀城来呢？

皇甫谧：我们“谧友堂”业务早就已经拓展到天水。之前听说这里会开战，想要能救多点人就多救点，所以带着其他大夫一起来这里救人。

姜维：原来如此，皇甫先生还真是大夫的典范。

皇甫谧：令堂也在我们“谧友堂”那边，刚才去找令堂的姑娘因为先到那边，我才知道将军你来到了冀城。

姜维：娘她怎么了？受伤了？生病了？

皇甫谧：冷静点，她只是跟着难民来避难而已，战争时候就是这样，百姓只能四处逃奔来寻求安全之地而已。

姜维：这样就好，要不然要是娘有个万一，我这做儿子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皇甫谧：接下来就让我带将军去见令堂吧，不过在这之前，想问将军一个问题。将军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姜维：挥军东向，收复长安甚至是洛阳，完成复兴汉室的大业。

皇甫谧：这就有趣了，汉室灭亡也四十余年，如今连篡夺它的大魏都灭亡了，复兴那个亡灵政权有什么意义？

姜维：那么先生希望的天下是什么样子呢？是像高祖皇帝建立的前汉，还是光武帝建立的后汉，还是像秦皇建立的...

皇甫谧：对我来说，什么国号，什么人当皇帝都没差。我只要一个能够安心过活的时代。

姜维：大汉一统天下之后，和平之世就会到来，日后将不再有战争。

皇甫谧：将军认为这样够吗？和平之世就可以让人安心过活？曹孟德一扫群雄，在北方建立的稳固又安定的政权，结果呢？华

陀一不合他意就成了刀下鬼，就连我也被司马昭追着跑，这就是现实。

姜维：这...

皇甫谧：将军很聪明，不像我想破头都不知道解决的办法。期待将军找到问题的解答。

### 人生的决断 冀城附近

姜维：娘，看见您平安无事，比得到什么都要高兴。

姜母：娘没看错吧，真的是我维儿...看看你，瘦成这样，连白发都多成这样。

姜维：我们分隔将近四十年，孩儿变老也是正常之事。

姜母：这不是杨姑娘吗？

姜维：您认识她？

杨兰：当时我回到冀城来看爹，本来想要把伯母一起接走，没想到却被包围而差点送命。看见伯母尚在人世比什么高兴。

姜维：她叫做杨兰，是和我在蜀地认识...

杨兰：够了，这样介绍要介绍多久？简单来说呢，我就是姜维他骗来跟他一起打仗打了几十年的蠢女人。明知道姜维心中没有自己，却还是愿意跟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姜母：维儿呀，这么说你耽误了这位姑娘？

姜维：.....仔细想想也确实如此，不过...

姜母：需要这样吗？如果媳妇在这里，一定也会痛骂你的行



为。

**姜维：**因为我发过誓，在实现和尹香的承诺之前绝对不会考虑这些事。

**姜母：**那么你也该实现了吧。然而这可怜的姑娘却陪著你赔掉自己的青春。

**姜维：**孩儿无言以对。

**杨兰：**伯母，刚才的话都是开玩笑的，其实事情不是那样。我虽然很清楚自己的心情，但是也不愿意勉强姜维接受自己。这数十年来，光是待在他身边，祸福与共就已经很满足了。

**姜母：**维儿，看见了吗？你的运气真的很好呀，身边总是有着好女子陪伴著你。你也该仔细思考一下，要用什么方法来补偿她们了。

**姜维：**娘，看见您平安无事，比得到什么都要高兴。

**姜母：**娘没看错吧，真的是我维儿...看看你，瘦成这样，连白发都多成这样。

**姜维：**我们分隔将近四十年，孩儿变老也是正常之事。

**诸葛果：**小女子诸葛果，是大将军身边的随从，，方才未及向您请安，还请恕罪。

**姜母：**诸葛？你和蜀地的诸葛家关系是？

**诸葛果：**诸葛丞相为小女子的父亲。

**姜母：**看来我们维儿真是不得了，居然能在蜀地娶到当地名

门的千金。

姜维：娘，别误会了，我们并没有成亲。

诸葛果：不敢，小女子认为大将军在天水是当地大姓，其门第比起诸葛家要高得多，小女子不敢高攀。

姜母：真可惜了。进退应答有礼，这么好的媳妇居然不要。维儿呀，这么说你耽误了这位姑娘？

姜维：……仔细想想也确实如此，不过…

姜母：需要这样吗？如果媳妇在这里，一定也会痛骂你的行为。

姜维：因为我发过誓，在实现和尹香的承诺之前绝对不会考虑这些事。

姜母：那么你也该实现了吧。然而这可怜的姑娘却陪着你赔掉自己的青春。

姜维：孩儿无言以对。

诸葛果：那是小女子心甘情愿，也请您不要责备大将军。

姜母：维儿，看见了吗？你的运气真的很好呀，身边总是有着好女子陪伴着你。你也该仔细思考一下，要用什么方法来补偿她们了。

姜维：（诸葛果，这是你吗？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诸葛果：（主公，此乃善意之伪装。）

姜维：（你平常如果像这样的话，或许大家对你的看法可能会改变。）

诸葛果：（主公希望我这样？）

姜维：（我看还是算了。）

姜维：娘，看见您平安无事，比得到什么都要高兴。

姜母：娘没看错吧，真的是我维儿...看看你，瘦成这样，连白发都多成这样。

姜维：我们分隔将近四十年，孩儿变老也是正常之事。

姜母：维儿，你身边这位是...啊...过去真是承蒙你照顾了。娘能够在天水过这么好的日子，都承蒙这位姑娘的照顾。娘还一直希望你能够娶这位姑娘为妻呢。

曹绫：其实有件事情我骗了您，也希望获得您的原谅。我本名曹绫，是大魏武皇帝之孙，明皇帝之妹。之前瞒着您，实在是怕您认为我利用您来说降伯约。

姜母：我或多或少就有感觉你不是一般人，只是没想到地位会这么崇高。你也是一路苦过来的吧，虽然天水这边资讯不发达，但也知道司马懿一家人的恶行。

曹绫：不用担心，这些年我和姜维虽然分隔两地，但他一直是我的支柱，靠着他我才能继续撑下去。

姜维：拜托不要乱讲话...我没有那么了不起。

曹绫：呜呜...虽然我早知道会这样，但还是觉得很难过。

姜母：维儿呀，这么说你耽误了公主？

姜维：.....没这回事...我跟她没那么熟。

**姜母：**需要这样吗？如果媳妇在这里，一定也会痛骂你的行为。

**姜维：**因为我发过誓，在实现和尹香的承诺之前绝对不会考虑这些事。

**姜母：**那么你也该实现了吧。然而可怜的公主却陪着你赔掉自己的青春。

**姜维：**不是这样的...

**姜母：**公主，如果你是真是喜欢维儿，那么为娘的一定支持，毕竟维儿身边真的需要有人扶持他。

**曹绫：**（这真是伟大的母爱，也是我和皇兄苦盼数十年都得不到的。我想娘您如果还在世，应该也会给予相同的母爱吧。）

## 人生的决断 冀城附近

**杨兰：**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也是在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姜维：**当时是在雪地迎战你们羌人部队，只是没想到会遇上你这样厉害的佣兵。

**杨兰：**你觉得收到我这免费的佣兵是幸运，还是不幸？

**姜维：**这个嘛...幸运的地方也有，不幸的地方也有，真要说幸运或是不幸...

**杨兰：**你怎么变得和刘敏一样啰嗦？

**姜维：**开玩笑的，当然是幸运了。如果没有你，早在和母亲

失散的时候，我就已经不知所措。如果没有你，我在段谷失利之时，我恐怕早就被四周的压力击倒。

杨兰：你这样说还算有点良心，要不然我一反悔，就倒过来跟你收积欠几十年的费用。

姜维：我想问你，你认为我们的未来应该如何？

杨兰：咦？这个嘛...至少该先有个房子，不要在成都，那里是天龙国，房价太贵了...

姜维：抱歉，我是指北伐完成，攻下洛阳之后的天下。

杨兰：你把我当猴子耍吗？气死人了。

杨兰：在我只有几岁的时候，有一票凶狠的汉人，打著为亲人报仇的名义攻打我们部落，实际上不过是屠杀老弱妇孺。所有人都杀红了眼，却只有一个有良心的汉人背着他的同伴放过了我。那个人对我说，你要好好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生命，不要轻易就拿来挥霍。

姜维：等一下，难道你就是...

杨兰：我认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不存在歧视与仇杀，大家能够平心静气看待与自己不同的存在。人生下来就有不同，要求大家有一致的行动和思想，这种天下纵然和平也和死了没什么两样。

姜维：原来如此...对呀...

姜维：诸葛果，我还是想要知道你的想法。

**诸葛果：**果的想法就是，能够待在主公身边就好。

**姜维：**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一直默默地陪在我身边，帮助我度过许多难熬的日子。

**诸葛果：**这是身为一个仆人应该做的事情。

**姜维：**你实在是太沉默了，让我很难弄清楚你真正的想法。

**诸葛果：**主公，果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情而已。如果主公能这样理解的话，我会感到很安心的。

**姜维：**我明白了，原来你的个性是来自于丞相。

**诸葛果：**只要主公希望，我就愿意跟在主公身边一辈子，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姜维：**我想问你，你理想中的天下应该是什么样子？

**诸葛果：**主公，在果小的时候，曾经因为兄长的过世而难过得久久无法恢复。果更不难理解父亲的态度，明明那么疼爱兄长，却表现出莫不关心的样子。直到有个人对果解释，我才明白这原因。

**姜维：**等一下，当时在汉中遇见的那个小女孩该不会...

**诸葛果：**然而果一直在想，为什么天下的重任要压在一个人身上，让那个本来可以拥有自己人生的人既不能哭也不能笑？果理想中的世界，应该是人人可以过著自己想要的生活，每个人可以主宰自己人生的世界。

**姜维：**原来如此...对呀...

**曹绫：我在你身边，让你觉得很困扰？**

**姜维：不，没这回事。**

**曹绫：别那么紧张，我早说过姓曹的不会比一般人了不起到哪去。**

**姜维：不，你真的很了不起，一个人面对司马家的威胁利诱整整十五年，一般人早就选择放弃了。**

**曹绫：我也是一般人呀，当侄儿遇害之时，我也曾经万念俱灰，想要马上去见皇兄。、我反而才佩服你的坚强，手上毫无资源，背后又一堆人扯后腿，而你却还能坚定地面对敌人，而非掉头夺权。司马懿就是没有你的坚强，所以他才会宁愿让他和家人走上不归路，也要做出杀人夺权的事。**

**姜维：有件事情想要请问你。**

**曹绫：请说。**

**姜维：你眼中理想的天下是什么？**

**曹绫：祖父、父皇和皇兄曾经竭尽心力去塑造一个强而有力的集权政权，结果失败了。不是司马家的问题，就算没有司马家，那样安危系于一个人的政权本来就很不安定。然而那样的死结却无人可解，就连睿智的祖父都办不到，临终前还为了后代而痛苦不堪。如果有一天，天下可以用个制度来运作，好坏不仰赖个人特质，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打开那个死结？**

**姜维：原来如此...对呀...**

## 进军决断 姜维军营帐

马隆：现在我军在祁山获胜，应该要乘胜追击，彻底向西推进。

姜维：确实如此，敌人溃败后已经无心停留在此，也不会浪费兵力在上邽一带任我军个别击破。不过若是要前进长安，就只有沿著渭水行进，直向要害郿县。

马隆：大将军，敌人绝对不会在郿县坐以待毙。相对地，出兵五丈原和我军对峙是最好的选择。

姜维：五丈原...

宁随：.....

马隆：抱歉，在下一时忘记这是大汉丞相过世之地。

姜维：不，孝兴你说的很正确。司马亮的关中军很可能会停留在五丈原和我军对峙。若是长久拖下去，只怕祁山以西的势力会见风转舵，万一倒向敌人我们将前功尽弃。

夏侯霸：伯约，我想起三十年前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也在五丈原战场，和司马懿一起出兵。当时司马懿曾经说过，若孔明出武功，依山向东，则会有大麻烦。若至五丈原，则可安稳。

姜维：司马懿说过这样的话？原来如此...他果然是个擅长用兵的大将。若是直取武功要害之地，就可以切断五丈原和长安之间的联系，让敌军不战自溃。不过这样的作战也得背负相当的赌注呀。

马隆：确实，如果不能快速占领武功要害之地，则五丈原驻



军回军，和长安的援军两面包夹，则我军必败无疑。

姜维：决定了，我军放弃从渭水前进，改穿过陇山，绕过五丈原和郿县，直向武功。不过这次作战的成功，还需要成都那边的配合才行。

张星彩：一切就交给我吧！

姜维：皇后？

张星彩：这次听我的就对了，也只有我可以说服陛下把老本都掏出来。

姜维：一切都拜托你了。

廖化：……

## **邓艾的预测 上邽 晋军营帐**

邓艾：我军在祁山虽败，不过多亏文将军断后，让我军的损失不至于太大，在此向你表达谢意。

牵弘：(骄傲无比的邓艾也知道要道谢，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文鸯：无须道谢，与其说是我殿后有功，倒不如说是姜维他放我们一马。而且我军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也损失了两成，哪里可以说不多？

师纂：姜维哪有什么理由放我们一马？这是怎么回事？

邓艾：姜维也是不脱武人身分，就这样而已。

师纂：(我看你是和他串通好的吧，好在姜维对你也不信任，早就打算把你出卖。)

邓艾：这次可是我和姜维数次交战中第一次战败，比起过去在段谷的交手，他简直是进步神速。

王颀：这完全不是征西将军的责任，若不是扶风王的部队没有尽力作战，胜利早该在我们这方。

邓艾：不，不能让扶风王尽力作战是我的责任，我军指挥系统混乱被姜维洞悉，这是他的本事。扶风王现在人在哪里？他的军队很早就撤出祁山，应该没受到太大损伤吧。

王颀：关中部队大体上已经往郿县方向前去，扶风王似乎要前进五丈原来阻挡蜀人。

邓艾：嗯...挺正确的判断，不过也太过正确了。蜀人可没有一定会沿着渭河走的义务。

王颀：那么他们会往哪去？

邓艾：如果我是姜维，又知道敌军就在五丈原这边等我，我才不会从那边走。既然已经控制祁山，为什么我不率军北上陇山，再绕过郿县和五丈原呢？

王颀：这么说姜维要直攻长安？

邓艾：不可能，背后有扶风王庞大的军队在，他不会做这么愚蠢的冒险。不过若是他趁机占领武功，切断长安和五丈原间的联系会如何？

文鸯：关中部队就会卡死在五丈原不战自溃。

邓艾：没错。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部队开往武功把守，并且请求长安或是洛阳那边派出援军。

师纂：我们才刚打败仗，还没有向陛下请罪，等候陛下的安排就擅自移动并且要求援军，陛下不可能会高兴的。

邓艾：这已经是大晋生死关头，还要管这么多？我都已经说清楚了，如果不马上增援，则数万关中部队将瞬间被毁灭。

王颀：（征西将军真的在乎大晋？我们这些人有多少是真正效忠大晋的？大晋因为动乱，没有办过元会议和委质礼。没元会议，地方就无法对中央效忠，而没委质礼，我们甚至根本不是臣下。现在牵引着征西将军的，应该只是他对姜维的敌对心而已，他只是想要战胜姜维，其他事情他才没有考虑进去。）

## 贾充的危难 洛阳宫殿

司马炎：祁山战败了？那个不败的邓艾居然...

司马攸：皇兄，邓艾已经上书说明了一切经过，似乎是叔父擅自把军队带离祁山造成的全面溃败。

司马炎：现在叔父人在哪里？

司马攸：似乎在五丈原那边准备迎击蜀人。

司马炎：看来果然是邓艾的推托之词，叔父着眼于长安的防务，不想把军队消耗在没有意义的地方。

司马攸：可是，邓艾又说叔父那样的布防是自寻死路。他说如果姜维绕过五丈原，出现在郿县后方的武功，只怕数万关中部队将瞬间崩溃。

司马炎：邓艾有什么脸说这些？战败不马上向朕请罪，居然

还敢指控皇族，企图将败战责任推卸掉。

司马攸：皇兄，邓艾战功彪炳，过去也屡次击破蜀人入侵。这次战败不过是他无数成功下的一点小挫折，不需要苛责他。

司马炎：嗯...众臣怎么看？

魏舒：邓艾虽然狂妄骄傲又不知礼数，不过英勇善战却也是事实。臣恳请陛下答应邓艾的请求，增派援军前往武功协助邓艾防守。

贾充：陛下，臣也赞同散骑常侍的看法，武功之地不可不小心。

司马炎：车骑将军，你有什么好主意？

贾充：臣认为，虽然骠骑将军也被调动去长安协防，但仍应该派一名悍将率军在武功之地协助邓艾抵抗姜维攻势。

任愷：臣认同车骑将军的意见。

贾充：(哎呀，任愷这畜牲难得不和我作对。)

任愷：臣以为，车骑将军就是朝廷所该指望的悍将。

卫瓘：(哈哈哈哈哈，我快笑到喷眼泪了。)

司马炎：说得也是，论善战的宿将，车骑将军不也是吗？

贾充：陛下...陛下...陛下...

司马炎：就这么决定，车骑将军率军三万前往武功阻挡蜀人，明日即刻出发，不得有误。

贾充：(任愷，你他妈的杂碎!)

任愷：(超爽的，看见你快哭的样子我就爽，你这只会拍马

奉迎的小人。)

钟会：(看来这贾充有危难了，我是不是该帮他一把呢?)

### **钟会的奇计 洛阳车骑将军府**

贾充：士季，帮我想想办法，我打死都不要去和蜀人作战。

钟会：嗯...任愷那家伙还真是高明，明着捧你，实际上是在陷害你。

贾充：现在不是这样悠哉的时候了，要是我出去，你在洛阳恐怕也不好过吧。

钟会：放心吧，我早就想到了好主意。

贾充：快说快说，我就知道世人称做是张良的士季你是最可靠的。

钟会：你想想，有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免于远行？

贾充：嗯...大丧或是大喜？

钟会：就是这样。

贾充：可是我双亲早已过世，难道是结亲？

钟会：不过要是一般的婚事，恐怕不足以让陛下把你留下来。

贾充：拜托，我那大老婆刚刚被陛下赦免回来，一到家就和那泼辣的郭槐来场女子摔角，现在我哪敢再娶个新老婆呀。

钟会：又没叫你娶。是要和陛下结亲！

贾充：我的长女是可以啦，不过她的身分微贱，毕竟她是我和罪臣李丰之女的女儿。

钟会：那你和郭淮之女的女儿呢？

贾充：别开玩笑，她个性就和内人一样糟糕，而且长相又可比“鲑姊”。

钟会：嗯...配陛下大概是不行，不过要是配太子呢？反正太子“智慧过人”，配令媛不刚刚好？

贾充：陛下会同意？

钟会：一切就交给我吧。

贾充：只是...这样就得牺牲卫瓘了...要知道，这次陛下能够登位，也是靠他的支持才...

钟会：不用担心，我会让他永远没有反击的机会。

## 结亲之议 洛阳宫殿

司马炎：你说什么？！要帮衷儿说一门亲事？

钟会：是呀，这是为了陛下千秋万代的江山著想。

司马炎：朕是很中意卫伯玉的女儿，莫非你还有更好的？

钟会：那当然。车骑将军之三女乃前故大将军郭伯济之外孙女，血统纯正，门风优良...

司马炎：等等，士季你把朕当白痴吗？人们说卫氏女有五可，贾氏女有五不可：卫氏女贤惠多子，皮肤白皙，又长得漂亮动人；贾氏女以妒嫉著名，少生子，同时又貌丑而短黑。这不用比也知道嘛。

钟会：陛下呀，太子的婚姻可以用这些来衡量？卫伯玉为大

晋江山出了多少力？比得过车骑将军？别忘记，当年若不是车骑将军刺死高贵乡公，现在岂有司马家的荣景？

司马炎：嗯...朕还是很心疼衷儿呀。

钟会：陛下，车骑将军之女现在还小，长大之后说不定就会变成正妹。您没听说像江东的小乔是年纪越大越美？

司马炎：嗯...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钟会：臣另外有提议，将车骑将军的长女许配给楚王（司马攸），毕竟双方因为之前继承人纷争交恶过。而且，楚王娶罪臣之后，而太子娶功臣之后，这高下不就立判吗？

司马炎：原来你已经想到这里去了，真是妙呀，哈哈...不过，对于卫瓘该怎么办？朕感觉对不起他呀。

钟会：不用担心，卫瓘再怎么不满终究也是您的臣子，一个臣子又能做什么呢？

司马炎：嗯，不过朕还是得在适当时候补偿他才行。

司马炎宣布和贾充结亲的消息，震动了洛阳上下，任谁也没想到司马炎会挑中贾南风这样的媳妇。当然，贾充也因为这样亲事而免除了率军出征的危险，援军之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 **中书分车 洛阳南门**

和峤：我不懂您找我来的目的？照理说我应该和您不熟。

卫瓘：不用对我这么客气，现在贵为中书监的是您。

和峤：我明白您的心情，不过车骑将军对我有恩，所以我也不能表示什么。

卫瓘：结亲这件事情失败我不怪他，毕竟他是为了自保才这样做。但是有一个人躲在后方操弄一切，把这场贾、任政争变成是排除异己的工具。

和峤：您指的是谁？

卫瓘：中书令钟会。

和峤：果然是他...

卫瓘：唉...我只是想提醒您，和他共事千万要当心呀。

和峤：我又何尝不知道呢？我的舅舅（夏侯玄）就是被他给害的...

钟会：长舆，我找你好久了。

和峤：我跟你很熟吗？

钟会：别这样说，我们同在中书省，平常还得一起乘车去工作呢。

和峤：哼！

钟会：这家伙居然把我们中书省的公车一个人坐走？算了，我知道你这家伙是因为夏侯玄的事情恨我。不过现在不是整你的时候，就先忍一下吧。

## **对峙 曹魏军营帐**

陈泰：司马望果然是司马家最会带兵的大将，之前败给我们



两次之后，就开始坚守不出，想把我们压制在黎阳这边。

费曜：这点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大将军您当时不乘胜追击？如果能够一口气歼灭敌军的主力部队，就不会有现在的对峙？

陈泰：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我们之前战胜不过是侥幸，论部队数量或是素质都在敌军之下。而且...你听听...

匈奴兵：他妈的，打仗都靠我们匈奴人，你们这些汉人做了什么？

步兵：你们这些蛮族，想起过去你们侵略我们的事情就不想和你们联手。

匈奴兵：到底是谁侵略谁？你们汉人才是侵略者！要是冒顿单于还在，早就打爆你们这些烂货！

步兵：哼！要是霍去病将军带领我们，一定先踏平你们五部部落！

戴陵：怎么在这时候开始翻起旧帐？这帮王八蛋平日睡得像死猪一样，这时候历史就变这么好了。

张虎：不意外，毕竟我们和匈奴人的恩怨可深了，加上他们势力衰微后被我们压迫，怎么可能会不记恨呢？

陈泰：比起司马望的军队，我军内部的分裂危机才是最麻烦的问题。所以我说，能够把司马望大军困在这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张虎：虽然我一直想要让双方团结合作，但是两边互信还是不足，作战的时候步骑兵也很难配合。

陈泰：所以我才没有急着发动攻势，以我军现在的战力，很难突破他们的防线。

张虎：如果我们派出分队偷袭他们的后方呢？

费曜：司马望怎么可能会没想到这点？随便出兵只会让敌我战力差距拉大。

陈泰：是呀...

张虎：我想到的后方是河内...其实不一定要行动，只要佯装要去攻打那边就行了。那里是司马家的老家，一旦遇袭，司马望甚至洛阳那边不可能没有反应。到时候司马望改变布署，就会有可乘之机了。

陈泰：张将军的计策不错，司马望个性小气贪财，配合这样的计谋让他们军队不断调动...如此司马望的军费支出增加。以他的个性，一定会做出苛薄手下的事情，到时候敌人军心就会大乱。

(不过说实话，这样子佯动作战久了，恐怕效果也不好，若是能够把战场真正移到河内就好了，如此冀州也可免受威胁。)

张虎：只希望匈奴人能早点和我军融和呀，不然光是耗在这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 **司马望的困窘 晋军营帐**

司马望：军费消耗成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侯和：我早就提醒过您，不要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就移兵，不但士兵不堪其扰，军费消耗也会增加。当初也是提醒您不要跨

过黄河进攻，现在要后退都困难了。

司马望：河内是我们司马家的老家，不能让敌人占去呀。别忘记之前敌人从我们眼前把曹芳给救走，敌人确实有这个能力偷袭河内。

夏侯和：那该怎么办？

司马望：就这样好了，以后俸禄减半，粮食一天份分三天吃，大家共体时艰。

夏侯和：士兵平常都已经在靠小蜜蜂维生了，您是要他们哗变是吗？

司马望：（嘿嘿，小蜜蜂可答应要分两成收益给我，这下我赚钱本事可不输那曹洪了。）

夏侯和：（真是倒楣呀，因为要掩护二哥，所以自己得留在洛阳。没想到最后却被派去跟司马望这贪财的家伙，真是悲剧啊.....）

张球：我倒认为应该早点进行决战，那天和张虎的单挑还没有分出胜负。

司马望：决战时要的，不过不要老想着单挑，要以团队为重，才是我们兄弟的精神！真是的，我手下怎么尽是这样的货色。真是砂砾中挑不出珍珠。

夏侯和：（哎...司马望这人镇边挡住敌人攻势或许还可以。但现在要他去攻击敌人，他的才能实在不够。碰到陈泰这样高段的对手，就算兵力是敌人的两倍，恐怕也没什么获胜的把握。再

说我也没必要为他出谋划策。)

张特：(这种时候闭嘴就好，反正司马望也懒得听我们发牢骚。万一真打起来，我看是很难赢过陈泰，到时我这刘玄德第二又该怎么办呢？)

陈泰和司马望的部队继续在黎阳附近相持，然而司马望的部队却因为粮饷的供应不顺而士气逐渐低下。虽然如此，深知己方战力统整不足的陈泰仍然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继续维持对峙状态。

## 大魏的使者 洛阳附近

桓楷：别再跟着我了，你应该很清楚这次的行动有多危险。

嵇凛：也不过就是出使而已，有什么好怕的呢？司马家自诩诗礼传家，怎么样也不可能做出斩来使的事情。

桓楷：事情总有万一，我可不能保证司马家一定不会这样做呀。

嵇凛：所以你想要一个人当烈士？这样你怎么报你父亲的仇？

桓楷：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若是我可以接触洛阳残存的大魏忠臣，将来和蜀人夹击洛阳才有胜算。

嵇凛：原来你已经想到这么多了...不愧是智囊的儿子...不过你把司马家的人当白痴吗？他们会让你这么来去自如？就算不杀你也会关你，到时候你跟谁接触？监狱里的老鼠？

桓楷：这...

嵇凜：明白了吗？所以我有个有趣的提议。

桓楷：提议？

嵇凜：现在你应该是持节的使者吧...我们不妨来个身分交换。我去见司马炎，比起你来，司马炎更不会动一个弱女子。

桓楷：那我呢？

嵇凜：你当然是要去见这次我们最想接触的人。司马孚对你桓家的愧疚，绝对远胜于对我们嵇家的愧疚。所以只有你可以说服他呀。

桓楷：原来如此...不过你这样做应该还有别的目的吧。别小看我这个智囊之子，你其实是想要和司马家正面对决。劝我不要去当烈士，结果最想当烈士的不就是你？

嵇凜：我一直想，如果爹有机会能和司马昭对辩会如何？眼前不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放心吧，我不会这么容易被杀的。爹当时是一心求死，而我还有活下去的理由。

桓楷：理由？

嵇凜：是呀，有个不怎么聪明的人还需要我保护呢。

## **抗敌之兵 长安城议事厅**

王颀：朝廷援军迟迟不肯来，现在能够拜托的也只有骠骑将军您了。没想到陛下会因为亲事而中止派援军的行动，他似乎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

陈騫：王太守，用字小心点，或许圣上也有不同的考量。扶风王把大部份的军队都带出去，现在我们长安这边守军不到三万。如果再拨出一部分当援军，只怕长安连守城的兵力都不够。

王颀：真的不能想办法吗？

陈騫：有了！记得魏武帝当年把和马超联手作乱的氐人迁徙到关中一带？这些氐人虽然骁勇，但在紧急时刻却是大患。如果王太守你不嫌弃的话，就把那些氐人带去支援吧，至少战斗能力是可以保证。

王颀：也只能这么做了，感谢骠骑将军的协助。

陈騫：(邓艾呀，万一那些氐人叛变，你可是会死无葬身地，不过这也不关我的事。)

## 孙休的叹息 建业皇宫

孙休：什么？派去平定交州的刘俊兵败战死？

虞汜：这个消息千真万确，交州刺史刘俊的部队在合浦遭到伏击，八千远征军全军覆没。大都督修则被贼将毛炅阵斩。

张悌：陛下太小看交州叛乱了，别忘记之前我们攻击永安，蜀人现在在吕兴背后施力也不是不可能。南中地方的豪酋如果成为吕兴背后的力量，光靠八千人根本不足以平定。

孙休：唉...荆州那边也被武陵蛮搞得晕头转向，距离完全平乱还要一个月。

诸葛靓：陛下，再这样下去，只怕蜀人会把整个北方都吃掉

呀。

孙休：朕日前也得知姜维在祁山击破邓艾，把凉州和部分雍州土地给收入版图。

诸葛靚：正因如此，微臣建议由我统率大军直向寿春，至少要拿下淮南之地。

丁奉：右将军言之有理，在目前荆州部队无法动弹的情况下，只有攻击寿春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贼将石苞虽然狡猾，但是淮南部队为了支援北方战场，相信已经抽调走不少。

陆凯：万万不可！

孙休：敬风有什么意见？

陆凯：现在交州之乱未平，我们后方随时会受到威胁。更别忘记上次逆贼孙綝出兵寿春的代价，我军丧师数万，还让于诠、文钦等大将战死。是故臣以为，与其把大军投入胜负难料的北方战场，不如向南先平定交州之乱，等到乱平再来进攻也不迟。

诸葛靚：陛下，夺取淮南，跨过大皇帝无法跨越的界线才是大吴的生存之道。

虞汜：微臣也以为，右将军（诸葛靚）会提出这样的提案，应该只是基于思亲的念头，并没有完整的规划。

丁奉：（到这时候，这些南方人果然又没有什么动力了...说起来，陆抗和施绩两人真的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平乱？）

孙休：丞相、中军督你们两人怎么看？

华覈：（这时候为什么要问这两人？明明这两人就是草包。）

张布：臣以为，对于出征的事情应该要慎重。

濮阳兴：是呀，战争真的很可怕，应该要谨慎呀。（要死了，上次打永安才勉强捡回一条小命，白痴才要打仗。）

孙休：那就暂时按兵不动吧...朕想北方也不会这么快分出胜负。

张悌：陛下，现在情势不同，司马家强行篡夺魏国弄得局势不稳，如果不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怕日后...

孙休：够了，朕意已定...咳咳咳咳咳...

张布：陛下？！

孙休：一点小风寒，不要紧的。

丁奉：（好好的北伐机会就这样错过了。现在内乱未平，陛下身体又一天坏过一天，大吴的前途令人担忧呀。）

## **远大的梦想 姜维军营帐**

马隆：不知将军这次为何又叫在下前来？

姜维：老实告诉我，上次我的回答你是否满意？

马隆：在现实面来说，这里待遇好，又有发展机会，在下本来自然愿意加入这里。但不讳言地，在下在这里并没有看到大汉传说中的远大理想，先帝和丞相所奋斗之事，以在下看来只是追逐亡灵的工作。

姜维：你真的很诚实，不过也请不要否定先帝和丞相的愿景。他们所处的环境比现在要乱得多，能够建立政权，维持一个比汉



未稍微安定的环境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这些日子我回到冀城后想了又想，也在思考自己的奋斗所为何事。当我打败司马昭和邓艾，有能力挥军东向之时，我能做的是不是更多？或许我有这个能力去改变天下，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世界。曹家、司马家、孙家甚至我们大汉的刘家，互相征伐砍杀所为何事？只因每个人都相信着天无二日的说法。然而这世间真的应该如此？一个大一统的天下真的会比较好？缺乏不同声音的天下真的会进步？我所希望的天下，应该是存在着不同的主张，每个人可以秉持着自己的理想，不需要折节、不需要逃避地生活下去。

马隆：陛下会接受您的想法？您这样想可是否认他绝对的存在。

姜维：就算如此，我也希望这样做。

马隆：在下当初也把你看简单了，我真的曾经以为您是一个只知忠君爱国的死士而已。那么马隆也对您说实话吧。如果大将军认为在下所言是叛逆，就请当场处斩在下。这些年来，在下一直在思考这问题。大一统的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早在战国时代，因为分裂而产生的战争，以及治水建设的不足，才让人有统一的念头。人们一直相信著，只要天下一统，战争就会消失，黄河也会被整治。然而呢？大家为了争那唯一，杀得你死我活，战争有变少吗？大一统政权下腐败的政府部门，有让黄河更有效地被治理吗？所以在下认为，大一统不但没有得到本来的收效，反而扼杀了人们选择的机会。

姜维：说的很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和曹魏订立盟约的关系。我希望天下能够允许不同的势力共存，让不同的事物得以发展。所以就算是圣上不同意我的想法，我也想尽全力去完成，哪怕是...

马隆：口出叛逆之言...如果是一般人就会这样想了。但我可不这么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法，凭什么一定要让皇上的想法来主宰我。马隆被您的愿景深深感动，愿帮助您实现这梦想。

姜维：有孝兴帮助，我认为这梦想应该是有机会实现，到时候也请你帮我继续守护那成果吧。

## **袁氏之血 姜维军营帐**

袁綝：在下袁綝，现为大汉前将军。

曹绫：袁姓？在大魏是还有陈郡袁家的后代，不过我想你应该不是那系的。

袁綝：实不相瞒，家父即是袁本初。在仓亭一战后，家父就将刚出生的在下送往汝南本家避难，却没想到遭遇到满宠领兵来灭门的事件。义父陈叔至在兵荒马乱中将我救出，并且养育长大。

曹绫：真没想到...袁本初的儿子会成为陈叔至的义子...

曹绫：将军是因为我是武帝之孙女，还是因为家母是袁熙的妻子，所以才来相见？

袁綝：都是，不过请不要误会，当年袁曹相争的仇怨，在下并没有兴趣理会。在下只想多知道一点关于袁氏的事情。

曹绫：没问题，家母在我小时候也提过不少关于袁本初和袁熙的事情，或许可以给你作为参考。不过相对地，我也想要知道李夫人她的下落，她应该是来到这里找你义父才对。

袁綝：难道你和李明有关系？

曹绫：她是救了我和皇兄的恩人，没有她的话，我们不知道已经死了几次。

袁綝：好，那么待会在下就告诉你关于李明的事情吧。记得在孟达被擒斩的消息传到成都后...

## 关张之后 姜维军营帐

廖化：这里没有别人，能否请皇后告知此次随军的任务？

张星彩：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你多虑了。

廖化：不可能！陛下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旨意！

张星彩：没有的事情要我说有，实在是让人困扰。

廖化：不可能呀...思远默认姜维的胡作非为，现在连陛下都...

张星彩：你会不会想太多了？姜维如果有叛逆之心，他何必率军和贼人打得你死我活？

廖化：不，这是他用战功来换取提升地位的手段，就如同过去曹操那样。看看军议时您被安排发言的顺序，根本就是蔑视您陛下代理人的身分。

张星彩：这是谁说的？谁说我是陛下的代理人？我没有任何官职，只是以故车骑将军之女的身分参加北伐，能够列席就已经

偷笑。

廖化：唉...没想到连皇后您都...

张星彩：我明白你的心境，当姜维获得成功，而过去和你一起反对姜维的盟友也一个个离开，你是感到孤独的。或许姜维真的有很多僭越之处，不过这些都不值得在大战之时来和他算帐，陛下也是这样想的。

廖化：如果陛下是这样想的话，也得请陛下多思考该如何在战后收回兵权，否则他会成为第二个曹操。过去先帝和关、张两位将军情同兄弟，现在您身为张将军的后人，更是要帮忙守护先帝的基业，才是尽孝道的方式。

张星彩：我明白了，时候不早了，也请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廖化：是！

张星彩：有什么话说就进来，否则你是要被那个南蛮女发现？

关索：星彩...你该不会真的认同廖叔叔说的话？

张星彩：我想他应该早就已经去拜访过赵将军和其他出身荆州的将领了。比起宗叔叔，你父亲的旧部脾气还一个比一个硬。

关索：因为父亲过去和廖叔叔的关系很深厚，所以廖叔叔当时宁可装死也要逃回大汉。与其说他在效忠大汉，倒不如说他是在效忠父亲。

张星彩：结果这样变得更麻烦呀...

关索：星彩，我们虽然是关张之后，但却不能如同廖叔叔说

的那样感情用事。你我都该知道，没有姜维就没有今天大汉的版图。

张星彩：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有附和廖将军的话。不过我怕姜维再继续刺激这些人下去，只怕在平定洛阳之后，他会很有很悲惨的下场。

关索：这点你能否在陛下前面帮上忙呢？

张星彩：关索，你永远是这样自私，永远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想到我。

关索：我...

张星彩：深夜偷偷闯入皇后的营帐，这要被陛下知道会如何呢？

关索：你为什么突然生起气来？

张星彩：算了...对你生气也没用。我会尽力的，不过以我对陛下的了解，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 **向充的苦恼 姜维军营帐**

向充：老师今天还是不愿意见我...这是怎么回事？自从大将军斩杀司马昭，不断获得胜利之后，老师就几乎开始保持沉默了。要是过去的老师，一定会提醒大将军多加注意，不要惹成都的大臣和皇上不高兴，但现在他却一言不发。

来忠：我说出我的推论...不过请你到时不要激动。我认为参谋是在嫉妒大将军呀...

向充：怎么可能！老师不是那种有私心的人！

来忠：就叫你不要激动嘛！你想想，在街亭之战以前，参谋本来应该是丞相属意的接班人。不用说蒋大司马，就连罪臣杨仪也不见得顺位在他前面。但是呢，街亭之战毁掉了他的前途，只能眼睁睁看著那些后辈抢走他的地位，个个成为高官显要。最令人生气的，不应该是中途才加入的外来人，也就是大将军他爬到自己头上？而自己却只能隐姓埋名，看著大将军升官，掌握大汉的军事大权？

向充：老师不是这种人，否则老师为什么会为了大将军去向陈祗那种小人低头？

来忠：情况不一样呀，那时候大家有共同的敌人，现在大将军战功彪炳，大汉内部已经没有人的权势能和大将军抗衡了。参谋会心生嫉妒我不意外，但若是将来两人反目时，你该怎么办呢？

向充：不会有这一天的！老师不会背叛大将军！

来忠：你这个人未免也太善良了吧。

向充：谁像你这么邪恶！（不过最近大将军的所做所为，确实已经和丞相的方针有些不同，万一老师认为大将军背弃丞相呢？丞相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领袖，而大将军又是现在大汉的实质领袖，万一冲突时，我们该如何自处？）

## 意外的伏兵 晋军营帐

司马亮：你说什么！姜维的军队从我们后面绕过去？

王韬：早就提醒过您了，蜀人这次又不是从斜谷道走，怎么可能会一定经过五丈原。

司马亮：说这些有个屁用！快点去追蜀人呀！

荀恺：（哼，敢对我这个颖川荀家的成员大小声，早晚要你好看。）

士兵：扶风王！大事不好了！

司马亮：干嘛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情会比姜维从我们背后绕过去严重？

士兵：斜谷道那边也出现大量蜀军，直向五丈原而来。

司马亮：怎么可能？蜀人还有兵？

士兵：小的也不知道这些兵哪来的呀！

胡渊：我们直接杀过去干掉眼前的蜀人，再去追击姜维不就好了。

荀恺：不愧是关西出将，关西出身的人，没脑程度真是令人佩服。

胡渊：你说什么？！

荀恺：在现在欠缺情报的状况下，你要贸然胡乱进兵？就连当初宣帝都不敢这样做。

司马亮：说得有道理，不清楚敌人数量以前不能轻举妄动。

胡渊：不觉得想越多事情会变得越复杂？蜀人怎么可能会拥有比我们更多的军队？

司马亮：这叫深思熟虑！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名叫亮？就是父亲期许我像诸葛亮一样谨慎多谋。

王韬：（真抱歉，我还真一点也看不出来。）

## 复杂的心境 五丈原 蜀汉军营帐

诸葛瞻：现在把部队开来这里只能说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黄崇：请卫将军不用担心，若是敌人查觉我们的实际兵数，应该早就冲过来了。

李球：利用大雾之时，命令士兵在营边插满草人，并且树立起三倍数量的旗帜果然管用。

诸葛瞻：幸好听了参军你的建议，要不然我们这一点兵马早就被敌人大军吞噬了。

黄崇：其实我也很敬佩卫将军，在成都众位大臣都反对为大将军增援之时，只有您愿领兵出征。

诸葛瞻：哼！那是我一心为国，和姜维这个人无关。

张遵：（真不老实。）

关彝：（要是真讨厌会冒生命危险率军救援？）

诸葛瞻：不过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光我们手上这不到五千的人马，再怎么虚张声势也有限度。

黄崇：（过去卫将军自己都没有发现到自己有股贵公子的傲气，没想到经过两三次战场磨练之后，已经渐渐有大将之风了。）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可以佯攻，制造出铺天盖地的气势，贼军



见我们人少还敢进攻，必定会有所疑惧。万一真的不行，别忘记我们还有压箱法宝。

诸葛瞻：什么？

黄崇：呵呵呵，当然是丞相的这面“诸葛”大旗啦。

诸葛瞻：是说要重演过去吓退司马懿的过程？这个倒是个好计呀。尽量争取时间，只要大将军攻破武功，胜利就是我们的！

黄崇：（说来也巧。三十年前丞相和司马懿在这里对决，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对峙。）

诸葛瞻：（父亲，您在天上好好看着吧，孩儿虽然不才，但对付司马亮，还真是绰绰有余的。）

## **武功攻防战 姜维军营帐**

马隆：大将军，前方列阵迎战我军的部队正是邓艾的残军。不过虽说是残军，要是不能快速击破他们，只怕司马亮的关中部队掉头回来就来很危险。

姜维：邓艾这个人实在是不简单呀，居然算准我们会从这方向进军。纵然如此，我们的兵力还是可以压倒邓艾，既然祁山能够击破他一次，这次一定还是可以获胜！

马隆：邓艾布阵的地方，上方有条路可以绕到他们侧翼。大将军或许可以考虑用分队来两面包夹。

姜维：我想想...不，现在我军占有优势，若是分散进军，反而正中邓艾下怀。更何况我军对此地不熟悉，很容易遭到邓艾

伏兵的袭击。

马隆：大将军言之有理，在下受教了。

句扶：过去三巴地区有很多外族被移居到关中这边。我是担心，万一在紧急时候，贼人会想要徵用他们的战力。

姜维：关中这边的异民族？嗯...

句扶：如果真的遇上的话，或许我可以说服他们投向我方，请一定要派我出战。

张翼：这次卫将军带的部队有不少是益州本地的私人部曲，数量虽少，但总胜过没有。能够让益州几个大族愿意出人出钱，伯约你的政策是成功了。

马隆：（大将军能够这样看重我这个降将，他真的是个不简单的人物。甚至我觉得，不管是刘家、曹家、孙家或是司马家都不见得会有像他这样优秀的人才。对，或许这就是我的天命，追随这样优秀的人，建立崭新的体制。）

张星彩：（我一直认为陛下把我当成盟友而不是妻子，所以我也是这样看待陛下。然而万一陛下不是这么想呢？那么我这些年对陛下的态度岂不是伤害他？）

夏侯霸：伯约，邓艾果然是可怕的家伙。当初我只提醒你要注意钟会，却没注意到邓艾。

姜维：仲权长期出入朝廷中央，不可能认识到邓艾这样寒门出身的人。再说，邓艾的崛起也是一连串的机缘，如果少一个环节，他都将默默无闻一辈子呀。

夏侯霸：（说来我们夏侯家也是出自寒门，我是不是过了太久的富贵日子，也变得和那些士族没什么两样了？）

关索：（这是新旧势力的抗衡，然而现在时代已经和过去不同，大将军的作法并没有错。如果我没有亲自前往南中了解这些事情，恐怕我的想法也会和廖叔叔一样吧。）

杨兰：（就算我不怎么擅长面对这些内部斗争，也知道姜维的处境很危险呀。只是我真的搞不懂，姜维的所作所为哪点不是为了大汉，为什么廖化等人会如此愤慨？不论如何，我都会用自己的办法去保护姜维，哪怕是背叛大汉也好，牺牲自己性命也好。）

杨兰：如果后方的羌人可以作为我们的后盾该多好，可惜包括姚柯回在内，大多数羌族首领都在观望。我想只有我们拿下关中，姚柯回才会承认我们的优势，给我们积极的协助。

曹绫：（果然随着战争的胜利，利益产生的矛盾反而扩大。刘备以个人的恩义和危机意识维系住的集团，成为蜀地的核心结构，现在却反而变成北伐的最大阻碍。包括刘禅在内，这些人应该会隐忍到攻下洛阳才展开报复。姜维，既然你选择成为我们盟友，我就不会眼睁睁看着你遇害。要是刘禅敢真的对你下手，我会让他尝到比他老爹在当阳长阪还更惨痛的教训。）

曹绫：司马家虽然建立了新政权，但是根本没有时间建立新的效忠观念，所以底下的臣子大多没什么忠诚。我们大魏花了二十几年，还经过繁复的禅让仪式，之后又过了四十多年，都无法消除人心思汉的现象。更何况司马家掌权不超过十五年，也没有

经过完整的禅让仪式。所以只要看见我军节节获得胜利，这些底下臣子倒戈的机会就会大增。

诸葛果：（父亲的存在如果是绊住大汉前进的石头，相信他自己也不会愿意。主公是大汉，不...是带领著崭新价值观给天下人的希望，绝对不能让这个希望就此消失。）

诸葛果：上次在祁山和师纂有对过话，这次请主公一定要再派我出战。五丈原那边就交给小瞻，请主公不要再挂念后方之事。现在的小瞻，对付司马亮绝对是绰绰有余。

宁随：（责任...忠诚...死而后已...向充他还可以找我问答案，但我可以找谁问呢？）

袁綝：（没想到义父和李夫人居然有那么盘根错杂的关系，而父亲和曹操居然也有那么多的过去。不过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们正准备创造新时代，实现你们这些父祖辈无法实现的梦想。）

赵统：（廖将军说的事情我也知道，但是大将军对我们兄弟的照顾...就算我可以割舍私情，但是大将军的所做所为真的就是错的吗？）

廖化：.....

姜维：元俭？

廖化：大敌当前，我会和你一致对外。不过在这之后，我希望你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

柳隐：（过去我们益州人不够团结，才会被这些外地人耍得

团团转。这次我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住老大，再也不能让独立自主的机会溜掉。)

罗宪：(我拜光禄大夫为师，和益州人关系比较亲近，自然也会赞同大将军的提案。不过之后这些外地人会照做吗？我真的很怀疑。)

### **氏族的悲哀 武功 氏族部队主营**

氏族兵：实在是太过份了，这些汉人奴役我们，现在更逼迫我们帮他们打仗。

李特：没办法，在关中地区我们是少数，失去故乡的我们就像浮萍一样。当年武皇帝时代还肯给我父亲一官半职，现在根本就完全漠视我们了。

齐万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氏族兵：是谁？有什么好笑的？

齐万年：我以为我的笑话已经够糟了，没想到还可以听到更糟的笑话。

李特：你也是氏人，这些事情也应该感同身受，为什么还笑得出来？

齐万年：哈哈，你看看你们一群人，空有力量却只能聚在一起哭，这还能说不好笑吗？仔细想想是谁把你们害成这样的？是汉人，没错吧。既然如此，你们又有什么要效忠汉人的义务？

李特：我们打不过汉人，当年就是因为阿贵和杨千万跟着马

超反抗汉人，结果却丢了脑袋，还害所有的氐人被迁到关中。

齐万年：那是因为，那两个人根本就不配当领袖。这个部族需要更高明的领袖...而我就是那一位。

氐族兵：你算什么东西！

李特：等一下，说不定他说得有道理。你要我们怎么做？

齐万年：如果同意的话，待会开战就听我的。我会让你们马上就获得解放。

## 武功之战

师纂：为什么眼睁睁看着姜维跑到面前还不下令进攻？

邓艾：睁大眼睛看看我们侧翼的那些部队。王太守带来的居然是那些人...我们想要的援军一个都没有。

丘本：那是怎么回事？怎么来了像是一群乞丐一样的部队？这个陈騫真是坏透了！陈矫再坏他也不会招妓！

文虎：（陈騫不派援军和招妓有什么关系？再说，为何每个人都知道他有招妓？）

师纂：话不能这样说，过去陇西部队内部不也很多鲜卑人？

邓艾：那些鲜卑人我是训练了多久才敢把他们派到战场上？

文鸯：长安那边的人似乎完全不把我们的话当一回事。

邓艾：不，应该说是整个大晋都不把我们这个部队当一回事。哈哈哈哈哈...我在陇西对抗姜维多年，以为可以靠著战功渐渐爬到上层。到最后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对待。

文鸯：你是寒门，我和老弟是降将，朝廷绝对不可能正视我们的存在。

邓艾：说得对，那么不受信任的人就该有不受信任的打法，即刻通知侧翼的王太守。

师纂：（邓艾！你这家伙果然是想造反？）

马邈：（上了贼船，连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不像蒋舒他那么爽，还可以跑到长安去享福。）

牵弘：我真是受够了！跟着邓艾那个死老头的下场就是永远要打没有希望的战争。

杨欣：只有王颀那个笨蛋还那么死心蹋地，说来也难怪，他被卷入毌丘俭的事情，一辈子就注定翻不了身。

牵弘：我已经决定了，待会趁着混乱的时候逃跑，跑到长安那边才有前途。

杨欣：我也这么认为，与其跟那注定爬不上去的邓艾，不如跟亲王还有机会。传说中两个男人一起去长安会得到幸福喔。

牵弘：你干嘛？！不要用这种眼神看著我，我已经结婚了，性向很正常。

杨欣：别误会了，你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很正常。

牵弘：别靠近我！

李特：蜀人部队数量还真不少，以前还一直听说蜀地国小民贫，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齐万年：反正我们又没有真的要去和蜀人作战。

李特：你果然是要我们叛变。

齐万年：我们氐人人少，就该把自己投身到最合适的地方。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呀。

李特：（这家伙真是诡异，若不是他的提议很动听，实在不想和他合作。）

王颀：（前面那些氐人一直叽叽喳喳，怎么想都不可靠呀。征西将军来信！什么？！果然是这样，那个陈骞真是个杀干刀的混帐！）

姜维：击溃邓艾的部队，胜利就在眼前！（怪了，邓艾的布阵感受不到一点活力，根本无心作战。彷彿...邓艾希望我过去见他一样，到底他在想什么？）

句扶：就如同我之前说过，这些氐人大多是从三巴地区移居到关中的，对贼营的向心力很低。我认为只要打倒他们的主将，他们倒戈的可能性很高。

曹绲：这是祖父过去读《孙子兵法》写的注解，为什么会埋在这个地方？（莫非是李夫人埋的？）

李特：蜀人开始逼进了。

王颀：所有部队，前进迎敌！

齐万年：呵呵呵呵呵...

文鸯：你是不是不希望我出击？



邓艾：你仔细思考一下，这样的战场是不是你我所期望的。

文鸯：那么我就随便陪他们玩一下好了。

邓艾：去吧，不要玩过头就好了。

文鸯：阿虎，一起陪我和蜀人玩一下吧！

文虎：是！二哥！（记得二哥上次那么听人话的时候，应该是父亲还在世时...）

句扶：你应该是巴西人对吧。

李特：这个口音？你也是巴西人？

句扶：巴西汉昌句扶。

李特：我听过，你们句家是巴西的望族嘛。

句扶：望族不敢说，只是有件事情希望你们能明白，五斗米道在大汉还是被允许发展。范长生在我们蜀地信徒可有数十万之众，规模可一点也不小于张师君。

李特：用五斗米道来拉拢我们...看来你们对我们还真的很了解，真有意思。不过要我们投降，还是请先打倒我们。

句扶：我明白，这是巴人的规矩。

李特：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就想砍你。

罗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你很不顺眼。

李特：这就叫做一见就厌！

罗宪：笑话，究竟是谁比较惹人厌？看招！呀！！

李特：有两下子啊！

罗宪：你以为我铁壁罗宪是浪得虚名？来吧！

李特：哈哈，防住了！

罗宪：还没完！

李特：呼！呼……！真厉害啊！

罗宪：好武艺！

李特：你也不差。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很讨厌你。

罗宪：我也是。

齐万年：你就是姜维？

姜维：没错，请问你是？

齐万年：氏人齐万年。

姜维：我知道你们氏人是被逼着上战场的，何不就此解散，不要再帮这些迫害你们的人？

齐万年：哦？不希望我们帮你？

姜维：这样我们和迫害你们的人有什么分别？

齐万年：有意思，难怪过去羌人会倾向帮你们而不是大魏。就让我们助你一臂之力吧。

姜维：（这个人感觉很危险，他和我过去接触过的羌人不太一样，他似乎并不像是被迫上战场的样子。）

李特：所有同胞听着，敌人是晋军！

齐万年：司马家的时代将一去不回，这才是我们希望的天下。

王颀：还真的被征西将军给说中了！预备兵立刻出动！

邓艾：果然是这样...这就是朝廷对待我们的方式...呵呵呵...  
哈哈哈哈哈...

杨欣：（随便打两下就逃跑...等一下，有个美人。）

曹绫：身为大将，不战而逃不会觉得羞耻？

杨欣：（想想，和这个美人对决也不错呀，说不定还可以...  
嘿嘿嘿...）美人，这是你自找的。美人，小心了。

曹绫：看看是谁要小心。看招！

杨欣：等...等一下...我的弩还没有装好...

曹绫：灭奏！

杨欣：怎么可能，这个女人是谁呀？！

曹绫：大魏东乡公主曹绫。你以为我的剑是握好玩的？

曹绫：（虽然不想承认，父亲所传的剑术还真是厉害。）

杨兰：当日乐嘉曾经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到哪去？为什么要帮助你的仇敌？

文鸯：我没有永远的敌人，我的敌人就只有强者而已。

杨兰：像你这种人脑袋到底在想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

文鸯：那么像你呢？为了个人感情抛弃自己的原则又如何？  
曾经外号“不死身杨兰”的可怕佣兵，现在也变成个普通女人了。

杨兰：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文鸯：呵呵呵...

诸葛果：看见邓艾的态度，你也应该明白他真正的想法。

师纂：邓艾根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逆贼，就算没有要投靠你们，只怕也要拥兵自立。

诸葛果：没错，现在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只有你而已。

师纂：只有我？

诸葛果：文鸯兄弟是降将，也曾经是司马家的对头。王颀受到司马家的打压，其他人也对司马家欠缺向心力。只有你曾经当过司马昭的幕僚不是吗？

师纂：所以希望你我怎么做？

诸葛果：活下去，继续跟着邓艾到他回去洛阳的那一天。

师纂：什么？！

诸葛果：相信我，邓艾在这场战斗结束后，他只会往洛阳前进而已。等到了洛阳，就是你发挥作用的那一刻。

师纂：嗯...

邓艾：我问你，究竟是什么样的理念支撑着你为这样的弱国奋斗？若是说要追求功名，照理说你现在已经当到蜀地大将军，应该没有什么要追求的。为什么你还是要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不断朝向大晋进攻？

姜维：以前的我，或许眼中就只有功名而已，所以我不断以丞相的提拔之恩来欺骗自己，甚至强迫压抑自己的思亲之心。然而现在的我不一样，我心中有更远大的志向，而我也有能力办到。

邓艾：更远大的志向？

姜维：追求真正的和平之世。

邓艾：笑话，只要有人就会有战争，怎么可能会有和平的一天？孔丘办不到、墨翟也办不到，韩非也失败，就凭你可以？

姜维：我只知道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做，成败如何都了无遗憾。

当我有这种信念的时候，和你之间的胜负就不再重要，眼前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邓艾：原来如此，这就是我在祁山败给你的真正原因。从前有个牧牛小童，他被迫离开家乡，在汝南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他倍受欺凌，没有人看得起他，也没有人认为他能有什么成就。小童不服输，用尽一切方法去学习，哪怕是什么断简残篇也好，小童都会去看。然而就算小童变得有学问，也有能力时，小童的贫寒身份还是压得小童抬不起头。小童纵然很努力，但是却永远出不了头。就算空有一身能力，还是只能当个典农吏。小童很悲愤，所以他发誓要用一切的手段，哪怕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好，都要爬到上面去改变这一切。

姜维：邓士载...你...

邓艾：没错，所以我为了这目的，什么样的险都肯冒，别人的性命都是我的道具。我可以拿司马师的性命当赌注，赌在乐嘉可以击溃文钦。我也可以赌上自己的前途，前往陇西收拾残局。当然，我偷渡阴平，也是把所有人的性命赌在那侥幸的成功上。然而在这过程中，我已经渐渐忘记自己当初的目的。我变得只为了追求功名而奋斗，当初说要改变一切的想法都抛诸脑后。不知不觉间，你的格局超过我，变成我要追逐的对象了。

姜维：士载...你本来就不是格局这么小的人...

邓艾：没错，所以从今以后我将会为我原来的目标而奋斗。

姜维：这么说，这次的对决，你会表现得如此有气无力...

邓艾：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国家就需要这样刺激才能有所改变。

姜维：（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放我们前进？难道他心已经不在贼营？那么为何又没有一点投降的意思？）

姜维：不过现在不是烦恼这个的时候。拿下武功，进军长安之路就可以确保了。

## 第四十回 长安之战

姜维：这次真的很感谢你们相助，有你们及时弃暗投明才能

获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李特：我们氐人悲惨的日子过太久了，从曹操强迫我们迁徙到关中开始，我们就一直过著看大魏脸色的日子。

齐万年：正因如此，我相信大将军一定能够明白我们真正想要的事物。

花鬘：身为南中人，我也不是不能体会他们心情的啦。

姜维：我明白，我会安置你们，让你们不再受到压迫。

李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再好不过，相信像您这样的人物一定可以信守承诺。

姜维：有件事情，希望你们能够配合。在军队开进关中地区之时，我希望你们能够约束底下部众，不要在关中劫掠。

李特：这个...我们的部队被强迫集结之后又四处转战，已经很久没有获得补给了。

齐万年：没问题，我们一定会照您的吩咐做。

李特：（你为什么擅作主张？）

齐万年：（我们要的东西可不是只有这点，相信我，要当就要当大盗，抢这点东西一点益处都没有。）

曹绫：（这是陈骞丢给我们的难题吧...这些氐人虽然让我军人数增加，但是随之而来的兵粮和军纪问题却也是很棘手。眼前之路，只有靠著优势兵力辗过长安。只要优势还在，这些氐人不会随便造反，甚至还可以成为防守的助力。）

## 关中部队溃散 五丈原 晋军营帐

司马亮：你说什么！武功和郿县失陷了？

士兵：这消息绝对千真万确，我们和长安的联络通路都被断绝了。虽然征西将军和朝廷的援军和蜀人进行激烈的会战，但是因为氐人部队的叛变，我军终于溃败。

荀愷：关中的氐人也叛变？继匈奴人、羌人之后，这些异民族几乎都和我们作对了。

胡渊：该死，若是当时我们早点动手杀光这些蛮族就好了。

司马亮：这该怎么办呢...再...再去探听消息！

王韬：万万不可呀，现在反而应该杀掉传递消息的士兵，不要让后方失守的消息走漏出去才是。

司马亮：你杀了传令兵，我怎么知道敌情？

王韬：敌情并不重要，我军在数量上并不会比蜀人的本队少，现在要紧的应该是赶快回军，尽快从蜀人手上抢回武功。

司马亮：那背后的敌人呢？那些蜀人似乎也有相当数量。

王韬：不会的，蜀人的部队应该都在姜维手上，眼前的敌人我估计最多不超过一万。

司马亮：你估计？这些管个屁用！

武官：扶风王，蜀人部队开始往我们这边逼进了。

胡渊：他们想找死，请让未将来对付他们。

荀愷：没脑的家伙，想死就请便吧。

司马亮：不行！看清楚敌人的旗号了？



武官：似乎是...诸葛...

司马亮：诸葛亮？！不会吧...

王韬：王爷镇定点，诸葛亮都死了三十年了，怎么可能是他？

司马亮：据说诸葛亮会穿越阴阳，这时候复活来帮助蜀人也不一定呀。

王韬：(完了，扶风王面对劣势时完全不像样，没有实战经验的人带兵就是这样。)

司马亮：退！快退兵！

公元二六四年六月，司马亮六万关中部队居然还没有和蜀军交手就后退，接着武功失陷的消息又传遍军中，顿时军心大乱。司马亮无力统整溃散的大军，只好放任兵士不断逃亡，等到撤退到武功之地时，六万军队已经剩不到一万。面对绝望的数量差距，司马亮决定抛弃部队，和一些高级将官逃向长安。

## **邓艾的预测 泾阳 晋军营帐**

师纂：因为你的好主意，请求那些该死的氐人支援，结果弄得杨太守含恨战死。

丘本：那摆明就是那位陈公子的错，手上有军队不肯支援，只派出那些居心叵测的氐人。陈骞只知道知道嫖妓和拍马屁，这家伙简直坏透了！

师纂：丘参军，骠骑将军再怎么不是，打败仗可也是明摆着

的事实。

王颀：征西将军不要气馁，幸好您早就请我注意氐人动向，否则我也难逃此劫。您指挥撤退得当，就算武功失利也没有造成我军多严重的伤亡。

邓艾：王太守，你太抬举我了。文鸯，你怎么看呢？

马邈：（为什么这种事情也要问文鸯？那家伙根本就是个没脑的武夫而已。）

文鸯：看看我军现在剩下来的将领，只有一堆叛将或是被朝廷冷落的人。现在根本就是支被遗弃的部队，朝廷不会管我们的死活，所以可不能指望获得什么支援。

邓艾：被遗弃的部队吗？我曾经听说姜维的常败军也曾经是那样的部队，现在我们的处境反而和姜维逆转了。

文鸯：反正朝廷对我们也没有期待，似乎也该为自己打算了。

师纂：你这家伙想要造反？

文鸯：我有说过要造反？只是要多想想该怎么做而已。

邓艾：我没有投降蜀人的打算，过去蜀人势弱之时，投降蜀人就可以获得如同姜维一般的地位我都不动心。更何况现在蜀人势强，投降他们根本就没有好处。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输给姜维？

马邈：姜维那边兵多将广？

丘本：姜维污钱污很多！还占用农地！

王颀：我军指挥系统混乱。

邓艾：不，因为姜维他的格局远远超过我。当我还在想著如何打败他的时候，他居然已经想到要创造新的时代。

王颀：这真不可思议呀。

丘本：纵然他是贼营大将军，思考到这些事情未免也僭越了吧。

邓艾：是呀，但是他的行动也让我体会到自己器量的狭小。现在开始以迂回方式朝向洛阳前进。

师纂：你搞什么？不是应该去帮忙防守长安？

邓艾：司马亮把军队都败光了，长安又能剩下多少守军？人数居于劣势，指挥将领又没有才能，长安守得住？

师纂：你是说长安一定会沦陷？

邓艾：不只长安，甚至潼关都不一定守得住，我们应该做好在洛阳决战的准备。

文鸯：危机就是转机，在危难中拯救朝廷的人才会被重新评价。

邓艾：到了朝廷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可以用的时候，朝廷还会坚持只用世族子弟？姜维说过他想要建立新的时代，我又何尝不想呢？我要建立一个只看能力，不看出身的全新时代。要让所有有能力的人不再被埋没，不再怨叹自己怀才不遇。

丘本：这正是我丘本梦寐以求的时代，不能再让那些世家子弟为所欲为。

王颀：我王颀因为跟随过卍丘俭而被朝廷埋没至今，我愿意

把一切都赌在将军身上。

师纂：你难道想要拥兵自重？你知道万一姜维攻到洛阳时，他的兵力会有多可怕？

文鸯：这样才有意思，不是吗？只有在百万军中砍下姜维的头，这样的胜利才有价值，哈哈哈哈...

马邕：（这些家伙脑袋全都有问题，要是知道情况会变成这样，我宁愿留在大汉当失业官员还好一点。）

## 大魏的使者 洛阳宫殿

司马炎：你说你是大魏的使者？这倒让朕讶异万分呀。

嵇凜：我们大魏乃天朝上国，纵然视你们为叛逆，但是应有的礼节还是要遵守。

贾充：谁是叛逆？我们大晋乃经过禅让程序才诞生，在法统上绝对是继承大魏！

嵇凜：敢问阁下是？

司马炎：他是车骑将军贾公闾，是我大晋的重臣。

嵇凜：哦，就是那个天下为之凶凶的贾公闾呀。

贾充：你说什么？我贾充辅佐两任皇帝，忠心不贰，有何罪天下为之凶凶？

嵇凜：那高贵乡公人在哪里呢？

贾充：你...

嵇凜：曹奂是何人所立？在我们大魏看来，只有继承明皇帝

正统的圣上才是大魏唯一的正统继承人。

司马炎：强调自己的立场毫不退让，表现可一点也不输男子。

嵇凛：小女子这次持节而来，就是要正式向你们表达宣战之意。

司马炎：这可有意思了，你们军队不现在已经和我军对峙，仗都已经打过数次，还谈什么宣战？

嵇凛：在正式宣战以前，我军从未主动发一箭一石，所有的行动全是受到攻击所做的反击。试问上次司马望和我军交战的地点是何处？是冀州的黎阳不是吗？如此看来是何人未宣即战？

冯紘：好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难道你不怕我们将你处斩？

嵇凛：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道理连匹夫愚妇都懂，难道诸位名门之后不懂？

司马攸：左卫将军，这样对使者太失礼了。

司马攸：如果真的斩杀这位姑娘，不但会让天下更笑话，更会有违我大晋守礼的立国精神。话说回来，朕一直觉得你很眼熟，不知道在哪里看过呢？

荀勖：(圣上好色的毛病又犯了吗？装熟搭讪实在是老套呀。)

钟会：(这个女人我也感觉很熟悉...到底在哪里看过呢？)

嵇凛：小女子姓嵇名凛，家父正是嵇中散...

钟会：(嵇康的女儿？！)

司马炎：怪不得朕感觉在哪里看过。令尊的事情，朕感到很遗憾。既然都来了洛阳，要不要去探望一下令尊的坟墓？

嵇凛：那么我就接受您的美意了。

钟会：（这个女人...嵇康的阴影...）

司马攸：（不妙，钟会他眼神露出杀机，绝对不能让嵇姑娘死在这里。）

## 潜伏的危机 姜维军营帐

姜维：这次作战能够顺利成功，实在是要感谢卫将军牵制了司马亮大军。

诸葛瞻：哼，我才不是为了你出兵，只不过你的作战太冒险，让我看不下去而已。

黄崇：好像不是这样...当时朝廷对于再派出军队可是议论纷纷，全是靠卫将军顶住这些反对声浪的。

诸葛瞻：闭嘴，这不是事实！

马隆：（诸葛亮的子女怎么个性差这么多？我还以为儿子会和女儿一样怪。）

关索：（男人傲娇可是一点也不萌呀...）

诸葛果：小瞻，姊姊一直相信你会在后方帮忙，所以才会让主公进行这样的作战。

诸葛瞻：姊姊...

诸葛瞻：成都的情势可不如你想得那么乐观，龚袭（董厥）和文平（阎宇）对你这些日子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黄崇：不过幸好圣上也赞同大将军您的意见，并没有理会辅

国大将军和右大将军的弹劾。

曹绫：（刘禅会没有表示？看来连我都低估他的器量了。）

诸葛瞻：现在你因为战功而获得支持，接下来你可没有输的本钱。拿下长安，这是你唯一的路。

黄崇：是的，虽然您的提案获得许多益州人的支持，但是像光禄大夫（谯周）那样保守的益州人，可不会一直不吭声呀。

张嶷：谯周他果然还是...他的眼中果然只有现在的和平而已...

罗宪：老师着眼的恐怕是更深刻的事情，以益州人的立场来说也不能说他有错。

黄崇：我会联合其他益州人来支持您的行动，但也请您一定要获胜。

姜维：请放心，都已经到这里了，我又怎么会轻易把得来的还回去？

## 前汉故都 渭水

姜维：长安城还真是比想像得要坚固得多，就算知道城内已经没有什么守军，还是觉得没这么容易攻下。嗯...打野战还是比较轻松呀...

杨兰：姜维！你在搞什么呀，说什么要我陪你去一个地方，结果就是来这里看这座毫无美感的城池？

姜维：咦？不觉得看到这座前汉都城很感动？这不是丞相梦

寐以求想要到达的地方？

杨兰：这样是不行的！你不知道长安是两个男人想要找幸福才会去的地方？

姜维：这是哪听说的鬼话？

杨兰：不过...你好像对打下长安没什么信心。

姜维：真的不容易呀，要知道攻城战所要付出的代价可是很惊人，如果不是没有其他办法，我真的不想打攻城战。

杨兰：嗯...如果说可以打野战就好了...

姜维：打野战...对呀...

诸葛果：主公，您为什么一直看着长安呢？

姜维：没什么，只是想到这是过去丞相不断努力却无法到达的地方，就觉得无限感慨。如果说当年丞相能够拿下长安，是不是就能真的进军洛阳，光复中原呢？

诸葛果：父亲的梦想由主公来实现就够了。

姜维：很多人都以为丞相他不断北伐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不管是和丞相初次见面的对话也好，或是丞相临终前对我的托付也好，我觉得丞相表现出的真挚都不像有心中有什么保留。

诸葛果：父亲一直被众人认为是无上智者，甚至这些年来已经被众人所神化了。但是他终究是一个人，还是个平凡人而已。

姜维：说得也是，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凡反而显得伟大呀。



丞相在时，不觉得有异。但丞相死后，无人可以与他相比呀。

诸葛果：不，果认为主公可以和父亲相比。

姜维：你真是太抬举我了。不过长安城还真是比想像得要坚固得多，就算知道城内已经没有什么守军，还是觉得没这么容易攻下。打野战还是比较轻松呀...

诸葛果：主公，那么就试著着打野战吧。

姜维：对喔...

曹绫：这个地方，过去我陪子丹叔叔不知道来过几次了。

姜维：子丹？是说那个曹子丹？

曹绫：当年我和子丹叔叔来这里，常常彻夜谈论如何应对诸葛丞相的军队，回想起来就像是昨天一样。

姜维：只是没想到现在我可以把大汉的军队带到这里来。或许就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最后才能办到这件事吧。

曹绫：咦？

姜维：就算过去失去这么多，也有这么多人再也无法回来，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能站在这里呀。

曹绫：希望...是吗？你是这辈子第二个对我说这句话的人呀。

姜维：那个第一个人是谁？

曹绫：她算是在我和皇兄最困顿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吧，也是我和皇兄此生最感念的人。只是...她帮助了我们却不顾自己的愿望，或许这点也很像你喔。

姜维：是吗？那么那个人现在...

曹绫：不知道...我比谁都想知道她的下落呀...

姜维：不过长安城还真是比想像得要坚固得多，就算知道城内已经没有什么守军，还是觉得没这么容易攻下。打野战还是比较轻松呀...对喔...野战...

### 守城举措 长安城议事厅

司马亮：我的头还在吗？

陈骞：咳，您人都已经在长安城了，就别再担心了。

司马亮：蜀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大军袭来就像是狂风暴雨一般，根本就无法对抗。

王韬：（明明就是你这蠢蛋胡乱下令撤退，搞得部队不战自乱。）

司马亮：现在长安有多少守军？

陈骞：恐怕只有一万出头而已...

司马亮：怎么会这么少？

陈骞：（还不是你败掉的？）

司马亮：这...这下怎么办呢？光靠这一点人哪守得住长安？

陈骞：如果拉些州郡兵凑数，或许还可以凑得到三万人以上，不过战斗能力就不敢保证。

司马亮：邓艾呢？他的部队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来长安会合？

陈骞：邓艾部队的下落不明，从武功战败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牵弘：我是从邓艾部队逃出来的败残兵，当时因为氐人倒戈，所以场面非常混乱，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

陈骞：（啧，这个废物还活着，命还真硬。）

牵弘：（没升到刺史以前哪这么容易死，想想都是我那混蛋老爹，当年要是早把姜维剁了，哪会有今天？）

司马亮：都是那个臭老头害的，要不是他这么无能，又怎么会搞到这步田地。

王韬：扶风王，明明长安城内还有另外两位大将，为什么您不让他们参加军议？

陈骞：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信赖两位降将？

胡渊：是呀，句安就算了，那个蒋舒可是把阳安关都献给我们的贱人呀。

司马亮：就是这个原因，我没有办法信赖那两个蜀人。

王韬：这没有道理呀，句安他这么多年来也为大晋立下许多汗马功劳，早就应该当他是自己人不是吗？而蒋舒他既然都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过，又怎么可能再回归蜀地呢？

司马亮：住口！这场战争用不着那两个人就对了。

荀恺：说真的，我们是不是该考虑不要在长安和敌人硬碰硬？光靠手上这点人马，哪可能是蜀人和外族联合军的对手？

司马亮：说得也是有道理呀...

胡渊：开什么玩笑！这段日子，我一路听到放弃。先放弃了凉州，又放弃了祁山，现在要放弃长安，难道要把潼关以西都拱手让人？

司马亮：我可以理解你家乡沦陷的心情，但现在应该以大局为重不是吗？

陈騫：既然如此，我倒是想到一个不错的计策，既可以保全我们军队，又可以给蜀人沉重的打击。

司马亮：好，说来听听。

陈騫：如此这般...

司马亮：原来降将还有这样的用途...好，赶快下令给那两个降将。

杜预：.....

士兵：大事不好了！

司马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士兵：那个...

## **进攻长安 姜维军营帐**

夏侯霸：千万别小看长安的防御能力，就算守军人数不多，靠着据守城池也能抵挡一段时间。若这时候司马家派人来增援就麻烦了。

姜维：我也是这样想，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要和敌人进行攻城战。

廖化：如果不攻城，怎么拿得下长安？别忘记我们并不利于长期作战，万一后方生变怎么办？

张翼：如果说让氐人打前锋去攻城呢？

姜维：不可，一来万一攻城造成氐人严重伤亡，恐怕会影响日后关中的治理。二来，氐人和我军没有任何信赖基础，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情况随时都会有变化。

张翼：的确呀，这点是我少考虑了。

姜维：别这样说，如果说单论攻城，我是没有任何办法。不过，如果能让敌军陪我们进行我们想要的野战，情况就不一样了。

张星彩：野战是吗？这就要看用什么办法引敌人出城了。

姜维：如果计画顺利的话，长安应该可以攻破。只是...这一切都要看敌人主将会不会中计了。

姜维：（接下来就是攻城了，说自己不紧张是骗人的。敌人的战力究竟如何呢？经过之前的消耗，关中部队应该是所剩无几，没什么好怕的。）

句扶：我有感觉，这次可以了结我们兄弟之间的恩怨。

姜维：孝兴？

句扶：（句安，就在长安这里结束这一切吧。）

关索：（听说长安这里有很多美女，城破之后一定要好好玩一玩。）

袁綝：这里已经是我们从来没来过的地方了，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等着我们。

马隆：一切都照大将军的计画行事，我想司马亮看到城外的景况一定会大吃一惊。

张星彩：贼军有个名叫陈骞的将领是吗？

姜维：怎么了吗？

张星彩：据说他有妻子还经常在外嫖妓，这个人简直是女人公敌。如果有机会，我想好好教训他。

夏侯霸：长安，真是让人怀念呀。过去陪伴父亲对抗关中诸将时，就是驻扎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和我夏侯家实在是有不解之缘。

张翼：当初汉高祖皇帝就是拿下关中，以关中为根据地和项羽对决。所以能否攻下长安，就是我们军事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杨兰：那些氐人部队里面还混杂了很多羌人或是其他外族，反而氐人部队占少数。只是为什么其他部族都愿意听氐人的话，实在是搞不懂。

曹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场战斗不会碰到太大阻碍。只是要如何减轻我军的损失，那才是最麻烦的事。

姜维：攻下长安，就可以告慰丞相的在天之灵。

诸葛果：主公，您的一切作为，相信父亲都会支持，所以请放手去做。

廖化：……（身为一个军人，我应该要全力作战。但是当身为一个大汉忠臣呢？）

柳隐：说真的，光这个长安就比我看过的所有城都要大，真

不知道洛阳会长什么样子。

曹绫：等到你到洛阳就知道，衣冠人物尽在中原。

柳隐：真的？我倒想见识一下。

## 降将的悲哀 长安 晋军营帐

句安：你听说姜维的提案了？

蒋舒：本来我是不敢相信，但是后来经过多次确认后也不得不信了。

句安：那个家伙，和益州最没关系的人却提出那样的提案。

蒋舒：也许，我们的梦想会被实现也不一定。

句安：别傻了，当初夷陵之战死掉那么多人，结果呢？外州人还不是稳稳坐在那。我才不相信攻下洛阳后，那些外州人会愿意离开自己已经得手的土地。

蒋舒：说得也是...我似乎太乐观了。我背负了这些罪名，甚至还不惜背叛故乡，到最后却没人能理解那伟大的理想。

句安：别这么快沮丧，你看看扶风王给我们的密令。

蒋舒：这是？！

句安：这是只有我们才能执行的任务对吧。事成之后的封赏还真是惊人，还答应要请求圣上在拿下蜀地后，把所有外州人迁出。

蒋舒：你疯了吗？你要天下人认为我们益州人都这么残暴冷血？你要关中的怨恨我们？我愿意为益州做任何事情，但现在

这样的恶行，摆明是让益州人永无翻身之日。

句安：你真是没用，难怪做什么都是半调子。你还在为傅佥的死感到罪恶？在益州解放的大义面前，他的命算什么？

蒋舒：（这个人完全就疯了，看到眼前有个重新被重用的机会就死抓着，却没顾虑到上面的人的歹毒心肠。句安，我实在是不能再跟着你了。）

## 长安之战

司马亮：蜀人部队居然这么庞大，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凭我们手上这点部队和他们进行野战，真的行得通吗？

陈騫：无可奈何呀，蜀人在关中的势力短时间之内就变那么大，长安附近一片旗海，我们不得不改变计画。我们在关中只剩下这座孤城，就算是洛阳方面的援军赶到，恐怕也无法进来长安城。就算勉强进来，也会落得像当日寿春城那样的惨况。

司马亮：（别提寿春了，那个城是本王这辈子最大的噩梦。）

陈騫：应该趁著我方还有战力，而且蜀人又未完成包围网的时候突围。

王韬：既然您的目的是突围，为什么要摆出一副要作战的态势。

陈騫：我军现在空有数量，实际上不管是质远远比不过敌人。要是下令这些士兵当场掉头撤退会如何？

王韬：兵败如山倒...



陈騫：没错，我们的士兵可没有精良到可以完整执行撤退的动作。

司马亮：只是姜维不知道，我们可不会白白把长安城送给他呢。

王韬：关于这点，可否请您再考虑一下？昔日董卓焚洛阳，弄得臭名满天下，现在我们的行为，和他又差到哪去？

陈騫：所以才选择了那两个人来代替我们执行呀。

司马亮：哈哈，外面的人只会知道蜀人在这里烧杀掳掠，哪知道真正是谁干的。

王韬：这...（句安，你知道你即将要做的是什么事？难道你为了功名，连为这样的恶行都在所不惜？）

胡渊：宰光那些蜀人！我等这么久就是等这一刻呀。

牵弘：（这家伙有病吗？难道没发现周围那些虾兵蟹将根本派不上用场？）

荀恺：真想早点回到洛阳呀，在西边待久，感觉自己都变粗鄙了。

杜预：.....（不对劲，以这种程度的部队出城迎战根本就是要把长安送出去。虽然说长安附近都被蜀人占领，据守长安一座孤城也没什么意义。只是扶风王也未免太慷慨了...等一下...为什么战前他要找那两个蜀人降将？不对劲，这整个就是不对劲。）

姜维：孝兴的计谋果然奏效了。

句扶：我没有出什么计谋呀。

姜维：抱歉，我说的是马孝兴。

句扶：（好端端的，和我撞表字干嘛。）

马隆：因为之前司马亮大败，驻守在关中的部队所剩无几，根本无力顾及长安以外之处。所以我才想到以大量旗帜来惑乱城内的军心，让他们无心据守。只是现在想来似乎我有点操之过急，如果能用这个长安城来吸引洛阳方面的援军，说不定更好。

姜维：陈骞也是考虑到这点，所以宁愿背负著战败的风险，也要出城迎战。只是...孝兴，你看看敌人的阵型。

马隆：放弃所有的侧翼，往中间集中，简直不像是想要和我军作战。

句扶：不和我军作战？

姜维：没错，我认为敌人的阵型只是单纯在想办法拖时间。

马隆：应该是要制造后方将领逃亡的时间吧。

姜维：不，如果只是要逃亡，那么这个阵型的活动力也太低了。只是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到敌人会有什么意图...

李特：你为什么要答应不劫掠？现在不正是我们向汉人报仇的时刻？

齐万年：要报仇有得是时间报仇，何必急于一时？我们只要记住一个目标，打倒那个独强的大晋，接下来天下就会分崩离析。

李特：原来如此...

齐万年：相信我吧，蜀人没有这个实力去管理这么大的新领

土，嘿嘿嘿嘿嘿...

杜预：(我明白了！陈騫这家伙要彻底舍弃长安！他打算烧掉整座城！让那两个蜀人降将来做，更可以嫁祸给蜀人，让整个关中人憎恨蜀人，使蜀人在这里无法统治。真是高招，但是身为京兆人的我，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一定要接触姜维，请他阻止陈騫的恶行。为了我的故乡，哪怕是当叛臣也在所不惜！)

姜维：你是...当日在钟会军队中的杜元凯？

杜预：在下京兆杜预。客套话就到这里，在下有一事相求。陈騫这次不只是一定要撤出长安，更是要放火把长安烧掉，让长安无法成为你们的作战据点。

姜维：果然是这样，好厉害的手段。

杜预：问题还不只这样，长安这边有两名蜀地的降将。

姜维：是说句安和蒋舒？

杜预：没错！陈騫让这两人执行放火工作，目的就是要嫁祸给你们，让关中对你们产生怨恨。纵然这是很高明的作战，但是身为京兆人，在下无法坐视这种事情发生。请你阻止这场浩劫，京兆人民的性命都交到你的手上了。如果你能成功阻止长安被焚毁，在下愿意在战后加入你们。

姜维：我明白了，一切就交给我吧。

杜预：这是我自己研习多年注解的《左氏春秋》，就送给你

作为谢礼了。

句安：怎么火种还没有准备好？动作快点！

蒋舒：这样真的好吗？我们不是为了益州人的未来奋斗？

句安：你怎么这么蠢呀！到现在你还相信这种鬼话？多为自己考虑吧...你真以为张松他是为了益州人的权益才把刘备带进益州？

蒋舒：我已经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

句安：相信自己，相信荣华富贵，相信权力，这些才是一切。

句安：哼！想要阻止我可没有这么容易！

蒋舒：(这样好吗？这样真的好吗？我就算再贪图荣华富贵，还是知道要维护益州人的荣誉。但是我身边这个人渣他却不是这样，我还能继续跟着他吗？)

胡渊：你这个叛徒！因为你的背叛，让我爹含恨死在凉州！

马隆：你爹的死是因为他轻忽秃发鲜卑的厉害，当时我不是提醒过很多次，不要想和鲜卑人硬碰硬？

胡渊：住口！

马隆：(这个人简直就不可理喻。不过话说回来，若是自己崇拜的对象遇害，我还能保持这样的平常心？)

司马亮：上次被你骗了！要是当时我不撤出祁山，现在你们哪可能会攻到长安。

曹绫：亏你还名为亮，看来令尊给你取名是取错了。现在如果邓艾的军队在这里，你会输得这么凄惨？他一开始就有谋害你的心的。要是当时祁山真给他打赢了，你认为他不会把脑筋动到你身上，想办法夺走你的部队？到时候他割据雍凉，你的罪过就大了。

司马亮：这么说来...

曹绫：不过这次你回去还是要当心呀，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司马炎对你不见得那么推心置腹。你和司马昭是不同母所生，当日司马昭对你如何？寿春之战一点点小挫败就把你免职不是吗？如果想要确认司马炎是否真的对你信任，你不妨在战后上书袒护自己的手下，说愿意扛起责任。万一司马炎趁机将你免职，你就可以知道他心中真正的想法了。

司马亮：.....

曹绫：(上钩了，看来司马家也不如传说中那样父慈子孝嘛。)

张星彩：招妓男陈騫，快来和我决一死战！

陈騫：你在说什么？！我...我哪有招妓...

张星彩：你招妓的名声可是传遍天下，连我们大汉都知道陈矫的儿子是个招妓男。

陈騫：就算是招妓又如何？你管得着吗？

张星彩：看来你不尝尝我“犀利人妻”的厉害是不行的。我要代替天下所有的人妻惩罚你！

陈騫：笑话？！我老婆都没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咦？别小

看我!

张星彩：那我就认真点了!

陈騫：这是女人的臂力?

张星彩：这样就喘了?真是丢人呀。

陈騫：(别打了,留得小命在,不怕没伎招。)

张星彩：想跑?

陈騫：哼,我是尊重女性。

张星彩：这家伙真是可耻。

陈騫：(这女人的战斗力果然不同凡响,我的战斗力只有六千,她的起码有一万以上。)

杨兰：能够面不改色做出这样的恶行,你也真是可怕。

蒋舒：不是这样的...

杨兰：你害死傅佥说是为了益州人的未来,请问放了这把火以后,益州人还有未来?

蒋舒：唉...

句扶：句安!你口口声声说为了益州人的未来奋斗,到最后你做了什么?

句扶：宁愿让益州人背负污名也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还是人吗?

句安：哈哈哈哈哈,所谓的口号或是主义都不过是为了自己行事方便的道具。当年张角那样,诸葛亮也那样,其实心中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老弟,你敢说夷陵之战后,听到那些荆州将

领死光之时，你没有欣喜的想法？人就是这么自私的动物，什么益州、荆州都是狗屁！最后其实都只为自己打算而已！

句扶：我要宰了你！为了夷陵死难的弟兄，为了麴城被你出卖的同伴，为了阳安关死难的傅佥！

句安：办得到的话你就来吧！

句安：怎么会这样？！不行！在没有获得我想要的东西以前，我绝不能死。

句扶：休想跑！

蒋舒：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再跟随你了。

句安：什么？！你敢背叛我？别忘记是谁带你进大晋的？

蒋舒：当你舍弃益州人的骄傲，玷污益州人的名声时，我就得和你画清界线。就如同赵眚般，你也是打着为益州人的名号而行一己之私，我不会容许你这样做。现在就请你偿还过去所欠下的债吧。

句扶：大哥，该是偿还这一切的时候了。

句安：这就是你对养育你长大的大哥该说的话？

句扶：从小我就很尊敬你，你一直挡在我前面，独自撑起整个衰落的句家。我知道张鲁的入侵让我们失去了一切，刘璋舍弃我们更是令人悲愤。但是就算如此，也不代表这世间没有可信的事物。

句安：你懂什么？！你知道父亲去求援时得到的答案？我们

明明奉庞羲的密令去协助刘璋对抗赵韪，到最后庞羲却翻脸不认人。后来张鲁入侵巴西，我们转向刘璋求援，他却说我们不值得理会，我们被搞得一无所有呀。纪录上平乱的只有东州兵，我们这些巴西兵团被他视而不见。所有的承诺他都当做放屁！哈哈哈哈哈，上面的人不断用花言巧语骗取我们的信任，等到用完时就丢掉。庞羲是这样；刘璋是这样；刘备也是这样；请问我可以相信谁？可以信的只有自己，我的周围全是敌人，就是这样而已！

句扶：所以你说为了益州人的未来奋斗都是骗人的？

句安：早在刘璋背叛我们的时候，我就已经死心了。

句扶：结果，你打着这样的旗号，欺骗了无数益州人，更害死了无数无辜的人。

句安：那又如何？！那些人愚蠢，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会怕你？！过去你杀不了我，现在你也杀不了我。你不出手？愚蠢呀，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手下留情？

句扶：刚才是为了还你往日的恩情。

句安：找死！

句扶：这一下是为了夷陵的死难弟兄！

句扶：这一下是为了麋阳的死难弟兄！

句扶：这一下是为了傅佥！

句安：啊...！

句扶：永别了，大哥。

句安：我的荣华富贵，我的地位？为什么离我越来越远了？



哈哈哈哈哈，连你们都背叛我？背叛吧，每个人都背叛我吧！

句扶：.....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姜维：孝兴...

姜维：终于拿下长安。丞相，您看到了吗？距离您的梦想就只差一步了。

## 第四十一回 潼关之战

斩不断的血缘 长安郊外

句扶：大哥，虽说你做了很多错事，也害死了很多人，但

你终究是我大哥。虽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发誓要亲自手刃你，但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是对。你背负了汉昌句家的复兴重任，或许就是这样的重任压垮了你，让你做出这些不可原谅的事情。但我还是想相信，你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益州，为了句家。现在把你暂且安葬在长安，等到天下平定以后再把 you 迁回汉昌安葬。

柳隐：真是蠢到不像话，蠢到我都看不下去了。你的大哥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连你的命他都不管了，还复兴句家，简直笑话！他只是用这些口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我才不相信他真的为益州人的权益奋斗。

句扶：就算是这样...

柳隐：好了好了，我们今晚就去痛饮一翻，顺便连傅佥的份一起喝吧。

句扶：嗯...

## **杜预的提议 长安城议事厅**

杜预：就如同在下之前承诺的一般，你既然救了京兆人，我自然愿意归降。

姜维：元凯，真的没问题吗？你的妻子不还在洛阳？

杜预：她毕竟也是司马炎的姑母，不会被亏待的。万一内人真的被司马家处置的话，在下一定会拚死为她报仇，然后自尽赔罪。

姜维：能够得到你的加入，简直胜过十万雄兵。

杜预：别高兴得太早，攻下长安只是一切的开始而已，斗垮不擅作战的司马亮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胜利。长安失陷后，洛阳那边一定会开始紧张，接下来一定会用尽方法想要收复长安。关中地区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控制，那些归顺的异族和地方势力也随时可能叛变，这里不是可以进行防卫战的地方。

姜维：我有同感，除趁胜继续向东挺进外，没有其他的路了。往东再过去就是潼关，似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呀。

杜预：没错，潼关紧靠黄河，又有山脉屏障，从正面去进攻，十万大军都不够。

姜维：果然是很麻烦呀...

杜预：所以我有一个提案，从长安这里分兵向北，从河东地区前进到河内，若能拿下河内，那洛阳就近在眼前。

姜维：分兵？为什么我们不大军直接前往河东？

杜预：大军要渡过黄河可不是简单的事，而且敌人随时可以从潼关或是青泥隘那边进攻长安。

姜维：这么说，是要我以剩下的兵力去进攻潼关？

杜预：我相信你可以的，就像那次子午谷的奇迹一样。

姜维：好，只是河东地区我很陌生，我军也没有其他并州人，仲权和孝兴也都不是那地方的人。

杜预：不用担心，你忘记我的祖父当河东太守当了十六年？河东那地方我很熟悉，就交给我来带路吧。

姜维：但是长安的防务还需要元凯你帮忙，你们京兆杜家在

本地比较有威望不是吗？

杜预：不，我的祖父可是被乡里清议认为是简傲少文之人，我们京兆杜家在地的力量反而没有在河东强。青泥隘那边防务固然是有问题，不过大晋也不一定有这样实力去分兵进攻。南面的东吴已经开始北上给荆州压力，除非大晋想要放弃荆州，否则不至于会做出这种愚蠢的进攻举动。而就算大晋真的从那方向出兵，进攻力道也会很弱，不至于形成太大的威胁。与其把军队放在底盘不稳的地方防守，不如趁胜向东推进才是上策。面对大晋的偏师，在地的力量也可以拖延一阵子，就算失陷，这些偏师也无法长久停留在长安。

姜维：真是冒险的策略，不过这也是目前最可行的策略了。如果元凯愿意的话，分队就拜托你了。

杜预：你还真不可思议，对一个才刚归降的人就愿意把大军交到他手上，你不担心我是诈降？

姜维：过去丞相在我加入没多久时，就把一支部队交给我统率，他也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

杜预：原来如此，诸葛丞相的风范还真令人景仰。

公元二六四年七月，晋朝西部重要据点长安失陷，也确定了雍州归属于蜀汉的事实。晋军把主力布署于潼关严阵以待，面对有强大天险的潼关，蜀汉军也稍微停止猛烈的攻势。

## 洛阳震恐 洛阳宫殿

司马炎：这是怎么回事？扶风王不但丢了长安，还把关中部队全部败光？

魏舒：陛下，扶风王在祁山任意调动军队导致大军战败不说。在五丈原又自乱阵脚，一个人丢下大军一走了之，导致六万大军一夕之间崩溃。因为失去大部分军队，我军没有战力守住长安，现在都已经退往潼关一带。

司马炎：真是荒唐透顶！朕对朕的叔父寄予厚望，哪知道居然表现得这么无能。

羊琇：扶风王刚才已经上书说明事情的一切经过，他表示都是自己的责任，显见他有悔过之心，请陛下明察。

司马炎：（果然朕太操之过急了，皇族中能够担任领兵重任的人还是少之又少，欠缺实战经验的叔父终究无法应付蜀人呀。）

司马炎：朕没有责怪叔父的意思，只是请他回来洛阳这边休息而已。传朕旨意，由骠骑将军代替扶风王雍凉都督的职位，潼关守备交由他全权负责。

羊琇：（雍州和凉州都丢光了，现在这职位根本就名不符实呀。）

冯统：杜预也在这场战争后投降蜀人，是不是该对他家人做出处置？

任恺：杜预乃京兆人士，臣听说扶风王在撤离长安时，打算放火烧毁长安，请问杜预应该眼睁睁看著自己家园被毁？

司马炎：杜预背叛固然可恨，但朕也不是不能完全了解他的心情。更何况他的妻子也是朕的姑母，子孙也流有司马家的血，怎么样也不该问罪他们。

冯统：陛下圣明，臣对陛下宽仁之心实在是感到万分敬佩，也难怪天下臣民对陛下如此归心。

任恺：（如果真归心的话，杜预会投降敌人？这个冯统真是睁眼说瞎话的高手。）

司马炎：西边情势恶化成这样，看来不倾全国之力对抗蜀人是不行了。命琅琊王率领青徐军来援，也让大司马石苞率领淮南军北上。荆州军也从青泥隘北上攻击长安，朕就不相信这样还没有办法击退贼人。

张华：陛下，您难道不知道吴贼那边开始有动作？荆州都督羊祜昨日已经上书，说吴贼不断有在江陵集中兵力的动作。现在已经不宜抽调淮南和荆州的部队北上，而也该全力防堵吴贼。

司马炎：为什么这些事情朕都不知道？中书令！你在做什么？

钟会：陛下，这份文书确实没有到达朝廷，我看是羊祜他写给散骑常侍的吧。地方大员有军情不向朝廷报告，反而选择向臣下个人报告，实在是匪夷所思。臣左思右想，或许是因为羊祜他自认和散骑常侍的关系比较好吧。

张华：钟会！你胡说什么？！这是关系到朝廷的大事，你居然拿来当做排除异己的工具？

司马炎：够了，哪个人说的是真的，朕自会判断。倒是现在国难当前，楚王又到哪去了？

贾充：楚王似乎又去见那个嵇康之女了。

司马炎：真是荒唐！他是有妻室之人，居然还这么不避讳！

贾充：（成功了，钟会你这家伙还真奸。）

钟会：（虽然司马攸破坏了我暗杀那女人的计画，不过因此让陛下不信任他，我反而得到好处呀。下一步，该是联合冯统等人来把司马攸和张华等人赶出洛阳了。）

和峤：（有没有搞错，一个王朝一开国就在斗来斗去，这样哪会有前途。全都是钟会那家伙搞的鬼，这个人简直是坏透了。）

卫瓘：（不妙呀，朝廷气氛变成这样，我如果一个不当心就翻不了身了。上次没有把女儿嫁出去，现在只怕钟会和贾充等人会对我赶尽杀绝。现在除了远离洛阳外，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生路。）

## 楚王司马攸 嵇康墓

嵇凜：我应该感谢你救了我吧。

司马攸：你都看穿了？

嵇凜：钟会那人不会放过我的，我的存在对他来说非常碍眼。

司马攸：令尊的事情，我必须要是说是父皇生前最大的污点。

嵇凜：算了吧，你爹连皇上都敢杀，我爹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司马攸：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偿还父亲的罪

孽。甚至有时候我都会想，如果哪天子孙们听到我大晋建国的经过时，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感觉？

嵇凛：除了掩面感到羞惭，他们也没什么别的可以做了吧。不过你和你的兄长真的差很多，比起他那充满虚伪的态度，我还比较欣赏你直率的个性。

司马攸：有件事情可否坦诚以告？你这次前来洛阳，应该不会只是出使这么简单？

嵇凛：可以这么说。

司马攸：你想要接触洛阳剩下的大魏旧臣对吧。

嵇凛：如果是呢？你会把我交给你兄长处置？还是放任我被钟会的刺客杀掉？

司马攸：我不知道...要是大哥没有接受禅让，我们现在都还是大魏的臣子，又何必这样针锋相对。

嵇凛：你这个人还挺笨的，光顾著别人却忘记自己。

司马攸：怎么会？

嵇凛：你现在和我接触，如果有人在你兄长面前进谗言会如何？

司马攸：啊...不，不可能的，大哥对我非常信任，谗言是起不了作用的。

嵇凛：你也承认会有谗言了...小心点吧，我认为你兄长最容不下的人不是我大魏皇帝，也不是刘禅或孙休，而是你呀。



## 兄弟分裂 洛阳 宫殿

冯紘：张华、羊祜，相互勾结为朋党，打算拥立楚王。

司马炎：楚王是朕最亲近的三弟，这个位子也是他让给朕的。他如果想要，朕随时可以给他。

钟会：（骗谁呀，如果真的想要让位，会这么急急忙忙立那白痴当太子？）陛下这样说就不对了，陛下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太子不是吗？

冯紘：楚王虽然性格温厚，但是他身边的人会怎么样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定会斩草除根。

司马炎：这样一说也不无道理呀...朕的三弟什么都好，就是耳根太软。

钟会：您也该知道，楚王这几天一直去会见逆贼使者之事。

司马炎：三弟也太不检点了，明明新婚不久还去和嵇康之女独处，朕真的很痛心。

钟会：如果楚王只是单纯的好色，那么陛下还可以稍微安心。

冯紘：微臣明白中书令的意思，他是说楚王和逆贼互通声息。

司马炎：胡说！三弟和朕一样都是文皇帝的儿子，他有什么理由谋反？

钟会：陛下您想想，楚王是不是在猜忌您会对他不利？张华那家伙成天跟在楚王身边，想必也灌输他不少这样的讯息。今天如果他当内应，那么他不但可以获得大量的封赏，更可以除掉威胁呀。

司马炎：不行，没有确实的证据，朕不能对不起三弟。爹生前一直对我们兄弟说以前魏文帝和陈王的故事，要我们互相包容。娘也一直要朕保证绝对不会去动三弟。

钟会：那么就提议为了对抗吴贼，让楚王回到自己封地去强化防守呢？

司马炎：嗯...荆州是我大晋最重要的门户，一定要强化防守才行。

冯紘：（好呀，这下我看张华你还嚣张得起来？）

钟会：（司马攸的存在实在是太碍眼了，如果不能早点让他消失，只怕我和贾充的合谋早晚会曝光。）

## 王元姬的质问 洛阳司马家

王元姬：皇儿，可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司马炎：儿臣听说荆州军情紧急，所以希望三弟能去那边帮忙加强防守。

王元姬：真的这么简单？

司马炎：真的就只有这样而已。

王元姬：桃符性急，而你这当哥哥的不够仁慈，我早就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平常和钟会、冯紘或是荀勖那种小人混在一起，娘不想管你。但是你听从他们的谗言，把自己最亲近的弟弟赶出洛阳，娘就不能再沉默了。

司马炎：娘，真的不是这样。

王元姬：皇儿，为娘的会不知道自己孙子的资质？你现在担心的不就是太子的继承问题？

司马炎：……不，不全是这样的…娘，孩儿知道不管怎么说，您都不会相信孩儿。但是这是朝廷大臣共同的意思，就算是儿臣也无法阻止呀。

王元姬：是这样吗？如果你以为把弟弟赶走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话就尽管这样做吧。只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能够在你身边陪着你的，绝对不会是钟会那伙人。

## **送别 洛阳南门**

司马攸：结果真的如你说的一样，大哥根本就容不下我。我连离开洛阳，想和母后见一面都不行，大哥也完全没有送我的意思。

张华：都是钟会和冯统这些人在作怪，陛下重用这样的奸臣，实在是让人感到忧心。

嵇凜：不用担心，至少你远离洛阳，还可以掌管荆州，比起陈王已经是好太多了。

司马攸：这算是安慰吗？

嵇凜：东吴的军队实力并不弱，特别是荆州方面部队可能要面对到陆抗这样的名将，你还是要多当心。

司马攸：我明白。倒是你，还不赶快离开洛阳吗？我怕钟会到时候又会对你不利。

嵇凛：放心吧，等到目的完成后我就走。

张华：每个人都以为你想要见废帝，但我想你应该是想要见安平王（司马孚）是吧。

嵇凛：不错，不过有一点你猜错了。并不一定要我去亲自见他呀。

### **魏之纯臣 洛阳太宰府**

司马孚：请问你是谁？为什么偷偷潜入老夫的府中？

桓楷：在下桓楷...

司马孚：桓楷？你姓桓？请问你和桓元则有什么关系？

桓楷：那是先父。

司马孚：原来如此，真是老天有眼呀。当年二哥把曹爽一干人等全部处死，看来还是有人能够逃脱。二哥的罪孽太过深重了，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上。来吧，老夫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杀了我这无用老人来替你父亲报仇。

桓楷：不，您没有任何罪过。

司马孚：老夫怎么会没有罪，在高平陵政变时，也是帮着二哥夺权的成员之一，是老夫害死你父亲的。

桓楷：当时所有人都被蒙蔽，您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人，这点我很清楚。我这次前来的真正目的，是想请您做个决定。究竟是想当晋的安平王，还是大魏的太傅？

司马孚：这比杀了老夫还痛苦呀...一边是老夫的故主，一边

是老夫的子侄，怎么能够做出决定？

桓楷：您不用急着做决定，而且这样的选择也不会是相互排斥的。您应该知道长安被蜀人攻下来的消息。接下来若是潼关也陷落，洛阳就在蜀人的攻击范围。而北面有我大魏的军队虎视眈眈，若洛阳被两者夹击，断无可以守下来的道理。您是大魏的纯臣，光靠着这层关系，我们就愿意保障司马家上下的性命安全，绝对不会像高平陵事件之后那样清算司马家。

司马孚：……

桓楷：我说到这里就好，剩下的请您慢慢思考。

司马孚：（二哥，你费了这么多苦心，杀了这么多人。到最后得来的天下却这么脆弱，要是早知如此，你会还这样做？）

## 匈奴之子 洛阳 质子府

卫瓘：听说你很想要出征是吗？

刘渊：请问您是？

卫瓘：河东卫瓘。

刘渊：您出身河东名门，又擅长书法，博学多闻，实在是久仰大名。

卫瓘：（这是匈奴人？他的谈吐和修养可胜过一大堆汉人呀。）我也听说太原王玄冲（王浑）不断向朝廷推荐你，刚好这次领命出征，所以我想向圣上举荐你。

刘渊：真的吗？在下虽为匈奴人，但心已向大晋，一直想要

找机会报效国家。

卫瓘：你也该知道目前匈奴单于的背叛情事，所以这次出征你可要下定决心呀。

刘渊：在下保证一定会重新说服父亲投效大晋，若他不同意，在下愿为大晋死战。

卫瓘：很好，圣上也很期待你的表现呀。

刘渊：（只要出了洛阳，我就有如鸟飞出笼子一般，这可是大好机会呀。）

卫瓘：（虽然知道这匈奴人不一定可靠，但万一我赌对了，刘渊能够拉匈奴人过来我大晋，到时候我获胜的机会就大增。洛阳这边被钟会和贾充等人搞得不见天日，如果我再不想办法建立自己的战功，只怕永远被压在底下。）

## **复仇之鬼 洛阳 中书令府**

钟会：庞将军，有个任务想要交给你，可以吗？

庞会：要知道我愿意听你的命令，全是因为你允诺我可以报仇。然而到现在我连出洛阳的机会都没有，这样我如何报仇？

钟会：别急，这次我就是希望你能和卫瓘一起出征。

庞会：卫瓘？这是怎么回事？

钟会：卫瓘向圣上请示出兵，要经过并州，绕到长安的后方向长安突袭。

庞会：真是无谋。

钟会：是呀，不过你该知道这样一定会经过河东，而河东有个地方叫做解良...

庞会：关羽!!!!!!!!!!

钟会：这下愿意听我命令了？

庞会：只要能让我去踏平解良，不管做什么无所谓！

钟会：这次我希望你盯住卫瓘的一举一动，若是他战胜，则拖慢他的进军脚步。

钟会：若是他战败...

庞会：战败如何？

钟会：不要让他回到洛阳。（卫瓘那家伙除了是裴秀一党的余孽外，更是现在朝廷中唯一有可能知道遗书是伪造的人。毕竟要是楚王知道遗书是假的，就算不会回来争位，也不会和我善罢甘休。）

## **可靠的援军 蜀汉军军营**

杨兰：都说差不多这时候要来，结果居然让我等了快半个时辰。敢让老娘等，你不想活了？

马岱：抱歉，因为这里的景物实在太让人怀念，所以不小心看到忘了时间。

杨兰：没想到朝廷那边居然会派你来支援，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来？

马岱：成都那边的情况本来就很混乱，就算是长安大捷的消

息传来，还是有些悲观的论调出现。只有陛下还是力排众议，将仅存的援军往北方派去，看来他还是相当有雄心。

杨兰：怪了...那个好吃懒作的皇帝会那么有雄心？看不出来。

马岱：也不意外呀，现在大汉最有权势的人就是陛下，如果攻下洛阳，甚至一统天下，得利最多的还是他。

杨兰：说得也是。

马岱：其实这次我自请成为援军是有原因的。除了可以回到关中故地以外，还有一件令我挂心的事情。庞德的儿子庞会...

杨兰：是说那个成天吵着要向关家人报仇的疯子？

马岱：他一点也不疯，平时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和令明完全相同。只是因为父仇让他失去理智，要是他被奸人利用，只怕会成为一个复仇厉鬼。

杨兰：这事交给我如何？反正我也帮你带了马家部队这么多年。

马岱：不，现在的马家部队已经不是我那个世代了，没有要去参入上一代的恩怨。更何况，照顾庞会是我对令明的承诺，必须由我自己来完成。

杨兰：好吧，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还是请你当心点，我不认为那个庞会会这么轻易被你说动。

马岱：我明白...就像当年的我也不是靠言语就能说动的一样。

## 分兵之策 姜维军营帐



姜维：元凯不久前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分兵策略。详细的策略内容就请元凯说明吧。

杜预：我军现在在长安，如果直线朝洛阳前进，那么得先面对潼关这个难攻不落的关卡。而就算能够通过潼关，单线的进攻恐怕也无法对洛阳方面有多大的威胁。所以在下提议渡过黄河，沿著并州河东地区往河内前进。

曹绫：这确实是好提议，司马家对于并州的掌控力薄弱，加上五部匈奴又倾向我们。如果可以在河内会合河北的大魏军队，两面包夹就可以对洛阳造成庞大压力。

廖化：我军兵力光要进攻潼关就够吃紧了，如何还能分兵？

杜预：不需要担心，在下认为分队所需的兵力大约一万人就够了。以杜家在河东经营十六年的影响力，要补充兵员或是物资都不困难。

马岱：潼关是一个狭长的关口，大军压境也起不了作用。

姜维：所以对于潼关要用的方法应该是智取，而非力攻。

张星彩：让我去吧，比起打攻城战，还是野战比较适合我。（这样，我的离开就可以避免指挥系统的混乱。否则廖化的意向让我很担心。）

关索：我也要去！

花鬘：关索你...

张星彩：孟姑娘，关索绝对不会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去那边的。并州河东是他关家的故乡。

花鬘：你不说话还好，说了让人更生气的啦。

张星彩：？

关索：（三个孩子中，就我和父亲感情最疏远。我没有办法在父亲生前了解他，至少在现在想多了解他一点。）

赵统：我也去，并州作战应该是骑兵越多越好。（这样我就不需要天天烦恼该如何选边站了。）

袁綝：并州地方并不能只靠骑兵队，也需要有步兵队的配合才能作战。我的大戟士队正好可以发挥作用。

廖化：（这些名将之后为什么都选择要去分队？难道就这么不想面对自己的责任？但考虑到杜预的危险性，又不能阻止呀。）

宗预：军队缺少随军的策士，就让我来担任吧。最近根本就没有和东吴打交道的机会，让我闷得很呢。

廖化：德艳你也...

宗预：元俭呀，不需要这么执着，该放下时就该放下。

廖化：.....

马岱：我也去，过去我和族兄以及庞德等人一起去过并州讨伐郭援，那里我并非不熟悉。（我有预感，令明的儿子一定会去那边，这次一定要说服他，请他放弃复仇。）

夏侯霸：带领各位前往大魏军的所在就交给我吧，如果我们可以顺利赶到，相信一定可以助玄伯一臂之力。

姜维：好，那么就请分队即刻出发，其他人随我挺进潼关。

姜维听从杜预的建议，派遣分队延着并州绕过潼关前进，伺机和河北的魏军会合攻打河内。另一方面姜维也在苦思如何突破潼关天险，一口气向洛阳前进。

## 功劳 成都 皇宫

刘禅：朕实在是太高兴了，没想到我们居然能够拿下长安，这可是相父生前都做不到的事情呀！

蒋显：但是战报上写得很清楚是大将军接连挫败贼人，居功甚伟...

刘禅：太仆，你在说什么呀...这一切不都是卫将军的功劳？卫将军的功劳朕都看在眼里，五丈原大破司马亮才是这次攻下长安的原因。朕要封他为大司马，这可是继你父亲之后第二人有这样的荣耀。

蒋显：陛下...

郤正：陛下，这太奇怪了，明明在前线积极作战，两次挫败邓艾的是大将军。

董厥：没有思远的胜利，姜维可以取胜？你把姜维看太高了。

阎宇：没错，这是思远应得的。

郤正：（让诸葛瞻官位爬到伯约头上，看来陛下似乎已经有所打算了。不过陛下并没有进一步让诸葛瞻去取代伯约的打算，看来他还是明白谁才是真正能打仗的人。）

谯周：（丑陋，真是丑陋...黄崇、李球，你们该明白，到最

后把持政权的还是这些外州人，你们还继续做益州人能自主的美梦？)

### **真正的句安 潼关 晋军营帐**

王韬：句安果然还是战死了？

蒋舒：他到最后一刻还是很英勇。

王韬：别骗人了，你和他相处的时间有我久吗？我看那家伙一定到死都在恨自己没办法升官发财。

蒋舒：实情就是这样。

王韬：你应该很鄙视他吧。

蒋舒：绝对没有这回事！

王韬：只要是人都鄙视他的，他为了自己的功名，不管什么人他都会出卖。只是，我不觉得他很可恨，反而觉得他很可悲，是这样扭曲的时代和环境成就了他的性格。你知道他曾经为了陈泰被调回洛阳而落泪？

蒋舒：这怎么可能？

王韬：那才是真正的他呀...

### **据守潼关 潼关 晋军营帐**

陈骞：潼关北临黄河，南踞山腰，是易守难攻之地。蜀人的攻势也就到此为止了。

诸葛绪：（真是超不爽的，本来想贬官到弘农当太守还可以

落得清静，哪知道一下子跑来这么多人。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钟会那个小人得势，让我一口气从刺史被降级，要申冤更是无门。)

王濬：骠骑将军，潼关虽然险要，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攻破。首先一定要固守，若是贸然出关只怕会有意外。其次，若是蜀人有能力渡过湍急的黄河，还是有机会绕到我军背后。

陈騫：你说得有道理，不过你是谁？

王濬：在下弘农王濬，目前在弘农担任从事。

陈騫：嗯，那么你对于蜀人的过河计画有什么看法？

王濬：在下以为，就是要引蜀人过河，才能让这场作战大获全胜。

胡渊：一下子说要防止蜀人过河，一下子说要让蜀人过河，你到底想说什么？

王濬：我军虽然固守潼关，但是蜀人现在拥有长安这样的据点。如果不能在这场作战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怕关中地区将永远脱离我大晋。然而正如前述，出关迎击恐怕会造成意外，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局地的优势打垮蜀人。

陈騫：局地优势？

王濬：在下训练了一批精悍的水军，可以自由来回于黄河水道。如果能让蜀人渡河，那么在水军就可以给她们迎头痛击。

陈騫：这确实是好主意，就照你的意见吧。

牵弘：(靠，一个小小的从事就可以在这作战当主角，万一真给他打赢，我不就没戏唱了。)

荀恺：（一个都快六十还没没无闻的家伙能够干什么，我看陈騫他脑袋坏了。）

王浑：这样的策略，只会害死我军。我军全是北人，擅长马战而不擅长水战。现在舍弃自己优势而屈就敌人优势，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王濬：你搞清楚我策略的重心？这是彻底利用潼关天险的守备方式！你这无能的公子哥！除了靠王司空的庇荫还会什么？

王浑：什么？！你才是奢侈浪费的败家子，你在河东搞得乌烟瘴气的事情，我还没有和你算帐呢！

陈騫：（奇怪了，这两个人都姓王，怎么会这样互看不顺眼？虽说我很想重用王濬，但是又碍于太原王家的势力，实在是两难呀。）

### **姜维的门生 潼关附近**

马隆：我就知道大将军您会跑来这边。要拟定作战的最好方法，就是跑到预定的战场附近观察。

姜维：你说对了。

马隆：您想出什么好方法了？

姜维：没这么容易呀，潼关的地形比我想得还要险恶，就算我手上有现在两倍的兵力恐怕都撞不过去。幸好我听从元凯的建议，否则大军整个卡在这边才是愚蠢。

马隆：只是一直停留在这边也不是办法，我们也得面对背后

关中及雍凉诸郡可能会发生的动乱。现在虽然趁胜追击到这边，但是这些地方不能长久没人看管。

姜维：我是在想，对于贼营来说，长期放著让我们占著长安也是种风险，其实双方的风险是一半一半。

马隆：这么说来，大将军您找到让敌人出战的方法了？

姜维：没错，详细的作战策略我会和曹绫、诸葛果等人一起商讨，只要陈骞出关作战，潼关就一定拿得下来。

马隆：您果然是奇才呀，该说幸好您没有留在大魏，否则您可能这样被埋没掉了。

姜维：那是丞相在我最困顿的时候提拔我，让我有机会现在站在这边，想到这里，我还是很感激他。

马隆：您对我不也是一样吗？当我因为胡烈的失误命在旦夕，是您冒著和鲜卑人冲突的风险来营救。当时我寄出那封信，只是赌您会像诸葛丞相一样愿意提拔我，其实我还是很不安的。

姜维：看到你有那样的才能，我怎么可能会舍弃你。当初丞相对我说，他遇见我之后就找到了日后可以托以大事的对象。现在我也想对你说同样的话。孝兴，我认为你是可以肩负我大汉未来的人。不只是你的用兵和智略，你的想法和创见也足以领导下个世代。

马隆：如此说来，我愿投入大将军门下，成为您的门生。

姜维：这样好吗？你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马隆：不，您是我遇见过这么多文臣武将中，唯一一个让我

内心感到悸动的人。

姜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也就请你多指教了。

马隆：是的，老师。

## 天险潼关 姜维军营帐

廖化：看到潼关的天险，就该知道不要继续进攻了。我们已经获得够重大的胜利，如果再攻不就是画蛇添足？会把本来的胜利都给葬送掉。

张翼：元俭，这句话是我说过的，可以有点创意吗？

姜维：不，如果要克复洛阳，那么潼关的天险是我们非要克服的挑战。那么关于攻击潼关，我就来说说我的策略。吸引陈骞出关作战。接下来，就是谋略的进行了，希望可以顺利。伯恭，命你率领两千老弱残兵在潼关前来回行走。如果敌人出关作战就退，并且四处放出我军不敌的消息。

张翼：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伯约你应该有所考量吧。

姜维：以作战坚实度来说，这个任务就只能交给伯恭你，希望你能明白。

张翼：没问题！

姜维：接下来放出我们要绕过潼关，由青泥隘前往洛阳的消息。如此一来，敌人一定会上钩。

张嶷：攻击潼关还真是恶战，就算是我辖下的无当飞军恐怕也无法派上用场。伯约请一定要派我出战，如果敌人都涌出关外，



正是我无当飞军发挥的时刻。

马隆：长安那边的防务请不要担心，氐人和当地武力已经照著我说的方法布阵了。虽说李特和齐万年这两人是氐人，但是他们颇有统兵才能，只要不要面对敌人主力部队，应该不会输。

姜维：很好，只要我军没有战败，长安那边就不会倒戈，可以暂时不用担心。

马隆：（老师为什么这么有自信？话说回来，建立了这一连串功绩，有自信也是正常的吧。）

向充：为什么不卫将军留下来帮忙防守？

姜维：因为卫将军毕竟是外地人，我们这些外人如果留在当地太久，只怕本来的恩义都会被忘记。

向充：原来如此，就如同丞相不深入南中治理一般。

来忠：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大将军都攻下长安了，还没有看到什么封赏？

姜维：我都已经当到大将军了，还能有什么封赏呢？

来忠：（确实呀，再下一步不就是受九锡称王？）

姜维：不知道幼常你对攻潼关有什么看法吗？

宁随：没有，军事本非我所长。

向充：（怪了，要是过去，老师一定会帮忙分析守将的心理，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

曹绲：攻击潼关不能拘泥一种方法，祖父当年是一边固守又一边渡河攻击才能打败马超。

姜维：渡河吗？要是我军有更强力的水军就好了。

杨兰：（马岱此行算是他武将生涯的总结吧，不管他再怎么勇猛也都年事已高。面对现在正值壮年的庞会，马岱真的有本事应付吗？）

姜维：关于你大哥的事情...

句扶：切勿挂心，我大哥是罪有应得，就这样死反而可以减少一点罪孽。

姜维：话虽如此，兄弟之情岂是这么容易抹灭？等到克复洛阳后，你还是把他带回去安葬吧。

句扶：谢谢...

张翼：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攻下潼关？我大概已经知道伯约的计策了。只是号称政通人和的贼营如果说真的中计，那就表示内部失调的程度还在我大汉之上呀。

姜维：没错。说司马昭的死对贼营影响太大了，司马炎终究还是欠缺这样的格局。

廖化：（皇后等人集体往并州去是什么意思？莫非她们真的没有意思要对付姜维？唉...现在大汉还剩下几个忠臣？）

柳隐：老大，攻下潼关，洛阳就在眼前了。

姜维：怎么休然你这么兴奋？

柳隐：那当然，中原的文化实在是比我想得要高深太多，完全不像是经过汉末战乱。

诸葛果：主公，潼关守将有一位叫做诸葛绪的耻辱，您还记

得吗？

柳隐：（诸葛姑娘学坏了，怎么这么毒舌？）

姜维：哦！那个在桥头被我们修理过的？

诸葛果：是的，请让果负责说服他，在混战中一定可以收到效果。

## 大晋的颜面 洛阳宫殿

司马炎：这是怎么回事？潼关的陈騫到底在做什么？敌人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为何不进攻？现在敌人都要绕过青泥隘来攻击洛阳了，他在想什么？！

魏舒：陛下，骠骑将军的防守策略完全正确。潼关地形险要，只要把守得当，敌人攻势就会瓦解。等到敌人士气低落就会不战自溃，不需要急着出兵去浪费自己的优势。

贾充：陛下，长安丢失以后，我军现在士气低落，没有和敌人正面交战的实力。淮南军和荆州军不能动，青徐军还在路上，而洛阳中军又有一大部分在北边和敌人对抗，能指望的就只有骠骑将军的部队。若是让他贸然出战，只怕我们会把这最后的有效战力给消耗掉。

司马炎：你懂什么！就是士气低落才需要关键性的胜仗一口气扭转局势。身为车骑将军，你也被蜀人吓破胆了？

贾充：陛下，臣没有这个意思。

钟会：陛下...

司马炎：中书令请说。

钟会：陛下，绝对不能出关作战，那是蜀人的诱敌之计。

和峤：（钟会这家伙还知道进忠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钟会：（一群白痴，我再怎么爱乱搞，要是潼关被破，洛阳就危险了。大晋灭亡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钟会：骠骑将军底下部队来源庞杂，有关中部队、陇西部队和弘农当地军队以及洛阳的外军，很容易号令不一。现在陛下应该做的，是确立骠骑将军的威信，让指挥权获得统一，而不是从后方指挥。蜀人的兵力很难从正面撞击潼关成功，但如果说进行野战歼灭守城部队，潼关纵然再险要也无法守住。所以臣断定这些小胜利和残兵败将不过都是蜀人制造的假象，目的就是要引我军出关。而敌人也不会笨到真的从青泥隘走，那样只会单单会减轻潼关的防守压力。

司马炎：朕有点失望呀。

钟会：什么？！

司马炎：朕一直以为你懂朕的心思，朕想要成为一个荡平四海的开国之君，而不是坐等守成的庸才。现在纵然守下潼关又如何？长安是一时半刻可以拿下来的地方？更不要说是雍凉等地。如果不歼灭张狂的蜀人，只怕这些地方将离大晋越来越远，甚至永久脱离。这可不是朕所想看到的。现在蜀人露出败象就该趁胜出击，否则等蜀人回复元气就来不及了。

钟会：……（完了，潼关看来是守不住了。这个司马炎距离

他父祖辈实在是太远。大晋如果真有什么万一，我又该怎么办呢？钟会呀，好好动动你可比张良的脑袋吧。)

## 水战的天才 潼关 晋军营帐

陈騫：完了，陛下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开关交战只是白白把地利优势送给别人。

胡渊：早该这样做的，蜀人最近连战连败，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

王濬：不，应该谨慎行事，好好利用潼关这样的天险才是上策。

王浑：我难得认同这蠢蛋，潼关的天险不可轻易抛弃。

陈騫：不行呀，既然圣旨已经到了，我就已经没有任何裁量空间。出战吧，说不定蜀人实力真的这么弱。

蒋舒：(国君昏庸，主帅无能，这样下去我们真的能赢?)

王韬：(这仗万一失败，洛阳就完全在敌人的攻击范围。然而陈騫这样有能的将领居然也遏止不住出关迎战的愚行，难道这真的是天意?)

## 潼关之战

陈騫：(不对劲呀，张翼的部队为什么不见踪影？圣上这个出战旨意真是致命，关内一堆忠诚度有问题的将领，要我出关迎击还真找不到什么人可以守关。最麻烦的家伙放前线可以让他们

当炮灰，但问题是后方的荀愷真的可以依靠？)

王韬：骠骑将军，趁现在还不迟，赶快撤回关内作战吧。

陈騫：我也知道，但是圣上的命令不可违。

王韬：您真的认为野战我们一定会获胜？

陈騫：我不知道，只能尽力而为。

王韬：洛阳那边根本就不知道情况严重，在那胡乱下指令，您也该明白圣上身边那些奸臣有多没见识。

陈騫：不要乱说话，小心你的人头不保。(王韬说的句句属实，当我在前线拚命的时候，贾充和钟会是不是在后面做了些什么？怪的是我和他们关系并不坏，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捅我一刀？)

王韬：(完了，好好的潼关天险被这样一弄根本就守不住。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想办法保全身边的部队，否则到时候在洛阳根本没有充足的战力来应付蜀人攻势。)

牵弘：守关的重任在我们身上，实在是压力很大。

荀愷：我倒认为指派我们守关只有两个原因，像我是因为我绝对不会叛变，怎么说我都是宣帝的外孙。

牵弘：那么另一个原因呢？

荀愷：陈騫认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叛变。

牵弘：.....

荀愷：(我的家传宝贝放在很安全的地方，这些蜀人应该不会想到才对吧。)

王浑：呕...呕呕...

王濬：不会水战就不要学人搭船，吐成这样实在很丢脸。

王浑：闭...闭嘴...呕...

王濬：哈哈，看你平常嚣张得不得了，现在这样还真是好笑。

王浑：身...身为北方人还会水战...你...太不正常了。

王濬：笑话，谁规定北方人一定不会水战？不用水战打败吴贼水军，我们一辈子也别想踏在江东土地上。

王浑：呕...还吴贼呢...先想办法打败蜀人吧。

王濬：(这个陈騫到底怎么回事？出关作战万一被击败的话，这些蜀人根本就不需要迎击我们的水军呀。陈騫也好，这个王浑也好，我身边尽是一些无能的家伙。这样下去，我恐怕要被埋没一辈子了。)

诸葛绪：(陈騫这王八蛋，居然把我丢到前面去当炮灰，我哪里得罪他了？更让人不爽的是，我为什么要和这个人渣降将站在一起？)

蒋舒：(从加入大晋以来，我已经不知道第几次站在这样位置？我的命根本就不值钱。不行，我不甘心就这样结束。我会舍弃句安是因为我还有理想，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完成蜀人独立。洛阳...我一定要回到那个地方。)

陈騫：果然如此...哈哈哈哈哈...蜀人的战力和我军根本就是均势，我们都被骗了。

胡渊：看见有蜀人就杀！没什么好怕的。

王韬：……

陈騫：不要害怕！就算敌人战力超过预期，我军也不是不能击败他们。朝廷已经派出援军抄蜀人的后路，只要支撑下去，胜利一定在我们这边。

胡渊：杀！杀！杀！

陈騫：(要是每个人都像我身边那位胡公子一样好骗就好了。)

姜维：只要冲破眼前的敌军，潼关天险就尽入我军之手，洛阳也近在眼前！这是决定两国胜负的分水岭，大家一定要奋力作战！

张嶷：我军缺乏强而有力的水军，要强行渡过黄河风险太高。相对来说，潼关虽南有山险，但在无当飞军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就让我翻过这座山，给敌人彻底的打击。

姜维：一直以来都麻烦你了，要是没有你，恐怕邓艾早就已经在一年前袭取成都得手，我们也没办法站在这边。

张嶷：不，那也要感谢你在十年前亲率大军来援救我，不然我也不可能活到现在。感谢的话留到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攻下潼关，直向洛阳。

姜维：好，只要伯岐能够绕到敌人背后，这场战争获胜的机会就很大了。

王濬：不对，蜀人根本就没有要过河的意思。这么说来，骠骑将军有危险了。全速前进，要是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包夹蜀人的后方。(该死的，好好建功的机会就这样泡汤。)



王浑：等我一下...呕...

姜维：陈騫，现在司马家已经步入衰亡，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

陈騫：你终究还是不懂呀，现在我和司马家已经被绑在一起，根本离不开他们了。

姜维：令尊不是对司马懿很反感？不是不认同他是社稷之臣？

陈騫：但是我爹的下场也应该看得很明白，在魏帝底下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司马家虽然有着篡逆的恶行，但是至少对于支持他们的人绝对没有亏待，甚至连过去的敌人的可以包容。贾充、裴秀、荀勖等人，哪个人不是因为这样而和司马家无法分开？

姜维：（原来如此，这就是这些魏臣之后为什么和司马家紧紧结合的关系。如果不能够拉拢这些人的心，只怕就算攻下洛阳，天下还是不稳固。）

张嶷：好！成功绕到敌人背后，现在开始突击！

牵弘：不会吧...

荀恺：蜀人是会飞吗？

姜维：敌人军心大乱，破潼关就在此时！

陈騫：打从出关迎战就该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该死！

诸葛绪：是你？！

诸葛果：想不到这位诸葛家的耻辱还记得小女子。

诸葛绪：闭嘴！谁是耻辱？

诸葛果：人遇到冤屈却不敢申，遇到打压而不敢反抗，这不是耻辱是什么？现在陈骞命你打前锋，很明显是要拿你当牺牲品，你也该知道自己的处境？现在你有两条路...

诸葛绪：我投降！

诸葛果：还真快...

诸葛绪：这个...诸葛姑娘...念在我们都是琅琊诸葛家之后，入蜀时也请多美言几句。

诸葛果：这点请放心，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诸葛绪：（超爽的，反正从诸葛诞背叛后我就天天害怕被清算，现在就算叛国，好歹蜀地诸葛家还家大业大，一定可以爬上去。）

姜维：刚才我和陈骞说的那些，你有什么想法吗？

曹绫：陈骞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司马懿父子这样的手法真的很厉害。以贾充来说，本来他也只是消极配合，到后来居然愿意主动帮忙弑君，就是因为司马家一步步用恩赏和赦免来拉拢他。

姜维：这样来看，接下来就算攻下洛阳，这些人也还是会继续为司马家卖命？

曹绫：不见得，别忘记就算是赦免，这些人心中都还是有芥蒂。像贾充还是会时时记著他妻子是李丰之女，裴秀也会随时记著他被田丘俭推荐过的事情。在天下太平的时候，这些不信任的因子会被眼前的荣华利禄压下去，但是碰到像现在的乱局，他们

的想法就很难说了。看看杜预为什么会投降，你不也该明白？靠恩赏和个人关系维系的政权看似强韧，其实却很薄弱。

姜维：原来如此，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荀愫：蜀贼，看见我这位宣帝的外孙还不让开？

柳隐：宣帝？是谁呀？

荀愫：居然连宣皇帝都不知道？那我说我是荀文若的曾孙你应该知道了吧。

柳隐：哈哈哈哈哈，早点报上这个名不就好了？可怜你曾祖父是一代名士忠臣，哪知道他的曾孙居然先去认外祖父。

荀愫：臭老头，你给我闭嘴！让你知道我“小养由基”荀愫的厉害！

柳隐：好好的荀家人不当，跑去当司马家的人。真替你觉得丢人。

荀愫：你懂什么？现在荀家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荀家。死老头，弓术还不弱嘛。

柳隐：小子，我也很讶异你能和我战到这样。看招！

荀愫：死老头！

柳隐：还没完！

荀愫：居然输给这样的老头...

柳隐：笑死人了，什么“小养由基”，那我也可以叫“小李广”。

荀愫：若不是我的宝弓丢在宝物库，怎么会输给你。

柳隐：宝物库是吗？呵呵呵...

荀恺：糟了...

柳隐：没想到还真的有宝弓，这小子不知道是单纯还是蠢呢？

句扶：蒋舒，你这家伙居然连我大哥都出卖。

蒋舒：当他出卖了益州人的尊严时，我当然要舍弃他。

句扶：哼！那么你当初出卖傅佥又是为了益州人的尊严？

蒋舒：不错，我认为只有终结这个畸形的外来政权，我们益州人才有出头天。

句扶：好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上你也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已。

蒋舒：你的眼界太窄了，难怪被刘备政权任用后就开始倒向他们。

句扶：我是遇上了值得我效力的人，和我的官职根本无关。

蒋舒：哈哈，说得好听，都当到左将军的人，哪里会知道我们这种小人物的痛苦。

句扶：你才是，一辈子沉浸在益州人的悲情有什么好处？

蒋舒：你还是不懂呀...

蒋舒：你的眼中没有大义，只是欺骗羌人帮这个罪恶的政权效力。

杨兰：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遇到现实上的矛盾就用借口来逃避。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理想之士了？

蒋舒：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益州好。

杨兰：哪怕是出卖自己最好的朋友？你知道傅佥他是怎么看你的？

蒋舒：我知道，他是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可怜我。

杨兰：你仔细回想一下他是如何对你，难道都只能用施舍来解释？当整个大汉都认为你无能，只有傅佥愿意担保你来协助他防守阳安关，这样你还不明白？

蒋舒：那是他愚蠢！不论如何，我都不会原谅外州人在这边的所做所为！

杨兰：（坚强的外表果然搭配着虚弱的内心，他似乎也快到临界点了。）

姜维：这一支水军是你训练出来的？

王濬：不错，要伐吴就得击溃他们的水军，否则只会重蹈过去大魏屡次无功的覆辙。

姜维：原来你已经想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了，真是了不起的人才。只是像你这样的人才为什么还被留在这个地方？

王濬：时候未到，我也只能这样解释。

姜维：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在别的地方发挥呢？我们大汉欠缺像你这样通晓水战的人才，万一东吴和我们发生战争，需要有强大的水军才能相抗衡。

王濬：哦...这么说...你也考虑到自己的盟友会背叛？

姜维：上次东吴趁我们受到攻击时偷袭永安，我不能保证这

盟约的有效性。

王濬：真是的，要是大晋有像你这样的领袖，我又怎么会被埋没至今？不过我先声明，如果想要建立水军，那么预算就不能省。（这样我也可以趁机刮点油水。）

姜维：没问题。

王濬：有意思呀，就让我来加入你们吧。

陈騫：完了...一切都完了...被洛阳那边的人给害死了！贾充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大晋没了他们也没好日子呀！我已经竭尽了智慧，又掌握了天险，没想到还是被攻破，莫非这真是天意？

步兵：骠骑将军居然跑了？那我们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姜维：继续扫讨残兵，确保潼关能够被我军完全掌控，如此才能进军洛阳。

姜维：你是...王韬？

王韬：不错，不愧是长期和我军交手的敌将，连我这样的小官都记得一清二楚。这场战争你们已经获胜了，总大将骠骑将军也已经逃离这里。所以，我有一事相求。

姜维：请说。

王韬：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们剩下的降卒投降，放过这些可怜人一条生路。否则，就算是拚尽一兵一卒，我也可以拖延你们的进兵。

姜维：不用担心，我不会做出项羽或是白起的举动，这些人未来也都是我大汉的子民。

王韬：如此，我就愿意把潼关献给你。

姜维：等一下，我都接受你投降了，你还要去哪里？

王韬：如此的大战居然没人牺牲，我大晋会被人耻笑的。我和句安相处那么久，比谁都知道当降将的痛苦。我是个软弱的人，不敢选择他的生活方式，这点也请你理解。

姜维：你这又何苦？

王韬：哈哈，在这一刻，我似乎感觉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也能站到和你一样的位置呀。

姜维：好好安葬这位义士...咦，尸体消失了？

诸葛果：诞生于虚无中的人，自然是要回到虚无中去的。

姜维：什么意思？

诸葛果：没什么，主公请不必在意。

姜维：（接下来就是洛阳了...复兴汉室和创造新时代都在此一举。）

## 第四十二回 安邑之战

### 宁随的改变 姜维军营帐

王濬：潼关降卒目前暂时粗估为三万多人，之后应该还会有

增加的趋势。

姜维：士治，你和诸葛太守就先下去休息吧，我会奏请圣上裁夺对你们的任命。

诸葛绪：（我这个姓诸葛的，再怎么样也会混得比你这个无名小卒好。）

诸葛果：这样好了，既然诸葛太守是父亲的远亲，就请您直接去面圣如何？小瞻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他送回成都？）

诸葛果：（把诸葛绪这样无能的人放在这边只会影响到王濬。与其这样，不如赶快让他高升，也请主公理解。）

姜维：（我明白了，你说得完全正确。）那么士治，潼关这边就暂时拜托你了。

王濬：敢把潼关交给我这个降将防守，你还真是胆子不小。哈哈，或许我这五十多年的生涯就在等这一刻吧。

宁随：伯约，你认为对这三万多的降卒该如何处置？

向充：老师？

来忠：（终于开口了？）

姜维：当然是本于对王韬的承诺，接纳他们的投降。

宁随：如此就中了他的诡计了。他用自己的死来换取你的信任，实际上却要对你施最恶毒的计策。你认为我军有这个能力接纳三万多人的降卒？多这三万多没有士气和战力的降卒，还得负担他们的粮食，没想过会拖垮我军？放他们到前线，他们有可能



会倒戈。留在后方，他们随时都会在后面制造困扰。他们的亲人和妻小都在洛阳附近，就算归降也不会全力作战，把他们当战力就会落得像毌丘俭一样的下场。

姜维：那么幼常你有什么好建议？

宁随：全数坑杀，一个也不留。

姜维：这种事情我怎么做得出来！

柳隐：你疯了吗？我们是正义之师，为什么要做出和白起那疯子一样的事。

宁随：正义？当你被那三万多人拖垮时，后世只会嘲笑你的愚蠢。杀三万人，可以彻底减少敌人的战力，也可让敌人产生畏惧，断绝抵抗的念头。

曹绫：有道理呀，当年祖父也是在官渡战后坑杀袁绍数万降卒，名震天下。结果造成之后那不争气的袁家兄弟还能在河北抵抗祖父军队七年之久。

宁随：曹家公主，你到底想说什么？

曹绫：这三万多人确实不可留，我军没有能力筹措他们所需的粮食。不过如果坑杀他们，只怕接下来碰到的抵抗也会异常激烈。

姜维：那么你有什么好主意？

曹绫：放他们回去就好了。这些人被放回去也不至于成为敌人的战力，战败后的他们有如丧家之犬，短时间内根本没办法作战。而且，他们回去后会因为恐惧而夸大我军的战力，并且把这

样的恐惧散布给后方的军队。

姜维：原来如此，这样确实可以两全其美呀。

宁随：似乎有点天真呀...

曹绫：会吗？这不就是过去某位智者说的“攻心为上”？

宁随：哼哼...

姜维：（现在我军还不宜马上进攻，稍微等一下其他方面的战况再来决定。如果皇后和元凯的分队能够进军顺利的话，攻下洛阳就大有可能了。）

公元二六四年十月，蜀汉军队攻破天险潼关，晋军残兵只得往洛阳撤退，蜀汉军通往洛阳的道路已经是毫无阻碍。

### **青泥隘之战 蓝田 魏军营帐**

王沈：自从高贵乡公那件事情以后，虽然获得擢升到三公，但却从来没有回去过洛阳。现在当到了江北都督也没什么好高兴的。比起带兵打仗，我还是喜欢担任文职呀。《魏书》的编纂工作也迟迟无法进行，这样拖下去不知道要搞到何年何月。

武官：不过，愿意把北荆州的地方交托给您，也表示朝廷对您的器重呀。

王沈：是没错，不过这次我奉命讨贼，却只能带这点人马去奇袭长安，我真的很不安。

武官：不安，您不都已经通过青泥隘，到达蓝田这里？

王沈：真正的作战才正要开始而已，我手上这一万人的部队就算可以攻下长安，万一面对姜维的回师恐怕还是毫无胜算。

武官：姜维他一定会在潼关被打败的，您不需要担心他回师。

王沈：（我怕呀，当年彦纬对我说过他在洮西被姜维打得惨不忍睹的样子，我可不敢想像自己面对姜维的惨状。）

士兵：报，前方出现蜀人军队。

王沈：既然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通报？

士兵：因为敌人的阵法太诡异，将士们都看傻了。

王沈：什么样的布阵？

士兵：您看看。

王沈：这是什么？该死，会摆出这种阵法的只有姜维呀。

武官：到底怎么回事？

王沈：以扁箱车为阵，以八阵之法联车为营，真是可怕的对  
手。面对这样坚实的防守，我们的骑兵队也发挥不了功能。嗯...  
要是贸然出兵，只怕会像彦纬那样惨败呀。

士兵：哈哈哈哈哈...

王沈：你笑什么？

武官：啊！

王沈：你是什么人？

齐万年：哈哈哈哈哈，别这么严肃嘛。在下齐万年，关中氏  
人的领袖。想不到堂堂大晋的江北都督大营居然会如此没有防备，  
连被人渗透都不知道。

王沈：两军交锋本应在战场，想不到你居然会用如此卑鄙的手段。

齐万年：话可不能这么说，过去你们汉人不也派人行刺过辄比能？

王沈：哼，既然落到你手上，要杀要剐随便你。

齐万年：你像是这么有勇气的人？我记得你在高贵乡公要义讨司马昭时，你还跑去告密嘛。

王沈：为什么你这个蛮夷会知道这么多？

齐万年：如果你以为天下只有汉人才有文化，那才是大错特错。放心吧，我怎么舍得杀你？用你来换取姜维的信任比较划算。

王沈：怎么？你不是效忠蜀人？

齐万年：你说呢？我看起来像是忠义之士？

王沈：（想不到我堂堂太原王家的成员，居然会落得被蛮夷俘虏的下场，我真是把叔父的脸都丢光了。）

公元二六四年十月，江北都督王沈的荆州军因齐万年的擒王策而彻底溃灭，主将王沈也被俘，自此蜀汉在关中已经是大致站稳脚步。

## **卫瓘之计 晋军营帐**

卫瓘：这次的目的可不是歼灭眼前的贼军那么简单而已，而是要去联络五部匈奴。只要能够把眼前这位质子带到刘豹面前，

相信刘豹会知道该帮助谁。这个任务关系到大晋的存亡，所以只可成功，不许失败。那么现在有谁愿意担当这个任务？

庞会：交给我吧，家父曾与匈奴呼厨泉交手过，因此对于匈奴人也很熟悉。

卫瓘：（这庞会确实是合适的人选，有勇有智，但他只要听到关羽名字就抓狂，天知道他会不会搞砸。）

卫瓘：那就让庞将军去吧。记住，中途不许有任何耽搁，否则唯你是问！

庞会：是！

卫瓘：（等他走以后，再叫胡奋也去，就算庞会误事，至少也有人可以和刘豹接触。）

## 河东的战况 蜀汉军营帐

杜预：目前所有军队都已经完成渡河，现在已经可以随时准备进军了。

张星彩：嗯...关于并州这边，可否给予更多说明？

杜预：并州邻近胡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胡汉混杂的情况非常明显，当地居民的尚武风气也是由此而来。

张星彩：我记得关伯伯也是在这地方出生的，果然是这样的环境才能培育出万人敌。

杜预：虽说过了黄河可以稍微安心，但还是要多加小心敌人的攻击。

宗预：这么说来，我们得应付当地的守军？

杜预：我们必须要在这一带把敌人在并州的部队或是从洛阳过来的方面军给歼灭才行。河东这边靠著我杜家累积的人脉，是个足以做为我军迎击的据点，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决战。否则要是让这些部队过去，潼关战线可能会受到打击，长安也会不保。

马岱：原来如此，这就是分兵最大的目的。

张星彩：关索呢？这个时候他和孟家姑娘都到哪去了？

宗预：我好像记得他说过要去看自己父亲的故乡。

张星彩：真是会擅自行动，等他回来一定要给予重惩。

士兵：报！贼军部队出现，现在正在距离我军不到十里的地方驻扎。

张星彩：果然敌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居然想到要从这边攻击关中。既然敌人已经出现，我们就该准备迎击。

杜预：敌人的动向如何？是不是继续进军？

士兵：不是，敌人本队都驻扎在原地，只有少部分人马往北方出动。

杜预：少部分人马？怪了...往北边的话...糟糕，是五部匈奴！

夏侯：该不会是他们要拉拢匈奴人来对付我们？

杜预：正是。

夏侯霸：可是匈奴人确实提供我们大魏一万骑兵，不可能再回头帮司马家呀。

杜预：不，如果说他们手上握有质子呢？

夏侯霸：刘豹的儿子...对呀...

杜预：都怪我太过乐观，居然没想到敌人会出这招。要是匈奴人倒向司马家，光我们分队的人数根本不足以抗衡，甚至还会影响到河北的魏军。

张星彩：还有没有没报告的事情？就算是不重要的也好，我想要多知道一点资讯。

士兵：那一小队人马挂的旗帜是“庞”，不过小人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马岱：不，这太重要了！皇后，一切都还有机会。那是庞会的军队，他正是那位庞令明的儿子。

张星彩：原来是他，在子午谷时我确实看过他没错。

马岱：如果是庞会领兵，我敢预测他不会直接往五部匈奴去，哪怕是违抗命令，他的目标都会是解良。

张星彩：这么说来，他眼中只有父仇？

马岱：是的。

夏侯霸：可悲呀，这个人简直就和过去的我一样。

张星彩：马将军和赵将军，请你们两位以轻骑率领五百名骑兵直奔解良，务必在那边阻挡庞会的攻势。

赵统：遵命！（皇后看起来指挥若定，但是表情却没有那样的从容。）

张星彩：（关索，你一定要撑到援军到来。）

## 关索的选择 河东 解良

关索：问了这么多人才问到，老爹的故居比想像中的还要不起眼。

花鬘：这个...关索...为什么你要叫我跟你一起来？

关索：为什么呢？你本来就是我们的一家人不是吗？

花鬘：真的？

关索：是呀，鲍三娘、王家姊妹...

花鬘：去你的！

关索：别生气嘛...开玩笑的，我的心中你永远是第一。

花鬘：那你当时为什么在南中逃婚？

关索：那是霍弋怂恿我的，他说要我不要为了一颗树放弃整个森林。

花鬘：老娘早晚会和那个损友算帐的啦。

关索：我的老爹呀，虽然我平常不太喜欢提起他，但我知道他是个大英雄。在白马之战一个人冲进敌阵砍掉颜良的脑袋，威名震动天下。之后北伐还打得曹操想要迁都，威震华夏。更可贵的是，他对先帝那份赤诚，就算是曹操用尽功名利禄拉拢他，都没有办法让他离开先帝。

花鬘：原来他是这么了不起的英雄，之前我一直都不知道。

关索：正因为这样，所以像我这种胆小又无能的败家子没资格继承老爹的事业。

花鬘：我可不这么认为，你可是我见过的汉人中，第一个愿



意站在南中这边来理解我们的人。你甚至还为了保护我们，不惜和丞相的军队交战，这些是胆小鬼会做的事情？

关索：因为你们愿意给我这样丧失目标的人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这只能说是报恩。

花鬘：呵呵，原来你也是这么不习惯别人的夸奖的啦。

庞会：你们是关家的什么人？

关索：（这人实在是来者不善的样子，等一下...后面那些是贼军？）

花鬘：（关索，一起杀出去？）

关索：（不要莽撞，一切听我的。）姓关？你误会了，我只是和乡民一起来观光的。

庞会：观光？说起来，你的口音确实不是当地，反而比较像是蜀地那边...等一下，这里的居民说有一个人一直在问关羽的故乡，不就是你吗？

周旨：哦？这么说又有一个人可以杀？

刘渊：（真倒楣跟这两个人，一个是杀人狂，一个是只想要复仇的蠢蛋，早就把本来的任务抛在脑后了。）

关索：且慢，我确实是来自蜀地，也和关羽有点渊源，且听我细细说明。禀将军，小人本住在江陵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关云长，他蛮横不留情，纵兵抢劫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骗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关府，强奸了一百遍，一百

遍，最后她悬梁自尽遗恨人间。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谁知那关云长，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市前。小人身壮健，残命得留存，可怜老父他魂归天！此恨更难填。一面勤赚钱，一面读书篇，发誓把功名显，手刃仇人意志坚！铭记此仇不共戴天！

庞会：原来如此，你也是关羽那禽兽的受害者之一。这样吧，不如我们一起放火烧掉这房子泄恨如何？

关索：正有此意。

花鬘：（关索？这是你父亲的老家...）

关索：（这种已经没有感情的空屋哪比得上你重要，相信父亲也会认同我的做法。）

花鬘：（嗯...）

步兵：将军！后方蜀人军队来袭，快点迎战。

庞会：可恶呀，居然有人敢在这时候妨碍老子！

周旨：正好呀，蜀人的血是不是比较特殊呢？我想亲自品尝。

刘渊：（蠢呀，这些人根本不是做大事的料。）

关索：（快，我们趁机开溜。）

花鬘：（嗯...）

## **宿命对决 河东 解良**

马岱：庞会，看见解良变成这样你很满足？

庞会：马叔叔，你永远不懂我那炽热的复仇之心。

马岱：令明不会希望你变成这样，关将军也是成全他的武人之心才这样做的，为什么你还不明白？

庞会：那是两回事，我活下来的目的就是要铲平关家，让姓关的从这世上消失。什么忠义，什么国家，什么魏晋都不关我的事。

周旨：旁边那位白袍将军还挺厉害的，刚才和你交手，一不小心就差点丢了小命。

赵统：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中了我两枪还面不改色。

周旨：才两枪而已，我还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快感，要杀我至少也得让我觉得痛才行。

赵统：你这么希望的话，我随时让你感到痛。

周旨：哈哈，我等着有人能杀我也等好久了，快来杀我吧。

刘渊：.....

马岱：你的部队都已经被歼灭，通往五部匈奴的路也被断了，乖乖投降吧。

庞会：哼，我在完成复仇以前，怎么能够就这样死？弟兄们，跟我冲出重围！

赵统：有本事就来吧！

马岱：赵将军，不要把庞会逼得太紧，否则会造成过大的损失。更别忘记我们真正的目的。

赵统：我知道...

## 匈奴王刘豹 匈奴单于帐

胡奋：我是安定胡奋，今天代表大晋来见单于您。

刘豹：哦？明知道本单于反叛大晋，还来和我们接触，看来是有什么话说了？

胡奋：令公子在我们手上的事情应该知道吧...

刘豹：当本单于决定提供大魏骑兵时，你也该知道我已经打算舍弃他了。

胡奋：但是...

刘豹：这样好了，别说本单于不给你们机会。这次你们在并州和蜀人交战，我们会提供援军给你们。

胡奋：真的？

刘豹：这样你应该就可以回去覆命了吧。

胡奋：感谢单于深明大义，这样我也可以回去交差了。

刘豹：当汉人战争，开始争取我们的时候，就是大匈奴再生之时。打得越凶越好，最好把你们的人都打光，这样我们才能回复冒顿单于时代的荣光。

## 星彩的考量 蜀汉军营帐外

袁綝：请皇后千万不要责罚关将军，他也是思亲心切才会这样做的。

张星彩：我知道，反正他也误打误撞延误了敌军的行进，勉

强算是将功折罪。

夏侯霸：皇后果然还是很担心关将军呀，你刚才已经站在这边快一个时辰了。

张星彩：他从以前就是那样让人担心呀，做事没有一点计画，总是想到什么做什么。他在二伯遇难后就像着了魔一般，什么人的话都不想听，只是想找个地方逃避而已。结果，就算是我没办法救他，反而是诚挚的南中人让他找到了生活目标。

夏侯霸：原来这就是你入宫当皇后的真相？

张星彩：输了的人就该乖乖退场，这是父亲给我的教诲。

宗预：倒是皇后您这次自愿带领分队前进，想的应该是和我们一样吧。

张星彩：应该是这样，我不想留在那边继续制造大将军的困扰。

宗预：元俭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过固执，对于自己认定的事物就不会改变看法。因为这样的固执，所以他宁愿抛弃东吴给他的一切也要回归大汉。

张星彩：简直就是二叔的翻版对吧。

宗预：是呀，然而这样的性格却也开始在大汉军中造成不安。

夏侯霸：这么说来，廖将军还是一直认为伯约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自己一己的权势？

宗预：没办法，光看东吴出的那几位大将军就会让人感到不安，任谁也会害怕伯约变成孙峻或是孙綝。

夏侯霸：要是认识伯约的都该知道，他的心从来就没有放在夺权上，否则要是他想的话，成都那些人阻止得了他？

袁綝：他也不只一次说过，要是他跨出那一步，彻底取得权力，那么他将无法回头。

张星彩：之前廖叔叔一直希望我能出来号召那些名将之后一起对抗姜维，但我没答应。我不认为在面对大敌时还内斗会有好下场。

袁綝：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在这时候和伯约翻脸，是要我们之前辛苦的成果前功尽弃？

张星彩：所以我选择自愿带领分队，希望能让姜维的指挥系统不要出现混乱。

宗预：不过之后呢？如果打下洛阳后，皇后您会怎么决定呢？

张星彩：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汉的皇后，陛下的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

夏侯霸：这么说来，万一刘家皇帝希望伯约死时，你也会支持？

张星彩：可以的话，我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呀...

## **卫瓘的怒火 晋军营帐**

卫瓘：真是不敢相信，我要你去联络五部匈奴，结果你跑到哪去？为了私怨而不顾国家安危，你这是名将之后的样子？

庞会：对我来说，报父仇才是一切。看见仇人的故乡还不去破坏，这才是武将的耻辱。

卫瓘：你简直是太不把我这个大将放在眼里。来人，给我拖下去砍了！

胡奋：请您三思呀，再怎么说他也是名将之后，杀了会让士兵动摇。更何况我们也完成了和刘豹的接触，他也答应要派兵支援了。

刘渊：（就算答应支援也只是暂时，父亲没见到我之前，是不可能尽全力的。）

胡奋：他还是中书令的亲信，您该不会希望和他结仇吧。

卫瓘：（想想那个钟会确实不好惹，万一我动了庞会，恐怕他也不会对我善罢甘休。）好吧，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给我拖下去重打五十大板！

刘渊：（现在再处罚又有什么用，好好的机会都被这个蠢才毁了。现在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背叛大晋，这个政权实在不值得我们支持呀。）

庞会：哼！

卫瓘：现在我们要和眼前的蜀人一战，以我方人数占优势的情况来看，获胜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这次进兵没想到会碰到蜀人，实在是够不顺。如果我没办法打胜仗的话，只怕朝廷永远没有我的位子呀。）

## 古战场安邑 蜀汉军营帐

张星彩：关索和孟姑娘，两位日前擅自行动，完全藐视军法。

花鬘：这是有原因的啦！

关索：皇后娘娘，我甘愿受罚。但花鬘是我强行拉她去的，一切和她无关。

张星彩：你误打误撞发现敌人作战计画也算是大功，这次就免去你的处罚。

关索：谢皇后。

张星彩：（这样就好了，以后我永远是皇后，你永远是一关将军...）

张星彩：现在我军已经准备迎击卫瓘的军队，也请帮忙分析目前的作战局势。

杜预：此地名为安邑，战国时期的魏国曾经定都于此，后还因为秦国的威胁而把国都东迁。而在楚汉相争时，韩信也曾在这里大败魏豹的军队，席卷整个魏国。现在我们也不妨模仿韩信的策略，佯装发兵北上和匈奴人会合，实际上以主力部队直接进攻对方大本营。只要大本营一溃，敌人全军就会溃败，河东甚至并州都可尽入我手。

张星彩：好，一切就照计画进行，务必要在河东全歼敌军。

袁隸：皇后，我们得做好面对匈奴部队的最坏准备。

张星彩：如果说匈奴人倒向敌方的话，就真的很麻烦了。

袁隸：不用担心，先父袁本初也曾经以大戟士大破过余夫罗



的部队，所以只要稳固阵势，一样可以迎击匈奴兵。况且匈奴人应该还是摇摆不定，只要稍微受挫，必定可以让他们回心转意。

张星彩：那就请袁将军多加准备了。

袁綝：是！

花鬘：就算你饶了关索，我也不会因此而感激你。

张星彩：算了吧，我从来没有希望你感激我。只要你能和关索能够这样继续下去就够了。

花鬘：你...

关索：（看来也是该认真面对问题的时候，幸好父亲你留下庞会这个麻烦，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追上你呀。）

袁綝：义父说过，他认为关羽将军在武的境界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最多只有吕布可以和他抗衡。义母还说...

张星彩：说什么呢？

袁綝：没什么，请当我没说过。（当时吕蒙大军去抓关羽将军，几乎出动整个东吴一线将领都还差点抓不住他。记得义母是用尽一切方法才勉强牵制住他，让丁奉和马忠得以趁虚而入。其实我可以体会，义母的立场也很尴尬，她绝对不愿意参加这场战斗，但她偏偏又姓孙...）

马岱：没想到庞会会这么执着，这和我过去印象中单纯的他实在差太多了。如果不能把他从复仇的深渊中拖出，只怕我将来到那边还是无法面对令明呀。

夏侯霸：关于匈奴的质子，如果他出现在战场的话，或许我

们可以试着说服他。我不认为他是诚心要效力司马家，只是想要找个机会脱离人质生活而已。

赵统：这次在解良的交战中，有个人让我非常在意。那个叫做周旨的人，中了两枪还面不改色，彷彿没有痛觉一般。

张星彩：天下会有这样的奇事？

赵统：不，光是这样我不会在意他。而是他乐于上战场战斗，彷彿就在享受合法的杀人乐趣。比起单纯享受战斗乐趣的文鸯，这样的人糟糕一万倍。

宗预：不知道元俭能不能想通呢？如果我大汉上下不能齐心对外，面对司马家恐怕还是难以取胜。

杜预：卫瓘不是什么名将，不过河东卫家在当地也是颇有名望，恐怕卫瓘也是看重自己家族的地缘力量才会由此出兵。不过不用担心，卫家再怎么有名望，还是远远不及祖父在此地树立的庞大影响力。

## 安邑之战

卫瓘：蜀人怎么这么厉害？！明明才侦查到他们往北前进，怎么现在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前面军队听好，一定要尽全力阻挡蜀人的攻势，只要拖到本队回来，我们就赢了。

胡奋：后面那家伙只会在那鬼吼鬼叫，却也拿不出一计策略。陛下怎么会用这种人来统率大军？

周旨：觉得碍眼的话，干掉他不就没事了？

胡奋：你说什么？

周旨：没什么...只要享受能够杀人的时刻就对了，嘿嘿嘿...

胡奋：（话说回来，这个卫瓘前阵子差点和皇家结亲，只是没想到被贾充抢先，从此一蹶不振。现在自愿领兵出征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对贾充或是钟会来说，会希望这个家伙活着回洛阳？我身边那个杀人狂看起来很疯，但是某方面来说，脑袋似乎又很清楚嘛。）

周旨：小赵将军，你能不能再过来刺我两下呢？

胡奋：（我收回前言。）

庞会：该死的卫瓘，居然当众给我难堪，现在就算钟会没有命令我，早晚也会要你的命。不过在这之前，我会让你们蜀人知道什么叫做复仇之鬼！

刘渊：很抱歉，让你们这些陪我一起进洛阳的弟兄们上这种无谓的战场。

匈奴兵：别这样说，为了世子，我们随时愿意牺牲。

刘渊：（现在脑袋该转一转，究竟我该怎么做？我总不能真的跟大晋一起陪葬吧。）

杜预：眼前的敌人并不多，请皇后把握机会，一口气消灭敌人。

张星彩：我明白，只要在这里获胜，并州就是我们的了。

关索：（该面对的还是面对，如果我不挺身面对庞会，难道要让关家小辈去面对？我不能再让关彝牺牲了。）

花鬘：（关索这家伙，只要一有这种认真的表情就知道要做傻事的啦。）

张星彩：（与其挡著他，不如放他做想做的事情，父亲总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全力冲散中央的骑兵队。）

夏侯霸：右侧的部队看起有点不寻常。

宗预：该不会那就是匈奴质子的部队？

夏侯霸：如果是的话，就让我和他谈谈，说不定可以拉拢他到我方阵营。

赵统：周旨，这次一定要让你知道，战争不是用来享乐的！

马岱：庞会，你要执迷不悟到什么程度？

袁綝：还是请小心，我有预感匈奴人会来奇袭我们。

刘渊：大匈奴的骑兵？难道父亲决定归顺大晋？不，光看这样的数量来看，距离全力支援还差太多了。

卫瓘：哈哈，赢定了。面对两面包夹，你们有赢的机会吗？

袁綝：亡羊补牢，犹时未晚。现在匈奴人的部队并没有很多，只要排好阵型，以盾御之，以戟攻之，还是可以破他们的骑兵阵。西南方的村庄可作为御敌的据点，将我军聚在此地，即可巩固防御，对抗匈奴骑。

卫瓘：该死！胡奋他们没能阻止蜀人前进？后备部队出动！加强守备，绝对不能让蜀人攻破本营！

庞会：你是当日和关羽有仇的那位...

关索：我是骗你的，其实我是关羽的三子。

庞会：哈哈哈哈哈...

关索：开玩笑的，你还真信了？

庞会：不，不管是真是假，你都得死！去死！去死！去死！  
去死！

关索：（这家伙是疯了吗？）

庞会：你果然是关羽的儿子...错不了，那种奇怪的刀法。

关索：看来是逃不了了。

庞会：那你就更该死了！

关索：关家密技，青龙岩斩破！

庞会：天武杀道，断头道！

关索：这家伙怎么打不倒？

庞会：关羽的儿子果然不那么容易对付。

关索：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吧，我们关家可不会害怕像你这样  
小器的人。

庞会：小器？你懂什么？难道当年吕蒙砍掉你父亲的脑袋时，  
你没想过报仇？

关索：就算有，我也不会愿意把自己搞成人不像人的样子。

庞会：哼！还轮不到你这仇人之子说我！

周旨：果然等到你了，别让我失望呀。

赵统：你这么想死就成全你！绝对要让你知道，战争才不是  
儿戏！

周旨：来吧！来吧！来吧！

赵统：赵家密技，飞鹰！

周旨：好枪法！哈哈哈哈哈...

赵统：（这家伙流这么多血还面不改色？！）

周旨：不错，不过要让我能感受到痛觉还有待努力呀。

赵统：什么？！

周旨：期待下次你能真的杀掉我。

刘渊：在下匈奴单于之子刘渊，特来向敌人大将讨教。

夏侯霸：匈奴人居然会如此知书达礼？我就试试看你有多少斤两...

刘渊：请！好强...天下果然充满着未知的强者。

夏侯霸：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日后一定是不可限量。

刘渊：若不是将军您手下留情，只怕刘渊早成为您刀下亡魂。

夏侯霸：你和我所认知的匈奴人差很多。

刘渊：早在数年前我就被送到洛阳来当质子，接触中原的衣冠文物也算有点时间。

夏侯霸：原来如此。我想你这次出兵，应该不全是为了司马家吧。逃离司马家的掌控，回复自由之身才是你真正的考量。

刘渊：不错，虽说身为质子，我早有被杀的觉悟。但在功成名就以前就死，还是感到很不甘心。

夏侯霸：你愿意归顺我军吗？

刘渊：那么请先打败我，如此我就回报了司马家对我的恩情。

夏侯霸：原来如此，你真的不简单呀。

胡奋：继上次子午谷之后又有一个女将，蜀人难道真的没人了？

张星彩：那么上次你打赢了？

胡奋：.....

张星彩：既然没有打赢，就不要随便小看女人。

胡奋：上次是意外，这次你们可没这么好运！百贰拾七式 八  
锺！禁千贰百拾壹式 八稚女！

张星彩：差点就没命了...等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东西保护我？

胡奋：你受死吧！

张星彩：打够了没？！星彩无残！

胡奋：蜀人为什么老出一些怪力女？（比起来，我的芳儿真是温柔贤淑。）

张星彩：这是关索给的护身符...难道我和他的孽缘还是没这么容易切断？

马岱：庞会，你知道这里是哪里？

庞会：并州。

马岱：没错，过去我也和令明在这里并肩作战，最后大获全胜，击斩郭援。

庞会：这些事情我听过，父亲当时能够名扬天下，靠的就是这场战役。

马岱：只是我真的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要和令明的儿子交

战。

庞会：如果你不妨碍我复仇，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马岱：我有义务要阻止你沉沦下去，为了复仇看看你变成什么样子？就算令明后来投效曹操，但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那样坦荡，只是尽己所能来为自己主公奋战。而你呢？为了复仇什么丑事都做尽，现在居然没用到去破坏关家的故乡。

庞会：那又如何？为了复仇，我可以当司马家的狗，甚至当钟会的狗都无所谓。我所要的只有能够帮我复仇的力量而已，就算世人将我贬低到极点我都甘之如饴。

马岱：够了，我一定要阻止你继续错下去。

庞会：你能够阻止就来吧，这世上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复仇，哪怕是关羽出现在我面前，我也会毫不犹豫迎上前去。

马岱：庞会，你这是何苦？

夏侯霸：收手吧，现在的你就和过去的我没有两样，只是为了复仇而活的行尸走肉。

庞会：就算如此，我也要复仇。我不像你，只因为司马家取得政权就逃到父仇的敌人那边，把身为子女该做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

夏侯霸：因为我还是知道，真正的敌人是篡夺大魏的司马家。

庞会：对我来说，大魏或大晋都没有差别，谁可以帮我报父仇，谁就是我的主子。

夏侯霸：真是可悲呀，然而除了你自己觉悟以外，没有人可



以帮你。

庞会：哼！养出像你这样的叛徒，夏侯妙才将军在天之灵可是会哭泣的。

夏侯霸：我才不认为庞令明希望看见自己的儿子变成这样。

卫瓘：我就知道你会成为大晋的叛徒，你们京兆杜家终究是被清议贬低的一门。

杜预：如果面对自己故乡被毁还不挺身反抗，那才是可悲的懦夫。

卫瓘：哼！枉费文皇帝如此看重你，你却这样回报他。

杜预：伯玉，你我应该都一样，受过曹家的恩惠不比司马家少，你有什么理由只对司马家效忠？

卫瓘：你说这样的话还真是不负责任，请问我能做什么？像王经那样当烈士？落得满门抄斩再向自己母亲道歉？

杜预：终究你还是和过去的我一样，面对权力只有屈服，宁可压抑自己的良心也要求苟活。

卫瓘：人在朝堂本来就身不由己，这些事情你本来就该明白。

杜预：你不觉得这是狡猾的逃避理由？到了后世，人们只会尊崇王经这样的烈士，不会管你是因为什么理由而对司马家屈膝。

卫瓘：（这些我也知道，甚至我在司马家底下也不安全呀。但我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只好随波逐流，不是吗？）

卫瓘：我的军队居然被蜀人这样摧残，这怎么可能？这一切都是幻觉，骗不了我的。

刘渊：等一下，在下匈奴单于之子刘渊，见大汉义军来到，愿弃暗投明归顺。

夏侯霸：匈奴质子，如果拉拢到他，相信匈奴会尽全力相助。

张星彩：好，这就接受你的投降。

刘渊：多谢，那我先带我的部队撤退表明归顺之意。

卫瓘：刘渊居然叛变了？！完了，这下我真的赌错了，蛮族学习了中原文化，终究还是蛮族呀。

杜预：歼灭敌军，立刻挥军西进。

夏侯霸：接下来就准备和大魏军合流，相信和玄伯合力，一定可以击溃司马望的军队。

## 第四十三回 河内之战

### 卫瓘的末日 安邑附近

卫瓘：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庞会：把军队打个精光，现在又想要逃跑，实在很难看呀。

卫瓘：还不都是你，如果不是因为你以私废公，现在我们早就可以靠著匈奴的援军打败蜀人。

庞会：看见刘渊阵前叛变，你还没发现到这个事实？如果刘渊带更多匈奴人来，你会死得更惨。

卫瓘：强词夺理！等一下...你想要做什么？

庞会：你说呢？大军溃败，大将战死沙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卫瓘：你这家伙，是在怨恨我责罚你的事情？

庞会：蠢呀，想想洛阳那边有多少人希望你永远不要回来。

卫瓘：是钟会和贾充那一伙人？我明白了，那些家伙终究还是要干掉我呀。

庞会：清楚就好，这样你死也可以做个明白鬼。

卫瓘：你才是什么都不知道呢，钟会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死的真正原因。现在陛下为什么可以劝退楚王而继承文皇帝的基业？主要还不是靠着那份号称是文皇帝手书的遗书。但是那份遗书根本就是钟会的伪作，一切都是假的。怪只怪我太懦弱，也太被眼前的名利所诱惑。要是我能当场揭发的话，现在洛阳那边会变成钟会跋扈肆虐的地方？

庞会：陛下终究已经是继承文皇帝的基业，也已经接受大魏的禅让。陛下是不是得国不正，钟会是不是假造遗书，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马上就要成为以身殉国的烈士，到时朝廷会好好追封你的。

卫瓘：不，这不是我要的...本来我应该和陛下结亲，本来我

应该平步青云...本来我应该是大晋的开国功臣...

庞会：就让你在死前好好做梦做个够吧...

卫瓘：（钟会！就算我死了，事情也不会就这样结束的！）

卫瓘的部队在张星彩的猛攻下溃败，阵中匈奴人倒戈更是关键。卫瓘在逃亡过程中遇害，然而没有人知道他死亡的真相。

## 英雄之梦 匈奴单于帐

匈奴兵：一切都如单于预料一般，河东的晋军大败，连主将卫瓘都战死了。

刘豹：无能之辈就该有这样的死法。

匈奴兵：据说世子也被救出，目前正在汉军阵营里面。

刘豹：我的渊儿还看得真是清楚，现在天下大势已经很明显了，司马家注定要完蛋。

匈奴兵：可是大晋不还有数十万雄兵？充其量不过是均势，怎么可能一口断定谁胜谁负？

刘豹：司马家掌舵的人已经不在，现在这个舵手虽非无能，但无法收拾变局。

匈奴兵：这我还是不懂？

刘豹：简单来说吧，能够收拾变局，坚持到底而扭转乾坤的，就是英雄。司马家没有这样的人，而蜀、魏却有，这就是胜败的关键。想当年，本单于在把爱妾送还中原的时候，曾经见过那样

的英雄。他虽其貌不扬，但散发的气势就让人不自觉想要跪在他跟前。

匈奴兵：您是说...曹操？

刘豹：不只曹操呀，那些能够和他面对面对决，不对他卑躬屈膝的人，本单于都认为是了不起的英雄。

匈奴兵：这么看来，您认为现在英雄的时代又来临了？

刘豹：没错，不过这次呢，我们大匈奴也会产生英雄的...

## **东进计画 蜀汉军营帐**

刘渊：在下匈奴刘渊，今后愿为大汉奉献一切心力，至死方休。

关索：怪怪的，你是匈奴人，为什么又姓刘？

宗预：就我所知，这位是冒顿单于的后代，本姓栾提，因汉高祖嫁公主给冒顿单于和婚并约为兄弟而改姓刘。

刘渊：您说的是，在下父亲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改姓刘，其实我们本是栾提，是匈奴单于家族。

宗预：（说真的，刘豹说自己是于夫罗的儿子，这中间可是疑点重重。于夫罗可能这么晚才生儿子？真正的栾提家成员早就被扣在邺城而消失了。不过拆穿他就太没水准了，毕竟刘豹是现在匈奴最有实力的人，他说是栾提家成员又有谁可以说不是？）

张星彩：接下来我们应该向东进是吗？只是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等一下潼关的战况？

杜预：不，现在兵贵神速，我们应该要即刻东进去和河北的魏军会合，潼关那边的战况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夏侯霸：元凯说得很有道理。我军任务就是要在司马望大军背后插一刀，在两面攻击下，才能彻底击破司马望。当司马望大军溃败，整个司马家就只剩下洛阳这个据点，胜利就在眼前。

张星彩：好，那么我们就查探魏军的所在位置，随时准备和他们配合。

士兵：报！大将军在潼关大获全胜，现在已经彻底占领潼关。

赵统：好呀！现在距离洛阳只剩一步了。

袁綝：真是太厉害了，没想到能击破那不落天险潼关。

关索：没想到大将军能做到这种地步。

花鬘：比起某人真是差太多的啦。

关索：呜...

杜预：姜伯约真是用兵如神，本来以为潼关的攻略还要花更久时间的。

刘渊：在下还真想看看那位大汉大将军的模样。

夏侯霸：现在更不能拖延了，我们应该早日和大魏军会合并且击破司马望的军队。如此才能会同伯约的军队彻底夹击洛阳。

张星彩：嗯，全军立刻出发，务必要和河北的魏军会合。

潼关失陷，王沈被俘以及卫瓘战死等噩耗接连传到洛阳，本来以为已经控制住局面的司马炎大惊失色，洛阳上下一片震动。

同时，蜀汉大军东进的消息也传到建业...

## 孙休崩逝 建业皇宫

孙休：你说的是真的？

濮阳兴：陛下，蜀军通过潼关东进已经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孙休：太快了...实在是太快了...相对之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张布：虽说上大将军（施绩）的部队已经往襄阳开进，但是遭遇到贼军猛烈抵抗，目前仍然毫无战果。

华覈：大将军（丁奉）往淮南的部队也因为石苞的伏兵而受挫，目前部队正在调养生息。

孙休：人家姜维都已经快打到洛阳，我们却连荆州和淮南都没法吃下来，为何会差这么多？

张悌：陛下请勿担忧，洛阳那边精兵成群，蜀人要攻破那边并非易事。若是受挫，以现在蜀人在占领地不稳的根基，很容易把战果全部还给贼人。

孙休：若不是因为平乱花了太多时间，现在我们早就可以占领荆、淮，直向洛阳。朕明明这么励精图治，这么努力想要恢复大皇帝时的荣耀，为什么却得到这样的回报？

薛翊：（光看张布和濮阳兴还不明白？当初我只是借着蜀的窘境来提醒陛下，终究陛下还是不明白呀。）

陆凯：（我们家的陆抗不是没有能力攻下襄阳，只是这样得

损耗太多自己的实力，不符合我们陆家的利益。)

诸葛靓：(情况都已经变成这样了，还不肯放手一搏，等到蜀灭掉晋时就来不及了。)

孙休：传令要两边加紧进攻！务必要在蜀人拿下洛阳前攻下淮南和荆州！

濮阳兴：陛下，现在我军才刚受挫，可否稍微休整一下再进攻呢？

张布：是呀，就算晋灭亡，我们还是可以靠着长江沿线来固守，等到国力回复再予以进攻。

孙休：为什么连你们两个人都这样说？你们还是不懂吗？

陆凯：这个...过去诸葛恪北伐带来的创痛至今还是...

鲁淑：交州的叛乱也还没完全平定...

孙休：朕现在明白大皇帝当年为什么要对群臣开刀了...真错怪了您呀...父皇...

## 建业寝宫

张布：陛下怎么一瞬间就病倒，而且还病到不能说话？

濮阳兴：可能之前蜀人兵临洛阳的事情对陛下打击太大了。

孙休：(朕还有很多话要说呀，可是为什么朕一句也说不出来？)

张布：放心，臣和丞相一定竭尽心力辅佐太子。

濮阳兴：(太子叫什么名字呀？陛下创出这么难念的字，不



怕以后太子不会写自己名字？)

孙休：(应该可以相信这两个人吧，虽说他们办事不牢，但对朕至少都是一片忠心。濮阳兴在朕最困顿的时候伸出援手，张布帮朕铲除孙綝这个奸臣，朕不信任你们，又有谁可以信任？朕本来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然而到最后却什么都没做就得退场，朕好不甘心。父皇呀，请您原谅朕对弟弟做的事情，实在是大吴禁不起再次斗争了。)

孙休：.....

张布：陛下？！

濮阳兴：不要啊!!!

公元二六四年十月，东吴皇帝孙休在接到蜀汉兵临洛阳的消息后，忽然病重不能语。不久随即以英年病逝，諡号景皇帝。陈寿认为孙休虽然志善好学，但是重用张布、濮阳兴等人，不能拔进良才，改弦易张，终究不能成为救乱之主。

## **东吴新君 建业皇宫**

张布：没想到陛下就这样走了...

濮阳兴：谁会想到呢？想到陛下不在后，大吴的未来堪虑呀。

张布：所以就算陛下用手指托我们拥立年幼的太子即位，我们也不可以轻易答应。这国家需要年长的君王。

濮阳兴：可是一时之间我们到哪里去找年长的君王？大皇帝

的皇子辈除了齐王孙奋这个声名狼藉的家伙以外，全都死光了。

张布：皇孙的话，我一下子也想不到还有谁。

万彧：在下倒是有个不错的人选可以推荐。

张布：这不是左典军吗？

濮阳兴：到底是什么人可以让你如此看重？

万彧：乌程侯是故太子孙和之子，才能见识卓越，英明而有决断力，奉公守法，好学不倦。若说他像谁嘛...在下是想到一个人。

张布：像何人？

万彧：长沙桓王。

## **孙策再世 乌程 议事厅**

马扁：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左典军的游说似乎奏效了，马上就有人来迎接您前往建业。

孙皓：嗯...

马扁：皇上您在想什么？是不是您手头的国务机要费不够用？如果是的话，就交给阿扁来张罗。

孙皓：你们夷州人只会在意这点小事？

马扁：偶们夷州是个鬼岛嘛，每个人都穷到没裤子穿，只可惜被圣朝带过来的人只剩下偶一个而已。

孙皓：朕看上的才不是那点钱，朕要的是整个天下。司马家倒下也无所谓，天下三分之二尽归蜀人反而更有趣不是吗？

马扁：陛下，莫非您要和我们盟友开战？

孙皓：盟友？别开玩笑，挡朕夺取天下之路的都是敌人。

马扁：陛下说得有道理，难怪世人都称您为长沙桓王再世。

孙皓：少在那拍马屁了，现在我们只要慢慢看司马家灭亡的好戏就可以了。

## 河内攻防 晋军营帐

夏侯和：把战场移到河内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还是请您三思呀。

司马望：我说过很多次，一来河内是我司马家的根据地，二来河内也是我的封地，没有道理让它落到敌人手里。

夏侯和：我们眼前的目标应该只有邺城，只要拿下这个冀州的核心地带，敌人就没得玩了。

司马望：不行，我不能因为贪功而让河内沦陷。

夏侯和：唉...

张球：眼前的贼军还真难缠，不管派出精锐骑兵冲几次都没办法冲破敌阵。

司马望：陈泰可不是省油的灯呀，别忘记过去他在雍凉地区抗击姜维快八年。要知道姜维这样的对手可是连我都感到棘手，当时在秦川交战时还让我损失了两名大将。

夏侯和：可是战争要是再继续胶着下去，只怕西边的局势会有变化。我们已经接到长安沦陷的消息，万一姜维再继续东进，

连洛阳都会有危险呀。

司马望：你现在应该知道我移师河内的用心？陈泰的军队舍弃自己的地利，想要贪功进攻河内，却不知道这正落入陷阱。在河内他可没有固守的条件，在我军不论素质和数量都胜过对方的情况下，决战必胜。

夏侯和：可是，我军虽说有这样的优势，但是士气上还是有点...

司马望：士气有什么问题？

夏侯和：您扣士兵的粮饷，已经弄到底下士兵必须要靠小蜜蜂维生，大家都很不爽。

张球：最近士兵作战有气无力，似乎也是因为您的简朴打仗政策。

司马望：这些士兵应该要知道，我们亏损近四千万钱，要是再继续亏下去，我可不排除解散军队呀。十几年前收入好的时候，我军队底下还是有好几个月薪三十几万钱的啊，士兵只要不出事，环境变好，大家收入自然高。

夏侯和：这个，您怎么可以解散军队呀？

司马望：不要让会生蛋的鸡死掉，至少加减生蛋、加减吃！这些士兵真是不懂事。总之，只要打赢陈泰，加薪就有希望，就这样告诉底下的士兵。

夏侯和：（鬼才相信。上个月我因公受伤就把我薪水减半，昨天又说我没贡献再扣我一半薪水。再怎么加也加不回我原来薪

水呀。)

张特：(夏侯和也真老实，薪水少就赚点外快嘛。“雨刷”要我放水打假仗，我这一放又是上百万钱入袋，赚得多快乐。)

## 河北局势 曹魏军营帐

陈泰：诸位，如果你们是姜伯约的话，你们会怎么做呢？

戴陵：为什么突然冒出这句话？

陈泰：我只是在想，蜀人会不会答应公主的条件，和我们同盟而已。

戴陵：我们之前对司马望都获胜，有必要一定要靠蜀人的力量？

陈泰：你没发现吗？我们赢了七八场都没办法动摇对方，可见双方实力差距有多大。我军的骑兵队欠缺协调性，没办法用来做为攻击力量，所以怎么样给敌人打击都有限。

费曜：匈奴人到现在都还是打得有气无力，而刘豹本人又不肯现身，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陈泰：刘豹是个聪明人，他还是想要保留一点转圜的余地。

张虎：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前进到河内呢？如果在黎阳，我们还可以勉强靠着对地形的熟悉来防守。但如果到了河内，不但会失去地利，士兵也会因为离开河北而动摇。

陈泰：如果我们一直和司马望耗在这里会怎么样？到最后就算蜀人东进成功，也会不敌洛阳的精锐部队。所以我想冒个险，

狠狠赌一把。

张虎：赌什么呢？

陈泰：赌蜀人会从司马望的后方过来支援。

张虎：什么？！

陈泰：不要讶异，这场战争本来就是必须合两国之力才能打败司马家，双方缺一不可。

张虎：只是这样我们就欠蜀人人情，以后我们还能和蜀人对等谈判？

陈泰：不用担心。这次我们得到蜀人的人情，接下来在洛阳还给他们，如此双方还是可以保持地位对等。

张虎：原来您已经考虑到这种地步了。

士兵：敌军开始朝我军扑过来，我军前哨部队被歼灭，后方军心也出现动摇。

陈泰：传令下去，一定要坚持住。

张虎：司马望的军队就让我来对付吧。

陈泰：可是对方人数众多，只怕寡不敌众。

张虎：不用担心，当年父亲以八百骑面对孙权十万人都没有惧色，更何况我们军队还有数万人。我要让张文远的名号，再度在河内的大地上响起！

## **司马家的根源 蜀汉军营帐**

夏侯霸：玄伯果然厉害，居然会想到在这地方和我军配合。

杜预：毕竟司马望军队不管在质与量上都是极高，如果不出险招，很难获得完全胜利。

张星彩：既然魏军都摆出要和我军配合的态势，我军就伺机而动，从敌人背后突击。只要能够拿下河内，我们就可以和魏军一起支配洛阳以北的据点。

宗预：不过问题在于，我军还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补给，是不是该在原地等一下？

张星彩：不，兵贵神速，如果耽搁下去，只怕陈泰一个人应付不了。

杜预：河内温县就是司马家的根据地，所以如果可以拿下河内，不只可以得到南下洛阳的根据地。老家沦陷对司马家的精神打击更是重大，一定会让敌人陷入慌乱。

花鬘：皇后，你最近看关索的眼神很奇怪。

张星彩：有吗？你一定是看错了，我可是大汉的皇后，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花鬘：别小看南中女子的直觉，你最好不要打当“小三”的念头啦。

关索：真没办法，受欢迎的男人就是这么麻烦。

张星彩：看看这样的男人，你还有自信相信自己的直觉？

花鬘：嗯...

关索：自从到了父亲的故居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启发。

张星彩：哦？你打算重新做人？

关索：不，我打算开始留胡子，据当地人说父亲因为留胡子所以看起来很有礼貌。

张星彩：……

马岱：刚才乱军中没有看见庞会，不知道是不是逃到司马望那里去了。如果是的话，这次一定要阻截到他。

袁綝：秦川之战时和司马望交战过一次，不过该怎么说呢，他也不是无能，就是喜欢想一些奇怪的口号来惑乱军心。

张星彩：有这种事情？我还真想亲眼瞧瞧。

赵统：这次应该又可以和张虎见面，不知道他的武艺是不是又进步了？

夏侯霸：玄伯平常行事谨慎，但是用兵却是无比大胆。记得过去他为了援救被伯约击败的王经时，也是冒险以少数轻骑去解围。当时如果他被伯约识破人少，恐怕就全军覆没了。

张星彩：这次他也冒同样的险，赌司马望在我军到达前无法攻破他的阵地对吗？

夏侯霸：是的，虽说不确定要素实在太多，但是要打败司马望就只能用这方法。

刘渊：父亲过去给了大魏一万名士兵，然而却没有考虑到他们会和汉人冲突。如果让我来亲自劝说，应该可以让他们愿意和汉人们合作。

张星彩：那么就麻烦你了。

刘渊：感谢皇后您对我的信任，这样的待遇可是在洛阳时期



难以想像的。

宗预：我现在反而有点在意东吴的动向。东吴的目标应该是荆州和淮南，目前来看和我军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但等到司马家灭亡之时，我们和东吴就很可能因为这两块领地起冲突。

张星彩：也就是说，到时候双方还是得开战？

宗预：一切都要看吴主的态度了，如果吴主还是现在的皇帝，那么还有回避冲突的可能。但如果换成的是像孙坚或是孙策这样的人当皇帝，两国交战势不可免。

## 河内之战

司马望：为什么打这么久还没有攻破敌阵？

夏侯和：敌将实在是太勇猛，不管有多少人都冲不破他的防守。

司马望：敌将到底是何人？

夏侯和：据称是张辽之子张虎。

司马望：又不是张辽怕什么，给我加紧进攻！

张特：（看见那家伙前面堆那么多尸体，呆子才往前冲。）

张虎：没有人可以冲破我的刀围，不要命的就试试看！

轻骑兵：你先上。

重骑兵：不，我看让是让你先好了。

轻骑兵：饭都吃不饱了还要去送死，当我是白痴吗？

张球：（前面士兵看见那样的尸堆，根本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各位骁骑军的将士，你们是大晋精英中的精英，比那虎豹骑更强悍精锐，现在正是证明自己的时刻。

骁骑军甲：大晋骁骑军“热火队”波许，向敌将讨战。

张虎：骁骑军？我就看看司马家亲兵多有本事！

张虎：弱！真是弱得可怜！骁骑的外号都要哭泣了。

骁骑军甲：啊!!!!!!

骁骑军乙：大晋骁骑军“热火队”魏德，你刚才杀的不过是个废物，真正的强者在这里！

张虎：那我就试试看。

骁骑军乙：如何？

张虎：一样弱！

骁骑军乙：我死了，世界是不是变美好？

骁骑军丙：那两个人根本就不够水准加入我队，真正“热火队”王牌是我，大晋骁骑军雷柏龙！你最好记住我的名字，因为取代文鸯、甘宁，成为时代最强武将的就是我。

张虎：文鸯？你真的有他的本事？你恐怕还没有文鸯十分之一的本事。

骁骑军丙：花修唉度！

骁骑军丁：怎么三巨头三两下就被干掉了？！

张球：那家伙...简直就是张文远将军再世，不，我绝不承认！记得三十多年前，东乡公主夸赞过我像是张将军，现在不正是我证明的时刻。张虎，你等着吧。

司马望：前面搞什么！对邪魔歪道不需要讲什么江湖道义！  
给我一起上！

张特：（我们堂堂大晋军队快变成蛇猫门了。）

陈泰：张将军，再多撑一下。只要撑下去就有转机。

戴陵：真没想到过去那个白痴二世祖居然会成长到这种地步。

费曜：张文远将军在天之灵应该会很感动吧。

戴陵：不，我认为最高兴的或许是乐綝。

张虎：（乐綝，现在我连你的份一起努力，希望你能给我力量，让我能继续撑下去。）

司马望：看我军士气如此低落，让我来带头唱战歌好了！喔  
~~喔喔~~喔喔~~喔喔~爪爪！

大戟士：喔你妹啦！肚子都快饿死了还唱啥鸟歌！

司马望：咦？！怎么会这样。

张虎：我再说一次，没有人可以通过我的刀围！

司马望：那我放箭就好了。

张虎：干...

胡奋：河东败残兵，特来向河内王报告。

司马望：败残兵？到底怎么回事？

胡奋：日前我军主帅卫伯玉将军和蜀人军队在河东交战，不幸战败身亡。

张特：这样说来，蜀人军队不就在我军背后？

胡奋：没错，所以在下特别来提醒您注意。

张特：晚了...

夏侯和：（二哥？这下有救了。）

司马望：给我挡住后面的部队，现在你们败残兵的作用不就是这样？

胡奋：是！

庞会：（又是一个狗官。）

张星彩：现在全力攻击司马望的背后，配合魏军行动两面夹击。只要击退司马望，敌人大军必定会乱。

胡奋：没那么容易！

周旨：赵将军，我们又见面了，你这次可以让我感受到痛吗？

庞会：关索！这次一定要将你大卸八块！

关索：哈哈，才八块，只怕我的后宫一人分一块都不够。

马岱：庞会！你真是让令明蒙羞。

陈泰：终于等到了...哈哈哈哈哈...

费曜：难道您原来没有一点把握？

陈泰：怎么可能会有把握呢，战场上可没有绝对会发生的事情。剩下就是要让匈奴兵愿意战斗了...但是该怎么做呢？

夏侯霸：魏军有许多匈奴兵，如果他们积极投入战场的话，就可以给敌人致命的打击。

刘渊：交给我吧，匈奴人只有用匈奴人的话才可以沟通。

夏侯霸：那么就请你告知玄伯，相信一定可以解决他的困扰。

士兵甲：搞什么？

士兵乙：万岁！是小蜜蜂！

小蜜蜂：来唷！炸水饺三十，抓猪、大猪、大粽一分五十，鸡排蛋六十！吃饱了也要补充精神力呀！要七星还是白灰？

士兵甲：出现了！最强的后勤支援小蜜蜂！上山下海、风吹雨打都会伴随左右！

小蜜蜂：食物比伙房好吃，速度比军车更快，物资比联勤更多！

士兵甲：学弟我没钱了，先借两百挡一下，下个月初五领薪俸再还你。

士兵乙：干！学长你上次去许昌跟我借的一百没还耶！我月薪只有八块五，没钱借你了啦！

士兵甲：干！！林老师！现在学弟都这么不尊敬学长，真怀念以前的学长学弟制。

士兵甲：卒伯卒伯！您薪水比较多，先借一点，救济您可爱的部属吧...咦，人呢？干！卒伯已经先去吃了！

士兵丙：干！前面的买完就快滚！没看到后面还有一堆人排队吗？

士兵甲：那么新！还敢插在学长面前打外卖！懂不懂礼貌呀！

士兵丙：快动呀！你们这些废物！

士兵甲：超爽的，好久没吃饱了，先休息一下吧。

士兵丁：学长来一根吧。

士兵甲：看你态度不错提醒你，打外卖别让某某卒伯看到，他最爱抢新兵的东西吃了。

士兵乙：对呀，他上次还把我的便当吃掉，我准备要向‘壹玖捌伍’申诉了。

关索：居然在这里有小蜜蜂，这些商人还真厉害。

赵统：老爹以前也说过，他能打败张郃就是因为小蜜蜂告诉他密道，让他能成功绕到贼军后方。

关索：我们是不是也该打打小蜜蜂？

杜预：打小蜜蜂还挺花钱的，得审慎评估一下才行。如果决定要打小蜜蜂的话，要到小蜜蜂的正前方才能进行交易。如果不想花钱，我们不要去攻击小蜜蜂，否则敌人震怒就麻烦了。

刘渊：在下匈奴刘渊，愿意为将军您解决您的烦恼。家父虽然支援大魏一万匈奴骑兵，却没有亲自参与战争，以至于这些匈奴子民不愿意和汉人合作。如果将军您愿意的话，可以让我试著劝说他们参战吗？

陈泰：（确实如果让匈奴骑兵投入战场的话，敌军绝对会无法抵挡...）好吧，一切拜托你了。

刘渊：诸位大匈奴的子民们，现在是放下成见，共同打倒司马家的时刻。既然单于已经命大家协助大魏，现在又岂可为了过往的恩怨而背弃承诺？是要天下嘲笑我大匈奴是无信的蛮族？

匈奴骑：说得对呀，我们大匈奴纵然和汉人有血海深仇，但是信守承诺是做人的根本。这是为大匈奴的名誉而战，不能再让

汉人看不起我们了！

张球：不能让你再张狂下去了！

张虎：原来是你...这已经是我们第几次交手了？

张球：我可没有去算的兴致。张文远的儿子...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样看你的笑话？

张虎：什么？！

张球：我嫉妒你有个好父亲呀，当我在那用血换取战功的时候，你已经可以承袭父亲的爵位。我就是当年追随张文远将军的八百死士之一，甚至我的命也是他救下来的。当我以为将军抛弃我们时，他就有如天神般再度冲入吴贼包围网，这世上永远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哪知道你后来表现成那样，把张文远将军的威名丧尽。

张虎：那是我年少轻狂，以为光靠父亲的名声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只是父亲真正想要流传在世的不是他的武勇，而是他知恩图报的表现。当武皇帝和文皇帝给予他恩惠，他就赌上自己的性命为他们效死。如果你不了解这点，你学到的，根本就不是父亲的精髓。如果你知道父亲真正的想法，就不该让自己投身于贼营。

张球：我只知道张文远将军为了追求自己的战场，愿意向曹操投降。

张虎：你错了！父亲为了吕布也战到最后一刻，尽了自己的恩义。在大魏被篡夺时，你有为大魏战过？

张球：.....

花鬘：我看你能有多厉害的啦！

周旨：南蛮女？换换口味似乎也不错...

花鬘：你这家伙，真是有够诡异的啦。

周旨：嘿嘿嘿...结果，只有这种程度？

花鬘：别得意，看招！

周旨：也不过就如此而已，一点也不痛。

花鬘：你真的是人吗？

周旨：有点让我失望呀...

花鬘：可恶，为什么就是杀不死？

赵统：把战场当作是可以合法杀人的地方，你这种人没有当军人的资格！

周旨：有人会合理化自己的杀人行为，有人不会合理化自己的杀人行为，但是最后有差？死在你我手上的人是一样多，被你杀掉的人，会因为你的理由而过得比较幸福？

赵统：你这是强词夺理！

周旨：既然躲不掉上战场的命运，为什么不享受上战场的乐趣呢？

赵统：赵家密技！爆龙！

周旨：天妖屠神法第五式！千魂屠城！好厉害呀，枪头刺进人的身体居然还有后续的旋转力，要是一般人早就痛到昏过去了吧。



赵统：这是什么邪门招式？为什么每一刀都那么寒气逼人？

夏侯霸：七弟！你怎么会在这边？

夏侯和：二哥前去邺城，必须要有人留在洛阳，才不会让司马家起疑心。因为家眷都被留在洛阳，所以现在得帮司马家卖命。

夏侯霸：不用担心这些了，你现在可以趁乱加入我军，司马家没空处理你的。这仗一败，司马家就只剩洛阳，灭亡之日不远。

夏侯和：如此一来，我们朝思暮想的大魏再兴就...

夏侯霸：没错，一定可以实现。

夏侯和：二哥，我这就撤退，等下庆功宴见。

夏侯霸：好。

夏侯霸：玄伯！我就知道你会在这一里。

陈泰：我也只是赌上这样的可能性，没想到仲权你还真的办到了。

夏侯霸：击败司马望，洛阳就在眼前了。

陈泰：是呀，只有帮助大魏复兴，才能洗净我在十五年前的帮助司马家的恶行。

夏侯霸：别这样说，你们不都是被司马懿那个老贼给骗了吗？

陈泰：不，就如同德达死前说的那样，我们一心想找寻一个救星，到最后等于亲手制造了一个怪物。等到发现这个怪物开始把一切都吞噬时，大家再后悔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夏侯霸：玄伯...你不要再自责了，至少现在我们还是有击倒

那怪物的希望。

陈泰：是呀...（只是到最后，我们还是得靠别人来帮忙击倒这个怪物。万一那个人又是个新的怪物该怎么办？）

庞会：关家的贱种，有本事不要跑！

关索：我没跑呀，是你追不到我而已。说真的，你这样天天喊着复仇不累吗？你有没有觉得寂寞、觉得冷？

庞会：有呀...等一下，关你什么事？

关索：人生苦短，应该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把妹上，砍砍杀杀不像个笨蛋一样？

庞会：你真的是关羽的儿子？不，关羽似乎本来就这样好色。

关索：别乱说呀，要是我老爹像我一样会享受人生，当时就不会命丧荆州了。

袁綝：你是谁？看你一副油腔滑调的样子。

张特：在下张特，河北涿郡人。祖父张世平曾经资助玄德公起兵讨黄巾。

袁綝：你这样说，该不会是要归降我方？

张特：还望将军引见。

袁綝：像你这样见友军不行就想投降的人，根本就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凭什么要我们接纳你？

张特：凭在下的兵法和韬略。在下可以很大胆预言，就算大晋灭亡，天下也不会就此安定。南方的东吴不会轻易投降的，到时候势必得出兵去讨伐。大汉欠缺面对东吴经验的将领，而在像

在下这样的小将正好击破过诸葛恪。

袁綝：莫非你就是镇守合肥新城的将领？

张特：没错。

袁綝：那你先撤退吧，等到战斗结束后我帮你引见。

张特：（太好了，我的人生将一飞冲天。）

张星彩：原来你就是爱克扣粮饷的司马望呀...

司马望：住口！我是为了省钱！现在大环境不好，不应该省吗？士兵要知道，部队赚钱有分红，亏损应该和部队共体时艰。部队打胜仗，奖金一直领，但打败仗并没有要士兵吐钱，所以士兵要为部队立场多著想。

张星彩：这什么莫名其妙的歪理？

司马望：败了...我居然败了...司马家的根据地居然被我搞丢了...我哪有脸面对父亲和已故的养父？

陈泰：赢了...现在冀州和并州都得以保全，陈泰在此对诸位表示感谢。

张星彩：我们都是盟友，相互配合是应该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马上进军洛阳？

陈泰：理论上是，不过我们可以先进行一点小小的政治工作。

## 第四十四回 洛阳城外之战

### 两军会师 河内战场

陈泰：大魏军太常陈泰。

张星彩：大汉皇后张星彩。

杜预：（双方都不过问对方特殊的身分，看来已经准备在器量上较劲了。）

夏侯霸：这次作战能够顺利成功，都是仰仗双方的齐心合作。

陈泰：我对大汉军愿意抛弃过往的恩怨，前来协助我大魏破贼而表示感谢之意。

张星彩：不用感谢，身为同盟的成员，互相协助乃是分内之事。

陈泰：（这位应该就是仲权常提到的张飞之女，没想到她真的有领兵能力。）

张星彩：（陈泰过去也对抗姜维多年，这次看他以劣势兵力还能和司马望相持这么久，果然是名不虚传。）关于进军洛阳的事宜，我想请教一下您的意见。

陈泰：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不要这么快进军洛阳。一来河内刚攻下，我们还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块领地。二来，只要我们一直盘踞在司马家的故乡，一定会给洛阳方面很大的压力。

张星彩：如此，洛阳就会陷入困难的抉择。如果分兵力去夺回河内，那么姜维那边就可以全力攻打洛阳。如果全力巩固洛阳的防守，那么河内失陷就告确定，司马炎将很难摆脱不孝的骂名。

陈泰：正是如此。

张星彩：那么为了指挥系统的单一化，我这里的一万汉军都听从您的指挥。

袁綝：皇后？！为什么我们要听魏军指挥？

张星彩：陈泰的指挥能力远在我之上，而和姜维等人是同等级的。过去周瑜也有指挥过我老爹攻击江陵，老爹当时可也没什么意见呀。

陈泰：如此，陈泰倒是很敬佩皇后您的器量。（有些话还是不要说出来比较好，以前父亲对我说过，他最讨厌的就是像张飞那样的粗人...不过现在从他后代看来，张飞的家教倒没有说非常差，也或许是夏侯家女子的影响也说不定。）

## 张赵之交 魏军营帐外

赵统：张虎，果然你如同我当初的预言，已经成为大魏的台柱了。

张虎：你不也是吗？你在司马望军队中来去自如的样子，真可比子龙将军在长阪之时。

张虎：对了，令弟在哪呢？他没有和你一起来这里？

赵统：他在沓中为了帮助大将军撤退而断后，不幸战死沙场。

张虎：什么？！那真的很遗憾...

赵统：不，那是他的决定，我也只有支持他而已。只是没想到，过去我一直认为他很懦弱而为他担心，到最后才发现他有胜过我数百倍的勇气。

张虎：原来如此，你应该很为自己的弟弟骄傲吧。

赵统：那是一定的。今后我们就站在同一阵线，也请多指教。

张虎：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也请你多指教。

## 成都 谯府 预言落空

陈寿：老师，当初您在宫门留下的十二字真言现在看来完全落空了。现在大汉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已经进军到洛阳耶。

谯周：奇怪了，我是从杜琼先生的言辞去推论的，怎么会这样呢？

陈寿：事到如今，老师为什么您还是反对北伐？连左车骑将军都已经认同姜维不是吗？只要攻下洛阳，所有外地人都会退出益州，老师您的理想不就可以实现了？

谯周：事情没这么简单呀，你想想这些外州人有的已经在这边有土地田产，会这么轻易放弃这里的基业？再加上如果北方人进入大汉政权，请问会被重用的是谁？

陈寿：老师呀，学生总觉得您看事情太负面了，现在的情势对我益州人应该不会变得更坏才是。现在既然大将军愿意释出这样的善意，我们为什么不姑且相信，协助他攻下洛阳后再来确认他是否会食言呢？

谯周：只怕在那之前，我们益州子弟的血都会流尽呀。

陈寿：老师呀，您爱护益州土地和人民的感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也请您思考令则他也选择协助姜维的用意吧。

谯周：唉...没想到连你都中了姜维的毒...

陈寿：我也不是很欣赏姜维，但是不以人废其行不是治史的

准则吗？我有个梦想，希望能和全天下同样在治史的人一起合编一部记述我们这时代的史书。据说北方的王沈有写《魏书》而东吴那边也有韦昭在写《吴书》，我迫不及待想要看他们的著作了。

## 功劳 成都 皇宫

张绍：刚才前线已经传来捷报，大将军攻破潼关，现在前进洛阳已经没有阻碍。

蒋显：同时间并州方面也有捷报，皇后率领的分队击破贼军，击斩贼将卫瓘。

刘禅：好！我大汉军队所向披靡，现在敌军应该已经是闻风丧胆了。想到洛阳即将光复，朕即将成就光武帝之大业，面对先帝朕也能抬头挺胸了。

谯周：……

阎宇：陛下，臣以为攻击洛阳是件大事。洛阳拥有全中原的精兵和坚固的城池，攻略难度远超过长安等城。大将军靠着几次侥幸获胜，但是面对贼军真正的主力，恐怕还是力不从心。

刘禅：那么右大将军有何高见？

阎宇：臣建议改由大司马来统领全军。大司马拥有美好名声，在声望上远超过大将军，任用他更能提升军民士气。而在用兵上，还击败了大将军无法战胜的邓艾，可说是我大汉新一代战神。

董厥：有道理呀，思远才是应该任命攻下洛阳的不二人选。

樊建：这样说也不无道理，思远现在确实是我大汉最闪亮的

政治明星。

郤正：陛下，这连串战斗的指挥者都是大将军，难道您真认为大司马的能力胜过大将军？江油之破邓艾是因为邓艾军队极度疲劳，完全没有战斗力可言。和在祁山之时，大将军面对的邓艾大军等级完全不同，怎么能够认为是大司马的功绩？

蒋显：陛下，微臣也以为大将军虽这段时间屡次有越权之举，但在能力上还是毋庸置疑。能够攻破长安，克服潼关天险，这些都显示大将军卓越的指挥能力呀。

刘禅：朕倒是认为右大将军他们说得有道理，大将军虽然颇有才能，但终究还是比不过大司马呀。大司马是丞相之子，血统纯正。就像少年漫画的主角永远是强者的血统一样。

郤正：（陛下这几年到底看了什么书？）

刘禅：过秦李信虽然消灭燕国，但是要战胜强大的楚国，还是得靠王翦。而朕相信大司马就是朕的王翦。传旨下去，要驻扎在长安的大司马前往潼关接替大将军，大将军则协助大司马作战。

郤正：陛下，这样太儿戏了，万一大司马不是王翦，而是赵括呢？

刘禅：不是有大将军协助吗？如果大司马真的不行，到时候大将军也可以补上。莫非你认为大将军会因为这样的决定而做出不理性的举动？

郤正：臣倒认为不会...

刘禅：这样不就好了？你就在这慢慢等前方的捷报就好，不



需要太担心。

郤正：(嗯...真是无谓的小动作呀...这时候能够做出关键决定的反而是诸葛瞻本人，他到底会怎么做呢？)

## **理性的行动 姜维军营帐**

句扶：我真是不敢相信成都那些人的脑袋...

柳隐：老大呀，看看人家天龙人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当到大司马。你拚得要死要活却得为人作嫁。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听命于诸葛瞻！

向充：喂！有点分寸好吗，在场还有大司马的亲人。

诸葛果：请别顾虑果，尽管骂小瞻没关系，只要别骂到爹娘就行。

曹绫：在现在这个时机更换大将，让他能够坐享其成，看来你们皇帝的脑袋还不错。可惜他还是误判了一件事，就算司马家只剩下洛阳，他的实力还是强大得可怕。如果他知道过去父亲和皇兄如何把精英往洛阳里塞，他一定不会做出这种决定。

马隆：真是搞不清楚状况呀，当初王凌光看到司马懿带来的军队立刻放弃抵抗，就是明白自己军队无法和洛阳军抗衡。

杨兰：气死了！我第一次这么想要痛殴那个猪头皇帝，真可惜星彩不在，不然一定要叫她好好驯夫。

姜维：请各位稍安勿躁，关于这件事情我想等大司马来到这边再说。在这之前，希望大家能继续做好自己份内之事，不要被

这样的事情搅扰。（陛下到底在想什么？孝兴说得没错，洛阳这边才是最艰苦的战场，让丞相公子接手，真的行吗？）

## 姜维军营帐

杨兰：别装了吧，在众将面前你要表现出顾全大局的样子，其实你应该是很气愤吧。

姜维：终究是瞒不过你...

杨兰：在你身边这么久，连这一点都不知道的话，这段日子就白活了。

姜维：我气愤呀...不过不是为了自己的战功被抢走，而是陛下为什么不能了解前线的实际状况？到目前为止，贼军不断溃退，越后面的据点集合的部队数量越多越强大，洛阳拥有的战力绝对很可怕。而我更担心的是，如果司马家起用邓艾来和我军对决，大司马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性。我军在洛阳战败的话，根本无力维持既有的战果，所有占领的地方都会吐回给司马家，甚至可能连大汉的本土都有危险。

杨兰：你还真是善良，只认为成都的皇帝是搞不清楚前线的状况才这样下命。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可能性？他已经表现对你的猜忌，不希望你建立灭晋的大功，而宁愿把功劳送给诸葛瞻？

姜维：说实话，我也想过...但如果我说出来的话，军心一定会大乱。

杨兰：是呀，我们这些从丞相在世时期就跟著你的人一定会

主张抗命，而廖化这些人则会支持诸葛瞻。

姜维：所以我才选择吞下，想面对大司马时再好好跟他说明实际情况，希望他能明白这次作战的重要性。

杨兰：你还真傻，要是事情有这么容易解决就好了。唉...可惜我没有诸葛果或是曹绫的脑袋，要不然一定可以帮你想出解决的方法。

姜维：不，我觉得你光在我身边就足够给我充足的安心感，这比什么都重要。回想起过去我在大魏时，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只能自己承受。来到大汉后，我遇见了如同父亲般的丞相，以及能和我分担一切的好伙伴们，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杨兰：我只是好伙伴的一员？

姜维：不不不，你应该比他们更重要...

杨兰：怎么重要？

姜维：就...非常重要...

杨兰：算了，希望你口中听到甜言蜜语本来就是我的不对。

杨兰：如何？单刀直入来说，我打算和你一起走下去了，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也都没有拒绝的权力。

姜维：真像你的进攻方式呀，快速而猛烈，丝毫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杨兰：对付你这样的兵法家，用太多手段只是让战况越来越浑沌而已。直来直往，直突猛进才是战胜你唯一的办法。

姜维：那么你是期待我的败北宣言？

杨兰：不，我想等到打下洛阳之后再听，反正以后我们相处的时间还很长，你就慢慢思考该说什么吧。

姜维：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是兵法的天才...

杨兰：呵呵呵...

诸葛果：主公，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如果我能早点约束小瞻的行为就好了。

姜维：这又不是你的错，或许大司马本人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诸葛果：我可以体察主公的心情，主公虽然表面上镇定，但内心情绪一定充满起伏。

姜维：到目前为止，贼军不断溃退，越后面的据点集合的部队数量越多越强大，洛阳拥有的战力绝对很可怕。而我更担心的是，如果司马家起用邓艾来和我军对决，大司马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性。我军在洛阳战败的话，根本无力维持既有的战果，所有占领的地方都会吐回给司马家，甚至可能连大汉的本土都有危险。

诸葛果：主公，您似乎刻意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您是否有想过是陛下的问题？陛下不希望您成为灭晋的大功臣，而刻意要把攻陷洛阳的功劳让给小瞻。

姜维：说实话，我也想过...但如果我说出来的话，军心一定会大乱。你也别一直钻牛角尖了，我也不希望你和大司马对立，你一直是他最尊敬的人不是吗？

诸葛果：可是...

姜维：我不希望再听到一次你说出要对付别人的话，你应该是比我还要善良的人，不要让自己的心被污染了。

诸葛果：是...

姜维：我会选择吞下，想面对大司马时再好好跟他说明实际情况，希望他能明白这次作战的重要性。

姜维：诸葛果，对不起...

诸葛果：主公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吗？

姜维：这些年来蒙混、掩饰和逃避的行为，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诸葛果：主公，诸葛果做事完全不求回报，请主公不要将果放在心上。

姜维：明明知道你的心声，却还是用尹香做借口来逃避。其实我早就知道香她再怎么完美，终究也不能陪著我，这些年陪著我的是你。如果不嫌弃...

诸葛果：.....主公，这样就足够了，主公的幸福就是果的幸福。

姜维：可是...

诸葛果：果会继续陪著您，直到您觉得厌烦为止。

姜维：该怎么说呢...这真像你的回答风格呀。

曹绫：被自己皇帝摆一道有什么感觉？

姜维：你在说什么？

曹绫：你虽然表面上镇定，但实际上应该是气昏了吧。前面建立的战功被漠视，什么事情都没做的诸葛瞻爬到你头上。而最后诸葛瞻居然还来接管洛阳攻城的指挥权，只怕最后你的北伐都是在帮别人作嫁。

姜维：我在乎的不是那些。到目前为止，贼军不断溃退，越后面的据点集合的部队数量越多越强大，洛阳拥有的战力绝对很可怕。而我更担心的是，如果司马家起用邓艾来和我军对决，大司马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性。我军在洛阳战败的话，根本无力维持既有的战果，所有占领的地方都会吐回给司马家，甚至可能连大汉的本土都有危险。

曹绫：别这么善良了，我一开始不就说过，你被自己的皇帝摆道？他不希望您成为灭晋的大功臣，而刻意要把攻陷洛阳的功劳让给诸葛瞻。

姜维：说实话，我也想过...但如果我说出来的话，军心一定会大乱。

曹绫：是呀，廖化那家伙可不好惹，他在军中的威望和资历可不逊于你。

姜维：所以我会选择吞下，想面对大司马时再好好跟他说明实际情况，希望他能明白这次作战的重要性。

曹绫：你还真是毫无对策呀。身为一名握有军权且功高震主的大将，我认为你应该要为自己多设想一点。在这次攻破洛阳之

后，有没有兴趣躲来我们大魏？

姜维：为何这样说？

曹绫：就连瞎子也看得出来现在你要面临的危机，只有你看不出来。要是再不想办法，只怕你的下场会比韩信或周亚夫还悲惨。

姜维：你知道吗？回想起过去我在大魏时，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只能自己承受。来到大汉后，我遇见了如同父亲般的丞相，以及能和我分担一切的好伙伴们，我才真正感觉到幸福。要我舍弃这给我温暖的地方，感情上我真的很难接受。

曹绫：真愚蠢呀，为了报个小恩，居然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忠诚应该是建立在目标和对价上，否则就是愚忠。现在你被主上猜忌，被这样国君统治的天下也好不到哪去，根本看不见未来，究竟你的忠诚有什么价值？

姜维：我的忠诚不是对陛下，而是对著丞相的终极理想。我要建构一个容许不同价值，人人不需担心被打压的天下。这个天下不需要有一个英雄来支撑，不需要让一个人背负天下人的压力。让像你这样独力支撑大局的人能够卸下重担，重新去过一个属于人的生活。

曹绫：你真的很与众不同，甚至我在想，诸葛亮当初看重你的，就是那惊人的思考能力。好好保重自己吧，或许你的理想真的可能实现。

曹绫：（这样的人，值得我去保护他，哪怕是动用整个大魏

的力量。这不是私心...也不是个人感情...对，这是为了天下人的未来。)

## 廖化部队营帐 噩梦再现

廖化：看来敌人真的是气数已尽呀，都过了华山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接下来应该就是函谷关了。

刘敏：敌人会这样做有几种可能，不是准备集中战力在洛阳，就是已经放弃抵抗了。

廖化：你把所有可能性都说完了，还真是废话连篇...真难想像你是零陵刘先的亲戚。

刘敏：话可不是这样说，刘始宗（刘先）也是以辩才闻名，面对曹操的质问都可以一一回答，丝毫没有退让。

廖化：如果他当时像你这样废话连篇的话，只怕早被曹操砍了。

刘敏：说得也是呀...这世上有耐心听我说废话的只有三个人，一是外兄，二是王子均，三则是...

廖化：你这家伙还真可怕，又想拐弯抹角劝我？我一直有问题想要问你，为什么蒋公琰会对姜维如此看重？难道他没有想过姜维会变成权臣的可能性？

刘敏：看来你认为姜维有成为权臣之心？

廖化：蔑视陛下权威，擅自提出外州人迁徙之见，又自作主张和曹魏结盟，这些事情我岂能视而不见？



刘敏：说得有道理，不过姜维手握重兵，要是他直接称兵内向如何呢？外甥和曹魏和晋，拉拢益州大姓，请问谁档得住他？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还顶着被质疑的压力一路挺进到这里。这点不但我做不到，甚至连外兄恐怕都不行。

廖化：怎么连你也中了姜维的毒？

士兵：报！我军前方发现大量敌人丢弃的粮草辎重。

廖化：等一下...敌人在这里抛弃物资实在是太不自然了。

刘敏：就我的分析，在这里丢下粮草有几种可能，不是敌人撤退太急，就是...

廖化：别再废话了，那是陷阱！下令全军不准接近运粮队。

士兵：可是前面的士兵已经扑向粮草了，毕竟我军最近扩张迅速，有很多人并不是从大汉本地过来。

刘敏：元俭呀，这次我就说简短一点好了。你认为现在敌人还有哪个将领会想出这样的小手段，而且我们还无法掌握他动向？

廖化：邓艾？

廖化部队因为忙着捡丢下来的粮草而陷入混乱，邓艾的伏兵趁此时出现发动攻击，廖化本队虽然及时赶到避免全军覆没。但是廖化部队受到的损失也不小，暂时无法再继续向前推进。邓艾部队在攻击完后，再度消失得无影无踪。

## 补给队营帐

向充：前几天右车骑将军遭到邓艾痛击，现在我军上下人心惶惶。

来忠：大军处于敌境，而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跑出来，这种紧张的心情可以理解。

向充：邓艾的部队人数已经不多，经过两次战败后，不可能有战力和我军相抗衡，所以他才选择打游击战。

来忠：怪就怪在，如果他能获得洛阳支援的话，应该可以和大将军正面冲突。莫非他不受到信任？

向充：想来也是呀，邓艾出身贫寒，那些洛阳的士族哪会看得起他。不过我想也不用太过担心邓艾的部队，他充其量只有能力进行小规模骚扰而已，成不了气候的。

来忠：希望真的如此...

士兵：不事不好了，我们补给队被不明部队袭击，粮草开始着火。

向充：不会吧？！明明我军就在大军的后方，邓艾怎么可能一瞬间跑到这里来？

来忠：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吸引我军注意，然后趁着全军去找寻他行踪时攻击我军的粮草呀。

向充：该死！快点去求援。

补给队也遭到邓艾部队的攻击，管理的粮草被火焚毁，损失

异常惨重。虽然蜀汉军还有存粮在别的地方，但是因为损失这些粮草，逼迫姜维得不顾一切进军洛阳。

## 张翼部队营帐

张翼：伯岐，你认为邓艾现在会在哪个地方？

张嶷：如果邓艾要和我们进行游击战，凭我们对这里的了解，根本就抓不到他。

张翼：如果不捕捉到他，给他痛击的话，只怕我们会被邓艾给慢慢玩死。

张嶷：想来也真讽刺呀，本来会想去进行游击战的应该只有我军，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敌人反过来要用游击战。或许这也表示对我军实力的肯定也不一定。

张翼：邓艾这家伙还真的很麻烦，只是我想不通一件事情。他没办法和我军正面交手，表示他得不到补给，不受到洛阳那边重视。既然如此，他有什么理由要继续和我军作战？难道他不在于洛阳对他的歧视？

张嶷：我也很好奇呀，他心中真正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我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他实在不像是个愚忠之人。

士兵：报！邓艾的部队直接出现在我军前方，但却没有交战就跑了。

张嶷：不好，这是诱敌之计。

张翼：传令全军不得追击，不要中了敌人的计。

士兵：可是已经有些士兵因为前阵子被邓艾打败的羞辱而往前冲，现在再招回来恐怕也来不及了。

张翼：难道邓艾之前的攻击就是为现在铺路？

张嶷：伯恭你怎么判断？

张翼：去援救那些士兵，如果我们舍弃这些士兵，只怕更中了邓艾的诡计。

张嶷：如此甚好，不过还是得多注意邓艾的伏兵才行。

张翼的部队也遭到邓艾的攻击，被引诱去进行追击的部队几乎遭到歼灭，等到张翼本队到来时已经来不及了。邓艾留下蜀汉军遍地尸体扬长而去，彷彿在嘲笑蜀汉军队的无能一般。

### **姜维的决意 姜维军营帐**

姜维：我真是太小看邓艾了，光靠手上那样的兵力还可以对我军造成这样的损害。

向充：真的很没面子，明明大将军交托我管理粮草的工作。

张翼：实在有愧伯约的托付，不但没有掌握到邓艾的踪迹，还损失了不少兵马。

姜维：不，错不在你们。敌暗我明的情况下，我军本来就很难应付。

马隆：这样下去，我军的士气会被他打垮，必须得先想办法才行。在下建议让我打著大将军的旗号，引诱邓艾出兵，然后将

他部队一网打尽。

姜维：孝兴说得有道理，不过现在我军粮草缺乏，如果留在原地和邓艾军队周旋，只怕进军洛阳会有困难

柳隐：老大，那么原地征收粮食呢？敌人并没有完成坚壁清野，我们还是有粮食可用不是吗？

姜维：虽说原地征收粮食并非不可能，但因此造成的怨恨恐怕无法弥补，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

杨兰：是呀，过去我们就是在钟堤停留太久，被迫要和羌人征收粮食，结果才会造成之后将近六年无法出兵陇西。

姜维：正是，以我对邓艾的了解，他所有的行动都有着复数的动机，只要少考虑一点，就会掉到他的陷阱里。

曹绲：本来按照预定计画，我军应该要和大魏军队联合夹击洛阳。但是计画不可能一成不变，否则只会继续落入邓艾的算计中。

诸葛果：主公，这时候思考越多越会乱，请您用自己最单纯的想法去思考。

杨兰：反正不论如何，我都会用手上的长枪来帮你。

姜维：前进洛阳！我军的终极目标就是攻下洛阳。既然如此，留在原地和邓艾部队周旋，对于达到目的没有任何帮助。只要攻下洛阳，不管邓艾再怎么会用兵，最后也会无用武之地。

廖化：大司马的部队马上就从长安赶过来，为什么不先会合再前进洛阳？

姜维：我军存粮不足十日，只能速战速决，多等一日就多一日风险。

廖化：这该不会是你利用邓艾来拒绝陛下命令的招式吧。

姜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柳隐：你这荆州人也真够讨人厌的，如果没有老人在，你可以站在这边碎碎念？这刘家皇帝也够叽歪的，见不得老人大好，动不动就用些小手段想要夺他兵权，他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

廖化：你敢对上级这样说话？

柳隐：呵呵呵，我只服从自己认可的人，我可不认为你是我的上司。

姜维：休然，别说了...

张翼：元俭，大敌当前，我们更应该要团结一致，而不是在那起内哄呀。

廖化：伯恭，我真是看错你了，原来你也是和其他益州人一样自私。

姜维：元俭，不管你怎么看我，我都问心无愧。我所想的只有攻下洛阳这件事而已，请你一定要理解。

廖化：哼！

## **最强之敌 洛阳宫殿**

司马炎：潼关丢了，陈騫那丢脸的家伙现在还不知去向。河内那边也战况不明，没办法把部队及时抽回来，看来蜀人随时会

往洛阳这边前进，该如何是好？

司马胄：陛下不用担心，臣已经带青徐军前来援救洛阳。

鲁芝：平东将军鲁芝随琅琊王平乱！

司马炎：嗯...琅琊王的忠义之心朕看得很明白，但是蜀人来势汹汹，光靠青徐军只怕不是对手。

司马亮：（唉...看我现在这副窘样，老弟你还不明白吗？圣上根本就不相信我们了。）

司马胄：（我和四哥都是同个母亲所生，和大哥与二哥不同母亲，关系还是比较疏远。四哥战败后，我也失去陛下的信任，唉...我们兄弟空有亲王名号却不被重用，真是令人感慨。）

鲁芝：（在青州期间，我和琅琊王还相处得挺融洽的，看来同样是被猜忌的人就会处得特别好。）

司马炎：面对姜维来势汹汹的攻势，朕需要有个大将能承担对抗他的责任。车骑将军？

贾充：（陈骞都败了，我哪可能对抗姜维？）陛下，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推荐中书令来领兵。

钟会：（这贾充真会坏事，现在对抗姜维是苦差事，谁想揽下来？）

和峤：臣反对，过去中书令在汉中大败，造成我军重大伤亡，在军中威望急速下降，根本就不足以带兵。

钟会：中书监说得有理，臣确实无法胜任。

司马炎：那么还有谁可以？琅琊王你呢？

司马胄：臣带青徐兵已经是极限，无法担当部队的总帅。

司马炎：真是的，怎么到了危急时刻就找不到可以用的人。

钟会：邓艾？！

司马炎：你这家伙怎么进来的？

邓艾：臣的军队留在东止车门，光臣一人和文俦，要进来也不是难事。

冯统：哈哈哈，只会打败仗的老头子还敢来见陛下，真是丢人现眼。

邓艾：陛下，垃圾无法对付姜维，相信您一定很明白。

冯统：你说我是垃圾？！

邓艾：不。我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邓艾：没有人可以拿出像样的方案，更没有人愿意承担领军的责任。比起来，司马亮和陈骞还比较有担当一点。

贾充：你说什么？！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魏舒：（不，他说得很有道理，我真的无言以对呀。）

羊琇：你说你能打败姜维，你有什么根据？

邓艾：臣以手上少数的部队成功骚扰蜀人，并且焚烧他们的粮草。姜维一定会做出最正确但也是最危险的决定，也就是直接派兵攻击洛阳。

司马炎：也就是说与其面对你，他宁可要面对我洛阳的精兵？

邓艾：正是，因为没有良将率领的精兵也是垃圾一群。



司马炎：你还真是狂妄。

邓艾：这是姜维的盲点，但是这样的盲点能否成功打击到，还得看陛下的器量。

司马炎：（这家伙真是讨人厌，不过他说的也有三分道理呀。）

邓艾：臣现在就回去自己的部队，等候陛下的好消息。

冯统：你以为皇宫是你可以来去自如的地方？

文鸯：当年小师师十万大军我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你皇宫那么一点人？

邓艾：陛下呀，像文叔这样的战力该怎么用，是用在对付自己人还是蜀人，您应该很明白。

司马炎：别把朕当傻子，你究竟想要什么？

邓艾：呵呵呵，臣只希望绝处逢生的大晋能够接受臣的提议而已。这是臣在前往洛阳途中写下的“马上八策”，希望陛下参考一下。

## 君臣密商 洛阳宫殿

司马炎：嗯...你说朕该怎么做？

钟会：臣不敢替陛下做主，臣以为陛下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司马炎：邓艾这家伙确实是个将才，看来朕当初真的看走眼了。甚至朕以为，非他不能败姜维。

钟会：陛下真的这么认为？这家伙的“马上八策”非常有问题，他说要废止现行的选举制度，改以朝廷办理的统一考试来选

拔人才，这像话吗？到时一堆寒门子弟都会来凑热闹，万一给他们通过考试，到时候朝廷不是挤了一堆像他一样身份微贱的人？限制大族占田，禁绝家族拥有私人武力，简直就是荒唐。

司马炎：（果然如此呀...一切都如邓艾你所说的一般。）

钟会：陛下，您要借重邓艾的什么才能？

司马炎：当然只有军事才能而已。

钟会：那就对了，等到姜维败亡之时，您还需要他的军事才能？

司马炎：你是说，要朕假意答应，等到战胜之后再杀了他？

钟会：陛下，当一个有军事才能的人开始拥有政治野心时，这样的人可不能留。

司马炎：嗯...不过...当初似乎文皇帝也对朕说过同样的话呀。

钟会：陛下，臣对您可是忠心耿耿，之前的流言全都是裴秀在文皇帝面前搬弄是非所致，您看臣有什么不忠的作为？

司马炎：是就好...

司马炎破格擢升邓艾为上将军，并将洛阳部队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他。然而蜀汉军对于邓艾重新获得任用却还一无所知。

## **邓艾的心声 洛阳 邓艾军营帐**

邓艾：哈哈哈哈哈...上将军这样古典的官名没想到会在今日重现。

丘本：朝廷早就该用这种方法取士了，像我智商这种高达两百的人，闭着眼睛都可以考赢那些公子哥们。

马邈：（哈哈，终于让我等到升官啦。）

王颀：话虽如此，但我认为洛阳这些王公大臣一定会看我们很不满。而且，您一口气对陛下提出那些建议，陛下不能接受事小，万一等到我们战后，陛下对我们反目...

邓艾：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丘本：为什么敢说这种话？万一让那些人渣得逞，我们的努力不就前功尽弃？

邓艾：不用担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师纂：……（邓艾这家伙果然是逆贼，想要利用危难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我怎么可以让这家伙得逞？）

邓艾：事情已经议定，大家就各自去准备军务，准备迎战蜀人。王将军，洛阳这里的人很没有防范意识，你该知道要怎么做？

王颀：抓住城内所有的间谍？

邓艾：抓住那个大魏使节。

王颀：可是之前已经有派人监视，她并没有出驿馆一步。

邓艾：你以为她只有一个人来？查太保府甚至是安平王府，我预料会有所获。

王颀：是！

文鸯：你真的相信司马炎会采纳你的建议？

邓艾：如果他想当真正的王者的话，他就会听从我的建议。

当初司马懿从曹爽手上夺取权力，难道他要的只是和大族们分享权力？建立一个豪族政权，被大族牵著鼻子走，真的是司马家的希望？

文鸯：原来如此，你要用司马炎的帝王之心来对付那些大族？只可惜这样根本无法根除这些名门，体制内的改革终究有限度。

邓艾：你的想法也不见得没错，我也曾经动念过要杀司马炎取而代之。但是我没有统驭众人的能力，世人对于皇权的信仰有如宗教一般牢不可破。本质上和太平道并没有什么差异。

文鸯：我只是认为，以我的武力和你的头脑，平定天下反对力量也不是难事，这样也比较有趣不是吗？

邓艾：但是这没有效果，昔日项羽天下无敌，但最后他成功了吗？搞得天下大乱只为了有趣，这不是我的作风。看着吧，钟会和贾充等人都小看了这位皇帝，你看看他会怎么做。

## **帝王之道 回想 洛阳宫殿**

邓艾：陛下，您是不是认为臣很僭越？

司马炎：是的，朕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胆大妄为之人。

邓艾：那么陛下您想想，现在您真的能够随心所欲做事？您认为您真的像是帝王？您身边的臣子他们能在朝廷担任要职，除了陛下您的任命以外，也和自己家族的势力有关系。一旦朝廷方针和家族利益产生冲突时，他们该选择哪边？

司马炎：你说的有道理，这些事情我也想过，也让我辗转难

眠。

邓艾：为什么我要提案改革取士制度？您想过宣皇帝过去为什么要提拔我或是石苞等人？因为我们出身寒微，没有背景也没有牵绊，权力全都来自于陛下恩赐，效忠对象也永远只有陛下一个人而已。

司马炎：原来还有这样的考量。

邓艾：没错，而且当天下臣民有这个机会为陛下效命时，对朝廷的向心力就强，而陛下的江山更可以坐得安稳。

司马炎：只是现在朕如果没有那些臣子的协助，朕也很难维持政权呀。

邓艾：在这个世上，大众代表一切；当大众聚在一起时，少数人便无处可去。陛下，谁是大众，谁是少数人，您应该很清楚。

司马炎：但是我们司马家靠著仁爱和宽容取得政权，不能重蹈曹家的覆辙。

邓艾：陛下，明皇帝为什么要打击朋党？为什么要坚持己见？其实他是在提供一条真正的帝王之路。

司马炎：真正的帝王之路？我不懂。

邓艾：您的权力应该是上天授予，而非这些臣子或是大族们给予的。陛下您该以自己的意志去作正确的决定，走上真正的帝王之路。

司马炎：朕真的该相信你吗？

邓艾：这次洛阳的决战，陛下就把一切交托到臣的手上。如

果顺利获胜，则大晋重获新生，也就表明天意要陛下成为真正的君王。

司马炎：有趣呀，本来朕以为你是个单纯的武夫，想不到这么有见地。如果朕能早点认识你，或许早就提拔你到中央来任职。

邓艾：改革之路险阻重重，过去臣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去赴死。但今日邓艾遇上明主，纵然为您死一万次也不会眨一次眼。

### **邓艾的心声 洛阳 邓艾军营帐**

文鸯：赌上一切的作战，你这老头还真有意思。

邓艾：如何？愿意协助我的大业？

文鸯：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外面有姜维，里面有名门大族，我们的身边都是敌人，还有比现在更令人兴奋的情况？

邓艾：那么就发挥你的力量，用手中的钢鞭将敌人粉碎。（这时候要是忠儿在的话，或许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好友吧。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想到不该想的事情，难道我真的变胆小了？）

### **轻重缓急 洛阳 驿馆**

嵇凛：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得赶快出城去通知蜀军或是大魏军。

桓楷：本来还想会见更多忠于大魏之人，现在恐怕不能再进行下去了。没想到司马炎这样以名门自居的人会愿意重用寒门出

身的邓艾。

嵇凛：我们太小看他了，他会在继承人争夺战中获胜，绝对不是幸运而已。我想邓艾应该现在就开始封锁消息，洛阳的进出通道一定已经被堵死了。不过公主在临行前已经告诉我出城的秘密通道，现在应该还来得及出去。

王颀：一切如上将军所料，封锁消息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所有可能走漏消息的人都抓起来。我不想动粗，乖乖束手就擒吧。

嵇凛：桓楷，赶快出城去，这里就由我来抵挡。

桓楷：我怎么可以丢下你不管？

嵇凛：事情有轻重缓急，现在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过去大司农在为难之时，立刻捧着印信出城去找曹爽。身为大司农之子，难道还要我来教你事情该怎么做？

桓楷：你保重。

嵇凛：先担心你自己吧。

王颀：还愣在这边做什么？快去追！

嵇凛：那可不行，让你们这么轻易通过的话，我这嵇中散之女可多没面子。

## **震撼的消息 蜀汉军军营**

霍弋：来来来，快来下注，赌谁是这次贼军的总帅。

句扶：大敌当前，在这里开赌盘好像不太好吧。

柳隐：有什么关系，我也很有兴趣猜猜敌人到底会让谁带兵。

罗宪：赔率怎么算？

霍弋：哈哈，令则真是内行，看来受到杨宗那败类的影响不小。目前赔率来看，大热门是贾充或是钟会，大约都是二赔一，司马炎也算是热门，大约一赔二。

柳隐：我押钟会一万钱！

罗宪：我押贾充两万钱！

马隆：我想要压一个人一万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收？

霍弋：不管是谁我都收，别小看我们霍氏企业的能力。

马隆：我想压邓艾一万钱。

罗宪：邓艾？

句扶：不会吧...

霍弋：哈哈，你是把钱丢到水里吗？当然收，这么蠢的下注法我还第一次看到。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太冲动了。记住呀，我只收大汉的货币，别拿魏国的旧货币来充数。

马隆：知道啦，你怕我会赖帐？只要你输了不要跑路就好。

霍弋：笑话，我霍氏企业在南中开赌场赚饱饱，只怕钱没地方送出去。为了怕人家说我坑人，赔率一赔一千如何？

马隆：这是你说的。

霍弋：当然，我绝不反悔。

句扶：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闯我们大汉军营？

桓楷：在下有要事要禀报姜维大将军，可否帮我通报呢？

马隆：大将军岂是你说见就见的。



桓楷：嗯...那么你们知道东乡公主在哪吗？

柳隐：哦，看来你认识东乡公主？

桓楷：是的，就说是桓楷想有急事要通报。

罗宪：让他见大将军好吗？

柳隐：应该没关系，反正如果认识那个公主的话，不会是敌人的。

## 死斗 姜维军营帐

桓楷：在下桓楷，为大魏大司农桓元则之子，特来报告一件重大消息。

曹绫：他是我大魏派去出使洛阳的使者，本来早就应该回去，没想到会拖到现在。

桓楷：禀公主，因为嵇凛的提议，我和她交换身份，一直潜伏在洛阳伺机拉拢洛阳中还忠于大魏之人。我顺利接触了王祥、郑冲和司马孚等人，他们确实还是心向大魏没错。

曹绫：太危险了，早知道你们会打这个主意，我就让别人去了。

桓楷：嵇凛为了掩护我逃走而被敌人抓了，我很想回去救她，但是她交代说事情有轻重缓急。

姜维：究竟是什么样的消息这么紧急？

桓楷：这是一件很坏的消息...

霍弋：再坏也不会比邓艾指挥敌人大军坏吧，我当庄家赌谁

是主将，他可是一赔一千耶。

桓楷：敌人的主将正是邓艾，他刻意封锁消息就是要引大家掉入陷阱。

霍弋：天啊...一赔一千...快杀了我吧...

马隆：嗯...霍将军，愿意当庄家就不要跑路。在下待会和你收钱。

向充：这可真是可怕的坏消息...

柳隐：哈哈，这下成都那边的人还想要让伟大的丞相之子去面对邓艾？

廖化：再怎么讲，大司马也在江油打败过邓艾，我们岂能如此低估他的本事。

诸葛瞻：为什么你军队要前进得如此匆忙，你究竟在急什么？

姜维：实不相瞒，部队的粮草被邓艾袭击过后，已经没有多余的存粮可以让我们在原地停留。

诸葛瞻：真的没有其他的考量？

廖化：我看倒未必。

诸葛果：小瞻，如果主公有心要摆脱你的控制，他大可以更快的速度进军。

诸葛瞻：我没这个意思，实在是最近外面的流言太多，想要请姜维澄清一下。

诸葛果：光是主公就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你还是不了解。

诸葛瞻：是...

柳隐：(姊管严?)

姜维：大司马，有件事情希望你能了解，洛阳那边负责指挥军队的是邓艾，敌人的战力很可观...

诸葛瞻：那又如何？预定的计画也不会有所改变。

马隆：(完了，老师面对邓艾还可以说有得拚，现在换成这个诸葛瞻，根本就是十死不生呀。)

姜维：这...

诸葛瞻：姜维你听好，我诸葛瞻虽然不喜欢你，认为你穷兵黩武，害得我大汉财穷民尽。但是有件事情我很清楚，那就是我没有像你一样的领兵才能。由我来对付邓艾，只会把大军往死地里推。陛下一时不察，对我寄予过高的期望，任命我做为统帅。权衡陛下的君命和将士的性命，我选择做我该做的事情...攻击洛阳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你。

廖化：什么?! 这...您这是抗旨...

诸葛瞻：就算是抗旨，我也不能让大汉将士就这样去送死。我不是邓艾的对手是很明显的事实，这点我在江油和永安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希望我没有看走眼，你一定要给我打败邓艾。

句扶：这...真是了不起的器量。

杨兰：我对你改观了，真不愧是丞相的儿子。

诸葛瞻：啰...啰嗦，别误会了，我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大汉。

姜维：说实话，前两次打败邓艾，一次是因为自己人从战阵临时抽腿，一次是因为他无心作战。而这次邓艾拥有的部队既精锐，数量也庞大，战力远远胜过之前。不过，既然我可以连续赢他两次，也可以赢他第三次，我有准备必胜的计策，也请大家放心。（所谓必胜的计策，就是北方魏军和我军分队能够从后方袭击邓艾。要是得手的话，邓艾必溃。）

霍弋：该死的邓艾，我霍弋发誓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姜维：真少见，想不到绍先会如此有斗志。

霍弋：那当然，那混蛋害我输了一千万钱，不幸了他我就不姓霍！

姜维：……

诸葛瞻：一定要打败邓艾，这不只是为了你自己，更是为了大汉。所有的责任都让我来扛，我会亲自向陛下解释抗旨的原因。

姜维：大司马，真的很感谢你…

柳隐：邓艾那个死老头怎么还不退休？老人家卡着那个位子似乎不太好吧。

马隆：（老伯，你今年贵庚？）

句扶：没想到最后挡在我们前面的是邓艾，真是让人期待又害怕。纵然如此，我还是会用手上的大斧让他知道我益州人的实力！

来忠：真诡异，为什么司马炎会选在这个时候任用邓艾？是邓艾对他说了什么？

廖化：（皇后也是、赵统和关索也是，甚至连诸葛瞻都心向姜维，为什么他们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天下是陛下的，如果大汉江山是被姜维操控，那样还是大汉？）

曹绫：我并不意外邓艾能在这关键时刻说服司马炎任用他。过去侄儿也是被他的话打动，才会派他去陇西收拾残局。

姜维：别担心，对于邓艾我有必胜的策略。

曹绫：是吗？这样我就放心了。

杨兰：这个邓艾还真是黏人，当年攻打武都的时候还以为他是个普通的结巴，没想到会这么难缠。

姜维：放心吧，我有必胜的策略，不会输的。

杨兰：.....

向充：这次一定要向邓艾讨回当日粮草被烧毁的帐！

桓楷：这次作战请让我一起参战，不管是为公或是为私，我都有参战的必要。

曹绫：就让他参战吧，对于司马家，他有比任何人都强烈的复仇动机。

姜维：好是好，不过...我不希望你将仇恨继续延续下去。

桓楷：我明白...

诸葛果：主公，这次邓艾一定会使出他所有的本领，请小心应对。

姜维：放心吧，我已经有必胜的策略。

张嶷：说实话，前几次让邓艾稍稍吃亏，都是因为邓艾不熟

悉我的作战方式。若是正面交战，我认为自己没有胜算。所以伯约，一切都交给你了。

刘敏：邓艾这家伙还真是神出鬼没，完全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出现在我们面前。要是有机会碰到他，真想向他讨教一番。

姜维：（我想邓艾可能会先被刘将军的啰嗦劲给先气死吧。）

宁随：（邓艾...你的意图我很清楚，你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只是...你只看到改革者的风光，却没看到改革者的下场。终究你还是有盲点。）

马隆：（总觉得邓艾是故意等到现在才出现在我军的眼前。这样看来，他并不是单纯效忠司马家而已，他在想什么？这场战斗结束后，我想再问问老师关于邓艾的想法。）

张翼：这次我是真的被邓艾折服了，他的能力远在我之上，看来只有交给伯约你了。

## 洛阳城外之战

文鸯：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见自己的死兆星？他们的宿命就是要付出生命来成就今日的决战。

文虎：二哥，我们这样做真的对吗？当杜预或是陈泰等人都离开司马家时，为什么我们还要帮司马家？

文鸯：你认为我完全背离父亲？你错了，父亲和我相同，只是我们追求的事物不同而已。父亲坚持自己的理念当大魏的烈士，

而我坚持自己的本心，追逐著值得付出生命的战场，我们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司马家怎么样和我有何关？我有兴趣的是眼前对极的两个人。邓艾利用大晋，创造一个强者获得一切的天下。而姜维则是要以一州之力，以小搏大去颠覆强盛一时的大晋。两个人不管是谁获胜，结局都是如此灿烂美丽不是吗？

文虎：我明白了，请让我协助二哥您吧。

文鸯：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哈哈...这种场面，真是容易让人变得多愁善感呀。

游击军甲：你这家伙踹得要命，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

文鸯：你知道为什么你身边那位老兵为什么没有意见？

游击军乙：你是白痴吗？那个人就是在乐嘉一个人杀翻整个虎豹骑，又在寿春血祭整个武卫营的怪物文鸯呀！

文鸯：别把我说得像怪物一样...我承受不起的。

游击军甲：您就是文鸯...真的很对不起...

文鸯：男子汉应该以行动来表示歉意，你觉得呢？

游击军甲：是！

王颀：我王颀本来以为在毌丘刺史之后，再也无法碰到值得我效命的对象。没想到老天有眼，让我碰到了上将军，再度点燃我本来有如死灰的内心。现在，我等有机会随着上将军建立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如果不在此时献上自己的性命，又要等到何时？陇西军的弟兄们，发挥胜过洛阳禁军的战斗力，帮助上将军胜过强大的敌人。

轻骑兵：陇西军魂不灭！我们才是大晋最强的战力！

桓楷：在我们眼前的浮桥南端的营寨就是高平陵政变时曹爽的据点。而北方邓艾营寨则是司马懿的据点。如果不先拿下南岸，是没有办法撼动洛阳的。

曹绫：（皇兄的高平陵就在眼前，请您再稍等一下，我马上来谒陵。）

姜维：（果然如此呀，邓艾兵力充足，一开始就占住浮桥以南。现在看来，我军非陷入苦战不可。）我们到洛阳以来，攻城掠地不在少数，而诸位杀人父兄也不计其数，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后退是地狱，为什么不前进奋力一搏来争取这光荣的胜利。胜利之后，诸位都是中兴大汉的功臣，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全在你们一念之间。（真是鄙俗呀，我想邓艾你听到我用来激励士兵的话，应该会嘲笑我吧。）

丘建：我们当初那样做真的对吗？为什么会搞到要在洛阳这边打防卫战？

钟会：事到如今你还后悔？司马昭和裴秀死有余辜，根本不值得可惜。今天蜀人会打到洛阳，全都是司马昭那个笨儿子害的，当初我们哪可能预料到事情会变这样？

丘建：可是万一大晋就这样灭亡...

钟会：不可能的，蜀人面对大晋最精锐的部队，加上邓艾的



指挥，绝对没有获胜的机会。（问题是...邓艾这家伙似乎想要用这场战争爬上去。如果他获胜，陛下真的会照我说的杀了他？最好的结局就是让姜维和邓艾同归于尽，否则不管是谁存活都是祸害。）

司马佃：世英，看见这个地方，是不是感慨万千？记得当年你就是在这里力劝曹爽抗战。

鲁芝：在下已经是大晋的臣子，请王爷不要怀疑在下的决心。

司马佃：不是这样的，就连我这司马家的血亲都会有动摇，你有动摇也是应该的。我要说的是，万一情况不对的话，你就投降啊。

鲁芝：王爷？为什么要这样说？

司马佃：你是个人才，在这里为这样快要倾颓的王朝牺牲没有任何意义。更何况你的心应该还向着大魏，不要再欺骗自己的感觉了。

鲁芝：.....

司马佃：（这样就好，就算大晋灭亡，也可以把人才留给新的王朝，这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司马家应为之事。现在换我来给自己盘算了，万一大晋真的怎么样，我和诸葛诞的关系是不是可以用来当作保命的护身符？）

邓艾：很早以前，我就认为我们的战场不应该在陇西那样的偏僻地方。我们两人的命运应该和两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才是。今天这场决战将会永留史册，不管胜利的人是谁，都将会

受到历史永远的歌颂。诸位，这场仗的胜利将会为大晋带来新的生命，新时代将出现在我们眼前。

王颀：我的命已经交给上将军了，就算是死也要完成上将军的宏愿！

文鸯：我可是很缠人的，姜维你也该有所觉悟。

文虎：我已经抛开一切疑惑了，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蜀人！

丘本：粉碎特权阶级，这是我冲车大将军毕生的理念！

马邈：（随便啦，让我有官当，有薪水包养小老婆就好了。）

师纂：（邓艾...）

姜维：邓艾...你终于出现了...

邓艾：为了获胜，我可不能和你玩什么正大光明对决的游戏。

文俦，你不需要顾虑什么战术，好好大干一场。

文鸯：看来你已经知道武将之心了。

邓艾：不，我只是用最有效率的方法作战而已。

文鸯：老实说出真心话有这么难？

邓艾：这些就是我的真心话。

文鸯：呵呵...

姜维：不知道邓艾在打什么主意...不过我想如果不过河的话，永远无法结束这场战斗。

杨兰：这样的想法有什么根据吗？

姜维：只是我的直觉而已。

杨兰：你说的没错，和邓艾周旋，要是一直固守于常理，将永远打不赢他。就算是有陷阱也得跳下去，否则永远无法真正击败邓艾，对吧？如何？知道什么叫做内助之功了吧。

丘本：（视力好就有这个缺点，对面蜀人那肉麻的两公婆看得真叫人受不了。如果我当权的话，我发誓一定要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放闪光。）

诸葛果：主公，您应该知道要是过河的话...

姜维：邓艾一定会有陷阱在等着我。

诸葛果：是的，而且果想不到任何可以回避的策略。

姜维：就算是有陷阱也得跳下去，否则永远无法真正击败邓艾，我是这么认为的。

诸葛果：主公真是英明，这就是主公伟大的地方。

姜维：别这样夸奖我了，旁边的士兵都在看...

丘本：（视力好就有这个缺点，对面蜀人那肉麻的两公婆看得真叫人受不了。如果我当权的话，我发誓一定要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放闪光。）

曹绫：如何？邓艾摆出这个阵型就是要我们过去踩他的陷阱，你要当聪明人还是笨蛋？

姜维：过去我一直想当聪明人，结果每次碰到邓艾都一败涂

地，或许是到了该当笨蛋的时候。

曹绫：没错，祖父聪明一世，为什么会栽在周瑜的手上？因为周瑜用的疯子打法是他此生没看过的。

姜维：也就是说，就算是有陷阱也得跳下去，否则永远无法真正击败邓艾。

曹绫：邓艾有不亚于祖父的实力，想要击败他，或许就试试周瑜的办法吧。

丘本：（视力好就有这个缺点，对面蜀人那肉麻的两公婆看得真叫人受不了。如果我当权的话，我发誓一定要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放闪光。）

姜维：全军先就地整备，待准备好时就立刻兵分三路过河，过河之兵力由我统一调度。（邓艾应该是要等我过河之后，才会启动对付陷阱，由我在后方压阵才能避免指挥系统混乱。无论如何，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姜维：整顿完毕，全军立刻兵分三路朝北岸进攻！

邓艾：正确的决定，毕竟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姜维：面对像你这样的对手，用再多的策略都是枉然。

邓艾：（姜维为什么还可以这么沉着...莫非他也想到我担心的事情？在这个战场上我可以操控全局，但是河内那边的魏军还是让人有点担心。虽说拥有大军的司马望应该不至于会挫败。就算是败，只要这两天不败，胜利就应该是我们的。）

姜维：（这和段谷之战实在有点像呀，被逼到绝路的我，必须要指望从后方过来的援军。当年胡济失约，而我这次倚靠的是完全没有约定的援军，我这次还真敢赌。不置之死地就无后生，要真正挫败邓艾，我就得把一切都赌在仲权的援军上。现在邓艾的手上的中军一定会源源不绝地攻来，目前唯有击破一波波的守军，只要撑下去一定有转机。）

杨兰：你说你有必胜的策略，白痴都知道是骗人的吧。

姜维：老实说，我真的没有什么策略可以对付邓艾。我会这样说只是为了不要让军心被邓艾这个名字给震慑到而已。

杨兰：算了，至少底下的士卒还愿意相信你讲的谎话，毕竟你已经创下了奇迹。

姜维：那么你相不相信我们能够胜利？

杨兰：如果不相信的话，我还会在这里和你并肩作战？靠著手中的长枪，要刺就一口气刺破天际，就算是自掘坟墓也要刺穿障碍。穿破一切就是我们的胜利。

姜维：总觉得在哪里听过这句话...

杨兰：别计较这么多，总之就是打趴邓艾那家伙就对了。

诸葛果：主公...所谓的必胜策略就是没有策略吧。

姜维：三两下就被你看穿了...

诸葛果：不过主公本身就是最强的必胜策略。

姜维：啊？！

诸葛果：只要有主公在，大家都会相信这是必胜的战役。

姜维：其实我很内疚呀，我知道用这样的话来骗取大家的信任很不对，但是眼前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诸葛果：这不是欺骗，主公您本来就是邓艾所远远不及的崇高存在。邓艾和您相比，有如萤火之光比皓月之明...

姜维：等一下，这句话我记得是天桥底下说书的用来形容丞相和徐庶的对比不是吗？

诸葛果：总之果相信主公您。

姜维：谢谢...

曹绫：这种漫天大谎你也敢撒，把底下人骗得团团转，不觉得内疚。

姜维：我不敢和他们说我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样对将士们信心打击太大了。

曹绫：面对邓艾，其实本来就不需要想太多无谓的策略，那样只会越陷越深。

姜维：你会说出去吗？

曹绫：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姜维：你是认真的？要是军心大乱的话，不用说面对邓艾了，可能连先锋军都打不过。

曹绫：一半开玩笑的，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情。

姜维：（那也表示有一半是认真的...）

曹绫：你不需要太担心，底下的将士都很相信你，毕竟你一路上创下了无数奇迹。当然我也是...

姜维：咦？

曹绫：你是该惊讶，曹家人平常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

杨兰：鲁芝，真是久违了。

鲁芝：想不到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风华依旧。

杨兰：你为什么在帮司马家？你之前明明不是曹爽的幕僚吗？

鲁芝：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杨兰：真搞不懂你，听你口气似乎又不愿意为司马家效力，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鲁芝：真的很羡慕你，不用经过这些挣扎，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该为谁奋斗。这场战争我两不相帮，祝福你打败邓艾，击败司马家。这些东西给你，希望对你有帮助。

王欣：上将军，您看这是洛阳那边传过来的消息。

邓艾：什么？！司马望溃败，整个河内都失陷。这个无能的东西！（糟了，后方的魏军随时都会过来，如果不短时间之内分出胜负就来不及了。）

司马佃：（我司马家的根据地温县都被占领了，我哪有心思继续打仗？）

邓艾：（司马家怎么没一个能打的！）

陈泰：大魏军特来支援友军！这一仗一定要获胜！

夏侯霸：胡济会失信，但是夏侯霸绝不失信。

张虎：这样的战场，正适合我活跃！

张星彩：从后方冲散敌人的阵型，胜利马上就要到手！

关索：我要用这场胜利来光耀我的后宫。

袁隸：没想到真的有机会可以打到洛阳，这应该不是梦吧。

邓艾：还没有结束！以我们洛阳禁军的实力，就算同时面对蜀人和河北逆贼的夹击还是绰绰有余。

姜维：邓艾你别嘴硬了，你部下惶恐的眼神都已经说明一切。这一次，一定要让你败得无话可说。

邓艾：不到最后，还不知道谁胜谁负！

王颀：是你？！

桓楷：嵇凛人在哪里？你对她怎么样了？

王颀：我只是逮捕她而已，我保证没有伤害她。大家都是各为其主，她展现的气魄却是我远远比不上的。

桓楷：虽然我不能原谅你，但还是很感谢你。

王颀：如果这场战争我们赢了，我保证会请求上将军释放她。万一不幸我们战败了，你就去金镛城那边救她。

杨兰：你明明不支持司马家，为什么要为司马家拚成这样？



王颀：我为了的是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一步也不能后退！

杨兰：你这是何苦？

王颀：呀呀呀!!!

杨兰：这家伙居然有这样的潜力？！

王颀：杀.....

杨兰：真不好对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变得这么强悍？看招！蝴蝶之舞！看招！

王颀：可恶.....我不会输的！

杨兰：能挡住蝴蝶之舞，你还真是不简单。乖乖受死吧！

杨兰：什么？！没想到我居然要用连雀之舞来对付你。

王颀：没这么容易！

杨兰：飞龙之舞！

王颀：呜哇.....

杨兰：呼呼.....真险啊.....

王颀：呵呵呵...北征高句丽，南攻益州，最后还在洛阳前面打攻防战，真是有趣的人生。上将军，来世再为您效力吧。

邓艾：王太守战死了？！来世我不希望你再成为我的部下，而应该要成为我的兄弟。

邓艾：这次你我的对决和过往完全不同，这是我第一次以挑战者的身分应战。

姜维：挑战者？

邓艾：连续败给你两次，已经完全证明你的能力超过我，我从后面追赶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姜维：不，祁山是因为司马亮私自带兵撤退，武功是你没有全力迎战，怎么样都不能说我真正打败了你。

邓艾：败战就是败战，不管再多的理由都无法改变你胜利的事实。

姜维：听到你说这些话，老实说我很高兴，没想到会从宿敌口中听到称赞的话语。你是我这一生中唯一击败我却让我完全无话可说的强大对手。面对你，不管再怎么不可能的情况我都得考虑进去，因为你是个能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男人。

邓艾：我最多就是能在战场上做到这样的事情而已。但是看看你现在做的，你能够让国小民贫的蜀地击败强盛的大晋。这才是真正的化不可能为可能。只是你要并吞大晋，就得先过我这一关，我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你。

姜维：正有此意，如果没有真正击败你，就算击溃司马家也不足以说获得真正胜利。

邓艾：就让今日的会战成为决定两国国运的关键。

姜维：我绝对不会输！我要将这场关键的胜利献给丞相。

钟会：如果不是我当日的帮忙，你恐怕早就已经死在子午谷了。

姜维：虽然你做的事情对我们大汉有利，但是出卖主子的行为还是让人不齿。

钟会：少愚忠了，万一有一天刘禅也打算对你做出同样的事，你就不会采取和我一样的行动？

姜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钟会：哼，我就看看到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做。

马邈：张...张将军...

张嶷：叛徒，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认为我会饶过你？

马邈：救命呀！

张嶷：为什么到现在都没人来救你，你还不明白？

马邈：您真的忍心杀一个像我这样手无寸铁的人？您看看我上有八十高堂，下有八个孩子要养。

张嶷：你似乎不了解我张嶷的为人呀...

马邈：你为什么杀得下去？明明我很可怜呀...

张嶷：你去地狱的时候，问问张慕和隗渠就知道我是不是个心软的人。这种人渣，总得有人去收拾才行。哦，想不到他身上带有这样的东西，幸好我早下手，不然这家伙真是个麻烦。

文鸯：姜维...这次你躲不了了，自从上次武功一战后，我已经压抑不住想见你的心情。没错...这种悸动的心情，就是爱。我不得不承认，我爱上你了呀。

姜维：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可没有这样的兴趣。

文鸯：爱是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阻碍，当产生这样的心情，就该去正视他。

姜维：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你的想法，究竟你是正常还是疯

狂？

文鸯：当你计较这些无聊事情的时候，就会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来吧，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如我想像一般有骨气，展现你干掉小昭昭的实力吧。

文鸯：想死了，快想死你了...

姜维：这家伙...

文鸯：先发制人！哦！就是这样，明明上了年纪却还能保有这样的战斗力。

文鸯：北斗双龙破！防守这么严密，你还真是矜持呀！

文鸯：北斗七死星点！烈枪苍龙击！

姜维：（好强，简直直逼当年的赵将军。不，甚至比赵将军更强。）

文鸯：就是这样，武艺虽然不是顶尖，但是内含的坚强意志和雄心看起来就是这么美。我没看错，你就是我要追求的人。果然我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羁绊，真想马上拥抱你！

姜维：（这家伙真的有病吗？）

师纂：你说的对，邓艾这个人完全是个逆贼。他在姜维进军长安或是潼关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到现在这个时候才出手，目的就是耍要挟陛下。

诸葛果：果然如此吧...他不是个单纯的军人，而是个有叛逆之心的野心家。看看现在整个洛阳的部队都握在他的手上，所有的将领都得听他的号令，这是多么危险的事？今日纵然他可以

打败我军，但是他会愿意把手上的兵权再交出来？昔日曹操号称为大汉荡平叛徒，结果最后大汉如何？

师纂：嗯...我受到文皇帝的提拔和托付，就是要对付像邓艾这样的野心家。然而我无力阻止他，让他在那胡作非为，害得现在大晋必须在首都打攻防战。真是有愧文皇帝的厚恩。

诸葛果：现在正是你表现自己忠诚的机会，让洛阳的人知道邓艾的真面目，这才是身为人臣的尽忠之道。

师纂：可是我没有他谋逆的积极证据。

诸葛果：没有证据可以自己编，至于信不信，就看贵国皇帝的智慧了。

师纂：好！虽然你们也没安什么好心，但是我更不愿意看到邓艾那老贼在那猖狂。

诸葛果：（小声）主公并不爱这样卑鄙的计谋，一切的罪孽就让我来代替主公承受...

师纂：你说什么？

诸葛果：没什么...

夏侯霸：我说过一定会把大魏的援军给带到，这次应该是守信了吧。

姜维：仲权，如果没有你的话，这场战斗恐怕会变成另一场段谷之战。

夏侯霸：或许上天让我在段谷之败中存活，就是要成就今日之大捷吧。

陈泰：邓艾，这场战争是你输了。你和司马家并不亲近，没有为他们付出性命的必要，赶快投降吧。

邓艾：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我岂是一个轻言放弃的男人！就算是退回洛阳城打巷战，我都会战到最后一刻。

陈泰：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帮司马家帮到这个地步。莫非是因为太傅对你的提拔之恩？

邓艾：你的层次终究是比我低呀，颖川陈家这个家名终究捆绑住你的智慧。我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战斗。比起你们只会为了家名和门第决定效忠对象要强得多。你们扪心自问，自己当了司马家多久的帮凶？现在你还有脸去推倒司马家？

陈泰：我无愧于心，我支持太傅推倒曹爽，但不表示我支持司马昭弑君，更不支持以晋代魏。

邓艾：有差吗？上面的人换来换去，对下面的人又有什么影响？我不是曹家的臣子，也不是司马家的臣子，而是天下万民的臣子！

陈泰：（真是无言以对呀，我这是第一次知道邓艾是个这么有想法的人。）

姜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居然能这样扎扎实实打败邓艾...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是因为大家的努力，姜维向诸位表达最高的感谢之意。

杨兰：趁著现在士气正旺之时，一口气拿下洛阳吧。

姜维：在这之前，我想给司马家一个机会，如果他们愿意投

降的话，或许就可以避免这场战争了。

诸葛果：主公，我不认为司马家会接受投降。

姜维：我也知道，要他们放弃三代经营了十几年的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纵然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

诸葛果：主公的仁民爱物之心真让人敬佩。

曹绫：在攻城以前，是不是可以给司马家一个机会？

姜维：照理说你应该和司马家有深仇大恨，为什么现在希望他们投降？

曹绫：再怎么讲，洛阳城也是皇兄的心血结晶。他忍着臣下的批评完成这座足以表征王朝威光的都城，说什么也不希望让它遭遇战火。

姜维：我明白了，这就试着递出劝降书信，希望司马炎能够放弃抵抗。

## 第四十五回 洛阳决死战

### 汉魏联军 姜维军营帐

姜维：这次若不是玄伯的救兵，只怕我们面对邓艾还是难以

取胜。

陈泰：两国是对等的盟友，相互协助本来就是分内之事，无须特别感谢。

诸葛瞻：对等？这么说，你们打算在攻下洛阳之后和我大汉平起平坐？

廖化：太不像话了，当我大汉军营没人？

费曜：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对？我们大魏也是承受天命的王朝，在正统性哪点输你们了！

柳隐：我还道是谁呢，原来是伟大的万年副将，说起大话来还真是脸不红气不喘。

费曜：别叫我副将，你这个油嘴滑舌的蜀中老朽！

夏侯霸：大战之前吵这些问题是不是太早了呢？如果没有打败司马家的话，谈这些都是没有意义。

费曜：仲权，这可是原则问题！就算陛下愿意削除帝号，也不表示我们就得被对方压在脚下。这次蜀人若没有我大魏军协助，早就被邓艾打得落花流水。

句扶：你说什么？！早知道你们是这样的态度，我宁可战死也不和你们合作。

陈泰：别这样，河内一战我们欠了大汉军不少人情，这次只是稍微偿还一点而已。

费曜：知道了...

姜维：（累积超过四十年的仇恨可没这么容易化解，就算两



军加起来有逼近二十万的大军，能发挥多少战力还是未知数。)

曹绫：我倒有个提议，不如让魏军和汉军分两边进攻，然后看谁比较快攻破洛阳。否则两边再这样争执下去，也看不出高低之分不是吗？

杨兰：有意思呀，比起在这边打嘴炮，还是把精力用在攻城上才比较有意义。

张虎：论作战，我们河北军的战力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张翼：别小看我们益州人的实力！

陈泰：那么就让我们大魏军进攻洛阳的北面，而南面则交给你们如何？

姜维：没问题。（幸好曹绫一句话稍微化解了两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过在战争结束后，或许冲突又会再度产生。）

## **转换之间 蜀汉军军营**

姜维：刚才因为情况混乱，不及招呼二位，现在特来迎接你们。世英我非常熟，毕竟我们是交手过很多次的老对手了。

鲁芝：惭愧。

姜维：倒是这位张将军，只听显通说你是个人才，之前却一直无缘相见。

张特：在下因为一直负责对东吴的防务，所以无缘和大将军见面。

姜维：原来如此，很高兴两位能够加入我军阵营。

鲁芝：伯约，这场战斗我无法参加，理由你应该也很明白。

姜维：我知道，不管是大魏还是司马家，都有重用过你的恩义。所以面对这种两难的情况，只有旁观是你唯一可做的选择。

鲁芝：伯约能够理解的话是再好不过，等到洛阳城陷后，我会回去大魏，毕竟那里才是我奉献终身的地方。

张特：说实话，我的人品并没有像鲁将军那样高洁。甚至可以说，我只是看谁可以给我更好的发展空间，我就去投奔谁。

鲁芝：你这无耻之辈，跟你站在一起都觉得蒙羞。

姜维：世英，先听听他怎么说。

张特：我的出身并不好，虽然家境富裕，但却是被人最看不起的商人世家。然而祖父告诉过我一个人的事迹，给了我出人头地的希望。

姜维：哦？敢问是何人的事迹？

张特：在下和先帝同乡，都是涿郡人。

姜维：原来如此。

鲁芝：你的意思是说，刘玄德和你一样是个见异思迁的小人？

张特：先帝一生四处奔波，跟随的主子也一个个换，最后终能从一介农民出人头地。先帝纵然换过数个主子，然而他却对每个人都尽了恩义，并无卖主求荣之嫌，在下认为这样就足以无愧于心。

鲁芝：（背叛刘璋的事情就不提？）

张特：在下之前已在河内为司马家尽忠，现在也不打算参加洛阳之战，如此在下自认已经尽了对司马家的恩义。今后在下愿将所有的能力都贡献给大汉，还请将军接纳。

姜维：你放心，除了杀主求荣的小人以外，什么样的人我都会接受。攻破洛阳之后，天下将百废待兴，需要各种的人才来帮助新天下的建立。

张特：大将军临行前，在下还是稍微提醒您一下。攻破洛阳绝对不是终点，南方的东吴绝对不是个可以忽视的敌人。只怕洛阳城陷后，一切才是开始。

公元二六四年十二月，洛阳城外的作战，以汉魏联军的胜利告终，邓艾率领残军退回洛阳城。整个洛阳城被汉、魏军团团围住。姜维并没有急着攻城，而是决定先劝降洛阳，希望能回避战火，然而...

## **抵抗到底 洛阳宫殿**

司马望：陛下，臣无颜以对...

司马炎：事情不用再说了，河内王你也尽力，朕现在怪你也于事无补。

司马望：（我这次捅的篓子太大了，丢了河内和手上的大军，就算陛下没有责罚我，我也感觉随时会大祸临头。）

司马亮：（真是的，本来陈骞丢掉潼关还可以说外姓都督也

不过如此，现在咱族兄又出个更大的包。)

司马佃：(这样下去，我看我们司马家大概真找不到可以用的人了。)

和峤：陛下，事到如今是否考虑迁都暂避其锋？

司马炎：不，现在洛阳受到南北夹击，根本就没有出逃的可能性。而且就算勉强逃出，宗庙、祭祀器物等能够保证不失？若有失，光朕一个人逃出又有什么用？

羊琇：陛下...蜀人和河北叛军不久前的招降信该如何回应？

司马炎：你认为朕该投降？

羊琇：不不不，臣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陛下眼露杀机，我再白痴也不敢真的说出来呀。)

司马炎：听好！朕已经决定要和洛阳共存亡，既不迁都也不投降。朕相信大晋的天命，只要坚持下去，一定可以让逆贼灭亡！我大晋江山将永存！

## **刘禅的真心 成都 皇宫**

文官：洛阳前线传来捷报，贼军全面溃败，现在只能退守洛阳城，距离光复洛阳就只差一口气了。

刘禅：果然是朕看重的大司马，一出手就让贼兵灰飞烟灭。

文官：陛下您是不是弄错什么了？大司马在前线已经将指挥权完全交给大将军，这一仗正是大将军打的。

刘禅：朕明白了，你下去吧。

黄皓：陛下，大司马真是不识抬举，完全辜负陛下您的期望。

刘禅：那个诸葛瞻简直是没有出息到极点了！朕有意让他取代姜维，结果他自己放弃机会就让他去搞书画一辈子好了，没有用的混帐！

黄皓：陛下您息怒呀，不要气坏身子。

刘禅：还是只有你忠心。朕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发过这样的脾气了。

黄皓：关于姜维，陛下您打算怎么对付他？

刘禅：这个嘛...

## **赌注 建业皇宫**

孙皓：听说蜀人已经打到洛阳，还把洛阳围得水泄不通。相对之下，我们的部队在做什么？攻打荆州拖泥带水，进攻淮南的部队更是败仗连连。

薛莹：陛下，我大吴国力有限，能够动员的战力就只有这样，面对兵力强大的晋军实在很难讨到便宜。

孙皓：是这样吗？你真的认为我们军队有尽力？

虞汜：陛下，过往诸葛恪甚至大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要我们这些平庸之才来办到，恐怕有些勉强。

孙皓：那么骠骑将军和丞相你们怎么看？

张布：北伐劳民伤财，与其让我大吴军队投身在不擅长的陆战，不如沿著长江据守来建立自己的优势。

濮阳兴：是呀，孙綝把我多少大吴将士带到淮南送死，陛下可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孙皓：你们说得有道理，不过如果不劳民伤财的话，你们是不是就不反对北伐？

张布：那是当然，我们没有反对的必要。

濮阳兴：陛下，只要用兵就会扰民，怎么可能会不劳民伤财？

孙皓：你们不相信？那么敢不敢和朕赌一把？

濮阳兴：赌？

孙皓：是呀，朕有办法在七天内拿下寿春，而且不会造成我大吴军的损伤。

张布：陛下想赌什么？金银珠宝还是美女？还请不要打臣女儿的主意。

孙皓：要赌就赌些有趣的东西，赌你们最宝贵的东西如何？

陆凯：陛下，您身为一国之君，请不要说些荒唐的话。

孙皓：荒唐？朕可是很认真的。

张布：（看陛下这样子，应该也是随便说说罢了。孙家人说话不算话也是有名的。）好，臣就和陛下赌了，反正臣不认为自己会有输的可能。

濮阳兴：（不要紧吧，想想打了好几个月都拿不下来的寿春，怎么可能七天拿下。要是陛下赌输，也可以杀杀他的锐气，断绝想要逐鹿中原的想法吧。）

万彘：（呵呵呵...这两个蠢猪将要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陛下

的本事，你们两个人还没见过呢。)

马扁：(要是砍了这两个浑蛋，挡在阿扁路上的石头不就搬开了?)

## 襄阳城风暴 襄阳 议事厅

司马攸：现在洛阳有难，我一定要倾全荆州的兵力去救洛阳。

羊祜：请您冷静一点，在焦急情绪下做出的决定往往是错误的决定。

王浑：镇南将军说得没错，在下虽然是潼关的败残兵，本应没脸来参加这场会议，但有件事情还是要提醒您...蜀人的实力强大无比，就连天险潼关加上八万大军都会覆没，光我们襄阳手头的这一点人，根本无法解救洛阳。

司马攸：我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蜀人都已经打到洛阳，我还能在这悠哉？

张华：请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陛下要将您给赶出洛阳。

司马攸：不管大哥怎么对我，他现在都是大晋的皇帝，司马家的宗主。我有义务要去救他。

张华：看来楚王您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呀。这是卫瓘他在出兵前送过来的信，对照他现在战死的结果，想必和钟会也脱离不了关系。

羊祜：茂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东西？

王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华：遗书是钟会假造的，陛下不可能完全被蒙在鼓里。我知道真相很残酷，但有些事情是您一定要面对的。

司马攸：你是说大哥他为了父皇的位子不惜和钟会勾结？

张华：正是如此。

羊祜：所以你要我们袖手旁观？就算洛阳被破，大晋灭亡都无所谓？

张华：现在荆州这边情况也不稳，吴军已经逐渐往襄阳靠近，有必要为了救洛阳而舍弃掉襄阳？荆州这里是宣皇帝事业的发源地，甚至在离开荆州之后，还委由王司空来帮他看守这块宝地。说荆州是司马家的第二根据地也不为过，怎可轻易放弃？

王浑：确实如此呀，荆州是父亲经营了超过二十年的地方，要是有什么闪失...

司马攸：这怎么听起来都是狡猾的借口呀。说实话，当我知道真相的一刻，本来想要出兵的心都凉了一半。

张华：那么...就让属下当罪人吧...

羊祜：茂先你...

张华：(陛下的真意，太后的态度或许已经说明一切。为了不辜负陛下的苦心，就让张华彻底当个罪人吧。)

## 兄弟之情 洛阳司马家

司马炎：叔父把我们司马家的根据地河内都丢掉了，他是朕的长辈，朕不能当众骂他。我大晋以孝立国，现在故居和祖坟全



部落到敌人手上，朕以后哪有脸去和别人谈孝道？现在我大晋只剩洛阳这个根据地，朕说什么都不会退让，一定要和这座城共存亡。

王元姬：皇儿，你是不是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

司马炎：大晋立国根基不稳，又遭逢叛逆和外敌入侵，孩儿守不住父祖基业，只能选择以死殉国。但是三弟却没有这个必要跟朕一起陪葬，人在襄阳的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不管是投降或是在荆州自立，都好过现在朕的处境。

王元姬：我就是想到你这层的想法，所以没有再过问这件事。只是...你应该也无法否定对自己弟弟的恐惧吧。

司马炎：不瞒您说，朕也是很害怕桃符的影响力...

王元姬：不用隐瞒自己的私心，只要你还有保护桃符的心就够了。

司马炎：娘，儿臣要回去准备洛阳防务了...

王元姬：皇儿，在娘眼中，你不会输给宣皇帝、景皇帝或是文皇帝。好好地放手一搏吧。

司马炎：是！

## **乾纲独断 洛阳宫殿**

师纂：陛下，这些都是邓艾通敌卖国的证据，您一定要正视这件事情。

司马炎：朕记得你是邓艾的部下，为什么要做出密告他的

事？

师纂：微臣本为文皇帝大将军府的主簿，是受文皇帝的托付才去邓艾帐下担任司马。文皇帝的用意就是要由臣来监视邓艾这心怀不轨的小人。邓艾他在祁山和武功不认真抗敌，刻意保留实力，拥兵自重，害得长安和潼关失陷。此老儿用心歹毒，在朝廷急于用人之际，表面上是要助朝廷抗敌，实际上是要胁持陛下成为他的傀儡。

荀勖：说到这件事，臣也完全同意，邓艾这老儿真的用心险恶。听说他之前向陛下您提出邪恶的建议，要毁弃我大晋立国的根本。如今邓艾无能战败，陛下不应该再继续相信这样的奸邪小人。

司马炎：嗯...

贾充：是呀，邓艾不认真迎敌，害我们后方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骁骑军死伤惨重全都是他的责任。

钟会：（邓艾虽然是唯一可以击败姜维的人，但是有政治野心的他危险性太高了。）陛下，臣也以为邓艾在作战时的布阵很有问题，彷彿刻意要把我们禁军派去送死一样。至于邓艾为什么要做出如此伤害大晋的事，臣就一无所知了。

司马炎：哈哈，果然一切都如同上将军对朕说过的一样，你们会在这时候陷害他。朕比任何人都清楚，眼下除了邓艾之外没有人可以打败姜维。而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陷害邓艾，连大晋的安全都不顾，是何居心？当大晋和自己家族发生冲突之

时，你们会选择大晋？还是你们像当年鲁肃对孙权说的那样，诸公迎蜀人，还可保有官位？

贾充：臣绝无此心。

荀勖：臣誓死为大晋效命。

司马炎：朕已决意将大晋的一切托付给邓艾，朕自己也会接受邓艾的指挥，诸公不得再说出中伤邓艾的话。

钟会：是...（为什么总是这样...司马昭也是，司马炎也是...你们老是让人失望呢？）

## **改革的魅力 洛阳 邓艾军营帐**

师纂：我和你没什么话好说的。

邓艾：司马，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待在我帐下的原因？

师纂：我就是要监视像你这样的奸贼，避免你做出伤害大晋的事情。

邓艾：结果呢？我有真的做出伤害大晋的事情？我在洛阳城外的战斗你也该看清楚了吧。

师纂：你究竟在想什么？

邓艾：你也是出身寒门的人，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想法？现在的取士方法公平吗？这世上有多少人才只因为他家世不好就被埋没。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光是为了大晋，更是为了天下所有百姓，要让他们有才能够得到发挥。

师纂：你真的不怕死吗？你这样做是选择和钟会等人为敌。

邓艾：只要能够实现理想，要我用比商君更惨的死法我也甘愿。这场战斗要是能够逆转成功，新生的大晋即将诞生。我希望你能把力量借给我，帮助我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

师纂：我真的服了你...难怪王颀为你献出性命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邓艾：(就算有了师纂相助，此战还是前途未卜。我和姜维多年的争斗，将在今日分出个高下。我坚信就算是上天也会站在我这里，姜维的作法只会制造更大的混乱而已。)

## 老臣的悲叹 洛阳 太保府

王祥：本来还想去祭拜一下文惠，可惜现在洛阳被围得密不透风，已经无法出城祭拜他。还记得文惠（高柔）临终前的哭喊吗？

郑冲：怎么不记得，那是一个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保持沉默之人最后的声音呀。文惠他积极协助宣皇帝诛除曹爽，本来以为是件匡复魏室的大功，哪知道到最后变成引狼入室，让司马家掌控一切。

王祥：老夫比文惠更差劲，明知道景皇帝的废立是僭越人臣之道，却也跟著附和，还因此获得升迁。有人只因为我是有德之人而认定景皇帝的废立是废昏立贤，实际上老夫是有口难言呀。

郑冲：我们能说什么吗？同宗的郑小同只因疑似看见文皇帝的秘密就被杀，他的地位和品德可是在老夫之上呀。

王祥：只是我们同受魏帝策名，却又在新王朝任官，怎么说这不忠的恶名还是难以洗刷。

郑冲：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静静旁观著大晋的命运。

王祥：不管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也都只能保持沉默到最后一刻呀。

### **魏臣和晋臣 洛阳 金镛城**

司马孚：邓艾在城外败给了大魏和蜀人联军，现在洛阳城已经被包围了。

嵇凜：果然如此，现在司马家真可以说是强弩之末。倒是... 请问您是以什么身分前来？大魏的太傅还是晋的安平王？

司马孚：不久前，老夫已经见过那位桓范之子，光看到他，就让老夫想起二哥的罪孽。老夫以大魏的纯臣自居，但是大晋的皇族又是我司马家的晚辈，不管是帮谁都于义有亏。

嵇凜：您说的没错，所以我们只希望您两不相帮，旁观这一切就好了。如此您没有抵抗大魏，算是大魏的忠臣。而保全司马家的成员，也是尽到家族长辈的责任。

司马孚：让老夫考虑一下吧。

嵇凜：听说废帝曹奂也在这座城是吗？

司马孚：是的，他过了这么多年傀儡的生活，或许再过不久他就解脱了。

嵇凜：（解脱？不，虽然这样说很残酷，但是他的存在也是

个麻烦，两个皇帝带来的争端可不是这么容易解决。)

## 处世之道 洛阳羊家

羊琇：娘，我到底在该怎么？现在大晋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真的要跟著誓死抵抗？

辛宪英：儿子呀，你把娘当机器猫吗？

羊琇：什么是机器猫？

辛宪英：没什么。过去我对你舅舅说的话，现在再一次对你说。尽忠职守是人生最大的道义，对陷入困境的陌生人都要伸出援手了，更何况是做人家的部属。

羊琇：可是人家好怕打仗，上次征蜀差点丢了小命。

辛宪英：快去，不能打也要给我打，你要给泰山羊家丢人？

羊琇：是...

辛宪英：(照这样情况看来，大晋真的不太妙。我有必要去找一下太后，没用男人办不到的事情，就让我们来办到吧。)

## 武卫营悲歌 洛阳武卫营

武卫营甲：司马家那群混蛋，平常对我们武卫营这么差，所有的装备和物资都先给游击军。到了紧要关头还要我们防守这种肯定遭到猛攻的地点，那群狗官根本不把我们当作一回事！

武卫营乙：可不是吗？在武皇帝时代，我们武卫营是大魏步兵的骄傲。虎侯出来说话，连已故的大司马曹仁都不能随便接近武

皇帝。虽然当年打仗常常九死一生，至少我们有对等的待遇与尊敬。司马家杀害曹爽大将军后，我们的地位也跟着每下愈况了。

武卫营甲：讲到这就有气！现在武卫营动不动就被罚俸，再下去老子全家都要饿死啦！当年俺爹举家投奔大魏，就是因为武皇帝比其他军阀更好，管吃管住又照顾家眷，所以我们愿意接受这种代代当兵的制度。现在不只我们这些兵被贬低，连虎侯的儿子许仪将军也莫名其妙地被钟会杀掉。今天又叫我们防守这边，根本是借刀杀人除掉我们武卫营吧。

武卫营乙：最近禁卫军诸营都在谣传司马昭原本计划在篡位后要直接废除武卫营。由于征蜀战役出现意外才暂时保留我们。东乡公主已在河北集结忠魏志士，大军正包围住洛阳。当年我们在高平陵政变按兵不动，搞到自己任人宰割。这次我们不要再保持沉默了。只要见到东乡公主就向她投降！反正归顺司马家也不会受到信任。就算武卫营为此全灭，在黄泉也不愧对虎侯与咱老爹了！这次不但是为了生存，也是让后人知道，武卫营是大魏永远忠诚的精锐。

## 洛阳 邓艾军营帐

丘本：关于武卫营的事情，上将军您不打算处理吗？

文鸯：那些许家的剑客们，战斗力虽然强，但是因为对大晋的忠诚有问题，所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

邓艾：要是可以的话，我也不想要用那些人，他们遭受那样

的待遇，哪时候叛变都不奇怪。只是...文皇帝在攻打蜀地时造成不少中军伤亡，司马望在河内也葬送了不少中军，现在我们根本没有挑剔的权力。现在能做的，只有将计就计，你们就照我的指示做就对了。（司马家随便裁撤整编中军，司马望无能败掉大量中军，造成我几乎无计可施的恶果。姜维莫非一直在这样不利的状况下与我对抗至今？）

### **钟会的心腹 洛阳 中书令府**

蒋舒：您应该还记得我吧，我是当日在阳安关向您投降的...

钟会：蒋舒是吗？

庞会：想不到你这家伙命还真硬，本来以为你早在长安挂了。

蒋舒：当初您承诺过要让我为您服务，不知道还记得吗？

钟会：本来应该是这样没错，只是你参与了火烧长安计画，你们这些降卒名声变得很臭。

蒋舒：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如果不是我阻止句安，现在长安恐怕还是废墟一片。

钟会：不过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蜀人势壮，而我大晋是日落西山。你加入我这边并没有什么好处。

蒋舒：我认为以您的才能，不管大晋发生什么情况，您都能获得重用。

庞会：你该不会希望透过中书令来返回蜀地吧，真是有够无耻。



蒋舒：我被句安那个人渣骗太久了，根本无法实现蜀人自立的梦想。

钟会：好，正视自己的欲望，我喜欢这样的人。你之前在陈騫底下任职，现在他人在哪？

蒋舒：陈騫已经带著余众逃往淮南，我不认为跟著他会有前途，所以离开他的队伍。

庞会：怎么没看到丘建呢？平常他都在中书令您的身边不是吗？

钟会：不好！丘建...庞会、蒋舒！你们两个带著亲兵去寻找丘建，发现他就格杀勿论。

庞会：为什么？

钟会：那个人居然敢出卖我！

## **黑暗的真相 洛阳宫殿**

司马炎：深夜来访有什么事情？朕听说你有要事相告。

丘建：多谢陛下不嫌臣地位微贱，愿意拨出您的宝贵时间来见臣。微臣想告诉您，关于文皇帝遇害的真相。

冯紘：真相？这怎么回事？

司马炎：文皇帝不是被蜀人所杀？

丘建：不，文皇帝是因为钟会才被杀害的。因为文皇帝和裴秀合谋要杀钟会，所以钟会先发制人，在子午谷串通姜维袭杀文皇帝。文皇帝的所在就是被钟会透露才会导致蜀人奇袭得手。陛

下，微臣不期望您原谅臣的过错，但请您要多注意钟会，不能再让他为所欲为了。

冯统：钟会这家伙真的是个浑蛋，居然连提拔他的文皇帝都敢杀！

司马炎：钟会，朕真是看走眼了，居然把你当成是心腹重臣看待。你放心，击退蜀人攻势后，朕一定会将钟会抓来问罪。少胄，你能不能接管中书省？

冯统：只要陛下需要的话，冯统万死不辞。

司马炎：嗯，或许你是朕比较可以信赖的人，不要让朕失望了。

冯统：是！

## **钟会的暴走 洛阳 中书令府**

钟会：幸好我发现得及时，要不然岂不让你得逞。我纵然对不起文皇帝，可没有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要出卖我？

丘建：你这家伙包藏祸心，当初误信你的花言巧语，以为你是真心为大晋好，哪知道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你陷害忠良，挑拨是非，结党营私，把我大晋江山害到如此田地。

钟会：你还真是搞不清楚状况。是哪个人在陈骞守潼关的时候在后面指手画脚？是哪个人用邓艾守洛阳？是哪个人打算背叛我们士族，采用邓艾的主张？把大晋害成这样的是司马家自己，和我钟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丘建：所以你因为这样就要背叛？

钟会：这还不够吗？无能的主君不能发挥我的实力，背叛我的信任，我就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归属。

丘建：哈哈，难怪你会被人看不起，在你的心中，根本没有忠于他人的信念，只有为自己而活的想法。

钟会：你懂什么？你究竟懂什么？庞会！蒋舒！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了。

庞会：可是...

蒋舒：陛下不是已经知道丘建的存在，杀了他不会被追究？

钟会：司马炎马上就要变成死人了，一个死人又能对我怎么样？给我杀！

蒋舒：（为什么一向情绪冷静的钟会会变得这么暴躁？难道丘建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 **魏军出击 曹魏军营帐**

费曜：公主为什么要留在蜀人那边？那些蜀人对我们充满敌意，这样做不是很危险？

夏侯霸：不用担心，公主留在那边其实就是要降低我们两边的摩擦。

戴陵：总觉得公主像是被当作人质一样，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我们大魏曾经雄霸中原，现在至少也控制了幽、冀和部分司隶，现在为什么要去听蜀人的？

陈泰：我认为这些事情都该等到消灭司马家再谈，现在只有合我们两边的力量才有机会攻下洛阳。要是哪边不肯合作，都会让司马家得利，我想这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结果。

刘渊：在下曾经在洛阳待过一阵子，对于洛阳状况相当熟悉，希望能让我们匈奴部队作为大魏的前锋。

陈泰：确实呀，比起我们这些几年前就离开洛阳的人，你确实对洛阳的近况最了解。那么就交给你了。

夏侯和：这真的没问题吗？把先锋的重责大任交给外族？

刘渊：请相信在下的忠诚，在下一直记得大魏对我大匈奴的恩义。

费曜：没问题的，我和匈奴人相处已久，他们算是很重情重义的民族。

张虎：（以现在的情势来看，这些匈奴人没有任何背叛的理由。不过要是他们立了大功，之后就得对匈奴人进行丰厚的封赏，我们真的能够满足这些野兽？）

桓楷：（嵇凛，你一定要等我，说什么我都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遇害。这不光是为了对嵇伯伯交代，更是要回报你之前多次救我的恩情。）

陈泰：现在准备进军，由我亲自领军进行攻击。戴陵将军和夏侯和将军则率领预备队留镇后方。这次一定要攻下洛阳，复兴大魏！

## 真正的名将 洛阳 蜀汉军营帐

黄崇：大司马，在下真的对您刮目相看，没想到您居然能够做到这么伟大的事情。

诸葛瞻：是说打败邓艾？抱歉，那和我无关。

黄崇：我是说您把指挥权让给大将军，您可是宁愿自己不居功，也要完成北伐大业。

诸葛瞻：别提了，或许那是我一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黄崇：呵呵，您还真是不诚实。

李球：可是这样真的好吗？万一陛下追究您的抗旨责任...

诸葛瞻：我一个人受罚，总比全军覆没好吧。我很清楚自己打不过邓艾，而大汉中能够打败邓艾的就只有姜维一个人，难道我要硬生生把士兵推去送死？

李球：明白了，在下绝对支持大司马的决定。

诸葛瞻：（为什么陛下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莫非陛下开始猜忌姜维？但是过去陛下没有猜忌父亲、蒋伯伯或是费伯伯的纪录，为什么就独独对姜维有意见？）

黄崇：（就算是丞相，对于陛下的威胁性还是远小于大将军呀。丞相充其量是顾命大臣，顶多就把政权兵权一把抓，架空陛下而已。但现在大将军一旦攻破洛阳就成为大汉中兴的大功臣。不但手握重兵，声望更将会无人可敌。要是他哪根筋不对想要篡位，靠著北方人的支持，也不见得完全办不到。君疑臣者死，臣疑君者叛。难道最后陛下和大将军也要走入这样的结局？）

## 新时代的契机 姜维军营帐

姜维：洛阳终究还是拒绝劝降...

句扶：本来以为司马家都是些没用的胆小鬼，没想到还这么有骨气。

柳隐：要是我们的陛下，搞不好看见兵临城下就投降了呢。

廖化：你说什么？！你敢口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我有权力将你当场正法。

柳隐：臭老头，有本事就来呀，看看我帐下的益州兵会不会让你这样做。

姜维：大敌当前，或许休然是因为紧张才失言，还请元俭见谅。

廖化：哼！

柳隐：哼！

马隆：本来以为公主会到魏军那边去指挥，没想到会留在我大汉军中。

曹绫：毕竟在座各位没有人去过洛阳，要是缺少个向导，你们和大魏军的胜负早就分晓。

姜维：真的很感谢你...

曹绫：别谢得这么快，洛阳可比你们想得要坚固许多。皇兄为了要确立大魏的正统，所以决心要建立一个足以统治天下的都城。他几乎把大魏所有的资源都投注在洛阳上面，所以可以说...

大家现在要面对的才是真正大魏的力量。

张翼：洛阳真的有这么难打？

曹绫：也别担心，毕竟城池虽然坚固，但是守城的兵力已经大减。加上洛阳城内还有许多人不愿意和司马家站在一起，我们还是胜算。

姜维：既然如此，我们也不能让敌人再有喘息的机会。配合魏军，南北包夹洛阳城，务必要攻下这司马家最后的堡垒！

袁綝：进入洛阳，兴复大汉是先帝的遗愿，也是义父的遗愿。而据说我的亲生父亲，他人生的黄金岁月也都在这里度过，所以一直想回来这里。背负两位父亲的愿望，这次一定要攻下洛阳。

马岱：不知道族兄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想？我们居然会再次和曹家合作。请伯约不要介意，我们马家的怨念早就已经化解了，现在应该是为新时代奋斗的时刻。

柳隐：总之，一路跟着老大走到这里实在是太好了。要不是碰到老大，我大概就在大汉军队底下混吃等死一辈子，才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为了一个理想去奋斗。

句扶：大哥因为背负了太多的东西，以致于最后承受不住而做出毁灭自己和他人的事情。我很庆幸自己能够跟随统帅，能够单纯地为一个理想而奋战。若是大哥能早点遇上统帅，或许现在我也能在这里和他一起并肩作战吧。

张星彩：我想东吴面对这种强弱悬殊的局面，应该也不会笨到想抵抗吧。所以我想这场战斗结束后，应该就可以回复到皇后

的身份了。

姜维：那还真是可惜，皇后的武勇让在座的各位都很叹服，直夸是张将军再世。

张星彩：和平之世也有我该做的事情，那可不比在战场上要做的事情轻松呀。

廖化：（虽然即将攻破洛阳，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为了达到今天的结果，我们已经抛弃了大汉立国的理想，再也没有把陛下放在第一位了。这样下去，我们大汉变成另一个曹魏，被姜维篡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呀。希望陛下能想出防范的对策。）

杨兰：说真的，什么光复中原之类的事情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想的只是陪伴心爱的人完成他想做的事情而已。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这为爱而生的女人可活得亮丽精彩呀。

诸葛果：能跟一路跟随主公至今，身为奴隶的我实在是太荣幸了。请主公明白，这一切都是属于主公自己的成就，和陛下或是父亲的无关。

曹绫：回到离开多年的洛阳，现在还是感觉有些惆怅呀。过去我很懊悔自己无法守护大魏，只能眼睁睁看著它被司马家篡夺，然而现在却又有点庆幸。要不然，我现在岂不是要在洛阳城面对大汉军？（她最终都能和陈到在一起，天下还有什么永远的仇敌？）

向充：（老师在这个时候又选择不参加会议，他是不是真的对大将军有所不满？但是大将军一心为国，建立了盖世功勋，老



师究竟对大将军有什么不满？莫非真的是嫉妒？街亭的一时失足，让现在享受英雄赞美的变成大将军，老师永远只能躲在暗处无人闻问。这种心情我可以体会。但是...这不是老师您当初选择这条路就该预见的？)

张嶷：伯约，再次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随著你完成北伐大业。过去的我，常常抱着什么时候牺牲都无所谓的想法。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活著的感觉是这么美好。攻下洛阳，之后我们一起享受胜利的美酒。

关索：嘿嘿嘿...听说洛阳多正妹，等到攻破洛阳之后就...

姜维：关将军，我军严格禁止奸淫掳掠。

关索：等一下，两情相悦就不算奸淫呀！

赵统：父亲生前一直念念不忘要将先帝带回中原，只可惜他在完成梦想之前就过世。现在他的梦想能够让大将军完成，先父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

马隆：老师，能够随您走到这一步真的太好了。

柳隐：老师？

马隆：是呀，我之前就已经拜大将军为师，他是我的榜样。

姜维：孝兴他和年轻时候的我真的很相似，志立功名，想要闯出一番事业。

句扶：这么说来...还真的有点像...

杨兰：一样爱冒险，一样对周围的事情很盲目。

姜维：(孝兴和我们不是同一个世代的人，或许之后大汉可

以交托给他。)

张翼：伯约，过去承诺的事情你也请别太放在心上。我不愿意你为了我们益州人而和成都那边作对。

姜维：不，既然陛下已经承诺，也请伯恭你放心，我相信陛下也会很期盼迁回洛阳。

张翼：希望真的如此...

姜维：.....都已经到这里，我不认为应该再和大家说什么激励的话，每个人应该都知道此战的重要性。光武中兴的大业将在今日再度完成，诸位将是历史的创造者！

## 洛阳决死战

庞会：我们难道真的要这样袖手旁观？

钟会：现在我们有什么必要帮司马家效力？司马炎如果不死，一定会把屠刀动到我们身上。

蒋舒：中书令说得没错，我一片诚心投降大晋，却一直无法获得重用，司马家真是无识人之才。

庞会：那是你们吧，我不知道丘建对陛下说了什么，但是陛下应该没有杀我的理由。

钟会：你仔细想想，在这里为司马炎捐躯可以实现你复仇的理想？你希望庞令明将军指责你的不孝？

庞会：你说得有理...只是我们身为大晋臣子，不能死战还是于理有亏。

钟会：放心吧，就算是我也没有进行过策名之礼，严格上来说都不能算是大晋之臣。更何况你们以为现在洛阳城内只有我们打算袖手旁观？

庞会：你是说...

钟会：郑冲、王祥人在哪里？荀勖人又在哪里？甚至连安平王司马孚都不见踪影，现在你该明白了？

蒋舒：看来大晋真是气数已尽了...

胡奋：你想过我们以后该怎么办？我们安定胡家靠着宣皇帝的提拔才有现在的地位。万一大晋灭亡，我岂不是得回归原点？

周旨：失去野性的胡家人，看起来比狗还不如呀...

胡渊：你说什么？！我可是一心想向蜀人复仇，所以才离开陈骞部队回到洛阳来。

周旨：复仇？功名？如果考虑到这些的话，战场的乐趣不就没了？

胡奋：你这家伙为什么这么喜欢打仗？

周旨：满足自己心中的恶魔而已...

胡奋：哼，要是这仗输了，天下恐怕将被蜀人统一，以后你哪来的仗打？

周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怕没战争，你看著吧...就算大晋不在，还会有新的战争。

胡渊：我才不会让蜀人称心如意，只要我胡渊还有一口气在，

绝不会让他们有安宁之日。

羊琇：（娘虽然说要我尽人臣的责任，但是把我放在洛阳小城，身边都是这些忠诚度有问题的武卫营将士，陛下在整我吗？）

贾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想和司马家一起陪葬呀。我并没有要成为司马家走狗的意思，一切都是情势所逼...我没有错！

邓艾：我当初真是低估司马炎这小子，没想到他居然敢把大晋的一切托付到我的手上。要是在太平之世，或许他可以成为明君，只可惜上天没给他这个机会。

文鸯：臭老头，有时间在那碎碎念，倒不如想办法把敌军全部扫平不就得了。

丘本：只要击退敌人，我们会获得重用，而我“冲车大将军”一定会为您打击贪腐和特权份子。

邓艾：是我失言，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呢！阿鸯，你等很久了？

文鸯：我可是很不能忍耐的男人。

邓艾：那就无须再忍，用你的战力撕裂敌人的阵型！

文鸯：臭老头...

邓艾：干嘛？

文鸯：你让我着迷了。

邓艾：（如果是姜维，或许不会被这样的伏兵给打倒...不过你别以为就只有这样而已。这战决定了大晋的存亡，只要在这里击败你，战局将会一口气逆转，我的理想也即将实现。来吧！最

终究是谁能建立一个新的天下，就在这一战见真章。)

司马佑：陛下说要是情况不对时，就放火烧掉城内百官宅邸制造混乱。

司马望：那可不行，这些房子盖得那么辛苦，烧掉岂不可惜？  
(妈的，老子在洛阳炒楼还没赚到，被烧不是血本无归？)

司马亮：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这些宗室真的被陛下重视吗？为什么宁可让邓艾那样的外人去输，都不肯让我们来领兵？

司马佑：(四哥呀，你长安打得二二六六，连我都不敢派你出去打仗。)

司马亮：五弟，只因为母亲不同，我们就不被二哥信任，你应该也这样想吧。

司马佑：这...

司马亮：想到诸葛诞的事情，你没有感觉头皮发麻？别忘记你在高贵乡公事件还有未战即退的纪录。

司马佑：我们该怎么办好？

司马望：作为大晋宗室，就有义务要守护陛下。为了私怨在那想东想西，简直不像是宣皇帝的儿子。

司马佑：族兄说得有道理，是我们两个人多虑了。

司马亮：至少在最后为大晋尽一份力吧。

司马望：你们“兄弟”合力，还怕大事不成？

司马亮：为什么要强调兄弟？

司马佃：四哥您还不知道吗？据说族兄捡到黄巾军管理大师洪渠帅写的“简朴打仗”后，就一直用那本书写的方法带兵。

司马亮：我们大晋军干嘛搞得和黄巾贼一样？

司马望：（嘴巴这样说，连我自己都不敢保证自己愿意为大晋牺牲呀。当年我受到高贵乡公厚恩，在他遇难时还是选择沉默。现在的我，又能比当时多出多少勇气？）

司马炎：朕还真是无能，不到一年就把父祖的基业败光光...这不是陛下的错，而是...该不会要是天命吧...只有这点朕绝对不承认。我司马家有愧于曹家，有愧于那些名士，但对百姓却是有恩惠。减轻税赋、休息养民，比起曹家的暴虐统治不知道好多少倍，这样的政权自然应该被上天眷顾。是朕无能，把大好情势葬送，让蜀人和曹家余孽有机可趁。现在太极殿这边还有多少人愿意跟朕一起奋战？

冯统：.....

司马炎：说实话，朕不会怪你。

冯统：除了微臣以外就没有了...

司马炎：那些本来亲魏色彩就浓厚的人朕不怪他，没想到连荀勖、荀顗都背叛朕？少胄，你也下去吧。

冯统：陛下，微臣和其他人不同，是陛下一手提拔上来的。如果在危急关头舍弃陛下，根本就是禽兽不如。

司马炎：这样看来，朕似乎还不是完全失败嘛。

陈泰：我们从北面进攻洛阳，务必要将北面的防卫能力消灭。

夏侯霸：听说武卫营对司马家裁减他们军备的方针很不满，要是有机会和他们接触的话，或许也能有所得。

桓楷：（嵇凛，你等著我，我一定会赶到金镛城来救你。）

刘渊：（洛阳，还真是让人怀念的地方...）

师纂：你们这点把戏，哪瞒得过邓艾？乖乖受死吧。哈哈哈...想不到我师纂也会有为邓艾那老贼奋战的一天。

陈泰：我太大意了，没想到邓艾的伏兵还是那么神出鬼没。全军集中战力迎击眼前敌人，不要让我军陷入被包夹状态。

姜维：说实话，这里就算过去我在大魏也没有来到过，今日一见才知道洛阳的伟大。

曹绫：总之洛阳的一切就交给我吧，要是有空去拜访洛阳所有的重要名胜的话，我会告诉你关于这些名胜的事情。

杨兰：嗯...姜维，和美人游洛阳还真是有雅兴。

姜维：这是公事，你也该知道...

杨兰：是吗？

姜维：（或许比起司马炎或是邓艾，杨兰更是可怕的对手。）

诸葛果：主公请不要在意我，我知道这些都是为了了解洛阳所不得不为的例行公事。

姜维：你能理解这些，我非常感激。

诸葛果：请别在意...别在意...

姜维：我收回前言...

曹绫：这场战斗结束以后，有个地方请一定要跟我来。

姜维：什么地方？

曹绫：到时候再告诉你。

诸葛瞻：（攻破洛阳以后，大汉的天下霸权就确立了，但是之后呢？陛下会怎么对姜维？宽厚的陛下真的会鸟尽弓藏？不，我不相信。）

马岱：这场战斗，我打算让它成为我武人生涯的最后一战。庞会，这次一定要阻止你疯狂的行动。

姜维：这种用兵方式...除了邓艾似乎就没有别人了。解决眼前的敌人再往前进，敌人虽然素质高，但是数量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多，集中战力一定可以击破！

姜维：北面的情况怎么样？

柳隐：据说北面的魏军也受到邓艾军队的伏击，目前正在迎击那些伏兵。

句扶：这个邓艾真是不简单。竟然把所有状况都考虑进去了。

姜维：我们先稍作休整，待北方的魏军准备好时再一齐突入。

柳隐：老大，我们不是要和那些人一决胜负看哪边比较快攻破洛阳吗？

曹绫：要现在进攻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如果你们没有我这个



向导就径自突入，对洛阳不熟的你们会有危险。

诸葛果：主公，果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贸然进攻一定会掉入邓艾接下来的陷阱之中。

杨兰：姜维，不如趁现在仔细思考接下来如何应对邓艾的防守策略。

姜维：邓艾的用兵实在神出鬼没，目前就只能步步为营，小心应对而已。派使者通知玄伯，待他们准备好就两边一齐进攻。

传令兵：南面的汉军派使者来说，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攻入洛阳城内了，希望我们配合他们里应外合一齐进攻。

费耀：这件事可以相信吗？那些蜀人看我们不顺眼，等我们准备好时搞不好他们就已经攻入洛阳城内了。

夏侯霸：别急，毕竟要打下洛阳城两汉魏两军缺一不可。现在我们还没完全击破邓艾的伏兵，更不知道他接下来还会玩什么手段。

陈泰：正是如此。派人传话给姜伯约，等我们准备好就立刻通知他。

师纂：还没完！要击败邓艾得先踏过我的尸体！（过去我一直以为王颀是个蠢货，没想到现在我也变得和他一样呀...哈哈...）

张虎：大魏河北军先锋张虎。

师纂：大晋上将军帐下司马师纂。

张虎：这家伙不简单...比起之前那堆废物骁骑军要强得多。

师纂：强悍？现在的我没有心思去追求这样无聊的事物。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自己如此欣喜的道理...我其实早就已经屈服于邓艾的才能，然而我却一直不肯正视自己的心情。要是我能早一点对自己坦率的话，又何必害得邓艾在洛阳打如此不堪的防卫战？

张虎：难怪我之前没有听过你这号人物，你是到了现在才真正变强。不论如何，你都是值得我一战的对手！来吧！

师纂：杀！很好...这就是我希望的结局...

师纂：能以邓艾帐下武官的身分阵亡，远比以司马家走狗的身分死要强多了...至少...我可以抬头挺胸说我是个人...

张虎：这就是武将的气魄...父亲，你是不是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情为武皇帝效力？

姜维：竟然在津阳门这边设了陷阱阻断我们攻势，只好把这部份的军力移到宣阳门了。

姜维：嗯...（一波接一波，你真是个奇才呀。）

邓艾：真是今非昔比...蜀人的战斗力已经强大到足以超越一切的算计。传令前线残存的军队撤退！准备进行最后的作战。

柳隐：为什么剩下的贼军会突然撤退？

姜维：邓艾他的习惯，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会留一手。更何况洛阳城这么大，还不知他会使用什么手段。不过不用担心，以我军现在的实力，哪怕是邓艾再出十倍的计谋也不能胜过我军。

来吧...

文鸯：真是耀眼，两个巨星散发出无比的光芒，不知道还有没有我文傲容身之地？两种天下，两个梦想，究竟谁会胜出？

姜维：邓艾，都已经到了这里，说什么我也没有输的理由。

邓艾：没有这么容易，现在的我不但是为自己奋斗，更是为天下千千万万怀才不遇的寒门子弟奋斗。姜维，想要压过我的理想，就先打倒我吧。

邓艾：敌人要攻进城了，全军迎击，务必要把他们赶出洛阳城！最难对付的状况，莫过于南北同时夹攻，但是...你们再怎么样，最终都还是得要进城，这就是守城方的优势。

姜维：果然我军的优势只要一进入洛阳城就会化为乌有...就和当年段谷时一模一样，退路被断，摆明邓艾在前方设了陷阱，可是除了踏进去以外已经却也别无他法。

大戟士：金镛城这里有被废的前朝皇帝，那些河北叛军一定会攻击这里，一定要死守住！

桓楷：没想到竟然会将前往金镛城的路截断...嵇凛，你一定要等我。

桓楷：这个就是金镛城？果然是个豪华的政治监狱。你等我...我马上就来了。

大戟士：一切都在上将军的意料之中，你们这些河北叛军果然是想要抢这个废帝。

桓楷：什么！竟然连金镛城都有邓艾的伏兵！

嵇凛：你来得还真慢，本来应该要罚金的...念在你一片真诚的样子，就暂且免除吧。

司马孚：你来了就好，这样老夫也可以安心了。

桓楷：这不是太傅吗？

嵇凛：这段期间都是他照顾我的，如果不是太傅帮忙，恐怕我早被这些恶狼给...呜呜呜...

桓楷：（女人真可怕，连假哭都可以做到收放自如。）

司马孚：其实除了把这位嵇姑娘交给你外，司马孚还有一事相求。我们身边的这位年轻人你应该没看过吧...

曹奂：你...你好...我是司马家立的傀儡皇帝，燕王之子曹奂。

桓楷：这么说，司马家篡夺之后，就把您安置到这里来？

司马孚：是的，这位年轻人其实很可怜，侄儿听从裴秀的建议，立他为帝来收拾高贵乡公事件的残局。他在位的这几年几乎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唯一存在的价值就是把皇位奉送给司马家而已。

嵇凛：虽然他很可怜，不过我们既然在河北起兵。这位司马家的皇帝只好依照《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

桓楷：这样做太残忍了吧！他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要杀他？

曹奂：我知道我的存在会妨碍到河北的陛下，我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是...但是...我还不死呀...

司马孚：他也是受害者，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帮他个忙，让他

能够重获自由。

嵇凛：这还不容易...只要他死了就对吧...

司马孚：老夫明白了，真不愧是嵇中散的女儿。

桓楷：到底该怎么做？

嵇凛：如此...这般...

桓楷：哦...我懂了...

桓楷：大魏义士桓楷本欲救出遭司马家囚禁之废帝，没想到赶到金镛城时已经晚了一步...废帝已遭毒杀...司马家之恶行实在人神共愤，比起董卓当日毒杀汉少帝之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泰：实在是太过份了...

姜维：没想到董卓的恶行今日居然重现，不...更过分...对一个把政权乖乖捧到手上给他的傀儡皇帝下此毒手，简直不是人！

曹绫：（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真是狡猾呀...）

嵇凛：好了，经过我嵇大人的“死亡确认”，从今以后您自由了，可以做任何您想做的事情。

曹奂：谢谢你...真的很感谢你们...

司马孚：陛下，我们走吧。

桓楷：你怎么还不走？这里是战场，很危险！

嵇凛：你是不是太小看我这个嵇中散的女儿了？就算是王颀，抓我也是费了好一番工夫。无论是什么样的战场，我们嵇家的人从不畏惧！

桓楷：那么你自己多加小心。

曹绫：这是洛阳的灵台，在后汉中元元年建筑完成。灵台是用来测天文的地方天文台，是太史令的下属机构。伟大的科学家张衡，曾经二次任职太史令，亲自参与主持领导过灵台的天象观测和天文研究。

曹绫：这是太学，顾名思义就是天下最高的学问机构。在后汉时期就有太学设立在洛阳，不过因为董卓火焚洛阳而使得洛阳太学荒废。到了大魏黄初元年，才复立太学于洛阳。

姜维：太学的石碑上果然刻有经文，不只有今文经文，甚至还有古文《尚书》、《春秋》。倒是...这个石碑上刻的...

曹绫：那是文皇帝，也就是我父亲在当世子时完成的著作《典论》，全部共有二十二卷。

姜维：这里面写的东西还真的很精要，特别是《论文》一篇...

曹绫：喜欢就带回去吧，虽然我不怎么喜欢我父皇，不过还是得承认他著作的精妙。这是《典论》的复本，可以让你看个够。

曹绫：这是洛阳的太社。古代天子为群姓祈福、报功而设立的祭祀土神的地方。这是洛阳的太庙，即是我们曹家祭祀列祖列宗的地方。太庙和太社分别在铜驼街两侧，即按照《周礼考工记》的“左祖右社”之说。附带一提，现在宗庙里应该都摆着司马家的列祖列宗牌位，他们不但偷人家政权，连宗庙也一起偷过来。

曹绫：这是司马昭的住所，过去侄儿就曾经想要带兵攻击这里，不幸遇害...现在回到这地方还是会让人感慨不已。

曹绫：洛阳武库是有储备大量军械装备的基地。当时司马懿发动政变时，第一步就是派人前往这里武装自己的部队。由此可见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曹绫：这就是曹爽的古宅，光从外观看就知道建筑的气派程度，也可以知道他曾经有过多辉煌的日子。

姜维：我见过曹爽一面，感觉他不像世人说的那般闇愚。

曹绫：只有胜利者才会留下纪录，曹爽的评价也就是被这些胜利者所贬低。虽然感觉不公平，但是这也无可奈何...毕竟输了就是输了，说再多借口也无法说服别人。只是现在司马家即将败亡，是不是我们的史官也要跟着开始贬低他们？

姜维：这两栋建筑物好特别，居然如此紧邻在一起。

曹绫：那是当初盖给你们和东吴君主住的房子。不过我想现在应该用不到了...

姜维：我真的很难想像陛下和孙家人当邻居的样子。

曹绫：想不到你在恶战之时还能有空去完成洛阳巡礼，你对洛阳的爱真是令人敬佩。这就是我额外送你的礼物。

武卫营：老子说要反抗司马家就是要反抗，已经没有必要再帮忙守城了。

羊琇：那我怎么办？

武卫营：当然是抓你这个司马家的亲戚来献给大魏。

羊琇：不要呀...

武卫营：武卫营决心起义反抗司马家。我们要重拾武皇帝时期武卫营的荣耀！再现虎侯统领时期的辉煌！

邓艾：武卫营果然叛变了...不意外...不过将计就计是我的强项...

武卫营：干，邓艾你这老贼！有种我们单挑！

武卫营：既使武卫营全灭了，但是精神永在！虎侯，我们没有给武卫营丢人！

曹绫：贾充，你还记得我的容颜吧。

贾充：公...公主？！

曹绫：你杀了高贵乡公，让我们大魏中兴的希望破灭，实在是大魏的第一罪人。我或许可以原谅司马家的人，但是只有你，我没办法原谅。

贾充：我受不了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这样逼我！你什么都不懂！我是生下来就想当走狗？

曹绫：你的行为和你说的话实在搭不起来。

贾充：别小看我！

曹绫：看来你还不弱，不愧是贾梁道的儿子。

贾充：曹家的剑法我比谁都熟悉，你不可能打败我的。

曹绫：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回天剑舞 六连！

贾充：呜哇...这是什么怪招？！

曹绫：别忘记教我剑术的人可不只父亲一个人而已...



贾充：难道是父亲提过那位武皇帝生前最信任的李夫人...

贾充：我父亲是大魏忠臣，前任岳父是被司马师冤杀的李丰，我本身也受过何晏任用。世人嘲笑我弑君不忠，我也不敢让母亲知道这件事。以我的出身，要是不在紧要关头表态，哪有办法在司马昭手下发迹？如果皇帝握有实权，我们这些功臣贵戚也不必出卖故主确保荣华富贵。害我变节的是这疯狂的时代！异常的体制！

曹绫：借口...一切都是借口而已...

邓艾：很意外吗？没想到大晋皇帝居然会把洛阳的命运交到我手上吧。

姜维：确实很意外，可惜要是他早点让你掌管全国的兵马，现在我也没机会攻到这。

邓艾：哼，现在打败你还不迟，只要我邓艾还活着，随时都有逆转的可能。

钟会：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

姜维：你在笑什么？

钟会：不久之后，你就会知道了。

姜维：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

赵统：文鸯，上次寿春之战的债要在此奉还给你！

文鸯：寿春？你是指那次和甘宁缠绵前的暖身？这种感觉？

难道这就是赵云之风？我可以稍稍体会当阳长阪曹军的心情了。

赵统：父亲比我强多了，现在你能体会到的恐怕还不及当时的万一。

文鸯：人喜欢神话过去，否定当前。明明你的战斗能力已经是顶尖了，却还是认定不如自己父亲，真是画地自限。

赵统：你不会明白的，我的父亲是个我不管再怎么追赶都无法赶上的存在。

文鸯：我最讨厌的就是三句话：好麻烦、办不到、不可能，这三句话抹煞掉人无限的可能性。你难道也要这样抹煞掉自己的可能性？

赵统：这...

张虎：文鸯，没想到你居然还帮着司马家？你忘记文仲若将军的遗愿是什么？

文鸯：真抱歉，我是个只活在现在的男人。果然厉害！这就是张文远之风吧，我可以稍稍体会合肥之战时吴军的心情了。

张虎：你空有强大的力量，却没有任何信念和理想。

文鸯：我的信念是拥抱所有的强者，我的理想是在战场上度过此生，怎么会说没有信念和理想？

张虎：你这家伙！

姜维：又是你？

文鸯：姜维...我的目标本来不应该只就是你，不过命运让我再和你相遇，只好请邓艾原谅我的任性。只守不攻，今天的你还

真是没有魅力。

姜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有时间和你周旋。

文鸯：你说话的样子就和邓艾那老头一样，不过我并不讨厌这样的表现。相反地，当你们追求自己理想时，散发出来的光辉才真正吸引人。或许今天我不该当主角，真正的主角应该是你和邓艾两人才对...

姜维：你到底在说什么？！

马岱：庞会，别再打下去了，你会没命的。

庞会：马叔叔，你认为我是贪生怕死之辈？

马岱：这不是贪生怕死的问题，而是你的牺牲值得吗？

庞会：只要能杀关家人，虽死无憾。

马岱：庞会！看来用劝的还是没用！今天说什么都要阻止你！

庞会：就算是马叔叔，我也不会留情的！

马岱：(没错，庞会在犹豫，他的攻势钝了不少。) 马家奥义，神枪流星击！

庞会：糟了？！

马岱：受手就擒吧。

庞会：.....

马岱：虽然跑了，但从刚才的对决中，已经可以感受到他态度的软化。等到城破之后，再好好和他谈一下吧。

司马炎：该来的还是得来，身为司马家的领导者、大晋的皇

帝，就有义务要战到最后一刻！

姜维：就让我去面对司马炎吧...毕竟洛阳宫殿是要留给陛下的，万一司马炎放火烧毁皇宫，只怕陛下回归洛阳会遥遥无期。

姜维：你为什么跟着过来？

杨兰：都已经在你身边这么久了，难道现在要选择丢下我？

姜维：这是最后的决战，如果不让司马家输得心服口服，日后随时会引起战乱。

杨兰：你也该小心一点吧，万一碰到什么意外，对我们来说就算攻下洛阳又怎么样？

姜维：我希望能够说服司马炎，如果他愿意放弃抵抗，对大家都是好事。

杨兰：知道了，如果那司马炎敢中二的话，我就帮你揍他一顿，事情不就解决了？

姜维：别把事情说得那么轻松好吗？

姜维：你为什么跟着过来？

诸葛果：有主公在的地方就有我。

姜维：这是最后的决战，如果不让司马家输得心服口服，日后随时会引起战乱。

诸葛果：有件事情还是请主公注意一下，司马炎不管再怎么都是敌人的皇帝，而主公身份只是大汉的臣子。

姜维：可是我这样做没有私心...

诸葛果：陛下会怎么想很难说，顺着主公的想法，帮主公把伤害减轻到最低是我的工作。

姜维：谢谢你了。

曹绫：别忘记打下洛阳有一半是我们大魏的功劳，所以我有权力和你一起去见司马炎。

姜维：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我怕带太多人，会刺激司马炎，让他做出玉石俱焚的决定。

曹绫：放心吧，我看过他好几次，他算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司马昭再怎么不会教儿子，还有个王元姬在教，糟不到哪去。

姜维：我希望还是能放过他一马，司马炎虽然抢走你们曹家的大位，但他的罪孽毕竟只是承袭他父祖的事业而已。

曹绫：嗯...要我们曹家人克制自己的感情还真有点困难...

姜维：果然不行吗？

曹绫：尽力而为吧。

姜维：你真可怕，三两下就被你耍得团团转...

司马炎：说真的，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朕很羡慕你呀...能有这么好的伴侣和你共患难，比起孤家寡人的朕要强太多。或许这才是大晋灭亡的真正原因，夺取了曹家的形式却没得到人心，到最后一切都是空...

姜维：放弃抵抗吧，现在洛阳所有的晋军不是投降就是已经

被消灭了。

司马炎：朕问你，如果今天是成都被攻破，你会选择投降还是死战到底？

姜维：说实话，两个都不会...

司马炎：这是何等的诡辩？什么叫做两个都不会？

姜维：投降有愧于心，但死战只会白白牺牲。不如保有有用之身以行大事。

司马炎：这么说...你是要朕假意投降，然后等哪一天再来复国？

姜维：我认为现在的大汉没有这么容易让您找到可趁之机，所以不怕您继续存活在世上。

司马炎：哈哈，有趣的看法...既然这样，就请你先打败朕吧...要不然你可没有权力对朕说三道四。

司马炎：你是姜维的妻子？想不到是个外族风那么重的女人。

杨兰：我是羌汉混血，我以这样的身世和血统为荣。

司马炎：羌人...你该不会是想利用和姜维的关系，为从汉末被压迫的族群获得利益吧。

杨兰：你在说什么！我跟随姜维是因为爱他本人，和我族群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这种个人感情的事情一定要牵扯到族群或是家门的利益？难道你活着都只是为了你的家而已？难道不姓司马你就什么都不是？

司马炎：是呀...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有想过这点？

司马炎：你是姜维的妻子？

诸葛果：并非如此，果和主公的关系并不像世人理解的这么简单。

司马炎：真是个怪人...那我换个方式问，你究竟是出身自哪个家族？

诸葛果：如果是想问我在今世的名字的话，我姓诸葛名果。

司马炎：原来是蜀地诸葛家的人...这么看来，姜维想要拉拢和诸葛家关系的传言果然是真。

诸葛果：可以请你不要污蔑主公高贵的思想吗？主公从来就没有想过攀附父亲的关系，他是用他的双手，一点一滴去开拓自己的事业。我和主公的相识也是来自前世的羁绊，今世姓什么都没有关系。

司马炎：（好可怕的气势...这种死心蹋地的程度，恐怕不下于娘对父皇呀。）

司马炎：东乡公主...

曹绫：原来你一直认得我呀，真教人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司马炎：过去父皇一直对朕说你是个可怕的人物，朕本来还认为是父皇多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你的厉害。

曹绫：你该知道我长年的梦想，就是重新取回皇兄想要守护的大魏，将篡夺权力的司马家给消灭。

司马炎：办得到就来吧！就算我死了，司马家也不会就此消失，总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曹绫：就是这样冤冤相报的连锁，让我决定放弃本来的想法。你的父亲为了夺取权力，已经在中途牺牲。这些事情你明明就看在眼里，也该知道权力有多可怕。放下这一切投降吧...还是你想要司马家出现更多的牺牲者？

司马炎：.....

司马炎：终究还是战败了...真是不甘心...

姜维：如何？愿意投降了吗？

司马炎：不管再怎么短暂，大晋这个政权都曾经存在过。如果没有人为这个政权牺牲的话，大晋岂不变成后世的笑柄？放心吧，放火焚烧洛阳的这种愚行朕是不会做的，司马家该退场的时候也该退得干脆。

姜维：真的很感激您的明理。

司马炎：请你善待其他司马家的人，所有的罪恶都在朕一人身上，和其他人无关。

姜维：我一定会照做的。

司马炎：好，这样朕也可以安心上路了。（回想起朕登基的那天是在这个太极殿，想不到要死的这天也在这太极殿...真是



有趣的巧合呀。祖父、伯父和父皇，到那边再和你们谢罪吧...)

姜维：不要阻止他，至少让他死的时候像个皇帝，这是我们可以为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姜维：终于...攻下洛阳了...为什么到了这时候，我却想不出来该说什么呢？（等一下...这是什么感觉？）

姜维：全军先撤出洛阳，稍后再来进行回复秩序的工作。

姜维：出来吧，我知道你已经等很久了。

姜维：对我来说，如果没有打败你，就算攻下洛阳也不是真正的胜利。

邓艾：说得好，就是有这样的豪气，才能称作为我真正的手。

姜维：最后的决战...

邓艾：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在洮西大破王经，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到陇西去掌兵，进而担任都督。是你造就了我，让我可以一路往上爬，爬到现在的武官之首。

姜维：当初在段谷失利之际，我真的很恨上天在我要得到成功之时，让你这个劲敌出现在我眼前。然而如果没有你，我就不会锻炼出坚强的心志，让我能一路面对强大的晋军而不动摇。是你造就了现在的我，我必须要感谢你这位宿敌。

邓艾：宿敌？你把我当作宿敌？

姜维：没错，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的宿敌，是最让我感到棘

手和痛苦的人。

邓艾：哈哈哈哈哈...我也是这样看待你的呀，伟大的宿敌。

邓艾：最后的决战还是以单挑来结束最合适。

姜维：你果然变了不少，过去的你不会愿意和人以命相搏。

邓艾：不，我不是变了...而是抛下一切功名和战略的考量时，我邓艾又回复成为一个武将。

邓艾：杀！靛沧海之枪！

姜维：焰琉爆麒麟！

邓艾：金晨曦之枪！

姜维：掠影流光！

邓艾：血穹苍之枪！

姜维：烈枪苍龙击！

邓艾：这就是忠儿一直想对我说的武将之心？我到现在才明白，武将想追求的就是这一瞬间而已。

姜维：以战将身份和我对战的你，比什么时候都要让人畏惧。

邓艾：接招吧！玄宇宙之枪！

姜维：(面对邓艾，没有抛下一切的决心，根本无法击败他。)

必杀！九天雷鸣斩！中吧！

邓艾：啊!!!!!! 我还能打！我还没认输！倒是你，刚刚那击已经力气用尽了吧！

姜维：你都还能打了，我怎么还不能打！

邓艾：打成这样...还是平手？不，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

姜维：正有此意！

邓艾：你还能站得起来？

姜维：我在谁面前都可以倒下去，就是在你面前不行！

邓艾：说得好！接下来的胜负就交托到最后一击上。

姜维：不管是胜败，都没有遗憾！

邓艾：败了...虽然不想承认，但是不管用兵、武艺甚至信念上你都超越我了。

姜维：不，并没有...今天如果司马炎肯早点用你，我没有能击败你的道理。

邓艾：事情没有如果，得到胜利结果的就是一切，你不要为败者找藉口。

姜维：我就是不希望败者失去一切，所以才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天下。秦始皇用他的武力把除了他以外的人打成失败者，结果胜者变得骄纵，恣意而为的结果造成天下大乱。我不希望那样的历史继续重现下去，我希望胜者能够谦卑，败者能够获得尊重，彼此共生下去。

邓艾：伟大的理想...但是你认为你做不到？你背后蜀地的人民也会以胜利者的傲慢眼光来对中原的人们。中原的人因为战败受到不公平对待会产生怨恨。同样胜利的河北则是否愿意继续维持两个胜利者的状态？而江南人也不是这么容易就向人屈服。所以现在就算你灭亡大晋，距离你的理想还有很长的距离。

姜维：我知道...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努力往目标迈进。

邓艾：别人我不敢说，但是如果是你的话，应该有机会成功吧。不过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人，而是你背后的皇帝。

姜维：陛下？不可能，陛下对我非常信任，否则就不会愿意把全国的兵力托付到我手上。

邓艾：那是因为你们曾经有过共同的敌人。现在大晋灭亡，东吴势弱，你认为皇帝还需要容忍你？你的能力比他强，威望比他高，手上又有庞大的兵力，他有不猜忌你的理由？现在他缺的，只是一个可以帮他对付你的爪牙而已。而我相信，大晋中一定会有人愿意成为他的爪牙。

姜维：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些话？

邓艾：我不想看见你奋斗到最后，落得韩信和文种鸟尽弓藏的下场。你要完成你的理想，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皇帝给解决掉。

姜维：我受到陛下的大恩，提拔我成为大将军，你认为我下得了手？

邓艾：你们的皇帝真的有能力成为驾驭天下的霸主？就算他不如传说般的闇愚，统治广大的天下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让不应该坐在那位子的人坐在那位子，只会白白造成灾难。当然，我不是要你去取代刘禅称帝，你的年纪也不小，欠缺接班人的情况下，你可能比刘禅更不适合当皇帝。

姜维：我有想过...如果我们天下的运转可以不用仰赖一个人的话，是不是可以降低风险？人们不需要指望上面的人是愚是贤，

这样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邓艾：就是这样！我曾经指望过司马炎，希望用利益诱惑他和我站在一起，但是终究没这么容易成功。他可以因为我提供的利益而站在我这边，改天也可以因为别人提供的利益儿站在别人那边，终究这是不稳定的权力结构。把希望放在一个人的危险，就是如此。你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姜维：我明白了...

邓艾：这把刀是我在陈太丘的石碑前得到的，陪伴了我五十年，就送给你了。该说的都说完了，我也该退场了。

姜维：你说什么？大汉的天下还需要你的协助。

邓艾：姜维呀，你以为我说我战败真的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你的最后一击真的命中我了...从我腹部流血的状况看来，能和你说完话...就已经是上天保佑了。

姜维：你不要动！我去叫大夫！

邓艾：来不及了...姜维...最后我只想和你说...遇上你...真是我这此生最大的厄运...

姜维：邓艾...这样也好...至少你可以结束自己苦难的一生。永别了...我一生最大的敌人，也是最能理解我的挚友...

## 第四章 天下泰平

### 第四十六回 襄樊救援战

#### 大晋灭亡 洛阳宫殿

司马炎：太快了...朕真的不懂，就算是暴秦也有十六年的国祚，为什么施行仁政的大晋却撑不到一年？朕虽非圣君，但是察纳雅言、礼贤下士、善待百姓，每一件事朕都做到了，究竟大晋为什么会灭亡？几个月前的太极殿，众多大臣热闹地为朕举办登基大典。然而几个月后的现在，朕却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要是早知如此，祖父和伯父您又何必大开杀戒？父亲您又何必弑君？朕又何必用肮脏的手段爬上帝位？要是朕现在还是大魏的臣子，会不会比较好呢？

冯统：陛下别这样说，司马家取代曹家乃是天命，若不是有钟会那样的奸臣，大晋才不会落得如此田地。

司马炎：一个小小的钟会就能灭亡大晋，少胄你说谎技巧也太不高明了。

冯统：不，微臣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司马家没有做错事！错的是底下那些不肯尽力又不忠心的佞臣们。

司马炎：能听到你这些话，朕的心其实宽慰不少。你能帮朕最后一个忙吗？

冯统：陛下请说。

司马炎：朕必须要自尽以谢父祖，在这段时间内，朕不希望

有人打扰。

冯统：陛下，您没必要...

司马炎：当然有必要，你认为朕当个活着的失败者会比较好？

冯统：是...

冯统：你来做什么，奸贼！啊...

司马炎：你把少胄怎么了？

钟会：先送他一程，反正你马上就要见他了。可悲呀，到了亡国之时还不知道亡国的原因，你还真是标准的亡国之君。

司马炎：钟会！你这是臣子的说话方式？

钟会：臣子？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对你委质策名过。你立场摇摆，刚愎自用。在支持士族和寒门间游移不定。到最后两边都对你缺乏信任感而背弃你。当然，你父亲也得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不是他急功好利，发动一场愚蠢的侵略战争，现在你也不用帮他收烂摊子。

司马炎：住口！如果不是你当内奸，父皇又怎么会命丧蜀地？

钟会：那是他先对不起我的，我帮他夺大权，识破高贵乡公的夺权阴谋，结果他怎么对我？居然和裴秀联合算计我。

司马炎：父皇早知你居心叵测，留著只会祸害大晋。真恨我有眼无珠，没能识破你这奸臣。

钟会：你和司马昭一样，想用我时对我低声下气，不想用时就找尽理由想舍弃我，天下有此等不公平的事？你给我听清楚，

我是颍川钟家的成员，不是你们司马家的狗！

司马炎：你想要做什么？

钟会：你不是说准备以身殉国？我打算帮你一把而已。

司马炎：朕的身体轮不到你来碰！

钟会：哼！这一个也是，那一个也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不过...也别说我忘恩负义，我可是打算要帮你们复国呀...

蒋舒：已经找到太子夫妇了...

钟会：很好，这样我们就能离开洛阳了。

蒋舒：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找太子？司马家都已经失势了，要那白痴有何用？

钟会：东西的价值是操在利用他的人手上，不久后你就会明白的。找个小孩尸体顶替，让他们以为太子已死，接着就准备离开洛阳吧。

蒋舒：是！

公元二六五年元月，晋帝国的首都洛阳城被汉魏联军攻破，皇帝司马炎举剑自刎，以身殉国。同时间汉军也发现太子司马衷的尸体，姜维命众将士为司马炎父子二人哀悼。

## **受降 洛阳宫殿**

王元姬：大晋皇太后王元姬，在此献上传国六玺，向大汉及大魏表示投降之意。本来还想带棺材自缚前往，不过想到我身分



没那么尊贵，所以就作罢。（知道炎儿的死讯之后，我只能让自己处于忙碌状态，否则恐怕会撑不住。）

姜维：这真的是很痛苦的决定，但是能够避免一场腥风血雨，真的很感激您。

王元姬：这种屈辱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我们司马家的男人们都是抗战到底的勇士。是我们这些懦弱的女人们自做主张向你投降。

曹绫：你辛苦了...到最后支撑司马家的，其实是元姬你呀。

姜维：关于葬礼的仪式，在下想考虑用帝王的仪式来厚葬司马安世（司马炎）和他的太子，不知意下如何？

王元姬：万万不可，现在洛阳刚从战争中解放，已经不宜大肆花费。更何况，行篡逆的司马家没有这个资格去用帝王之礼。比起给死去人无谓的尊崇，不如希望你们能够保障大晋宗室及文武百官的生命安全，他们都是无辜的。

姜维：这点在下和东乡公主都可以保证，绝对会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一般保护。

辛宪英：只是你们应该知道，就算是攻下洛阳，不平的声音还是很多，事情并不是就这样结束了。

诸葛瞻：这是什么意思？

陈泰：如果我们恣意以胜利者的姿态在洛阳为所欲为，到最后洛阳会成为我们的葬身之地。

辛宪英：说的没错。现在不只这个问题，你们内部之间磨擦

也不小，刘家和曹家的恩怨可持续了超过六十年，哪可能这么轻易化解。

陈泰：这倒是，下面的将士们已经在为谁攻下洛阳的功劳比较大而吵起来。

诸葛瞻：哼，就算没有魏军，我们一样可以拿下洛阳。

辛宪英：所以我有个好主意，不知道各位愿意听吗？

## 纷争 洛阳 南阙

廖化：怕你不成？这次的胜利都是我们大汉军打下来的，你们做了什么？

费曜：放屁！你们在南边苦战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攻破北面的防守了。

张翼：你们这些家伙还真是睁眼说瞎话，就算退万步言，洛阳是你们先进来的，没有我们城外战的胜利，你们进得来？

戴陵：真可笑，如果没有我们从河内偷袭，你们早被邓艾打爆了。

廖化：谁需要你们帮忙了？

费曜：想开干吗？

张翼：怕你们不成，这次就在洛阳好好算当年屡次进犯我大汉的帐。

戴陵：到底是谁入侵谁次数比较多？

嵇凛：请两边稍安勿躁。

费曜：女人闪边去，这是我们男子汉的战争。

廖化：刀剑不长眼，到时伤到人可不负责。

嵇凛：这是姜大将军和陈将军下达的命令，要两边各自退回自己的营地。

张翼：既然伯约有这样的命令，我也只有遵从。

廖化：哼！

费曜：哼！

嵇凛：如果各位觉得有一肚子怨气，就请到洛阳宫殿方向去，去过之后保证可以消气。

戴陵：真的吗？

张翼：怎么可能。

## **胜利的祝贺 成都 皇宫**

张绍：万岁！洛阳攻破了！

蒋显：太好了！先帝光复汉室的心愿达成了！

董厥：看见丞相的宿愿被完成，我眼泪都喷出来了。

刘禅：朕准备马上去先帝的陵墓前报告这件事，先帝的在天之灵应该也会很高兴的。

郤正：陛下，现在洛阳已经光复，大将军想请陛下早日移驾洛阳。

黄皓：需要这么急吗？经过战争摧残的洛阳应该很难成为大汉的中心吧。

郤正：不，由于司马家在最后并没有选择抵抗到底，所以洛阳的都市机能还算完全，皇宫也没有受到破坏。此外，关于和曹魏的协定，也需要陛下您亲自前往和对方的领袖曹芳见面。

樊建：陛下，在这个时候也请您不要犹豫了，洛阳才是大汉真正的国都，这点是无庸置疑的。（平常我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我终于知道谁是大汉真正的支柱。）

刘禅：既然侍中你都这样说了，朕就同意大将军的请求吧。成都这边，朕会依照之前的诺言，至少先从官员开始带到北方去。太子先不随朕前往洛阳，留在成都暂时代理朕管理益州。等朕在洛阳安顿好以后，朕会另外安排管理益州的人选。至于这边出现的其他官员空缺，就由益州人来递补，适合的人选就委由光禄大夫你来决定。

谯周：臣感谢陛下的厚恩。

刘禅：光禄大夫，成都这边就拜托你辅佐太子。

谯周：臣一定粉身碎骨以报陛下之恩情。

郤正：（陛下之前明明想要拔掉伯约的兵权，现在却又对他言听计从，到底他的真意在哪里？不论如何，现在陛下都是天下最大势力的领袖，他的权威和过去可是大不相同。伯约，你真的要多注意呀。）

## 联欢晚会 洛阳

关索：今天真的很高兴来到贵宝地，为大家来主持这场“洛

阳军民联欢晚会”。我是主持人关索，一开始就先为大家献上一曲来暖个场。

骁骑军：下台啦！

武卫营：长这副德性还敢学人当偶像，你以为是“已知用火”的那位呀！

柳隐：真不容易呀，一上台就嘘声不断。

句扶：真是丢人。

关索：别再丢东西，我下台就是了。现在“新大汉”摔角娱乐节目开始。首先进场的是，红色角落的大汉代表，“闪耀魔术师”武腾！武腾可是大汉最强的天才选手，出身自丛山包围的益州，自幼就锻炼出坚强的体魄和钢铁的意志。他的必杀技“闪耀魔术师”更是闻名天下，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能使用正是符合他那天才的名号。今天武腾选手显得非常沉默，大概是因为他背负着不可输的压力吧。

关索：接着进场的是，蓝色角落的大魏代表，来自匈奴的“不沉舰”汗森！怪了...匈奴哪来的地方可以行船？抱歉，司仪忍不住吐槽了。

步兵甲：公正点，混蛋！司仪根本就是蜀人嘛，完全不公！

匈奴兵：今天老子一定要打烂那个蜀人的脸。

步兵乙：放屁啦，咱的武腾才是最强的。

关索：新大汉重量级冠军争夺战马上开始，无限制一本胜负。  
比赛开始！

来忠：这边是转播席，现在为大家即时解说比赛，旁边是讲评员张特将军。

张特：没想到还有机会在洛阳看见这种比赛，想当年我们幽州可是非常流行这运动。

来忠：现在两选手已经向前，完全不浪费一点时间。

张特：观众想看的就是这样热血的比赛，这武腾也颇有胆识，体型比较小的他，面对高大的匈奴巨汉还是毫无惧色。

来忠：唉呀，没想到汗森选手一开始就对武腾用“金臂勾”，实在太狠了。

张特：是呀，一般都是在末盘才会使用的。

来忠：武腾选手不愧是武腾选手，挨了金臂勾居然还能马上起身。

张特：看来要反击了。

来忠：汗森挨了武腾一拳，现在痛得跪了下来。

张特：哦？这是...“闪耀魔术师”的起手式？

步兵乙：干掉他！

步兵甲：别输呀，汗森！

杨兰：本来以为是很低级的娱乐，想不到还挺好看的嘛。

张星彩：如此既可以回避两边的冲突，也可以给大家娱乐，辛宪英的想法还真是高明。

王元姬：（这样的热闹场合...或许可以稍稍平复丧夫和丧子之痛吧...）

霍弋：卖馒头！大汉丞相发明的南中特产馒头！（妈的，钱输光得想办法卖点东西，不然都要饿死了。）

王元姬：给我两粒吧。

霍弋：大姊呀，你不是已经在吃了吗？

王元姬：（收回前言...）

## 姜维的沉思 邓艾墓

姜维：当日我把说得这么满，现在想想可是一点根据也没有。我究竟该怎么样使下面的人觉醒，愿意合力来统治这个国家？而且我这样做...丞相真的会同意吗？我是不是已经辜负了丞相的期待？然而就算如此，我认为自己前进的方向并没有错，只有这样才可以长治久安。你的志愿就让我来协助完成吧，我毕生的劲敌...以及挚友。

马隆：现在大家都在洛阳那边看表演，没想到老师您会选择一个人在这边喝闷酒。

姜维：这不是闷酒，而是和挚友做最后的道别。

马隆：邓艾是吗？在我短暂和他交战的印象中，他真的很强。不只是能力很强，还有强大的信念。

姜维：没错，这就是我佩服他的地方。可惜不能让他和我们共事，要不然我会轻松很多。

马隆：老师，现在洛阳这边情况虽然稍微有点缓和，但还是得从根本解决问题。

姜维：如果让大汉军和魏军空手而回，怨恨一定会产生对吧。

马隆：可是放任纵兵抢劫，到时洛阳一定会变成地狱。

姜维：走吧，这种事情就得靠大家一起想，也把魏军和晋军的人一起找来，相信问题一定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是群策群力的力量。

## 治理方针 洛阳宫殿

姜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广大的占领区恢复秩序。虽然我们已经尽力约束底下部队不能抢劫，不过...这样命令能维持多久还是问题。

荀勖：在下颖川荀勖，我想各位应该对我应该很熟了。我知道我这个人很被大家看不起，但这是关系到洛阳甚至整个中原的大事，岂能因打败仗就拒绝协助回复秩序？

荀彧：在下为荀文若之子，陈玄伯之甥，也愿意为回复洛阳秩序献上一份心力。

陈泰：伯约，景茜虽然之前有失节于司马家的事，但他的才学却是有目共睹的。

姜维：（这个荀勖和荀彧虽然德行有缺，不过他们正是我们大汉所缺乏的治国人才。记得奉宗对我说过，司徒许靖也很被先帝看不起，但后来却变得离不开他，或许就是这样的情形吧。）

诸葛果：先帝在成功攻略成都以后，把府库打开来发放财物给兵士们。虽说这是非常手段，但是只要士兵可以拿到钱，自然



就没有去抢劫的理由，执行军法也有正当性。

杜预：原来如此，这种看似草莽的行动其实还有这样的用意，大概也只有从底层爬上来的人才能办得到。

曹绫：虽说身为曹家人，看着曹家数代累积的财物被搬空不可能没有感觉。不过要是可以避免士兵暴乱的情况，或许还可以接受。

姜维：只要中原这边能维持粗略的安定，要回复生产力就不是什么问题。

曹绫：关于你们和我大魏的谈判，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行？

姜维：可以的话，我希望让两国的领袖见面，这样应该比较容易进行谈判。

诸葛瞻：只是在这之前，是不是请魏军不要轻举妄动？很难相信他们不会趁机独占洛阳。

陈泰：我们这边也会担心你们翻脸不认人呀。

姜维：那么双方各退一步，只在城内留下足以维持治安的军队如何？

诸葛瞻：万一司马家的人又趁机起兵复国呢？

荀勖：这点请不用担心，大晋的军队现在还处于败战的低荡情绪，根本无法统整起来进行作战。

魏舒：（这个荀勖实在是太无耻了，居然这么快就对新主子献媚。）

任恺：（不过现在这种情况，还有几个人愿意为大晋牺牲？

看那二荀就知道了。)

姜维：既然这样，大家就先照做吧，只要能够维持洛阳安定，中原就不至会有动乱。接下来只要对东吴晓以利害，让他们愿意臣服，战争就结束了。

曹绲：（东吴臣服？你为什么做这种白日梦？）

### **阴谋再起 姜维军营帐**

宁随：算算你也该来了...

钟会：在下真的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您了。

宁随：真妙呀，你凭什么认为我一定会找你？若不是手下密探四处查访，还真找不到你这亡国余孽。

钟会：别这么说，只要是有心人就一定找得到在下。

宁随：你说我是有心人？你知道我是谁？

钟会：在下并不清楚，但也不重要，只知道您是大汉真正的忠臣就够了。

宁随：忠臣？你在说什么？

钟会：现在就连在下这样的局外人都看得很清楚，大汉的天下一将从陛下手中溜走。姜维攻下洛阳之后，不但没有继续征讨魏贼，反而和他们坐下来分赃。靠著魏人当后盾，坐拥河北、司隶、雍凉等地，心腹党羽遍布内外，俨然就是下个曹操。

宁随：你知道大概在你出生之时，有个人因为对自己过度自信，一手毁掉了丞相的北伐大业。表面上丞相挥泪斩了他，实际

上却是要他在暗处帮助姜伯约。你认为这样的一个人，会跟你一起回过头来对付姜伯约？

钟会：（这人是马谡？！等一下，诸葛亮为什么把他安排到姜维帐下？糟糕，只好赌一把了。）您甘心吗？本来应该是您的地位和功劳，现在只能拱手让人。

宁随：你说什么？

钟会：您真的认为自己应该是永远待在黑暗的人？

宁随：你胆子还真大，我一声令下，外面的卫兵就会冲进来将你斩杀。

钟会：您舍不得的，要不然您就不会见听在下说这么多。诸葛丞相毕生的梦想，是扶持刘家，兴复汉室。然而现在克复洛阳，诸葛丞相的志愿达成了？不，完全没有，因为姜维他悄悄夺走大汉的一切。刘家皇帝被架空，河北之地仍被曹贼占据，诸葛丞相要是还活著的话，一定会气到吐血。现在陛下身边还有谁？除了黄皓那个没用的鼠辈外，已经是完全没有人了。根本就没人可以帮陛下夺回权力，身为丞相门徒的您，难道还可以坐视陛下孤立无援？

宁随：你是说你可以帮助陛下重振权威？

钟会：不，还需要您的协助呀，如果马幼常重现世间，合我们二人之力，姜维岂是对手？

宁随：明天随我回去见陛下，不要让任何人发现。

钟会：我就知道您是真正的忠臣。

宁随：……

## 放下 洛阳郊外

马岱：比起攻下洛阳，我更高兴你的觉醒呀。

庞会：马叔叔，短时间之内我还是很难释怀，所以请别让我见到关家人。

马岱：我明白，只要你肯从仇恨的漩涡中踏出就够了。

庞会：我已经尽了全力，然而终究还是没办法杀害关家人。在大晋灭亡的同时，如果我还坚持要向关家人复仇，就只能踏上亡命之徒的道路。然而...我认为父亲并不希望我这样做，父亲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能从亡命之徒变成受人认可的武将。

马岱：你能这样想就好，就像是夏侯仲权，他也是放下了父仇，为自己更高的理想迈进，现在变成了大魏中兴的功臣。相信以你的本事，一定可以在大汉底下闯出一片天的。这样马叔叔也可以安心退隐了。

庞会：您要退隐？

马岱：这些年来发生这么多冤冤相报的事情，其实仇恨的循环也让我觉得累了。只要有您活跃著，我们凉州豪杰的传统就还会延续下去，又何必需要我这老头继续在那献丑呢？

庞会：就请您安心退隐吧，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庞会。

马岱：你就好好和杨兰合作吧，如此马家军的声威一定可以重振。

庞会：(哼呵呵...放下...哈哈哈哈哈...马叔叔，离开西凉太久，你的獠牙都没了呀。)

## **文鸯的斗心 洛阳郊外**

文虎：二哥，我们真的要这样做？

文鸯：没错，现在我们应该要接受大汉的官职，并且成为大汉的一员。战争不会这么快结束的，待过东吴的我们应该比谁都要清楚。那群江东鳄鱼，说什么都不会放弃咬人的天性，特别是叫甘宁的那条母鳄鱼。

文虎：我是跟定二哥您了，不管二哥您打算做什么，我都会跟到底。

文鸯：好，那我们就来完成邓艾那老头生前交代的最后遗愿吧。

## **洛阳 太后寝宫 重逢**

郭太后：如果说我早就预料到这天的话，实在是太矫情了。

曹绫：恭喜您重获自由，再也不用成为司马家的傀儡。

郭太后：是呀，别的我不在乎，但是如果认为我和司马家站在一起，我会非常难受。

曹绫：对不起，因为我自作主张，已经把这里让给刘家人...

郭太后：没关系的，你已经完成了纵然武皇帝在世都不一定可以完成的功业，这样就够了。

郭太后：我就和你们一起回到邺城去吧。你要不要带姜维见见你皇兄？虽说以他的脾气来看，见到姜维应该会大发雷霆吧。

曹绫：我早有这样的想法了，只是目前还在考虑该不该这样做，毕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看他。

郭太后：你太过聪明，所以什么事情都用理性来判断。試著问自己内心，抛开一切理性的想法，只要问自己到底想怎么样就好了。

## 谒陵之思 高平陵

曹绫：这里就是魏晋禅代的起点...十五年前昭伯带侄儿至此谒陵，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以后什么都变了。许多人嘲笑昭伯死要面子，硬要出城才给司马懿机会。但我知道他的想法。昭伯与我们兄妹一同成长，受皇兄托付保护侄儿十年。他打破大魏不谒陵的前例，就是要亲自向皇兄禀告这十年的成果，结果却在这里走到终点...很蠢吧，为个微小的承诺，失去了手上拥有的一切，还落得全族被诛杀的命运。

姜维：不，我可以体会曹爽的心情。这数十年来我奋斗的原动力，也就只是和丞相与尹香的承诺而已。在外人看来完全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那远比什么功名利禄或天下大势还来得重要。

曹绫：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糟糕的蠢蛋。你知道“正始”这个年号？

姜维：是曹爽执政时期的年号？

曹绫：正始年间代表的正是理想家和名士充斥的年代。那是昭伯与何晏、夏侯玄的努力成果，也是大魏唯一使用到十年的年号。

姜维：我明白，改年号就是小型的改异天命，往往发生在政变后或除旧布新时。因此陈寿曾向我称赞，大汉的建兴年号在诸葛丞相领导下超过十二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曹绫：确实如此，在皇帝无法亲政，由大臣辅政状况下使用年号超过十年，代表局势稳定，甚至可说获得上天认可。曹爽有他的失败和罪过，不过这十年却也曾经存在过，我们只要这样记得就好了。

曹绫：（皇兄，这个人就是支撑着我，让我在绝望中重生的恩人。最初我以为自己对他的想法只是单纯的感恩而已，然而最近却渐渐不是这样想了。不知道你会不会祝福我呢？）

## 寿春归吴 寿春议事厅

陈騫：你在看什么东西看这么久？

石苞：东吴孙皓送给我们一封劝降信。

陈騫：开什么玩笑，我们又不是诸葛诞那种逆贼，怎么可能投降。

石苞：但是，信中提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洛阳沦陷，大晋灭亡，陛下也殉国了。

陈騫：什么？！怎么会这样？

石苞：你还说呢，你在潼关精彩的表现可贡献了不少。

陈騫：关我什么事，还不都是后方在扯后腿。

石苞：先别这么说，东吴皇帝保证我们的身家安全，还继续把寿春交给我们管，这样的条件很优渥呀。据说贾充也死在洛阳，想想我们和司马家的密切关系，你认为蜀人和曹家人会放过我们？

陈騫：是不是有什么条件？

石苞：条件是还好啦，最多就是要那个姓全的代表去表示投降之意而已。

陈騫：哈哈...根本就是要我们把那姓全的干掉而已嘛。

石苞：怎么说？

陈騫：你认为身为故太子孙和的儿子，会愿意原谅害死他父亲的全家人？

石苞：原来如此，就让他去死吧。只要我们能够得到东吴这个靠山，还怕蜀人攻过来？我们大可以安心去嫖妓。

陈騫：别把我和你相提并论。

石苞：别装了好不好，昨天和我一起去组“炮兵团”的是谁？

陈騫：嘘...小声点，我可是正人君子。

## **孙皓的正义 建业皇宫**

孙皓：两位如何呀？寿春是不是七天之内就被攻下来了？

张布：陛下神机妙算，臣等自叹不如。



濮阳兴：愿赌服输，不知道陛下要什么？珠宝还是骏马？

孙皓：愿赌服输是吗？很好。来人。

张布：陛下，这是何意？

孙皓：朕和你们赌的，不是你们最宝贵的东西？这世上有比命更宝贵的东西？

濮阳兴：这是开玩笑的吧。

孙皓：你看朕像是爱说笑的人？

张布：陛下饶命呀！

孙皓：如果在座有一个人为你们求情，朕就放过你们。

陆凯&薛莹&华覈：……

马扁：陛下！

孙皓：莫非你要替他们求情？

马扁：不是，陛下要杀他们请用大刀杀比较有震撼力。另外可以收门票开放民众参观，充实国库。

孙皓：准卿所奏。

张布：孙皓你他妈王八蛋，忘记我们拥立你的恩惠？

濮阳兴：你不得好死！昏君！

孙皓：能够拥立朕的只有天，你们这种小角色哪有这个资格！  
接下来…

全恽：臣全恽代表寿春的都督和将军们，向陛下您投降，这是将军们的印信。

孙皓：很好，朕就封石苞为上车骑将军、扬州牧，陈騫为上

骠骑将军、豫州牧，开府、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一如往常。其他人亦有封赏。

薛翊：(这什么鬼官名呀，一堆上字，都不知道谁比较大了。)

全恽：感谢陛下，臣能够在这么多年来回到故土服务，真的很高兴。

孙皓：朕更高兴呀，这就和你说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小孩，他的父亲被自己的弟弟及其党羽所害，被圈禁起来。小孩每天过著惶惶不安的日子。后来那些人变本加厉，居然斩草除根，将孩子的父亲给杀害，让小孩年幼就失去父亲。有没有觉得那些人很熟悉？孙大虎、还有所有姓全的？

全恽：陛下饶命呀，臣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事情都是孙峻和母亲做的。

孙皓：是吗？把罪过推到自己娘亲身上更是罪加一等。来人，将全恽推出去千刀万剐，要是在中间不小心让他断气，朕就先砍你的头。

全恽：救命呀！

孙皓一口气收降寿春的晋军，把东吴势力扩张到淮河以北。不只如此，还利用机会斩杀张布、濮阳兴两大权臣，将权力收回手上。一时间孙皓的权力急速膨胀，其智勇的名声也传遍天下。

**东吴攻势 吴军营帐**

施绩：寿春晋军已经确定投降我大吴，陛下也已经下令要加紧攻打荆州。

步协：这似乎有点强人所难呀，襄阳城厚，又有樊城和它相互支援，短时间之内哪可能轻易拿下来。

施绩：我明白大家的心情，但是...张布和濮阳兴的下场你们也看得很清楚了。

施绩：陛下强烈地想要贯彻自己的意志，就算是拥立他的功臣，只要违逆他的，照样会掉脑袋。

陆抗：其实我们也不用这么悲观，襄阳被攻围了快一个月，战力也损耗许多。现在汉水沿线全部被我们打下来，晋军水军也被打得七零八落，情势对我军不见得不利。

施绩：这么说，幼节你也认为该发动总攻击？

陆抗：现在晋灭亡，蜀国的势力急速扩张。如果不趁机得到淮南和荆州的话，两国国力会被拉开。到时候万一刀兵相向时，我们将没有本钱和对方一战。

施绩：嗯.....（幼节，你是认真考虑要和蜀国交战？）

陆抗：（天无二日，我们迟早会一战的。公绪，我明白你和蜀人的感情，但也请多为江东着想。）

留略：你干嘛一直傻笑？

甘宁：呵呵呵...没发现我们的陆抗和施绩又在眉来眼去了？两人感情真好。

吾彦：（开什么玩笑，我从军本来是因为仰慕陆将军，哪知

道这些人根本就不把陆将军的话当一回事。特别是那个甘宁，她凭什么总是可以出席这样的会议？怎么看她都只是个没有教养的疯女人而已。)

陆抗：如果要发动攻击的话，我想甘宁的部队可以派上用场。

施绩：我想也是，不靠他们真的不行了，不过...他们真的很麻烦呀。

士兵：报！锦帆贼部队又在那里抢劫，还和步家部队打成一团。

步协：搞什么！又是你们甘家的人出手打人，这已经是第几次了，有军纪可言吗？

甘宁：军纪？你知道我们“锦帆贼”的军纪是什么？要不要和我出去看一下？

步协：谁怕你呀！

吾彦：(这个女人，怎么一瞬间之内就散发出好可怕的杀气？)

## **锦帆贼的纪律 吴军营帐外**

甘宁：说...你们刚才为什么和步家人打架？

锦帆贼：他们嘲笑我们是软脚虾，还说大姐头你是恶心到极点的“腐女”。骂我们就算了，敢骂到大姊头简直就是找死。

甘宁：那么，战果如何？

锦帆贼：步家部曲，四名断手，两名断腿，一名眼球被打掉一颗。我军仅有一人手臂擦伤。

甘宁：还可以，要是没有人受伤的话就好了。

锦帆贼：真的很对不起！

步协：把我的人打成这样还沾沾自喜，怎么会有这种人？

甘宁：听说你们还抢了民家，到底抢了什么？

锦帆贼：我们抢到附近民家只剩下渔网。

甘宁：太过份了！

步协：哈哈，终于知道反省了。

甘宁：为什么还留渔网给人家，老娘有教你们这么没出息？！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废物，不配称为人的渣子，你们要老娘一脚踹爆你们的屁眼才爽吗？提起你们的鸟蛋给老娘跑个几十里！要是老娘的阿公，早就把你们绑起来，用箭射烂你们的春袋！

吾彦：我以为我这出身微寒的已经够没家教了，没想到甘家更是夸张。

陆抗：这就是锦帆贼的军纪呀，哈哈...

## **危机关头 樊城 议事厅**

张华：楚王，现在情况非常恶劣，请早做决断。方才叔子出城迎战，本来战得很顺利，哪知道汉水上忽然出现一群像是恶鬼的水军，把叔子的部队彻底冲散。为首的女将更手刃叔子身边的副将，叔子兵败只好退守襄阳。

王浑：那个女将应该大名鼎鼎的甘宁，据父亲说过，她在十岁的时候就在东关之战砍掉韩综的脑袋。

张华：面对那样的猛将，加上我军低落的士气，要获胜真的很难。

司马攸：洛阳沦陷的消息对士官兵影响真的很大，就算是我也不免动摇起来。想到我的一念之间没去援救皇兄，造成兄长战死，母亲落入敌手，我就感觉自己罪孽深重。

张华：不，如果您当时出兵的话，襄阳恐怕早就沦陷，那样的罪过才大。我听说蜀人很礼遇皇太后，对投降的大臣也很宽容，洛阳并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

司马攸：除了皇兄以外，大多数的亲王、宗室和大臣都投降对吧...

张华：这些人贪生怕死，见风转舵，实在让人失望。

司马攸：不，你想想要是这些人不这样的话，他们能活到现在吗？看看王经、嵇康等人的下场吧。我们司马家夺权的时候，希望这些人不要忠君爱国，等到登上帝位之后再要求这些人对自己死忠，这有可能吗？这从头到尾都是可笑的矛盾呀...

张华：楚王，既然这样，属下就直说了。现在北有蜀人和曹家军队，南有东吴大军逼迫，自立只会被两边夹击不如选择投降一边，然后伺机制造南北两边的战争，从中牟利。

司马攸：为了复兴大晋，我需要让战火继续持续下去？从前年开始，战争就一直没有停过，是到了该休息的时候。

张华：这么说，您是要降蜀人？

司马攸：不，该投降的是你们，我还有应该要做的事情。皇

兄让天下人知道，我们大晋虽短，但也真正存在过，我又怎么可以不效法他。你们通通不许跟来，就算是自愿的也一样，为大晋殉国只需要司马家的人就够了。

王浑：楚王您这样说就太见外了，我太原王家世代受司马家提拔大恩，如果不在现在陪您共患难，那才是真是忘恩负义。

司马攸：王司空对我们司马家已经是尽到他的忠义了，你并不需要再做什么。

王浑：不，要是我就这样苟活下去，只怕将来到了那个世界，爹还会再责备我呢。

司马攸：那么...还是请玄冲你多小心了。

张华：（楚王性急，现在再多说什么都是无益，幸好我早就已经写信向洛阳方面求援，一切都看姜维的了。）

## **母亲的请求 姜维军军营**

姜维：为什么太后您会只身前来我军军营？

王元姬：请别叫我太后，大晋灭亡的现在，我就只是王元姬而已。这封求援信你先看一下吧...

姜维：东吴果然开始攻打荆州了...

王元姬：以目前荆州的兵力和士气，面对东吴强烈的攻势，恐怕撑不了多久。因此，元姬在此恳求大将军，派出援军去救荆州。

姜维：（这么说来，驻守荆州好像是司马攸，是王元姬的三

子，难怪她会这么焦急。身为太后，她可以面对大晋灭亡时都淡然面对。但身为母亲的她，可就没办法保持平常心了。)

姜维：东吴是我们的友邦...

王元姬：果然不行吗？对不起，向你提出这么任性的要求。

姜维：大晋投降的现在，荆州就是我们的领土。怎么可以对友军见死不救？（好没说服力的理由，不过既然下定决心要出兵，也顾不了这么多。）

王元姬：你已经考虑清楚了？对盟国出手会有什么样的代价？

姜维：我会尽力和东吴那边的人沟通，避免战争的发生。万一真的不行，我也得有所觉悟。

王元姬：元姬非常感谢大将军的协助，今后司马家和王家将全力效忠于大汉。

姜维：我也希望能够早日让大晋的旧臣们能早日融入大汉体系，这次我出兵其实是为了这个目的。

王元姬：有没有人说过你很不会说谎？可以的话，能不能告诉我真正的原因？

姜维：我没有办法拒绝一个母亲的请托。

## **不宣而战 姜维军营帐**

姜维：这一次行动，说实在有相当的风险。虽说我并没有要交战的意图，但还是要考虑到谈判破裂的情况。只是如果就这样



对司马攸见死不救，只怕会让刚归顺的人寒心。但是考虑到我军的疲惫状态，所以这次只打算让自愿的人随行，不愿意去的就留在洛阳。

宗预：伯约你不要有任何罪恶感，我认为本来就不该对孙家抱有任何幻想。

姜维：怎么说呢？

宗预：现在朝野上下有许多人认为孙家会因为看见敌我庞大的国力差距而投降，这是完全错误的见解。打从孙策立足江东以来，他们就从来没有真正投降过。孙策自己就玩两面手法，名义上背弃僭号天子袁术，表示对曹操恭顺，却又在紧要关头背叛他，甚至有攻击许昌的想法。之后孙权面对曹操八十万大军南下，也毫不犹豫地和他硬拚。之后就算名义上几次降魏，不久后又背叛，让曹丕弄得疲于奔命。而据我所知，新任皇帝孙皓野心勃勃，实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更不可能接受我大汉的劝降。因此，这次救援荆州可以当作是对东吴态度的试金石。要是东吴立刻猛烈攻击我军，就表示他们根本就没有和睦的意思，我方也可以趁早做好准备。否则过度相信他们，等到我们防备疏懈之际，吕蒙偷袭之事一定会再现。

姜维：我完全同意德艳的看法，对东吴我们绝对不能放松戒备。我明白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次出兵有疑虑，所以我并没有邀请曹魏军出兵。诸位如果有人拒绝出兵的，现在我也绝对不会拦阻他。

柳隐：开什么玩笑，我等打爆吴狗已经很久了。

句扶：我也是参加过夷陵之战的人，对于东吴我可没有什么好印象。

廖化：你知道你打算做什么吗？

姜维：我已经有所觉悟了。

廖化：这不是你有觉悟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为了要救敌人，居然要对我们的盟友用兵？好不容易要结束的战争被你挑起，你是战争疯子吗？

姜维：我并没有要交战的意图，甚至愿意把襄阳拱手让给东吴，只要他们愿意放晋军一条生路就好。只是万一对方主动发动攻击，我们也得有所应对。我们不能坐视司马攸等人被杀，让洛阳的司马家残存势力对我们心寒。这是安定洛阳的重要工作。

廖化：哼！谁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还不是怕鸟尽弓藏。

姜维：元俭，你如果不愿意出兵，我绝对不会勉强你。

廖化：……

柳隐：哈，说个半天还不是回去了？

关索：（不是的，廖叔叔非常崇拜父亲，东吴当年杀害父亲的事情让他至今无法原谅自己。在座的任何人，没有一个人比他拥有对东吴更深的仇恨。所以就算他不想跟着大将军出兵，也不会帮东吴说话。）

姜维：你们不是留在洛阳准备接下来的会谈事宜？

曹绲：那些事情已经全权委托桓楷他们处理了，毕竟真正决

定事情的应该是陛下不是吗？这次出兵没有叫我们，实在是太见外了吧。

姜维：不是这样的，这次出兵实在是没有理由劳烦到魏军出动。

曹绫：这是什么话，是认为我们的战斗力会扯后腿？别忘记当年在濡须口打到孙权投降的就是我们呀。

夏侯霸：我认为汉魏现在既为兄弟之邦，相互帮助也是应该的。东吴军战斗力并不弱，单以疲累的汉军，要取胜也不容易。

姜维：如此，真的要感谢魏军的大力协助了。由于这次是救援战，加上先前不久才进行过决战，所以能够派出的兵力有限。我军将以骑兵队出击，希望能及时赶上。（就算知道此行会造成大汉与东吴的冲突，也绝不能见死不救。）

夏侯霸：老实说，这次我自愿参加救援行动，主要还是想要救出自己的女婿。

姜维：女婿？

曹绫：夏侯将军的女婿正是泰山羊家的羊叔子，现在正随著司马攸镇守襄阳。

姜维：原来如此，请仲权你放心，我相信以我军的机动力，一定可以即时赶到的。

杨兰：我对那个陆抗倒是有点印象，当时在乐嘉之战时还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不过不知道该怎么说，表面上看起来他和他爹陆逊一样温文儒雅，实际上我总感觉他性格有种特殊的野性。

曹绫：以前刘晔也曾经对父亲说过，孙家人最擅长挑衅之后再装可怜。当年父亲真的是被孙权气到发昏，却又被迫进行欠缺大义名份的攻击。

姜维：所以你也认为东吴这次别有企图？

曹绫：是的，我虽然对孙皓这个人还不熟，但是从他现在的作风看来，只能说他真不愧是孙家人。

袁綝：义母她曾经对我说过很多孙家立国的事情。他们从一个四分五裂的没落佣兵集团到能够建立一个国度，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关索：才在洛阳没多久，真舍不得离开洛阳呀。

姜维：关将军，听说你在洛阳破坏了三个家庭，我已经接到投诉了。

柳隐：怪了，关将军什么时候开始迷人妻？

关索：不能这样说，人随著年纪的增长，品味也会有所不同。把人妻很好呀，过程中那背德的刺激感，哈哈...

张星彩：我觉得日后大汉要修订刑法时，请把勾引人妻的刑度提高为“六马分尸”。

姜维：呃...其实关于孟姑娘，我这边也有接到投诉。听说你那天看完摔角后狂饮，酒后乱性，打伤了十几个人。

花鬘：没这回事...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关索：唉...这些年我不知道挨了多少拳头，到今天才得以伸张那卑微的正义呀。

句扶：我认识东吴的荆州都督施绩，他是朱然的儿子，对大汉一直很友善。有好几次危急时刻，他选择向我们求援。若是这次双方交战的话，他一定会感觉很复杂。

柳隐：我虽然不是好战份子，但是想到能够继续和老大一起作战就很高兴。现在可不是我回去含饴弄孙的时刻，我还可以多打几仗。

马隆：真是伤脑筋，我打了这么久的仗，就是没碰过什么水战。不知道马可不可可以在船上跑？

姜维：孝兴你也稍微冷静一下，水战没有你想像得那么恐怖。最多就是在船上晃到狂吐，偷昏眼花的时候敌人跑过来砍你。船着火的时候没地方跑，落水不会游泳溺水而已。

马隆：大将军...我可不可以不要上船？

罗宪：上一次偷袭我们永安的帐还没和他们算呢。

姜维：很少看见令则表现得如此激愤。

罗宪：没办法，我很讨厌他们偷偷摸摸偷袭别人的行径。偷袭荆州害死关将军、在南中搞鬼，趁丞相去世的时候增兵巴丘，不久前还响应司马昭偷袭永安。对这种盟友，千万不要抱有任何期望，他们随都会反过来咬我们一口。

向充：老师留了一封信说去面圣，现在人应该已经往西边去了。

姜维：这样呀...（总觉得在北伐之时，幼常就变得怪怪的，到底他在想什么呢？）

诸葛果：主公，有件事情可以先提醒您注意。这次孙皓很可能早就把我们出兵的行动给计算进去。

姜维：什么？！

诸葛果：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制造自己被打压的表象来团结国内。

姜维：我明白了，若是这次在荆州发生冲突的话，孙皓可以对内说我大汉背盟，无故攻击自己的盟友。

诸葛果：正是。不过请主公不要担心，孙皓纵然用这样的诡计，取得看似大义的名份。但是东吴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孙皓可以凭著一己之力就可以改变的，那些大族终究还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只要战争情况对东吴不利，孙皓的政权就会有崩坏的危机。

宗预：许久未与东吴交战，我都快失业了。

姜维：这次一定要好好借重你的长才。

宗预：这次与在永安的战斗不同。前两次是吴军进攻他们不熟悉的三峡山区。这次的汉水附近充满沼泽平原，反而是中原骑兵与凉、益山民不擅长的环境。孙皓派遣大军而来，我们必须慎选战地，千万别冒进。

柳隐：照这么说，不就要坐等吴军攻破襄、樊，砍下司马攸的人头？我们还来这干嘛？

宗预：军容庞大同时也是他们的弱点。伯约还记得以前伯苗说过吴军由各家大姓部曲组成吧？他们各有自己的军徽与军歌，甚至各军会互相轻视。例如步家兄弟，从步鹭开始布家都督西陵

超过卅年，步家军就有独自の军歌，说不定这次我们有机会听到。另外还有支部队要小心。听说甘宁这次会带上锦帆贼。别以为他们江贼出身就只会打水战，当年甘兴霸带领他们从益州打到荆州、扬州，实际上是个上山下水，宜海宜陆的精锐。据说他们格外团结，同伴出事一定会报仇。训练方式也很妙，专门在外跟别家军队打架，长官只问输赢不问理由。赢的为锦帆贼争光，可以休荣誉假；打输代表操练不够，先全副武装跑五千再说。

句扶：这什么莫名其妙的练兵法？还没跟敌人打，就先把自己人得罪光了吧！

宗预：世界很大，存在各种锻练的方法，我很难断定哪个比较好。不过这就是我们获胜的关键。锦帆贼虽强，却与步家军关系不睦，难以协同作战，我们可将他们个别击破。但是千万别忘了，独立作战的锦帆贼，仍旧是不能轻视的对手。身为一支到处流浪又讨人厌的部队，他们能生存至今，就是依靠紧密的向心力。

廖化：（我心底对东吴的恨终究还是压过对姜维的怀疑。万一真的和东吴开战，这次一定要帮关将军报仇雪恨。）

张星彩：万一真的不幸和东吴打起来，压制甘宁的工作就让我来吧。听说她是不亚于文鸯的怪物，我想看看她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 **襄樊救援战**

陆抗：你已经被包围了，再继续抵抗也没什么意思。

司马攸：……

陆抗：现在洛阳都已经被攻破，司马家也已经破灭，你应该没有和我们战斗的理由。你该知道，蜀人才是真正的敌人，献出这座襄阳城，和我们联手与蜀人决战，这是你复仇的唯一方法。

司马攸：这么看来…你们已经是决心要和蜀人决裂了？

陆抗：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蜀人占领了广大的中原以后，一定会挥军南下。如果我们不先下手为强，等到蜀人巩固了占领区就来不及了。

施绩：(虽然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是站在大吴的立场，我确实也没有理由相信蜀人一定会愿意和我们和平共存。)

王浑：楚王您是怎么想的？

司马攸：我不可能答应投降的，就算是死，也要死得像是司马家的人。

王浑：父亲在这个地方，对抗东吴的军队超过二十年，我们眼前的大将施绩也不过是个手下败将罢了。如果说真的非到要两边挑一边投降的话，我宁可投降洛阳的朝廷，谁想要投降父亲多年来的敌人。

司马攸：和我的想法一样，如果不让那些只会趁乱补刀的吴贼见识一下我们大晋的骨气，只怕我们就算到了天上也无脸见父祖。吴贼！襄阳是不会给你们的，有本事就自己过来拿！

陆抗：这就是你的回答？真让人遗憾…全军发动攻击！

施绩：幼节，为什么要这么急？



陆抗：我有种感觉...姜维他不会坐视我们拿下襄阳的。（真正的战争才正要开始，父亲...我能像您一样，面对刘备的大军还能力挽狂澜吗？）

步协：这次一定要抢头功，我们西陵步家军才不会输给那些甘家的兵痞无赖。

步阐：步家军军歌开唱！

步家兵：风云起，山河动，西陵建军声势雄，步家壮士矢精忠。金戈铁马，百战沙场。安内攘外作先锋，纵横扫荡，复兴华夏。所向无敌立大功。旌旗耀，金鼓响，龙腾虎跃军威壮，忠诚精实风纪扬。机动攻势，勇敢沈著，奇袭主动智谋广，肝胆相照，团结自强。歼灭敌寇凯歌唱。

甘宁：哈哈...步家军歌还真写实。我从没看过步家人下车与士兵一同行军。机动攻势指他们整天坐在马车上，所以机动力很高是吧？

步家兵：（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每次看狗官在车上颐指气使地要我们到处跑，心里就有气。）

甘宁：锦帆贼的浑球们，唱我们的歌曲让那些步家娘炮吓破胆。

锦帆贼：看我们部队多精壮，气吞山河声势雄。听我们歌声多嘹亮，震撼山岳破长空。训练严格，装备精良。军纪严明，士气如虹。滩头作战勇无敌，斩将夺旗立首功。锦帆豪杰永忠诚，情义相挺誓精忠。为水军收战果，为步军做先锋。战斗的锦帆贼，

万世雄风！

步协：不要脸！整天打架抢劫的部队也敢说自已军纪严明。锦帆贼的军纪比潘璋的军队更烂，比吕蒙的军队更没品。

步阐：为步军做先锋？意思是我们步家军只敢躲在他们背后发抖吗？

步协：老弟，人家好像从益州就这样唱了，应该不是针对我们家吧？

步阐：不管，我不能让他们污辱家族名声。步家军随我冲进汉水！上呀！歼灭敌寇凯歌唱！

步协：白痴！我们是地面部队，下水找死吗？

步阐：我哪知道会这样...

留平：大哥，我们这些会稽人得被吴郡陆家呼来唤去，想必您也觉得很干吧...

留略：岂止有一个干字可言？北方人看我们都是江东人，却不知会稽和吴郡的恩怨。现在先忍著吧，等到哪天吴儿失势时，一定要他们好看。

羊祜：我也不知道可以撑多久，不过襄阳绝对不能就这样落入敌手。

吾彦：你还有空理北面樊城？你都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

张政：年轻人，少说多做，不要一直打嘴炮却拿不出像样的成绩。

钟离牧：我们没有空在这边继续瞎耗下去，要知道那些武陵

蛮只是稍微被镇压下去,我方大军一走,他们随时都会再度反叛。

吾彦:(妈的,身边的这些人每个人来头都不小,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虽然承蒙都督大力提拔,但这环境让人更难过呀。)

盛曼:喂...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在这里?

张华:(快点来吧,现在天下还不可以失去楚王。哪怕是荆州沦陷也好,只要楚王得生,未来的天下泰平希望就仍在。)

陆抗:果然如此...该来的还是会来...

施绩:怎么会这样?!难道蜀人终究还是打算和我们为敌?

姜维:好久不见了,记得上次和施将军你见面应该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陆抗:当时父亲也和姜将军见过面,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姜维:请问你是?

施绩:他是陆丞相之子,陆抗字幼节,现任西陵督。

姜维:失礼了...陆丞相当日的名将风范,姜维至今仍然感佩不已。

陆抗:客套话也不需要多说了,不知道贵国大军压阵有何用意?

姜维:我们是来援救司马攸和晋军在荆州的残军,如果肯放他们一条生路的话,我们愿将南面襄阳拱手相让。

施绩:嗯...

陆抗:过去吕子明曾经说过,刘备集团奸诈不可信赖,对我

江东怀有侵略野心，现在看来还真不假呀...

姜维：陆将军何出此言？

陆抗：荆州本来就是我们大吴的土地，轮不到你们说什么相让。晋军我们也不打算放过，北面的樊城我们也要，这就是我大吴的底线。我不是鲁子敬，不会浪费时间和你们在这边谈判。要是不撤军，在这汉水上的数万水军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施绩：（果然会变成这样，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家族利益，幼节就会变得像是另外一个人似的...）

姜维：施将军，你的想法呢？

施绩：很抱歉，纵然是我也无法阻止大吴将士全体的意向，荆州是我大吴存亡的命脉，说什么我们也不会让出来。

姜维：那么真的很遗憾...全军注意，由于我军全是骑兵，千万不要在水中迎击敌军，想办法把敌人引到岸上才是上策。

陆抗：从现在开始，蜀人就是我大吴的敌人，不需要再把他们当作是盟友看待。现在就让四十多年前关羽在荆州覆没的大捷在现在重现！

甘宁：蜀人要是乖乖窝在山里面，就不会死得这么快了...锦帆贼全军出击，让他们后悔和我军为敌。

步协：（嗯...补刀我很乐意，但要和蜀人硬碰硬，只怕把我西陵步家军都打光了。）我军受创甚深，现在需要时间来调养生息，现在暂时驻扎在原地。

留略：（那些吴人跽得要命，我为什么要卖命去成就他的功

劳？随便打两下就撤退吧。)

姜维：(虽然找了这么多借口，但这场战争终究还是由我军先挑起。然而纵然如此，关于荆州是谁也不能让步，我可以体会先帝和孙权的想法，盟友终究是只存在于无利害冲突时。)

司马攸：(为什么这时候蜀人会过来救援？纵然为了荆州，他们大可以在两军杀得两败俱伤时再过来呀。我到底该怎么办？父亲、大哥，你们能给我答案吗？)

陆抗：再继续拖下去，只怕敌人会有意想不到的援军。全军出击！务必要尽快攻下襄樊两城！

吾彦：等好久了！

张政：这次襄阳是势在必得！

甘宁：锦帆贼的兄弟们，开始出击了（嚼嚼嚼...）

锦帆贼：大姊头，可以等你吃完再出击？

甘宁：不用了，比起吃零食，还是吃掉敌人比较有趣。

留平：笑死人了，你说打就打？

留略：我们留家部曲还在做便当，等到便当做好就发动攻击。

步协：我头痛欲裂，等稍微好一点马上出击。

步阐：我...我生理痛...

陆抗：.....（这帮子浑蛋...打起仗来就毛病一堆。）

步协：居然还是打过来了...

步阐：那就还是勉强应战吧...

步协：别小看我们步家兄弟！

步阐：要是我认真使出“排云掌”，你们就知道厉害了。

廖化：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你们这些吴贼该所有觉悟！

陆抗：你是谁，怎么杀气这么重？

廖化：我是谁？我是麦城的幸存者之一，从那天以来，无时无刻不想著要替关将军报仇。陆逊也是杀害关将军的元凶之一，你是他的儿子，自然也一样该死。

陆抗：老头，办得到就来吧！

施绩：什么都不要说了，事情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也只有用手上的刀枪来对话。就让我见识一下，你在四十年前使父亲赞不绝口的武艺吧。

句扶：说得好，如此豪杰气概，真不输当年的朱将军。小心了！

施绩：该小心的应该是你吧！虎牙烈突！好厉害，居然连我父亲学自孙家的枪法都能破解。

句扶：你也是呀，没想到朱将军的儿子会这么厉害。雷旋豪转斧！

句扶：果然如我想的是不分胜负。

施绩：我是很想这样说，但我很清楚如果我再继续打下去，恐怕不是你的对手。

施绩：我再怎么说都是左大司马，负有领导全军的重任，没办法和你尽情一战。

句扶：那么就期待下次的交手了。

施绩：有时候我还真的羡慕单纯是个武将的你...

句扶：果然是这样，施绩他果然还是不想要开战呀。

张星彩：这种杀气...果然不是一般人，你应该就是甘宁吧。

甘宁：看来面对像你这样的高手，不管想怎么努力都隐藏不了杀气呀。

张星彩：看见你，让我想起当日在祁山交手过的文鸯。

甘宁：文鸯？你最好不要拿那个恶心的男人和我比！

张星彩：（奇怪了，这个女孩的力气比我想的要小太多，她到底靠什么杀敌？）看来你没有那么强，我还真的有那么一瞬间以为你和文鸯一样。

甘宁：那么你就看仔细了...秋沙雨！

张星彩：什么？！

甘宁：你也真厉害，居然能靠着身体反应避开我的攻击，看来你也不是一般人。

张星彩：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动作？！这种快如闪电的剑法，就好像...快告诉我，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甘宁：打赢我，我就告诉你。

张星彩：快告诉我，你这招到底是怎么学会的？

甘宁：那招呀...一时兴起才拿出来用用，记得是从前大吴暗杀部队那边学会的...

张星彩：（果然如此，母亲说的没错，当年老爹的死，绝对

不是单纯被部下背叛而已。当时她亲眼看见范强和张达用快如闪电的剑法刺死父亲，然而却没有人把她的话当真。)

甘宁：怎么了吗？

张星彩：没事... (就算是这样，范强、张达等都已经死了，现在再追究又有意义？若还想报父仇，执著于追杀每个东吴将领，我又跟庞会那家伙有什么分别？)

陆抗：上次见面应该是十年前吧，想不到今日会以这样的形式再度相见。

杨兰：我或多或少也想到今日的情景，昔日并肩作战的伙伴明天也许就变成敌人...就如同当日和我一起在乐嘉共患难的傅佥与蒋舒，现在已经一个战死，一个叛国不知所终。

陆抗：什么？！那个傅佥不在这人世了？

杨兰：这就是人事的无常，当时带领你一起作战的吕将军听说也已经遭到不幸是吗？

陆抗：是的，吕将军卷入政争，早在八年前就自杀身亡。

杨兰：看来再继续缅怀过去，只会让双方更加哀伤而已。不如把握现在，尽全力为各自的阵营奋战吧。

陆抗：说得好，我正有此意。

诸葛果：什么也都不要说了，双方各为其主，如此而已。

陆抗：你说得对，各为其主...

陆抗：说实话，这场战争的发生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也知道躲不掉。荆州是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说什么我们也不可能



让步的。这样的结果真的很遗憾。说实话，我并没有像吕子明那样如此痛恨你们，只是我有必须要守护的事物。

姜维：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的想法，只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晋军赶尽杀绝？

陆抗：因为我不想资敌。

姜维：(这个陆抗，只为了这个理由就要屠杀晋军数万将士，总觉得他的个性太过残忍好杀了。)

施绩：看来我真是看走眼了，我真的曾经那么天真的以为你们是我大吴永远的伙伴。

姜维：事情的结果确实很遗憾，但是在碰到利害冲突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退让。当日司马昭率领大军攻打大汉的时候，你们不也趁机偷袭永安？你们的行为虽然不怎么光明正大，但我也可以理解。

施绩：这...

羊祜：真没想到又是您来相救，继上次交还文皇帝(司马昭)的首级之后，这回又欠您一次。

姜维：没什么好相欠不相欠的，既然司马家都已投降大汉，过去晋臣自当是我们自己人。

羊祜：您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自己的义行说得完全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恩情，羊祜此生永记于心。

羊祜：岳父，没想到连您都来了...只是请您原谅，最终我还是选择效忠大晋。

夏侯霸：叔子，先别忙著道歉。这些年来，你不嫌弃小女，不避讳和我的关系，继续维持这段婚姻，我已经很感激了。而若不是有你帮忙，我又怎么可能见到大魏的复兴？只是在战后，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归大魏和我们一起共事，像你这样的人，若是如同以前那样投闲置散就太可惜了。

羊祜：一切都看楚王的态度，如果他愿意回归的话...

陆抗：姜维，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的...（那个步家和留家在那边扯后腿，但以他们的身份，要动他们又是难上加难，真是棘手的问题。当年父亲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说服那些自私自利的家族为大吴效命？）

锦帆贼甲：撑不住了，后面就交给兄弟你们了...

甘宁：可恶！外人乱我兄弟者必杀之！

锦帆贼乙：啊！我先退了...

甘宁：那个混蛋伤了我们弟兄！我们要砍下他的脑袋当作祭品！

锦帆贼丙：可恶！伤成这样真令人遗憾。

甘宁：我们是同是伟大的江贼，弟兄受伤怎能不为他报仇？

锦帆贼丁：输给那些陆上的猴子真让人感到不甘。

甘宁：杀光那些陆猴，让他们知道锦帆贼的厉害。

锦帆贼戊：锦帆贼精神永存！

甘宁：为弟兄报仇！

锦帆贼己：大姐头我爱你！

甘宁：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有著一堆扯后腿的人在这，根本无法好好发挥战力。

施绩：看来在利益冲突之下，所有的盟约或誓言都是一纸空话。

步协：我步家经营西陵十几年，怎么会搞成这样？撤退！别把性命浪费在这无聊的战场上。

步阐：快逃呀，这时候哪还管得了爹的名声。保留实力好保卫西陵。

陆抗：（这个步家...简直就是当年钱塘全家再现，留著对我大吴只有妨碍，加上当年二宫之争的事情，或许陛下该...）

吾彦：该死，真是有够不走运！（那些人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都一副要打不打的死样子？难道就因为不是自己的辖区所以就意兴阑珊？我真是不懂那些名门大族脑袋在想什么。）

张星彩：我还是太不成熟了，明明面对魏晋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面对东吴却不行。当时我还以为成熟稳重的自己可以安慰关索。现在看来，原来是关索在安慰同样也丧父的我呀...

羊祜：楚王.....

王浑：接下来该怎么办？

张华：一切都以楚王意志为依归。

司马攸：.....

## 第四十七回 交州之战

### 援救的理由 樊城

司马攸：可以回答我吗？为什么你要来救我们？明明你可以等到双方打得两败俱伤再来收渔人之利。

姜维：真要说什么原因的话，令堂的请求我无法拒绝。

司马攸：这么说...她平安无事了？

姜维：是的，我方非常礼遇这位伟大的女性，除了司马安世以外，其他司马家的亲族也都平安无事。

司马攸：自从皇兄从曹家把王位抢走后，我每天都在担心哪天会遭到反扑，司马家会走上和曹爽一家相同的命运。现在虽然丢掉政权，但至少以后可以不用再担心受怕，这对我司马家来说也不能说是坏事。

姜维：这些年来，不管是刘家也好、曹家也好，甚至是司马家，大家为了这个王位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能消弭如此流血循环的世界，如果能得到越多人的赞同与帮助，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就越高。

司马攸：这听起来真的很有吸引力...不过...

姜维：不过？

司马攸：没什么，就当我自己自言自语吧。（姜维的胸襟和气度，怎么看都是蜀人顶尖的，纵然放在中原也不见得有什么人可以超越他。但是总感觉他和之前的我很像，当眼睛已经看在数十年甚至于是数百年以后的事情时，却忘记自己身边仍然有威胁。现在

我大概明白当日茂先为什么会倾全力帮助我了。姜维就是个这么珍贵却又脆弱的存在。父亲、大哥，不知道你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么？但我相信，姜维他想建立的世界不会输给你们的。)

姜维：现在要你决定其实太残酷了，你的年纪尚轻，就要你为数万晋军的未来负责。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那些退回去的吴军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归降大汉吧，如此我们才有名义得以调动其他地方的部队来支援防守此地。

司马攸：我的心理还是很矛盾，一方面感谢你们救援襄樊，并保全司马家人性命。一方面又恨你们灭亡大晋，让父亲和兄长含恨身亡。因此我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会要羊叔子等人投降，并且让襄樊归属于你们。

姜维：我知道这样的决定很痛苦，但也很感谢你的明理。

司马攸：但是我自己不会投降你们。

姜维：什么？你该不会要...

司马攸：放心吧，我既不打算报仇，也不打算寻短见。我只想暂时抛开一切，去找寻自己人生的新目标。

姜维：可是...这样我怎么跟令堂交代。

司马攸：母后会明白的，只要让她知道我还在这世上就行了。

姜维：嗯...那么...请多保重。

司马攸：你也是呀...只要你的理想能实现，天下将会充满希望。就算大晋灭亡也无所谓。但是请多小心，越崇高的理想就有越多的妨碍者，不只你的眼前，甚至于背后都可能有敌人。保重

自己，在理想完成前不要倒下了。

姜维：（为什么这十几岁的青年说话会这么老成？彷彿已经有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一般。）

姜维紧急救援襄樊，援军和襄樊的晋军联手合作，终于击退了吴军。此战结束后，襄樊守将和晋军全数归降北方，东吴知情后也不再进攻。同时间...洛阳方面的谈判也有了结果...

## 大汉王朝 洛阳皇宫

陈泰：我方要求的条件其实就那么简单，以幽、冀两州的领地作为大魏国土，并且允许大魏有以下的自主权。

董厥：这像话吗？连财政都让你们自主，不简直和前汉时期那作乱的七国一样？

鲁芝：请仔细思量一下，前汉诸侯国对于汉室的建立功劳不大，却也能有这样的特权。我大魏军队在河内大破司马望，洛阳城外败邓艾等等功绩，甚至可以说，没有我们大魏军，现在恐怕你们也无法站在这里。现在我们的要求不过是比照前汉的诸侯国，不但不要要求平起平坐的地位，还自愿臣属你们。国内丞相和太傅的人事权都交由大汉中央决定，军队的调动权也愿意交给中央，如此大的让步，难道还不满意？

陈泰：（幸好有鲁世英在，他思虑明晰，学问渊博，在谈判上最好的助手。）

刘禅：诸位怎么看？

樊建：从汉武帝就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现在要倒回高祖时期的封建，说什么都很难接受呀。

诸葛瞻：事到如今也不好说什么，因为利弊不是在下可以判断的。

刘禅：朕想问一下魏王的看法如何？魏王有信心治理好这两州？

山涛：这一点让臣来回答...

曹芳：不，就让我亲自回答吧。

山涛：陛下，这样好吗？连称谓都...

曹芳：没关系，只要能让大魏重生，这点根本就不算什么。曹芳是个懦弱之人，明知道自己被司马家玩弄在掌心，却提不起勇气反抗。这样无用的人，其实是不配成为国君的。但是朕有姑母东乡公主，还有身后这么多忠臣义士的帮助，现在才能站在那里。这就是我能治理这两州的最佳证明。

刘禅：你是说你必须要靠著身后的众人才能治理国家？

曹芳：这很奇怪吗？仰赖众人之力有什么错？

刘禅：这样不就会重演过去司马家专政的历史？

曹芳：就算如此，一个人的力量也有限，不能因为有权臣专政的过往，就一口气抹杀掉臣子的重要性。

刘禅：是吗...看来我们的价值观差距还真大。

曹芳：容许一个拥有不同价值观和思想的势力存在，不但可

以彰显新生大汉的气度，更可以刺激大汉的进步。

刘禅：进步？

曹芳：人民自然会决定哪种价值观是正确的，如此一来，大汉还能不警醒？

董厥：这不就是造反宣言？

刘禅：辅国大将军，其实魏王说得很有道理。朕答应你们，就让魏国用这种形式重生。朕相信背负著先帝和丞相理想而生的大汉，不会脆弱到被一个封国给拖垮。

鲁芝：（刘禅居然这么大方就答应？看来他的气度比想像中的要大很多。）

诸葛瞻：（不对劲呀，陛下会做出阵前换将的举动，显见他并非不在乎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为什么他会答应得这么干脆呢？等一下，高祖刘邦当年封王不也封得很干脆？）

洛阳的谈判顺利结束，曹芳自愿削去称号，以封国形式臣属于大汉政权。刘禅则回报曹芳幽、并两州领地，并给予其高度自主权。自此，新生大汉政权建立，坐拥天下超过四分之三的领地，成为绝对强权。相对之下，东吴只剩下扬州和荆州部分，连交州叛乱都未平息，强弱立判。

## 洛阳宫殿 智囊复出

刘禅：现在洛阳光复，朕在此宣告大汉的复兴，并且将国都



定在此地。大汉崇尚火德，所以从今以后洛阳将改回雒阳之名。朕决定大赦天下，炎兴这年号促成大汉今日规模，朕决定继续沿用。丞相之位仍然虚悬，用来纪念相父过往的贡献。太傅由王祥担任，朕念及其年事已高，故允许他不用上朝。

和峤：（嗯，如果用孝子王祥确实是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太傅一定变成没有实权的职位。）

刘禅：大司马由诸葛瞻担任，希望爱卿能发挥才能，继续领导大汉文臣武将。

诸葛瞻：陛下，在下认为自己没资格成为大司马。毕竟收复雒阳的是姜维，不是在下，现时最高地位的武官应该让他担任。

姜维：不，现任大司马诸葛瞻德高望重，在外又有清誉，让他担任更为合适。

刘禅：听到了吗？你就别推辞了。

诸葛瞻：是...

刘禅：大将军姜维。现在天下还有未定的势力，朕还需仰仗你的力量来平定。

姜维：是。

刘禅：这次攻破雒阳你居功甚伟，朕没什么可以奖赏你的，就允许你开府治事吧。

荀勖：（这已经很接近司马子元和子上的规格，这刘禅是白痴？还是他对姜维的操守太有信心？）

姜维：谢陛下。

阎宇：陛下，这实在太荒唐了。这样的安排根本就让他成为司马昭第二，，请您再次考虑。

刘禅：不用担心，朕相信大将军的操守，就如同先帝信任丞相一般。

阎宇：唉...

刘禅：接著是三公，过去大汉因为偏安益州，所以未常设三公，现在大汉既然中兴，自当恢复三公设置。司空董厥。

董厥：是！

刘禅：司徒荀勖。

荀勖：谢陛下。（怎么改朝换代还是混到这个虚衔，看来我们降臣终究只是摆饰而已。）

刘禅：太尉荀顗。

荀顗：谢陛下。（我们这些晋臣果然全部担任虚职，看来蜀人真的要把实权抓在手上了。重点是尚书台的职位，蜀人究竟会让谁来负责呢？）

刘禅：侍中樊建继续守尚书事外，朕还要起用另一名尚书令来协助政务。两位进来吧。

姜维：（幼常，怎么会是你？）

荀勖：钟会？！

诸葛瞻：姜维身边的参谋？

郤正：记得好像叫做宁随。

刘禅：两位爱卿终于来了。

马谡：参见陛下。

钟会：微臣来为陛下分忧解劳了。

董厥：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姜维的参谋会跑到朝堂上？

刘禅：忘记跟各位介绍了，这位钟会大家应该都认识。至于这位呢，以前他曾经是闻名天下的智囊，不过现在看过他的人应该很少了。

刘禅：他叫做马谡，是相父生前的得意门生。

诸葛瞻：什么？！

### **皇帝的屏障 一周前 刘禅御帐**

黄皓：你们两个真是不知死活，居然敢深夜闯进陛下的御帐！

刘禅：不要紧的，朕虽然没见过左边那位，但是右边那位倒是见过。只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活在世上。

马谡：相当感谢陛下还记得罪臣。

刘禅：真意外呀，朕一直听说你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被相父斩首，看来是相父私下放了你。

马谡：那是因为，丞相有重要的事情要罪臣完成，所以暂时把性命给罪臣留下。

刘禅：哦？

黄皓：陛下，难道这个人就是马谡？

刘禅：没错，正是马幼常，朕刚看到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说相父有重要的事情托付你，到底是什么？

马谡：相父一直把罪臣安排在姜维身边，除了帮他出谋划策，巩固他的地位以外，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刘禅：什么目的？

马谡：在回答以前，请陛下告诉罪臣，您对丞相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禅：当然是敬爱万分，就算到现在，朕还是很怀念当年受丞相照顾的日子。

马谡：请陛下说实话，如果到现在还不肯坦诚，那么罪臣想要帮您也无从著力。

刘禅：……

马谡：陛下应该感到很愤怒，很无力吧。姜维背着您恣意妄为，许多大事都没经过您的同意。您曾经试着阻止他，却发现他的声望太高，居然连丞相之子都心向于他。他建立了不世奇功，光复洛阳，让汉室复兴，然而他却已经是大将军了。陛下还有什么可以赏他的？称公、称王，下一步大概就是龙椅了。想当年曹操也是这样荡平四海，重振大汉声威，逼到献帝只能把位子让出来。陛下现在走的正是献帝的老路。

刘禅：朕虽然知道自己不能没有相父，但朕却很怕相父。他每次和朕说话，都用长辈的口吻叮咛，就算朕再怎么大，他也从没改过口气。朕在他在世时，彷彿年纪永远停在十七岁，既不能独立处理事情，众臣的眼睛也从来没在朕身上停过一刻。

马谡：陛下，因为丞相总是把您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有时

候溺爱过了头反而伤了孩子不自知。

刘禅：朕明白。

马谡：不，陛下您心中还是有怨，所以罪臣想要让您知道丞相的爱。罪臣被丞相留着，就是为了要预防现在的情况发生。

刘禅：什么？！

马谡：丞相曾经托付罪臣，万一姜维有成功的那一天，要罪臣务必要阻止他成为曹操。罪臣是丞相用来帮助姜维，也是阻止姜维的工具。

刘禅：难道相父他对朕真的那么忠心？

马谡：知遇之恩不可不报。丞相对大汉根本没有感觉，他的忠心只对先帝和您，是对个人而非国家。甚至罪臣认为，如果当时真的北伐成功，他也绝对不会重新立献帝当皇帝。

刘禅：朕完全错怪相父了...原来他才是真的忠臣。

马谡：现在陛下身边已经没有人可以帮陛下了，所有人不是倒向姜维，就是完全不成气候。董厥、阎宇或廖化都不能成事，这时能够帮陛下的就只有罪臣而已。

刘禅：很感谢你在朕最困顿的时候出来帮朕，身边的那位是你带来的帮手？

钟会：在下钟会，字士季，在晋担任中书令。

刘禅：你就是那位被司马昭称作是张良的钟会？

钟会：在下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只是希望能够遇上赏识在下的明主而已。

刘禅：朕倒是听过一些传言，说你狼子野心，不可委以重任。

钟会：不瞒您说，在下确实有野心没错，不过在下野心应该是陛下可以满足的。在下只是想要取得权力，取得位极人臣的高位。在下并没有崇高的理想，只是个争权夺利的小人。因为陛下能够给予在下这权力，在下才愿意对您效忠。这种仰仗陛下鼻息的小人，比起那些有崇高理想的忠臣义士，其实应该是安全得多了。

刘禅：钟会呀，朕在二十年前听过陈祗也说过相同的话，当时朕感动万分。现在朕可以把你当成是第二个陈奉宗？

钟会：如果陛下愿意的话...

刘禅：好，你们两位将成为朕的臂膀，朕的未来就要靠你们了。

## **雒阳宫殿 复出**

诸葛瞻：这太怪了，钟会先不说，马谡这人是先父下令处斩过的罪人。此人不听号令，导致街亭失守，北伐大业前功尽弃，罪恶实在滔天。陛下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堂而皇之出现在朝堂？

刘禅：如果说朕打算赦免他呢？

诸葛瞻：可是...

刘禅：难道朕的赦令远远比不过相父的命令？

诸葛瞻：微臣绝无此意。

刘禅：那就好。马谡是新的尚书令，而钟会则为尚书仆射。

今后大家都是大汉臣僚，过去往事也切勿再提。

姜维：（这些年来，我居然把幼常的牺牲奉献当作是理所当然，现在才知道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他终究是丞相的得意门生，当然会有想要出人头地的心。他在怨恨我吗？我和他道歉，能取得他的原谅吗？）

马谡：臣以为，东吴新君孙皓有雄才大略，行事风格颇似孙策，不可以忽视这个大患。应当趁我大汉兵威正盛，趁胜追击一举拿下江东，永绝后患。

姜维：陛下，臣以为现在我军经过长达一年的战争，现在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就算勉强挟着胜利的威势南下，遇上东吴的河川湖泊，只怕士气也会被消磨掉。因此不如先休息养民，等到过了一段时日，将两国国力差距拉大，到时再行南征也不迟。

马谡：哦，一向力主北伐的大将军，为何现在居然对东吴手软了？是北方人的你不敢踏上征江东的船舰？

姜维：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大汉仅守着益州一地，必须要阻止北方强大的敌人入侵，所以得主动出击，主动去拉近国力差距。如今大汉领域广大，潜在国力远胜过仅有一州半的东吴，此时反而应该休息养民，靠着防守来拉大国力差距。过去曹叡正是谨守这个原则，才让汉、吴两国无法得到半点便宜。

刘禅：诸位卿家说的都有道理，朕决定暂时先不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在边境布兵防御吴军攻势。至于说之后是征是谈，一切就看东吴的反应了。

## 无法弥补的裂痕 宫门

姜维：幼常！请听我说...我知道你在埋怨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眼睛只看着北伐成功之后的太平之世，却忘记自己身边人的辛劳。如果没有你，我根本就无法站在这里，坐拥高位，享受众人的尊敬。然而我却把你的牺牲当作是理所当然，完全没有考虑到你的心情。你也想要洗刷污名，重新站上舞台接受胜利的荣耀。要是我早些想到这些，你不需要等到现在才能站到高位。

马谡：你太看轻我了...

姜维：幼常？！你绝对有理由恨我，我也甘愿接受。但我能做什么来弥补对你的亏欠？

## 回归的另一人 宫门

句扶：简直不敢相信，像你这个叛徒居然还有脸站在这里。你不知耻吗？杀害傅佥、献出阳安关投降敌人之后，看到敌人状况不对，你居然又投降回来。这种没有气节风骨的行为，简直把我们益州人的脸都丢光了。

庞会：蒋舒，这是你们蜀人的恩怨，我不想插手。

蒋舒：你先走吧，反正我既然回来，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杨兰：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话说，亲手害死自己多年的好友，现在却敢穿得光鲜亮丽站在大家面前。你的良心安得了吗？你心中没有一丝愧疚吗。



蒋舒：现在我是陛下的近侍，担任自从向宠将军死后就悬缺的中领军。我要面对的人就只有陛下而已，没有必要回答你们任何问题。

杨兰：我受不了了，现在就一枪捅爆你这混蛋。

柳隐：杨姑娘，不要这样！他再怎么说是陛下亲自开口封的将领。

句扶：休然，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

柳隐：不要为了这种小人害自己跟着陪葬，他没有这种价值。

杨兰：我才不在乎！

柳隐：请考虑一下大将军好吗？现在正是他一展身手，准备革新的时刻，你要让他之前的努力都前功尽弃？

蒋舒：还是柳将军明理。

柳隐：告诉你，我心中的怒火不会比他们两人要微弱，我也很痛恨你这无耻小人。现在滚出我们的视线，要不然哪天你被哪个傅佥的亲友或旧部看见，就算是神也救不了你！

蒋舒：哼！

## **姜维的新政 雒阳大将军府**

马隆：恭喜大将军得以开府治事，如此您距离理想又更进一步了。

姜维：陛下不但不怨恨姜维先前许多僭越的举动，还都愿意逐一追认，可见陛下的气度有多宏大。孝兴、休然，其实你们两

人可以获得更高的封赏，为什么一定坚持进入府中？

柳隐：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子，去外面和年轻人抢位子，实在是没这必要。

句扶：现在我们只想留在大将身边，回味过去常败军时期的日子就够了。

姜维：那么以后军事方面的事情，还请两位多帮忙。目前虽然平定洛阳，但外有东吴威胁，内有豪族百姓不安的情绪，要安定这一切也不是易事。虽然想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但眼下情况似乎还不允许这样做。

张华：大将军可以不用那么著急，现在情况也没有想像般的恶劣。之前虽然接连发生战争，但时间并没有拖长，司马家人也没有顽强抵抗，所以许多地方受到的破坏还算有限。而大将军能够约束部队，让他们不在战胜后劫掠，对于战后重建更是正面。

姜维：话是不错，不过为了满足那些将士，其实洛阳府库被搬了不少，现在国家的财政是有匮乏之虞。

向充：为什么我们不学刘巴当年的政策，用改制货币的方式让大汉府库充实？

张华：不可，刘巴的政策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长远下来会有负面影响。发行劣质货币来增加政府收入会造成物价上涨，货币信用也会贬损。此时还须配套管制交易，但如此一来，造成的怨恨又会扩大。现在大汉的通用货币在北方也适用，也有一定的信用地位，我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去让它价值贬损。

来忠：（这个张华是在襄阳收进的人才，光看他这番议论，就知道北方才是真正人才的宝库。看来我们这些大汉旧臣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再不努力就跟不上这些人了。）

姜维：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财政问题？

张华：在下以为，这事情可以长程和短程计画并用。短程方面，可以先废除曹魏施行已久的屯垦制。扰民的民屯制已经被司马家废除，剩下就是军屯户。可改以奚官的奴婢去屯垦军屯区，彻底废除这屯垦制。如此，所有的屯垦民都可编入郡县的户口中，此时就可以对他们进行课税。曹魏时期的税赋是“亩四升，户出绢两匹，绵二斤。”我们不妨改成“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姜维：这样不是增加百姓负担？

张华：不，因为我们只对郡县的户民课税，无土地的百姓不会被课，而且徭役也不需另课，负担反而减轻。此外，那些屯垦区以及因为战乱空缺的土地，都可以交给百姓耕种。每男丁发田七十亩，再以五十亩计算税赋，以鼓励提高农地生产力。此外，可以考虑和商人打交道。

姜维：打交道？

张华：是的，向中原和巴蜀的商人借钱，并且承诺将新领地的经商权交给他们。吴地海外贸易盛行，除了生活日用品外，，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等等物品，获利绝对丰富。不过这些都是短程的措施而已，长程而言，巩固货币的信用，做好编户

齐民，防止土地过度兼并才是真正的重点。

杜预：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在著手律令的制定，已经规范好相关的规则。编纂小组包括在下、司徒荀勖等人、还有诸葛姑娘。

姜维：咦？

诸葛果：果只是认为律令制定乃国家之根本，所以有些想法想要放入这套新律令。

杜预：诸葛姑娘可厉害了，她想到的事情是我们这些人这辈子都想不到的。诸葛姑娘认为律令规制对象应该是全体上下，甚至包括上级贵族和皇室，这点可真是了不起。

诸葛果：如果上位者能被规制，那么下位者自然也风行草偃。

杜预：荀勖本来也很有意见，不过大司马表示诸葛家愿意遵守时，他也就不敢有什么意见了。

姜维：姜维也愿意遵守新的律令，还请元凯也一并告诉司徒。

杜预：此外，最令我们惊讶的，就是诸葛姑娘想到要用律令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诸葛果：用太空泛的道德无法给予确切的行为准则，下级官员在处理事情不能光凭个人判断，否则标准会随人而浮动。

姜维：这就是我之前在思考的以制度取代人吗？

杜预：是的，但是能想到用这样的方法来落实，诸葛世家的才能真让杜预赞叹不已。

诸葛果：如果要发展农业以外的产业，特别是商业，那么这样的律令是必要的。果可以预见，未来商业会成为国家税收的主

要来源。

姜维：好，这些措施我都会去禀报陛下，只要获得许可就马上施行，相信可以获得好的效果。

杨兰：王濬日前来信，说想请你批准他兴建船只。他说曹魏过去伐蜀时，曾命唐咨造过船，现在只是延续造船原来的工程，只需要一年就可以完成。

姜维：看来他也认为伐吴势在必行...

杨兰：要答应吗？说真的，我很讨厌这家伙，不直接和你说，反而写信给我。八成他是想要依赖我和你之间的关系获得批准。

杜预：（什么关系呀？）

张华：（羌族女子真是热情，直接就把男女之情挂在嘴上。）

姜维：王濬或许他道德有欠，不过他是在追求最有效率的方法。这就回信，批准他的造船计画。

## 雒阳宫殿 密谋

黄皓：陛下，您让奴才完全搞胡涂了，不是说要好好对付姜维，把权力收回吗？为什么还让他开府，可以直接插手大汉的政事呢？这样一来，他的权力可说超过蒋、费，可以直逼丞相了。

刘禅：两位爱卿就对那个没知识的太监说明一下吧。

钟会：孙子有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政坛就是战场，不使用诈术是无法取胜的。今天如果陛下直接拔除姜维的权力，不但会

有迫害功臣的骂名，甚至还可能把姜维给逼反。若真的打起来，手上没兵的我们凭什么取胜？不如反过来，我们给予姜维极大的权力，让他大刀阔斧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接下来，他就会得罪一堆人，声望也会逐渐下滑，到时再拔除他就没人会去帮他了。看看诸葛恪、孙綝甚至司马昭就知道，手握重大权力就代表犯错的机会变多，死得也就更快。

黄皓：奴才还是有一点不懂，万一姜维的施政得人心呢？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钟会：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马谡：因为在下在姜维阵营待了数十年，对于姜维要做什么可以说是了若指掌。他太有政治雄心，想要靠一己之力去推翻这运转了数百年的体制。商鞅变法成功，是因为他的才能和秦孝公在背后支持的缘故。但对比现在，姜维要管的事更多，才能又不如商鞅，更重要的，陛下并不挺他。看著吧，他的施政马上就会吵成一团，弹劾的奏章会如雪片般送来。

黄皓：如此说来，答应让魏国保持封国也是这原因？

马谡：没错，陛下之前刻意模糊对魏国的施政，就是要让姜维自己去面对这麻烦的烫手山芋。如果他要插手管理魏国，则魏国一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如果他不管魏国，则他的施政威信尽失，不论怎么样都对他不利。而如果魏国愿意接受他的施政，那么姜维和魏国私通的证据还不明显？

黄皓：高招呀。

马谡：此外，现在东南方还有东吴这政权，他们兵强马壮又有长江天险，非常人不能对付。让姜维顶抗吴的第一线，而我们则在后方纳凉，享受成果，何乐而不为？

刘禅：嗯，不过要是可以的话，朕是希望有人能在军事上先取代他...东吴不过东南一小国，应该用不着姜维就能平定吧。

马谡：.....如果真能如陛下所想，那真是再好不过。

## 雒阳大将军府

魏舒：大将军请留步。

姜维：这不是阳元吗？请问有什么事呢？

魏舒：魏舒承蒙大将军抬爱，在大晋灭亡后还能入府效力，实在是感到万分幸运。这段时间，魏舒毫无表现...

姜维：别在意，转换环境总需要一点时间调适，我相信你的才能。

魏舒：不，这是魏舒在考验您的器量。

姜维：啊？

魏舒：魏舒虽然一直表现得像是没有权力欲望，实际上还是希望能获得明主赏识。过去司马子上看出这点，提拔了当时名声不显的在下，在下至今感佩于心。因此在大晋灭亡后，魏舒就发誓，如果没有人器量能胜过司马子上，在下将终身不仕。这些日子，在下毫无贡献，但您对魏舒的态度却始终如一，这也让在下明白自己的思虑有多么不周。今后魏舒将全心为您效力。

姜维：如此甚好，我也很多事情想要麻烦阳元呢。

魏舒：有件事情，还请大将军您多注意。开府治事虽是荣典，却也是挑战。然而现在朝廷却在您开府同时，又设置尚书令，这很明显是大有问题。在下大胆推测，您未来的施政都会受到尚书台的掣肘，造成许多政令无法完全施行甚至失败。到时候，背著恶名的是您，而尚书台则可以躲在您的背后继续搞鬼，直到您垮台的一天。

姜维：这点我也确实考虑过，先不说幼常，那个钟会让人无法安心。

魏舒：对，钟会这个人非常危险。过去在下在他兄长钟毓底下担任过长史，曾经不只一次听过他说担心自己的弟弟会闯出大祸。不过钟会危险归危险，大将军还是得清楚自己真正该注意的人。设置尚书令，任用钟会的人...

姜维：嗯...

## **邺城 袁绍墓 新时代来临**

曹绫：这就是袁本初之墓，当初祖父攻破邺城时，立刻下令重修他的坟墓，并亲自到这里痛哭祭奠。请不要怀疑这眼泪的真实性，祖父他虽然冷酷，但也有重感情的一面，他们过去是生死之交，会哭成那样并不意外。

袁綝：谢谢，能亲自到父亲坟前拜祭，我也算了一桩心愿。

曹绫：如何？要不要过来我们魏国？这个邺城过去也是袁家



的根据地，你来这里，我们可以让你在此复兴袁家。

袁綝：不了，毕竟袁家不是只有汝南一支，有陈郡袁家继续发展就够了。我是义父陈叔至养大，生长在大汉，其实已经和袁家关系很浅了。

曹绫：这样我也不勉强你，当年盛极一时的袁家落得人丁凋零的局面，或许平凡对袁家来说才是幸福的。姜维在洛阳那边的施政你都看到了？

袁綝：嗯...其实那种层面的事情我看不懂，所以也无法判断好坏。

曹绫：他来信请求我说服侄儿一起施行新制，并且在未来新律令完成时，在魏国也跟著施行。

袁綝：你会答应吗？

曹绫：这个嘛...你知道那律令几乎都出自诸葛果的手笔？

袁綝：什么？！这...

曹绫：抱歉，我稍微使了坏。

袁綝：不，如果是诸葛果的作品，也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对魏国应该不是坏事。

曹绫：你还真是了了不起的好人。放心吧，我们这里几乎都是百废待举的状态。所有留在这里的名门大族也都失去了和原来土地的连系，也没什么可再损失的。要是这新的制度和律令能够推行的话，或许是有机会解决一些根本的问题。

曹绫：（不过...就算成功，同样变法成功的商鞅下场可是很

凄惨的。你的皇帝再把你往火坑里推，难道没有发现吗？要避免这样的结果，只有篡位之外而已。毕竟我想不到有什么办法其他办法可以铲除反对势力。)

刘禅批准姜维的新措施，崭新的租税制度开始上路，税额虽然增加，但由于免去多余杂役，因此百姓的负担反而较曹魏时减轻。田地逐渐回复生产力，商业活动也开始复兴，蜀汉稳定的货币价值发挥效果。

不过姜维并没有明令保障士族的土地产业，因战争而新增加的地也没给他们。蜀汉出身的士族开始有些不满的声音，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严重侵害。他们开始接二连三向刘禅弹劾姜维，然而刘禅却只是将那些奏章搁在一边。

此时，汉吴对峙已经快要一年，双方都知道这样的局面不可能继续下去。终于在公元二六六年元月，远在洛阳派出了使者抵达了东吴...

## 来使的命运 建业皇宫

孙皓：见到皇帝还不跪拜，你的胆子还真不小。

樊建：上国使者不对下国跪拜。

孙皓：真有趣呀，想当年和我们低声下气求救的小国，现在居然摆出上国姿态？

鲁淑：陛下还是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吧，毕竟我们之前也当过

数十年的盟友。

孙皓：那你就说吧...

樊建：大汉现在坐拥天下九州之七州，拥兵超过百万，纵然昔日强盛之曹魏也远远不及。大将军姜伯约能征善战，所向无敌，日前克复雒阳，更是威震天下。如今在国力、兵力和人才方面，贵国都无法和大汉相提并论，为何还要发动那不智的战争？

孙皓：真可笑，这场战争是谁先发起的？你们攻击雍州，我们有扯你们后腿？反而我们还攻击寿春分担你们的压力。等到我们攻击荆州，你们就出兵阻止，这说得过去？

樊建：（不妙呀，孙皓的战斗意识居然强成这样，劝降根本就是火上加油之举。难怪...钟会和马谡这两个人推荐我来出使东吴，美其名说我出使过东吴，其实他们早就料到会这样。要是一个弄不好，我就脑袋搬家，到时尚书台就被他们霸占...真可恶呀...然而就算如此，我也不能为了活命，让大汉的面面丧尽，现在的我是使者，再怎么样都要据理力争到底。）

樊建：为何不反过来说，贵国现在拿下的寿春靠的是什么？不就是利用我大汉攻灭晋作为理由，说服那惊恐不安的石苞？请问大汉有阻止贵国进入淮南？荆州之事，当时先出手的是陆抗，我军是受到攻击之后再反击，可为名正言顺。

孙皓：是你们违约在先，我们才会出手。先不说荆州，当时大皇帝和你们约好共分天下。以函谷关为界，以东归大吴，以西归汉，现在你们有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还给我们？

樊建：当时的约定是建筑在共同北伐上，贵国并没有为北伐出一兵，反而还有之前同司马昭入侵永安的纪录。何人先破坏盟约，昭然若揭！大汉无心摧毁贵国，贵国就算归降，还能保有国号和自主权，和现在差异不大。

孙皓：哈哈...你知道吗？朕眼前看到了什么？我大吴的旗子插在洛阳的画面。我大吴是有能力逐鹿中原的帝国，不需要和你们和谈或是投降。朕就来告诉刘禅，什么叫做大吴的决心。来人，把使者拖出去砍了！

鲁淑：陛下，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呀！

陆凯：今天这使者砍下去，我们大吴就不能回头了。

孙皓：希望朕连你们都一起砍了？朕是不介意在张布和濮阳兴的脑袋旁边再多放几颗人头陪他们。

樊建：孙皓！你会后悔的！这场战争不是你可以玩得起的！

孙皓：就算玩不起也要玩，因为这是朕的决定！朕即国家！

诸葛靓：.....

## 两人的托付 死牢

诸葛靓：趁现在快点逃走，这里的守卫都被我买通，你直接走出去就好了。

毋丘秀：陛下的近臣马扁安插他心腹来管监狱，其实就是为了大捞特捞，现在只要拿了钱，就算再重要的人犯他都会放。

诸葛靓：现在风声还是很紧，所以要把你送出国还有点困难，

在这之前，你就稍微委屈一下，躲在建业我们的府邸。

樊建：请问两位为何要救我？

诸葛靓：在下诸葛靓，为诸葛诞之子。

毋丘秀：在下毋丘秀，毋丘俭之弟。

诸葛靓：我们都是北方人，人虽然在大吴，但心却向著北方。

樊建：既然两位都是忠臣之亲属，为何不跟著一起走？

诸葛靓：我们的亲属都被扣在建业当人质，想走也走不了。

毋丘秀：特别陛下对大汉宣战之后，我们被看管得更严重，这次能放你，已经是很勉强了。

樊建：不论如何，樊建还是要感谢两位的救命之恩。不知有什么可以为你们做的？

诸葛靓：我们知道大吴根本就不是大汉的对手，就算能取得短期胜利，如果没有奇迹，到最后还是会惨败。

毋丘秀：我们或许会在战场上阵亡，只是希望大汉在城破之时，保护我们的家人。

诸葛靓：要不然我们这些忠臣之门将会绝后，以后无人来祭祀父亲和毋丘仲恭这两位忠臣。

樊建：我明白了，还请两位多保重。

## **孙皓的真意 建业皇宫**

马扁：一切都如陛下预料，诸葛靓他们放走了樊建。

孙皓：樊建不过是个小角色，跑掉就算了。只要能顺利看出

诸葛靓他们心怀不轨也就够了。

马扁：陛下真是英明，阿扁真是佩服。

孙皓：但是你污钱也是事实，看守所的士兵居然收钱收到连死刑犯都放，你是怎么带兵？

马扁：陛下也该知道阿扁的资历，偶一开始当兵就是潘璋部的。

孙皓：潘璋...不意外...

马扁：要不要阿扁带人去逮捕那两人？

孙皓：不用，看住他们就好了，朕认为以后可以派上用场。你也看到了，满朝文武数百人，在樊建和朕对辩时，他们居然无人应声。朕真的很失望，当年大皇帝面对曹操还有许多文臣武将愿战，今日朕身边愿战的却不知道有谁。

马扁：陛下请放心，还有阿扁绝对站在陛下身边。

孙皓：好吧，朕看你一片忠心，就赏你个好差使。现在你就去负责建业新监狱“龟山”的营造，朕可以容许你将一半工程款中饱私囊。还有米酒的酿造事务也交给你了。

马扁：多谢陛下。

孙皓：要这场战争打赢，朕就让你光荣回夷州去当夷州太守。

马扁：可以不要叫太守吗？阿扁认为叫“总统”比较光彩。

孙皓：哈哈，随便你。你去把人在西陵的陆抗叫来，朕有重要的话要对他说。

## 周瑜再现 建业皇宫

陆抗：不知陛下为何把臣从荆州叫回建业？（我听说陛下虽然贤明，但是性格残忍好杀，张布他们在搞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就掉了脑袋。这次该不会...）

孙皓：襄阳和樊城都没有拿下来，还让司马家的余党都投降了北方。可以告诉朕是怎么回事吗？

陆抗：臣技不如人，战场上的失败不会找任何借口。

孙皓：你这家伙，应该早就知道朕不会怪罪你荆州之事。

陆抗：如果陛下真要怪罪，应该会把左大司马一起叫回来。

孙皓：不错，朕并没有责罚施绩，自然也不会罚你。幼节...你真的忘了朕吗？

陆抗：臣真的不记得过去有见过陛下。

孙皓：朕大约四岁的时候，曾经陪著先父去祭奠令尊。你很坚强，明知道自己父亲的死是充满冤屈，却不掉一滴眼泪，只是默默送迎往来。当时年幼的朕并不了解这点，还以为你是个不孝的逆子，当场出言公开责备你。朕到现在都还记得你的表情，集合著悲伤、愤怒、无奈、沮丧、无助等等的心情...让朕终身难忘。

陆抗：臣真的不记得这件事了...

孙皓：朕对不起你...或许这就是报应。过了七年之后，朕也尝到同样的丧父之痛，面对仇家孙峻露出杀机的眼神，朕才知道你为什么不会哭。

陆抗：陛下，二宫之争是悲剧...那是臣一生的创痛。

孙皓：朕知道，所以朕要补偿所有和朕有相同遭遇的人。朕的悲伤和愤怒，不是光杀个全怍就能了结。朕要重用所有二宫之争的太子党受害者，要让他们居高位，成为朕的腹心。过去长沙桓王和周瑜同娶一对姊妹而被传为佳话。今日我们的妻子也都是张承之女，也都是姊妹，关系自然不会输给他们。朕要成为长沙桓王，而你就是朕的周郎。你愿意成为朕的左右手吗？朕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和你分享。对朕来说，你不是臣子，而是朕的兄弟。这把剑你拿着。

陆抗：这是...当年外祖父用来开国的雨月剑...

孙皓：不错。从现在起，这把剑就是幼节你的了。请你用这把剑，为朕开辟一个新的大吴吧！

陆抗：陆抗誓死为陛下效力，从现在起，陆抗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

孙皓：好！朕现在就任命你为上大将军，让你坐回陆伯言当年的位子。

陆抗：陛下请稍等，为了大吴好，请先别这样安排。

孙皓：为何？

陆抗：荆州之战所以失利，步家兄弟的消极作战占了很大的原因。

孙皓：步骘的儿子吗？那帮混蛋都是鲁王派的，该杀！

陆抗：但是他们与臣不合已久，若是突然任命臣为上大将军，您说他们会如何？



孙皓：一定会叛变。

陆抗：不错，以他们在西陵的影响力，这一叛变只怕会给我军重大打击。

孙皓：那么朕该怎么做？

陆抗：先好言安抚并且给他们加官晋爵，麻痹他们的防卫心。然后再一点点把他们的手下抽换掉，等他们失去影响力时，再杀就容易了。

孙皓：好，就照你说的做。

陆抗：只要荆州防务能够统整完成，攻下襄樊不成问题，加上寿春的战力，陛下大可一统天下。

孙皓：刘禅暗愚，他们能侥幸消灭晋，也不过是靠著一个姜维罢了。朕有陆幼节，大可和姜维匹敌！接下来你就好好看朕表演，朕要让大吴上上下下的人，都愿意和蜀人开战！

## **孙皓的宣言 建业皇宫**

孙皓：各位忠勇的大吴将士！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被召集？北方蜀人和魏人的联合势力，领土是我们的三倍以上，兵力更有五倍的差距。明知道处于劣势，为什么还要召集你们？因为我们要发动正义的反抗之战！

孙皓：远从大皇帝时代，刘备君臣的奸诈嘴脸就一直刻在大家的记忆中。本来只是一群被曹操打得抱头鼠窜的丧家之犬，蒙大皇帝恩惠而获收留。大吴出动所有可以动用的兵力，付出无数

的牺牲才得以打败曹操。然而刘备做了什么？只是在温存兵力，在旁边看好戏而已。战后，当周郎用尽全力在和曹仁江陵血战时，刘备又在哪里？他在偷袭毫无抵抗能力的荆南四郡，对于我军的苦战视若无睹。更无耻的是，偷完了荆南四郡不说，居然还把脑筋动到了江陵，以“借”的名义向我军要这块得来不易的土地。

孙皓：可叹大皇帝的宽仁和鲁肃一时的不察，居然误信刘备的谎言，把荆州借给刘备。本来，若刘备肯发挥他盟友的功能，与我大吴齐心抗曹，那么荆州出借也无可厚非。然而刘备这奸诈小人，从来没有一刻尽过盟友的义务。不但私下接纳雷绪的归降，诱惑荆州人不效力大吴，甚至阻止大皇帝攻击益州。大皇帝见他得了益州，本以为刘备有了立足之地，应该可以还荆州。没想他又抵赖，说什么得了凉州后自然归还。我大吴勉为其难让步，改要荆南三郡代替江陵，却又被刘备、关羽用唱双簧来抵赖，驱逐我派驻的太守。

孙皓：大皇帝忍让再三，终于忍无可忍，派出吕蒙的正义之师去抢回属于大吴的领地。没想到刘备这不知耻的家伙，居然还敢率军来犯，和我军对峙。宽厚的鲁肃不放弃和平的最后希望，亲自出马和关羽那莽夫谈判，无视对方的威胁，用凛然的态度斥责他。结果正巧曹操入侵益州，刘备见到情况不对，又摇尾乞怜想要谈和。我大皇帝终究是仁心，不忍见到刘备被曹操消灭，于是答应和谈，并且还归还了零陵以示友好。甚至为了分散刘备的压力，还出兵合肥来吸引曹操兵力，结果大家也知道，那是我大

吴最痛苦的一战。

孙皓：结果刘备又怎么回报我们？出兵逍遥津时一兵未出，对我们不闻不问，甚至关羽还煽动吴瑒、袁龙造反，想趁机夺回三郡。之后关羽更是屡屡挑衅，不但拒绝大皇帝通婚的请求，还派人去抢我们的军粮。这时大皇帝才看清他们真面目，派出吕蒙去解放荆州。结果就如大家所见，荆州军民一看见我大吴的正义之师，成群结队来归降。而之后关羽和刘备这两个奸贼也遭到报应，被我大吴王师击杀。

孙皓：这就是我大吴苦难的历史，委曲求全、为人作嫁却被人说成是偷袭盟友、背信弃义。诸位，背信弃义的是谁，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不久前，我大吴的军队要去解放荆州，却又被蜀人攻击，左大司马施绩不想破坏双方关系，只好黯然退兵。这是历史的重演...不...比当年更恶劣，现在的蜀人居然和魏人合作，建立新邪恶帝国来并吞我大吴。过去刘备还知道要对抗篡夺的曹贼，现在刘禅居然会去和逆贼合作，恶劣程度更是加倍。

孙皓：诸位，现在是我大吴的危机，也是这世间的危机。天下只剩我大吴还保有正义，要靠著这狭小的土地还弱勢的兵力去对抗那邪恶又庞大的敌人。但是我们怕吗？不，因为正义在我大吴，上天也在眷顾我大吴，我大吴将士各个都能以一挡千。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在我大吴，大吴万岁！

士兵：大吴万岁！大吴万岁！大吴万岁！大吴万岁！

士兵：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

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夫圣主，睿德与玄通。  
与玄通，亲任吕蒙。

士兵：泛舟洪泛池，溯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城，大据郢邦。虏羽授首，百蛮咸来同，盛哉无比隆。

在《关背德》和《通荆门》的歌声下，东吴的将士士气高昂到极点，孙皓也趁势向北方的大汉政权宣战。

### **丞相遗志 汉中诸葛亮墓**

姜维：丞相，姜维已经实现了您的梦想，完成兴复汉室，还都雒阳。您辛苦了一生，现在真的可以好好安息了。然而这点作为还不足以报答您的知遇之恩，今后姜维将继续守护这新生的大汉，让您和先帝的梦想得以延续。

诸葛果：主公您做的已经够多了，您并没有再欠父亲什么。接下来，请主公不要再考虑父亲的事情，专心做您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姜维：我想做的事吗？

姜维：丞相夫人？

诸葛果：娘？

黄月英：想不到来看个孔明也得偷偷摸摸...

姜维：不，这是因为...

黄月英：我知道，这是不得已的。要是大将军带头去祭拜孔明，只会被认为是向天下示威。你做得很对，要做事之前，先学会保重自己，否则要是出事就什么都没了。

姜维：明明很想尽快赶来亲自向丞相报告这一切，却还是拖到这时候，真的很抱歉。

黄月英：不是说过不用抱歉？大汉刚入雒阳百废待兴，活人的事情比死人重要多了。而且相信孔明地下有知，应该也会对当初收降你而引以为傲吧。来，这个孔明的遗物就交给你，算是一点小小的奖赏。

姜维：多谢丞相夫人。

黄月英：好好把握现在可以偷闲的时间，要是我猜得没错的话，大战马上就要开始。

姜维：大战？东吴吗？

黄月英：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这场战争是避无可避。果儿，你放心，娘支持你做的任何决定。哪怕是终身不嫁也无所谓。

诸葛果：多谢娘。

姜维：这样真的好吗？

黄月英：呵呵呵，都已经这么多年了，会差到哪去呢？更何况，我和孔明属意的女婿也只有这么一个人呀...

文官：不得了了，东吴对我大汉宣战，现在边境都挂起表示战争的旗帜，武装部队也开始往我边境靠近。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

文官：据说是因为荆州的事情让他们不满，现在东吴国内据说到处高喊着战争的口号。

姜维：那么陛下派去的使者樊建呢？

文官：这...虽然不是很确定...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恐怕是...总之请大将军尽快返回雒阳商讨对策。

姜维：果然和平维持不了多久呀...

### **雒阳宫殿 诸葛瞻受命**

刘禅：朕本来以为以过去两国超过四十年以上的交情，可以让东吴罢兵称臣。没想到孙皓居然主动向大汉宣战，真想不到。

姜维：（为什么陛下要派使者劝降？这只是平白无故去惹火对手，提前让战争发生。）这是臣的过错，没想到臣的举动居然会成为东吴发动战争的藉口，更没想到会间接造成侍中（樊建）的罹难。

董厥：没错，这很明显就是姜维的过错，是他出兵援救襄樊，攻击盟友才会导致现在的局面。

和峤：话这样说就不对了...大将军出兵援救故晋数万将士与楚王，这是何等仁爱。若非他的行为让在下明白大汉的义之所在，在下绝对不会愿意在本朝服事。

任恺：没错，是东吴陆抗欺人太甚，给了襄阳还不够，居然还想染指樊城和数万晋军的性命。

诸葛瞻：陛下，这次大将军未经许可出兵固然有错，但他所

作所为也全是为了大汉好。否则正如长舆所说，晋之故臣将无人愿意效命本朝。

和峤：(怎么会无人，我旁边那个两荀不就投降得挺干脆的，真是败类。)

荀勖：(每个人眼睛都在看我，真让人不爽，怎么蜀人政权每个人都那么假惺惺。我就不信你们碰到我这情况不投降。)

诸葛瞻：更何况东吴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不但要襄樊两城，更要所有晋军都归他们处置，若是答应，那才是有失大汉国威。

刘禅：朕并没有怪罪大将军的意思。只是现在面对东吴高张的战争情绪，我们恐怕也没有选择了。经过一年的休生养息，我们绝对是有余力出征东吴。大司马，这次命你统筹伐吴的事务，没问题吧。

诸葛瞻：咦？为什么不是大将军？

刘禅：你的官位是大司马，为武官之首，进攻计画当然由你负责。更何况大将军年事已高，为了将来世代交替的必要性，朕认为伐吴交给大司马是最好的选择。莫非，你认为朕的决定不妥？

诸葛瞻：不敢，诸葛瞻领命。

姜维：(真给邓艾说中了，这场战争果然还是避免不了。)

刘禅：至于大将军就留在雒阳坐镇，朕还有许多事情要仰仗你的。

姜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

东吴宣战之后，大汉全国下令备战，然而孙皓却没有发动任何实质攻势。诸葛瞻知道伐吴还需要时间调配军队，因此也不急着开战。这段日子看似平静，但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已。

元二六六年二月，双方僵持的局面终于被打破，而发出双方交战第一箭的，居然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地处偏远的交州...

## **出兵交州 交州 吴军阵地**

薛翊：世英，能告诉我原因吗？为什么要我大军进入交州后就按兵不动？

陶璜：因为大家都累了嘛...哈哈，骗你的。

薛翊：你这家伙，再这样说话，一定军法处置。

陶璜：只要吕兴那家伙还在，这仗就不好打，要先干掉他才行。

薛翊：说得简单，怎么干掉？

陶璜：那就要靠将军您的武艺了...骗你的。大军只要留在这边，交州叛军就会自己乱成一团，吕兴的小命到时就不保了。

薛翊：我大概懂了，不过事情真的会如你想的那样？

虞汜：比起这个，在下倒是怕蜀人会率军和我们交战。光是交州叛军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要是加上贼军，光靠手上这两万人可能都无法取胜。



薛翊：你太胆小了，蜀人能派到交州的部队，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些南蛮人，管得了什么用？

陶璜：小心阴沟里翻船...哈哈，骗你的...将军一定可以大胜贼军的。

薛翊：（那家伙说话怎么这么讨人厌。）

士兵：大消息，交州变民吕兴被他手下功曹所杀，现在交州叛军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

薛翊：好呀，全部都给世英料到了。现在我们即刻发兵，要把交州重新收回我大吴疆域。

## **交州激突 交州 蜀汉军主营**

霍弋：真没想到吕兴那浑蛋居然挂了，本来还以为他被大汉册封交州督护后就有钱还我赌债了。这下我该找谁去要？

张嶷：比起这个，东吴军的动向才值得注意。目前情报显示，吴将薛翊率领两万大军进入交州，看来他们是要一口气夺回这失去两年的土地。现在交州反抗军的情况非常危急，我们也得早做决断。

刘敏：吕兴被干掉，对交州反抗军来说是很严重的打击，现在光靠他们是不行的。我们应该谨慎评估敌人的兵力、粮草、动向、将领的指挥能力，以及对方对于交州乡土的了解，再予以考量是否...

霍弋：好了好了，听你讲完交州早就被吴人夺回去了。确实

要是交州被东吴收回，南中状况就会变得很麻烦，他们可随时从交州进军南中地方。而且那些反抗军残党也向我们求援，出兵倒也是名正言顺。只是大汉和东吴已经宣战过了一年，双方只有互相放话而无实际行动，由我们南中地方先打破这沉默好吗？

花鬘：早打晚打都要打的啦，与其让别人侵门踏户到我们这里，还不如先出手打人。

霍弋：关将军怎么看？

关索：交州美人多吗？

霍弋：.....伯岐，你看是不是该出兵？

关索：不要无视我！

张嶷：我认为是该打破这一年的沉默了。吴主孙皓有一统天下的雄心，不管再怎么拖延，他都会发兵北上的。如今我等年事都已高，陛下的年纪也不轻。相对来说，孙皓才二十有余，时间反而是站在他们那边。要是伯约或是陛下不在，接班人没有确立，只怕大汉空有庞大国力却无法使用。不如趁现在重臣名将都在的时候开战，不要把问题丢给后代子孙。

霍弋：有道理呀...那就出兵吧，这样我们可以先把领土延伸到交州那里，甚至可以从交州直接进攻扬州。（把赌场生意拓展到交州，我还真是天才，到时盖个新赌场叫“萄京”，这次铁定可以把输马隆的赚回来。）

霍弋：交州的残余军队我已经派了杨稷和毛炅去接管，但光靠我们和交州残军恐怕还是打不赢的。孟姑娘，可以请求孟琰支

援吗？

花鬘：每次到这个时候才想到孟大哥，你是把他当作好人吗？

霍弋：别这样说嘛，这仗没有他的南中部队还真打不下去。

花鬘：好吧，我尽力而为的啦。

霍弋：嘿嘿，到时请他在那个地方布阵，我保证到时可以大获全胜。

霍弋：孟姑娘的飞刀可厉害了，从远处杀敌几乎是毫无虚发。

花鬘：不，在南中兵器谱上，我的“小花飞刀”只能排第四。

霍弋：那排名第一是谁呢？

花鬘：就是我娘的飞刀。

霍弋：（原来是小花她妈的飞刀...）

刘敏：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所有武将中就只有我没有单挑过？

霍弋：炮车怎么单挑？别笑死人了。

刘敏：等着吧，我就单挑给你看！

关索：要是攻进交州，把到交州妹，这下就可以完成天下制霸的梦想。

霍弋：你该不会天下十三州的妹都把过吧？

关索：嘿嘿，下次我要挑战金丝猫。

张嶷：小心吴军阵营有个叫陶璜的，他部队的布阵很有条理，行军速度也很惊人。他父亲名叫陶基，担任过交州刺史，他本人

似乎也在交州待过，对于该地可能比我们还熟悉。

霍弋：看来这仗不好打了...

## 交州之战

薛翊：你看我这招如何？引出敌人兵力后再用伏兵一举歼灭。

陶璜：好烂的计策，我们有伏兵，敌人就没有伏兵？到时大军尽出，本营守备兵力短缺，被偷袭就死得很难看了...说笑的...将军这个计策真是了不起，用这个计策才能确实把蜀人引出来决战。

薛翊：不错，我军补给线拉得太长，在此地又不得人心，现在已出现粮草短缺的情况。如果再不和蜀人交战，把他们赶出交州，只怕我们先撑不下去。

陶璜：一切依照将军的指示...

虞汜：薛翊和陶璜那两个混蛋，居然把我一个人丢到这里。这里草木茂盛，东边又有山，怎么看都可能被偷袭呀。我可不想变成下一个刘俊或者修则。

霍弋：哈，居然孤军扎营在这种地方，东吴的将领还真是低能。就算北面有军队驻防，两地相隔太远，中间又隔着大河，你怎么来救？

刘敏：我总觉得怪怪的，驻防在南岸的人太少了，似乎像完全放弃这营地的样子。

张嶷：刘将军说得对，我也认为他们故意放弃这里的兵马，

为的就是要引我们出来。

关索：这么说，敌人也想要决战？

张嶷：看样子是如此，他们的补给线拉得太长，在此地又不得人心，很容易发生粮草短缺的问题。

花鬘：那为什么不等到敌人缺粮再攻？

刘敏：因为吕兴的残党向我们求救，如果还在继续观望，只怕交州人会对我们失望。

张嶷：正是如此，我们就放胆攻吧，孟琰不久之后就会抵达，请放心。

霍弋：嘿嘿嘿，这次让那些吴贼知道我谋将霍弋的真正本领。

陶璜：准备迎击？

薛翊：再等一下，我们有另外的援军。

陶璜：有援军不告诉自己人，这样作战的连系会完全被破坏掉...说笑的...

薛翊：谅你这小子也不敢再啰嗦，要骗过敌人，得先骗过自己人...

薛翊：看着吧，愚蠢的贼军。

沈莹：花了一点时间绕到敌人侧面，不过总算是顺利赶到。

陶璜：丹阳兵？

薛翊：山战莫过于山越人，唯有山越可克南中部队，你这丹阳人应该很了解吧。现在全军出击！

陶璜：现在是不是太急了？

薛翊：现在不攻击还等何时？你是统帅还是我是统帅？

陶璜：开开玩笑罢了，长官的命令只有遵从。

刘敏：果然敌人有埋伏。

张嶷：埋伏倒还好，问题是那些丹阳兵，山越人组成的部队可不好对付呀。

关索：现在要撤退吗？

霍弋：不，我们也有援军。敌人现在为了攻击我们，会几乎全军出动，只要后方一空，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孟琰：好，多亏你的带路，总算是绕到敌军背后了。真没想到建宁毛家也会出你这样的优秀人才。

毛灵：孟将军不必客气，我才应该感谢您出手相助，我们才能有机会收复交州。

薛翊：陶璜，你这家伙在干什么，怎么后方还有敌人？

陶璜：这都是属下的过错...

薛翊：知道就好。

陶璜：骗你的...无能的主帅就该死，你以为我真的会理你？要是为了救你，害交州部队覆灭，那我们才真的完了。

薛翊：陶璜!!!

孟琰：只要打掉敌人主将，占领他们本营，敌人就会全军大乱。自从五丈原之后，就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今天就让我来好好一显身手。

张嶷：想不到又碰到你了。

沈莹：早就想好好跟你打一场了。

沈莹：丹阳青巾！

张嶷：无当飞军！

沈莹：今日我们两支精锐部队一定要分个高下。真的好强，难怪你可以带领骠悍的南中人。

张嶷：你也是，一般人可无法带领这些山越人征战。

沈莹：看来被我命中了。

张嶷：抓到你了！

沈莹：真卑鄙...这就是你们南中部队的战法？

张嶷：你到现在才知道？

沈莹：我记住了，下次你等着吧。

张嶷：好像激起对方的敌对心了。

关索：唉呀，孟大哥好。

孟琰：好个鸟，老子没话跟你说的啦。

关索：怎么这些年没见，你说话越来越粗俗了？

孟琰：你还好意思说？你怎么对花鬘的，居然在大婚那天逃跑？还和皇后勾勾搭搭。

关索：这是误会呀，我只是想要稍微晚一点点结婚而已。

孟琰：你信不信我会把你丢在三江城的象群中？

霍弋：败给我这南中马屁精感觉如何？哈哈，我是新一代战神呀。

陶璜：在下确实敬佩你的作战能力。

霍弋：哦，你这敌将还挺有风度的。

陶璜：骗你的，输给你这种没品又懒惰的混帐，是我此生最大的耻辱。

霍弋：到底哪句才是你的真心话？

霍弋：孟将军，关于这次新的赌场工程，可以稍微给点方便吗？

孟琰：你把我们这边搞成特种行业林立的地方，我还没找你算帐呢！

霍弋：您不觉得南中大族们因为这些赌场和妓院变得富足多了？

孟琰：不行，说不准就不准。

霍弋：这样好了，我们这进了新的小姐，就免费让孟将军挑选几个带回去吧。

孟琰：你当我是什么人？

霍弋：我记得好像有个小姐长得挺像孟姑娘喔...

孟琰：你这混蛋...

孟琰：要是早知道关索是那种货色，我才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

花鬘：确实关索是个好色、懦弱、爱说谎、好赌、没责任感、上厕所不洗手的烂男人。但...

孟琰：够了，我已经很明白了。

刘敏：来跟我单挑吧。



虞汜：别开玩笑，炮车怎么单挑？

刘敏：没试过怎么知道，人的一生总是需要尝试，就像是你出生时尝试呼吸，婴儿时候要尝试走路...

虞汜：够了够了，真是啰嗦死了，跟你单挑就是。

刘敏：这样单挑吧，发出信号的同时就放炮！

虞汜：比打炮我可不输人！接招吧！

刘敏：来吧！

虞汜：唉哟！

刘敏：怎么样，现在看看谁是炮神？

虞汜：真是乱七八糟的单挑。

刘敏：看到没，炮车队也可以单挑的。哈哈，我帮天下的炮车队争了一口气。

虞汜：没空跟你这疯子瞎搅和了。（这下可真完了，交州双方人数平分秋色，我军都输成这样，等到真的开打，我们哪来的胜算？）

霍弋：毛灵，上次你欠我的赌债打算什么时候还？

毛灵：霍将军，这你就不厚道了。难道刘俊和修则的人头还不够吗？

霍弋：小子，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利滚利吗？

毛灵：那这样吧，霍将军。等打下了交州，你让我当交趾太守，不出三年我一定把钱还清，行吗？

陶璜：你就是之前砍死刘俊和修则的人？

毛灵：正是！你要和我过过招吗？

陶璜：求之不得...骗你的...我才不和你打！

毛灵：搞什么？

陶璜：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所以干脆认输好了。骗你的...在另外一条故事线，我一定会干掉你！

孟琰：好，攻下敌人大本营了。

薛翊：我居然会死在这种地方？真是不甘心。老弟呀，你去劝劝陛下，这仗根本就打不下去呀！

霍弋：好，这次拿下交州，可以把赌场生意拓展到这里了。

关索：你在说什么？真是道德败坏，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霍弋：死关索，下次来我这叫小姐的时候就别叫我打折。

## 第四十八回 西陵之战

### 夺取交州 交州 蜀汉军主营

孟琰：好了，这次虽然应你们请求，派出军队来支援，但也该知道我不能白来的啦。

张嶷：孟将军虽然曾经担任过我们的虎步监，但也没忘记自己是南中豪酋的身份。

孟琰：本来就是这样，想让老子带着一堆人跑来跑去又没拿到好处，只怕老子这王可做不久的啦。

霍弋：行啦，不就是得给点好处吗？除了交趾郡我给了毛炆，其他地方随便你挑吧。

刘敏：本来我们和东吴争这个地方，为的也不过是要摆脱后顾之忧之忧，让南中不至于被侵袭而已。但如果说交州这里能有多大的战略意义，那就很难说了。毕竟我们从这里直上荆州或扬州都很花时间。

张嶷：战争的结果还是取决于荆、扬两州战事对吧。

霍弋：我们这里交通不便，就算想要大肆宣扬交州战果，只怕人没到，仗就打完了。

花鬘：孟大哥，不论你出兵的动机为何，还是多谢的啦。

孟琰：不用谢的啦。只要你早日能觉醒，快快离开那姓关的废物就好。

花鬘：他不是废物！

霍弋：关将军，晚上咱一起去猎交州妹吧。

关索：好耶，交州炮兵团出动！

孟琰：现在你有信心说他不是废物？

花鬘：嗯...越来越没信心的啦...

交州的激战分出了胜负，蜀汉南中远征军击破东吴军，击斩主将薛翊。陶璜带着残军逃走，交州在此战后正式宣告脱离东吴。然而，这场战役不过是汉吴大战的序幕，真正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

### **鸟尽弓藏 雒阳大将军府**

姜维：目前思远的战略还把握得不错，从荆、益两边压迫东吴的领土，足够给他们巨大的压力。

诸葛果：如果是主公的话，一定会有更好的作战计画，而不是在那边维持僵局。

姜维：没这回事，强国对弱国就是求稳，维持僵局就足以对我们有利。

句扶：目前荆州那边大致上是由廖化负责，而诸葛瞻已经进入益州指挥。如此看来，应该准备在益州往荆州的三峡决战吧...

姜维：不错，顺流而下如果顺利的话，确实可以收到很好的攻击效果。

句扶：只是，这不是和先帝当时相同的战略？

姜维：别小看大司马，他不会重蹈先帝的覆辙。更何况我们

拥有襄樊，情况比当时要好很多。

柳隐：老大，你不觉得很不对劲？这次伐吴居然冷冻你，起用那个诸葛瞻。简直和攻打雒阳之时没有两样。

姜维：陛下有陛下的考量，要是真的不信任我，就不会放任我们这一年的施政了。

文官：陛下有旨意，希望大将军进宫一趟。

姜维：请问陛下是有什么事情？

文官：下官也不是很清楚...

柳隐：老大，这大有古怪。

杨兰：姜维，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但总感觉到事情并不单纯。你最好拒绝前往。

姜维：没有理由岂能拒绝陛下召见？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 雒阳城门

文官：大将军请留步。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正要去面圣。

文官：这里有陛下的诏书，有些事情想要请您前往廷尉那里说明一下。

姜维：廷尉？请问我犯了什么罪？

文官：这不是下官可以解释的，还请大将军配合，否则...

姜维：我明白了，烦请带路吧。

## 雒阳廷尉府

羊琇：大将军，这次是因为朝廷接到许多对您的弹劾奏章，所以想请您说明一下。

姜维：没关系，我知道这是你职责所在。

羊琇：（真要命呀，在新王朝居然担任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廷尉工作，我是经学名家，又不是文法吏，真是倒楣。）这次提问的不是下官，而是在座的三位大人，还请您能明白。

姜维：我知道了。

羊琇：（苦呀...）

董厥：姜维，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时在伐晋过程中，未经陛下许可就和魏国同盟，还答应对方一堆无理条件？

姜维：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对方的力量，而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魏国在河内击破敌军，我们不可能攻破雒阳。至于说无理的条件，我认为既然仰赖对方那么多，那样的条件并不过份。

董厥：那么为什么不先奏请陛下？

姜维：当时战况紧急，前线随时有变，等待陛下批准的话，只怕晋军随时会反攻。

董厥：.....

阎宇：那么为什么当时要自作主张去攻击东吴？明明我们双方是友邦。

姜维：那是为了要收服司马家和他们臣子的心，如果见死不救，中原许多故晋之臣会对大汉感到寒心。

阎宇：但结果就是，你促成这场战争。

姜维：我不认为是这样。孙皓野心勃勃，随时都准备觊觎大汉的土地，就算没有襄樊之事，他也会用其他借口开战。

阎宇：嗯...

钟会：那么你的施政又是怎么回事？先不说增加徭役等等扰民措施，你公布的新律令就问题重重。为什么会对高贵的士大夫和百姓一体适用？难道你想毁掉支撑大汉数百年的士族体系。

姜维：我认为如果要天下长治久安，就必须减少所有的不平等。

钟会：哼哈哈，我来说说你心中真正的想法好了。其实你是想法粉碎大汉传统士族，这样才好方便你们关西大族起来是吧。

姜维：姜维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

钟会：哼，你还嘴硬。没关系，我们有得是时间陪你慢慢耗。

阎宇：过往还念在你稍微会打仗，对你百般容忍。现在有了思远，已经用不著你了。

董厥：新生的大汉绝不容许像你这样的奸臣为所欲为。

姜维：(给大家说中了...鸟尽弓藏吗...虽然我也料到会这样，但这一刻真的来临时，真让人心寒...)

## **营救对策 雒阳大将军府**

句扶：没想到那些混蛋真的做了！

杨兰：我也火大了，这是对待一个挽救国家英雄的态度吗？

魏舒：现在一定得冷静，要不然大将军性命难保。

柳隐：冷静什么？你能体会我们的感受吗？

魏舒：如果你在在乎大将军性命的话，就不要有任何动作。否则一个谋反罪名下来，大将军将永无翻身之日。

诸葛果：其实主公现在情况并不危险。

杜预：我和诸葛姑娘有同样想法。

杨兰：怎么可能不危险？你们脑袋在想什么？

诸葛果：仔细分析一下，如果真的要罗织主公罪名，那么根本就不会到廷尉府，而是秘密解决掉主公。现在他们只是在评估主公的危险性而已。

张华：如果评估危险呢？

诸葛果：主公一样安全，因为外面有个大敌未除。

马隆：东吴是吗？可是明明有大司马在负责...

向充：我认为那些人还是对大司马有疑虑，怕经验不足的他会打败仗，危急之时还是想要把大将军换上来。

马隆：也就是说，抓住他们这个心理，大将军就能被放出来？

杨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杜预：哦？杨姑娘有什么看法。

杨兰：姜维至少也得等到诸葛瞻打了败仗以后才会被放出来。

杨兰：开什么玩笑！万一诸葛瞻打胜仗，难道就让姜维被关一辈子？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只会被那些人看轻，永远把我们当作是软脚虾。你们想要看马谡和钟会得意的嘴脸？



来忠：可是轻举妄动...

杨兰：去你的轻举妄动，只要让他们抓不到把柄就好了。难道我们大将军府这么大，没有人会做政治工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要那些人最后都跪著送姜维出来！

张华：（好可怕的气势，像这样的女人我可是无福消受。真的很佩服大将军能够忍受得了她。）

### **背叛者 雒阳尚书令府**

向充：老师，请告诉我这和您无关。我一直相信您不是那种因为忌妒就去陷害别人的人。

马谡：是我做的又如何？

来忠：到最后，还是那种嫉妒心驱使您做这种事？

马谡：在你们心中，我就是这种人的话，就这样认为吧。

来忠：什么？

向充：难道不是吗？还有其他理由让老师宁愿背叛大将军也要做这种事？

马谡：背叛？哈哈哈哈哈...谁是背叛者？当姜维背叛丞相理念的时候，我就得将他铲除。

来忠：什么？！

### **邺城 东乡公主邸 向雒阳出发**

夏侯霸：公主，您也听到风声了？

曹绫：目前还不清楚详情，不过对方若是越想封锁消息，就表示传闻的正确性越高。

夏侯霸：真是卑鄙呀，乌尽弓藏...

曹绫：他们也对诸葛瞻太有信心了吧。

袁綝：公主也听到这个传闻？

曹绫：嗯...虽然没有完全证实，但我认为可能性很高。皇帝忍了一年，装作让姜维的予取予求，实际上是要累积众人对他的不满。现在显而易见的，姜维抑止那些蜀人恣意妄为，让那些以战胜者自居的人越来越不满意。现在正是他们愤怒爆发的时点。

袁綝：那些人，内斗内行，当初对晋军时可完全没有这样的表现。

曹绫：现在姜维应该还很安全，毕竟东吴的威胁仍在，诸葛瞻的表现是未知数。

袁綝：但我认为不能这样坐视不管。

夏侯霸：我同意，我们欠姜维那么多，如果见死不救的话，就愧对自己的良心。

曹绫：我们即刻向洛阳出发，我会先请洛阳那边的熟人帮忙保护姜维。

袁綝：没错，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姜维。

曹绫：(敌人仍在前方，后方就开始出现斗争，这样的王朝真的能持久？姜维，有时候真的想劝你，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人身，该学学祖父怎么对付那些只重私利的俗人。)

## 西陵议事厅 知遇之恩

施绩：你知道这件事了吧，出征交州的军队全军覆没，连主帅薛翊都战死。

陆抗：没想到有陶潢那样优秀的将领跟随还会失利，只能说蜀人战力又再度增强了。

施绩：现在马上就要开战了，不管是襄阳还是永安，据报都有不正常的军事调动。

甘宁：开打才好呀，要不然我们锦帆贼都快被投诉的信件淹没了。

施绩：（那些锦帆贼兵痞，确实不打仗就会抢自己人，记得大皇帝也很烦那些毫无军纪的部队。）

甘宁：趁这个机会，用蜀人的血来染红长江，不也是很惬意的事情。

施绩：幼节，你认为我们真的打得赢？我们只有一州半的地，军队更只有他们三分之一不到，若是面对多线进攻恐怕是毫无胜算。虽然我不希望江东被统治，但是如果战争的结果，是让我们江东大族被毁灭，我是说什么都不会想打这种战争。更何况我认为陛下根本就失去理智了，他用激情的演说去鼓动江东子弟，到底他想要做什么？

陆抗：很简单，陛下号称是长沙桓王再世，他的想法就和长沙桓王一样。

施绩：这太疯狂了，难道他想要北伐？

陆抗：江东一地对他那样的人来说实在太小了，他要入主中原，建立万世不朽的帝业。

施绩：你认为可能吗？你该不会也跟着他一起发疯吧。

陆抗：过去我也认为姜维是个疯子，明知道自己只有一州之地和区区十万甲士，却敢不断去对强魏发动攻势。当我听说他是为了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时，更是嗤之以鼻。然而不久前，我见到了陛下。他不是一般人想的残暴之人，他和我一样都是二宫事件的受害者。他对我说，我们之间不是君臣，是兄弟。如果他是长沙桓王，我就是他的周瑜。你能体会吗？这种受到肯定的感觉，让人不由得想要为他卖命。既然陛下想要入洛阳，我就努力实现他的梦想。

施绩：太愚蠢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吴郡陆家上上下下的都要跟着你一起卷进战争的漩涡。

陆抗：在所不惜。既然姜维可以成功回报知遇之恩，我也一定可以。

施绩：幼节！

陆抗：为了接下来的作战，我可能会借住你的江陵城，愿意帮我这把吗？

施绩：你...明知道我从来都没拒绝过你...

甘宁：呵呵呵...糟了糟了，真的满出来了...

施绩：你在说什么？

甘宁：虽然一直吵架，但心中还是关心对方，面对强气攻的陆抗，总受施绩还是接受，太激烈了...实在太爽了...

施绩：幼节，你可以管管这个腐坏掉痴女吗？

## 陆抗的计谋 建业皇宫

孙皓：昨天人在荆州的陆抗，给朕上了道非常有趣的奏章。因为事关机密，所以朕不能在朝会上宣布。

万彧：陛下肯让万彧参与讨论，微臣实在是受宠若惊。（砍掉张布和濮阳兴之后，本来以为应该是我来当政，没想到拖到现在才召见我，该不会陛下属意的是这个马扁。）

马扁：（没想到阿扁跟在陛下身边这么久，到最后还是比不过万彧这种在地人，偶们夷州人实在是太悲情了。）

孙皓：两位别胡思乱想了，看见张布和濮阳兴他们的下场，你们还想接他们的位子？你们没有家业也没有部曲，不可能赢得过那些凶狠的江东大族。你们爬到那个位子，就等着被他们撕碎吧。

马扁：陛下肯为微臣着想，阿扁真是太感动了。

万彧：只要是陛下的安排，微臣一定是欣然接受，绝对不会有贰心。

孙皓：言归正传。陆抗提出了一个空前的计画，打算利用西陵和步家兄弟解决掉汉军西面的兵力。计画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步家兄弟调回西陵。

万彧：这个微臣就有点不懂了，步家专横不法，在西陵几乎就像是土皇帝一样。因步夫人和全公主的关系，所以大皇帝对步家的行为不闻不问。好不容易步骛过世后，才趁隙把陆抗调去压制他们的势力，现在调回来，岂非又让步家势力再度复活？

孙皓：陆抗说，就是要让他们有这个期待，相信自己的势力复活。

马扁：这下连阿扁都搞不懂了，陆家和步家的关系不是不好？之前攻打永安时，两边互相弹劾的奏章堆得比山还高。

孙皓：相信朕的周瑜吧，朕认为这计画一定可行。

万彧：那么微臣愿意成为陛下的鲁肃。

马扁：阿扁愿成陛下的吕范。

孙皓：哈哈，万彧呀，你该多跟马扁学学，鲁肃从来就不是长沙桓王的心腹，吕范才是。

马扁：（哈哈，阿扁平常有多看报，国家大事都是看报纸知道的。）

万彧：（这该死的马扁，拍马屁的功力居然如此不同凡响。）

## 西陵议事厅 步氏危惧

步协：本来以为陛下肯把我们调回故居地西陵，是因为心向我们步家，现在看来也不是完全相信我们。现在他居然要弟弟你去建业任职，摆明就是要你当人质嘛。

步阐：大哥，我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步协：哦？

步阐：您仔细想想陛下是谁的儿子。

步协：太子孙和...完了...我完全忘记这件事...

步阐：我们步家因为全公主的关系，所以支持鲁王，而之后全公主又伙同孙峻杀害了孙和。

步协：我们根本就是陛下的杀父仇人呀...这下真的死定了。

步阐：大哥别慌，陛下虽然聪明，但是百密还有一疏。我们虽然离开西陵已久，但在当地还是有相当的力量，陛下太低估我们步家了。现在不管做什么，横竖都是一死，不如把这个城献给大汉。

步协：说的也是，失去西陵，整个荆州防线就垮了一半，荆州一丢，大吴也差不多了。

步阐：到时我们不但可以得救，甚至还可以获得丰厚的封赏。

步协：好呀老弟，我们这就赶快寄信给襄阳和永安，要他们赶快发兵进入西陵。

## **襄阳出师 襄阳 议事厅**

羊祜：请皇后明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张星彩：廖将军你怎么看呢？

廖化：确实这次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步家兄弟长久驻守西陵，如果他们愿意投降，我军就可以顺江直捣江陵。

张星彩：西陵那个地名...感觉好熟悉呀...

廖化：那个地方就是夷陵，也就是先帝被陆逊小儿挫败的地方，当时我们复仇雪恨的希望，全被一把火给烧个精光。

张星彩：也就是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赵统：只是这次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事情的怪异性，为什么这投降会来得这么巧？

王浑：在下也有同感，东吴最擅长的就是诈降，不管是黄盖、周鲂、孙布或是邓由，每次诈降都让我们损兵折将。

张星彩：王将军的父亲王文舒面对东吴经验丰富，或许他的考虑也是对的。

羊祜：不，步家兄弟和陆家水火不容，如今孙皓上台，两家的优劣势顿时逆转，曾经是鲁王派的步家一定感到相当不安。现在是突破东吴荆州防御的大好机会，请千万不要放过！

张星彩：我明白了，这就联络人在永安的大司马一同进兵，如果步家兄弟能顺利归顺的话，马上就可以直捣江陵。

诸葛瞻的作战逐渐布署完毕，多路军队驻防两国边境，给寡兵的吴方庞大压力。就在此时，驻守西陵（宜都）的步家兄弟居然举起反旗向大汉投降。一时间，整个荆州为之震动，襄阳和永安的汉军也趁势支援西陵。伐吴作战的荆州战场正式展开，陆抗和诸葛瞻之间的对决却正要开始。

## 西陵大战 诸葛瞻军营帐



诸葛瞻：刚才我接到皇后的来信，说东吴西陵守将步协和步阐因为害怕孙皓的报复，所以决定归顺大汉。由于陆抗在知道他们背叛消息后，一定会马上行动，所以我们不能再拖延，必须立刻出兵。

黄崇：我一定要帮先帝和先父报仇！

李球：早在他们偷袭永安的时候就看他们很不顺眼了。

糜照：我们也是呀，夺荆州、诱惑叔祖背叛，害得祖父含恨而终，这些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糜家念念不忘之事。

杨宗：那些吴人只会补刀的嘴脸，我早就看不下去了。

罗宪：（比起对晋，这些人打起东吴反而更起劲，毕竟我们两边过节太多了。就连我只要一想起东吴偷袭永安的情形，都会不由得咬牙切齿。）

杨宗：问题是...步家兄弟不会是诈降吧，他们吴贼最爱玩这套。

宗预：大司马不用担心，步家兄弟是当年二宫之争时，鲁王派最后的残党。如今是故太子孙和之子孙皓当皇帝，必定会血腥报复那些鲁王党。只要步家兄弟想到这点，投降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路。

诸葛瞻：这么说来，从太子孙登去世之后，东吴就闹成一团，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事，继承人的选择还真是不能不慎呀。

罗宪：经过上次交手后，在下很清楚东吴荆州军的实力。在

下以为，如果没人协助的话，步家兄弟绝对挡不住陆抗的攻击。万一在我们抵达以前，陆抗就攻破西陵，那么失去据点的我们就只能被迫撤退或是驻扎原地对峙。

诸葛瞻：驻扎原地...等一下...

罗宪：是不是很熟悉？先帝也是在西陵此地驻扎，然后遭到火攻败北。

诸葛瞻：原来陆抗在打这个主意...他想要重现当年他父亲的作战？

罗宪：是的，所以请让在下先行，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西陵帮忙驻守。在下保证“铁壁”罗宪不会让您失望的。

诸葛瞻：好，那就拜托令则你了。

诸葛尚：.....

诸葛瞻：尚儿。

诸葛尚：.....

诸葛瞻：尚儿！

诸葛尚：爹，什么事情？

诸葛瞻：你最近怎么了，只要听到伐吴就在发呆。

诸葛尚：没什么...（看来又要面对甘莘了...上次我勉强能够阻止她横行，这次能够这么好运？可恶！要是我武艺能更强的话，就不用如此悔恨了。）

宗预：到现在我还很难清楚描述孙皓是个什么样的人，毕竟这些年我没亲自到东吴去了。

诸葛瞻：我听说他诛杀拥立他的张布和濮阳兴，看来他应该是个不得人心的暴君。

宗预：这可不一定。张布和濮阳兴两人贪赃枉法，在国内根本就无人支持，诛杀他们反而得人心。而暴君的形象，正好表示他能牢牢控住国家，看来他不是个简单的人。

黄崇：先父就是因为夷陵之败，退路被吴狗阻断，才不得已失节于魏。虽然先帝和丞相从来没有追究过这件事，但对我来说总是遗憾。这次我一定要为先父洗雪前耻，在夷陵故地打败陆逊的儿子。

罗宪：行军虽然要快，但大司马也不必那么着急，从永安到西陵中间还有个巫县，请大司马先攻克它。就算这次受降失败，至少我们可以把领地往外再扩张一些，下次再攻击西陵就会比现在容易多了。

糜照：我手中的神弓，足以荡平江东，哈哈哈...人称“英雄长弓将，风流万户侯”的糜照是也。

诸葛瞻：(有时候我该想想，是不是要让尚儿继续和他往来了。)

杨宗：自从上次和关索及霍弋分别之后，就感到很不舍呀。

诸葛瞻：哦？原来你们友情这么深厚？

杨宗：不，是因为少了他们，我就成为永安一带最烂的人。

诸葛瞻：.....

李球：东吴的没品真是让人见识到了，居然连来使都斩。我

发誓一定要帮樊侍中报仇！

张翼：这数路大军中，以这一路的益州人最多，我们可不能输给别人！

诸葛瞻：哦，车骑将军居然斗志这么旺盛？

张翼：既然大汉按照约定，把益州的土地还给益州人，我们也不能在大汉有需要之时还袖手旁观。

### 辛宪英的先见 雒阳廷尉府

辛宪英：大将军...

姜维：咦？

辛宪英：嘘...我是受人之托，偷偷前来这里的。

姜维：对喔，之前似乎有过一面之缘，你是廷尉羊琇的母亲？

辛宪英：也是故卫尉辛毗的女儿，我姓辛，名宪英。

姜维：难道你就是那个名震大魏的才女？

辛宪英：我已经老了，现在当个帮儿子收拾烂摊子的母亲就很满足了。琇儿他不想开罪哪一边，所以一直袖手旁观，但我认为这是最笨的决定。您是一定会被放出来，到最后可怜的琇儿会变成两边责难的代罪羔羊。

姜维：我不会责怪廷尉的，他有他的难处。

辛宪英：别这样，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我说过是受人之托。您马上就会出来了，今天荆州那边传来急报，说东吴西陵督步协投降我军，大司马的大军已经准备出动接应他。

姜维：不好！思远这次会掉到可怕的陷阱！

辛宪英：不愧是大将军，一听就知道问题所在。

姜维：先不说步家兄弟诈降的可能，陆抗也很清楚步家兄弟的情况，不可能毫无准备。若是大司马急着顺江而下，过度深入东吴领土，到时碰到攻击可是很难撤退。

辛宪英：正是这点，我想数日之内就可以得到诸葛瞻战败的消息，到时您一定会再度被起用。

姜维：我准备写封信警告思远，你能不能帮忙转达？

辛宪英：来不及了，现在信就算到了，恐怕大司马也没机会看到。

姜维：真是...这个时候我居然无能为力！

辛宪英：你该怪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看不清大局，还在大敌当前之时进行内部斗争的家伙。

## 历史的重演 吴军营帐

施绩：幼节，这次作战交给你全权负责。

陆抗：这样好吗？明明你官阶比我高。

施绩：本来我的指挥能力就远不如你，再加上我对这场战争有意见，不可能全力作战，不如直接将指挥权交给你。

陆抗：陆抗一定不负所托。

陆抗：诸位，步家兄弟受我大吴恩泽数十年，如今却恩将仇报，做出献城给敌人的叛逆行为。西陵若是丢失，则荆州难保，

若荆州不保，则整个大吴危矣。此战是关系到大吴命运的关键决战，绝对不能输。步家虽然可恨，但真正重要的任务应当是收复西陵。否则西陵丢失，荆州将直接受到来自益州的威胁，到时要防守就困难了。

留略：说得好听，你认为我们面对数量是两倍于我们的敌兵，真的可能获胜？

陆抗：你们都忘记这里在哪里？此地虽名西陵，但是旧名夷陵。当年父亲的一把火，把刘备的野心给烧尽。陆抗虽然才能不及父亲，但也想效法父亲当年的雄心壮志，尽全力将妄图侵略江东的刘禅君臣消灭在西陵之地。现在就出发，让入侵者知道大吴军队的神威！

## 西陵之战

步协：看看陆抗在城外痛哭咬手帕的样子，早知如此当初又何必得罪我们兄弟。

步阐：那个蠢蛋，在自己当西陵督的时候疯狂盖城，把这里盖成金汤城池，这个城就说是“揖谢耳轮”要塞也不为过。

步协：那是什么要塞，听都没听过。罗将军，这个城比你的永安城安全一百倍，我们就躺在城里饮酒高歌，等到大汉军来再一起歼灭陆抗。

罗宪：有劳两位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这个城虽然真的很坚固，但是那兄弟能掌握城中每一位守城将士？陆抗占据这座

城这么久，如果他早就预料到步家兄弟的谋反，那么他一定会在这座城布下陷阱。)

施绩：光吾彦一个人攻得下西陵？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陆抗：放心吧，对付步家兄弟，用吾彦还嫌浪费了一点。令人感叹呀...虽然我不喜欢临淮步家，但不能否认步骘和步练师都是顶尖人物。然而看看步协和步阐，才过了一代就堕落成这样。

施绩：你要说什么？

陆抗：我们江东大族须要新血去避免堕落，我要用这场战争，让寒门的甘宁和吾彦建立盖世其功好提拔他们。

施绩：你的想法太危险了，万一那些寒门倒过来压过我们大族呢？你的想法和邓艾当初那毁灭掉自己的想法又有什么差别？

陆抗：公绪，我很自私的...我才没有要让寒门提升地位的念头。我是要他们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成员。

施绩：原来如此...利用婚姻是吗？

陆抗：这不就是我们江东人的最强武器？

吾彦：姓步的，聪明点就快快投降，这样还有机会给你们留个全尸。

步协：别笑死人，凭你手上这点人就想叫我们投降？

步阐：有本事就爬进我们城里来呀。

吾彦：是吗？你们听好...为了健康和美容，饭后要喝一杯茶。

步协：怎么会这样？

步阐：为什么士兵都叛变了？我步家在这里镇守超过十六年，怎么可能...

吾彦：你还没发现吗？身边的人都是你熟悉的？

步协：糟了，守城的将士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步家部曲。

吾彦：当初在盖这座城的时候，早就准备用来埋葬你们步家兄弟，所以留了很多秘道提供我军自由进出。好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换你了。

步阐：什么时候？！啊啊啊啊啊啊！

步协：老弟？！

甘宁：可怜的废物，你也去死吧。

步协：只靠一个人就让我兄弟丢了脑袋...怪物...

罗宪：惨了...又是那个甘宁...上次在永安也是差点栽在她手里。

甘宁：哦...上次在永安痛击步家兄弟的老鼠？

罗宪：(挡这一下就好像寿命少了十年一样，这女人简直是怪物中的怪物。)

甘宁：敌人援军到了...吾彦，剩下就交给你。

吾彦：你还真随兴。

甘宁：不用担心，陆抗既然说要全力攻下西陵城，我就把锦帆贼留下来给你。陆抗还说，等到城破之后，步家人一个不留。

吾彦：什么？！这也太残忍了吧。

甘宁：有问题就直接去问陆抗。



吾彦：这...吾彦（应该是为了报当年的私仇吧，步家人和全公主害死陆丞相的事情，还是让他耿耿于怀。这种狠劲，才是陆将军得以在战场上生存的真正武器吧。）

张星彩：不对劲呀，西陵城那边照理说应该是烽火连天的，这也太安静了。

赵统：嗯...我也有种不祥的预感。

羊祜：仔细想想，如果陆抗眼中根本没有西陵，而是要用这个地方来解决我们的话...糟了！步家兄弟就算不是诈降也没有关系，陆抗眼中根本没有这个据点！他是要把我们引到这里，然后集体歼灭。

廖化：什么？

王浑：东吴的水军？

羊祜：这是我的失策，我低估了陆抗的能力。

廖化：皇后，传令后方还没有过来的部队撤退，这里就交给我来阻挡。

张星彩：你是说要对步家人见死不救？

廖化：救不了了，再继续待在这边，只会让我军全军覆没而已。

王浑：廖将军说得有道理，陆抗的目的在坑我们的士兵，现在只要减少损失就是赢。

羊祜：断后工作就交给我吧，我要为这次得失策付出代价。

张星彩：听好，我也要参与断后工作，想办法把敌人拖在这

里越久越好。要不然永安方面军恐怕会遭到更可怕的打击。

廖化：是！

吾彦：蜀人，你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还不快快投降？

罗宪：别小看“铁壁”罗宪。只要有城我就能守，哪怕是你们已经突破外城。（一定要吸引住吾彦的军队，要不然让他们合流可是一发不可收拾呀。）

诸葛瞻：花了一点时间占领巫县，现在我军已经无后顾之忧了。敌人本阵就在东南方，全军突击！

黄崇：请等一下，不感觉敌人少得有些诡异？

诸葛瞻：可是你看北方西陵方面打得昏天黑地，如果我们不出手，只怕情况会变恶劣。

宗预：（夷陵之战的阴影还是在我心中呀，明知道现在季节不同，扎营地点也不同，为什么就是有那种感觉呢？如果说陆抗想要夺回西陵，那么攻城的兵力又太少了。）

陆抗：诸葛瞻的兵马来了吗？作战开始！

张翼：怎么会这样？

宗预：这是...夷陵之火？！

陆抗：效果虽然不及父亲的那把火，不过给蜀人的心理压力却是相同的。唤醒你们恐惧的记忆吧，那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痛苦记忆。

钟离牧：抓到了，这个就是胜利的契机！

张政：真了不起呀，我们大吴新一代的周郎再现。

留略：看陆抗那吴儿得意的嘴脸。

留平：没办法，谁叫人家打赢了，就算干得要死也只能认了。

留略：早晚会要他好看。

左奕：射爆蜀地那些鸟蛋，让他们知道荆州军不好惹。

盛曼：指挥弓箭队的好像是我耶...、

诸葛瞻：这该如何是好？

诸葛尚：爹，不用担心，就算遇到敌袭，我们还是有很多精兵良将。

糜照：是呀，我糜照一个可以打十个。

杨宗：我可是以一当百的猛将。（要命呀，要怎么样溜才不会被人发现呢？）

宗预：我们的优势，是压倒性的国力，没有必要和敌人在这个战场上分个高下。

张翼：敌人虽然施用小计取得局部优势，但是只要我们指挥得当，还是可以避免全面溃败。

宗预：请大司马一定要顶住，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把部队安全带回益州就是胜利。

诸葛瞻：我明白了，通知后方的部队即刻撤回巫县，我们前锋部队负责抵挡。

黄崇：殿后的工作就交给我们。

李球：李球一定誓死保护后面部队撤退。

诸葛瞻：不要轻易言死，只要活着就是胜利。

诸葛尚：（甘莘在哪里？只要没看到她，就感觉这战场潜伏著无比的危险。）

诸葛瞻：夷陵之火吗？那个陆抗他是故意要复制同样的战场？不行，就算过了这么多年，夷陵之战的阴影还是萦绕在我军心中。这样的悔恨感...莫非就是先帝当时的心情？

陆抗：是时候了结那些蜀人了。

施绩：你该不会...

甘宁：我看看，还有不少人等着我收拾嘛，陆抗你的效率还真差。.....？！诸葛的旗子...

诸葛尚：你出来吧，就算实力远不如你，我也会阻止你，这是我诸葛尚的誓言。

糜照：（怎么回事呀，今天的阿尚居然比我还要中二。）

吾彦：守着这座孤城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快点滚出去，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罗宪：我罗宪还没可悲到需要你怜悯。

吾彦：你是罗宪？好呀，大吴数千将士葬送在永安就是你的杰作？

罗宪：想要报仇吗？有本事就来吧。

吾彦：只要拿了你的脑袋，我就能飞黄腾达。

罗宪：无名之辈，你行吗？

吾彦：杀！猛虎高飞炮！

罗宪：名动一时！

吾彦：飞龙升天破！

罗宪：悲痛莫名！

吾彦：看来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得了你的。

罗宪：你也很强呀，东吴真是新人辈出。

吾彦：我的脑袋还是很清楚，你的价值比不过这座西陵城。  
有机会的话，下次再战吧。

罗宪：我等着你。

甘宁：又见面了，还想打一次？

张星彩：要是平常时候早就跟你打了，现在我可没空。

甘宁：想不到像你这样勇猛的人也会害怕？

张星彩：现在的我可不能任性而为，否则害了大军就是罪过。

甘宁：真可惜呀，本来想告诉你范疆和张达的真实身分。

张星彩：（我要冷静，就算是听到这两个仇人的名字，也不能就冲出去和她打。）

甘宁：你还真忍得下去呀...

甘宁：让开。

诸葛尚：我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阻止你残杀我军。

甘宁：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

诸葛尚：就算知道不敌，我也会阻止你。

甘宁：别找死了，我要认真的话，你早不知道要死几次。

诸葛尚：（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放弃...）

甘宁：我再说一次，够了！

诸葛尚：就算如此...就算如此...

诸葛尚：你到底为什么而战？难道在战场上杀戮就是你的期望吗？

甘宁：没有什么目的，战斗就像呼吸和睡觉一样，是生下来的本能。

诸葛尚：我不认为你真的完全这样想。甘宁应该是甘家传承的称号吧，然而你却愿意告诉我你的本名。甘宁和甘莘，你的心就在这两种身份中徘徊。

甘宁：我没有怀疑，我是因为本能而上战场的。

诸葛尚：明明当时在永安，你看见那些同人本的时候是那么高兴，那个笑容才是真正的你。

甘宁：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的你居然敢对我说这种大话！

诸葛尚：我才不想知道那些鬼话，什么忠君爱国还是保卫乡土，如果因为这些理由就让一个少女失去光彩，那些都该被丢掉。

甘宁：为什么...为什么只要跟你接触后，就会变得很奇怪...要修正...对...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诸葛尚：果然她不是天生的好战者...或许再加把劲就可以说服她了。

糜照：阿尚呀，我真的很佩服你呀。

诸葛尚：我有什么值得你佩服的地方？

糜照：那么危险的女人你也吃得下去，对方虽然是正妹，但

只要一念之间，你脑袋就准备要搬家了。

诸葛尚：我没有那个意思。

糜照：好啦好啦，作兄弟的一定在背后支持你，你一定要把到那个正妹。

诸葛尚：.....

陆抗：看来你距离姜维还很远呢，姓诸葛让你压力很大吧。

诸葛瞻：你住口！你还不是靠着姓陆才有今天的。

陆抗：我不否认，不过坐到这个位子，就要拿出实绩，你拿得出来？

诸葛瞻：你...

罗宪：就算暂时击退吴人，这个城恐怕也守不下去了。大家都太低估东吴的实力，那个陆抗不简单呀。

诸葛瞻：就算战败，只要大军没有毁灭性的损失就还有希望。邓艾、陆抗...看来我真的没有资格和你们一较高下，有资格的应该就只有他了。

## 第四十九回 寿春攻防战

### 挫败之后 诸葛瞻军营帐

诸葛瞻：现在我军状况如何？

宗预：荆州方面军也退回了襄阳，主要将领无人阵亡，只是投降的步家兄弟已经罹难了。因为大司马指挥撤退得当，大军损失并不惨重，死伤人数还不到一成。

诸葛瞻：一成也已经很多了，十几万大军的一成也有一万人，真是空前的挫败。

罗宪：大司马请不要担心，毕竟只要大军主力仍在，陆抗这场胜利的意义就很小。我们大军在这边盯着他，他就无法任意调动军队救援，到时雒阳方面或可趁虚而入，直捣建业。

诸葛瞻：这一仗害了那么多益州人阵亡，诸葛瞻感到万分惭愧。回去之后，我会向朝廷自请连贬三级以示负责。

张翼：如果说不怨恨，那绝对是骗人的。然而如果这次平定东吴之后，天下可以再也没有战争，这样的牺牲我们绝对愿意承担。

李球：我们益州人愿意为天下统一尽一份心力，请大司马不要再自责了。

黄崇：今日跌倒，明日再站起来就好了，这不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本钱？

诸葛尚：(下一次...我一定可以说服她的...绝对要让她停手。)



步家兄弟的反叛，本来以为是汉军突破东吴荆州防线的契机。却没想到被陆抗反过来利用，在西陵设下陷阱，让汉军遭到意想不到的挫败。但是，因为诸葛瞻指挥得当，汉军的损失有限，陆抗的计画不如预期。为此，陆抗不但没有表现出胜利的喜悦，反而显得忧心忡忡。

### 陆抗的担忧 吴军营帐

施绩：幼节，现在大家都在外面玩得很疯，身为这次获胜最大功臣的你，怎么不出来一起玩呢？

甘宁：因为他认为没有赢，所以他没有任何玩乐的心情。

施绩：怎么会？明明就打得蜀人抱头鼠窜呀。

陆抗：不，她说得没错，这一仗我们根本就没有赢。本来我的计画，是要利用西陵之叛，引出蜀人在荆州和益州的作战主力，然后一次歼灭。没想到攻击西陵的时候花太多时间，以及诸葛瞻超乎想像的指挥能力，导致给敌人的打击很有限。

甘宁：蜀人主力仍在，我们就得在荆州布署重兵，无法集中兵力去防御其他地方。此时，淮南、扬州都在敌人的攻击范围，要是东线失利，我们会落得腹背受敌的窘况。

陆抗：我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反而是陛下本人呀。因忧患而谨慎，因胜利而骄傲，他的表现只怕和外祖父长沙桓王一模一样。

施绩：（对喔，陆抗的母亲是长沙桓王的女儿，难怪比起陆

丞相，他的行事风格多了一股狂霸之气。)

陆抗：现在陛下要是以为这样的胜利，就足够反攻，只怕我们会落得比诸葛恪还惨的下场。

吾彦：秉将军，陛下请您即刻前往建业一趟，他说要亲自见您。

甘宁：果然被陆抗说中了...

施绩：陛下搞得清楚状况吗？现在荆州状况并没有好转呀。

陆抗：不，我这就去一趟建业。甘宁、吾彦，你们两人跟我一起去。荆州就交拜托公绪了。

施绩：尽力而为了，至少撑到你回来应该还没问题吧。

吾彦：还有一件事，步家亲属八十余人全都被俘虏，该如何处置？

陆抗：我不是之前要甘宁跟你说了？一个不剩，全部都杀光。

吾彦：可是里面有出生不到几个月的婴儿...

陆抗：杀光！我说过对付叛徒就不能心软。

吾彦：是...

施绩：(步家兄弟虽然罪有应得，但是一族屠灭也实在是太悲惨了。幼节，二宫之争真的让你的心伤成这样？)

## 雒阳宫殿 刘禅的诏令

文官：大司马的部队在西陵遭到陆抗挫败，伤亡近万，现在大司马已经让部队退守巫县和襄阳。此外，大司马因为这次战败

感到愧疚，自请连贬三级以示负责。

刘禅：这样...

董厥：陛下，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大司马也打下了巫县，并非完全无功呀。

刘禅：当初大将军段谷大败的时候，卿家怎么不这样说呢？

董厥：这...

刘禅：传旨，贬大司马为卫将军，命他继续负责益州和荆州的防务。

文官：是！

刘禅：朕低估了东吴的实力，以为只需要不到二十万人就可以平定。看来朕是大错特错了。

马谡：臣以为，平定东吴乃天下一统的大事，不应该再保留战力了。现在应该将北方以及京师所有的战力都投入伐吴战争。

和峤：现在把所有部队都投入战争，那么何人来守卫京师？

钟会：看来大家都忘记我们手上还有战力？陛下，并州的五部匈奴、关中武都的氐人、西部的羌人、还有凉州及东北的鲜卑人等等，这些战力都可以用来戍卫京师。

荀勖：开什么玩笑？那些胡人心怀诡诈，让他们进入京师，简直就是引狼入室。

钟会：陛下，新生的大汉要能包容各个族群，纵然是胡人，也都是我大汉的子民。今天如果还是像过去一样怀疑他们，那么这些胡人就只会永远成为我们的大患。反之如果以包容的心去接

纳他们，让他们有为大汉效力的机会，日后他们不但不会成为大患，反倒会是大汉的中流砥柱。

刘禅：说得好，尚书仆射之言让朕茅塞顿开，这就命各地的后备部队全数南下支援，这次务必要平灭东吴。

郤正：（陛下是脑袋坏掉了吗？守备部队全部派出去，京师等核心地带却塞满胡人，他到底在想什么？）

刘禅：问题还是统帅，现在诸葛瞻是很明显不行。

任恺：陛下，您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了，眼下就有一位曾经历过大功的名将。

和峤：大将军姜维缔造了大汉中兴的事业，平吴战事只能说非他不可。

阎宇：陛下，姜维此人心怀不轨，和魏国的关系太过紧密，不应委以重任。

刘禅：右大将军，你能带兵平吴？

阎宇：臣愿担负此重任。

刘禅：算了吧，朕知道你在永安差点战死，面对陆抗和孙皓是毫无胜算。

黄皓：陛下，当李信不行时，您还是得去请王翦回来才行。

荀勖：（王翦，哈哈...哪个王翦会被软禁起来？）

董厥：（黄皓为什么会帮姜维说话？）

阎宇：（那家伙居然窝里反？）

黄皓：（呵呵呵呵呵...拿钱就办事。）

刘禅：你说得很有道理。传朕旨意，征吴之事全部移交由大将军姜维负责。

马谡：陛下，廷尉府对大将军的审问还没有结束...

刘禅：现在究竟是伐吴重要还是审问重要？更何况现在朕认为大将军的忠诚没有问题。

马谡：但是，陛下真的放心把天下兵马都交到大将军的手上？

刘禅：尚书令，整件事情都是因你而起，现在朕说信赖姜维的忠诚，你还敢有意见？

马谡：臣不敢...

刘禅：即刻释放姜维，就由你和钟会两人负责向他请罪。

马谡：是...

钟会：遵命。

荀彧：（马谡这家伙还真是人臣的典范，想也知道就算他有进谗言，做决定的还不是陛下？现在他选择背黑锅，还让陛下得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装出一副圣君的样子。）

## **姜维获释 雒阳廷尉府**

柳隐：哈哈，两位现在得在外面迎接老大，还得被迫道歉，真是可怜呀。

马谡：为了解救国家危难，我的一点尊严又算得了什么。

句扶：你这个丢脸的叛徒，都忘记大将当时是怎么救你的？

马谲：国家的大义摆在前面，过往的小恩小惠相比就没这么重要。

钟会：诸葛姑娘果然厉害，居然想到行贿黄皓，靠着那个小人来救大将军的性命。只是不知道丞相的在天之灵知道爱女的作为，是不是会感到很遗憾？

诸葛果：为了主公，这点污名根本不算什么。如果父亲以果为耻，果也甘愿接受。

钟会：啧...真是痴情到疯了。

杨兰：(我是真的在忍耐了。要是三十年前，早就冲上去给他们一顿毒打。当时嘴炮打得响，到最后还是得靠诸葛果和杜预他们才能解决这事。想到自己的无力，真是痛心...)

马谲：士季，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是眼前这个羌族女子适时撑住了恐慌的大将军府，姜维的幕僚才能各司其职去完成营救的工作。

钟会：原来如此，姜维团队的实质副领袖吗？

杨兰：(咦？马谲他为什么会...)

句扶：终于等到大将了。

柳隐：老大，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杨兰：.....

诸葛果：.....

姜维：真的很感谢你们，我很清楚你们为我做的一切。

柳隐：这是什么话，这是本来就该做的事。要是没有老大你，

哪还有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可能？

姜维：（杨兰、诸葛果，你们两人虽然没有说，但是眼神胜过千言万语呀。）

钟会：我们误陷忠良，害大将军受到如此待遇，现在郑重向您致歉。

姜维：两位都是为国家尽忠，秉持着自己的想法做事，何须道歉？

句扶：大将，为什么要原谅这两个人？

姜维：孝兴，请你一定要体会眼前两位大人的忠心。

马谡：……

钟会：大将军能原谅在下，钟会实在不胜感激。

姜维：哪有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今后大家还是大汉臣属，一起为国效力吧。

钟会：是！

姜维：（这两人是陛下的心腹，就算现在陛下请他们和我道歉，也不代表我可以让他们当众出丑。只是就算如此，这次被软禁已经代表陛下对我不信任。将来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只有摊牌一途？）

姜维：幼常……

马谡：……

**避祸之道 雒阳羊家**

曹绫：姜维能够获释，你真的帮了很大的忙。

辛宪英：大魏公主的请求，辛宪英岂能不办呢？更何况这也关系到琇儿的前途，可谓一举两得。不过真意外呀，东乡公主您居然为了一个男人直奔洛阳。

曹绫：因为他是我们魏国能否存续的希望。

辛宪英：哦？我可不这么认为喔。我看得很清楚，您的心在摇动。请恕我直言，您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在大魏的存续，以致于丧失对自己感情判断的能力。

曹绫：我没有，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辛宪英：希望如此，就当作是我这老太婆的啰嗦好了。好好检视自己的心情。人家李夫人虽然错过了青春，但也知道自己最后的归属。您呢？

曹绫：……

## **伐吴战略 雒阳大将军府**

姜维：现在就来跟各位说明一下我的伐吴战略构想。东吴军队号称有二十万，不过扣除必须驻防后方及南方边境的部队，大致上不会超过十五万。然而他们沿著长江而守，不但在长江沿线修筑大大小小城寨，并有舰队在江上来回穿梭。以步骑兵为主的我方，在水战会有压倒性不利的劣势。

杜预：魏文帝过去数次征吴都尝到过苦头，甚至不禁认为上天创造长江是为了画分南北。整个大魏时代都无法克服的地形限



制，不知道大将军能用什么方法克服？

姜维：利用我军的优势，也就是兵力的差距。如果是集中攻击一地，东吴可以凝聚自己的战力，并用地利击退我军。此时我军应该分数路同时出击，让东吴的各地守军无暇去集中，此时就可以用人数优势去压倒对手。大致上思远的战略构想是正确，但是战线还是集中在荆州战场，以致东吴能够集中战力。所以现在打算重新规画进攻路线，分为东线和西线。东线由我亲自统领，如果加上北边魏国援军，一共十五万从陆路攻击寿春。这是效法过去司马家的寿春战略，如果东吴出兵援救寿春，则可把他们引到岸上歼灭。如果东吴不援救，则寿春孤城，石苞和陈騫的战斗意识原来就薄弱，见到情况不利必定投降。接著从寿春南下，顺利的话，可从濡须口突入建业。

来忠：这里有个疑问，我军欠缺强大水军，如何渡河和他们决战？

姜维：这点请放心，一方面故晋留下许多船舰的半成品，目前已经让王浚打造完工。一方面，只要东吴少了荆州水军，水军战力就会大打折扣。

来忠：我懂了，西线就是要对付荆州军？

姜维：不错。

姜维：西线目前已经决定让思远继续负责，由他统领益州、荆州和交州三路军队，攻击陆抗和施绩的荆州守备军。此路是最难打的一路，面对强大的荆州水军，纵然有人数优势，也不能保

证我方的优势。然而就算不能取胜，只要能够绊住荆州部队，让他们无法回防，最后的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姜维：公主？仲权？显通？

曹绫：这次的作战怎么能忘了我们？

姜维：可是，魏国的援军应该不会这么快到呀。

夏侯霸：我们想以汉军的身份参战，不知伯约是否愿意让我们加入征吴行列？

袁綝：此次作战不会这么顺利，从诸葛瞻战败就可以看清楚东吴的战力还是不弱，所以想你应该需要更多帮手。

姜维：如果能得到三位的帮助，相信这次南征会更顺利。茂先（张华），你担任留府长史，留守在雒阳署府事。

张华：是！

姜维：阳元（魏舒），你协助茂先留在雒阳处理府中事务。

魏舒：是！

姜维：元凯，请你去徐州那里受领王濬所造的船，等候将他们运到巢湖命令。

杜预：是！（坐船吗...）

姜维：其他人随我前往许昌，随时准备进军寿春。

## **北地王的责问 雒阳城门**

刘湛：明知道大军即将要出征，还要大将军你前来相见，真的很不好意思。首先还是恭喜你平安获释。

姜维：不敢，不知北地王是有什么话要对在下说呢？

刘谡：接下来的话可能有些失礼，但还想请大将军照实回答。我一直认为大将军忠心爱国，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汉。但是 you 从北伐晋国开始，许多作为让我开始产生疑惑。到了你开府治事这一年，更是让我感到不解。为什么要留下魏国这个隐患？为什么开府之后自作主张去施行许多政令？难道这次伐吴也是打算要留下东吴？

姜维：姜维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汉的长治久安，并无私心。

刘谡：但是你让父皇的政令无法传达河北，权力也被分割，这还算是大一统的大汉？

姜维：北地王认为，大一统集权的大汉真的好吗？

刘谡：什么？

姜维：一个国家的安危都系于一人，这样真的能够长治久安？

刘谡：自古的君王不都如此？

姜维：结果就是，帝国的施政完全被各人掌控，运气好碰到圣君则国泰民安，运气不好碰到昏君，则天下动摇。大汉未来的体制真的要系于这样不安定的要素？

刘谡：难道说，你想要让魏国甚至吴国人来参与治理，避免这样的不确定？

姜维：至少他们的存在，可以让天下保有不同声音，保有让人民选择的机会。或许未来他们可以像北地王说的参与统治也不

一定。

刘谌：你知道你说的这些话已经接近谋反？

姜维：不，姜维就是尽忠才会有这样的构想。或许在皇室来看，我是在减弱你们的统治实力，但是长远来看，这也是避免你们因为权势集中而导致将来受祸。曹家和司马家的悲剧就近在眼前，还请好好想想。

刘谌：说真的，这些话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实在是很危险你知道吗？

姜维：因为在下认为，北地王您是一个值得坦诚以对的杰出人物。

刘谌：这些话，就当没说过吧。祝你平吴顺利。

姜维：多谢您的好意。

刘谌：（过度权势导致的祸害吗？）

## **邺城宫殿 陈泰的疑惑**

曹芳：这个命令实在是太奇怪了，光是要我们出兵的数量就已经很离谱，怎么还要我们允许慕容鲜卑的部队通过这里？丞相，你怎么看呢？

陈泰：臣已经听闻诸葛瞻在西陵大败之事，应该是朝廷眼见东吴不好对付，所以求援。只是抽掉走京师等地的兵力，然后用外族的兵力来取代实在是很不智。万一外族群起叛变，所有的武装部队都在外面，一定来不及救援。

曹芳：那我就更不懂了，为什么明知道有这样的危险，陛下还要做这样的要求？

山涛：就是政争而已。现在全国的军队都在谁手上？洛阳的皇帝手上又有多少人？现在还没有人能掌控的部队，就只有那些外族而已。

何曾：那可真的危险了，就算灭了东吴，只怕大将军和陛下也会打成一团。

鲁芝：如果说内战的话，我们没有反对的理由吧，趁乱说不定又可以拿下洛阳，重新回复当初文皇帝建国的荣耀。

曹芳：别再想那些事情了，诸位皆是经过这连串战争的人，能够存活下来已经万幸，若是再内战，岂能保证一定能逃过？

鲁芝：陛下，现在我们不宜拒绝洛阳方面的请求，以免一不小心就变成战争。支援部队就让臣和张虎将军去就行了。但之后还请魏王您多当心，多派人去了解洛阳的动向。

曹芳：怎么说？

鲁芝：臣以为事情不会这么单纯，包括陛下在内的所有人，都把那些外族看简单了。光看那个刘渊就知道，现在的匈奴人，还是过去那种只求温饱的游牧民族？臣可不这么认为。

山涛：现在桓楷和嵇凜正驻在洛阳担任在地人员，是不是请他们打探虚实？

曹芳：看来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办吧。

## 难以抑止的雄心 建业皇宫

孙皓：朕终于等到你了，西陵的大胜全都是你的功劳。

陆抗：不敢当，这些都是荆州将士齐心合力的成果。

孙皓：你身后的那些人是...

陆抗：他们是这次西陵大捷的两位功臣，分别是攻破西陵城的吾彦，以及斩杀步家兄弟的甘宁。

孙皓：哦，是那位有名的甘宁之孙？朕可听说你斩杀过叛将韩综。

甘宁：小事一桩而已。

吾彦：（光看她的样子还是看不出是那样的猛将呀。）

孙皓：倒是你看起来还挺年轻的，现在几岁？

吾彦：小将现年十六。

孙皓：不错，年轻有为，大吴江山辈有人才出。

吾彦：（陛下也好年轻呀，怎么看最多都只有二十出头吧。）

孙皓：幼节，朕打算封你为上大司马、荆州牧，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

陆抗：陛下，臣没有这么大的功劳。这次虽然获胜，但并没有达到当初消灭蜀人主力的目标，并不值得陛下庆祝呀。

孙皓：幼节你果然不懂呀...朕怎么会不知道这场胜利其实很空虚？甚至和当年东兴大捷都不能比？但朕现在需要胜利，更需要英雄。把西陵之胜塑造成夷陵大捷，把幼节你塑造成陆丞相，这才是朕的目的。只要有胜利和英雄，大吴上下都会认为这场战

争是可以打的，只要有心作战，我们就有胜利的机会。

陆抗：陛下...请恕臣直言，这样的精神战力，根本就不足以弥补国力的差距。臣虽然认同陛下入洛阳一统天下的想法，但那需要一步步来，累积了充足的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办到。否则，诸葛恪在合肥新城大败的殷鉴不远。

孙皓：我大吴就是因为这样怯懦退缩的国策，才会让曹魏过去独大。如果当初大皇帝能下定决心，采用殷札的全力进攻之策，或许现在朕应该在洛阳登基。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只是看你有没有用心去做。商汤有土七十里就可以平定天下，我大吴是他的多少倍？好好去做，朕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可以平灭汉魏，一统天下的。

陆抗：是...（听起来没什么道理，却也很难反驳。看来大吴的军民只要被陛下这样一说，也会觉得洛阳就近在眼前吧。陛下的现实扭曲力场还真厉害。）

周处：本来在下很尊敬吴郡陆家一门，现在看来只有失望而已...

陆抗：是谁？

甘宁：我可以宰了他吗？

陆抗：不要在陛下面前动手，恐怕伤了皇城之内的和气。

周处：在下是阳羨周处，本来听闻镇军大将军智勇双全，想要请教一番，现在却听到这样丧气的话，实在令人失望。

孙皓：这位是现任无难督，统领朕禁军的猛将周处，表字子

隐。他父亲就是赫赫有名的周鲂。

陆抗：原来是周子鱼之子，幸会幸会。

周处：敢问镇军大将军，明明我军日前打了空前的胜仗，民心士气都高昂到极点，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打赢？莫非您认为西陵大捷不过是侥幸？

陆抗：（这个周处听说年轻的时候不学好，在乡里被称作三害之一。后来他上山打虎，下河除蛟龙，并且改过自新，重心向学，才逐渐得到乡里人的敬重。不过现在看来，他的言行还是有当年的豪强之气。）

陆抗：请别误会，陆抗并非认为不会赢，只是为求胜利的谨慎而已。陆抗也有对抗北人到底的雄心，就算是死，也要在战场上多杀一个人才死。

周处：真是失礼了，其实周处这样说，也只是要试探您是否有决心而已。父亲当年跟随陆丞相，断发赚曹休获得空前的胜利，今日周处也想要效法父亲，为大吴立下汗马功劳。

陆抗：你既然是无难督，就该好好保护陛下的安全。西边战线就交给我，但是东边也不轻松。万一敌人要渡过长江直击建业，还需要像你这样的猛将去对抗敌人。

周处：是！周处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守护陛下，将敌人挡在长江之外。

由于西陵的胜利，孙皓一口气提拔陆抗到前所未有的高位。



上大司马这怪异官名象征他地位的崇高，而都督中外军事更掌握所有军权。孙皓更利用这机会，发表“入中原”的惊人演说，就连保守的江东大族都隐约认为自己有进军中原的机会。

## 逆转的征兆 回荆州路上

陆抗：两位，你们亲眼见到陛下，感觉如何？

吾彦：年轻有为，雄才大略，是上天赐与大吴伟大的君王。

甘宁：满口大话，满脑子幻想，以为信口胡说就可以改变现实，是个大蠢蛋。

吾彦：你找死吗，别以为立了点功劳就可以胡说八道。

陆抗：不，她说的也是对的。你们两个人都看见一部份的陛下。陛下的聪明才智和惊人的辩才，足以让他鼓舞民心士气，办到许多人办不到的事。当年外祖父也是那样，带著一点人马，就办到了袁术以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如果当年的刘繇是猛犬的话，现在刘禅只怕是头半沉睡的猛虎。要挑战那头猛虎，我们如果不能尽全力的话，恐怕连那一点胜算都没有。

陆抗：甘宁...当时在西陵，我希望你能够完全歼灭蜀军，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做到？

甘宁：嗯？我不是杀了很多蜀人？

陆抗：比起你在东兴战场的发挥，那根本就不值一提。过去步家兄弟也说过同样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

甘宁：这个嘛...现在的我懒得去想，太花脑袋的事情不适合

我。

陆抗：我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不能发挥全力的话，不只我们会死，甚至江东三百万人都会死。

甘宁：这样吗？别给我这么大的压力嘛，哈哈...

吾彦：你这女人简直完全不可靠！还不如让我打前锋去宰了蜀人。

陆抗：(甘宁的表情...变得像人了...本来的她应该是完全不在乎人命的怪物...难道爹说的那一天真的来临了？该死，偏偏挑在这时，难道上天真要灭亡我大吴？)

## **出征命令 寿春议事厅**

石苞：出征呀...我已经宅在寿春好久了，快忘记出征的滋味了。

陈騫：建业的人都疯了，那些家伙知道真正的情况？在潼关打过的我，最清楚蜀人的战力，他们根本就碰不得呀。

石苞：想不到当年被相国委以重任的陈騫，现在居然变得这么胆小。

陈騫：你在说什么？你也想跟著他们一起疯？

石苞：我倒不这么认为，西陵一战不就证明这新生的蜀人政权不过是纸老虎？

陈騫：拜托，陆抗又没正面打赢姜维，打败个二世祖诸葛瞻很了不起？

石苞：（你也是个二世祖呀，姜维打赢你很了不起？）

陈騫：说真的，当初我们误判情势，以为我们一定会被秋后算帐，结果居然连司马家的人都没事。这样看来，我们现在归降应该也不会有太坏的下场。

石苞：有件事情我还是很在意，司马家人虽然没被杀，不过权位都大不如前。现在我们在大吴这边位高权重，又是一方之督，投降北朝，我们还剩什么？我们这边皇帝素质高过那暗愚的阿斗，军事领袖陆抗素质也高过姜维，没什么道理会输呀。

陈騫：（石苞这浑蛋，摆明是舍不得孙皓配给他的美女和高薪，那种东西就算想要，也要有命花呀。）

石苞淮南军奉命北上攻击许昌，东吴反攻的消息传到北方，雒阳朝廷开始感到不安，下令要姜维迎击。

## **姜维的对策 姜维军营帐**

来忠：石苞的大军开始北上，雒阳那边人心惶惶，大将军不想点对策吗？

姜维：底下已经有好几个人知道我的想法了，就让大家来说看吧。

马隆：比起攻击寿春那座坚城，在野战迎击那些军队要来得轻松许多。现在石苞终于肯滚出自己的巢穴，对我们来说反而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曹绫：寿春城内除了当地屯垦兵外，还有相当程度的北方人部队，而他们的人质仍然留在北方。只要让他们知道人质仍然安全，那些北方人斗志就会瓦解，如同当初毌丘俭的起事那样。

诸葛果：小瞻在西线仍然能对陆抗保持威胁性，所以陆抗的荆州军无法配合进攻。如此单线进攻很容易防御，只要我军能够保持人数优势，胜算可以说相当高。

姜维：情况就是这样，诸葛思远的败战其实不但没有对我军造成太大损伤，反而让东吴人错估了自己的实力。当他们放弃自己优势的船舰，走上陆地和我们决战时，战争的胜负就已分。

杨兰：姜维，有件事情我很在意，你应该知道雒阳那边发出的奇怪命令吧。

姜维：嗯，我正是想要说这个。昨天郤正火速通知我这件事，这件事让人感到非常奇怪。陛下把所有用来守备的部队都调来前线助战，然后让外族来进入京师防守。

杨兰：我真的不知道那皇帝脑袋在想什么？又不是每个羌人都像我一样美丽又可靠。

柳隐：（还是闭嘴好了，省得被揍。）

杨兰：看看姚柯回那家伙，他都不知道背叛我们几次了，这样的人根本不可信。

姜维：……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去对付石苞的军队就好，关于外族的事情，我会上书陛下，请他多多考虑。

杨兰&诸葛果&曹绫：……

## 姜维军营帐

杨兰：你应该知道刘禅那混蛋在想什么，等灭东吴，他就要准备和你开战了。那个皇帝，外表宽厚，把大权委托给你，实际上却不断想要取回权力，用最恶劣的手段来扯你后腿。其实早在他任用钟会和马谡，你就该知道那皇帝不是个好东西了。

姜维：就算知道这些事情，我也不能有任何动作。我不希望平定天下之时，还要进行一场悲哀的内战，这种战争一点意义也没有。

杨兰：当然有意义，要是刘禅重新掌权，你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各族平等、万民平等的天下，群策群力支撑的政权，制度取代人治的世界，难道这些你都打算放弃？

姜维：我不打算放弃...只是...我们走到这步，还需要流多少血？只为了保住我的性命，就把天下人卷进这场战争，你认为这样的代价合理？

杨兰：合理！不只我这样想，句扶也好，柳隐也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有你，大家才能聚在一起，为一个理想奋斗。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我们比你更在乎你，哪怕是和天下为敌都不在乎。

姜维：冷静点，我认为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杨兰：我也只是想让你知道，当你打算做傻事的时候，请考虑身边的人们。你的性命已经不只属于你自己而已了。

**姜维：我明白...（无解呀...说真的，君疑臣则死，臣疑君则叛，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诸葛果：主公，陛下的想法应该很容易理解吧...掌握军队，等平吴之时再率军和您决战。**

**姜维：我明白。**

**诸葛果：主公既然知道陛下的居心，就该采取行动。**

**姜维：你是认为，就算是在天下平定之后，还要打场血流成河的内战也不在乎？**

**诸葛果：是的。**

**姜维：这样的想法太危险了...为了我一个人，还要制造成千上万的亡魂，这种罪孽我根本背不起。**

**诸葛果：那就让果来背，对果来说，主公的存在胜过陛下，也胜过天下苍生。也请主公多思考自己的重要性，在理想快要实现之前，主公不能有任何差错。要是陛下重新掌权，主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各族平等、万民平等的天下，群策群力支撑的政权，制度取代人治的世界，难道这些主公都打算放弃？**

**姜维：冷静点，我认为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诸葛果：果也只是想让主公知道，当主公打算做傻事的时候，请考虑未竟的理想。主公的性命已经不只属于主公自己而已了。**

**姜维：我明白...（无解呀...说真的，君疑臣则死，臣疑君则叛，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曹绫：**召集外族部队拱卫京师，说得真好听，其实他要干什么，你也该明白。平吴之后，这些外族部队应该会扑天卷地向我们攻过来。

**姜维：**我知道...陛下手上没有效忠他的军队，所以他想到这些目前没有对任何人建立从属关系的部队。

**曹绫：**你打算怎么办？下定决心打一场了吗？如果这样，或许大魏军会考虑帮你。

**姜维：**我不希望平定天下之时，还要进行一场悲哀的内战，这种战争一点意义也没有。

**曹绫：**所以呢？打算就这样乖乖束手就擒？我可以保证以刘禅对你的恨意，绝对会将你千刀万剐。

**姜维：**我们走到这一步，已经不知道流了多少血。如今却为我一个人，打这种血流成河战争，这样的罪孽我背不起。

**曹绫：**搞清楚一点。现在的你已经不只是代表你一个人而已，你还代表著开创新时代的希望。当然有意义，要是刘禅重新掌权，你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各族平等、万民平等的天下，群策群力支撑的政权，制度取代人治的世界，难道这些你都打算放弃？

**姜维：**冷静点，我认为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曹绫：**我也只是想让你知道，当你打算做傻事的时候，请考虑身边的人们。你的性命已经不只属于你自己而已了。

**姜维：**我明白...（无解呀...说真的，君疑臣则死，臣疑君则

**叛，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 **石苞兵败 项县 东吴军营帐**

陈騫：到现在我们都没看见姜维的影子不说，底下部队却已经跑掉三分之一。

石苞：北方人因为思念亲人，想到被扣住的人质自然就没有战斗意志。

荀恺：(我们也是北方人呀，看见叔祖他们受到重用，我哪想跟着你混？)

牵弘：(一群废物，根本就没有作战意识，早知道就不要跟着你了。)

唐咨：以将军的聪明才智，也该知道这场仗是打不下去了，趁现在逃回寿春才是上策。

石苞：虽然你这个人不知道东吴大魏来来回回几次了...但你说的没错，这次进兵是我的失策。

陈騫：早就跟你说了，为什么就是不听？

石苞：你不知道...听过陛下演说以后，真的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事后冷静想想，我到底在干什么？现在即刻撤军！

士兵：禀将军，姜维的军队不知道从哪里出现，已经袭击了我们的后援部队，现在正步步将我们包围。

石苞：姜维那家伙，带著大军还用这种游击战的打法？

陈騫：断了我们的粮草，我们就不能久战，士气也会低落，



之后再加以包围，你不觉得和某场战役的情况很像？

石苞：长平之战...快！现在丢下所有的辎重，以保住小命为优先，趁着敌人包围网没有完成，还有逃生的机会。

陈騫：可是这样...万一碰到敌人的追击，只有死路一条呀。

石苞：如果是姜维，会留一条路给我们，兵法有曰：“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不管怎么样，先逃回寿春再说...

陈騫：喂，你想要当诸葛诞？

石苞：你认为我会像他那样死心眼？现在也只能向卢江的丁奉求援了，光靠寿春的兵力根本守不住淮南。

陈騫：万一丁奉的援军也扛不住呢？

石苞：这个嘛...

石苞的侵攻部队在欠缺友军协助下，被姜维大军包围而大败。石苞只好率领残军退守寿春城，并且请求丁奉援军姜维见机不可失，即刻率军包围寿春，准备拿下东吴这长江北岸唯一的据点。

## **必争之地 姜维军营帐**

马隆：石苞的部队已经逃窜回寿春去了。寿春部队现在剩不到三成，守备能力大幅减弱，现在正是攻城的好时机。

姜维：就算如此，攻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

诸葛果：寿春城里的将领多为北人，甚至有些人还是诸葛诞的旧部。如果可以说服他们的话，攻城应该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曹绫：就我所知，荀彧的曾孙、荀顗的侄孙人也在寿春，他应该也是想向我军投降的人之一。就算是石苞和陈騫，其实他们的作战意志也不是那么强。毕竟投降过一次的人，意志就会变得软弱，要他们再投降也就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困难。

姜维：好，就从内部去瓦解寿春守备，只要拿下寿春，东吴就只能退守长江以南了。（专注于眼前的敌人，不能再胡思乱想了。）

向充：（老师从复出以来，完全断绝和我们的联络，莫非他真的这么恨大将军？）

来忠：（人的忌妒心还真可怕，本来尽心尽力帮助大将军的参谋，现在却变成他最大的阻碍。向充呀，万一两边真的干起来，你要怎么办呢？）

诸葛果：主公，这场战争最好还是尽量避免硬碰硬，要是真的攻起城来，寿春并不好攻。

姜维：说的也是，当年你也参加过诸葛诞的守城战。

诸葛果：司马昭用的也是慢慢瓦解人心之后再攻，这方法可请主公多参考。

曹绫：前几天我接到消息，鲁芝的援军也要南下到此地了。而且这次随行的，还有张虎。

姜维：张辽将军的儿子？在洛阳我见识过他的勇猛，应该是现在魏国第一猛将吧。

曹绫：张辽将军的威名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过了这么久，道

遥津的故事应该已经快变成东吴人民的恐怖神话了。

杨兰：当年我也和傅佥及蒋舒来过这里，十多年过后，傅佥已经不在，而蒋舒却厚着脸皮在洛阳当高官。

姜维：既然陛下接受他，就不要再去想这些事。蒋舒那种人不值得你为了他惹麻烦。

杨兰：这种说法听起来还不错...不过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一枪贯穿那家伙。

马隆：得到寿春，就可以从那个地方南下濡须口，突破濡须口，建业就近在眼前。

姜维：不，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别忘记荆州的陆抗...

马隆：对喔...

夏侯霸：想不到有女婿在荆州，还会遭遇到那样的挫败，陆抗到底是何等人物。

句扶：据说丁奉的部队随时都会准备增援，看来我们没有闲暇去慢慢围城。

柳隐：这个寿春不知道已经被打了几次，这样看来，生在这里的人还真可怜。

袁綝：以前袁术曾经建立过庞大的帝国，以淮南为中心，徐州和扬州为双翼，几乎可以和北方势力相抗衡。不过最后他败给曹操，吕布和孙策也背叛他，淮南帝国也不过昙花一现。结果最后天下人都笑他不自量力，仔细想，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

## 寿春攻防战

姜维：虽然听说寿春是座坚城，不过在看过长安和洛阳以后，感觉就没那么深刻了。

诸葛果：主公，寿春虽然守备力大不如前，不过为了接下来的战斗，还是请速战速决，我们不能学司马昭那样围城数月。

姜维：确实如此，万一这时候陆抗行动的话，只怕西线那边会出问题。

诸葛果：虽说攻城不易，不过敌将并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他们接触，就有可能使之倒戈。蒋班、焦彝和果有一面之缘，果有信心说服他们。东面的唐咨因为在魏、吴往返多次，内心十分脆弱，只要击退就可以让他投降。

曹绲：荀恺是荀顗的侄孙，也是司马懿的外孙，看见荀家和司马家安然无恙，他抵抗的决心早就动摇了。陈騫屡次败给我军，想必对我军存有畏惧，要说服他也不是很困难。这两个人就交给我吧。

姜维：剩下就是石苞和牵弘...

杨兰：过去我们见过牵弘和他父亲牵招，让我试着用这个和他接触。

姜维：嗯...拜托你了。最重要的还是石苞，就让我亲自和他接触来说服他。攻破寿春不困难，但是要寿春不再反叛就一定要得到寿春守将的心。这些敌将仗着有寿春城保护而心存侥幸，这时候就适时给他们点苦头吃，相信他们会听我们的劝降。不要任

意制造伤亡，否则淮南地区会成为大汉日后的大患。

石苞：前面似乎快顶不住了，荀恺、牵弘，你们两个去支援。

荀恺：是！（叫我这个荀文若的曾孙去打仗，你们两个淫贱二老在那纳凉？）

牵弘：（叫我到前线去，不就是给我机会投诚吗？）

丁奉：此战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东兴之战，全力支援寿春，把万恶的入侵者赶出去。相信我，只要有丁承渊在，贼人就无法越雷池一步。

丁封：看到没有，东兴的英雄都这么说了，大家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丁奉：东兴的英雄...你还真敢讲呀...

丁封：要吹牛就要吹大一点，这可是当年鲁子敬教我们的。

丁奉：那个诈欺师...说真的，虽然他真的很厉害，但我还是不怎么欣赏他。

丁封：别这么说，若不是他当年狠狠骗了大皇帝一把，现在我们早就是魏国的子民，然后一辈子翻不了身。

丁奉：没有那连串抗魏战争，就没有我丁奉，说得也是...当初我想效法故秦的李信，以一介平民身份成为大将军，想不到成为大将军后，居然变得越来越胆怯了。

丁封：大哥，成为大将军不会是您的终点，您的武功威名应该要震动天下才是。

丁奉：好，就让寿春战场成为东兴之战的再现。

孙异：哼，丁奉那出身低微的老家伙居然成为大将军，那真是大吴立国最大的耻辱。想我伯祖孙河可是大吴立国“三十六星”之一，更是长沙桓王最贴身的亲信。大吴的未来还是在宗室，在这里立下功劳，让世人见识一下宗室的力量！

丁奉：那个宗室小子也来了？战场可不是那小子可以玩得起的。

姜维：丁奉的援军吗...偏偏在这时候...全军回头对付丁奉的援军，如果不在这里击溃他们，淮南一地将无法确保。

鲁芝：大魏援军赶到！

丘本：好呀，本“冲车大将军”这次一定要好好对付那贪腐的陈公子。

鲁芝：（我听说邓艾的旧部有不少能人，只是这个人也太奇怪了一点...为什么老抓着陈騫不放呢？）张将军，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张虎：全军高举“死士营”的大旗！逍遥津八百死士，力可敌十万大军！大魏究极武神张文远，今日在寿春重现！

士兵甲：死神张辽？！没错，真的是他...

士兵乙：我听阿公说过，那个张辽简直就是地狱来的使者。

士兵甲：我小时候曾经听到张辽的名字就吓到不哭，那是发自生理的恐惧，无法克制呀...

丁奉：开什么玩笑！张辽不过是过去的人，就算现在重生又有什么好怕的！当年我没怕过你，现在更不可能怕你，过来吧，

张文远的亡灵！

蒋班：快来人顶住这里！

焦彝：敌人都入侵了，你们还在干嘛？！

唐咨：跟他们拚了！（于诠，我没办法像你一样，为了尽忠职守，连命都不要。但至少...我会尽到自己的本分...）

丁奉：这个气势...真的是张辽没错...我在逍遥津亲眼目睹...

张虎：面对强大的对手，我并不想骗人。其实我是张文远之子张虎。

丁奉：哈哈...虽说你跟我一样，是滥用名声的混水摸鱼之辈，不过你的实力我还是很清楚。来吧，东兴的英雄和逍遥津的死神，现在就来分个高下。

丁奉：宰了你，就可以破除大吴军民对张辽的恐惧。

张虎：杀了你，东兴之战日后就不会有人再提起。

张虎：苍纹猛瀑布！居然都防住了？

丁奉：我又不是第一次面对张辽了，逍遥津之战我也曾经面对过他。

张虎：极炎砾！看着这一招！飞鹰！

丁奉：这是什么？！我怎么从来没看过？怎么可能，我明明研究过张辽所有的招式...

张虎：那不是爹的招式，而是我从赵统那里学来的。

丁奉：赵统？！赵云的儿子...哈哈，想不到你居然会学赵云的武术，这还真有趣。或许我是赢不了你，不过...我们大吴比

我强的，还大有人在呢...

张虎：丁奉已经是够难对付了，东吴现在还有人比他强？等一下，我隐约好像记得在乐嘉之战时看过一个少女...

孙异：纳命来吧，你将会是我孙异刀下的第一个亡魂。

袁綝：真是不知死活的家伙。

孙异：能死在我大吴未来之星的手上，你也算光荣了。

袁綝：我倒要看看你是凭什么满口大话。就这么两下子？

孙异：别得意！

袁綝：这样看来，东吴宗室还真没个像样的。要是义母知道了，不知道是什么感想。龙之炎壹式“碎羽”！

孙异：太厉害了.....宗室的力量...居然这么不堪一击？

袁綝：或许再练个几年，还有机会成为一名称职的战将吧...不过你没机会了。

丘本：你这家伙不但污钱还召妓，一肚子坏水，简直就丢了你老爹的脸。

陈騫：我认识你吗？干嘛找我麻烦？

丘本：我是打击贪腐和特权的“冲车大将军”丘本，碰到我，算你倒楣。

陈騫：你不要乱说话，小心我告你！

丘本：有本事就来呀，到时候不要变成朝廷认证的召妓男！

陈騫：(真倒楣，打败仗就算了，还要被个疯秃子苦苦纠缠，诚挚的人终究是招忌呀...)



牵弘：这位姑娘，我当年应该有见过你吧。

杨兰：记得呀，就在牵太守的大帐内，有个人还一直吵着要他爹杀我。

牵弘：呜呜呜，大人不计小人过，好歹也念在我爹和先帝是好友的份上，放过我吧...

杨兰：我不懂耶，先帝是谁呀？

牵弘：刘备...不不不...是昭烈皇帝！

杨兰：这还差不多，就接受你的投降吧。

牵弘：多谢多谢。

杨兰：(原来欺负人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看来我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觉醒了。)

曹绫：事到如今，是不是想要求饶？

陈騫：如果要我求饶，倒宁愿一死。广陵陈家人也有自己的骨气。

曹绫：当初你父亲陈季弼有对皇兄提出警告，暗示司马懿非社稷之臣，实在可谓真知灼见。虽说最后还是无法避免司马家篡夺，但你父亲已经尽到他为人臣的本份。现在你兄长的那系血缘已经断绝，广陵陈家也只剩你这一支脉了，愿不愿意保全性命好延续广陵陈家香火？

陈騫：篡位劝进我也有一份，难道你真的不在意我曾司马家的人？

曹绫：念及你父亲过去建立的功劳，这些事情也就不算什么。

陈騫：那么陈騫先行告退。（我要什么帅，明明怕得要死，还好那公主睿智聪明，懂得给我台阶下，要不然我真的死定了。）

荀愫：是东乡公主？真是有失远迎。

曹绫：哦，看来荀家有个人被丢在这里。

荀愫：所以还要请公主高抬贵手，救救可怜的小人呀。小人的曾祖父是荀文若，辅佐武皇帝建立雄霸之业。您不怜悯小人，也请考虑到曾祖父过往的功劳吧。

曹绫：倒是...你的外祖父好像是...

荀愫：那个逆贼！狡诈无耻之辈，居然敢杀害宗室，纵容子孙篡夺大魏...

曹绫：够了够了，这就接受你的投降吧。

荀愫：（我眼泪都要喷出来了，保住小命比什么都重要。）

曹绫：（要是想办法把过去说过的话保存下来的话，我还真想让他听听以前那些夸赞司马懿的话呢。）

诸葛果：阔别近十年没见，不知道蒋将军可好？

蒋班：唉...还是老样子，被人呼来唤去，活得像条狗一样。

诸葛果：听蒋将军的口气，应该是想要归顺大汉吧。

蒋班：这场仗一开始就胜负已定，没什么好打的。就如同我认为诸葛将军不会赢一样。

诸葛果：那么就请蒋将军先从战场撤退，大汉不会亏待任何归顺的将领。

蒋班：多谢诸葛姑娘。（好险，终于解套了。）

焦彝：我对当年背叛诸葛将军的事情虽然感到很遗憾，但绝对不会后悔。当时他已经失去理智，如果不逃，根本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诸葛果：既然焦将军如此爱惜自己的生命，那么为何不归降大汉以保全性命？

焦彝：看来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唐咨：事到如今，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对大吴的忠义已尽，就算投降也不可耻。

石苞：要投降，还是不投降，这真的是个大问题。我和陈骞终究不同呀，他是广陵陈家的公子哥，而我是个卑贱的平民。他投降汉国还有机会被重用，我投降恐怕一切都得重新再来。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姜维：好，石苞动摇了，现在正是机会。

石苞你们真的是要说服我们吗？根本像是“魔鬼终结者”，见人就杀嘛...

姜维：石将军，很迷惘吗？需不需要姜维给你指点迷津？

石苞：我不想听敌将说话。

姜维：石将军一定认识邓艾对吧...

石苞：我们两个人都是出身低微，因为才能偶然被宣皇帝看上，才能爬到这个位子。

姜维：苦过的人，绝对不想回去再过那样的苦日子，这些我

都懂。你看看这是邓艾临终前托付给我的“马上八策”。

石苞：公开选才？不看门第？邓艾真敢想出这样的东西呀...

姜维：我认为邓艾的想法很正确，虽然现在不会全面实行，但是会一点一点渐进采用邓艾的取仕方法。

石苞：你有这么大的权力？

姜维：这种事情由我一个人推动是没用的，只会重蹈邓艾的覆辙。只要配合广开教育，有能力参政的人越来越多，世家终究是无法永远垄断政坛。现在平民出身的杰出人物不多，所以正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协助完成这计画。

石苞：哈哈，你可知道我好色又贪财？

姜维：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

石苞：说真的，你让我想起了景皇帝...

姜维：等一下...我不可能做出像司马师一样的事情！

石苞：景皇帝是父子三人中最大胆也最有创见的人，到现在我都怀念和他共事的日子。他虽然杀人无数，但他做的改革和建设也很多。你有他的眼界和魄力，就放手去做吧，我会像支持景皇帝一样支持你。

姜维：感谢石将军...（我不会成为司马师的，不管他做了再多建设和改革，他杀人的罪恶还是存在，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尊敬。只是陛下他那样做...难道和司马师当时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不，不能再想下去了。）

姜维：好，拿下寿春，这样就可以把东吴逼到长江以南了。

## 第五十回 江陵之战

### 姜维受降 寿春议事厅

石苞：石苞和陈騫愿意归顺大汉，这些是东吴的将军印信，以及寿春城的兵籍、民籍资料。

姜维：好，我想石将军在此镇守多年，对寿春的治理应该比谁都熟悉，我会奏请陛下，让你继续负责此地防务。

陈騫：（姜维怎么对我不闻不问，难道我的价值比石苞差那么多？这下真的失算了...）

石苞：还请大将军不要以攻下寿春为满足，现在不过是回到当初魏吴两国的国界而已。要跨过淮南，直达建业，就得面对有如鬼门一般的濡须要塞，到时水战恐怕是在所难免。

姜维：王浚不久前已经通知，在淮河建造的船舰都已经完工，我想在水战上应该也不会有劣势才对。

石苞：不，光这样还是不足以打败东吴水军。我们得用一支像是利箭的部队，从长江直接插入他们心脏才行。

曹绲：也就是说，要从益州和荆州方面顺流而下，才能真正命中东吴的要害。

石苞：正是如此。

姜维：这样一来，果然还是得让荆州和益州部队打败陆抗的荆州军才行。

柳隐：太难了吧，上次在西陵，那个诸葛瞻的军队才被打得跟猪头一样，现在要那些败军再去战陆抗...

袁綝：柳隐，虽说诸葛姑娘不在，但也请不要乱说她家人的坏话。

柳隐：是...是...我们伟大的袁大将军。（那个可怜人，明知道诸葛姑娘的心从来没在他身上，却还是挺得无怨无悔。这就是天生的好人命格？）

鲁芝：在下在荆州待过一段时间，曾经和王基短暂共事过。

夏侯霸：王基吗，这个人确实相当优秀，他在扬州和荆州任内，东吴完全无法越雷池一步。

鲁芝：他曾经说过他的荆州攻略构想，用陆路牵制敌军，再从水路一口气贯穿敌人的防线。具体来说，就是在荆州多路进兵，直击夏口、公安等地，然后敌人忙于救援之际，再从襄阳以水军直捣江陵。

姜维：王基的想法果然很精彩，比起当时的魏国，我们还多了益州和交州可以攻击荆州。如果可以从益州攻击西陵周围，交州攻击荆南四郡，在陆抗疲于奔命的同时，再以襄阳水军直击江陵，情况应该大不相同。

曹绫：光是那样或许还不够，襄阳水军并不足以和江陵水军硬碰硬。我们在淮南的部队也该发挥作用了。大军作出集结要进攻濡须口的样子，如此就算是孙皓也会心急，一定会催促陆抗回来援救。这时候，陆抗如果不援救，孙皓就会对他失去信任。

姜维：我正有此意，我们此时还可以趁机分兵进攻卢江郡，因为守将丁奉的兵力已在寿春丧尽。我看过地图，只要我们进军

顺利的话，应该可以趁机拿下一个重要地方，而这地方足以改变战局。陈将军，这个占领行动可以改变整个战局，截断荆州和扬州军队的连系。我希望你在我们大军集结牵制住孙皓本军的同时，进攻寻阳。

陈騫：什么？！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好吗？

柳隐：寻阳这地方真的很重要吗？

陈騫：寻阳是庐江郡中控制荆州和扬州往来的主要隘口，只要能拿下来，就可以断绝荆州和扬州的交通。

姜维：如此一来，精强的荆州部队就会产生恐慌，或许投降者就会开始出现...

陈騫：既然大将军如此信赖陈騫，那么陈騫也一定不会让大将军失望的。只要十五天，就可以等到占领寻阳的好消息。

寿春的沦陷，对东吴来说是个重击，因为这宣告他们就失去北伐的据点。同时，姜维也开始南下攻占淮南各郡，包括合肥等城都在数日内沦陷，更由于丁奉在寿春的战败，庐江也丧失了守备兵力。面对汉军的大举进攻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只能看着各城一座座失守。然而东吴还不知道，庐江郡的失守即将带来更毁灭性的影响。

## **迁都之议 建业皇宫**

鲁淑：陛下，寿春沦陷已经确定了，现在蜀人大军正集结在

濡须口一带，万一让他们成功过江，建业将不保。

孙皓：那些北方人没一个可信的，石苞曾经信誓旦旦保证自己的忠诚，结果遇敌人就投降，完全辜负朕的期望！

诸葛靓：（我不就是北方人吗？）

毋丘秀：（好嘛，我们都不可信...）

陆凯：臣认为北人势强，不如先暂避其锋，逃离建业，然后再请上大司马过来救援。

孙皓：敬风，你以为朕是贪生怕死之辈？就算打到建业剩下一兵一卒，朕也不会离开此地。

周处：没错，微臣无难督周处，愿带领无难军，为陛下战到最后最后一兵一卒。

孙皓：好，这才是我大吴优秀的子民。即刻通知人在江陵的上大司马，要他率领荆州军来一起歼灭蜀贼！

张悌：若是上大司马的军队一动，荆州将变得毫无守备力，三两下就会落入敌手。荆州若失，单靠小小扬州根本无法抵挡蜀人四面八方的攻击，还请陛下三思。

孙皓：朕知道你是荆州人，不希望自己的家乡落入敌手。但是眼下建业情况危急，首都一丢，要那荆州又有何用？

文官：陛下，上大司马有上书表示，荆州部队即刻前来援救，还请陛下放心。

孙皓：好呀，幼节正是朕的周瑜，只要他一到，一定可以像赤壁一样，大破蜀人舰队。



文官：还有一件事，上大司马请您火速更换掉寻阳督，他说寻阳若失，则大吴危矣。

孙皓：寻阳督？朕记得不是孙歆吗？他是宗室，应该很可靠吧。

文官：上大司马说孙歆懒惰懦弱，要他把守如此重要的地方，一定会出乱子。他建议让大将军丁奉去驻守该地。

孙皓：丁奉那个打败仗的无能老人，真的会比孙歆好？朕怎么都不以为然呀。就回覆说寻阳的人事让朕考虑几天，请他不需要再担心寻阳的事情。

## **攻城之策 寻阳 汉军营帐**

陈騫：军队已经悄悄开往寻阳，到目前看起来都很顺利。

丘本：顺利召妓吗？

陈騫：我不懂，我是跟你有仇吗？干嘛老针对我，人家石苞比我更淫贱呀！

丘本：人家是寒门出身，才不像你是特权阶级。你老爸不学好，给陈氏出养之后，还跟原姓刘氏通婚。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会召妓又洗钱一点也不意外。

陈騫：不要乱说话，过去魏武帝都已经赦免过我老爹，说这叫“历史共业”，你还在唧歪什么？

丘本：那你先把在淮南任内污的钱吐出来？

陈騫：我才没污...多少钱...

丘本：承认了吧，我一定要奏请朝廷成立特别的监察机构，送你这混蛋坐牢！

陈騫：算了，懒得理你这家伙。眼前我们应该专注于攻击寻阳，只要拿下寻阳，就可以切断荆扬两地的交通，到时东吴国土就会被分成两块了。

丘本：只是有这么容易吗？你不是夸下海口说十五天之内攻下寻阳？现在光抵达寻阳就已经十二天了。

陈騫：你以前跟过邓艾对吗？

丘本：是又如何？

陈騫：若是长期行军，眼前却有座坚城要攻，他有说过怎么做？

丘本：攻下那座城。

陈騫：果然如此...那我猜猜邓艾的说法，如果我说的和邓艾的作法不同，你回去就尽管弹劾我贪污好了。

丘本：你想跟邓将军比，下辈子投胎吧！

陈騫：军队大张旗鼓，绕着寻阳城来回穿梭，让敌人认为大军压境。从不认为敌人会来袭的守将，见到这样的大阵仗，不是投降就是逃亡，这就是邓将军在逆境的攻城之道。

丘本：你最好以后污钱别被我抓到...

陈騫：哈哈，我第一次觉得你这秃子有点可爱呀。

## 孙歆遁逃 寻阳议事厅

孙歆：搞什么东西，吵死人了！

武官：禀将军，大事不好了。

孙歆：咱寻阳这边还会发生什么大事？该不会又是陶丹你家小朋友惹事了吧。

武官：将军别乱说，侃儿很乖，只是因为节俭，习惯把别人家的砖头搬到末将家而已。

孙歆：那不就是窃盗？

武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现在城外出现一大堆蜀军，把整个城围得水泄不通？

孙歆：怎么可能？蜀军不是一直在江北吗？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

寻阳督孙歆没想到敌人会这么快兵临城下，毫无作战意识的他立刻逃跑。陈騫立刻率兵进驻寻阳城，这个关系到东吴荆扬两州往来的据点就此沦陷。不久后，寻阳失守的消息传到荆州方面...

## **陆抗的决议 吴军营帐**

陆抗：早就提醒过陛下要赶快换掉寻阳督，没想到陛下一个疏忽就酿成大祸。

施绩：现在寻阳失陷，如果不快想办法的话，我们荆州只怕要和扬州失去连络了。

钟离牧：现在问题还不只这个，武陵、长沙都传出遭到交州敌军袭击的消息，蜀人的交州军已经开始行动了。

张政：西陵方面也受到蜀人益州军的进逼，如果再打起来，能否像上次那样获胜也难说。

陆抗：姜维...那个人比我们想像得要可怕多了...在蜀国最困顿的时候，他靠自己一个人就能面对魏国众多精兵悍将。等到他手上有了更多筹码时，运用起来更是出神入化。

施绩：所以你认为光靠陛下根本无法应付姜维的大军是吗？

陆抗：陛下自己应该也这么认为，所以再三催促我率军救援...

甘宁：这样好吗？敌人不会放过这机会，一定会大肆宣传我军被孤立的事。

陆抗：那也是不得已的，我军来自吴郡和丹阳的兵很多，要是扬州沦陷，他们也还是会溃散。只是这样一来...

吾彦：(上大司马说不下去的话就是，荆州兵完全不能指望，得果断割舍掉这些人。)

陆抗：现在全军准备离开荆州前往救援建业。为了拖延追兵的脚步，我希望有人能留下守江陵，守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张政：交给末将来阻挡敌人攻势，一定会尽全力拖延敌人的脚步。

陆抗：世洪，交州部队残兵可否也一起协助守城？

虞汜：等一下，我们交州部队没有剩多少人...

陆抗：既然不愿意，那么我也不好勉强...

沈莹：请让我们交州残兵尽一分力吧，只要能多拖一下，东吴就多一分生机。

陆抗：哦，不愧是豪壮的青巾军统领，表现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

虞汜：也请让末将率军参战。（根本就是当众给我难堪嘛！）

陆抗：其实你们不用担心，并不是要你们真的与城共存亡。蜀人只要放弃攻击江陵，选择绕远路，就是我们的胜利。过去左大司马的父亲（朱然）带领五千人就能在曹真的攻势下撑过半年，现在城内有近一万守军，一定可以守住的。

陶璜：.....

留平：（沈莹就算了，我看你是把虞汜他当作是弃子才这样做吧...）

留略：（如此对待会稽名门虞氏，你这样做可是会惹毛我们会稽人。）

钟离牧：（会稽人真的受到差别待遇？应该还不至于吧，至少张政不是会稽人呀。）

## **复仇之战 诸葛瞻军营帐**

宗预：东吴军真的如大将军所说的开始撤退，毕竟丢掉寻阳对他们的伤害太大了。

诸葛瞻：是这样吗...

宗预：（上一次的失败，让他对陆抗产生恐惧，恐怕短时间是没这么容易克服的。）

诸葛瞻：大将军也没有什么指示，这让我觉得非常困惑。

罗宪：我认为大将军相信您，认为您一定可以做出最好的判断。

诸葛瞻：说真的...我完全拿不定主意，想要追击，却又怕陆抗设下陷阱。

诸葛尚：爹，追击吧！说不定这次是我们唯一能扳回面子的机会。（而且我也要趁这机会说服甘宁。）

糜照：是呀，只要有我的手中长弓，陆抗根本没什么好怕的。（这次应该会攻击江陵吧，我的叔祖当年把江陵献出，让糜家蒙羞至今，这次一定要成为第一个进城的人。）

诸葛瞻：让我思考一下...

黄崇：.....

## **鲷鱼和比目鱼 巫县附近**

黄崇：就知道将军您在这里。

诸葛瞻：是黄崇呀...

黄崇：我认为将军应该很清楚，陆抗的撤退绝对不是假的。只是这样对我军有利的情势，全都是大将军一手制造的，将军您心中一定充满著悔恨。

诸葛瞻：本来以为...经过五丈原击溃司马亮后，自己能够渐

渐独当一面。但是在雒阳，我听到邓艾的名字就发抖，之后在西陵更打了场难堪的败仗。到最后，我一个人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永远只能在别人的照顾下生活...

黄崇：受到别人的照顾又如何？

诸葛瞻：什么？

黄崇：就是弱者，是败者，受人照顾，那又如何？一身绝技的陆抗就像雍容华贵的鲟鱼...将军，您觉得自己配用‘华丽’这个字眼吗？

诸葛瞻：那么你认为我像什么鱼？

黄崇：真要说的话，应该是比目鱼...

诸葛瞻：只配在烂泥打滚吗？哈哈...这场战争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就算我不行，还有其他人可以打败陆抗。我只要做我该做的事情就好了。黄崇，准备出兵吧！

## **四十年的心愿 襄阳 议事厅**

张星彩：陆抗退兵的消息应该是没错，如此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追击？

王浑：是该追击，要不然让他们回到扬州去，我军要击败战力集中的敌人就不容易了。

廖化：皇后...就算要追击，我们眼前横挡着一座坚城，那个城可是我们大汉所有军民的痛。

张星彩：南郡的治所，江陵是吗？

廖化：这座城是关将军的心血，就算十万大军也无法撼动。然而却被糜芳献出...东吴靠著这座城，就挡住曹真大军，让他们军队卡在那边足足半年之久。如果要攻击，这座城并不好打，但如果放弃，不但绕过江陵浪费时间，而且内心也会有股遗憾...

张星彩：廖将军心中的答案，我想是不用说了。

赵统：听说交州的军队已经拿下荆南数郡，如果和他们一起攻江陵呢？

张星彩：哦？关索他们也要参战？如果再加上巫县诸葛思远的部队，要攻城应该有本钱了。

羊祜：请放心攻城，陆抗就算有派人留守江陵，数量也不会多，甚至应该是把他们当作是弃子。他的主要目标，还是要突破寻阳我军的防守，尽快带领部队前往援救建业。

廖化：就和当时姜维在面对邓艾时一样，完全无心作战，一心只想要赶快回援阳安关一样了？

羊祜：正是如此。陆抗此时已经打算放弃荆州，因为没有荆州，他还保得住吴郡的家乡。要是扬州一丢，只怕他那些出身吴郡的部曲也会一夜间逃散。只是反过来说，那些守城的兵士会怎么想？

张星彩：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不是誓死抗战，就是早早投降...

羊祜：记得阳安关为什么会这么快沦陷？不就是因为艰困的情况下，人很容易会选择最能保命的方法。



廖化：我完全懂了，江陵城只要再出现一次糜芳或是蒋舒，陆抗的计画就会完全失败。这就出兵，准备攻击江陵。

羊祜：皇后也不需要太执着于江陵城，就算无法顺利拿下，也可以趁机占领周围领地，然后留下部份部队防止他们进出即可。虽然会花比较多时间，但至少还可以在陆抗与大将军交手时赶到扬州。

张星彩：羊将军这次还表现得挺热心的嘛。

羊祜：因为陆抗一直在刺激我的竞争心呀。

王浑：我们荆州的水军已经随时可以出发，经过这段日子的整顿，相信战力不会输东吴的水军。不过...有件事情想请皇后帮忙...

张星彩：什么事情？

王浑：在下会晕船，可否不要让在下上船？

赵统：听说张虎在寿春之战大显神威，我也不能落后他。

廖化：要是真的可以顺利拿下江陵，这就实现了我多年来的梦想。到时一定要亲自到关将军墓前，告诉他荆州已经收复了。

## 江陵之战

张政：只要我们能守城超过十天，就可以给上大司马充足的时间回到扬州。

沈莹：只是这次你也太大胆了，居然让陶璜来主持守城事宜。

张政：陶璜虽然目前官位不高，但见识卓越，或许交州之败

就是因为薛翊不肯用他的计谋吧。

沈莹：该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不可靠，这人总是满口谎话，很少透露出心中的想法。

张政：就算如此，他的计画绝对是可行的。陶璜认为，如果让蜀人早早放弃江陵，就算上大司马成功回到扬州，面对数路兵马的夹击，胜算也很低。陶璜要我们摆出少兵的姿态，让蜀人认为有机会可以报关羽丢城的仇恨。之后再以伏兵夹击，挫败敌人之后坚守，这样就可以彻底拖住敌人的部队。只要拖延半个月，上大司马和陛下应该就能解决掉来自淮南和徐州的部队。

沈莹：听起来是有道理，但这样安排真的好吗？

张政：怎么说？

沈莹：就算陶璜和在下再怎么可靠，也不需要这样对待虞汜呀。要他守在外城看守，这不是他擅长的的工作。

张政：那个虞汜虽然有过冒死劝谏孙綝的事迹，但打起仗来就畏畏缩缩，看了就让讨厌。所以安排守外城城门，这样可以刺激他，逼这家伙勇敢点。

虞汜：（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有恃无恐？难道你们不知道蜀人的可怕？在我看来，这坚固的城池简直像是装载我们的棺材一样。该死的陆抗和张政，把我推到死地是什么意思？我的命不值钱？还是你吃定我们虞家世代对孙家忠心？）

张星彩：仔细想想，我们似乎着了东吴的道。看见江陵这地方，就算知道是座难攻不落的坚城，却还是想要打下来。

赵统：沿路上，东吴贴的那些画实在太可恶了。什么擅取湘关米、白衣渡江、甚至还有关将军遇害，简直欺人太甚。

王浑：我也认为东吴在刻意引诱我们攻击江陵，但就算有陷阱，我们不拿下此地，只怕追击部队后方还是会有所不安。

羊祜：不如定个期限如何？数日内没攻下此城就撤退，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在扬州和主力部队会合。

廖化：不行！我一定要拿下这座城，好告慰关将军的在天之灵。那些吴狗欺人太甚，等破了江陵，一定要杀光画那些画的人。

张星彩：总之先进攻吧，反正其他部队也会陆续抵达，战力上来说应该是足以拿下江陵。

羊祜：（真的可以吗？这城不管从那个角度看都不好打，除非...能瓦解守将的心...）

陶璜：现在就抱着玉碎的决心和敌人同归于尽！

江东骑：不会吧...我可不想死呀。

陶璜：骗你们的，玉碎突击就算用了也无法改变战局。只要趁机进攻，给他们一点压力就好了。守城不能墨守成规，只有用进攻去逼迫敌人，才能完成完全的守备！配合城内的守军，用骑兵撕裂敌人的阵型！

虞汜：张政那家伙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让一个地位低微的人来指挥全局？浪费城内宝贵的兵力，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张星彩：被夹在中间还真是棘手，对付勇将还需要勇将，就让我来吧。

赵统：不，这次就让我来吧，我有信心可以打败眼前这个敌将。

张星彩：好吧，一切交给赵将军了。

赵统：我乃赵云之子赵统，怕死的话就快快让开！

陶璜：赵云？听都没听过，可以吃吗？

赵统：你说什么？！

陶璜：骗你的，常山赵子龙何人不知，我很尊敬他呢。

赵统：你这家伙怎么这么让人火大！

陶璜：只要打败你，你想要火恐怕也火不起来，开玩笑的...

赵统：流星指刺！喔拉喔拉喔拉！

陶璜：赵云之子果然厉害...骗你的，这样你是赢不了我的。

赵统：这家伙还是这么让人火大！上段突刺！

陶璜：哦？你不是说上段突吗，怎么攻我下路？

赵统：赵云之子就不能骗人？

陶璜：哈哈...武将的本愿就是战死沙场...骗你的，保命才是最重要。

赵统：对不起，明明曾经答应过爹不要说谎，但这家伙实在是太让人讨厌了。

诸葛瞻：西门果然守得密不透风，看来我们只能往南门攻了。

黄崇：据报荆州军已经在南门和敌人激烈交战中，我们应该即刻和他们会合。

诸葛瞻：嗯...以优势兵力集中攻击敌人一点，才有可能攻破

这座坚城。

黄崇：（不，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很难保证能够顺利攻破此城，重点还是要有内应。）

诸葛尚：阿照，等下我会掩护你，这次一定要让你成为攻克江陵的功臣。

糜照：为什么这样说？

诸葛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中的遗憾？糜家一门忠烈，都因为你叔祖糜芳的投降而蒙上阴影。如果今天你无法帮大汉夺回江陵，你糜家的耻辱将永远无法洗雪。

糜照：那么这次就拜托你了，做为回报，我会帮你把到那个姓甘的女将。

诸葛尚：我不是说过不是你想的那样？

糜照：哈哈，都几岁还这么害羞？

张政：一切依照陶璜之作战...

宗预：城内兵力如此薄弱，居然还分兵出城攻击，这守将还真大胆。

罗宪：不，如果能够趁机给予攻击军重创，接下来攻城就会变持久战。

张翼：眼下只有集中兵力，尽速突破眼前的敌人才有胜算了。

霍弋：果然江陵城打得昏天黑地，看来我们到的还真是时候。

张嶷：荆南四郡大致上都已经压制完成，只要再攻下江陵，荆州就差不多确定归大汉了。

关索：江陵城呀...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花鬘：(糟糕,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哀伤,我该怎么安慰他?)

刘敏：说到这江陵,就要提到一个好问题,江陵又叫荆州城,但荆州是荆州的一部份,丢了荆州不等于丢了全部荆州,而是...

关索：绍先,快点攻城吧!

霍弋：我有同感,与其听那家伙念经,我还宁可打仗。

张嶷：别看刘敏这样,他真的很纤细体贴呢。

花鬘：(刘敏他那么机灵?想想那个人似乎一直深藏不露。)

张星彩：关索,你没问题吧...

关索：没关系啦,我虽然生在这里,但并没有在这里待几年。或许老爹当年就感觉到东吴那边有问题,所以才会在事情发生前把我送到成都。

张星彩：既然你知道这点,当年为什么还闹别扭?就算你在江陵,一个小鬼又能做什么?

关索：知道是一回事,但做到又是一回事...星彩,当日三叔遇害时,你不也哭得乱七八糟?

张星彩：嗯...不管外貌再怎么不像,我们遗传自父亲重感情的个性还是不会变呀。

张星彩：看你这样我就放心了,本来以为你经过西陵之败会一蹶不振。

诸葛瞻：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就算是辅助角色,只要扮演好就是成功。

张星彩：这几年你真的成长很多，看来你是越来越像丞相了。

糜照：虞翻的儿子吗？真是久仰了。

虞汜：你是谁？

糜照：糜子仲（糜竺）的孙子，我得为你爹在东吴“照顾”我叔祖的事情道谢...

虞汜：叔祖？对喔...糜芳的侄孙？

糜照：是呀，忠臣虞翻可真勇敢呀，鞭打于禁，辱骂糜芳，怎么样都不会得罪人。我虽然也痛恨糜芳那家伙，但是糜家人受辱我也不可能装作没看见。

虞汜：这...这...降将本来就该受人鄙视。

糜照：你这家伙最好就不要投降我方。

虞汜：我不想死在这里呀...谁想要和江陵城共存亡呀...这仗怎么打得下去，双方实力差太多了。出去也有危险，到最后还是躲在这里安全一点...

羊祜：找到突破点了，那个虞汜有可能投降我方。只要让他投降，江陵城就能马上落入我方手中。

张星彩：问题是虞汜已经躲到城里了，要怎么样才能和他接触？问问看待过江陵的人看看...

关索：我！我！我！

张星彩：我怎么好像听见有只公鸡在叫唤？算了，不管它。廖将军有办法吗？

廖化：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钻进江陵。

关索：星彩，我有个办法！嘿嘿嘿，当我还是小屁孩的时候，经常从外城的水沟钻狗洞进城。

张星彩：那么就请你钻狗洞，想办法去说服虞汜吧。

关索：问题是，我真的能够钻得了吗？都过这么多年，这洞还在吗？

关索：我看看...哇靠，这狗洞居然还在？！而且还越挖越大？

林阿妈：喂，大颗！林阿妈大白菜啦，一颗只要 998 啊！

关索：我懂了，哈哈哈...欧巴桑果然是最强的生物。

虞汜：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关索：面对现实吧，你认为这座城可以撑多久？

虞汜：想要劝降吗？门都没有。

关索：我是分析给你听，想想城破之后你的下场，真是难以启齿。

虞汜：你们难道敢屠城？别忘记这里有许多过去是你们的子民。

关索：所以我们不会屠城，只会把复仇的怒火烧向你们东吴将领而已。

虞汜：不会吧...

关索：你说呢？想起过去白衣渡江的事情，我们大汉到现在都还有恨意。

虞汜：可是，我是忠臣虞翻的儿子...

关索：我也是关羽的儿子。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但不会让任



何人伤害你，还可以让你成为攻下江陵第一功。

虞汜：可是我还是...

关索：你想想孙权对你多好，把你爹送到交州让你在那出生，那里可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呀。那就是你爹忠诚所换来的。

虞汜：.....请记住你的诺言。

张星彩：好呀，关索这家伙终于派上用场了。

张政：虞汜？！怎么可能，忠义的虞家居然也会叛变？

沈莹：士仁是刘备的旧部，糜芳更是忠臣之弟，他们不也投降我们大吴？

张政：哈哈...失策呀...这下可完了...我打算留下来为失策负责，你赶快去通知上大司马，说江陵失陷，蜀人马上就要攻过来。

沈莹：说什么傻话，最起码也要陪你撑到城破的那一刻。

张政：好吧，不过不要太勉强了...来吧，就算是失败，也要败得有声有色，我要让你们看看大吴将领的骨气！

糜照：终于踏进这座城了。祖父您看好，糜家的耻辱就由我糜照来替您洗刷！只要能击斩守将，攻城的第一功就是我糜照的了。看我“英雄长弓将，风流万户侯”，今天要在江陵城显雄风！

廖化：终于回到江陵了，这次不会再把这座城让出去！

糜照：只要解决掉你，糜家的耻辱就可以洗刷了。

张政：办得到就来吧。

糜照：受死吧。

张政：我张政不会轻言倒下！

糜照：看箭！什么！？怎么这么耐打？

张政：哈哈！记住了！这是不死神功！

糜照：岂有此理！？

张政：什么！？怎么可能？

糜照：我手中之神箭可破不死神功！

张政：不好，真的被穿透了！哇！

张政：哈哈...难道这真的是上天安排？四十多年前靠虞翻才获得这座城，现在他儿子却出卖这座城，真是讽刺呀！虞汜！大吴如果因为你的背叛而有什么不测，我做鬼都会来找你！

糜照：好呀！祖父、爹，你们看到了吗？我帮糜家洗刷了耻辱。

张星彩：江陵城...我们真的拿回来了...

关索：老爹，您现在可以真的安息了。

廖化：关将军...

## 第五十一回 武昌之战

### 重回江陵 江陵 议事厅

廖化：过了这么多年，这里并没有什么改变，真让人又欣慰又感伤。当年关将军就是在这里发号施令，指挥大军北伐。只可惜他壮志未酬，被东吴狗贼偷袭而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

张星彩：包括关索，我们两个当时都不在江陵，对这里发生什么事完全不了解。只是听到二伯的死讯，还是感觉如晴天霹雳一般。不但老爹像失去灵魂一样，连刚强的先帝都完全被击垮了。

关索：二哥和我在成都听到这消息，也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廖化：丢掉荆州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大家至少还有打回去的决心。但失去了关将军，让大汉的支柱们纷纷失魂落魄，那才对大汉是重创。我是在先帝东征时才和他会合，那时距离关将军遇害已经两年了...当时都感觉先帝根本就没有恢复。

张星彩：对先帝来说，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兄弟，而是自己的半身...

关索：哈哈，别老沉浸在哀伤的气氛中，我们现在不收复了江陵？应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吧。

张星彩：说得也是，二伯知道我们收复了江陵，应该也会以我们为荣吧。

廖化：我们在这里不应该待太久，追击陆抗的事情才重要。

张星彩：没错，我想这里就让王浑和羊祜来防守如何？他们

虽是北方人，但对荆州局势相当了解。

廖化：这点廖化没有什么异议，只是那个虞汜...

关索：没有他，江陵就攻不下来，还请重重赏赐他，以安抚他不安的心。

张星彩：这样好吗？他做的事情和当年糜芳做的没有什么两样...

关索：就算如此，他的贡献还是不可抹灭。我认为就算是父亲也会这样做的。

廖化：（会吗？关将军可比你固执多了。）

关索：而且星彩你想想，会稽名门虞家成员叛变，如果用他作为宣传看板，东吴内部铁定会产生不安。

张星彩：你的脑袋还挺不错嘛。

关索：那当然，我可当过南中第一军师。

张星彩：结果害孟获被丞相抓了七次...

关索：呜...

## 降臣的待遇 蜀汉军军营

虞汜：糟了...

糜照：等一下！

虞汜：不...不知道糜将军有何指教？（完了，当年父亲在糜芳归降后，屡次羞辱他来表现忠心，这下换我被糜芳的侄孙羞辱了。）

诸葛尚：阿照，不要这样...

糜照：虞将军，转换阵营并不可耻，因为你开城，让江陵的军民们都得以存活，没有人能谴责你。还请你放宽心待在大汉阵营，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虞汜：糜将军...在下，感激不尽...（爹，比起曹丕羞辱于禁，我们嘲笑糜芳，这里的人真是亲切多了。我已经变得完全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了，就算大吴因此灭亡，这恐怕也是上天的旨意。这个政权和他们文臣武将们，确实有资格去支配天下呀。）

虞汜：那么在下还有事要做，先行告辞...

糜照：请...

诸葛尚：阿照，我还真怕你会羞辱回去。

糜照：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虽然对于叔祖受到的对待感到很不满，但要是我这样对待回去，不就和虞翻一样肤浅？更何况，要是对待降臣这么残酷，日后东吴还有谁会投降我们？

诸葛尚：阿照，我对你另眼相看了。

糜照：呵呵，夸奖我吧...像我这样的人帅家世又好的人，见识总是要比凡人多一点嘛。

诸葛尚：是是是...

## **陆抗进军 东吴舰队**

沈莹：因为虞汜的投降，江陵城在三天内就沦陷，张政将军也壮烈牺牲了。

陶璜：现在我们还没有到武昌，敌人马上就要追来，得做好应战的心理准备才行

陆抗：这个虞汜居然在这时候叛变，他这样做对得起他父亲吗？简直丢光虞家的脸。

施绩：这下该如何是好？要是在突破寻阳以前被蜀人追上，到时就变成被包夹的局面。

陆抗：事情真的不妙了...吾彦，通知全军牺牲休息时间，日夜兼程前进，我们没有时间停留了。

吾彦：是！

陆抗：甘宁，你带领锦帆贼去查看敌人在寻阳的防守阵势。

甘宁：知道

陆抗：公绪，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你带领步骑军绕过寻阳。我则带领剩下的水军突破寻阳，如果安全无事的话，我们在柴桑会合。

施绩：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陆抗：水战是我们的强项，他们以为可以靠著寻阳挡住我们的去路，那就错了。我的作战计画需要你从陆路的协助，到时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施绩：如果是你这样说，我也就相信吧。

陆抗：(就算是和敌人水军正面冲突，我也不认为我们会输，但心中总有点不安。从虞汜的事情发生后，我就明白我军现在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希望敌人不要察觉到才好...)

## 迎敌对策 寻阳议事厅

丘本：招妓男，面对陆抗的水军，你有什么方法阻挡他们前进？

陈騫：你再叫我一次召妓男，我就跟你单挑！

丘本：你这朝廷认定的召妓男，还怕别人说？

陈騫：不跟你计较了。我们手上没有多少水军，在这里和他硬碰硬是找死。所以我们要用一点道具...你看见门口那些铁索吗？

丘本：那些东西该不会是你晚上要用的吧？想不到你这个人这么变态。

陈騫：搞清楚，那是横江铁索，用来阻截船只前进的道具！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像你一样变态。只要用那铁索封锁江面，不需要我们出一兵一卒就能挡住陆抗的军队，到时再配合荆州的追兵夹击，陆抗必死。

丘本：我要好好查你打造铁索的帐，总觉得你有贪污。

陈騫：你这家伙...

## 大将王士治 汉军舰队

王濬：这些就是我造的战船，虽说是接着唐咨当年造的，但能在一年完成，连我自己都佩服自己了。

杜预：这样...那么就请赶快运往巢湖吧，现在寿春已经在我

军掌控，从这里通往淮南应该是一路畅通。

王濬：害怕坐船吧...

杜预：什么？我才...

王濬：比起那些上船就吐的人，你的耐力算是不错。不过，你心里很明显在抗拒坐船。大将军看重你的心思细密，所以派遣你来验收是最好不过。可惜，他忘记你心中的阴影。令祖父杜伯侯（杜畿）曾经在试乘楼船时因风浪而意外翻船身亡。纵然你未亲身经历，但是祖父的事情还是让你对坐船有恐惧。

杜预：你说得没错，我到现在还是很害怕坐船。上次光是用浮桥渡过黄河到河东就已经让我差点吓破胆。可叹我有心要帮助大将军南征，但现在这种状况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

王濬：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相信我？我在北方操练水军有段时日，或许可以代替你帮大将军南征。

杜预：真的可以？

王濬：那当然。我不讳言是想要找机会升官，但可以保证能力是货真价实的。

杜预：没关系，只要你能够帮助大将军打败东吴水军，就算你取代我的位子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王濬：不愧是京兆杜家的后继人，气度就是这么不同。请放心，王濬一定会完成你的托付。

**决战的考量 巢湖**



姜维：这样...元凯（杜预）留在徐州了？

王濬：是的，所以他托付末将前来协助大将军。

姜维：都怪我不好，居然忘记他们杜家曾经发生过的悲剧。

王濬：请大将军不要挂心此事，元凯他只恨自己无法为大将军效力，对您并无怨言。

姜维：嗯，那么能让我看看这些战船？

王濬：这些就是我们赶工完成的战船，请您过目。

姜维：这些战船之大，似乎和我过去看到的大不相同嘛。

王濬：那是当然，这些是当初司马昭用来从海路征伐东吴的船，光一艘船就可以容纳八百多人。而且还可以在船上建造城楼，光是视野就胜过东吴那些小船。可惜因为建造时间还是不够，要是再给在下三年时间，就可以造出能够容纳超过两千人的船。

姜维：真的呀...这种船光看都已经可以把人吓死，要是还能造更大的，想必东吴会当场失去作战意识吧。

王濬：这就是关键！我们不如那些从小就生活在水上的江东人，真要硬碰硬打水战，只怕还是会吃亏。所以我们必须在作战兵器上加强，用最强的战船直接横扫对手，让他们根本没有登船作战的机会。

姜维：说得也是，我们这些北方人一登上船，再强的本事都没了。

杨兰：我快不行了...虽说美少女吐成这样真的很没形象，但我就是控制不住...呕...

夏侯霸：这船什么时候才会不晃？我也快不行了。

马隆：才上去不到半个时辰就吐了五次，别说拿兵器打仗了，连站都没有力气。

曹绫：……

姜维：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看。

曹绫：没这回事，这点小风浪，难不倒曹家人。

柳隐：（真能忍呀，糟糕...我居然想看这公主吐得不成人型的样子，难道我很变态？）

袁綝：没事吗？连我这坐过船的都觉得有点晕。

诸葛果：请放心，只要想到主公就不会晕。

王濬：在下现在明白为什么您按兵不动了，北方军队在船上目前根本不能作战，就算这船已经比较不晃，也得训练一段时间才行。

姜维：正是如此。在这之前，我们就静候荆益水军的消息吧。

## **东吴的弱点 汉军舰队**

宗预：思远你不要紧吧...看你脸色都发白了。

诸葛瞻：把能吐的东西都吐完，现在已经好很多。

黄崇：还请将军多保重，到时候开战的话，可没空让您在那吐。

诸葛瞻：我找你们来，其实是想问你们...要是真的打起水战，我们能赢吗？

宗预：这个...

黄崇：说实话，真的很难...

诸葛瞻：我想也是，光是船只数量就有差距，就算部队人数较多，在水上根本施展不开。所以我有个想法，要是能成功削弱东吴军队的话，或许就有胜算。

黄崇：哦？那在下还真想听听。

宗预：（总感觉黄崇还比较像是上司，思远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

诸葛瞻：印象中，我记得东吴的部队都是由各家的私兵构成，军队派系相当复杂。就算陆抗是统帅，他实际能完全有支配力的部队，大概也只有手上的吴郡陆家部曲而已。我在想，这一次虞汜的投降，不就代表东吴阵营中存在著矛盾？如果我们大肆宣传会稽虞家投降，一来可以吸引更多东吴将领归顺，二来也可以让他们内部相互猜忌，降低战斗力。

宗预：真是不简单呀，这个计策确实可以打中东吴军队的要害。虽然同样是江东人，会稽人和吴郡人之间却冲突不断。现在会稽人虞汜投降，我们可以宣传说要是受够吴郡人横行霸道的会稽人可以来归顺我们。到时吴郡人一定会猜忌那些会稽人，双方冲突就会更激烈。而到时候呢，我们可以派人混入会稽人的船队中，送他们一点小礼物。

诸葛瞻：什么样的礼物？

宗预：先卖个关子，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诸葛瞻：就算如此，我们还是得硬著头皮上，否则让荆州部队回到扬州就麻烦了。

宗预：思远也不需太担心，毕竟我们是追击的一方，时间是在我们这边。

黄崇：确实如此，陆抗并不想和我们纠缠，所以就算交战也不会发挥全部的战斗力，我们还是有些胜算。

诸葛瞻：嗯，那么就通知所有将士准备作战。（到了这种关头，还是只能寄望敌人不能全力作战吗？）

## **吴越的矛盾 汉军舰队**

诸葛瞻：皇后，现在这里应该是您的地位比较高，为什么不上来指挥军队呢？

张星彩：我本来就不擅长指挥军队，就算在河内和襄阳也不过是挂名的主帅。

诸葛瞻：可是目前在下被贬官，现职也不过是卫将军而已，至少应该让两位车骑将军来指挥吧。

廖化：我们信赖思远你的能力。

张翼：这次你一定可以打败陆抗，让大汉军队扬眉吐气。

诸葛瞻：在下一定竭尽所能，在这里打败陆抗，好为西陵的死难将士报仇。

黄崇：陆抗的舰队还在武昌附近，我们已经快要追上他们了。还请将军做好应战准备。

诸葛瞻：有件事情必须要告诉大家，东吴的水军不论在质量或是数量都胜过我军水军。但是...那是指平常的状况...现在我军占领江陵，席卷大半荆州，士气绝对高于急忙撤退的敌军。敌人因为有人投降而出现分裂，彼此互相猜忌，对比团结的我们高下立判。更重要的是，敌人将领只有陆抗一人，而我军却有无数名将，靠著众人的合作，一定可以打败东吴自豪的水军。

诸葛瞻：（陆抗，你看着吧！比目鱼虽赢不过鲷鱼，但是大汉却不需要我这比目鱼赢过你。相对来说，你却非赢不可。要是你输了，东吴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撑起大局。）

罗宪：荆州大致上已经安顿妥当，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东吴在荆州的统治还是那么薄弱。想想这些年来，在东吴受到重用的荆州人，除了潘濬外，还真想不出其他人，荆州根本变成东吴各大家族的殖民地。这种情况，希望日后的大汉不会发生才好。

宗预：我想他们部队之间的矛盾已经逐渐被挑起来了。等下开战时，还请思远多多注意他们各家部队的动向。

关索：本来还想在江陵多待几天，但为了追击陆抗也只好认了。

诸葛瞻：关将军的思亲之情，在下可以体会。

关索：不，是因为我在那边刚好认识了几个人妻，还没机会和她们上床就得走了。

诸葛瞻：.....花关索果然名不虚传...

黄崇：我军是顺流而下，面对必须逆风而击的敌军来说，应

该是占了上风。不过还是请小心，要是水军顺流冲过头，要再回头就难了。

张翼：我们益州虽然也有土生土长的水军，但是大多是江贼招安收编进来的。不过最大规模的江贼集团还是在东吴那边。

诸葛瞻：是甘宁的锦帆贼是吗？

张翼：正是，所以恐怕苦战是难以避免了。

廖化：当年先帝东征也没打到这地方，我们算是突破陆逊的障碍了。接下来就是修理他儿子，这样才能真正报夷陵之仇。

糜照：攻下江陵以后，心情感觉轻松多了，这下可以全心帮忙阿尚。

诸葛瞻：帮忙尚儿？

糜照：没什么，将军请别在意。

诸葛尚：（问题还是在于甘宁和她的锦帆贼，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让她停手呢？）

张星彩：我也没有坐过船，骑兵队在水上完全无法发挥效用。

赵统：打水战...说真的我没什么把握。真佩服父亲能横越长江救陛下，要是我大概站在船上就晕了。

## 武昌之战

关索：我的天啊...东吴的水军怎么会这么庞大？是我看错了吗？

宗预：水上作战本来就是他们的强项，现在我们和他们进行

水战，就得面对这些难缠的水军。

花鬘：关索，你不要一直鬼叫的啦，就算他们水军多又如何？  
胜负要打了才知道。

张星彩：说得不错，要是关索的话给士兵们听到，只怕会赢的仗都会打输。

关索：为什么这两个水火不容的女人，只有在骂我的时候会变得这么好？

赵统：我在水上真的完全不行，这场仗恐怕是发挥不了什么战力了。

张星彩：不用说赵将军了，我也是实力大打折扣，得想办法让敌军到岸上才行。

张嶷：嗯...问题是...敌人也不是笨蛋呀，要水军上岸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诸葛瞻：宗将军，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宗预：可以告诉我敌人的分布吗？

诸葛瞻：根据情报来看，右翼是左奕队，中坚是吾彦队，而左翼则是留略队。此外左岸和右岸各有敌人的步军在其上，右岸有很明显的陆字旗号，看来应该是陆抗的本营了。

宗预：嗯...陆抗的本营在右岸...

黄崇：难道要我们突袭本营？

宗预：不，陆抗的本营必定守备严密，突袭只是白费工夫而已。只有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等待敌人露出破绽，才是我军获胜

的唯一方法。我在意的是左翼的留略队，那些会稽人应该已经收到我们的礼物才对。

黄崇：礼物？

留平：大哥，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留略：我明白，自从虞汜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们会稽人都像是贼一样被看待。可叹爹那么努力为大吴奋战，甚至还付出自己生命，到最后我们得到什么？听到爹战死的消息，孙峻那混蛋连头都不抬一下，这就是吴郡人给我们的待遇。

留平：不只是这样而已，您看看我在营门口看到的木牌，那些吴人居然把这个挂在我们的营门口。

留略：“会稽鸡，不能啼”？简直就是混蛋！哼！我们没必要和那些吴人共进退，叫他们去死吧。

留平：不过在我们后方指挥的钟离牧好歹也是会稽人，我们也不能不给他面子呀。

留略：那我们就先观察情况再决定吧。

甘宁：你不担心吗？那些会稽人的心已经浮动成这样了。

陆抗：就算知道会这样，也不能把会稽人从部曲中调开，那些兵只听各家当家的话。所以我只能让同是会稽人的钟离牧去坐镇对岸，并且把会稽人的指挥工作交给他。

甘宁：看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不过...

陆抗：不过什么？



甘宁：没什么...应该是不会发生才是。我先回去锦帆贼营了，祝你好运。

钟离牧：（会稽人最近受到的待遇，连我都觉得不对劲了。然而纵然如此，这也不构成背叛的理由，天知道那些外来人会怎么对我们？）

吾彦：静待时机，等到数人一接近就全体发动攻击。

左奕：这次一定要给他们好看。

盛曼：打得赢吗？

陶璜：要是搞不定那些会稽人的话，这场仗可真没得打了...开玩笑的，蜀人贫弱的水军哪可能有什么搞头。

沈莹：到底哪句才是你的真心话？

诸葛瞻：我军不擅长水战，所以不要和他们水军硬碰硬，先行上岸观察敌军动向，伺机找到敌人弱点后予以击破。

甘宁：就算躲到陆地上又如何？锦帆贼是水陆两栖的部队。

诸葛尚：锦帆贼？这样看来甘莘她一定也在！

糜照：好，这次一定要帮阿尚完成这段恋情。

诸葛尚：就说不是这样了...

甘宁：诸葛尚吗？烦人的家伙！

黄崇：我找到敌人的破绽了。

诸葛瞻：说来听听吧。

黄崇：您看看东吴军的排列方式，明明可以集中战力，然而陆抗却选择分开。

诸葛瞻：这是什么原因？

黄崇：我想应该和宗将军提到的会稽与吴郡之争有关。陆抗为了避免冲突，所以选择让会稽人与吴郡人分开。因此在留家部曲后方的营区，应该就是会稽人的指挥中心。比起陆抗的本营，那里的防备能力显得低落很多...如果我们能派人偷袭那里的话，应该可以让会稽人部队溃散。

诸葛瞻：少了会稽人部队，单靠吴郡人战力恐怕是不够的...原来如此。注意！目标是左岸的敌人，以少数部队对那里进行突击。

钟离牧：会稽的弟兄们，敌人都打到前面来，为什么还不出击？

留平：怎么办？

留略：钟离将军说得也没错，再怎么不爽那些吴郡人，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敌人从我们眼前经过吧。

留略：全军出击！

钟离牧：快点迎击，不要让敌人靠近这里！

钟离牧：蜀人居然敢来偷袭这里，快挥旗通知上大司马。

陆抗：红色旗？蜀人果然行动了。挥旗通知吾彦和留略，准备救援钟离牧。

吾彦：全军听我号令，即刻救援钟离牧！

留略：就算再怎么讨厌吴人，钟离牧是会稽人就得救。

吾彦：全军进攻，让他们知道挑战大吴水军的下场！

左奕：好呀！等好久了！

盛曼：（这次应该会显眼一点了吧。）

钟离牧：这就是你们袖手旁观的代价...会稽人的未来完了...

陆抗：钟离牧被干掉了？蜀人居然真的用这招？不妙...会稽人部队这下全乱了。

留平：钟离牧完了？蜀人已经跑到我们后面了。

留略：怎么会这样？

廖化：你们死定了，就让我廖化来立下这一功！

廖化：敌将纳命来吧！

留略：你这老家伙也想赢我？怎么可能死在你这老家伙手上！

廖化：等你倒下就知道了.....

留略：先下手为强！怎么可能？！

廖化：你太小看我了，就算不是大汉最顶尖的猛将，好歹也在战场上打滚几十年。现在换我了！

留略：谁怕你来！？这一招...太厉害了...你真的是老人吗？

廖化：哼！别小看大汉的车骑将军！

留略：对呀...我怎么忘了...爹他在你这个年纪，也一样是一尾活龙...

廖化：留赞将军的事情我也略有耳闻，他是我们老将的榜样。

留略：了不起...

留略：这里交给大哥，你先走吧。

留平：为什么，我明明还能战？

留略：你希望我们留家人全部战死，称了那些吴儿的心？

留平：大哥，您一定要保重！

留略：我们留家为大吴流血流汗，到最后却被边缘化，这根本不值得呀！陆抗、孙皓，还有所有的吴郡人，我诅咒你们不得好死！

留平：大哥...可恶呀！

吾彦：会稽人...真是些会找麻烦的家伙...

左奕：都是他们害的，搞得现在全军都阵势大乱。

陆抗：这是虞汜投降带来的骨牌效应吗？唉...这是何等无力感...

花鬘：看你是个敌将，来和我单挑如何？

盛曼：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了（泪目）

花鬘：...你到底是多不被重视？

盛曼：这种感觉，你们怎么可能体会？这是飞刀？！

花鬘：不错，远距作战我是不输你的！看我的团子火箭炮！！  
你还挺厉害的嘛。

盛曼：终于有人发现其实我很厉害了...啊啊啊，我真的太高兴了！

花鬘：稍微捧你一下就踉了，我要拿出点真本事！

盛曼：啊...看来我高估自己了...

花鬘：想想我最近戏份也有点少，要是变得像你一样怎么办？

盛曼：我就这么领便当了吗？我不要当阿卡林啊！

诸葛尚：甘莘...

甘宁：还想说一些无聊的话吗？我已经对你感到厌烦了，你最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诸葛尚：你自己也察觉到自己的人生很奇怪吧...

甘宁：你真的想死一次看看？

糜照：阿尚，这样是不行的，让我来牵制她，你再来想办法跟她说什么。

张星彩：光你们两个人还是不够，我帮忙近身牵制她。诸葛尚，做你该做的事吧！

糜照：美人，阿尚家世好又帅，你要是这样放掉就太可惜了。

甘宁：你在说什么？

糜照：你就乖乖听阿尚说话吧...

甘宁：这种程度的攻击！

糜照：果然是不行呀...皇后，交给您了。

甘宁：什么？！

张星彩：想和我打，你可没有分心的本钱！

甘宁：连你也来参一脚？真想不到...

张星彩：诸葛尚和我也有点亲戚关系，怎么可能放任他被你宰。好厉害，你的剑还是没有一丝停顿。

甘宁：拿出点真本事来，要不然你就死定了！秋沙雨！

张星彩：别想再拿这招对付我！

甘宁：我只是确认你有没有进步而已。

张星彩：星彩无残！

甘宁：一口气面对两个人，果然还是有点吃力，不过...杀这样的对手才有意义。

张星彩：战斗力还在提升？！

糜照：皇后，您有装探测雷达吗？

张星彩：诸葛尚，接下来就是你的工作了，加油吧...

诸葛尚：甘宁，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你只是被利用的战争工具而已。

甘宁：战争工具？你知道些什么？

诸葛尚：以下只是我没有根据的推论而已...我想你在会稽的事情，应该连自己都不记得了吧...或者说，你就算想记得，记忆也被封闭起来。你的祖父在逍遥津，为了救孙权，弄到锦帆贼被张辽全灭。对你父亲来说，孙权的无能害死那些弟兄，是他此生无法原谅的事情。因此在你祖父病逝后，你父亲表现出对孙权反抗的态度，终于被流放到会稽。后来你出生以后，你父亲对你是个女性感到很失望，认为自己的复仇已经无望。所以终日借酒浇愁，对你动辄打骂虐待。你的童年生活像地狱一样。不久后，你父亲病逝，他什么都没有留给你，你被迫过著流离失所的生活。为了生存，你什么事情都做，想必是这样的原因，才让陆家人注意到你，开始秘密培训你成为他们的人。那些陆家人根本就没有关心过你，只是把你当战争的工具？为什么你没有查觉？要是当

初你父亲获罪之时，陆逊肯出言相助，你不可能变成现在这样。陆家人不但没有治疗好你的心理创伤，反而助长这样的创伤，让你的人格一分为二。用你现在的人格可以尽情杀戮，等到切换时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想起来。这样只是逃避而已。醒醒吧，离开那可恨的陆家人，不要再做这些你自己不想做的事。

甘宁：.....哈哈哈哈哈...

诸葛尚：甘莘...

糜照：阿尚，别追了，她现在情绪看起来很不稳定。

诸葛尚：就只差一步而已呀...

张星彩：（诸葛尚的推论听起来挺合理的，但是他刻意美化甘家，丑化陆家的部分，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奇怪。说不定，那个女孩的过去，比我们想的都还要黑暗。）

诸葛瞻：这一次如何？你还不认输？

陆抗：如果我说，你根本不是靠自己的实力获胜，而只是利用我军内部的矛盾呢？

诸葛瞻：那么你就是肤浅至极的人。当初姜维面对莫大的困境，不但外有难以击败的强敌邓艾，内有像我这样的人压抑他。然而他却没喊苦，只是不断尝试去克服困境。

陆抗：你说得对，其实我没有注意到虞汜投降的可能性就是我的失败，说再多理由都是狡辩而已。不过你记住，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胜利者。真正的决战才要开始呢！

陆抗：（其实战败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就算局地部队素质和

数量胜过对方，只要战略劣势没变，打输也不奇怪。大吴的内聚力太差了，只要碰到外在压迫就开始分裂，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诸葛瞻：东吴水军终于退了，现在趁胜追击，把他们赶到寻阳城，彻底歼灭陆抗的部队。



## 第五十二回 濡须口之战

### 武昌水战 汉军舰队

诸葛瞻：哈哈，陆抗这次可是彻底的败了，丢了整个江面满满的废弃战船。全军以全速追击陆抗的败军，绝对不能让他们逃走！

黄崇：将军您看，我们前方居然出现一排走轱！

诸葛瞻：狗急跳墙想要奇袭吗？看来敌人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黄崇：话虽如此，但还是请将军让楼船稍微后退一点，万一被那些敢死队盯上就不妙了。

宗预：不对，那些走轱如果有载人的话，看起来实在太轻了，该不会是？！

罗宪：火攻？我们的船并没有连在一起，火攻收效应该很小。

宗预：陆抗他到底在想什么？等一下，我懂了！思远，我们都被陆抗摆一道了。

### 长江

诸葛瞻：他居然放火烧那些废弃战船？！

宗预：那些战船是他故意丢下来的，一旦燃烧起来，就变成人力制造的巨大障碍物。

诸葛瞻：可恶，这样我们得花多少时间移掉那些障碍物？

黄崇：现在实在很难评估，只能尽全力去清开江面了。不过将军也不用担心，别忘记前方寻阳城也是属于我方，陆抗想要通

过那地方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听说守将陈騫已经布置了横江铁锁，相信陆抗的舰队短时间内绝对无法突破铁锁的防守，我们还是可以追上他们。

诸葛瞻：嗯，这次绝对不让他逃掉！

## 陆上行舟 东吴舰队

吾彦：看蜀人惊讶的表情，他们没想到我们会来这手！

陆抗：蜀人对于水战的认知还是很欠缺，楼船虽然贵重，但是在急于撤退的情况下，那些吃水太深的大船反而变成妨碍。丢弃他们不但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更可以阻挡敌人的前进。

甘宁：前面还有寻阳，你打算怎么过？

吾彦：我听说寻阳那边布置了大量的横江铁锁，真没想到这么短时间之内他们就做得出这样的东西。

陆抗：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对方的国力太过惊人，不管是生产力或是动员力都是我们的好几倍。算了，先不管那个。之前我拜托公绪做的事，我想应该也差不多就绪了。

吾彦：不知道您拜托左大司马做什么？

陆抗：携带重金，收买附近的村民和商人，帮忙在寻阳铺设一条陆上船槽。

吾彦：船槽？这个我就完全不懂了。

甘宁：你是想要把船开到陆地上对吗？这样就可以顺利避开那些烦人的铁锁。

陆抗：不错。

吾彦：船怎么开到陆地上？

陆抗：你看，如果在陆地上用木板铺一条道路，并且做成的由高往低的滑行面，之后在槽底涂上油脂，这样船不就拖得过去？

甘宁：然后那些铁锁还在，我们却已经过去，蜀人的舰队就会被卡在寻阳，被自己人的铁锁搞得无法前进。

陆抗：趁着这个空档，我们赶到建业，相信一定可以在姜维发动攻势前适时增援。

## **迎敌对策 寻阳议事厅**

丘本：你还挺气定神闲的嘛，都完全不担心陆抗的荆州水军抵达？

陈騫：怕什么？那些船遇到铁锁，如果不想沉的话就得乖乖停下来。到时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被我们的荆州水军消灭掉。

丘本：万一陆抗越过那些铁锁怎么办？

陈騫：怎么可能，你当他们会飞？

武官：这个...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和将军说...

陈騫：有话就快说，不要在那吞吞吐吐的。

武官：我们发现陆抗的舰队通过铁锁阵，但是铁锁却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丘本：这怎么可能？你们是不是看错了。

武官：其实我们也很怀疑，所以不知道这件事该不该向将军报告，说不定是我们看错。

陈騫：快！带我去江边看看！我就不相信陆抗他能用妖术让船飞起来。

武官：是！

陈騫部队到达岸边时，才发现陆抗舰队早就已经扬长而去，横江铁锁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更糟的是，这些被留下来的铁锁反而阻挡荆州方面的追兵，诸葛瞻的舰队被迫停留原地清除铁锁，完全无法再追击。就这样，陆抗的舰队顺利抵达建业，和孙皓准备支援濡须坞的部队会合。

## 女王台与 雒阳街头

桓楷：你看见了吗？这地方还算是洛阳？怎么会有这么多外族人进来？

嵇凛：那个皇帝真是疯了，为了和姜维斗争，不惜让洛阳变成外族的乐园，要是他们反过来咬人，到时他想哭都来不及。

桓楷：怎么看都觉得很不妙呀...

嵇凛：得想办法通知邺城要小心防范才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台与：阿诺...秋斗偷以踏以口斗尬阿立妈洗得，口口挖兜口得死卡？以马，“喇枯幼”欧洒卡洗得以虏得死给斗...

桓楷：你知道她在说什么吗？

嵇凜：谁知道呀，一堆乱七八糟的话，听起来和其他外族说的大不相同。

桓楷：你会说汉语吗？

台与：啊...秋斗西子雷西吗死...

桓楷：她在吃什么呀？

嵇凜：好像是什么糕点的样子...

台与：真是抱歉，忘记吃“翻译米糕”就和你们问路，真的很不好意思。

嵇凜：（天底下还真的有这种东西，吃了就可以说我们听得懂的话？）

台与：想请问一下这里是哪里，我想要找洛阳。

桓楷：这里就是洛阳。

台与：真的？太好了...

嵇凜：你到底是什么人？看样子既不像我们汉人，也不像是那些外族。

台与：请救救“邪马台” ...

桓楷：邪马台？

嵇凜：我好像听过那个地方...之前陪公主整理明皇帝时代的卷宗时，似乎有看过这个地名。你是不是从东方的岛国来的？

台与：对，邪马台就在东方，过去也接受过大魏的封号，这里是金印。

嵇凛：果然没错，是“亲魏倭王”的金印。听说你们统治者是个叫“卑弥呼”的女王，你是她的什么人？为什么会有她的金印？

台与：前任女王早在十几年前就过世了，我是她亲戚，名叫台与，被其他人立为新的女王。

桓楷：之前听你说要救救邪马台，到底是怎么回事？

台与：对了，差点忘记这件事...邪马台被狗奴国入侵，几乎所有国土都被占领了。我跟着贴身侍女们一起逃来这里求援，希望能获得帮助。本来想说大魏应该愿意伸出援手，却发现大魏变成了大晋，然后大晋没多久又灭亡，到现在完全搞不清楚谁在当政。更糟的是，我和侍女团又在附近失散，想找她们却一直找不到，最后误打误撞来到这里。

嵇凛：事情我大概了解了，幸好你碰到我们，我们就是大魏的臣子。

台与：咦？我听说大魏已经灭亡了呀。

桓楷：这经过有点复杂，我们找个可以坐的地方慢慢说给你听吧。

台与：你真是好人，谢谢你...

桓楷：其实也没什么啦...

嵇凛：你看起来还挺开心的嘛，遇见个可爱女王，还是个外族...

桓楷：你为什么突然生气？

嵇凛：有吗？

## 威胁逼近 魏国宅邸

台与：原来如此，大魏被司马家篡夺变成晋，然后蜀人反攻洛阳成功，建立了大汉。大魏变成大汉的藩国，现在领土是在河北一带。那么王太守他还在吗？当初卑弥呼女王有透过他遣使朝见，不知道他现在如何？

桓楷：王颀已经在洛阳之战中战死了，虽然他是敌人，但是奋战精神很值得敬佩。

嵇凛：他是个正直的好人，当时我虽然被他俘虏，但还是以礼相待。

台与：这下真的麻烦了，我们和大汉一点往来都没有，现在当朝的也没一个认识的，这下还能求到援军？

嵇凛：如果是平常时候的话或许可以吧，不过现在大汉的军队全部都在东南作战，留在京师的部队非常少。

台与：原来如此，难怪那些人会说是来京师帮忙防守。

嵇凛：你和他们说过话吗？可以告诉我他们说了些什么？

台与：嗯...我想想，他们有说所有的头目都已经到齐，然后马上就要开始行动...

桓楷：行动？

嵇凛：不妙呀...

桓楷：你知道他们的意思？

嵇凛：其实还不是很清楚，不过集结这么多人，绝对不是什  
么好事。台与女王，这件事情关系到整个大汉的安危，也关系到  
你们邪马台国的存亡。如果大汉陷入战乱，将会永远无力出兵协  
助你们，到时你们只能继续让狗奴国占领。反之如果叛乱顺利平  
定，则回复秩序的大汉要出兵是轻而易举的事。

台与：我明白了，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的？

嵇凛：可以的话，你混进那些外族里面，打探出他们叛乱  
的目标和动向可以吗？目前还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

台与：他们会要我们加入吗？我们邪马台国没兵没将...

嵇凛：不要紧的，现在这时候，他们应该很缺人手，只要表  
明是外族，一定能够顺利进入。

台与：那么也请你们帮忙找我的侍女团好吗？她们应该在这  
附近，一共有四十八个人。她们叫“秋叶四十八”。

桓楷：（这侍女团的名称还真独特。）

## **孙吴的支柱 东吴舰队**

孙皓：两位辛苦了，朕一直期盼着你们前来救援，你们果然  
没让朕失望。

陆抗：臣深知保卫扬州的重要性，若是建业失陷，则空有荆  
州也是枉然。如今敌人兵临濡须，只要他们一通过该地，建业则  
危在旦夕，所以臣接到消息，即刻火速前来救援。只是臣本来预  
计江陵可以抵挡好几个月，一来可让荆州方面的敌军无法前进，



二来到时回头收复荆州难度也会降低。只没想到那虞汜...

孙皓：虞汜那家伙的事情朕都知道了，朕已经下命逮捕虞家人，即刻满门抄斩。

施绩：陛下，虞汜虽然可恨，但他父亲虞翻也是功在大吴，实在不需要杀光虞家人。否则会稽名门虞氏一夕覆灭，会造成其他会稽人不必要的恐慌。

孙皓：不用说了，朕深恨那些叛徒，食大吴的俸禄却只会内斗和投降，要他们打仗每个都推三阻四的。朕可以体会长沙桓王当初诛杀那些江东名门的心情，只有用杀戮才可以让他们就范。

陆抗：（叔祖陆康也是间接死于长沙桓王手下，但现在的大吴，确实也只能用这种手段来凝聚起来。）

万彘：（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不对呢？陛下能对张布、濮阳兴说杀就杀，对虞家说杀就杀，不可能对我不行呀。这样下去，早晚会轮到我，真后悔当初推荐他成为皇帝。）

孙皓：上大司马，你需要多少人在濡须抗敌？

陆抗：以北军的声势来看，我军人数绝对不能少于八万。臣现在手上有三万水军，加上后续赶到的步军，陛下至少还要提供三万人才行。

马扁：要是少了那三万人，建业的防守怎么办？还有荆州顺江而下的敌人不是吗？

陆抗：以我军的劣势兵力，完全无法分兵迎敌，只能把握时间差去各个击破而已。在局地制造兵力优势，是我军要获胜的不

二法门，请陛下不能再考虑建业防务，要知道，濡须沦陷，建业还是会不保。

孙皓：朕明白了，朕就将守护建业的无难军和羽林军派给你，其他各路军队也交给你指挥。

陆抗：臣一定不负陛下期望，将蜀人击灭于巢湖之上。

## 大战将近 姜维军营帐

姜维：情报真的没错吗？

马隆：濡须坞那边已经升起陆家的军旗，陆抗人在这里应该是没有错。

袁綝：怎么可能？他居然可以甩开诸葛思远的追击，还能冲破寻阳关卡，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姜维：陆抗能够做到这点我也不意外，江上作战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懂的。本来计画是要等思远他的荆州水军抵达，再来两面夹击，现在看来陆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了。

王濬：虽然我军在适应江上作战大有进展，但是出身北方的部队还是时有晕船情况。现在能依靠的，只有在下带来的水军和稍微熟知水性的淮南军而已。

夏侯霸：要是在平原上作战，我们光用骑兵就可以辗平他们，偏偏这是江上...

王濬：据报敌人兵力大约八万，我军实际上能投入战场的部队是五万，正面交锋恐怕不是对手。因此在下建议撤离巢湖，暂

避其锋，等到荆州水军赶到时再来夹击。

姜维：士治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撤退的风险是很高的。现在我军的组成不像过去以巴蜀兵为主，而是来自各地的混合部队，彼此之间欠缺默契，互信度也不高。若是下令撤退，恐怕会造成争相逃走的局面，到时大军崩溃也并非不可能。

王濬：这点在下没考虑到，确实是短虑了。

鲁芝：那个陆抗真是我军的大患...我听说孙皓残暴多疑，伯约要不要考虑使用反间计让他被调走？

诸葛果：陆抗和孙皓的关系，几乎和过去孙策与周瑜一般。孙皓虽然残暴多疑，但是对于信赖的人却从没动摇过他的看法。果以为，反间计必定无法收效，反而会让敌人认为我军心虚而加快进攻脚步。

杨兰：孙皓和陆抗有这么深厚的关系？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呢？

诸葛果：孙策和周瑜娶了一对姊妹而被传为佳话...

杨兰：我知道呀，大乔和小乔，曹操据说还为了那对人妻姊妹而南下。

曹绫：咳...别相信那种鬼扯的话，祖父根本不认识那对姊妹，怎么可能为了她们南下发动战争。

杨兰：(糟糕，忘记曹操的孙女就在这边。)

诸葛果：陆抗和孙皓也都娶了张承的女儿，但这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陆抗是丞相陆逊的儿子，两

个人都同样是二宫之争的受害者。

杨兰：原来如此，又有亲戚关系又有革命情感，所以要离间他们并不容易。

姜维：看来只有和他们正面冲突这个选择了...

王濬：将军也不必太过操烦，我军的船只较东吴精良，只要不近距离打水战，还是能保有一定的优势。

诸葛果：是的，而且东吴军队的部曲特性还是在，陆抗这是第一次统领东吴所有的将领，必定还是有人不服他。抓住各家族自私和相互勾心斗角的特性，我军并非没有胜算。

姜维：嗯...

曹绫：我知道你在烦恼一件事...纵然知道自己非战不可，但底下的士兵却不见得这样想，我军的士气很可能随时会一泄千里。

姜维：确实如此，这连串战争已经持续打了好几个月。本来处于紧绷状态还可以让士气维持，现在一休息反而让勉强维持住的士气掉了下去。

曹绫：可以交给我吗？我有个想法或许可以用。

## 短歌行 汉军大营

杨兰：曹绫这女人到底想干嘛？

姜维：相信她吧，或许我勉强猜到她要做什么。

诸葛果：今日之战，颇似五十多年前的赤壁之战...

姜维：嗯，就是这样。

曹绛：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马隆：这诗句内容是不是太危险了一点？

句扶：如果是大将在台上唱的话或许很危险吧，曹操的孙女唱反而没这问题。

柳隐：还怕什么？以老大建立的功业，就算是当周公，谁敢说他没资格？

鲁芝：武皇帝当初唱这诗的感觉就是这样吗？

夏侯霸：我也不知道，不过应该不一样吧，公主的唱法，除了气势外，还多了点柔美。别忘记公主除了继承武帝的刚强外，还继承了甄夫人的美貌。

鲁芝：说得也是呀，连大才子刘禎都无法忍住不看的美貌，兵士们又怎么会不被迷住？

士兵：冲过濡须，直捣建业！消灭东吴，一统天下！

## **濡须口的防守 吴军营帐**

丁奉：幼节，丁奉率领卢江残军，愿为防守濡须尽自己一分力。

陆抗：感谢大将军全力相助，如今国难当前，如果人人都能向大将军一样，大吴必定可以渡过危机。

丁奉：只是...在寿春一战后，有件事情还是想提醒你的。就算我军守住濡须，之后再击退荆州水军，也请向陛下建言，别再妄想发兵了。寿春一战我已经感受到两国实力的差距，我军只要一上陆，就完全不是北军铁骑的对手。

陆抗：大将军此言不对，我大吴和北汉的实力差距，比起当日魏蜀差距更大。如果不多攻城掠地拉近差距，不出三年，大吴的长江防线必定被突破。如果姜维和刘禅当初也因为国力差距而罢兵的话，现在他们早就无法进入洛阳，成为天下的主宰。

鲁淑：在下也同意大将军的看法，如果此战得胜，在下愿意自请出使北方，请求议和。在下虽不如家父能言善道，但靠着一片赤心，应该可以打动刘禅君臣。

陆抗：议和有何用？难道他们不会反悔？就算刘禅答应，到了他儿子、孙子时又如何？国与国之间的来往只有利益，没有情义，你弱他就打你，你强他就怕你，这才是所谓的现实。

施绩：（幼节呀，虽然你我是好友，但这次我也无法认同你，比起效忠大吴，我终究还是丹阳施家的当家。为了和蜀人作战，我的部曲死伤已经到达临界点了，再打下去，我怎么向宗族数千人交代？）

留平：（妈的，该死的吴儿，大哥和钟离将军等人战死，你连慰问一声都没有，你当我们会稽人永远默不作声？）

周处：现在说这些泄气话，简直是惑乱军心！在下无难督周处，来到这里是为了杀贼，而不是听大家发牢骚。

张悌：在下也认同周将军的看法，我们远从建业而来，目的绝不是为了在这里说三道四。

陆抗：说得好，这场战斗是关系大吴存亡的战争，大家应该齐心协力面对敌人！

丁封：（大哥，我认为大家都搞错对象了，陆抗只不过是工具罢了，就算他真的对陛下建议，绝对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丁奉：（你说得对，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并非陆抗...）

留平：（躲在建业，用别人的血来成全自己野心的疯子，如果他不死，江东人民将永无安宁之日。）

## **子午线的祭祀 姜维军营帐**

姜维：陆抗的舰队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王濬：是的，陆抗果然是很难缠的对手，他知道时间拖久对我们反而有利，所以完全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会采取的作战方式，只能临机应变去见招拆招。

姜维：水战不是我所在行之事，能不能把作战交给你呢？

王濬：像我这样身分低微的降将，真的可以担当这样的重任？

姜维：我看中的是你的能力，并非你的身份或立场。况且，这不就是你扬名天下的机会？

王濬：是！王濬愿为这场战争投入自己毕生的心力，一定要大败陆抗，让大汉军队进入建业！

姜维：士治，一切就拜托你了。

王濬：没问题，我们只要利用巨舰的优势，东吴水军再精悍也不是对手。（唯一令人挂心的就是火计，但这时期的风向应该不可能施行才对...）

袁綝：听说那个叫甘宁的女将异常厉害，颇有她祖父的风范。义父也说过，甘宁是东吴阵营中最厉害的猛将，希望这次能和他孙女交手。

句扶：施绩的立场真的很尴尬，过去他一直力主要和我们合作，现在却得带兵和我们打。上次和他交手，已经感受到他的犹豫，或许这次是我们的突破点。

王濬：老实说，当初我投降大汉，并没有想过能够带兵南下，而是见到潼关大势已去，纯粹想要保命而已。我王濬既胆小又贪财，自己也很清楚就算家世良好，也不是什么值得重用的人物。感谢大将军的唯才是用，让王濬有现在的出头机会。

姜维：其实这不是唯才是用，刚才你愿意坦城自己内心的软弱，不就已经是有德之人？别这个看轻自己，别被外人对你的评价束缚住，你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大将。

马隆：当年在这里发生过三次濡须大战，孙权虽然一路挨打，但总算还是守住防线。之后东吴就一直在这里兴建堡垒，不管是这个濡须坞，或是东兴堤，都是用来守住这个要地的建设。过去



魏文帝和司马师办不到事情，我相信大将军一定可以办到，只要跨过这里，建业就近在眼前。

柳隐：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有点自虐，总觉得之前的战争太过轻松，没什么意思。还是像现在这样，让我军居于劣势比较适应。

姜维：休然，想想你也是我们的元老，一路上太习惯打没有优势的战争了。

柳隐：哈哈，事情就是这样。

鲁芝：真的很可惜，要是王伯舆（王基）还在，现在作战应该可以轻松得多。

姜维：想不到世英对他的评价这么高？

鲁芝：他和我一样都是出身自曹爽的墓府，也和我一样在之后为司马家效力。或许因为是这样，我对他的评价总是会多了些感情要素吧。

夏侯霸：说真的，到现在我还是站到船板上就会吐，可以的话，尽量让我到陆地上作战。

姜维：真的是很精采的表演。

曹绫：其实我也没有亲眼看过祖父在赤壁唱过这首诗，都是透过别人转述，加上自己想像而成的。祖父真的是个奇才，能文能武，又有统御众人的魅力，直到现在还让人怀念不已。我知道他滥杀的作为，也知道他对汉朝皇帝的残酷，但他在我眼前，就是个和蔼又不失严肃的至亲。

杨兰：我和陆抗接触过，感觉他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所以他现在为孙皓誓死效忠我也不意外。

姜维：如果可以的话，我还真希望他能够为大汉效力，两国国力差距如此之大，他居然还能把仗打得五五波。

杨兰：说实话，我觉得很难...如果现在他效力的不是孙皓或许还有机会，但偏偏...就像你在认识丞相以后，也不可能再效力其他人了吧。

姜维：我懂了...真的很可惜呀...

诸葛果：请主公放心，就算陆抗和孙皓关系如此深厚，但最终还是会不敌我军。

姜维：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诸葛果：因为果和主公之间的君臣之情远胜过他们。

姜维：.....

## 东吴战船

陆抗：小甘宁，我们认识几年了？

甘宁：从东关之战到现在，大概也快十五年了吧。

陆抗：这阵子我一直在想，爹当时为什么要收容你，让你成为我们陆家的打手。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爹虽然临终前一直对我说，要让陆家兴盛，就得依附孙家。然而自己明明是江东首屈一指的大族，却得对那个富春寒门卑躬屈膝，甚至那个寒门还是杀害他许多亲戚的元凶。为了家族，这些他都可以忍受，但是他

心里还是隐藏了许多不满。

甘宁：我们甘家可是被大皇帝当作瘟疫看待，这点陆逊比谁都清楚。

陆抗：看来你早就洞悉这一切了。父亲收容你，很可能只是要表达一下自己对孙家的反抗而已。

甘宁：不论动机如何，没有你们父子，我早就死了。所以我还是得对你们表示感谢之意。

陆抗：风向变了...

甘宁：连上天都站在我们这边，是吗？

陆抗：没错，你能够成为第二个黄盖吗？

甘宁：不，我要成为第一个甘莘，濡须口之战将超越赤壁，成为流传千古的伟大战役。

陆抗：拜托你了。

陆抗：（甘莘是吗？）

## 濡须口之战

王濬：我军的船虽大，但是在巢湖终究只能做做样子。如果随便移动，只会搁浅在此地而已。

姜维：没关系，至少面对东吴水军不至于毫无抵抗力就很好了。

王濬：仔细想想，陆抗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人...

姜维：士治知道他摆的阵型吗？

王濬：鹅鹳阵...水上阵法中用来包围歼灭敌军的最强战法。简单来说，就和陆上的鹤翼阵一样，只是考虑到江东人熟知水性的能力，此阵会比鹤翼更难破。

姜维：那么士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克敌？

王濬：我军目前的阵型是鱼丽阵，特点就是集中战力，专注于一点突破。如同鹤翼阵一般，鹅鹳阵的弱点就在于中间，只要能够突破中央敌军，就可以让敌阵一分为二。大将军请看...敌军阵法的中心相当薄弱，看来陆抗擅长用兵的名声也不过是夸大而已。

姜维：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姜维：士治，你有没有感觉到风向变了？

王濬：咦？没错...不会吧...等一下，锦帆贼到哪去了？

姜维：你想到什么了吗？

王濬：大将军，请原谅在下的失职，陆抗那家伙根本就是个怪物。他想要在这里重现赤壁战场。

姜维：什么？！

王濬：现在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大船队，让各个部队以小船分散前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甘宁：太慢了，你们这些北人怎么到现在才想通？

姜维：这就是东吴最擅长的火计？

王濬：该死！没想到同样的招数居然一而再地使出。

陆抗：烧吧，熊熊的烈火将巢湖染成一片鲜红。今天将是大

吴最光荣的一日。用此一战扭转南北失衡的困局，我大吴反攻中原的梦想近在眼前！

陆抗：（北军怎么会没有崩溃？其实火计的效果已经不错了，看来现在北军的凝聚力要比当日赤壁时要来得强多了。）

王濬：全军先不要擅自行动，巩固好防守，目前火势还没有完全扩张。

姜维：保持镇定，专心应付眼前的敌人，我们并非没有胜算。（事到如今，我们绝对不能后退。只要能够维持住战线，等到荆益水军赶到，胜利还是我们的。）

诸葛果：主公，如果能够击退东吴水军的话，还请注意这一下。敌人在岸上的军营其实有所安排，如果不先攻下右岸两个营，援军将会源源不断出现。

曹绫：只是相信陆抗也知道我们的攻击目标，所以一定会有防范。我和鲁芝商量好了对策，详情就问他吧。

鲁芝：伯约，我和公主让张虎从陆路绕到濡须坞那边。由于地形不利行军，所以这个部队最多只能发挥突袭的效果，还请思考配套的策略。

姜维：嗯，我知道了。

鲁淑：现在我军占了上风，难道您不考虑见好就收？

陆抗：若是停战，我大吴人民将永远成为投降者，永远只能被北朝欺压。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日你父亲也曾经对大皇帝说过，

我们这些人投降，还能保有荣华富贵。但是陛下呢？谁敢保证他会获得优待？只是想不到今日鲁子敬的儿子居然立场变得和那些主降派一样，真让人感叹。

鲁淑：在下绝无此意，只是认为北朝既然能善待司马家的人，自然也会善待陛下。

陆抗：你错了，司马一族能人皆亡，剩下的不过是些无能鼠辈，自然不会被清算。但是陛下英明睿智、雄才大略，留下对北朝来说，一定是祸患。

鲁淑：这...

施绩：幼节，你的抗战之心我很敬佩，但抗战也要有个限度。我们两家的部曲在这次战争中死伤惨重，若是再打下去，只怕真的所剩无几。

陆抗：我知道，但现在这个时候，只有赌上自己所有的战力，才有获胜的希望。

施绩：那些部曲是祖父、父亲两代留下来的，我有责任保护他们，否则就是不孝。

陆抗：你是说，宁愿不忠也不能不孝？

施绩：忠孝难两全...

陆抗：随便你吧...至少大吴有我尽忠就够了。

施绩：（幼节，你现在的样子确实是光彩动人，但这简直像是燃烧自己生命一样...很抱歉，我没办法陪你走下去，因为我无法割舍自己一族之长的身份。）

丁封：大哥，这连串战争根本就是不智之举！

丁奉：我知道，但是又能如何呢？就算再怎么不满，面对敌人入侵总还是得先击退眼前的敌人再说。

丁封：大哥，这封信您先过目一下...

丁奉：什么？行动代号“后羿” ...

丁封：大哥，还请考虑一下。

丁奉：嗯...

沈莹：（这场仗，我们能撑多久呢？就算打赢了，只要对峙状态一直下去，到时对山越的控制力又会减弱。要是山越再起事，我们恐怕也不用玩了。）

留平：（我留家已经死伤殆尽，现在根本就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后羿是吗？哼哼哼...）

陶璜：这一仗是关系到大吴存亡的关键之战，大家一定要死战到底...骗你的，看情况不对还是逃跑好了。

左奕：钟离牧，还有那个我不记得名字的家伙都死了，或许我马上就来见你们。不过在这之前，我还要多杀两个蜀人才甘心！

吾彦：如果不是这些自私的大族拖累上大司马，我们现在怎么会沦落到打这种防守战？要是我吾彦出身能好一点，手下能有自己的部曲，早就全力支援上大司马了。我真恨自己的无力，也恨这个出生就决定一切的时代！

周处：你们还没见识过我周处的厉害，我们周家世代代都能除三害，绝非你们这些小贼能匹敌的。（后羿...果然是这样，

那些人最需要的就是我这管禁军的无难督响应...)

张悌：诸葛元逊，请保佑我们此战能得胜，相信你的英灵能帮助我们再次得到像东兴之战那样的大捷。

陆抗：(竭尽一切智力和资源，这场战争几乎是关系到大吴国运的一战，要是失败了，我也没脸回建业。爹，您当初对我说过的话，至今还铭记在心，只要保住孙家，陆家就能兴盛。就让我贯彻您的遗训到最后吧...)

陆抗：中坚部队向前推进！不要给敌人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左奕：马上你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包围网。

吾彦：这次一定要让你们血染濡须口！

陆抗：糟了！是突风！

王濬：东吴的船体积小，碰到突风很容易被吹散，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的大好机会。

陆抗：(该援护甘宁吗？不，我们的部队也没有那么充裕...只是自从董袭将军战死之后，濡须口这里已经很久没有突风了，为什么现在忽然出现这么大的风？)

甘宁：既然被吹到前面，就只有前进一途！锦帆贼！你们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就是把敌人变成一摊血肉。

锦帆贼：杀！杀！杀！

甘宁：重现锦帆贼的荣光，就只有把握现在！

锦帆贼：让锦帆贼的铃声在江上再度响起！

丁奉：没错呀...这就是甘兴霸的锦帆贼...多让人怀念的最强



部队。

甘宁：只要其他部队配合我们前进，就算因为突风而打乱部属也不会有影响。

留平：锦帆贼那么强，不用管他们啦。

左奕：应该没关系吧，我们都自顾不暇了。

吾彦：我只听上大司马的号令。

陶璜：因为突风被打乱了部署吗？就算那女人说得对，恐怕也没人会听她的。

袁綝：甘宁是吗？让我来会会你！

袁綝：听说你是甘宁的孙女，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实力。

甘宁：有趣，那就来吧...

袁綝：这种可怕的杀气...这就是甘宁？

甘宁：你现在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虎牙破斩！

袁綝：龙之炎壹式“碎羽”！

甘宁：绞牙鸣冲斩！

袁綝：龙之炎贰式“崩”！龙之炎陆式“垒”！

甘宁：烈震干冲破！

袁綝：真的很强...

甘宁：你也算不错了，居然能撑超过十回合。

甘宁：很独特的招式，从哪里学会的？

袁綝：我的义父是汝南陈叔至。

甘宁：陈叔至？！我好像听过这个人...

姜维：好，敌人的援军终于停止了。

张虎：张辽之子张虎，特从寿春来援！

姜维：好，一口气从濡须坞侧面进攻，制造敌阵混乱！

陆抗：濡须坞不是你们可以来去自如的地方！

周处：依计而行！

沈莹：丹阳青巾军出击！

丁奉：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东关的地狱！

周处：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

周处：你就是张虎对吗？

张虎：是又如何？

周处：你不知道我最擅长打虎吗？

张虎：东吴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年轻人？

周处：你可是第一头我猎不下来的老虎！

甘宁：你们知道为什么濡须坞这边的陆上部队会这么少吗？

因为岸上只要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句扶：就让我来对付她，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女孩能有多厉害。

甘宁：又来一个稍微像样的武将...

句扶：你这说话的态度真让人讨厌。当年朱然和我对决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甘宁：如果只有过去的丰功伟业可以提，你这人也不怎么样嘛。魔神剑！

句扶：双旋连斧！

甘宁：魔人千裂冲！

句扶：斧颚袭碎击！雷旋豪转斧！

甘宁：龙虎灭牙阵！魔王狱炎波！

句扶：这是怎么回事？力气明明很小，速度也没说快到极点，为什么就是一直被压着打？

甘宁：武的极致就是击倒对手，和什么力量大小或是速度快慢一点关系都没有。

句扶：（是我老了吗？我居然会感觉到恐惧...）

杨兰：我总感觉你看起来和以前有点不一样。

甘宁：哪里不一样...

杨兰：像是个恋爱中的少女。

甘宁：或许吧...

句扶：这场仗你也该知道打不下去了，为什么还不停手？

施绩：如果说以丹阳施家当家的身份，我现在早就已经把部队带走了。但是我还有左大司马和陆抗挚友这两个身份，不可能就这样离开战场。或许是和你们蜀人接触多了，连我自己都变得越来越不像江东大族。

句扶：施绩...

姜维：陆抗，投降吧...

陆抗：哈哈，没想到你会和我说这种话。换做是你，深受诸葛丞相大恩的你会愿意投降敌人？

姜维：说实话，不会...

陆抗：那不就对了？

姜维：你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陆抗：我倒反而要问你，当初你外要面对国力强盛的魏国，内要面对在背后搞鬼的奸臣，为什么你还能坚持下去？就算是知遇之恩，恐怕也不足以解释你坚持下去的行径。

姜维：不只是如此而已，是为了承诺。

陆抗：承诺？

姜维：我答应过丞相，要为他好好守护大汉。

陆抗：你和我果然很像呀。我也是对陛下有这样的承诺，答应成为他的周公瑾。

姜维：.....难道真的没办法说服你？

陆抗：你知我心。

杨兰：你真的变很多，当年的你可不会像现在这样，不断把士兵往死地里推。

陆抗：杨姑娘呀...当时的我对孙家还有股连自己都没察觉的恨意。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找到自己愿意付出生命的对象。请你仔细想想，我做的事情和姜维有什么不一样？

杨兰：我知道你和姜维很像，所以当你的老婆真的很可怜。

陆抗：是呀...内人真的很可怜...

陆抗：你有想要为他效命的主公，我也同样有这样的主公，你应该可以明白我的想法。

诸葛果：是的，我非常明白你的想法。你就像是过去周郎的翻版，到死的一刻，都还念着那个兄弟之情。

陆抗：周郎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出生，怎么可能知道关于他的事？

诸葛果：那是我娘亲眼所见...

陆抗：是吗？没想到我能够和周郎相提并论，哈哈哈哈哈...

甘宁：你们还真是厉害呀，居然可以把我逼到这种地步...不过，这种程度还不足以让我屈服！你们准备好领死了？

陆抗：小甘宁，你撤回建业吧...

甘宁：什么？！

陆抗：请用你那可斩鬼神的实力来保护陛下。

甘宁：你到底在想什么？难道你想放弃？

陆抗：事已至此，非人力可以挽回，你在这里就算杀再多人，也改变不了战果，最后只是白白牺牲而已。回到建业，才可以有用之身来为大吴奋战。

甘宁：这是命令吗？

陆抗：是的，吴郡陆家对甘宁的最后一道命令。

甘宁：最后的命令？！难道你...

陆抗：父亲在会稽发现了当时伤痕累累的你，然而他却为了大吴和陆家，不但不解救你，反而让你成为他的杀人工具。本来你可以有更好的人生，最起码可以和甘述他们在一起，不用在这战场上过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丧命的日子。

甘宁：你错了，我流着祖父的血，不管什么时候都注定要在战场上奔驰。

陆抗：不论如何，我都得向你道歉，是陆家误了你的人生。接下来，万一建业不幸沦陷的话，请你用心思考一下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已经不再是属于任何人的了。

甘宁：陆抗，永别了。

陆抗：果然还是骗不了你呀。

施绩：这一败，真是败得无话可说...幼节，你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陆抗：公绪，你我相交这么多年，为什么你还是不懂我的心思？

陆抗：已经尽了人事，最终却还是不敌天命...父亲、陛下，陆抗实在已经是尽力了，但或许天命真的不在大吴。

姜维：陆幼节！不要再战了，这场战斗胜负已定，再打下去也只是白白牺牲而已。大汉绝对不是要并吞东吴，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体系。东吴会像魏国一样，成为大汉的重要成员，和大汉一起为太平治世奋斗。

陆抗：这种脆弱的承诺是行不通的，就算你们谨守分寸，维持我们的自主性，在接下来的两代、三代内，战争还是会再起。你们对我们有征服者的骄傲，我们对你们有亡国的仇恨，终究我们是无法和平相处的。

姜维：没试过怎么知道？如果双方不试着相处，只想着吞掉

对方,那才是日后永无止境的乱源。只有去了解对方,包容对方,建立起一个可以在体制内解决纷争的天下,这才是为后代长治久安着想。

陆抗: 你说得或许有道理...但...你终究忽略一件事...

姜维: 什么事?

陆抗: 要大立之前得先大破, 你所做的破坏实在是太少了, 你以为光是晋和吴就足以成为新时代的祭品? 我衷心期待新时期的建立, 但还是奉劝你, 不要把事情看得这么美好。只要经历过二宫之争的人都会知道, 人性的丑恶面到底有多可怕...我的五个儿子, 希望你能放过他们。

姜维: 我绝不会断忠臣之后。

陆抗: 很好, 接下来就请你成全我, 不要阻止我就义。

姜维: 你不再考虑一下?

陆抗: 换做是你, 你会考虑?

姜维: 我总觉得, 自己在面对另一个我呀...传令全军, 不得阻止陆抗的行动, 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

陆抗: 或许我早就有预感, 今日之战不可能获胜, 这艘雕饰华丽的船最适合用来终结我的人生。

## 第五十三回 建业之战

### 子午线的祭祀 陆家战船

陆抗：当看见蜀人那高耸入天的楼船，其实就已经知道这场仗没有胜算了。巨大的国力差距，完整的指挥系统，全都是大吴比不上的。虽然看到你们的破绽，但我却没有姜维你的好运，能够等到那一刻...你们的庞大帝国，只要弄不好，随时都会有分崩离析的危机，你有这本事阻止吗？应该看见的事情都已经看过了，接下来也只有自尽一途...

### 濡须口

姜维：做得真绝，居然搭上这艘有破洞的船，跟著雕饰华丽的船一起沉到湖底。仔细想想，或许他早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会赢，所以才准备好这艘船。

杨兰：我第一次看见那家伙的时候，是在乐嘉战场上，他不顾自身安危，在身边都是敌人的情况下还前来援救。他是我看过所有的东吴将领中，唯一一个称得上是勇敢的人。当时我还不太懂为什么会对他有好感，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姜维：为什么呢？

杨兰：他跟你太像了，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只为了背负在自己身上的责任而已。

姜维：应该是吧，如果是我碰到这种情况，在轰轰烈烈的一战之后，也会选择用他的方法结束生命吧。



杨兰：别随便说这种话，陆抗虽然表现得壮烈，但你想过他妻子和孩子的痛苦？他死可以一了百了，但活着的人却受到无止尽的折磨。

姜维：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让这场战争赶快结束而已。只要平定东吴，这世上应该就暂时不会再有战争了。

杨兰：等一下，你是认真的吗？过去你不是一直主张要北伐？

姜维：别以为我是好战份子，我并不喜欢打无谓的仗。

杨兰：但是有件事情我想你也不会不知道，要是真的没有战争了，你还会被需要？只怕你的大将军之位会不保。

姜维：到时引退就好，既然理想和目标都已经达成，大将军这个位子还有这么重要？

杨兰：那么，就让我来带你去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吧...

姜维：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也请你多帮忙了。

杨兰：还是一样，老是选择用最差劲的回答方式。

姜维：做得真绝，居然搭上这艘有破洞的船，跟著雕饰华丽的船一起沉到湖底。仔细想想，或许他早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会赢，所以才准备好这艘船。

诸葛果：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是在寿春战场上，他不顾自身安危，在身边都是敌人的情况下还前来援救。只因为对诸葛靚的一个承诺...他是不是很像一个人？

姜维：像谁呢？

诸葛果：像极了主公，做事情不计较得失，只为了背负在自己身上的责任而已。

姜维：应该是吧，如果是我碰到这种情况，在轰轰烈烈的一战之后，也会选择用他的方法结束生命吧。

诸葛果：请主公别随便说这种话，陆抗虽然表现壮烈，但他妻子和孩子的痛苦却永无止尽。

姜维：（诸葛果的气魄真是惊人，不过她越来越肯表现出心中的想法也是好事。）

姜维：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让这场战争赶快结束而已。只要平定东吴，这世上应该就暂时不会再有战争了。

诸葛果：主公是认真的吗？

姜维：别以为我是好战份子，我并不喜欢打无谓的仗。

诸葛果：要是真的没有战争，主公还会被需要？只怕大将军之位会不保。

姜维：到时引退就好，既然理想和目标都已经达成，大将军这个位子还有这么重要？

诸葛果：那么，就请主公一并带走果吧...

（姜维望着诸葛果）

诸葛果：谢...谢主公...

姜维：（我现在越来越懂她的想法了，刚才应该是感到手足无措吧。）

**姜维：**做得真绝，居然搭上这艘有破洞的船，跟著雕饰华丽的船一起沉到湖底。仔细想想，或许他早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会赢，所以才准备好这艘船。

**曹绫：**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过他，但他在乐嘉和寿春两次作战中的表现却也略有耳闻。他不顾自己安危，勇于面对数十万大军，只为了救出自己友军，是不是很像某人？

**姜维：**像谁呢？

**曹绫：**像极了你，做事情不计较得失，只为了背负在自己身上的责任而已。

**姜维：**应该是吧，如果是我碰到这种情况，在轰轰烈烈的一战之后，也会选择用他的方法结束生命吧。

**曹绫：**请你别随便说这种话，陆抗虽然表现壮烈，但他妻子和孩子的痛苦却永无止尽。我也是被遗留下来的人，那种丧亲之痛就算是现在也还残留着。

**姜维：**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让这场战争赶快结束而已。只要平定东吴，这世上应该就暂时不会再有战争了。

**曹绫：**你是认真的吗？

**姜维：**别以为我是好战份子，我并不喜欢打无谓的仗。

**曹绫：**要是真的没有战争，你还会被那皇帝需要？只怕你那个大将军之位会不保。

**姜维：**到时引退就好，既然理想和目标都已经达成，大将军

**这个位子还有这么重要？**

**曹绫：...那么你愿不愿意来我们这里？**

**姜维：到魏国那边还算是引退？**

**曹绫：大隐隐于市，只要你的心想隐居，去哪里不都一样？**

**姜维：我看不只吧，只要我在那里，大汉就不敢随便动魏国的歪脑筋，这才是你真正想法吧。**

**曹绫：只说对一部份，别忽略我的个人因素，我个人意愿也希望你能到那边去。**

**姜维：那么，请到时再让我考虑一下吧。**

**曹绫：我随时等着你的到来。**

## **东吴暗云 建业皇宫**

**孙皓：朕的爱卿...朕的好兄弟...就这样走了...你为大吴壮烈牺牲，朕对你真是充满着愧疚呀。朕要为你国葬，让众人纪念这伟大的英雄。**

**华覈：（我想要是陆抗还活着的话，恐怕也是被问罪，陛下这个人根本就喜怒无常。）**

**孙皓：朕话先说在前面，现在有谁敢劝朕投降的，就是阻碍朕为上大司马报仇，朕绝对是不留情面。**

**鲁淑：（怎么办？）**

**陆凯：（闭嘴吧...）**

**孙皓：目前左大司马他们怎么样了？**

周处：所有从濡须口回来的残兵都已经进城，现在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守城战做准备。

孙皓：嗯...待会派人去慰劳他们，之后的战争还更艰苦呢。

周处：陛下，您认为这场战争还打得下去吗？

孙皓：朕没听错吧，无难督你说什么？

周处：经过濡须之战，微臣已经深深体会到两国实力的差距，若是坚持抵抗，只会造成我大吴人民更惨重的伤亡。

孙皓：你再说一次？

周处：微臣以为，这场仗再打下去，大吴就要灭亡了。为了江东百姓着想，陛下应该舍弃不必要的尊严，跟对方和谈。

孙皓：你简直造反了，也不想想是谁让年纪轻轻的你就当上无难督？

周处：纵然陛下对微臣有提拔之恩，微臣还是要说，因为微臣除了是陛下的臣子外，更是江东人。

孙皓：你活得不耐烦了，来人，将他拖出去用铁锥挖出眼珠后斩首！

陆凯：陛下，周将军乃功臣之后，这次作战也表现杰出，杀了恐怕有失人心。

孙皓：难道朕要杀个人也要别人同意？

陆凯：如果陛下还想要打守城战的话，目前人心就一点也得失。

孙皓：陆敬风，如果是别人的话，早就不知道死几次了。不

过你说得有道理。周处忤逆君上，本应处斩，念及其父过往功绩，改为鞭打一百后闭门思过。

诸葛靓：（这暴君居然连禁军首领都敢处罚，他真是自寻死路。）

万彘：（看来是该下定决心行动了，这家伙真的没救了。当暴君像是天上的九个太阳荼毒人民时，就是后羿行动的时刻。）

## **陆抗国葬 建业宫殿**

孙皓：我们失去了一位英雄！但这意味着失败？不！这只是开始！和北方帝国相比，我们大吴的国力只有其三分之一以下。尽管有如此大的差距，我们为什么还能战斗到今天？各位！那是因为，我们大吴战争的目的是正义的！由少数精英所支配的北方人，将势力扩张到江东，统治我们长达四百余年。居于江东的我们不断要求自由，可北人却多少次地将我们践踏。在这场大吴奋起反抗、为每一名江东人的自由而战的战争中，上天是绝对不会将我们舍弃的！

孙皓：朕的兄弟，各位所爱的陆抗陆幼节死了！为什么？战局目前稍微稳定了一些；但是，面对着这场战争的各位，难道不是一直在以事不关己的态度远远旁观吗？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啊。北人污染了这神圣而不可替代的江东，打算就此存活下去。我们必须让北方的那些精英们为他们的愚蠢付出代价！而陆抗，正是为了让各位从那种天真的梦想中醒来才死的！现在，战争才

刚刚开始!

孙皓: 我们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渐恢复; 北人从此已不足为惧。各位的父老兄弟, 也在北人那无谋的抵抗中战死。决不能忘记这悲伤和愤怒! 这是陆抗用自己的死给予我们的启示! 我们现在正应集合这股怒火, 消灭北人, 第一次赢得真正的胜利! 这胜利, 才是对战死者最大的慰藉! 国民们, 奋起吧! 化悲痛为力量, 奋起吧, 国民! 大吴需要你们的力量! 大吴万岁!

士兵: 大吴万岁! 大吴万岁!

丁奉: .....大皇帝建立的大吴怎么会变成这样?

华覈: 就是有这样像烈日般的暴君, 所以才需要后羿...

## 后羿行动 无难督府

万彘: 周将军, 您真是太可怜了。

周处: 在下说那些话的时候, 早就已经抱着会被处罚的觉悟, 请您不用为在下抱屈。

万彘: 这样真的好吗?

周处: 我不懂您的意思。

万彘: 您一心为江东百姓着想, 却落得如此下场。堂堂功臣之后, 却在众目睽睽前挨鞭子。这不只是对你的羞辱, 更是对整个阳兴周氏的羞辱。

周处: 请您不要再说些拐弯抹角的话, 直接说重点吧。

万彘: 我们的行动, 需要你的力量。

周处：原来如此...

万彧：暴君孙皓，残忍多疑，好大喜功。不但任意诛杀重臣，更横挑强邻，引爆现在这一连串战争。现在敌人兵临城下，整个江东都可能遭遇不测之祸。我们不能坐视这样的灾难发生。因此，铲除罪魁祸首孙皓，和敌人和谈是我们江东人唯一的活路。

周处：这可有趣了，当初不是您主张要立乌程侯当皇帝？张布和濮阳兴不也是相信您的话，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万彧：就是因为这是我一手酿成的灾祸，所以我打算要亲手去收拾掉它。

周处：原来如此...好，在下愿率京城无难军的弟兄一起起事。只是不知道还有谁参与这次行动？

万彧：除了我以外，还有大将军丁奉、左将军留平、右将军诸葛靓、偏将军毌丘秀等。

周处：没想到连当初参与诛杀孙綝的丁奉也参加行动呀...

万彧：这次的行动一定要成功，否则江东的前途将毁在这个暴君手上。行动代号“后羿”，正式启动！

## **告别 建业诸葛家 地窖**

樊建：看你行色匆匆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诸葛靓：接下来马上就会发生动乱了，你可以趁着这段混乱期间逃走。

樊建：动乱？



诸葛靚：不瞒您说，上大司马陆抗兵败濡须口，他自己也以身殉国了。现在汉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我们集合了一批忧国之士，准备要在汉军发动攻击前，诛杀暴君孙皓，迎立先帝之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场战争的浩劫。

樊建：立意是很好，不过就算孙皓是暴君，你们恐怕也要背上弑君之罪名。

诸葛靚：这点牺牲根本就不算什么，我们在行动之时，早就有这个觉悟了。

樊建：说实话，我并不赞成这样的行动，君王再昏暴，做臣下的应该是尽力劝谏并且试图改正，而非动手铲除。

诸葛靚：如果这君王已经是无可救药，他的存在只会害了国家社稷时，我们也只有这样做。同样地，在下也想冒昧地说一句。将来天下一统时，贵国皇帝的权势会和秦皇汉武并驾齐驱。到时万一他年老失德昏暴，将使得天下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您还打算坐视不管？

樊建：陛下不会是那样的人！

诸葛靚：您的表情可没有您的话坚定呀。

樊建：（当陛下重用钟会和马谡那两个小人，就连我也感到很不安呀。）

诸葛靚：请您仔细思考大汉的未来，您是要肩负大汉重任的人。在下就此和您告别。

樊建：在下虽然无法阻止您，但也祝福您成功。

诸葛靓：我们一定会成功的，绝对不会让建业攻城战发生。

## 活着的责任 吴军营帐

施绩：你们有没有觉得，建业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

吾彦：.....

甘宁：上次感觉到这种气氛的时候，就是诛杀孙綝那次。

施绩：果然如此呀...

吾彦：太奇怪了...

施绩：什么？

吾彦：我说实在是太奇怪了！你们都是和上大司马朝暮相处的人，为什么他死了，却没有一点哀戚的表情？

施绩：我总觉得，要是我消沉下去的话，陆抗会忽然跑掉我们面前训斥我们...他就是那样的人。

甘宁：如果你还一直记着陆抗的死，那么你就在记忆中不断地再次杀他。

吾彦：我真的好不甘心！要是我能再强一点，或许上大司马就不会死了。

甘宁：少自大了，就算你练得再强，真的又能改变一切？战场的胜负根本就不是个人能力可以决定的。

施绩：吾彦，小甘宁有着比你更深的无力感，她都已经那么强了，却还是无法帮助幼节取胜。所以请你看开点，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够了。目前濡须口战败的消息还被封锁，所以百

姓并不知道详情。但是上层的文臣武将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战败后，一定会产生恐慌，进而怨恨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吾彦：这么说是陛下...

施绩：是的。目前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参与行动，弄不好，可能整个大吴臣子都会背叛陛下。

吾彦：我不打算跟那些乱臣贼子站在一起。

甘宁：陆抗的遗愿就是要我们保护陛下，基于义理，自然要遵从。

施绩：好，那么我们随时紧盯着皇宫方面的动向，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出兵。

## **行动开始 建业诸葛家 地窖**

万彧：这次行动，我们共同推派资历最深，也最有经验的大将军做盟主，还请大家支持。

丁奉：这次行动绝非为了私利，而是为了江东数百万人的未来着想。孙皓倒行逆施，发动这场足以毁灭大吴的战争，现在杀他是顺天理，应人愿。

万彧：在下当年被他蒙蔽，误以为他是长沙桓王再世，哪知道他空有雄心，却无相对应的本事。而他残忍猜忌的性格更远胜于长沙桓王。

华覈：早就劝过孙皓很多次，要他不要随便发动这种自取灭亡的战争，现在弄成这样，自然要他负责。

留平：因为孙皓的野心，把我们会稽人一个个推上战场，我的父亲和兄长都已战死，再也忍不下去了。

诸葛靓：诸葛靓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在东吴也生活快十年，对这片土地是有感情的。我绝不能坐视像孙皓这样的人继续胡搞下去。

毌丘秀：没错，就像我大哥毌丘俭说的那样，我们是在大义的一方，上天一定会庇佑我们。

丁奉：只是没想到孙皓会这么轻易就把身边的禁军首领给得罪了。

周处：周处不在意的不是个人受辱，而是整个家族的颜面尽失。本来周处决心要劝谏孙皓，希望他改正，但孙皓的回应已经让周处死心了。

丁奉：嗯...

周处：莫非大将军怀疑在下的决心？

丁奉：不，任何来参与的都是同志。这次的行动，还要多多仰赖你的无难军。

周处：是，周处一定尽力。

丁奉：目前我们最大的妨碍，就是左大司马施绩的部队。

万彘：这点还请不要担心，陛下还是很猜忌那些外军，他们根本进不来建业内城。更何况，留将军和诸葛将军的部队也可以调度来预防万一。

丁奉：嗯...那么明日子时正式展开行动，务必要暴君孙皓授

首。

## 孙皓的沉着 建业皇宫

马扁：陛下，无难军已经造反了，现在皇宫真的很危险，您不考虑暂避一下吗？

孙皓：那帮狗贼现在终于露出本性...其他人呢？

马扁：禀陛下，包括丞相在内，所有人几乎都已经传过了，但就是没有回应。

孙皓：陆凯他们也是巴不得朕死吧，只是没胆子下手而已。朕才不会退，朕是真命天子，才不会因为几个狗贼就丢了性命。

马扁：（挖哩勒的，要是再跟着陛下，搞不好连阿扁都要挂了，这样下去，阿扁手上这封救命信有个屁用呀。）

孙皓：你想跑吗？

马扁：不...不...不...阿扁...跟陛下...都站在改革的道路上...绝不...不...停止前进...

孙皓：你明明在发抖。

马扁：陛下连阿扁在发抖都看得出来，真是英明神武...

孙皓：够了，你肯陪朕在这里，就算再怎么卑鄙胆小，也强过那些空有嘴巴的人。朕就在想，谁胆子这么大敢当叛徒，看来真是一点也不意外呀。

毋丘秀：孙皓，你恣意发动战争，造成生灵涂炭，现在我们起兵抗暴乃顺应天理。

孙皓：哈哈，如果没有雄心，现在大吴哪里来？所有人大概都在南方等着北人施舍吧。要是刘禅和姜维像你们一样，现在他们哪有可能兵临建业？只怕早就被司马家吞掉了。而你毌丘秀就更有趣了，你兄长毌丘俭勇于对抗强大外敌，而你呢？却只敢把刀对内，真是丢人。你嘴上说为大吴人民，实际上又如何？还不是想着可以靠毌丘俭的名声在南北朝获得荣华富贵？

毌丘秀：你胡说！

孙皓：只可惜呀...你们都看不清大局...

## 行动代号“后羿” 建业 宫门

武官：目前制压行动非常顺利，皇宫大半都已经被我军掌控，剩下抵抗的部队也都投降。

丁奉：那么施绩部队呢？

武官：左大司马是有怀疑宫中有变，但他没有陛下命令，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关紧城门，现在他在外面无计可施。此外，无难督和毌丘将军也已经带人进入太初宫，刚才已经传来报告，贼首孙皓和一帮佞臣被斩于殿前。

丁奉：嗯，你继续去探查情况，随时汇报最新情况。

武官：是！

万彧：看来这次行动真的很顺利，才起事没多久就已经杀掉孙皓了。

丁奉：我总觉得心底有点不踏实。要是过去的我，一定会亲

自带兵去负责这项任务。看来岁月还真是有点不饶人。

万彧：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确认孙皓的首级？

丁奉：不，有件事情和斩杀孙皓一样重要，那就是去救先帝之子。

万彧：对呀，孙皓上任后就将他们囚禁起来。只要我们能拥立太子登基，那些残存的反抗份子一定会马上投降。

丁奉：事不宜迟，我们快点行动吧。

## **建业 皇宫**

丁奉：陛下您辛苦了。

万彧：臣等来迎接您继承大统。

孙皓：哈哈，现在的皇帝仍在，你们为什么要人来继承大统？

万彧：怎么可能？！

丁奉：著了他道了！

孙皓：你们知道吗？朕正愁没办法干掉孙休的孩子，你们真是帮朕一个大忙。

## **残酷的逆转 建业 宫门**

施绩：没想到周将军居然也会用苦肉计，一下子就取信于那些逆贼了。

周处：上大司马生前就交给在下这个密令，他早就预料到会

有今天的变局。在下能够效法父亲为大吴效力，实在是太幸运了。

施绩：幼节他真的很优秀，就算死了也还能为大吴做出贡献。

周处：其实在下就算有无难军，对于能否将逆贼一网打尽也还是没有把握，没想到您能够将外面的敌人一扫而空。

施绩：我身后的甘宁在当年一个时辰内就杀光孙綝身边的卫士和他的亲信兄弟，比起来这还是小意思呢。

周处：原来如此。那么，那两个人就由在下来看管了。

华覈：施绩、周处，你们两个执迷不悟的家伙，孙皓那种暴君根本不值得为他效力。

留平：你一定会后悔今天的作为，等到建业城破，汉军绝对会在这里大肆洗劫。

施绩：带下去吧...

吾彦：（其实我心中也开始动摇了，为什么连像丁奉这样多年忠心奉公的老将也会背叛？陛下真的是值得效力？）

施绩：（幼节，抗战之路很可能是毁灭之路。当我们亲手捏熄这和平最后的希望时，恐怕要背负的罪过将超乎想像。）

## **提拔之恩 建业城城门**

张悌：诸葛靓，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毋丘秀被当场斩杀，丁奉为首的叛徒也全部被擒。

诸葛靓：你要我向暴君投降？那是不可能的，要抓要杀随便你了！



张悌：你看见我身边有带一个兵吗？

诸葛靓：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张悌：我年轻时，曾经深受你家诸葛丞相的提拔之恩。

诸葛靓：诸葛丞相？你的年纪看来没有这么大呀，没想到你真的见过蜀地的那位诸葛丞相。

张悌：别误会了，我说的是大吴很短暂担任过丞相的诸葛恪。

诸葛靓：原来如此，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张悌：他是个有雄心和伟略的一代人杰，他眼睛总是看著未来发生的事情。然而就是因为这样，很容易忽略身边的隐患。他指出了大吴唯一的活路，只有积极北上夺取土地才是长治久安之策，沿江自守终究是只有灭亡一途。

诸葛靓：但他终究是失败了不是吗？

张悌：就如同陛下一样，这场战争的发动不见得是不对，但打了败仗以后，也就没有可以辩解的地方。你走吧，我不能让诸葛家的人受害。当年自己人微言轻，无法救得诸葛恪家人，至少现在可以放走你。

诸葛靓：可是你怎么办？

张悌：不用担心，经过这次大清洗后，陛下可以用的人已经不多，会对这件事情睁只眼闭只眼的。

诸葛靓：还请你多多保重。

张悌：你也是呀...我有预感，天下未来会是属于你们诸葛家

的，你就在北朝那边好好奉献自己的心力吧。

## 败者的下场 建业皇宫

孙皓：你们这些人，给朕好好看清楚这些逆贼的样子。大敌当前，居然不思抗敌，反而还聚众造反，想要谋朝篡位。

华覈：你这个暴君，人人得而诛之，我们起事乃是为了解救大吴于战祸之中！

孙皓：拖下去，割了他的舌头后，再用铁锥凿他眼珠，最后再剥了他的皮并诛杀三族。

孙皓：朕并非残暴好杀，也绝非器量狭小之人。若只是要谋害朕，朕绝对没有诛杀你们的道理。但是你们谋害朕的侄儿，也就是先帝之子，那就不可原谅了。

丁奉：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孙皓：朕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三个之中可以有一个活命，只是该谁活命，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朕说过，朕绝对不会计较谋刺朕的罪行，只是想要知道是谁提议谋害侄儿？

丁奉&留平&万彧：.....

孙皓：不说是吗？那么朕就只好当作是你们三人共同谋议的了。诛杀先帝皇子，罪不可恕，丁奉等三人处以腰斩之刑，并诛杀三族。

万彧：陛下...微臣并没有要杀先帝之子的意思，全...全都是大将军授意的...

孙皓：哦？

丁奉：哼，我早就知道你这种人不可靠了，事情都已经到这种地步，还指望能活命？

留平：臣...臣真的也不很清楚...臣只听说这次行动是要行刺陛下而已...

丁奉：是我做的又如何？如果你真的肯信守诺言，那么丁奉一死又有什么关系。

孙皓：两位表现很好，朕打算...留你们一个全尸。

万彘：什么？！

留平：你说话不算话！

孙皓：朕有明言要你们互相揭发吗？朕生平最痛恨就是这种见风转舵的小人。不过念在你们表现出恭顺的态度，所以只打算用毒酒毒死你们。

丁奉：你到底想怎么样？

孙皓：朕想要留下你，你可是现在我朝仅存的元老，怎么可能处死你呢？

丁奉：你...

## **大战将近 姜维军营帐**

姜维：看见侍中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樊建：这次真的九死一生，陛下的决定真的稍嫌草率。若不是身边这位诸葛将军相救，只怕樊建早就已经罹难了。

姜维：这么说来，这位就是...

诸葛果：过去在寿春城攻防战时，果与他有一面之缘。

诸葛靓：在下诸葛靓，家父是诸葛诞，在寿春起事之时作为人质被送到东吴，之后一直爬到右将军之位。

姜维：原来如此，诸葛公休挺身反抗司马家，身为他的儿子，实在可以说是忠良之后。

诸葛靓：请大将军不要客气了，家父的个性在下很清楚，他并非为公而忘私之人。

曹绫：不需要计较这么多，只要知道他最后是挺身反抗司马家就够了。

诸葛靓：这位是？

曹绫：大魏东乡公主曹绫。

诸葛靓：真是失敬，关于您的事情，在下从家父那里听到很多。您在高平陵政变之后，忍辱负重，一个人背负著曹家，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杨兰：对了，你认识那个叫毌丘秀的吗？之前毌丘俭起事的时候，我也见过他几次。

诸葛靓：毌丘秀他...在这次政变中不幸罹难了。

杨兰：这样...

姜维：关于这次政变，可以再告诉我详细一点的情形吗？

诸葛靓：这次政变，是所有反对孙皓的文臣武将们，为了推翻孙皓所发动的。大家一致认定，只要刺杀孙皓，夺取政权，必

定可以挽救建业于战火之中。

姜维：我们随时都会接受投降，所以你的看法并没有错。

诸葛靚：只是没想到孙皓心思细密，居然和无难督周处演出一部苦肉计的好戏，欺骗了我们所有人。周处在阵前倒戈，大家根本就措手不及，只能束手就擒。若不是张悌放在下一马，只怕在下也逃不出来。孙皓如果要打守城战，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所有可能反叛的势力一网打尽，以免作战之时临阵叛变。

曹绫：不过如此一来，东吴的文臣武将也被清洗一空，能够用来守城的战力可说是少之又少吧。

诸葛靚：话虽如此，但是左大司马施绩的部队仍在，而且禁卫军的无难和羽林两军也仍被温存，要攻城并非如此简单。

姜维：所以我现在还在等荆州方面的部队抵达，如果能集合这些兵马，应该就足以制造出三倍的攻城优势。若是运气好的话，孙皓见到庞大战力差而投降也不是不可能。

杨兰：有件事情，不知道你注意到了吗？上次濡须之战，东吴军队能够败而不溃，除了陆抗指挥有功以外，那个甘宁更是难以对付。如果放任她肆虐，只怕会对士气造成重大影响。

姜维：这点也请放心，我已经从北方请来全天下唯一一个可以真正和甘宁抗衡的人。

杨兰：看来你也想到了...不过说真的...我还真不想和那家伙见面。

## 至高的对决 洛阳郊外

文虎：我还是不懂二哥您的想法。我们真的有必要遵从这种命令？要知道，我们的真正目的可不是听命于这些人。

文鸯：但是姜维开给我的条件可有趣了，对决甘宁这怪物的机会可不是一直都有的。在强者都已经凋零的现在，甘宁的存在简直有如沙漠中的绿洲一般。

文虎：可是...

文鸯：急什么？劝诱的人又还没来，要是擅自行动，一定会破坏原来的计画。

文虎：是...

文鸯：抱歉了，居然把你也拖下水。

文虎：不，那是我心甘情愿的。

文鸯：不知道老爹在那边看见我们的表情会怎样，恐怕会气到冒青筋吧，哈哈...

## 集结的外族 雒阳

刘渊：想不到能在洛阳见到各部族的首领，刘渊先向各位致意。

姚柯回：原来是现在大匈奴的世子，怎么？刘豹还是继续当缩头乌龟？

刘渊：别误会了，家父年事已高，所以委由刘渊率领部队来援洛阳。

齐万年：呵呵呵呵呵，这种说话方式，简直比汉人还像汉人。

刘渊：在下在洛阳数年，自然耳濡目染学习到了汉人的高深文化。在下认为，将此文化带回大匈奴部落，并无不妥。

李特：是吗？搞到像我们巴人那样，连自己的根在哪都不知道，这样真的好吗？

孟琰：谁说不能并存，老子孟琰有着道地南中文化，也在大汉当过官。

齐万年：确实呀，我们在座中有跟过诸葛丞相北伐的可只有孟酋长呀。

秃发机能：别忘记，如果没有我们的协助，现在洛阳执政的，一定还是司马家。

若罗拔能：我们这次来，是看看洛阳这边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可不是金银珠宝，或是女人可以打发掉的。

石周曷朱：如果有金银珠宝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想要。

慕容涉归：真是没出息，像你们这种杂胡小卒，实在没这资格出席这场会议。

石周曷朱：你说什么？我们羯族好歹也是一个部族。

慕容涉归：那只不过是对杂胡的蔑称，你们还真当自己是一族？

石周曷朱：我们小？那旁边那个女子代表的部族不更小？

慕容涉归：说得也是，倭国的女王...你究竟带了多少兵？

台与：一个都没有。

高然弗：那帮倭奴根本派不上用场，应该把他们赶出去！本来倭国就是我们高句丽的固有疆土。

慕容涉归：（那帮高句丽人真奇怪，什么土地都是他们的，要是敢说我们慕容鲜卑的土地是他们的，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

姚柯回：只是朝廷的人都还没来，是打算摆什么架子吗？

马谲：我们不是来了？

慕容涉归：摆什么架子？你以为我们真的是因为那道无聊的诏书来的？

高然弗：我是来讨人的，当年你们毌丘俭，俘虏了我们三千多高句丽人，现在赶快还来。

马谲：你们要什么都没问题，只要建立了相对的功劳。

李特：直接说实话吧，调动我们这么多的人马守城，事情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

秃发机能：要立功就只有打仗，是要讨伐谁？

刘渊：这就怪了，明明东吴现在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还有什么对象要用到我们？

马谲：敌人就是，诸位都很清楚的那位。

齐万年：哈哈哈哈哈，兔死狗烹吗？你们汉人的黑心程度，实在是我们远远比不上的。

马谲：这是为了避免日后大祸所不得不为的牺牲。

刘渊：真是残忍呀，想当初还把姜维捧成中兴的英雄。

马谲：若是讨贼成功，到时自然会有丰厚奖赏。例如说，丰



厚的江南物资供诸位使用...请诸位好好思考一下，效忠朝廷绝对是有利而无害。嗯？怎么外族有女性领袖？

台与：邪马台国女王台与。

马谏：邪马台国？

钟会：那是孤悬在海外的岛国，据说人民信奉鬼道，所以奉巫女为王。此国只有和魏国接触过，所以人在蜀地的尚书令不清楚也是正常的。

马谏：原来如此。

台与：（那是什么眼神，好像在怀疑我，却又没打算对我怎么样，他到底在想什么？）

马谏：在下还有要事在身，剩下的就让尚书仆射来说明。

钟会：诸位，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不分汉人或是外族。弄清楚自己的目标，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谈了。

台与：（看来事情果然是这样没错，我得赶快通知嵇凛她们才行。）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要离开一下。

高然弗：要紧的事情？你想干嘛？

钟会：现在才要开始正题，难道女王不想听听？

台与：什么？！（这人更可怕，他的内心我完全看不透，彷彿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钟会：诸位都不是第一次见到在下，所以沟通上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有强大无比的武力...

## 灾难的开端 魏国宅邸

台与：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他们被招来洛阳，绝对不是为了守备，而是要准备打仗。

嵇凛：真的不妙呀，在南方的大将军手上部队又累又伤，根本无法和那些勇猛的胡人相抗衡。更何况里面还有许多和他不亲近的将领，到时他能动用多少人都是问题。

桓楷：那个刘禅真是混蛋，这时候就想过河拆桥？

嵇凛：谁不想当真正的君王？是包括大将军和公主在内的人太过天真，以为靠著一己之力就能改变这个定律。我担心的是，刘禅会向魏王要求断绝对姜维的援助。魏王经历过许多磨难，一定会为了避战而答应。然而等到姜维被讨伐之后，下一个一定是我们魏国。

桓楷：我去说服魏王，要他想办法支持大将军。你们两个去通知大将军府的人。

嵇凛：就这么办。

## 雒阳大将军府

张华：感谢两位的相告，若非如此，只怕我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嵇凛：这件事情要尽快，得在陛下出兵以前通知到大将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魏舒：我认为陛下至少在建业陷落以前不会出兵，所以还有

一点时间。只是真正麻烦的是，魏国一旦舍弃大将军，我们将孤立无援。

嵇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魏王为了和平什么都会做，偏偏这时公主又不在邺城。

张华：这些都是钟会那一伙人计算好的，为了铲除一个大将军，居然使出这么多花招。两位姑娘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

嵇凛：请说。

张华：想请你们帮忙通知大将军，因为雒阳认识你们的少，不容易被察觉。阳元，你则留守府中。

魏舒：怎么？你也打算出城？

张华：事到如今，大将军很可能会孤立无援，我必须为他寻找另外的盟友。

嵇凛：只是，以我们两个女孩子的脚程，真的有办法及时赶到吗？

台与：不用担心，邪马台国巫术道具之二...任意门！只要用这个，可以把所消耗的路程时间减半。

嵇凛：天底下还真有这种东西呀？！

台与：（怎么办，我该说剩下的事情吗？钟会对我们说的那些话，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要是真的实现，我们哪需要求援？可是，这些人在我迷路时救了我，这样做真的好吗？）

**将临的命运 建业郊外**

姜维：这座山叫做幕府山，位在建业的北方，从这里看建业城可以说是一览无遗。你看看建业周围的那些城寨，除了最大要塞石头城外，还有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城等等。若不是因为我军有强大的数量优势，加上敌人自己内乱，要在短时间之内压制这些要塞并不容易。

马隆：老师能在短时间之内完全掌握东吴地理，学生真是佩服万分。

姜维：这些只是综合石苞和王濬的报告得来的成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马隆：学生相信，攻下建业绝对不是什么问题。但是...

姜维：孝兴，你有话要说对吗？

马隆：老师想清楚了吗？建业陷落之时，天下将尽归为大汉的领土。

姜维：这些早就已经在设想范围内。

马隆：到时天下没有战争，老师您的前途可是难以预料呀。您的权力并没有大到足以支配天下，陛下仍有足够的权力来制服您。您虽然手握重兵，但那些兵全都是从北方过来，家眷都在洛阳一带，万一和洛阳翻脸，那些兵根本不是战力。而新收的江东部队更有国仇家恨，绝对不可能相助。

姜维：我没有要和洛阳作战的意思。

马隆：事情由不得您呀，就算陛下无意对付您，钟会呢？马谡呢？

姜维：幼常不是那种人...

马隆：学生加入汉军的时间很短，不清楚马谡和您的交情。但是学生很清楚，就算过往交情再深，现在的他早就因为忌妒而和您对立。如果不先准备，您就算是想要引退也不可得。看看周亚夫的下场吧...

姜维：.....

马隆：学生认为，您该拖延这场战事，能打多慢是多慢。只要东吴仍在，洛阳那边就不会对您采取任何行动。

姜维：养寇自重...这方法固然是有见地，但却有相当的风险。现在战争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天气也越来越热，这么多的人挤在建业旁边，发生传染病的机会很高。万一传染病开始流行，我们只能被迫撤退，而面对敌人的追击，很可能会溃散。

马隆：可是...真要傻傻攻破建业，老师您真的会陷入危机呀。

姜维：为了我一个人，让数十万大军陷入危险，这绝非我的风格。放心吧，就照预定计画攻击建业，不会有事的。

马隆：（看来，我得私下和其他将领们商量好对策才行。要不然，老师真的很危险。）

## **最后的孙吴 姜维军营帐**

诸葛瞻：真的很抱歉，晚了这么多天才抵达这里，江上的铁锁太难清理了。

姜维：没关系，至少思远你成功削弱陆抗的兵力，才使得我

们能在濡须口打败他。靠著这样的功绩，在平定建业之后，你应该可以官复原职。

诸葛瞻：大司马吗？经过西陵一败，其实感觉自己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担当此职。

姜维：别这么说，过去我也打过非常难堪的败仗，没有那次的经验，岂能有后来的成功？

诸葛瞻：（应该是段谷那次吧。当时我居然还去攻击姜维，想想还真是不懂事。）

姜维：目前各路部队正在加紧攻击周围要塞，王浚、鲁芝、诸葛靓和张虎等都有各自的任务。但是那些都只是牵制部队而已，真正的攻势还是要靠我们。

姜维：纵然敌军在濡须口丧失不少，但还是很难保证建业不会有预备的战力。大家还是要步步为营，避免意外发生。这就准备拿下建业，让天下再度回复太平。

马隆：还请大将军您多思考一下未来的事情。

姜维：未来的事情吗...

诸葛瞻：没想到陆抗就这样死了...到最后西陵之战的帐终究没办法和他算清。总感觉他像是赢了就跑一样...

姜维：死的人不管曾经多么亮丽，他终究是输给活着的人，不管是司马昭、邓艾还是陆抗都一样...

句扶：对付施绩的工作请一定要交给我，我不希望他在这场战争中阵亡。一方面是因为他父亲朱然，另一方面也是他在我最

困顿的时候帮助过我。

夏侯霸：虽说攻城战并没有特别有利于骑兵活动，但已经比水战好很多了。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发挥了。

杨兰：我倒真想见识一下孙皓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能让陆抗对他如此死心蹋地。

袁綝：义母现在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否则面对现在的情况，一定感慨万千吧。希望义母在天之灵，能够谅解我们的行为。

柳隐：这场战斗看来是最后的决战，或许我也该考虑退休了...能够八十多岁还在战场上打滚，我应该破了廉颇的纪录吧。

来忠：（就算再怎么忌妒，去和钟会合作也太离谱了。以钟会过往的纪录来看，就算扳倒大将军，他也会反过头咬死合作的对象，难道他真的失去理智了？）

曹绫：攻破建业之后，你打算怎么处置东吴？

姜维：我是希望能够比照魏国的模式处理，所以希望这次战争中，能够让孙家多活几个。

曹绫：可惜呀，你这样做，不只洛阳的皇帝不会高兴，江东人也不一定会领情，可以说是两面不讨好。

姜维：就算如此，相信对的事情就要去做。

曹绫：这回答还真有你的风格。

诸葛果：建业的守备能力颇强，再加上距离吴郡豪族的根据地近，势必会有激烈的抵抗。不过相信以主公的能力，拿下建业还是不成问题。

向充：（我不断寄信给老师，却总是得不到回应，难道他真的要和我们为敌？）

## 建业之战

孙皓：忠勇的大吴将士们，现在半数的贼军已经被陆幼节的烈火葬送在濡须口，这火焰的光辉正是我们大吴正义的证明。受到决定打击的贼军，所残存的战力已是虚有其表。真要说的话，不过是一些渣滓罢了。朕敢断言这个软弱的集团一定无法攻陷建业。天下由我们大吴国民选出优良人种加以管理，才第一次能获得永生、延续。如果不能战胜北方万恶的贼军，不只是大吴的危机，甚至是天下的危机。我们要让无能的汉政府应该要瞭解到，现在是天下将要迈向光明未来的时候，大吴万岁！

薛莹：（大哥呀，当年你对景皇帝说的亡国之兆，现在我们大吴哪个没有？）

陆凯：（陛下确实很器重我，但是我陆家也为了你死伤惨重，现在双方应该算是扯平。幼节，虽然你的表现真的很让人尊敬，但我还是认为你不该这样牺牲，你的性命应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

鲁淑：听见了吗？通篇的谎话，明明在濡须口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是我们，居然还敢说成是大胜。底下的人更是盲目，要是濡须口真的赢了，我们会需要在建业打守城战？

施绩：这道理我也懂，不过如果说了实话会如何？只怕建业



的军民会跑掉一半以上。不论如何，既然在之前政变中决定站在陛下这边，我们就得奋战到底。

鲁淑：你说得是...只是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我们两个人的父亲现在还活着，看见大吴变成这样，一定会很痛心吧。

施绩：那是必然的...

周处：就算知道是谎言，我也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了。要是建业陷落，我江东人未来还能出头天？

张悌：为了提拔之恩就白白去送死，是不是很蠢呢？不，我不这么认为。一个人能够为理想而死，总比失去目的的苟活要好得多。

孙歆：旁边的张悌真是疯子，现在的大吴哪可能是那些贼军的对手。我好歹也是孙贲的孙子，这孙皓居然还敢对我颐指气使的。别人不知道真相，我可很清楚。本来我们祖父可是袁术指定的孙家部曲继承人，哪知道都被那孙策篡夺了。要是换成祖父带兵下江东，现在当皇帝的是我，才不是你孙皓呢！

沈莹：今天或许就是丹阳青巾军的最后一战。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但没有恐惧和悲伤，反而一直期待着结局的到来。不过，我还是希望了解我的人来帮忙画下句点。张嶷，不知道你在阵中吗？

吾彦：上大司马，我一路跟着您奋斗到底，看见了您的智勇，也看见了您的无奈。曾经我想过要像您一样殉国，但现在我犹豫了。我的内心深处似乎还是感到不甘，我的人生不该在此终结。

上大司马，您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陶璜：我好怕死呀，想要当场投降，但又怕背上背叛者的罪名。想要学其他忠臣烈士战死沙场，却又没这勇气。城外的汉军你们快点进来吧，帮我做出决定，这样对大家都好，哈哈...

丁奉：(把我的亲属都控制在城内，逼得我必须为孙皓作战，真是卑劣但有效的手段。但我恨透了这个暴君，不想为他效力。看来只有战死才能解开这死结。)

孙震：我那个老弟真是丢人，看到敌人就跑，害得我也跟着被贬官。我一定要死守白虎门，绝不让敌人进来！

锦帆贼甲：其他人都离开了？

锦帆贼乙：大姊头说的话，有谁会不听呢？大概就只有我们两个吧。

锦帆贼甲：哈哈，毕竟我们是第一代的锦帆贼，论梯次可是最老的。

锦帆贼乙：年纪一把还叫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大姊头，想想还真有趣，真是不虚此生了。说什么都要保护好大姊头，绝不能让她有什么意外。

锦帆贼甲：那是一定的！

甘宁：让我一个人守公车门吗？好久没有这么像样的挑战了。有本事就来吧，我会让你们有去无回！

姜维：其实这连串战争的发生并非我的本意。但既然发生了，

就只有让它早点结束。这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战，这场仗打完，大家就可以解甲归田，过自己想要过的日子。请大家再坚持一下，太平之世马上就要到来。

糜照：阿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确实是最后的机会了。

诸葛尚：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办得到，我连她一招都接不了。

糜照：强悍不见得只有武艺，武艺不如她，至少心志要赢过她。虽然对方没有发觉，但她在无意识中，一直在向你求救。用全力去拯救她，不要让她死在这里，我相信你办得到的。

诸葛尚：多谢了，听完你的话，感觉自己似乎什么事情都办得到了。

糜照：哈哈，之后喜酒的时候要请我坐主桌呀。（真羡慕阿尚，随便都有美人找上门。我呢？却到现在都洗刷不了“成都糜不挑”的污名。）

马扁：陛下呀，其实阿扁得到一封来自北方的密信。

孙皓：哦？让朕来看看...马扁，你到底在想什么？要朕想办法在这里拖延姜维，然后好方便洛阳那边凝聚战力来对付他。朕什么时候需要北方那些贼人的协助？

马扁：可是，利用北朝君臣矛盾，是偶们获胜最好的机会呀。

孙皓：哼！没出息，朕绝对可以亲手干掉姜维，不需要洛阳那边的帮助。

马扁：是！其实阿扁早就觉得不对劲了，那应该是北朝的缓兵之计，幸亏陛下英明，及早看穿敌人的诡计。（看来这边是混不下去了。仔细想想，阿扁也是外族人，为什么不...嘿嘿嘿...）

姜维：甘宁堵住公车门，暂时不要和她交战。先清光内城外所有的敌兵，我们的援军马上就来了。

吾彦：事到如今，能多拚一个敌将是一个了。

赵统：好强的杀气，就让我来会会你。我是赵云之子赵统，敌将也报上名来！

吾彦：吴郡吾彦！

赵统：赵家秘技飞鹰！

吾彦：果然不简单！哼！就算你是赵云之子，我也要战胜你。土爪！

赵统：光牙！还没结束，崩山龙爪旋锋！

吾彦：可恶呀，就差这么一点点...

赵统：就算只差一点点，这已经是足以决定胜利和失败的差距。你还年轻，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不应该在这里急着丢掉性命。

吾彦：.....哼，任凭你们处置了，我吾彦绝对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沈莹：和我决战吧，我不希望死在其他人的手里。

张嶷：既然如此，就只有奉陪了。

沈莹：不需要多余的动作，只要一击决胜负！

张嶷：正合我意！

沈莹：张伯岐，真了不起！

沈莹：战到最后一刻，也算是为大吴尽忠了。丹阳青巾，就和我沈莹一起埋葬在历史的洪流中吧。

张嶷：丹阳青巾也好，无当飞军也好，纵然是雇佣兵，但是让这些外族一直为我们的战争牺牲，终究不是长久之道。可以的话，希望这些外族不要再因为生活困顿而投身这种危险环境了。

文鸯：不错嘛，光在城外就感受到甘宁的杀气，看来这场战斗有机会传扬千古。

文虎：二哥，我们还是不要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要不然...

文鸯：不用担心，真正强者的决斗，只需要一刻钟就够了。等着我吧，你这让我神魂颠倒的女人！

锦帆贼甲：这种恐怖的感觉...自从逍遥津面对张辽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

锦帆贼乙：不能让那个人接近大姊头，他太可怕了。

锦帆贼甲：就算是死，也要挡下那个怪物。

锦帆贼乙：绝对不让你接近大姊头！

文鸯：空有忠诚，没有实力，那么你的命将丢得毫无价值。

锦帆贼乙：这家伙，太可怕了...

文鸯：不要挡我，你就不会死得这么难看了。

锦帆贼甲：当年我在面对张辽的时候逃走，侥幸成为第一代锦帆贼少数的生还者。但是那样活着的屈辱，却一直跟了我好几

十年。这次我不会逃跑了！

文鸯：如果只有这样的实力，你就算没跑，也只会马上变成张辽的刀下鬼。

锦帆贼甲：锦帆贼的弟兄们，我来了...

文鸯：虽然很不自量力，但是勇于面对强敌的表现，还是深深感动着多愁善感的我。

文鸯：终于又见面了，这次我们是不是能分个高下呢？

甘宁：寿春之战时的手下败将，你也有脸来挑战？

文鸯：你的飞刀留在我胸口的伤痕仍在，这不就是你我命运之间的羁绊？

文鸯：就是这样，随时会丢掉性命的感觉，不知道已经有多久没经历了。

甘宁：那么这次就直接让你没命了！

文鸯：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气势仍在，你似乎变得没有过去那么强悍了。

甘宁：少啰嗦，你有本事打倒我再说吧！

文鸯：弱了，真的弱了...难怪你只能仰赖那些弱到可怜的手下。

甘宁：你把他们怎么了？

文鸯：杀光，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既然那是他们所愿，自然就成全那些人。

甘宁：你这家伙！

文鸯：对，就是这样...再愤怒一点，我要看你真正的实力。

甘宁：落居下风的你，居然还说得出这种话，看来你只有张  
嘴而已。

文鸯：那么我就来证实我的说法！北斗断骨筋！

甘宁：绝破十字冲！

文鸯：岩山两斩波！

甘宁：残影烈昂刺！

文鸯：八闷九断！

甘宁：绞牙鸣冲斩！

文鸯：死斗气断！

甘宁：雷旋豪天牙！

文鸯：有情猛翔破！

甘宁：凤凰天翔驱！

文鸯：北斗柔破斩！

甘宁：烈震干冲破！

文鸯：看来对你期待太多，是我的错。

甘宁：这是？！

文鸯：这叫北斗七死骑兵斩！对付没看过的招就不行了？你  
真的变弱了，那个光靠本能就能吃掉人的甘宁到哪去？

文鸯：北斗杀法究极秘奥义！苍龙天罗！

甘宁：居然...完全看不见你的动作...

文鸯：所以才说你弱了，过去的你，光用本能就可以吃下我

的无想转生，现在呢？可悲呀，难道你以为像你这样的怪物，还有机会能过人的生活？弱，真是弱到可怜，是什么原因让你弱成这样？

甘宁：我不想听你那么多废话了，要杀的话就请便。

文鸯：我会照做的，因为你弱得实在不像话。

诸葛尚：你这家伙！

文鸯：怎么又一个来送死的。

诸葛尚：（这家伙就是文鸯吗？光是接他这一击，就感觉全身骨头都要散了。）

文鸯：哦？！居然能够接下我这一击，你还不简单嘛，报上名来！

诸葛尚：诸葛尚！

文鸯：哈哈，诸葛亮居然也会有如此强悍的后代。不过，你的强悍还是有着缺陷，为别人而生的强悍，称不上是真正的强悍。那个败者就当作是我送你的礼物吧。

甘宁：诸葛尚...

诸葛尚：甘莘，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陪你离开这个战场吧。

孙皓：哈哈哈哈哈...光是这种程度就想要朕屈服吗？朕可是长沙桓王再世，新一代的江东小霸王，你们打不倒朕的！

姜维：如果不孤立孙皓是无法打倒他的，先集中火力在其他敌兵上。



陆凯：大吴军队并非贫弱，陛下也绝非昏庸，今日之战败实在是在是非战之罪。我有我该做的事情，就算是背负贪生怕死的污名也好，我都心甘情愿。

张悌：如此一来，就报了诸葛元逊的提拔之恩。能够以身殉国，张悌高兴都来不及了，岂会逃避呢？

薛莹：大哥，今日的结局，是不是你在交州战死时就已经预见的？只恨我现在地位低微，要不然一定会阻止陛下发动这场战争。我跟你们走吧，这场战争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孙歆：别打了，我投降！

柳隐：这家伙说我们渡江像飞的一样，我看他投降速度才像飞的一样。

陶璜：说话还绕圈子，实在太麻烦了。我愿意投降，反正现在的大吴是注定要灭亡的。

鲁淑：听候你们发落吧，我已经尽了力，剩下就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马扁：阿扁要走人了，反正黄河、长江没有加盖，随时都可以游到北方去。

孙皓：这家伙，看来朕相信他是最大的失误呀。

句扶：施绩，投降吧...都已经打到这里了，再抵抗也没什么效果。

施绩：我并非愚忠之士，和陛下的关系也没有像陆幼节那样深厚。我曾经以为，汉吴两国可以和平共处，成为永远的友邦，

现在看来是我太天真。或许正像邓芝说的那样，在并吞晋之后，我们两国终须一战。来吧，当年夷陵之战中，爹和你没有分出胜负，现在就由我来代替他和你决战。

句扶：既然如此，那么我就奉陪了！

施绩：奉劝你，我就算不如爹武勇，但也不是你放水就能赢的对手。看招！虎牙烈突！

句扶：现在的突刺...已经直追当年朱然的威力。杀！牙旋豪斧！

施绩：好呀，就是这样的威力，才能让爹都感到恐惧。龙牙灭突！防住了？

句扶：施绩，这招是舍命的招式，要抱着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心才能发挥威力。但你终究还是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裂风迅斧冲！

施绩：终究是败了...

句扶：生擒敌将施绩！

施绩：败军之将，要杀要剐随便你了。

句扶：既然如此，胜者给败者的命令就是，好好活下去。

施绩：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是为了配合我的软弱是吗？

句扶：我只是认为，活着需要的勇气，不见得比去寻死还要来得少。更何况，战后的东吴，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支撑着。

施绩：施绩领命...（幼节，你为江东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为江东保留自己的性命，大家都是爱江东的人。）

丁奉：姜伯约，请听丁奉一个请求。

姜维：丁将军请说。

丁奉：发动战争的人是孙皓一人，所以在建业城破的时候，请放过大吴的百姓。

姜维：我们在攻破洛阳的时候是秋毫无犯，现在对建业也会比照办理。

丁奉：如此，丁奉可以安心上路。

姜维：丁将军，我知道你的亲属被孙皓控制住，所以被迫帮他作战。只要你愿意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救出你的亲属来。

丁奉：不了，只死丁奉一人就可以救丁氏一族，这是很划算的事情。更何况丁奉还是贪图一个虚名，希望能以大吴烈士的身份战死，你就不要再劝了。

姜维：丁将军，保重了。

丁奉：这样是最好的结局，武将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战死在沙场...跟着这么多的名将上战场，打过这么多经典的战役，丁奉应该还是没有遗憾了。真要说的话，或许是自己鬼迷心窍，忘记自己是武人的身份，居然妄想去参加政争，差点害死自己一族。

姜维：为什么还不停止这场战争？你们的败象已现，再打下去只是白白牺牲而已。

孙皓：明知道眼前是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却还是勇于挑战。你走运，赢了司马家成为究极的胜利者。朕失败了，所以变成穷兵黩武的魔头。姜维，你做的事情和朕有什么不同？

姜维：或许真的没有不同吧，你的奋战精神我也确实敬佩，但你是不是愿意听我说呢？不管洛阳方面是怎么想，我并不想要消灭东吴。

孙皓：不想消灭大吴？那么你们的大军是怎么回事？

姜维：只是希望让你肯听我们说话而已，如果大吴能够和魏国一样，一起成为大汉的盟友，这对大家不都有好处？

孙皓：朕不是曹芳那个废物，为了对司马家复仇，居然连老祖宗打下来的地盘都不要了。朕要的是成为天下唯一的一人，而不是和别人共享天下。你的软弱方法是没有用的，就算天下因为你的威望，暂时获得平静。但是之后呢？分裂思想会再度兴起，大家轻则据地为王，重则相互攻杀，战争马上又会再起。只有以一个真正强者，建立起无可撼动的政权，让天下人唯他马首是瞻才是可行之道。

姜维：当年秦皇不也这样做了？他的天下维持多久？到最后大家也不过是变成为当皇帝而战，战争并没有停息。如果不能从根本解决这问题，日后战争还是会不断再来。

孙皓：你能够解决吗？若是你方法可行的话，战国时代也不会出现。

姜维：我相信去互相了解对方，绝对胜过用力量去压制。

孙皓：别傻了，只有力量才是一切。你过得太爽了，没有看过人性真正的丑恶。如果像朕一样，早就经历过地狱，你一定不会提出这么可笑的想法。

姜维：还是二宫之变吗？

孙皓：既然知道，又何必多问？

孙皓：哈哈哈哈哈...武烈皇帝、长沙桓王、大皇帝，最终你们还是没有保佑朕。这应该就是天命，绝对不是朕作战不力。姜维，别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更大的动乱，马上就要发生！

姜维：孙皓到底想要做什么...糟了，得快点阻止他才行！

## 第五十四回 谯郡之战

### 暴君焚城 建业皇宫

孙皓：昔日武烈皇帝在北方，破董卓、败吕布，击刘表，威震天下。长沙桓王集合众多好汉，讨平江东诸郡，建立大吴伟大基业。大皇帝，赤壁败曹操，夷陵败刘备，称尊建国，也是一代雄才。朕不甘心只能在东南称王，想要效法三位列祖列宗，让孙家声威真正彰显于世。

孙皓：朕绝对不认为自己做错，也不认为发动战争是横挑强邻的愚蠢行为。朕只是运气不好，碰上手下因循苟且，纵然有陆抗这样的英才相助，仍然无法克服那庞大的阻力。外面的人笑吧，后世的史官写吧，反正失败的朕没有办法辩解。你们既然要把朕说成暴君、昏君，那么朕就做出真正像是暴君的事情来！哈哈哈，就让这建业城跟着朕一起消失吧！朕就算是死，也不会向你们北人屈服，更不会把孙家的心血结晶拱手让出。

孙皓放火焚毁居城太初宫，姜维完全不及阻止。大火顺着继续延烧到周围的建筑，一时间整个建业陷入火海。虽然汉军尽力抢救，但整个建业仍然被烧掉一半，居民和守军死伤惨重，这座堪称有王者气的城市，如今却成废墟。

杨兰：实在是太惨了，整个城被烧成这样，到处都可以看到被烧得焦黑的尸体。这个孙皓，比司马炎不知道混蛋几倍，打败

仗居然就烧城，完全不管城内人的死活。

诸葛果：对皇帝来说，这些人就和家畜一样，是他的财产，死活都由他处置。司马炎只是愿意将洛阳的人交给主公，本质上和孙皓没有太大差别。

姜维：我同意，所以我愤怒的对象并非是孙皓，而是无法阻止这一切的自己。

曹绫：与其在那懊悔，不如想想该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建业荒废，不足以作为治理江东地区的治所。百姓流离失所，大族惶惶不安，如果处理不好，怨恨将马上产生。

姜维：所以应该要赶快受降，然后让东吴政府回复运作。交给在地人统治，至少比派官造成怨恨要好得多。

曹绫：这是藉口吧，你其实一开始就打算要让这里变成像河北地区那样。

姜维：看过孙皓做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很庆幸，统治天下的不是他。但是，人们不能一直期待运气，指望在位的皇帝一定是圣明的。所以我认为，至少要给人们选择的机会。

杨兰：似乎东吴的人来了！

施绩：大吴左大司马施绩。

陆凯：大吴丞相陆凯，献上大吴户籍表和全部印信，在此向大汉投降。

姜维：看见两位仍在人世，姜维感到非常欣慰。当时在濡须口看着陆抗自尽却无力挽回，到现在都引以为憾。

施绩：施绩并非不想追随幼节，只是认为自己还有未了的事情没有做。

陆凯：幼节是我们吴郡陆家的典范，失去了他，就算有十个陆凯也不足以弥补。

姜维：姜维在此保证，绝对对建业人民秋毫无犯，并且将尽全力救助。我军的物资已经开始分配给受灾军民，余下物资将从荆州调度。而名医皇甫谧也将从北方带着他的团队南下，只要他抵达，相信可以救助更多伤患。

陆凯：如此我们的心愿已了，可以随时上路了。

施绩：敬风，别急着去寻死，你忘记还要抚养陆抗那五个孤儿？就像我被俘的过程中，句扶跟我说过的，就算是借口也好，只要活着，就能够改变很多事情。

姜维：没错，孝兴之言非常正确。姜维并不想消灭大吴，反而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大汉的伙伴。所以，像你们这样的人，将是未来新生吴国的支柱。

陆凯：吴国吗？是要我们比照目前的魏国？

曹绫：我们魏国目前仍保有相当的自主权，洛阳朝廷并没有干涉太多事情。

姜维：相信未来的吴国和之前大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这点我可以赌上自己性命来保证。

陆凯：这样看来，我们这场仗还真是白打呀...

姜维：恕我冒昧问一下，目前孙家是否还有继承人？



施绩：嫡系子孙几乎都已经不在人世，目前可以考虑的对象就是景皇帝的剩下三子，还有名声不好的章安侯孙奋。

陆凯：二宫之变的影响太大了，大皇帝的子孙或多或少都被牵连进去，所以剩下真的没有几个人。

施绩：在下倒是想到一个人，他是长沙桓王的孙子，上虞侯孙奉。虽然之前默默无闻，但是没有不好的传闻，论血统也纯正，继承大吴应该没问题。

姜维：那就请施将军去请他来建业，我会立刻向陛下报告此事，相信马上就可获得许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事情好像还没有结束一样。特别是文鸯，为什么他要走得这么匆忙，他到底要去哪里？）

## **契约 汉军军营**

甘宁&诸葛尚：.....

糜照：嗯...看来这里没有我的事了...

诸葛尚：阿照，你要丢下我一个人？

糜照：拜托，难道连把妹都要我帮你吗？好好干，我会在背后支持你的。接下来就是你们年轻人的时间，不打扰你们了。

甘宁：为什么要救我？之前我好几次差点杀了你，难道你忘记了？

诸葛尚：你明明放过我很多次，要是你认真起来，我早就活不到现在了。

甘宁：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管是什么时候的我，都不曾这么犹豫过。

诸葛尚：因为你不是战争机器，你的心中还是对于过正常生活有一丝眷恋。

甘宁：正常生活？

诸葛尚：我认为，人生下来不该是为了相互残杀而活，应该是要相互关怀，相互依靠。你的人生一开始就因为别人的影响而出差错，所以导致你过了这么多年扭曲的人生。但是你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过正常人生。这段失去的时间已经不可能再挽回了，但至少还可以把握剩下的人生。

甘宁：诸葛尚，你错了...选择过这段人生的是我自己，不是任何人。

诸葛尚：怎么可能，不是陆家父子害你的？

甘宁：他们是救我，让我从甘瑰制造的地狱中解放出来。

诸葛尚：你的父亲？

甘宁：他被流放会稽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表露出对孙权的怨恨。祖父甘宁在逍遥津之战丧尽了大半的锦帆贼，然而战后孙权却对他不闻不问。比起对凌统的照顾，甘宁的下场极为凄凉。凌统的儿子可以统领父亲的部曲，而甘宁的部曲居然在甘宁死后，全数改拨由潘璋统领。

诸葛尚：我一直听说甘兴霸是孙权重用的宿将，难道真相不是这样？

甘宁：不，他很受很重用，孙权也为他的死哀伤过。不过那是因为他勇猛善战，而不是因为他是孙家政权的核心人物。当然，这些事情我不可能知道，全都是甘瑰说的。

诸葛尚：这么说，你的地狱生活就是...

甘宁：是甘瑰造成的。他为了摆脱孙权的监视，选择诈死。虽说孙权不再注意他，但他也疯掉了。想要知道一个失意的疯子，怎么把他的怨恨出在自己女儿身上？在一次他差点要了我的命的情况下，我宰掉他，并且开始失控杀光靠近自己身边的所有人。不久我就被逮了，本来预定是要秘密处理掉我这个大吴的黑暗面，却被陆逊救下。

诸葛尚：我已经很了解了。陆家父子虽然很残酷地将你往战场上送，但如果没有他们，你早就死了。

甘宁：陆逊给了我这个指令，要我用这条命去效忠他陆家。现在陆家父子都死了，大吴也灭亡。加在我身上的指令全部都失效，我也变得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为了你好，趁著我杀兴没有起来前，早点杀掉我吧。

诸葛尚：你说过，陆家给了你指令，让你得以存活。那么诸葛家就不能给你指令？

甘宁：我没想过...

诸葛尚：保护我吧！

甘宁：啊？！

诸葛尚：我很弱，刚才接文鸯那一击就差点不行了。如果日

后碰到像文鸯那样的猛将，我需要你保护我。

甘宁：哈哈，你真的很有意思，要个少女来保护你。

诸葛尚：我是认真的。

甘宁：那么...请照着念！汝身在吾之下，托付吾之命运于汝之剑...

### **荆益联姻 汉军军营**

诸葛瞻：真不愧是我的儿子，三两下就收服东吴第一猛将甘宁，我这做父亲的也可以骄傲一下。

诸葛尚：爹，甘宁是她继承的名号，她本名其实叫做甘莘。

诸葛瞻：说得也是，子孙避讳祖先名讳是理所当然之事，再说甘宁也不像女子之名。

诸葛尚：爹，孩儿还想要向您报告一件事。

诸葛瞻：说吧。

诸葛尚：是关于孩儿的终身大事。

诸葛瞻：也对，算算你也该成家了，是看上哪家的姑娘？蒋家？费家？还是董家？

诸葛尚：都不是，是身边这位甘莘。

诸葛瞻：你是要把爹气死吗？甘...甘宁的家族能够跟我们诸葛家相提并论？你的祖父是闻名天下的诸葛丞相，而那个甘兴霸是什么人？是江贼耶！不行！我们诸葛家不能和贼寇通婚，会害我们被天下人耻笑！

甘宁：.....

诸葛尚：（忍耐一下，我们的救兵马上就到了。）

诸葛瞻：姊姊？！您怎么来了？

诸葛果：小瞻，你认为甘家配不上我们诸葛家？

诸葛瞻：没错，那种江贼的后代，怎么能够进我们诸葛家门？

诸葛果：你知道甘宁的祖先是什么人？

诸葛瞻：不知道，想必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

诸葛果：不，是故秦名将甘茂。

诸葛瞻：甘茂？！这...

诸葛果：比起来，我们诸葛家的始祖葛婴名气可远不如他。

诸葛瞻：但...但是...甘家曾经是江贼...

诸葛果：但他也曾经是益州的名门大族。如果和这益州的名门大族通婚，正表示我们荆州人愿意重视益州人的态度。对大汉的族群融和也有正面效益。

诸葛尚：（姑母真会唬烂，明明甘宁连益州话都不会说了，还说成是益州大族。）

诸葛瞻：可是，我总希望尚儿能有更好的对象...

诸葛果：是吗？姊姊总认为没有人比她更好了。要不要也问问娘怎么想？

诸葛瞻：唉...我明白了，随他们去吧。但是别指望我参加婚礼。

诸葛果：那也行，诸葛家的婚仪没有当家参加，或许可以当

成奇观来宣传。

诸葛瞻：不行！这个脸我可丢不起！

诸葛尚：（没想到这么有用，爹真的被姑母吃得死死的。）

## 建业

糜照：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诸葛瞻：.....

糜照：夫妻对拜...

鲁芝：虽说婚礼乱七八糟，连基本的六礼都没有完成，但两人看起来还挺相配的。

赵统：不，卫将军已经快气死了，居然连迎娶都没做，就在建业草率完成拜堂。

张虎：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能早日完成这样的婚事，对于减少吴人的怨恨会有相当正面的帮助。

赵统：原来如此，或许我也该考虑娶个老婆了。

张虎：咦？你还没结婚？

赵统：咦？你结婚了？

柳隐：真没想到那个泼辣的东吴女将，穿起礼服还真有模有样。

句扶：嗯...真是没话说，如果不开口的话，看起来还像个大家闺秀。

施绩：至少小甘宁获得了幸福，这样幼节父子他们的在天之

灵也会感到欣慰吧。

关索：可怜的诸葛尚，这么年轻就走入人生的坟墓。

霍弋：就是说呀，早就说不要为棵樹放弃整个森林。

花鬘：霍弋！你再敢教关索些有的没有给我试试看！

**杨兰：虽说我早就立定决心，要等某个笨蛋等到天荒地老，但现在看着人家成婚还是感觉有点羡慕。喂，你有没有考虑找个人...**

**姜维：东吴平定之后，还有许多要做的事，建业的重建应该为第一优先吧...**

**杨兰：唉，算了。**

**诸葛果：.....主公，我...**

**姜维：东吴平定之后，还有许多要做的事，建业的重建应该为第一优先吧...**

**诸葛果：也罢...主公，关于重建建业的事...**

**曹绫：姜维，你看如何？这一对新人还挺让人羡慕的吧。**

**姜维：东吴平定之后，还有许多要做的事，建业的重建应该为第一优先吧...**

**曹绫：算了，或许这就是你的风格吧...**

## 行刺太子 成都 皇宫

刘璿：我早就听说文鸯将军天下无双，没想到今天终于可以见到本人。

文鸯：能获得太子亲自召见，文鸯感到万分荣幸。

谯周：太子，文鸯实在太过接近您了，万一他有什么不轨的举动，门外的卫士根本来不及救。

刘璿：别担心，文将军之前才帮忙出征建业，建立了不小的功劳。他都要加官晋爵了，怎么可能有不轨的举动？

谯周：这正是臣怀疑的一点，不久前才在建业的他，有什么理由大老远跑来成都？

文鸯：不愧是益州第一智者谯周，看事情总是这么面面俱到。

刘璿：你...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谯周：文鸯，你敢谋反？

文鸯：有两件事情是谯周看不清楚的，第一，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加官晋爵，所以那不构成什么效忠你们的理由。

刘璿：来人！来人！

文鸯：第二，要挡住我，一开始就不能让我踏进成都城，不然就算你全皇宫的卫士过来也救不了你！

## 迫切的危机 姜维军营帐

来忠：之前不断找你，都完全得不到回应，我还以为你和你老师一样。



向充：因为我不像你这么容易割舍掉老师！

来忠：我还以为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你应该早就放弃对我的敌意了。

向充：从南征以来，我一直试着写信给老师，希望能得到答案，但他一直没有回信。直到不久前，我终于受不了，直接写信问他是不是因为嫉妒大将军的功业而打算背叛他。

来忠：结果得到了回信？

向充：对，但内容却是...师徒分道扬镳，从此恩断义绝。我真的没想到老师会变成这样，过去的他，一直是大将军的最好帮手。就算是老师效忠陛下，但大将军并没有任何叛逆行为，他那样做根本是以私废公，真的丑陋至极。

来忠：看来你似乎被那些话冲昏头了，你仔细推敲一下话中的意思。

向充：什么？

来忠：你不觉得，如果是真的要和你切割，他会用这么严厉的语气来说？

向充：或许那是因为，老师认为要这样切割，才能彻底斩断我们的关系。

来忠：或许吧，但我在想，如果是他在警告我们，马上就有危难将临呢？

向充：危难？

来忠：嗯，或许他话中还有更深层的意思等待我们去发掘也

不一定。

向充：这...真的会如你所想的？

## **文鸯的真意 成都 皇宫**

文虎：二哥，宫中卫士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

文鸯：事情办完也该走了，不然一直面对那些烦人的杂兵只是浪费体力而已。

谯周：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文鸯：你捡回一条老命就该高兴了，还想问那么多？

谯周：你杀了我还比较好一点，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大汉未来的继承人就这样被你给杀了！失去储君，到时轻则发生像东吴那样的夺嫡战争，重则国土分裂，再度内战。

文鸯：那不好吗？像现在这样脆弱的和平真的能依赖？

文虎：刘禅无能，就算真的让他统一天下，他也没能力去管理。到最后，只会重现后汉之世而已，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

文鸯：不如趁着英雄们还在的时候，让该打的仗一次打完，该流的血一次流完，这样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谯周：你知道会死多少人？

文鸯：那与我何关？战争之世再临，像我这样的人才能继续存活。好好留着你的小命，看着即将到来的终末之战。你的任务是在那之后帮忙收拾一切，可别轻易寻死了。

谯周：（这家伙居然提醒我即将发生大战，看来他打的主意

根本不是这么简单。谯周呀谯周，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眼睁睁看着战争发生，什么时候你变得如此无力了？)

## 雒阳宫殿 征召诏令

刘禅：朕刚才已经接到攻破建业的消息，实在感到非常欣慰。如今叛逆集团全被消灭，天下归于一统，先帝的志业现在可以说已经全部完成了。

钟会：陛下，事情其实并没有结束。攻下建业反而只是问题的开端而已。

刘禅：爱卿何出此言？

钟会：大将军带着全国的部队在建业，然而身边却没有能够制衡他的人。就算是皇后人在军中，但她没有官衔和军权，根本起不了阻止的作用。

刘禅：不可能，大将军忠心为国，要反他早就反了，何必等到现在？

钟会：微臣并没有说大将军有心造反，但有时候情况并不是他可以控制的。要是有心人拥立他，轻则成为孙权第二，严重还可以挥军北上，陛下不可不防。

郤正：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大将军过去也曾经制止过许多次部下不当的言论，他的效忠之心是无须怀疑的。

钟会：我们只是要防患未然，并不是要猜忌大将军，似乎秘书令担心过度了。

任愷：钟会此人只会挑拨离间，过去在魏的名声就非常低劣，请陛下对他的建言要多加谨慎评估。

和峤：此人没有别的本事，只有陷害忠良，过去他帮着司马家迫害舅父（夏侯玄），陛下在用此人请多当心。

钟会：微臣是陛下所提拔的，若是一直对微臣进行攻击，莫非是对陛下的用人有意见。

刘禅：众卿无须争吵，朕不讳言朕对大将军存有疑虑，但朕并不想效法高祖皇帝如此铲除功臣。如果大将军肯接受征召回来，那么在国家统一的前夕，为什么还要动武？

郤正：（看来陛下脑袋还是很清楚，知道随便发动战争对国家并没有好处。）

文官：陛下，大事不好了！

刘禅：怎么回事？看你如此脸色苍白。太子...遇...遇害了...

刘禅：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太子好端端会遇害？

文官：太子他临时起意要接见文鸯将军，没想到对方居然刺杀他于座前...

刘禅：文鸯呢？那家伙在哪里？

文官：跑掉了...因为成都的精锐将士都被调去征吴，所以剩下的人根本不足以对抗...

刘禅：该死的文鸯，朕要将你碎尸万段！

文官：陛下，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刘禅：快说！

文官：调动文鸯南下助战的，似乎是大将军...

刘禅：是吗？姜维...哈哈哈哈哈...

文官：陛下？

刘禅：姜维谋反，即刻召集洛阳所有军队，准备和他决一死战！

郤正：陛下，这件事情还没有确定文鸯和大将军的关系，怎么能这么武断？

刘禅：住口！朕现在不想听到那逆贼的名字，只有杀了他，才能一泄朕心中之恨！

马谡：陛下...打草惊蛇并非上策，姜维善于用兵，就算我们拥有庞大的战力，也并非一定可以取胜。

刘禅：难道你要朕就这样放过这逆贼？

马谡：其实这件事情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人去把他招回洛阳即可。如果他肯回来，就直接杀他一人即可，也可免去自己人干戈相向。若他不肯回来，则洛阳的精兵即刻开出，以铲除叛逆之名讨伐他，就算他再会用兵，也绝无胜算。

刘禅：好，就照爱卿的意思去办。现在全员戒备，随时准备讨伐逆贼姜维。右大将军，命你统筹这次作战，万一战争真的开始，你将全权负责讨贼。司空为副将，协助右大将军出征。

阎宇：臣绝对不会辜负陛下期望。

董厥：一定讨伐逆贼姜维。

荀勖：（钟会和马谡这两个混蛋，摆明是要搞得天下大乱，

他们在想什么？)

马谡：请让臣也随同右大将军抗敌。

阎宇：这...尚书令是朝廷政务重心，实在不宜随意离开京城。

马谡：右大将军真正想说什么，陛下也应该很清楚。臣过去打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败仗，在街亭狠狠被张郃羞辱了一顿。此战不但毁了臣的个人前途，也毁了丞相的北伐大业。不过，臣这些年来一直在姜维左右，他的战法和弱点都在臣的掌握之中，这点也请陛下一并纳入考虑。否则光凭缺乏统兵经验的右大将军，恐怕也是难以击败身经百战的姜维。

刘禅：好，朕也认为都过了四十年，爱卿应该不再是言过其实之人。

马谡：感谢陛下的厚恩，臣一定竭尽心力，为陛下击败逆贼姜维。

## 马谡出征 宫门

钟会：尚书令...您是不是太冲动了一点？

马谡：冲动？你是说我要跟随阎宇出征之事？

钟会：是呀，我们同样担任陛下的幕僚，只需留在雒阳统筹规画就好，何必出征冒险？

马谡：你认为出征是冒险？

钟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姜维毕竟是打败过邓艾和陆抗的一代豪杰，面对他总是会有些不安。

马谲：你是不是认为我太执著于和他决胜负？我是想要亲手解决他，因为他夺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还背叛了丞相。只是你搞错了一件事，这场胜负早就已经决定了。我军占尽了优势，姜维的后台被一个个拔掉，他现在根本就孤立无援。战争的决胜之处并不是只有战场，当我一手制造了所有优势时，他战术能力再强都不可能挽回这败局。

钟会：话虽如此，您是不是该稍微冷静一点...

马谲：我非常冷静！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冷静！

钟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马谲：你就在雒阳看好，丞相的神灵会庇佑何人？究竟是身为忠臣的我？还是心存叛逆的姜维？

钟会：马幼常，一路好走...呵呵呵...哈哈哈哈哈...

## **仁医再临 蜀汉军营帐**

姜维：幸亏皇甫大夫的“滥友堂”团队肯来这地方救助伤患，要不然建业百姓还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

皇甫谧：在下已经说过了，行医救人乃医者之本份，实在不需要感谢。而且如果在下能像当年华陀那样，组成强悍的“医龙”团队，现在能救的人应该更多。

姜维：其实如果没有这次南征，江东人也不会有此劫难。

皇甫谧：哦？在下还真有点意外，本来以为身为大将军的您会比谁都想要战争。

姜维：过去我所打的，是为了大汉生存的必要战争。但是当大汉拿下北方以后，双方实力差距已经大到不需要用战争解决。

皇甫谧：没错，战争本来就是解决问题最糟的手段，就像出拳打人，自己也会受伤。不过，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呢？当东吴灭亡，世间能威胁大汉的势力都消失，这大将军的位子就变得很尴尬了。

姜维：不知皇甫大夫有没有兴趣收一个年纪很大的弟子？

皇甫谧：哈哈，您真的是个有趣的人。

士兵：大将军，朝廷派来的使者刚才已经抵达建业，说要您亲自去接旨。

姜维：旨意？

皇甫谧：没想到抉择的时刻会来得这么快。接下来，就请您做出不会后悔的决定，不管是选择为了自己或是天下...

姜维：.....

## **抉择 姜维军营帐**

柳隐：诸葛绪，哈哈，这种人也配当使者？

句扶：他在潼关卑躬屈膝的模样，大家也都还记得呢。

诸葛绪：咳，在下是来这里宣读陛下的旨意，没空和你们吵架。

姜维：那么请诸葛将军宣读旨意吧。

诸葛绪：大将军姜维，讨破吴虏，功业至伟，朕悯其年事已



高，特许姜维返回洛阳安享天年。其余将士则留在建业继续安抚当地人士，无朕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咦？！这是什么内容呀，根本就是耍我来送死嘛。）

柳隐：果然，鸟尽弓藏了吗？

句扶：开什么玩笑，当我们看不出来这是要陷害大将的阴谋？

姜维：（这就是皇甫大夫说的决定吗？若是跟着回雒阳，还不知道会面对什么对待。但如果拒绝回去，只怕会被打成叛臣，甚至可能变成内战。到最后，只会走上曹操和司马家的路。该怎么办？不管做什么选择，都无法回头了...罢了，战争已经持续太久了，如果在和平到来的前夕再引发战争，那个罪过是我背不起的。就算我不在，相信其他人一定还是可以帮忙维持这个体制。）

姜维：我跟你去吧。

诸葛绪：还是大将军明理，这样在下也可以交差。

## 营救计画 建业附近

杨兰：如果不是你拉着我过来的话，我早就当场干掉诸葛绪来救姜维了。

曹绫：但是你也跟着来了，表示你也知道那样做没用。

杨兰：是没错啦，如果姜维坚持不让我救，到时候再怎么都是反效果。

曹绫：其实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就算救了姜维，之后还有很

多事要考虑。

诸葛果：当救下主公之时，也就是宣告自己要 and 陛下对抗，其实已经接近谋反了。一来主公绝对没有对抗陛下的意志，二来汉军之中，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和陛下开战。

曹绫：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姜维和其他人对刘禅彻底死心，哪怕是造假也行。

杨兰：你真是坏透了，弄不好真的会开战耶。

曹绫：杀一人而安天下，这种事情大多数人会同意，但我无法认同。

诸葛果：不管为了什么大义，都不能构成迫害主公的理由。

杨兰：那就做吧，之后有什么罪孽，就让我们来承担好了。我的眼界很窄，什么和平或是大义，都不关我的事，我只要姜维他活着。

曹绫：那么，就依计而行吧。

## **预定的计画 建业附近**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

诸葛绪：咦？！

步兵：逆贼姜维，你以为我们会让你回到雒阳？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诸葛绪：等...等一下...这太奇怪了...

姜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步兵：知道就好！自古以来，功臣永远没有好下场！除了夺权篡位以外，你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

姜维：你们真希望我说出这些话吗？还不承认，你们根本就不是雒阳派来的人。

步兵：什么？！我...我们真的是来杀你的！

姜维：应该是魏国的兵吧，这样看来是那位公主的主意了。

曹绫：想不到这么容易就被看穿了。

步兵：公主，请原谅属下无能。

姜维：如果说朝廷真的要杀我，不会选在建业杀，至少要到淮南地方才会动手。

曹绫：看来你还是坚信不会被朝廷陷害。

诸葛果：主公，您没发现诸葛绪的神色有异？

诸葛绪：没这回事...我只是...

杨兰：你的连络人已经死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姜维，暗杀你的密令现在就在我手上，要宣读是谁下的命？运气好的话可能是钟会，但如果是比钟会层级更高的人呢？

姜维：真的有这回事？

诸葛绪：饶了我吧，我真的没有选择了。

杨兰：（咦？没想到还真的有这样的命令？）

姜维：.....

诸葛绪：因为那是陛下的命令。

曹绫：事到如今，你是不是该有觉悟了，刘禅不会轻易放过

你的。

杨兰：那种烂皇帝，根本不值得你为他死。

诸葛果：主公，果已经有最后的觉悟了。

姜维：你们...

诸葛绪：大将军，我可以斗胆问一句话？

姜维：说吧。

诸葛绪：您真的有和文鸯串通暗杀太子吗？

姜维：这是怎么回事？

杨兰：暗杀太子，这罪名也太沉重了吧！

诸葛绪：洛阳那边暂时封锁了消息，但我想不久后就会传过来。文鸯他在不久前暗杀了太子后逃逸，因为是大将军您调动他南下，所以许多人都认为是您指使的。

姜维：我和太子无冤无仇，岂有杀他的理由？

曹绫：这个冤屈可是洗也洗不清呀，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

诸葛果：要是主公被打成谋害太子的叛臣...真的就无计可施了...

杨兰：可是会有人牺牲自己的孩子去成就计谋？

曹绫：不知道，只是如果那是刘禅的计谋，那么他将是远超过司马懿的可怕对手。

姜维：（如果事情真的变成这样，那么就只有死或是叛这两条路，但不论如何，自己都只能当叛臣了。就算选择叛，汉军除了过去常败军的核心外无人会响应，魏军归心似箭，吴军更是有

亡国之恨。这样看来，一死来化解这场危机，才是我能做的唯一选择了。)

夏侯霸：伯约，事情真的不好了...

姜维：怎么回事？

夏侯霸：幸好你还没有走远，现在赶快回到建业去商讨对策，事情真的不妙。

姜维：好，在这路上，希望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 **裂天之变 姜维军营帐**

嵇凛：看见大将军平安无事，嵇凛就放心了。

姜维：大概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陛下在洛阳集结了大量外族部队准备南下讨伐我。

夏侯霸：伯约，这次南征几乎都是你的功劳，到最后却落得被讨伐的下场，这有天理？

诸葛瞻：我不相信是陛下所为，一定是钟会和马谡这两个家伙挑起的战争。天下平定之后就杀功臣，这会有伤陛下的声誉。

廖化：只是就算如此，要我们大汉的军队去对抗朝廷的军队，怎么想也不对劲。

夏侯霸：难道你忘记过去伯约的贡献？没有他，现在你们进得去洛阳？

曹绫：（这完全是分化策略，但就算知道也无法预防，因为相救的理由实在是搬不上台面。马谡果然厉害，和他为敌真是可

怕。)

台与：各位...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姜维：这位姑娘是？

嵇凛：刚才忘了介绍，她是邪马台国的女王。这次我们能知道这么多事情，全都是她的功劳。她有方法可以听和说我们的话，所以不用担心语言不通。

曹绫：想不到邪马台国的女王也会到中原来。当年曹爽赐印给他们的时候我也在场。

台与：台与先向您道谢，不过现在事情真的很紧急。请您先原谅台与刚才有所保留，实在是诱惑太大了。皇帝的出兵不会成功，外族联军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要帮助作战。

姜维：什么？！

台与：有一个人，他在背后拉拢所有的外族，要他们凝聚起力量来造反。

## 洛阳

齐万年：哈哈，想不到朝廷居然这么信任我们，这么轻易就让我们聚在一起。蛮族虽有战力，但彼此欠缺协调和统合能力，真是汉人的刻板印象。

慕容涉归：目前大家的军队被分成两路，一路以我们北方部族为主，将攻击河北的魏国攻击。

石周曷朱：其他的部族则去南征攻击姜维。

高然弗：这样的安排太有问题了！

刘渊：怎么说？

高然弗：我们高句丽是北方部族，为什么要去南方？

姚柯回：你也奇怪了，难道之前的商议都没在听？还是你们高句丽人听不懂人话？

刘渊：稍微忍耐一下，现在暂且对汉人言听计从，如此他们才会放松戒心。

高然弗：话虽如此，但是我怕汉人早就知道我们的企图，那个倭奴女王完全不知去向不说，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个曾经当过汉官的...

孟琰：现在老子是南中第一豪酋，已经完全和汉人没有关系的啦。要是你不相信老子，大不了分道扬镳。

刘渊：请孟酋长不要见怪，这里有许多人不了解你们南中抗暴的经过，总以为你们对诸葛丞相言听计从。

孟琰：我们孟家是利用汉人才能爬到南中第一大姓的位子，但这充其量是手段，绝对不是目的的啦。老子的目的就跟你们一样，用武力取得我们该有的地位，不再受到汉人压榨。

李特：我们不用再怀疑孟酋长，但可以问一下，现在旁边那个骗吃骗喝的家伙是谁？

马扁：请大家不要担心，阿扁也是外族，是从宝岛夷州过来的人。

秃发机能：夷州？听都没听过。

马扁：大王没听过不要紧，重要的是阿扁拥有和大家一样仇恨汉人的心。那一年，阿扁和老婆酷妹阿珍本来在夷州活得好好的，却被吴国那个叫诸葛直的臭俗仔给绑来。阿扁忍辱负重，一直委屈自己侍奉汉人，直到现在才得到复仇的机会。阿扁和大家一样，希望自己部族能够独立建国，希望夷州人能够“逆轰高灰”。

若罗拔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想揍他。

刘渊：这么说来，那个人也同意你加入？只是他对于那个倭女王该怎么处置？

马扁：他说不用担心，就算倭女王去通风报信，也没人会相信这件事。更何况，那个倭女王把事情散布出去，反而对咱们有利，因为那会让敌人军心大乱。

刘渊：我懂了，确实如那个人说的一样。到时请大家记住“指令六十六号”，听到指令，即刻行动。

## **裂天之变 姜维军营帐**

廖化：真是难以相信，外族居然会集结起来准备造反。

张翼：那些外族不过是个些欠缺组织的打仗工具，彼此又欠缺信赖感，怎么可能会联合？

台与：那些都是台与亲耳听到的，绝对不会有假。

姜维：不，我相信。大家都太小看外族了，请仔细想想，我们过去交手过的那些外族领袖，他们的谋略和统御能力有很弱吗？甚至那个刘渊，他汉化的程度几乎比汉人还要汉人了。



嵇禀：那么大将军听到这话打算怎么做？

姜维：（现在该怎么办？我谋害太子的冤屈还未洗刷，现在说要进军勤王，只怕响应的人所剩无几。确实现在情况，如果放任北方混乱，我可以轻易成为拯救大汉的英雄，到时夺权也轻而易举。但是我那样做，和曹操与司马懿有什么分别？又对得起丞相的教导？丞相的教导并非是要我成为愚忠之人，而是要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行事问心无愧。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再瞻前顾后？）

姜维：诸位，不瞒各位说，姜维现在是受到朝廷怀疑的一方。

袁綝：这是怎么回事？朝廷怀疑？

杨兰：姜维，说了对你没有好处！

姜维：不，隐瞒并没有好处，反而只是表示心虚而已。人在成都的太子遇害，而凶手正是文鸯。

廖化：原来如此，因为你曾经邀请文鸯南下助战，所以变得脱不了关系。

姜维：姜维绝对没有谋害太子的计画，文鸯之后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我完全不知情，这点也请大家相信我的清白。

廖化：你不用担心，我虽然不喜欢你，但也明白你的为人，当年你既然不会暗杀费文伟，现在也没理由去暗杀没威胁的太子。

诸葛瞻：我也如此认为，你这个人就算再坏，也不会使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去对付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

樊建：这一定是陛下的误会，我们愿意帮你向他解释清楚。

姜维：既然如此，姜维再向诸位恳求。现在大汉陷入危机，

外族聚在京城图谋造反，陛下随时会有危险。姜维欲率领军队前去勤王，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前往，好解救大汉的危机。

廖化：这一点，我们做不到。

诸葛瞻：因为我们无法光凭一个外族女子的话就相信这件事。

樊建：若是那些外族仍是陛下的军队，我们和他们交战就是谋反。

张星彩：很抱歉，我也无法同意前往洛阳。

张翼：只要弄错一步，我们就变成叛军，马上背负谋反的罪名。

关索：……

杨兰：这种时候，我可不想管什么叛不叛的，既然姜维想要出兵，我就跟到底。

句扶：就算丢掉大汉的旗帜，我们仍然是常败军的一员。

柳隐：老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兄弟都打算跟你跟到最后了。

诸葛果：主公，请让果跟您到最后。

赵统：我从曹真入侵之时就跟着常败军，经过这么多年的战斗，我很庆幸父亲要我加入这个部队。

袁綝：义父的托付，袁綝至今难忘，我愿意加入这次作战。

夏侯霸：我们魏军随时准备提供援助，这不是为了大汉，而是为了伯约帮助复国的恩义。

曹绲：当年你在困境中拉了我一把，这个恩情不可不报。所

以既然是姜维你的决定，我自当跟随。

马隆：请别忘了在下，如果没有您的提拔，现在恐怕还在边地默默无闻。所以就算不是长时间跟随您的元老，还是愿意为您牺牲一切。

姜维：你们还真是...好，即刻出发，目标直向洛阳！

台与：大将军，台与能帮的忙有限，这个请您手下，应该会有些用处的。

姜维：多谢。

### **建业附近 嵇凛的行动**

台与：为什么不留在那里帮忙呢？

嵇凛：因为就算我们留下来也帮不到什么忙，你也看见了，汉军内部分裂成那样，身为外人的我们能说什么？

台与：我不懂，难道他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嵇凛：没办法呀，许多人只认皇帝的命令，就连明摆在眼前发生的事情也不愿意去正视。或许我渐渐明白大将军的想法，要是天下人还是这样，懒得思考，只知道服从权威，战乱时代一定会再来。

台与：这些事情对我太难了，实在听不懂。我们邪马台国反正就是有事就交给大家，然后再透过我做点神秘仪式来宣布这决定。

嵇凛：我们这边也没差到哪去，只是把你们巫女的观念换成

皇帝而已。只是大家太过依赖这皇帝，把所有的决定都交给皇帝做，对皇帝言听计从。于是，皇帝强势时，天下安危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国家统治品质全仰赖个人的素质。皇帝弱势时，大家为了抢那拥有无上权柄的地位而打得你死我活，天下永无宁日。就像现在即将发生的纷争，说穿了也不过是皇帝怕大将军抢他位子，想要先下手将他铲除而已。

台与：原来如此，皇帝似乎是战乱的根源呀...

嵇凛：嗯，不过现在我们没空管这么伟大的事，还是得先想办法解决掉眼前的危机。

台与：你想到什么办法？

嵇凛：我想要去找可靠的援军，愿意陪我去吗？

台与：一起去吧。

女子：拖由洒马，紫都洒卡喜得依拉夏以得思可勒斗某。

嵇凛：她在说什么鬼呀。

台与：她们是我侍女团“秋叶四十八”的成员，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右边那个叫“阿酱”，左边那个叫“由纪临”。

嵇凛：你们邪马台国人的命名还真有个性...

## **邺城宫殿 曹芳的命令**

桓楷：我们在洛阳探听到的消息确实如此，请魏王决定该怎么办。

陈泰：魏王，情况已经是不容犹豫了，万一汉军开始出发的

话，不用几天就可以渡过黄河，直扑河北而来。

曹芳：人与人之间的信赖终究是这么脆弱，我多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

费曜：真没想到匈奴人也愿意接受刘禅的命令，臣一直以为匈奴人是比较可靠的外族。

戴陵：那群人根本就是混蛋，先把我们的主力骗去参加南征，接下来再倒过来打我们。从头到尾他们就没有遵守承诺的打算，早知道当时就在洛阳和他们拚了。

曹芳：已经发生的事情，再去追悔都没用。众位有什么好提案？

山涛：现在邺城临时征召部队，大概还可以凑上一万人左右。虽说野战战力有些不足，但用来守城应该还可以撑上一时半刻。之后如果能等到公主他们回军，一切都还有希望。

何曾：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我们也没什么选择。大汉那边已经发出劝告信，如果我们愿意和姜维划清界线，保证军队不会渡过黄河。

桓楷：魏王，这正是下担心的事情。现在割舍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姜维，到时候洛阳那边翻脸的话，再也没有人会帮助我们。

何曾：问题是难道要打仗吗？现在姜维是天下公认的叛贼，我们需要为一个叛贼不惜牺牲河北将士的性命？

曹芳：那么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陈泰：一切以魏王的意见为依归。

曹芳：过去我不知亲眼看过多少忠臣义士消失在面前，因此悄悄立下一个誓言。不希望再有一个忠臣义士为我牺牲。太傅，就由你去向洛阳方面表示说我们不打算支援姜维。

何曾：是。

曹芳：丞相，你则去通知在外地的魏军，尽速返回河北。

陈泰：是！

桓楷：魏王，这样的决定太过短视了，您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曹芳：或许是这样，但是比起眼前即将发生的恶斗，我宁可选择未来的祸患。

## 同土操戈 汉军阵营

董厥：姜维果然是叛徒没错，居然还敢带军队北上。只是有一点我想不通，为什么他带的兵力会这么少？

马谡：既然那是他自投罗网，那就不要对他客气。

阎宇：说真的，我可完全搞不懂你呀。当日丞相没有处死你，让你在他身边效力了这么多年，难道你都没有念一点旧情？

马谡：当日姜维奉行丞相的遗愿，所以我愿意为他效力。当他开始背叛丞相时，他就是我的敌人。

阎宇：没有一点私情？例如说你的位子被他取代？

马谡：我一点都不在意这种事。

阎宇：算了，反正你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姜维马上就要被大军辗过。

关彝：（怎么办，看来这场仗是不能避免了。）

张遵：（谁知道？朝廷和大将军关系决裂成这样，我们除了奉命办事外还能做什么？）

张特：右大将军，发生不得了的事情。

阎宇：还有什么事情比姜维谋反更严重？

张特：我们的外族军队全部拔营离开了，想要阻止他们的人都被杀害，就行进方向来看，好像是要回雒阳。

阎宇：等一下，回雒阳？那些蛮族到底在想什么？

张特：现在我军剩不到五千人，和叛乱军的数量几乎没有差距了。

阎宇：怎么会这样？

董厥：那真的不妙，是不是该考虑撤退呢...

阎宇：嗯，看来也只有如此。

马谡：阎文平，你若是撤退，今后你将永远是丧家之犬。更会证明当日诸葛瞻和黄皓的决定是愚蠢的。

董厥：幼常，你到底在想什么？

马谡：我们该做的就是和姜维一战而已，没有别的。长久以来，文平总认为自己胜过姜维，现在不正是证明的时候？

阎宇：你说得有道理，既然陛下下命讨贼，我们就得完成这样的使命。

董厥：文平，马谡疯了，连你也跟着疯？

阎宇：我很清醒。我认为如果不趁着这时候讨伐姜维，日后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众将听好，全军列阵迎战姜维！要是哪个人再有意见，别怪我不留情！

董厥：（思远，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阎宇充其量就是这种货色。）

张特：（看来真的要打起来了，你们打死不要紧，最重要是我该如何逃过这一劫呢？看来是发挥我刘玄德第二智慧的时刻了。）

马谡：……（阎宇只是辅助...我才是真正要和你对决的人。）

由于诸多质疑，姜维的进军并没有获得大汉多数将领的响应，因此他选择带著少数跟著他和魏军向北进军。然而当走到谯郡时，魏国要求所属部队撤军的命令抵达，终于姜维做出了重大的决定。

## **四十年的决战 姜维军营帐**

姜维：魏军怎么决定？

夏侯霸：鲁芝和张虎决定遵从命令，已经带着大部分的军队离开。

姜维：所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仲权，你和公主就带着魏军离开吧。

夏侯霸：可是，光靠常败军这一点人，就算到洛阳也打不过那些外族呀。



姜维：就算如此，留着毫无斗志的魏军更是没有好处。不如放他们回去，总比在战场上无法自处好。

曹绫：夏侯将军，你就照做吧，这是目前我们能使用最好的策略。魏王的命令再怎么无理也总要遵从。

夏侯霸：我明白了...可是公主您不回去吗？

曹绫：我不是魏国的官员，不需要理会这命令。

夏侯霸：那么请公主您保重。

马隆：我军前方出现军队挡住去路了...

姜维：果然还是得和朝廷军队碰上吗？领军的是谁，我想要和他谈谈。

马隆：主帅似乎是右大将军阎宇，不过部队里有...

句扶：是谁这么重要？

马隆：在下过去只过他几次而已，但或许大将军对他很熟。

姜维：马幼常是吗？

马隆：是的。

姜维：我还是希望能和幼常谈谈，我不认为他是我们的敌人。希望大家也能抱着同样的想法，我不希望和自己人发生战斗。

曹绫：马谡的用兵如何我不清楚，过去只听张郃将军说他是个人不擅用兵的书呆子。不过如果之前朝廷那一连串的行动都是他规划的话，这人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

句扶：真的难以置信，为什么一个和我们共患难四十年的伙伴会在一夕之间翻脸。难道说，他这四十年以来从来没把我们当作

是伙伴？

柳隐：还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嫉妒而已嘛。当年那家伙也陷害过我们，为的就是怕老大威胁他的位子。现在看见老大北伐功成名就，嫉妒心就再度涌上。说真的，我一点也不意外。

赵统：过去在祁山面对张郃时，我和弟弟都怕得不得了。没想到当时出来安抚我们不安情绪的，正是那位被张郃打得体无完肤的马谡。我所认识的他，是一个温柔又为人着想的好人，他不可能真心背叛我们的。

马隆：没想到那个不多话的参谋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幼常。不过我不懂，为什么像他那样聪明的人，会选择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战场上和大将军决胜负？

杨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要当我们敌人，但是这次...我宁愿相信他有特别的理由。

袁綝：试着和马谡沟通一下吧，如果他知道那些外族隐藏的野心，应该会顾全大局放行我们才是。

诸葛果：主公，若是果的猜测没错的话，这一切都是因父亲而起。马谡对于父亲有近乎狂热的崇拜，因此当主公的方针和父亲的志愿有所抵触时，马谡自然选择背叛。这是父亲当初的安排没考虑到的地方，制造这么多困扰，果必须向您道歉。

姜维：别这样自责，丞相的安排在当时看来是最好的决定，他不可能算到四十年后发生的事情。

## 汉军阵营

马谡：你来了？

女子：是的，您托付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

马谡：进来吧，不要老是只在门口就走。

女子：是。

马谡：这么多年来，真的辛苦你了。

女子：这是份内之事。

马谡：现在你已经自由了，在我死后，谍报部队会跟着解散，你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女子：这是业务命令吗？

马谡：是的。

女子：那么作为工作多年的酬劳，可否向您请求？

马谡：说吧。

女子：让我看着您到最后...

马谡：好吧，随你便了。为什么你会这么坚持要跟着我？

女子：相类似的命运...因为亲人犯了不可原谅的过错，所以得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马谡：告诉我，你本姓什么？

女子：彭...

## 谯郡之战

阎宇：给我打倒姜维，只有让这个人死了，大汉才能长治久

安。

姜维：文平，你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还执迷不悟？

阎宇：比起那些外族小患，你姜维才是破坏大汉的元凶。我要在这里彻底铲除你，如此大汉才有未来。

姜维：你的忠诚心难道就只是这样？完全不顾现实，只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幻想？

阎宇：这不是幻想，你是敌人！你是大汉的敌人！

关彝：你说你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困境...

张遵：快点告诉俺吧。

张特：呵呵呵，两位关张之后，我的祖父名叫张世平，是个商人。他在先帝起兵之际，曾经赞助过他。

关彝：那又如何？

张特：我也受到过祖父的赞助，所以你们觉得是不是有什么巧合？

张遵：俺听不懂。

张特：简单来说，就是希望你们两个叫声大哥，然后我们来个“三结义”。

关彝：你白痴吗？

张遵：谁理你呀。

张特：你们想要战死沙场，害关张两家绝后的话，我是不反对啦。

关彝：.....大哥，你真的有办法？

张特：不错，你们看着。唉哟，本来我想往前冲的，自从膝盖中了一箭...

关彝：（靠，这样也行？）我背中了一箭...

张遵：俺头发中了一箭...

阎宇：那些临阵脱逃的家伙，真是丢了他们祖上的脸！

姜维：阎宇，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快点让开！

阎宇：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想要过去的话，就踏过我的尸体。

姜维：没办法了，只好打倒阎宇，否则根本无法进军雒阳。我军兵力有限，承受不起重大损失，因此请注意不要造成太多人撤退。

姜维：这个伏兵应该是你策划的吧...幼常，和你敌对之后才感觉到你的可怕。

阎宇：你这家伙之所以能当英雄不过是好运罢了。明明我可以打败邓艾和陆抗，却没有人给我机会表现。结果让你这奸贼走运赢了他们，侥幸获得高官厚禄。哪知道你居然不满足，居然还妄图叛逆。要是当初给我机会，让我坐你的位子，绝对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

姜维：文平，你认为你现在的表现就叫忠心？放任雒阳叛乱不管，也不顾陛下的安危，只是在这里和我纠缠。与其说这是忠诚，倒不如说根本在报私怨。

阎宇：啰嗦！为公也好，私也好，今天一定要宰了你。

姜维：文平，你还是执迷不悟？

阎宇：我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姜维：既然你一再相逼，我也只好得罪了！

阎宇：谁怕你！？呜.....可恨呀.....

阎宇：姜维，或许你真的比我行吧。既然如此，陛下就拜托你了。

姜维：文平？你果然还是记挂着雒阳之事。

阎宇：谁像你一样，我是忠臣呀。这样就好，至少我们之间分出了高下，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

马谡：右大将军已经遭到姜维的刺杀，现在全军归我指挥！

姜维：幼常，你的部队变得这么少，而且还没有一个外族，你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马谡：我们养的狗背叛我们，事情也不过如此。

姜维：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雒阳平乱？纵然你不认同我的理念，至少你也是效忠陛下不是吗？

马谡：哈哈哈哈哈...

姜维：幼常你笑什么？

马谡：四十年来，我一直想要你分出高下，证明谁才是丞相的继承人。碍于你奉行丞相的遗志，所以一直压抑自己的对抗心。现在你背叛丞相，我终于可以堂而皇之与你为敌。我不会放过现在这个机会。想要去雒阳，就先打倒我！

姜维：这就是你真正的想法？为了个人的欲望，就连陛下也放弃？

马谡：别这么看得起我，我很渺小，眼中就只有丞相一人而已。当你偏离了丞相的理念之时，你我就注定成为敌人。外族也好，钟会也好，甚至是陛下，这些人都不过是为了用来打倒你的工具而已。

姜维：像你这样的男人，怎么器量这么小！

马谡：我就让你知道，背叛丞相要付出的代价！

姜维：诸位...打倒...

杨兰：打倒马谡那个家伙吧，现在他已经是我们的敌人，不该对他留情了。

姜维：是呀，你说得对。

杨兰：（至少不要让姜维一个人背负这个痛苦，让大家一起分担吧。）

诸葛果：主公，这个滥用父亲名义的人，已经不配成为我们的伙伴。

姜维：是呀，你说得对。

诸葛果：就算痛苦，也请主公忍耐一下，大家愿意和您一起分担的。

曹绫：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和那个人共事的时光，但我也知道你对他的重视。就算如此，既然他挡着你回到洛阳平乱，那么就该把他当作叛贼看待。

**姜维：你说得对...**

**曹绫：你的苦痛就让我来分担，如果想要找个人怨恨的话，就找我吧，是我煽动你杀害自己的伙伴。**

**姜维：我们的路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马谡，进军雒阳平乱。绝对不能放任那些外族破坏好不容易取得的和平。**

姜维：我真的不懂，难道打倒我比平乱更重要？

马谡：这四十年来，我只体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心中其实一直期盼能当你的敌人。在和你敌对的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的潜力有多强，强到足以操控天下。

姜维：结果呢，你有想过你制造的问题将无人收拾？

马谡：那些都不重要了，反正这种背离丞相志愿的天下，毁了也不可惜。

姜维：你一直打着丞相的旗号，然而到最后...你真的在乎吗？

马谡：哼，你有这个资格质疑我？

杨兰：若是对别人，我不会废话这么多，但是你不一样。明明你曾经为姜维奉献过一切，为什么现在又要成为他的敌人？

马谡：姜维走丞相的路，就是我的伙伴。如果背弃丞相，就是我的敌人。

杨兰：你忘记过去姜维怎么在街亭救你？

马谡：那又如何？个人的恩情能和丞相的大义相比？



杨兰：你这家伙，明知道这些不是你的真心话，却还是套不出来你内心真正的想法。

马谡：那就是我的想法，你别白费心思了。

诸葛果：主公的敌人就是果的敌人，没有第二种可能。

马谡：就是这样的态度才是，不愧是丞相的爱女。

诸葛果：一再使用父亲的名义，然而内心却另有打算，这样真的就是尊敬父亲？

马谡：就算是丞相的女儿，你终究没有我了解丞相。体贴的时候比谁都体贴，狠毒的时候比谁都狠毒，这才是丞相。我现在要除掉姜维，就如同丞相当年除掉刘封和彭渊一样，这是贯彻自己的理念。

诸葛果：满口谎话，父亲不会用整个天下来除掉这些人，那是本末倒置。

马谡：你或许才智不亚于丞相，但心志实在太弱了。没有割舍感情的能力，终究你不能够成为丞相。

诸葛果：我不在乎，我只要为主公效力就好。

马谡：丞相，马谡为您感到悲哀呀。您的子女终究只有这种程度...

曹绫：马谡，想不到你还真有脸挡在这里。

马谡：哦，魏国的公主，之前一直想和你一谈，没想到直到现在才实现。

曹绫：带着这么薄弱的兵力，加上你低劣的军事才能，这场

仗你几乎毫无胜算。

马谡：你还以为我是四十年前的马谡？

曹绫：就算你在怎么进步，比起子丹叔叔和张郃将军，你还差得远呢。当年共商攻击街亭的行动，我也有参与其中，你的丑态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马谡：这么说来，打败你还有机会报仇了？

曹绫：你试试看吧！

马谡：哈哈哈哈哈，你真以为我会把你看在眼里？现在的曹家根本不比当年，充其量不过是困在河北的看门狗而已。是谁让曹家堕落成这样？有才能对抗司马家，但最终却还是选择让曹家放弃争霸。你这女人的限界也不过如此，被私情困住的蠢货。

曹绫：我是为了曹家最大利益才做出这种选择。

马谡：曹操听了都会哭呀，他会和袁绍握手言和，重新当他手下？不，他会选择抛弃友情，彻底将旧友粉碎。

曹绫：不，我相信有共存的可能，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马谡：是吗？看人脸色的和平，最后换得什么？到最后陛下会放过你们？

曹绫：难道你是希望战争弄得天下大乱？这就是诸葛亮的志愿？

马谡：你不了解丞相就不要乱说，丞相那坚强的心志，就算是曹操也有所不及。

曹绫：如果诸葛亮的心愿是如此的话，我就代替兄长，再一

次消灭他的野心。

马谲：你行吗？

句扶：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马谲：没错，现在的我就是你们的敌人。

句扶：句安也是，蒋舒也是，现在你也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不会犹豫，也不会对你心软，为了避免再出现像傅佥那样的牺牲者，我会尽全力粉碎你这叛徒。

马谲：真敢说，现在谁是叛徒？难道只有姜维才是正义？难道你没注意到，他所前进道路的终点，永远只有破灭而已？

句扶：就算如此，我还是会跟随他，直到断气为止。

马谲：哼，愚蠢的忠心，只会害了天下人而已。

柳隐：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你的嫉妒心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马谲：是吗？这就表示你的眼界真是窄到不行。

柳隐：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口口声声说什么理想，什么丞相的遗志，但看看你做了什么。引进外族、和钟会狼狈为奸，甚至还挑拨陛下下来对付老大，这些事情是丞相所愿？

马谲：你对丞相了解多少？只看到他表现于外在的才智，却没看见他为达目的，不怕任何牺牲与责难的心志。只要最后能够实现丞相的遗愿，我不会犹豫做任何事。

柳隐：算了吧，用丞相当幌子，到最后还不是在满足自己而已？你说再多，你的眼神却骗不了人。我看得很清楚，你现在看

老大的眼神，和在当时命令我们对抗羌人根本没有分别。

马谡：真想不到，我们的袁将军也会跟着姜维造反。

袁綝：我只是相信伯约的话，跟着他去平乱而已。

马谡：谁相信呢？没有皇帝诏令，带着军队直向京城就是造反。

袁綝：外在的毁誉不会影响我的决定，这是义父传承下来的教诲。

马谡：陈叔至是吗？你这袁绍之子真的能够像他那样？你的两个父亲根本就是对极的存在。

袁綝：你这招已经没用了。我不会以姓袁为耻，袁本初也是个伟大的父亲。他们两人都有坚强的心志，为了实现理想而不计毁誉。

马谡：真是狡猾的说法...不过也好，反正人总是要欺骗自己才能活下去。

赵统：就算你和我们为敌，我还是要感谢你。是你让我们兄弟克服恐惧，勇于面对张郃。

马谡：我只是要你们勇于赴死而已。若是你们胆怯，只怕连当牺牲品的资格都没有。

赵统：那也无所谓，不管你是怎么想的，至少你给了我们勇气。

马谡：.....太善良了...明明都到这年纪了，难道还不知道这世界没你想的美好？

赵统：父亲说过，这世界不怎么美好，正因如此才是美好。  
我们不需要否定这不完美的世界，而是要发觉他美好之处。

马谡：真愚蠢，你这外人本来可以置身事外的。

马隆：我拜大将军为师，所以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跟在他身边。

马谡：这样...嗯...

马隆：（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会动摇成这样？）

马谡：丞相，马谡只想让您知道，我已经完成您托付的事了。

姜维：什么？幼常，你说什么？

马谡：伯约，你还有时间管我吗？

姜维：告诉我你真正的想法！你刚才又叫我伯约是吗？

马谡：不重要了，那些都不重要了...

## 第五十五回 中原大战

### 马幼常的终点 谯郡战场

马谲：做得好，我输得一蹋糊涂...不但赔光了身边的士兵，自己也活不了多久。

姜维：幼常，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看看你身边的人，他们全是为你死的。

马谲：这一点牺牲算什么？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心太软，舍不得牺牲别人，这样是当不了英雄的。

姜维：幼常？

马谲：不要过来，我还是你的敌人！

姜维：就算是这样，你还是和我共患难过四十年的伙伴。没有你，我早就被杨仪的阴谋给吞噬。也或者在之后根本不会受到蒋公琰的重用。也或者无法和费文伟继续共事，更无法得到陈奉宗的协力。

马谲：.....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姜维：但是我们的友情不是过去，就算现在是敌人也好...

马谲：如果你还把我当友人的话，就照我说的做。在我死后，不准安葬我，直接将我枭首示众。

姜维：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马谲：因为我是大汉的叛徒，是把天下搞得一团乱的大罪人。

姜维：你在说什么？什么大罪人？

向充：那就是老师的真意。

马谡：你们两个家伙居然拖到现在才来，不是要你们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坚定跟在伯约身边？

向充：这点我们做不到...我无法和老师敌对。

来忠：我们选择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发现您的真意。

向充：这封信，一直放在您的营帐中，若不是您提醒我们要“恩断义绝”，恐怕大家还顾虑过去和您的关系而无法发现。

马谡：早知你们能完成使命，我就会选择做到底了。现在弄得不上不下，真和我的一生差不多。丞相...马谡完成您的托付了...

#### **四十年前的嘱托 蜀汉军营帐**

马谡：丞相，请回答马谡这个问题。您为什么要马谡继续活在这世上？

诸葛亮：那是伯约的安排，不是亮。

马谡：丞相，要是您早想要马谡死，根本就不会给伯约时间求情。

诸葛亮：幼常果然还是幼常，这样亮留下你就值得了。

马谡：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这样安排，让我活得比死还要痛苦，这简直残酷至极。

诸葛亮：所以亮认为这是惩罚你的最好方式。

马谡：丞相您就这么看重伯约？甚至为了他，不惜让您故友之弟生不如死？

诸葛亮：亮虽然很看重伯约没错，但不可能真的把他和你放

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伯约能做到的事情，幼常你做不到。但幼常你做得到的事情，伯约也做不到。亮致力于北伐，期望能兴复汉室。但亮很清楚一件事，就算北伐能够完成。平定后的天下也不是亮可以长久看护的。威公也好、公琰或是文伟都好，他们可以接替亮，但不能开创新局。亮认为只有你和伯约有这能力。

马谡：可是，为什么丞相您要开创新局？回复大汉的传统不就够了吗？

诸葛亮：亮虽然打从心底肯定大汉的体制，但亮总觉得或许还能有更好的方法来改变这个世界。然而亮是个被常识束缚的人，左思右想也无法有所突破，所以只好冀望他人来完成。

马谡：所以丞相才冀望长在边地的伯约？

诸葛亮：伯约有突破的才能，但相对也会带来不安，这就是亮看重你的地方。等到伯约领导大汉的一天，就请你自己的想法来判断，到时该帮伯约，或是阻止伯约。

## **马幼常的终点 谯郡战场**

马谡：.....

姜维：幼常...

向充：请大将军节哀，并遵照老师的交代去做。

姜维：你们是说，要我真的那样摧残他的尸体？

来忠：既然那是他的愿望，就请您协助完成。要不然，一切的苦心都白费了。



姜维：是时候给我看那封信了吧。

向充：是的，请大将军过目。

### **隐藏的真实 蜀汉军营帐**

马谡：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你不需要感到哀伤或是愧疚，以一个死过一次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归宿。你的理想虽然背离了丞相的意志，但是并非不能理解。只有抽离助长战争的柴薪，才能让永不停息的战火消灭。我想，就算是丞相，他也会同意你的看法。

马谡：然而，你的想法固然好，但却不见得能够见容于这个世道。从后汉以来，各大势力彼此兼并，相互杀红了眼，早就已经忘记理解并存之道。早晚这些人会再度打起来，只为争那看起来荣显的皇位而已。要完成你的理想，就必须要有革命，这点你比我还清楚，但你却不敢做。要知道，所有革命都有破坏的。只有从废墟中站起来，才能有真正的新生。你恐怕是下不了这个手。不过这样也好，新时代的舵手本来不能弄脏自己。我虽然很想担任这个角色，但是终究才能有限，我需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破坏神。

### **隐藏的真实 往洛阳的路**

马谡：钟会钟士季，出身颖川名门，拥有稀世才能，却也有空前的野心。他轻易害死自己的故主司马昭，只为了换得短暂的

存活。现在又抛弃司马炎，只为了大汉给他的荣华富贵。但那只是表面而已，和他谈过才知道，此人心中的黑暗还不只于此。为了达到目的，他不会在乎把天下推入战火之中。死个千万人，对他来说也不过像死一群蝼蚁一般。这个人正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只要一个不小心，他也可能将整个天下弄得天翻地覆。我是不是该冒这个险呢？

## 隐藏的真实 洛阳宫殿

马谡：人的自私和懒惰难以改变，如果继续维持现状，伯约你的理想永远不会实现。只有制造出共同的敌人，大家才会放弃自私的心理。也只有破坏掉安乐窝，大家才会愿意做出改变。这个计画看来是势在必行了。

马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死结，其实伯约你也发现了。只要陛下和那个体制还在，他总有一天会再度破坏你的安排。但是你却不敢对陛下下手，毕竟曹操和司马懿的恶名可是摆在眼前。我认为丞相忠于陛下，除了因为是故人的托付外，他也相信以陛下为中心的体制能让天下长治久安。

马谡：但是如果说陛下的存在反而成为天下进步的阻碍呢？丞相会继续坚持这样的看法？我不敢猜测，但是愿意背负背叛丞相的罪名。我要让钟会接近陛下，让他能够得到力量，足以造成铺天卷地的动乱。如此一来，伯约你不再需要担心被猜忌，也不需要成为叛徒。我已经帮你选好你的路了。接下来你只要带兵平

乱，顺便把引狼入室的陛下也给铲除。你将会成为新时代的英雄，你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也会得以永远存续。

马谲：我为什么甘愿这样做呢？其实我可以选择轻松的道路不是吗？不，丞相和伯约你们赐与我这条生命，就不能浪费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物上。行动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也马上就要成为敌人。别为我惋惜或悲叹，我这个人没有这种价值。如果真的当我是伙伴的话，就让我发挥到极致。让我成为罪人，成为一个引狼入室，导致生灵涂炭的恶徒。用我的死，来突显陛下的识人不明，来突显他那自私的权力欲望。让天下人唾弃他，让人们知道皇帝也是可以质疑，可以被推翻的。

## **最伟大的友情 谯郡战场**

向充：这些是老师一直偷偷藏起来的诏令，他在尚书台，目的就是为了让做这件事。

来忠：里面所有召集外族的指示，全都有陛下的印信，他想赖也赖不掉。

向充：请大将军不要辜负老师的苦心，要做就做到底吧！

姜维：向充、来忠听命！

向充：是！

姜维：逆贼马谲和外族勾结，准备颠覆大汉朝廷。此人死有余辜，暴尸三日后，枭首示众。

来忠：遵命！

姜维：（幼常，你为我做这么多，我却只能这样回报你。至少让我再陪你最后一下吧，我毕生最伟大的挚友...）

## 洛阳宫殿 雒阳巨变

刘禅：怎么外面会这么吵，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黄皓：请让奴才为陛下查清楚吧。

钟会：没有这个必要了。

刘禅：尚书仆射你来得正好，右大将军的大军出征之后，至今仍没有消息，朕怕有什么万一，想找你商讨对策。

钟会：陛下无需担忧，微臣早就已经知道结果了。

刘禅：哦？快说，朕想知道逆贼姜维的下场。

钟会：逆贼姜维他还活得好好的，右大将军阎宇和尚书令马谡全都战死。

和峤：钟会，你这是什么口气，为什么说起来像是事不关己一样。

钟会：哈哈，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这句话明明言犹在耳，却还是有人听不进去。而更愚蠢的是，认为天下平定，就可以把自己最强的战将扔到一边去，对他百般猜忌，只一点风吹草动就认定他是叛徒。

黄皓：钟会，你这是什么说话态度？忘记陛下对你的提拔之恩？

钟会：你们知道为什么外面会这么吵？

荀顛：现在雒阳这边有能力作乱的...

郤正：我们真是引狼入室呀。

钟会：马谡再怎么笨，带着数倍于姜维的大军也不可能会战败。但问题是，那些大军当时根本不在他身边。所有的外族军队都调头返回雒阳，这里已经不是你们的地盘了。

刘禅：什么？！那些人怎么会通力合作？他们不是没有组织，没有野心的蛮族？

钟会：哈哈，没有野心？你见过刘渊？你见过秃发树机能？他们的智略和野心可远超过你们这些平庸的家伙。更何况，有个人一直在后面帮他们策画，让他们能够集结起足以对抗全天下的庞大战力。

任恺：是钟会你吗？

钟会：是你们为了对付姜维，宁愿使用这些危险的外族，也不愿信赖自己的军队。是你们自己做出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蠢事。

刘禅：反了，你这家伙真的敢造反？禁卫军呢？朕在雒阳还是有禁卫军足以平乱！你们快点逮捕钟会这个叛徒，率军为朕平乱！

庞会&蒋舒：.....

钟会：哈哈哈哈哈，刘禅呀，你还真是天真到极点，都没注意到你身边的禁卫军都是什么样的人？

荀勖：那个男童...

和峤：是前太子司马衷？他不是已经死了？

钟会：雒阳城破的那一天，我就私下保护了太子，为的就是等待大晋复兴的机会。大晋灭亡，许多人不但失去了高官厚禄，更失去了心中的依靠和屏障。就算你给他们相当的地位，但比起过去和司马家建立的深厚关系，你的恩惠根本就微不足道。我拥护故晋太子司马衷，打着复兴大晋的名号，自然获得大家的支持。是你自己愚蠢，不相信姜维统率过的军队，硬要把身边的人都换成故晋遗臣。现在就让这些人把你生吞活剥。

刘禅：朕不懂，如果像胡家人还可以理解，像蒋舒和庞会这种与司马家没什么关系的人，为什么会响应？

庞会：因为我要杀光关家人！

蒋舒：现在的大汉根本没有我容身的空间，已经叛变过一次的人，总是受到歧视。

钟会：刘禅，用人就要投其所好，你以为高官厚禄就一定有用？哈哈哈哈哈...对了，还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见。

刘禅：文鸯？！你这叛徒！

文鸯：看来你比你的儿子有骨气一点，他死的时候还一直跟我求饶呢。

蒋显：怎么可能？难道文鸯和钟会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伙的？

钟会：文鸯虽然归降你们，但是对于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文鸯背叛过诸葛诞，而偏偏诸葛家在本朝是显赫名门，早晚有一天你们会清算他。

钟会：特别是他看见你们猜忌姜维的样子，更让他感到寒心，终于决定参加行动。我要他去杀了太子，此举果然轻轻松松就让你失去理智，完全不顾一切想要讨伐姜维。

文鸯：要我杀了这蠢皇帝？

钟会：不，刘禅要交由太子（司马衷）亲手送他上路，这样才能完成少康中兴的美谈。不过他的儿子们就没什么用了，送他们和太子兄弟团圆吧。

刘禅：钟会，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以为你控制得了那些蛮族？早晚他们会回过头对付你！

钟会：那又如何？你认为之后他们还会通力合作？哈哈，在没有强敌之后，这些蛮族就会原形毕露，互攻都来不及了。

荀勖：（钟会，你这家伙居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难道我连当你对手资格都没有？纵然很悔恨，但我就是没有勇气踏出来和钟会对决，就算是被这位舅父看不起，也还是想要活命呀。纵然现在钟会懒得处理我们，但等到局势稳定以后，一定会对我们这些过往和他有过节的下手，到时该怎么办？）

钟会：（很好，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爬到我梦寐以求的地位了。现在一切都照计画发展，唯一的问题就是姜维，没想到他还愿意救这昏君。不过凭他手上那点人又能做什么？乱世再现，那些故魏和故吴之人高兴都来不及了，不可能帮他。就算他们对蛮族有戒心，但是自私的心态一定会让他们选择袖手旁观。姜维和邓艾...你们两个人当初打得你死我活有什么用？真正的强者

是躲在背后接收这一切的。)

## 绝境 姜维军营帐

向充：右大将军战死沙场，还请大将军示下该怎么做。

姜维：将他安葬吧，他为大汉尽了最后的忠义，只可惜用在不正确的地方。

董厥：感谢伯约阻止了马谡的阴谋，本来以为他和钟会只是佞臣，没想到居然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姜维：只要司空没事就好，方才大汉军队同土操戈，这才是让姜维痛心的地方。

董厥：请不要介意，文平对你的憎恨超越了理智，以至于被马谡煽动而不自知。其实之前的在下也是一样，一味认定你是心怀不轨的叛徒，所以看你做什么都带有偏见。

姜维：接下来我们应该集中心力去平乱，其他的事情之后再说吧。

董厥：只可惜目前我们手上的兵力所剩不多，帮不上什么忙。

张特：末将倒是以为，我们还有可以做的事。如果司空愿意在前方为大将军开道，相信往雒阳的路会顺畅许多。

董厥：是呀，在下可以证明姜伯约绝非叛徒。

关彝：(大哥真是智慧过人呀。)

张遵：(看来俺这大哥叫得不冤。)

张特：(哈哈，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该投靠哪边，商人血让



我从来不会判断错。)

姜维：雒阳情形如何？

士兵：一切如大将军所料，蛮族将士全体叛变。现在雒阳一片混乱，完全无法得知陛下他们的下落。

姜维：嗯...那么雒阳有没有发生战斗呢？

士兵：大将军为何有此一问？仔细想想，似乎没有的样子。

姜维：果然...

马隆：大将军想到什么了吗？

姜维：雒阳的禁卫军只怕也加入敌人阵营了。

杨兰：确实回想起来，统领禁军的是蒋舒...

曹绲：可能还不只如此，那些旧晋将几乎都没有参加这次伐吴行动。

姜维：我们的敌人看来就是外族加上这些叛军，大家应该要有心理准备。（钟会只靠他一个人、一张嘴，就能拉出这么多的兵马。幼常，看来你给我们制造的敌人还真是可怕。）

## **对抗的决心 汉军营帐**

关索：这样子真的好吗？放任伯约率领那么一点人去送死。

廖化：纵然如此，在没确定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就带着军队往雒阳冲，就是不对。

刘敏：再这样拖下去，只会掉入敌人的陷阱而已。如果说放任敌人继续盘踞雒阳，只怕中原一带会逐渐丢掉，所有的军户都

落入他们手中，到时想反攻也无望了。

樊建：人质是吗？可...那些蛮族哪有这种头脑？

张嶷：不可能吗？看看刘渊，他像是没脑的蛮族？更何况还不排除有汉人帮忙。

宗预：现在各位还是有不少存有疑虑的，不妨让我说破吧。大家说了这么多理由，其实有些话是拿不上台面的。有些人认为可以躲回益州，中原闹得天翻地覆也可以不关他的事。

张翼：.....

宗预：也有人认为可以躲回南中，反正那里与中原彻底隔绝。

霍弋：别看我，我只是南中产业大而已。

花鬘：你们平常歧视外族歧视成这样，凭什么要我们南中人帮忙的啦。

宗预：还有人认为躲在荆州这块新领地也不错，那是许多荆州人的故居。

罗宪：.....

廖化：事情不是这样的！

宗预：更不用说现在的吴人，他们应该乐得大宴三天吧。当然，或许你们真的可以偏安得很开心，在当地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北方众多人们的痛苦可以视而不见？到时候他们又会对你们这些见死不救的人产生怨恨，只怕这仇怨数百年无法解决。

张星彩：我知道大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经过这几年的征战，也都感到了疲倦。但是，不只陛下，众多皇子和大臣都在雒

阳，大家真的要见死不救？

廖化：不，皇后您说得对，廖化是大汉的忠臣，陛下有难自然应该相救。我承认我很讨厌姜维，或许是因为他的作战总是那么冒险，也或许是因为他的想法总是那么危险。但直到刚才我才想通这原因，因为我讨厌有人比我爱大汉。记得在四十多年前，我跟着关将军一起逃亡到麦城。当时我们被孙权包围，已经是走投无路。身为主簿的我跟着其他同袍走出来，打算牺牲自己让关将军先走。没想到关将军居然拒绝，还要我们年轻人想办法活下去。当时他拥抱我们的热流，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所以我发誓，一定要成为能够代替关将军保卫大汉的忠臣。

关索：没想到，车骑将军想要完成的事情，全被姜维抢先完成，甚至做得比他还好。所以他感觉对不起父亲。

廖化：没错，我不能接受有人能做得比身为关将军亲信的我更好，所以开始找理由去否定他，其实是在为自己开脱。现在我想通了，如果真的能够挽救大汉，成功也不必在我。廖化在此恳请大家协助出兵。

诸葛瞻：没错，身为大汉的忠臣，如果明知陛下有难，却因没有诏令就不动，那实在是愧于心。

樊建：就算只有樊建一人，也应当去雒阳勤王。

张星彩：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对于廖叔叔这样的忠臣很刺耳，但还是得说。今日外族叛乱，陛下绝对要负很大的责任，可以说他是咎由自取。所以纵然有许多人没和姜维一起出兵，其

实不过是不愿意背上叛徒的恶名罢了。张星彩现在恳求各位协助，并不光是为了救陛下等人。更重要的是，如果让那些外族叛乱得逞的话，恐怕战乱之世又将延续下去。难道各位不愿意为天下再尽最后一次力？

关索：父亲毕生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在天下太平之后，和先帝与三叔再续桃园之缘。如今故人已逝，但我们还是可以帮先人实现愿望。

张翼：如果这是天下平定的最后一战，我想益州人还是愿意咬着牙撑下去。我们也不希望战乱继续出现。

张嶷：陛下虽然玩火上身，但是也不能放任这火一直延烧。

罗宪：很抱歉曾经有过据地自守的想法，现在罗宪将为天下做最后的奋斗。

霍弋：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也就这么干吧，免得说我霍氏集团是黑心企业。

刘敏：我...

张星彩：刘将军要说的，大家应该都明白，我想就先别说吧。

刘敏：.....

关索：花鬘你呢？

花鬘：好啦！反正如果我们南中人不帮忙，到时又诬赖我们参加叛乱。

张星彩：感谢各位，真的感谢...

## 众人的决定 吴军营帐

甘宁：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北方发生动乱，需要我们的协助。

施绩：嗯.....

吾彦：开什么玩笑！你们大军压境，来这边制造如此多的伤亡。现在你们有难，其实我们爽得不得了，干嘛要帮你们。

周处：我也有同感，这种恨意可不是三两天就可以消失的。

鲁淑：别的不说，现在大吴百废待兴，光是重建都来不及了，哪有空出兵？

陶璜：叫刘禅来我们这边磕头，或许可以考虑一下...骗你的，就算磕头也不会理他。

施绩：小甘宁，我知道你已经是诸葛家的媳妇，所以为蜀人说话是情有可原。但是你也看到，大吴上上下下无人想出兵。先不说仇恨，我们连物资都无法调度。

甘宁：现在该死心了吧，早说过大吴根本不可能出兵。

诸葛尚：不，施大司马是否愿意听诸葛尚一言？

施绩：诸葛尚？你就是诸葛丞相的孙子？

诸葛尚：正是在下。我很明白大吴现在的处境和心情，但是许多事情要看久远。北方蛮族若是起事成功，虽说北方可能会陷入分裂，南方可暂保平安。但等到北方势力再度统一之时，只怕南下战争会再起。更别忘记蛮族的凶狠程度，绝对远胜过汉军，到时烧杀掳掠在所难免。此外，大汉一直把大吴当作是自己人，既然保证给予自治空间就一定会做到。若是大汉覆亡，后继的势

力几乎不可能给予相同的承诺。现在大吴协助大汉，大汉必将铭记在心，日后吴人的地位也会有所提升，对大吴可说有利无害。

糜照：说得好呀，兄弟。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只可惜那些吴人似乎都想不到那么远。

甘宁：如何？虽然大吴会有所付出，但是所得却是异常丰厚。想不想学我们锦帆贼那样，到北方去捞个大的呢？

施绩：这真让人困扰呀...

## 寿春议事厅

石苞：打从刘禅不怕死，把那些蛮族带进中原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会这样了。

荀恺：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不管是加入叛军或是率军平叛都没什么好事。

唐咨：我觉得让北方人打死算了，反正我们割据寿春观望情况，最差还可以当袁术。

牵弘：早就说了，不要和刘家牵扯太深嘛。

唐咨：（真不要脸，之前还一直吹牛说自己老爹和刘备是旧识。）

石苞：早猜到你们会这样想，不过这是最烂的选择。

荀恺：咦？

石苞：叛军一旦拿下中原，马上就会往我们这里直扑过来，因为这里是防御南方的据点。而反过来如果朝廷平乱成功，我们

按兵不动就变成畏敌不前，正好给他们机会拔掉我们。所以我们只能二选一，别再想当什么墙头草。

荀恺：我总觉得你让我们选择，其实心中早就有答案了。

唐咨：你就说说你的答案吧。

石苞：这个嘛...你们认为哪边有像景皇帝（司马师）那样的豪杰？

## 襄阳 议事厅

嵇凜：羊将军，事情既然发生，荆州也就别想要置身事外。

羊祜：如果倭女王说的是真的，那么北方又将要陷入动乱。

嵇凜：羊将军还是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看来我们特地来这趟是对的。倭女王她不认识那位煽动蛮族的人，是前往荆州的路上，我从她描述的外观才得以推知。

台与：嵇小姐说那个人叫钟会...他是很了不起的人吗？

王浑：钟会？！那个混蛋居然有能力搞得天翻地覆？

羊祜：别人我不敢说，如果是钟会的话，或许真的可能。

嵇凜：现在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如果是钟会在操控一切，那么不只外族，恐怕还有许多故晋将领也会响应。

羊祜：是呀，有许多人这次都没有出兵，钟会透过尚书台确实很容易操作。

嵇凜：如果是司马家复兴也就算了，但想也知道钟会不会这样做，他只想要满足他称帝的野心而已。

台与：可是我不太懂，他手上没有兵力，只是靠著外族的支持才得以起兵。他如何建立自己的王朝？

羊祜：这点如果是钟会的话就办得到，别忘记他曾经跟过多少主子，而那些主子后来却几乎都死了。

嵇凛：然而没有证据显示是他做的...

羊祜：我很讨厌那个人，他活着似乎就是为了阴谋，从来不讲一点仁义道德。说来惭愧，其实羊祜本有观望之意。但如果知道这是钟会的阴谋，情况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 河内司马家

司马孚：茂先你辛苦了，洛阳的情况如何？

张华：情况非常恶劣，那些蛮族在那里烧杀掳掠，许多王公大臣和皇族都遇害了。所以张华特地前来请求援军，希望司马家能够出兵相救。

司马孚：老夫已经是不管事了，就让其他年轻人来决定吧。

司马望：可是...我们这些亡国余孽现在只能躲在这里，哪有军队可以支援呢？

司马亮：是呀，司马家早就已经不再过问世事，一家人打算在这里种田度过余生。

张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下在洛阳看见“残兵”？

司马孚：不瞒你说，我们一直怀疑有什么阴谋在运作。当初洛阳城破的时候，那个前太子的尸体是假的...



张华：什么？！

司马孚：司马家虽然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治，但老夫怕那位前太子落到有心人手中而遭到利用。

张华：恕在下直言，相信司马家已经知道太子的下落，只是因为眼前的利益而选择隐瞒。钟会向你们表示要扶持太子，打算要让大晋再兴对吗？

司马孚：一切都如你所说的那样。不过我们不打算支持钟会，只打算袖手旁观而已。

司马佃：说实话，我们司马家没补刀就不错了，为什么要去帮那些灭亡大晋，杀害兄长的人？

王元姬：先别这样说，听听张华怎么讲吧。

张华：钟会的行动真的符合司马家的利益？在下认为司马家如果想要安泰，反而更该出兵帮忙。别忘记之前大将军拯救楚王的大恩，如果没有他，楚王早就已经罹难了。

王元姬：如果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我会立刻同意。但很可惜，我是司马家的一员。就如同茂先你选择成为姜伯约的幕僚，为他尽心尽力，我也得为司马家打算。将司马家仅剩的资源投入这场没有好处的战争，实在是做不到。

张华：这样看实在是大错特错，太子的资质应该每位都知道。钟会扶持那样的太子，诸位真的认为他是一心想帮司马家？不，只是想要抓著一个傀儡好控制故晋势力而已。钟会胜利，诸位是碍眼的存在，早晚会被他排除。钟会失败，诸位难逃反叛嫌疑，

到时一样被问罪。

(司马攸出现)

张华：咦？！

## 邺城宫殿

曹芳：你说的是真的吗？

桓楷：是的，所有的汉军外族部队在靠近黄河时全部掉头，邺城的威胁解除了。

魏舒：真是天佑大魏，看来蛮族思乡情深，临时决定回到故乡了。

桓楷：不，在下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

曹芳：哦，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桓楷：那些外族会掉头，绝对不会只是回到自己故乡那么简单。与其当汉人的狗，倒不如自己当主人。在下认为那才是他们的真正想法。

曹芳：这么说，他们打算谋反？

陈泰：洛阳所剩的战力不多，现在他们回去，根本无人可以阻止。

戴陵：活该，以为可以偷袭我们，结果现在自食恶果了吧。

费曜：这么说来，田豫当年的担忧是对的。我们不断争取外族做为自己战力时，却忘记自己在唤醒那些沉睡的怪物。在这次灭晋战争中，外族出力甚多，以至于我们对他们的仰赖过深，忘

记他们的危险性。

山涛：不久后，夏侯将军等人都会率军回到邺城，大魏的战力马上就会回复了。接下来，就看魏王要怎么做。

曹芳：不知道太傅有什么看法？

何曾：问老夫？这...老夫是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里隔岸观虎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戴陵：是呀，我们没有援救那些混蛋的理由，就让他们被蛮族杀光好了。

陈泰：话虽如此，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隔岸观火？蛮族部队距离我们并不远，等到洛阳周围被攻陷，兵锋直向邺城也不是不可能。

费曜：确实如此，更何况对像鲜卑人来说，与其进驻气候不同的中原，不如占领靠近家乡的幽州，到时我们一样跑不了。

桓楷：魏王，现在重新考虑还来得及。上次您为了河北的和平而舍弃姜维，看似合理，实际上已经带来未来的灾祸。这次如果您选择袖手旁观，到时战争马上就会烧到河北，反而离和平的目标越来越远。现在正是补救的机会，难道魏王希望汉末的战乱之世再度来临？

曹芳：这个嘛...

## **避祸之道 雒阳羊家**

羊琇：呜呜...娘，我们被留在雒阳，外面到处都是可怕的蛮

族，该怎么办？

辛宪英：冷静点，要是那些人真要杀我们，现在早就冲进来了。

羊琇：说得也是...娘，您认为最后谁会获胜？那些蛮族会得逞吗？

辛宪英：如果单纯分析局势的话，雒阳的叛军和蛮族声势浩大，除非外面的所有势力齐心合作，否则不可能平定。但是要外面那些势力合作又谈何容易？魏国刚被出卖，吴国有亡国之恨，其他地方人也很可能心存观望。

羊琇：那不就表示，大汉灭亡定了？

辛宪英：笨儿子，这世上岂有一定的事情呢？如果常理就可以推断一切的话，大晋就不会灭亡了。

羊琇：这样说来，情势到底会怎么样呢？

辛宪英：我们就等着看吧...

## **马岱复出 雒阳马岱宅邸**

庞会：马叔叔，这些事情我必须做个了断，所以请你原谅。

马岱：我早该猜到你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这种执着的地方像极了令明。

庞会：当时父亲准备前往荆州支援曹仁，临行前还答应说回来要把他的白马送给我。结果，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关羽砍了他的脑袋。曹操赞扬他的忠义，曹丕给我爵位，但是这些就

足以平复我失去父亲的悲伤？不，我只想要复仇，想要血祭关家人来填补我内心的创痛。

马岱：你永远不可能填补的，就算杀光关家人，你的内心一样是空虚到极点。

庞会：就算如此，我还是要做！

马岱：因为那是你活下去的支柱，我知道...

庞会：马叔叔，在事情结束前，请一直待在这里吧。我不希望这次起事波及到您，要是可以的话，之后请您回到关中地区吧。

马岱：.....（庞会，看来要阻止你，只有一个办法了。令明，原谅我...）

## **漏网之鱼 雒阳亲王府**

文虎：目前找到了六个人，二子刘瑶、三子刘琮、四子刘瓛、六子刘恂以及七子刘璩，全都已经处斩了。唯独那个五子刘谌还没找到。

文鸯：你们去别的地方找，这个地方就让我来亲自搜寻。

文虎：二哥，您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文鸯：前面几个我都没杀到，这个我想要亲自杀，难道这个乐趣你也想跟我抢？

文虎：不敢，我们走。

文鸯：你可以出来了，躲在这里这么久，也算辛苦了。

刘谌：我也不想躲了，你这家伙杀害我所有兄弟，我要跟你

拚了！

文鸯：你行吗？成都那么多卫士我都可以轻松杀太子，你一个人又能做什么？狂逞匹夫之勇，你比你那昏庸的老爹还不如。

刘谡：你为什么要背叛大汉？明明父皇从来就没有亏待你。

文鸯：看来你还有冷静的一面。很好，这样我们还能对话。就像大家都认为我是为了报父仇，才会投靠司马家一样。我也编了个可笑的谎言，说是害怕诸葛诞后代的报复才叛变。其实，我只是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战场而已。

刘谡：为了追求战场，你屡次背叛，究竟和吕布那个恶徒有什么分别？

文鸯：或许那家伙脑袋想的和我是同样的事情，武人的思想永远不能被文人理解。

刘谡：武人？同样是武人，姜维就比你好多了。至少他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虽说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天真，但或许实行起来，可以让天下有不一样的风貌。

文鸯：原来如此，你曾经见过姜维...

刘谡：你不是要杀我吗？为什么就这样离开？

文鸯：跟我问为什么，你似乎还是搞不清楚状况。留着自己的小命准备善后吧...

## **洛阳宫殿 钟会的野心**

刘禅：朕可看清楚了，胡奋、文鸯、蒋舒、庞会等人，你们

哪个人不是朕从俘虏堆中提拔起来？没想到现在居然敢群起背叛朕。

钟会：之前不就说过了，如果以为一时的恩惠就能收买人心，这世上就不会有背叛了。

黄皓：陛下不要担心，奴才一定长相伴随在您身边。

刘禅：这时候果然就只有你可靠...

钟会：黄皓呀，真是了不起的忠臣。只是你真的愿意死吗？数千万的家产，美轮美奂的宅邸...

黄皓：你当我是什么人，我是陛下从宦官群中一手提拔上来的，如果没有陛下，我怎可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

钟会：是吗？来人呀，把黄皓拖去砍了。再问你一次，真的要为刘禅死吗？只要你叫我一声陛下，这些金银珠宝还是可以让你继续享用。

黄皓：.....

刘禅：别白费心机了，黄皓是朕的忠臣。

黄皓：陛下，饶了奴才吧！

刘禅：黄皓，你居然...

黄皓：我不想死，我还想活着享受呀。

钟会：哈哈，这就是忠诚！在名利之前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拖下去砍了。

黄皓：咦？不是说要让我享用那些金银珠宝？

钟会：没错呀，不过是到阴间享用。

黄皓：钟会，你骗我！真是悔不当初...

胡渊：我最讨厌这个死太监了，死得好！

蒋舒：那个黄皓过去不晓得打压了多少忠臣义士，杀了他正是大快人心。

钟会：你看看你，识人不明，居然把那种货色当成是忠臣。到最后搞得国破家亡，沦为后世人的笑柄。你放心，我不会亲手杀你的，我要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来人，带他去金镛城看管。

刘禅：.....

钟会：好了，现在计画几乎是要成功，占领洛阳就等于掌控天下的一半。

胡奋：别忘记，我们不是支持你，而是想要大晋复兴。在成功灭亡汉之后，你必须实现对大家的承诺。

钟会：那是当然。虽说我们和那些胡人结盟，但是他们终究是无法信得过的。

文鸯：所以才要温存我们的武力，准备在胡人以为可以顺利占领中原时，给他们迎头痛击。

钟会：不用那么急，反正那些胡人也会自己先打起来，到最后天下一定是我们的。钟会可以和各位保证，新的大晋将是属于诸位的。

胡奋：希望你做得到。

周旨：我虽然不怎么在乎，但是有仗打，有人杀就感到有趣。



武官：外地的军队回来了！

钟会：哦？想不到还有人愿意救这腐朽的王朝。是谁的军队？

武官：是姜维！

胡渊：姜维！

文鸯：哈哈，果然是他！

钟会：该来的总是会来，全天下也只有这个蠢蛋会来雒阳。他到底带多少人？

武官：大约五千人左右。

钟会：果然没变，根本没人会响应他这种做白工的行为。去通知那些外族部队，就说姜维要来攻击他们，要他们出兵迎战。

武官：是！

钟会：姜维呀，这次你恐怕连我的边都碰不到就得死了。可悲呀，为这种昏君和腐朽的王朝卖命，对你有什么好处？

### **孤军奋战 姜维军营帐**

姜维：目前还是没有看见任何援军吗？

马隆：很不幸，方圆十里都没有看见任何友军。反而是胡人军队已经急速往我们这里逼近。

姜维：我们只有五千人，敌人战力非常可能超过十万。老实跟各位说，这场仗几乎胜算是零，就连生存机会也是趋近于零。虽然情况很绝望，但我们如果不挺身而出，那么就是眼睁睁看著

天下再度陷入混乱的罪人。对不起，我让各位陷入这样的绝境，但是请各位把性命借给我，这是姜维一生一世最大的请求。

向充：其实对于老师的事，我到现在心情还是难以平复。明明应该有别的方法达成目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么激烈的手段？我想要见证老师真正想要什么，请让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战斗。

来忠：感谢大将军当年放过我，让我现在还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战斗。就算只是一点点也好，也希望能透过战斗来偿还当年的罪孽。

赵统：我现在背负的，不只是父亲的名誉，还有弟弟的遗愿。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以身为赵家人为荣，真的很感谢大将军给我这机会参加这场战斗。

句扶：如果没有你，或许现在我还在益州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这些年来，我认识了许多好友，也遭逢许多背叛。这段日子不全是美好的，但我很庆幸能够让人生过得如此波澜壮阔。放心吧，我很乐意陪你走到最后，也希望你别在我倒下前倒下。

柳隐：老大，别说这种话。就算是战死，以我这年过八旬的老头来说，也是不虚此生。打从你让我获得新的目标之时，我就决定把性命交到老大你手里了。请不要感到愧疚，这也是柳隐一生一世的愿望。

袁綝：我和你在冀城交战的事情，彷彿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义父要我加入你的阵营是对的。和你并肩作战的过程中，我渐渐能够接受自己的一切，也能抬头挺

胸面对一切。不用担心，我很乐意参加这场战斗，就算是现在战死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马隆：说真的，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到自己可以跟着大将军南征北讨，甚至还成为您的弟子。本来只希望能在您身上学到用兵之道，经过这几年相处之后，才知道您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凡事尽力到底的高尚人格。我很乐意在这里奉献自己的所学，就算赢不了，甚至牺牲生命，至少也能自豪地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

曹绫：说实话，我很庆幸不用和你再以敌人身份交战了。至少现在我们能以盟友的身份并肩作战，就算战场在艰难，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别死了，你我之间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互相了解的。

诸葛果：主公，您明白的...

杨兰：很多话你不需要多说，毕竟你也该知道我的脾气了。我们的契约仍然有效，我将本于契约内容去履行我的义务。又不是做免费的，不准露出愧疚的表情。

## 中原大战

姜维：（虽然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战斗，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战力差距。如果各地援军不来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生还。但是，他们愿意来吗？）

姚柯回：愚蠢的汉人，明知道没有胜算，却还敢挑战我们。以为援军真的会来吗？中央政权只要灭亡，所有人都可以趁机割

据地方。你们的死，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痛不痒。有什么人能够抵抗眼前利益的诱惑？

高然弗：毋丘俭和王颀这两个浑蛋，占我土地，夺我人民。现在是我们报复的时间，抢回在中原的三千高句丽子民，夺回乐浪和丸都！

石周曷朱：对外我们是小部落，被人看不起。对内我也没有能力统率部族。这次是我赌上全族性命的大行动，成了就能获得梦寐以求的生存空间。

秃发机能：上次本来要成就的大业，因为汉人的阻止而暂时中止。但这次不同，当汉人愚蠢到把我们带进中原时，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了。现在正是向他们连本带利讨回来的时候，不只有河西，整个凉州甚至雍州都该是我们的地盘。

若罗拔能：大王说得对，连本带利讨回来！

慕容涉归：（哼，谁跟你们秃发鲜卑是一起的！我们有更高的理想。占领幽州旧燕之地，建立真正属于我们鲜卑人的国度。）

李特：我们先祖被曹操强迫迁徙到关中，不断被驱使着去当人马前卒。现在我们已经受够了！利用汉人内乱的机会，狠狠报复他们，抢下关中之地做为我们国家的领土。

齐万年：那个姓李的板楯蛮什么都好，就是太过认真了。为何要如此严肃呢？把握现在，享受残杀汉人与劫掠的乐趣，才是我们氐人该有的生活方式。国家？哈哈哈哈哈...

刘渊：我真的不懂，明知道没有胜算的仗，为什么还要坚持

去打？虽说孟子说过舍生取义，但是你们的牺牲会有意义？这场灾难是你们皇帝制造的，他都已经背叛你们，为什么还要为这个政权作战？我真是不懂呀...

马扁：这次阿扁绝对不会错，天下一定会再度陷入混乱。（那些蛮族虽然有脑，但终究对中原不够了解。能够主宰中原的，终究还是有谋略的一方。所以阿扁一直很看好钟会那家伙，嘿嘿嘿...）

孟琰：花鬘、袁隩、关索...不知道你们看见我会有什么感想？已经不能回头了，孟琰终究还是南中豪酋，得为自己家族效力。

姜维：这场仗会非常艰难，但是我们只有挺身而出，才能阻止这场乱事的扩大。相信上天赐予我们的考验，只有越过这个考验，真正的新时代才会来临。

姜维：（为什么幼常你会相信，天下人会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来拯救这个背叛他们的大汉？说实话，我没有一点把握。但是既然这是幼常你帮我们决定的路，我们也只好走下去了。）

廖化：为了大汉的江山，以及对关将军的承诺，廖化决意参战！

宗预：事到如今，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更应该捐弃过去的成见，一起奋战。

罗宪：是到了该屏弃自己自私念头的时候，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

张嶷：伯约，现在是到了报当日襄武之战的恩的时候了，就算眼前就干军万马，我也绝不回头。

张翼：益州人终究是无法独善其身吗？就再一次相信伯约的理念吧。

刘敏：究竟胡人的定义是什么？以文化来区分？那么没受过教育的都是胡人？以血统区分？边区混血情况那么多。这场战斗究竟应该定位为什么样的战争？战争之后到底该怎么做，值得研究...

霍弋：我霍弋可是忠肝义胆的好汉，别老是把我想成是贪财怕死的小人。

花鬘：也罢，反正这次南中人没有参战也算万幸，就当作帮忙索一个忙吧。

关索：周围的敌人多到几乎和我的后宫可以比了，不过这些外族兄贵我可没什么兴趣。

诸葛瞻：如果还继续记着过去，那么就只会像马谡和阎宇一样，落得以私废公的骂名。

张星彩：各位，不管是什么理由，不管是不是愿意帮陛下，都请大家务必要打赢这场仗。

刘渊：这怎么可能？明明有君臣的矛盾和效忠对象的混乱，为什么会愿意同舟共济？

羊祜：此次出兵不只是为了报大将军救援荆州之恩，更是为

了天下。不能再让大汉落得像大晋一样的下场。

陈騫：没错，为了天下长治久安而战！

丘本：听说有个叫马扁的垃圾，在东吴时就是贪腐中心。冲车大将军既然走上政治这条路，就要打击贪腐到底！

陈騫：你看我干嘛？

丘本：我越来越怀疑你是不是陈矫的儿子。像你这样又贪污又招妓的败类，怎么看都像是马扁的儿子。

陈騫：你这死秃子鬼扯什么？又想找碴？

丘本：哼！有本事打完仗再和我辩论！我可是侠客大战嫖客！

陈騫：死秃子，嫌被我电的不够吗？

羊祜：（当作没听到吧...）

马扁：怪了，荆州军也前来相助？明明这是割据的大好机会...阿扁不能理解呀...

石苞：就算你再怎么否认，你终究和景皇帝有许多类似之处。为了自己欣赏的人而战，这是多么愉快的事！（嘿嘿，外族正妹不少，打赢他们之后就来好好发泄一番。）

杜预：青徐军参战，大将军您久等了。杜预上次在濡须口无法帮上忙，这次绝对不能再放过这个效力的机会。

马扁：居然连淮南军和青徐军都响应？

鲁芝：就算刘禅威胁我们，但是想到伯约你对大魏的恩情，

我们就不会坐视你被杀。

张虎：赵统，我不会让你就这样战死，我们应该要分个高下的。

陈泰：外族的兴起，大魏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不能看著天下被搞得一团乱还想独善其身。

夏侯霸：不管是收容我，还是帮助大魏复兴，这些恩情都时刻牢记在心。伯约，让你久等了。

姜维：仲权吗？果然等到你们了。

曹绫：早就说过一定会来的。（说真的，其实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司马望：虽然不想参战，更觉得参战浪费钱，但是既然司马家的当家都说要参战，只好跟着来。

张华：大将军，您看见了吗？连过往的敌人都愿意前来支援，这可是魏武帝或是宣皇帝都办不到的事情。

司马攸：就算有着失去亲人和亡国之痛，相信父亲和兄长也不希望看见天下变得一团乱。河内司马家，将向天下展示其曾经雄霸一时的实力。

姜维：司马家也来了？！真没想到呀...

刘渊：司马家居然也会愿意帮助姜维？这完全不合理呀！

姚柯回：哈哈，早说要你当我的王妃，现在又如何？



杨兰：要嫁给你这种败类，我宁可死了算了。

姚柯回：何必如此嘴硬？你认为现在这样有前途？

杨兰：总比跟着你有前途！

姚柯回：可惜呀，我以为像你这样聪明的女人，应该能够理解我的建国理想。

杨兰：凤凰之舞！

姚柯回：看来我们还是战成平手。

杨兰：谁跟你说是平手？

姚柯回：什么？！血？！那是我的血？啊!!!!!!

杨兰：你没看过血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姚柯回：给我记住，我要宰了你！要给你最痛苦的死，你别想要留全尸！

杨兰：奇怪，这家伙只被刺一下就崩溃了，难道他练了鱼翔拳？

夏侯霸：你是哪里的外族？对你没什么印象。

高然弗：堂堂高句丽中川大王你居然没听过？

夏侯霸：就是那个被毌丘俭打得抱头鼠窜的高句丽？

高然弗：不准提那个名字！你这家伙还真欠扁！

夏侯霸：看来还真不怎么样。

高然弗：啰嗦，我...是暂时还没拿出实力来...看招！你看曹操显灵了。

夏侯霸：哦？在哪？

高然弗：去死吧！怎么会？！

夏侯霸：靠这种烂招就想赢我？你也太丢脸了。

高然弗：裁判...裁判...我想叫停呀...妈呀，怎么这里会有这么多恐怖的家伙，不是说东明圣太王朱蒙曾经打到长安吗？我没有被打败...只...只是暂时转进而已。(妈的，回去一定要命史官写说自己在中原大败姜维，斩首十万。要不然我这大王亲自出征还打成这样，脸丢大了。)

夏侯霸：这家伙是来搞笑的吗？

句扶：比起其他部族，你们根本就是小到可怜的势力，为什么要跟着他们造反？

石周曷朱：你可以说我蠢，但这是我们羯族唯一可以翻身的机会。长久以来，我们成为匈奴的附庸，过着几乎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困顿生活。当匈奴人还在哀嚎自己受到汉人迫害时，我们连哀嚎的力气都没有。只有趁着这个机会起兵，夺得属于自己的地盘，我们羯族才有未来。

句扶：部族虽小，但却很有骨气。不过我是大汉的将军，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们继续作乱。

石周曷朱：那就成为我刀下冤魂吧，阻挡我们独立的都要死！我们部落虽小，但战斗力一流，你看着吧！

句扶：看你能多厉害！杀！牙旋豪斧！

石周曷朱：(真可怕，光挡这一下就以为自己全身骨头要碎了。)别小看我！

句扶：我不会小看你的！你确实有本事，不过...裂风迅斧冲！

石周曷朱：可恨呀...我不会这么轻易认输，在我完成独立大业以前，这点伤打不倒我的！

句扶：好强的执念。照这样看来，这些外族会造反似乎不需要探究原因...

马隆：上次放你一马，没想到你竟然胆敢再来为祸中原。

秃发机能：笑话，你汉人懂得虚以委蛇的谋略，我鲜卑人就不该懂？

马隆：这次我不会放过你了！

秃发机能：哈哈，就凭你？挥金如土破千军！

马隆：你的这招我早就看够了，三千世界！

秃发机能：遍地黄金辟疆土！

马隆：三十六烦恼凤！

秃发机能：固若金汤锁无穷！

马隆：七十二烦恼凤！

秃发机能：金狮吼天降万兽！

马隆：（这家伙比我想像还厉害得多，要是再继续防守，恐怕就没胜算了。）一世界三十六烦恼，二世七十二烦恼，三世百八烦恼...真百八烦恼凤！

秃发机能：我早就等着你出招了！怎么不一样了？！可恨呀，这是什么鬼招，和上次的百八烦恼凤完全不一样...

马隆：那里跑！？

秃发机能：我堂堂秃发鲜卑的统治者，居然会输给你一个小伙子...

马隆：如果你不再来的话，我又何须杀你？（不过我心中似乎也期盼着他再来，明知道他的到来只有破坏和杀戮，但终究还是无法抑止想发达的功名心。）

若罗拔能：大王？！可恨呀，我要杀光你们汉人！

刘渊：很抱歉，虽然我自己也不是很想参与这个行动，但这是大匈奴全体的意思。再怎么衰落，我们也有冒顿单于的血，只要有机会，就会想复兴大匈奴。

姜维：这点其实我们也早就想过了，说要怪你们也不是，毕竟是我们内乱给你们机会的。

刘渊：不愧是大将军，见识和气度都高人一等。有句话，只对您一个人说...刘渊时常将自己当作是汉人，甚至忘了自己是匈奴人。有时候会一个人在半夜想着，如果自己是真的汉人该有多好？这样自己就不会纵然满腹诗书，却还是被汉人当作是外人看待。

姜维：（外族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当我们一开始就开始排斥他们的时候，他们凭什么愿意为我们效忠？）

丘本：终于和你这个败类面对面了。

马扁：死秃子，冲杀小啦。

丘本：我在建业调查过了，虽说孙皓烧掉了不少档案，但还是留下些你贪污的证据。你有没有干国务机要费？东吴二次金改

的时候，你有没有收回扣？还有龟山监狱的改造工程，你有没有污钱？

马扁：屁啦，没听过“大水库”理论？阿扁虽然有动公款，但之后公务支出花掉的钱和挪用金额相同就不是贪污。

丘本：你这强词夺理的败类，等到平定乱世后，一定关你关到死。

马扁：哈，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要是我们赢了，一定第一个关你这秃子。

句扶：我曾经以为你和那些巴人不一样，没想到最后你还是走上反叛之路。

李特：因为我不想独善其身。父亲也曾经被魏武帝任用，拜为将军。但是其他人却没有我们李家人的好运，只能过着颠沛流离，三餐不继的日子。你该知道，刘璋和张鲁曾经把我们賸人搞得四分五裂，互相敌对。刘备和曹操也如此操作，让本是同胞的彼此成为敌人。现在我们应该捐弃一切汉人的立场，共同为賸人的未来奋斗才是。

句扶：如果是过去的话，或许我真的会考虑和你一起奋斗。但是现在这个天下，是我们一伙兄弟花了数十年才逐渐平定，好不容易就要进入太平时代。我不容许像你这样的人来破坏。

李特：太遗憾了，我真的曾经以为你是可以讲得通的好汉，看来我错了。

句扶：那么，就让我用实力来阻止你的愚蠢行动。

曹绫：像你这样的人会叛变，我可是一点也不意外。

齐万年：终于碰到一个聪明人，要不要听听我的话？

曹绫：还挺有趣的，你说吧。

齐万年：不管是汉人也好，我们也好，其实双方只是压制的自己的野性而已。这中间虽然用了许多像是会谈或是和亲的虚伪手段，但最终双方心里想的都是杀光对方。我们想要烧光你们田地，抢光你们钱财，搞光你们女人。你们同样想杀光我们男子，砸光我们部落，榨光我们资源。双方都是野蛮不堪的蛮族，谁也别再说别人。我虽然没多老，但却有这荣幸能够亲眼看到这末日的来临。接下来的战争，不管是汉人赢也好，我们赢也好，都会迎接来一场灭绝性的大屠杀。你说这精不精采？人们处心积虑避免自己的灭亡，但最后却还是自己挖好自己的坟墓。

曹绫：你说得倒也是对的，不管是汉人也好，胡人也罢，杀起对方都一样残忍。不过，你期盼的终末是不会来临的，因为会有人带我们走出不同的结局。

齐万年：姜维吗？哈哈，你真认为他能够做出什么不一样的事？仔细想想，他好像也杀过不少羌人呢。

曹绫：我对他有信心，就如同你坚信人们一定会走向丑恶的道路那样。

齐万年：哈哈，你终究是个不肯面对现实的人。

花鬘：孟大哥，我没看错吧...

孟琰：你没看错，老子也加入联军的啦。

花鬘：为什么要这样做？背叛大汉对南中有什么好处？

孟琰：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摧毁大汉政权的话，我们南中人就可以摆脱汉人统治的啦。

花鬘：可是你不是受过丞相的恩惠的啦？

孟琰：我们孟家虽然贵为南中第一家族，但那是靠着大汉政府的扶持才有这种地位。旁边的爨家、毛家随时都虎视眈眈我们的地位，只要大汉有这个意思，我们孟家马上就会一无所有的啦。所以老子必须赌上这一次，成了就可以建国，彻底甩开其他家族的啦。

花鬘：但是失败呢？老爹算是好运碰到丞相愿意扶植他，但像刘胄可就没这么好运。你想让孟家人死光吗？

孟琰：不会的...因为还有你在...

花鬘：孟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孟琰：永别了，花鬘...

关索：说意外嘛，我倒还真的不意外呢。

孟琰：你是说早就预料到老子会背叛大汉？

关索：你是南中人嘛，持守自己的立场，抓住能够发展的机会也是很正常的。

孟琰：你以为你这样说，老子就不会恨你？你明知道自己夺去了老子最爱的人。

关索：纵然如此，我也不会退让，因为对方也是我爱的人。

孟琰：哈哈，好个花关索。花鬘就拜托你了。

关索：咦？你为什么...

袁綝：真没想到会在这个战场遇到你。

孟琰：想说老战友吗？

袁綝：不，你现在是我们的敌人！

孟琰：小心了！

袁綝：好，来吧！

孟琰：哈哈，显通你的实力还是一如往昔！

袁綝：你也没退步！

孟琰：好，再来！

袁綝：龙之炎捌式“裂神”！

孟琰：哇啊！呼呼.....不愧是袁綝...

孟琰：.....别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仗并没有结束。

袁綝：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你真认为这场仗你们会赢？

孟琰：这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这场仗我们非打不可。

袁綝：为什么？

孟琰：等你站在老子这个位子的时候就知道的啦。

姜维：现在全速向雒阳前进，击溃钟会的野心。



## 第五十六回 雒阳大决战

### 期盼的奇迹

姚柯回：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姜维手上能调度的军队不是很少吗？

慕容涉归：那些都是各地前来援救的军队，并不是什么天降神兵。

刘渊：问题是...为什么那些人会愿意来援救？荆州和河北就已经很没道理了，居然连司马家都肯出兵。

李特：怪了，难道是钟会骗我们？

马扁：钟会说的应该是没错。要是正常情况，那些人应该要把握机会割据独立才对，是那些人吃错药了。

孟琰：平常只会互相打来打去的汉人也学会团结？

高然弗：这些人简直疯了嘛！

齐万年：哈哈，就是这样打才像话，种族的仇恨只有用血洗血才能解决。

石周曷朱：接下来怎么办？

若罗拔能：我们要集结兵力帮大王报仇！

刘渊：暂时先退回雒阳，只要集结好兵力，胜利并不是难事。

姜维：敌人已经开始溃逃了，现在开始全力追击，务必要在敌人集结战力前给他们多一点打击。

鲁芝：伯约，真正要对付的还是雒阳城内的钟会，只要打败他，外族就会不战自溃。

石苞：我们负责牵制大部份的外族部队，不让他们回到雒阳。

杜预：大将军则带兵直入雒阳，解决钟会。

司马攸：相信我们吧，或许大家过去是敌人，但现在都是为了未来而战的盟友。

陈泰：伯约，快去吧！

姜维：多谢各位的好意！姜维一定会讨伐钟会，结束这场乱事。

### **雒阳宫殿 钟会的回忆**

蒋舒：外族联军败退了，没想到各地的援军会过来支援姜维。

庞会：现在敌人已经杀向雒阳，我们该如何是好？

钟会：……

### **四十年前 洛阳钟府**

钟繇：子通呀，听说你有光看人眼睛，就能知道这个人如何。

蒋济：不错。

钟繇：那你来看看老夫的小儿子怎么样。

蒋济：嗯…

钟繇：怎么样？

蒋济：不简单呀，这孩子可不是一般人…

钟繇：哈哈，老夫就知道，心肝宝贝会儿绝对不是一般人。

## 四十年前 洛阳钟府

钟会：娘，今天兰石（傅嘏）先生又夸赞我书背得好。现在的我，早就比所有兄长和那些姓荀的都要强了。为什么不理我？孩儿不是很棒吗？孩儿将来要比爹还要有成就。

孙氏：因为你那个只会卖弄风骚的娘根本没把你看在眼里。

钟会：什么？你说什么？！

孙氏：不是吗？她只会每天缠著成侯，要立她为正室。告诉你，就算我被废了，也轮不到你那个低贱的娘。

钟会：我娘才不低贱，她是最伟大的娘。

孙氏：哼，连自己孩子都不看一眼，好个伟大的娘。想想也奇怪，老爷年纪这么大，又常奔波在外。真好奇你是怎么生出来的。呵呵，毕竟你娘还年轻，在外面随便搭上个男人倒也不怎么奇怪呀。

钟会：不准污蔑娘，我是太傅成侯的儿子！

钟毓：娘，不要太过份了！

孙氏：你这没用的东西，你以为娘是在帮谁？

钟毓：说这些不入流的话，只会让爹更远离您而已。

孙氏：哼，既然你不在乎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娘也懒得管你了。

钟毓：真抱歉，想到自己的母亲做出这么不入流的事情，实在感觉很惭愧。不要担心，你是我最疼爱的弟弟，只要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的。

钟会：呜呜呜...啊啊啊...

## 八年前 张氏墓

钟会：娘，为什么您总是不好好看孩儿一眼？为什么孩儿都已经飞黄腾达，您却吝于夸赞，还一直要孩儿小心？难道您的心中真的没有孩儿？

钟毓：不是这样的，张夫人她是谨慎而有德行，生怕因为自己而害了你的前途。

钟会：前途？现在我是大将军身边的亲信，还有谁敢说我？还有谁敢诋毁母亲？要是现在还有人敢说我不是父亲的种，我一定要他死得比谁都难看。

钟毓：弟弟，过去的事情真的很抱歉，但是可否也请你放下？不管是我娘或是张夫人现在都已经故去了...

钟会：放下？有这么简单吗？您是嫡子，四处受人尊敬，还能顺理成章继承父亲爵位，您真的能体会幼子的痛苦？在家中毫无地位，可悲的我连保护自己母亲都办不到。只能让她一直忍气吞声，受人欺凌还得再三忍让。我恨呀，明明都已经有这样的成就了，为什么娘就是没办法和我一起分享。

钟会：哈哈哈哈哈，我懂了...娘，您心中应该期盼孩儿做更伟大的事。对，成为人上人，到时您就可以不需要顾忌别人，好好来亲近孩儿了。

钟毓：.....

## 雒阳宫殿

蒋舒：喂...喂！

钟会：真抱歉，刚才在想一些事情。

庞会：看你的样子还真让人担心，你真的有办法带我们打胜仗吗？

钟会：你当我是谁呀，我可是今之张良的钟会。

蒋舒：有件事我想请教一下。之前诸如让姜维南征，或是叫外族军队进驻洛阳，都和马谡脱不了关系。看起来他帮我们制造了不错的机会。但是您有没有想过，那是马谡用来引诱我们背叛，好让姜维将我们一网打尽的陷阱？

钟会：早就知道了。

庞会：这我就不懂了，既然你知道，为什么还要往他的陷阱跳？

钟会：因为，马谡那蠢蛋不知道，一旦他给了我机会，就算是姜维也不可能阻止我。

庞会：话说得好听，那些外族都败退了，靠著他们的残兵和我们的军队，真的能够对抗姜维的大军？

钟会：你搞错了，不是我们在对抗姜维，是这个潮流在对抗他。就像你，是为了要向关羽一家报仇，才会起来造反。蒋舒也是，他认为那些蜀人早晚会对他整肃，所以他也跟著起兵。你们发现了吗？成就一个光辉的和平时代固然听起来美好，但那是牺

牲了无数人的幸福与愿望才换来的。我所做的，不过就是聚集这些被牺牲的人，让他们成为一股潮流。放心吧，不会输的。比起姜维空洞的口号，我们这边摆在眼前的利益才实在。时代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的。

蒋舒：愿为您效力。

庞会：只要能够实现我的愿望，就算是当你的狗也甘愿。

## 反乱军本营 武人的生涯

周旨：听说你文鸯武艺天下无双，有没有兴趣和我交个手。

文鸯：我喜欢和天下所有的武人交手，打垮强者才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喜悦。不过你不是武人，只是披着武人皮的野兽罢了。

周旨：哈哈，你还看得真准...只可惜不能和你交手了，要不然你一定能让我感受到痛。

文鸯：我倒是很好奇，你这人到底是哪来的，过去不管是在大魏或是大晋，都没有听过你这个人。

周旨：我是怨恨产生出来的产品，周氏三代对姓孙的怨恨，造就了我的特殊体质。

文鸯：原来你是名门的后代。不过孙氏已经覆亡，你现在还在这做什么？

周旨：不就和你一样吗？

文鸯：嗯哼哼...

文虎：二哥，那个人根本就是疯子嘛。

文鸯：不，他很聪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像我们这种人，在和平之世根本就是无用之物，如果不是选择制造混乱，就只有等着被抹杀而已。若是我们在遇见那个人以前，或许也会是以这样的动机行动。这个人到死了都能有这么强的存在感，用他令人畏惧的谋略操控这一切。

文虎：您说的是，他真的是个怪物。

文鸯：好了，现在就尽情享受我们的最后一战吧。

## 最后的黑暗 雒阳附近

夏侯霸：目前各路军队还在和外族军缠斗，只有我们魏国能勉强拨出一小部分的人支援。

姜维：外族军的领袖们撤回雒阳，准备和钟会的反叛军合作。只要我们能够攻破洛阳，外面的战事就会停歇。这场战争，不管怎么看都是不该存在的。曾经我们以为，南征东吴之后，战争就会永远结束。然而野心家和不甘于太平之世失去地位的人，却集体发动了这场战争。那些人根本不管天下人的想法，只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再让天下烽火连天。所以，这场战争已经不是过往期与国，为了领地或是正统而生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关系到治世还是乱世，是和平还是纷乱的重要决战。因此，就算大家都感到累了，也请将力量借给我，打完这最后的一仗。将这些期盼乱世的人一扫而空，创造出胜过两汉的真正大汉盛世！

姜维：（幼常，你把未来都赌在我身上，我也只好硬著头皮

走下去了。明明我很讨厌像孙皓那样去煽动群众，但现在我却也做和他相同的事。这是最后一次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应该是最后一次...)

姜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次战争结束后，一定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不会再顾忌了，如果再不行动的话，未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钟会虽然可怕，但真正可怕的是这个世间期望混乱的心。光是打倒钟会是不够的，如果不能根绝这个纷乱的来源，日后还是会出现第二个、甚至第三个钟会。)

向充：请大将军一定要阻止老师制造出来的祸患。虽说他已经变成千古罪人了，我还是不希望他的罪过继续扩大。

来忠：那两个姓胡的似乎也参加叛乱。看来，他们还是很在意失去地位的事。安定胡家本来只是地方豪族，是被司马懿提拔上来，成为司马家亲信的一份子。在晋灭亡之后，他们什么都不剩，所以选择造反也就不意外。

宗预：刚才多路援军中，就是没有看见东吴的军队。

姜维：毕竟有亡国之恨，不出兵也是正常的。

宗预：不，我认为只是交通阻隔而已，他们马上就会抵达。

姜维：真的？

宗预：相信他们吧，江东人虽然有时候自私，但他们也有着冲动好义的个性。

霍弋：霍弋为了大汉的长治久安，愿为大将军奉献一切，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嘿嘿嘿，现在正是我霍氏企业拓展版图的



大好机会，不把握机会打垮那些竞争者，还待何时？)

袁隸：义父他们三人因为战乱吃过很多苦头，所以一直希望天下能够恢复和平。三个人处在不同的阵营，也曾经互相敌对，但都是朝着这个理想迈进。伯约，继承他们的志向，实现这失去了快要一百年的和平吧。

句扶：现在在雒阳反叛的那些人，其实他们就和大哥没什么两样。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名利地位，所以宁愿选择战乱之世，让自己价值不再消失。不过纵然可以理解，我也无法接受这样的行为。过去我斩了自己的兄长，现在同样可以斩了这些自私的家伙。

张嶷：看见雒阳的乱象，难道还不知警惕吗？那些外族为什么会聚在一起？除了他们本身好战以外，长期以来以汉人本位主义和他们相处的方针是该改一改了。过去大汉风雨飘摇，我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来和外族打交道。但现在不同，如果大汉真的想要长治久安，请仔细思考日后的相处之道，千万不要纵容汉人报复。

刘敏：外兄果然没有看错人，你确实是值得托付的对象。

姜维：外兄？蒋大司马？

刘敏：当然，不过你知道外兄为什么会这么看重你？因为他的好友不断在他面前称赞你，虽说那个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叛徒，他的名字也不能再被提起了...

姜维：(果然是幼常呀...)

花鬘：孟琰就交给我来解决，虽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不认为他是个单纯的背叛者。

赵统：我一直很在意一个人，过去在伐晋战场上碰到的怪人，他怎么被刺都不会痛。我有预感，他一定会在这战场上，请让我解决他，不然这人将来必成祸害。

张星彩：我很明白，这一切都是陛下的责任。你有所怨恨，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请你能够放过他？毕竟他再怎么样，都是我的夫君。

姜维：不用担心，姜维不会对陛下怎么样的。这次的事情和陛下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钟会和马谡一手造成的。

张星彩：可是，我很清楚...

姜维：陛下没有做错事，以前也是，现在也是。

张星彩：谢谢...

关索：（这样就好了，我大汉的皇后。）

诸葛果：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不管主公做出什么决定，果都会支持到底。

曹绫：看见了我们曹家以及司马家的起落，在这次战争后可以重新思考未来天下的走向。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长治久安，日后就算改革也不需要流血的道路。

杨兰：姚柯回那个家伙真的很危险，如果不在这次战事中解决他，未来他随时都会卷土重来。但是也请你答应我，战争之后不能对羌人报复，要不然这怨恨会持续下去的。

柳隐老大，之后的事情交给你自己决定，这次我不会再多说了。不过要是可以的话，请让我揍那皇帝两拳。

诸葛瞻：过往因为对你的误解，屡次和你作对，真的感到非常抱歉。虽然拥有一个伟大的父亲，但是自己却没有相对应的才能，然后却不肯接受这事实。这些年来，一直硬撑着要自己学习父亲，直到这次伐吴后才明白，我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做。姜维，真正有这个才能去肩负大汉的是你，请你大步向前，不要再有顾虑了。

姜维：马孝兴，将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马隆：大将军，为何说这种话？您的未来应该还很久呀。

姜维：只要记着这句话就行了，其他的请先不要多说。

马隆：（老师心中一定有产生什么重大决意，但那究竟是什么呢？）

张翼：在你的协助下，益州人已经差不多可以自主，我们多年的梦想可以说实现了。但是现在天下正处于治与乱的交界点，如果我们还想自私，想要闭关逃避一切，那么和刘焉父子就没什么两样了。因此，不管是报恩也好，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也罢，我们一定会协助到底。

关索：说真的，我老爹给我惹的麻烦还真不小，好端端干嘛砍了庞德，让他儿子成天像疯子一样到处追杀我。算了，那家伙已经不可能说服了，就让我来结束他那愚蠢的行为吧。

罗宪：这次的战争来得也很巧，在天下刚平定，许多亡国遗

民还存有认同问题时，就让大家有个共同目标可以对抗。要是顺利的话，真的可以让这些亡国遗民对大汉产生向心力。

姜维：（这就是幼常的苦心呀...）

夏侯霸：如果不是伯约，我可能早就死在阴平山区，也没有机会看见现在的天下。所以不管是以魏臣或是汉臣的身份，都不影响我想要帮你的决心。

廖化：我真的错了，之前一直把你当作是破坏大汉体制的叛徒，却没想到招来灾难的是陛下自己。如果是真正的忠臣，是不应该盲目跟从陛下。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吧，廖化这次一定全力以赴，燃烧最后的生命协助你。

## 雒阳大决战

姜维：雒阳的兵马居然一点也不比外面少，难道这也是钟会的安排？

钟会：哈哈，你就和邓艾那无能老儿一样，爱冒险的毛病永远不会改正。没错，确实是攻进雒阳解决掉我就能获得胜利，但有这么容易？挡在你眼前的是外族的头领以及故晋最自豪的精锐。文鸯、胡奋、张球、周旨或庞会等人也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你来得到我面前？

钟会：各位将士，这场战斗我军是胜券在握，就算姜维带领外军阻止我们，其实也不过是飞蛾扑火。一切拥有力量的人们啊，我很悲伤...战争与歧视，强者炫耀恶意，维持着错误不断流传的

悲喜剧。天下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我不得不挺身而出。只要强者还在继续凌虐弱者，我就会持续抗争下去。

钟会：首先，对愚蠢的皇帝刘禅一家，就在刚才，已施以天诛！我会战斗，与所有错误行使力量的人作战。因此，我在此再次宣布，拥立故太子司马衷陛下，大晋从这刻开始复活。这个城市就是新生大晋第一块领土！不问人种、出身、家族，成为我大晋子民的资格只有一条，就是行使正义！看着我的眼睛！如果话语中有一丝虚假，就请当场格杀我。我的所作所为都为了正义，都为了真正的平等！

游击军：大晋！大晋！大晋！

骁骑军：大晋！大晋！大晋！

马扁：（钟会那个浑蛋还挺会讲的，居然这么多愿意跟着一起造反，难道是他眼睛有魔力，能够强迫别人跟他行动？）

高然弗：这些汉人看来是要败了，和我们联军作对根本是自寻死路。

石周曷朱：这次要是不赢就完了，我们羯人势力小到可怜，铁定会被消灭。

若罗拔能：你们这些浑蛋，这次一定要杀光你们为大王报仇。

孟琰：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只是做出应该做的决定而已。关索、花鬘，快点来到我面前吧，你们有你们应尽的责任。

张球：与其要我死在病床上，不如在战场上厮杀一阵再死。张辽将军，我没有您的孩子幸运，能够为胜利者效力。但是对我

来说，只要能够上战场，根本就不在乎是不是能获胜。

刘渊：爹，不知道为什么，纵然我军略占优势，我还是感受到不安。那个姜维实在太可怕了，不管是多严重的劣势，他都有能力扳回来。万一他又再次创造奇迹，我们大匈奴该何去何从？

姚柯回：哼，我从以前就没有站错边，这次也一样。我会成为真正的羌王之王，一统所有的羌人部落。

慕容涉归：鲜卑部族中，我们比那什么秃发或拓拔要尊贵多了，统一鲜卑指日可待。

姚柯回：（到时就干掉你们鲜卑人。）

慕容涉归：（到时就干掉你们羌人。）

李特：纵然我们倒戈帮助过大汉，没想到那些汉人在攻破雒阳后就对我们不闻不问。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这仗我们如果不赢的话，关中这些故巴地子民根本就没有未来。

齐万年：有差吗？光看到这些人露出本性就已经很满足了。

李特：你是什么意思？

齐万年：那些汉人嘴上说着万民平等、胡汉粗安，结果心里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现在他们脱掉虚假的外衣，挥刀直向我们这些异族，这不正好认清他们？

李特：你是说我们早该放弃对汉人的幻想？

齐万年：正是。

李特：说得也是呀，看来我们非得杀光汉人，否则根本没有

明天。

齐万年：呵呵呵，就是这样互相砍杀才有趣，人就该如此顺着本性而生，不是吗？

周旨：来吧，到现在还是没人能让我感觉到痛，不知道这次有没有人能办到呢？

庞会：我的生存就是为了杀光关家人，否则根本没有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可以认任何人当主子，也可以对任何人卑躬屈膝。我的行为已经让父亲蒙羞，但我不在乎，只要能够报仇，其他根本不重要。

蒋舒：我已经无法判断当初那样做是不是对的，但我在大汉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地。真可笑，明明我一心为益州人的未来奋斗，到最后却所有人都把我当叛徒。谁没背叛过？先帝不也是屡次转换阵营？为什么还被大家称赞？我终于认清了，去你的忠诚！这只不过创造奴性的工具而已。要搞清楚，我不是奴才，是人！

胡奋：侄儿，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参战？

胡渊：为了要帮在凉州冤死的父亲报仇！

胡奋：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永远看不清大局。我们安定胡家虽在关西是大族，但充其量不过是个豪族。是宣皇帝提拔你祖父，让我们胡家能够一路往上爬，一家都享有高位。

胡渊：所以我们自当感谢司马家的提拔大恩，拥护大晋。

胡奋：蠢呀，那根本就不是重点。是因为我们被司马家提拔，根本就变得和司马家无法切割。大晋灭亡会害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甚至身死家灭，所以我们才要赌一把。

胡渊：嗯...

胡奋：算了，这些事情跟你讲也没用，你就专心去对付姜维吧。

文虎：二哥...

文鸯：什么都不必多说，我今天看见了自己的死兆星。

文虎：什么？！二哥您武艺天下无双，就算是关、张再世都不是您的对手，怎么可能会战死？

文鸯：既然这是命运就避无可避，我们也必须去接受。但是，要死也要死得毫无遗憾！姜维、甘宁，我感受到你们的气息了。

姜维：之前不管是攻晋或是吴时，都和各位说这是最后一战，然而都食言了...从快要三年前，司马昭派邓艾、钟会入侵开始，战争就持续个不停。这段期间虽然很辛苦，但是有个梦想在眼前，因此都还是能撑了过去。

姜维：然而现在确实情况不同，没有人会料到，在晋和吴都被消灭，魏国臣服的情况下，会产生这么大的动乱。看起来，是钟会展现他令人惊讶的高超本事，煽动了所有心怀叛意的叛乱份子造反。实际上却不然，是那想要动乱的人心造成这次动乱。因此与其说我们要消灭钟会，倒不如说是要消灭那仍存在于世间的乱心。这场战争是决定接下来数百年治与乱的分水岭，而这决定权正握在我们手上。咬紧牙关撑下去，这次一定要让这场战斗变



成历史上最后一次战争！

杨兰&诸葛果&曹绫：……

姜维：（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感受到一股恶寒。）

**姜维：听我说，这场战斗结束后，我打算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请你不要阻止我。**

**杨兰：你在想什么？又打算牺牲自己？**

**姜维：不，一年之后请直接到冀城找我。**

**杨兰：我明白了，反正就算阻止你也没用，那么到时再见了。**

**姜维：多谢你的谅解。**

**姜维：听我说，这场战斗结束后，我打算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请你不要阻止我。**

**诸葛果：那得看主公是打算怎么做…**

**姜维：不用担心，一年之后我们在冀城相见，可以吗？**

**诸葛果：既然这是主公的命令，果就一定遵从。**

**姜维：多谢你的谅解。**

**曹绫：这场仗还没结束，你怎么在发呆？**

**姜维：你多虑了。**

**曹绫：……算了，到时我自有办法找到你。**

**姜维：你说什么？**

**曹绫：没什么。**

施绩：东吴军虽然迟到，但前来参战的决心没有改变。

句扶：公绪他真的来了！

姜维：果然...连东吴军都愿意放下仇恨前来相助。幼常，你真的赌对了。

齐万年：哈哈哈哈哈，东吴军也来了，这下可真的越来越有趣。是因为同是汉人的缘故？或是因为害怕打败你们的征服者，所以选择投靠他们？还是单纯只是想要找人宣泄败战情绪？

周处：这家伙就交给我，从来没看过这么面目可憎的敌将。

刘谡：我是北地王刘谡，请问是大将军的部队？

姜维：怎么回事？

士兵：似乎有个自称北地王的人想见您。

姜维：北地王？好，我这就去见他。

刘谡：果然是大将军，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愿意前来？

姜维：姜维就算对陛下有再多怨言，也不可能坐视乱事发生而不管。

刘谡：雒阳这边情况很糟，钟会拥立司马衷，串联外族在这里作乱。除了我以外，所有的兄弟都...都已经罹难了...

姜维：钟会那家伙居然这么狠...唉...幸好还有北地王您一个人没事。

刘谡：不，我并非没事，在逃亡过程中被文鸯发现，只是那

个杀害大哥的凶手居然放过我...我真的不懂他在想什么。

姜维：北地王您先不要想这么多，就请退到后方休息，剩下的交给我们就好了。

刘谡：大将军，我真的想问...为什么应该到来的和平之世会发生这样的战争？不是人们应该珍惜好不容易到手的和平？还是说，人的本性其实还是一直在期盼著斗争？

姜维：或许只是因为...之前所有的战争都有个最后的胜利者...而人们都希望自己成为那个胜利者。不用担心，这次的战争不会同于以往，绝对不会出现任何一个胜利者...

刘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姜维：等到战争结束后，北地王您就知道了。

刘谡：好吧，我相信你不会做什么坏事。我没上过战场，留在这里也是添乱，就先离开了。愿你旗开得胜。

姜维：大家听好，我们已经成功救出北地王了，这足以证明敌人消灭汉室的阴谋已经破灭。接下来，就是讨伐逆贼钟会，结束这场可悲的乱事！

姚柯回：居然敢伤本王，你知道自己犯下多重的罪？

杨兰：我管你这么多？被打伤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而已。

姚柯回：哼，你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羌族过去各个小部林立，纵有强大战斗力，也都无法集中战力。但是本王要改变这个现实，以我们烧当部落为首，先零、烧何、牢姐、钟

羌等部都会被统一起来。到时本王就是羌族政权的第一领袖，你一定会后悔今日和本王作对。

杨兰：笑死人了，羌人们讲究自由自在，谁会听你的去建立一个国家？就算你用武力逼迫，到最后谁不反你？

姚柯回：哼，羌人就是都像你这样各自为政，才会被汉人欺压成这样。

杨兰：呵呵，不知道是谁一直当魏晋的走狗，帮助他们残害自己人？

姚柯回：哼！怎么可能？本王一直都是站对边的，怎么这次会错？这是我的血吗？啊!!!!

杨兰：帶著你愚蠢的野心下地狱吧，我们羌人虽然不害怕作战，但也不需要像你这样好战的领袖。

高然弗：看什么，没看过尊贵的高句丽王？

霍弋：高句丽？我大概知道了，就是那个被毌丘俭打得抱头鼠窜的鸟蛋国家。

高然弗：去你的，我们不是败给毌丘俭，是诱敌深入，待他掉以轻心后再给他致命一击。

霍弋：看来你们鬼扯的本领还真是高强，干脆说整个辽东都是你们的好了。

高然弗：本来就是，不只辽东，其实整个扶余都是我们的领土。

霍弋：(打哈欠) 要不要说孔子是你们高句丽人算了？

高然弗：去，你真以为我们会吹牛都不打草稿？真的没什么搞头了，再不跑就是笨蛋...（回去就说我虽然撤退，但是大破追兵十万人，要不然脸丢大了。）

句扶：为了要平定乱世，我一定得打倒眼前每一个敌人！

慕容涉归：呵，你这点本事可以对付我慕容涉归？

句扶：看招！

慕容涉归：果然厉害...不过...接招吧！

句扶：明明击中了，为什么受伤的是我？

慕容涉归：没见识过我们慕容氏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死定了！

句扶：这种小技巧，下次别在我句扶面前耍！你没办法转嫁这招的！

慕容涉归：怎、怎么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破坏力.....哇啊~！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不，我慕容世家应该是千秋万世才对...唔呢！

句扶：忘记说，你根本没有下次的机会。大将的梦想就在眼前，绝不能让这些跳梁小丑去妨碍他。

若罗拔能：你居然敢杀害大王，绝对不可原谅！

马隆：在战场上产生的死伤本是自然之事，有什么好报仇可言？

若罗拔能：你知道什么？我们秃发鲜卑等了好久才出现这样一位伟大领袖？在这之前，我们只能被汉人压榨。不是物资被徵

收走，就是被迫去打不愿打的战争。

马隆：你有你的理想，我也有我的理想。身受大将军的提拔之恩，帮助大将军实现他的梦想，是我在此奋战的原因。

若罗拔能：我们河西鲜卑人的希望，居然就被你这样毫无理想的人葬送掉？姜维个人的前途能和我们全族的未来比？

马隆：你如果懂大将军的理想，就不说出这么没有见识的话。

石周曷朱：怎么会...我们石氏家族就这样完了？我们的独立之梦就这么完了？

胡渊：我要宰了你！我们安定胡家都是毁在你的手上！

姜维：这家伙为什么对我充满恨意？好厉害！

胡渊：臭老头，你也不弱！胡家同归枪！挡住了？

姜维：现在的我还不能死！接招！烈枪苍龙击！

胡渊：啊!!!!!!

姜维：我背负着许多人的理想，说什么也不能在这时候倒下！

柳隐：你这家伙还真不要脸，舍弃孙皓不说，居然连自己汉人的身分都舍弃了。

马扁：阿扁本来就不是汉人，阿扁是光荣又伟大的夷州人。如果不是诸葛直那垃圾绑架阿扁，阿扁现在还可以继续在那岛上过自由安乐的日子。

柳隐：你跟东吴的恩怨我是懒得管。不过现在东吴都不在了，你大可回去夷州，干嘛在这里参加叛乱？

马扁：这个...阿扁其实是要争取夷州的独立...

柳隐：讲得这么心虚干嘛，你真的在乎夷州？我看你是想要求取自己的荣华富贵吧。

马扁：胡扯，我，马的....就是爱夷州。

马扁：救命呀！阿扁无罪！

柳隐：吵死了，丢人现眼的家伙。先把他抓去关再说。

马扁：政治迫害，夷州加油！

夏侯霸：我好像曾经看过你...

张球：我叫张球，曾经跟随过张辽将军。

夏侯霸：明明张虎也在我们阵营，为什么你还要选择叛变？

张球：没为什么，我只是个追逐战场而生的人。哪边有战场就往哪边去。

夏侯霸：到头来，你也是个害怕失去存在意义的可怜军人而已。

张球：是又如何？

夏侯霸：接招！

张球：来吧！

夏侯霸：看招！刚雷震！

张球：唔哇~！

夏侯霸：雷王灰尘击！

张球：张辽将军...张球奋战到了最后一刻，是不是稍微接近您了？

夏侯霸：斩杀敌将张球！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执着于张辽将

军？难道张辽会是那种为了追求战场而背叛大魏的人？我实在不懂，这样的人究竟在崇拜张辽，还是在败坏他的名声？

庞会：老头滚开，这里没有你的事！

廖化：廖化誓死要守护关将军的后代，我一步也不会退让！

庞会：那就成全你！天武杀道，断天道！

廖化：这简直就像是当年的庞德...

庞会：终于等到你了，受死吧！

关索：抱歉，我还有妹要把，怎么能这样死？

庞会：天武杀道，断天道！

关索：这也太强了吧...那是人的力量吗？

庞会：我的复仇心胜过一切，就算是神挡在面前也要杀！

马岱：庞会！

庞会：马叔叔，终于来了吗？

马岱：庞会...我已经无法阻止你了，看来也只好对不起令明。

庞会：你行吗？我的天武杀道已经练到顶峰，今天就算是马超将军再世也杀不了我。杀！！天武杀道，断头道！

马岱：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却只用在报私仇上面？

庞会：对我来说，那就是人生的一切！看招！

马岱：可恶.....

庞会：天武杀道，断天道！

马岱：庞会，你知道为什么年老力衰的我能阻止你？

庞会：不可能的！天武杀道，断神道！什么？！



马岱：神威一刀！

庞会：啊.....

马岱：令明的骑术缺陷我太明白了...当你越让自己变得像令明，我就越容易击败你。我这一生中，曾经为了杀害两个人而落泪。第一个是魏文长，第二个就是你呀...

花鬘：孟大哥，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孟琰：你还是不懂，要是回头的话，所有人都完了。

花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啦？

孟琰：你不用懂，只要知道我没有对不起孟家就好。

张嶷：什么都不用多说，你的想法我可以理解。我们两个都是为了南中的未来，甘愿背负恶名的傻子。

孟琰：没错，请成全我这傻子，让我做到底吧。

孟琰：关索，事到如今，你也该明白自己得做什么？

关索：你我之间，终须一战。

孟琰：没错！关索，你知道为什么我挑上你？

关索：谁知道呢？你这家伙从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了。

孟琰：看招~！

关索：青龙岩斩破！

孟琰：你这家伙，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你了吧。我苦练多年，还比不上你这家伙随便胡乱使用的招式。我从小就跟花鬘在一起，却抵不上你和她相处的几个月...

孟琰：.....南中的未来，孟家的未来...一切都拜托你们了。

呵呵呵...到最后我说话还是有汉人的口音，究竟我是什么人呢？

关索：你错了，能让我这么认真，绝对不想输的，也就只有孟琰你一个人而已。安息吧，我会代替你帮忙扶持孟家，也会代替你照顾花鬘。希望这样能够让你走得安心，不要再继续带着怨恨到那边。

赵统：周旨！我就知道你会出现在这里！

周旨：想要让我痛吗？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来历？

赵统：我才没兴趣知道，只知道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  
赵家秘技，爆龙！

周旨：不错，可惜还没让我感觉到痛。哦？看来血还流得不少嘛。天妖屠神法第五式，千魂屠城。

赵统：赵家密技，飞鹰！

周旨：好枪法！哈哈哈哈哈...但还是不够！天妖屠神法第八式，妖乱天地！

赵统：（这家伙怎么就是打不倒，血都流成这样却都还不退缩？）

周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怕痛？因为我生下来就没有痛觉了。

赵统：怎么会有这种怪物？

周旨：是呀，我是怪物...是那会稽周氏三代怨恨累积之下所产生的怪物。

赵统：会稽周氏？我怎么没听过这样的家族？

周旨：你当然没听过了，那个曾经昌盛一时的家族，早在你爹那代就被孙策灭掉了。我诞生得太晚了，我这周氏唯一可能对抗孙策的子孙，却在他死后数十年才诞生。会稽周氏徒留我这样的怪物在人间有什么意思？只是让这破败的名门更蒙羞而已。本来以为你有可能杀掉我，或者至少让我感受到痛，现在看来真是期望过高了。

赵统：（父亲、弟弟，这个人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活在世间，请给我粉碎他的力量。）

周旨：哦？还有压箱的招式没用？

赵统：赵家最高奥义...星云神妙击！（我完全没有用过这招，但这是唯一可以打倒他的方法了。）

周旨：就只是这样？这就是痛？！啊...原来如此...这种五脏六肺都要爆开来的感觉？

赵统：将所有的气灌到敌人身体，给予敌人毁灭性的伤害。这招就算是父亲也不太敢在实战中使用。

周旨：这种痛的感觉真好，至少在这时候，我会感受到自己是个人。

赵统：真没想到自己在实战中可以用出这招...父亲，孩儿在这时是不是已经追上您了？

胡奋：居然是你？大汉的皇后想要来救你那愚蠢的良人？

张星彩：住口...

胡奋：今天的罪魁祸首不正是你们的皇帝吗？那种人需要去

救他？

张星彩：你太多嘴了，姓胡的...百贰拾七式，八锺！

胡奋：烈袭旋风急牙！你自己也是政治婚姻的牺牲品，照理说应该能体会我的心情。女儿本来已经送入皇宫，成为司马炎的爱妾，哪知道大晋会灭亡。牺牲了女儿的幸福，却什么也换不到，我不甘心！

张星彩：别把父亲和你相提并论，姊姊和我进宫都是自愿的。

胡奋：自愿？哈哈哈哈哈...皇帝都一个样子，对权力的爱好永远胜过对女人。

张星彩：或许你说得是...但...星彩无残！禁干贰百拾八式，八咫乌！

胡奋：这...这是多快的枪法？！这就是张飞家族的实力？

张星彩：就算如此，我还是不愿意丢下他不管...陛下，您的罪孽实在太深重了。等到事情结束以后，就让我来陪您吧。

蒋舒：想要帮傅佥报仇？来呀！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杨兰：看来你还是这个死样子！接招！

蒋舒：来吧！杀！

杨兰：露出破绽了，孔雀之舞！

蒋舒：唔哇~！

杨兰：成了！

蒋舒：杀吧，这样你就能够为傅佥报仇了。我不会后悔...就算现在要我再做一次决定，我还是会选择背叛。哈哈...说不定

可以在地狱这边看见傅奂你呢。

杨兰：滚吧...

蒋舒：什么？！

杨兰：就算杀了你，傅奂也不会复活。这样的复仇根本就没有意义。

蒋舒：你在羞辱我吗？

杨兰：没错，我就是让你活着继续受辱，你仔细想想自己之后该做什么。

蒋舒：可恶，快快杀了我！

杨兰：滚！

杨兰：傅奂以前对我说过...心无激情，唯有平和；心无情欲，唯有平静。我这样做应该是对的吧...

罗宪：你们这些蛮夷还不快快受死！

李特：需要我们打仗的时候就不叫我们蛮夷？

罗宪：你这家伙还真厉害...

李特：当然厉害，你们部队有很多人是我们同胞，像是那个句扶。

罗宪：少把句将军和你们这些蛮夷相提并论！悲痛莫名！

李特：我还能战...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全身无力，难道是中了毒？你这家伙真卑鄙...

罗宪：你们这些蛮夷先不讲道义，我也不需要和你们讲什么道义。那些巴人留着真是祸患，要是可以的话，还真想将他们斩

草除根。不该再对他们有什么幻想了，蛮夷终究是蛮夷而已。

李特：我绝对不会后悔，如果不帮助同胞们脱离这样的困境，未来只会继续被汉人压迫。愿我化为英灵生生世世守护我的同胞。

齐万年：哦，难得看见一个生面孔。

周处：阳羨周处，大吴名臣周鲂之子。

齐万年：真有趣，一个亡国的子民居然会帮着入侵者平乱，是因为害怕入侵者，还是想要当入侵者？

周处：很简单，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很少人能像你这样，一看到就这么惹人厌的！

齐万年：哈哈哈哈哈，何必这么严肃呢？果然厉害呀，像你这样的猛将，或许我根本就打不过你。不过呢，你清楚你自己究竟在为何而战？为了那些侵略你土地的人们？

周处：就算我痛恨那些北方人，也不表示我希望天下乱成一团。

齐万年：这可是你们难得的机会呀，要是我就会利用这机会复国。

周处：然后呢？战乱之世再来，江东人又能独善其身？

齐万年：愚蠢呀，那些北方人或许一时间感激你，但过久了呢？面对现实吧。嫉妒变性刀！

周处：这家伙怎么这么强？

齐万年：没有这种本事，怎么能成为反叛军？你以为我是靠嘴吃饭的？

周处：幸断绝刀！

齐万年：真可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拚命？

周处：现在的我，只想着打倒你！只会挑弄人心的卑鄙家伙。

齐万年：哈哈哈哈哈...单纯...真是单纯得可笑...

周处：领死吧！爆爱无限光！咦？

齐万年：.....哈哈哈哈哈...

周处：为什么不还手？

齐万年：只是觉得能够死在你这种单纯的人手上最好。记住，你现在是为了汉人而杀了氏人，明白这背后的涵义？

周处：你到底在想什么？

齐万年：你已经是汉人杀手的一员，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绝对可以毫不留情去屠杀其他民族。我很看好你，你一定能够成为最犀利的屠夫，然后我们这些外族会更憎恨汉人。哈哈哈哈哈...以血洗血...我看到了...所有人都横尸遍野的样子...不分汉人或是氏人...这就是真正的平等...哈哈哈哈哈...

周处：.....

刘渊：看来平时算无遗策的父王，这次也有失算的时候。时代终究不站在我大匈奴这边吗？既然这样的话，至少也要保住性命再说。

姜维：别追了，像这样的匈奴人实在少有，杀害他不见得是好事。留着，或许将来会成为由余或金日磾也不一定。

文鸯：虽然说看见了自己的死兆星，但这个死兆星可不是用修改器造出来的。已经足够了，你离开战场吧。

文虎：二哥，当初不是说好一起在战场上奋战到最后一刻？

文鸯：文家还是需要人继承香火，要是你死了，爹会怨我的。就当作是我这畜牲送他的礼物，快点离开战场。

文虎：二哥，今后应该无法再相见了吧...

文鸯：看见死兆星的人，绝对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

文虎：疯子...您还是希望大家都这样叫你吧...

文鸯：没错。

诸葛尚：想不到居然可以从这里进入雒阳...

糜照：别提了，这段过程差点让我们没上战场就阵亡，管好你的老婆行吗？

甘宁：能够阻止那个疯子的就只有我，还能再拖下去吗？

诸葛尚：甘莘，明明之前你和文鸯对战所负的伤就没好，现在怎么能再去和他打？

甘宁：眼前能和他打超过一百回合的只有我，我要的并不是获胜，而是消耗他的体力。

诸葛尚：你想要牺牲自己吗？

甘宁：不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胜算。强者的能力除了武艺之外，还要搭配坚强的信念。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的文鸯拥有不可动摇的内心，他的心志远强过你我。你看他散发出来的杀气，就连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得到。如果我不去对抗他，其他人更是没有胜



算。

诸葛尚：我知道你还在为自己的生存意义感到迷惘。但是请记住，只要活著就还有机会，就能找到新的目标。

甘宁：噗...哈哈哈哈哈...

诸葛尚：你在笑什么？

甘宁：我早就想要试一次了，装作迷惘的柔弱少女让你安慰。你说教的样子真有趣。

诸葛尚：你居然耍我...等一下，我记得战场上的你应该不会这样开玩笑才是。

甘宁：不用担心，那是因为我们早就合而为一了，今后就只有一个甘莘。

甘宁：文鸯，洗干净你的头等我，这次你死定了！

糜照：(天啊，这两夫妻一直在人家面前放闪光是想怎么样？)

文鸯：是你？

甘宁：怎么，以为上次打败我就可以逃走？

文鸯：别的不说，先对你的勇气表示敬意。

甘宁：你真是越来越讨人厌了！

文鸯：这是赞美吗？给你个机会夺回在我心中的地位吧。嗯哼！！

甘宁：杀！

文鸯：变强了嘛，这样才有杀你的价值。

甘宁：你哪来这种余裕说大话？

文鸯：你我真是生错了时代，要是在以前，或许我们可以碰上更多对手。

甘宁：那种乱世送给我再多钱也不想要，你这好战的疯子！接招吧！卧狼咆虎！

文鸯：北斗四方斩！

甘宁：虎牙破斩，颚！

文鸯：北斗虚无指弹！

甘宁：瞬迅风牙！

文鸯：死斗气断！

甘宁：雷旋豪天牙！

文鸯：七死斗气断！

甘宁：飞天翔星驱！

文鸯：天将奔烈！

甘宁：霸王天冲剑！

文鸯：哈哈哈哈哈...又有这种感觉了，这才是我想要见到的甘宁。

甘宁：现在的我叫甘莘，是诸葛尚的妻子。

文鸯：什么？！你是打算放弃追求武之极致？

甘宁：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你以为每个人都要像你一样疯才会变强？

文鸯：嗯哼哼...可惜呀，要是平常的话，一定会和你战到底。但现在我没时间和你耗下去。北斗杀法究极秘奥义！苍龙天罗！

甘宁：讶异吗？这是诸葛家的特制护手，祖母黄氏的器械制造能力还是天下无双。秘奥义，杀剧舞荒刃！

甘宁：套用你的爱用的台词，你已经死了。

文鸯：.....哈哈哈哈哈，懂得借用别人的力量，你才是真正让人尊敬的强者。

甘宁：怎么可能？明明都刺中要害...

文鸯：你当我是谁，我可是文傲，只要有战意和热血就能活下去的男人。你很强，强到足以在肉体上打倒我，但是却不足以打倒我的精神。来吧！我在这里等着，只有全天下拥有最坚定意志的男人才配打倒我！

姜维：甘宁，我知道他在等谁了...就让我来吧。

甘宁：你打算要补刀？这可是对武人的侮辱。

姜维：不，相信我...

文鸯：就是你...只有你才配结束我的生命！

姜维：文鸯...或者我该说是邓艾遗志的继承人？

文鸯：你果然明白呀...我欠那老头不少，所以得为他做一点事情。

姜维：我早该想到了，杀害太子这种极端的行为，就算是钟会或马谡都不敢做。在邓艾眼中，皇室是天下罪恶的渊藪，只有把他们杀得乾乾淨净才能有真正的改革。

文鸯：这次的战争就是要一口气解决掉祸乱的根源们，亡国旧臣、外族以及皇帝。只有让他们同归于尽，这个天下才会有未

来。

姜维：邓艾太偏激了，但是事情已经变成这样，我也只有顺著你们的剧本走下去。

文鸯：来吧，邓艾的话都跟你说了，接着就看你怎么回报我。快来吧，要是再慢一点，你就无法和真正的文傲对决！

姜维：这家伙...杀！

文鸯：哈哈哈哈哈...痛快，豪无迟疑的一枪，只有拥有这样坚定信念的人才配称名将。北斗七死星点！

姜维：看招！秘奥义，斗气暗煞！必杀！九天雷鸣斩！文鸯，再来吧！咦？

文鸯：嗯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姜维：这家伙，就算是受了致命伤还能和我打得不相上下？

甘宁：这家伙是不折不扣的战鬼，因战而生的怪物...

文鸯：谯国文傲，一生战遍无数强者，就算面对司马师十几万大军也毫无惧色。如今我却被你的气势给震慑到了。

姜维：你说什么？明明你受了重伤却还能和我打成平手，是我输给你才对。

文鸯：错了，我一生退过很多次，但因为害怕而退后却是第一次。邓艾那老头说得没错，只有你才配称为天下无双的大将。

姜维：文鸯！够了，现在若是急救还来得及...

文鸯：不，我要下到地狱，和我那老爹或邓艾他们再会。

甘宁：文鸯，你想做什么？

文鸯：我文鸯下地狱，绝不假他人之手。我的生涯，没有一丝悔恨！

姜维：站立而亡，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

甘宁：我以为自己比得过他，看来这次还是被他彻底打败了。

姜维：好好安葬他，绝不能怠慢这位曾经无敌于天下的猛将。

钟会：结果到最后，文鸯你的用途也只有这样。蠢货，就像条狗一样地死吧。

姜维：钟会，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挡在你前面了，你等着吧。

钟会：跟着马谡一起制造这场乱事，一口气扫掉讨人厌的刘禅，是不是很开心？

姜维：你认为幼常的目的是那么肤浅？

钟会：哈哈，那家伙终究是走不出什么大格局，居然把自己宝贵的智慧和生命奉献给你，实在是浪费。但这样有用吗？你当皇帝又能改变什么？没有良好家世，没有治国人才，更背负着疑似弑君的污名，充其量只是下个董卓。更重要的是，马谡还低估了我，以为利用来帮你们扫除障碍后就能轻易解决掉我。

钟会：这是痴心妄想！看看我身旁的那些人，为什么他们愿意帮忙我？因为那些人都是被剥夺的失败者，他们都想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且报复那些剥夺过他们的人。这些胡人曾经是草原的主宰，如今却被汉人压迫到只能寄人篱下，过着连家畜都胜过他们的生活。那些晋臣，都曾经因为司马家的成功而享

尽荣华富贵，却也因司马家的失败而失去了一切。而还有像是文鸯、张球这样的人，在太平之世失去了存在价值，他们的不安和怨恨可想而知。只有我能理解他们的苦痛，集合他们悲愤的力量来向你们这些胜利者做反扑。

姜维：但是之后呢？你们取得胜利之后，所做所为会和我们有所不同？

钟会：哈哈，这世界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得利的人永远不会考虑到失败者的立场，毫不留情地去压迫对方。但那又如何？想要反扑就拿出力量来。你在我面前说那么多漂亮的空话，结果做出的事情和我有差别？集结了既得利益者来对抗我们，这样做就是你所谓的正确？

姜维：你虽然有着完美家世和顺遂的人生，但却是个比谁都要可怜的弱者。总是认为自己受到剥夺，无法信任任何人，这样的人是最可悲的。

钟会：呵呵呵...哈哈哈哈哈...没错，我真的很可悲。钟会这个人，一直活在谎言的世界里。在钟家，表面上受尽宠爱，背底里却被嘲笑是野种。在朝廷，表面上是权势滔天，实际上却只能当一条狗。当我被兄长背叛、主子背叛，终于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我已经对这一成不变的秩序感到厌烦，想要亲手毁掉它。对，或许我一直在期盼这个时刻，让绝望来粉碎这一切的谎言。我亲手害死司马昭的那一刻，我就很清楚自己已经有那种力量...足以毁掉任何权势滔天的人。现在我就要用那种力量来破坏所有的一切，

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姜维：我现在终于明白幼常为什么看中你，你内心的黑暗简直是深不可测。然而就算如此，我还是要粉碎你的野心，这是幼常留给我们最后的考验。

钟会：哈哈哈哈哈...有本事就来吧，看你那毫无根据的自信能不能击败顺着人性而生的我。

钟会：不可能，为什么靠著这么一点人就能抵挡时代的趋势？

姜维：没有看见时代趋势的是你，从一开始你无视人们祈求战乱结束的心，就注定现在战败的命运。

钟会：哈哈...事情的真相你我心知肚明，马谡为了把你拱上帝位，利用我来解决刘禅。你敢说自己都不知情？究竟是何人无视天下人之心？你的罪孽之深重，就算是即位也无法消除。

姜维：这点我很明白...

钟会：哈哈...我等着看你怎么收拾残局。不论如何，乱世的种子都已经埋下，已经不是你我之力可以挽回的。

姜维：终于走到这一步了...邓艾、幼常，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也不会有今天。但是，光这样还不够...

## 终焉 真正的终局

### 雒阳皇宫

姜维：搜救的情况如何？

马隆：我们搜索了附近，只看见一对小孩的尸体，看起来应该是司马衷夫妇。

姜维：可怜的一对小夫妻，本来以为司马家回归河内之后不会再产生牺牲者，结果没想到还是事与愿违。即刻通知司马家的人，并且准备厚葬他们。

马隆：（不知道该怎么说，总觉得那对小夫妇就算长大也不会幸福。）老师，钟会就在皇宫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冲进去解决他？

姜维：钟会确实是这次动乱的元凶，只要让他伏法，这次乱事就会结束了。不过，我不打算亲自去见钟会，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柳隐：这点我不懂了，平常老大你都会和敌人主将见面，怎么这次却不这么做？是因为钟会那家伙不值得尊敬？

姜维：这或许是原因，但也不是主要原因。钟会虽然狡诈多智，靠著一个人就能掀起这么大规模的乱事。但他终究只是野心的集合体而已。一旦野心破灭，他就再也没有威胁，也就不需要我去亲自对付他。

句扶：大将你要去哪里？



姜维：去解决大汉未来真正的威胁...

## 野心的尽头 雒阳皇宫

钟会：我真的不懂，明明到这个龙椅不到数步的距离，却怎么样也跨不过去。我更是不懂，为什么这些人会傻傻地为拯救这个腐朽的政权出兵。彷彿这发生的一切都在和我作对一样。你是什么人？

女子：奉命来送你去见一个人。

钟会：你是...

女子：马幼常虽然认为一切都在他计画内，但是你掀起的波澜实在太大了。他没有想到你可以煽动这么多人跟著你造反，你太过危险了。

钟会：那家伙，如果不让他自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又怎么会上钩？

女子：同样地你也是。

钟会：到最后变成我们两个人在互斗吗？

女子：不，因为他相信，就算你有本事搞得天翻地覆，姜维也能够收拾。因为他是个不能用常识来解释的男人。

钟会：不，那是他走运，绝对不是他的本事！

女子：仔细想想，他当初看似莽撞的救援襄阳，结果让现在司马家愿意出兵。他在那拚死救援建业，结果不知不觉收拢东吴军民的心。这些你可以用运气好来解释？

钟会：姜维这个人究竟多谋还是少谋，我真的搞不懂了。

女子：你没有必要搞懂，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

钟会：哈哈，我钟会背负著恶名而死，也是不错的结果。纵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至少我能在历史上留名。这个位子曹叡坐过、司马炎坐过，刘禅也坐过。我比他们都强，当然有资格坐这个位子。娘，您看清楚了吗？孩儿现在是皇帝了，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您，您要不要看现在的孩儿一眼？

## 君臣的终点 雒阳金镛城

刘禅：哦，朕的英雄，大汉的救世主呀！

姜维：陛下，姜维救驾来迟，还请恕罪。

刘禅：爱卿何罪之有，你扫平了叛逆，拯救了大汉，朕要重重给你封赏。说吧，你想要什么官位呢？当大司马？丞相？还是晋位公爵？

姜维：陛下，这些都不重要。

刘禅：你想要称王？还是受领九锡？这些也都可以商量。

姜维：臣也不想要这些。

刘禅：那就怪了，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要？

姜维：如果真要说的话，臣只希望陛下同意一件事情。

刘禅：哈哈，不用说一件事了，就算是一百件事，朕都答应你。

姜维：那么臣就说了。希望陛下即刻退位，将皇位让给皇子。

刘禅：什么？你说什么？

姜维：臣希望陛下即刻退位。

刘禅：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身为臣下可以这样逼迫主上？

姜维：就算是逼迫也好，臣也希望陛下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刘禅：你这作为和司马师、孙綝有什么两样？你根本是准备篡位吧。

姜维：不，臣对皇位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是认为这是对陛下最好的决定。

刘禅：叫朕退位是最好的决定？

姜维：陛下，这次的大祸究竟是谁导致的，您应该心知肚明。钟会和马谡虽有才智，但陛下过度重用，委以军国重任，使两人自以为神机妙算，功高盖世，而策动谋反。如果陛下恩威并施，以法度规范，就不致酿成叛乱之心了。陛下引进外族、任用奸臣导致这样的灾祸，不管怎么看都是难辞其咎。

刘禅：朕是受害者，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些是朕的主意？

姜维：臣握有许多陛下亲手署名的诏书，您该明白是谁拿给臣的。现在陛下退位，还可以保有好名声，若是这些诏书流出去，陛下到时只怕连名声都保不住了。

刘禅：难道不能商量吗？朕让你称王，让你成为辅国大臣，一切权力和你共享...

姜维：您还不明白吗？这些完全不重要。臣只要您退位。为了让陛下能够心服，臣也作出一个重大决定。

诸葛瞻：姜维，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姜维：思远，姜维无能，在援救陛下过程中被叛军残兵所杀。

诸葛瞻：咦？

姜维：之后的大将军和大将军府就交给你了。

刘禅：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姜维：臣征战这么多年，也累了倦了，现在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让臣陪陛下一起走下历史的舞台吧。

## 败者塑造的历史 雒阳

刘湛：卫将军，你能回答我吗？为什么人们会这么愚蠢，宁愿毁掉好不容易到手的和平也要自相残杀成这样？本来我以为灭晋平吴之后，天下就再也没有战争。没想到不但事与愿违，而且居然还多死了这么多人。

诸葛瞻：那是因为，人们都想成为胜利者，想要一手掌控一切，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

刘湛：这场战争有胜利者？兄弟们全死了，雒阳被打成废墟，整个中原几乎是一片浩劫。

诸葛瞻：您说得没错，这场战争完全没有胜利者，大家全都是败者。钟会和马谡全都死在这场乱事，包括文鸯在内的所有反叛军将领也都已经战死。外族将领也死伤惨重，各部族元气大伤，就算能逃回去也很难再重整势力了。您的父皇因为这次乱事而感到心灰意冷，已经决定把皇位传给您了。

刘谡：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皇兄死亡的缘故？

诸葛瞻：事情的真相您不需要细想，只要知道陛下的退位是既成事实就好。

刘谡：是姜维对吧！是他逼父皇退位的吧！搞个半天，真正的胜利者是他。

诸葛瞻：您错了，不是说过没有胜利者了吗？姜维早在之前就被反叛军残兵所害，已经死了。

刘谡：什么？！怎么会这样...

诸葛瞻：这场战争大家都是败者，就算是活著的我们也都是败者。但是这也是转机，因为回顾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是由败者来塑造的。不知道您愿意和在下一起继续塑造这个历史吗？

刘谡：这个担子真的好沉重...

## **新朝人事 雒阳宫殿 雒阳大战后过了一个月...**

陈泰：魏国丞相陈泰。

陆凯：吴国丞相陆凯，特来恭贺新帝登基。

刘谡：两位免礼，朕年纪还轻，须要各位的扶持，今后还请多多照顾。

陈泰：陛下客气了，魏国仍为大汉藩属，行臣下之礼乃是应该。

刘谡：不，这次若无魏、吴以及大家的帮忙，大汉恐怕无法度过这次的危机。今后朕会视你们为兄弟之邦，而非从属之国，还请你们多多支持。

陆凯：有陛下的这句话就够了，吴国今后一定会全力支持大汉，直到千秋万世。

刘谡：经过这次的动乱，全肇因于钟会和马谡这两位奸臣。然而朕必须要承认，太上皇虽然没有过错，在这过程中完全受制于人。但皇帝集中权力于中央的祸患还是不容忽视。

任恺：（没有过错吗？说得还真好听。）

郤正：（幸好陛下知道及时退位，让众人可以为他擦脂抹粉，要不然追究起来，皇室的威信可以说完全扫地。）

刘谡：因此，朕决定重新任命诸葛瞻为大司马，并且将所有的政务和军权都交给他。

荀顗：陛下，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大司马，那么您怎么办呢？

刘谡：谁说皇帝不能没有权力的？过去太上皇不也和丞相相安无事？至于说是不是会出现下一个司马家？朕不敢断言，但是现在地方上有许多屏障，情况应该和当时差很多。

诸葛瞻：臣愿接受这个任命，为了陛下和大汉，臣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谡：大司马，这个天下并非朕或是刘家的天下，而是大家的天下。所以我们名为主从，实为同僚，这点还请你记著。

诸葛瞻：是的，臣一定会牢记在心。

## 众人的智慧 雒阳附近

刘湛：到现在我还一直在想，这样做对不对呢？

诸葛瞻：陛下，请您注意对自己的称呼。

刘湛：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实在不需要拘泥太多礼数。更何况我早就说过，现在我们是共同奋斗的伙伴，而非君臣关系。

诸葛瞻：其实不瞒陛下说，这一连串的动乱几乎让我不知所措。在动乱前，还有伟大的英雄可以依靠，但在动乱之后，连这最后的依靠都没了。

刘湛：他也没有留给我们答案，只是要我们自己去摸索该怎么做。

诸葛瞻：或许这也表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接下来是平凡人的时代吧。

刘湛：没错，我很平凡，所以需要大家的扶持才能撑起这个国家。

诸葛瞻：我更是平凡，在这之前，没有人引导根本就无法独立思考。

刘湛：哈哈，我现在终于明白大将军的意思。

诸葛瞻：哦，陛下请说。

刘湛：他想要的天下，应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一个由平凡人互相扶持依赖才能继续走下去的天下。

诸葛瞻：嗯，这么说来，过去大家一直想要依赖英雄，结果

众人变得懒得思考，而一股脑将权力和责任丢给他。英雄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害怕失去一切，于是开始压迫众人。众人因而怨恨，将攻击的矛头指向英雄。于是，英雄胜利则继续压迫众人，众人胜利则杀害英雄，然后继续怠惰，并且等待新的英雄。这样的循环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双方也就一直持续著受害。

刘谡：或许现在就是终结一切的时候，虽然前途茫茫，但总是个崭新的开始。

诸葛瞻：是呀...

## **文鸯的真意 文鸯之墓**

文虎：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肯来为二哥祭拜。

赵统：我虽然讨厌他，但认为他比起那个周旨要正常多了。而且事后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因为他，恐怕我还是沉浸在安乐的环境底下。

甘宁：以为人来说，没有人比他更烂。但是以武艺来说，他还是天下无双。我能够打败他，只是因为他根本无心和我对决，否则胜负还在未定之天。

文虎：二哥很清楚，他的价值在太平之时就会完全消失，所以他打算用自己的生命来建立真正的太平之世。邓艾在临死前见过二哥，跟他说出了自己的计画。邓艾认为皇帝的权力过大是祸乱的根源，而姜维的做法根本无法有效削减皇帝的权力。除了制衡的力量外，他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储君消失，让皇统摇



摇欲坠。

赵统：这么说来，他杀太子并不只是为了让陛下和大将军敌对，还有这个目的？

文虎：是的。皇权失去亲族的力量，会被迫去依赖外人，甚至到最后虚位化。邓艾和姜维两人虽然在做法上不同，但是目标却是一致的。

甘宁：不过你遗漏了一件事。

文虎：什么事？

甘宁：你没想过文鸯为什么会这么听邓艾的话？

文虎：说起来，我也不是很懂。

甘宁：因为文鸯一直把邓艾看做是自己当年没能守护的父亲。

文虎：原来如此呀...

赵统：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文虎：我受到二哥的托付，有延续文家香火的义务。接下来大概只会找个地方隐居，好好度过剩下的人生吧。

赵统：说得也是呀，你现在还是被通缉的身份，恐怕要等到赦令下来才能随便走动吧。

文虎：那么你们呢？

赵统：我会继承父亲和弟弟的遗志，继续守护著大汉。

甘宁：我有该回去的地方...

赵统：(说得也是呀，那个诸葛尚似乎让这女人有了可以回去的地方。)

## 谯郡附近

糜照：阿尚呀，我还真佩服你的度量。

诸葛尚：你在说什么？

糜照：自己的老婆居然跑去祭拜别的男人，要是我早就抓狂了。

诸葛尚：毕竟是战场上曾经以命相搏的对手，就像我之前也去祭拜过邓忠，这完全没什么呀。

糜照：你终究是太年轻了，不懂男女之情的精妙和危险之处。

诸葛尚：算了吧，“龙骑士”阿照居然还敢对我说教？

糜照：不过说真的，你有没有一点后悔？

诸葛尚：后悔什么？

糜照：娶妻终究是要取名门闺秀呀，像甘宁这种不是出身名门的就当个妾就好了。

诸葛尚：你在说什么呀！

糜照：不如这样好了，我带你去多认识一些真正的名门闺秀，到时把她们娶进来再扶正。

诸葛尚：阿照...别说了...

糜照：所谓老婆就是要带得出门，报上家名也不会觉得蒙羞才是好。光看脸可爱有什么用，老了还不是会变丑，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

诸葛尚：阿照，我觉得你现在一定会后悔说这些话。

甘宁：糜照，你想要死一次试试看吗？

糜照：哇靠，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背后的。

诸葛尚：听我说，我不会听阿照的话去找别的女人。

甘宁：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要开后宫我也没有意见。我是心胸宽大但没什么耐心的人，如果拈花惹草还可以，动真心就不行。听清楚了吗？

诸葛尚：是。（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我很清楚，要是真的开后宫，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甘宁：很好。那么糜照呢？

糜照：关我什么事？

甘宁：有种再说一遍？

糜照：我知道了…

## 各自的未来 雒阳附近

马隆：两位将军真的不改变主意吗？

柳隐：我都年纪一把了，现在不退还准备惹人嫌吗？

句扶：我是常败军的元老，当大将他不在的时候，常败军也没有必要继续存续。

柳隐：今后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要好好干呀。

马隆：那是当然，这样才不至于愧对老师当日的托付。

句扶：虽说现在暂时将所有看得到的威胁排除，大汉应该不需要再作战。但万一真的有这一天的时候，也请你一定要撑住。

马隆：现在吴魏已经没有威胁，外族也元气大伤。剩下要做的，大概也就是扫讨那些叛乱的残兵而已。不过这些还不是当务之急，毕竟回复叛乱造成的创伤比较重要。

柳隐：看来你脑袋还挺清楚的，这样我们就能放心引退了。

马隆：两位征战多年，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了这难能可贵的和平，还请两位多多保重，多享受点安稳的时光。

柳隐：那是当然，我的曾孙还等著我回家抱呢。

句扶：(大哥，再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接你回去汉昌了。)

## 雒阳大司马府

向充：真倒楣，大将军府的成员引退了大半，到最后我却得和你共事。

来忠：不爽不要做。

向充：你说得倒轻松，我把工作这样一丢，还对得起老师的托付？

来忠：既然这样就少抱怨一点。要知道，现在大司马府里面纯正出自大汉的人已经不多了。特别是那三个从晋灭亡后加入的人更是优秀到让人害怕。

向充：喂，别动什么歪脑筋，那些人虽然可能让我们显得很无能，但对他们的存在对大汉可是好事。

来忠：呵呵呵，开玩笑的，我可不像爹那样老是没有安全感。

向充：你刚说的可一点也不像是开玩笑。

杜预：你们刚才说什么吗？

张华：好像提到我们三人的样子。

魏舒：说来听听吧。

来忠：哈哈哈，你们误会了。

向充：对对对，今后大家都是同僚，要好好相处呀。

## 汝南袁家

文官：我父亲是袁胤，在袁公路灭亡之后短暂投奔刘勋，但不久后就被孙策俘虏。父亲不肯屈从孙氏，所以并没有任官，直到我这一代才隐姓埋名在吴郡当个小吏。这是家族族谱，请过目。

女子：我的父亲是袁耀，也就是袁公路的太子。在袁公路败亡之后投奔刘勋，后被孙策俘虏。接著就在孙氏政权任官。父亲只有我这个女儿，为了家族在东吴的地位，他将我嫁给孙奋成为侧室。十多年前，孙奋因卷入诸葛恪事件，加上滥杀手下官吏，被孙峻流放。之后我们一直住在离建业很远的章安，没想到却能因此逃过去年的兵灾。

袁琳：嗯...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男子：我的父亲是袁熙，在幽州兵败之后大家就各自逃散。为了怕被曹家人追杀，所以我们一直隐姓埋名躲著。

袁琳：没想到二哥也还有后代留下来...看来袁家剩下来的后代比我想像得要多不少。在下这次到处广招袁家人，就是希望汝南袁家能够再次复兴。虽说经历过数次屠杀的灾祸，但只要有我

们这些后代在，要复兴绝非梦想。

男子：那是当然，我们都愿意遵奉叔父您来当家，现在您可是大汉的高官之一。

袁綝：可惜在下不管怎么苦修，学问和涵养都还是无法配得上四氏三公的袁家。要是我们族人有人能够以学问出仕，在下是很愿意将当家之位让出。

文官：这点不用担心，就算我们这一代不行，过个几代应该就能恢复了。

女子：到时也希望世人能够重新正面评价祖父和伯祖那些人，不要再被曹家或孙家的记载诱导了。

李明：你还记得我吗？

袁綝：不会吧...到现在都还活著，你到底几岁了呀。

李明：曾祖母都活到九十以上，我这个年纪又有什么好意外的？

袁綝：你也看起来太年轻了吧...对了，现在不是管这个时候，义父和义母他们应该...

李明：不在人世了。不过如果你想要听他们之后过得怎么样的话，我倒是很乐意分享。

袁綝：请一定要告知在下。

李明：呵呵呵，说话的口气和用语都变了，看来你是真心想要复兴袁家呀...

## 成都宫殿

罗宪：老师，久未相见，学生特来向您请安。

谯周：令则呀，确实是好久不见了。

罗宪：您的脸色憔悴，气色看起来很不好，可以告诉学生发生了什么事？

谯周：唉，你也知道我毕生追求的梦想，就是一个在地人可以当家自主的益州。前些日子太子在此地，我花了很大的力气让太子渐渐明白使用在地人的重要性。没想到文鸯一杀害太子，全部心血都白费了。听说新的总督要来益州，只怕又重演过去“荆楚人贵”的历史。

罗宪：老师您别担心，学生这次前来正是因为担任新任都督的副手，而那位都督您绝对认识。

谯周：哦？

张翼：允南，久违了。

罗宪：老师，张将军正是我们新任的益州都督。

谯周：这还真想不到呀...

张翼：别看他诸葛思远那样，经过这些年的历练之后，他也逐渐展现出大人物的风范。更何况他自认才能远逊于丞相，所以相当讲究和其他人的合作。

谯周：这么说来，朝廷的旨意是允许我们自治？

张翼：这也算是答谢我们益州人这么多年来牺牲奉献吧。

谯周：唉，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益州人不该积极协力大汉参加

战争，现在看来似乎是错了。

张翼：允南的见解也不是没有道理，我虽然侥幸靠著军功爬到现在的位子，但相对地也让许多益州子弟战死沙场。现在的我，也是踏著他们的尸体爬上来的。正因如此，我必须要好好治理这块土地，才能对得起他们的牺牲。

谯周：伯恭，这次谯周一定尽全力帮你的忙。

罗宪：也请别忘记在下，身为谯老师的学生，一定不会让师门蒙羞的。

## 关羽墓

廖化：关将军，现在江陵已经收复，大汉也已经完成了兴复大业，您可以真的安息了。廖淳虽然不才，但是有幸参与到这光荣的作战过程，特来向您报告。

宗预：仔细想想，元俭你好像比关家的子孙都还要尊敬关将军嘛。

廖化：那是因为现存的关家子弟没有人亲身和关将军共事过，就算是关索，也几乎没有和关将军相处多久。不过这样也好，留在过去的老人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

宗预：哈哈，这才是我认识的元俭。过去的你被关将军牵绊得太深了，以至于为了弥补他的遗恨变得太过偏执。

廖化：或许吧，为了爬到和关将军相近的位子，我把所有竞争者都当作敌人，也不思考对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爱大汉。现在



回想起来，真的感到很羞愧呀。

宗预：现在再后悔也没什么用，毕竟你身为车骑将军，大汉安危是你责无旁贷的使命。

廖化：思远他终究还是年轻，要他这样的年轻人担负起整个国家，只怕他负荷不了。

宗预：所以这才是上天要留下我们这些老人的用途。或许我们不见得可以活几年，但至少可以用这几年来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廖化：你说得是。走吧，我们好久没有一起谈心了。

宗预：元俭，两个老男人谈心你认为很浪漫？

## 南中

关索：想不到你们都和我一样，选择跑到南中来任职。

霍弋：我这边霍氏企业生意做这么大，哪可能丢下来呢？谅那个马隆再聪明，也没想到我虽然破产，但在交州又另外闯出一片天。

关索：我劝你下次别再赌这么大了。

刘敏：反正在雒阳的诸葛思远和蒋家两个小辈也不会喜欢听我啰嗦，就索性跑来南中这边养老了。虽说临走前，那个小小斌一直哭著不让我走，我可是非常为难，当下还在决定是要走还是不要走...

关索：拜托，我们也不喜欢听你啰嗦。

张嶷：关将军，倒是你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这来？其实你在雒

阳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关系：这个嘛，毕竟我跟这块土地有难以分割的感情。再说，如果没有我，谁来和现在新任的孟家豪酋沟通？

张巍：是呀，没有人会想到孟琰做出这样的决定，一直对大汉忠心耿耿的他，最后居然会选择背叛大汉。

关系：不，孟琰他就是忠心耿耿才会参加这场乱事。想想这些年来，大汉在这里的统治都是很薄弱，只是靠著南中豪酋来压制反对势力。前一阵子的交州作战，我们驱使了大量的南中人前往异地作战，他们会不满是可以预见的。

张巍：没错，孟琰强迫压抑那些南中人，到最后不但自己会被吞灭，南中也还是会大乱。不如选择参加乱事，一口气消灭掉那些不安定的因子。

关系：是的，这样看来，我觉得丞相身边的亲信，不管出身哪里，到最后都变得很像呀。

张巍：嗯，不管是孟琰、马谡或是姜维吗？

花鬘：关系，你为什么又跑了？这是你第几次逃婚的啦。

关系：有话慢慢说，我怎么会逃婚呢？只是和这些兄弟们问好而已。

霍弋：是呀，我们到时一定来喝喜酒。

刘敏：我保证一定会来致词。

花鬘：拜托，就只有这个不要的啦。

张巍：请放心，这次关系不会逃跑了，因为他说他无法眼睁

睁看著孟姑娘一个人处理这些南中事务。

花鬘：哦？

关索：毕竟我没有忘记孟琰的托付。

花鬘：从明天开始，我就是孟家的一族之长，你可不能再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说话。

关索：那是当然的。

### 雒阳太上皇寝宫

张皇后：陛下您还在不痛快吗？想想您也连续抱怨超过半年了。

刘禅：朕到现在都搞不懂他在想什么，把朕搞掉自己却什么都不要，对他有什么好处？

张皇后：想要梓童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刘禅：咦？你刚才自称什么？

张皇后：陛下到现在才发现，似乎也有点迟钝了。姜维会这样做，除了他自己的政治意图外，对陛下也确实也是好事。想想您退位之后，再也没有人质疑您过去为什么任用钟会和马谡，仍被歌颂为中兴之主，如此不好吗？

刘禅：但是朕还是想要...

张皇后：陛下想要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以前您还有陈祗与黄皓帮忙，现在还有谁？

张皇后：更何况黄皓怎么死的，陛下应该也很清楚，您认为

自己还能再相信别人？

刘禅：其实朕非常不喜欢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但也不能否定这些话的正确性。你说得没错，朕或许真的已经不适任国君，若是继续霸著那个位子，可能到最后只会变成像孙权那样的昏君。

张皇后：陛下一直都是明白人，只是身边的人都看扁您了。

刘禅：这样好吗？跟朕一起待在这无聊的寝宫太浪费人生了，你真心爱的人应该是...

张皇后：陛下，梓童既然都如此自称了，为什么您还要拒绝？难道只有姊姊才是您的皇后？

刘禅：不是这样的...

张皇后：这样就好，梓童以前是大汉的皇后，现在是大汉的皇太后，还请陛下明白这点。（关索，我们毕竟也不是小孩了，彼此都有应尽的责任。过去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 港口

张特：请女王您放心，有我张特在，管他狗奴国有多少人，通通不是问题。

台与：还请您多多费心。

张特：不用担心啦，我这刘玄德第二的外号可不是叫假的。

关彝：（怎么办，真的觉得好丢人。）

张遵：（但是跟著大哥好像真的不会错，就暂且相信他吧。）

关彝：（谁不知道你眼睛在看哪里？你明明就迷上邪马台国

的侍女团。真搞不懂，那些叫秋叶四十八的女人有这么迷人？)

张遵：(不懂就闭嘴，人家秋叶四十八可不是一般的团体，而是从一般人中挑选出来，让观众跟著她们一起成长...)

关彝：(杀了我吧...)

女子：女王，这些人真的可靠吗？

台与：张将军曾经是毌丘俭的手下，应该是没有问题。

张特：现在我就答谢各位，准备来高歌一曲。

台与：应该吧...

女子：要是这些人再这样胡闹下去，我可不可以把他们丢下海呢？

台与：由纪临，为什么你每次都可以满脸笑容说出这么可怕的话？腹黑属性？

女子：呵呵呵...

嵇凛：怎么？可爱的女王离开了，感觉很寂寞？

桓楷：不是这样的。只是觉得我们派出的援军真的能够达成任务？

嵇凛：别小看张特将军，他虽然看起来很不正经，但是指挥能力和智略都是顶级的。

桓楷：原来如此...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天下回复和平，魏国的政务上了轨道，司马家现在也回归平淡，似乎已经失去目标了。

嵇凛：你的人生还真贫乏呀，难道除了对司马家报仇以外就

什么都没有了？

桓楷：我真的想不到还能做什么了...

嵇凛：入赘当嵇家的女婿如何？

桓楷：咦？

嵇凛：还听不明白吗？

桓楷：这...不行...

嵇凛：为什么？难道你觉得我不够好？

桓楷：不，我们桓家五世帝师，怎么可以入赘呢？

嵇凛：真是小器的男人，我们嵇家也不差呀，至少也是当代名士的代表。

桓楷：不，名士哪比得上名门！

嵇凛：那好吧，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桓楷：喂，不要啊.....

嵇凛：呵呵呵.....

女子：女王，很羡慕她们是吗？

台与：我是邪马台国的女王，再怎么样都得尽到自己的职责。

只是...

女子：只是？

台与：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羡慕...

## 龟山监狱

马扁：八月中秋山林凉，风吹大地草枝摆。甘宁老母赶羚羊，

市场羊毛超级卖。赶羚羊呀草枝摆，草枝摆呀赶羚羊。庭院织芭为君开，督兰山晓金桔摆。老迹埋呀金桔摆，金桔摆呀老迹埋。呜呜呜，阿扁真够衰，跟著起兵不成，还被关进自己盖的监狱。天啊，阿扁错了吗？阿扁错了吗？

丘本：关死你这贪赃枉法混蛋，你也该想到自己有今天了吧。

马扁：暗阴阳勒，你这死秃子，阿扁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丘本：只要是贪官污吏，就是丘某的敌人。

马扁：关你屁事呀！

丘本：本来是不管我的事啦，不过现在你被关，就准备被我管啦。我是新任廷尉。

马扁：该死的，要就一刀宰了阿扁，干嘛一口气判阿扁十几年，要关死阿扁喔。

丘本：你美呀，这只是你的“笼谈购地案”而已，你“国务机要费案”和“二次金改案”都还没宣判呢。

马扁：政治迫害呀，阿扁无罪呀！

丘本：去你的无罪，问问江东人，哪个不知道你马扁手握“海角七亿”。

马扁：呜呜呜，阿扁身体不舒服，想要申请戒护就医。

丘本：你这家伙花样怎么这么多？

马扁：你有点人性好不好，阿扁这几天拉肚子，万一像先帝那样挂掉怎么办？

丘本：……

## 谧友堂

皇甫谧：嗯，恢复得不错，看来你是差不多痊愈了。

旅人：真是多谢神医，若没有您，恐怕我早就死掉了。

皇甫谧：不，最重要是你有著想要活下去的念头。只要有这念头，再麻烦的病都有治愈的可能。你先回去吧，接下来只要按时服这处方上的药就可以了。

旅人：多谢大夫。

皇甫谧：左大夫，准备看下一个病患吧。

男子：皇甫大夫，我到现在都一直在想，身为大夫的我们是不是能多做些什么？光事在这里开堂行医，能够救到的人终究是太有限了。

皇甫谧：不用著急，现在我们就这样慢慢一步步来，先求回复到过去华大夫在世时的荣景。

男子：您是说组成那支传说中的“医龙”团队？

皇甫谧：嗯，那只是第一步而已。目前我还在思考新药的开发，最近从发霉的桃子上发现了一种东西，给了我不少的灵感呢。

男子：哦？

皇甫谧：这要从生病的原因开始说起，或许我们一开始想的方向就错了。左大夫，你有兴趣听下去吗？

男子：那当然，能跟著大夫您行医，是我左分利此生最大的荣耀。



## 著作郎府

陈寿：其实在下邀请各位前来也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要和大家讨论一下。在下虽然奉命写史，但还是想要多知道一下遗漏的史料，毕竟魏吴两地的资料并不容易收集。

韦昭：早就知道了，你看过《吴书》有什么感想？

王沈：在下的《魏书》已经被看过了？可以给个机会让在下改改？

陈寿：说老实话，在下真的认为王处道的《魏书》有很多问题。别的不说，为什么连高贵乡公的事件都略掉不提？

王沈：拜托，在下当时被司马家控制住了，要在下怎么写？

韦昭：真丢脸，董狐之笔没听过吗？真是丢了史学者的脸。

王沈：既然敢这么说，在下也不客气了。《吴书》还不是错漏百出？你就没有过度美化孙家父子？孙坚一个流氓被你写成英雄，残杀无辜还说成替天行道。呵呵，更别说孙策当年怎么对袁术卑躬屈膝，然后主子大难临头就背弃他。

韦昭：你的《魏书》就没有鬼扯？曹操明明就对袁绍低声下气，还说成一直都反抗他。还有曹操跟袁绍借兵五千的事情到哪去了？

陈寿：咳，两位可否停止互相攻讦？

王沈：这么说来，《季汉书》其实也有不少问题。

韦昭：同意，对关羽的描述太过正面了，他对我们来说只是

个粗暴的武人。

陈寿：等一下，这点请恕在下不能认同，荆州的事情难道孙权和吕蒙就没有责任？

王沈：这点在下倒是同意，孙权野心之大，就算不是关羽守荆州也迟早会被他偷袭。

陈寿：看来还有得战了，在下就去叫人买鸡排。

韦昭：我的那份不要切。

## 傅佥墓

蒋舒：傅佥，我来看你了。

男童：叔叔是谁呀？

蒋舒：叔叔才想问小朋友是傅佥的什么人。

男童：我叫做傅著，他是我爹，当年镇守阳安关虽然壮烈牺牲，但却保全了大汉。娘跟我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

蒋舒：没错，他真的是个大英雄。

蒋舒：不过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

男童：嗯...好像是一个叫做蒋舒的人害死的。

蒋舒：很好。那么如果蒋舒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做呢？

女子：够了。

男童：娘！

蒋舒：原来是嫂子，这样或许更好...我苟活在这世上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倒不如让傅佥的家属来报仇。是我害死傅佥的，

我羡慕他的成就，嫉妒他的勇敢，所以在魏军来到时，我选择杀害这位曾经帮过我无数次的好兄弟。

女子：听好，我确实恨你恨到巴不得杀你。但是，如果真的杀了你，就只会让这仇恨的种子继续发展下去。

蒋舒：你不用担心，我的家人早就认为我死了，没有人会找你们报仇的。快点吧，你们应该是对我怀抱著满腔的愤怒，如果现在不报复，还等待何时？

男童：娘曾经听爹说过，愤怒产生仇恨，仇恨带来苦难。所以我们不应该放任自己的愤怒宣泄，是不是这样呢？

女子：听到了吗？我们虽然恨你，但是不希望这个仇恨将我们引入黑暗面。既然上次的动乱你没有死，或许上天是有旨意要你活著做些有意义的事。回想起傅佥临死前对你说的话吧，我不认为他是对你怀抱著怨恨而死。

蒋舒：（你是我的兄弟呀...傅佥，我现在终于明白，你的那句话并不是矫情呀。）呜呜呜...啊啊啊...

## 河内司马家

羊祜：我们是来向司马家的各位辞行的。

王浑：接下来我们要去荆州上任，未来恐怕很难再来见各位。

王元姬：这样也好，总不能故晋旧臣都一直往河内跑，现在已经不是司马家的天下了。更何况之前参加叛乱的几乎都是故晋旧臣，我们可不希望大家再卷进麻烦了。

司马孚：看看我们司马家夺权的代价，从二哥这代一直到他的曾孙，几乎每代都有人横死。最可怜就是那个司马衷，他才不过七岁左右，就被钟会玩弄后杀害，实在是太不幸了。

司马攸：所以我才决定要参加这次平乱，让司马家摆脱混乱制造者的印象，日后才有机会过平淡的日子。

羊祜：您说得虽是，但日后司马家真的能够完全摆脱政治吗？

王元姬：不知道，但是大家会尽力去做，否则悲剧只会再次发生而已。

司马攸：今后大家将各奔东西，请勿再以司马家为念。你们要效忠的对象应该是大汉，司马家往后将只是一个普通的河内名门而已。

王浑：是，我们明白。

羊祜：但也请您记得，还是有人以曾经身为大晋的臣子感到骄傲的。

## 吴军营帐

施绩：建业皇宫的修建情况如何？

吾彦：目前进度超前了两成，或许两个月后就能回去建业。

施绩：很好，这段日子真是辛苦大家了，不但让各位负担这么沉重的重建工作，还要出兵支援雒阳。

陶璜：这样好吗？现在北朝力量明显衰弱，若是我们趁机复

国，他们应该没有办法出兵南下。

施绩：世英，你也看见这次战争的浩劫，从北到南，几乎无处不受害，难道你也像钟会或文鸯那样，是期盼战争的疯子？

陶璜：哈哈，别扣我这么大的帽子，只是开玩笑而已，能在上次战役中捡到一条小命，偷笑都来不及了。

施绩：（这家伙说话根本就不像在开玩笑。）

周处：……

薛莹：子隐，你在想什么？从刚才就一直在发呆。

周处：我只是在想齐万年那家伙死前说的话。过去我们虽然一直说打山越是为了大吴的长治久安，，但心底其实是不是在享受残杀山越的乐趣？

薛莹：那家伙的话别就太认真看待，谁都知道齐万年是个可恨的蛮族。

周处：真的只是这样吗？

施绩：族群的问题可没有这么容易解决，我也同意子隐的看法，或许我们只是在压抑自己的兽性而已。不过至少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比起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进步。

鲁淑：正是如此，现在衰弱的大吴，光是江东人和江北人合作还不足以支撑。若是能够和山越和解，对我大吴的复兴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施绩：嗯，目前吴王还年轻，日后许多事情都要大家的扶助，吴国的将来就拜托各位了。

陶璜：（真是悲惨呀，我们的戏分到这里就完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做我们的故事？开玩笑的。一个暴君和色鬼对峙十六年的无聊故事有谁会想看？）

## 邺城宫殿

夏侯霸：雒阳那边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完了，现在夏侯霸正式回归魏国。

曹芳：嗯，我等夏侯将军已经很久了，只要你回归，魏国的人事就差不多可以定了。

夏侯霸：陛下，夏侯霸岂是如此重要之人？

夏侯和：二哥，我们夏侯家一直是大魏的中流砥柱，更何况魏国的复兴您也出力甚多，就抬头挺胸接受魏王的赞赏吧。

夏侯霸：多谢魏王的抬爱，今后夏侯霸将会为您效力，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曹芳：在座的各位几乎都经历过太魏的昌盛期，大家至少都从明帝时期就仕官，甚至还有见过武皇帝的。

何曾：（那不就是老夫吗？哈哈，国有一老，如有一宝嘛。）

曹芳：只是希望大家明白一点，现在的魏国和太魏还是有差。虽然声威大不如前，但却是最适合存续的形态。相对于以前的大起大落，还是保持低调存续比较重要。因此，我们只需要保国安民，切勿再思考恢复太魏荣光，否则只会像这次叛乱那样，除了制造伤亡外一无所得。

费曜：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呀，之前雒阳那边不就恐吓过我们？日后直接派兵来袭也不是不会发生。

鲁芝：这点请魏王不用担心，首先是朝廷方面已经改朝换代，现任皇帝威信不足，需要我们的支持。此外主政的诸葛瞻也是可以信赖的人物，只要他主政，我们魏国不会有问题。

张虎：魏王也请别忘了我，光靠著之前在河内和寿春建立的功绩，就足以让野心家忌惮三分。我们不要主动攻打别人，但也要让别人知道攻打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曹芳：确实呀，有这位张辽之后在，魏国也有著足以吓阻别人的武力。只是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这样的小康局面能够永远维持下去。

## 渭水

马岱：庞会，请原谅我必须用这种方法来阻止你。你的执念太强了，强到已经让我没办法有其他的选择。

杨兰：我可记得，当年有个人的执念一点也不输庞会。

马岱：果然是你呀...

杨兰：我不认为庞会那家伙会责怪你，相对地，他心中似乎还期盼你去阻止他。他也知道自己的执念是罪恶，但那却是他生存的根本。如果自杀，他没办法向他老爹交代，所以他期望你杀了他，这样他才好放下这一切。

马岱：他真的是太可悲了...

杨兰：先别说庞会了，你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马岱：大概找个地方隐居吧，毕竟就如同之前说过的，我也负有传承马家的责任。

杨兰：既然如此，你有没有兴趣陪我做一件事？

马岱：什么事？

杨兰：造反。

马岱：咦？

## 五部匈奴营帐

刘渊：父王，这次没有达成使命，孩儿真的很惭愧。

刘豹：看来你还真是染上了汉人的习惯，我们匈奴人可没有这么重视荣誉，只要人活著就好。看看这次参加起事的领袖，能够活著回来的只有你一个，还不感到幸运？

刘渊：这点孩儿完全不懂，明明汉军当时强势无比，绝对足够将孩儿赶尽杀绝，为何他们没有那样做？

刘豹：你终究是年纪太小了，就算智慧过人，很多大人的事情你还是看不透。看看你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和在雒阳的汉人有什么两样？要是杀了你，日后那些汉人岂不错失利用你来控制匈奴的机会？

刘渊：他们是希望孩儿成为下一个金日磾？

刘豹：没错，反正这样对我们大匈奴现在也没有坏处。主力部队都在雒阳一战失去，现在的我们哪有和汉人一战的能力？不



如暂且归附，换得生存空间。

刘渊：原来如此，那么孩儿愿意充当和雒阳往来的使者。

刘豹：为了大匈奴的存续，日后你可辛苦了。想想我们能有机会和汉人谈和，也算是幸运了。那些失去领袖的羌人、鲜卑人只会被汉人像杀狗一样屠戮殆尽...

刘渊：他们也太可怜了，其实那些人不过是信了钟会的花言巧语，为自己族群争取权益而已...难道真的没办法拯救他们？

刘豹：方法还是有，除非有个人能够统整他们的力量，结成同盟来抵抗汉人...

## **新盟主 仇池外族营帐**

羯族兵：盟主为什么还是没来？汉人的讨伐军都已经到阵前了。

西羌兵：这次讨伐军统帅是马隆，据说是个厉害角色，该怎么办？

马岱：怕什么？难道过去盟主拯救你们的事情是假的？

鲜卑兵：但这次汉军来势汹汹，我们真的敌得过吗？

马岱：真可悲呀，要是姚柯回或是秃发树机能还在，你们还会说这样的话？

杨兰：真是丢人呀，才不过来个马隆就让你们吓成这样，我过去可是打过诸葛亮的。

马岱：(虽然打输...)

杨兰：敌人兵力虽然多，但是经过长途跋涉，在体力和士气上都不如我们。而那个马隆也不过是我在姜维阵营时的小弟，还帮我提过枪，有什么好怕？现在大家只有通力合作，才有一线生机。否则到时候被打败，汉人绝对不留活口。

氏族兵：没错，我绝对支持盟主！

杨兰：不错，你这氏族小子有骨气，叫什么名字？

氏族兵：我叫飞龙！

杨兰：好，我收你当义子，你就改姓杨。

氏族兵：多谢盟主，杨飞龙这名字还真是响亮。

杨兰：（呼，这些人虽然骁勇，但是脑袋还是挺单纯的。我只是假装和汉人打仗，其实早就和马隆说好，让他们看到我们就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些人被屠杀，而我也可以藉著当盟主来抑止这些人再度起兵的念头。姜维呀，我为了你可是尽心尽力，你没有选我，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点生气。）

## **影子参谋 雒阳大司马府**

诸葛果：小瞻，这件事情就如此处理就好。不用担心，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诸葛瞻：多谢姊姊。虽说我贵为大司马，但还是感觉很多事情无法掌握好。

诸葛果：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没办法解决的，尽管来找姊姊。

诸葛瞻：姊姊，其实我还是替您感到不值。明明一直跟在姜维身边，没想到最后他居然丢下您而去。

诸葛果：那是因为我们主仆缘分已尽，请不要责怪主公。

诸葛瞻：还是越想越生气，耽误了您的人生，到最后却溜得不见踪影。您不用担心，虽说现在要找可以匹配的对象有点难，但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诸葛果：不需要了，我想一直待在这里就好。等到事情告一段落，或许可以去成都附近学习道法。

诸葛瞻：难道袁将军不行吗？他对姊姊您也是一往情深，家世好，到现在也未娶...

诸葛果：袁将军应该有更合适的对象，例如说弘农杨家。

诸葛瞻：真是的，为什么您总是这么固执呢？

黄崇：大司马，打扰您姊弟相处时间真不好意思，但前线有要事相告。马隆将军的讨伐军日前在仇池战败...而击败他的人是...

诸葛瞻：杨兰。

黄崇：咦？您怎么知道？

诸葛果：那是我的主意，想要听听吗？

## **曹家的柱石 邺城郭太后墓**

曹绫：嫂子她一辈子都是这么辛苦。早年因为本郡叛乱而被迫收进后宫，经历许多磨难后获得皇兄的宠幸，成为皇后。但是

没过多久皇兄就过世，嫂子变成太后却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被司马家掌控不说，还得面对一次又一次曹家人死去的悲伤。

辛宪英：至少在临终前还亲眼见到魏国复兴，曹家人能再度摆脱司马家的控制，她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曹绫：真是抱歉，要拉著你这个外人来探望嫂子。

辛宪英：别这么说，自从搬来邺城之后，公主可是一直照顾著我，而且还帮忙琇儿在魏国找到新工作。回想起过去面对司马懿夺权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真的感觉很惭愧。

曹绫：你一个人背负著辛家和羊家的前途，自然要做最安全的决定，没什么好抱歉的。更何况上次姜维得救还是依靠你，这个人情我也得还一下。

辛宪英：嗯...还在惦记著姜维？

曹绫：这段时间我真的思考了很久，或许自己是真的对他有好感吧...

辛宪英：这个样子还真像甄宓...

曹绫：说得也是，你过去也曾经和娘一起在邺城生活过。

辛宪英：不只这样，她那迷糊天然的样子，让我还不自觉想要多照顾她呢。甄宓她虽然一直那样迷迷糊糊，但对自己感情却很认真，在没有得到结论以前会一直去钻牛角尖，就像您一样。

曹绫：只可惜我就是一直这样思考而不行动，等到最后搞清楚时已经太迟了。

辛宪英：没关系，缘分这种事情本来就不能太强求。

曹绫：也对，我就把剩下的生命用在守护魏国上面好了。

辛宪英：真不愧是公主，就算是失意也只难过一下，难怪当时就算是司马昭也打不倒您的意志。

曹绫：不，当时我真的输到山穷水尽，连求生的意志都输掉了，若不是他...

辛宪英：还是别勉强自己，我们回去一起来骂那些薄情的男人好了。您知道吗？当初羊耽那个笨蛋有多不浪漫...

## **传说的英雄 天水冀城**

旅人：大家都知道，咱们冀城出了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个人就是姜维大将军。

学者：嗯...他真的是英雄吗？如果真要是的话，怎么会在最后平乱时死得那么突兀？

旅人：这可是有重重内幕，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现任大司马，一个是我，另一个不能说。

学者：友滑兄，鬼扯也有个限度好吗？

旅人：外地人愚蠢，难道我们这些家乡父老也要跟著蠢吗？我可以很大胆跟各位表示，姜维大将军是为了避免底下人拥护他当皇帝才诈死。

女子：哦？诈死？

男子：这个看法有点创意。

旅人：别看我这样，当年我可跟过大将军南征北讨，他的英

雄风范可是一直看在眼里。当时我是常败军的一员，曾经有一次和邓艾打仗的时候，被邓艾带兵追杀。

文官：你太扯淡了吧，邓艾追杀你这小兵？

旅人：话可不是这样说，邓艾这老贼残忍狡猾，连个小兵都不肯放过。言归正传，正当危急之时，大将军忽然从旁杀出，挥动手中长枪，一枪就撂倒一个人，最后和邓艾打起来。哪知邓艾那小人，居然叫弓弩手对大将军射击，结果你们知道怎么样吗？

武官：大将军逃跑？

旅人：错，大将军不慌不忙，勇敢地挥动手中长枪挡住那漫天飞箭，数万支箭居然都无法伤他分毫。而更感人的是，他居然为了保护那时候受伤的我而寸步不移。

姜维：太夸张了，邓艾从来没带过那么多弓弩手吧。

旅人：老伯安静点，人家贼人随时都能聚兵百万，几万弓弩手不过是小意思。

姜维：抱歉，那最后大将军怎么样了？

旅人：都是你在那边乱说话，让精彩的故事被打断了。正当危急之时，大将军终于使出绝招，忽然间他全身散发金色闪光，你们知道那是什么？那可是传说中的“圣光气”。邓艾见到大将军的实力，知道再有保留就老猫烧须了，当场运起“浑天宝鉴”心法。

姜维：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 三

姜维：你来了呀？

杨兰：真不敢相信，明明说约好在冀城碰面，你居然跑来这里听无聊的说书。

姜维：抱歉，实在是有点好奇那个人会怎么说，哪知道变成神怪大战。

杨兰：算了，毕竟你也算是守信，再埋怨你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走吧，在路上可要交代一下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

姜维：那相对地，你也说一下这段时间在做什么吧。

杨兰：哦？一段时间不见，侵略性变强了？

### 久别的重逢 冀城附近

杨兰：原来如此，伯母在这一年已经过世了...

姜维：不用太难过，毕竟已经算是享了天寿。能够在她人生最后一刻待在她身边，我也觉得没有遗憾了。你这一年过得应该很轰轰烈烈吧...仇池一战的名声可是响彻天下。

杨兰：哈哈，想低调都不行。我的想法很简单，与其一直忍耐，然后到最后爆发仇杀，倒不如现在就一直进行小规模战争。透过这样的战争，也可以有效消化掉那些过剩的战力，避免制造问题。

姜维：不错的想法，现在太平之世最大的障碍，就是那些因为没有战争而失去工作的士兵。虽说可以让士兵们回归农耕，但

短时间内释放大量人力，只会造成耕地短缺。

杨兰：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先别管我的事了。现在是要问你的决定。既然当初跟我约好一年后在这里相见，应该就不会只是这样说几句话吧。

姜维：记得你当年对我说过的那些话吗？

杨兰：当然记得。

姜维：你说一直在等著我的回应，只是...

杨兰：不需要了。

姜维：咦？

杨兰：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还会在乎那外在的无聊形式？妻子的角色就永远留给尹香就好了。只是你愿意将剩下的人生交给我吗？

姜维：这怎么比较像是我该问你的话？

杨兰：你当我会给你机会说吗？

姜维：哈哈，这些年来我面对郭淮也好，陈泰也好，陆抗也好，甚至是司马昭或是邓艾，都没有一定会输给他们的感觉。只有面对你我觉得一点胜算也没有。如何？仇池国还有我的位子吗？

杨兰：我还以为你会要我跟你回冀城...

姜维：现在留在冀城的只剩下回忆，如果一直停留在这里，相信娘和香也不愿意看见。虽说迟了点，但我还是希望能用剩余的人生来向前迈进。



杨兰：就等著你这句话，我们仇池国欢迎你。

## 永远的两人 仇池外族营帐

氏族兵：报告，刚才汉军已经被我们击退，现在危机解除了。

杨兰：很好，就说只要听我们的，再多汉军来也是送死而已。

氏族兵：义母果然神勇无比，义父您的用兵更是让人敬佩。

只是...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

姜维：那一点也不重要，你还是跟著杨兰姓好了，杨飞龙这名字真的挺响亮的。

氏族兵：嘿嘿，说得也是。其实我最近还编了一首战歌，到时打仗时唱一定能提振士气。手牵手，心逗阵。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飞上天。

杨兰：你先下去吧，这歌听得我头好痛...

氏族兵：义母呀，我发现您只要在义父身边，用词就变得文雅许多。

杨兰：废话这么多干嘛，还不快去准备战斗。

氏族兵：...是...

姜维：这里朝气蓬勃，真是个好地方。

杨兰：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当时这些失去领袖的外族部众，背负著起兵造反的罪名，一路上遭遇汉人攻击。不管有参加过战斗的还是没参加过战斗的，几乎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姜维：我记得齐万年那家伙似乎就期望看见这种景象，他根

本不把自己族人生命当回事。

杨兰：那些人也真是倒楣，自己族里有堆疯子，还被外面那些野心家利用。

姜维：幼常早就预见到会这样，但他还是选择去做，他的罪孽绝对不轻。所以我得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拯救这些人，我和幼常的罪孽将深重到无以复加。

杨兰：还是老样子呀，提到别人的事情就热中得不得了。对自己倒是毫不关心。

姜维：毕竟我还是不习惯没人依赖我的生活，总觉得忽然失去重心一样。

杨兰：可怜的被虐狂，难怪当年尹香要加给你这么多枷锁，要不然你恐怕活不到现在。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学会放下。你不是说过吗？天下不需要英雄，而是要大家互相扶持走下去。

姜维：哈哈，我又忘记自己说过的话，该不会真的是年纪大了？

杨兰：别担心，要是真的老人失智，也会有个永远的十七岁陪著你。

姜维：咦？

尹香&诸葛亮&宁随：.....

杨兰：怎么了吗？

姜维：没什么...

姜维：(谢谢...因为你们，我的一生过得精采无比。)

## 果

姜维：你来了呀？

诸葛果：和主公相约，果不敢迟到。只是...主公真的要放任那个人胡说八道？如果允许的话，果可以...

姜维：没关系，这样乱讲反而比较好，至少不会有人真的把它当真。

诸葛果：主公害怕成为英雄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也请不要太执著。如果世人认为您是真正的英雄，那么不管怎么隐瞒，到最后还是会被重新评价。

姜维：你太会夸奖人了。

诸葛果：果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姜维：走吧，在路上你可以交代一下这一年到底做了些什么。

### 久别的重逢 冀城附近

诸葛果：没想到主公的母亲居然在这一年过世了...

姜维：不用太难过，毕竟已经算是享了天寿。能够在她人生最后一刻待在她身边，我也觉得没有遗憾了。你这一年应该都待在思远的府中吧，我猜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你。

诸葛果：主公果然睿智。小瞻虽然已经颇有才干，但目前还是缺乏信心。其实果目前也只是在引导他，让小瞻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信心而已。

姜维：思远是我看重能够领导下个世代的人。他年轻，有良

好品德和崇高的声誉。比起我这样毁誉参半的人，他更是适合领导大汉。

诸葛果：不对，主公是自愿背负起一切污名才会变成这样，您要是愿意，现在绝对还是大汉不可动摇的英雄。

姜维：幼常以为自己能够背负所有污名，把我拱成英雄，消灭陛下势力就会天下太平。但是他错了，这样只会制造下一个董卓或曹操，这个循环终究没有结束。我掌握的权力太大，名声也太高，根本就无人能够制衡我。相对来说，思远虽然有美名，但他的实力终究是不足...抱歉，一不小心就多说了。

诸葛果：主公说得很对，今后不需要强人，也不需要英雄，今后应该是建立一个需要所有平凡人齐心才能维持下去的天下。

姜维：嗯...听起来很梦幻，但我们确实在一步步让它实现。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诸葛果：不需要了。

姜维：咦？我明明还没开口...

诸葛果：主公不会无端要果在一年之后前来冀城，想来想去也只有一种可能。果这些年陪在主公身边，要的绝对不是这个。而是这伴随的过程就已经让果觉得很快乐了。觉得很不可思议吗？但人其实就是一种需要感受到被他人需要的生物，果只是顺应的这种本能生活著而已。

姜维：这种固执劲究竟像谁呢？

诸葛果：这就是诸葛果这个女人的本性。

姜维：那么...诸葛家还有我的位子吗？

诸葛果：还以为主公会要果跟您回冀城...

姜维：现在留在冀城的只剩下回忆，如果一直停留在这里，相信娘和香也不愿意看见。虽说迟了点，但我还是希望能用剩余的人生来向前迈进。

诸葛果：果明白了，请主公跟随果前往吧。

## 永远的两人 雒阳大司马府

黄月英：真没想到伯约你最后还是进了我们家。

诸葛果：娘，主公并没有进我们家...

黄月英：呵呵呵...没关系，娘知道自己女儿的想法。伯约，请把这里当作是自己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你把我也当作是自己娘亲来看待。

姜维：多谢丞相夫人的好意。

黄月英：这就不打扰你们，我还要去和瞻儿沟通一下，他已经气了足足三天，这孩子真是永远都长不大。

姜维：看见诸葛家能够这么壮盛，真的感到相当欣慰。本来我一直在想，把事情都托付给思远是不是正确的决定。

诸葛果：主公不用担心，小瞻他只要建立起自信，很多事情都能慢慢上轨道。更何况他身边还有许多人帮忙，不会有问题的。

姜维：这样就好，如果思远还需要帮忙的话，我也随时都可以...

诸葛果：不行！

姜维：咦？

诸葛果：抱歉，但是主公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今后不需要强人，也不需要英雄，今后应该是建立一个需要所有平凡人齐心才能维持下去的天下。

姜维：你说得对，要是我再参与，到时搞不好就脱不了身，也只会让思远的立场越来越尴尬而已。话说回来，我发现你的个性其实还挺强悍的，和我当初的印象感觉差很多。

诸葛果：如果主公希望的话，果也可以改正...只是...这是果的本性，也请主公明白。

姜维：不用担心，我就一直在想你是哪里像丞相，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颗强韧的心就是遗传自丞相最好的证明。今后你就照著自己的想法来面对我吧，这样或许对你我都比较轻松。

诸葛果：是的，主公。

姜维：你果然还是很固执呀...

姜维：咦？

尹香&诸葛亮&宁随：.....

诸葛果：怎么了吗？

姜维：没什么...

姜维：(谢谢...因为你们，我的一生过得精采无比。)

## 绫

姜维：咦？

曹绫：别小看曹家的情报能力，就算你躲到海外我都能把你抓出来。

姜维：本来想要在这里隐姓埋名过一辈子，看来这梦想还真没那么容易实现。

曹绫：你以为我是为了魏国来找你？不用担心，现在的魏国根本用不著你。

姜维：虽然让人放心，但你说话还真不留情。

曹绫：如果说，我是以曹绫这个女人的身份来找你，你会怎么反应？

姜维：该怎么反应呢？说实话可考倒我了。

曹绫：跟我来吧，在路上可以给你足够的时间来思考。

### 久别的重逢 冀城附近

曹绫：没想到伯母居然在这一年过世了...

姜维：不用太难过，毕竟已经算是享了天寿。能够在她人生最后一刻待在她身边，我也觉得没有遗憾了。你这段日子在做什么？扶持曹芳？还是回去谯郡故里？

曹绫：应该说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在整理一下思绪而已。

姜维：这也难怪，过去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你几乎都在为曹家的存续奋斗，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事。

曹绫：想知道我在想什么事吗？

姜维：可以告诉我吗？

曹绫：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遇害了，但在印象中，她个个性温厚，总是在迷迷糊糊过日子，是个没有人会讨厌她的好人。但是呢，在之前和辛宪英见面时，她居然跟我说了母亲的另外一面。她原来对自己的感情非常执著，她嫁给那害死她的父皇并不是被强迫的。我可以体会李明当年不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原因，因为她比谁爱母亲，根本无法原谅做出那种事的父皇。

曹绫：嗯...我要说的是...那个...其实...我虽然个性上有许多部份和母亲不太像，但或许在这一点上很像。我想了很久...也问了自己很久...或许我觉得将来能够在你身边是种不错的选择...

姜维：你也应该知道香...

曹绫：没有关系的，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还会再在意名份就太愚蠢了。尹香本来就应该就是你永远的妻子。

姜维：你在邺城那边还有地方容纳我？

曹绫：咦？还以为会要我跟你回冀城...

姜维：现在留在冀城的只剩下回忆，如果一直停留在这里，相信娘和香也不愿意看见。虽说迟了点，但我还是希望能用剩余的人生来向前迈进。

曹绫：原来如此，那么就跟著我走吧。或许我们还可以绕路前去朝阳陵看看。

姜维：朝阳陵？好熟的名字。



曹绫：之前你看过皇兄的高平陵，现在是该让你看看母后的朝阳陵，相信她会很高兴见到你的。

姜维：（这种表情丰富、言谈流畅开朗的样子，或许才是曹绫真正的面貌吧。看来我的一念之间不但帮她卸下了复兴魏国的重担，也解放了她的内心。这样的结果是再好不过的。）

## 永远的两人 邺城东乡公主宅邸

曹芳：姑母，您什么时候回到邺城？怎么也不让侄儿迎接您。

曹绫：毕竟我们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实在不需要麻烦你。

曹芳：可是...就算扣除掉姑母，姜伯约大将军也是我们魏国的恩人，怎么可以怠慢？

姜维：魏王别这样说，魏国能够再兴靠的是各位魏臣和曹氏家族成员的齐心合作，和姜维一点关系也没有。

曹绫：今后侄儿你也尽量不要往这里跑，否则要是这里成为魏国的影子政府就糟了。

曹芳：可是侄儿今后还有很多问题...

曹绫：那你应该去找陈泰、鲁芝或是夏侯霸，一国的统治者应该有这样的判断能力。不用担心，目前你做得很好，皇兄把大魏托付你绝对没有错。多相信自己一点，魏国会越来越好的。

曹芳：那么侄儿告退了，多谢姑母您的一番话。

曹绫：这样就行了，总不能让侄儿他一直依赖我。

姜维：这样的选择很正确，现在依靠一个人撑起一个国家或

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接下来应该是群策群力的新时代。

曹绫：话说得很大，真的有机会实现吗？

姜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已经付出太重大的牺牲，非得实现不可。

曹绫：嗯...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我花了很多时间才弄清楚自己的想法，想要跟你度过余生。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们曹家女子能够凭著自己意志来决定归属的，恐怕我是第一个。不管是清河长公主、金阳公主或是献穆皇后，大家都是被迫和自己不认识的人成婚。

姜维：结果你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是我？

曹绫：觉得很不可思议吗？因为我们见面的次数寥寥可数，远不如你身边的两个女人？不，这一点也不重要。只要当我问起自己，最希望陪在身边的是谁，而最后浮现的人就是你时，这样就够了。

姜维：说得也是，时间的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内心的感觉。

姜维：噢？

尹香&诸葛亮&宁随：.....

曹绫：怎么了吗？

姜维：没什么...

姜维：（放心过这样的生活就好，是吗？谢谢...因为你们，我的一生过得精采无比。）

## 永远的羁绊

### 回归平淡 冀城姜家

姜母：维儿，这样子真的好吗？丢下这一切躲到这地方来...

姜维：娘，真的很抱歉。本来孩儿是想要功成名就来孝敬您，没想到最后还是让您过苦日子。

姜母：娘一点也不在乎这样的生活，而是维儿你的名声呀。明名平定这次动乱的是你，到最后居然变成是诸葛瞻，而你却被说成是无能的统帅。

姜维：真的没有关系，是我要思远这样对外宣布的。要是孩儿被描述成平乱英雄，那么思远他的威信就会减损，对于未来国家治理也不是什么好事。

姜母：这样也好，如果维儿你看得开，其实做母亲的也没什么好说。对娘来说，只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还看著孩子平安地活著就好。只是...你真的不考虑续弦？

姜维：孩儿都已经这年纪了，续弦只会破坏其他女子的幸福。

姜母：嗯...只是做娘的都比较自私，还是希望这时候有人能照顾你呀。

姜维：没关系，孩儿会自己照顾自己。

姜维：咦？！你们怎么会...

### 三人的决定 冀城姜家

姜维：本来以为可以躲在这地方不被人发现，没想到还是被

你们找到了。

杨兰：好像还挺不甘愿...

曹绫：别小看我们的情报能力，要找到你并不是什么难事。

姜维：杨兰和诸葛果找我还能理解，为什么连公主都跑来？

曹绫：你真的不清楚？

杨兰：越来越让人生气了。

诸葛果：主公在战后就忽然诈死消失，让身边许多人都无所适从。主公这样的作为虽然有所考量，但是却没考虑到被留下的人的心情。

姜维：（诸葛果似乎真的生气了，她生气的样子真恐怖。比起来，邓艾或文鸯都只是小意思而已。）

姜维：真的很对不起，当时我脑袋只能想到这样的烂主意...实在是情况太急迫了。

曹绫：其实呢，我先要跟你讲一件事...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事，究竟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

姜维：这也难怪，过去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你几乎都在为曹家的存续奋斗，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事。

曹绫：想知道我在想什么事吗？

姜维：可以告诉我吗？

曹绫：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遇害了，但在印象中，她个个性温厚，总是在迷迷糊糊过日子，是个没有人会讨厌她的好人。但是呢，在之前和辛宪英见面时，她居然跟我说了母亲的另外一面。

她原来对自己的感情非常执著，她嫁给那害死她的父皇并不是被强迫的。我可以体会李明当年不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原因，因为她比谁爱母亲，根本无法原谅做出那种事的父皇。

曹绫：嗯...我要说的是...那个...其实...我虽然个性上有许多部份和母亲不太像，但或许在这一点上很像。我想了很久...也问了自己很久...或许我觉得将来能够在你身边是种不错的选择...

姜维：咦？

杨兰：真不知道你怎么会运气这么好，连这位魏国公主都看上你了。

诸葛果：相信她一定能成为主公的好内助。

姜维：等等，你们应该知道关于香的事情...

曹绫：没有关系，都到了这个年纪，早就不计较什么名份。

杨兰：尹香就当你永远的正妻，我们只要能够陪伴在你身边就够了。

诸葛果：请别在意果，不管是当仆人或是奴隶，果都愿为主公服务。

姜维：我该怎么说你们呢...

曹绫：你认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力？伯母那边早就已经欣然同意了，难道你这抛弃母亲多年的不孝子还想要再不孝一次？

姜维：真是伤脑筋...

**永远的羁绊 尹香墓前**

姜维：香，请你谅解。就算不是奉母亲之命，我内心也倾向有人能够扶持我走完剩下的人生。不过你是我妻子这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感谢你在我人生最低潮时帮助我走过来。

杨兰：结束了？

姜维：嗯，这样就好。要是一直沉浸在过去，恐怕将永远无法向未来迈进。

曹绫：接下来有件很重要的事。

杨兰：我们三人虽然决定同时陪伴你，但还是要分个次序高低。

诸葛果：请主公不要在意果，只要专心搞定两位就行。

曹绫：论年纪，我略长于杨兰。论家世，我们曹家也是高门第的家族。所以我排在前面是理所当然的事。

杨兰：有道理，若比皱纹数的话还真是输你。

曹绫：哎呀，刚才那句话可不能当作没听到了。我们出身名门的人很清楚该怎么保养，不像某些只会在骑马跑来跑去的，皮肤都弄坏掉了。

杨兰：哼，真要说的话，我可是一直待在姜维身边，诸葛果也勉强说过去。而你呢？只是像个小偷一样，最后面才跑出来要分一杯羹，照先来先赢的道理，你应该是最小的。

曹绫：哦？那么我们问问看姜维怎么决定。

姜维：咦？

曹绫：怎么了吗？

杨兰：你在发什么呆？

诸葛果：主公似乎是看见了什么。

尹香&诸葛亮&宁随： .....

姜维：没什么...

姜维：（谢谢...因为你们，我的一生过得精彩无比。）